



067

鶴山先生大全集



鶴山先生  
大全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魏鶴山集缺卷

-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五十一
-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又

缺卷

- 卷之一 第一葉 第二葉 卷之十一 第十卷之十七 第七卷之三十四 第十卷之四十一
- 第十卷之四十七 第七卷之八十二 第六卷之八十七 第七卷之八十七 第七卷之八十七
- 第九十葉 卷之一百一 第十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九 第一葉

若慶丁卯冬十月渡江得鶴山家父館刻繕閣一遺字本所失者  
 十六至七十七卷刻有惟一卷卷以開出也至刻字不一以宗刻校以  
 明刻即此字亦未而刻卷何以多有或明代刻時未及耶抑刻本據  
 補耶余初得此宗刻時似亦有缺補者因照目錄不存且有以他卷之  
 文字入者似此也今以明刻所有之卷對宗刻目錄悉符中傷為者  
 以惟明刻目錄與今書本符不知今日刻時何以得暇者併初書本據  
 此書未不甚視為貴重街四里口仍見之而以欲去之後因宗刻  
 缺卷即用力必以備宗刻他日不知少缺列遺宗刻之則其不陰半  
 物莫定必考款一史章款 後為記

凡書以理全為貴即如此集卷一其一卷有存題而奇題讀則昏因  
 而目錄何存其題而刪則尋目錄而之且可致也且明刻不但此卷  
 不遺宗刻條卷之任意分并有有書而目錄反無者其有卷  
 七此此其目錄目錄之卷之屬至實刻通符即 後為記

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統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養生文治，樹柳垂三百年，海內興起未艾也。受文幸亦無慮三度，妙也。厥立季之養，存身寔體出漸歸雅馴，猶事俄祖，則揚晏為之依已，而西潤障以斷，雖反摠宗議，論屬風節，要以圖世教，達國體為急，則歐孫擅其宗也。言陳法圖子出焉，其言之道，德亦務居性文之能藝焉，引亦通書希極，同大本止多餘，乃所及，雖不多見，未甚言，論始也。由是先哲輩出，易傳探天樞，西銘見仁體，通鑑精策述擊，瘞亦詩歌論奏，王朱必講說，呂范可謂私順，積中亦英華外，皆多後生接響，謂性外無餘學，其弊至若志道志藝，知有諸餘，亦無古今，始於生精，遂粗，終焉本末俱外，然則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亦宜同子，亦尚哉，以日於。

鶴山經分文，亦重有感也。南渡後，惟朱文公學貫理，融訓，任了外，文膏史，韻騷情，雅器體法，畢備，又未昂焉。

公夢西山真分步焉，川生晚不及見，考志了，些刑猶字，接二，巧，借論，裝五丙字。

魏分假督，鐵道，吾門，厚善，知首，務元，撰故，讀公詩文為尤熟。

公寔辨十二年，予之子曰近，必充，美務，道彙，切梓，屬，日，在，日，竊，雅。

予天，在，穎，拔，蚤，從，諸，老，俯，書，無，不，讀，所，見，道年，守，道，均，故，作，為，文，乎，深，研，罔，暢，微，一，物不，推，二，氣，五，行，了，曰，曰，運，微，一，事，不，述，玉，桐，九，法。

予向以尋言已必致知力行言入必均，每同體伸，他必不證老，佛必存，精以玉一，悅述一，詠，秋，必，勸，必，賦，多，必，情，皆，禮，止，千變，身，態，平，靜，於，正，及，究，苦，曰，以，作，則，清。

尚體要少循法度借乎少雲何宜少可  
 世運乎如星寒至多矣可干一扇乎如風  
 穀波少時自悠也其理到之古勢其有德  
 上言勢程語上同學少後以歐蘇少體  
 法勢

公文視匠山理教同醉麗有體同少豪贍  
 雅徒則而自得故近世言文者口喜新要  
 時見道君子勢

公雅子擬峻第晚踐政遂然身未嘗安於  
 朝廷上使得行其言以措諸事如  
 藝祖上訓少用上詭止如今所執者少天而  
 後以少故所可見者文少已情哉再祿已  
 西夏之宛陵善少以序



鶴山先生大全集目錄上卷之一

古詩

遊古白鶴山

和薛祕書被聞鴉韻

和虞永康剛簡滄江鶴再誕雜

寄題雅州胥園

登萬象樓和計次陽韻

贈章相士

和虞永康美功堂詩

次韻史少莊竹醉日移竹四首

虞永康生日

安大使丙生日

次韻叔衍兄賀生子

餞章郎中與以浙東倉歸湖州

送宇文侍郎紹節知廬州

題蔡氏叢桂堂

送徐校書知處州

送王考功聞禮江東漕

送宋常丞德之知閩州

送黃考功廣東運判分韻得漢字

送曾尚右從龍知信州分韻得州字



追送劉侍郎甲以贊制帥湖北

送程左史驥以右撰知夔州分韻得重字

題謝耕道表一犁春雨圖

送陳大著晦知蘄州分韻得輝字

題石興宗振讀書巖

送趙編修大全知眉州分韻得整字

送范吏部子長知崇慶分韻得分字

送蘇大著大章知吉州分韻得章字

卷之二

古詩

送周架閣甫以浙東提幹歸平江

題沈氏書堂

次韻德先步月谷所問語

次德先韻

次韻虞永康剛簡廬居生芝

韓叔冲約客泛舟滄江分韻得落字

贈僧祖淳南遊

寄李孝功道傳

和李致政花石山詩

次韻黃侍郎海棠七絕

題劍門

題大安軍揚寶謀 旌忠廟

出劍門後日履危徑賦集騎兵方言  
過大安軍黑水阻障越崇道觀以需漲落乃

齊

寄題王才臣南山隱居六首

謝安大使西見遺白玉環

送二兄三兄赴廷對

次韻虞宗州剛簡泛雪

約眉之寓公飲郡圃梅下分韻得動字

虞知府剛簡生日

王總領鉛生日

重陽前一日約寓公飲于新開湖之西港分韻得一字

次韻李參政雙湖上雜韻錄寄龍鷲壘十

三首

續和李參政雙湖上雜韻七首

西郊訪梅約李提刑至李參政雙公各分韻

得兩字

梁運判綸生日

貽廬陵術士馮椿

浣花即席

再和浣花韻呈李彭州至李參政雙

卷之三

古詩

送趙茶馬師勞東歸

李參政壁生日二首

次韻郭方叔諸公賞梅至夜賦詩

次韻劉左史光祖王亭觀梅

題潼川倅廳先得月樓

和宇文漢州乞房樓記詩

約許侍郎奕諸公酒半宋正仲德之至自

都城

登元祐閣次韻李左史臺所和范瀘州

詩

臨川過椿年永叔植慈竹義木於庭乃榜其

堂曰慈義索詩

潼川憲司拓園築亭取康節語名以四春十

二韻

遂寧社櫻風雷雨師壇葺屋正

次韻張大博方見貽二首

再次韻二首

次韻張大博方得余所遺二程先生集辯二

程戲邵子語

虞萬州剛簡生日

董侍郎若誼生日

王總領錫生日

歌詩三十五韻送前知隆慶任侯逢赴召

頌客君子軒木芙蓉盛開分韻得紅字并序

重九後三日後園黃華盛開因相與第其品

之稍顯者各賦一品探題得桃花菊

次韻薛少書跋見遺玉臂格謝書則堂扁額

飛雪亭

張義立方得古井以木為甃命曰享泉求詩

重陽分韻得放字

卷之四

古詩

補和李季允塞去秋所寄凌霄觀詩

汪漕使即梅圃作浮月亭追和古詩亦

補和

約客汎舟東山分韻得大字

次韻西叔兄日食地震詩

約書院諸友過石洞津檢校陞役

至後再見大雪楊尚書汝明約登天關圖畫

閣分韻得平字

送劉寺丞赴浙西提舉分韻得青字

閣學表侍郎選以朝經秦龍兩圖見寄索和

二首

送袁郎官甫知徽州

送侯成甫歸蜀

送楊尚書汝明知瀘州

送鄭侍郎檢四川制置分韻得蓋字

大理曾少卿煥欲見余近作錄數篇寄之以

詩為謝且云連日瘡瘍作讀余文而愈

因次其韻

送任大卿逢知漢州張少卿午知眉州

領客登芥亭分韻得梅字

四月二十日領客尋龍井前盟以雨陰晴未

定不果往買舟下西湖步至玉泉觀魚

分韻得東字

六月十四日後殿侍立新永康太守成嘉壽

朝辭奏事詞氣慷慨 上為嘉納葺

筆紀其事今鄉人祖帳分韻得西字

楊仲博約生日七月二十四日

送社兵侍孝嚴以華文待制知遂寧府

送楊仲博約歸蜀

送黃宜州寔之郡

送秦秘監季樞以顯謨知潼川府七月十日

送張匠監忠恕以秘閣知贛州八月十九日

約漕使泛舟東郊分韻得江字

卷之五

古詩

有吾摘榜梅讀易之句以名吾亭用韻益

次韻求平令江叔文填鶴山書院落成

生朝李有吾貽詩次韻為謝

次韻李有吾讀易亭山茶梅

再賦

鶴山書院前夫容州

再韻

通道朱宰來時齋字李有吾賦詩次韻

樵州崇仁縣王清觀道士黃石老王古篆以

李公父書來問字

題尹商卿起宗自信齋

兄子高勣得赴廷對

丁大監文伯得余近作讀之疾愈以詩見贈

先立春一日雷雷雪交作程叔運賦詩次韻

朝字韻詩諸文倡酬未已再次韻

送程叔運高不妄西歸

湖北提刑林寺丞赴召以書索詩

中秋無月分韻得狂字

九日分韻得寒字

送吳門葉元老歸浮光并序



題東甌王友直尚友堂

贈造琴道士劉發雲

洪士龍以洪舜俞考功所作竹洲精舍記

見問

張永平鑄作亭于渠河之右余請名以鸞

通守江君頌賦古詩二十有二韻以答

之用韻和存

次韻廬度劉時見懷

卷之六

古詩

贈曾醫

四川茶馬牛寶章大年修楊子墨池以書索

題詠

和靖州判官陳子從山水圖十韻并序

過屈大夫清烈廟下

至左縣書懷呈榮州絲州二兄

壽四川制置李侍郎

送高才卿出守嘉定

次韻蘇味父自鄂見寄

七夕南定樓飲同聚官

中秋領客

重陽領客以老杜舊日重陽日詩分韻凡

主十八人得不字

游北巖分韻得營字

上已領客

永嘉林君誼父得英石名其室曰研齋嘉

以介室

羅五星善奕茶十詩

七夕有賦

黃成之量求虛舟詩

中秋有賦

送游吏部赴召

奉謝資勝謝絕夫諸友

贈畫工玉生

次韻趙制置制勝軒詩

端平三年春三月

天子有詔俾臣某以僉書樞密院奏事

既上還山之請乃沐浴日丁丑與賓佐

謁濂溪先生祠賓主凡二十有二謂是

不可無紀也遂以明道先生雲浚風輕

之詩分韻而賦而詩有二言有四言周

一韻者則二客賦之某得雲字

題溫泉

江東潛使兄約遊鍾山分韻得冷字

贈畫工王三錫傳神 卷之七

古詩

次程少逸餞楊叔禹汝明教授

和史少莊登山韻三首

和李參政壁龍鶴廬盧三首

和李校書臺沐川三絕

次韻外舅楊崇慶烹以詩相招三首

李參政壁見招遊龍鶴山歸途有作一首

和范少才子長詠雪三首

恭和聞喜宴賜毛自知以下 御製

和張大著填字韻二首

張大著以韓持國綠樽紅妓事再和見戲復

次韻

再和顛字韻

和胡祕書有開學中釋奠

題表天將追遠亭

次韻費同放解嘲

次韻 丞兄聞丁卯十一月三日朝報

次韻虞永康剛簡題滄江畫晷

次韻虞永康讀易有作

再次滄江韻二首

次韻范少才子長在峽中寄李季允壘二首

次韻虞永康剛簡謝余過滄江

和虞永康梅花十絕句

安大使丙生日

次韻李參政壁見謝遊龍鶴山詩二首

次韻虞永康十月海棠二首

李德秀致政以其生日前一日約士友雲

慶院訪梅花山茶因以為壽十二月四日

李德秀致政即席賦五言十韻用韻啓之

次韻黃侍郎晴若滄江海棠六絕

次韻王茶馬海棠四絕

次韻黃侍郎晴若生子

題梓潼廟

題上亭驛

九月八日類試別所與同事飲而若作

次韻監試潼川提刑張兵部鈞有懷家山

木犀

用黃侍郎晴若韻題宇文發運瑞萱亭二首

用李致政韻題臨中陳氏所居呂仙所留回

道人來四字

蘇新進士 送唐述之季乙赴 廷對

律詩

次韻眉山胡宰喜雪

次韻李參政壁李提刑垂見和獨胡觀梅

次韻李參政壁上劉舍人閣學先祖

和別駕喜雨四絕

送安同知丙赴關五首

用大理楊少卿韻題馮君山莊圖二首

次韻李彭州至乞鶴于虞萬州剛簡四首

燕孫郎推拔

人日約李提刑至李參政壁登驀順馬上

醉書

李提刑至李參政壁再和招鶴詩再用韻

謝四首

再和招鶴四首

李參政壁折贈草香梅與八詠俱至用韻

謝八首

李參政壁約客訪西郊海棠予以齋禁不與

再和

次韻虞萬州剛簡倉江海棠

上巳日約同僚過暮蘭晚視新開橫江堰

題李彭州至南亭

送李梁山錫之官二首

趙深甫年七十有親九十貧無以養齋

題三欄子杓良室

次韻李彭州至訪山居三絕三首

次韻李參政壁秋懷十絕

次韻李參政壁賦驀順新堰三首

魯提幹獻子以詩惠分茶椀用韻為謝

次韻虞萬州剛簡見寄除夕江村餞臘二首

南郊祖帳賦五十六言呈劉左史光祖

許侍郎來同飲郊外王氏亭分韻得風字

送李左史臺郊外和范廬州子長贈李韻

別東叔西叔二兄于遂寧明外

次韻遂寧府宴真士即席賦二首

虞萬州剛簡生日三首

董侍郎居誼生日三首

王總卿繼生日二首

登冠山次瞻叔兄壁間舊韻二首

跋劉左史光祖同別楊少卿子護于南郊舟

中用宋兵部德之韻

再用宋吏部德之韻送劉左史光祖

次韻李參政壁和薛祕書教詩見寄五首

譙申甫惠詩有隋嫁嫁之語因次韻贊之



卷之九

律詩

次龔道卿范鄆中子長再和所送李季尤

韻見寄二首

題牟郎東介壽堂和劉左史光祖韻

次李參政壁所和五絕句韻因以為壽晉

再和前韻答賦五首

書遂寧何氏墓輿察

赴遂寧進士期集即薦賦

送劉類元炳奉封闕庭

二月二日遂寧北郊迎富故事

二月十九日席上賦四首

翌日約客有和者再用韻四首

昨有僮子社稷及境內山川是夕枕上聞雨

二首

次龔萬州韻送曹簡夫者約守宣城待闕

次壁間韻題懷安道上三州王氏亭六言

二首

以使事過成都蒞事而歸龔萬州則暫成都

對高表兄拉訪靈泉宰高表兄風雨連  
明遂謁朱介酒祠即事賦四首  
臨登崖川許侍郎奕提荆越于東山賦詩

留別

題潼川賈伯用崇推閣出入體

約客木犀下有賦

八月十四日夜約客月下有賦

即席自和

八月十五日夜月意偃暴夜又微明須臾復

晦瞻叔兄有詩因次其韻

翌日對客雨中再和

贈相士郭顯

李微之心傳聞其弟賞之道傳西歸以詩送

之劉左史光祖和韻屬余同賦又自

元夕卜油溪故事二首

和李參政發正旦聞邊報

茂叔兄還鄉北郊酌別

次王萬里萬愁霖

贈術士龔悅元

題桃源圖

次韻李參政壁龍鶴山廬

李參政壁約至并監偶得三絕

題成都憲江公亮公兼勸謹忠信和緩八哉  
自長寧許過靈泉兄墓輿發無從限知以歸

李參政暨生日六首

安宜撫丙生日二首

和楊仲禹送史子修 特奏赴吏部注闕

和除夕前一日南叔兒會楊仲博勸楊李穆

緯詩

人日南山寺約汪憲果

正月九日北山雍熙寺約同官

春社日祀事既畢轎中得三絕

觀南隄

正月九日川上之遊揚李穆緯以酬唱見寄

走筆次韻

次韻李參政暨見寄三首

卷之十

律詩

次韻李參政暨見遺生日

送王教授及應之官臨卽

余既賦詩坐客請以唐人冢花車糾韻同賦

醉中作五十六言

八月十四夜月用舊作韻呈諸友

應提刑之韻見示再次韻

九月丁亥秋祀畢勞費比郊蘇提幹在銘以疾不往以詩見寄因次其韻

李參政暨生日六首

次韻蘇和甫在壁兩後觀梅

海朝院領客觀梅

嘉甫弟生日

盧帥曹太傅叔遠生日四首

舟至台江度周卿正以詩相送次韻

將至古澗寔意剛簡以三絕同端午節見寄

用韻為謝三首

萬州守藩叔豹拉登魯池觀荷花荔枝二首

和崔侍郎與之送行詩韻二首

即席和丁藥師韻送行詩韻二首

和盤漕王觀之韻二首

生日和辛江陵克承即席韻二首

李季允集作吞雲樓索詩和總漕韻啓之

二首

儀舟琵琶亭次福士張元龍以詩代東韻

二首

揚中博約生日三首七月二十四日

史倉使定之約登齊山自弄水亭過清溪橋

至甯天洞又至葉蓋洞尋微亭史倉索賦

李池州 和韻見寄再賦

高不疑 斯講 與客登梁昭明約臺妻有妾

前詩見遺用韻謝之

十八日上壽退 賜坐十九月真院 錫宴

二十一日 紫宸殿御筵即事七首

和楊尚書汝明韻送蘭恭甫歸永東

十二月九日雪騎夜起達旦

十日夜聞風聲

臘日同舍郎即湖上送諸葛吏部 案節赴朝

北常平次汪吏部立中韻

楊尚書汝明和晴字韻詩簡趨部宿再韻

之二首

袁都官甫同前韻赴二詩和荅二首

次韻楊尚書汝明立春二首

曾少卿 漢約飲即席賦

八月七日被 命上會稽舟中馬上得二

十首

約任子載 隆大卿同王萬里萬楊侯博約

湖任賦二詩和其韻

西叔兄生日四首

後殿侍立三首

射殺引諸班出官人樓塔子二首

通泉李君應辨以任誦卷漏結金注自二首

降未甲賦詩以送其歸

領客汎西湖客賦詩次韻

真除後謾記所見三首

夏至祀闕伯子開元宮前三日省中齋宿

新繁縣禾登九穗嘉禾第有詩索和

講筵侍立三首

十二月二十七日宰朝率百官請 大行皇

帝謚于南郊曰 寧宗紀事四首

和王太博上萬齋宮夢中絕句

題洪崖安道人贊庵

題蘇文忠與鄧安惠西山唱和

卷之十一

律詩

將入靖州界適值有吾生日為詩以壽之三

首

王常博寄示池路七詩李有吾用韻為子

因次韻

次韻樊武仲致政見胎二首

次韻譙仲甫致政聞南遷見寄二首

次李有吾送安恕父回長沙韻四首

再用韻

有吾生日以三絕為壽



李參政暨生日六首

安宜撫丙生日二首

和楊仲禹送史子修 特奏赴吏部注關

和除夕前一日南叔兄會揚中博約揚委穆

緯詩

人日南山寺約汪憲果

正月九日北山雍熙寺約同官

春社日祀事既畢轎中得三絕

觀南隄

正月九日川上之遊揚季穆綽以酬唱見寄

走筆次韻

次韻李參政暨見寄三首

卷之十

律詩

次韻李參政暨見遺生日

送王教授展雁之官臨卽

余既賦詩坐客請以唐人花車斜韻同賦

醉中作五十六言

八月十四夜月用舊作韻呈諸友

應提刑之以此十五日和韻見示再次韻

九月丁亥秋祀異勞農比郊蘇提幹在鎔以

疾不往以詩見寄因次其韻

李參政暨生日六首

次韻蘇和甫在雙兩後觀梅

海朝院領客觀梅

嘉甫弟生日

盧帥曹太傅叔遠生日四首

舟至合江度周卿正以詩相送次韻

將至古渝賓憲剛備以三絕同端午節見寄

用韻為謝三首

萬州守潘叔勃拉登魯池觀荷花荔枝二首

和崔待郎與之送行詩韻二首

即席和丁藥師請送行詩韻二首

和雙漕王觀之韻二首

生日和辛江陵克承即席韻二首

李季允筆作吞雲構索詩和細漕韻答之

二首

臆舟琵琶亭次福士張元龍以詩代東韻

二首

揚仲博約生日三首七月二十四日

史倉使定之約登齊山自弄水亭過清溪橋

至齋天洞又至華蓋洞尋微亭史倉

索賦

李池州 和韻見寄再賦

韻有賦二首

書所見聞示諸友五首

次韻查退夫除夕七絕句

用樊武仲致政韻餞黃戶部

次韻荆門張守寺簿元簡見寄詩韻一首

六月十四日次韻樊武仲喜雨

送楊子有赴叙倅用高榮州韻

長女生日三首

送李蒲江歸簡池用高榮州韻

北郊勞農

安總領生日二首

楊尚書生日二首

李制置生日二首

魏茶馬生日二首

遂寧家知府生日二首

潼川路施運判生日二首

廬貢士二十人端平元年手書增郡國貢生

負廬增二人是歲貢于東西路轉運司

者各二人以五月庚戌合廢吏宴于

郡之正衙歌鹿鳴以遣之二首

送李季尤赴召三首  
李尚書被召過廬臨發之日宮吏以行香日

分追送不及明日尚書自合江注却後期

次韻以謝

題外舅提刑楊大夫墓

嘉泰二年題資州醴壇山星斗閣至是同王

資州其然賈大安子提楊季持成子諸

公登山用前韻二首

制置丁少卿生日二首

次韻丁制置遠迎三絕

寄題李季衡東樓

題王巴州震傳經樓

恭和 聞喜宴御製

題余氏聚遠樓

將作監裁竹徐直翁清惠俾子書植賢亭

二大字以詩見贈三首

夜直玉堂二首

四月癸巳發潯陽館過濠溪飯于太溪橋清

虛庵宿太平宮五首

丙申攜客自康王觀東北行十里觀峽籛泉

二首

題歸宗寺

青玉峽

萬杉寺

三破橋

卷之十三

賤表

漢州到任謝表

被旨兼權潼川運判謝表

潼川提刑司賀 瑞慶聖節表

潼川轉運司賀 瑞慶聖節表

潼川提舉司賀 瑞慶聖節表

潼川運判謝到任表

直秘閣知潼川府到任表

謝周程三先生賜謚表

立皇子賀 皇帝表

賀 皇后殿

明堂大禮肆赦賀慶成表

賀受 寶表

賀 皇太后殿

元日受 寶肆赦謝表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御進表

除權工部侍郎謝表

謝 皇太后殿

復元官職宮觀謝表

上 皇太后表

潼川路安撫到任謝表

卷之十四

內制

賜左丞相鄭清之辭免兼職不允詔

賜准東制置趙葵乞遠退不允詔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

擬御筆褒鄭清之

賜葛洪辭免資政提宮乞休致不允詔

曾參政從龍生日賜莊飾詔

立秋祀五福十神太一祝文

聞喜宴口宣七月十五日

賜吏部尚書李臺乞歸田里不允詔

賜知閭韓休乞休致不允詔

賜李臺辭免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不允詔

賜洪咨夔辭免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不允詔

賜李臺再辭免除端明內祠侍讀不允斷章

批答

口宣

賜葛洪乞休致不允詔

賜崔與之辭免參知政事不允詔

顯恭皇后下宮修砌山牆告遷神御未文

賜陳卓乞解僉書樞密辭執政恩例奉祠不

允詔

賜陳韓辭免除工部尚書不允詔

賜陳卓再乞祠不允詔

八月半禱湘江設醮青詞

擬趣召崔與之 御筆

賜右丞相喬行簡生日禮物詔九月一日

皇帝甲子本命就開元宮設醮九月一日

朱表

賜左丞相鄭清之生日禮物詔九月二十九

告太一祝文

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奏告太廟景靈

宮 祀宗祝文九月二十日

青詞

賜李臺乞還故里不允詔九月二十四日

賜李臺再上章乞還故里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安矣仲樞諭四川官吏軍民詔

卷之十五

奏議

奏乞為周濂溪賜諡

小貼子

又小貼子

奏論故軍器監主簿游仲鴻紹熙末年建明

宗社六計

小貼子

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謚議

貼黃

論人心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五

論州郡削弱之弊并

卷之十六

奏議

十一月二十三日輪對劄子二

論擇人分四重鎮以備金夏鞞事

論實錄闕文

奏論蜀邊墾田事

直前奏事劄子二

論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

靜遠東利害五幾

貼黃

論士大夫風俗

乙酉上殿劄子三 二月五日

論人主之心義利所安是之謂天

貼黃

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

論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

卷之十七

奏議

直前奏六未喻及邪正二論四月初七日

封事奏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

以盡下情七月二日

貼黃

又貼黃

卷之十八

奏議

應 詔封事

卷之十九

奏議

被召除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一劄

第二劄

第三劄

第四劄

貼黃

第五劄

卷之二十

奏議

乙未秋特班奏事

貼黃

奏乞收回保全故相史彌遠 御筆

貼黃

奏乞將趙汝愚配享 寧宗廟廷

奏乞趣詔桂與之參預政機

貼黃

奏乞審度復歐利害以寬中下戶

貼黃

卷之二十一

館職策

答館職策一道

卷之二十二

進故事

論儲蓄人才 七月十三日

論東狄叛服無常力圖自守之實

論感民莫先 詔令當如唐德宗痛身書

論養黃師 二月一日

論乞 詔諸帥任責處降附安反側 八月二日

論黃陂叛卒八月二十五日

卷之二十三

狀劄

辭免召赴 行在狀

辭免召赴 行在狀 閏四月二十六日

論四川改官人積帶劄子上四川制置

辭免除直祿閣知廬州狀

申尚書省乞檢會元奏橫渠先生謚狀

申尚書省乞蔭補表姪高斯謀狀

辭免除起居舍人狀

巧詞申省狀 閏八月十六日

再乞祠申省狀

辭免除起居郎狀

巧祠申省狀

再乞祠申省狀

卷之二十四

狀劄

三乞祠申省狀

四乞祠申省狀

五乞祠申省狀

辭免除工部侍郎狀

巧外再申尚書省狀

再辭免除權工部侍郎奏狀

巧祠再申尚書省狀

牒權料院契勘供職月日暫行請給

除權工部侍郎暨虞剛簡自代奏狀

應 詔薦揚子讓等五人奏狀

辭免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狀

辭免知遂寧府狀 紹定五年四月

辭免除寶章閣待制潼川府路安撫知廬

州狀

除寶章閣待制舉游 俚自代奏狀

辭免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奏狀

辭免召赴 行在

薦三省元奏

小貼子

又

申省論 龍飛鼎甲人初任堂差

卷之二十五

狀劄

再辭免召命

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奏狀

再辭免除權禮部尚書狀

辭免兼權吏部尚書奏狀

辭免 御筆叙理磨勘轉官命詞獲論奏狀

再辭免 御筆叙理磨勘申省狀

巧相奏狀 十月二十五日

再乞相奏狀 十一月一日

辭免同產兄利路提刑高稼贈卹恩例奏狀

三乞相十一月三日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劄子 端平三年四月

再辭免知潭州劄子 六月

三辭免知潭州劄子 十一月十二日

辭免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狀 十一月十二日

再辭免紹興府劄子

辭免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奏狀 正月

再辭免知福州劄子 二月十五日

乞致仕劄子

卷之二十六

督府奏陳

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

京湖軍馬奏狀 十一月三日

再辭免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

京湖軍馬表

三辭免簽書督視奏劄

辭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奏狀

辭免督視軍馬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

劄 十一月二十四日

貼黃

又貼黃

先事奏陳三事 十一月二十五日

再辭執政恩數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

奏劄

三辭乞以從官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劄

一月二十八日

乞檢會累牘收回執政恩例奏劄 十一月一

貼黃

又貼黃

辭免兼領督視江淮軍馬奏狀 十二月三日

卷之二十七二十八附

督府奏陳

奏兩府所辟官屬截日供職 十二月三日

奏隨宜區處十事 十二月九日

奏別擇日朝辭 十二月九日

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

京湖軍馬謝表 奏乞宣諭大臣趣辦行期 十二月十一日



貼黃奏科撥錢物

貼黃奏江陵從督府乞兵

奏乞增支督府錢物

貼黃奏准西總領所等處乞錢糧等事

陛辭奏定國論別人才回天怒圖民怨

奏乞降使宜詔書

賜使宜詔書謝表

奏將帥漕餉送添竊諸軍十二月十六日

奏抵平江府十二月二十二日

奏德安叛卒蕞詐及備轉聲東擊西十二月二十六日

榜諭沿邊將帥軍民勦賊推賞十二月二十

榜諭北軍十二月二十六日

畫一榜諭將士十二月二十七日

奏與趙葵私觀禮物十二月二十九日

奏至鎮江犒軍十二月二十九日

奏至建康犒軍不敢以報捷緩行色

奏併力援襄及令參謀官吳潛留幕府正月十一日

月十一日

貼黃

奏和不可信常為寇至之備正月十一日

奏虜犯隨信光黃等處事宜正月十二日

奏措置江陵府三海八糧

卷之二十九

督府奏陳

奏外寇未靜二相不咸曠天工而違時幾

二月三日

奏乞將樊文彬高世英優加贈卹二月三日

奏襄陽被圍日久乞降詔勉諭制臣三月

貼黃

貼黃奏乞將曹文聞李安國優與旌擢

榜被兵諸郡蠲免科役二月十六日

奏乞早充峽州襄陽守臣三月四日

貼黃

自劾三月六日

榜諭北軍三月七日

奏措置京湖諸郡

奏乞降結局指揮收回新命速賜寬宥

奏祈督府前後事體乞核會累奏施行

奏北軍當思調伏庶內外相安

奏撥官告銀絹付別之條經理

奏備別之條申到劉廷美等復襄事宜

卷之三十

督府奏陳

奏繳別之傑書施行後襄事宜

貼黃

繳奏奉使復命十事

卷之三十一

督府書

揚州趙制置

丞相

又

揚州趙制置

蔣左史

左丞相

左丞相

左丞相

左丞相

左丞相

別參謀

左丞相

趙大使

別參謀

趙大使

游侍郎

左丞相

安總領

丁制置

李大著

京湖別制置

左丞相

蔣左史

卷之三十二

書

上建康留守葉侍郎通

上李參政壁論蜀事

上韓太師佐曾論延贓事

上吳宣撫環論布估

荅虞永康剛簡

又荅虞永康

東孫蒲江綱

又東

卷之三十三

書

荅名山張監茶伯酉

代南叔兄上黃參政士寅

上曾樞密牧龍

上史丞相彌遠

馬祠上史丞相 閏八月十六日

再乞祠上史丞相 閏月二十一日

再上史丞相 九月

再上史丞相

四乞祠上史丞相

除工部侍郎上史丞相 九月二十五日

小貼子

丐祠上史丞相

再上史丞相

辭靖州洪守俸月給

答滕景公重厚亭

答將得之山

卷之三十四

書

答林知錄 觀過

答昌化潘知軍 子頤

答武岡李通判 劄

答荆門張簽判 元簡

答遂寧李侍郎 重

答任總幹

答夏沙李縣丞 元宗

答曾參政 從蕭

答劉提幹 子登

答贛州聶侍郎 子述

答張大監 忠楚

答張大監

答表橋州 甫

答黃子才 駱

答張大監

答德慶陳知府 勳

答丁大監 麟

答嚴教授 植

答歐運幹 鈺

答許解元 珩

答范殿撰 子長

答樊致政 庚

答江勝尉 選

答遂寧李侍郎 臺

答吳子丞 沐

答郭通判 黃中

答蕭仲有

答楊深閣 恢

答李侍郎

答陳子敬 鑿

卷之三十五

書

答江西葉提刑

答湖廣陳總領允迪

答葉子真

答澧州徐教授

答福建史提舉彌忠

答易尚書

答洪郎中咨斐

答真侍郎

答表提舉甫

答李遂寧甫

答表提刑申傳

答廣西趙經略

答林權州甫

答表提舉甫

答薛檢法

答丁大監

答池州張通判洽

答常德表提刑申傳

答黃總領申

答寶慶梁教授

答湖北李運使壽朋

答史提舉彌忠

答林大卿

答潘瓊州子順

答寶慶李知府

答劉司今宰

答周晦叔應辰

答楊均州叔

答王邵武遂

答朱擇善改之

答吳寺丞冰

卷之三十六

書

答蔡總領廩

答楊次房少陵

答蘇伯起叔文

答巴州郭通判黃中

答黃眉州申

答前臨安尤通判希

答趙全州必愿

答周監酒

答遂寧李侍郎臺

答馮吉父祥

答直侍郎德秀

答楊富順伯雨

答闕運幹

答熊教授有宗

答喬尚書行簡

答林提刑岳

答慶路趙運判

答真侍郎

答洪士龍天成

答楊濬州

答丁大監黼

答喬尚書

答羅制幹愚

答曾教授宏迪

答真侍郎

答虞邛州方簡

答羅制機愚

答李監丞心傳

答湖南李運使鼎

卷之三十七

書

李眉州壬辰

黃制置伯固壬辰

江陵別安撫之偉

程運使通孫甲午

鄭丞相甲午

鄭丞相甲午

陳參政甲午

蔣大著重珍甲午

真侍郎

李舍人性博

丁制副黼甲午

吳舍人凍

回牟總幹子才

曾參政

吳知縣

鄭左相乙未

上兩丞相乞以陰雨禁祭國門乙未

寧國趙書記時頭丙申

吳提幹

卷之三十八

記

成都府府學三先生祠堂記

永康軍評事橋免夫役記

永康軍花州記

紫雲山崇仙觀記

成都府感應觀賜額記

資州新創貢院記

卷之三十九

記

中江縣靈感廟神墓記

邛州新創南樓記

瀘州顯惠廟記

茂州軍營記

石泉軍軍學記

漢州開元觀記

雅州振文堂記

綿州通判廳二賢祠堂記

彭

節齋記

卷之四十

眉州新開環湖記

眉州江鄉館壁記

眉州新修墓廡堰記

大邑縣學振文堂記

長寧軍貢院記

富順監創南樓記

廣安軍和溪縣安少保丙生祠記

卷之四十一

記

眉州威顯廟記

眉州戴英堂記

漢州房公樓記

書鶴山書院始末

潼川簽判廳綠筠堂記

玉臺極堂柱識

參議胡君 祠堂記

石源計義甫 川上樓談

眉山孫氏書樓記

卷之四十二

記

成都府朝宣觀記

史守文玉博篤齋記

江原縣天慶觀雲層臺記

簡州見思堂記

簡州四先生祠堂記

叙州蠲役記

綿州新城記

安少保西果州生祠記

卷之四十三

記

海州太守題名壁記

興元府新作張魏公盧雅公祠堂記

天台張氏端甫雙壁樓記

潭州惠民倉記

道州寧遠縣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記

泉州紫帽山金粟觀記

潼川轉運司重建東衙記

卷之四十四

記

叙州諸葛武侯忠靈廟碑 六年七月

元符忠諫堂記

資州省元樓記

縣竹縣湖橋記

普州貢院記

楊文安公祠堂記

毛氏慈惠莊記

夔州卧龍山記

重建成州總領所記

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記

眉州江鄉節記

卷之四十五

記

劉清惠公祠堂記

嘉定府壁津樓記

廬州重修學記

廬州社倉養濟院義塚記

卷之四十六

記

成都府錄事廳題名壁記

大宗正司記

華亭縣重修學記

常熟縣重修學記

程純公楊忠襄公祠堂記

卷之四十七

記

靖州鶴山書院記

高德文之問強齋記

夔州重建州學記



張行父忠恕拙齋記

曾無疑仰高堂記

家侯季文積善堂記

黔陽縣學記

龍舒陳侯冲君子堂記

資州中和宣布之樓記

道州建濂谿書院記

卷之四十八

記

長沙縣四先生祠堂記

全州清湘書院奉性堂記

潭州外十縣惠民倉記

徂徠石先生祠堂記

涪州社稷壇記

涪州太守題名石記

常德府東湖記

瀘州贍軍由記

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

眉州劍貢院記

李侍郎臺北園記

邛州先茶記

卷之四十九

記

潭州州學重建稽古閣明倫堂記

簡州三賢閣記

洪氏天目山房記

相鄉縣褚公洗筆池記

涪城夢筆山房記

寶慶府躍龍橋記

靖州教授廳題名壁記

寧慶府康溪先生周元公祠堂記

教少師祠堂記

均州尹公亭記

虞退夫燃心遠堂記

卷之五十

記

許德夫晨大駝齋記

聶侍郎子述敬安堂記

通泉縣重修學記

靖州興賢莊記

洋州天慶觀聖祖殿記

邛州白鶴山營造記

觀亭記

建安張子壽正齋記

江陵府叢蘭精舍記

廬陵戴幼學篤齋記

吳門衛林知耻齋記

鶴山先生大全集目錄上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目錄下

卷之五十一

序

程氏東坡詩譜序

小學之書後序

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

呂氏讀詩後序

三洪制藁序

黃待郎定勝堂文集序

臨川詩註序

卷之五十二

序

邵氏擊壤集序

橫溪禮記論序

陸賢錄序

費元甫註陶靖節詩序

古郢徐君詩史字韻序

虞忠肅公奏議序

史少弼雲莊集序

孫氏拙齋論孟序

卷之五十三

序

彭山李肩吾從周字通序

朱文公語類序

周元公程純公正公論告序

勾易之書記父如堯文集序

黃太史文集序

朱氏語孟集註序

李伯勇明復春秋集義序

送盧仲易剛簡赴夔路提刑序

四明胡謙易說序

楊濟道鉅齋集序

潘舍人昌年集象韻序

范正獻公文集序

鄒准百中經序

閔諍老人文集序

毛義甫居屋六經正誤序

序

衛正叔禮記集說序

李大御鬻罷糴錄序

陳正獻公詩集序

張魏公紫巖論說序

裴夢得註歐陽公詩集序

楊恭惠公輔奏議序

歐忠肅公止壺文集序

朱文公年譜序

送葉元老歸浮光序

廣平李氏觀畫所見序

送清湘文元歸土谿序

邵萬州老弟蒙求序

王侍郎相復齋詩集序

錢氏詩集傳序

羅文恭公奏議序

游誠之默齋集序

番禺王養正雙巖集序

陳少陽文集序

趙鑰夫宗潘文類序

古今考序

序

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

論語通釋序

伊洛淵源錄序

裴及卿史漢四紀序

裴及卿漢註拾遺序

計子真訓蒙正謬序

楊殿撰不欺子文集序

侯氏少陵詩註序

朱文公五書問答序

致忠肅公止堂訓蒙序

致堂先生胡公斐然集序

楊伯昌子謨浩齋集序

註黃詩外集序

卷之五十六

序

文嫺樓宣獻公文集序

吳彩鸞唐韻後序

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

通鑑綱目發明序

游忠公鑑虛集序

邵氏之溪價齋序

卷之五十七

銘

高才卿靜庵銘

計祖孟存耕堂銘

何仲敏介軒銘

牟節叟子才存齋銘

潼川于充實節甫不欺齋銘

潼川運司新建懷容堂銘

潼川府新城銘

嘉定府延祥觀鐘銘

高斯謨壯禮堂銘

游景仁伯弘毅堂銘

宋伯諫履龍湑齋銘

表凡高南叔絜姪堂銘

張諫之鼎存菴銘

裴及卿夢得陸齋銘

師厚卿過恕齋銘

嚴師夔顧齋銘

鼓城陳如愚愚齋銘

虞退夫勉敬和堂銘

臨江鼓應龍省齋銘

合江陽醇三勿齋銘

江子遠萬里古心堂銘

曾無疑三異歸全菴銘

賈途辛欽夫克承孰菴銘

莆田陳師道伯克齋銘

靖州李外父登升齋銘

衡陽李蕭肯齋銘

高瞻叔敬身堂銘

湘鄉趙縣尉興發茅齋銘

清湘滕景重處厚已齋銘

湘鄉蕭定夫位師交堂銘

金華邵曾看齋銘

番禺許興晉齋銘

相中高伯宗宗大允齋銘

清湘釋成父公順一齋銘

渠陽唐言父佑之敬義堂銘

臨江蕭應祥遺經堂銘

卷之五十八

字說

高不器字說

高不妄字說

虞退夫字說

李季相字說

楊志南字說

史之橋之樟字說

戴仁夫字說

卷之五十九

跋

跋李德文勿齋四箴

跋六安縣尉顧士龍詩卷

跋阿侍郎子望拘張邦昌家屬檄藁

跋三蘇送宋彭州迎侍二親詩

跋黃尚書由與任千載逢書後

跋房氏清白堂記

跋丹稜彭君墓誌銘

跋南軒與坐忘居士房公帖

跋宋常承德之送行詩後序

跋思濠史氏遺安堂記

跋肩人王慶長聯蜀都賦

跋虞丞相帖

跋明道先生和康節打乖吟真蹟

跋文忠烈公真蹟

跋祖澤之龍學帖

跋蔣希魯密學帖

跋鮮于子駿帖

跋河東轉運王堇陷虜後家書

卷之六十

跋

跋武運湯尉檄

跋張千湖念奴嬌詞真蹟

跋齊恭愍公遺墨

跋黃待郎贈若送虞永康剛簡赴石詩

跋金臺謝氏所藏伊川程氏真蹟

跋關中蒲氏所藏石苑文三家墨蹟

跋蘇文忠墨蹟

跋樂子仁新為供雅王甲作壽樂堂記

跋蘇氏帖

跋任諫議伯兩帖

跋陳思王帖

跋傅諫議帖

跋虞雍公九文折騰使奏劄

跋陸日新盡忠辯謫錄

跋晏元獻帖

跋崔吉甫三邊表裏圖

跋東坡獲鬼章告裕陵文真蹟

跋東坡書張志和漁父詞大字

跋山谷與楊君全詩帖真蹟

跋東坡次韻王晉御乞花詩真蹟

跋丹淵墨行詩帖

跋東坡辭免中書舍人藁真蹟

跋 卷之六十一

題趙侍郎公碩帖後

跋南軒所與李季允書帖

跋高宗付具琦凡事密奏宸翰

跋遂寧傅氏所藏深溪伊川真蹟

題劉左史光祖所書潼川陳荷母任氏墓誌

跋胡文靖公晉臣橄欖詩真蹟

跋孟蜀斷纒

跋山谷所書香山七德舞

跋胡知院與季潭往來書帖

跋楊參議農家書後

跋楊司理德輔父說問辯曆

題普慈碼頭惟一率錢建貢院疏後

跋邵康節逢春詩

跋呂獻可論進職節廣使例外送土物奏藁

跋韓持國帖

跋何丞相真家所藏欽宗御書

又跋

跋鄭忠穆公家問遺事

跋高宗賜吳玠招納關陝流亡御札

題山谷安樂山留題後

題米南宮帖

跋張存之行狀

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榕等十事

跋司馬文正帖

跋宋龍學帖

跋劉御史述帖

跋黃太史帖

跋馬御史帖

跋趙忠定公與游忠公仲鴻帖

跋朱呂學規

跋陳了齋賁沈

跋王君詔詩

跋程正伯家藏山谷書杜少陵詩帖

跋崔次和勉齋銘

跋南軒帖

跋張魏公帖

跋史峴之母家氏墓誌

卷之六十二

跋

跋虞秦公拱所撰杜府君與權墓誌

跋楊少卿子謨所題趙子安一經閣詩

跋張魏公帖

跋江宗博致仕帖

跋廣漢趙燮論語說

跋杜忠可孝嚴曾祖節範處士告

書潼川柳彥養墓碑陰

跋游景仁所藏裴紹業告

跋康節先生答富韓公東

跋賜潞京卹刑詔書

跋康節與韓康公唱和詩

跋秦伯鎮兵部問易康節書

跋康節詩

跋呂文靖公詩卷真蹟

跋青神杜才叔和歸去來詞

跋端明程公振盜剛賊議

跋張忠獻公所與張忠簡公蘭三帖

跋三傳祠記行狀

跋吳正獻公充帖

跋吳正肅公育帖

又帖

跋盧氏正歲會拜錄

跋鄭資政剛中遺事

跋李清臣奏疏

跋沈國錄淳熙八年大學私試策問

跋晏元獻公帖



跋李肩吾從周所書損益二卦

跋顏魯公爭坐帖

跋胡後半墊詩藁

跋朱文公所與任伯起樞密東

跋陳了齋辯王荆公目錄

跋趙清敏公墨蹟

跋蘇文定公帖

跋米友仁帖

跋科山帖

跋蘇養直後湖二詩

題林叔清古易

跋陳尚書宗名均瞻宗族真蹟

跋環溪吳先生沈夢記

跋范太史記司馬公布衾銘

跋聶侍郎子述所藏徐明叔篆赤壁賦

跋陳中舍貴軍所藏杜正獻草書

卷之六十三

跋

跋陳正獻公所藏 孝廟御書用論

跋陳忠肅公岳山壽寧觀留題

跋楊文公書遺教經

跋楊文公真蹟

跋方宣諭庭實奏議

題復州鴻軒

跋張魏公帖

跋陳忠肅公帖

跋北山贊議

跋司馬子已先後大諸圖

跋歐忠肅公真蹟後

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後

跋李肩吾為許成大書鄉黨內則

跋李肩吾所書鄉黨

跋鄧氏四世死事

跋處士蔣南式家傳

跋顧夫人墓誌後

跋家李文守富順日拒吳曦偽機事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跋樓參政紹熙五年內禪詔草

跋毛氏增韻

跋潘易董氏所藏東坡真蹟

跋黃太史帖

跋張忠獻呂忠穆與李忠肅書

跋趙昌父送劉清之子澄事後

跋類省試策卷後

跋羅文恭公黜諫藁

跋羅文恭公薦士藁

跋羅文恭公後省繳駁藁

跋公安張氏所藏東坡帖

跋永嘉薛榮祖臨子觀序記

跋鄧宣和使虜賜私觀茶幣

跋蘇文忠屬黃州教授作鄧樞密啓

跋李肩吾爲丑商卿書鄉黨

跋辛簡穆公與秦檜爭和議奏藁

跋卷之六十四

跋靜春先生劉子澄帖

跋牟少真發蒙中庸大學俗解

跋牛寶章大年記楊少卿事

題蘇叔明公誠陶然堂賦後

題東坡趙德麟字說真蹟

題孟莘事狀

跋張宣公帖

又

跋朱文公帖

題蘄州儀曹范瑱元帥府牒後

書瀘士周<sub>按</sub>讀歷代書

跋朱文公帖

跋孫教授誌銘

跋陳猷春龍出穴圖

跋王荆公真蹟

跋克齋游吏部信所書孟子一章

跋趙安慶所藏東坡帖

跋趙安慶先世詩

跋魏以申善仲碑陰

跋杜佑通典

跋卷之六十五

題丹稜劉氏黨籍

題史繩祖孝經

題袁山宋彦祥詩卷

題吳武安所得高孝兩朝宸翰

題周子靖理齋銘後

跋修金趙公所作蒙箴

跋馮柳之因重論後

跋師厚卿過致任十詩

跋御書鶴山書院四大字

跋御書唐嚴武詩二十八言

題楊慈湖所書韓貫道墓後

跋先表叔留題鍾山西湖二詩後

跋陳君舉東宮進故事

跋四十年前補試卷

跋陳魚書苑首華

跋呂城李氏世藏名帖

題茅山道士所藏朱晦菴以佛語調楊誠齋

周益公帖

題深衣畫像

題盧祖昂後別祖墓 善勳習之孝義傳後

卷之六十六

啓

謝珂守范李才宗丞啓

成都發判到任謝劉制置

通判王國正

上趙運使 譽

代謝劉制置舉狀

通總領

通謝尚書 源明

賀謝尚書

通茶馬

除國子正謝丞相

除正字謝宰相

差知嘉定府謝宰執

知漢州謝安大使 丙

知眉州到任謝安大使

卷之六十七

啓

答眉州同官

答趙通判 希并

答州縣官生日

生日謝李參政 登

謝劉潼川

賀張運使

除潼川運判謝宰執

生日謝親友

通安少保定昏

被 召謝宰執

除兵部郎官兼史職謝宰執

回蔣狀元 重參

回蔡勝取 仲龍

回趙探花 發

生日謝親友惠詩詞

除秘書監謝執政

除起居舍人謝宰執

賀皇子園公誕生皇孫劄子  
生日謝人惠詩詞  
謝安盟承納幣  
卷之六十八

啓

答靖州士人生日

答衆官致禮者

海答生日惠詩

生日謝人惠詩詞

又謝守倅

生日謝守倅以下惠詩詞

答靖州時官士人惠生日

答靖州范倅中

生日答衛沅州游

復元官職宮觀謝宰執

答楊廣安為定昏

答馮叙州邦佐謝武侯廟碑

瀘州到任謝宰執

答生日

賀鄭永相濟之

答生日丙申

回生日啓  
回諸公生日啓

卷之六十九

墓誌碑銘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許

公奕神道碑

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真公德秀神道碑

卷之七十

墓誌銘銘

處士高君大中墓誌銘

處士魏君維雅墓誌銘

楊君慶榮墓誌銘

太孺人賜冠帔紉氏墓誌銘

郭君抗墓誌銘

鄉貢進士樂君甘墓誌銘

龍水錢君安國墓誌銘

賈子文墓誌銘

魏府君和祥墓誌銘

誰隱君椿墓誌銘

史夫人墓誌銘

卷之七十一  
墓誌碑銘

魏府君天祐墓誌銘

知南劍州洪公秘墓誌銘

通直郎致仕張君簡墓誌銘

朝奉郎權發遣大監監李君炎墓誌銘

榮州司戶何君普墓誌銘

宣教郎致仕史君克墓誌銘

卷之七十二

墓誌碑銘

綿州教授承奉郎致仕唐君季墓誌銘

承事郎胡君仲舒墓誌銘

四川茶馬司幹辦韓君甲墓誌銘

中江吳先之之墓誌銘

貴州文學高君道墓誌銘

發書劍南西川判官李君惟正墓誌銘

魏府君純甫墓誌銘

魏府君景翁墓誌銘

知嘉定府宋君之源墓誌銘

朝奉郎通判台州曹君易墓誌銘

卷之七十三

墓誌碑銘

承奉郎致仕李公倫墓誌銘

顧夫人墓誌銘

朝請大夫太府少卿直寶謨閣致仕張君午

墓誌銘

直煥章閣准西安無趙君倫墓誌銘

陸伯微持之墓誌銘

安德軍節度使贈少保郡王趙公希神道

碑

卷之七十四

墓誌碑銘

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贈特進謚文靖朱

公神道碑

中大夫祕閣修撰致仕楊公子謙墓誌銘

朝奉郎知邛州何君惠墓誌銘

朝散郎主晉華州雲臺觀殿使墓誌銘

卷之七十五

墓誌碑銘

知南安軍宗丞都官郎公驥墓誌銘

太常博士李君大有墓誌銘

宣教郎致仕宋君折墓誌銘

朝散大夫知眉州王君其賢墓誌銘

朝奉大夫知榮州君墓誌銘

卷之七十六

知文州主晉華州雲臺觀殿使墓誌銘

墓誌碑銘

利州路提刑主管冲佑觀真公剛簡墓誌銘  
摺田令知信州王公自中墓誌銘  
隆州教授通直郎致仕譙君仲午墓誌銘

卷之七十七

墓誌碑銘

直寶章閣提舉冲佑觀張公忠恕墓誌銘  
鎮江府教授徐君端卿墓誌銘

李中父坤巨墓誌銘

江原縣權通判成州馬君範墓誌銘

卷之七十八

墓誌碑銘

朝奉大夫太府卿四川總領李公葵墓誌銘  
宣義郎致仕牟君并墓誌銘  
欽州簽判陶君兼墓誌銘

卷之七十九

墓誌碑銘

江油縣尉馮君識之墓誌銘  
藏脩先生李公墓誌銘

李次琮墓誌銘

張希瀨墓誌銘

孫仲卿墓誌銘

處士高君諱墓誌銘

天台陳子淵墓誌銘

知達州李君著壽墓誌銘

卷之八十

墓誌碑銘

流谿縣令通直郎致仕宋君蕙墓誌銘

朝散郎知宜州董君道隆墓誌銘

華容縣丞奉議郎致仕沈君連墓誌銘

孫武義累王墓誌銘

孫和卿墓誌銘

歸州推官承奉郎致仕張君宗說墓誌銘

處士黃君師南墓誌銘

從事郎胡君大異墓誌銘

於夫人墓誌銘

卷之八十一

墓誌碑銘

贈奉直大夫丁公素亭墓誌銘

承議郎通判叙州李君墓誌銘

安人史氏墓誌銘

太孺人吳氏墓誌銘

朝議大夫知叙州魏公文翁墓誌銘

大理少卿直寶謨閣楊公素之墓誌銘

卷之八十二

墓誌碑銘

太府寺丞利州路安撫郭公正卿墓誌銘

國學進士胡伯清楊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史君守道墓誌銘

恭人楊氏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程君南金墓誌銘

永康軍通判杜君實心墓誌銘

秘書丞兵部郎官瀘川運判張公鈞墓誌銘

維勝丞章公夢日墓誌銘

楊大夫墓誌銘

卷之八十三

墓誌碑銘

知南平朝請江君壘墓誌銘

朝奉大夫知巴州常君有開墓誌銘

姪女端意墓誌銘

知巴州郭叔詎墓誌銘

杜隱君希仲墓誌銘

程叔運掌墓誌銘

卷之八十四

墓誌碑銘

知富順監致仕家侯炎墓誌銘

學究焦君吳之墓誌銘

監成都府錢引務鄧君應午墓誌銘

中奉大夫知邛州李君駿墓誌銘

漢州通判楊君今圭墓誌銘

知威州祿君堅復墓誌銘

蘇伯起振文墓誌銘

卷之八十五

墓誌碑銘

顯謨閣學士特贈光祿大夫倪公恩墓誌銘

宣義郎致仕別公是墓誌銘

卷之八十六

墓誌碑銘

蘇和父在鑄墓誌銘

太常博士知紹熙府王君萬墓誌銘

大理少卿集英殿修撰徐公理墓誌銘

知辰州大夫張君太訓墓誌銘

卷之八十七

墓誌碑銘

參政兼同知樞密院贈少保陳公神道碑

朝奉大夫通判夔州師君墓誌銘

太令人程氏墓誌銘

蔣恭人墓誌銘



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曹公老約墓

誌銘

卷之八十八

行狀

祖妣孺人高氏行狀

知靈泉縣奉議郎致仕高君戴行狀

知黎州兼管內安撫高公崇行狀

卷之八十九

行狀

敷文閣直學士贈通議大夫吳公履行狀

卷之九十

祭文

哭社威州文

代哭楊端明韓文

哭袁參政說文

哭楊寶護震仲文

哭趙廣安呈文

哭女璧海文

家廟祭文

哭外舅社威州文

哭族兄德先文

哭表嫂李氏文

哭楊修撰震仲文

哭吳侍郎繼文

哭虞萬州妻趙氏文

哭宗五弟文

哭史致政母范夫人文

卷之九十一

祭文

哭外舅楊提刑嘉文

哭宇文樞密紹節文

哭張致政文

哭劉少監靖之文

哭表姪女高氏文

外舅楊提刑嘉文

哭史帳幹文

哭知途寧宇文侍郎文

哭韓運幹廷珪文

哭張總卿文

哭李郎中道傳文

代關三兄仝諸弟哭叔母文

哭樊李二表嫂文

哭薛祕書敏文

哭張少監從祖文

哭許侍郎 奕文

哭史孟傳 守道文

代南叔諸兄作先叔母大祥祭文

哭先叔母文

哭張宣義文

哭宗三弟文

哭楊通判 申之文

哭表嫂李氏文

哭宣撫安少保 丙文

哭劉闈學 光祖文

哭李參政 壁文

哭葉侍郎 適文

哭楊常傳 萬文

哭楊尚書文 汝明文

哭高嘉定 泰叔文

哭虞仲易 提刑文

哭茂叔兄文

哭張義立 提刑文

哭張大監文

哭叙州弟文

哭郭興元文

哭楊季穆 知縣文

卷之九十二

挽詩 贈送附

任亘人

文大監

嘉興張寺丞

韓主簿

馮校書

丹徒楊子金

楊經母范氏

于眉州 三首

賜冠幘楊氏

李參政雙夫人張氏 二首

王寶謨 三首

郭宣教

潘驚揚 通直

何府君 博文二首

袁參政 統文三首

樂府君 神二首

趙廣安 昱三首

譙修職

韓少謨 三首

郭儒人

陳隱君

字文瀛州二首

陳總領三首

潼川孫監統

廖巴州

王處士

史制幹晦甫

崇慶楊通判光

羅承事

張隆州燾

許處士

致政宋君

楊隆慶

孫夫人

程節推

從事郎致仕史君天應

雅州教授杜君甫

成都教授史君漸

楊夫人師復之姝

楊修撰虞仲三首

宇文樞密二首

唐昌文貴文

通直郎史君子震

劉少監靖之二首

游監丞仲鵬二首

張運判之母宜人二首

高承事

家涪陵

羅監廟

馬少卿

費參政三首

廣萬州妻趙安人二首

樊仲恂母太碩人李氏

范聖嗣子郊之母孺人史氏

江州司馬安君煥

李懷安嘉禾

張隱君才敏

臨邛張夫人

黃夫人

成都杜府君

吳府君漢臣

史宜人

家承事

史致政公亮

王宜人

李德邁

知崇慶府致政何君惠固二首

任重慶府

前利州路運判冲佑李君 詞文二首

楊仲遠邁

程隱君

通直致政姚君 詞

樂隱君

許侍郎 奕二首

峨眉樂主簿 瞻

高公權之母郭氏

楊處士

教授致政李君 坊

魏樞幹 正仲

韓聖問 繪

黎州趙安穩 公庇

知廣安軍勾侯

知合州趙侯

家夫人

知叙州史侯

齊安郡向夫人

蔡推官用同之父母與伯父母

馮夫人

費華文二首

張運判 師夔

李郎中道傳二首

武康主簿 吳 汝

天台張氏兄弟

度周卿之母蹇太宜人

朱邵州 拱辰

袁侍郎二首

恭挽 寧宗皇帝二首

具府君 廣

陳寺丞 奕三首

樊由 功景南

叙州第 三首

楊子禮

文彭之 議之

趙德安 希

楊叔介

張通判

魚耶孫氏

仲女

武康軍簽判師君

楊極父

史合州

孺人譙氏

李順慶

高附國秦

高龍亭

贈

贈易數雍素翁

贈資中王彥正風水詠

贈術士王坤

贈太素陳純

贈王彥正

贈術士孫守中

書龍協吏事

贈術士游大有

送左譽歸廬陵

卷之九十三

策問

武學兵機策一道

策問一道

類省別試所策問第一道

又一道

家塾試策問一道

家塾再試策問一道

家塾策問一道

宗子取應策問一道

卷之九十四

長短句

和孫蒲江

虞求康

新築美功堂于城南以端午落成唐涪州臨水調歌即席次韻

張茶馬生日

楊崇慶嘉生日

趙運判師生日

廣漢士民送別用韞推官韻為謝

杜安人生日

送嘉甫弟赴眉山

和閩廣安感皇恩韻

登白鶴山借前韻呈同遊諸友

次韻西叔兄詠蘭

吳制置雅生日

和黃侍郎若見貽生日韻

張致政生日

楊子有德輔母夫人生日

婦生朝李佐同其女載酒 為壽用韻謝之

張中州師喪生日

趙運狗師喪生日

張總領 生日

管待李眉州 勸酒

管待李參政 勸酒

管待楊伯昌子讓勸酒

李提刑冲佑 垂生日

王總領 生日

利路楊慶壽生日

送張總領

和趙察州陪李參政遊醴泉西園

李參政 生日

送袁叔州 補

安大使 丙生日

上元放燈約東坡前燈火

次韻史少弼致政賦李參政西園海棠

同日李提刑亦有詞因次韻

郡圃新開雲月湖約客試小舫

餞黃待郎 若勸酒

楊提刑 子讓生日

趙茶馬 師喪生日

鮮于安撫 生日

生日謝寄君見任官載酒

張總領生日

和李提刑 垂見贈生日韻

送宇文侍郎 知漢州勸酒

李提刑 垂生日

次韻李參政 朝陽閣落成

李參政 生日

鄧倅子美生日

任隆慶之母正月十一日生隆慶十一日生日

燕甲成進士歸自都城

張靜甫之母夫人生日

叔母生日

某既賦小闕為叔母壽因復惟念昔者未嘗

不得與稱觴之列今也待不果又以簡

書不克往侍闕然于懷再遣小闕託諸

兄代勸

次韻虞萬州 補 以謁金門 曲為叔母壽

即席和李參政 白梨花清平樂

卷之九十五

長短句

次韻李提刑委白笑詞併呈李參政壁

約李敷州委兄弟看荔丹有賦

李參政壁領客訪環湖瑞蓮席間索賦

李參政壁賦流溪沙三首再次韻謝之

生日謝萬公載酒

和李參政壁惠生日

送簡池宋倅之官即席賦

虞萬州剛簡生日用所惠詞韻

七夕之明日載酒李敷州委家即席賦

李敷州委生日

王總卿委生日

別李參政壁

許遂寧奕生日

和瞻叔兄除夕

劉左史光祖生日

和劉左史光祖入日遊南山道和李詞韻

元夕行燈轎上賦洞庭春色呈劉左史

次韻劉左史光祖自和元夕詞

劉左史光祖夫人生日

同官載酒為叔母壽次韻為謝時自釐過遂

叔母生日用許侍郎奕所和古感詞韻為謝

和虞萬州剛簡所惠叔母生日詞韻

婦生日許侍郎奕載酒用韻為謝

叔母生日劉左史光祖以余春時所與為壽

詞韻見賦復用韻謝之

叔母生日

和費五九丈見惠生日韻

新亭落成約劉左史光祖和見惠生日韻

次韻李參政壁見貽生日

和許侍郎奕韻

賀劉左史光祖進職奉祠

劉左史光祖別席和韻

約劉左史光祖謝會再和

又

同官酌酒相賀再和前韻

別許侍郎奕席賦

許侍郎奕生日

宜家寧新進士

即席和韻

西州月夢中作

許侍郎奕頌人生日

劉左史光祖生日

同官約瞻叔兄飲于郡圃海棠花下遣酒代

勸

與同官飲于海棠花下燒燭照花即席賦

次韻同官約瞻叔兄及楊仲博賞都園社

丹併遣酒代勸

東叔兄生日

小圃牡丹盛開舊朋畢集小圃寓意

叔母生日每歲兄弟多以校試莫遂緣友團

樂之樂今歲復爾良以關然小詞寄至

兄代勸

即席次韻張大博方為叔母生日賦

瞻叔兄生日

南叔兄生日用前韻

次韻許侍郎奕為叔母生日

又次韻為婦安人生日

叔母生日劉左史光祖以余正月十日所與

為壽詞韻見貽至是始克用韻謝之

卷之九十六

長短句

再和班字韻謝南叔見貽生日

生日謝同官

趙閩州希異之官

再用初八日韻謝通判運管以下

次韻東叔兄見貽生日

次韻高才卿泰叔見貽生日因以為壽

次韻劉左史光祖三月十八日詞見貽生日

次韻李參政壁見貽生日

賀許侍郎香得孫

杜安人生日

九日席上呈諸友

送趙監丞利路提刑

送客歸來道中再得數語

茂叔兄生日

許侍郎奕生日

李參政聖生日

劉監丞坤之生日

西叔兄生日

許侍郎奕碩人生日

劉左史光祖之生正月十日李夫人之生以

十九日賦兩詞寄之

叔母慶七十

東叔兄生日

叔母生日同官載酒用去年詞韻

叔母生日韻許侍郎奕臨江仙為壽

叔母生日令家人勸酒

約程潛使遇孫初筵勸酒



次韻費五九大題秋山閣有感時事

次韻西叔兄訪王宣幹萬

即席次韻南叔兄同親友餞王萬里回臺

即席次韻宋權驤韻約客

即席和李潼川李韻

約李潼川飲即席賦

賀空潼川寧政知常德府

劉左史光祖生日慶八十

十五日同憲使觀燈馬上得數語

十六日再賦

再和四年前送靈所賦韻

汪提刑景宜人生日

餞汪提刑景勤酒

王子振辰應生日同書院諸公各賦一闕

次西叔兄送南叔兄赴歸幹見寄韻

即席和書院諸友

虞簡州剛簡生日

應提刑懋之生日

范汝寧子長生日和所惠詞韻報之

茂叔兄生日

送西叔兄之官成都

劉左史光祖生日

人日南山約應提刑

上元馬上口占呈應提刑懋之

過凌雲和張大博方水調歌頭

張大博方送別廢樓再賦即席和

次韻黃叙州滿江紅

次韻黃叙州水調歌頭

次韻虞癡憲剛簡新作巴綠亭

生日前數日揚仲博為載酒見訪即席次韻

李季允重約登鄂州南樓即席次韻

李季允重同繼濟載酒湖相送即席再和

李季允曹為白芙蓉賦小篆子奎是夕呈得

兩借前韻有賦

次韻西淑瞻叔兄嘉甫弟東生日詞

孫靖州應龍生日

又孫靖州應龍生日

范靖州良輔生日

靖州江通判墳生日

和虞婿惠生日

范靖州良輔生日

江通判墳生日

綿州表兄生日

榮州表兄生日

高嘉定生日和所惠韻

送將成文公順

高嘉定生日

上已和黃成之韻

中秋

別吳毅夫趙仲權中敏叔朱擇善

江東漕使兄高瞻叔生

建康留守陳尚書韓生日

淮西總領蔡少知龜生日

中秋新河

偶書

卷之九十七

歌行致語

送張總兩公護餉益昌

南閣行

山河漢送劉左史光祖歸簡州

發語

燕新利路李運使

口號

燕孫節推

口號

卷之九十八

祝文

導善觀人日祈雨

焚黃生辰先墓文

焚黃生辰楊孺人墓文

祭先墓文

代鄉人祭周孔祝文

梓潼廟祝文

先聖祝文

載英堂釋菜文

詞縣文公祠祝文

祈晴

謝晴

天慶觀祈雨

社稷壇祈雨

靈惠廟生辰祝

靈應廟神父生日祭文

祭靈應神文

再祈雨

社稷壇再禱雨

畀漱文

梳漱文

東嶽生辰祝文

進士題名大成殿會采文

明堂後祀百神文

社稷諸廟禱雨

周程二先生賜諡會采祝文

告先墓文

告楊宜人墓文

社稷壇祈雨

諸廟禱雨

再祈雨社稷壇

社稷諸廟祈晴

祈雨

社稷及諸廟祈雨

謝雨

寺觀祈雨

祭先墓文

謁趙衛公雄祝文

寺觀祈雪

告射洪廟文

改除潭川淫判野廟祝文

社稷壇謝晴文

射洪縣截江告射洪神文

春祈祝文

社稷壇祈雨

社稷壇謝雨

祭江神文

又

祭周孔文

代鄉人告靈應廟文

代鄉人祭靈應廟文

靈惠廟祈雨

春祀祝文

過資州展外舅提刑楊大夫墓祝文

赴召拜先墓及諸廟祝文

林黃告先墓文

禡祭祝文

池州祭文孝廟文

祭富池廟文

卷之九十九

辭詞

遷居設淨室辭詞

文昌醮啓壇詞

青詞

散壇

祈雨醮詞

祈雨醮詞

再設九龍醮

設大乙碧玉醮啓壇詞

青詞

山元設安寧重府醮詞

救母有疾報恩願救醮

再為救母有痔

為救母設追薦醮

又

先救母卒天醮詞

救母葬事設醮啓壇詞

青詞

敬壇

代鄉人設文昌醮啓壇詞

青詞

敬壇

三台山持雨醮啓壇詞

青詞

敬壇

保和觀後火祈雨醮詞

設五雷醮啓壇詞

青詞

敬壇

冠山保福寺設碧玉醮詞

冠山再設碧玉醮詞

南山祈雪醮詞

天慶觀祈雪醮詞

祈晴醮詞

疏文

紫極觀化蓋三殿疏

德陽縣碑堂觀化鐘疏

文昌醮疏文

潼川提刑司 瑞慶聖節功德疏

潼川轉運司 瑞慶聖節功德疏

潼川提舉司 瑞慶聖節功德疏

廣利寺謝晴疏文

陳來史率葬營疏

廣利寺謝雨疏文

陳圭慶其翁為道士疏

卷之一百

勸農文

漢州勸農文

潼川府勸農文

潼川府勞農文

潼川安撫勞農文 紹定六年

瀘州安撫勞農文 熈平元年

瀘州安撫勞農文 熈平元年

卷之一百一 此後並新增

辛文

唐文為一王法論

韓愈不及孟子論

卷之一百一

策

議唐官官外戚藩鎮異狀

六經疑

兵民財吏之弊

進讀三朝實訓講明內外治

正綱

卷之一百三

舉文

已未廷對策一道

卷之一百四

周禮折衷

卷之一百五

周禮折衷

卷之一百六至七

周禮折衷

卷之一百八

拾遺

序安惠定行狀後

夾江開國何友諒子益墓誌

張令君樂道夫墓誌

跋李夢庚韶卿上梁書

己未唱第後謝恩詩

乙未擬進聞喜宴期進士詩

卷之一百九至十

師友雅言

鶴山先生大全集目錄終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

原蘭

寄題雅州晉園

晉君傾然來錦囊昔吳致探囊發詩卷一卿大夫  
未識晉園面詩卷自畫圖掃石卧竹影長鍾鋤羊區  
晉君於此時林泉傲金朱懶余本丘壑誤被塵纏縛  
每逢漫浪友慚愧紅塵脚會當尋茲盟酬此一大錯  
登萬象樓和計次陽韻

塵纏羈我身對景慵看晉山喚倚欄壯氣臨穎汝  
曾雲卷油暮世萬嶺眇煙縷酒闌一橫笛樓前禁自兩  
贈章相士

我本三生人寄身軟紅土方困京華老誰識新豐旅  
稠中有章生道周忽會顧謂余有奇骨往往私告語  
許予兩無心解逅適相遇聞余禮集英聲聲騰臚句  
自謂吾術神誦言說儔侶我無百金裝生無雲帶女  
池毫賦此詩為生郵梁楚

和虞永康美功堂詩

我曾寄傲城南州果杏繁繁香溼溼雲開千仞雪  
山白月照萬古滄江流我時未得江山意俱餐高明  
甲西州十年重來是邪非獨覺真意懶不收真侯

着堂發幽悶豈但清與耳目謀川流袞袞來不斷雲

物塵生無休既從靜壽識至樂復於曠逝希前修

張景陽詩川上之嘆逝前修以自屬注修猶通用遊人翕翕滿江頭隨所適

處心悠悠童子長佩華江離女白纈裙學石榴沒入揚

波白魚躍舟子競渡蒼龍摻曳翁野婦看兒戲詠歸

山暝風作秋固亦有志感時節欲起湘纍問靈脩人人

得處自深淺江山於爾無顯幽堂上主賓亦復爾各

各會意風冷颺宇宙無窮本如此我亦皓然希天遊

次韻史少莊竹醉日移竹

豔豔酒粧鬪姚魏冥冥花影逢石干醉生夢死何如

竹三百五十九日醒

清如杜叟日卓午直似姜公詩作丁冰雪空顏儼相

值霸陵醉尉也須醒

平生自許歲寒操醉日移來三十丁底事此君亦移

轉連明風雨喚教醒

程君常為醉魂役驪珠適與睡時丁外物移人每如

此人心可使不長醒

虞永康生首

良知誰不有靡究復靡角寸心日月明萬里天地解

握機洞消長觀物了成壞推行濟四海小試未為隘

姓名既轉聞正恐世網挂相期久遠看力與支末派

建立天地心透徹義利界即茲奉君壽行矣良自勸

安大使丙生日

往年天壓西南垂妖氛內訌胡塵飛象伏陸梁士扼

腕蜀山慘澹無光輝公以空卷嬰乳虎漢漢黃雲關

平楚直將天理感人心徑斬賊頭報明主露布東馳

人嘯呼京師觀者環儲胥天顏有喜近巨賀大官高

爵來須史中興以來幾變異宗祏之存如旒纒平江

羽檄走凶雖采右鞞舫裁狂柵至今勳名滿華夷與

公鼎立善旂舞各方退然不自居慶國賢勳如然

天之生公為社稷南岳不蹇石不泐願公壽歸相天

子赤烏晨朝容几几

次韻叔衍兄賀生子

一壺一立耕且為不敵周網應非罷雲霧障日樹蒙

密草蔓漫天山蔽蔚生意正從芽蘼露善根不遂萃

介斯溶溶此理誰能解購喜吾宗有白眉

餞章郎中與以浙東倉歸湖州

武陵城中春事濃櫻花欲開未開風常平使君謝朝

列袖有英蕩吾將東披孔翠裘上馬去騎驄長檣三

花驄先攜今名作鄉繡却把仁念為倉紅廿人機淺

嗜欲深便從扶木筋高春朝茶茗藉夕縣圖何似緩

轡岳冬雅囊余除官本同置至自萬里驚驚鴻諸公

祖楚亂平湖復我不往心中忡君今姑為粵人行明

年歸朝儻及同

送宇文侍郎知廬州

和我八十年尺箠不施寸彼方元黃能此但清紫檀  
懷榮保妻子是固人所賤或者倖邊功橫行請十萬  
問學木素講利欲所薰焮紅旗與黃紙勇怯無定論  
淮浦脣大江九重重分闔空臺少常伯忠孝在寢飯  
帝謂吾先正營遺囑書恨汝今其聞孫宋報君父怨  
九旗下青真往為忠義勸再拜亟抵命當仁不敢遜  
黃金絡馬頭其意立憲憲先聲刺塞垣虜師不足遁  
鄰里會方山疎余且有獻裴相昔守淮董師征洄鄆  
兵端寒禁汝深入非始願况今和承平士氣方曼曼  
民力苦剝削帥債未并券如弱者禦盜高墉守關捷  
破羌趙營田勝楚何繕垣但當強精神勿與角勇健  
功名不入眼兩關待其困却攜今名歸太平待公建

題蔡氏叢桂堂

誰銜鷲峯種託根蔡氏堂勿誇却林枝未說燕山芳  
君看湘江上千載留明光但當讀根本歲晚寒幽香

送徐校書知處州

我我海中山十二樓五城僊人駟玉虬徑下凌紫清  
中道忽回薄拜行下玉京彤幃曜白日錦輿上頭行  
扶桑擘余巒緩步會作程世間行已地端亦勝蓬瀛  
誰乎低着身啞啞聞新鷲何如攜今名歸以覓母兄  
用世無小大千里亦民氓少施五袴手均錄屏風名

送王孝功開禮江東漕

分部設將漕甓旒寄聰明直須撼山嶽亡但採崎巖  
而況江以東襟淮翼吳荆民力九十空所恃人為城  
南宮輟望郎方輸餉連營榮煒譎錦袍明日趨遐征  
陽春脚未到淑氣先流鶯向來愁中散僅試雞九京  
阿兄亦未究有書今在櫓驅車踏前軌若不以為程  
千里隔香案洗目觀澄清

送宋常丞德之知關州

十年痼疴容厭食青山微不作時世粧短褐懷明珠  
出門歌一曲聽者鬼為飛方騎將軍馬英關師氏關  
清名滿雙宇宥畫押樞機便面障俗塵不肯縑素衣  
一朝典儀最靈步方我魏顧懷錦屏勝見謂天下稀  
形幘下青真駟馬黃金鞵假道湖以東袖有四明歸  
我來今二年幾度與容遠名位偶君似臨分重依依  
風節耐歲晚富貴倏晨晡相期夕遠看努力踵前徽

送黃孝功 廣東運判分韻得漢字

涼風厲蕭辰秋事已一半同舍多登即華聚復雲散  
得士良苦艱引去何浩瀚日日送行人青衫浹流汗  
其間白石翁清廟之圭瓊器未備庖行詞章輩禁亂  
秘兵第一官脩途日未可掉頭不肯住持節下雷漢  
草木識清名風塵入長笥安得此老宿為世洗愁嘆  
同省並門居昔我綴華貴高標雙干仞臨分重嗟惋



相期經前微歲晚堪把玩

送曾尚右從龍知信州分韻得州字

長安十二門冠蓋如雲稠  
浮駘不停趨九衢  
滔滔流朝握扶桑轡  
蒼行背椒丘駕言往從之道  
左傷吾軫溫陵有佳士  
清姿秀琅球  
蚤疇倫魁望  
盛之蓬瀛洲榮進付膜外  
寬欲自日休  
需章古有母  
自詭以一州彤檐下  
青堂錦輿居  
上頭小施活園手  
彫瘵會有瘳同省並門居  
昔我陪清遊  
一時四同年  
氣味骨肉侔而君堂堂去  
別被挽不留  
此商起層層  
僕蟲穽功裘問學常苦艱  
歲月忽忽逝  
古今同一岐  
豈宜真難儔願言事樵蓑  
勿作刈獲謀  
會面豈不再為君  
別雙眸

追送劉侍郎甲以賢制帥湖北

士從西南來  
落落僅八九  
半年北門道  
幾度醺別酒清朝志  
願復第一  
廣英毅  
米采未及掘  
引衣遽盈斗矧今忠肅孫  
卓坐漢庭石  
清筭儀班行  
其懷為字宙居然驟邇  
聯亟懷荆州  
級恩章  
陟西祀  
戎鉞炫春晝世間行  
已地隨寓  
皆不朽  
着意護本根  
虛懷關忠厚上游屹長城  
歸來秉機宥

送程左史驥以右撰知夔州分韻得重字

煙草暝江湖  
霜風縵郊籠  
黎明北門道  
雜遝冠蓋擁程侯  
倦左城  
引去何太勇  
瀘江春  
信回書殿星  
極捧帝念憂  
子國側耕地荒  
其吏饑  
賦政煩室罄  
小人恐

申命亟移麾  
邀驅母上冢  
形幃下霄漢  
環珮鑿璧珙山川  
洗悽感  
草木企孤蓬  
芥芥外刈伐  
餘急與護把拱古人為已學  
非以博華寵  
事業貴于載  
實負不旋踵願言樹風聲  
永作蜀山重

題耕道表一犁春雨圖

床頭夜雨滴  
到明村南村  
北春水生  
老婦攜兒出門去  
老翁赤脚  
呵牛耕一雙  
不借桂木杪  
半破夫須衝曉行耕罷洗  
泥枕橫鼻自看人間  
靈鷲爭

送陳大著作知蘄州分韻得輝字

陳侯海內秀  
滿腹貯明珠  
十歲能屬文  
提筆登王畿上嘉魚  
曾論對  
亟授九品衣  
二十膺臚仕  
且呈五采翬三十塞殊科  
尋闈師氏闈  
四十復見徵  
雲步何裁魏蓬萊  
三千丈徑上陵紫微  
顧懷勳春勝  
驟驚黃金戰我來  
今二年  
幾度與交違  
於君再為寮  
臨分重依依風節耐歲晚  
富貴時晨晞  
前後繼二呂  
迄今借光輝元唐獻可相期久遠者努力追前微俱首分韻

題石興宗振讀書山巖巖崩乃魯直所書

巖頭稱樹經百黃  
三少不生  
諸老亡  
只餘石間元祐脚  
谷虛盡日鳴  
當當

送趙編修大全知眉州分韻登字

炎燿燁營  
吳火雲  
助其然  
冠巾拂塵  
士廷戶喧  
蠅蠅便面不停舉  
况欲真吾膺  
其間寂寞  
人隨念生涼冰

京莖方未透一夕三四興造物解人意如叫呼得騰

越鄉萬里回今名作先登固知栖栖者得裝初何曾

賢者於本朝曉宿垂飢稜今日送樞椽明日辭樽丞

采采不盈掬引去何如陵百憂結中腸坐挑短檠燈

趙為編修官常欲避辭師且會師曰健節辭師即止

送范吏部子長 知崇慶分韻得兮字

陽明曲性分陰濁生塵泥蛟龍薄九空高車繡纒纒今

使可執柔而養何異大與雞長安有狹邪曲曲復低低

主人笑延客雲棧棧作梯空辭以未能所憂固多蹊

乞麾下霄漢萬里騎青霓去留本常事渠不愛所齋

秋風鏘珮環象在天之西歸來拜三祖歸路幸不迷

送蘇大著大璋 知吉州分韻得蒼字

平生蘇太史清姿秀球瑰異時玉堂對履屨漢興亡

直作根本慮不懷棄捐傷情名益遠蓬蒿孰執扶桑

中道忽回薄飲馬以相羊昔為同年友今為同舍郎

不肯三日別况各天一方我乞漢嘉縵君懷廬慶章

我無自何關君亦千里翔懷賢慨時重百憂結中腸

願言保嘉猷不愧歐公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二

古詩

送周架閣南以浙東提幹歸平江

共惟仁義心無賢愚墜狂紛紛萬弓箭獨以寸鐵當

毫釐有不察居然失其鄉察則我固有而失豈真亡

周君海內秀清姿競球琅牛刀十九年猶顧善而藏

用世無內外意行獨安詳乃知且畫物特為弱者矜

許時京塵中解后兩勿忙前日同李郭近世語它日盟

范張堂有履丘之約豈謂客逢客乃或得相羊此道日寥落此

意誰平章為人作生活悠悠老扶桑勉哉迪嘉猷歲

晚垂今芳我亦從此去後會丘之陽

題沈氏書堂

吳興沈聲甫示我書堂圖枕松被脩竹帶江杓浮暑

堂上新牙籤吞天祿石渠出受山水謁入興賢賢俱

兒輩紛華恍子獨文字娛是心儻無數已足光韓愈

吾聞學者事窮理以返初為人祗禽情鑽紙感蠹魚

勉哉師友功千載沈氏書

次韻德先步月答所問語

三更端正月皎亮直瑤京客問心之體無言對太清

夜景湛虛明浩然無與京如今蘇氏婦但指聖人清

霽月光滄浦吟風歸洛京迥無纖雲翳千古識真清

次德先韻

二氣同一根本體浩芳淵可見川上逝未發心下泉  
真機士停息果剝根長鮮定理亡將迎塵境地自偏  
形神既外發何者操其權去去萬感通存颯元寂然  
一物一太極不聞大小年隨處無虧缺并居而用遷  
至人配天德知周物之先學者事何事省察於眇綿

次韻虞永康剛簡廬居士芝

河南富貴花人與譜姓氏惟茲三秀者不譜亦名世  
肖形草木均出處哲人似無然而致之朝菌何異此  
廣陵張氏廬厥應繁孝祀新豐李興莖脩柯嬾白紫  
意誠物皆誠人瑞草亦瑞蕭條羨水瀕五子服喪禮  
松壑俯夕悲竹牕前曉泪根基由內心樸實無麓砌  
一朝望室左五色芝藜藜乃知宇宙間何處非實理  
誠神本同機應感不失儼充周徧範圍存養司諸已  
是一息妄目接猶虛偽若曰信機祥我亦為祝史  
韓叔冲約客泛舟滄江分韻得落字落日故鄉好  
秋風生處遠  
炎燁避無所意行出東郭客以聲氣聚舟於樹泉泊  
江動靈空意聞林幽鳥聲樂山川孰流峙為魚自飛躍  
天分隨所適豁然無空闊有客猶謂余底處認真活  
是日坐客有問余以爲  
及程云浩濤隱地等語是心無間斷本體自呈豁一笑各  
會心星河挂碧落

贈僧祖澤南游

吾必不學佛吾道聞之嘗虛靈一寸心無賢愚狂

人惟不自信激激歧上羊師今緊鼻覓看是真有亡  
如行人貪程如又客念挪一朝眼發明家山儼成行  
寄李考功道傳

虛靈天地心疊疊萬化機幾形有動靜誠盡無顯微  
人惟不自信稷顏有相違居人憚寒暑遊子行不歸  
誰知惘然存彼物乃吾知高人真畏友聖賢吾師師  
和李致政花石山詩

春風挽征衣淑景薦邊寶山中之奇觀變態紛發積  
或動然以舒或蒙然以密或無如脩眉或突如巨迹  
或驚鳥將搏或遊龍借出一目百奇姪隨景發詩癖  
江山昔豈無萬古閱閒寂而獨陳於今酒我風月筆  
便如遺俗士高卧天一壁人知匪自獻不知亦奚恤  
次韻黃侍郎海棠花下怯黃昏七絕

狂風利劍戟火龍困屠宰莫起落紅愁生意浩雲海  
曾訪郊原春靜觀煙雨妝因物得良晤諒非昔如宗  
唐人春深題用韻工車斜逐逐語言去誰歟真識花  
臨川數落花康節愛花謝若作榮悴觀此特花之下  
穉綠茁兒拳老紅面百摺詩壇更伏波令我逢敵怯  
天運自消息詩人費平章何花春不紅何草冬不黃  
醉妃索南內玉奴斃東昏所以觀物心皇皇妙無門  
題劍門

江有瞿唐限陸有雙劍躡如能懸當道如虎豹守關

屹然東北隅與此西南坤昔歲在單闕白日塵沙昏  
人心不足倚恃此兩長垣舟車之出入莞輪有司存  
街隴下魚復委響充劍門藪通乃如此天險何足言  
況於多蹊墜不逮昔所聞烈烈張睢陽英英顏平原  
古之善守國人心以為藩

題大安軍揚寶誌 旌忠廟

范陽一夕鼙鼓鳴莽然河朔惟孤城姓名微聞帝猶  
謂我乃不識頗真知人才所用非所養自昔然矣奚  
獨神府閉銀黃挂三組腰間犀玉圍萬釘養護疾  
皆此輩事危先及城郭臣求仁得仁性情正可死無  
死分義明豈徒一時折羣醜將與萬世開太平我嘗  
辱交於神者寤寐精爽如平生過祠解石日端午昌  
歌之酒芬兮清要呼湘纍徑同醉母使二子稱獨醒  
出劍門後日履危徑戲集轡長方言

籃輿陟險隘兀兀不停轍主人眩頭目僕夫困唇舌  
前疑樹梢拂後慮崖石擦方呼左畔蹀復叫右竿揀  
避礙牢挂肘衝泥輕下脚或荆棘挂挂或屋簷移抹  
或踏高直上或照下穩踏斯須有不奮價與在目睫  
深淵固可畏平地尤險絕作詩告僕夫審諸秋毫末  
識察既曉然力行謹無忽

過大安軍黑水阻漲懸崇道觀以驚漲落濟  
川遊不停息雨集有滿除卓哉歎魯叟即茲驗功夫

寄題王才臣南山隱居六首

莊故曰強齋

天以行故健火以宿故壯卓哉主一翁挈我洙泗上

格齋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一日復一日會有豁時處

南谷

我行半天下夢不到南谷健讀諸老詩劃見真面目

竹亭

西山抱孤潔淇水凝寒綠古來長安道多火間草木

松庵

受命獨也正歸然十八公人獨匪正命胡然不如松

腴亭

膏雨炯晨沐和風照春睡誰與驗其機蔡軒一腴字

謝安大使兩見遺白玉環

寶刀切寒玉解作環無端連蟻出楚詞紅寶日潤晴生煙

帝首岷嶠下冠珮人間開迺飭坤之靈放貢窮山淵

不以他物效以是期公還維公偃息意地寶弗敢刑

玉汝不汝瑕來隨破江前因思取子義橋也辭韓宣

落落竟弗合而此徵求旃服之報安所我無青琅玕

圭復以為謝不踐如斯環

送二兄三兄赴廷對

吾家今兄弟異氏而同氣雅知義利分不作溫飽計

天子龍飛春了翁對軒陛柄臣方擅朝黨論如鼎沸  
軌軌不能休一揮三千字植治貴和平用人戒偏陂  
天子擢第一期以風有位尋真多三人仍詔恩禮視  
後此者二年東瞻復臨第夫子方諒間有言不得試  
歲行在協洽文翁陳讓議惟知守家學寧顧觸時忌  
雖不第甲乙自謂儻無愧古人為已學何有於富貴  
窮則獨善身仕將以行義兩兄西南彥九牧將倒指  
平生剛直曾毋以科舉累矧逢主聽寬寧復懷顧畏  
厥令果何事請略陳一二內無王文正誰與理家事  
外無韓忠獻誰與勸戎備英威守羽林震雷莖冬瑞  
天象已云然人事猶爾耳劈折為上言卓哉朝陽喙  
却攜令名歸為親一啓齒

次韻虞果州別簡泛雪

黃雲飄颻風雪天欲之霸橋尋浪樓爐中搗杵繁寒  
客縱欲燒愁能得然撥交嚙句不忍吐竟日南望雙  
眸穿誰知詩來亦念我字與六出爭明蠟美人美人  
呼不來昭華吹怨樓西偏况有山頭月為友觸撥煙  
痕檢詩題豈無詠絮謝家集亦有閉戶秉安眠未如  
山中之至樂白玉世界天相連朝看夜聽兩奇絕靴  
霜爐雪知誰賢寒裳急理剡溪棹明月已旁羌江還  
羌江白雲遠親舍北山夜雨鳴清川世間真樂不易  
道此以意會非言傳惜哉往日不可再江頭望君如

望年研新筆凍不成報夢中書劉來翩翩

約眉之寓公飲郡圃梅下分韻得動字

窮陰厥殘年小雨雜寒凍野迥山色枯木落天宇空  
殷勤玉雪友歲歲管賓送孤標耿黃昏清豔橫繡棟  
從渠忘皎潔孱顏立孤聳半年簿書塵間投果下鞿  
林端劃見之撩我潑春甕芳菲惱不徹喜與良友共  
花光留夕陰鳥語鳴清哢羣芳去無蹤生意正空涌  
因懷武陵日歲上西湖家繁繁萬玉妃蕭蕭守翁仲  
誰知落天涯惠然復我從暗香疎影句為我作詩供  
心事炯如霜客遊恍成夢歲窮萬物息誰此役羣動  
會取春風心處處得日用

虞知府剛簡生日

皇天覆后土藐然吾一身職職萬同宇何所非吾仁  
人惟不自信私意橫紛綸君侯覽厥初渾潭川無津  
百家之精粹六藝之芳醇挹之未厭歎欲以警此民  
天機行日月大戒明君臣一源顯微貫萬象曉晦新  
焉矧我為我聊以人治人胡然闕厥施膏澤猶其屯  
意將林所養切磋及茲辰余也裁眉陰君兮滄江濱  
生生共茲意不隔江山春懷哉學無車有繫未可巾  
王總領 生日

古來五大不在邊國家長慮初解絃西南計臣授鉄  
鉞獨以一手擎半天三邊將士趨節制百城吏民服

風惠戴宣寬詔問無恙扶藜伴聽翁顏喜我團爾土  
居未怡室家僅葺風雨欺波濤法法逐風靡山色澹  
澹憂陵夷機空絡緯那可織微穿壳豹疇能識秦門  
夕燧雖平安燕帳秋弓未休息翁顏且喜舊觀還尚  
恐世事愁無端祝公為民久遠慮憂顧期使西南寬  
羨官厚祿等閒且得君得時不易然君不見富公在  
青州多於中令北四年

重陽前一日約寓公飲于新開湖之西港有

歌詞者其亂曰會與州人飲公遺愛一江  
醇酎遂以此分韻賦詩其得一字

吾州遠景樓為天下第一下有千尺湖長虹倚斜日  
煙雲紛蔽鸛草樹互蒙密人既位通顯湖猶困遠遂  
一段雲錦機割截不成疋我來劃見之慨然為拈出  
凹者豁以舒凸者踈而溢乃取半山句以榜湖陰室  
晨舟亂平渺日晏未云畢客喜以問余幻成子何術  
余非襲而致彼有是良質斗山木賞美茅徑人自室  
一笑各會心涼風送蕭瑟

次韻李參政登湖上雜詠錄寄龍鶴墳廬

龍鶴在吾西昔年班荆處乃今五斗米繫之不得去  
冬夜那何晨斜河耿高樹  
木落天宇空野迥江水碧誰歟驅四運昨夕復今夕  
君看瀛海內壽考匪金石

聖死微言湮千載迷津涯浮豎編八極日暮猶伊鴟  
大道如掌平人苦不識家

南山高崔嵬草樹蔚喬林雲橫日暗喧蟬鳴谷陰陰  
戛然丹鳳唳為我作好音時聞真景元直前奏事

西山有佳人慣踏山下路晨吟澤畔雲午睡巖前雨  
莫使兒輩覺奪我林壑趣

仲尼趨聘召季路奚不憚分量固爾殊何傷於遍歷  
自揣或未能莫如只堅白

皇天平四時先春而後秋寒威奪仁氣慘慘紛百憂  
康世非我長自許以一丘

古人為已學不以遇不遇學問思辨行止定靜安慮  
次序固曉然人情苦傷遷

百年狐兔窟汗我黃河流流弊繫帝王州僅與歐脫侔  
秋風壯夫淚禾黍莽平疇

江左憂佛狸荊州忌老瞞既虞薪下火又取泥中蟠  
不虞復不取志士寧無嘆

大亨惟同人小知僅私己皇皇萬井封耽耽百重陛  
爾疇寔余恫須知本同體

南園鼎盛時紛紛車馬跡須臾風景異樹老春寂歷  
盛衰那可常此理最明白

世有傀儡棚帳帳深遮圍衣冠巧裝飾觀者迷是非  
自謂真好手不知若為歸



續和李參政登湖上雜詠

陰陽互推移氣數有信屈濶松發貞姿庭梅暎生色  
雖無桃李容栢栢保終古

氣力與運類十步九蹉跌聞有用我者掩耳忍不悅  
吾非松康徒道遠未能涉

虛靈一寸心攻者十七八炯然無常存精粗皆著察  
衛丘駭此著魯圍牛羊茁

古之求仁者信道不虧獲顏生何所樂寧蹈饑饉厄  
能知四勿功六根本非賊

嚴君閉有富富之以其道幾年困外禦囊空甌復倒  
家人良自勉歲晏願相保

晉富胡運衰厲世先黜陟當時望塵友有識所憤疾  
云何祖士稚不似劉越石

人心不可欺好好而惡惡利欲怵迫之本心月以落  
所以古之人憂在晉其角

得爾字

西郊訪梅約李揆刑 李參政暨八客分韻

荒煙散牛羊落日下城市天寒萬木脫歲晏羣動弭  
西郊有孤芳獨喚春事起幽光耿參月清豔明野水  
欲開未開時似語不語意或疑春較遲的皪尚霜奈  
誰知春風心渾在阿堵裏洞霄道遙公九龍花月使  
領客居上頭蹇予亦焚尾頗懷去年遊歲月如許駛

悠悠竟何成摠被物化使索酒浮大觥歌商喪窮復  
豈意浩無窮作詩聊復爾

梁運判 編生日

有歌不必歌吳趨有舞不用陳巴渝試聽天下紫雲  
曲着意自與人間殊益州刺史梁大夫高冠長珮鳴  
清秋秋原方集迎車雉春風欲送外平鳥却思忠獻  
海棠處少日曾此扶親輿聞天乞英蕩叶氣為先驅  
有酒皆即清有書皆父腹人逢善且稱吉祝六引三  
調何虛邪勿言商聲苦太勁為國綱紀正要渠厥今  
事勢將何如鄰家盜起翁無襦乘風縱燎未渠已我  
薪未從屋未塗天之生賢端有意平治况是公規摹  
儘將吉德為壽本扶桑自昔無榮枯

貽廬陵術士馮椿

月宿南斗韓愈生歲在己辰鄭元死二人言命是邪  
非我欲質疑於孟子

浣花即席

輕颺濯祥暑清與耳目謀江山新容態真意爛不收  
榜人以戒余將事東郊游川后且靜波馮夷亦安流  
聯鑣載羣羨駢進駕方舟月中亂平耿高春尚夷猶  
俯瞰大江橫仰看蒼雲浮滔滔去不息塵壘生無休  
俯仰三太息發我心悠悠未省昔之人曾有此樂不  
團團轉蘭楫突見龍棹頭聞然兩敵國蒿天迎不留

所爭何為者對面如仇讎火須遊人散天暝風冷颼

清興浩無極洗醜吏勸酬

再和浣花韻呈李彭州 李參政壁

巖然一開口天也非人謀江山自舊巖風景仍新收  
一門令兄弟而我從之遊衛玠珠玉側李膺神倦舟  
至宿有良晤兄弟無相猶雨餘白日靜江遠青天浮  
相彼宇宙廣覺我心休休世傳浣溪女聲跡疑謬悠  
靈均亦已遠英烈今在不又懷唐拾遺浪然哀江頭  
陵公幾變遷屈孟獨長留於此本何負而以德為讎  
因時慨前哲坐父風颼颼良會惜難再作詩以相酬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三

古詩

送趙茶馬 師為東歸

又因送客朝京闕意行偶過山之陽檻開岷嶺半夫  
雪簾捲峨眉千丈岡斷霞明空暮江白密陰藏雨秋  
原香客歸使可報明主滿川看看看杭雲至東

李參政壁生日二首

湖淺霜鴻寒天高老龍蟄悠悠瀛海間時運漸清息  
黃鐘一備回槁瘁亦敷澤茹茅趣連征壘立同一關  
向來屯陰地有果終不食存之過天意斯道古根極  
公論無消磨物情自喧寂喧寂安足計秋雲卷無跡  
請公護景光春事勤種植明朝換初度萬象好顏色  
至後二年老翁泉親酌石林蒿林翁硬如石跌宕杯舞  
手醜顏照湖山麗藻灌花柳牛頭望善善隔關幾煙  
岫江梅驛堪寄湖水觴可傾林丘一曲閒事茶千載  
就屢差有真僞真萬變無雜採用之還帝師歸則赤松  
友蟠桃堪一嘗世味不同噴得書方醉歌癡絕記前  
守

次韻郭方叔諸公借胡致堂賞梅至夜賦詩

五陰作秋冬殺氣寓風雪土深候蟲閉山靜飛鳥絕  
誰知無邊春萬古長不滅或暢然以舒或凝然以結  
或聚為融和或散為騷屑又嘗以此觀諸人生豈不



斷長如董成陽宮殿氣成霧勿作芒碭山澤雲神爵  
甘露來紛紛畫堂已入王政君人從動後觀變態誰  
於起處探網緼淺者若爲見夜氣長如神儻知起滅  
幻便省消息真如何天機之淺者但識人間桃李春

次韻劉左史 光祖 王亭觀梅

南山有佳境天作而地藏誰其搜抉之主者今歐陽  
時當冬候最靛靄雲無光爛爵暗香句浩歌黃竹章  
詩成物有主意遠天無旁衆賓從老守遙林拱孤芳  
氣味自爾殊凡卉不敢香芸芸天壤間何草冬不黃  
獨此冰雪質老氣磨蒼蒼便如身絮人易知復難忘  
頗懷興豈日羣妍偃冰霜皓然深衣老春風肝腸  
快開第一機還作桃李鄉終然和鼎實以侑千歲觴  
三嗅幾而作臨風倍輕狂

題潼川倅廳先得月樓

濃雲捲幕衡嚮比天風不搖萬響員登蒼行絕涉踏科  
曰顧菟茫茫長在腹本來全體自分明日用其間人  
莫識弄丸之暇劃若逢艾拍闌干我先得

和宇文漢州 乞房樓記詩

房公胸中妙刀尺翦刻玻璃貯寒碧公侯看樓於其  
上竹色荷光得良觀詩來殷勤問故侯別日雖餘情  
轉密因思當年飛蓋遊鷗鷺不驚潛鯉出春濃雪絮  
人影亂秋老雲松半天屹蘇公三十四橋月尚愛西

湖風月夕江山好處餘戀縵縱不即人人自即况今  
營捺靈巖激楚高歌友朋集向來寒乞翻自咄詩  
掃黃泥已無迹功名老我後加鞭文字餘人先奪席  
欲搜萬象供列畫自有此湖難此筆終當爲君記斯  
遊墓寫蒼顏真六一

約許侍郎 奕諸公酒半宋正仲 至自都城

人生能得幾回別一別公來四千日我騎紫馬出行  
春公相黃扉入當夕誰知行止不關人解后天涯復  
同席方看紫陌爛紅英忽復濃陰賴員實斷霞明  
空白日靜過兩穿林亂雲濕如夢如夢夢邪非曰歸  
曰歸歸未得棘南山萃東流斷關西雲雲雲將何歸  
逢故人一吸易語及新事百憂集試問吾歸將何歸  
梓州遂州有何擇况有青山老居士千騎東來闌然  
入更得可人高帝孫又竹末至臨邛客儘判三日作  
狂醒要話十年曾憶寒

登元祐閣次韻李左史 車所程沈廬州 詩

飄風吹面酒無力萬響員搖搖不停息主賓屢然立分  
鼎抑抑威儀長不忒冰槃時薦櫻筍香烏然快酒醬  
微墨夜深山靜天四垂悠然被我眞聞識

臨川過 椿年 永叔植慈竹義木於庭適榜其

堂曰慈義索余詩

冬第與霜華孝可使之生老槐與枯荆義可使之榮

芸芸云天壤間何物非吾誠根心實芽影響於形聲  
過君貧孝文早識真重輕一時東南彥意氣何相傾  
虛几隱天籟深居觀物情應竹吾父子義木吾弟兄  
夜簷月送影畫戶煙輪晴與我一般意乃作堂堂名  
竹根頭纖纖下覆復上承木以同本故葉葉皆相親  
承覆匪強合相親誰使令茲有靡不有斧斤日丁丁  
願言厚封植歲晚長青青

潼川憲司拓圃築亭取康節語名以春得

古詩十二韻

皇天平四時不以秋先春任人奉夫職不以德後刑  
次序固云然表裏元相因方春布陽燿萬物皆精神  
當秋乃繁斂黃落山川貧天機之淺者榮悴為戚忻  
誰知天地心於此常曉曉既嘗驗諸理又以取諸身  
四德孰非元四端孰非仁刑威雖時用生意固長存  
四時長有春吾聞邵子云觸事識初心乃以名吾亭

遂寧社稷壇與風雷雨師之壇混為一區其

間多悖禮者其偶攝郡事因為隨事整正

始余求諸社窮巷窈而曲草陰荒蒙茸林影亂撲楸  
其中有屋廬其下主以木社稷風雷雨皆於此乎告  
趨闈不求陽如叢祠而局就簡不辨方如古墓而族  
引我拜平上高床被茵褥使我視所陳紙幣薦鄉燭  
爵不以沽真酒不以茅縮牲不以醜麗齋戶不以宿

於禮無所稽承訛已云孰從之則弗余不從亦違俗  
是心既不憚雖暫亦為禮室不受天陽此豈容有屋  
先坊其甚者餘事踵相屬其有不逮為則以告新牧

次韻張太博方見貽二首

門前車馬塵滔滔試問有誰閒似我夜燈照出千古  
心曉窺掣破重玄鎖

別後幾如隔世人閒中認得當年我清風應傍笑譚  
來明月不隨門戶鎖

再次韻

眇觀千載苦無人窺見一毫先有我雋敏既為文采  
誤高明又被玄虛鎖

我嘗妄意於古人于今用力苦先我安得從容長似  
今借子玉匙發關鎖

次韻張太博方得余所遺二程先生集辯二

程戲邵子語

文字未科斗圖書未龜龍粲然天地間此理觸處逢  
是謂象之祖而為數之宗吳犧古神聖先得人所同  
文因而繇之且出亦並雄託于我孔聖天命滋益蒸  
渾然一理貫密察而從安辭變與象占四者固所宗  
推辭以知變象占在其中荒荒秦漢後學者昧所從  
不以災異會則以虛無通天開周程子易道乃復東  
動靜靜復動終始始而終上承千年緒下起百世風

同時有邵子講道于伊嵩天地之運化陰陽無窮  
即物驗消長先幾知吉凶邵子極道數獨立幾無戒  
神也見二程自周孔為時開夢夢其歸則一耳昧者結  
神中學之將奈何矧余倍顛蒙夢知羲皇心須踏周  
孔蹤

真萬州剛簡生日

春風吹我游錦官客眸飽作滄江觀鶴飛自由白日  
靜山來不斷平野寬主人聞客倒屣迎素頭點易朱  
未乾速呼朋儔俾接席又遣兒女來拜前館中列鼎  
食客眾堂夜鳴鍾聚指千客來輒留張坐飲客醉復  
與開榻眠主人投閒六年夕自祿廩不繼胡能然問之  
主人笑不言神情散朗空常閒向來曾於我乎債至  
今尚留黃金盤又聞吾兄市橋尉假五十萬青銅錢  
橐中似爾空亦屢雨外重馬紛聞聞其間猶有不知  
者誤謂公子非儒酸誰知出分本無幾况復奉賜隨  
分班知之不知吾何恤日用飲食於其閒西京相裔  
平通侯輕財重義無敢先三年田家未云以便懷富  
貴譏南山節侯有子草少翁亦以明經世其傳爵之  
附庸有何薄徑欲忍愧從夷蠻人於居約視所守又  
以近察所安近而不渝黨可勉以而無怨良獨難  
不須遠求漢諸公姑復近放今時賢雖六暫閒未嘗  
約一念長作膏人煎戚然不能以一日寧復如君之

六年泉無畫夜蓋有本潦有朝又繫無源歸來誠與  
友朋道言之孔易行維艱厥今人物渺然甚天道豈  
不於君還友朋請書為君壽更祝養素勤加餐食

董侍郎居誼生日

右皇一念根至仁地雖南北民吾民一二拍搗不可  
信彼動此應關諸身人言大戎相噬吞彼蚌鷸耳吾  
漁人大國信誓方重申時遣升勺蘇窮鱗有恨其心  
不我思囊書赤白驚屢宸帝曰可矣子其征臣某  
奉詔之淮濱臣某董師留漢濱西南憂顧誰其分我  
有從索之親目時其動靜制主實自關以外惟將軍  
邊頭赤子方寢薪布旌悠悠為鳥馴將軍羽扇白綸  
中且將沈靜弭放紛邇來世道波云法士為欲縛迷  
天真開禧戎首終身焚未聞先事人有言大官一唱  
和者羣前而和之後云云厥今狂獺先信信事勢不  
與開樓倫方拯摯獸招飢蚊此何為者祇自塵志至  
憤惋三軍擲置之不治虎患存治之不勝排蝨拚勝  
之不盡窮獸奔盡矣復與誰為鄰譬諸白黑方交秤  
彼據腹脇吾邊唇養成持勢猶不均况彼攻奪吾邊  
巡局勢往往隨時新不有妙手誰彌綸人才生世厥  
有因帝賚天假松降神一心可以位乾坤浮雲軒冕  
何足論祝公早還要路津并包乘智賢多聞倡明大  
義清妖氛攜持令譽歸麒麟寒余不能康世屯滄溪

有石高嶙峋儻能奔走東郭窺

王總領 錄生日

皇天覆后土巍然中為人職職萬同宇何所非吾仁  
一二指播耳動且關頓呻置之非害事尚欲求其信  
矧今我赤子犬羊所噬吞養之將遺患迫之幾寡恩  
猶以赤子故未忍窮追奔蠹彼不我德羽書驚嚴宸  
帝白斯可笑戎首將自焚一軍成江介一軍留漢濱  
兩中撤桑土火後憂突薪又念蜀上游權才餉吾軍  
蜀力如蝸涎僅足以滌身云胡走荆楚坐視空川秦  
天下本一家奚必爾我分獨憐去天遠緩急呼不聞  
公今從此升於國擬世巨家有憂良譜切磋及茲辰  
直前明分義卻立思本根豈但無怨公此志長光新  
抑使蜀父兄壽公以峨岷

歌詩三十五韻送前知隆慶任侯達赴省

向來虎豹蹲天關咏歌人命無敢干任侯于時外小  
官有筆如刀刺權茲權茲未夷骨先寒有開天誅亂  
旋刊真我宗社于山安忽馬倚伏不可搏天心克復  
理好還是時增秩論言效扶筇義烈增壯顏邇來十  
載國步艱思以吉士儀清班侯今以選賜之環進退  
語默人所矚侯以時考以事觀慶元時今奚易難浮  
驂安輓紛多端大車檻檻長自開中原胡塵暗河山  
行人載書墨未乾深仁大信而敢奸彼民元黃走盡

簾我後復翦刈如草菅惟 皇上帝憫人寰嗚呼言之  
鼻辛酸侯兮去去心體胖允矣直道非俗觀王所欠  
者非朝冠要令反覆耐久看前陳亟與據肺肝且使  
志士興長嘆誰言此土嘗讒譁始終激烈心如丹真  
名大小任公問

領客君子軒木芙蓉盛開分韻得紅字

白焯司節青女戒霜草木落而變暮秋  
忽其代序偶借勝引往踐蕭蕭辰得之若驚  
寒芙蓉於木未懷哉無數知松柏於歲寒  
客有誦韓公叢紅之章或遂舉白傳車斜  
之例觥籌多又詩令載嚴既訖齊勸舉無

序引

天公富萬有盈宇何充秋風一搖落所得緣手空  
忽於臆悴中觀此寒露叢天然真富貴送美人聞窮  
雅傳與驕經凡卉亦見容胡為抱照質一盼獨未蒙  
或訝未未寒或以水問紅至近前上處至明日方中  
碩人亦僂僂於此猶不逢莫我知矣夫佇立看秋風  
重九後三日後圃黃華盛開坐客有論近世  
菊品日繁未經前人賦詠惟明道嘗賦桃  
花菊外此無聞焉因相與第其品之稍顯  
者各賦一品其揅題得挑花菊  
南陽有佳人被服長幄嬈黃中繁有章秀外青典華

朝飲晉柴桑夕餐楚長沙惟與高人處取作流俗夸  
元都有俗士品格固爾差賈之以潘木強欲相塗拈  
南陽笑謝遣於此我何加遊女湯春風漁人眩紅霞  
爾比子於是豈欲相疵瑕鄉自用邪法豈亦愛吾家  
寄聲謝程子爲我刪此花

次韻薛祕書

見遺玉臂格謝書則堂扁額

人心之精微未動孰爲判邪正介然形君子小人斷  
熙熙大雅歌洋洋闢離亂或現時安樂或識世屯難  
是惟言出口矧復言脫腕至著快人文至微極幽贊  
或者藏其心外飾徒璀璨誰知敬肆開德之所聚散  
卓哉符溪老吾道實禦捍萬殊錯採中獨識一理貫  
反躬事省察憤世興寢嘆揭堂闢斯則絕識陋秦漢  
於余或有所相謂畫可玩無物報瓊瑤作詩附筆諫

飛雪亭

自荆入蜀路險絕巖稜聲中騰欲扣萬州江頭合舟  
楫又趣檣登第及棄危礙連雲如積鐵亂石砥足十  
九跌僕夫流汗馬吐舌遙望盤龍柱天骨懸瀑落巖  
噴霏屑中間有亭曰飛雪十里陰風寒入駭人言此  
地無六月大雲射地人不喝誰知利欲所熏灼以身  
試險重結韉伐性焚和火如烈試於此亭解羈紲呼  
取大斗酌甘潔一飲令君消內熱

張義立

得古井以木爲瓮命曰泉而求

余詩

井居安其地井通會其時地維人所宅時乃天之爲  
方及羣動息水德潛清澗而隨春木升環噴沃華滋  
性情固下潤功用由上齊齧孰若無事中一降一騰  
之是理契天運達觀正在茲張侯得木井妙製參皇  
犧其間相生意似非俗人知埋廢幾何年而獨與侯  
期書來屬并賦此理難下詞但於井之象發我深沈  
思且如初升五泰通人所資乃於巽入坎中舍兌承  
離通塞靡自遂睽遇若有司坎惟生於一孚實以爲  
基世途自亨否我極無成勵屬侯善疏淪毋俾纖塵  
緇不食吾不即食之吾不私小大隨所汲辯義而審  
施客來問出處爲誦耳泉詩

重陽分韻得放字

層雲生夕霏寒雨濕青嶂平生愛九九誰謂不可仗  
盈盈黃鞠華采未斲金壘點檢襟袖附清芬固無恙  
門前秋陰陰席上春益益惟餘憂時心忽忽未肯放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四

古詩

補和李季九真去秋所寄凌霄觀詩

天高山園坐露下月滿樓其間倚闌人古今入雙眸  
 戒哉後時懊迫此先民憂匪椽冀求魚懼易或喪牛  
 睚息起萬夫朝暮食千頭金湯蔽庶地我豈為一州  
 餘力事層觀肇飛半空浮簾開六合曉杯納萬頃秋  
 燈火街城市煙霖俯林州遐晷到冥瀉吟思追剛鷗  
 寄聲鶴山我奪自珊瑚鈎因思去年夏狂魂畫裏遊  
 焚酣飽沒塞磊砢豐稟茵諸公正錯憚如築于道謀  
 微君且柔之尚保國邑不及棄變恰妥頓呻起權謳  
 宜恢奇傑觀使此夷憐隣獨憂解成梭萬古同一流  
 君毋觀上游觀上增嘆愁南有壺聚榛西有耕耨樓  
 共有不庭方東有不寧侯君看此風景便謂無事休  
 天心果何如年運不我留相期懋明德重業貴顯幽

汪漣使即梅園作浮月亭追和古詩余亦補和

一元播學弄其氣清以稷詩人競稱許胡然於梅獨  
 黃宮播雷鼓玉管動鼓數惟梅命於陽清靈照樣栽  
 正冬白堆牆初夏黃遶屋純乾稟自其冥止香百斛  
 又從晏陰後仍作來年復番君為祭立揮弄月盈掬  
 可敬不可玩醉語懼三責

約客十有二人汎舟東山分韻得大字

樂莫樂良朋同胞瀛海內矧復聚此州此樂無乃太  
 最策披曾巖方篤况晴瀨義和鑿余表為我祛宿霧  
 空碧隨清鏡帝青倚高蓋明曛照鷗心遐思絕鷗背  
 信知好乾坤不出天地外人生兩儀間豁豁如許大  
 萬古同一流誰能與心會丁寧黃頭郎為我勉兼載  
 直下浩武江合處看重允

次韻西叔兄日食地覆詩

正月太陽食六月陰婁婁利沔階成間桑土為塗泥  
 破山覆橋閣灌城壞河堤蜀地五六覆積潦傷農畦  
 梓州暑尤異我與看朝陽出逢七十翁覆蔽衣無綿  
 前行為余言吳夫齒舍戲闕事亦仁多近聞何爭朕  
 去年大官括隱戶父罵子詛妻悲啼大官深居那得  
 聞小吏鼻息千雲蛻今年得少林北風苦凍凍番軍  
 襲江淮將士驚寒臍四方靡靡寄容身僅坤倪安其  
 又如此寧保梁益西太守聞此言揚如獲征鼙文見  
 廣文詩口喏心沈迷力能得為僅千里滔滔四海皆  
 餘黎

約書院諸友過石洞津檢校隄役

天闊山頭頭江空石齒齒清齋肅宇宙物物露根抵  
 是開明年春萬彙從此始人事胡不然臨流方識水  
 斷岸百尺懸赤子命如寄示人亦真切猶作秦越脉  
 我憂不能釋人謂我俗吏更安能俗人亦人自俗爾



神天及遊衍忠信在參倚是間炯然存精粗甚矣非事  
况逢道義友眷眷不余棄至理互相發俗氣安能滓  
夜寒人欲歸漁火颺清此昭我方寸心悠悠發長嘯  
至後再見大雪楊尚書世明約登天關圖畫

閣分韻得平字

天公閔赤子踴爲營杯羹寸白未云厭賜以一尺平  
微陽動黃宮萬寶隨孽萌蝗妖坐遠屏羈鬼亦就烹  
東鄰文昌伯志氣爲我傾攜朋樂時豐舉酒澆空明  
忻忻各有適耿耿未忘情不知宇宙內肯爾同陰晴  
前時聞 帝輦隨雪登山亭直高一流貯淮楚接神  
京新毗正露立舊成方良征

送劉寺丞原赴浙西提舉分韻得雷字隨管

縣以海漂蕩命劉措置

君王位三極五氣咸宣昭有一弗余若引咎自已招  
如何坻甸間靈胥敢爲妖母謂一指搗能使身無聊  
是用選膚使汝往鋤其驕將指得若人譴異不足銷  
水生乎天一陽實爲根苗疏通乃循軌雍塞愈敬漂  
是理與政通更當省嚴緝續成報 天子鳴珮行青霄  
閣學未侍郎變以朝鯉秦龍兩圖見寄索和

朝鯉

物生字宙間巨細統有宗鱗蟲三百餘厥長稱維龍  
瀟霖彌六合神淵閔千重羅時赤鯉公坐制鐵鱗窮

鐵鱗何足言什百來追殿亦有橫江鱗望洋效其雄  
于于圍圍然等辦殊卑崇一編掉頭去劫然若將終  
三公不易介誰謂惠不恭魯生陋漢儀商皓鼎烹錄  
行吾豆之所安匪以驚愚庸又如秦漢後俗學千載同  
卓哉無極論上配禹孟功吾言聊自警再詔惟少通

秦龍

乾坤包萬有納納百囊吾人位乎兩間利與害爲準  
一氣貫四時五風借十雨神龍以爲畜擾御不子悔  
河有共負圖無萊流女義理之不明人情自疑且  
範圍吾職分往往若違拒同室操戈鋌一身隔肺腑  
帝王秦龍意棄置那復取四靈非不靈有不得其所  
生息之相吹古今鎮如許古人體天意萬物我其主  
蟲莫知於龍拊猶如士伍今何故無人亦足驗曾府  
聲和鳳來儀心平轡如組矧伊人中瑞治亂係隸語  
欲入而閉門誰出不由戶茲事關心作詩附駁圖

送京師官甫知徽州

英英蓬省郎表表秋官屬勸佩行青霄揚且矚雙絲  
掉頭不肯住去作新安收班班萊氏衣繁祭學丰服  
歸來拜即罷堂前問涼燠新從天上來猶帶書傳馥  
問汝得人誰袖有兩圖軸驪龍掀風雨閃電注兩目  
甲索獨何術能使同猥鷄三十六脩鱗羣鯁湯相逐  
亦有曳其輪中行而獨復君家名父子厥理探已熟

人生宇宙間亦在適所欲義精無非事更澹不翅足  
願明消息幾願神以養福遲子寬我憂憂書來寄陸續

送侯成甫 歸蜀

鴈聲破杵霜蒲洲高桅大舶行清秋良夜白日濕  
鬢我國青山明兩眸前宵大江半歸壑來歲候蟻已  
坏宅無蹤天馬常往還不信人間有終屈

送楊尚書 汝明 知廬州

斷鴈懷歸蘆葉秋離離感時羞花羞五更呼兒拭殘  
淚淹速有命吾歸休船頭三拜疏去意注浮黃收內前  
宣辭賜顏色外間祖腹如雲糲往年良夜更安談取  
公侯白璧抵山車斷流黃金初室花蒲樓萬金圍腰  
笏頭帶廷紳噴噴懸兩眸吁嗟此何物白盡人間頭  
二十年重來見此更退楊廬州平生志無未肯領卷  
懷歸洗岷峨愁我往送之門感事增自哀怒烈別公  
上車去怕鬼見笑君奚留

送鄭待郎 琪 四川制置分韻得蓋字

恭惟 皇上心納納天同大明命轂禁游姓撫蜀彫  
瘵蜀山在何許劍陽點頭貧家住扶桑東復東却望  
斜陽鐵山外金頭坡子扼熙秦銀州兵馬衝關龜  
我六年望漢父征人穿空枕戈使找千里致鐘石  
居人轅峯立粗欄縣官無萬恒百姓無藏蓋上有蒼  
蒼君之高天卒然叫呼不可待關外萬感休只以一身

佩我於公行無所贈筮言得咸為良允良山本中虛  
允澤乃上漑獨於九四論心體而以朋思為障礙願  
公書此象長於卧興對蜀道星月天蜀平地君侯一心  
即難易思耕甚于前先鄭碑更看此年後鄭記

大理曾少卿 煥 欲見余近作錄數語寄之以  
詩為謝且去連日瘡痍作讀余文而愈困

次其韻 九月二十六日

西風蕭蕭蕭吟騎為心獨立良空倚天壁俯看滄海環九  
州仰視青雲行白日夜歸蟋蟀鳴秋床觸歎萬變萬  
風香而余生世竟何事孔翠影影蟉游裳其心宴坐  
自探測善利幾微如白黑江西夫子最知心欲往從  
之右土濕忽來詩句懸清風拱揖孔孟塵瑤輝便退  
載酒巾車童 夜壯氣于星虹 車童惟 裝也

送任大卿 逢 知漢州張少卿 午 知眉州

久卿懷絳行清秋又送兩卿歸作州寄聲三州之父  
老從今安用思故侯朝廷擇守重於昔親權名卿界  
華職兩卿更長敷麻蔭元把塵來復塵出雙騎紫馬  
去朝天羈金絡月凌虹煙遠地似惜錦障泥急流欲  
渡不肯前好官豈為多榮祿兩卿之歸得吾欲昨夜  
流星聲撼星光空照人不成宿起看北斗行雲瑞驅  
策四運無停鞭旁穿上透多風寒九州霜露方漫漫  
人間分任各有制行得一分一分是兩卿去矣吾亦



歸多為天公憐赤子

十二月二十日領客登介亭分韻得梅字

晨鑣載賞從披霧階崔嵬宇宙歛盈握江湖大容杯  
孱顏石丈人玉立山之隈山前大第宅馬頭漲黃埃  
獨北抱昭質蕭然侶寒梅有客以問余豫為地為雷  
雷出地為奮肯何取於石哉人以動為境云云不知回  
而能介然存神氣斯有開相對得深省欲歸重徘徊

四月二十日領客鼻龍井前盟以雨陰晴未

定不果往買舟下西湖步至玉泉觀魚分  
韻得東字

前期戒賓從再候蘇長公晨炊馬亦秣宿載軍既董  
飛廉何方來橫出雲半空便將龍井泉換卻西湖風  
公非閱清境乃以開其佳煙柳夾大隄峯荷點瀟瀟  
水涵亂雲白鷗瀟瀟殘照紅不是我輩人此味誰與同  
神閒等喧寂意適無西東觀魚滋有發歸騎春風中

六月十四日後數侍立新永康太守成嘉甫

朝辭奏事詞氣懇惻上為嘉納宣隨筆  
紀其事今鄉人祖帳分韻得西字遂書以

贈行

嚴精伐鼓趨晨雞龍媒戒仗音無嘶宰臣奏事左城  
降史臣或履東階路永康太守臣申之上殿音吐干  
虹蜺曰臣前領太倉農傳試郡得請今當西轡人求通

反其使金人匿壯招吾攜勿言殘金繼前好將貳韉  
靱搖青齋特將有及事有聞驚威惕日憂孽騰皇  
帝瞿然曰是具伸頤頤首天聽低貼黃更請硃板將  
褒恤死事不可稽陛下亦聞西事否昔號險阻今  
多蹊散關阜郊已平地白環黃牛猶潰隄分臺列閭  
越秦視體統渙散人情睽上云私意謀大事諱諱  
切切重提搢申之又言故臣丙昔嘗有德于坤倪  
上顧指臣曰安丙申之頓首如舍懷紛紛交情異生  
死獨此推本祛羣迷臣時張拱立帝傍螭頭恨無  
千赫蹠為王留行力不足戴目處此羞染鸚宮無小  
大莫非事更為天子綏羣黎天如有意聽巨歸問天  
重乞青坡瑯

楊仲博約生日七月二十四日

金街隆降曉鍾動倚馬禁門續殘夢驚風雨搖江  
霏恍如秋浦哦詩時覺眾然然理前緒猶記平臚蟹  
魚向十五年秋池州遇生日大風雨中是日江風吹  
倒山船頭白浪高黏天兩家兒女攬衣出草草杯盤  
作生日自從撲被趨帝京二年不見波濤驚萬不知風  
色今安不復見朝朝侍明主銀鞍白馬上晴空鳴鞘  
戒仗天無風朝回為君慶初度才上心來到秋浦君  
今去作什邡侯歸興如山不可留只虞江上風色惡  
不似帝城鎮懽樂高樓大第揄雲霓煙花眩眼明春

暉五嶽且可飲勿問尚書期為我歌毋庸歸

送社兵侍 孝嚴以華文待制知遂寧府

撤貂衝寒馬聲濕餘杭門外送歸客去年曾見送公朱

幡揚州任今年又送四千石成永康東有二公

相後先是時有同韓俾解者揚采不盈筐去如織蒙蒙

風雪人氣薄漠漠煙塵劍花鉅獨立長空倚天鏗幾

度乞歸歸未得貳卿聲聲天與空不肖隨俗相脂韋

聲名早落復舜珮霞裾雲佩明春暉虞舜已死不復

返雲埋倉梧天地悲萬物興歎各有期人生出處寧

無時攬裾結佩下霄漢苟得吾志官無卑史官昨待

王皇案愛民一語何孜孜公陞每日上云卿到願公領

此深良思民力竭矣誰其知更須同志共此事則公

且去吾亦歸

送楊仲博歸蜀

江頭送客雪初晴木葉脫盡山空明天高地直着行

客昂昂野鶴相似清曉空霜唳三兩聲扶木枝上陽

鳥驚豈無枯蚓若殘粒盛肯使首難為爭伊人伊人

此為客不是伊人招不得固有以隣不往來那能萬

里相追逐瀘涪江上初戒舟荆江夏蠶赤壁秋長江

鏡滑無纖滓致君肝馬爾許許竟成何事交足先登贏

得蒲頭捲歲月丈夫身在復何憂莫亦無相見期別

送黃宜州復之郡

皇帝親政之初甫史臣了翁待嚴察宜州太守當就

國袖出諫疏前開陳炎荒解在飛鷺外陛下

同吾仁母云指擗非雪事性性四體為不信臣請選

依如中州更飭膚使時咨詢但令正身以率下炎荒

雖遠畿甸均皇帝顧謂汝可性布宣極意安吾民

黃君下殿再拜謝盡以聖訓關史臣史臣拜手奉

之冊以君所聞還贈君維今貪競習成俗公私已屈

憂方新紀綱法令不敢知待以立國維養養養是

茫不可問人情忙戚天笑響願君體此深良思便以

聖訓書諸紳心誠求之莫非事子苟不欲民無貧

送素秘監李燕以願諫知潼川

杜侯歸未幾又送素疾歸錦衣赫相望重開生光輝

僅存二三士去意不可驕主張屢充身余亦五請祠

豈不明主繼去就各有宜昔歲語社稷志得官無卑

近忽省前諫熱空無寒燠君門天九重赤子命一然

詩書證脹腹字字不逾時俯瞰大江流仰看蒼雲移

悠悠笑有肩摩蹙安所馳吳公不豈民憎翻覆不可期

願隨力所逮必以誠求之求之有弗得况忍相齟肥

臨分重回首吾匪懷吾私

送張匠監忠恕以秘閣知贛州

西南間氣忠獻公一生心事夫與通才高志廣無處

着獨倚衡疑望關洛九州風露方漫漫春回殘夢歸

餘千惟將一念遺孫子長與世間立人紀宣公端明  
今在無我生不識慚非夫寧知中歲遇行甫歷歷與  
刑猶父祖試從微處覘經綸中邊王素無纖塵大河  
滔滔恣意飲逡巡獨惜障泥錦曉庭戎仗暗無聲掣  
纜振矚時時鳴京師郎吏自相語張公立朝我良苦  
不知書疏何所言每一論奏人爭傳好名之人能遜  
國而於豆羹見詞色反獲矚看不可瑕此事無素能  
然邪我從同朝一千日見公造次皆是物寄聲為賀  
蘇州民 朝廷為汝輟爭臣却須更問蕭太傅中朝  
外郡誰當慮

約漕使泛舟東郊坐客十人分韻得江字

微雨寒晴吳奈風漢清龍空明山四坐字靜天公窻  
筮言得幽真此意誰與辨使家我風調賓交俱同腔  
高談颯清鏡勝韻空缸東西南北人偶此同一邦  
坐數雲晶鼎起看水滄滄古今聚散地若若如此江  
餘霞照寶瑟明夜欺銀缸維舟未肯鼓歸夢驚鷺蓬蓬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五

古詩

有吾摘傍梅讀易之句以名吾草且為詩以

發之用韻答賦

三時收功還湖易百川熾盈歸海庶誰將蒼龍挂秋  
漢宇宙中問卷無迹人情易感變中化達者憂觀消  
處息向來未識梅花時繞谿閉許巡簷素絕憐玉雪  
倚橫來又愛青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極生便向根  
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麥出方從  
陽壯爭門出直待陰窮排墮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  
似此君藏用客人官天地命萬物二實五殊根則一  
圓形關闔渾不知卻把真誠作空寂亭立前觀繪九老  
圖付與人間子雲識五老峯前詩梅初  
合余相吾作九  
次韻永丰令江叔文鶴山書院落成詩  
天運驅人人不覺古道違時時不學王相隨脛回荆  
山昭質依然未經琢因思胥靡逢殷宗精神動悟聲  
氣從礪舟霖雨到梅蘂變化氣曾矣同功朝歌屠豎  
無與語一日投綸見明主大車盤盤行周道輪輻中  
規箱中矩人生天地同一原自誠為聖明為賢地殊  
世遠猶合節利此同宇相周旋自從澆風散遺直世  
不乏材無匠石未能登車習射御人人自視如無恤  
出門浪戰觸與鬻半生少得須臾間不為夷用辱汝

水即似介甫通鐘山古人灑掃先庭戶豈問他人莫  
余顧只憂原頭欠淳涵才見天根便呈露人言陰濁  
勝陽清陽一陰二分三亭誰知陽德本無間根心枝  
葉長相親君臣大分雖有上終不能忘乃天理世無  
我知將自知不待靈風問諸史投沙屈賈占所歸九  
州博太歸何之雖云忠憤語傷激律以洙泗猶澤迷  
前村虎嘯晚風起點齋酸嘶雁將子 君恩未報臣  
憂深暇把壺頭較鄉里江公勸我姑少安新詩尚好  
如璧環敢輸憂誠謝慶語仍戒情史毋抄傳

生朝李有吾貽詩次韻為謝

肩吾作詩慶五十於我顛踳搜之繫因思五十義最  
精造化機網斯出入君看五位相生成前鑿後摩如  
投擲至於五衍室有窮澤火趨新承并汲作聖工夫  
方自效為入生活知非急昔人於此嘆始衰血氣雖  
衰義逾集寒余不學晚知非方把斯心驗存蠶蠹嗟  
道遠莫致之願與始終謀不及

次韻李有吾讀易亭山茶梅

梅華鶴羽白茶華鶴頭紅拱揖鶴山翁如按宗人同  
山間兩宿主窮極造化功易終得米濟豐莫觀幽風  
或嗟生處遠不近扶木東誰知天然肯正在向睹中  
喧寂四時耳寒至室斯宵冷眼看千古聲色沈英熊

再賦

淘金亂川綠發英燒山紅自為天一隅奚翅地十同  
米賤衣帛費四民穿全功功夫到華丹未至澆淳風  
老梅委林莽洛珮遺丁東茶華新移根脫命斤斧中  
焉知賁然者秋草宅守蒼苔觀物弗之察吾欲聞黃熊  
隨禮

鶴山書院前為荷塘三即其小嶼築亭名矣  
春後八日始榜曰夫容州

嚴風吹衣落南土手批懸絲藉封虎綠山跨谷三里  
城架竹編菲百家聚天公似為羈人謀閉藏佳境城  
東取介然用之便成圃下疇更得夫容州水間木末  
高下照名字既同形亦肖自從羸豕伏羣龍紅日相  
輝轉明耀人憐風雪拘系之委棄衰草蟻窠誰知  
烟烟舍內美正於稿瘁生光輝大書三字為吹送喚  
起渠陽百年夢卻疑二華凝絕人身既隱矣名焉用  
再韻 和者盈軸次韻謝之

文華滅質甚塵土物欲戰生劇豺虎三年挂舌坐林  
皐日月往來雲散聚夫容自與詩腸謀雖無顏色媚  
涂阮夢隨春草掠寒兒手披雲錦八湖州平生耻作  
山雞照對此忘其為不自為華破戒戒七字殆似五  
噫發梁耀李君不為揜覆之喚取玄錦披封泥纏軍  
引出萬然緒衣被山谷春無輝山中華木迭質迷入  
把榮括同幻夢卧看夫容生木末生滿目天機供日用

通道朱宰求時齋字李肩吾賦詩以韻

朱君問時齋為誦藝文書史終伏剝果乾始函坤輿  
坎為玄藏宅過復更踰問物理消處息人謀家中跡  
即茲費千古何所非廣居是以無妄時不耕穫留畬

撫州崇仁縣主清觀道士黃石老工古篆以

李公父書來問字

聖學不嗣千餘年併與小學遺其傳其間明道靈之

賢謂書小伎發也揚子通天地人曰偏姑舍辨十字九

件不可鑄楮生墨墨色有免動以經史為執言豈知

魏晉幾變塗况今經字宗開元請觀未有韻書真訓

纂字林形相浴形聲送推義乃全韻書既作人趨便

未能書法窮根原但以聲韻求諸篇形存聲亡韻亦

牽叔重少溫工磨研二徐鄭郭相後先書法類此差

餘延詩李馬得無謬修楚金分韻猶拘繼若更舍此

徇俗妍不學操縵求安弦玉清道士來臨川用意周

鼓兼泰山攜書過我滌江邊試令立柱與書稊撥關

巖磴采桷椽已能諸世而取憐猶欲度外求方圍看

山夫子思涌泉相與共講扶其偏道士稠載明當還

更以一語申卷卷能於此處知其端事事物物誰非

天九章八卦莫不然一毫人力無加焉

題尹簡齋起宗自信齋

虛靈一寸心至遠而至近真能位天地信可為堯舜

不以利欲重則為習俗熾怙怙弄文墨若若誇綴印  
聖賢豈我輩俚有非吾分亦有識其然貴泉於九仞  
人言力不足我謂知不盡商卿聞吾言其信其不信

兄子高斯得赴廷對

九十九峯直聳天起家在前峰夕陽裏蠻僊虎豹踰

人小市寒城淨如水驪傳有客闌來搯衣視之吾兄

子云從諸侯負往備天子使來時吾父為我言女之

靖州問安否靖州苦好脩女從得師友世方白首聲

利場父詔子承乃如此柳陰花影春風香喜極無言

澹相對家學既爾殊天資亦云美自菴寂寥無可

贈贈以菴中一箇自吾聞古之人仕學皆為已上不

可欺其君下不忍虐其類此豈有為然凡以自靖耳

我之行止命於天上下四方難豫擬且將自靖獻學

君無限功夫歸語爾

丁大監文伯得余近作讀之疾愈以詩見貽

黔巫之南谿水茲山麓石惡不可治崇學邊官務廣

地山刊石斷林木斯其間掌許號為郡如以土偶安

須眉中州人物猶此任纍巨倉是夫何詞况於風氣

少疵癘且幸習俗無澆漓飽餐賤菜温舊讀書味雋

永忘其疲坐看歲龍度玉成幾見秋月弦虛鹿都梁

有更雲端來持善火急如符移美人家在九芙蓉陶

我詩但能愈君疾君解與世醫狂癡乖逢休戚信有命嘆上使非知聲

先立春一日電雷雪云作程叔運賦詩次韻

自從日馭行牽牛四十五日為春朝誰驅阿香送騁歷更遣玉女來姑瑤山海經玉女從來雷雪不兩立有如皋禹於驪苗闢然方駕朝正月是及常性甘為娛陽孽於子達於演蟄蟲欲動寒魚跳蒼龍又移舊歲次朱鳥亦向新年杓如何陽伏不能出陰气所診如沃焦相摩為雷揮為震始初隱隱如迢遙劃然一聲到七著驚魂忽忽不可招須臾為雷又為雪寒威扶勝尤宣驕春秋已事且云遠紹興狄難幾難調魯隱九年及近世紹興三十年正月有此異乃今此異已累歲則制四海由余禍引下泉深屬別地勿易徒令志士歌且謔無人采寄觀風報

朝字韻詩諸丈倡躡未已再次韻

風披重陰牛戴牛電雷電雪來終朝詩人隱憂驚驛倡清輝錯落斯瓊瑤似驚一日四變異須省三气同根苗非陰能勝陽不競非物能管人先歎炎精未振剛受畜睢水晝適成旱與旱跳一從情排剛浸長幹握地軸旋天杓山中不知此何時祗暗此象心為集擊臣九死何足恤頑雲倉慘天關遙澤中但知賦鴻鴈天上無復歌祈招音醮頭新酒空似清牆報新蘇

花如驕便思傾囊去解纈不妄為取琴微調江張程子同一醉芳草為藉美為禍干戈滿地不忍見恐調老弱征商輶

送程叔運高回不妄西歸

平生為人謀必以正學進必以直道行聞者或相靳子以正教我而子坐排擯趾為伴鸞鵲再見滬陽望吾心固曉然其奈無以訓絕定二年夏臨軒葉臺俊似聞甲乙選參錯吐忠蓋其間親與友斯得及叔運俱負康時略耻為諧俗韻後先來過我雙壁隨清波從容扣所言何以承大問聽之不盡篇臆口復續頸予方以是黜子乃以是奮斬者姑勿道而予益自信人能位天地人可為堯舜氣合如塗塗道同如印印勿憂人不知長恐已難盡春情撥客夢歸思不可忍各趨青油幕新焚蒼梧對正學予所知申言以為費

湖北提刑林寺丞岳赴召以書索詩

鐵金伐鼓催行舟攔街袒帳雲如稠祥刑使者入奏事詔書趣發不可留居人爭門挽衣住行人十步九回顧公言為汝五年留便是數旬終一去居人向前為公語情知不是留公處一春風雨寒凍凍羊羊滿地鴻酸嘶乾坤爾爾無處着惟有此地恬不知桑麻雞犬挑谿曲身住王家數椽屋卧聽前江風雨聲自嗟身是如夫福公今歸去作大官連雲廣厦千萬間



我時豈不被公賜天高卒卒難為攀吾儕小人腹不  
憚再公視公今攬纜行原隰澤地相臨看不足明朝  
歸坐京師宅深院重門雍休戚願公莫為一身憤須  
念同胞頭戴戟春風漸淑情轉側道旁過者聲暗暗  
我時困卧五穀東十日八九陰濛濛有來道前事耳  
目為惺惚更將百慮扶醉膽喜餘鼻息嗚煙好欲輸  
一言不能措以公所聞還贈公

中秋無月分韻得狂字

東坡狂雲如怪  
月懸難千里黑

金低辟老火月瑋行仲商是為陰之中正與日相望  
浮雲橫相掩人謂妬且狂彼雲初無心此月亦何傷  
水月本同體其中根於陽炯炯舍內景隨時發輝光  
天機之淺者為人作閒忙

九日分韻得寒字

奇月必用重誰與開其端貴陽而賤陰於此亦可觀  
况於五陰後蒼龍挂高寒林疏山骨瘦字靜奈空寬  
若然遇九九黃菊紛闌舞且開五言城聊寄一夕權  
壞其義後其矣天寶開陶杜千古心知者良獨難

遊吳門葉元老歸浮光

予以難慮抵及放之蠻荆去國之日自隨巨百  
執事下至博士弟子自都人士祖帳餘杭門外  
連日不絕臨安尹白字相致饌其具四大舟送  
至丹陽所過監司帥守將迎如他日予謝以疾而

不得免焉入靖靖守洪文惠公之孫倬遇之如  
使客而有加四方之賓友從將者且至行理之  
間無虛月也子皆固謝弗聽其門葉元老識  
度器操勇出儕類嘗受學于陸循微具有師法  
所交多天下賢士子因陳正父識之傾蓋如舊  
交一日匹馬數童來自浮光為子數月留每旦  
聚友讀書元老從容出一詞率中要會談古今  
治亂人物優劣山川險易下至甲兵良窳米粟  
少多之數皆探原委委蓋有志之士也予每閱  
前史凡喪人遷客必使守隸防夫極之於其所  
往至則殿門掃軌屏去書調人或追送而遠省  
焉則史冊必書之為美談其在今日不惟不加  
之譴或反以是見稱於時賢見用於當世嗚呼  
非常從事於學志立而氣彊者不能辦此非  
祖宗仁厚之積餘世履機愈著愈深亦無以致  
此元老將歸省其伯氏乃與共學之士酌酒餞  
行各為七言古詩一章予為序所以作云

龍標之南路窮絕我我羣峰倚天危頽崖巖巖露  
翅根石橫空馬溝血葉君天篋慶崔嵬朱霞白鶴雲  
端來蠻邦自昔少此容問此胡為乎來哉曉發其詩  
義文易千古聖賢心歷歷有時舊習未全忘間倚銀  
河弄詩筆銀河化作霜靈飛蒼龍移入天之西彭城

風雨撥客夢君起謂我吾其歸牛羊煉卧鴻酸嘶九州博太君安之人生行止各有時願崇明德慰遠思  
題東甌王友直尚友堂

士根生世晚不為三代民誰知伊傳至孔孟亦學古道嘯時人豈惟三代時堯舜萬古師猶云若稽古不知古為誰與數有証信義理無終窮雖居堯舜世常有一簣功嗟哉秦漢後去聖益以久縱有間代英雄為時儒首况於隨世就功名其算甚倍攬寵榮於聖門直蛙蟻已謂斯世無與朋多知止多懼不知轉矜負亦云知矣恐未然須驗此心之權度有師舜文學周孔有擬管樂明申韓亦有是商鞅亦有趨異端若言合即為善良中更要分明看

贈造琴道士劉發雲劉亦解致雷

劉師攜琴來自言有術驅雷震聞之鑿然笑人心未動誰為鼓揚房除位陽行近日循陽度日數贏管管凝聚乃奮擊柔不有降施誰外騰劉師攜琴來為我鼓一再行若知雷霆起處起便知音是人心生

洪士龍以洪舜俞考功所作竹洲精言記問

考功記竹洲所業在淇奥謂學與自脩此何取於竹士龍來論余試請言其自天地之大端於筆交命獨陰陽迭盈虛表裏更覓伏厥象肖坎離厥理寓姬復榆杏柝與檀四序所宜木此獨黃四時不受寒暑觸

示人人不察但識雷更綠誰能淇之上興寓三爻覆形氣玄發明顯微相貫獨嗟余粗知方倚杖看不足安得兩洪君試同煙露宿

張永平鎔作亭于渠河之右予請名以觀而通守江君瑁賦古詩二十有二韻且落之用韻和荅

用韻和荅

渠河有水清且漣弄丸之暇游其間風輕沙暖鷗忘機天開日短魚跳空山中不知歲月改春洲六度聽縣響聞人管游不到此岸容山色始有寬永平教孝訟亦簡為我下築河之干臨流興懷嘆不足因思孔聖感逝川豈無日景自北起亦有天運從東旋風霆流形草木貴星辰垂象郊原寬乾坤離更見伏羲秋代謝相回環雖將此理醒羣瞶更向川上觀微瀾存神過化義塵盡行著善察心閒閑子忠精淵達天德子車混混窮原泉東流不休益答民呂不華以水泉東流日夜不休為天潺湲遠葉悲屈原九歌荒忽兮潺湲聖賢分量已差等後來承誤滋可嘆或嗟季衰勸努力或謂時並耳苒盤須看龍見水歸壑又識雨降雲蒸山陰陽翕闢本無開俗儒但作死生觀河南挺生二程子指不道體躡冥頑人能於此發深少自致知格物致其端神祖聖休二千載是心長與江湖漫文通為揮五色筆大篇長句垂不刊春風沂泗儼在此居人莫



作渠陽看

次韻廬陵劉時見懷

史終伏剝果玄畜極逢天衢否泰交其類良止與動俱  
此道固曉然人情不同趨兩目自安障狂童為子都  
羈金落明月騏驎亦疲驚靜觀若有得知非降才殊  
但傷此道違獨行嘗冥徒解后知我者聊足以自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

古詩

贈曾璽

大極分陰陽物具兩儀乾坤立南北坎離迭東西  
四時有見休晝夜有盈推夫人遷於物由之而不知  
六淫一為冷大命鑿所司或當暑而表或御冬而絛  
或學製而傷或助苗而萎其簡號為儒亦以身嘗  
江西有曾君解后荆江涸暇日與之語切瑳及幽微  
榜人趣行遇欲別不忍離乃書所素講為詩以贈之  
四川茶馬牛寶章大李修楊子墨池必書曰

索題詠

子雲一去千餘載惟有成都墨池在草元此地是邪  
非元文今在人誰知雖逃劉歆曾頤院鼠壤蝶窠露  
魚宅豈無學古者工探求不幾借聖說費肌自從馬邵  
造元域晁氏譜之張氏翼亦云察夫人猶疑試為諸  
老申其辭易書廣天包天地辭變象占都一致世儒  
造入各不同有二于此均為功况於易元互相發不  
同之同真善學齊家中首先黃鍾雖以坤復為初終  
中首先黃鍾謂太元八十一首建中以準 紀日天正  
中孚取復前七日中孚卦氣隨天左行 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起  
始生宿又以日星分左右 年牛初度取日所歷之星  
皆始行 起從冬至易元均元意欲取自承君謂五日  
見後 易書八而用七八對者八卦推六十四卦不

反元文九九而存一九九存一謂玩情六對一易分

六位中二五臣志上通君下取元以一五而為中君

道君尊民終元文主日易主歲元主日謂日法明

為縹謂元於易地承天就中邵子尤知元康時澤易

中復與咸遇乃是陰陽自然數至陰八陽九十

二陰自遇至中孚八十七陰九十二陽成至遇六日

三與虛九其數雖同其法否六初歷以律也歷八十

或云元象宗澤天渾天方象包於圓宜知兼用益天

說蓋以與地承純乾子雲澤思渾天而作大元渾天

易更得元滋有發且如河圖與洛書欲揮道數無遺

餘後來支餘只齊律連氣象向至太一此數者雖與

同而異何獨於元苦議議子雲之師曰林閣鶴山之

下誰其徒子雲之師曰林閣自翻機杼作

生活律歷圖書無不台若非馬邵晁張倫後世幾

庶楊子雲後世子雲今繼作而此元文終寂寞穿

象與宗隆聊與文士供朝吟皇取閣下本摹畫中室

左列元學源流右圖焉

和靖州判官陳子從山水圖十韻

子遷靖州判官陳子從理為鄰嘗從容出示

靈竹僧不二山水圖其末有乃祖乃父十詩二

跋前賢風裁豈可及輒次韻以識高山景行

之仰云

外物羈繫人無退亦無遂懷彼自由身朝發夕子至

右彭蠡歸舟

山堂有何觀四時互興歇萬物隨天根東生復西滅

水月皆內景入秋倍清暉世無善觀者鴻濛吾誰歸

右山堂曠望

士非耕釣者而從養益翁人生貴適志莘渭亦時中

右星灣晚酌

澤氣蒸前山起自霄寸微競看千丈瀑不悟片雲飛

右雨後觀瀑

松栢不受塵此亦易知耳須看竹有筠與松相表裏

右松徑晚步

莫作鉛流看天命無窮已詩人若知得千古可坐致

散疑避炎暑炎暑苦相尋云何對天賓不見汗流襟

松竹貫寒暑而梅時往來不知始復意隨人護復御  
懷人得清晤此樂浩無期刻銘與盡返未喻伐木詩  
右載酒尋梅

右雪中訪友

過屈大夫清烈廟下 歸州歸鄉注

響皇樓高梧那能顧鵲巢椒蘭自昭質不肯化艾蕭  
人生同一初氣有善不善一為君子歸寧受流俗變  
云何屈大夫屬意椒蘭芳蘭皋並椒丘蘭藉薦椒漿  
騷中與歌首蘭必以椒對謂椒其不芳謂蘭不可佩  
此言混凡什臭味自爾殊亡何歲時改二物亦變初  
以蘭為可恃委美而從俗椒亦佞且楫于進而務入  
椒蘭信芳廿三質自堅好胡為壞於廷晚節不可保  
竟者王子蘭與夫大夫椒始亦稍自異父之竟蕭條  
迨其習成性甘心受蕪穢不肯容一原寧以宗國幾  
禹臯於共鯀且封與鮮度同根復並生何嘗改其故  
原非不知人觀人亦多塗治朝中可上亂世賢亦愚  
况原同姓鄉義有不可去所望於兄弟謂其猶可據  
我本兄弟文孰知胡越予以是觀離騷庶幾原心乎  
或去芷蕙第豈必皆名氏騷者詩之餘母以詞害意  
仲尼作春秋定哀多微詞楚之雙小臣况亦有不知  
至左縣書懷呈榮州蘇州二兄  
歲行折木予去國鵝尾之季繞返室東西南北看此

身水陸二千三百日或云子非善謀自幸去斯世同  
斯人胡為碌碌苦自好輕辭富貴重絕貧五楚之  
有何好兀坐六季不知老蒼門待汝有何惡要挾山  
林易旌壽子聞其言自語吾非斯人而誰與獨嗟  
行止各有時龍蟄鴻歸亦其所洋州技將鳩餘民仰  
空待救人不聞黎州邊丁戍內郡空養赤子防西門  
蘇州近院劍龍路列雉驚釋渠不願叙州乎蠻亦良  
苦卒以憂勞棄予去見危授命理之常苟得死亦庸  
何傷所憂人已兩無益燕蝠晨暝徒皇皇鶴山之顛  
一畝官棧名吾亭曰願豐又折天心速悔禍雨未雨  
麥蘇民窮有糧餉士可衛民有民給耕可供軍民  
相資護關塞又源監收長得人規摹便立父安勢不  
作目前苟偷計弟兄歸與異父師長對春風賦常祿  
壽四川制置李侍郎

崧高二王德豐求數世仁一心千古脉一氣三才根  
人言通德門封培知幾春陵州不盡用雖國非全神  
厥美鍾在李魯殿巋然存誰知中興主流澤被子孫  
是用遣一老為社稷萬人三朝典刑舊四海觀聽新  
自必鎮西南威聲愾愾胡虜棄地盡歸疆餘民亦安  
便當度雙劍建大將旗鼓進賢黜不衷討貳詩夫伍  
增屯御驕卒募耕實邊園堂堂當道卧一勇鎮百海  
願公排羣議釋我分外慮上流屹長城却歸輔明主

送高才卿出守嘉定

次東坡送 蘇州詩

十年誰遣不寧侯，僕屬奔鳥散十七州。餘州廢處能幾許，史君今作載酒遊。諸公飲飽已，滿首眼前百事不。挂口震風凌雨揭，卻屋左留右杯猶在手。史君千騎行清秋，豈為杯酒饒涎流。綢繆六既云晚，夢竟不到花繞樓。乖逢聚散古來有，而我此時持此酒。河梁竚立不知還，插領青絲半成叟。

次韻蘇味父自耶兒寄

敬共事明德，懷如掣水持。豈惟將弗勝，抑恐濁且茲。結段齒眉眉，幾被末俗移。學師遷商博，文恭莊縣流。書不記癡龍，話不通雌雉。恥於市朝捷，甚於薄墊擠。大道砥如平，陪身蹈難危。追其閱世久，始識真聞知。天命貴草木，生意長葦蕪。蕃鮮固六聚，搗碎安足悲。陰陽孰信誣，日月誰盪推。乾坤奠中極，雷澤周四陲。夫人命於誠，地生而天施。五行根五事，位育誰司之。嫫浮溺于詞，躁輕亂于儀。山雞衍清影，低以連顛躋。况彼膜外榮，皇皇復滋滋。滋滋沒沒與我此於我何加寒暑自四時，蘇公西南方。儀鴻勸于蓮，而我坐遠屏。七年墮蠻夷，夢思岷山陽。枯茆伴危眉，有人才日零。落樵悴西南，維大篇忽開予。炯炯晨星垂，公來何勇邁。我往何擇，遲敢睎會溫。瀝瀝竊願商，廉價嗟氣相。求范喧窳放，脾梅邊立臨。呵正待陽春，歸。

七夕南定樓飲同官

誰將明星貼天宇，州國官垣象官府。更將四七隨天旋，帝以昏中殿四序。迢迢河漢，衡秋景前有蒼龍履。玄武牽牛，正向西南來。左右兩旗，北河鼓鼓星之側。為天梓鼓，上三星為織女。何率人，號天女孫。便把牛郎擬夫婦，不知此是天關。梁河漢之津，有常度。晦明伏見，莫非教肯為文人，給朝侮。班曹度謝，猶當書世。上兒曹，莫堪數。臨風三誦大東詩，須信詞章有今古。

中秋領客

中秋無常期，月望無常歷。況於月之房，歲十有二集。云胡三五夜，賞翫著公昔。我觀魏晉前，未有娯此夕。豈由夕月禮，承訛變。淫液天行至，東北陽外乃朝日。日月向南來，三務趨胡易。則於陰之反，順時報陰魄。古人敬天運，隨處察消息。俗學踵譚述，更以擬擬此也。不科擬廣寒，八萬戶桂樹。五千尺丈人，同一辭。祇以驚俗客，墨墨數百本。月必有冤色，為作反驕吟。聊以補載籍。

重陽領客以老杜舊日重陽日詩分韻凡

賓主十八人得不字

天根歛秋陽，雨畢水歸數。胡為爽常度，白晝變食。勸農功將納，場餘秉尚棲。向昨朝告方社，卷去日中節。羲和鞭六龍，為我作重九。雲頭驅復來，渾未識滅不。

終然劃劃之金鏡發矇眊所折陽德競吾豈為杯酒  
悠悠見南山陶公意何厚况今祠太官君奉公正奔走

游北巖之曠昔夢作三詩覺而僅記一聯

云騷騷然半已華樽將文字少李誇明

日為客誦之客十三人請以是為韻子分

續字

時事彫壯心詞華謀雙矯昨夢忽微予覺來起孤憤

五官子所司此夢乃子訓是心協著龜身氣通極輝

形散且不察理性抑難盡曉笱度雲壑疏林露鷹羣

暮歸踏江聲寒流燭蛟蜃揚甲懷襄自氣勢如須陳

天根忽晨見槩不盈瞬猶然玩文采吾果不知分

飲情習未忘依前賦分韻

上已領客

流觴元已奚所因更指三日為良辰山陰坐上皆豪

逸長安水邊芳麗人臨流有許豪與麗元無一不能

知津韓嬰何憑指漆消支昔胡據誣周秦李季混

同一波競言此日天氣新其間號曰說文有或言鳥

降祠高辛春分以後弗無子性往接引詩生民說雖

有稽義猶鬱况復除日經無文是說以為建辰子堂是

意已為公李季春父見疑乘寅寅居漢津人所畏故以

元已板水濱一季奇月必用重如五月五十三三欲解

陽德屯較之前說已云近終媿便俗莊吾醜要須擊

我沂泗上田賦點瑟看長春

永嘉林君詎父得英石名其室曰研研且勿

齋子易以介室

柳侯謂楚南多石而少人至今英道間異石何嶙峋

乃知五行氣中土為秀民降才既匪易自棄矣不仁

任文一日炎乃以焚其身林君若知此是石當書紳

羅五星善奕碁千詩

少年不識碁但見剝剝琢琢更相圍有人指授予衝

關奪角劫復持少年不識星但見膈膈膊膊還如碁

亦有告子者緇贏伏見元有期七年五絡讀書暇時

把二事相悅怡父之割然悟是間有數人不知三百

六十一碁子此是乾策藏其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星若以三十六乘之乘之既盡除坤策陰與碁數無

參差此理極精密歸後不復思羅生彼二長過我瀟

之澗枕如著我五絡上欲與之語無間時此須靜觀

七夕有賦

乃有得而我家住西山西生揣我何時歸

經星不動隨天旋枉被嘲謔千餘年無情文象豈此

較獨嗟陋習輕相沿我嘗作詩賦排之尚有遺恨汗

陳編人於萬物為至靈聰明照徹天地先其如形氣

之所囿則以學問開蒙穎不知誰為乞巧者乃謂天

孫執其權天孫能襄不能報世間之拙無加焉處兒

歐女競針縷高樓六第迷管絃漢魏以來用一律無  
人出語扶其顛其間假拙濟巧者又欲託此文數言  
敢因良會追往事重發此義聲餘寬

黃成之量求鹿舟詩

黃君求我古誠州求之不得還西遊所求易子胡不  
子渠家自弄莊生舟莊生傳之賈太傅使將死生同  
浮休我家舟子與渠別中孚之象剛包柔仰山俯澤  
乘柔木藏離伏坎舍坤牛中間至處若無物實理備  
具非空浮此在太玄首黃宮具於參同居中洲會通  
古今貫徵顯上下天地同周流人將百季等浮瀛我  
以千載為春秋我言似大而非夸人人皆有不自求  
黃君不信謂予赫我自姬孔君莊周

中秋有賦

望舒與日元非敵震受陽光翠成魄六十四象不言  
月三百五篇護月出古道貴陽不貴陰陰覆下晝不  
卜夕世間賞翫起何年誤却千年醉狂客不知客有  
肺腸無更把荒誕作真實我因時序嘗作詩洗盡  
窟蟾宮迷今年新作東樓成胡為尚此窮攀躋人心  
和平民氣樂日月昭明天宇豁須知此事與政通不  
是詞人間賞月

送游吏部赴石

天馬周流不停策青龍挂空山無色區中物物見根

祇歲季鴻鴻逐流水顧天求歸歸未獲客裏隨人送  
行客鐵金伐鼓行清秋江頭組練雲如稠道旁老人  
相與語主賓聞之愕相顧或云造闕如登僊聲聲  
咳落九天豈知位高勢逾偏莫向紫宸庭下立非關  
敵蜀解暗嘿紫宸地禁鳴不得或云敢言擬鳴鳳千  
古高名泰山重豈知說著心骨驚官名愈重國愈輕  
或言古人重晚節元忠子方費分說豈知晚節不難  
保却憂攘臂為公笑三人所贈不皆然然則子也今  
何言元祐中季基紹聖建中靖國何嘗請若教此事  
欠講明直將兩是為端平是時臣言便休得臣不憂  
身却憂國臣願天意開平治明良長似政元時史剛  
未終戒見陸姑陰雖微畏羸躅真教世道端且平寧  
使臣無赫赫名三人驟然笑子之所願吾不到吾言  
必於身子言望於人子意雖厚吾言真低頭謝老  
還以告景仁

奉謝資陽謝純天諸友是日三池周季章

馮季修許德開章命文仲壬至謝介卿馮

清叔廣漢常光父繼至遂寧楊儀期

而未至

駕言南東取捷出西北隅資陽有八士持謁要請塗  
須更平泉道衣冠披林廬問我來何方過我不適子  
吾非煩囂避樂此簡便趨經行三紀後舊交半丘墟



翁仲艸沒藤兒孫霜滿須其間最所懷劉公真丈夫  
訖張二良友直氣橫九區堂堂舍我去顧景霜月孤  
寒梧桐冷宅宿艸黃公墟我豈無肺腸附事成嗟呼  
待到西州門不如早回車作詩謝諸友努力崇遠  
圖三家令子弟不諒子心乎

贈畫工王生

七年謫五谿二年守三廬鬢煙瘴雨中木改舊時吾  
此來懶看鏡謂我衰且癯王生忽肖象氣貌何丰腴  
悔不賂王生圖作一病夫庶幾轉而上聽我歸林廬  
及此未衰日更讀幾年書

次韻趙制置制勝軒詩

何年誤認驅作熊力小知薄當我衝級夷藩後牖戶  
破至今風色長如冬去年推轂以授公單車馳度雙  
劍峯風稜竿榮瞻氣維臨淮軍壘足跡重夜起攬衣  
瞻井絡鑄鐵不知經幾錯榻來談笑上絳嶽龜頭局  
中虎口着誰將輿柴誤戰塵天戈一揮如砥平濯征  
轂猶威蠻荆捷書夜上白王京考成軒戶適茲日一  
吐十年宵佛鬱看詩又覓饒餘力要殄餘憂竟軒舍  
書生喜極還太息天下憂端尚非一經營分表竟荷  
益盍護本根保成勳是時朝廷出師復三京

端平三年春三月戊午朔

天子有詔俾臣了翁以翁書樞密院奏事既

上還山之請乃休沐日丁丑與賓佐謁濂溪  
先生祠賓主凡二十有二謂是不可無紀也  
遂以明道先生雲淡風輕之詩次韻而賦而  
詩有二言有四言同一韻者則二客賦之了  
翁得雲字

書生不知分奉詔行三軍赤手張空拳  
幸脫龍虎羣四海蓮華峯濂溪漲清分擬求一勺水浣我三斗塵  
翠嶽明夕霏晴雲澹朝氛重上夫子堂聲咳始有聞  
池蓮已濯濯庭草長竹竹重惟夫子書千古披昏聩  
善惡明於幾陰陽立而分一落俗儒喙曉曉空穿鼻  
流傳豈不廣世道激放紛書生屢乞鵬歸耕故壩  
願言與同志相期任斯文

江東漕使兄約遊鍾山分韻得冷字

連年飲連菜晤寐北山靈三過又不入風雨盲其程  
一朝決會期萬籟不敢聲斷潢捲之潦列嶽浮帶青  
因思山中人昔日相熙寧不知學何事莽制為周經  
羣公咸其輔不悟宗康成相承至章蔡九州半擅腥  
歷年百七十眾寐未全醒三經猶在校從祀猶在庭  
追惟禍之首千古一涕零大鈞宵難問山雲水泠泠

贈畫工王三錫傳神

氣質紛不齊四海無似人藉令貌相近氣有醜不醜  
善觀人品者儀觀與機神正邪眸子見善惡眉間分

且如若與虎二人自非倫而俱類孔子俗眼何昏昏  
古人有夢馬便知為良臣又能記眉目曉然得其真  
此須以神會難與淺者論王生歸為我試語司寇君  
此理充得去三代同此民司寇君謂將良貴特即

題溫泉

廬山一滴水雕盡詩人腸頭傍有溫泉忽然如遺忘  
淺夫斷蘭筆和士亦推策或云匪難知水火互陰陽  
水根於天一至陽所替藏所以井生蒸亦有泉如湯  
吾豈謂或言子語未精詳水實含內景火乃無寒光  
水將而不迎火迎而不將君看月受日又驗坤含章  
吾言與邵語或可補詩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七

律詩

次程少逸餞揚水禹汝明教授

載酒時從執戟郎雅知清望稱獨行片葉片洋提英  
裁要取芳編閱舊香玉荷兼啟方借潤珠移璧柱隄  
寒光臨來莫恨車無角疑賦雲霄紫鳳翔

和史少莊登山韻二首

賭喜向前坡人情奈性何君今高着步直與陟嶒峨  
田間逢醉尉人道誤誰何世路日杲杲真行宜見呵  
毋謂支山險此山能幾何崎嶇十年夢知歷幾蹉跎  
和李參政望龍鶴菴二首

落紙新詩萬口傳道選舊夢記坡僂明虹短雨下平

楚老鴈長雲橫半天潤底青松不改色檻前流水護  
安壑寄聲多謝無名子莫攪詩翁老餐飯  
古往今來一貉丘行藏有道坡還流鳳凰池上春風  
夢龍鶴山頭夜月秋開與深衣聊獨樂有懷連翠巖

三游何人得與余心會野水黏天一片鷗  
和李校書臺冰川三絕

靜看青山簇翠巒動觀碧水漱澗溪若教此景來豐

高爭奪應成觸與巒  
花時乘傳奈邊心撩弄新詩遍少陵詩到湖邊春未  
老不禁春思也微吟



王節行邊春正濃邊頭壯士戴旗紅何當子賊攜請  
吏徑上高寒翦翦風

次韻外舅楊崇慶喜以詩相招 三首

炎威翁翁正塵人惟有西風不世情困卧小窻倦賞  
客吹將好語到巖扃

去年湖上看花時拍檻呼魚酌酒厄魚計主人已非  
昔猶驚駕故處上鈎遲

寄語何郎且緩開山中衣製要君裁不隨權權觸熱  
去待學山陰乘興來

李參政發見招遊龍鶴山歸途有作

上有高峯樹倚天下臨深澗水生煙函錄泉石山中  
相舒卷雲霞地上僊松色呼兒開後檻荀與參為客過  
前川不因同落天涯久那得巖扉共此緣

亂澗穿雲十里閑好風吹袂出重山潺湲流水半歸  
壑唧唧候蟲昏關輿念歲時驚鷺態靜觀物化識  
回環並溪的蝶梅花樹已帶明年春事遠

和范少才子長詠雪 三首

底處呼滕六催將歲事闌忽明朝采爛枝瘦夜光蟠  
炫晃山林老樸糊天地寬曉琴絃欲折難忍溧陽酸  
隨踏曉巖去殿頭金井闌路門圭壁委雙關絳青蟠  
拜手朝紳請莫恣肝食寬歲稔今有望盪復感蕪酸  
寒陰彫草木枯葉委庭闈蒼蒼孤松秀青數萬竹蟠

封條繞貼安見眼復欲竟但使根長在毋憂風雨酸

恭和 聞喜宴賜毛自知以下 御製

昭代宿賢禮禮意誠錫京設帝第臨臨龍飛十二周星  
紀鵬運三千擊水程一作并歌物使三章律 雲漢盛晉新  
寵牽鈞天張樂播和平微臣冒質領申規戒賢納雖版  
用欲精

和張大者顛字韻 二首

步弱扛豐分疾顛不將臭腐易芳鮮眼前官事環奔  
堦腹外功名鷗避船忠憤無因塵乙夜臨風發深覺負  
丁年一窻風雨看書卷三度京梅雪可憐

飯後趨局晚衣顛妙語飛來墨已鮮太一蒸焚分夜  
隙蓬萊海關接風船臨印詞客雖未至淮海篋書非  
少年獨抱區區無我察聯名重拜玉人憐

張大者以韓持國綠樽紅妓事再和見感復  
次韻

世路羊腸幾覆顛如君操行雪朝鮮書曷滿貯宜和  
庫學力要裝元祐船賸喜帝龍來並世肯呼禰鴉與  
忘年閉門筭珥無膏沐不作傾城馮小憐共濟為報此 名小憐後王

或城之以

壯心十五亦狂顛十五年來洗濯鮮負郭元無三畝  
宅浮家安有五湖船焚香讀易謝來况飲綠圍紅回  
長年綠樽紅妓詩乃韓持國不是柳桃曾作惱安知味有 在韓昌黎年六十九矣

妍憐

再和顛字韻時方議開邊

鼎象亨調戒在顛或捐常饒美時鮮鷲形不匿麀投  
楚劍影產張蛟繞船壯觀雲遠全益日圖回須似中  
興年捲關雷驚春夢夏國丹心只自憐

和胡秘書有開學中釋奠

祠官環殿晰燎嚮晨光工有歌感夏人無問國庠  
古樂府祀先聖先師歌感夏又舒元典有開國庠記豆邊陳古鄉幾管素和鐃盛事  
留篇什賡酬愧不揚

題末天將追遠亭

朱棗離離實已稀白雲開傍隴頭飛困思郎罷那  
得見父曰子行胡不歸樹靜風號終莫待桂芳椿老  
苦相違舍南舍北尋遺躅衰草寒煙夕照晞

寶劍初期多擊鮮嗟嗟何及凌闌于美官孰與承顏  
樂豐祀何如啜叔權已矣親容生死關要知好道始  
終難共惟出自期無忝留作松楸父遠看

次韻曹同叔解朝

乞得身來作外臣冲然肺腑自韶鈞鹹酸獨覺眾中  
味形累相依鏡裏真入戶方聞夫子樂近前孰試相  
君噴吳天明旦司游衍環堵嚴於百萬人

低頭涸轍問波臣沃以嘉言力萬鈞並耳倒言誠愛  
助解朝謝謗返離真若微君告誰能及幸不吾欺乃

敢嘆彼是紛紛姑勿道所期終壽作全人

次韻 丞兄聞丁卯十一月三日朝報

龍章晨下九重關帝教元兇出羽山揭日行空破昏  
闇乘風縱燎絕神英頰看文正昭陵日孰與忠宣元  
祐間更願和平培治體儒目千歲侍天顏

儻來得喪本無關或為鴻毛加太山縱昔尹懸壺有  
損及今投箸柱為莪公私界分分明甚狂聖途程忘  
慮間初學粗知真覺貴從今克復願晞顏

次韻虞永康 題滄江書院

解后滄江半日閒一川風物闌柴關正從逝處觀流  
水更向靜時觀遠山有詠官春誰與點無時不學子  
晞顏相逢一笑忘言氣月墮波心不記還

次韻虞永康讀易有作

室中萬象本寬閒門戶何曾頃刻關未始有時觀太  
極不終止馭詔兼山人文自昔先犧莫天賦去誰不  
孔顏有矣未能今得友從今迷路儘知還

再次滄江韻二首

夏畦初雨桔槔閒讀易幽人書掩關厚築棊基多考  
室不辭卷榻垂為山賭裁晚歲松筠茂長伴滄江冰  
雪滌門外斜陽迷夜路聲中上行亭去家還

野迥江空雲意閒清風吹客度東關慘慘竹柏青垂  
地炯炯宿朋玉立山酒為心知一開口話逢理到兩

舒顏獻吟風月江頭路此意羲皇向上還

次韻范少才

子長在歌中寄本字季允 聖三首

蜀艇雲奔下固陵一壺浮峽便千金子來我住才交臂人涉印須又苦心北向雖無一矢發西風不受傘塵侵是非得喪今休問喜見戈槍卧綠沈

大明臨照職方州漢沔江淮澹若沔剪雜荆榛開障路護持杞梓登岑樓朝綱人為諸公喜國體誰知志士愁謹議胡公不可作奉常今說有黃侯

次韻虞永康

剛簡謝余過澹江

兩餘巫峽數峯奇公子江頭客款扉白朮青簾亂平渺黃雞濁酒話清微謝玄暉詩雲沐仰清稻畦千頃暉生色竹日一川搖靜暉坐久東山初月上恍疑赤壁舊時磯

和虞永康梅花十絕句

蓬蒿已逐曉霜眠玉立孤標漢綺園月澹風輕凍欲壓精神千古對羲軒

不隨妖豔競花期棄落惟存老樹枝林下水邊時一見相逢頗恨幾年遲

天然標韻鶴高寒觀面松筠取友端真截語人人不解等閒只作好花看

遠山雲抹半橫簪野色昏明水淺深庭外沉沉人不到凜然玉雪對疎林

輕寒玉蕊試新妝已識微酸一點黃生意落落無間斷何須問留為海棠

重陰浩翰渺無濱草木摧殘見本真誰識江南一枝信明年春事正催人

滄江卜室數年間養繁栽培僅息有生色油然已如此箇中自有不須禪

樹花禽語恰逢時具意相關兩絕奇獨坐黃昏先得月呼僮點筆和梅詩

幽光冷豔照前坡花下期君不啻過木落江空歲年晚此詩朋友望西河

世間無物可談空開落榮枯實理同百樹好花一編易主人立處儼當中

女大使丙生日

恭惟天祐宋奕垂際明良積德由文武生賢邁漢唐聖稽寶殿老降自崑山陽崧極申函釋東維博啓祥堂堂三代直赫赫萬夫望清廟圭璋璧明堂楓林樟詔成來鳳翥雲滄際龍驤誰詆訐正冀能爭馳赤白囊機槍星有耀瞻暄日無光白晝鳴泉憶長檣縱虎狼公卿失上筋帷幄自金湯昔在齊劉豫前睡石敬瑭父為虜目妾深入漢封疆誰似機籌妙曾無矢鏃傷邊城良勇女盡衣詎遂耕桑惠澤孚禽獸賦穉憐大半報勳隆爵秩紀績滄海常事業侔伊呂功名陋霍張

巖巖千仞壁納納百川航經國般管室憂民茲念鄉  
直方坤立德中正泰包荒大錫公難老神扶福孔穰  
冲襟疑日谷温語瀉天演詩域周三蜀春棋偏一方  
瑾寧整頓鼻蠶玉扣賀鸞御府頒殊玩寢綸下十行  
繡鞍翻昱煇葦蕪立煥煌萬古功名樣千年節義香  
九重新政理二枋孰維綱當亨疇耆碩非公莫便章  
白麻颺殿陞金袞赴文昌會整乾坤了長令海縣康  
作經七六藝致主四三王自顧蓬蒿質敢希桃李場  
能占祥入夢翺頌壽如罔畫地數勛烈指心成激昂  
莫馳千里足親對九靈鶴天漢江山美中書日月長  
願言崇令德永作世津梁

次韻李參政壁見謝游龍鶴山詩二首

北山嘗乞草堂靈嫗嫗高談折理積潑眼溪光無間  
斷入懷月色太鮮明寒毛絡石清可數願事素常濃  
欲傾相對悠然無語麴古今成敗一空枰  
有鳥雲飛魚躍淵聖賢見處自天懸流陰平翠謔空  
過斯道家象誰滿傳人境恰逢如擇地主賓良晤豈  
非天二章發我無第思不慊遺編對聖賢

次韻盧永康十月海棠二首

冷淡庭梅儼玉顏孤高翠竹簷脩髮如何重負天然  
質猶欲尋盟二友間  
春意何曾問四時去去靜處錦成帷非關造化呈新

巧鈞播無心自不知

李德秀致政以其生日前一日約士友至長

慶院訪梅花山茶因以為壽十二月四日

流年苦被雪霜催惟有山中自四時寒色熬花妝歲  
晚曉陰披霧放春遲似嫌俗客不同調留與高人共  
勝期但願多書冲佑考與君長伴歲寒枝吳日余翻

李德秀致政即席賦五言十韻用韻答之

冬十有二月暮三百六旬高懷句宇宙良會惜衰辰  
乘興訪安道扣簷呼孔賓襲金蕙蕙若簪自爛犀珍  
風景乾吟筆林花眩醉烟溪山逢舊識水竹樂聞人  
歲籥逡巡換春煒次第新撫時嗟易失涉道渺無因  
循物探天運冥心觀我身相期共無數不與迹同陳

次韻黃侍郎疇若滄江海棠六絕

妙處東皇可得知溶溶生意不停機雨寒日暴蕉無  
賴憑仗陽和為解圍

沙暖花香弄牛晴苦撩詩思浩難禁偷閒不辨追年  
少只有春風會此心

為憐一片曉雲紅未放千絲暮雨濃調變陰陽賢岳  
牧滿川花意得春容

慣踏郊原浩蕩春重來春興物俱新渠雖自有生生  
意把握天機足主人

帝忠嘉花不易成好風遲日故來承繁紅錯眩漁人

眼不識滄江有武陵  
指麾紅紫患無濱  
抵當丹青筆有神  
百樹花開編  
易主人意韻領長新

次韻王茶馬海棠四絕

一春風雨亂書堆  
挂口林閒未放開  
浩蕩和風襲客  
被來看大槲枝池臺

善識花人盡倚闌  
不將榮悴等閒看  
繁華奪目春如  
醉蠶肯恨人問考槃

右清淑堂海棠

宅在道傍如寶坊  
一奩明玉鵬新妝  
當年共賞人何  
在萬里相思夢寐香

右王氏花屋海棠

二十四番花信風  
川原無處看繁紅  
逢人謾說舊  
舊廢址荒營曠露空

右燕王宮

次韻黃侍郎 晴若生子

未用占呱泣  
懸知頭角踈  
步蘭庭  
殖植梧竹夏渠渠  
虎子驅黃犢  
禽兒駕小車  
迺君何以遺行李  
五車書

題梓潼廟

士生一世果何事  
道喪千年不得傳  
雷轟天墮手  
盡詞華蓋世為人妍  
直將了了聖賢賢  
只辦區區文字  
緣神為斯人扶正學  
試教夢者一醒然

題上亭驛

紅錦棚盛河北賊  
紫金盃酌壽王姬  
弄成晚歲瑯瑤  
曲正是三郎快活時  
三郎瑤瑤則上亭驛故事快活三郎乃  
明皇自謂也今亦并魏有作上亭驛人  
以考

九月八日類試別所與同事飲而店作

彼顯氏子太鷗  
張藥裹丹瓢為汝  
仕堆案文書理白  
日閉門風雨厄  
重陽酒堂交我  
胡為崇菊亦愁  
未肯黃開玩羣陰  
藏九九花開身  
健竟須償

次韻監試潼川提刑張兵部 約有懷家宋犀

形安宇泰即吾鄉  
花解隨人到處黃  
何事歸心起張  
翰有來妙語出  
君房榮枯境裏  
自殊觀造化機  
中無別香不見儋  
州安樂法隨花  
隨客作重陽

用黃侍郎 晴若 韻題宇文發運瑞堂亭 二首

春風拍拍壽觴前  
人有何憂樹爾  
堂老眼未忘兒女  
愛花隨人意  
瑞家園

花開鄂鄂自相親  
枝葉根心一氣春  
認得箇中真血  
脉孝慈天分匪由人

用李致政韻題臨邛陳氏所居呂仙所留回

道人來四字

負甕城邊聞日月  
翻環門上幾春秋  
東陽謾識榴皮  
字南郭曾借柳樹  
遊踏雪飛鴻  
痕偶在寒潭  
過鴈於無留至人御  
氣無今古妙處  
疑同上下流

燕新進士

已辨書生場屋緣楓宸入對字三千玉階喜得方寸  
地屋漏如臨咫尺天學自孔顏期用世道非堯舜莫  
陳前便聽第一鴻臚唱衣鉢如余未足傳

送唐東之季允廷對

快着青宜軟王鞭穩騎驄耳踏雲煙便持金蜀無雙  
譽去聽賓臚第一博衆所望君針爾耳人之好我豈  
去然古來名下無虛士試玩盈科放海篇

已未唱第後謝恩詩 得本於昌州靈兄

聖皇學問富春秋當宁宵水渴壯猷鶴立銀袍天  
北闕龍飛金榜殿西頭解池緣對三千字黃甲俄  
翰一二籌初學粗知存大體紛更要洗洛陽羞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

律詩

次韻眉山胡守喜雪

龍公試手發陰機瑣定愁雲陣不飛老樹垂垂低欲  
壓樺魚疑疑爛生輝第冬莫厭詩筒數富歲先占訟  
錦稀擬待明朝約清賞剡溪興盡酒缸歸

次韻李參政登李提刑 見和鴈湖觀梅

春事何須羯鼓催好春全看未花時雨餘庭院湖光  
濕人倚闌干夕暝遲正會意時俄起起到忘言處護  
期期鴈湖飲散人歸後曾問梅花復幾枝

次韻李參政壁上劉舍人閣學 光祖

滔滔陸海與潘江得似韓渠受籍隴天下羨官容易  
得世間清論苦難降龍隨凡介便儔伍鶴從孤雲誰  
等雙一馬二童吾計決山中花竹摠麾幢

和別駕喜雨四絕

四山谿日瀉黃金誰載亭臯一尺霖息處生機無間  
斷劃然有頃驗天心

夏畦活活翠芊綿起視微雲尚黯然底事化玉潭不  
費笑余何敢更貪天

爾游爾衍與天同無處無時不感通去鼓漸稀筮索  
靜茶煙搖颺晚香中

山北山南徧插秧天時較似去年彊災今無事聞風

月分作屏星一半涼

送安同知丙赴闕五首

憂民白髮三千丈報國丹心十二時獨倚長筇

日滿簾風雨燕喃呢

京邑殿留司馬相東山無以我公歸德人用言關天

運世上巫咸妾見機

當年匣劍授拔時都在將軍頤指麾誰者紛紛登易

取高皇約束變更爲

未須多買鄼侯田且可同乘曲逆舡昨夜晶山雲作

雨東流一水徑通天

閉門睡息正勒勒野卉蓬蓬欄不收只憂一夜西風

急滿亂東鄰卒未休

用大禮楊少卿 韻題馮君山莊圖二首

摩挲淺渡跨驢圖便擬移家向此居素富素貧真隨處

樂世間何地不高盧

入山佳趣已成無何事猶馳門外車書裏一丁慙憂

患人間六甲有孤虛潘閔詩高峻三峯神太虛回頭

終擬移家自此語 將事者盡以爲圖

次韻李彭州 香乞鶴子震萬州開簡

急景應如赴壑鱗感時心事可憐生湖邊鴈序殷勤

叫持寄新詩念故人

滄江羽客亦悠哉水畔梅邊雲鬢白鶴山頭曾有

約至今華表望歸來

賓朋滿座酒如江雪月風花應接忙攬盡山林間富

賈倉江公子太彊梁

江頭夜釣雨連明可是漁翁太不情白鶴縱違華表

約黃雞應念越人盟

燕孫節推卷

快着青冥鞭玉鞭直騎駉耳踏雲煙等閒禮樂三千

字酬答艱難十九年鼎甲聲華今有繼政涂事業豈

無傳願君更拓勛名地重玩盈科放海篇

入日約李提刑 李參政 再和招鶴詩再用韻以謝

只從元日到人日便覺新年勝故年買酒買符酬舊

社宜焚鑪宜麥祝新田般添和氣開花柳唯子維切

韶華入管絃我本由間飯牛者偶來解石亦犁然

李提刑 李參政 再和招鶴詩再用韻以謝

靜看淺澗幾游鱗爭似玄裳編杖生幾度有書招不

至應慙翅翅傍他人游鱗淺澗見潘岳開居賦上

錦江相去幾何哉未見趨前落雪聲氣同時無間

斷有時夜半掠江來

須眉皓白何爲者未出山時舉世忙若使當時容易

致等閒鴛鴦混魚梁

弟兄孫子想英明玉雪成團眩晝晴寄語茅山何道

士不須苦共鶴尋盟陸龜蒙茅山何道士詩



再和招鶴

仰看翔翻俯游鱗物意各各自春遙想滄江五君子長身玉立伴閒人

聲色於渠何有哉銀潢刷羽雪皚皚天邊亦是閒遊耳爭向人間問去來

蒼晏敲啄旁清江被服委蛇未肯忙清喚九臯天聽在也知雅意笑鴉梁

蓬萊雲近綺疏明鶴砌分茶午夢晴何似林間看不足併呼鷗鷺狎齊盟

李參政壁折贈麝香梅與人詠俱至用韻以謝黃雲冉冉曉蒼蒼開倚平湖只自香較似寒枝雖未至依然風韻挾冰霜

犀鉤簾帷風綽開當庭恰似前花回眉間一點看渾似笑領江南春信來

露拂薔薇不太深春風庭院晚陰陰來遲未入黃昏句誰喚錢塘人性林

入眼風光似世情金蒙玉質轉分明額黃十二誰分似疑是仙人成智瓊

水菟玉骨一枝春風格南昌舊草真誰幻神仙黃白術時裝近日太尖新

玄天黃露真顏色金張搖中顫舞娃更情南窗書姪味不妨來伴太常齋

和羹心事歲寒空若弟風標舍更誰謾道色輕花更豔陳詩幾成塗抹水邊枝

詩翁曾住玉皇家剛與梅花定等差添上鞠衣宮樣淡練裏綉袍覺無華

李參政壁約客訪西郊海棠予以齋禁不與十日花期九日齋相園紅錦爛成堆不將小雨輕陰駐剛把和風暖日催詩筆都隨許昌去春光不待收之來要知榮悴適然耳明日茶糜巧藥開

再和 莊君日晚守祠齋爭見花如火齊堆不復少年黃憤健任今急景白駒催繁紅才伴栗留至眾綠又驚鷗

鷗來到會意時頻命酒莫論花謝與花開 次韻虞萬州剛簡滄江海棠

維摩老子菌生菴門外滄江綠正涵夜雨村村折花柳春風日日長桑鸞曉粧才記海棠睡朝色俄看茶藥酬造化新功鎮如此撫詩往往發余慙

上巳日約同僚過墓顧晚視新開橫江堰 拙魄雙交氣候新古今為樂屬茲辰蘭堂坐上皆豪逸

韋曲水邊多麗人顧我未能真免俗邀賓聊復共行春却因遊豫忠民事檢校城東白虎津

題李彭州亭南亭 花太精神面更全誰將好景作韋南園栗留枝上春



風思鷓鴣聲中曉履痕簷外梅櫻兒及第檻前竹鶴  
子生孫我今猶是數句客遇意快時即打門

送李梁山錫之官二首

時論苦伊優如君莫肯留乖逢惟有命爵義不同謀  
且袖長年手來乘淺水舟人間初水漲一室自天遊  
質行疑似鈍至論本亡奇一寸虛靈地千年德政碑  
更窮山陲確毋嘆路遠遲官職時來作天公自己知  
趙深甫 年七十有親九十貧無以養索賦  
困窮思郎罷久無炊父曰子行胡不歸負米上堂寬  
帶索不妨遊地戲兒衣

題二衢于杓良室

後前止字誤箋題只認連山終物時雨霖雲收青不  
改依然依舊看朝隣

次韻李彭州訪山居三絕

只嫌漱隘近城居無着名山萬卷書不道八荒皆我  
宇獨於此處認吾廬

古剎溪頭寄短椽山陰勝韻更誰傳似聞昨夜高軒  
過入怪儒衣住擔肩

不須更草北山文歸去開關掃白雲興未盡時仍重  
訪我非辟世可同羣

次韻李參政壁秋懷十絕 復五首竹枝體

怒濤撞擊吼籠銅驚倒江邊百歲翁西望陰霾猶未

定火雲偏在五雲東  
穉金走火戰重圍京浴縹塵點客衣翰却東園南閣  
老水花開檻夕陽稀

氣不藉西風夢亦清  
書棚尚有送春詩又見秋風滿範圍夜雨床頭多釀

酒天邊一舸有人歸  
月華如水恰中庭自鵲枝頭栖復驚晚暑三亭隨雨

過秋聲一半在蟲鳴  
怒雷驟雨吹塵沙椶枝草樹紛籠加可伶荷屋風不

定但有白紅三數花  
河神不恤吾民勤濤頭射山危欲傾似聞凌雲灘頭

水前日肉薄幾危城  
母心日日兒當歸屋山首盡烏鳥栖安得使我如烏

飛母旁哀地為兒啼  
止輒流行息處生春作夏長秋數榮其間毫髮皆帝

力民日用之無能名  
新詩妙處古人過節制場中老伏波枯腸亦知費搜

攬奈此風景觸撥何  
次韻李參政壁賦暮願新壇三首

暮願江上靜無濤永逸功夫在一勞昨晚秋風原上

看長腰杭米薦琴高

夏秋雨集澗溝盈雨過江空洲渚生事到無根元易  
酒要將心地作池城

八表雲昏氣候偏秋霖成澤市乘舟平舟老子閒無  
事春盡即歸豈托聖年

魯提幹 賦子以詩惠分茶椀用韻為謝

禿蓋春窻子兔毫形容不盡意陶陶可人兩盃春風  
焙綠我三外玉色醪銅葉分花春意鬧銀瓶發乳雨  
聲高試呼陶妓平章看正恐紅綃未足履

次韻虞萬州 剛簡見寄除夕江村餞臘二首

非我江山許我餘有涯生事不無涯雨添餅餌村村  
秀風作羹肺樹樹花行玉盤中看物化縷銀幡裏感  
年華初春心事誰人解夢落滄江處士家

處士西城落照邊春風吹袂意冷然閒中受用封千  
戶聖勳功天祿九遷竹外緩觴留急景沙頭飽飯晉  
豐登詩來發我無窮思擬上滄江別看天

南郊祖帳賦五十六言呈劉左史 光祖

綠水青畦發眼明紅英翠栢伴特迎春懷拍拍潭無  
極王事忽忽若有程逆驛星馳驚客夢白袍鶴立喚  
人行所嗟文物寥寥甚况忍同時別兩卿

許侍郎 奕同飲郊外王氏亭分韻得風字

萬綠成帷漲晚空不知門外幾番風月拖樹影闌干  
角燭挾花陰酒醖中飲雋青山如有問曲終遂意浩

無窮登臨此地知多少氣味應難似此同

送李左史 聖郊外和范蘆州子長 贈李韻

酒滔斯世果誰歸行止乖逢自四時桃李貪看煖春  
書管麻誰解濕東池雨雲翻覆人輕薄早嘆艱難女  
世離須信人生歸去好此行惟有鴈行知世間

江如曲故 未語及之

別東叔西叔二兄于遂寧門外

畢逋枝上曉光和日日庭闈盼樹柯風送驪歌驚短  
夢雲拖鳩雨濕長坡毋心念子無時足王事催人  
奈何但祝愛身崇令德長教此意得天多

次韻遂寧府宴貢士即席賦二首

過盡一春花信風魚天鼓浪送蒙衝鳳翰有目爭先  
昭牛角無人嘆不逢選試謾稱新漢使作成端屬舊  
春宗鹿鳴賸作中和曲唯 子 擊 反 送飛黃出蟻封

誰把浮華變古風頽波袞袞日奔衝人情容易隨流  
去此道分明觸處逢學似董寬猶有累文過元白愧  
無宗諸君自此皆外矣更向根基厚自封

虞萬州生日 剛簡

玉湖面面碧回環六月寒飈撼屋山踈鶴不隨刀夢  
去卧龍甘與壁梭閒漁樵是處便爭席利欲年來早  
閉關拂拭石君勤把酒照人風節兩岸巖

使君壽 故七

滄江深處汲難渾，世味濃枯不見痕。竹影移檉風澹  
蕩，菱荷搖舫月黃昏。坎離合處靈根峙，剝復機中碩  
果存。門地人才如許秀，可能投老釣魚村。  
初度相望十日期，一尊無路扣江扉。羈人職事門重  
鎖，堆素文書山四圍。未辦五千餘卷讀，空懸三十九  
年非。逸思道義眉朋集，夢作滄江鷗鷺飛。

董侍郎在誼生日三首

紫氣飛鸞一馬驄，當年輕下五雲東。詩書意味江都  
相，琴鶴規模清獻公。長嘯驅風靜秋戍，精神喚雨作  
年豐。刻城香火知何限，蒸起祥雲入頰紅。

上到青天更上頭，好風滿地水連疇。雲開玉斧河邊  
戍，月照金牛峡外秋。舉目河山無盡藏，關心籌略最  
高樓。辛夷花下烏塘曲，未許夫公憶舊遊。

潞公曩日蜀邊歸，約僅踰年秉政機。當日燕毛誰與  
並，後來接踵未應稀。從星元合陪天柱，戴氣空當遠  
日畿。會看傳宣燕私第，賜香成霧綠成圍。

王總卿始生日二首

上到青天更上頭，蜀人猶記舊年軫。安絃在昔猶危  
柱，桂壁於今倚大筇。棠樹留春便野艾，桂花和月引  
僊瓢。風雲不隔連天棧，門立三槐拂絳霄。  
浮雲籠極峯晴疇，一日天隅盡好秋。路有醉人挑襪  
襖，漫無勒馬趁兜兜。紫關張叶氣憑孤矢，收拾豐亨報

冕疏小小經綸已如此，不應留滯古梁州。

登冠山次瞻叔兄壁間舊韻

蘆花撲撲雪連天，桐葉樛樛日滿山。似識遊人非俗  
客，遠峯空露玉孃顏。  
又到黃昏別有天，落霞明月月街山。亂煙遠樹供詩  
卷，濁酒狂歌伴醉顛。

與劉左史光祖同別楊少卿子謙于南郊舟

中用宋兵部德之韻

玉龍老子訪僊鶴，左史性果州就養有仙鶴樓故云。冲佑散人歸瑞  
鳥，揚州人也俗事祇今長刺促。可人自昔費招呼，憂時  
恨不百子駿。昔我寧堪二大主，驥擢黃昏不成別。畫  
成江上送行圖。

再用宋兵部德之韻送劉左史光祖

繫維不住谷中駒，愛戀徒占屋上烏。開漢樓樓樓前迎  
劍騎臨津門，輿門外龍傳呼宅家未忍忘。賢傳衛宇  
胡為戒，僕夫閣束衣冠聊一笑，不為耐辱司空圖。

次韻李參政聖和薛祕書敏詩見寄五首

寒城眺晚牛羊下，翠蕩涵秋鶴鶴飛。風雨燈前話疇  
昔，應懷坡穎不成歸。  
扶木之陰三萬丈，曉光絕出眾山尖。分明大路平如  
掌，朝發崑崙夕至崦。  
行有尚時觀習坎，不終止處認兼山。止中自有流行

好不在從違用舍間

將相時來應不免人生難得自由身及今且續宋一

藝莫逐蟲魚注李巡

書來寄我薛公詩磊落襟期耐我思所謂伊人在空

谷公侯逸豫鎮無期

燕申甫惠詩有隨緣婚嫁之語因次韻贊之

幾見三星柱屋榮人生難得是青春已驚梅實盈筐

官方待河鋤下釣綸乃事未能超俗見感時寧不念

天倫隨緣昏嫁君言是且把乖逢付大鈞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九

律詩

次韻瀘帥范郎中子長再和所送李季允

韻見寄

人老邊關未得歸行違久速只安時令隨天閣風搖  
嶺語挾春來草夢池舊壘無華閣睥睨新機有句到  
休離孤衷耿耿無人會只傍天公作已知

新陽折地暖春歸生意綿綿重此時青女卷寒還朔  
易朱輪駕暖出咸池恩流未滲魚猶涸禁網雖疏難  
或離撫事傷時無限意馮梅折寄故人知

題羊節叟介壽堂和劉左史先祖韻

兒大詩書敵富強婦供滄瀆養尊章照盤晷日龍駕  
及介壽春風玉作堂禮物皆由天賦分家榮亦使里  
生光人生有子不翅足况復孫枝習氣香

次李參政壁所和五絕句韻因以為壽五首

竹外鼻禽相與和湖邊沙雁自由飛美人醉踏梅花  
月笑領明年春事歸

過眼浮雲飛鳥快會心真趣付爐火羲皇再即前余  
路日景方中未迫崦

漠漠煙塵連北道悠悠草樹蔽南山照人明月長無  
寐達遍清風五百間

天地之心萬物靈世間難得是人身面前放過知何

限好與光明做一巡  
天如有定開平治寧 愚無人安子思到出手時須草  
卓逢開口處莫期期

再和前韻答賦 五首

羣青海上迎機舞雙鴈天邊避之飛犖犖此心天與  
識馮滔斯世我誰歸

秋到山川自童涸春回草木又勾尖陰機盡顯會居  
地月魄生時日在掩

甫田之田去驕驕秀大國之郊濯濯山峯且難成推  
則折寧居村與不村間

別來滿眼簿書塵想像湖邊玉立身文陣時傳驕將  
令熱城不清酒兵巡

一聲鳳唳朝陽裏慰我雞鳴風雨思藐藐大鈞那可  
問有手動與厄相期

書遂寧何氏穩興齋  
巫峽孤舟嫌太重山陽小艇又偏輕直須裝載得勻  
着更要其間御者平

赴遂寧進士期集即席賦  
聘幣鳴騶漢寶才驚駭使者作行媒般添春意和禮  
墨唯送花風上翠挽世論且然助爾耳諸君行矣勉

之哉邦人此意毋虛辱滿貯香名萬里回

送劉類元 炳奉對 闕庭

空兀脩名磊魄宵一鳴冠蜀未酬公十年解瑟無調  
瑟百載張弓未弛弓剝啄門邊誰主客里通城上執  
雌雄引吭為作朝陽瑞攜取香名壽筵翁

二月二日遂寧北郊迎富故事

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誰為貧驅豈難  
逐素為富逼豈容辭貧如易去人所欲富若可求吾  
亦為里俗相傳今已以謾隨人意看兒嬉

二月十九日席上賦 四首

野茶蘆發雪堆牆草牡丹開月照梁世眼都隨人毀  
譽言不知底數是宜香

露瀆風採嬌婀娜煙籠日炙綠鬢鬢風流名字時方  
污亦為儀容太不務

昨宵渾不遣花知奮錘和根帶露移睡裏驪珠醉中  
夜想花失在未醒時數日前小園種茶蘆花根深  
餘而花自若  
心故及之

年光又見一百五春意才餘十二三節物催人渾不  
覺謾隨白墮看紅酣

翌日約客有和者再用韻四首

柳梢庭院杏花牆尚記春風繞盡梁二十四番花信  
盡只餘蕭數賣錫香

堆案文書長引睡起來搔自亂鬢鬢眼明嘉卉紛紜  
綺竟長脩簪美簪棘粉粉一香中  
一妙字

妙處和春莫遣知晚尊隨柳逐花移落花繡地春  
日翠柳徒空月上時

古來長恨難并四今日相逢所就三花裏賓朋皆  
味夜涼風月更清酣

昨有禱于社稷及境內山川是夕枕上聞雨  
郊宮方社詩收重川澤山林禮所崇古祀不修牲幣  
廢梵鑿聲裏絃錢風

中春天氣似朱明翁翁炎威惱亂人一夜簷前天雨  
麥曉來仍作本來春

次虞萬州韻送曹簡夫彥約守宣城并闕  
旅力方剛髮未翁不令憂樂與民同卷人間事屬  
表收天下春襟府中江北勤勞誰念德湖南幹事未  
論功如今又聽還家去緩急分明要此公

次壁間韻題懷安道上三州王氏亭六言  
滿壁故人何在倚闌心事誰同蚤徑遊鱗骨日亂山  
瘦馬行空

老農不留地力萬物取具天公曲曲物物夏隴枝  
葉葉春風

以使事過成都說事而歸虞萬州剛簡成都  
尉高表兄拉訪靈泉宰高表兄風雨連明  
遂謁朱祭酒祠即事賦四首

蒼蒼風清醉騎香滿身在影踏斜陽行在盡處山圍

郭又聽松風吹客裳

青燈相對同胞弟白酒交酬異姓兄先是靈泉兄嘗

無事江流到處平無言天運四時新真僊此意何曾  
問直到如今睨師人取睨師高士康意

天運無窮成變花水流不息作江淮須知睨處非無  
事莫笑有僊人舊豈取居士僊意

臨發潼上許侍郎提刑餞于東山賦詩  
留別

人生出處亦何常又到涪江江上鄉山色如逢故人  
語松聲仍作去年香紅裳大袖蒲清鏡翠黛白沙明  
夕陽未省此惟何日更擬邀明月照昏黃

題潼川賈伯用崇雅閣出體  
寒鄉晚學恨無書亦有藏書不若無護把詞章存禽  
犢或鑽文字等蟲魚新籤三萬幾成肆挂腹五千猶  
類厨崇雅主人來索句護我七字勸躊躇

約客木犀下有賦  
茂樹幽花元老蒼不隨眾卉入詞場虎頭點點開金

疑白傳清風度越黃香人才生世元如此不為無  
人不自芳

八月十四日夜約客月下有賦

秋空和月卷玻璃清入肝脾觸撥詩元自生來全體  
具只緣見處一分虧俗情數日須圓候識者先幾畏  
蒲時子古詞人誰解道擬將今夕當佳期

即席自和

鄉林逗月剪玻璃垂素人聞飲與詩不飲清風讓  
俗無詩明月怨人虧少陵正念西營日越石方驅北  
狄時滿目憂端無處說且將醉口謾期期

八月十五日夜月意優寒夜久微明須臾復

晦瞻收兄有詩因次其韻

長風送月九霄寬無賴浮雲在亦頑本自無私長委  
照不應有礙似偏憐蒼生望岳東山隱四海傾風釣  
潮閒潛復雖深終是昭灼停觴且待夜深還

翌日對客雨中再和

風雨盲程不少寬告焉艱艱似毅頑苦於風月佳時  
兼甘向雲霓望歎煙天象自從盈裏缺人心正要用  
時閒浩然此樂無特極應笑微之興盡還

贈相士郭顯

載小奚奴長自隨兩牛腰大贈行詩逢人有問輒如  
見及我相遭不肯奇每會面時長好好合開口處或  
期期道人莫是朱僊術當與余言采及之

李微之心傳聞其弟貫之道傳西歸以詩送

之劉左史光祖和韻屬余同賦

室中萬象徒銀鏡開窗卷風煙入鳳山俯聽候蟲環戶  
去仰看倦鴈絕雲還

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為金夫不有躬想見江南西廡  
使天涯顧額鬢成翁併謂其景元也

行李營營過八荒勸車炙騎赴春忙茫然獨笑無人  
管寒蕙纏東蜀海棠

公卿奏疏謾琅琅誰刃樓蘭搵鬼章巢燕豫憂空上  
北暮烏未到峴之陽

鴻鴻斯甘我誰歸置散投閒分亦宜乾鵲頗驚仁鳥  
嘗堅冰已向履霜知

義與劉公同一邦如今替我去堂堂京師學貴在朝  
者為問誰能踰尚章王章傳京師尊貴人  
在朝者誰能踰尚章

元夕卜油溪故事

不隨洛俗占燈影不學荆人問紫姑買得薪來卜油  
去豐年隄以去年無

滿目憂端膏火煎聊將膏火驗新年只祈五色雲瑞  
世不願出尤旗巨天雲或如錦或青或紫或五色

和李參政壁正且聞邊報

羽檄連旬月邊塵換歲陰捉衿憂覓肘補肉忍剜心  
天遠鴻雁急林疎鷺恨深直將歸往地都作殺胡林

茂叔兄還鄉北郊酌別

參政送乃歸作開州詩云莫  
令歸往地難作設開州詩云莫



動是三年別纔堪十日留蒼頭相與並軟語未能休  
袪攪道遙夢食成浪泊遊相期各努力歲月驛塵

次王萬里萬秘寮

江聲砧杵入層樓預作人閒八月秋虹外挂無窮遠  
思鴈聲鳴不斷新愁漢淮赤地不知里巴蜀青天更  
上頭塞我康時分無策只祈一飽暫銷憂

贈術士龔叔乙

龔在來過我極意論先天自得環中趣無言已十年

題桃源圖

伏勝高堂書已出實公制以樂猶傳魯生力破秦儀  
陋商皓終扶漢鼎顛隱者寧無人禮義武陵獨匪我  
山川若將此地為真有亂我彝倫六百年

題賈相用戴大龍件

積薪寢火漢公卿爛額焦頭城郭自新巧精神開白  
日三泉血泪濕初春舊聞撤難須男子誰識先機有  
婦人添入開禧忠義傳擬將箕珥易冠巾

次韻李參政登龍鶴山廬

山色醉飛邊溪聲客枕前山溪元自舊人已別經年  
天公富萬有秋事不曾貧靜閣歲時信動觀天地仁  
莫使兒輩覺從渠青紫紛馬前金龍亞鳥外吳檣淪  
世事從頭數時機觸眼奇山靈莫留客大夏要入枝

李參政登約至井監偶得三絕

忽聞車馬下天來擁衛閑衢撥不開六十七年無此  
客竈前老隸亦驚猜

不乘轎轡上公車

轎轡上公車軋軋有輿兩僕夫世道險夷隨所  
遇車中只是舊時吾

溪邊鷓鴣白蘆花瘦山下鵝黃稻實肥更得天公晴十  
日今年穡事庶乎幾

題成都憲江公亮公廉勤謹忠信和緩八箴

勤似切勿廉揭揭謹疑疑臨臨信恹恹佩韋董子素成  
緩專慈張立和近同義利只差然抄忽功夫端驗始  
衷終六箴須把公忠貫公處還歸一字忠

自長寧許過靈泉克塞黃髮從限支歸

晨策犯蒼巖危如峭壁綠溪明人在地路絕馬行天  
松倚露雲立稻依霜雨眠不知歲年晚撫事亦悠然

李參政登生日

文章心印老傳家閒弄湖霜拭劍花時事令人添白  
髮只憑書味養靈芽

天馬流行不見痕黃鐘吹籥胸乾坤坎離玄處靈根  
峙剎復機中碩果存

才記官來早去官行人驚說路難難行藏用舍何關

我時把尼淵出處看才記官來三節父老語  
九節淵會公嘗以為語

歷盡玄枵十二辰飽有三十六宮春纔噴一雲挂龍

雨又卷雲霓還翠旻



梅豔凌霜帶雪餘，鉛華洗盡玉生膚。東方千騎推人  
去，聊打春風寄鴈湖。

絕鳴梁塵誤金甌，又嘆和征困木牛。只藉人才作元  
氣，聞公安健百無憂。

安宣撫生日 丙二首

知是皇家幾世仁，天開人物作長城。元崇雅號濟時  
相，景略真成間代英。天路旂常鋪績用，中原草木識  
威名。北征西略公餘事，應念同胞百萬生。

踈懸煩公刮目看，肯持諛語祝加餐。千鈞弩上機寧  
易百尺竿頭步，轉難事遇快時聊復忍。民當急處憂  
須寬，掃除荆棘栽梨棗，累壁重圭耐歲寒。

和楊仲禹送吏子修 特奏赴吏部注闕

科名寧較後先題，嘆老嗟卑世所迷。須識是聞天地  
似，要知立處聖賢齊。人情一理塗塗附古道，千午印  
印泥。屬子隨時崇令德，窳劣前紅日未全西。

和除名前一日 南叔兄會楊仲博 楊季穆詩

玄衷探幽識罔冥，易中觀象見文明。心虛有友皆三  
益，宇靜無時不四并。物理玩來成獨笑，年華見慣漸  
忘驚。只餘親友關天分，離合鍾情不肯平。

人日南山寺約汪憲 果

天開三十六宮春，又見階蒼上葉新。雨足駟來齊麥  
壠，時和香不斷。遊輪記曾落湯為使客，却擁朱轎作

主人客主何常均，寄耳繫邊認取本來身。

正月九日北山雍熙寺約同官

自從寒陸燕乾坤，律呂還宮歲換辰。曆紀人正纔九  
日，斗移天位已三春。銷磨壯士姑隨俗，牽引關心苦  
為人。終愧時艱才力短，只將民命倚洪鈞。

春社日祀事既畢，轎中得三絕

風雨聲中聽李陵，起來披服對神明。歌鐘才徹車轎  
動，歸到樓恰六更。

輟然馮軾受風吹，吏皂前驚兩濕衣。豈識主人非岫  
強，一川生意索寒幃。

陰霧冥冥慢鼓聲，田坡劫率誤輪蹄。吾人聞戶未炊  
起，太守車前一尺泥。

觀南隄

吏報南郊役事休，好風吹袂到江頭。長隄飲水馬非  
馬，疊石護田牛戴牛。見考 勸農女，淫聲擊鼓擊鼓見  
村村社鼓麥祈秋，守臣不辦康時策。只把農香香  
正月九日川上之遊，楊季穆 辭 以謝唱見寄

走筆次韻

雨中未放笑眉開，獨守空齋著玉杯。觀水功夫隨處  
見，遊川意思即心來。

次韻李參政登見寄 三首

自失鷗邊約，應羞鶴上人。竹荒青翼短，書遠墨題親。

世事方嘗暗時賢護飲醇國疑誰為嗣公子急振振

研京獻覽  
未立皇子

怕放紅樓自浮雲斷復連遠看雲飛撥近眎室如縣  
耿耿自許國悠悠誰評天天心那可識拄頰看晴川  
湖畔三頃林釀成肺獨劇積薪傷汲直求舊感遲狂  
夢重年山峻吟邊鴈泊深兩鄉明月夜應照蒼林臨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十

律詩

次韻李參政壁見遺生日

六月不知暑湖風漲晚林憑闌追舊夢馳驛寄新吟  
出入三朝意卷舒千古心感余不暇懶版影午蟾侵  
月暗書中色霜彫鏡裏年滔滔時易失落落意難傳  
信已終違俗隨人護學先輸他南閣老歌玉弄寒泉  
幸有鶴山房圖書繞夢香况慙聞道淺何苦為人忙  
五斛米非分三間茅可長何當重操几同踏古松岡

送王教授辰應之官臨邛

購喜人從義理趨却憂來習墮浮虛未通經術先談  
傳祇送人言不識渠偶回槽頭覓桃李徑從紙上索  
寫魚君今去主師儒蒂後倦先傳謹在初

余既賦詩坐客請以唐人花車斜韻同賦

醉中作五十六言

人生偶被浮名誤往往貪程不識家醉眼亂穿青草  
後狂心長戀碧桃花舉頭大道平如掌入骨韶光轉  
似車是乃吾憂今贈子情親語直字欺斜

八月十四夜月用舊作韻呈諸友

鬢髮成宣面欲黎逢人恥誦故年詩才晉愛象應知  
滿未賭乾文已識虧止處光明渾在裏儂然顯晦護  
隨時風光流轉渾閒事要與知心結久期



應提刑以十五日和韻見示再次韻

大圓香象曉羣豢猶送昨宵景  
澆詩要看天行嫌位  
尤若言人事惡功虧外於正處  
元為利坎到盈中乃  
識時疑我冰輪公賜厚敢申餘義  
副襟期

九月丁亥秋祀畢勞農北郊蘇提幹在錄以

疾不往以詩見寄因次其韻

秋管事畢與宿遊神惠如臨不敢留  
騎吹一川松露  
曉踏歌千里稻雲秋  
幽公堂上兒旣薦歡使遠前經  
律諫盡日臨民看不足歸從蘇子靜中求

李參政壁生日六首

已露明年造化機便將六十四年推  
後天八八無窮  
數一畫初陽自此基

歲月陶鎔兩鬢毛坐看時事尔滔滔  
可能只袖區中  
手鍊在湖亭讀楚騷

八十踰蹊老阿兄一窺風雨伴雙清  
武昌近日音書  
少時聽潮邊過鴈聲

瀉出清明醉眼醒都人彈指祝前星  
憑憑誰提起源頭  
話治國齊家要六經

勢面花門木果馴夏人兵馬薄熙秦  
誰將鞭策驅時  
運十數年間日日新

分付諸兒自致身朝陽閣上看長春  
梅邊認得真消  
息往古來今一屈伸

次韻蘇和甫在嶺兩後觀梅

歲寒膺友伴蕭蕭客氣無根已盡獨  
疎影照人驕  
夢冷清香徹骨醉痕銷話逢理到春  
生坐飲為心知月  
滿歎更祝天公多雨麥時攜樂酒酌  
芳條

海潮院領客觀梅

竹外滿竿挂晚晴霜寒洗出月精神  
山無此客林泉  
活詩到茲遊景氣新元是當年報縣  
北不知幾度梓  
州春梅邊認得真消息往古來今一  
屈伸

嘉甫弟生日

山居面面接青天更把青天觸處看  
公事和平官職  
耐家人順正室寬寬栽培桃李扶春  
意長餐珍鱗  
萍歲寒門戶子鈞今付汝書來時寄  
我平安

瀘帥曹太傅敘遠生日四首

荔香搖艇下瀘川自別君侯十八年  
射我調飢刻為  
歲爭如兩日往南田二十七日公欲供張南田以族  
廿九日相見異日忽成見感

天馬無蹤運四時試將六十四年推  
後天八八方來  
數加倍無窮自此基六十年今

十年更瑟不曾調百戰張弓未肯弛  
隨事提斷民受  
賜爭論外服與王朝

榮華聖門公事長悠悠客路驥毛蒼  
東南物變寒  
甚扶植斯文我所望

舟至合江度周卿正以詩相逐次韻

雨滿長空水拍晴，荔香松色倚江流。  
半牕燈火千年夢，萬里風波一葉舟。  
護道班卿若僊去，誰知謝傅正同憂。  
西歸待我期相告，橫被風師三日留。

將至古渝虞憲剛簡以三絕同端午節見寄

用韻為謝

故山朱果恰離離，翠竹青蒲護衆菲。  
夢裏不知身造闕，閒隨白鶴照江衣。

驢邊憂緒已千端，誰喚扁舟下濮干。  
落日明紅劍如電，勇心觸撥到樓蘭。

蓬窗暑雨氣低垂，不記龍舟競渡期。  
詩卷打門驚節序，蒲漿角黍正豐盈。

萬州守潘收約拉蒼營池觀荷花荔枝

密林和雨影離支，曲徑留陰切藕絲。  
自入渝涪山色惡，眼明見此魯家池。

分隨棲鶴老隈支，趨詔重來兩鬢絲。  
解石一觴莫辭凸，能禁二十載差池。

和崔侍郎與之送行詩韻

昔歲沾危日，煩公疋馬來。  
人心成勝執，天理是良媒。  
抖擻精神集，扶持氣脈回。  
黃宮才一點，有許到陔厓。  
軋軋度空明，懷人夢不成。  
蜀天隨處見，危酒與誰傾。  
多事驢毛改，長途解肉生。  
隨流潭未定，鼻息滿船鳴。

即席和丁蕪安帥謙送行詩韻

人生行止莫非天，去國重來十七年。  
學自孔顏期有是，道非堯舜敢陳前。  
憂時正念梁甌缺，視已當如趙璧全。  
若得時清身不辱，儘教人道是登僊。

眼明織翠剪新詩，勉我當今尚可為。  
知覺斯民知覺我，溺飢天下溺飢誰。  
志耳了不管身窮達，誼正寧論効疾遲。  
倒盡玉瓶談未了，沙頭忍淚與君辭。

和蕪漕王觀之韻

閣灣堂前送權歌，淵如鼓伐靈龜雲埋白帝山。  
小浪拍青天，一葉過解石，天涯驚易別，顧瞻水刺得如何。  
惟餘報國忠肝在，鐵石云堅尚可磨。

成都別酒幾何年，再見江濱有豈偶然。  
胡不握蘭居紫界，却來轉粟上青天。  
鵬圖海濶鸞新味，鴈斷衡陽感舊聯。  
國子先生書在笥，願從熟路力加鞭。

生日和辛江陵克承即席韻

有生同得本來公，凜凜淵冰保障衷。  
多愧行年稱有子，長懷當日謝無功。  
羈蹤不稱歌三拜，淺量難堪酒一中。  
飲盡玉瓶天地闊，不知身客在楚臺風。

笑語聲中別有天，巫雲楚岫玉明船。  
冷風空坐酒無力，斜日媚空花欲然。  
獵獵旗風猶夏五，搖搖帆影立秋千。  
他時輦路追今夢，儻許陪公駟未宣。

李季允夏作吞雲樓索詩和總漕韻寄之

柵新飛觀走狝嗥棲鶴洲鸚賀此道整暇旌旗登截  
業奔波舟楫笑噉宅中平後規摹拓燭理明時運  
量高頂信是間天地似詞人雲夢持秋毫  
舉頭無語望天高有許功夫歲月惜萬萬龍飛猶仰膏  
兩百年事業倚江濤雲橫紫邏憂千緒露香春生命  
一毛昨夜西風弦月魄可能無夢到神皋

巖舟琵琶亭次福士張元龍以詩代東韻

人生行止莫非天萬里風波一葉船時有賓朋慰碎  
落軍論遠道困行塵

樂天末信果知天枉為琵琶絃繫艇須識屈信常事  
耳暑寒代序月移躔

楊仲博約生日七月二十四日

平陸兩足蟹魚肥遠水涵空鶴鶴飛相對不知身是

客兩家兒女綠成團

玉粹金輝好弟兄向來馳譽矚雙青世間賢美盡常

有百歲三亭過一亭

任教寒峻看先鞭儘使權豪奈選班縱請我狂吟我

矯箇中所負重於山

史倉使定之約登齊山自弄水亭過清溪橋

至盡天洞洞乃史新作或曰此即左史洞

又至華蓋洞翠微亭史倉索賦

自分子宙有江山獨覺新年勝故年水拍大堤人射

地路被盤絕嶮馬行天松蘿苗苗開遠窅洞谷豁豁斷  
復穿理道元來無隱爾人從紙上看天淵

李池州 和韻見寄再賦以答之

晨策隨鳥瞰屋山面削只赤隴同年印人自愛橋中  
樂晉安驚逢洞裏天行傍轉軒心半醉坐看戰鬪眼  
雙穿西風一夕驚龍睡撼取明珠出九淵

高不疑 斯謀與安登翠梁昭明釣臺李有吾和

前詩見遺用韻謝之

簾風輒度齊山文獻風流數百年遙想收之歌晚

月間弄白也詠平天只餘釣水梁臺在未辦登山謝

發穿多謝秋風吹好語如陪杖屨俯魚淵杜秋之拜  
每逢晚月咽上微清李太白秋  
浦秋水如一尺轉此地即平天

十八日上壽退 賜坐十九日貢院錫宴

二十一 紫宸殿御筵即事 七首

珂織搖心夢不成忽聽更鼓放衙聲吹燈撥火供晨

粥趕到皇城恰六更

嚴妝列備管宸居百辟滔滔若魯魚後隆宰臣先奏

事猶隨郎從立剛除

有次鞭鞘陸續鳴楮袍當殿萬簪纓羣臣拜舞分行

坐十味肴着酒五行

蹴鞠爭撞列廣庭吹絃按竹布前榮御飲眾聲渾無

見尺聽時時萬歲聲

再坐猶餘四屈厄筋驚肉痺股生胝侍臣醉飽皇歡  
洽更看戲場角抵嬉

蛾眉班捲戴花回遙望君王五色開畫楯諸班謝茶  
酒兀高首下一聲雷

十七年間作外臣重來三日齒嘉賓天顏不減當年  
澤點檢同朝共五人

和楊尚書次明韻送蘭恭甫歸永京  
夢遶秦祠月半梭歸尋岷嶺雪千層曾儻來富貴堪  
蟻儘大科名筆誤輪須險家廷真事榮更追簡牘淡

交朋他年再出為時用莫遣功夫似不曾

十二月九日雪散夜起達旦  
遠鐘入枕雪初晴衾鐵稜稜不成起傍梅柱讀箇  
易一窺明月四簷聲

十日夜聞風聲  
雪盡冰漸涕亦晴布衾紙帳復求成卷書擬續前宵  
夢一夜狂風撼戶聲

臘日同舍郎即湖上送諸局吏部守節赴湖  
北常平次汪吏部立中韻

繡衣銜命去祖帳為王留大船滿青鏡寒雲明玉舟  
歲餘營事省蠶畢吏功休千古行藏意梅邊細講求

楊尚書次明和晴字韻詩適趨部復再韻謝之

靜神軀幹驗陰晴風雪中開玉汝成襟被直趨郎少

直更無刺刺耳邊聲

冬令陰陰我獨晴世間寒暑一難本思成玉珥金輪  
聲中睡無限山林入耳聲

表都官甫同前韻賦三詩一章問易邊賦唐  
律二章素素劉綠本

那得開功詠雪晴風光自解湊詩成須知精粗無非  
易千古人心只一聲

一天西雨又東晴喚作陰晴雨不成朝睡著人渾未  
覺鳴嚶枝上一聲聲

次韻楊尚書次明立春  
帽屋似梁剪綠新誰知井底及池瀕只從陽月方中  
日已作明年第一春

行至盤中驚杜老扣翁聲裏喚祈賓扶持大道須公  
等正恐鄉車未可巾

曾少卿次韻飲即席賦  
深院簾旌畫掩門海牛挂出好乾坤日烘花影漲春  
風風撼柳絲明醉痕極目易來香翠嶺關心看不斷

青原明朝又逐文書去且盡今宵極意論

八月七日被命上會稽必途所歷於省記  
為韻語以記之舟中馬上隨得隨書不復

敘次  
箴帆松艇趁潮生隔岸半疇吸得應空到渡頭失歡

喜泥行十里是西興西興縣紫幃青織雜旗旌烏帽銀盞從鼓鉦事略如州別駕無人知是漢庭卿

未到錢清四易舟西興縣驅兀兀任沈浮一作從津山陰境裏平如練一夜安眠到越州三更後至山陰

越州官吏出郊迎騎從香輿合妙明太守以下迎即止只把一誠將聖孝堯眉舜目儼增美明御香三日出齋廬騎至城東下鑑湖瀟瀟望湖田連蕩地萎花面目半模糊注見後

三十六源光奪鑑九十餘頃稻盈車何年使空徵徵利不啻藉陰數萬家湖之源三十有六表以碑內者為田政和末又併神水亦為田自是盜耕者衆田被侵夏秋湖雨則湖田蓋利湖者當春水則民相田之利歲不過上供五萬石湖田若涸地區不滿九千餘頃民貧者亦不過數千之家而二縣之田

先從擢殿拜必慈尚想從容鎮書機九十二年神馭勳架拋猶是舊蒙衣宮上設御榻首飾此食惟榻四帝則帶匣模榻格道服平鞋所備有被笠服衣裳右大衣模榻格道服平鞋所備有被笠服衣裳六帝以黃羅帳黃大羅衣以香囊次從祐阜至思崇宮上設御榻首飾此食惟榻次從祐阜至思崇宮上設御榻首飾此食惟榻

宮聞似八陵舊山水地垂西北登南東一位有羞酒一卮祠官熏灌祝陳詞降外六拜焚詞罷六日精神用一時檢察學長不熄有事于六后每幕屬如膳一負出視

復陵殯雜用最堪悲周官雖有墓為不細考元非墓祭儀卒年間雖未新婦尖連趙家壘趙龍山望上皇村趙家壘今蔡園其地也山巔號新婦尖趙橫宮宅其下寶山若言

此兆為前定人事是非都不論沛宮冤魄只思歸不道蒼蒼與會稽帝履精神天陟降寧分南北與東西海邦氣候異中州襍被來時八月秋滿枕松聲眠月

露夜深仍與被為仇禹穴元從一蟬通禹陵元在亂山中禹穴在今龍瑞有崖石微裂處指為穴志文謂因開元龍見更今名龍瑞或謂嶺下別有禹穴為村民所填瑞穴志即苗

然名草木蒙茸人亦罕在飲泉空石曾如此謀却東遊太史公禹朝之側有大禹寺泉名非飲吳會元從二郡呼今將且會指姑蘇蘇有吳會二郡

字蓋以吳郡稽山當取舊經說按魏方氏東南曰揚與會稽耳稽山當取舊經說按魏方氏東南曰揚道甲圖魏甲開山圖禹治水得玉璽書于此吳越春



詩中皆

千秋舊址益鴻禧舊名千秋觀嘉定十三年賜名千秋觀

救額祠宮盛一時遺蹟猶存舊有遺祠一節

越臺雨登壓屬島嶼下有蓬萊鎮越顏往玉當素望

嶺遠城總號會稽山清風亭雲壑亭清軒越王臺

微之曾誦會稽居州宅詩聯畫不如鏡閣煙嵐新雨

後浦山樓閣上燈初

會稽太守約重論解后新安共一尊新鐵守表郎中

風順潮平日脚收錢塘江上遇中秋堂堂香月爭門

入要把平安報免流舊例朝儀有期程性近不遇

約任子載逢大卿同玉萬里萬楊仲博約

湖任賦二詩和其韻

滿目親朋似故鄉夢邪非夢夢何長春風生白雲

覆玉鑑光中明月墻酒到湖山嫌避遊話逢氣類省

稱量謝家肉集如斯否一味詩書無別香

翠桁青簾白玉舟風輕日淡相茲遊芙蓉覆地錦

衰爛楊柳雕空印篆終月洒痕澤未覺撩詩思

浩難酬願憐此會何時又相伴江湖歸去休

西叔兄生日

從渠冷煖廣文君發越春和別有根樂意融融兄及

第慶流衣衰子生孫

只把農功作已憂不將歲事與笑謀官修事舉文書

靜一室高眠粥似稠

上壽班齊日未外風郁靈輿立公卿親聞南略西南

彦爭說高家好弟兄十八日上壽未引班公卿以下

花底班行錦樣明中間寧少紫紫青人更無全誦成都

賦擬抗聲來問大鈞

後殿侍立十一月五日追錄于此

焚城敲鐸曉逢逢風滿衣裾靴蒲霜守得門開騎馬

入又同承旨步脩廊

須更陸衛嚴成行禁蹀聲聲輦出房定中賜靴制上

實所見者靴坊趨陪西府拜却更慈符立東輅班

丞相前立參政次之含人在後奏事臣寮下玉塔

先退然後相繼而上奏事之退然後引其餘上殿官

事令人承旨殿東來奏事官將下殿然後令人承

聲門外無公事 皇帝還宮侍衛回

射殿引諸班出官人拽珠子二首  
畫簾黃幄暮前扉殿門內設陰深溼渾如後殿儀容自  
起居更復後却陪二府立多時



控矢張弓十作朋射餘回首前榮須更當聽覽  
授首下死高萬歲聲

通泉李君 應卯 以廷試卷漏結途注自三甲

降末甲賦詩以送其歸

士為浮名若挂鈎夫君心事憫休休闕書不害為全  
馬張筆何妨作將牛少鐵贏銅間計較以疏說進士

夫向裏求  
時人謂錦襪子上着藤衣世間自有真輕重歸把功

領客汎西湖客賦詩次韻

鷓鴣踏月大隄長鼓柁穿雲渡白黃十里青漪菱  
草蕩四出紅雨杏花國客從民氣魄春事在枝頭看  
豔陽長使舟平風色好世間何處有主腸

真除後漫記所見

曉風鞭神闕天關濫綴東西兩省班皆曾入過東奈  
殿番休却逐侍臣還左右各當稱日侍立後殿則俟  
幸殿臣康奏事下殿即外殿東

侍立前後殿則俟

記注愆期已隔年且如今年春方修瀟瀟來案諸護云  
十五年秋冬記注

然惟餘一事光千古後殿前朝聽直前

晨將榜子關賞賜輦出房時已奏知陞對臣容才

下殿朱衣然後上東墀上未梅殿時先以榜子至闕門  
云姓名在直前奏事闕門就  
奏如范直前官仍隨亦如常日起居侍立只候幸  
執臣察對畢徑至闕前奏事畢四聚上立位

夏至日祀闕伯于闕九宮前二日省中齋宿  
三首

書生只慣野人廬誰識灑灑省府居獨坐讀書誰  
伴紫微閣上四厨書閣上有四厨書又無  
拂拭多有蠹爛

朱榮銘砌扶都堂靜閣明窗來主廊堂後主廊廊之  
執政位北有一堂二閣開為左右丞相位當為會議  
之所北還東為思堂開府會話中書試童子任馬

外省諸司西側畔樞察却在東廂  
朝罷歸來政事堂衣冠狎字蒼鴛成行須更排馬還

第一片閒庭鎖夕陽

新繁縣禾登九種嘉甫弟有詩索和

長官真是委邊鬼種象如山姓裏來認得兩閒無  
本只將一念貫三村異形所感猶如此同氣相孚亦  
信哉陸續功夫寧有已相期更驗添雕開

講筵侍立三首

晨趨東朵侍天顏奏事班回帝輦還纔向內門需火  
撰諸瑞又趣講筵班

須史講殿報班齊拜罷東外一半西兩序公卿皆賜  
坐史臣講讀右階降開講之日率執亦與宰相賜坐  
列兩行當日講讀官各一員及當日左右史一員自  
草坐之右行至御案之右讀官先上讀太宗實訓微  
退講官次上講筵亦以金

御前親賜密雲龍講罷分行帝在中起揖坐嘗還再  
拜侍巨趨出輦還宮

十二月二十七日宰執率百官請大行皇帝謚于南郊曰 寧宗紀事 四首

騎至南郊晚色蒼蒼更陪拜徽成行兩班吉帶羅朱

紫惟有齊官服常袞丞相常袞常官三負行事未特即著請謚題戶部及送完禮部指奉謚匣外除此七人若於朕賜餘官並公教吉帶

禮屬羣趨上幸去前兩郎奉冊侍臣官壇前拜跪外煙

罷隨處羣王署奏篇

遇雨權將屋作壇昊天神主位中間吉呂異制公糸

用今古殊宜亦並班

却向慈雲嶺上還梅花合道目籠山馬蹄上皇穩歸

夢疑在小園松竹間

和王太傅 齋官夢中絕句

晴輕風愁凍寒重日生煙漫道中和節天顏展

昨日講道書罷上殿熱謂講官曰夜來雪作應然夜為之不安當益恐懼惟德法

題洪崖安道人墳卷

當年過我兩安君白酒黃雞話夕曛蒸杖看嶺柏

背袂衣論事齒穿齧平生大面三間屋支死洪崖數

尺墳身後更無錐可寄忍看斷鴈泊孤雲

題蘇文忠與鄧安東西山唱和

春風吹綠上黃岡獨倚斜陽看武昌城郭山幾與

廢抵留元佐姓名香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拾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

將入靖州界適值有吾生日為詩以壽之

有吾名地古誠州明日聯車入界頭草草三杯酌初

度恍如赤壁伴元脩

滔滔今古滿雙鬢納納乾坤歸兩眸自有江山幾千

載頗曾有此主負不

道亨初不關窮達身健何須問去留但願 王明天

地泰此生長共 國同休

王常博寄示池路七詩李有吾用韻為壽

因次韻 誤隨煙艇武陵船未見桃花路已迷雲捲九扉風露

冷又吹殘夢夕陽西

洞煙谿月晚來村白酒青魚旋捭豚納納乾坤元許

關何須頭上自安盆

前村風日孰新航尚記來時帶雨耕大化驅人人未

喻等閒文字過平生

竹外蒲牢破曉鯨玉珂金鑰恍心驚斷草離愈賒七

字臣罪當誅 王聖明

兄弟親知各異方僕夫痛困馬玄黃惟吾臭味李夫

子不為無人不肯芳

湓浦猿哀杜宇啼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相

似試看風駭赤壁磯

來時聲聲漢三明謂余與有浦雪江風爾許情今度

玉郎隔湘水夢餘環珮玉瑋瑋神廟庚切元一與瑞字不篇一

次韻擬余武仲致政見貽

風引征衣階去誠手披榛棘上前京侍郎山下鼻樓

李柱史亭前記老程瑤雨鬱風為外落洞雲發自馬

邊明驚心忽忽未全穩似聽於克公嘯聲神郎口說以灌口二

即識為詩郎老程

樊子詩來賀我遷潮黃風節敢云班長教下今流於

水豈願高名重若山霜過轉愁天字淨夜寒空載月

明還須知不遇非余欲手載知言有辨效

次韻譙仲甫致政聞南遷見寄

夢餘不省卧山城猶記封章入殿榮番兩鬢風塵蘇

醒譙南殘點一聲聲

羣聿逐食傍人嗚咽驚熱山濃欲傾世事拖頭歸未

得片心直向日邊明

次奉有吾送安慈父回長沙韻

寒雲蒼慘路為嘶野水冥濛倦驚飛羽被絕靈長失

曉煙曾日日侍宸闈

冰力方剛風助威經旬足不到門畿可人安倩來相

問語極情生將毒棒

怱怱即馬度煙霏又指夕陽春處歸晚歲唯餘空天

子夜寒書紙教元暉

自出脩門已及幾毛詩也見家人應賦柳依依苟無

飢渴吾何戚見說齊東未解圍

再用韻

規摹廣大理精微天未行雲鑑裏飛莫把空言看簡

冊更知實理在宮闈

曉看紅日上霜感夜接蒼龍潭九纒獨抱孤衷竟誰

識前山陰歛又揚揮

才資如子世應稀自喜寒門女有歸我被詞華幾陷

溺相期努力踐朝暉

春風袪服駕離幾四壯駢駢得所依逢性意時須緩

轡世間平地幾塵圍

有吾生日以三絕為壽

俗學場中番掉頭一窺書卷古人謀東西日月自明

耳皇恤人間有喘牛

窮檐小市百年州淺瀨平沙萬古流天運人謀鎮始

此晚醺時上驛南樓

宇靜書牕長似歲心清夏簾冷於秋是聞消息君知

得者盡區中浪白頭

送從子令憲西歸

弟兄親友劍南州別思如山浩不收家問稀疏人迹

絕眼明從子慰羈愁

菊檐竹几對床頭晨暮三商木渠休寧用停雲應親  
友是身安健復何憂

古來明戒有弦鈞伯父胡為苦好脩素爾南行數千  
里我之自取爾何尤

自爾南來歲再周新功培養氣揚休且留數月須多  
益歸味愆期母所憂令憲將歸聘時

古人為學戒悠悠說命惟從務敏求識此味時那可  
已更從來處驗吾脩原修乃來來字有

弘毅規摹本末周既難分付又難酬須知陋巷憂中  
樂又識耕莘樂處憂顯道以敬名齋以

題南叔兄藏脩閣息遊觀  
南叔兄屬書藏脩閣息遊觀嘗喜鄭君學記

注藏謂懷抱之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  
遊謂閒暇無事於之遊此義極精甫為五十六

字以千指敬  
中存外習即藏脩夙寤晨興此息遊要挈孟軻二勿  
看更將夫子四於求顏淵陋巷樂何事曾皙鳳臺詠

不休此意斯須不容離敢申鄭義做悠悠

次韻黃判官喜雪  
天馬流行澤上坤玉龍飛灑水邊村扶持農扈塔邦

本排盪陸機立歲元遍地詩材供墨客通齊酒全屬  
侯門卻憐赤子無衣褐仰面蒼蒼嘆少思一作關和

歲寒色留  
海作上元

肩吾生日三絕句

尚記聯車入界頭廉安門外麥三秋江山氣度依前  
偉簡冊功夫匪昔伴

世厝蕭颯劉周典蓋經由孫沈古音休更嗜書法開元  
壞不易肩吾字字求

昔人年德位俱優淇澳賔筵苦自脩學至百年盛有  
歐勉哉三十六春秋

次肩吾慶生日韻戊子

謾闌人間五十年來道遠思悠然一心可使乾坤  
位五性元鍾父母全為已工夫渾閒斷滿頭歲月浪  
推蓬更無笑友相扶植平地羊腸什白顛

山中兀兀不知年但數前山羨天然人笑腰無金可  
佩我忻脛與玉俱全聖賢面目畫三接簡冊期程日  
九遷此事知心君有幾不妨相付冬童顛

亦解鼓琴

題陳膚仲直希元詩卷贈蕭直士蕭蓋為詩  
手撒飛鳶上五溪兩牛腰大送行詩猶嫌言語無交

子古錦多囊長自隨  
吾慮兀研半生塵朋友相邀問保鄰放進羣琳渾易

事鄰家老子是何人  
是問正位至虛靈都把精神逐外明勸子抱琴歸舊

隱亂雲深處認真情

肩音生日

誰遣青龍日夜流記經星紀已降毒邊城恰匝三寒暑初度聯翩四倡酬

力探上下三千載行半東西二百州有許豪雄都忘卻松蘿幾九靜中求

餘晦越鄉別臨賀郭君出竟送荊州放麈公事人誇說得似如今案歲留

次有吾慶生日韻已存

男兒生世果何事卜士詩之問史書內美元非私正則天舜豈但村巷餘

羣生同一初此事年來才信得從前浪走只成疏

我交憂時髮滿梳抗毅勤勉我用詩書情知分義如何廢可使才能自有餘氣血漸衰多病後劍舞轉其數年初夢魂憤識歸來趣長傍山椒擲稻疏

次韻丁大監見懷

行藏去就各隨時敬恐嫌疏為蒼飛正怕霜嚴天字淨敢誇舟載月明歸生松有夢還公園化鶴何心豎今成獨抱遺編看千古昔人歷歷未應非

見惜不驚如四時流光任逐驪蓬飛日從南去老龍蟄火向西流玄鳥歸荷子感時堂蟻蟻移書負我室

伊威益嗟任日無良友四十八年成一非

子去國時年四十八

次韻九華葉真見思鶴山書院詩

天空地迥託吾廬何處山川不裕如太極光陰寧有閒環中事業本無書道尊誰謂大人否夷陋不妨君子居昨夢九芙蓉裏去起聞足到空虛

和虞退夫韻

七夕前一日

醜酒成權似旅醺偶然解后得英芬却因樂極生良感今夜瞻光照幾州

牛女河邊兩夾持前瞻箕斗後虛危經星不動元如此自是人間空好奇

假拙濟甚真是拙認認妙作巧何曾須知我自靈於物一點光明萬古鑑

子益教授再用韻賦亦有審機從諫之誨甚

復和呈

從衡膈膊競相醜伺擊羸行縷復潯或把疑兵勝肥水或乘猛勢失荊州

古人用眾水如持不為常安不慮危違諫伏波終自困撐羌充國本無奇

才分雖殊學可能壁言如秦華子甘曾買居高視廣逾遠下卧羣峰如豆燈

遊軍見八陣圖鑑字見宋統謂豆下附也

某曩在遂寧嘗賦木犀云茂樹幽花兀老蒼

不隨東卉入詞場

此化見於詩百餘年

虎頭點點

開金粟

懶虎頭著畫金粟如來犀首鬚鬚佩印章

衍編五 明月上時疑白傳清風度處看黃

香人才生世元如此不為無人不肯芳今  
十數年矣偶憶前作未免兒戲用韻再賦

呈諸友

洞煙谿月楚山蒼萬木辭林稼滌場老桂挾秋清人  
骨明河倚樹爛成章城隅靜女閒逾羨澤畔累臣晚  
更香若數秋花饒此品未容陶菊逞孤芳

某偶為木犀有賦遂蒙別駕諸文光和盈軸

因惟晉以後名科第曰折桂兩無相關至

近世則又以木犀之別種有嚴桂之名其實  
非桂也遂併為一物輒為二木訟冤呈諸

文一笑

滄雲明露立蒼蒼不識從來聲利場晉士習浮輕輿  
喻唐人承誤轉周章高談天上免蟾影卑擬人間龍  
麝香星桂自殊苦相累都將榮進瀆真芳

次韻中秋風雨中約客葉元老有詩

長雨頑雲處處山  
山峽句渾不露天慳魚鱗未兆心如  
醉鴻鴈關情續欲斑月體晦明猶爾酒腸舒慘亦  
渾閒只將思慮酬佳贈未必驕情不破顏

虞退夫生日 八月二十三日

尚記扁舟下古渝蘭芽秀茁出娉庭除踈鳥戲叢鷺  
重覓玉粹揚休傳丈夫

雍公匹馬立乾坤善念重然到子孫富貴君家餘事  
耳更將此念植仍昆

用真景元韻題豫章朱正父湖山清隱詩卷

乾坤爾闕着吾廬水繞山環仁知君君友東湖徐孺  
子我聞西洛邵堯夫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閒非  
聖書聊借斯言相贈勉樂顏之樂即顏徒

次韻虞退夫除夕七絕句

太極光陰不計季聖賢千古此周旋九夷自陋吾何  
與長在回瓢點瑟邊

從渠滿腹貯千季  
燕莫揮毫動百篇  
八到聖門無一事  
東西日月自行天

將軍兀自敬延率明主何曾棄浩然自分康時了無  
策故山多少未芸田

已是殊陰誤有季  
泰交候變慶乘乾  
向香夜夜驚春  
夢推出新悲上驢邊

長嘆熙豐祐聖季  
偏輕偏重幾番舟  
誰能裝載書寫  
了多著男兒盡力牽

又嘆崇寧宣政季  
無端亡虜謀開邊  
誰能為我憶前  
轍早挈江山入舜甄

虞倩思親感歲季  
歸心必岌暮雲前  
飛蓬近止那能  
料靜倚閒窗看大川

用張子益教授韻迭虞退夫西歸

子已江頭戒權郎印須何事未乘方須看此意關時  
數不為斯人自肺腸白傳徒然泣商婦毛生豈解出  
王橋橋字橋漢印雖不敏真知得為子臨岐醜一觴

嘗為趙太社作章泉二字及匹齋寫詩二

十二首趙一再有詩因次韻

易象於坤必有章泉翁此義發天光離趨外卦文加  
質乾伏中文網覆裳欲驗善心觀習坎誠知是理識  
歸藏公詩謝我抵成辱毀復從公質寸長  
幾度詩來做謬必懷人應念水三川寧睠大白懷金  
馬忍効靈均駟玉料上帝汝臨毋敢貳中心如噎本  
何求狂言又被公挑撥知我惟公不我郵

題趙昌父太社寄桃源何道士

八十六季彊健客求余判斷二蘇詩季來燕檢筆中  
事問着鄰家揔不知

題羅季能選六友堂

羅氏掌中六友圖要求帝尾數行書若於此味真知  
得着甚言詞乞與渠

次韻靖州貢士鹿鳴宴三首

何處何時不產賢黔中故地夜郎天雖云地脈元無  
聞欲破天荒未有先萬蟻場中春饋棘九實庭下曉  
鳴鞭便將正學昭羣賸留取魁名萬口傳  
豈但詩書對聖賢須知屋漏與神天設科雖較詞章



鳴春設將愚見酬佳贈願子深思勿語人

次韻王常博題贈江陵樂德佐樂之先甲安仁是貢人

倖餘甘遠身分表得生還夜雨滴歸夢曉霜彫醉顏

角巾吾故里璞玉子荆山又作無期列扁舟上峽關

三十有三載好風吹又來清歌霽後竹冷海雲蕩海

世事憂千緒家山腸九回江頭一樽酒煙雨暗章臺

題峽州三遊洞

洞前日日客維舟短詠長吟汗馬牛名迹都隨形氣

盡惟餘元白幾人留

可惟悲州與辨州偶因起廢得茲遊蘇歐諸老亦何

德千古聯芳未肯休

和虞退夫見貽生日詩韻

夫谷布葉亂田田尚憶前李對二賢併謂父今度觀亭成父今度觀亭

人獨立一江風月意誰傳

路人笑我此何觀風颺渠江萬頃寒歷歷聖賢心事

在從渠把作畫圖看

九十九峯江上山乾坤爾爾關我中間此心頗著秋豪

愧久矣願衰鬚髮斑

虎豹當關路險艱家人占鵲華華還四方履屐遷倚

許家在西南山外山

范蔣諸賢交義申自有吾見說停精神年來人物寥寥

其更憶浦城人姓真范蒙父蔣放父皆游樂相從李有吾自蜀再至江陵

和蔣成甫見貽生日韻

惚外浮雲捲帝青腰閒流水卧青萍初發揮孔孟真

三代補苴意劉破六經理義本心如繳日詞章未伎

謾流螢獨嗟弱步躋長阪百歲期程過五亭亭字見四縣既

鈞注苦作十里一長亭亦通

尚記春風酒滿衣數旬客館掩空扉雙鳥念歸難

忍斷雁絳行凝不飛正念縣孤成底事有來連錦爛

生輝亟戒七字酬佳贈歸權瀟湘水正肥雙鳥併指退夫時成

肥中

次韻知常德表尊固監丞送別四詩八月十日

試把行藏為子評只知蓋分取微名出如有益殷三

聘用不能行會兩生此道古人如飲食後來龜婢或

猜驚子亦亦號知書者猶把商山作采榮

孔訓元無實對名只言為己與求人能知管仲不為

諒便識殷賢都是仁義利兩途清處長古今一理屈

中伸自從聖學聖學後千百年誰信得真

別來歲月爾滔滔流落天涯忽此萬萬不辭榮秋意

澹百川歸壑岸容高笑看海上兩鵝角闌充山中千

兔毫若向顏曾得消息直須奴僕命離騷

夕陽春處是吾家水繞山環路轉餘感處四方潭未

定茫茫大化渺無涯歸來已恨十年晚老去空嗟兩

鬢筆各願及時崇令德萬鐘於我本何加 卷終



重校鶴山大全文集卷之三

律詩

用蔣成甫韻賀虞退夫生子且以相名之  
秦雍孫曾尚典刑只將一念答天明  
震雷劫地尚萌  
達解兩鳴春相谷聲階玉正看騶羯未贏金  
安足擬賢成相門為我成宅相我欲將兒以相名

虞退夫生日

人情處約又斯渝子把膏腴氣習除肯向繾綣迂事  
莖華尋屋漏實工夫

初度重逢異上坤庭蘭應念子生孫好將言語傳金  
母更把歸音報玉昆

十一月九日新灘李示余開禧三年四月

九日所跋外舅楊孟使灘字韻詩為次韻

憶從筮仕歲涖灘子庚中歲二十餘年閱暑寒撫事無  
成人潦倒懷人有夢涕汎瀾家山樓樓膠膠裏沈翽

未廟社語語出出間臨安次欲上青天然險絕誰能  
為我斬樓蘭

建士施寔言自嚴以詩相近

三峽雲連白帝城風波九死得餘生  
虎頭狼尾亂流濟猶向馬肝綠  
盤行中行何妨帶在險心言但見坎  
常平况逢詩友幾歎問寧復窮途哭  
戈兵過虎頭狼尾灘避險出陸至譚晉仲故居有

謝公昌國劉公德惟薛公仲章詩用謝觀有賦  
尚記翩然下帝傍七年纔入屈公鄉  
山銜西日去家近風通北氣吹  
袂涼新事感傷心力短舊交零落話  
頭長况堪劉薛吾師友黃壤堂堂  
闕夜光紛紛操管入山林我自終朝  
不獲禽遠物只知肥遯利窮幽不問  
浚恒深畢通帝日滿荒戎或云西  
甫荒蠻或云陳後主營成此款段行雲  
供醉吟宇宙窮空歲遲暮平沙獨立  
數寒金

書所見聞示諸友萬州岸下

行到青天最上頭蜀人爭看錦衣遊  
誰知一夜北風亞吹起家山萬斛愁

聞說奔軍闖閬州餘州民潰去如流  
親曾見虎誠堪怖只為狐驚亦可羞

一從輕棄五邊州所恃藩籬僅茂休  
又謂志休無足恃併捐洋漢守金牛

金縷唱唐已無謀况恃空言廢內修  
師卦在中惟九二曾開帷幄授成籌

死城陷陣已長休捍虜鳩民亦漫憂  
未一作亦局外閒人倚江立全軀保室信良謀

次韻虞退夫除夕七絕句

蜀人誰不望西還何事天公獨我慳  
兩度來逢單闕歲腥風血雨滿人間

誰驅斗柄向東遷漸喜新年勝故年歲緯移躔東井外狼星斂角左參邊

是酒濁者竟誰歸有酒盈危不暇揮待挽長江洗兵馬盡還并木舊晶輝

雲外街山日半環傳益共惜片雲懼莫疑來日長來歲萬古光陰只麼看

幾度將心安處安有時中夜起長嘆年來識得安心法否泰元從隨蠱看

人道渠陽兩嶮難嶮難在彼我何關却從楚澤覓平後歎盡從前鏡裏顏

明朝同上四賢山嶮紗附若附若要與羣峯盡日還認取鈎深掌上意春風曳曳鳥關關

用樊武仲致政韻饒黃五部

七載費身入楚鄉誰將平坂換羊腸覓來親友渾依舊觸處江山不改香正引德星成勝集更忻郎宿下垂光人生行止時為大膜外浮榮蟻穴王

次韻荆門張守寺簿元簡見寄詩韻張守

以制司調民築城申朝廷制司繳納告勅不願仕

不把離憂寄楚辭絕唱致邑請藏為日纔北回夏長至火未西流秋變表消息一機川水址誠信二氣誓蟲知夫君識慮超餘子我亦年來管勑窺

書來寄我賦歸辭諒子知其不可為餓餓牛羊芻牧隘整整鴻鴈梁裏有飢有溺已飢溺後覺後知誰覺知細說海州三奏藁前賢風味儼重窺源巨源至海州以陵上奏機不遺

六月十四次韻樊武仲喜兩

誰信靈靈解感神嬰嬰赤子母心熏為將一滴翻瓢水散作千家舉帝雲大化無端長寂寂衆形有欲自芸芸更須盡挽天河水亟與三邊洗惡氛

送楊子有赴叙梓用高榮州韻

俗事繁人阻四并東郊又送屏星行欲安邊圉元無策善服人心只有清使馬如羊非我愛帶牛佩犢豈其情非惟此意行夷狄護古雖工亦絕聲

長女生日十月晦明

相逢猶記度瀟湘旋理袿纓旋理裝塔見舅姑纔識面明朝馬首上渠陽

舊書衣綵服儼成行

煙壁兩鎖窮荒寇焰兵分返故鄉誰信夢回人似舊書衣綵服儼成行

送李浦江歸簡池用高榮州韻

尚記春風黃栗留明年春又到鈎輶會疏長作去時恨年大能禁生別愁言偃得人行不徑纒公受責俾

如流願將一語為君贈更願開誠學武侯

北郊勞農歸路五十六言

方春不及與劬農十月郊行勞歲功因記旱雲占晴  
為感瀝請更愁霖雨望瞳矐田苗粒粒祈穰裏民命  
絲絲嘆腹中憂國願豐雖我志更須人事與天通

安總領生日

猶記樓前護玉關版圖半壁手提還每帶滂瀟風波  
後多謝經綸父子問元是爛柯觀已熟故應當芻秣  
如閒幾人錢穀鞭中老僕曠何曾點一斑

祝公不作語秋秋陛下憑公釋顧憂往誤巨堪成鐵  
銷後圖猶可保金甌飲江共喜無胡馬屯滑懸知有  
木牛虎也膚公康是以願歌江漢表宗周

楊尚書生日

幾許中和釀此身秋風江上玉精神性姿無忤水行  
地富貴有綠花得春開塵消搖欣佚老會朝魁又正  
須人絕知雲滄龍淵濕莫倚晴江把釣繆

三邊頭端正相尋雲氣縹緗尚積陰已喜龍荒通漢  
使更須帝夢起商寮功名本自於人薄家國相關此  
念深共指岷峨祝公壽躋華未聽曉霜侵

李制置生日

玉堂人住玉堂山公論推排授將壇廟學今麻精米  
異甘泉烽息顧憂寬北邊舊嘆無願牧西賊今聞有

范韓夏屋不知幾崇廣喚回春燕下林端

披荆重立小朝廷風遊南薰入扇巾大勢已馮天祚

宋中興更賴嶽生申扶持命脉還吾蜀消息精神運

此身人願武公歸入相我祈河內且留恂

魏茶馬生日

南渡波流蕩滿中紹興御史最清忠和戎二字排時  
論用世諸孫尚祖風彈壓破江羣嘯靜指麾邊邊  
資空盛心未必榮三錫且喜朝廷各有功

浪誇京洛漸塵清局面今翻第幾桿須倚玉龍擊重  
任暫依金馬作長城時人共記維寅度陽豈元後建  
亥生試向後天推八八吾宗卜數萬為盈

遂寧家知府生日

玉堂元不閱英靈地主還從此地生千里樓高人獨  
立九宗山峙月雙清洋洋水蘊臨民意猶憶籍林戟  
葉聲如許高情誰與擬王梅枝外看參橫

相去無多五日間兩家牛酒賀生賢二陽引類臨文  
長三壽為朋泰茹連折木旁瞻星兩兩大椿遙祝歲  
千千相期協力亨屯難未聽終終續疑宣

潼川路施運判生日

家聲燁燁自乾淳王謝門中着此身金碧池邊金碧  
使玉山臺上玉山人都將奕葉芝蘭味散作羣芳  
李春應記西陵分首後枯棋一局幾回新

湖吹簫寒疑不禁地雷應合戰羣陰悠悠未使功名  
手渺渺誰規造物心三壽作朋剛已復二陽初動卦  
為臨經綸及此身強健插領青絛雲未侵

盧貢士二十人端平元季手書增郡國貢士

貞盧增二人是歲貢于東西路轉運司者各

二人以五月庚戌合寮吏宴于郡之正牙歌

鹿鳴以遣之

故日中天萬國明恢恢賢路慶端平月正元日下書

詔二十六人登姓名西澤射陳狸首節東廉歌奏鹿

鳴聲諫侯何幸身為薦要示周行玉女成

天地中間着此身合將位育入經綸陰陽固自生成

我爵祿安能富貴人利欲當權心退舍欲淫得路俗

迷津諸君自此騰驥去願以先知覺此民

送李季允赴召

擁馬催呼夾道迎詔書洛社起耆英史迹載筆照前

季政路題名接弟兄新政期公皆一律故交惟我得

忘情正邦須自明倫始要仗公開萬世程

一傾鼎否一番新但見新人笑故人元祐至今迭更

化崇寧以後幾權臣曾趨嘉定政元詔又賀端平第

一春長把人才留一半今年新是去年陳

是是非非各有心以同為愛異為憎誓殺秦穆族修

怨在莒齊威卒震矜事急求言常易入位高從諫最

難能願公一破從前陋萬里無雲皎日外

李尚書被召過灑臨發之日官吏以行香日

分追送不及明日尚書自合江詰後期次韻

以謝

蕭雞嗷嗷田前催擬效張侯夜半來殘夢方隨僧梵

去擊音已聽客帆開江星望極空留恨陛下憂深

正急于已賦明倫相贈勉更思桃李及時栽

題外舅換刑楊大夫墓

追思初攝大夫車得助堂前見舅姑二十三年歸夢

批一生一死隔黃墟時危刺著人間我境換遙憐向

者吾伯也收分今已矣茲言借仲李勉終圖

嘉泰二年題資州醴壇山星斗閣至是同王

資州其然賈大安子是楊季持成子諸公登

山用前韻

三十三季去後還筇將重踏舊江山青衿朋友子當

戶綠情奚減霜主驥贏得光陰歸騎裏梅將聲譽

落人間聖門事業無窮已只問君王允退閒

天磨團團任往還莫將止處認兼山水歸寒谷飲秋

練木落前峯明曉暎天度已歸參井後日行又值斗

箕問若知此處真消息血氣浮名總是閒

制置丁少卿生日

嶠嶠陵霄獨鶴飛九芙蓉裏爛生輝青陽少府舊可

冷少卿之入武德浦白石先生新杼機火卿普從白石先生錢文  
李受陶盡世紛磨不磷聽渠公論是邪非扶性

陛下方親政小卻猶雁伴紫微

蜀道今行第幾回天西玉帳又宏開鶴歸華表人如  
舊龜放長河獨拜來屈處觀伸霜後菊消中見息雪  
前梅瀟江不解西流去引領長空酌斗魁

次韻丁制置遠迎三絕

錦里論交三十年浮筠大王途中邊投荒已作無期  
別夢覺依然墮我前

喬松挺挺百年期霜雪無端頸繫之一點陽和消不  
斷香風又長歲寒枝

谿潭疊煙隔市朝十年山徑長蒿茅好風吹送知時  
兩生意洋洋大國郊

寄題李季衡東樓

前年呼舫下玻璃突兀新樓闌自圍鴈影已隨流水  
去鶴歸空感昔人非曩遊歷歷夢中以往事茫茫知  
者稀幸有季衡風味尚何堪得搯語朝暉鴈歸鴈湖

題王巴州震傳經樓

牒皮充厨書滿家到無言廢亦書何六經文字未會  
有三代聖賢如許多直自語言空布滿却妄人物轉  
消磨有來訂古談經者試把斯言為切磋

恭和 聞喜宴御製

祖宗德澤被生民列服山川各效神幾見高岡鳴鳳  
集又看層浪化魚新外歌幸聽三章雅佩印行紆五  
兩綸聖世實賢如此厚致君君忍負不賞身

題余氏聚遠樓

若向天機識得親是間看不盡青春須知聚遠惟方  
寸說與樓前望眼人

將作監栽竹徐真翁清叟俾予書植賢亭三  
大字以詩見貽

烈日嚴霜恣挾持孤標凜凜肯隨時笑看世上間桃  
李一夕狂風失令姿

氣端解使四時青萬物彫零獨典刑嚴子高風扶漢  
鼎包青勁節撼秦旌

客夢時時遶故山夢餘若見玉孱顏徐公本自無通  
介自是時人醉眼斑斑斑二字通蓋漢以關

夜直玉堂

金鑿坡上疏開邊夢也非與二十年世事煙埃緣手  
盡正邪二字在遺編開禧元年正月子忍試節錄于

金鑿玉勒錦籠羈重上鑿坡鬢欲宣自喜晨趨無愧  
色更忻夜直得安眠

四月癸巳發海陽館過濼點餅于杏谿惺清  
虛庵宿太平宮

旌旗陰裏盛傳呼春夢纔醒一事無草草山看話朋  
友依然白鶴故時吾

多少濂谿生並時兩程夫子諫而歸須知宇宙何曾  
憑魚自川游鳥自飛

欲識真人千古心療飢獨有杏成林豈無世上閒桃  
李事使人從實行畢

步自清虛過上宮千言萬論憑談空擬將一語隨人  
後嘗與心謀不肯同

又過前谿訪梵宮人言此與老莊同是同是異誰知  
得擬問山前無極翁

丙申携客自康王觀東北行十里觀谷簾泉

正喜昔聞今見之泉稱第一更何疑此心好樂先為  
主但見忠謀皆我欺久欲一則各籬問之於人無以  
述所聞

筍將亂亂度巖隈亂澗穿空去復回方識人間真毀  
譽只緣親到地頭來

題歸宗寺

憤憤深源與會稽識時惟一義之千年誤作能書  
看謾說鵝池與墨池

青玉冰

一泓泉聲萬古懸觀瀾歎逝意悠然須知大化無窮  
已莫賦銀河落九天

萬杉寺

萬杉深處看僧廬中有昭陵飛帛書想象承平心似  
醉小亭好立看跳珠

三破橋

英雲皓雨瀉明瀾題作人間第六泉擬把谷簾從點  
降却將此水為超遷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十三

表牋

漢州到任謝表

六年去國存叨趣印促奉高紀今趣請詔之嚴三命  
 猶堪實獲便麾之請幸將親之有所荷從欲之無  
 遠低服恩靈罔知緝塞伏念巨稟資愚竊涉學士疎  
 偶奮迹於儒科遂發榮於朝蹟尋被禁林之給札以  
 階陞省之懽書屬疆事之方敷迫權茲之輕舉雖公  
 孫丞相發蒙耳如尹尹太師不乎向懼久居中亟求  
 補外未書乘郡之績兩奉賜環之音于時多艱懷蒙  
 弗靖神雖馳於魏闕身重去於魏庭冒貢忱衷果回  
 淵聽乃荷分符之寵靡拘反汗之嫌臣所領州今曰  
 望郡旁接滄瀆之境中居汲盜之間民力漸殫詎權  
 科之政急土風微穡尤教化之當先顧臣何人蒙國  
 分寄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恭儉修己緝熙意三  
 后在天動遵成憲五年更化行底康功猶蓬東於班  
 聯俾承宣於郡國臣敢不益有素履仰體瞻懷視民  
 如傷冀發施於仁政行已所學尚對越於天威然竭  
 微誠求酬親擢

被旨兼權漢州軍期謝表

謬陳時臬負且乘以多堪攝領將輸祝代庖而有親  
 處非所據愧甚於榮伏念臣俱以西儒躡將降指察

庶獄小大之比酌常平飲散之宜共二以來無一可  
 紀曾謂漕臣之久曠又塵睿旨之中頒垂三組以聯  
 榮對兩臺而兼治重惟飛輓之置使豈惟期會之收  
 司崇學校以厲賢持銓衡而選吏茲惟重寄併及非  
 材雖暫假於須臾亦靡皇於進退茲蓋伏遇 皇帝  
 陛下位無輕授爵不監施念臣存領於州庶藉闡政  
 術謂臣久司於臬事尤習民風且俾攝承以須選授  
 臣敢不恪共明詔遵奉察條無子路兼人之能自知  
 甚審雖叔孫一日之暫必茸為期

漢川提刑司賀 瑞慶聖節表

帝睡御極受羣臣十月之朝邦獻同心歌天子萬年  
 之雅上儀載舉美報維均恭惟 皇帝陛下遠續九  
 皇近繩三后伏歷年之堅忍共濟艱難遇一念之嚴  
 恭潛銷旱暵將以垂鴻於億載豈惟敏錫於庶民臣  
 將指遐陬傾心宸極以介景福既稽首以揚休克共  
 明刑將初天而永命

漢川轉運司賀 瑞慶聖節表

維十月之良月爰啓休符紹三王之顯王誕膺景命  
 於惟邦慶允洽民惟恭惟 皇帝陛下淵嘿九重仔  
 肩一德匪徒耽樂文右之微柔懿恭爰究劬勞宣王  
 之還定安集方歲行之在子正帝立之當辰率時有  
 截之區迂續無疆之筭巨斯司漕事喜選良期為天



下君既備其疇之福使聖人壽頤伸華祝之辭

潼川提舉司賀 瑞慶聖節表

三代有道之長篤生真主萬年受天之祐載紀休符  
叶氣產洪丞生閭闈恭惟 皇帝陛下適抵祖武迪  
畏天明寒暑平而三光全陰陽和而萬物得式歌長  
發胥慶誕彌奠二氣以維和域允荒而俱壽臣有嚴  
司度莫克揚庭舉百世莫能違斯道率同於壘長  
上古不為老至和祈轉於洪鈞

潼川軍判謝到任表

攝官承之無補將輸滿歲為真誤叨申命撫江山之  
維舊悅雨露之更新伏念巨自歷試於外庸遽躡乘  
於使傳且庶獄小大之比與常平欽散之宜揆以短  
才一之謂甚胡然誤東二者得兼矧漕寄之所關於  
坤隅而尤重豈薄書之是務抑澄按之當先况建學  
立師將助秩宗之典而量能授職又分選部之衡自  
昔假名已勉代斲于今即拜寧不疾顛明時何至於  
乏才使指宜難於改畀不圖華遣洵及寒蹤茲蓋伏  
過 皇帝陛下恪謹身脩適祗天顯曷知人之竟世  
民欲其安推明物之舜仁務先所急致令庸陋備備  
馳驅臣敢不遵奉察條敬共明命土風里俗既盡得  
於諷誨玉澤國章尚勉圖於宣布  
直祕閣知潼川府到任表

角巾故里慨夙志之推頽息蓋東藩諒清朝之東記  
申界木天之舊直式華土地之新封得之若鶩望不  
及此伏念基賦安蒙頌茲事闕踈既踈玷於讞平俄  
謬將必驚轉方渡瀘之有命遠涉此之經悲興言初  
心寧復榮望矧時多故為吏滋艱鄰疆煽燭之方揚  
民力張弓之未弛承流之始圖稱無能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畏魚天明惠綏繫獻謂臣歷將使指或土  
俗之相諳念臣忝擁州麾必民情之熟察特令宰郡  
以便起家臣敢不祗遵訓詞誕敷德意緝艱恤隱俾  
田里無愁嘆之聲旌淑禁非以庠序申孝弟之義力  
行已志上報主知

謝周程三先生賜諡表

大儒輩出卓為正學之宗下使周諮敢舉尊名並與  
俞音才疏善類知歸臣切惟聖道之晦明寔非世塗  
之理亂自犧黃發河圖之秘堯舜謹道心之傳專商  
周受命之初凡誥誓君言之首必論降衷之性必明  
為物之靈至若箕子陳九疇以叙民彝周公設六官  
以為民極君陳以大猷變民厚君牙以五典示民中  
尹吉甫作秉彜之詩劉康公開受中之訓蓋與君令  
辟之所以教而羣必先正之相與言呈王以來不謀  
同符春秋而降幾絕如綫極於六藝之作與夫七篇  
之書孔欲無言孟豈好辯凡以扶天理而遏人欲傾



時否而康世屯而權謀統與邪諛又作詞華代起科  
目相挺雖董仲舒膏求仁於道誼功利之外而諸葛  
亮亦鞠躬於成敗利鈍之外自韓愈之卓識謂孟軻  
之無傳然一傳而眾咻獨倡而寡和斯文不祗神氣  
有開挺生豪傑之同時尚友聖賢於異世自周陶圖  
書之既作而程顥弟兄之相承雖幽極鬼神賞驗於  
躬行之近雖窮探性命不離日用之常未嘗躡筭  
以好高大要近思而退省豈獨振千年之墜緒始將  
開萬世之升平而從祀之請未俞節叟文高闕貌是  
庸虛之跡偶塵勸學之司顯天有聞蹟地無措敢意  
奏篇之再遽蒙錫命之三速戒攸司各放美統茲蓋

恭遇 皇帝陛下適抵元命駿惠帝猷念大道之溥  
微賴諸儒之扶植今美益既先於後學而褒章未  
被於前脩莫標倡道之源實謂彌文之曠特章好  
以示俗不以久而發言事光流聞時謂初見昆謹當  
証駁不訓數恢暴備明正道道民開示君師之意使  
先覺覺後維持天地之心善人浸多斯世永賴

立皇子賀 皇帝表

聖謨密運若嗣明登仰遵二祖之已行不待羣臣  
屢請官占胥叶師錫允諧恭惟 皇帝陛下由段天  
明適祗无訓言念承祧之重肇開燕翼之祥皆文王  
孫子之本支承大漢山河之帶礪遠承 藝祖喜無

疆大曆之歸近考 孝皇均有道曾孫之慶其豈分  
地守阻觀庭揚 定本事史大謀既篤家邦之祐聞正  
言行正道願觀師友之功

賀 皇太后表

禁中定策為天下以得人海內同心歌吾君之有子  
母儀既莫嬪則用章 皇太后殿下配日照臨承天亭  
育遠參任妙射彤史之徽音近法曹高著椒塗之令  
則仰贊皇支之議術實濟室之憂巨猥以遐藩親逢  
盛典自家刑國既覘交愛之功求賢審官更應相成  
之志

明堂大禮肆赦賀慶成表

宗祀以配上帝既訖崇儀獻福而錫庶民爰敷衛術  
丞生闡澤率土歡呼恭惟 皇帝陛下淵嘿無為嚴  
恭自度茲歲行之在巳而日吉之維辛震必待祠鼎  
亨身帝垂恩贖祉不遺輝翟微盪垢滌瑕式霽風  
雷之令臣叨居遠服喜還昌期想知士之奉璋駮奔  
靡及陪老癯之扶杖宣布惟勤

賀受 寶表

恭觀 詔書以求年元日受寶文於大慶殿者明命  
誕膺披地圖而數貢遠人咸慕奏天府以效茲播告  
維新奉安有恪巨聞方物雖昭德之致寶鎮則為國  
之華符吉印於咸陽 哲廟所以成太平之治獻元

重於興化 高皇所以開再造之符然嘉書高麗於  
素遺而蟬細猶沿於唐制初茲舊物至自殊方素來  
乎嘉祐之文申述於元豐之日圖書具在檢玉借來  
昔鑿采中原殆以魯弓之未得今觀光上國咸敬趙  
壁之全歸於昭受命之符光啓中興之運恭惟

皇帝陛下聰文稽古神武御時山東三十餘州復行

王化河北二十四郡喜見官儀歸疆來板於職方執

玉宜歸於典瑞肆下大朝之吉業修誕受之文景光

流聞時謂翔見巨心存闢北身滯周南握乾符闡坤

珍幸際興隆之兆畏天命念祖業更觀保右之申

賀皇太后

天扶興運將蓋復於政疆地極幽荒首來歸於舊物  
慶均八表化始二南巨竊推趙壁之言還豈但萬弓  
之書得由元豐而來百四十載爛其款識之新造建  
炎而後九十五年觀此會朝之盛於赫皇靈之暢爰  
覘內治之修恭惟 皇太后陛下麗日齊明承天載物  
無為而治率賴於虞嬪有道之長本資於周以顯膺  
眷祐用獲休嘉臣諱守遐藩恪承詔綍披皇圖而覽  
帝籍丕昭受命之符頌君德而舞后功遠想充庭之衣

元日受 寶肆故謝表

效珍絕徽爰開受命之符班朔正牙式肅昭天之澤  
皇歡四治興誦一詞恭惟 皇帝陛下命于帝庭奄

有方夏堅好生之一念得多助於兩間眷言寶楨之  
維新寶我龍衣藏之百舊由元豐而來百四十載爛其  
檢識之文治建炎而後九十六年昉此會朝之盛肆  
商大賚齊錫羣元臣屬守遐藩親逢盛典嘉與興  
之春植咸欽廟社之威靈民勞沉可小康願益思於  
先備胡滅誠為大慶宜深軫於後圖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銅渾考象適膏旱日之初陽瑤域闔祥爰叶三登之  
嘉運皇歡允洽民氣用諧恭惟 皇帝陛下迪德寅  
恭儲神淵靜駁惠累朝之烈濟登必世之仁天地中  
間感至誠而叶序霜露所墜聞盛德以來上庭方一  
震動之初正萬彙咸張之日亟彰農瑞式見天心臣  
等幸睹休符與雋美澤七栢八證既未占而有字十  
雨五風將自今而至後

代宰臣以下謝賜喜雪 御筵表

雷在地復誕宣五穀之精雲上天需肆秩羣臣之燕  
禮嚴卜書書喜有年恭惟 皇帝陛下寅御不符參  
件真宰不待禱祠之重夙膺保祐之申當五陰一陽  
之文應六日七分之候至和收破上瑞來臻雨而雨  
暘而暘得上下同流之妙食云食坐云坐極君臣相  
說之情臣等欣聞鳴鹿之三莩稱嘉魚之什為民上  
而樂與人樂竊西齊宮之遊思天下之飢已飢敢

厲虞庭之志

一作為民上而樂君既切於與  
人光天下而憂且報志於恩

### 除權工部侍郎謝表

二年載筆久希閒館之遊一日除書忽忝事官之職  
 固辭不獲重拜徒慚竊惟百工雖殿六職然而辨陰  
 陽五材之等將以順天地萬物之情在虞廷至重而  
 不輕至周典偶遺而莫考相承近世服在通際是惟  
 侍從言語之官匪直伎巧工匠之末肆嚴厥選俾介  
 攸司如臣者奮迹羈單稟姿疎直惟知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亦謂大將行吾道次將行其言然瓠落  
 而無所容液滿而不適用數上歸田之請宜從置散  
 之科忍疇老城之舊勞俾列中臺之末屬欲行或止  
 當黜而遷竊蓋伏遇 皇帝陛下惠綏民若由畏天  
 顯調善類乃興邦之命脉而直言為有國之光華特  
 施培養之仁以茂纂承之烈致令宜去亦誤留行臣  
 謹當祗服訓詞益深操守獻納論思之責毋替夙志  
 進退去就之宜尚期終令

### 謝 皇太后表

柱史分輝久叨徧歷事官命介忽誤優遷行分美堪  
 歸恩有自伏念臣奮身孤遠涉藝淺燕 先帝臨軒  
 之初策諸前列嗣皇謀廟之始權在左幼但知斷斷  
 以首公不解所盱而隨俗雖寸長之損見亦眾毀之  
 所歸會有采薪之憂莫施橫草之報惟祈開廣以供

病軀既屢觸於報聞又恍驚於超拜雖處之伎巧  
 匠之職實號曰言語侍從之臣班聯浸高責望愈切  
 顧控辭而莫遂徒震懼以靡寧茲蓋伏遇 皇太后  
 陛下母儀四方子育兆姓夙有求賢審官之助用開  
 詒謀燕翼之仁凡今要近之官皆昔封培之力有如  
 屏瑣例辱眷留臣敢不益厲初心以裨新政獻納論  
 思之責闡替宿志進退去就之間尚期終令

### 復元官職宮觀謝表

七年流落幸全投裔之軀三命便蕃併賦祝釐之願  
 望不及此得之若驚中謝伏念臣賦資穎蒙聞道猶  
 淺自玷言語侍從之列期效論思獻納之忠而識闇不足  
 以周事情才疎不足以濟時用况卧疴之既久且公論  
 之不容白簡霜嚴已甘大像皇圖天廣特沛寬恩僅  
 從三祝之糾姑真五紵之表雖江連楚蜀無履為跼  
 跼之憂然地控蠻徭有暴虎馘蛇之慮忽自天而有  
 命俾便道以過家盡復元階實踰始望况申榮於  
 書殿又假寵於祠宮事光流聞時謂期見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德侔覆載知燭幽深憫臣斷斷無他異骨  
 負薪之疾察臣性性自守嘗輸曲突之心粵從從之  
 存頌已動聖心之遐軫上東朝之壽筵下春日之寬  
 書肆命元巨式商大齊臣誓堅堅節益厲後圖今為  
 牛羊求收芻已荷更生之造未先狗馬填溝壑擊暉

非報德之期

上皇太后表

東朝分壽詩式頒慶渥之新比闕疏榮盡復郎階舊  
 仍通班於書殿併賦祿於殊庭拜命便蕃躬躬震  
 中謝伏念臣藐然末伎奮自諸生先帝臨軒之初視  
 恩首選嗣皇謀廟之始特罪過聯會有采薪之憂冀  
 施橫草之報連章累牘匪由中華職受藩姑於補  
 外自貽伊戚以速厥辜奪爵投荒坐閱七年之久昇  
 祠還秩忽驚一札之頒得之若驚望不及此茲蓋恭  
 遇 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陛下飭躬慈儉迪德靜  
 嘉昔著壹儀有求賢審官之助今隆母道垂詒謀  
 燕翼之仁念蠹茲罪戾之餘亦曩者封培之命斷在  
 外罪悔迄今乃因錫福之辰特霽昭天之澤命輕  
 蟻蟻恩重立山觀德化之成幸數陪於瘞老祝聖人  
 之壽敢自附於華封

潼川路安撫到任謝表

王三錫命誤新渥於松階國十為連泰舊封於梓部  
 莫俞巽積載後寅車日某惶懼惶懼頓首頓首伏念  
 臣才不適時學惟事道際遇兩朝之久踐揚三紀之  
 間為詩遺王名曰鷓鴣奉期披亂取彼諸人投畀豺  
 虎皇極傷讒尚憑高廟之神靈敢賴天王之明聖返  
 湘纍之初服釋楚執紼之南冠託俾生還堯善死報矧

又授鉞於赤甲白鹽之下予摩於玉堂金壁之間猶  
 未厭於宸心復游頌於闔寄地連巴益分四千里虎  
 竹之符江接特渝理十六載龜琴之夢維時多故壁  
 變方新民夷有侏儒穢雜之難齊郡國有赤子龍蛇  
 之未定而民力張弓之莫弛邊氛煽燄之方揚豈惟  
 鶴在梁之羞抑亦蚤負山之懼厥為忝冒實出倉蓬  
 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德歌九功明見萬里暢皇威  
 於海岱允矣東漸好廟莘於岷嶓瞻馬西顧謂商維  
 之絕徽實北定之良圖念及微忠復加隆委臣敢不  
 修其可願欽乃攸司銷帶生佩憤之風道之務至聖  
 使馬如羊之堃豈廉以安邊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十三

內制

賜左丞相鄭清之辭免兼職不允詔

朕惟成周之制策書冊系官成政典雖各有職掌而典式法則太宰實總攝之所以嚴載籍謹政刑信今而貽後也漢失其指禮儀章程律令軍法相國僅與諸臣分掌其一至我 國朝始命宰輔蓋倣成周之舊制以忠忱篤厚相予親政登巔舉獻宣昭今猷若王鑑金科之書戎昭武畧之要提綱既久厥有端緒今又以史筮著局屬卿輩正而踳牘來上併露歸志夫此五書之目卿且不得以辭其勞矧方命卿以周公之事往求朕濟事有大於此者其勉為朕留總領衆職毋替成績

賜准東制置趙葵乞遂疲聞不允詔

朕惟用人之法蓋非一途昔晉用荀林父素用百里視人始疑而終信之雖然抑可以為難矣使須暇三年終無以自見也晉景秦穆不得為遂非乎以卿世篤忠孝肆排羣議倚殿東 淮而新疆未固感境喪師需葢復來固請開供今秋防孔彌豈卿閒供時邪其為朕量國力固封守明邦謀緝蒐廋察相翔先為自治之圖以杜必至之患尚有以雪報郊之恥也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七月五日

朕發惠先猷登庸二相以左右乃辟老師非苟以爵位為光寵也卿乞身之請至于再三援賈誼書將以古大臣之節自厲詞指開亮不忘嘆嘉雖然節之為義剛柔分而剛得中蓋止所當止非直以一退為諒也澤土有水或過或不及皆不得謂之節朕自親萬幾卿能為朕蒐覽俊茂收回威朽不闡言路請過更饗正當須暇歲月言觀版成而一日非終奉身勇退朕方以剛居中為甘節之主卿顧欲使於一去以蹈於上六之苦節豈所望於舊學之巨邪典聽朕言亟抵厥叙

擬 御筆褒鄭清之

朕倚卿舊學助理萬幾卿迪德靖夷秉心純亮正塗四關吏道一清厥功茂焉乃自仲夏以來屢伸卜相之請茲又力祈聞退至於申詔四五面諭再三冲尚莫面殊拂朕志今以手札賜卿其毋重陳陳往即乃事以副朕眷留之意

賜葛洪辭免資政提宮乞休致不允詔

七十而致為巨禮之節也若老耆期稱道不亂則有不得謝者故在朝則共王杖大祭祀則供杖威非惟貴爵崇齒亦以乞言效德如獻聖武公延州來子皆年過九十固不以齒為限也朕閱勞著碩聽就退聞祕數隆名真祠聞廩亦庶幾月存日秩之意參請禮經

孰白不可毋以辭遜為也

曾參政從龍生日賜牲餼詔七月十七日生

儲休慶爾生德明時冠一卅之倫魁陪兩朝之該輔  
爰頒好賜庸介壽祺其茂體於睦懷益勉殫於忠報

立秋祀五福十神太一祝文

月望薰維氣澄西顛時維四立報重十神敢迪壽章  
式嚴圭薦庶發神顧申錫邦休銷弭疹祥導迎和氣  
師千載敢年敷屢豐靈靈函生永嚴昭事

聞喜宴口宣 七月十五日

樂得賢李式頒燕衍樂奏嘉魚之什歌陳鳴鹿之三  
爰示周行匪章私惠

賜吏部尚書李璽乞歸田里不允詔閏七月

朕始躬萬機靡皇他務迪籲耆俊共圖康功卿作我  
恭先為時特起言論有偉聰明未表而陳諠再三編

以禮律朕惟七十而致君事時其大閉耳若耆耄好  
禮耆期稱道有不得謝則不以齒為限也書不云乎

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尚安厥位毋駿爾行

賜知閣韓林乞休致不允詔

上問之長九儀是司揆之故常必付耆宿卿必勛臣  
之後練習憲章徒賴儀刑以重賞贊而仍歲請老求

遂私佚此非朕所望也

賜李稟辭免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仔讀不允詔

承明學士之選凡省府之初除彼臣之又次者為之  
若優以內祠留之經幄自非耆宿不在茲選卿三朝  
敷歷之舊副朕東來而陳力不能累章來蘇夫知止  
知足者人臣律已之分而尚德尚齒者國家禮賢之

宜是用閱勞禁塗榮放故實凡以待以次處耆宿者  
併用付卿禮秩既優眷懷未慈其毋固謝爾有寵章  
賜洪浴養辭免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不允詔

朕椒擗大權卿首以忠清鑄滌垢玩儻乃辟于成憲  
乃有非謀非彛以肆恣開治東華書命攝貳選曹攝  
幾糾過愆違昭乃辟之汝庸也而書詔填委以洽節

宣之和數以告諭茲庸權正貳卿首兼珣閣蓋官雖  
要重而事簡於前其庶乎可留以迄濟乃辟矣始卿  
以元祐望我聞為朕言曰今元祐絕望朕聞之惕然  
若遽舍去其果無望也夫

賜李稟再辭免除端明內祠侍讀不允斷章

批荅

優老之典朕自嗣位以來未嘗輕以假人今輟以榮  
卿之歸而來奏以不良于行固好未已夫三揖而進  
一辭而退此固卿去就之分詩不云乎謹爾優游勉  
爾道思其尚以經學輔朕無重陳也

口宣



內祠供老經幄留賢知書殿之隆名皆 聖朝之優  
典亟祗厥叙毋費子辭

賜葛洪再乞休致不允詔

七月癸卯詔書葛為卿言昔人如周之獻聖武王之  
延州來皆年過九十而不得謝斯言屬耳而忱請再  
蘇朕惟七十致仕古有明訓大夫去者亦公卿之通  
稱然而由周以上老不得謝尚多有之蓋不特前二  
人為然或者既嘗在大目之位則當與國同其厥休  
非若卿以下得以引年嘉遯也詩曰母金玉爾音而  
有遐心其母重陳以章朕之不德

賜崔與之辭免參知政事不允詔

自比年以來義理不競名節隨類愈得守誼擢正秉  
忠蹈方之士表儀羣辟是用特卿為政夫當仕有官  
職而以官召之則不得以疾為解卿猷念專固不肯  
設乎心以相從也今外訖內哭平林切不事金龜來  
豈卿閒遊時耶詩曰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舊詔謂言  
不過君之朝而先儒非之曰自此自陳不得過君之朝  
也今卿以二說孰非孰是又厚矣薄則去就決矣朕  
命不易卿來毋遲

顯恭皇后下宮修砌山牆告遷神御表文

載皇宮牆若更歲路正儔功而興什當移御以即安  
敢以靈辰首伸虔告

賜陳卓乞解金書樞密辭執政恩例奉祠不  
允詔

朕惟天命難謀事幾錯出肆爾衆建該輔以紉我愛  
民維時百工莫肯夙夜暨厥表且不恤我志厥既憲  
禁宣猷以申儆之惟御踐修有聞翊我樞筦尚幾與  
二三大吏祗勤無怠以律我有目而浩然懷歸陳誼  
懇懇難以視恩政路厥有常典亦不我背詩云無棄  
爾輔負子爾輔其克忱裕乃猷以訖爾庸

賜陳謙辭免除工部尚書不允詔

比歲姑息成風誨教當益訂濇相龍勢羣舞復然雖以  
王之瓜牙有不可恃而南徐又見告矣卿以忠忱內  
發威信夙孚矜劓所加靡有遺育庶其為朕免於誨  
賞之取以張辟威以折亂萌管攝文昌庸昭在師之  
寵而辭弗敢有且曰若假千百人之命以求寵利天  
且不容况於人乎嗚呼此古人哀矜勿喜之意允是  
心也可以無媿於天收矣懋功之典匪朕收私

賜陳卓再乞祠不允詔

癸未詔書言未脫口而忱辭再既秉誼莫奪惟今戎  
心弗諱疆候繹積賢累才猶慮弗給而無皆無側  
何恃不虞矧惟股肱之目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  
今國事未濟而私佚是圖匪朕收闢尚其以義自闕  
求焉乃后

八月半壽潮江設醮青詞

金令方中正潮汐瀾漫之候土功未戒有限防潰決之憂敢希顧諟之仁爰舉醮陳之典仰冀天神祚善益肇固於皇圖川右靜波昇安安於京邑庶借億兆永荷生成

擬趣召崔與之 御筆

卿自鎮蜀南還屢詔不起清名高節朕甚慕之方時多艱待卿為政庶資廉靖以屬廉隅毋庸固辭亟副虛行

賜右丞相喬行簡生日禮物詔 九月一日

叶能熊之下正渭濱八十之年歌鳧繹之詩祝魯國萬千之壽爰攷匪頒之式庸昭眷遇之私既有旨酒又有嘉猷以將其厚意俾爾穀穀降爾遐福尚輔享一人

皇帝甲子本命就開元宮設醮 九月一日

歲曆三時爰屆季商之候日周六甲適丁元命之辰載被殊庭肅延真敬仰冀無私之造式開有永之祥天威咫尺庶享克誠童瀆再三尚陳餘懇惟冀有嚴帝鑒申錫邦休長垂顧右之仁益保靈長之慶

賜左丞相鄭清之生日禮物詔 九月二十九日

觀度銅渾正龍駟開晨之候調元三敏記能寵協夢之辰肆迪壽章式頌嘉賚美鄭公之德爰加授紫之

勸頌憲侯之功益介如岡之壽

告太一祝文

五福 君恭 大遯 小遯 天一 地一 四神 日恭 日恭 日恭 日恭 日恭 日恭

慶收告謝朝陽闈辰致四啓之壽暨舉十神之秩祀伏冀枕辭孚格靈監博臨三務成功各保室家之慶四夷慕義永銷兵革之虞

趙汝愚配享 寧宗廟庭表告 太廟景靈宮

祖宗祝文 九月二十日

臣維前寧人嗣大歷服在時邦哲有相汝愚定策宮闈計安宗拓鼎湖弓劍歲一星終高廟衣冠德百世祀載瞻俯食無易元功奮築云初吉圭以告中殿書云初

青詞

昔在寧考相維汝愚獨高元祀之功宜與大彘之享師虞既穆象肖莘新茲惟惟有國之常經仰冀在天之昭鑒

賜李壘乞還故里不允詔 九月二十四日

朕惟周有黃耆台背之老詩人以美王漢無白首耆艾之臣識者以憂世肆稽眾允威顛時髦卿以四紀勤勞三朝敬歷長我六事為今名卿曾幾何時數以歸論夫經帷史觀有理義之忱心書殿祠宮非筋力以為禮何疑何問予請予求敵聖武公耄期而入相延州來子也而帥師為 朕少留於御突損



賜李士室再上章乞還故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書上云平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於力既極我尚有之古之人欲其罔愆也雖以於力既憊之人尚幾其我有焉今卿陳力不能累豈未已所以自為謀則善矣朕獨不惜良士之去乎而况比日以來狄難未衰邊聲孔棘淮漢改蜀羽書重跡朕為此懼正惟黃耆成人是諮是信今願以禮律為容自微以親舊規曉為疑夫委齊為臣苟有以再誠單慮濟登乃辟如漢汲蕭則寧復以居中為嫌勉蹈前脩毋庸詠請

安於仲撫諭四川官吏軍民詔

勅四川官吏軍民等朕以故冲嗣守歷服上天孚佑一紀于茲虔恭夙宵罔敢暇逸載惟西蜀居國上游翥至大羊敢犯王夏乃季秋月朔疆吏告警維時關帥進屯險要發率王旅若守封扞敵之臣暨我將士躬冒矢石挺身戎行雖時有克捷而賊勢觴張音郵隔絕深慮踰關越險滋蔓難圖朕為民父母而不明厥德綬御失道以召釁納侮使吾赤子仍歲勞不得息將吏被甲宵不得卧恫瘝乃身過實在一朕一念及此疾首痛心惟爾官吏軍民念三百年涵養之恩其尚同德一心以殄穢乃隲朕既頒手書以

付秀叻爰命太府卿安於仲兼四川撫諭使奉將朕指勞問將士撫綏黎元招輯流散糾合嚴武其有敵愾為吾制臣之助者姓名來上朕將第功行賞大報忠勞勤名策書垂耀罔極爾其聽朕不食言故茲撫諭想宜知悉冬寒汝等各比好百道書指不多及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十五

奏議

奏乞為周濂溪賜諡

臣稷以晚學蒙被東注擢司祥刑既服收司會漕輓空官復令共二顧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顯秩沒有卹章載在史冊者巨既不復贅陳然其間有道德隆重為世師表而爵位弗稱未舉易名之典則巨職在勸學所當敦陳巨切見故虔部郎中周願嘗為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吏苟下之民不傳謂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方春秋案嘗有永無替巨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願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二三焉耳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莫離判涉莫適歸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故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詎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百年治之日少亂之日多寧不以此而願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曠運圖書闡發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誦其遺文者始得以曉然於洙

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有不足學者矣又有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其學益以大振雖三人者皆不及大用於時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共於一代之理亂萬世之明闇所關繫蓋甚不淺特以命秩弗崇其於節惠之文未有能發明之者紹興之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大學錄魏校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周願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揆之亦未及以為言誠為闕典巨愚欲望聖慈詳巨所陳如以為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將周願特賜美諡使海內人士咸知正學之宗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如程頤兄弟併得在易名之典則尤足以章明時崇儒重道之意巨本為蜀人致甘棠之思而僥言及此越職喻分巨知罪矣惟 陛下財幸

小貼子

臣又照得周願及程顥兄弟倡明絕學真有功於斯道今不惟未舉易名之典而爵秩未加亦不得從食于先聖先師之廟誠為未稱欽乞併下禮官檢會胡安國等堂所建請討論施行

又小貼子

巨切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巨僚奏請如朱熹張  
栻並蒙賜盜然熹栻之學寔宗周程錄其後而遺  
其先恐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併乞 睿照

奏論故軍器監主簿游仲鴻紹熙末年建明

宗社大計

聚會臣猥以空疎誤蒙簡拔洵領使軫早夜以思莫  
遑寧息凡耳目所聞見吏治之臧否民生之戚休已  
嘗累其奏陳冀圖報効雖承荷嘉納而孤忠直節韜  
晦未彰尚有適諫臣所部而臣孰知其事者懼避再  
三之清嘿不以陳臣為有負昔者有文彥博富弼定策  
之功因王同老而後明王珪立子之議迨其子仲脩  
而獲顯以大巨定大議猶為忌者所掩不得暴白於  
時矧以小巨藐然朝著之後與身當事任者蓋大相  
遼絕乃能長慮却顧白發 宗社至計於簾閣猶豫  
未決之初時宰燕若深念之日辛而成事不惟不見  
知於時乃遭誣罔以陷於護至肯絕勿敢言齋恨以  
歿且職在諷度敢憚敷陳且勿見故中奉大夫游仲  
鴻果州南充縣人稟姿粹爽操行剛正臨節見義舉  
不可奪故相趙汝愚帥蜀之日嘗招宴幕下多所正  
抹後以薦居朝列雖歷落百寮之底而忠憤激莫  
非愛 君憂國之誠汝愚既秉政機凡事無鉅細率  
以諮問迨紹熙末年國有大故中外震怖莫知所出

仲鴻由料院上書其詞至謂與其死於亂兵之手寧  
先一鳴以身膏銖鑕於是涕筆俱下又數勸汝愚宜  
速定大計汝愚焚去其帑而心有感於其言越二日  
再見則汝愚責之曰君所言何事而書之帑耶仲鴻  
又為言公為大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可也會相巨  
倉皇去國仲鴻在祀事誓誓飛中文移書說汝意曰禮  
日不決禍必起矣七月甲子禫 陛下龍飛其定策  
固皆汝愚之功而白發其端勉効慄慄之忠者仲鴻  
也俄遷軍器監主簿汝愚既出仲鴻乃力請補外差  
知洋州及汝愚遭變韓侂胄之黨相與出力誣以大  
惡之名罔以不赦之罪而文致之辭波及仲鴻至謂  
其陰知汝愚觀所非望乃迎合以干進此慶元二年  
章疏也賴 陛下聖明止罷知洋州而已其後臺臣  
再論極其醜詆皆臣子之所不忍聞乃慶元四年章  
疏也復賴 陛下聖明但降詔戒諭而已且慶元之  
臺官與仲鴻不知有何仇怨而一再論列直欲加以  
寬謫之罪蓋不溢仲鴻之惡則無以厚汝愚之誣發  
言滅公耶論醜正一至於此天理不泯事久自明六  
七年之後朝廷收錄仲鴻昇以藩府擢以利路漕節  
仲鴻亦勉自激厲以圖報効既以事連柱統戎吳曦  
憚之走書僉冑俾之代去曦既僭竊仲鴻誓言必死  
前知潼川府劉光祖嘗舉以自代其詞謂仲鴻甲寅

在朝廷大議於簾闈未定策之前乙卯去國進諫言於權臣欲用事之際是數語皆仲鴻平生行己之大節其後又有以告于宰執者事既轉聞蒙恩憲秩訓詞有曰載嘉靜退見重鄉評何愛一官以旌耆德仲鴻得此賈謂榮遇然癯遷之詞乃以嘉其靜退之節至若紹熙末年陳宗社至計而慶元初載翻以是幾陷大僚仲鴻終不肯自明以迄於死則其事未經寢錄其於勸忠賞善猶謂闕典巨惠欲望 聖慈特垂睿覽下本路監司於本家取索當年事蹟及所上書疏與劉光祖所作銘誌宣付史館仍下有司別議褒錄俾其謚言深識後世有傳則豈惟足以慰仲鴻九京之忠魂其為巨子匪躬陳誼之勸誠非小補

小帖子

臣照得仲鴻之子官教郎前知遂寧府小溪縣游佶好學篤行克世家如蒙 朝廷以仲鴻未蒙顯賞將佶特加錄用尤足以為巨子匪躬陳誼之勸併乞 睿照

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謚號

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當位大官者雖善猶將飾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突夏球高若訥而益文莊蔡下鄭君

中而謚文正邵洵武夷蔡條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簡汪伯茂而謚忠定秦檜高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現為當然未嘗以為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文聖下開來哲如周顥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大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為小矣世之相後不為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為闕也巨切為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東權擢舉承渙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為周顥冒陳易名之請頃又於賤黃有去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棫之學子實宗周顥及程顥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 皇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尊以程顥兄弟為請申命所由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自適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否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且愚欲堯 聖慈甫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

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有瀆 聖聰伏俟斧鑕之誅

貼黃

臣曩者本爲周順管任本部故冒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既荷 聖慈悉加采納然同時如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說諸書所以開警後學有功亦不在周顥及程頤兄弟下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爲言者門人嘗欲證爲明識中子司馬光以爲弟子誅師不合於禮今若自公朝舉行闕典使之漏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正學益闡善類齊奮不勝斯道之幸欲乞 聖慈併下有司討論施行

論人心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五

臣疏述之蹤自諸郡西還十有七載兩蒙 聘召三授郡寄以至按刑持漕分闡守藩忝竊殆遍以書生分量寡欲易足日有滿盈之懼乃今月正元日陛下親御正牙誕受寶鎮會朝之盛觀聽收蠶而臣願以是日首被特恩之命傳曰敬其事則命以始今陛下既施其敬於一介外小臣而臣不以仁義言不以堯舜陳是謂不敬有臣而不敬 陛下安用省記

於積年之餘收召於萬里之遠也臣聞人與天地一本也天統元氣以覆萬物地統元形以載萬物天地之廣大蓋無以加也而人以一心兼天地之能備萬物之體以成位兩間以主天地以命萬物闡陰陽範圍造化進退古今莫不由之其至重至貴蓋若是易於坎離五明心體者也而先天居東西則陰陽之正中也後天居南北則天地之正中也於日爲戊己則土之正中也於辰爲子午則時之正中也乾坤中交而生坎離則氣之中也爲卦承上經而接下經則卦之中也離體則虛中而文明故應物而不窮伏坎則剛中而孚實故處險而常亨其至平至正又若是人能以其至貴至重也而不以小用之以其至平至正也而不以備用之則其主天地而命萬物也豈不綽綽乎有餘裕哉堯舜以心相傳堯典一篇而惟克明俊德乃命羲和禱浴四岳等事堯無所爲也舜之繼堯亦不過取諸人以爲善以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凱也舉之以天下之民謂之四凶也去之是天下之民舉之去之人心之所同則天也舜無所私於此也九官之命彼皆何等才分而自宅揆以下敷教者不以制刑典禮者不以掌樂選衆而舉僅得其人分職而理僅無曠事矣暨三代曰顧俊尊上帝曰陟丕登帝命曰以敬事上帝九皆推是心以答天意耳乃自

秦漢而後千數百年此意或寡當事任者豈樂於獨勞而常患乎莫與分其責居有位者豈樂於喑默而當患乎莫與行其言夫人之有伎人之產聖秦臣知好之以保子孫恭民則秦臣之利也人之智慮人之聞識樂克知好之以優於天下則樂克之善也豈必皆自己出而況每信消長之運乃天道之所嘗有非人力之能制不足之思而懂懂往來者皆徒思也此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一也孔子論天地之神昭昭然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而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證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是篇凡四言而意實相貫蓋人與天地一本而分使本心湛然清明純粹與天地通則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動乎體而為夢見乎龜而為卜雖遠在巖淵夫孰非此心之感况山澤之氣亦我同體者也毓壘產異以詒數世之仁亦理之當然耳而後世之君臣所居者既狹故所感者亦然豈惟所感然哉下之從上後之視前更相承式而才氣愈隘沈默拘攣以為謹也纖微煩慮以為能也以濟時須且弗暇給况遺後乎夫天地山川之神氣亘千古猶一日而人才絕無僅有乃至是則以所感所感然耳此其不能與天地相似二也夫人憂樂慘舒之度本諾一心之微而流行於陰陽見於稊燁未嘗有毫釐之

欺是以昔之聖人有舒恭而無拘迫有寬易而無狹隘以天命自度而不敢以私意小知行乎其間勞逸以時喜怒以類凡以節宣血氣專固精神順天地而理情性也爰自後世或人主獨運萬幾而之君臣之助或大臣兼摠細務而行有司之職其規模運量既日不暇給則於長筭遠取寧無所遺光武賢君也視朝至具夜分乃寐太子寔其失養性之福諸葛其賢相也所敵食不至數升而罰三十以上皆親覽焉食少事煩人以為憂夫自一命以上大小相承積而至於君相然後勢重而形佚使人主每旦視朝而不得大臣之助大臣執掌獨賢而不以負旦之助分曹列局陰拱默親事無鉅細必經省覽下至衆而上至寡也夫如是則下逸而上勞豈所以理性情之正養壽命之源哉此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三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子人其代之又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夫內而宮庭屋漏外而天下國家莫非天命之流行使幾微之不敕是謂曠天工而違時幾爰自後世或自謂智足備察或例曰人多可疑或言儒生皆是古非今或咎直百多取名歸過是心既勝賢路益狹班固贊漢之得人惟稱武宣而武帝中年已謂名臣文武欲盡詔求跡弛之主宣帝之後僅一再傳往往見大夫無可使者至外召蓋屋令



拜諫議大夫以遣東京以後朝會無宿儒大人可備  
顧問人才固不易得而非果無好巨所教苟用可  
制故似以蓋得天下之才耳唐中世以降或至東省  
閉關南臺關貢正牙罷奏庶官不對此豈真無才邪  
其曠天工而違時幾也多矣此不能與天地相似四  
也士修於家非積歲累月不成而壞之於天子之庭  
則一語一事問爾昔之人念其成材之不易也故必

扶植而容養之相馳於善意以圖惟國事之濟而不  
敢逆疑於意嚮之間所以兼收並蓄擬緩急而遺李  
孫也漢之高文去古未遠猶有濟時說後之慮而中  
世以後則有不盡然者矣齊西晉警而李廣起豈非  
略塞而趙充國用五溪夜師而馬援奮甌肇白燕李  
靖出范陽煥出貧鄉識河東寇結子儀封廷濼韓毒  
裴度見代蔡屢劾李愬顯使非倉卒需才則廣危霸  
陵充國援以老棄李顏郭裴諸人將沒身不見矣此  
其不能與天地相似五也巨既歷觀前世每見秦漢  
以後君臣大抵相尋於一轍為之廢書而嘆曰太哉  
心乎所以主天地而命萬物也必休休焉與天地相  
似乃可以無曠於天位千數百年豈有以是告其君  
者毋惑乎治之時常多於亂之日而危之意甚遠於  
安之形也今人才雖未易有而非果無也風俗雖  
不如古而猶可以有為也拓而大之則在人焉且於

是自然自信以告于陛下且念更迭既久分絕深  
進今重觀上國之光誠出望表用敢及時屢盡以冀  
君相之一動心焉儻蒙陛下留神省撫而或有取  
於其言君臣之間共推此心以一掃千數百年之弊  
則規模既拓人才將為時輩出矣宗社幸甚善類  
幸甚巨不勝區區

### 論州郡削弱之弊

臣聞三代而下經制不立故天下之弊常伏於弊  
之初漢自吳楚之變分封以弱倭國而末年之弊乃  
起於同姓弱而外戚彊唐自安史之亂裂地以授諸  
將而末年之弊乃起於藩鎮彊而王室弱故善治者  
能先時而制其弊其父則因時而救弊其下則弊已  
著而後徐為之救如此則亦何及矣自恭惟藝祖  
皇帝自大難未平首創唐宋五季之弊外召藩鎮以  
還京師臨遣廷紳以為收守天下莫不仰服威斷之  
明然而守邊之臣則又其考任假以事權固不與內  
郡同也未幾而初意漸失并汾閩越之僅平江淮諸  
郡已令毀城隍銷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不過四  
十年耳盜發兩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尋漢置作於  
近輔如入無人之境王禹偁自黃岡上疏極陳江淮  
空虛之害至謂名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  
平地富弼論江荆荆淮湖廣諸道亦謂處處無兵城



壘不修或數十夫持鉏耰白挺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庫誰復禦者至寶元康定以後空內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員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歷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吏禦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孰何金州盜作連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費那國猶有不合之財猶有留州之緡可以爲招兵餼之費可以爲一方緩急之備然猶慮虞若此矧熙寧而降括財利以弱州郡則益不暇爲國遠慮籍禁平罷招填併軍額撙察籍分係將不係將則尺籍雖闕亦不暇補矣方時晏安猶未見其爲大害也崇寧以後賦歛日增軍政日壞郡益以削一旦盜起東南連跨州郡震搖汴都久而後殄况當新造之金非拱手死難則望風棄城蓋自建炎四年以前惟知斂兵避狄未嘗敢與之抗者逮渡江航海迫我不已然後後兵刃稍接不數年而議和之使愷矣紹興之末虜闕淮薄以旣迫而後應之士氣稍伸然猶不敢盡用其勝極於比歲承平日久吳曦盈尺之紙足以驚奔列陣李元勳烏合之衆足以震擾三道張福干人之衆足以披靡羣辟虜闕果泮三泉如履平地虜闕斲黃五關如外虛邑嗟夫強幹弱枝之弊乃至此極是馬得無以變通之半巨嘗歷觀中興諸臣如李綱嘗欲分

長安襄陽建康爲三都胡舜陟嘗欲折三京關陝爲四巨鎮張守嘗欲以大河州郡做唐藩鎮府之帥守范宗尹嘗欲分畫諸鎮更不除代李彌遜嘗欲假帥守事權以銷姦宄雖多事之時與今日平世事體稍異然郡國削弱之弊則百年間如一日也况今所恃以爲捍蔽者莫重於四鎮曰江南曰兩淮曰荆襄曰四川使三邊不警則尚可以紓歲月之安而金夏蒙鞑局勢浸異殘寇未殄又生他寇四鎮之寄益非昔比自比年來朝廷垂意乎此責之專而任之久若知所以重其事矣然而其要又在於擇人苟匪其人則責之專返以益其過任之久返以厚其毒既得人矣則當假以逆事之權聽其所爲勿從中制本道官吏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責成則父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毋拘以文法也財賦得以專其出入他司不得尚循舊比以掣其肘也軍籍得以覈其虛實戎司不得掩虛額以自豐也屯田當復民兵當核忠義當招皆可以隨宜經理也規摹旣立則如國初守邊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年或八九年無所改易可也稽其勞效而即鎮遷拜自後臣以上雖貴極公師可也其旁近諸鎮又當豫蓄資望之人以擬其乏如是則受任之百事權專一得以展布四體責其成功而人亦改視易聽不爲朝不

謀夕之計可以慮終而知散三邊隱然為國長城緩急有恃矣此 藝祖皇帝久任邊臣之成規而中興諸臣因時損益之遺意儻蒙陛下不以巨言為非即乞與大臣審議而速圖之臣冒黷 聖聰拱俟 蕭斧之誅

重校鶴山先生奏議卷之十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六  
奏議

十一月二十三日輪對劄子二

論擇人分四重鎮以備金夏難事

臣聞昔者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臣嘗因是重有感焉子於父母一氣而分故志之所至則氣亦至焉未有呼吸喘息疾病疢瘵而不知之者知之斯速圖之然後父母之道盡而臣竊見乃者太陰示異彗孛告災雷雹連時海流矢道其占凡為陰盛陽微此蓋下動而上應其為喘息痛病亦既深切而為民父母豈得以晏然於此臣嘗私自過計而深有隱憂焉且晉永和間太白犯東井犯左角彗惑犯歲犯月是時人謂石氏殘士之證梁中大通間彗惑太白合於軫熒惑入南斗是時人謂東西魏分裂之證然而晉人比伐之師連歲不動梁以牧守來朝之夢亦受亡虜之許臣謂人之精神血氣與陰陽五行相為流通故著乎稜象見乎占夢凡皆此心之感况夷狄禽獸亦一氣而分者殆未可以此疆爾界而歧之也臣竊惟金虜日蹙殆不過游魂假息耳而連歲盜邊志在抄掠三垂將吏已不得休息况積疆之夏新造之難能保其不我窺乎夏人又有吞噬關陝之志

數通諸臣要結兵援秦輩之會棄我先道友謂將軍士少更請濟師今又遠連強韃近向全秦行李往來邀我未已利害難於喻度真偽不可測知稍失應酬便生閒隙而臣又自江淮以來聞之道路則重以韃人之憂雖曰韃政多門勢且分裂與金虜之始事體稍異然其推金如拉朽乘勝如破竹似未易忽視也矧不得志於我者安知其不乘閒於其中垂士之金又安知其不求好于韃以紓旦夕之禍然則金未可忽而韃夏又未知其心 藝祖皇帝不取太原正慮有西北二虜之憂况三虜之角逐而未分手乎才一本六合同氣一方有敗則為民父母之心便如惘惘乃身至隱憂 切此非虛語也况今稽之天地驗諸往昔亦既有證矣乎士大夫心乎憂國則不過交談談議咨嗟嘆息若不能以終日而卒未有一策可施者臣嘗妄謂使其汎汎悠悠如舟流之莫届行邁之靡臻以聽其勢之所趨莫若外示懷柔以弭增寇之憂而內修守備以立久安之勢且下淮東制司仍遣小使諭志於韃使羣盜無以措其甚間之辭而夏人則令四川制司因其來使諭以各用所長分道出師乘便即發不必更相牽引凡此者第以款敵而紓憂耳而在我者則當惜陰愛日汲汲然圖所以為吾自治之計精擇海內所推賢可任事之人如江如淮如

襄如蜀分四重鎮而虛心委已以付之假以事權助之財計凡所奏請隨即響報使得展盡以自用其二方必求賢任能選將練士必信賞必罰屯田積穀必休養百姓謹固守封必同心體 國文相開移其以次要郡如荆鄂金沔諸州亦次第選任責以實備如四鎮然凡此要害之地使果能一一得人規摹既立無所牽掣實政是講不事欺誣則精神風采必將旦異而晴不同行之二三年間庶幾有備不猶愈於數十年間汎汎悠悠以聽其勢之所趨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也臣頃者謬蒙賜對雖嘗妄論及此然條貫靡竟今輪當面對昧死為 陛下申言之如蒙 聖慈謂臣言可采即乞與二三大臣執議施行臣不勝區區

論實錄缺文

臣曩者濫員東觀蓋嘗伏讀金匱玉板之藏每惟祖宗實錄自東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過一千餘卷而 南渡以後 高宗 孝宗皇帝兩朝實錄僅六十餘年遂至一千卷以三十六年事為五百卷猶之可也而二十七年為卷亦如之甚其廣記備言無所脫遺而臣偶因當時所遭隨事檢閱則有不盡然往往一月而釐為二三卷往往州縣細故亦動是千餘言事關大體顧及脫畧且如開禧元年虜使

趙之傑要 陛下起受國書臣時以館職獲陪朝者  
之後偶記乾道六年虞允文為相虜使烏林蒼天錫  
倨慢與此相似時則允文前奏大駕還內放仗罷朝  
臣與在列誦言其事所冀速達有頃聞 陛下徑還  
禁中一如乾道故事臣謂宰執必有援此以開陳者  
矣乃聞韓侂胄為宰執言此謝郭然為之不知郭然  
秉政尚後此十餘年也臣既退朝即取乾道國史實  
錄會要 聖朝日曆諸書備加披閱則於此事或全  
無所載或畧及一二而實錄則仍循常比書垂拱殿  
賜茶酒不知是日茶酒未嘗設也又書知閣事王抃  
上疏 詔明日引使人朝見乃似專美於抃而抃詞  
止議受書之儀亦不及放仗罷朝事此實錄之闕文  
有如此者是歲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明年六月  
師旦抵罪詞臣以草制罷去或謂內制未有封駁故  
事臣因記乾道七年三月己卯張說除僉樞張栻等  
言其不可旋即及汗八年二月乙卯申命則周必大  
以直學士院繳還 批詔且乞以言徽命說臣即檢  
閱實錄諸書則已卯事無所載止於是月戊子書節  
度使萬壽觀制不書事始已當修正至八年乙卯事  
則又逸去夫 主聖則臣直此最是 先朝美事而  
前後皆不書此又見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開禧二  
年秋八月倪思與李壁爭論明堂嚴父配天事朝論

莫知所決臣因記 淳熙三年二月丙午朔祕書監李  
燾奏乞舉行宗祀明堂之禮歷引 神宗皇帝聖語  
及錢公輔司馬光李受諸儒之說當下羣臣議雖不  
果行然實錄不當全脫其事至淳熙六年趙鼎為相  
竟白行之實錄亦所不書元降明堂詔書亦未嘗登  
載而閱樂等事亦皆失實又以見實錄之闕文有如此  
前者因是三事每嘆 孝宗皇帝明讓偉斷卓越  
前代者不可勝紀而臣偶記所聞輒逢脫畧未悉帙  
纒繁若此而紀載脫畧乃爾若不及今距乾淳未遠  
文字未盡淪失老師宿齒故家遺裔尚可訪問亟與  
搜羅會粹則因循浸久必致是非失實無以傳示方  
來臣伏觀實錄院見遵 詔旨改修 孝宗 光宗  
兩朝實錄增入列傳臣愚欲望 睿旨併下本院令  
史官將 兩朝實錄重加點校儻有闕失如上所陳  
者即採訪增入其冗濫重複及支文不經去處悉與  
刪削庶幾文省而事詳足以垂憲貽後仰副 陛下  
寅念 祖烈之意

奏論蜀邊懇田事

巨囊蒙一再賜對嘗極陳三邊利害之實三虜強弱  
之勢難家 聖慈不以其在瞽曲賜容貸而事會無  
窮隱憂莫釋每念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  
敵情惟務農積穀最為要道然而言之者爛熟聞之

者訛玩何也以未嘗精講而力行之也臣生長於蜀雖幼習百姓長遊四方於國中之事粗所素講然身履自擊之又真知而實見則莫如父母之邦姑以蜀事為陛下陳之則三邊固可類推矣臣比者竊聞四川制置司遵奉 聖旨措置利州路營屯田委監司分任其責見已置局經理 朝廷明見萬里之外凡在邊鄙莫不踴躍思奮猶有說焉西邊自罹虜寇已來利東之大散黃牛利西之阜郊水關等處五六年間原堡多隳地利棄棄以故流人久不復業穀粟日貴兵民交弊今若遽行屯田則合其邊堡合用兵耕而邊堡則諸將慮事謹審欲及冬時伺乘機便乃可修築兵耕則自頃年累減軍額以來以之坐守尚多關數矧今又戍之餘難復再加役便是屯田之事卒未可舉而邊實之儲無時而可議也然則遂置之不復問則豈不甚可惜哉臣竊謂有屯田有墾田二者相近而不同墾田者何大兵之後田多荒萊如諸路有閒田寺觀有常住皆當廣行招誘使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獲之實効往往多於屯田蓋並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闕耕廣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強此理所必然惟母責屯田之虛名而先究墾田之實利則庶幾矣臣請試陳今日所當墾之田如利之西路則早郊之內畝池諸

谷水關之內崖石諸鎮利之東路則洋川之內青崖華陽鳳集之內盤車 諸嶺大率皆為膏腴今成荒棄至於金州近東亦多有之其田去虜或百里或二三百里有高山大陵之險可據有原堡兵戍之援可恃亦有賊騎從來所不曾至之處若更得土豪之助則指日可成今聞三路土豪之為忠義者有願自備費用自治農器自辦耕牛自用土人各隨便利趁時開墾及秋布種其間亦有願略資官司給助者亦自不多若聽其施工畧計所耕可數千頃則明年此時使收地利縱官未立額或量行輸租其潛裕兵民使漸食賤粟比之頃歲人苦斛貴官苦糴貴其利害豈不萬萬相絕何況耕田之民又皆可用之兵不數年間邊食既豐兵丁亦足萬一有警呼吸成聚家自為守人自為戰比於倉卒遣兵戍守亦萬不侔若是則雖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蹇之兵不惟不畏殘虜亦可不畏他盜積以歲月則今之墾田又可為後之屯田今之耕夫可為後之精兵救蜀大弊為蜀求國無出於此顧何憚何惜而又為不為也或者之所慮不過寇抄耳然虜嘗易劫我梁洋及五州知無所得今方與韃夏相持未必遽議再入目前可以暫紓失今不為則後悔無及臣比得蜀中近聞興元金州兩戎司探報虜方科民牛具

開耕鳳翔荒田又聞西和一帶邊民現知膏亦厭兵  
顧各耕種人自爲守夫墾荒之利虜猶知爲之而我  
不敢爲原墾之固虜知算之而我弗敢算休慙歲月  
坐長寇讎臣不知所以爲策矣比者關外連歲荒歉  
今年蒼麥大熟邊民無粟外咸知耕播之利聞朝  
廷施行屯田指揮下日西和一帶願耕者雲合風偃  
動以千數人心若此何可失也臣愚欲望 聖慈申  
命四川制置司據自今已行就令利路提轄司因人  
心欲爲之機撫天時難失之運先切選用土豪漸漸  
耕墾細民所不能墾之田則一十有一寸之功一日  
有一日之利皆實効也事半功倍惟此時爲然若夫  
也田則先督諸將修葺原堡候畢日併將極邊荒田  
盡數耕播行之以漸要之以久不數年之間邊備隱  
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保蜀之策無大於此惟  
陛下財幸

直前奏事劄子二

論事憂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  
靜遠夷利害五幾

臣蜀之鄙人也 陛下過聽擢司記注每朝侍前殿  
即東廂徑退侍後殿則俟宰執臣寮奏事畢乃得造  
前凡所奏陳 陛下卒所可否也退而問所謂起居  
注則歲月淹久事情寂寥問所謂直前故事則實贊

之臣疑爲父曠臣以記言司過爲職而每有含毫閤  
筆之羞竊有感焉常者之盛中外無虞而臣傲其君  
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君戒其臣曰勅天之命  
惟時惟幾蓋未有一日不兢兢一時不整教誠以起  
居動作之頃莫非天命之流行斯須之不存而吉凶  
判焉悔吝生焉可不甚懼矣乎而況今日之事幾微  
既著兢兢未加則臣所未諭今請試陳其略士風偷  
薄世道頹廢豐登皆毀心私迹公此事憂倚伏之幾  
也師老財殫幣輕物貴常產既竭本根易搖此人心  
向背之幾也民夷雜居客主不敵齊淮兩大帥乘異  
情此疆場安危之幾也金酋初立委政舊臣歛戢息  
民招攜棄怨此其志不在小重遲不發則情態巨測  
脫請繼好則從違皆難此鄰寇動靜之幾也鞞使既  
至行人亦遠情偽未明邀求難塞土疆歲歲禮際盟  
約既費講畫而越國以非戎交遠以疑近示弱以誨  
盜此遠夷利害之幾也然則即是數端豈誠無一事  
者縱有識時務通國體之臣乃不得措一詞于下風  
使潛運密移百廢具舉則有司因人成事已不無曠  
官之愧脫有不虞之事電發矣至則淪胥之悔將不  
及追是可實之悠悠而不速圖之乎臣今姑以事之  
關於節目者言之公邊屯田或請分授歸附或請雜  
募兵民或請專招土豪開墾而徐責其輸租豈無一

可行而累歲未能決楮幣日輕或請增鑄鐵錢以平銅會或請改給新會以解折半抽光之疑豈無一可采而累歲未之行沿邊忠義人或請分處授田以渙其羣或請增招正兵以權其勢或請以補正兵之闕而自為一軍沿邊功賞或謂荆鄂總軍西垂忠義皆嘗立功而未蒙賞或謂三邊將士有喝四五官資累至數十而無一真命者或請帥守監司具其著者而拔用之將帥之選或謂沿邊長官各舉所知或謂以次擢長待其有功而後真授或謂將非真授則無以令其下疆場之備或請增准戍兵之生券以厚其廩或謂給沿邊之閒田以資其生報運一事也或謂從平江百萬倉於京口以省費或謂增鎮江高郵諸郡賞格以勸功大抵若此類者甚眾不容備以踴躍然撥諸事體則節目可舉者耳或延訪有識之士精辯而衆決或分畀受任之臣審度而力行皆非有所甚難也今曠日持又且無成說况有如臣之所謂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輒寇動靜遠東利害此皆目前必至之患及今汲汲圖之已不可謂之知幾矣而不思所以應之乎人之精力終為有限縱能兼覽徧察亦恐詳小遺大竊見 先朝舊制或有弊事當革則令侍從言語之臣條具 聞奏凡以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盡法守集眾思而廣定益兼於當

否之間足驗人才之實此在政府可舉而行臣愚欲望陛下速諭大臣思天命之難謀察時幾之易失衷取弊事久而未革者具以來上斷自 聖意命侍從臺諫給授筆札使退而即其聽治之所各盡所見以聞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而力行之則一事有一事之益一日有一日之功幾至能兼事來能應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卷卷之忠惟陛下速圖之

貼黃

臣竊見韃使方通已費 朝廷處分又聞金酋新立情態頗異使其鴟張豕突為計尚淺萬一蓄力養銳而亦以和好之說賞試于我將應之不手竊料人情厭兵困役之餘必幸其可以稍紓目前而義理之是非事情之利害必有所不暇計臣今姑以利害觀之亦恐和金則韃疑交韃則金疑交金韃則山東疑况又事會方將幾微錯出皆未可逆料諸戎羣盜亦將以是規我淺深所關甚不小也欲望併諭大臣博訪而審思夙講而豫定使吾大體先立而常有以應之不惟可以折校虜而消覬覦亦使苟簡遷就幸憂遂非之說不得以乘間竊售伏乞 睿照

論士大夫風俗



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貳饋末不渝然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有心身自爲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彖曰維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疑其未嘗有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託於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勤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愚焉則斂而歸已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場之緩急言焉而得則矜以爲吏否焉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嗚呼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躋閣而語可出可入蓋耆利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爲耳士大夫而若此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爲飢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秘朋友有不及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亦何賴於此也况自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徒文具而

無惻怛忠敬之實而諉曰惡許以近名也忌激以敗事也其說爲譴直亦不過先爲稱贊之詞而後微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則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相師如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日鍛月煉盡刪夜改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爲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昔者固有百勸而一諷八律而一諫者矣固有約至上前而背其議出言不可而入言可者矣又有始是什三中是什五後是什八始言十事俄去五六又去七八者矣所以裴回顧望則亦有說臨之以投鼠死徙也震之以斧鉞刀鋸也然猶有駢頸刑戮寬名雷震而不顧者今未有漢唐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敢盡非誠不敢也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能受寧禿頓而裹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而臣見其未嘗同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大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宿儒舉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刑既無所則儆重以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妄揣時尚習諛踵陋而不知覺臣爲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幾拓開規摹收拾人物苟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史知其無反覆難

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增而史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疎遠而芟夷之若是則意嚮所形人心胥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才之憂其於治道興替關係匪輕臣不勝區區

乙酉上殿劄子三 二月五日

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

臣不佞待罪史臣獲際 陛下龍飛御極命侍從言語之臣以次面對切惟澄源正本罔不在初臣不敢撥拾細微具文應詔臣聞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為天地之大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故天之神明春秋夏風雨霜露地載神氣為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於人也則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蓋貫通上下表裏民物自繼善以及於成性皆一本而分也而人心之靈則所以奠人極立而天地位焉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判然三才若不相接也而五行二氣自二而分故上下同流彼動此應使行乎宮庭屋漏之間爛然清明無火愧忤則仰觀俯察光潔昭著前參後倚流布充塞無非此心之發見一有不謙則取上帝而夢夢顧四方而蹙蹙雖日星草木亦若隨人意而不舒者陛下謂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

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正月之朔風來自乾丁丑既望月蝕于翼占者以為兵戈之應迫近之象而雷電先時而發兩雪繼雷而降劉向亦以為陽不閉陰陰見聞而勝陽之應然而此必有感而後為應既應則復為感不可以其變在外而忽之其事已應而幸焉側聞 陛下嘗謂講讀之臣夜來雪作朕終夜為之不安當益恐懼修德太哉 聖言此正求端用力之要也且 陛下居深宮之中十手十目所不睹聞也而惕然終夜若有臨乎其前者以此見天非蒼蒼之謂也 陛下之心與億兆人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不愧于人是不愧于天也不畏于人是不畏于天也臣願 陛下即此不安之心而益加推廣其見天地也母尊以禱祠為事常使此心兢兢惕惕揚揚如與天陟降如在帝左右可以對越而無愧奉宗廟也母尊以備物為饗常使此心油油翼翼如見乎其位如聞乎其容聲可以受終而無忤事太母也母尊以嚴恪為恭常使此心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將弗勝可以感通而無間對公卿百執事母徒以尊嚴為儀也常使此心寬虛平夷盡下而無所伏對經生學士母徒以誦說為功也常使此心緝熙光明日新而不可已播告于萬方有衆母徒以言語為化也常使此心明白洞達觀感而無所惑心有未喻必反

覆簡辯以求之毋厭煩以自畫也心有未可必孰復  
思念以圖之母恥過以成非也夫如是息養曠存朝  
習暮益無頃刻之間則大本既立何事不可為以證  
諸庶民以攷諸三王以建諸天地以質諸鬼神以施  
諸後世何往而不可合也不然則庶民且弗信而况  
其他乎 聖學淺深之候氣數屈伸之感世途理亂  
之變人物消長之幾根於此心史於此時惟 陛下  
速圖之

貼黃

臣伏觀 陛下潛邸舊名即躬行日用之至要臣  
今所陳一篇大意無出此字臣竊見 祖宗朝惟  
周願避 英廟藩邸名字改名願其餘文書格式  
於 累朝舊名止是不得連犯二字如蒙 睿旨  
下有司檢照 祖宗故事施行亦足以仰見  
陛下謙冲表厲之意併乞 睿照

論數求碩儒開闡正學

臣自去歲嘗以士習之弊告于 先帝大抵謂今之  
為士蹤跡詭秘見利則趨脫有緩急不可倚仗今不  
幸而言中小則賣友以求免大則賣國以偷生雖其  
自屢典刑然已有傷國體不及今圖所以安長治  
之道而隨事隨救雖嚴刑峻法比而誅之不能禁也  
臣以慶元進士嘉泰學官開禧館職嘉定史臣三十

年間得諸舊聞驗以親見蓋自乾道淳熙以來涵養  
作成大儒輩出學者景從厚熙之季雖已有唱為道  
學之目者然而盛風鼎盛正理常勝自薛韓柄國又  
更偽學之名以排斥善類其始也宗相之黜舉朝咸  
曰不可以是得罪者凡五十餘人大學生上書固爭  
亦蹈難而不悔猶以見 先朝表章風厲有益於人  
心者若此自學禁既密士習日浮夫所謂伊洛之學  
非伊洛之學也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也天下萬  
世之學也素諸天地萬物之與而父子夫婦之常不  
能違也約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  
外也大要以六經語孟為本使人即事即物窮理以  
致其知而近思友求精體實踐期不失本心焉耳奚  
其偽而被以此名并不得傳於是驅一世而納諸近  
功淺利之域以漁獵為學問以綴緝為文章以操切  
為實事以貪刻為奉公踵陋習諛恬不之講方時苟  
安害未甚見也一旦開邊之議大官喝聲一口附和  
其不謂然者不過一二館職之卑耳卒之內訌外制  
謀國殘民流毒至今夫學術之不明其害乃至於此  
自嘉定以來雖曰亟更義轍然老師宿儒零替殆盡  
後生晚學散漫亡依其有小慧纖能者僅於經解語  
錄諸生揣摩剽竊以應時用文詞浮淺名節墮壞蓋  
自其始學父師之所聞導子弟之所課習不過以諱

衆取寵惟官資宮室妻妾是計爾及其從仕則又上之所以軒輊下之所以喜愠亦不出諸此古人所謂爲己之學成物之本固不及知也一旦臨小小利害周章錯愕已昧所擇脫不幸而死生臨乎其前則全軀保妻子之是務雖亂常十紀有不皇恤嗚呼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平居無直諫多聞之友立朝無正色犯顏之士臨難無伏節死義之臣雖利在盜賊利在夷狄亦委已聽命而已 陛下與大臣俱何便於此哉 陛下嗣服之初正明示好惡作新觀聽之幾願與大臣圖惟長久安寧之計毋以書生爲迂腐毋以正論爲闕疏數求碩儒開闡正學使人人知其有禮義廉恥之實知有君臣父子之親知此身之靈於物而異於禽獸也則見得必思義見危必致命夫如是而君享用賢之福爲人臣者亦職有利焉周頌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 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斷斷然如穀之可以療飢也惟亟圖之

論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

臣伏準正月己巳 詔書令臣舉賢能才識之士又準辛卯 詔書令臣悉心啓迪毋有所隱顧一介踈賤旬月之間存彼 詔墨竊窺 聖意固欲兼采衆知急聞直言然臣嘗妄議下之從上也 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天使書俊在服忠言日聞直不見疎才

不招忌則聲氣之合有不待勸勉而至者不然闕茸得志阿諛成風愛賢而不親禮善而不用則稍知自好者將望望然去之矧所謂真才碩能者乎熙寧元豐之間非無君子也自王安石呂惠卿逐異已以快其私元氣銷靡若不復見一旦 哲宗踐祚崇慶垂簾振而新之則大小胥奮於是司馬光文彦博呂公著在相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鮮于侁蘇轍孫覺梁燾范祖禹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爲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祿曾肇劉攽蘇轍在詞掖而經筵講讀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崇政殿說書則程頤召而不至則范鎮也史官則陸佃曾肇朱光庭黃庭堅自餘此類不可殫紀然而所謂元祐諸賢之盛則非借才於異代也有作新觀感之實德有丁寧樹隱之真意故數月之間精采頗異乃爾雖然此特元祐初年也七八年間大抵若此其間調亭既入雖若稍不逮初然正論卒勝世號宣仁爲女主中堯舜寧不信然臣愚欲望 陛下試取臣言參稽史冊內以累承慈訓外以申命大臣自今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使才器分量無一不當其位則實意所孚善類皆爲時而出詩曰國維靡盬聖恩若良維靡盬或哲或謀或獻或文 陛下幸毋以多才爲巨不勝區區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十六

原裝卷十五第二葉與卷十六第三葉誤倒今憑  
五柳主人携示照宋鈔今正之書過一節必度  
價一過必有益處此其是也

嘉慶丙寅夏六月望後一日堯翁記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十七

表議

直前奏六未喻及邪正二論

臣愚竊以通充貫柱下迺者誤叨 詔屢令得與講  
 讀諸臣悉心啓迪無有所隱臣既陪入侍復許直前  
 敢無一言以塞大問臣聞人性無有不善而後世有  
 性異之說人情莫不欲安而後世有喜亂之說非後  
 之人不古若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言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是以是是非非公平  
 正直而無所回適之民也然古而好善今疑其惡言  
 而欲安今懼其亂何也古之人垂憲象魏勸民讀法  
 其明白洞達日星垂而河漢流也登進而顯之叙情  
 以閱之其實實勸懲疾痛呼而家人謀也夫上以明  
 白洞達真實惻隱示其下而下不以情事其上則非  
 人類也自後世而猜防日甚塗其耳目也而曰以神  
 道設教惡其議政也而曰不可使知之夫民至愚而  
 而神決無可罔之理今罔之祗所以擾之迨其譁然  
 而不寧也則疑其性惡疑其喜亂嗚呼此民也獨非  
 三代直道之民乎而所習迥爾則亦未有以通其志  
 耳臣嘗以是求之而有未諭於今日者凡六事敢為  
 陛下歷陳其目 陛下自即大位中外翹首政足以  
 望治於昔月間而天心難謀事變狎至民不見禍懼

戮是聞向也寢火於未然今然矣向也枕較於未噬  
 今噬矣俟俟行邁曾靡所臻有識之士往往相謂累  
 朝初政降詔求言矧茲旰食之時必首出此而又未  
 有聞為惑滋甚嘗詔侍從兩首臺諫御監郎官日輪  
 一頁面對意雖甚美然踐祚累月方聞 詔首詔百  
 至今又數月矣而對者僅及十餘蓋由一旬之間雙  
 日不坐御殿之日止引一班故對羣臣之時稀疎家  
 闕者謂恭嘿不言則便朝講殿固如平日奚獨於求  
 言聽言而用其簡也 祖宗盛時受朝決事或至日  
 中不遑暇食退食之後再坐引對或當假登猶櫛便  
 殿或引至四五班不以為憚臣侍 先帝殿劫幾一  
 年是時將倦于勤猶日御前後殿班引至再和頰益  
 已靡有厭敷此 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始初清明顧  
 在廷百執事且不得數望下風則凡見辭奏事封章  
 扣闕更無由至前夫生於深宮之中不知稼穡艱難  
 者固有之矣 陛下習知民間疾苦今遽爾隔絕臣  
 竊惑之半年以來都城之內但見囊橐實金以捕妾  
 言之人夫以吾言獲罪雖其自取然而未睹求言之  
 詔但聞戢謗之令此非初政所宜有也昔人謂防民  
 之口甚於防川蓋言以宣意使壅塞不通則一旦潰  
 裂將不可復收故周以監謗之令荆秦以誅謗妖言  
 之法亡漢晉隋唐之季大抵皆以次異見於上而不

悞百姓怨於下而不知變起蕭牆過就衰替 陛下所宜明白洞達以是為鑒而忽不如此目之所未喻者一也 陛下自即位大位官壺行三年之喪所以教民知孝策簾帷待五日之聽所以示民有尊制又定省溫清秉禮不違飲食起居稟命惟恪厥惟子職若既無毫髮之憾者而自猶有疑焉天子之孝以安國家定社稷為先故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大舜之孝也今內患外禍稠見疊作而 陛下未躬聽斷以弭豪萌中外皇皇未知 陛下所以為宗廟子孫之計而顧以承顏養體為足乎且姑舉一事以明之 陛下之於濟王錫之珪符爵之茅土居之輔郡養其孝子因意優渥非特以全兄弟之倫孔子所謂父母其順矣乎 陛下蓋深體此意也然而為之師傅既無賈誼始終稟勝之慮謹視盜賊又無張敞保全昌邑之智不幸而見汗匪人以殞厥命而 陛下未聞有愧謝表蓋輟食哭甚哀之意自三日罷朝之後其餘恤典雖略講行而人不盡知使 陛下所以孜孜愛兄之初心亦未能盡自於天下遂使訛言胥動併為一談且濟王之卒凡有耳目誰不睹聞而小民無知妄相騰播莫肯莫居近在畿甸聞猶不能家至戶曉遠而荆襄川廣襲訛承舛抑又可知萬一有盜賊小人乘間伺隙假

託名字以為亂階雖亦終於自斃而目前塗炭無及於救臣恐古人所謂安國家定社稷之孝不若是也夫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自春以來其為一木一獸不已多乎臣謂今日之所當明白洞達者蓋不止此而此亦動搖人心之大者今若內出手書深惟既往之悔明諭 聖志而圖所以厚其終者使天下曉然無惑於浮言則日月之明其食其更莫不咸仰此所以通天下之志而銷禍亂之本何疑何憚而久不為此此又臣之所未喻者二也出東歸疆河北請更此百年所未有之機也然而不并收其田野不城地其郡縣而移其民人使之鳥合蟻聚於准甸聞抗民之精奪士之籍猶以未足也聽其剽掠境外以自衣食此前代之所不為季全分閫授鉞受任山東而倏往忽來靡有定鎮亦前此之所罕見然而尚有可諉者曰事無大小稟命 朝廷至於辯謗請祠以明君臣之義執杖庭拜以伸制閫之威而二月丙辰之變人情憤鬱不平全於斯時復能引咎自劾迨徐瑞稷赴鎮全又屬秦綦拜涕泣自陳此豈惟逆順之理曉然於全之心有不可混亦以堂堂中國德澤在人小有陸梁則自貽剪滅此全之所必不為而況天下之惡一也惡於 朝廷而保於我則出乎爾者寧保其不友乎爾且主帥被害而全無以治之



則全為主帥亦將無以令其下此亦非全之利也全以忠赤來歸名聞夷夏雖其部曲亦皆能以勳業自奮第功行賞當貴方將是宜肯茂一首惡以自贖前功若假以旬月全必有以自見臣謂若更自朝廷明白洞達推赤心以喻之使其速殄凶源以伸國憲則名譽垂諸簡策祿澤及其子孫全非木石寧不樂為若其姑託空言而終無以自見則神人共憤曲直有歸如漢侯王如唐藩鎮縱能以阻兵怙惡假息於一時終亦以違理亂常覆宗於異日此在朝廷可以明諭此指而久不為此臣之所未諭者三也古今惟不次用人如傳說呂望之儔最非易事其次則莫若資望兼采董仲舒曰小材難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言為輔佐蓋言不次用人必賢者而後可若以其小有才也而遂當賢者不次之任則不待已試而人固已逆知其必不勝任矣國家盛時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京東西淮南俟其績用既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具有成績然後召為三司副使或未可較則就理資序遂升都漕必備帥臣之闕夫其資歷若此則民情吏狀土風物宜道路山川甲兵財穀皆已周知而悉察之其歷官既久積戩已多則中外知名華夷信服如是舉而付之方面授以鈇鉞則未用而人期

之既用而人信之有所不為為之可使事半而功倍今也不然願旨如意耳不必資歷僥倖嘗試耳不必察量嗚呼人之易其言也無真身矣人至於忠忱體國真實任事則圖惟國事之濟言憲所終事惟其是而臣肯隨聲附和以僥倖萬一平臣姑以淮東近事明之臣以嘉定壬午造朝其於事始不及盡知但見應純之後為賈涉涉之後為許國國之後為徐晞稷蓋涉見疑於純之而代純之國見惡於涉而代涉晞稷見忌於國而代國皆以前者為不善也而後取其所不合者驟遷以救之然則寧保後之不非乎美錦微物也猶不使人學製豈百萬生靈之命嘗試於數人之手而忽然不以動其心乎竊窺廟筭本欲彌縫禍隙鎮安人情而乘間伺隙者遂得以竊奪其說前帥未敗則陰為傾擗之計不幸而言中則顯任彌縫之責故朝廷但謂別用一人則不諳本末未識意嚮姑臣所教以冀暫安豈謂此輩徒務營私寧暇體國况其涉歷高淺智識有限以亂教亂安者窮已此當及今明白洞達盡懲曩誤更用老成老成之人惟欲行道救時豈是好高立異姑未問其才畧但資威望亦足鎮安金陵未謀帥亦宜以是選擇諸鎮近輔未得人亦宜以是更張此可以三隅反矣而悠悠未次臣之所未諭者四也古者國有人疑則

獎之使達尚恐心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是戒使遠嫌  
 則顧避全身自防不暇此言最近人情最切今日而  
 况家國之憂人人所同亦欲各盡所懷以圖國事之  
 濟是豈張皇漏泄絜身取名之時若使上之人明白  
 洞達以總大體以開忠益以清中書之務以盡百司  
 之職則合衆智以爲智事簡而慮周何爲不可而必  
 欲掩匿覆護智慮所不及精神所不逮則當斷不斷  
 常有後時之悔此臣之所未喻者五也夫國之恃以  
 立者人心也人心之所歸則明白洞達至公而無私  
 也今平居無事以官資崇卑軒輊天下士以意嚮異  
 同親疏天下士士而可以軒輊可以親疏則所得者  
 寡廉鮮恥之人耳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顧  
 過其欲而不得行徒使之浮沉俯仰充數補員充  
 數補員而不能以伸其壯行之欲其勢必將以不得  
 其職而去則又積歲累月牢辭固拒必使之邪正雜  
 揉心迹莫明是壞於天子之庭而後已如此而欲  
 以得賢士大夫其決不然也八九年開邊不撤警財  
 彈力屈十室九空而倉暴之吏以苛征趣辦爲能根  
 刷積負重催豫借橫科抑納靡所不有而以此欺  
 朝廷曰吾能不費朝廷一錢一粒而用度無乏世  
 安有是理然尚有可諉者曰此用之公家也而又以  
 豐竈整之欲又以供苞苴之饋蓋未償前債已追後

國得失黨心罔有藝極所謂飾厨傳營士不事遊觀  
 求贏餘又不與焉方幣輕物貴田里蕭條此何等象  
 象而必使此輩肆於民上人不以貪暴者為然而歸  
 怨於其上曰世未嘗乏才也胡為選擇至此如此而  
 望民心之不搖又不然也夫士大夫同策叶恭而後  
 紀綱立百姓尊君親上而後根本固今皆無以得其  
 心矣或者尚曰失士民心皆無損於事惟不可失  
 諸軍之心嗚呼世安有士心民心胥失之矣而猶可  
 以立國也况又物價翔踊廩粟捐不給士卒常有飢寒  
 之怨功賞臬纒升黜不明士卒常有疾視之意而又  
 以貪將債帥次第權利三橋兩淮近且不察襄漢察  
 益呼叫莫聞而尚以諸軍之心為皆可恃乎三者之  
 心既無一可恃則 陛下孤立於上大目孤立於下  
 目不知何所恃以立國竊意所恃者惟數有矣至爾  
 穰侯曰天幸多矣今又以天幸自為常也陸贄曰幸  
 不可以常觀也夫天命不顯其符俾有國者兢兢以  
 自勉今不明白洞達拓開規摹兢兢然固所以固結  
 人心之本而恃天幸以為國此目之所未喻者大也  
 臣既能極竭其髦髦之愚條陳六者之所未喻以冀  
 陛下明白洞達作新庶政以振 國勢之久弱以舒  
 人心之積憤向慮知聞不廣包括靡竟無以仰裨  
 聖斷且復定為邪正二端以翼其說而 陛下試終

聽焉且嘗聞之朱熹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  
 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則闇闇則難測  
 故元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  
 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且嘗以是  
 為察言觀人之鑒而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如謂人事  
 有失則天象譴告此正論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  
 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 祖宗不足  
 法者邪說也謂丁寧懇惻可以感動人心者正論也  
 謂失在推誠者邪說也謂正人端士可以扶持元氣  
 者正論也謂賣官沽名者邪說也謂政令之行當廣  
 謀博訪者正論也謂徒亂人意者邪說也謂事變之  
 來當防微杜漸者正論也謂亟當禁戢者邪說也謂  
 每旦視朝孜孜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嚴獄使人不  
 可窺測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者正論也  
 謂峻法立威使民莫敢慢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  
 以立政本者正論也謂俗儒不達時宜好古是今非  
 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宜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窮  
 無能為賊不足憂者邪說也大抵正論為陽邪說為  
 陰陽開則為春夏高明而發達陰闔則為秋冬冥晦  
 而飲藏臣願 陛下以目前所陳未喻六條行之以  
 明白洞達為目前補偏救弊之策以後所陳邪正二  
 端察之於繚繞回互為自今考言觀人之要則取舍

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惟陛下汲汲圖之臣不勝區區

封事奏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

以盡下情 七月二日

臣伏觀 詔書凡内外文武小大之臣有所見聞以封章來上者臣嘗讀易至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離與坎對此為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語其用則地天而為泰澤山而為咸風雷而為益水火而為既濟蓋天道不下濟則地氣不上躋山體不內虛則澤氣不上通雷不悞則風不和也火不降則水不升也於是而為否為揜為常為未濟又即其大體而言則水雷山皆乾也火風澤皆坤也其要則乾坤坎離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則乾上而坤下也後天之卦離南坎北而其用則離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以下濟為用在下者必以上躋為功天地萬物之理凡莫不然况乾天也離日也皆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為臣之象其理顧不曉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離不交而能育萬物君臣不交而能躋斯世於泰和也臣嘗以是致諸今日之事而未能無感焉行一事也上之人以為是而下或議其非用一人也上之人以為公而下或疑其私上之

人其詞常泰而下之語常危上之人其念常紆而下之憂常迫然則是居上者不能以孚于下而在下者不能以達于上此顯然為上下不交之證殆非細故也而莫有為陛下言之且上之人曰方今事勢庶幾其暫安矣內而畿輔之聞善政嘉令以次舉行謗讟訛言今且消弭雖曰早勢可畏而浙東一道兩場之事則齊疆魏服以次來歸鞭虜金戎日就衰弱雖制閭遇害而兇徒自効已從鐫削雖狼心難保而委用得人必能調護此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內患外禍未有稍如今者也正月而潘丙之叛使我不得以全君臣之義三月而紀邦瑞之亡使我不得以保歸附之民四月而苟夢玉之死使我不得以茂勤事之吏五月而客星入于尾六月而太白見乎晝皆為盜賊兵戈之象目前事變雖若粗定而禍根亂孽元未剪除號令賞刑元未暢達內則以貪吏治郡以暴政泣怨民而根本既撥外則以蹙籍待悍將以弱勢操彊形而威柄倒持尚曰可以暫安誰實信之上之人曰百官有司庶幾其無曠矣內而有位之士兼收並蓄以盡其才年除歲遷以旌其勞雖多爾設然非親與故則無由知其入也雖不拘資望然純取資

望則不必為吾用也外而任事之臣苟見其可任則試之以方面雖違衆背公不違恤也察其可制則待之以不次雖淫刑黷貨不暇問也凡此規摹自更化以來二十年間未之有改雖閒亦非才旋即消弭此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曠官敗事未有甚於也廟堂之上大官倡聲一口附和待從之巨事未及知知不敢言臺諫之任擬非所論論非所擬給舍之官號書詞頭賣注紙尾經筵之選職在切嗟動懷顧畏百官有司問例史事計考望選以至將帥所以折衝禦侮也而國人非笑盜賊辱辱監司所以揚清激濁也而賄賂相先貪暴相習郡守所以平易近民也而與育為市師民如讎夫所謂大巨者所以表儀百工也今顧徂於得失利害之私而使百工各不能以盡其職尚得為無曠乎不特此也尊禮者老所以勸賢也下之人則曰不過隆以爵秩錫以璽帶未嘗有所訪問此郭公父老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子思所謂以高爵厚祿鈞解君子而無信用之實者也招延俊髦所以重朝廷也下之人則曰不過趣以溫詔位之間曹未嘗有所信任此詩人所謂召彼故老許之占夢孟軻所謂終於此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朝廷未嘗以言語罪人雖事關廊廟亦不優容不可謂不受言也下之人則曰雖外不優容而疑

其沽名惡其不靜終於遂之而實則喜佞諛而樂辯給也朝廷未嘗輕聽士大夫之去雖請至再三亦不繫留不可謂不愛賢也下之人則曰雖外不繫留而疑其求遷惡其立異終於廢之實則私同已而用小才也朝廷之上士大夫日以綱常名分不立為憂下之人則曰君命犯而主威奪上無以表率而何以責在下朝廷之上士大夫日以禮義廉恥不張為憂下之人則曰苟直行而女鵠盛上無以風厲而何以遏其流雖然不特下之論為然也且日在 陛下之左右而猶有未能釋然于心者 陛下未明而尚衣進服始旦而司輦出房九門洞開七萃森列親且近戚魚貫而入起居既畢二府分班奏事宰官留身發啓然後贊者以新制引一班上殿閣門報無公事則大駕已興陛楯皆出此 人全御朝之事也為上之人未始不曰 人主夙興昃事無關於禮亦去足矣而臣疑其不然古人自朝至日中莫不皇暇會猶若不給乃今 陛下臨御幾一年中外非無事也且每旦侍立但見 陛下淵嘿臨朝頃刻而罷夫嘗躬親聽斷屈已訪問莫為君者真若是易易邪且退而觀于有位蟲飛而與會盈而退乘軒列哄以造厥司涉筆占位以書乃事文案山疊披閱未終而鳴鐘飛時聚食而返或造請權勢或奔走書謁此百官一日之

事也爲上之人未始不白人臣分曹列局上下相承亦云可矣而臣謂不然古人謂無曠庶官天子其代之其任至不輕也况今內訌外攘事幾錯至豈是苟安之時臣每旦就列但見羣臣位卑勢疎者猶能治常程文書制錢穀出入位高勢偏則諍不敢可否事優游拱嘿交委其責豈爲臣者亦若是易易邪臣至愚極陋者也固已惕然憂之矧惟民至神也下至衆也既神且衆而道謗而議每與上之論若不相似然則其豈可蔽如不聞乎 陛下潛邸舊學講究新功闕天下義理不爲不多願試以臣言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而思古昔以來有偏聽獨任忠言蔑聞百官有司不修其職發號出令不本於誠而挈持虛器長久而不墜者乎夫危機屢發而旋止此非美政也失今不治殆兩日甚將爲不可治之證治之何如一言蔽之曰以下情達之上耳然而陛下便朝講帷所對者不過三四宰執十餘講讀官縱下情未達無由上聞臣竊見 祖宗時侍從近臣率是親擢且非時宣召與之從容講論雜文武朝士至使臣選人亦時得進見而禁林館職尤號親密司馬光推本此意嘗請日輪侍從一頁晝直夜宿以備不時宣召今 陛下便殿講帷之暇派居禁中澹然無營獨不可親擢天下之耆哲位之禁近日輪一頁時

賜召對從容講論以盡下情乎 祖宗時除臺諫亦由親選每當言事雖於長官亦無關白自慶元權臣用事臺諫遂與給舍同爲廟堂私人臣以爲自今陛下於輪對羣臣之日察其議論之忠實與否之醇明與自 宸衷或遇臺諫有闕獨不可親加選任以盡下情乎 祖宗時事關大體必付之外廷集議自比日以來率是先期取納議狀此制遂成文具臣以爲自今國有大事獨不可盡除近弊一付外廷公議庭辯衆決以盡下情乎 祖宗時輪對羣臣及見辭官率是兩三班或食已再引自此日以來創引一班罕所諮訪夫人臣將有所言積誠以冀感格當聞以待疑問乃使之不得盡展所懷臣謂自今獨不可數對羣臣及覆問辯以盡下情乎 祖宗時置登聞鼓院以達四方之書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期幾密皆得上達今此制雖存僅成虛設自今獨不可中嚴麻司勿加沮遏以盡下情乎大抵此數者臣自習事以來猶及聞前輩大老歷歷能言 高宗 孝廟時數對羣臣及親擢臺諫等事文有諍及兩朝集議輪對上書往往成誦每使人有恨不同時之嘆自孽孽柄國此制始壞今而復之是乃所以述 高孝常行之規繼 先朝未終之志收人心於涣散固邦本於蕩搖此 陛下初政至近至切事也不然悠悠歲月上



有失而下不諫下有怨而上不知如乾坤之否而天下無邦如水火之未濟而六爻失位臣莫知所以為陛下計矣臣西蜀寒遠誤蒙陛下不以人廢言亟下求言之詔臣感泣思奮恨無以報稱今臣適以舊疾所撓凡再上祠官之請雖未蒙俞允恐疾狀轉劇無復瞻望清光之日故尚支持餘息為陛下懇懇言之

貼黃

臣竊見先朝奏疏率是直書其事無所諱隱乃自近歲先頌君德次陳時弊夫五行異入以庶幾萬一感悟固人臣之不得已不思本末源流元自一貫故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正心修身至於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初無二本今若曰君德已無闕特朝廷未清百官未治方外多虞如此則是心既正身既脩而不能以治天下國家萬無是理陛下嗣德之初聽言之道尤當致謹如前所云雖是人臣務取婉順引其君以當道然恐傷於太易昧聖賢正本之論啓人主自足之心是敢僭陳併祈 睿鑒

又貼黃

臣嘉泰間為學官伏觀 寧考以火災求言時封章者百餘亦多有剴切者雖曰降付後自而不曾

施行嘉定八年旱蝗封事亦付後省看詳見之施行此意視前加廣臣時持節東川但見 朝廷摘出放行惟唐天鐸奏狀其詞詭佞卑鄙固已料其為反覆之人後來果聞以邪謀被戮夫嘉泰求言而不行固權菴之無識嘉定雖亦施行乃取唐天鐸則與其元無施行也况天鐸始詔而終叛以此尤見鯁直者雖稍忤而終可信詔佞者雖易信而終可疑今來封事欲乞 睿旨嚴限督趣奏管選類取其不阿者用其言而顯其人毋為具文天下奉甚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七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八

錫山安國重刊

奏議

應詔封事

今月十七日進奏院印書狀報到端平元年正月一日御筆節文內外大小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臣愚不佞自先帝龍飛策士誤叨親擢是恩首選由是被遇嘉泰開熙之間充員館學徒以愚不適時首沮開邊之議忤韓侂胄幾陷大戮賴先帝聖明尚今補外暨先軍亡將之後先帝亟思其言中道追召臣於江陵受命拜不敢前及侂胄既殛又拜持招之命且至申詔趨行臣以養親固辭改昇藩節九十有七年先帝終不能忘即元日大朝申加聘召浸階通顯獲事陛下於謀廟之初臣於是時非不能緘默苟容自同流俗徒見妖氛氣浸輝橫揜日月之明亟起而排之自貽罪戾投之南安柄臣初意將實臣必死之賴陛下保全改竄靖州七年之間幸繳餘息以濡湛惡生還故鄉實踰分未矧又以華職要藩拔之散地碎不獲命感深涕零通者伏覲陛下親攬萬機大明黜陟將與士大夫更始如臣何人亦被簡記進職錫帶示之褒末益懼無以稱塞臣嘗觀宣帝漢中興英主也地節

二年二月霍光死史於五月後遂書親政聽事至於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讀史者莫不服其威斷而臣嘗攷之則紀與表異薛蓋光雖卒光之子若 尚分據樞要韋賢年八十一老病尸位固自若也迨明年正月而後賢免至六月霍氏之謀敗而後魏相當軸丙吉張安世諸賢進用然則雖以宣帝之英明而更新庶政猶遲之以一年有半今陛下不踰旬朔立致不平卓出漢宣之右此上天悔禍以開中興之主也此九廟神靈鑒善扶誼禍盈推亡為國家植無彊之休也遠方班白之老奉職貪御筆聽改元詔書流涕太息曰不圖餘齒尚見太平之有期也况如臣者猥被兩朝不凡之遇於此而猶不一言臣為有負臣嘗讀書於二帝三王之制粗知顛末每謂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再變於魏晉盡覆於五胡之亂此事既久今雖言之未易殫數而目前所甚急者先以祖宗舊典言之大抵始變於熙寧不盡復于元祐而大壞於崇觀以後收拾於炎興之初浸備於乾淳紹熙之間而又壞於慶元泰禧以後今陛下始親政事登巖眾俊弼輔丞疑之選言語侍從之臣下逮百司曠然丕變失此時而不復舊典則將日遠日忘孰為可望之時乎臣試為陛下以數十年

間身獲目擊之事一一省記條例如後

貼黃臣聞天子之位所以畀有德之人所能為也堯親舉天下而授之舜誰不知之而孟子以為天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雖然孟子之說則有自來矣伊尹復太甲而告歸周公復成王而致政凡以為天下之命非人臣之功至介之推辭祿又謂天未絕晉必將有主天實置之而三子以為已力下義其罪上賞其姦其詞尤為明著是故晉悼公之討諸大夫叔孫昭子之殺孺牛宋文帝之討徐偉先儒是之周平王戊申以取陽水之刺漢文帝驕周敎以啓袁盎之諫漢宣帝畏霍光以貽嚴延年之劾先儒非之蓋人臣置君以微利非國之福亦非家之福也是以人君之知天命之在我者惟義是制不以報私恩蓋防微杜漸之意寓焉陛下今日之盛舉既能以公戒私尚慮姑息之浮言或得以私害公敢昧死縷縷言之

一曰復三省舊典以重六卿國朝沿唐舊制分置三省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四方章奏至門下中書省者率送尚書省尚書下六

曹六曹什諸案閱會節目既備則以上尚書省送中書取旨既得旨又以送門下省審覆迨其盡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復下六曹施行三省躰統大抵若此若謂其迂回則如元祐以後併中書門下自為一可也而熙寧宰相王安石乃特置中書檢正以分三省官屬屬之權至元豐又以左右司代之是端一開凡權在大臣則宰相遂為竊弄威柄之地不知熙豐以前未始有是蓋中書之屬曰舍人門下之屬曰給事中尚書之屬曰尚書侍郎二十四司三省皆有屬也而所謂勘當指定乃六卿職分豈必盡述熙豐大臣之意皆付宰相以專其事為宰相竊權固位計也韓侂胄盜權之始猶分其責於宰丞侂胄不過於中日以宣押入內密贊萬幾三省六曹之統跡未盡廢也自侂胄平章軍國然後二府屬官益重而六曹長貳益輕然是時方謀開邊事有期程侂胄久而厭之則令六曹凡遇勘當即據事指定不得輒稱取聽朝廷指揮中書之務由是稍清至嘉定以來慮其權之分於六曹也每事必付檢正都司而宰相之權又重凡

文書至省必分入檢正都司擬一呈  
字宰相命之擬則檢正都司猶云合  
與不合送部勘當或且候若合字得  
筆然後別擬送部部中據事勘當上  
省則檢正都司之擬如前而易勘當  
曰指定部中據例指定則檢正都司  
又云再送部有無似此的然例而雖  
令指定不敢明白蓋開兩端以聽所  
擇則事或可行訂一說以必其從則  
反以壞事是以近者累月達者一二  
年大抵多爲迂回故作阻難實以爲  
上下市恩官吏受賄之地而况檢正  
乃中書門下省之屬都司則尚書省  
之屬而今混爲一區寧復有可否者  
乎其有事關機速則上不伺奏稟  
下不俟勘當而有云尚先行者矣凡  
所謂奉聖旨依奉聖旨不允有未嘗  
將上先出省劄者矣有緣取空頭省  
劄執政皆先僉押納之相府而臨期  
書填者矣有疾病所撓書押之真偽  
不可得而必者矣嗚呼宇宙大物也  
非一人所能控搏雖堯舜猶舍也以  
從衆雖旱夔稷契猶舉賢而遜能而  
後世庸貪之相何等才分乃欲深居  
獨運以機務之數而付之二三阿諛  
順指之人自王安石偁之章惇蔡京

秦檜韓侂胄做之至近世而益甚今  
天啓否平之運此弊首當更張臣在  
邊外不及盡知惟慮檢正都司之筆  
迂回纏繞之弊相承已久目前若未  
甚害不知都司重而六曹輕乃歷朝  
權臣竊柄之大端願陛下明辨而速  
正之

貼黃宰旅宰士之名其來雖久而  
職任甚輕迨熙豐以後檢正分察  
諸房都司分治六官而事權始尊  
至於近世都司逢迎宰相與聞機  
事而外與制總諸司公邊將帥相  
賂以利其權任反出執政臺諫上  
先是仇胃時兩省之屬猶有所不  
敢爲今乃於執政從官之中突出  
此項以小臣而與大政事昧不順  
其事始於熙豐之誤而人不察伏  
乞覆照

二曰復二府舊典以集衆思國朝啟唐  
舊制三省密院分職授任各班奏  
事事有大者始得同進故有中書進  
擬有密院進擬有三省進擬三省密  
院同進擬爲目若繁爲慮實速將使  
權一而任專各得以自靖自獻也下  
寧惟是二府奏事之後或別奉他  
事或時有留對則又聽非時扣閣

或御資正殿或御迎陽門或開天章閣  
 皆出於進擬奏陳之外大抵三省不嫌  
 於異論二府不嫌於獨對故有同視一  
 事而東西府各為一說者載在史冊不  
 可勝數蓋以大臣之位非它比也天  
 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而臯夔稷契  
 伊傅同召之臣贊襄帝王以繼天立  
 極即是位也今乃好臣所教苟用可  
 制使之羣趨旅進死舌同聲程昇之  
 形包否之羞以覲顏於眾庶之右為  
 人主亦安用若入哉彼柄國者之說  
 不過曰分班奏事或得以陰售其私  
 如韓鎮嘗以中書獨進擬而私姻戚會  
 布嘗以宥府獨奏事而擠宰臣使其  
 同進必無異論是說也固柄國臣之所  
 便然惟當擇君子而信任不當用小  
 人而猜防防蓋和同比周正君子小  
 人之辨若昔君子雖異論而同心若  
 昔小人雖同詞而異意是以祖宗咸  
 時宰執多至八九人少亦不下六七  
 更相可否不為苟同中與省官猶至  
 五六奉檜專國則兩府之二各一慶  
 元初侂胄嘗欲自為樞衣或告以事  
 權不專反不若辭名居實則無不統  
 父之監惠民藥局夏允中迎合風指  
 引王旦呂夷簡又彥博故事建平章

軍國事之策執政諱然不平此議  
 中輟後數年卒行之然是時二府  
 有宰相有執政官也迨嘉定而後  
 以相兼樞又合而為一去以相無  
 樞蓋富弼所謂邊事係國安危不  
 當專委樞密此猶有說而執政若  
 昔兼佐二府則更無分班者矣何  
 以參稽衆論各效已見乎更惟陸  
 下衆建而審圖之  
 二曰復都堂舊典以重省府國朝盛時  
 以尚書為外省受四方訟牒置政事  
 堂於禁中為宰執聚會之地凡有司  
 之公見府史之呈書率合堂同席僉  
 議眾決日下盡數刻鳴鐘會食排馬  
 歸第然百年之間未建私第猶僦民  
 居往往距城回遠則出省之後吏持  
 文書走諸第率多稽遲或至漏泄神  
 宗皇帝病其若比度地干闕之西南  
 為東西而二府各四位將以嚴謹事  
 權也然而連牆接影警咳相聞則怙  
 權營私之相多謂不便是以偃然私  
 第不恤同列蔡京以來相承皆爾南  
 渡草創三省密院合為一所宰執會  
 議日至三四日願浩居私閣治事  
 人已議之其後雖建諸府而奉檜自  
 居望仙橋私第至韓侂胄以萬壽觀

使竊弄威權事多牽制自平章後三  
曰一入堂蓋亦知私第領事之屬不  
安也方宣押赴堂之明日非入堂日  
分吏抱文書以俟于私第宰執始至  
堂無門焉者陳自強誤加何問從者  
答曰吏至太師府呈押文書自強始  
憮然以竟握手喙口曰勿言勿言蓋  
先是未有一日不入堂一吏不住資  
者當時宰執蓋創見也乃自近歲養  
病不出視爲常事嘉定間數以称疾  
在告猶不過數月而五六年間威勢  
已成遂至決事於房闈操權於牀第  
人莫知其存亡吁四海之內能言之  
類至衆也而使拱手聽命於冥漠之  
中其上無人主旁無同列下無百官  
士民比安石京檜仇胃之所不敢亦  
已甚矣今聖化更親已事固不待論  
重惟舊制若此惟陛下深鑒而力持  
之

貼黃秦檜私第後以爲德壽宮臣  
不及見臣猶見韓侂胄昇貴時以  
天慶觀爲朝士候謁商賄之地有  
三五日而不得見者至於近世則  
道旁之蒼寮實爲候謁之地四明  
之大慈寺實爲取財之媒故士稍  
知廉恥者決不肯違乎其間今君

臣論道之初首鑒此弊若貞意實  
德持之悠久則宗社生靈之福也  
四曰復侍從舊典以求忠告國朝侍從  
之官自大觀文至待制非一職也而  
責之論思獻納其意則同給事中舍  
封駁已行之令中丞諫議以言爲官  
此不待論而翰林學士六曹長貳雖  
非言責亦未嘗不因事獻言也熙寧  
詔書責從臣之不言司馬光辭副樞  
亦曰侍從之臣於事無不可言是以  
立諸副正官闡議濮園爭新法辨河  
防論邊事莫非侍從之臣延辭而衆  
尖南渡以後此風未泯也紹興虜使  
之來張燾晏復魏玘張九成曾開李  
綱遜梁汝嘉樓炤蘇符蕭振皆以侍  
從爭之於是自副古史以至郎中察  
院館職樞屬論奏踵至輿隆乾道間  
用龍大淵魯覲如周必大張震龔茂  
良諸賢皆有論列孝皇始雖不納卒  
以陳俊卿一言逐之乾道用張說張  
拭以待講上疏范成大以西掖封還  
詞頭周必大以翰苑不草答詔莫齊  
在後省不書錄黃至於臺諫交章爭  
之韓侂胄之始羅點樓鑰徐誼彭龜  
年林大中章穎鄧駟諸賢皆以近臣  
首嬰其鋒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

太府事丞呂祖儉下建太學生揚宏  
 中周端朝尼六士及呂祖泰等皆羣  
 起而攻之於是宰執從官以下中外  
 之得罪者不下五十余人乾淳餘澤  
 之未泯其功蓋如此自慶元二年以  
 後士氣頓索習成嗜啞一日侂胄唱  
 為開邊之議惟徐邦憲自嚴州召還  
 力陳彌兵之說朝奏暮黜臺官徐枋  
 從而抨之魏政如錢象祖繼以議論  
 謫信州居住此皆臣所目擊臣雖不  
 足數亦嘗有言於二臣之先嗚呼國  
 之大事而此三人之外更無一人言  
 者是時上距慶元之初曾不十年而  
 鳥摧酸所控消鑠融散一至於此其  
 後既降詔出師事大抵重仇胃慮旁  
 之歸已也因李壁之請令侍從董諫  
 三衛浚邊帥臣各以已見條具自此  
 詔一下諸臣不容依違然後手足呈  
 露顯然為附和之說其不謂然者乃  
 出於人所不料之丁常任士氣蓋可  
 想見嘉定以來號為更化不此之監  
 邦又甚焉至使士大夫謝侮有謂侍  
 從之臣無論思而有獻納獻納云者  
 譏其以貨取也臣實恥之今大明麗  
 天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親近之臣  
 必不踵承陋習惟陛下明儆而開導

五曰復經筵舊典以熙聖學國朝經筵  
 之制雖啓於國初而歲增月益至中  
 葉而益備其賞望之當入如晏殊富  
 弼孫奭范鎮李淑宋祁歐陽脩司馬  
 光呂公著劉敞蘇軾之儔此不待贅  
 贊亦未容殫舉此外又有當世名儒  
 而身隱秩卑則不問其資歷必師席  
 以處之不憚其難致必盡禮以延之  
 如呂希哲司馬康揚時自小官而說  
 書范祖禹張栻未熹由庶僚而侍講  
 程顥尹焞則又以布衣而特命大抵  
 非天下第一流人物不在茲選然而  
 人主有時而不自為政則宰相率以  
 素所親狎而信任者充其數蓋慮講  
 官及陳古誼則必非時政人主多知  
 經史則必疏小人此殆與仇士良固  
 寵之謀如出一軌不知此等職事非  
 嘗從事於學者何可強而能且易之  
 書辭變象占乃其綱領錄彖爻象  
 之辭畫為爻位虛之別互反龍飛之  
 說乘承比應之例亦安可以不知一  
 有不知則義理闕焉書以明帝王經  
 世之規詩以觀王政廢興之由禮以  
 識世道污隆之變春秋以別王伯義  
 利之分自非親師取友強李審問明

精力行之人曷稱茲選而况精神氣  
貌之感發威儀文辭之著見於觀摩  
麗習之間有薰陶漸漬之益此豈詠  
聞單見之士所能辨此其如祖宗故  
事先賢出處較之六經之孝已云易  
知然而有一事而異載一人而多說  
者若無博見多識之功亦非倉卒可  
通乃自數十年來是官也夫人而可  
為陛下天資高明試以十年間所用  
者人人而思之必有以見其學之淺  
深人知邪正必知是人也平居為何  
人今乃在殊弼脩光顧焯薰拭之選  
則其玩歲愒日從為具文以誤陛下  
講學之功者從可知矣今陛下舍其  
舊而新是圖朝夕所與講誦者必極  
時之選更惟博訪而明辨之

貼黃臣昔歲聞之道路陛下聽政  
之暇時以詞翰自娛夫詞翰非聖  
賢之孝也然在今能為二漢以前  
詞章能知魏晉以前字法者亦無  
幾人况其大者乎所謂大者必知  
聖賢相傳者何事朝夕所講者何  
學自修身齊家治朝政官分主授  
田建學制賦其規模制度視秦漢  
以來率意更張之事精粗詳畧為  
何如既有以見乎此矣又必審問

精神明辨篤行如生乎其時立乎  
其位以與聖賢相周旋則持之不  
怠堯舜不唯至也若徒分章析句  
為誦說詞章之資則年盛氣強尤  
可勉而能迨其久也志不能以帥  
氣則志亦隨其氣而靡此最為講  
李之要愚臣出位僂言仰乞睿照  
六曰復臺諫舊典以黜陟 國朝臺諫  
官之制平居未嘗相見論事不相為  
謀雖於長官亦無閑白故臺臣論事  
諫官不以為然諫官論事而臺臣以  
不言罷者時時有之至靖康間李光  
馮解之爭猶好此意中興以來臺諫  
官所居別為六宅而合為一門得以  
隣牆往來大戾故典蓋先朝臺諫所  
以未嘗交接者欲其各盡已見不相  
為謀自秦檜專政臺諫除授悉由密  
啓風之以彈擊執政而補其屢總號  
臺諫職分無別故題為朋比而人下  
以為異途淳紹間雖間有一二人如  
胡晉臣在南榻劉光祖居殿中皆嘗  
排諫官而去之然舊典又湮士大夫  
反相讎推阮官鍾泰之讞如出一轍  
自先帝初政吳獵與劉德秀同入臺  
一薰一蕕命自中出人已知事勢之  
異重以韓氏日盛接助德秀同時善



類一網打盡由是臺諫皆用私人或

明示風指或迎合時意公論拂鬱朝

綱分擾先帝旋亦悔悟九前日廢逐

之人至秦檜之間而尚存者以次收

用於是道學之論息而恢復之說興

是時以臣所見雖曰觀望權臣而未

至呈業也有闕於目前之利害者風

之內之百執事外之監司守臣不盡

與聞也自侂冑之強號曰更化而猶

存舊臺諫二人黃疇若葉時且各因

其官而進之使之攻韓黨以贖過人

固已疑更化之為具文其後凡除授

臺諫必先期請見餉以酒肴及論事

之時又以尺簡往復先繳全藁是則

聽之否則易之次序官職之崇卑按

排日分之先後允更易換率至月末

後也臺諫語人必曰近來文字皆是

府第付出臣始疑之一日李知考為

臣言曰昨所論洪咨夔胡夢昱乃府

第付出全文審如語人之言則又出

於呈藁之外故人謂臺諫為鷹犬之不

若蓋鷹犬之博鳥獸乃其性然非以

求悅於人也而臺諫徇人志已則非

性之所安向鷹犬之可擬乎今親改

之初親羅臺諫一掃舊習天下莫不

延頸以望太平臣願陛下篤信而力

行之

貼黃臣每見四十年間臺諫罷去

或他遷之後貪汚狼籍之狀人人能

言之朝廷亦明知之而其一時私

意所論之事所劾之人省曹百司

尚守之不務去既鷹犬之不若而

尚以其言紛更典章摧抑善類又

而不復蓋害政之大者欲乞斷自

聖意符四十年間輕改之事誤廢

之人委官置局抽索前後奏橫從

公討論速與改正其給封駁不當

及監司帥守其人不足倚伏者並

合一體討論改正施行

貼黃臣每見邸報內臺諫文字泛

稱臣僚臣妾謂合照先期舊例各

出臺諫姓名庶幾播之四方書之

史冊善惡邪正各有所歸然後言

者莫敢妄言伏乞睿照施行

七曰復制詰舊典以謹命令國朝尚倣

前代制詰之選名號紛々不可殫述

大抵內制之臣自大詔令外國書許

令進草之外凡冊拜之事召入面諭

有當奏稟則君臣之間後更相可否

旋為增損以合舊制乘輿行幸則侍

從以備顧問有請對則不隔班有奏

則事用榜子闕白三省密院則合用諸報而不名所以號曰內相者得與入主上下古今宣猶出令其重蓋如此外制之臣分治六房掌行命令隨房當制九事有失當得以論奏封駁每旦詣省即紫微閣下草制俟宰執出堂始得下直劉敞嘗得進封皇子公主九人詞頭當宰執將出堂之時敞立馬却坐一禪九制夫敞非以矜能銜敏也故事百官除授未有不受告而後供職雖進命贈祿之制亦不踰曰也自中興多故始有不候受告先次供職之命因循日久習為故常大失命官之初意迨四十年來則事日益異而其大要則內制失之先外制失之後凡皆牽制於柄臣而不得於其為內制得朝廷將有除拜必擇其可以嗾使者而後用之如王德謙蘇師旦節鉞之除當制之臣皆於未兼直前先稟風指未宣鎖前呈制草其餘制誥亦莫不然至於近歲又非前此往往兩字士各為一制或經宰相塗改取其一為宣布裁其一為答詔相承既久而人不為異此內制失之先也其為外制者既得詞頭旋營假手臣所見於泰禧者猶有五月初十日之

限至於近歲寇期已甚凡在邇列猶至半月無旬尚後受告外之監司帥守則有已及一考而猶帶新除者嗚呼王言惟作命一詞之出雷厲風飛蓋紀綱之悠繫而可以牽制拘攣視為文具乎雖然此猶以代言之事責之若內制之不時請對夜直宣君外制之駁正除授封選詞頭非此蘊剛大之氣負淵源之幸者不能居此今亦夫人而能為之矣今聖化重新此亦更張之要者惟陛下親擢而舉行之

八曰復聽言舊典以通下情祖宗盛時受朝決事或至曰午其有奏事已又餘班不能悉引則命太官即殿廡賜食或輔臣未退亦賜食殿門食已再坐復引餘班仁宗之初群臣引對至十九班而未厭其後前殿奏事不過五班仍詔辰時以前常留一班以待御史諫官之請對者累朝相承率用此道所謂宰相宣召侍從論思經筵留身翰苑夜對二史直前羣臣召歸百官轉對輪對監司帥守見辭三館封章小臣持引臣民扣匭太學生伏闕外臣附驛京局發馬遞鋪蓋無一日而不可對無一人而不可言所以

同入心而觀已德共天命而教時幾也自秦韓柄國視神氣如奩篋中物占吝把搖惟懼人之有言雖曰引二班猶多隔下每朝奏對率蓋辰初號爲近侍之官未嘗獲侍宴間從容獻納欲陳已見先白閣門雖以經筵講讀之官猶先期問有無奏事二史雖聽直前亦關閣門乃敢進對其在二班之數者則又姑爲具文以求苟免職事官或當輪對非以迂除爲辭必以託疾在告夫所謂脩德所謂講學此古者大臣格君之要義今更相告誦曰第言脩德講學則號爲正大實無拂於時政策攻上身則外示訂直實無忤於時宰嗚呼士氣之壞一至於此惟有太李諸生伏闕與登聞檢鼓院受書猶得以自獻而數十年間兩學之士或削籍遠竄或眞决械遣或羈之嶺外或斃之途中或付之不報或中以他事由是競相懲創又懲不伸檢鼓院雖設而問幾事必詰所言又至擅發奏御之封以審其實必不涉謗訕乃與投進或拒之不聽則批之曰不受此何里也其幸而得達猶雖旬日以待處分若得放罪之命則大喜過望其或押回本貫某

州聽讀編竄他州皆未可知也今陛下親政之初導人使諫乃當務之急者乞斷自聖意檢舉而施行之貼黃臣竊見集議之制所以合眾知盡下情自周漢以來最爲良法乃自近歲稟聽宰相風指立爲一說衣冠雖集於臺省而未聞反覆辨論更相是非率是決於一夫之手使吏鉗紙書名而去此一當復還舊典以一洗具文之陋伏乞  
照  
九曰復三衙舊典以強本朝國朝三衙之制自藝祖開基監觀前代擇腹心之臣以掌禁旅爲數九十餘萬所以強幹弱支藩王室重京師之要道也中葉以降習爲驕惰至崇觀而滋甚高俅以思被遇則紀律盡弛僅存三萬人靖康之禍京師削弱夷狄憑陵蓋基於此中興以來首監前轍既嚴其選又謹所操雖艱難多故之時而辛企宗王琪之驕蹇不廢典刑孝宗初殿帥王琪奉使兩淮薦和州教授劉璣夫孝宗將召之劉璣王炎時在樞府呼吏作頭引迨至都堂責勵狀既而璣知琪在淮上矯制修城宰相陳俊卿必欲寘知死帝雖全宥琪竟

坐此鐫罷乃知先朝之待三衙其嚴如此韓侂胄未遇牽從吳曦假貸或又因之以進假殿帥以酬私恩職請將西帥施胃不敢違既又以郭倪郭果繼之無非庸駁之人嘉定以來所當盡鑿其弊而或以資淺望輕或以受恩深厚者為之夏震倚之以濟國事猶可言也彭輅遣刘璋以故相生曰之餽入都會相以母憂去璋敏於轉移易為賄贈手問既速賄贈亦厚璋又矯詞直謂輅遣令聽役受事於是步隨故相往來山中供土木之功輅之領嚴衛璋之為將帥實基於此至於用饋軍之馮攄則物論莫不驚恠蓋奴才又下於輅但能刻剝將士以供苞苴歲時餽獻各有常知有水山可依耳不恤其他轡故事唐皇皇乎宰相私第之是枚雖宗廟朝廷想乎其不恤也大抵慶元以來之所用皆報私恩固權勢嘉定以來之所用皆以供厥後征賄賂甚失祖宗居重御輕之意今聖化更親必已用當其才更惟謹之重之

貼黃臣近見邸報馮攄靖州安置攄得罪於宗廟不肆之市朝不籍其貲產已為佚罰若靖州者雖曰

陋邦實號樂土且靖之字義為謀為治有自靖自獻之意臣謂如攄者當投之廣南遠惡之地不當以汙此土伏乞睿照

十曰復制摺舊典以出私意國初首創唐末五代之弊以牧守易藩鎮以詩書易干戈百年之間雖間有疆場之虞而絕無簫牆之患則以國勢雖弱而民心不推蓋聖神宗立綱常厚倫理以端本澄源於上先正大老別賢俊明義利以植經陳紀於下不聚斂以撥根本不黷武以啓戎姦立國之規若此其形雖若其本則強然而為柄臣者窺見罅隙必挾和戰二字以為招權固位之計王安石得政首以富國強兵自任於是置旁通簿以悅上意分三司使權以歸朝廷府庫既充遣其驪類南征西伐勞人費財以奉空虛之地張皇捷音掩匿敗報以欺人主卒之喪師失律震驚萬乘輿章辱蔡京王黼童貫循襲故智結怨西北卒之棄信背盟以開狄難渡江毓海久而後定秦檜身履其事則又乘高皇厭兵兩宮念歸遂又割地奉讎為邀挾國家之良圖十有八年之間操持人主芟夷善類得以全軀

千牖下韓侂胄既盜威柄出入禁中  
自恭淑皇后上仙慮其不能以久則  
又爲開邊之說以自固連年遣使率  
以同已者爲之皆謂金韃相持遺黎  
內附若乘機進取可以盡復故疆盛  
夏興師僅至符離二將以曰俊邁啗  
虜而反侂胄乃欲斂兵遣使則已不  
可得迨郭倬授首郭倪離心皇黼斌  
李奕李奕敗劔相繼吳曦畏死附虜  
爲亂乃速議講辭則萬里邊面奔馬  
立墮而侂胄不能以保首領矣史彌  
遠密贊先帝正侂胄開邊之罪而代  
其位其說不得不出於和然而中原  
潰裂和未能久而山東河北關陝之  
人帰疆請吏無歲無之其在襄陽蜀  
口者號曰約回而實殺之惟山東之  
民蜂屯蟻聚勢不可却於是不得已  
而納之納之則當思以處之顧乃聽  
其自爲去來於我土地聽其各行割  
劫於我疆垂遣鄴損制柵而李全却  
之改界諸國全又殺之乃使徐晞稷  
姚弼諸人逢迎而奉事之至於甚不  
可忍然後遣刘卓圖之圖之不得而  
釁隙日開至於鹽城之難可謂極矣  
故相尚欲掩遏調護或咎其昏闇或  
譏其畏怯臣以西事觀之則不過爲

固位計耳自董 吾諡帥蜀專倚王  
大才守護西邊大才重貽虜帥而  
大言於中朝外柵保無邊患一旦虜  
乘虛深入大才憂懼而死吾諡倉皇  
度劍尚守密院風指顯然下令有不得  
追襲邊界之文於是虜可以放我而我  
不可以襲虜外三關既失藩籬决壞  
外訖內制不得已而用安丙崔與之  
韓或死或死病皆不能久然二人固  
非陷事宰相者也會鄧損李全所不  
欲乃致命師蜀諭令降附棄險要墜  
地數百里以圖苟安固如淵固守其  
說虜將大赤輩已縱騎焚掠出沒吾  
地而虜使速不罕方以議和留興趙  
原我使王良能李大舉方以報聘詣  
鳳翔府制司方以牛羊犒師督興元  
帥人心既憤韃騎橫行十七州生靈  
死者不知其幾千萬賴天心悔禍虜  
自引去人莫不咎如淵之闇而不知  
彌遠實使之嗚呼推董君諡鄧損諸  
人所以蔽家掩遏於西邊之意則三  
邊之事蓋可類推而彌遠患失之心  
路人所共知矣今皇明洞照固已不  
待臣言更惟陛下深明禍本而豫圖  
之

貼黃自故相鉗制中外事無大小

或用私書或用申狀惟不得奏聞  
故四方有敗無由上達許奕嘗奏  
邊事張方嘗上封章皆被臺諫論  
列如此等類尚多有之欲乞睿旨  
今後事閑邊防及四方水旱盜賊  
許令監司帥守皆得論奏任達聖  
聽以防壅蔽海內幸甚

右件十事臣既先引舊典故陳時弊為陛  
下一執數於前而臣之意猶有未盡者請  
終言之臣每惟國朝極盛之時莫過於元  
祐曩者陛下即位之初臣嘗以元祐元年  
一時人物之感為陛下言之是特宰相則  
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政府則呂大防韓  
維劉摯范純仁臺諫蘇轍孫寬梁燾范祖  
禹鮮于侁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翰死則蘇  
軾詞掖則范百祥曾肇劉敞蘇轍經筵講  
讀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說書  
則程頤以元年例之蓋二年以後大抵皆  
然臣不復悉數臣聞陳至此陛下王音宣  
諭云元祐人才如此臣思面奏此今日用  
人之法蓋因用一司馬光為相便有許人  
才引類而至且未聞其他只如蘇軾在翰  
苑程頤在經筵如此等類斷不可易陛  
下再三頷之臣為陛下聞之必以此為求  
才之準的矣而大臣不能將頤聖意類多  
私昵之人無一滿人意者臣不復一一枚

舉以陳陛下試取即位以來親近之臣視  
其官以量其才自司馬以下人人而比之  
其強弱才否之相當者有幾則亦可以推  
見用事之臣不以光之所以事君者事君  
其為侮慢不敬莫甚焉

貼黃本朝之治以哲宗皇帝元祐  
為稱首然始初清明不過數年調  
亭之說入已非前日之元祐至九  
年而前功盡廢矣徽宗皇帝之初  
登用羣賢如任伯雨陳瓘龔夬鄒  
浩江公望等凡十有三人列之要  
路以伯雨一人而半年之間論事  
一百八疏餘人可知元凶鉅惡如  
章厚蔡卞諸人悉踞其惡而竄徒  
之天下以為小仁宗此徽宗初志  
也自鄧綬武愛莫助之之圖進曾  
不一乎召蔡京為相盡反前事三  
異補改以極于亂嘉定號為更化  
然自元年十月以後召用之人才  
未盡至故相以憂去臺諫慮賢者  
之皆至則故相不得奪情也於是  
掃除異論示明意嚮故諸賢有至  
近歲而反若陛下初政之美亦僅  
及半年而變天下之理苟非本以  
純忱而徒為具文虛美之尚未有  
能父者此皆今日之所當鑒伏乞

瞻照

雖然臣於此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更為陛下  
 下案陳之且哲宗皇帝自元豐八年之春  
 至元祐九年之夏改元紹聖凡靜觀十年  
 而後親政臣前所舉元祐人才之盛其實  
 宣仁聖烈皇后之為也其自改元而後則  
 反不逮前是時范祖禹固嘗有言曰方今  
 親政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  
 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進  
 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  
 臣嘗即是言以求之嗚呼祖禹其神於知  
 幾者乎紹聖親政之後首相章厚繼以李  
 清臣鄧溫伯蔡卞曾布登二府而司馬光  
 呂公著以下諸賢世所謂君子也死者退  
 責生者貶竄明年而昭懷皇后自美人進  
 封婕妤又明年而隆祐皇后自中宮退居  
 瑤華於是熙豐之政事盡復元祐之黨人  
 皆黜是非易位紛紛累年卒啟夷狄亂華  
 之禍自今考其致禍之因則實基於宮闈  
 之不至方元祐極盛之日昭懷以色被遇  
 然以宣仁臨之於上眾君子持之於下未敢  
 肆也開封求乳媪之事正論譁然攻之羣  
 賢柯所利於此不過為哲廟正本原保主  
 命之計而不此之察內懷不平一旦始臨  
 萬機邪臣遂得乘隙以陷諸賢人主聽之  
 宮闈主之而前日正人端士六七年間無

一存者乃知入無法家拂士獨居于宮庭  
 屋漏之間實為治亂安危之候祖禹之言  
 誠有以見乎此矣方今宮掖事秘臣在萬  
 里外無由知之第以紹聖親政觀之誠見  
 夫古今治亂未有不由於家道之正否况  
 陛下外庭行易月之制宮中服三年之喪  
 以喪制未除必非酣酒娛色之時然臣之  
 過憂將恐深居穆清獨攬威柄君臣勢隔  
 中外情疏脫有憑怙恩寵揣摩意嚮假託  
 聲勢者陛下焉得而察之除盡之後使  
 嬖使令之人狎習虞侍所憂又不止於今  
 日夫權不移於大臣固宗社之幸萬一移  
 於宮掖移於闈寺移於嬖幸移於姻戚則  
 當時是也反不若權在大臣之猶出於一  
 也更願陛下反覆究圖毋使紹聖之易治  
 為亂見於他日建中靖國之棄賢用姦見  
 於目前以鑒十年靜養之功以孤四海聽  
 詔之望實社稷靈長之幸臣干冒天威下  
 情無任震懼俟謹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貼黃性歲臣嘗以狂瞽也言告於  
 陛下不謂諸臣繼亦有言凡昔出  
 於愛君憂國之同然非可以強合  
 者而當時言者朱端常莫澤李知  
 孝梁成大諸人乃以此間君臣之  
 合疏骨肉之親臣雖獨遭重譴不



事跡所宜欲乞聖慈更諭大臣申  
加裁度施行

復自辨以羞當世之士臣今幸而生  
迆尚不知懲創欲爲陛下終言之  
又慮人心所同一開其端言者不  
已益重臣過故臣不敢復言惟  
望陛下檢照前後臣寮文字斷自  
聖心九致於忤權臣而納君於無  
過者此志於事陛下者也凡巧於  
事權臣而不以仁義告君者此不  
忠於陛下者也如知忠於事陛下  
而取譴逐者爲是則當思其言而  
行之知巧於事權臣而苟富貴者  
爲非則當咎其言而反之伏乞  
照

貼黃臣既書此奏未遣行間伏聞  
四川制置已除趙彥呐於與元置  
司兼聞利路郡守已有堂差者臣  
契勘利州一路前年殘破之郡潰  
軍出沒殘寇往來城郭人民十無  
一二雖隸王土徒存郡各竊意外  
有司不盡以聞陛下誤謂邊郡悉  
巴按堵如故以致前項除授一如  
平世故守臣尚拘資格制帥乃在  
極邊多事之時疑不若此兼照得  
授缺制圖所當專屬若分職授事  
委寄不專必易牽制有妨緩急况  
進退人才之權而操於副司亦非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八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九

錫山安國重刊

奏議

被召除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一劄  
 臣稟以不佞自元帝龍飛親擢四十年間  
 五叨聘召雖或去或就時義各異而其間  
 最相似者侂貴既殛臣首被特招爾遠既  
 忠臣又膺嚴詔深惟兩朝不允之遇感深  
 至泣所當倍道疾趨恪共明命乃再辭而  
 後入非敢緩也方嘉定號為更化取其嘗  
 件權要者以次改用江浙間成之彥未數  
 月而集惟蜀士之召者五人乃以道遠未  
 至則背秋波冬事躰已興前異於是楊輔  
 除金陵劉光祖除襄陽皆自近畿而返范  
 千長界節不得入對趙大全雖承奉常旋  
 遭論罷臣卒以固辭得請移守廣漢方改  
 元更始之初海內拭目以觀太平豈謂一  
 韓方斃又生一韓臣嘗身履其事者私自  
 惟念臣實向人而常君更化召用之選故  
 多憂易怖欲進遷卻踰年而後造闕者猶  
 未免以嘉定疑端乎也今得諸道路則所  
 見之事固已不逮所聞嗚呼何治之日果  
 不足以勝亂之時耶恭惟皇帝陛下以賢  
 聖仁孝之風著無心而得天下以艱難險  
 阻之備嘗小心以保天下凡古今治亂之  
 變固已周知熟察而昔芒於霍光髮立於

德裕輻光晦迹以行其所愧彌遠不恤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而彌遠事之以漢魏叔  
 季之主而操懿自為耳操專國二十五年  
 以授其子丕司馬懿專國二十五年以授  
 其子師昭及其孫炎今彌遠竊權之年視  
 操懿又過之雖以二千庸劣無丕炎之黠  
 未有以濟其無君之謀而凶類惡醜根株  
 牽連彌雜弗瀕遺孽餘毒必復滋蔓則特  
 有甚於操懿者陛下或操大柄雷霆之威  
 日月之光披聲登督聲燭震灼近自杭婺  
 常潤遠至閩廣巴蜀尤為權臣所忌者皆  
 以收拾無遺雖臣獨被重譴之餘亦得以  
 玷投來之末矣臣雖不能為時損益然再  
 弊不獲命則亦昧於一來尚幾拭目新化  
 之成而得諸道路咸謂汴洛之師委寇資  
 敵惠廣之寇跨州連城鞋使求和虛實未  
 保北人內附情偽難明今日而徐邳諸郡  
 覆軍明日而建寧郡卒作亂蓋可怖可愕  
 之事時時有之至於禁旅不靜公私闔戶  
 井邑罷肆不圖輦轂之下而亦有此於是  
 道謗市議者率謂羣賢日至正論日聞而  
 事變乃不莫不歸於儒生徒能誦說經義  
 而於君德於國政絕未見絲毫之益雖館  
 職試言學校上書亦例疑經術為空虛無  
 補之具夫道謗市議小人之無識不足問  
 也而學自孔氏者亦加嫻侮嗚呼是未知

諸賢之心也詩曰靡哲不愚言如愚人之  
混俗而苟容也又曰善人載尸言如祭尸  
之不言而坐食也若以是責諸賢雖亦有  
詞是豈知權姦擅國之久無一不壞譬諸  
衣敝而生蠹虱木蠹而長蟻蟻補紐培養  
此豈一旦夕之功而乃處以四十年積壞  
之事責盤君子於春月之間亦為不知  
務矣而况論正雖日聞而實未盡行賢才  
雖日至而實非信任豈誠諸賢之過而  
必為是歸咎之說者此小人之情狀殆未  
可測也臣來自下土不知事跡第以累朝  
之聖明之竊意今日之事必有乘間俟隙  
之人潛伏於冥冥之中而人不察焉且元  
佑之治僅四年而侵改又四年而改紹聖  
者安石餘黨摧之也建中靖國之治未  
半年而道變又半年而改崇寧者京卞之  
餘黨移之也檜死之後暫正而逝已者檜  
之黨如該如高如思退諸人蟠結如故也  
侂胄而更化為具文者彌速彌堅固由韓  
婁以進一時廷官皆同類也今彌既斃天  
開平治之基所宜懲創紹聖崇寧之失堅  
凝元祐建中之治則豈惟壽國家元氣之  
脉亦可以杜姦人窺伺之端而朝廷之上  
牽於係累之私遲回顧畏以生禍陳遵使  
朋在罔上之徒旁緣事變之來譏笑善類  
將以為援引權黨撼搖國是之地至煩陛

下慨然於舊弼之思且漢文帝拊髀而歎  
無頗牧唐穆宗當饋而嘆無蕭曹夫無頗  
枚蕭曹是誠可歎也今何至乏才如是  
而陛下直以漢文唐穆之嘆用之以狡貪  
墨之人萬一聞之四方則於聖哲知人之  
鑒亦不為無玷矣而况觀人之法亦視其  
所主若所主者寺人瘠環是亦瘠環之類  
也豈有以進不以正而可以當大事乎陛  
下方為權臣所操而不得伸者十年萬一  
信任匪人又為所操有如晁錯所謂日積  
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究於天  
下者不知天下後以陛下為何如主也臣  
被命於改元之後繼名於衆正之列亦冀  
聖德日新治效日隆脫四十年韓史濁亂  
之厄而自附於慶曆元祐之臣則臣之願  
也而豈欲為佛心逆耳之言以貽陛下之  
厭憚誠見陛下以上知之資開升平之運  
天下望治者一年有半而謂小人才於君  
子謂君子不才於小人夫才云者能為善  
之稱也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  
宣慈惠和則謂之才掩義隱賊毀信廢忠  
傲狠明德侵欲崇侈則謂之不才程頤嘗  
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  
其濁者為愚蓋古人以德行為才本乎情性  
之正而有以充之此君子之才也後世凶  
暴為才狃乎氣質之偏順而長之此小人

之才也君子之才可以開物成務小人之才至於敗國喪身幾微之間安可不察今陛下以委任之才而犁然有威使出於一時之忿憤而不得其正則忿憤之平也猶可以反諸正若違執此見以為觀人之法使昔曹得志則必引其儕類以紛亂衆事如呂惠卿之覆王安石蔡京之逐韓忠彥雖於受知受舉之地且不暇恤而何有於同別於是時也賢者必相携持而去凡粗有知識者亦皆靡靡乎有危亡之憂矣乃者侍從臺諫聞無一言僅有給舍論列亦未有所施行乃因其自陳而姑聽之愛護存全若將有待誠恐宿根未剪一旦發見則必如章厚蔡京始言恤公論而強從終必諸逐賢而復用臣竊有深憂焉今陛下並建二相必將進退人物一新中外之觀聽此正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天下國家安危之候天命人心去留之日臣願亟軫宸慮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必知替銜之易於移人心惟公論之不可不恤念忠臣忱謹實者雖無目前速效之可見而決無反覆難信之憂凶狡貪墨者雖有一時逢迎之可悅決有包藏不測之患書曰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惟陛下思患而豫防焉臣以謹逐之餘誠不自意再望清光卷卷憂國之忠震懼積

愆將為陛下歷歷言之獨念進退人物乃治忽安危之機用敢不避狂僭輒以是為草言之首雖橫臂當虎為土所笑然懲羹吹壺臣實耻之惟陛下幸赦其愚

第二劄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內訌外禦何其數故然也湖廣甫定楚禍繼之歷五六師而後定湖之南江西浙之東閩之北赤子弄兵所過郡縣幾無唯類而湖台之水都城之火尤駭聽聞至韓人入蜀潰卒乘之所傷殘者幾二十餘郡延及房均安黃襄鄧之境皆為寇區疊此數端民之死於兵死於災者不知幾十萬也然尚有可護者曰債帥貪吏有以致之而權臣實囊橐之也陛下親攬萬機登庸一相招賢之詔旁午於道路苞苴之饋不至於都門臺諫無供檢之譏給舍舉封還之職薦舉不移於權要官師得盡於箴規方勉強而行之也雖唐之相楊綽人慕其清德咸駟徹樂不是也過而內訌外禦或未勉至重蹈九重宵旰之憂陛下亦嘗思其故乎易之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蓋守之以乾之剛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蓋守之以乾之剛健窮也守之以剛健行之不以篤實銳進而旋怠也速怨而速已也暫假而旋歸也易盈而靡竟也於是病根蠹本疏剔勿盡

遠使乘抵嶽之人得以旁蹊曲徑交亂是非雖小人交態百出難於闕防亦以廟堂之上本無剛健篤實之功徒有包容調護之意元氣既弱外邪乘之亦其所也臣請為陛下先陳故相之失則知是弊也雖能更之於暫而不能持之以久今何可不思所以速圖之且留身止於宰相堂帖或用空頭宣押不及報政此一失也闕外之事必從中覆四方有敗無使上知此一失也輕納帑附而竭府藏以事之輕信和好而弛邊備以待之此一失也南牙羣臣或誦事數文東閣郎君亦與聞大政此一失也用一不肖必與賢者同升私一親故必與公選並命此一失也廷臣自為議論無與乎施行朝廷自為政事無闕乎議論此一失也資望之當用者則彼不我德資淺望輕而驟拔之則思必歸已此一失也以賢否兼容為建極以緘默尸位為靖共以凶校貪暴為有才以不恤公論為任怨此一失也今自親政以後雖欲立創前弊然以耳濡目染之久習聞前事例謂當然而不知其非遂使小人得以輕量大臣啓蒙兆亂夫小人嗜進而無恥喜事而幸際故也然使廟堂之上法度脩明紀綱峻整放縱頑戾必且革心一有不然則乘之者至矣此不可以專咎小人亦當反其在義臣嘗

於易之夫而深有感焉夫以五決一陰勢之至順者也而聖人獨於九三曰君子夬夬九五曰寬陸夬夬重言夬夬言夬之以又夬也而獨於比二爻言之蓋初九二四之陽與陰非同類也故夬之而無所疑上而九五之君則比於陰下而九三之臣則應於陰既比與應而一旦夬之此人情之所難今陛下並命二賢置諸左右則恩怨有所分矣正當除惡務本去疾莫如盡之時萬一遲回顧畏是無時而可為也唐德宗強明自任恥屈正論猶能以盜發都邑命陸贄為書詔痛自咎悔能使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而陛下十年間信用權凶之誤曾未有一言引咎自責困循玩愒舊失猶存臣竊惑之臣愚佞謂陛下所宜內事手書及今命相之始取二年間事之刑忍而未決施行而未盡習熟而不以為恠者深自咎責再與之更始又冀聖慮略採臣去歲所上封章復三省之制重六卿之職大事必宰相輔謀小事則六卿專達不惟救宰相獨運之弊抑以絕都司招權之端二府不時宣押母循獨對之觀都堂會議僉夾母踵先行之陋都司所以學為宰相必選曾歷監司帥守之人庶人才優劣山川險易及錢穀甲兵成所身歷毋襲專用新進之弊凡在侍從皆得以敷陳已見不

時專達經筵開陳莖諫論列庶僚轉對輪對自如舊制之外疏過朝廷大事邊揚警報亦聽庶僚不時請對或得封章扣門皆當明徹有位不以實意毋襲近世具文之陋而其大要則又在陸清心省欲閑家必始於后妃士令必防於私昵親宦官女子之時必親儒臣古訓之時多不撓於近習之言不牽於係累之私凡此皆當著之自啓之言示以必行之意使天下改視易聽即王言以信王心而陛下於既言之後益當以剛健篤實始然力行之則日積月累尚可以圖當世之安也昔人謂天下事豈堪再壞故臣於今日之事董有隱憂惟陛下留神深省宗社幸甚取進止

第三劄

臣嘗從師友講學每謂治國之本始於正君嘗儲神蓋思將為陛下力陳脩身齊家之要既至近畿則所聞日異恐或者皆陳為潤於事情又不然謂臣為專攻上身故臣先為陛下據時事之迫切者而言之然而本原之論則何以終無一言也臣每惟後世之治與古絕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伺隙乃身是故師氏師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醫發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

祭夏士在庭殷士在朝隳民在甸夷隳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繫率菜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析詆人上堂女使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晷競競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于孫十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為人上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旁闥四方文書非瞽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徹於是官員外戚女寵嬖幸代祿攻柄人政僅擁虛器以寄於民上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於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操者十年幾無以自曰於斯世今幸居可為之時外而百官有司奔走做職內而妃嬪嬙御便嬖取鄰自淺中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為皇帝之貴也今下天太平宜及時為樂也而臣以古今禍亂之事觀之則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於至難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夫獨居深宮

之中可記之以心後者誰與當此專變選  
 來之時可以繫天下之望者誰歟詩曰价  
 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  
 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  
 而其要則又在於宗子宗子者傳謂王之  
 適子也無適子以為之城則王之獨居何  
 恃而不畏乎故繼之日無俾城壞而獨斯  
 畏陛下誠能長慮及此則六日孤立之勢  
 亦可以自寬矣傳曰后妃有正淑之行則  
 詞績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  
 人君有壽考之福此言希御幸以齋精神  
 則可以求壽命而蕃嗣續臣嘗記魏史明  
 帝耽於內寵遂尉高季上疏以為嬪妃過  
 數聖訓不昭宜效選淑媛以備內宮之數  
 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  
 則姦斯之妾可致如魏明者雖不足為聖  
 時道而柔之言實保身蕃嗣之要故臣願  
 陛下念天命之不弔思王業之惟艱必也  
 居內之時常少居外之日常多親賢而遠  
 色則思慮精明清心而寡欲則精力堅實  
 無姦聲亂色則血氣循軌無淫樂慝禮則  
 精神內守豈豈保壽命之道是乃致嗣續  
 之原臣之所憂甚於深室之女故忘其愚  
 借者若此若夫韓琦言於仁祖所謂建學  
 內中澤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入內學冀  
 得親賢以屬大事是說也亦宜早入聖慮

博訪而豫定焉卷卷之忠退俟斧鑕

第四劄

臣昔事先帝正韓侂胄謀動干戈以固權  
 位之時臣以博士召對玉堂嘗言金雖病  
 韃然地廣形疆未易猝圖惟當急於內修  
 緩於外攘以俟可為之時是時歲在乙丑  
 邊未有隙也而輿朝附和者皆欲拔下莊  
 刺虎之功距今蓋三十餘年使於是時也  
 修紀綱明政刑儲人才養民力練軍實則  
 單月異而歲不同正有以赴今日胡亡之  
 機會矣而盛夏出師所向不利亟納韓元  
 覲與之議和手足呈露史彌遠因之以擴  
 其位然二十五年間竭天下之力僅為  
 淫妄駭子驕侈之資僅供饋帥貪吏魚奪  
 之計賴陛下因其自斃厲精更始觀聽肇  
 新而積垢方深非一朝一夕所能洒濯遇  
 此百年所無之機搏手無策而二三帥臣  
 乃欲以四十年濁亂之天下圖前人未集  
 之功於指呼叱咤之間或欲和戎以掃境  
 土或欲興師以撼開河陛下與大臣皆勇  
 於聽從逮喪師以來追咎既往之言固已  
 日聞於廟堂然而未有能深切著明者臣  
 請更為陛下下一深言之其一和好不可  
 恃且王楙以小使入見虛赫伺疑本無足  
 信而三京退師之餘朝廷懲創太甚撤去  
 閑防待之過優區區夷隸豈知本朝所以



待亡金之禮乃執例冊妾有需求此殆我之賊臣教之也且南渡通和使人往來必自肝楚儀真黃天蕩至鎮江歷松江望大湖入小河裏河以至北關豈有自襄荊順派直下京口淞滄容興玩習長江之險又留京師月餘往返京口九七月閱使得習聞五事今又盤旋黃州恣索軍需如類草水銀髮髮等物誅求罄竭徧及諸郡此又豈彼之威令能如此哉夷狄貪婪視信義爲何等物大抵和亦來不和亦來以目前言之不和而來其害小盖和議不成上下戒懼往往有以待之既和而來則其害大若一和之後衆志沮矣邊備弛矣彼以繼好之者來吾方奉承之不暇而意伏於所忽變生於不料某禍可勝言哉况懾之來也在范葵未出師之前今既戰之後豈可猶信前約而不思其反也或曰朝廷既以札待懾又爲之遣報使盟誓未寒彼惡敢叛比以海州棄師管使孟珙言之王檝檝言之俸蓋各守信義毋動干戈彼嘗退聽若目今脫有緩急以是弭兵則亦可以保目前之安然而以臣愚見使其姑示小信以怠我師此正韃人之狡謀及一旦長驅深入則寧恤一王檝而况檝雖進妹於韃酋而實與韃之用事者曰移剌楚才曰粘合重山方爲恍惚安知不以酈食其而處

王檝此不可不察也其一北軍不可恃臣聞之道路三邊之地華夷雜居號爲中原遺黎者猶能道政宣間事以爲籍口而其間裔夷種類包禍蓄亂者不可勝數如襄陽宋屯數年前正軍猶是四萬餘人而北軍三寨之在城外者不及三千已有唯制之憂今正軍日闕北軍已增近二萬竄主不敵識者寒心李誠器一軍今春以來謀害管軍制司遣人泣其袂方命專殺軍將被害者五六十人幸而急戮范青改命全而分其軍得以粗息又聞淮東招納泛濫只如夏全叛全歸我劉瑋瑋之不啻骨肉瑋受命圖逆揚而全乃通揚叛瑋山陽之民積骸如山瑋瑋不免既而又滯金又帛韃今爲韃批我彭城縶我胸山凶焰方伸忽以七百家投降以反覆多詐之人而實之肘腋之間此至險至危事也國用安以爲我用一旦引我師以就死地者不知其幾彭城之破南軍無一人得脫者繼又聞胡義挺身內附幸而邵之夫兵威所加凶醜警服則有之矣今敗於彭城而夏全降敗於胸山而胡義降此豈人情也哉如聞韃人西有面回鶻之變東有萬奴之擾韃之所以未暇南牧者特以此秋高之後其勢必來吾之士馬才力方耗於三京敗衄之餘而北人之在吾地者其勢必起而騷

之如近日孫徐宿毫之陷皆北人從中突  
起倒戈獻城此事昭然可監而况揚爲淮  
東衝要襄爲湖北屏翰今降附之人居其  
太平豈特可爲厚廩宜可爲痛哭流涕也  
其一軍實不可恃蓋自述歲分閩於外者  
或以貪暴或以猜忌或以商賈軍政之不  
修久矣兩淮民兵見謂驍捷然輕進易退  
不足以當堅忍之鐵騎淮西精甲數萬自  
去歲東附龍門兩敗所失蓋萬五千而他  
州陷及者猶不計江上諸軍稍堪行陳者  
制司併其器械舟船摘取以去今得還與  
否皆未可知而軍分不明尤爲可知慮如  
騎司戎司之軍皆非舊來屯戍之地將不  
知兵兵不習險緩急不可倚仗荆襄所恃  
保捷一軍十餘年來頗已凋落雖有新招  
鎮北二萬人其如南軍殆如冰炭荆鄂舊  
軍二萬餘人粗若可用然僅存者六七千  
人雖有外五軍亦不滿數千蜀中諸軍舊  
管九萬八千馬二萬嘉定覈實裁爲八萬  
二千馬八千則氣勢已不逮昔矣近者更  
加覈實官軍總六萬餘人忠義萬五千而  
其間老弱虛籍者又未可計是以五六萬  
人當二千七百里之邊而衆寡強弱此蓋  
難見夫外之所恃已爲固者既空虛若此  
異時江淮有警或出禁旅以爲聲援今也  
殿步二司又爲庸奴所壞平居則冒虛籍

有急則歐市人江建江西之行所至繳敗  
况自近歲馭失其道賞罰無章中外之軍  
往往相謂戰不如潰功不如過風聲相挺  
小則浮言諂語以扇其類大則擁衆稱兵  
以變其上而欲恃此以爲守臣知其不可  
地其一才用不足恃蓋自有賄賂公行牧  
守監司斂百賦十民力彫耗今雖禁戢苞  
苴而貪吏固未盡除重以楮幣之監錢荒  
物貴極於近歲人情疑賊市井蕭條禁奴  
出黃白金四千餘萬緡折銷兩界此非常  
之賜也然徒傷公私之財而無救於楮幣  
之濫重以江淮失軍棄糧之後中外空虛  
公私亦立於是權宜一切之斂如裁半減  
俸科蠲僧牒之類雖有傷事軀者亦不暇  
顧恤矣衰峴峴營耕奪民間白熟之田者居  
半陳賅十年之間非無所積然侵移貿易  
已非一日壬辰之春韃未涉境自城以外  
一燬而盡滋不可考城中尚有餘糧乃爲  
博易珠金銅鐵之資夫運糧草之供  
牛皮筋角之需器甲衣襖之用無非倚辦  
於兩路之民官司文移非據舟則藉馬非  
牽牛則利夫民之憔悴至此極矣獨自董  
居義喪感國鄭揆棄五州並邊膏腴之地  
人莫敢耕每歲官失就糴之糧七八十萬  
斛四大軍歲給糧百五十萬斛淇水運者  
裁三之一自紹定五年以後官既失糴而

闕之內外七十餘舍昔為灰燼所謂百萬  
斛者既無從出所仰給者惟一分水運耳  
幾何不之於供乎而况楮賤物貴商賈不  
行二千里沂沭勢難賁以時至略計總所  
一歲之入大抵不至二千萬而所出幾五  
千萬則蜀計之可憂者又如此夫和好既  
不可恃我軍與北軍又不可恃吾之財力  
又無一可恃不知陛下宵旰之慮亦嘗一  
及此乎第見今日而遣吏朝陵明日而命  
將拓境又明日而重幣以賂虜意所欲為  
風馳電奔迅不可禦或者羣臣一口附和  
未有以中外空乏之狀聞諸陛下者乎况  
其大者無儲養人才之素誠使裔夷畏義  
異類革心軍政修明公私兼裕猶慮人才  
難得無與共事况於無一可恃者乎古人  
興事建功必先積思廣益豈有言脫諸口  
必使人同聲併談而莫志正直者屏遠尤非國家之  
福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貽黃臣自江淮以來訪諸道路咸  
以淮東為憂然淮東尚幸有險可  
守非上流比新舊戰艦猶有千艘  
可用所守之邊止是招信淮安兩  
城而兩城具粗備糧道亦便又各  
有旬歲之儲若得二萬人守之而  
泗州漣水為之外堡敵人雖來未

容遽渡也其降附之人則徒之新  
復州郡俾自為守似為兩得今必  
合可守之二城而招之不可信之  
降附將為比死一洒之計中外之  
人或所未諭願陛下與大臣早圖

第五節

臣聞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此古今之通誼  
也然世固有賞行而人不知勸罰用而人  
不知懲者且後魏羽林之變胡後不能討  
而大赦以安之李唐涇卒之變德宗不能  
討而播遷以避之人孰不咎兩朝之失政  
而使高徽結容李懷光襲迹以基危亂豈  
知國勢積弱人情又玩而欲一旦以法繩  
之急則生變緩則啓寇蓋無一而可也乃  
者禁衛之交幾為後魏李唐之失政幸而  
收之桑榆猶可以暫弭目前之憂然而乘  
輿所在卒遇震擾環視四顧遠郊近甸無  
可恃而○徒恃區區賞罰以長保其無它  
臣恐賞罰有時而窮若不及今追惟舊制  
思所以相維相制之道固未可恃以為安也  
臣竊攷三衛之制蓋自高宗皇帝首值苗  
傳之變繼羅張寶之乱屢病禁衛軍弱命  
三衛增修軍政其後又以諸將步騎分隸  
三衛至孝宗皇帝修明稱疑又為獲聖一  
軍以寓陰相維制之意馬步之數通一萬

四千七百有奇，俾蜀帥選西兵之號銳者發至，在所以充其數，其慮蓋甚遠也。馬司暫移建康，讓者已謂不然，其殿步一司之卒時遣戍淮以勞苦之，然不過維揚、天長、六合而已。及時而往，及時而代，不欲以虛宿衛以事邊，垂此正周人鄉遂之卒，惟以衛王室，不以遠屯戍。而詩人所謂子王瓜牙胡轉干恤，凡以強本也。至韓侂胄開邊，如用殿帥郭倪、馬師、李汝翼發三衙禁旅與江淮之師有事於泗、十餘年，驕惰之卒卒，罹暑潦，怨嗟載道，故僅至符離，退保蕪縣，縛田俊邁以遺虜，而全軍宵遁。雖將庸卒，儒本無可用，然以守衛王居之人而使之長征遠戍，則自此始。乃至近世，習為故常，戰者不得返戍者不得更，凡邊頭雜役，雖殿步二司不得免，甚至奪騎司之馬以授北人，而驅騎卒以事之。執鞭刈草，晝夜勞苦，夫三衙所以扈衛乘輿也，今或荷戈於境外，或執役於降虜，揆諸事，棘誠為倒置不寧。惟是凡江上諸軍，皆非阜陵分隸之舊，騎司之軍，昔戍於滁、濠，定遠也。今移之浮光，建康戎司，昔戍於安、豐、廬，和也。今移之泗水、京口，戎司，昔戍於真、揚、楚、泰、高郵、盱眙、瓜洲、鹽城，諸處也。今置之新復諸郡、池州戎司，昔戍於舒、蕪、巢、縣也。今置之淮東，許、浦、諸處水軍，昔處之近輔所

以拱衛行都也。今徒之東海，自餘荆、鄂、四川軍人大抵皆非舊戍，且將不知士士不識將舍所素習之山川，而投之未諳之水。土此固兵家之所忌，况於舍王居而事疆場，舍舊戍而事新疆，此於統之輕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不然矣。而士大夫恬不以為，惟禁聞衛之亂，則第能追咎棟、汰之激變，復議賞罰之不聞，明徐、邵宿毫之敗，則第能追咎諸帥之輕舉，復議和好之難恃，然以臣愚，凡咎者讓者皆是也。而未得彌變之說，臣嘗使謂苗、傅、劉、正彥之變，恃有劉光世、韓世忠諸屯列於上流，故二凶雖狂，愚卒於自遁。張實之變，恃有呂頤浩親軍及新水宗，由部密接，旁近故雖以難之餘，戮十七人而廢其班，彼不敢譁。今以京師之重，獨有殿步二軍，而近郡諸屯皆戍極邊，殆非防微杜漸之意。臣愚謂宜亟循舊制，凡沿江沿海之卒，置之舊屯，而以時戍邊，庶幾連營列柵，聲勢聯亘，可以擬緩急之須，可以銷姦慝之萌，不猶愈於舍近謀遠，以生覬覦之心乎？王黼童貫既得燕之空城，即移舊邊之戍以守新邊，一旦女真長驅新邊，既棄舊境，亦失越關渡河如踐無人之境，往監明甚，而今之新進少年，獨未知懲創乎此，新復之郡，既未可保，而江上之備已為之一空，臣愚謂宜亟

循阜陵分隸之舊宿師於江南而分戍於淮漢庶幾根本先固人心不搖既可以厚重門之守又可以省分券之費不猶愈於虛內事外以貽一旦倉卒之憂者乎或曰如此則是弃外而事內也藩籬不固如堂奧何曰不然也臣之所言惟欲守阜陵之成規宿師於內郡而移戍於邊城所以固近而懷遠先內而後外非直弃遠而遺外也譬如人之身復心潰裂雖四躰皆具將安用之况祖宗守邊規摹如淮漢蜀口皆有民兵義旅可以倚伏不專仰三衙江上移戍之軍也臣先事而有言則誠為過計不幸而言中則事已無及陛下曲留聖慮與二三大臣謀之如臣言可采即令速見施行取進止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

奏議

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

臣乃者一再獲侍緝熙殿燕閒伏蒙玉音宣諭自後不妨時時請對臣感激知遇愧未有以報塞忝積精儲恩凡得十事以仰承清問畫一條具庶便覽惟陛下留神垂聽臣不勝卷卷謹具如後

一臣伏見比日以來天文示異何其稀也六月庚辰流星書積其占為覆軍為陰謀越十日己丑熒惑入太微垣其占為饑為逆為變七月戊辰太白經天其占為兵為素強為不臣此金火二星之變至于今未退也而火迫內垣尤為急切越六日丙午以後金星行入東井夫孽非天作變不虛生陛下亦思所以省己愆回天怒乎漢相王嘉謂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乎人皆以為至言臣謂如此言者在二漢以來絕少抑不知民與天一也安有為欺民之事而可以應天亦安有為欺天之事而可以動民者此猶未免於擇焉不精然其立言之大意則固已深中乎千有餘年應天動民之實病矣臣每見近年以來羣臣封章多言陛下每遇祀饗必逢開齋每有禱祈無不饗答而臣嘗



以為此特淺之為見者耳大水大火大兵大盜無歲無之而不此之問乎姑以今年所聞聖正月而徐邳覆軍二月而恩寇作亂三月而黃陂遂將四月而達卒違命五月而蔡衛失伍六月而京口挺禍七月而高郵阻兵封章奏疏非不多矣而不以是為異也不特此也雖乾文示異無月無之亦能盡徹於陛下之聽乎陛下聞災異聞變察賞不知畏懼也而臣猶有疑於動民以言應天以文則民未可得而動天未可得而應也天未可應臣何以知之以民未可動知之耳民未可動何以知之臣半年之間涉萬里長途所接州縣民吏語及親政未有能深信者至江淮以來則憂危之語日聞以此知民未可以虛言動也民未可動則天不可不可以虛文應也惟陛下實體而篤行之

一臣比者伏聞陛下嘗於經筵對羣臣論及堯帝委用儒生牽制文義優游不斷陛下慨然有感於元帝不得真儒而用之聖學高明誠足以破千載不用儒生之陋然臣嘗讀漢史每於元成二君而有感焉因為陛下試陳之且人主心術之隱嗜好之偏獨居深宮之中誰得而窺之史冊雖書人亦不盡信也而班固於此二贊獨異乎他贊其言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曰元帝

多材藝善史書鼓琴奏吹洞簫自度曲被駁聲不  
 削節度窮極切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召用儒生委  
 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帝其於  
 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  
 帷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外車立不內顧不  
 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  
 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  
 述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  
 邑臣嘗以為此二贊蓋班固直以為漢季之衰始  
 此故詳著其致衰之因乃在於宮庭屋漏之閒故  
 以侍中婕妤帷幄近習之言證之方二君之親近  
 儒生容受直辭也人必謂多材多藝而又能用儒  
 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此太平可以立致  
 不知其退而居乎深宮之中則聲樂之溺心酒色  
 之惑志所以交攻於內者乃爾是時非無賢儒如  
 蕭望之劉向諸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官如恭顯  
 皆得以害之至於連坐繫獄回不見用而望之死  
 此無他儒生與戚官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書  
 酒色亦異塗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雖然方二君  
 之耽樂也亦自謂曲房隱閣誰得而知之不知左  
 右前後之臣亦有以此而告諸史臣者後世之史  
 臣知之則漢庭羣臣與當時之庶民固莫不知之

故班固於此二贊特出所聞之自以著上漢之端  
 其可畏蓋若此臣又審此意特以元成二君漢之  
 庸主不足為盛時道且著之表奏人所忌諱無自  
 而發今幸因 陛下所以語羣臣者若此敢盡以  
 奏陳 陛下深念而力監焉

一曰伏見 陛下慨臨朝之既久憤積弊之未除內  
 出手書並命二相庶幾同心戮力新美治功小大  
 之臣改視易聽若有再睹外平之望此天與 陛  
 下以轉移人心之機也今既月餘而二相謀違未  
 卓事多牽制析六房而為二既多室礙分小治於  
 次輔又傷事體大抵四十年間韓史用事左相如  
 余端禮京鏗威象祖或二三月或六七月淺之為  
 丈夫者未嘗習見紹熙以前當是並相於是更相  
 疑怪而分朋植黨者又各扇搖是非一則為縱容  
 子弟宿處之說一則為薦引執政都司之謗方賄  
 賂公行之餘而鄭清之能以廉儉首變貪風方茲  
 凶得志之時而喬行簡獨以婉辭陰去善類今所  
 得之謗乃若反其所長為二相者安得而不辯然  
 而古人事業惟有聽規諫以自防聞橫逆而自反  
 不以尤人也臣嘗妄謂與其遠議耻謗必詰其所  
 從來則莫若存此二語以為自防自及之益而况  
 輪日當筆聚堂食史此二謗者將有不待辯而自



租不然救出李應託為假故以避聚會則參差牽落之又其勢必至獨相是誘者之計得行而並相之舊典豈不可復 惟陛下申諭大臣而加儆焉

貼黃

臣竊聞為行簡嘗於陛下之前且言未嘗聞小人一時宰執皆親聞之此誘既無用辯近又聞鄭清之以出入材館之客受賕撓法付京府鞠治又以見前後致誘之因清之有不盡知也若二相自今明白洞達事事若此則敵人無所用其聞而推誠布公共濟國事天下尚有望焉不然則安能以自解伏乞睿照

一曰竊見陛下自親大政杜羣臣之門開敢言之路天下誦而歌舞之然且至郊關之內則所聞浸異猶不以為信也及問之在朝則曰聖度天寬未嘗以言罪人言有不合則留之禁中而已雖給舍臺諫之言亦有不付外者審爾則且恐有其於推諫者矣祖宗盛時給舍臺諫未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不爭爭之不勝而不去者如論陳執中論夏竦論李定論胡宗愈論張璪等事至於十五六疏十七八疏至二十餘疏不見於施行不已也紹聖崇寧以後此風遂泯然猶聞見於中興之始極盛於淳熙以來而又大壞於慶

元嘉定之日幸賴陛下力掃積年嗜噍之蔽主遂洪空慶諸臣又相與振起而扶持之止塗不闌羣聽蘇醒而比日以來又不逮前且愚妄謂羣臣不能以先正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固不為無罪然陛下導人使諫之意亦不能無怠於初也伏見孝宗皇帝於羣臣呈奏取其所當行者疏之小冊以示大臣或御使坐則實于香几羣臣皆得就觀又有記事版書其要自以備遺忘蓋崇寧嘗有付出之章奏亦未聞有不爭不辯之給舍臺諫嗚呼為君必如此而後為不負祖宗為臣必如此而後為不負天子安有臣諫言之而不復計其施行君姑聽之而不復慮其爭辯臣恐天下聞之有以議在廷之臣昧於去就之義則君臣之道兩有未盡也惟陛下特出日言而申備之

一曰嘗謂古者觀人之法不論其功而原其心夫樂羊食子愛君也西巴放鷹違命也尚論二人則食子者為忍而放鷹者為仁古之觀人蓋若此日去歲封章嘗言陛下乃天命所歸人臣不當貪天功以為己力因援故孫昭子之於孺牛漢文帝之於周勃宣帝之於霍光宋文帝之於徐羨之傅亮乞陛下以公戚私未知聖慮以為如何也今日不敢遠引前代久遠之事試以

孝宗皇帝近事明之且史浩事

孝皇于潛邸事無細必取諫焉恩平之去

孝皇之立浩有大功即位之始而相浩僅四閱月而

去之厥十有七年又相之僅九閱月俾奉內祠夫

浩雖有功於孝皇之身而不能掩其權譎之心

孝皇念其功而疑其心凡再相而再去之前後當

國僅及年餘此則古者觀人之法也陛下不思

孝皇棄浩之意乃猶眷眷於故相之家未嘗略有

施行是舉也得無戾於孝皇之意乎今圖回宗

社大計將有矣論願陛下先事致思以爲久安

長治之圖天下幸甚

一臣竊見祖宗時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爲

京東淮南俟其績用既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

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具有成績或召爲三司

副使或就理資序分爲都漕以備帥臣之闕不惟

諳歷險艱亦以過絕親覲不然奚爲若是之縲紲

不快人意也自比日以來選用制相太輕夫人皆

可爲之故有望實無聞之人僅歷郡守監司按之

資望皆不可得而妄意圖之者此尤選授之所當

謹也其在先朝知益州守不過一知郡耳猶必用

從臣以上有當除待制者必加直學士以異之其

謹重若此况制相之重而可以輕授乎

一京口之寇外搖江淮內迫京輔此非小故也陳韓

聞變即遣精銳三千擊之于茅山死者不下五百

人其生擒以歸于制司者尚七百九十餘人豈惟

綏靜一方亦爲國家稍寬累年招安之耻此當速

賞元戎其餘將士趣令上功次第行賞而日復一

日未聞有所旌異識者感之而况惠廣之寇亦賴

建康將士之力比在朝廷當有不踰時之賞今所

以悠悠者不過曰少俟得實審議而後予之非有

所吝也然京口密接行都事之虛實功之輕重夫

孰不知進律遷官自可立吏易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將帥在軍蓋以錫命爲

寵若彼彼不行則人情解體謂王之無意於萬邦

也況今事變方殷軍情反覆高郵之寇阻兵負城

賞罰無章何以使人或又謂建寧之賞亦未行

此正歐陽脩所謂有事則大懼無事則不憂者惟

陛下速圖之

一臣比過江上聞去歲淮東抽取戰艦久而不返比

又聞沿淮舟師已爲沿江抽回萬一有警臣恐江

自爲江而不恤淮之不守淮自爲淮而不恤江之

無備彼此牽制有誤疆事又聞維揚與建康異論

襄帥與淮西異論與元與蜀帥異論深慮實聞左

右以相伺察遣入中都以相讓毀此何時也而內

外睽離若此此事所關不小且每見朝論謂淮東當汲汲儲才以擬其後其餘帥簡雖當先事儲代今防秋迫近不容輕易亦宜行下戒諭各務體國毋相猜疑以詭緩急惟陛下與三大臣早圖之

江陵為上游重鎮自趙方以虜勢浸迫移制司于襄陽後來遂為定治自故相於制置使銜留入安撫二字自是遂以湖北安撫司職事併歸京湖制置司湖北安撫既為虛器江陵太守遂同列那事權日削財力亦殫比年以來又自郡守分帥且兼制屬其為削也滋甚脫有緩急如開禧間虜圍襄安肆掠于隨襄郢復之境於是時也江陵有兵有力可以援之乎萬一狡虜有謀以輕兵綴襄安而重兵薄江陵則吳蜀中斷而國之危其矣始因故相有所偏係不恤大體今又而漸失初意矣舊章此亦目前所當更張也惟陛下下加之意

月初對內殿之日嘗言王畿千里之內守備空虛因請平江增一重屯庶張聲援以陰制內外諸軍陛下既然其言尋聞廟堂以未有錢糧未有區區且舊聞湘西圩田一歲之入自可增招一軍然疏遠之臣竟不得而知其虛實且竊見溧陽縣後推沈成嘗訴陸子通奪其田產凡一萬一千八百餘畝獻之故相之家其後黃漢清且欲令錢美各歸

其間有至每欲權當官會二百者且愚以謂若從安邊所代此二家出錢贖業庶幾歲得由利亦可助招軍之費其同時豪奪武斷之家似此者非一竊計有詞至臺者必非一人若令刷具並與代錢追贖以入于縣官則不惟可以濟軍實之用亦以伸吏民之鬱之氣而給還元直仍不至有傷事體一舉而三利焉惟陛下亟圖之

奏乞收回保全故相史彌遠御筆

且乃者抵冒誰何輒有兼陳援引

孝皇待史澄之法以告子陛下且念宗社計將有定論擬乞聖慈先事致思為久安長治之圖且因惟念此等大事蓋前代之所講聞惟仁祖高宗寧考斷然行之不以為疑今陛下仰法三朝蔽自聖志則今日所行節目便關將來利害此不容不加謹審因以事口陳伏蒙玉音宣諭謂已有區處雖不敢妄有奏稟竊意聖識高明必無遺慮及退而聞諸薦紳聞乃知先有御筆欲保全故相之家併飭臣寮毋得提擬以全大體陛下訓詞雖不知何所為而發然且謂圖回大計與保全故相此雖二事實有相關且范質不肯輕附太祖此在前代必取大戮而太祖終身敬重位之極品陶穀以禪文奉太祖此在前代必為元勳而太祖終身薄之不至

大用大抵真主之興天實命之非臣下所能制其享  
 奪是故為人主一言一動實為後世子孫慮不為一  
 身慮實謀臣之所謂大計也故相二事止相關者臣  
 之長慮却顧蓋若此而今之聖訓偶與臣異意是  
 陛下未能盡察臣不敢盡言之意也夫不敢盡言臣  
 之分也而能盡察臣言外之意則陛下之明也竊  
 見先朝亦容有戒諭羣臣如明道聖旨母得言明肅  
 皇后垂簾時事紹興聖旨母得言崇寧以後濫賞凡  
 以父母之為非人子所忍言故不得已而形之戒諭  
 然而未有用之故臣者惟 高宗嘗保金櫓矣櫓  
 有存趙之議有歸長樂之功然其身後雖以子孫慮  
 客之濫思猶削之奪之亦未嘗以孫或言者陛下  
 並命二相之初方欲轉危為安易亂為治此正不堪  
 再壞之機况景祐建交慶元故事方茲謀始乃首以  
 此意見於訓告至於書故臣爵謚而不名則難以國  
 初佐命元勳猶未有此也未嘗一頒中外驚愕臣又  
 伏讀聖訓欲令史宅之兄弟安分良法益加戒謹而  
 其末併飭臣寮毋復据撫務存大體則自今論事之  
 臣苟及三十年間舊事皆可謂之据撫矣且宅之兄  
 弟一二年來所以安分良法亦謂人言可懼耳今先  
 興杜塞人言是皆其不安分不良法之端幾若前後  
 詔旨自為抵牾者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人言

決不可防而祇以改紛紛之論重責陛下區處則  
 反非所以保全之也且愚妄謂筆若未行即速已  
 之或已行出却乞收回刪去則後數語以為宅之兄  
 弟之敬身所以保全其家而訓天下之為人臣者臣  
 曩歲自罪及瀕於九死幸賴陛下前被而振起  
 之今又拔從孤遠位之華近實踰望秉耳感激知遇  
 恨無報稱豈願更為異論徒取嬰存以再蹈不測之  
 禍持以事關國體慮及方來幸逢陛下聰明豁達  
 之主虛心志我容受諫言用敢輒犯威嚴以冀涓埃  
 之補惟陛下放其狂妄特賜留神采納不勝宗社  
 靈長之幸臣庸伏寓居以俟斧鉞之誅取進止

貼黃

臣深慮不察臣者指為矯激故親書以此奏不敢付  
 之筆吏雖親故聞亦未嘗傳本庶以見內省外順  
 之意伏乞查照

奏乞將趙汝愚配饗 寧宗廟廷

第一劄

臣誠不佞陛下過聽使之待罪故宗俾典邦禮重  
 惟國之大事無先宗廟今捨享在即有當先事奏  
 陳者黨猶以嬰禍觸議為疑嗚呼一言且為曠官竊  
 見先帝未祔廟之時曾早禮寺集侍從殿自臺  
 諫禮官館職議功臣之配食者有臣時忝備從臣未

爲故相史彌遠言此無出於趙汝愚彌遠既是巨言而列異心未及集議遂使廟食之侑十有餘年陛下始親大政李心傳在外上封首陳此議王遂又一再言之先後異時中外殊方而三人之詞如出一喙亦足以見人心之同然此可以法矣而未之史近者游侶上書宰相極陳汝愚策交亂之功又無所施行矣夫以寧考三十年相輔之臣秉正蹈誼卓然諸公之右惟一汝愚未能或之先若此瞭然如黑白之辨雖三尺童子皆能言之不知悠悠歲月果何所牽制也心傳之說曰昭勳閣畫象尚虛一龕龍若有所待遂之說曰亟進汝愚以杜彌遠臣始謂彌遠雖貪恣無執而未必妄意至此迨近日外間傳聞謂朝廷誤識權譽之意往往如二臣之說者且竊惑之臣歷考中興以來祔配之禮皆具既祔即配未有虛備食之位以俟大臣之卒者且如 尤斥外祔而故臣如周必大留正皆去恙故不得不以萬御配蓋先朝故事祔配同時不容少遲歲月以垂周留留相之卒也今 陛下祔通權豈事無小太皆以祖宗爲法而獨於事關宗廟者首違成憲祖宗神靈昭布森列不知視此爲何如若果行之其不歎也必矣方 孝皇憑几之時嘗樂宅憂未有付付是時力贊祖后策以授家孫使神器幾危而復安軍民將亂而逆已者

汝愚之力也至公血誠爲乾厚推續氣脈正學直道爲紹熙扶持三綱遺風餘論益嘉定藻飾新政汝愚之力也而一旦欲以牽除之私變累朝之成法貪黷之人易萬世之公論誠恐此意一定此令一行雖蔡京秦檜亦可配食前朝也且王安石蔡確此公論之所不予者紹聖垂寧之目曷嘗不與變矣丞至於紹興公論既明卒從改正人心之公是非不可以勢劫而力操者如此而况汝愚定策亮具有功於先帝無資於社稷始雖困於權倖及先帝一旦悔悟追崇贈祿錄用子孫歸然爲一代之宗臣蓋有扶日行天之功而無益權黷其身之罪竊意先帝在天之靈亦必深念之古者賻布之餘以班兄弟之貧釋者曰分死者之所矜也喪之行也必朝於祖廟記者曰順死者之孝心也蓋孝子之事親惟以追述先念爲事故祭之日必思其嗜好思其笑語今舍先帝之所念而徇 陛下之所欲非所以事宗廟也頃者陛下欲起素韶而羣臣爭之欲保全史宅之守之而羣臣又爭之欲用史高少蓋羣臣又爭之雖然此猶顛木之有由孽一旦復生足可極而絕也今乃欲取其根而再植之巨恐此根既植枝葉蕃滋則禍本亂萌皆由此始且古無非鬼之祭惟功臣祠于大烝則自商周以來有之非一代之宗臣不在茲擇事大體重

是以先朝必下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館職集議俟衆  
論胥允然後下有司施行深恐陛一出令之詔則  
在朝廷之臣必將聯章累牘爭辯不實以費陛下  
區處用敢冒犯斧鉞縛縲言之庶幾息鄉貢舞聲絕  
影於未動所以存全事體保護聖德必不使有纖翳  
微氛得以累日月之明也惟陛下深忠而速定焉  
取進止

奏乞趣詔崔與之參預政機

臣伏觀陛下親攬大政特頒手書直以廉隅砥厲  
臣節白司度府聞命踴躍大邦小侯望風奮勵然而  
終以深濡重習之及回適之謀淪汝肌髓鄙夫主人  
頑頓寡恥貪事債帥誅求亡厭此風終未殄也乃者  
陛下特效御筆遠自廣南召崔與之參預政機除書  
一放中外胥慶而與之方以年邁疾侵固請謝事夫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則不得以疾為解

陛下所以詔諭之者非不切至而與之重矣出特  
為晚節計耳與之初對宗伯再對天官今又力辭政  
府古所謂大臣有與之庶幾有焉今若賴其沈靜廉  
退之節表正羣士亦足以革競鎮浮廉頑立懦且愚  
欲望陛下親御宸翰以趣其行勉以君臣之大義  
諭以家國之深憂庶其幡然而來協助親政則  
陛下意鄉所形必有聞風興起者矣日無任區區

貼黃

臣妄揣聖意必謂巨言為然輒擬撰趣詔數語以  
備親灑伏乞睿照

奏乞審度復畝利害以寬中下

臣伏見比日以來鞭勢浸迫邊聲方棘構鳳搖岳以  
窺梁益駐豫城唐以晚襄棗攻蔡入息以關光信揚  
婦聚兵于山東以尾其後陳溫倡亂于淮西以擁吾  
圍而內之諸帥方且相為敵讎當此之時不特實誼  
所謂痛哭流涕蓋韓琦晝夜慟哭之日矣獨幸人心  
未攜猶可憑藉扶持以柔天命而楮幣一事乃至重  
煩朝廷區處今諸儒生之學自孔孟者而行借商奸  
不為之策此豈其本心也哉力竭其議則解輒已甚  
憂在目前助成其說則上下騷然嗟載路然則如  
之何而可巨嘗觀古之人君雖不免用民之力然必  
有不忍人之心天下窺見其猶有此心則亦亮其為  
不得已之政故以閔勞為悅以見憂為喜者世亦有  
之今復畝而征至下之策也苟又無誠信優恤之心  
以行之民其不解乎巨嘗言之有位欲將入戶物力  
第為三等而分為三限以督其上者入初限次者  
入中限下者入末限而人不以為然是說也蓋欲藉  
上戶氣勢則以振作楮幣或可整其指自增價一也  
慮將來只是下戶納足上戶斷然不納今先及上戶



則餘人無詞二也今未見畝步苗頭之數只得索同  
科數是致中下戶亦與上戶無別令若令上等先納  
次及中等俟納及太半之後萬一措幣頓復則下戶  
或可略與蠲減或又全免三也此三說皆以示恤小  
之意而條目之效乃未及此惑者不過曰上戶先期  
輸納則中下戶必市貴積不知中下戶皆有官之家非  
皆朝不謀夕獨不能豫為之待乎且又欲每路分命  
監司帥臣二人或三人庶責任稍專才易見今每  
路止擇一人萬一行之不善則一道皆無所訴且謂  
此事之行怨謗紛紜吏所不免若條畫明備奉行得  
人則猶可救藥自數十年來大臣不諂諂侍從不諱  
思以矣今幸執事從官至堂會議此四十年所創見  
然而利害之要在條目而有言者不能盡行則何  
益矣且嘗見杜衍出守永興時夏入初叛科調督迫  
民至破產亡身衍語其民曰吾不能免汝然尚使汝  
不勞耳乃為之區處計載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今  
使監司郡守皆如杜衍之心則民雖勞而不怨且愚  
欲乞陛下以臣所言付之牽執俾為條目分命監  
司帥臣分郡任責必當有對民戶截鑿必先督責近  
之家庶幾中下戶之產寬得一分則受二分之賜人  
心不搖弊事可革天下幸甚

貼黃

臣伏見修內司所管田畝恭奉聖旨特降會子十  
萬緡起封搭庫支納以備齎鑿陛下既以此率  
先天下矣若貴戚權勢之家皆能一體聖意以為  
中下戶之倡則此令奚患不行伏乞睿照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一

館職策

荅館職策一道

對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西傾捉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紀綱而已矣使吾 朝廷之上君制臣承淑應有別國是歸一士心不偷則紀綱一定自可以立萬世法程而無變而況目前小小節目之未備者乎不然所以為立國之規者方搶攘舛逆未甚有紀則四肢雖強而脉已受病庸醫之喜而倉扁之驚也我 國家之有天下也以仁厚立治體以宏大植規模真儒碩才有杖屨接相與修明紀綱以為子孫帝王憑藉扶持之計茲儼權應胥史輿隸不得以撓憲章后家闈尹寵昵嬖倖不得以干朝政國論出於一而士大夫以名義自檢不以枉進不以苟偷立人之朝一政事之失則大臣請對面列臺諫留班伏閣小臣封章扣匭隨即正救誠以大綱之或紊則敗法亂紀紛裂四出任使非人而軍政墮矣耗蠹無藝而財力殫矣有司失職而刑獄繁失一然之林於而頭緒如蠅是安可不循其本而為之憂乎當是時選用將帥內則拔之禁近大臣誠

以藩岳而後用外則取之都漕待制雜學士遲以歲月而後授武臣不過為總管領兵馬受節制未嘗俾之得專制一道也紀綱一定故擇帥不撓於私而猶用感著况祀若水能使老師宿將存氣懾息韓范諸人能使得悍羗黠賊骨寒膽破其將帥之効有如此者財用悉歸三司內外帑藏非條例之有定數者不得擅支而軍器土木河防之費皆有專案以關防出納之名數人主不得與知宰臣不敢取索計相不肯供具皆所以防微杜漸不欲以隙橫恩濫賞之明也紀綱一定故財用不病於耗而公私俱利初年不過有千六百餘萬之入而內帑金帛如山積而至於寶元康定間民不加賦而帑藏盈溢其財用之裕有如此狂獄之奇 列聖尤重既分遣朝臣提點刑獄又間遣近臣分錄刑禁凡有奏讞則棘寺與審刑詳覆之同書以上於朝又慮有司之交委其責也則令詳斷官不得避事紊煩 朝廷乾德詔書 列聖遵守紀綱一定故司臬者各供其職而獄訟用稀盛度知審刑院而在京及諸路止有斷案三道慶曆之間 郡數素獄空其刑獄之清有如此自熙寧大臣以私意誤 國引用資淺新進之士布滿中外要官右職皆出其間廢棄典章墮紊極制九 祖宗所以維持斯世之紀綱蕩無復存血脉受病而外邪交攻眾證皆

由此始河朔增置諸將而勤兵費財詔向充諤之徒  
出師屢敗使貂璫節制諸軍而士莫肯爲用則軍政  
失律矣鑿固官以符新法分三司使權以歸朝廷  
置彛通簿以說上意則國用無節矣殺傷自首之律  
議論騰起奏讞駁劫之條刪著無常黜獄或由內降  
必傳重議則法令滋章矣方熙豐大臣銳意求治悉  
從更張未嘗不曰吾將以振起偷惰作新弊政也而  
廟堂紀綱之所自出乃使國是多岐儉倭競進舉措  
不審條章紛錯以傷吾立國之體使無元祐則陽九  
之厄蓋不待後日而見矣而何特是三者之不滿人  
意哉則是而觀則知出治有本末施置有先後治本  
既立則節節自不必慮區區然隨事以爲之圖而紀  
綱之地護不加意則亦終於無成而已矣嗟乎天下  
者常於是而致察焉厥今天下何病哉國是掣於浮  
言朝變夕改而無成規士大夫狃於苟偷阿意順旨  
而無特操法度屢更主威不立爵賞輕濫流品混淆  
慶元之初嘗爲變更之說矣未幾而易以安靜未幾  
又爲皇極之說矣未幾而易以振作上既無一定之  
論以把握國勢而士大夫迎合苟容不自愛重倖門  
邪徑挾關毀垣其嗜利亡恥者往往剽掠傳聞追媚  
時好求容左右扣閣投匭指心誓日以功名自詭而  
朝廷之上所以植立紀綱以爲出治之本者慮不動

於耳目以爲上之人無意於是而時論所不尚也嗟  
夫安有爲天下阨危若此而充塞周行掠祿養護獨  
無人爲上分明之姑以將帥言之國家休兵四十  
餘年矣舊臣宿師日替月零驕將駸夫久廢廩稍未  
嘗有橫草尺寸之功而高官厚祿龍異逾等不復有  
功名之望剥下媚上背公首私陞差糞於貨賄揀汰  
撓於請囑庸者有輸假貸子錢者有輸每旬宣限幫  
給銀會或以鐵錢兌換而規其倍稱之息成兵之憤  
惋不恤也市易草以給戰騎往往抑配均備而乾沒  
其四分之三將隊之怨嗟不問也甚者收房廊掌面  
易置輝煖建第宅古人之所與同甘苦者今役使科  
抑幾同奴隸方時晏安而專事股削士有離心而無  
鬪志萬一有大吠之警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是安  
可不講求其故乎問遺公行貨賂旁午或求召對或  
觀節鉞或圖移鎮傾因垂察莫非責償於得請之後  
此其黷壑之欲豈曰懂慎宿負而已哉此可憂者一  
也姑以財用言之中興以來以十六路百七十郡之  
地不能當天下全盛之半歲入乃增至六千五百餘  
萬而經制月椿等錢二千萬不預焉兩浙之歲輸緡  
錢千二百萬四川之藍錢九百五十餘萬又不預焉  
校之祖宗取民之數不知凡幾倍矣而平居無事  
版曹無累月之儲大農無旬時之積總總然若不能

一朝居者祠牒積滯而亟出空名牒以重商賈之疑而拘以折納使胥吏得以交通爲市屬慶急關而招誘網運反以致諸郡之關而措期始至使官吏得以旁緣爲藝方時晏安而小小舉措首尾呈露動招覲議如此萬一有赤白囊之警雖百弘桑亦不知所以爲吾計矣是不講求其故乎苞苴成風而貪吏滿天下名器輕濫而節察防團滿京師石家之廟修於曠曩掖庭內人動以千數今其甚者封樁內帑破壞皇陵之成規 御前軍器修內司營造之需關撥無時比部不得而駭磨廟堂不得而致詰宣和以天下之全力修汰無節猶不過月支百二十萬而今乃與之等此可憂者二也姑以刑獄言之 祖宗立法罪疑惟輕今甲所載凡無證佐不經檢驗法輕情疑慮可憫皆得以上于朝蓋慮其冤抑而無告也因循日久而胥吏緣法舞文應大辟下吏不先考正情實或墮之以前六者之條遷就周回以爲奏讞之地獄司受賄而飾詞法吏交通而棄法天下之獄歲上千朝廷者充曹羽府而皆無證不驗也皆法輕情輕也皆疑慮可憫也文書盈几披覽莫徧福建湘湖川廣之間報可之命近輒逾年遠或再歲瘦死者不可勝計詳刑之職無案可覆是不講求其故乎守令務爲姑息不肯任責而憲吏之於州府吹毛求疵甚至

兩問勘官速治推獄毫釐之差便入一案推結之文若徑從奏裁則省部據案鋪法不復駁難舉天下無一可死之刑兇徒之所以輕犯法而欲訟繁多寇盜之興實基於此此可憂者三也夫將帥所以捍吾圉也財用所以強國勢也刑獄所以戢奸暴也先王經理天下孰有外於是而今皆未能一馬則紀綱之不可忽者如此上拊髀思將固嘗申飭諸帥至謂專事股削藉爲苞苴可謂深中弊源矣將帥之弊至今日極矣非大有以更張之不可也誠能如 祖宗故事參用儒將自宰職禁從以至藩方帥守其有年勞素深威望素著諸歷山川道路甲兵財穀者命大臣各以一二姓名條上蔽自 聖志俾之分顧重鎮假之以權而又其任隆之以名而厚其禮使位貌威名諸將素所屈服遇有緩急則授以大將旗鼓俾得以盡護諸將而武臣不過領兵馬受節制出入戰守爲所指揮耳捨是不思而必待夫臨事倉卒然後輟大臣以宣威則上下杆格舉措乖方往事可鑒也况介冑之夫寡廉鮮恥而恣爲聚斂又堪專委乎上旰食渴治固嘗申命大臣兼總邦計且使之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可謂深中時弊矣然今日之幣藏不難於理其外而難於理其內蓋外之出入有常可以考覈而內之耗蠹無節不容預知所聞國用司已備

行取會諸路上供賦入及所在餽物名數誠能始自  
內帑取一歲非汎支費嚴加覈實一毫之出納國用  
使別得以制其可否而參計官得以覆其虛實毋若  
平時以部駢磨之具又則內帑金帛當無欺隱然後  
以紹興制度為率約為定數月支不過八九十萬比  
今所支則歲可省三之一以三十年之通當有餘財  
萬萬豈可為十年之蓄以紹興兵戈擾攘之際所費  
僅爾豈其承平無事而獨不可行乎上好生恤刑固  
嘗申勸懲臣俾之條具詳覆失職之因可謂深中弊  
源矣然今日之弊有未易言者狹其奏讞之塗則省  
部固無壅積之患而非古人寧失不經之義不問其  
可貸可殺而皆得以上聞則 朝廷固有好生之名  
而又非古人刑故無小之意今不若行下勅令所將  
奏裁之法詳加訂正比類問難疏於其下俾上下曉  
然易避難犯仍責任憲司凡州郡所當上之獄審勘  
結錄止得申憲司詳覆有當取裁則憲司獨銜具奏  
夫憲司豈專以殺為事者而今也州郡欲予之死則  
申欲予之生則奏其甚失夫詳覆之本意也如前二說  
不猶愈於刀筆之吏巧為傳會而寃死長奸者乎三  
者之病愚既推源夫受病之由而陳所以治瘵之方  
矣然瘵候有虛實藥石有先後敢終言之自晉之東  
中原遺黎未嘗忘晉晉之諸君進築以廣地增募以

強兵儲粟以厚糧亦知所以用強其國矣然紀綱不  
立初無一定之規而謀國之臣議論矛盾亦無同心  
徇國之意古之舉大事者必上下一心臣民協志議  
定而後行謀審而後發而今也國無定是人懷異情  
一人舉事則一人躡其後以議其失度翼從鎮而王  
述非之褚哀北伐而蔡謨非之殷浩出師而王羲之  
非之元溫議遷洛而孫綽非之夫事未及舉而內之  
人心乖離不一如此則其連年出師隨即取衄間雖  
小有克捷實為溫裕僭竊之資然則非其外治之不  
講皆以在內之訛網未嘗素立故也有國者豈可徒  
計在彼而不計其在我者哉今日之勢愚謂莫若急  
於內修而緩於外攘內修若無所事乎急也揀弊如  
支傾極力撐柱不急則仆外攘若不容以緩也然對  
敵如奕棊當量彼已不緩則失請先言其內者人主  
恭儉寡欲淵默臨朝固未嘗有失德而立政造事未  
聞與外廷之士推誠臨問熟議而後行雖曰御經筵  
親近儒生而罕至諮訪曰御使殿輪對百官而未嘗  
可否政令之闕失紀綱之廢弛宵旰之憂亦嘗及此  
否也廟堂政本所出也今體貌浸輕威望不著旬歲  
之閒免兩執政如逐奴隸異時猶曲示寬假俾之自  
為去就今一卦朝奏則倉皇就道矣殆非所以重  
朝廷也臺諫公論之所係也今論監司則反為所詆

甚至誣抗臺臣而使其私論一郡守則反為所慢甚  
至遷延歲月而不肯去簡墨未乾而已畀祠廩矣頌  
言在耳而復造班行矣事勢陵夷殆非所以崇國體  
也進一賢焉惟恐用之或後也未及施置尋即罷去  
退一不肖焉惟恐去之不速也未及放踵尋即收用  
則賢否混殺矣千餘縵之賊據爵鼠徒可也而百餘  
萬計者或策緣以求祠則賞罰無章矣事之不得其  
當者如此而欲以振天下趨事赴功之心不幾於却  
行而求前乎愚故謂急於內修請復言其在外者自

一二年來道路籍籍皆謂 朝廷將議北伐移成兵

修戰艦蓄邊儲備橋賞繕城郭文移往來頃皆相望

曾未有變而兩淮之間人情洶洶若王師之將至不

知 朝廷果有是耶抑不過堅邊設備而已有之則

不當使敵知知則彼有備而我無功無之則不當使

敵疑疑則敵生變而我無應二者皆非我之利也今

進言者皆曰虜人困於鞭撻而有危亡之形遺黎不

忘 本朝而起謳吟之思彼其民困於必成而劓剝

未已財匱於給餉而賦歛橫興若我以義兵臨之不

遺一矢而境土可以坐復此近日規恢之說所以上

下聞然也然嘗靜而縉之今虜人積衰之勢雖猶強

弩之末然其奮有秦晉齊魯燕趙之地并吞大遼幽

薊瀛莫之區地廣形強未易卒圖而求其在我則廩

廩然未有可以勝人之實為今日之計莫若振紀綱  
定國是一人心作士氣使吾內治修明國勢增壯使  
精神之運固足以籠敵入之心然後徐舉而圖之此  
萬全之利不可以腐儒常談忽之也不是之思而欲  
舉二百年 祖宗之天下以輕試於一擲之斃則舉  
足之間廟社之安危存亡係焉愚故謂緩於外攘區  
區諷儒不識忌諱妄有窺度如此若曰 國家大事  
我不當言之有罪則狂僭之誅所不敢辭

重校鶴山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一

進故事

論儲蓄人才 十月十三日

慶曆四年四月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余靖上疏曰  
 臣切聞京西轉運使杜杞准中書劄子奉朝旨搆  
 赴闕欲令計置收捉宜州蠻賊者臣以為朝廷  
 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滄厓至  
 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已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  
 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杜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  
 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  
 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 朝廷有乏賢之歎如  
 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  
 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  
 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必賢乎可  
 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預作處置其人可了  
 其職其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  
 乃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講求賢  
 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以狹也  
 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  
 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  
 不足憂者及一隅有警則倉皇移易如素不經心  
 者伏望 陛下敕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

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杜杞  
 之禍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然不採將於往賢求  
 相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西  
 海謂之乏賢惟 陛下圖之

臣竊見余靖上疏乃慶曆四年四月也方是時晏殊  
 為相范仲淹杜衍富弼諸賢皆在二府而韓琦分陝  
 專任西事 本朝人物於斯為盛而靖也以一事之  
 不素講猶孜孜以儲才為言臣聞天為斯世生才自  
 足給一世之有用之有不給則以求之有未至於其  
 常知之才之可數而不知遺才之實多夫使其兼收  
 並蓄如醫之儲藥土之擇木粗細畢程大小各當則  
 左抽右取惟意所欲何憂乎人才之不足何累乎事  
 機之遲至爰自後世長養成就之功少而摧折委棄  
 之意多脫有緩急則弄印四顧莫知所昇夫未能射  
 御而責以獲禽然且不可茲其為射御不已多乎  
 太祖皇帝未取太原君臣之間擬曹翰以守之亦可  
 謂早矣而臣普猶曰翰死孰可代且太原未取而先  
 擇守未置守而先擬代載在史冊人不以為大早而  
 以為當然不知今日三邊重地 陛下與二三大臣  
 亦嘗慮及此乎不惟三邊為然 也之百司庶府外  
 之收守監司皆當以是致思也燕閒之覽黨謂其可  
 采惟 陛下速圖之



論夷狄叛服無常力圖自治之實

唐陸贄奏議第十六卷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  
 回歸狀右欽淑奉宣聖旨適得潼關表比日尚結  
 贊願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綠春  
 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  
 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  
 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  
 退歸甚失准擬潼關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恐  
 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狗試判軍事勃  
 如何者臣憤性異味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接之時  
 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外加負良深竊謂我復歸  
 乃是社稷遭福昨日已附欽淑口奏訖伏恐未盡  
 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  
 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  
 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陰謀難  
 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以來近事準之則戎  
 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貞未遠外虞自其  
 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遽求復  
 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  
 要約音未堅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  
 斯可驗逮至安撫都邑駕幸郊畿結贊機成在邊  
 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來逗留持

疑竟不肯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  
 遷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  
 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  
 事亦多對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  
 觀變推移願與諸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  
 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蹕欲待  
 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茲且驕曷望成績非  
 唯變能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  
 但願陛下謹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  
 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  
 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

臣聞善為天下者不計夷狄之盛衰而計在戎之虛  
 實中國夷狄一氣耳其盛衰誠無與於我者先王以  
 其叛服去來荒忽無常故雖懷之以德接之以禮未  
 嘗並示猜間然亦豈引而致之倚輿為援而略無防  
 慮也德宗每事猜忌雖內焉陸贄外焉李晟猶疑之  
 不釋而獨於尚結贊乃用其信何哉方其自請入援  
 其情不難知也德宗慮潼關李晟兵少幸其可以為  
 助聽之不疑至於結贊抽兵自退人情驟失倚仗各  
 懷畏懼則德宗又以為憂以一結贊之來為喜一結  
 贊之去為憂安有堂堂中國而直為此屢慮也陸贄  
 獨曰此社稷遭福也拜疏入賀臣以為藉令倚仗結



替幸而成功猶懼無以賞之而况狼心貪很但詐獲  
生求欲無厭去來自若可以遷為之憂喜乎詩曰夙  
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  
戒戎作用湯鬻方古之所謂待夷狄者亦惟盡吾所  
以自治之道而已顧舍其在我以資乎人祇見其害  
未睹其利也結贊既退旋復舊京初無賴乎蕃戎贊  
之言既信矣而德宗尚眷眷於大羊之羣以貽後日  
劫盟之悔為千古笑至是而贊益有知言之名然已  
無及於損威辱國矣比年以來夏人既約而復渝繼  
使已來而自卻此正所謂荒忽無常者故臣敢以贊  
之所言者為今日獻願 陛下與大臣力圖所以自  
治之實而常為不可勝之勢則叛服去來吾皆有以  
有以待之也

論感民莫先 詔令當如唐德宗痛自咎責

唐陸贄入翰林管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為  
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  
罪己以興邦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  
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  
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  
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  
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  
賊不足平議者謂與元戡難功雖瓜牙宜力蓋贊

有助焉

奉天改元詔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志已濟人不  
吝改過朕嗣守丕緒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  
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  
將來明證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底人致  
裕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  
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眾代受亭育以迄于今  
功存于澤垂于後肆予小子獲續鴻業懼德不  
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  
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  
之勞苦澤靡不究情不上通事既乖隔人懷疑阻  
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召師四方轉餉千里賊車籍  
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眾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  
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祀奠之主室家靡依生死流  
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累命峻於請求  
疲吐空於行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  
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  
循致亂階變輿都邑賊臣乘輿肆逆滔天曾莫愧  
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  
負於黎庶痛心視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  
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瓜牙宜力屏  
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公布新令

臣聞感氏之事非一而詔今莫先焉臣嘗觀三代而下惟漢文最為篤實而近古其日蝕之詔曰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悉思朕之過失以告其祠官之詔曰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和親之詔又曰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外勤勞不處皆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嗚呼何其責己之重以周乎蓋人君以孤立之身臨億兆民之上而欲率天下惟一己之從此非可以空言聳動也漢以後惟唐德宗能識此義聽用陸贄之言以實德誠意用之於詔誥命令之間如云長於深宮之中暗于經世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又云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循至亂階慶興都邑此等語言雖以德宗強明自任恥屈正論而猶能痛自咎責以格頑悍此外制書詔書凡二十有八去其小事四篇之外凡二十四篇亦無一而非罪己之語蓋不獨奉天制書為然也今自權臣專國以來內患外禍無歲無之而每詔令下未嘗有一言稍自咎責詞臣習成諛佞不知其非雖有水旱盜賊例曰年穀屢登四方無虞扶杖聽詔之民無不愁怨以為朝廷之不恤人窮也今幸陛下親攬萬機而是轍也相輒而莫之改臣自入都以來親睹士大夫之論似謂禁旅之變自誅戮以後皆已退聽可保無他京

口之變自道入茅山之後漸已窮蹙可保平安雖以廟社威靈凡可怖可愕之事件往幸而銷弭然喜諛佞而惡訐真樂蒙蔽而咎張皇上下相徇習以為常臣恐一旦事有大於此則無以為陛下告此不可不過為之慮也

論襄黃二帥 閏月一日

寇恂復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刃之恂聞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饔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安得私闕今日朕當分之於是極歡結交而去

臣謂先儒謂賈復不戢部將寇恂戮之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殊無責己之意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慚謝然後慰勉聽其自釋則善矣臣嘗謂天下之事至理而止理之所至雖強暴凶狡有不吝不弭耳而怙服苟惟無所可不容為包含是姑息苟且之政也何以慰服人心邪慶曆四年韓琦為陝西四路招討鄴城為四路都都領尹洙知渭州狄青為原副都統先是韓琦乞罷修水洛城鄭

戡國請終役瑋還自陝西罷役而戡命劉溫董士廉

督役如故尹洙檄滬士廉罷役不從遣人代滬又不

受洙怒命狄青領兵行邊追滬士廉檄送德順緣成

詔釋滬士廉令卒城之而洙與青不服也善乎歐陽

脩之論且宜命中使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

衆不可加罪若臨陣而違節制自當臨以軍法然後

又諭滬曰汝違大將自合有罪今以城水洛有功故

赦爾爾宜卒事以自贖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失城以

遂已巨謂如脩之論處置得宜君臣之情分盡矣紹

興六年張浚以宰相都督江上命韓世忠屯承楚命

張俊屯建康先是浚在淮上謀渡淮北向惟倚世忠

爲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爲助浚以

行府檄俊不受令浚委乞降 聖旨而俊亦稟於朝

甲可乙否 朝廷難之善乎趙鼎之論曰浚以宰相

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然後亦不可推乃責

俊當踐行府命不應尚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

必申明慮失事幾臣謂如鼎之論周旋曲當則上下

之體統正矣襄黃二帥比有事主各效已見以圖補

報比乃聞二帥不和幾有私鬪之慮審其如此則所

關甚大此在 朝廷所當諭以賢寇之事俾各釋前

疑若濟多難否則脉絡不通緩急不相倚助如國事

何惟 陛下留意

論乞 詔諸帥任責與隆附安及側八月十日

臣謂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凡九夷八蠻六戎五

狄之國皆位於東南西北門之外無它內夏外夷之

道然也自東漢以後控御失道貪得務廣至引而真

之於堂與之內蓋自馬援實開其端於建武曹操復

蹈其轍於建安遂使昌熾盛大於永熙元康之間而

橫濱四出於永嘉建興之際援之初徙降羌於近地

而勸以耕牧也其意不過使之不相猜貳而有以得

其心也操之分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也其意亦不

過使之有所統屬而爲吾之用也彼一時淺功近利

之見豈知其後日之禍一至此邪晉太康元年侍御

史郭欽上疏於武帝請乘平吳之歲徙內郡雜胡於

邊地而武帝不能用斯言也距江統之建議已在先

二十年夫以武帝平吳之威乃不能洗空五胡於未

亂之日而江統願欲以責晉惠帝於二十年之後亦

晚且難矣而江統猶曰早絕其原尚得謂之早乎自

側聞曰者 喪師之後招納北人以補軍額

且收召燕賻以備奔走垂我雜居識者寒心又聞光

黃之間或以搜求主檝爲詞或以收買軍需爲詞出

入無譏甚矣平國之無人也武夫重閉未必足以杜

其隙矧乃聽其自爲出入邪藉曰和好已成南北一

家無用過疑然自昔未有恃和好而弛邊防也陛下

下剛明奮發力行江統之言官已疑緩不及事而又日惜月邁委多愆愆官知無容足之地矣子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軾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慮在几席之下今患在几席矣惟陛下速留宸慮詔京裏兩淮諸帥詰以區畫之方何所可以處降附何策可以安反側各任其責條上有不如言致生他變則請身任其咎斷在必行巨管記先朝范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上疏乞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乞令大臣同書一奏納于御前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巨之責諸帥猶仲淹之責大臣也惟陛下斷而行之

論黃陂叛卒 八月二十五日

唐憲宗時裝度上疏云云 淮西濫定河共厲寧承宗欽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且能服其心耳

臣謂憲宗承唐綱積弛之餘藩臣阻兵帥不庭樓蓋自夏蜀出東澤潞易定魏博貝衛澶相朝廷之令所不能加視今日之事難易絕不侔而淮西之役處置得且遂能使頑悍革心梗強效順信知折衝禦侮不盡在於國勢之強弱兵威之眾寡顧吾所以處之耳邇來邊帥不和 朝廷但知委曲覆護聽其相傾相軋以養成亂本而不知所以處之始焉淮西制閫

治黃州匪但控扼要害實以兼總黃陂克敵一軍也既命楊恆分闡恆而可任邪則軍未潰以前其戮叛將苑青不必付之湖廣總領何元壽軍既叛以後其招來陳溫等又不必付之荆鄂都統王昊今舍制閫不付而付之它司百所未諭也觀揚恆之詞謂昊有誘叛之迹繼而昊之告諭陳溫許其來德安境內割寨是昊秉使之矣孟珙招納備據叛酋陳溫之詞謂若斬楊恆用孟馬帥為制置則我輩就招此何語也而珙公然見之公狀不以為嫌殆有嘗試 朝廷之意是珙亦可疑者矣恆之不能緘御以至於此坐以虎兕出柙之罪恆尚何詞然使昊以誘叛而獲厚賞珙以述叛酋之悖語而獲迂除則是唐末藩鎮諸軍自擇主帥之風成矣今 朝廷不問可否而一切聽之尚謂之處置得且乎苟幸無事卷攤護疾不如誘叛而受賞襲跡而動則長此安窮惟陛下與二三

大目力圖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二

狀劄

辭免召赴 行在狀 三月十八日

伏准今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李運親  
某范子良並召赴 行在某位下人微不當備有辭  
免伏念某孤遠之蹤去秋以待養不使力勤外補誤  
恩從欲界守近麾萬里西歸今春僅差蜀口脫身風  
濤寇盜之區謂將善還田里以需嗣次而遽聞逆賊  
之變義不容與賊俱生亟回江陵以俟平定敢謂  
清朝東記憐其間關狼狽再頒收召自當聞 命首  
塗即趨 闕庭竊緣今來逆曦授首蜀道已通欲望  
朝廷特賜數奏寢免新命仍令待嘉定元替羅植關  
以便私計實出洪造

辭免召赴 行在狀 四月十六日

照得某准尚書省劄子閏四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魏子翁召赴 行在某位下人微不當備具辭  
免伏念某叢以疎陋又玷館學歲在丙寅以待養不  
便力勤外補誤恩從欲界守漢嘉歸去蜀口適遭  
賊之變亟回江陵以俟平定繼叨收召聞 命未幾  
復報誅賊遂具按免申告 朝廷一面起發以途聽  
候 指揮行至廣安軍方被寢免之命仍奉所生之  
親以還里舍待次年餘方杜門以便親醫藥受進

今來新命在於寒遠實極 龍榮况 聖上總攬之  
初鴻儒碩輔咸萃 本朝之微晚生得此望表自當  
聞 命首塗即趨 闕庭以觀東化之盛冀及明時  
少容展竭竊緣某向來陳乞補外之日正以所生之  
親不諳風土氣疾時作歸途又以聞察往反汴公今  
驚魂甫定若再為萬里之役必不能將親就養父子  
之義實非所安欲望 朝廷特與數奏收還召旨姑  
畀真祠或仍與在外一合今差遣庶幾稍便侍養不  
違初心

論四川改官人積滯劄子上四川制置

其伏見四川改官人引見負額自數年來班次之  
有至六年以上者人才滯淹莫此為極利路帥司嘗  
有申請竟從中格制司又當制具邊邑再以奏陳雖  
即報可然猶候換給日方理須入月日過者明釋肆  
皆通趨二年亦云異數然尚有四年積滯終未有以  
大愜士心竊嘗參稽議者之說蓋曰人之精力有限  
今棄之於方壯而用之於既衰多寶富治宜不若此  
又曰所在縣邑類多關官今不以委之於京官之稍  
自愛重者雖以選人之貪懦右選之庸庸者亦得以  
例為之或委之於初官之攝事者又說曰以三人奏  
舉關陞又五人保任改官夫八人者既以為可用矣  
則當汲汲用之乃反因舉主及格投之間散至於五

六年之久是不惟無罪而廢黜之且反不若未有舉  
主則猶足以祿仕也是三說者識士論之所通惠然  
言之固已爛熟而朝廷平未能有所變通於此則以  
言者徒能為淹滯者慮而不知為 國家事體惜耳  
其竊惟 國家事體務在奉行故事謹守成法 祖  
宗已有之規不可以輕紊 祖宗所未有之事亦不  
容於期為今君自上保治於小康動用舊章固有  
改作用能憑藉扶持躋世熙洽明效大驗蓋可略睹  
然獨惟夫今日之事既曰動用舊章而獨於改官人  
待次一事本非 祖宗舊法或者尚曰趙班放行恐  
非故事此其之所甚惑也 國朝自天聖以前諸路  
薦更未嘗限員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各官皆得薦舉  
負雖寬條約亦簡而改官者不過數十人其事與今  
不相似其更不敢遠引止以慶曆以後明之且自慶  
曆視天聖舉員則既狹矣條約則既煩矣而改官之  
數歲日益增然選入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即得  
引對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始有待次者六七十人  
吏部即以爲言治平二年又積至二百五十餘人賈  
直孺爲御史中丞力陳滯留之弊三月辛丑詔書即  
命輔巨圖所以更張之迨元豐者今乃以五百引一  
甲每甲引三人蓋專以班次積滯爲慮元祐初改又  
慮垂簾日昃謝或有淹延今崇政殿引見訖即赴內

東門謝所以爲改官人慮者委曲若此至紹聖復  
元豐之制相承至于紹興末之有改至隆興之初始  
以八十員爲額而吏部已謂員額拘礙必致留滯詔  
吏部且依常年放行乾道三年東南改官人以員員  
爲額而四川以二十人為額吏部侍郎黃鉞以爲多  
寡不鈞乃通爲額百二十員由是改官人無復有待  
次者 七年十月僅有溢額者三十餘人至來春引  
見吏部以爲請認特令具奏引見由是更不限定年  
額夫自冬徂春不過待次三閱月耳當時之論已深  
以滯淹爲憂亟令引見更不限額至淳熙始以百條  
一時之請再定八十員爲額員額之被蓋自此始而  
四川僅存十五員之額亦前此之所未有也然員額  
雖狹而時有趨放只如近年楊端明帥蜀嘗以爲請  
旋即施行吳侍郎於更化之初又嘗建議謂待班人一  
回作邑亦復報可蓋未有若今日待班之夕者也且  
四川監司帥守每二歲約通舉改官三百餘員嘗有  
六十人改官雖不以盡然且絕長補短亦當有四十  
員今每歲止以十五員爲額故滯淹之數自五百而  
積也又如科舉取士南宮約三百人四川類試約百  
人是四川亦當四分之一若以每歲引見改官八十  
員以四分之二言之則四川亦當得二十人之額  
今止以十五員爲額則滯淹之數自五百而積也東



甫一百三十郡歲得五十七員及捕盜公員改官是二郡而得一人四川六十郡而歲得十五員是三郡有奇而得一人額之不均亦莫甚於此故東南之班未嘗溢額而四川之班每待久次其利害蓋亦瞭然况自近日以來制置大使司歲有職司狀十五員選人改官每以職司爲慮今一年便有一班之數則改官者因此稍衆積滯之因亦未必不由此七八年前待次者不過一二年而止雖逾趙二年而尚有四年之積祖宗故事有罪者展年引見今舉負既足而五六年方得引見是使天下皆爲有罪之人似於明時待士之體有所未周急賢之道亦不宜若是其緩重以祖宗舊法亦不若是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獨此一事固守近比輕變舊章良爲朝廷惜之意者朝廷亦未必有意於輕變舊章特未有以是告諸吾君吾相者制置閣學侍郎方以脩名傳望典領方面有如人才之夕淹朝政之久曠比比皆然如其都說或有可采蓋以上之朝廷有如慶曆故事不越旬日即得引見元豐以後故事五日即引一甲乾道三年故事通以百二十員爲額不爲東南四川乾道七年故事將待次人特令引見更不限定年額此皆載在故府猶可覆視若日時異事殊不容膠柱則求之此比如頃者丁卯戊辰嘗所施行或盡數趨放或一

面注賔儻舉其一而行之豈惟人才無滯淹之嘆周邑無闕官之慮而於朝廷急賢渴治之意所關甚大爲士者似亦得以免於舉負既足當遷而黜之謂也陵節儻言其知罪矣

辭免除直秘閣知廬州狀

某條被寵靈莫知攸措顧人微位下不當輒有控辭然念富直不天蓋示有功之勸作鎮方國亦疇已試之庸而其賦質竊蒙涖官曠弛既點讞乎之寄復塵漕輓之司雖勉竭於頓庸曾未知於補報敢圖異舉忽誤恩除還十三年策府之舊遊界四千石列城之新命荷恩至此揣稱庶然黨拘出位之嫌弗控俯牆之避雖逃公議愧初心縱以廬南空官且令承乏豈容延閣異數躡昇非入某見已擇日祗拜成命遽照元降指揮前去交割新任職事外所有直秘閣恩命欲望朝廷特賜數奏寢免施行

申尚書省乞檢會元奏賜橫渠先生諡狀

照會其前任潼川府路提刑兼權運判及後來正除運判日曾兩次具奏乞將先儒周顒程頤程頤特與賜諡俱荷聖慈並賜俞允天光俯燭正學昭明蔚然孤蹤信謂榮幸惟是第二次奏狀貼黃爲故崇文殿校書郎同知太常禮院橫渠先生張載併致易名之請蓋爲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聞已曾下禮官



勘當然至今四年未嘗施行學士大夫不無缺望照得橫渠先生奮學關中闡明禮學窮極道奧徧覽而獨造兼體而不累其於理氣性命之分屈信聚散之感發前代不傳之秘示後學有已之端不疑所行不懼獨立蓋間代豪傑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卒也門人嘗欲謚為明誠中子程純公問司馬文正公則謂弟子誅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奏鳳路提點刑獄張舜民有請於朝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動金石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蓋孟軻楊雄之流如荀况輩殆不足進自其既卒中外巨僚錄其平生以言于朝或乞賜田或乞錄用其子或乞降謚今乞檢會且僚累奏於三者之間凡可以厚其終者舉一而足庶使賢之典獨見於本朝舜民之奏可謂懇切而歷年浸多終未講行乃自比歲得其傳者如朱文公張宜公呂成公先已賜謚為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正公繼亦得請尚此獨闕寧無遺憾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某嘉定十一年內奏狀再下禮官遵照近例速與賜謚上以補先朝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公望其於新民善俗所關不小

申尚書乞陰補表姪高斯謀狀

某伏觀慶元重修令帶職朝奉郎以上初遇大禮應

陰補子孫而陳乞陰補期親謂見有子或孫白身者照得期親則嫡兄弟之子皆是若使同姓嫡兄弟則固不待言然亦有元是嫡兄弟而偶因出繼者若緘嘿不言則朝廷無由悉知敢犯嚴誼輒有控陳以冀垂察伏念了翁之祖父娶高氏生七子男其第六子白麟以祖母之兄高曠無子自樞樞間取養麟為子後來麟既知為魏氏子當欲歸宗却因以隄雨本州文解有名籍在禮部無實申明遂遣了翁代歸本姓比歲本生父母歿了翁兩次並乞解官持心喪已蒙朝廷允許惟是生身劬勞之恩終未有以報塞又念今官及帶職負郎而本生父母不得封贈合該奏薦而嫡兄弟之子不得與欲歸本宗而父母之命不可違一念及此莫知做措偶因讀史至三國志其間一事偶與此合且朱然本施氏子也朱治未有子然年十三治取以為嗣然嘗請歸本姓吳主不許然既卒父喪乃表其子續還為施氏後以奉本生祭祀乃知此事搭諸人情或在可察了翁伏見本生父嫡長子奉議郎高載與了翁係同胞兄弟辛勤第官未及負郎而卒有子斯謀在了翁為本生父之嫡孫親兄之嫡長子前一次明堂大禮了翁合該奏蔭緣丁本生母喪有礙陳乞今再遇大禮了翁雖有一男並係白身若論人情豈不欲先任其子緣本生之恩未

報私心實有未安今來去意欲將合得恩澤省奏  
補親兄之子高斯謀庶幾薦稱拜祿以奉生父母  
祭祀則上以彰 聖朝孝治之意下以慰人子報親  
之心委非小補如蒙 朝廷矜其區區報本之誠出  
於真功別無它覬即為敷奏時依所乞則續當條  
式別具狀召保官陳乞

辭免除起居舍人狀

聞命自天踏躬無地伏念某階級薄伎塵玷儒科作  
收作監雖久勞於外服非卿非監遽躡冠於庶僚適  
於三年更迭之間兩拜元日召除之命荷恩異甚揣  
稱蔑如而况載筆右坳聯輝西省茲公朝之盛選而  
儒士之榮觀非所據而據焉方慙久假莫多為而為  
者曷誤真除念明時不至於乏才雖成命多嫌於友  
汗欲望 朝廷鑒其哀憫賜以敷陳俾仍服於舊官  
圖終酬於異數所有 恩命某未敢祗受

丐祠申省狀 閏八月十六日

某冒干嚴分僭有控陳其猥以空疎充員記注繁  
無補挺咎自招頃自八月以來忽染瘧寒之疾遽投  
剛劑速取痊平而留毒熏心益熱不解肺肝重灼嗽  
逆上衝脉息沉綿肌膚銷鑠醫屢命而莫効藥已偏  
而罔功自憐薄命之浮危上負 清朝之簡拔重念  
某起繇寒地早玷儒科 大行皇帝慶元龍體首被

親擢尋以學官館職歷事嘉禾開禧既訖外庸清叻  
劇寄茲又猥從禁列日望清光始終恩榮度越流輩  
近者駭聞末命力疾造廷贏頓之餘一慟幾絕幸蒙  
予告全獲餘生然而弓劍方新不與攀號之列几筵  
如在莫伸朝暮之哀哭泣悲摧益增疾狀矧嗣皇訪  
落之且正始初精厲之時願以疲驚之軀少伸巨子  
之分乃自纏於災致曾弗遂於糜捐內愧私心外慙  
公議尚覲顏於乃位將速定於厥躬伏望 朝廷特  
賜敷奏洞察忱誠之請俯矜危迫之情姑畀祠廷生  
還里舍儻未填於溝壑李高圖報於丘山

再乞祠申省狀

某上冒蕭鈇之誅浮瀝忱誠仰干造命某適者力疾  
自陳願勾叢祠少延旦夕之命愚誠未格尚闕俞音  
自揣位下人微豈應存有童瀆而奢奪餘員生意索  
然敢復瀝陳上希從 恩重念某得生多幸年所疾苦  
筮仕垂三十年未嘗一日以疾謁告庶彊勤瘁少補  
迺拙而今茲一病瀕劇不聊有生身遭倖禁命在絲  
髮矧六龍御天之始公卿百辟咸造在庭騁切記言  
詎可曠職而某猥以負薪之疾杜門養病形神支離  
氣血枯瘠非假以歲月毋去人事一意休養則病根  
不解少有觸撥隨即發動必將日朧月削以速危士  
伏望 朝廷時賜敷奏矜其一再所請盡出血誠更

無纖毫矯飾姑畀祠官之祿俾得以生還田里儻旬歲間浸有更生之望則猶能極竭駑銜再効使令某情迫詞殫抵冒嚴譴下情無任延頸俟命之至

辭免除起居郎狀

條被寵靈莫知稱塞伏念某一從蜀道再黜周行聰明不及於前時名實未加於上下家宰掌右司馬掌政偏叨列屬之榮祕書非監太常非卿又忝庶僚之長遂晉職於西省俾入侍於東垣既分量之已盈致惘惘之交休重惟未至早仕先朝乃於刀劍之上實不與曷蒙之出俟况嗣皇新服厥命羣臣咸造在廷而當艱疾之餘數上祝釐之請素餐若此清議謂何宜居幽黜之科益誤序陞之渥左之左右之右慚無記言司過之能可不可然不然必有求去得遷之誼儻遂安於次補將自速於阨危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覆既累陳之牘不昭從欲之仁亟畀祠官改圖邦哲非惟少遂微臣陳力之分庶幾不累公朝知人之明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丐祠申省狀

某不避嚴誅僭陳危懇某猥由疏逃再點班行分量既盈咎穴狎至去歲之夏暑威所侵偶為庸醫誤下剛劑蘊毒不解以阨於危正當訪落之初數上祝釐之請而愚誠未格及玷序遷龜勉友吾因循留滯自

春涉夏氣候和平雖病根未除而疾狀不作乃自庚伏以後災敵外攻氣類相求舊證復出肺肝熏灼嗽逆上衝曾經耗傷之餘所存血氣無幾至庚之劑寧容再試平補之藥又不相投自揣餘生未知收濟及今未甚不即哀鳴亟辭寵榮庶就間散則遷延歲月靈望生全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去歲累申畀以祠廟差遣一次庶休疲瘵以免危士干濶鈞嚴下情不勝皇懼

再乞祠申省狀

某輒犯威嚴再伸悃款某頃以災敵所鑠舊疾復侵雖形體未衰衣冠粗屬而曳首弗躬歲月滌滌或卧興之不時或喜愠之收觸頭冬出而若醉體燭燭以如焚自揣浮危速祈聞退而枕棺未格詎旨莫俞早夜以思進退維谷矧惟初政分任羣士洞然無疑倚以共事獨抱顛愚之質無能損益於時雖乘集而不多雖百無而何關支持病體俛仰周行終去用於明廷徒有慚於夙志用是累陳私懇頻瀆公朝敢冀鈞茲特為敷奏假之祠廩俾返故鄉若幸保於生還拉言勉圖於後効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四

狀劄

三乞祠申省狀

照會某頃嬰劇暑遂感宿病兩具公申力祈開屢莫  
 回天聽尚闕俞音仰體公朝涵覆之私遂守微巨靖  
 共之分嫌於煩瀆以取厭煩勉強支持避逃瘴曠終  
 以暑威內鑠熱毒上衝體温目眩痰眩足弱深虛痊  
 再自速顛危矧惟要近之官莫如言動之寄而過疎  
 自信愚顛不移顧以病軀有妨賢路繁榮弗去公論  
 謂何欲望 朝廷更賜敷奏速再祠廟差遣一次庶  
 幾少休歲月以俟安痊或未忍棄捐即乞檢會近降  
 更迭旨揮與在外待闕差遣倘未遠先狗馬尚有再  
 備使令之日

四乞祠申省狀

照會某頃因宿疾力丐真祠冒童瀆之再三冀感通  
 之萬一未蒙鑒設屬觸報聞番及以思進退維谷重  
 念某被遇先帝幾三十年惟知極竭真純上報恩紀  
 未嘗虛有避避仰欺 朝廷試用歷陳以彰忱懼某  
 自始立朝請外者再迨其在乙丑偶因召試力沮開邊之  
 則皆各有其故某歲在乙丑偶因召試力沮開邊之  
 議大忤權戚即祈外補以便奉親訖于明年游請乃  
 遂歸未及里復忝命召揆諸情義所當引辭戊辰更

化之初收召衆正謬疇曩直首玷特招宜不可辭而  
 某以親年既高侍養不便陳請至再卒遂初心戊寅  
 之春除直秘閣又以異數不當冒受亦一控免此外  
 如守嘉守眉守漢守潼郡望非不高為慮為倉為漕  
 為帥事任非不重而自量材分猶可毘勉故未嘗虛有  
 避避至受寶之歲月止元日招徠盛舉觀聽所關而  
 某亦不敢固辭以煩 朝廷處分某之進退去就良  
 可察見乃自去歲數請歸田及今夏秋又及三四方  
 聖明御極俊彥盈庭某非病狂喪心乃至數有懇扣  
 實以不諳風土誤投熱劑以成痼疾纏綿涼燠之交  
 陰陽交搏即感寒熱深懼因循顛踣絕望生還是敢  
 干誅期於得請某非不知人情多忌謗誣百端不謂  
 其飾詐以沽名則誣其矯亢以要爵而某寸心耿耿  
 天日鑒臨罔恤嫌疑必祈造化欲望 朝廷察其務  
 實之有素矜其自知之其篤檢會累疏曲為敷奏昇  
 以祠廟差遣儻以休歲月猶有生全之望至再將餘日  
 圖報大恩

五乞祠申省狀

某自六月以來舊病所迫四上祠官之請至經累月  
 未拜俞音所當陸續控陳期於從欲會從臣移疾朝  
 論紛紛某倘於斯時申述前請則適以滋朋比之惑  
 重活激之嫌姑且遲回以須少定蓋欲稍全事體庶

幾無駭觀瞻而連日之間積陰為沴疾勢益熾不容更有延延是用不避形迹之嫌投誠造命之地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累申昇之祠廩庶幾偷安歲月扶養病軀儻未溘先狗馬尚有圖報之日

辭免除工部侍郎狀

欽被寵靈莫違寧處竊惟天生五材而民並用國有六職而工與居是為要近之官匪直繕脩之事况於侍從言語之列當以論思獻納為忠苟非其允登養而長重念其涉世太早屬時多虞始因取忤於權臣不幸見稱於公論以是自信不疑所行然守此而弗移故動焉而得謗蓋言無隱則人指為異論直情徑行則人疑為沽名惟其無愧此心是以不違他郵今乃猥由溥命久抱沉痾一年之間移病半之六月以來請祠屢矣公秉裝而俟命忽出綈以語遷喜懼交懷進退維谷藉曰饗榮而冒受豈容力疾以自持况其稍識去就之宜粗知義命之戒不知引退將速顛隲欲望 朝廷更賜敷奏覆視累陳之牘亟垂從欲之仁非敢具文必期得請

丙外再申尚書省狀

照會某自夏秋以來舊疾發動屢上祠官之請未蒙俞允反玷序遷控避莫皇眷留逾切感深刻骨涕下交頤豈應固守不移之愚徒取厭煩上孤隆遇故自

效職以來靖共朝夕誓言報稱不敢言去而近日以來積陰為沴病本益深霜露所聚寒熱間作若不申前請必速顛隲敢望 朝廷更賜敷奏檢會累申速與官觀差遣庶幾擊東新寄江湖以養餘病候其痊安別聽驅策類瀆公朝無任皇懼

再辭免除權工部侍郎奏狀

臣竊見近來羣臣請祠丙外止是三兩次不允不敢更有奏申初除權從官亦止是一次辭免別無再辭體例臣今請祠已至四五辭免已是一次自不當更有煩瀆緣臣尚有不得已者須至盡言故敢昧死以陳臣聞之道路自數月以來有人謂臣不當為異論之唱以致眾言紛紛有人又謂真德秀初對乃是臣實教之又有謂 朝廷疑臣多言不令再侍講選故有怨望去去不已後來臺諫及輪對官文字或論分朋立黨或要譽好名大抵皆是拍臣與德秀諸臣以孤逆之蹤實是疑畏不敢辯白會臣舊疾再作寒熱交戰晝靜夜劇恐漸成廢削故因此引疾求去不敢它有拍陳以費 朝廷區處又以取忤于講者然而臣之愚衷然有未白故不足以仰回天聽致六頌不允之詔雖國家眷待重臣亦不過若此臣感深至泣恨無以報若更有隱嘿不盡以聞則臣之本心終無以自白且臣自嘉泰開禧間嘗一再以狂瞽之言觸

忤權要意定更化之初首蒙收召以旌異臣之出處  
具有本末比歲再玷班行亦嘗數有論建非是今日  
方為慷慨激烈之言况臣所論歷歷可考且臣一月  
初對首告陛下以此心即天心不可一毫有所欺  
次論近來學術不明氣節不立末言元祐宰執侍從  
臺諫經筵翰苑皆極天下選今當以此為法至四月  
初陛下親政臣直前奏事謂當下未言之詔實戰  
誘之令當明陛下愛兄之心當正山陽討賊之名  
浴邊制關當用有資登人朝廷政事當令君書得  
與聞謀議天幸不可恃當不失士大夫百姓諸軍之  
心末復辯析邪正二端至七月上封事則又論上下  
之情不一上以為是下以為非上以為公者下以為  
私此皆臣赤心血誠吐露傾倒更無留藏不過為  
陛下涵養心源愛惜事體扶持初政只願陛下聽  
斷之初大綱既正事事光明初無一毫容私其間今  
議者乃指為異論之嗚夫閉修校檢朋邪害正乃是  
異論臣今所言證諸庶民而無疑對越天地而無愧  
謂之異論可乎貞德秀學識文藝為世所推臣安能  
教于人彫琢至謂臣不得兼官故有怨望者此尤為  
無據觀人之法亦嘗察其平素臣自蒙先帝親擢  
以來未嘗有所依憑躁競妄乃今日忽以不得兼官  
為怨人誰信之其如朋黨之說則臣但見今日士大

夫以利合者甚眾必親合者極少然而以利合者利  
盡則亦不可保今正恐義合者之不多而非朋黨之  
當慮也故名之說此乃隋煬帝唐德宗以來為是以  
拒諫今正惠士大夫之不恤公議而非好名之當慮  
世臣自聞此等議論私自惟念陛下富於春秋疊  
疊乎如川之方增此正百官修輔澄源正本之時當  
養之以厚不當導之以薄當養之以誠不當辱之以  
欺况今天下事勢姑以一二言之只如山東忠義已  
拊而尚多及側山西蕃族來歸而未知區處正如寢  
火積薪火而既然所宜及今惜陰愛日相與圖回而  
上下相徇無一人言之者雖下詔而求亦漠然不以  
為應蓋遲遲兩月幸而有數人言之則又相與環攻  
而圍厥焉甚者排報詆訐使之不得安於朝廷之  
上臣所未喻然始也猶幸陛下之不惑於浮言故  
臣雖百喙交譏不皇恤也後來紛紛不已卒至施行  
輕者奉祠重者錮罷又甚而至於追削勳管及其而  
至於逮治其輿隸臣嘗欲為之辯白救解又慮言或  
不從則恐以益朝廷拒諫之過非所以愛惜國體  
故且隱忍循嘿而終非所安况始為求言之說為厚  
倫之說者臣也今以言得譴者相望於道則是臣實  
劫此說以為阱於國中也臣以此寢食俱廢恐亦將  
負謗於天下故數數求去不但以疾亦謂不得其言



與夫眾議所集二者皆當去况今位之以論思獻納之職班列浸高則責望愈重臣皇懼莫知所出故辭之愈迫非有它也竊意陛下與二三大臣所以未聽臣去者不過曰真德秀諸臣方以罪行今未欲使臣繼去臣一介寒微謀家先帝始終拔擢陛下一再遷除使之致位從列臣非木石方恨無以報塞且臣以應舉得官遇當磨勘仍是自陳非超然山林不慕官爵者今於美官要職牢辭固避幾若不近人情陛下於此可以察臣必有不可留者矣陛下若謂臣之去留粗關事體則今來差除已是報行中外之人皆已知 聖朝寬容盡下不以言語罪臣自緣臣以疾病數求閒退似於事體元亦無傷臣既以疾未能供職留令累日深恐人言日甚不自皇安已一面移文報料院截自十月分為頭住幫俸給聽候指揮欲望 聖慈宣諭大臣檢會累申收回今來新命速除臣宮觀差遣一次庶扶病體歸伏田廬倘年歲間體力粗充本心亦白則東西南北奔走惟命所不敢辭頻演 聖聰伏俟蕭斧之誅

巧祠再申尚書省狀

照會某真切之懇已具累牘茲不瀆叙竊惟法從之選儒生所榮矧在寒微得此殊遇所當體承眷寵極竭疲篤終守靖共誓言報塞而諄諄謝病數數巧歸

屢却而請不休閱時而意逾迫豈惟有傷事體抑亦不近人情況於公朝當此多事而百司庶府夙夜在公乃獨譏說屢陳私請人皆謂其可已已亦厭其太煩而退自揣量終難勉強若使少休歲月暫寄江湖心志稍紓痒痲粗定則稟捐効報夫豈無時若竄養榮不知引退豈私心之有愧亦公議之不容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俯憐累請速畀真祠毋令更有瀆煩以重貽方命之譴即拜始終保全之賜

牒糧料院契勘供職月日幫行請給

照會當職昨為患告假甲尚書省乞祠九月二十四日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除權工部侍郎遂承貴院送到十月分俸給緣是九月末辭免未下當職不敢收領移文貴院住幫聽候指揮至十月初五日再準省劄備奉 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當職遵從 聖旨方於當日赴部供職所有九月分以後至十月初五日以前有在假乞祠及未供職日分合行住幫却自十月初五日供職以後再行幫支方敢抵領須至公文

除權工部侍郎舉虞剛簡自代奏狀

伏觀朝請大夫權發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虞剛簡才資開爽學識粹明得善則篤行而無疑見義則勇為而不釋其再守郡符遇紅巾



之憂給軍餉嚴江防威聲既張寇不敢犯其兩持憲節當多盜之衝修保伍明賞罰規摹既立境內用清蓋學非空言而才濟實用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應 詔薦楊子謙等五人奏狀

右臣伏觀陛下自即大位尊禮耆老相延髦彦蓋皆以在外眼不求聞達於時者凡以章示好惡轉移風俗之機莫切於此猶以為未足也詔有位之士各舉賢能才識之士且誨之曰豈無才德道藝華魚而未用者待我後之人臣敢妄揣聖意於久蓄未用之中偏加搜索凡得五人謹用開陳仰贊盛舉臣伏見中泰大夫直顯護閣楊子謙端凝而質實寬厚而粹明家居十年信道益篤講明義理之學以淑後進一方之士孰經受業所趨向正雖已蒙 朝廷為續祠廩而精力未衰久實開敷公論所惜朝奉大夫新知漳州陳宏簡廉而端方忠蓋而平實事所當言寧犯患而不顧義所不可雖見得而不為 朝廷累權名郡雖若深知其人而又在外服未究厥蘊朝請即去管建康府崇信觀徐喬器資清方基宇高邃孜孜體國不以得失貳其心恂恂守道不以貧約累其守 朝廷畀之祠祿雖已表其廉靖而尚淹家食未見於用奉議郎通判漳州軍州事李燿學精而識明行安而節和家廬山之陽堅苦刻厲守其師朱熹之說若將

終身焉嘗除職事官乃自詭以民事 朝廷嘉其端退特旨改秩雖云旌別而僉論所屬蓋不止此從政郎劉宰秉心靜夷迪德平正居官盡瘁不求人知行修于家學修于鄉人有緩急必從扣問事有曲直必從取正今夕不到選抱村里居臣謂此五人者或蒙朝廷擢用真之華近則正學直道隨事救弊不惟有補於時而清規亮節表表朝端亦足以彰好示俗此於初政關係匪輕臣今所舉皆是事實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罪

辭免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狀

在某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三少自同奉 聖旨魏某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填見關某修聞成命倍惕危表伏念某頃因屬疾之餘數祈祝釐之請一年之內移告累旬六月以來陳情八上會玷共工之貳再騰控免之詞冀奉真祠稍圖私佚茲叨誤東終閔俞音寵論撰之隆名畀藩宣之重寄况殿閣十有三等集英獨號於熱官而荆湖十有五州當武實稱於重鎮豈以抱病之久屬茲求退之頻知其不可為而為是謂非所據而據周章失措踟躕靡望 朝廷特賜敷奏曲怜病體覆覩累陳母拘反汗之嫌俾遂歸田之願所有恩命某未敢祇受

辭免知遂寧府狀 紹定五年四月

新濠昭臨愚衷震懼伏念某自貽大譴又辱駑荒忽  
露曠蕩之恩俾得返其田里至孟孟還職秩申界祠  
官既度越於前聞曾趨踰於常分今者謀息中宸界  
守寧川脫命邊陲起家要郡宜殫忠力圖報為私而  
某尚有愚衷不以控聞是為自欺某自五谿還荆上  
霧下滌遂成寒暑之疾繼以仲女卒于荆鄙哭泣無  
聊扶持西沂至夔門又有亡弟之訃幾不能生會難  
卒內侵驚憂乘之心氣怔忡手足戰掉幸已與疾還  
里正念廩隳休影以佚餘齡而成命驟瀕俾當郡寄  
方時多故豈臣子辭難避事之時而陳力不能莫容  
勉強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辭免除寶章閣待制潭州府路安撫知瀘州狀

三命益恭方折及今十連有帥更誤陞華顧惟漸滌  
之餘莫稱便蕃之渥弗憊再瀆用瀝孤衷伏念某去  
國八年還家萬里曲蒙寬宥已載生成豈期職秩之  
驟遽况復寵靈之押至申加祠廩溢昇郡符累茲特  
異之知揚若滿盈之畏亟籲天而遜避正跡地以凌  
兢未拜俞音遽叨改命峻西廂之新澳拊東蜀之舊  
封自免得遷以榮為懼載惟秉悃已具前章實以嬰  
疾瘴鄉驚心江路方冠氣之未靜而家難之相仍志  
慮怔忡形神勦瘵矧當今日莫重上游冒膺存撫之

司已劇頽隣之懼乃若通班寶閣侯封松階尤深據  
疾之軀敢後循牆之避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除寶章閣待制舉游伯自代奏狀

臣伏觀某官游伯故軍器監主簿賜諡忠仲鴻之子  
也仲鴻白發大義有功 先朝遵值權奸才不盡用  
伯以生長聞見克承厥家氣粹而識明外嚴而中裕  
自為小吏端靖有守人固期以遠到後以制置使程  
興之歲薦召置周行風力肅明奏論剴切引義刺上  
無所回撓今詳刑一道摧莠擿伏伸柱察冤果殺而  
行以公精明而歸諸厚倉去屏氣多子歸心臣實不  
如舉以自代

辭免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奏狀

臣嘗聞成命倍惕危衷臣竊惟天命五服五章亦威  
儀之分執人主一嘖一笑關風俗之樞機矧天正開  
三統之元而地節親萬機之始簡修別應旌善勸勞  
器名可濫於假人爵賞惟加於有德而臣迂疏而寡  
實用愚懸而乏通方投荒既幸於生還圖報未知於  
死所越足於南維之絕徼汗顏於北定之良規方期  
暮歲之聞力控明農之請玉靈驟及商賚優加西廂  
峻寶閣之華內府錫金鞶之寵職加二等服修九鏤  
三紀勤勞夢想不到十年閒散榮望已衰龍光忽逮  
於師中爵服遽加於分表被恩深厚拊已戰兢事絕

出於前聞義不容於然黑仰折春鑿研察洗辭念增  
秩賜金惟良吏二千石而不稼與穡胡取未三百屋  
毋拘反汗之嫌庶釋空餐之媿

### 辭免召赴行在

臣倭被寵靈莫知稱塞巨聞名浮於實者誇之府位  
隆於德者外之曠自揣孤蹤偶逢際運惟有壹心而  
戮力不能死舌而同聲雖取忤於孽韓嘗受知於先  
帝出司監牧入侍禁嚴治皇明繼照之初正貪相保  
權之始又弗容於異論致自陷於深文方其遠徙於  
夜郎已分濫先於朝露不圖眷斷特俾生還既守藩  
於排君惡議之時且錫寵於親萬機之始松旭申加於  
蔭錫勳復讓於腰黃貴於爵服之加甚矣器名之  
假况乃物記遺簪之舊命頌反袂之新今爲牛羊求  
牧第大懼寬宥之莫報未先狗馬填溝壑敢稽嚴詔  
之前起而臣尚有忱辭仰干聰聽臣一違軒陛 闕  
星霜歲月之所消歷風露之所履薄年侵而志落寧  
腐而才衰既聰明不逮於前時而責望反加於曩日  
愚戇妄發則上有機管下車之笑齷齪自守則人有  
懲羹欲養之疑豈夜以思進退維谷敢望聖慈俯矜  
愚悃特寢謗察其實不副名察人言之可畏念其  
德不稱位矧血氣之既衰改畀叢祠以全晚節

### 薦三首元奏

臣竊惟國家以進士科得人視前世爲盛數其上之  
三人則尤多顯著南渡以來進士道梗又俾四川類  
試第一人視恩鼎甲至紹興五年詔書又申言之紹  
興十七年類元何耕對策忤宰相秦檜此例中廢然  
而詔免策士之歲則四川首選雖列之第五而用三  
名恩例則猶如紹興五年詔書也且如故相趙鼎紹  
興三十二年冠類試明年乾道元年賜第視第三名  
恩例初任文林郎潼川府節度推官任滿改宣教郎  
免召試除秘書省正字自是以後每舉臨軒直至慶  
元二年詔免策士宋德之以類元視第三名恩例初  
任文林郎山南西道節度堂書記任滿改宣教郎除  
國子正又至嘉泰二年詔免策士何權龍以類元視  
第三名恩例初任文林郎潼川府節度推官次任自  
請劔南西川簽判在任被薦召爲學官載在故府前  
例甚明今伏見宣教郎前利州路轉運司幹辦公事  
文復之始以明經爲四川類試第一會紹定二年詔  
免策士復之遂以前例置之進士第五而視恩鼎甲  
實與趙鼎宋德之何應龍事體一同復之恂恂守道  
安於卑進自初任文林郎安德軍節度堂書記任滿  
得替四川制司辟利州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已準省  
節該差尋於吏部陳乞京官印紙吏部以爲改官人  
不應尚帶運司職事復之既無闕可入又取於自列

屏居家山三年于茲躬耕養親若將有終焉之意臣近以養幣招來本司瀘州有五峯書院俾以所學訓導生徒經明行修多士歸嚮臣愚以謂朝廷既以科舉取士則以科舉用之中興百年之間前例甚明知如復之實足以副其名學足以施諸用而能守道自信不求人知臣待罪師帥部內有人而嘿不以聞將有蔽賢之責欲望 聖慈詔省部檢會自來體例將復之特畀一合入差遣庶及盛年有以行其所學不失一祖宗取士之意不勝幸甚

小貼子

臣職在守藩何敢踰分薦人顧如文復之者生長合州在臣本路本路有賢知而不舉是為失職又見四川類元以例鮮有不立朝者今姑以十數年言之如趙大全馮履宋德之張方何應龍李鳴鳳張已之王萬劉炳家擯悉蒙召用趙載唐季子唐應龍不幸早卒其未蒙召用者今惟文復之王辰應潘允恭三人如蒙 聖慈特垂訪問併賜收用不勝幸甚

又

照對一路帥臣薦人召用雖空前比然臣今所薦乃是循名按例之合入差遣非敢踰分妄請且如先朝潼川運判趙善譽薦張伯源亦是以前進士第

三名為請 朝廷既為之召伯源又併召第二名王夔雖明以一路監司之請特召二人然其實則以科舉取之也伏乞 睿照

申省論龍飛鼎甲人初任堂差

伏觀盛明之朝粵自改元更始盡掃累年汎濫之弊凡係堂除及吏部外銓各存舊法不許妄有奏辟仰體盛心稟承維恪然其間有關涉事體者既以近比為嫌無路自達敢冒昧為一陳之竊見宣教郎楊棟中紹定二年進士第二人以龍飛恩特授承事郎堂差兼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正待闕未上聞適丁母憂至今年四月除喪未有新任棟天姿醇靜好學不厭見待其父武德郎前知施州致仕楊端仲里居食貧守道自樂不求榮進照得本官係龍飛鼎甲考之舊例初任當是堂差而四川合入之闕止有劍南東西川簽判兩闕今服闕從吉合入簽判若止就外銓既非格法亦無初任人注簽判之例若令干堂亦無初任人納劄于堂之例况是進士三名今又視恩官選事體所係難於自陳仰惟 國朝以科目取人養其資望以備采用凡自媒于謁前輩者之所以待天下士至不薄也今來棟既未有闕可入且不敢自列其亦以新制所拘不敢冒昧奏辟惟乞自廟堂於東西川僉判內取次膳那一近闕以處之庶幾

余謹重體不失 祖示待進士之厚意雖自知僭越  
有請無所逃罪然以監分闈寄知士之守道自愛耻  
於子進而不為一言非所以涵養士氣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五

狀劄

再辭免召命

臣聞命之初循牆以避允命尚闕震懼靡寧竊揆  
彝章不當再瀆重乞官賦安庸力粟氣存微三紀勤  
勞精神耗竭七年竄徙齒髮彫零既積厲之熏心致  
百病之被體風波萬里欲進還疑坎壈半生多憂易怖  
惟今幸招之彥既聚 本朝粵自改元未及數月造  
膝沃心之誨犯顏逆耳之言有如正身齊家虛已盡  
下理內御外求賢審官凡以共濟不平亦既不遺餘  
慮雖如臣之在外亦當應 詔上封首陳舊章次舉  
時弊言雖淺近其於親政庶幾有補縱使臣對敷殿  
陛所言亦不出此 陛下若以羣臣近奏與臣所上封  
章悉見施行則臣雖遠外不翅面陳不然雖扶衰造  
前無益聖世徒取罪戾欲望於其愚惛界以真祠俾  
得退安山林以息疲曳苟未殞越尚有圖報之日

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奏狀

文昌為八座之穹 班宗伯又六官之清選不圖警命  
猥逮太微伏念臣才不適時學惟事道徒慙慙而自  
信嘗落落而寡俦不肯搖尾乞憐以求左右之容惟  
知縱軀委命以待君父之察忽大明之光啓借衆主  
以彙外夏宗陳天下之謨止懼造朝之後春官掌主

邦之禮遠叨出令之先重惟謀廟之初猥攝考士之貳若幸陪於舊戀或進忝於真除此在教餘皆為分表顧逾常比多冒超遷凡私心之所未安乃公論之所不赦用殫衷曲仰扣穆清欲望 聖慈俯矜愚悃亟寢已行之命嗣陳入告之獻冀俟其塵靈靈有裨則假以器名而未晚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再辭免除權禮部尚書狀

龍光狎至震懼靡寧重惟聖朝之制量能授官而某去國十年衰頹已甚萬里召入未觀清光如其才具之短長言論之當否咸未有以自見而先時出命假以龍靈受祿無功循墻有覩欲望朝廷特賜數素俯矜忱悃收寢誤恩姑俟對敷之後粗逃疏曠則俾還舊著乃分之宜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辭免兼權吏部尚書奏狀

臣竊惟兼攝他曹揆之故事不當輒具控免以瀆天聽而 御筆俯臨實諭常比愚衷震懼罔敢擅量念天官之長總領四曹銓品人才澄清吏道比之他部素號要劇而日才疏識闇不善撥煩今儀曹鞫死經惺史筮兼官既多且不暇給若又兼領劇曹將有顛隲之悔欲望俯矜愚悃察且量才揆分誠有不能特為收寢兼權恩命俾日得以一意厥職庶逃曠敗辭免 御筆叙理磨勘轉官命詞優諭奏狀

宸翰俯臨危衷增惕伏念昌義因狂賢自違謹叩問於鵬而鵬不言謂南遷其死所投異虎而虎不食怒西望以生還界之以折珪受瑞之榮假之以增秩賜金之寵猶云未厭亟下特招遂擢長於六駟復兼華於三組蓋千載會昌逢之適際而十年夢想之所無况又序情閔勞勞詢事考績追念歷年之舊開條煩進秩之新綸非出於有司之舉行不由平適巨之慈操特軫九重之慮親題一札之文事光流聞人謂罕見伏望 皇帝陛下 抵適常行之典收回特異之恩念屏居遐表尚之時既不可復言於積考之而忝備從臣之後亦豈容自列於明時若謂靖恭申加褒諭則寵章之太濫顧愚分以奏宜

再辭免 御筆叙理磨勘申有狀

某昨者恭奉 御筆理還磨勘特與轉行尋具辭免伏準省劄備奉 聖旨不允者某聞命感泣無不皇妾竊惟 祖宗舊制凡屢於罪籍者除降官放罷仍許敘理外自餘退官居住等 人歷過月日自不在敘理之限今聖恩特異至於親御 宸翰申勅有司轉官命詞懇然孤蹤度越故常豈惟私心之未安抑亦公論之可畏授受無據進退維谷某以官常有守不敢再具免職廢滯天聽惟望朝廷特賜數素俯矜愚悃速寢濫恩假為年依條循轉不惟遵 公朝常行之典抑以全事官知足之分



丐祠奏狀十月二十五日

臣輒瀝危衷仰干天聽伏念臣一介孤遠謬蒙  
兩朝不凡之遇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誠不自意猶以  
衰邁之餘獲逢親政再點禁職方欲彈智畢誠以圖  
補報自聞蜀警憂念如結寢食俱廢病瘁日侵昨得  
四川制置司參議官楊約書及聞虜迫沔州沔無城  
無兵徒恃區區之關隘臣同產兄高稼以路提刑守  
郡拉莠死非去先遣何璘和彦瑛悉所部之兵犯關  
隘而二將潰敗賊乘勝橋虛臣稼自度棄寡不敵即  
遣官吏府庫浮江而下獨留州治虜突至城下同察  
力挽俾退守大安以抗虜衝稼堅守不動曰各行其  
志於是親提餘兵與虜巷戰于州前卒以遇害臣得  
報之後號慟幾絕蓋先是臣稼力辭命乃請守邊城  
固欲以身殉國今死者已矣而鄉國之禍方深臣心  
志日以忤忤耳目日以昏憤精神曾亂體力衰頹雖  
欲勉自支持而痛深到割若不能以一朝居用敢敷  
露悃誠歸投君父欲望 皇帝陛下矜其手足之戚  
不皇寧處察其腹心之艱非出具文特頒俞音賦以  
祠廩如狄難稍平得歸田里休養殘軀庶幾它日或  
再備使令若夫未悔禍虜猶假息則且於荆變以去  
暫為偷生之計與蜀父兄謀救鄉國屏蔽上流以報  
陛下尚愈於苟容朝別無補明時也臣情迫詞危惟

陛下惻然念之

再乞祠奏狀十一月一日

臣今月三十日恭奉 詔書以臣乞祠不允者臣祗  
誦明綸深感至泣伏念臣頃以鴛原死喪之戚鄉  
國危亂之憂揚厲黨心不皇寧處陳詞請祈返故  
廬既便私情亦諧公論而 天高聽雖未賜 允俞  
是用不憚再陳期於 從欲重惟臣去就之分內省  
再三有不容以不去者六臣以同氣之親死於狄難  
雖曰捐軀殉國得正而蹙然一身之死不足以揀四  
蜀之危臣之鬱陶有所不可解者况臣氣稟孱弱多  
病早衰聞變以來心志忤忤疾疫交作臣之所當去  
者一也臣曩歲得罪故相真之瘴鄉必死之地尚賴  
高廟神靈存 陛下以獨斷使臣生還田里尋又起  
之藩服列之周行臣方被命於元年之秋則是時三  
京之師已弼收楮之令已行而多憂臣倡為皇極之  
說以與賊吏和臣為地新功侵墮舊謬稍見臣已無  
及於救既再變不獲命重念君臣義重不容私然冒  
昧而前尚冀展效尺寸以圖補報臣間關萬里至今  
年六月始得 王陛下方寸以陳其初聖之愚則敝事  
膠葛大非改元親政始初清明之比臣雖屢殫忠益  
罔聞于行苟有一事之未善則中外之論遂謂臣不  
能正棟今半年于此內無寧疑之聽從外負四方之



責望治况又邇來權臣餘孽驕驕錄用深恐引類而進  
 布滿中外遂私報復史為衣冠之禍以重社稷之憂  
 臣傷弓之餘倍有過慮此臣之所當去者二世難情  
 變詐每以和好傾人之國臣始蒙召對固言四不可  
 恃而和好居一焉今西自興活東及于襄鄧隨漢蔡  
 息之間廣騎充斥而觀於朝廷近日所用之人則  
 猶若以前議為可信萬一遂定為不可易之論則觀  
 望承迎者一口附和必怠我師而貽敵侮於是時也  
 母問諭之異同官之閉劇淪胥蹈禍有負初心此臣  
 之所當去者三也臣近見侍御史李鳴復奏論謂  
 從與機薦引無非親戚故舊之私隨事獻替實者黨  
 同伐異之意高談正論滿腹私情似足以亂其邪足  
 以勝正不知孰為真孰為邪孰為正而或者謂似與  
 稱者正指臣而言臣退自省循所謂真似邪正此付  
 之一世之公議臣不復辯所謂私者所指何事臣自  
 蒙召除亦擬薦人兼國乃聞若歲蜀士 廟堂訪問  
 各引其私以誤委除因此取輕于宰執故臣半年之  
 間寧負蔽賢之媿未嘗輒薦一人者以此 陛下問  
 之宰執則知臣嘗薦何人謂安矣仲撫諭使出於臣  
 之薦邪此自出於宰相之意臣實未嘗與聞蓋仲  
 每以書武臣及李真必具言疾弱日侵力折聞朕未  
 嘗一語干進臣屢為宰臣言屢其去 陛下試詢

之宰臣則知之矣若謂鳴復為言諭使此自出於  
 陛下之選擇而蜀士有若呂昌裔諸人謂當遣鳴復  
 使鳴復而果行也必數月後方抵蜀中則蜀之安危  
 存亡久矣日每不以萬里外遣使為然者以此而鳴  
 復何至一聞 王音皇懼失措歸怨他人以求苟免  
 使當事任則必不容責其死守且鳴復薦揚恢為撫  
 諭使本以脫已日謂鞬勢已迫大安利州生靈塗炭  
 近在目睫若自東南遣使其勢非來春不可到而况  
 黃鄂之聞叛兵未靖使恢行於盜賊之衝日實危之  
 恢為王旻孟珙所傾蜀士無一人言之者日因進故  
 事獨縷縷為 陛下明恢之冤則日之本心可見而  
 鳴復疑臣沮恢而擠己此日之所當去者四也鳴復  
 本鄭損腹心之客損棄五州以撤蜀之藩籬遂權今  
 日不可追悔之禍幕府焉得而逃其責今鳴復乘時  
 報怨以排彥呐日之意不過為事體慮以彥呐微羽  
 大過進屯仙原猶愈於前時帥守六人且保合州今  
 勝負未分未容先事改易耳雖然此何等事任動有  
 性命之虞而顧以私彥呐乎日同產兄高稼頃者力  
 辭召命自詭邊城捨安就危亦人所難者若言兄弟  
 之私情則當廣為請託之地使之早得脫去以苟全  
 性命豈有友使之繫維於艱危不測之中而謂之友  
 愛乎鳴復黨同伐異之論不知何所為而發第見近

來士大夫無識尚以可憂可危之官職指為可喜可慕之富貴所見既異則難與之言此目之所當去者五也。於鄉人本無仇怨特以陛下用目過分而嗜進之人不便於已騰譎五文切譎也造謗實繁者徒觀其意嚮不去目不已目之出處自嘉泰開禧訖于寶慶紹定具有本末然且不足以取信於人萬一父於其任目之心跡益無以自明且蜀人之可貴者如范氏父子蘇氏兄弟翠能以廉耻自厲即義相高目雖晚進猶及親炙先朝者舊遺風餘烈凜然有存不謂三十年間俗流世敗一至此極每一造朝率不逮前日實寡交之今陛下若不聽目去使與嗜進之人混為一區例曰蜀人皆爭進無耻者此目之所當去者上也。目誤膺兩朝簡眷之厚今孤立無與尚貪榮祿不即引去則煩言日至必費陛下保全之力欲望聖慈察目非敢沽激實以首氣之戚方寸亂亂史不能圖報萬分念目非為具文實以人言可畏孤根易搖定不能開口論事速出祠官之命以聽目去俾有位之士得以保祿全軀無所拘忌或出而董師或居而遠議為陛下康濟時屯目雖退伏山林死無所恨于目天威下情皇懼墮越俟命倭謹之至

薛免同產兄利路提刑高移贈劄恩例奏狀

目伏觀今月二十九日邸報高稼贈龍圖閣直學士特贈七官仍與三子恩澤立朝清州報之虛實令之行否目雖不能盡知然有當先事奏陳夫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此古今之通誼臣子之常分初無功之可言今贈卹太優雖聖朝勸忠之意將以風勵邊臣激昂士氣然一旦以庶僚為雜學士官三澤殫極褒崇使九原有知必謂超躡太甚今稼之諸子遠在萬里奔走匍匐以登殯緣且不可得使其控辭必在數月之後則出令已又臣稼之第定于今將曹金陵亦未及知目與其雖云親表實屬本生用敢踰分陳奏欲望聖慈收回成命下吏部照庶官致仕恩例施行庶安私情亦允公論

三乞祠十一月三日

目頃以祠庭之慄未沐俞音再且按辭期於得請數日間伺候報可之命觀未有聞目深惟積誠儲思而未獲感通豈以目之所請雖本於國家之公論而猶不忘於鄉黨之私議耶彼為一時之論者自不必與之較况有天下之公論則目之一言已替且輕今既不復重陳所可深情者陛下有願治之志有納諫之資有用賢之意而廟堂之上運量圖回果能盡改於權臣之舊目前後所論時事所評人物進而告諸陛下退而語諸宰執非不數數然也而未嘗有事

施行今權臣之黨復出和好之議尚存臣恐國是不  
 明淪胥蹈禍傷云前羽倍有憂懼此事大體重臣已  
 別具奏陳且又親政以來凡權臣專已害民之事無  
 不更張惟有近日民戶計畝輸錢以收楮幣此不得  
 已而後行也臣不敢妄有沮止以取市恩辭然之疑  
 不過於不得已之中寓其深不得已之意故第為  
 三等分為三限或可使中下戶得免於例擾此非有  
 難行者然終不能明降 聖旨申加約束且之當去  
 者雖非一端繁而宜之則目前所謂內無毫髮之聽從  
 外受四方之責望者實目求去之大略故不憚童瀆  
 之請劈折肺腑為 陛下始終衷言之惟冀賦之真  
 祠祖全晚節歸守墳墓則尚愈於強顏朝列以貽  
 厭薄也當蒙 聖慈檢會累牘速賜矜允施行不勝  
 孤蹤之幸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劄子

熈平三年四月

臣伏惟尚書省劄子以臣三上辭免乞歸田里四月  
 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御筆不允除資政殿學士知  
 潭州者俄聞 宸命倍傷危衷伏念臣賦姿穎愚臨  
 事疏直自去歲累疏求歸正期得請驟叨殊擢特神  
 視師幸賴 祖宗神靈 陛下威斷臣得以始定咨  
 鉞之誅獨恃皇明洞照於臣孤危之跡假以序遷入  
 奏之命顛時事懸危非臣子避事之日敢有它辭而

臣適有湯癘之疾氣體衰未小容矜自閑恩即  
 具緊疏乞如鼠斤前後奏聞者九上尚書省亦已六  
 上廬山待命江池檣舟前後旬月撥事量才不敢造  
 前勸蒙 睿算詔諭最後又被特詔申效劄劄慶越  
 故常銘鐵肺腸繼以陷涕然區區之請非為具文  
 必冀 陛下曲垂矜允今者伏蒙 聖慈特出恩除秘  
 殿隆名長沙重鎮堪望不及得之若輩在於孤蹤冰  
 此殊遇所當體奉隆指倍道疾趨然且危迫之情不  
 容不控于君父臣本必稱憊且且不堪世用故累祈  
 祠廩少便養願實不敢以郡為請而况重湖巨鎮實  
 接上游武備單虛城地庫薄若果得精明強濟之士  
 及汲經理即防秋僅餘兩月猶懼弗及今以奔走道  
 路之餘精力困弊病勢日侵醫藥未效雖欲稱自鞭  
 策求稱使令必不可得且自聞新命即與友益建  
 康從官同產兄江東運副高其信館斬想前此般取  
 聖衷之聞已到建康庶幾骨肉團聚稍釋憂鬱望  
 皇帝陛下察臣不敢避於歸師之行今乃力辭於  
 均佚之地俯矜危懼運寢懇恩檢會累章放歸田里  
 所有恩命未敢接受

再辭免知潭州劄子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非避室全身之謂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蓋識時知止之難用干蕭索之誅存貞靈

之請伏念日本無他技徒有樸忠不田一介之先容  
誤被 兩朝之厚遇雖海陳於館學且游於省臺  
然而始見愷於權自開邊之時復取併於倉相擅朝  
之日分郡符者凡八樞使節者以三精力竭於簿書  
期會之間齒髮變於險阻艱難之際弱驅之五路禁  
魁之役又重以七路正重節之行日邁月征心勤形瘵  
衰病見乎外易難毒其中自全春則病以來非昔歲  
造朝之比嘗量於愚分惟自詭於善苟不敢以人  
民社稷之司而求為疾痛癢癩之地豈期醫藥未諒  
沈辭升月殺之隆名授星沙之重鎮允稱異數復由  
前聞且臣丙趨召而來至近繼而改命臣淫靡政以  
後即故里而起家或均佚以開勞或棄璫而錄善茲  
惟受任之重者豈意不求而得之况火冷之不及乃  
滿盈之收致伏望 皇帝陛下檢會累陳之積積  
多病之軀念王事不敢告勞願趨勞而際遠之情莫  
不欲富獨辭富而居貧驗諸事理之相違史匪巨心  
之得已為敬頌於開慶俾歸伏於生靈凡未填溝壑  
之年皆圖報 國家之日

三辭免知潭州劄子 六月

臣自黜除再具稟免游蒙優詔遂 荅未賜則尤且  
深懼再三重瀆於王方命之禁屏營傍徨欲進復止  
然而區區之辭有不得而敘數者且聞進人以禮退

人以禮者人君御臣之通誼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  
人臣律已之大閑夫使 朝廷失於進退之不明人  
臣迷於用舍之未定上輕畀而下濫受傳之四方莫  
允公論且伏見先朝范仲淹富弼以守道握正為同  
列所不容因論去不肖抑僥幸事忌者愈眾於是仲  
淹自參知政事經制陝西弼自樞密副使按行河北  
時呂夷簡居鄭謂仲淹曰此行必蹈危機豈容再入  
蓋以事勢危迫乃命近臣其勢必付之孤速之人有  
功則同列忌其能有敗則同列委責而况朱葛之讒  
日遠日甚此必無可還之理故未幾仲淹以資政知  
邠州弼以資政知鄆州致諸 祖宗故事凡自執政  
出使未及反命而除職乎郡者或以敗事或以讒毀  
今日於仲淹弼本無能為役而自執政董師未及反  
命直拜除授進職守藩則視二日猶有相似者凡習  
知故事之人或以斬旨曰凡不請而予之者若郡若  
祠在 先朝皆謂之罪名且聞之恍然深自惟念臣  
受命於列城奔潰之餘僅能收合餘燼以保餘民以  
歸故疆謂之功則修復荒殘招懷攜貳與夫申儆軍  
實增飭疆備皆職分所當為謂之罪則虜破均光峽  
囊虜迫荆襄隨野而日始受任中外所共知也今日  
以疾病日侵不獲反于宰旅若蒙朝廷因其引疾請  
祠之屢即從所欲人亦無辭若未嘗請郡而 朝廷

特界之郡則必有引舊事以新君者臣安能家置一  
喙是用盡歷肺腸告于君父欲乞 皇帝陛下檢照  
累情收寢前命卑以祠庫則 朝廷之進退得禮猶  
有辭以示四方而微臣之用舍行藏亦有賴以見朋  
友君臣之義斯為兩得

辭免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狀十一月二

日伏準尚書省劄字拾壹月拾伍日三省同奉

御筆魏 依舊資政殿學士差知紹興府浙東安

撫使者臣倏被恩除固知收措伏念臣拙矣西去治  
裝已及於數旬尹茲東郊出命忽聞於中道寵光燿  
耀進退徊徨重惟 聖恩以非才游叨煩使遂久膺於  
異過實有愧於私情命汝作秩示曾未皇五禮之事  
使臣斯司馬亦莫宣九伐之威既歸士於東山俾圖  
居於南土而力陳愚悃固請議祠此特懷居便已之  
私夫豈體國奉公之義律之方命何所逃誅然而臣  
之事君亦猶子之事父苟纖毫之有隱則名義所不  
容臣自膺授敏之行積有負薪之疾心力耗於師旅  
熱毒蘊於肺腸及俟命江池之閒槎舟秦淮之洑炎  
敲重灼元氣浮危體煇熇而如棘頭岑岑而若醉肌  
膚鎖鑼脉息沈綿雖形體之苟全而衣冠之僅屬帶  
移七孔拜跪不能束腰腰換二毛故舊為之動色是  
用一聞除目輒震危衷乃分寵於輔藩且兼榮於專

闕况於陽德昭分之且重以賢才彙進之初顧叙情  
而閱其勞敬事而命以始念長沙不見之久出會稽  
驚視之章綸音流傳輿論駭嘆不盡呼天之懇將  
蜀分守地之憂伏望 皇帝陛下於臣力不逮心察  
臣氣不勝志今積衰之既甚欲強起而弗任放之江  
湖苟道魏牟之願雖在畎畝不忘劉向之忠所有省  
劄臣未敢祇受

再辭免紹興府劄字

臣此者輒控馬哀仰下淵聽誤蒙 聖恩未賜允俞重  
惟臣所苦脾疾蓋自六月以來所更非一醫所知非  
一人暫憩金陵又移蕪湖甘舟車往來之衝困備之  
狀不能以掩人之耳目大抵衣冠僅屬若無定苦而  
數日之食不能以一溢米肺肝熏灼陽氣虛危凡所  
謂調中養胃之劑更嘗殆徧略無寸效自入秋冬以  
治脾無效始悟為暑毒所蘊而醫莫能辨故積濕成  
熱積熱成衰其勢不容不以寒劑救之因此元氣銷  
磨肌膚腫痒速于近日心力俱疲已殆歸舟擇十月  
末發蕪湖而餘疾未除方從近地間醫又聞光黃間  
虜騎未退故且姑緩旬月忽蒙 陛下特放 御筆  
處以輔藩俾之則護東郊閑勞以煩劇之事知臣莫  
若君臣仰體殊私感深至泣然臣竊自惟念進退去  
就實行已之大方使臣貪冒寵榮昧於一出則衰頹

之迹習聞成情一旦付之以民社之重投之於衣冠之衝刺樓艦酬力所不逮萬目所屬必以不量力晒之况東瀨一道地廣民夥非扶病養痾之人所宜勝任欲望 皇帝陛下俯矜愚憫然憲微軀且今遠山處陰休影以疎平復或旬歲後稍可支綴餘息以聽使令則東西南北寧敢告勞以自棄於 聖世巨詞危情迫從欲是期

符免短福州福建路安撫使奏狀 正月

臣昨具奏辭免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恩命伏奉 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正月十一日伏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三日三省回奉 御筆批 改差短福州福建路安撫使者除書押至職迹靡寧伏念臣自投閒於大嶽之言即治裝於子湖之內日向上下流粗定即反室于崑山之陽會寒暑所侵厥心受病况又邊虞准至蜀禍方殷臣之進退如蹈坎谷適者伏蒙 來自 宸衷起以會稽印被臣營蓋歷衆欵控告君父懼于方命之誅仰蒙 聖度涵容酌量優勞臣雖感深至泣然未有以自信于公朝而臣猶有所恃者實以疾恙發纏其衰羸之狀可望而知臣竊念嘗泰近驟接之故實豈關必見况於東瀨道出行都所以扶疾而東扁舟吳松之境途行緣發執鞭支持首亦冀萬一偶得借玉塔方寸則形骸之槁瘁 陛下自

可得之目擊必矜臣衰疾與昔不同亟遂臣香火之請今來忽叨謬陞改畀全闔在於臣子東西惟命敢有它辭如三山素號要藩宮惟臣之心力凋耗無以刺撥煩劇兼恐重山復嶺亦非氣體之離有可以冒犯行役見穢舟毗陵郊外以俟從欲伏望 皇帝陛下檢會累牘由垂哀矜仍卑輦輶俾得翱翔于以須手復俟蜀道漸通即歸田里獲係宗族墳墓以俟餘齡不勝天地生成之賜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

再辭免知福州劄子 二月十五日

愚悃游陳俞音竟闕重念臣自去冬持蒙恩除兼藩東瀨嘗瀕陳疾病控辭者再逆叨改命分關南關又以疾病之劇固辭者一其羸羸之狀甚駭軍陳而天高輟藜未垂從欲雖 陛下念其羸羸之遺相叶攸居進退以禮臣亦豈不願勉支餘息仰答鴻私臣自登蕪湖歷具關以至毗陵始蘇求鑿開藥杵無虛日而沉痾展轉終未灑然積時既深股前尤甚形骸骨立見者驚嗟若使一意將攝非年歲開恐未復常儻使力疾馳驅必將顛踣道路用敢不避再瀆披瀝肺肝歸命君父欲望 皇帝陛下俯察危衷曲垂軫惻檢會累奏復畀祠官俾得稍休疲曳於兵於之濱苟未填溝壑疇非竭忠效報之日

乞致仕劄子



且扶病揆蒸纒未有祈且昨自十五日嘗具沉疴在  
再危篤之狀控辭開帥恩命親得感動 聖聰昇祠  
從欲庶幾災谷少赦或可尚延殘息天高輿輦未拜  
俞音愚分滿盈疾勢增劇是用瀝血輸誠乞身納祿  
欲望 皇帝陛下少垂淵鑒曲軫病蹤念巨言言悃  
幅非出具文察旨聖聖精神僅在毋刻特頒 睿旨  
許巨生前守本官致仕僅未先朝露猶富圖報國恩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二十六

督府奏陳

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

京湖軍馬奏狀十一月三日

臣今月陸日恭奉 御筆特降中使宣押赴院治事  
者巨欲被寵靈浪深震懼伏念臣猥由寒遠早玷清  
華技之投商之餘付以守藩之寄既云赤冒勿誤招  
延翰苑容臺經離史觀已自慚於鬻印人亦訝於條  
冰無一可稱負六宜去雖冒再三之童瀆未殫萬一  
之愚衷敢意殊知特頒親擢俾與議樞庭之末復假  
名秘殿之隆錫天寵於師中董戎昭於江上雖仰窺  
睿斷浸潤之潛不行然俯揆庸才軍旅之事未學矧  
是倉難而受任加之兄弟之孔懷事會撥擻蓋未知  
其終極心神負亂恐難責以驅馳使冒昧而直前必  
顛隲之未免伏望 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畀真賢  
念巨今日之辭難猶勝異時之誤事於止而知止既  
屢負於丹衷有能有不能願曲垂於 皇鑒所有恩  
命未敢祇受

再辭免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

京湖軍馬表

退守祠庭本求安於疎拙進陪宥府乃受任於艱危  
之得遽以榮為懼伏念官狷而寡與慮不適時既



謬長於六聯又叨榮於三組由用臣之太驟致公論  
之不容蚤夜思惟莫若奉身而退風雷鼓動敢期錫  
命之加重念臣蒙恩忝備於列卿居位又幾於數月  
竭其補報固管累牘之奏陳見諸施行曾幾三言之  
聽用矧又迭遣於君父遽令董視於師戎以言語待  
從之臣親近猶難於感悟若錢穀甲兵之問號呼益  
遠於聽聞縱自今勉徇其請求恐在外終成於扞格  
居然冒受悔亦奚追伏望 皇帝陛下母拘反汗之  
嫌俯察申衷之懶省其方命畀以真祠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敢作全生之計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庶幾適  
分之安

### 三辭免僉樞督視奏劄

臣比以家國之憂熏心俯接短才仰窺時意乞奉  
祠者三辭恩命者再半月于茲闔門待命而陛下  
屢頒不允之詔且臨遣詔使趣令視事又申頒答  
蓋斷絕來意威命所臨何敢濟陳然而臣子之於君  
父寧其有犯毋欺母隱蓋今日先事而言不過于方  
命之謹取辭難之譏其非止於一身其或關於知幾  
昧於料事勇往冒進或有脫誤禍及 國家巨難身  
蹈艱危無益於事臣竄靖七年居蜀三載權臣之壞  
亂天下不及救也 陛下之親憐萬機不及與也改  
元半載始叨命召親政二年獲忝近臣則內患外禍

已潰裂四出矣然猶諫不行言不聽一旦四方有敗  
臣不及知忽被風雷之令拔臣於再三枕請屢卻弗  
已之餘授臣以三四大臣却立不顧之地臣感激兩  
朝知遇猶不敢固辭復自惟念今聞命已數百若繩  
以 御筆趣發之期則來日正當上道公且以至微  
者言之府史胥徒無一可使文書行移率自為之雖  
欲從密院差撥法不知其人數日間欲遣人至外郡  
與欲辟之官屬先定去就尚無一人可遣蓋不惟人  
情觀望辭避不前亦由疎遠之人驟登朝列既未獲  
乎上則安能以見信於人是瑣瑣者猶如此況其大  
者臣十年之間殆與世絕仕於中外者率不相識所  
辟之官以其貧淺望輕不肯樂就所御之將士皆是  
烏合又必以其非素附猶動多扞格立之有天下者  
儲才以擬緩急之用今儲者不用用者不儲使無政  
塗一日之素而遽責之以上流一面之寄事勢已迫  
道路已梗襄安隋棗之間寇戎被野異時江陵有城  
池可守有戎器可恃有三海可以限隔臣頃過其境  
無一可用德安之城陳規所築百年間賊不能攻今  
既為叛兵所乘則鄂之距賊不過數程之近或又應  
城道梗則襄鄂不復相通夫以 朝廷疎棄之人而  
驟當江漢艱危之衝縱臣不能度極量力冒昧而前  
其如宗社生靈何臣不欲盡言者蓋辭難避事猶是

一說脫又咎臣以怨望議臣以畏法則臣益不能以自明是用盡瀝肺腸控告君父欲乞 皇帝陛下察臣之愚非出具文速為收回執政恩命檢窮累贖賜臣骸骨俾歸田里仍於見任宰執中別加遴選庶資平日講明之素與辟僚吏緹御將士奔走吏卒無不如意不勝宗社生靈之幸

辭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奏狀

臣今月十一日準省劄備奉 聖旨差臣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者臣猥以謝材遠叨隆眷隆華書殿與議樞庭既觀數於政涂復董師於江討被榮過甚揣分蔑如况又申頒綸詔之丁寧參掌王鈐之會粹方此究心於避塗疇能效職於編摩冒昧居之僥踰甚矣欲望 皇帝陛下察其非具又之請念其非經武之才特返誤恩毋拘近比所有成命未敢祇受

辭免督視軍馬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

劄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生長西南至愚極陋 陛下不忍終棄拔之遠屏之餘付之藩翰賈之周行以親政招延之士言之臣最為未至而躡居衆俊之右果以超踰過分噴有煩言巨累疏求歸未蒙俞允 陛下憂顧上流俾臣以有府視師自漢魏以來督府之任乃將相之雄權其後始有督視之名猶以執政之次者為之未有拔

自從巨驟當事任者蓋以蓋護諸將得專閫外之事其任至重而不輕也今臣乃以歷代所無之故事一旦自權尚書為之今下之日人謂創見臣自三疏四祠之後控辭新命又至再三 陛下申遣詔使促臣隨班奏事而諭丁寧臣竊念主憂臣辱義不得辭踴踏受命退而差辟官吏條列事自調遣將士凡所以為速發之計者靡微不周不惟臣子體 國之至情亦所以避讒遠謗庶幾益聞可入也然而所辟之官始擬其其皆不屑就以至其其諸人亦無一肯就者今僅餘三三人如其其相與隨宜行事而亦僚無人議幕機幹以下尚多關員至於統帥偏裨之任亦豈容緩而用一人焉則曰數司人之所忌也謀將焉則曰帥臣之所不樂也此皆託辭以避事臣尚慮當今大父亟憊民居以為幕府而力驅刑劫僅得密院數吏奉行文書餘皆散漫不合頗費取捨臣嘗熟居深念父而不得其說或有過臣言曰爾何暗之甚也師之坤曰在師中宜承天寵也九二以一陽居五陰此為重屬剛外之象故必有天寵以假借之然後事權可一苟不得乎 上則人誰信之故無人乎宜王權之側則不能用吉甫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是故有呂夷簡而後范仲淹得以宣威陝服有趙鼎而後張浚得以督師諸路公爾獨荷 陛下之知

而素無左右之助爾立朝數月所請之事無一施行受命半月朝夕改無所稟承則自今一遠君門誰實全之巨蹙之使去曰安得斯言之陋也幸遭遇明主得效尺寸於戎行敢有它詞或曰爾知所以來乎陛下親政之始中外臣民封章奏疏咸欲名臣德秀臣了翁而空執一詞以為不可陛下以二臣終不可去也排羣議而用之陛下之聖明孰不傾從德秀既至宰臣終不肯與之共政其後雖隆以虛名而不及於用爾也幸而無疾又幸知幾之早而求去之勇也空執無以中之則出風雷之令使之不及掩耳夫漢高帝召拜韓信付以軍旅之事而蕭何謂其如召小兒故蕭戒設壇而後敢遣令並命二人而一人不及前知雖假之恩寵以耀羣聽實壓之事任以杜免章故度越典常一日而再命是乃託此以逐爾也而爾不之覺乎臣曰此出於聖斷而幸執焉得與聞乎又曰縱出於陛下之獨斷而不能無可疑者爾嘗言人失尚存謂如故臣專忌之類而宰執不為之改也爾嘗言四不可恃謂皆軍和好之等而宰執不為之動也以至重江樓復舊屯守故疆等事言之數矣而誰實是之今不幸言而中於變作於外人情搖於內荆襄一面上而金房均光下而隨棗安信事勢日熾然後急而求爾異時師行日三十

里今以三千里之遠若使速行可五十里加以沿途應酬軍務亦兩月餘而後至至則春半矣爾必有逗留之罪異時督府非千萬緡不行今楮物貴之時而所給實數僅三百萬則不及異時百五十萬之用金僅得異時十之一銀僅及異時四之一只以湖廣總所供億之數言之約有二十萬人若人給十千則二百萬緡矣倍之則又四百萬緡矣而制領將佐在外今支給之數僅供一搗而公途與住府之費不與焉爾必有乏興之罪異時督府應設路之調遣如葉義問遣虞允文趣李顯忠交軍允文齎金銀楮幣告牒以行故得以便宜糾合將士乘機勦敵今爾有餘力可以給遣行之官吏乎異時張浚董師川使趙開措置財用一歲之財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而對糴居其半錢三千餘萬緡而鹽酒稅亦半之蓋是時藏之民者猶有餘力也今爾之為錢糧官者數百萬緡一搗而盡當此公私赤立之時所餘用度將於何取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公宰執不得沮爾於去歲而壞爾於今日也昔顏真卿之出使與朝為之失色韓愈之言論穆宗為之悔惜至近世富弼之出疆亦以執政不悅因事罪之耳今國人皆知爾之不得乎上無應於內故不爾從而尚可行乎且思之累日方悟其說然猶不欲以仰瀆天

聽每朝奏事面承 聖訓猶不敢固辭今以人情落  
 落作之不應招之不來子然孤蹤塊守西屋而憂屬  
 重其內程期迫於外深念巨之事君寧其禍犯以取  
 忤不可欺隱而苟從月伏見數日以來左相慨然請  
 行而右相亦欲身任其事蓋此事當用親信又任之  
 宰相不當用疏遠驟進之書生而况二相服在大寮  
 多歷年所凡令專閫之臣下速將去旨其親所識拔  
 幹旋運掉如身使臂氣勢屬屬靡不如意豈可與  
 且驟升無所援助者同日而語 陛下若從其請則  
 事體增重人心定奮或不欲強其行則其次又有樞  
 府二目翺翔要近之日之先諸國事閱習人才亦豈  
 不可與茲選而必欲委其事於巨使甚覺行而不知  
 退則不惟使宰相蒙擠排土類之譏亦使巨受不自  
 揆度之謗也且又見侍御史李鳴復謂巨失之太輕  
 將有不審之失有乖謀之憂又謂既有制帥矣以督  
 視為局面既新舊弊如故奚以督視為其言極為諱  
 切是雖出於忿激之私其實知巨之病莫過於此論  
 督府之不當建莫切於此巨既不為時論所容今又  
 被命半月舉辟而不見從申請而不即應益得以資  
 讒基者之口淫遲數日必遭口語或幸而得出都門  
 則決無呂趙諸巨之應平內 陛下雖欲保全而亦  
 不能矣遲遲遲遲皆是獲戾獲戾不足恤也寧不誤

國事乎夫古之受任者上下交孚表裏相應然後  
 稜氣焰有以號召奔走何事之不可為焉以一人  
 之深知而宰執公卿以下無一主之臣固知任重力  
 微有孤隆委然猶勉自鞭策冀效微勞以報上恩  
 而未出都門人情物議已紛紛如此况又有攻者之  
 曰巨太輕不審曰矣以督視為斯言流播固不待督  
 府有所設施內而統部外而夷狄盜賊皆已知督府  
 之不足恃縱巨不自揆度其為無益而有害也明矣  
 欲望 皇帝陛下矜巨孤遠之縱多件寡與淺輕之  
 才動輒得誘連為檢會累臆早從罷免遵照紹隆  
 興典改別選宰巨以當其任如以巨為選事則巨乞  
 仍守舊官以參贊軍事從行伏乞 睿旨即賜處分  
 且惟是方命之謹謹已闔門席藁恭俟嚴誅

貼黃

巨恰又見信陽軍今月二十四日申狀德安叛賊  
 已引虜騎到城下德安距鄂州不數日可到而督  
 府至鄂乃在七十日後深恐遠水不救近火是徒  
 以督府之虛名有稽摺捕之實務巨自日前已給  
 接劄付至旻孟珙開諭叛兵常進等誘以資糧曉  
 以禍福又作趙范書併劄何元壽使之隨且措置  
 昨又劄黃伯固全權參贊軍事以督府議事廳一  
 面行事措置守禦皆從軍通發行約七日可到庶

幾可以及時濟事今臣尚留闕下縱使朝廷速辦指日可行亦是來年二月方到是無益於事臣既闔門待命今已一面截日住行書押密院督府文字聽候罷免旨揮欲乞 睿旨宣諭別議施行

又貼黃

臣竊惟陛下假目恩寵以重事任今臣既辭事任則一時所假之恩寵合行收寢竊見 先帝時曹彥約除寶護閣待制四川制置使彥約辭行改知福州彥約以辭制置而受待制於義不安於是改集英殿修撰知潭州蓋人臣辭受之義固當如此而朝廷一予一奪亦不可以不明臣今既已控辭視師之役所有執政恩數難以冒受已一面料元被受省劄繳納尚書省伏乞 睿旨速賜收回施行目又照得今來未受告命則猶待從之臣更不敢做執故例至門外待命見留寓舍聽候回降伏乞 睿照

先事奏陳三事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誤蒙推擇董師上游威命所臨進退維谷雖至事有嚴義不敢辭然有當先事奏陳者謹具下項

一照對自中都而趨荆鄂約二千七百八十里窮

日之力行五十里約兩月可至輜重遲緩又須兩月以上若舟行則三閱月亦未可駕

陸行則日程有限行役勞苦兼有雨雷之慮舟行則澌流而前步步牽挽兼有風濤之患今晝夜趣辦約須月初方可啓行執非二月初不至若每州犒軍充會非一日不辦又破十日萬一事勢驟急心雖欲馳身不可到則旁觀者必有滯緩避事之議當此之時狂受謹責更合取自 聖裁

一今聞德安叛率牽引其寇散在安陸以至黃陂臣雖先已給長榜發公劄下都統王昱俾之開諭又設賞格速其歸降猶未見面報今猖獗未已萬一道梗不可進前若所至垣隘必謀國事若以烏合之卒數百人當不測之寇臣雖不敢效身必至損威辱國或前或却不得猶豫以聞奏更合取自 聖裁

一臣今所管係是荆襄地分於江淮地分非所干與而舟行道過京口金陵地陽九江黃州彼能非荆襄所隸而守將必遣兵出迎且止是量其出接之人斟酌支犒其在寨者不該支犒若在處同所管地分闔營厚犒添此一項則用度愈廣更乞 睿旨令 朝廷於今來五百萬緡外添貼支降

再辭執政恩數乞以參贊軍事從水相行奏劄

十一月二十七日

臣昨具乞骸之奏，未蒙俞允，仍賜繼還，加以召入禁廷，申頒誨教。天顏和說，聖訓丁寧，臣感激激私，深深戰懼，重念臣自辭不獲，命固欲捐軀報國，凡所區畫，夜以繼日，細大畢舉，惟是廟堂志意之不孚，臺諫議論之可畏，兵財調度之不應，求諸事宜無一而可，故竄俸，退怯無一肯從，僮使冒昧而前，必是謀國敗事，是以空歷愚衷，具陳前牘，始冀陛下俯回淵聽，改命大臣，庶幾事權益尊，體統歸一，臣蓋為社稷謀，非為一身計也。而天高聽卑，未亮血誠，重念臣夙以黷惠自開，穢穢屢連，控大臣，今傷弓之餘，寧不知創然而言，出諸口者，駟馬不及，追事定於心者，萬牛莫能挽。臣前日狂瞽之言，既出，則自今忿疾者必益衆，雖欲勿去，勢所不容。若陛下未加誅戮，委曲與分，猶使之強顏朝列，則是臣辭避事任，貪竊謬恩，舍危即安，辭難就易，不惟公論之所不可，陛下亦安用此頑頓無恥之人也。况臣粗知事君之義，於此多故之時，豈不欲見危致命，補報萬分，實以如前所陳，抵牾牽掣，及天威猶難感悟，六弊軒陛，誰其念之。或陛下必欲責臣，俾效命于顏行，則臣乞以從官參贊軍事，斷不敢辭。所有先來執政恩數禮物等，已具申尚書省繳回併乞。眷旨速賜收長。

三辨乞以從官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割去月三。臣輒犯天誅，有陳述比於三乞祠三控免之後，又嘗兩具奏稿，未蒙俞允，進退維谷。目前牘大約以上下不孚，中外無應，深恐抵牾牽掣，事功不成。今再三惟念，猶有未盡陳者，敢極言之。夫事必有始終勢，必有緩急，知所先後，然後可以因變制宜。伏自陛下躬攬萬機，圖任舊人，今兩丞相實居百僚之右，不惟十數年間政事之本末，人物之才否，皆其所閱歷，而滅祭之役，朝陵之使，三京之出師，王職之入貢，議論錯出，又皆二相實主其事。遠方賤臣，不及與議，但見皇華采薇之遣交馳於道路，范菽之責任方重，高之召命已頒，謂之和則有戰矣，謂之戰則有和矣。竊意廟謨深遠，必有弭變之良圖也，而報聘之使未返，上流之憂已急，歸附之衆方倚為爪牙，而叛服靡當屢生於肘腋。凡此利害，實關安危，雖以朝士之身履自擊者，猶不及究知本末。况臣來自下土，僅數月耳，奚從而盡知故於兩相之請行，所以力贊睿斷，而自請為僚佐者，非有它也。譬之弈棋，規模布置未及終局，弱形已見，急使一人終之終之者，固不敢辭，而規模則前人之規模也，冒昧繼之則前者立脫其責，後者興受其敗。今之規模則二相之規模也，若以一相主乎內，一相行乎外，則表裏相應，血脉流通，事權



益專財力益厚不猶愈於孤遠縣外之巨壑辟而不盡從申請而不即應者乎此論既定則自以從官參贊軍事有不如言臣請伏避事之誅陛下若不早決此議日復一日萬有一赤白囊奉空則累年秉政造事之臣得以移過於一旦受任而未行者矣雖員膏斧鉞無益治亂也如陛下尚守前日訓諭欲用隆興故事令在朝置局則臣亦何顏以居其位惟有累疏固請闔門俟謹不得其求不已也疊犯雷霆之威下情惶懼隕越之至

乞檢會彙積收面執政恩例奏劄 上月日

臣自蒙隆委屢控免章未賜允俞愚衷增惕重念臣始焉撥義不敢辭難既而深思則知有甚難者臣前所陳蓋有未盡今所謂甚難者兵財是也中興以來所開督府供億調度歲有常經致之故實張浚之督師川陝歲支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三千餘萬緡葉義問之督江淮也啓行所帶者銀二十萬兩金一萬兩見錢九百萬緡且昨條具所乞帶行以一千萬緡爲請朝廷止許撥五百萬緡繼而實有三百萬緡尋行會計京湖見管兵數約不足以供一犒之費而况楮輕物貴三百萬緡僅有昔日五十萬緡之用乎近者沿江制置陳韓差兵二千隨楊福興往鄂州人犒二十五千制置將佐自三百千以下有差

而生券又不與焉以制司所犒二千人之數已近六萬緡則督府犒軍豈容有藏於制司然則且之所帶錢物更不足以充一犒之用蓋非空言也大抵朝廷所科降之數不過爲數月計萬一犍虜未即盡退或內寇尚道天誅於斯時也內有督府官吏將士經常之費外有應接扞禦激賞之需而當此撥發動費又非紹興隆興之比每歲以費數百萬緡而未有已時朝廷府庫今已窘束臣欲於五百萬緡之外更有增請今所聞帑藏已無可出則此三百萬者尚不足以供目前脫久不結局不知何以繼之又恐臣一出之後國家用度何所仰給臣所以日夜惴惴非爲身計實爲國家深長思也若夫甲兵之事則又有甚難言者今虜自金房而下於元化之境絕漢而南若自興山可以擣穉歸自房可以趨峽之遠安自銀池峪可以通荆門若隨襄不固則安鄧竟陵荆門之間皆爲虜區若信陽有警則光山麻城黃陂之間皆爲叛卒之藪當此之時所在鎮戍各守其地豈可移東援西其勢必有告急之書見師於督府乞給於督府以至糧糗器械皆有求於督府與之則無從而出拒之則難於坐視且如督府之行令欲差督司人或者難之將取之鎮江乃聞左丞相公鎮江已不肯抽那將求之建康然建康新調二千人往援江陵其勢



必不容再有抽摘江池以往又安得有寬剩之兵可  
邦蓋不惟到司之後難於運控而於途次倉元未有  
一兵可以為衛萬一寇盜驟知督府之軍弱事有出  
於意料之外寧不損威辱國此目所以日夜徬徨欲  
行復却蓋非為身計實為國家深長慮也伏望  
陛下密諭大臣使之參旨所陳反覆研究俟其真確  
目前可以行後來可以久則然後定為一說若臣前  
來控辭恩命敢望 宸斷仍為檢會累牘速賜收回  
施行冒干 宸嚴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貼黃

臣竊謂權臣督師事大體重故人眾而費夥今  
陛下若憚於反汗則臣乞用 先朝舊例以尚書  
為宣諭使則行督師之實而無督師之名事體既  
輕結局亦易伏乞 睿照

又貼黃

自初開府支犒諸軍外又有下項

調撥兵

支江淮諸軍之出沒者非京湖北分者出迎

犒慕露將士如諸處守禦以不可解者

勞諸處勦賊之卒如退卒有傷者亦須備之

給新招募錢物衣甲軍器

賑流民

恤感破州郡

招清叛 造軍器 用間探

凡此又在五百萬緡之外伏乞 睿照

辭免兼領督視江淮軍馬奏狀十二月三日

臣伏準省劄備奉 御筆督視江淮軍馬職事官  
兼領者臣聞敵軍不可以載軍器弱步不可以勝豐  
扛巨藐然書生未開軍旅之事謀蒙眷簡屬以上  
流之寄臣自量才力之不足內外之不應凡六具控  
辭未拜允俞方懷戰惕茲又申啟 宸翰兼界江淮  
任重力微罔知收濟凡此七路東西繇且數千餘里  
而以有限之知力應無窮之事會脫有緩急愈重  
憂望 皇帝陛下速收成渙改畀時賢使臣專心  
致志從事上游以仰副責任之意豈惟孤縱之幸實  
宗社幸甚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二十七附二十八卷

督府奏陳

奏兩府所辟官屬截日供職十二月三日

臣於初二日夜半伏准省劄恭奉 御筆令臣督視  
江准軍馬官雖具辭免竊慮待報有妨治事除已  
面具申 朝廷抽那江准元辟官屬及江准督府人  
吏及已行過文移案牘等抵日未見發到及催嚴前  
司差撥制領將佐軍兵及合用旌旗衣甲等其臨安  
府與兩浙轉運司所合應副事件並未見整齊又聞  
江准官屬有辭行者亦已一面不候 朝廷回報從  
行府徑自嚴限催督越期起發外欲望 聖慈特降  
睿旨應兩府所辟官屬內見任人截日住行本職日  
赴行府議事廳供職或有託疾辭行者乞自 朝廷  
重作施行其餘殿前司臨安府轉運司等處併自  
朝廷嚴限催督庶幾不致有妨行色以誤國事

奏隨宜區處十事 十二月九日

臣自被命以來雖聞議論不一然合行事件竊恐有  
失機會已一面隨宜區處今畧以有關事體者謹條  
具下項

一作私書與趙范同公文榜劄等前去付王受孟

珙招安常進尚全等并劄江陵府差官極諭

一劄何元壽令一面措置并德劄黃伯固充來贊

軍事一面以督府議事廳打衙行事策應上流

一給榜付四川制置司及江陵府又散印榜二百

道於七路州郡勸諭大家蒙民結集民保

護上流以官資厚賞

一劄李虎王鑑楊福興趙勝劉虎照元行星夜提

兵應援荆襄

一劄楊忬充督府帳前都統制就令任責鄂州江面

遣屬官萬一薦同宮觀人秦良謀前去劉溥處

商議遣人至鄂勝處仍帶錢銀前去

一劄沿江州郡聚集漁艇以助水軍防托

隘口兵若干船若干制領將佐是誰任責令

具夾密帳狀申以憑點視

一差官先期起發齎會身於所經過州充換見錢

庶幾船到不留滯

一聞常進擒獲已一面從遊囑向大監元壽地發

到鄂州且與存全以為招徠之地見一面分

付萬一薦等陸續前去招諭

一其餘隨宜區處事件更不一詳具伏乞睿照

奏別擇日朝辭 十二月九日

臣六日嘗具奏欲以十一日朝辭十二日出關昨蒙

王音面諭退又謀之二相則知十二日未可行臣除

已傳掖 聖訓欲別行擇日朝辭起發謹具奏聞更  
合取自 聖裁

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  
京湖軍馬謝表

備數藝涂方析閭廩黜班宥府邊界上游循撫莫託  
其控弊負乘終慙於忝竊思深責重才短心寒臣歷  
觀今古理亂之閒孰無夷狄盜賊之患然而撤桑於  
未雨者常治寢新於厝火者必危實存乎人難委諸  
數頭者三京之兆屢蓋置不復言若夫數路之寇屢傳  
之已久儻此際得人而獎率俾並邊渴日以經綸亦  
須氣勢之稍強何至藩籬之盡壞乃禍舟飄忽之頃  
易魯榜人而敗苟支離之餘驟更亦幸帑藏不敷於  
調度軍屯極費於分張只論經常已云竭矣使其歷  
父奚以繼之矧如巨者賦分數奇謀身百拙遭際  
兩朝之眷過僥觀三紀之踐揚方當安危存亡之秋  
固知進退去就之義雖多掣肘寧敢辭難趨事赴功  
既自鞭於庸懦出車遣戎亦具見於條陳將十乘之  
啓行乃羣言之交至若何受任惟有乞歸豈期明  
主之保全猶備公朝之任使既來向於荆楚後盡護  
於江淮人皆笑其甚愚已未知其收屆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濟世中興憤小虜之披猖命大  
師而震伐拔臣於見大夫之外授臣以視執政之恩

致使孤蹤驟當重寄臣敢不忠以衛上奮不顧身罪  
當誅方天王聖明雖不憂於眾毀侯誰在矣張仲孝  
友更有賴於適言

奏乞宣諭大臣趣辦行期十二月十一日

臣自披命督師今既逾月體承憂顧不敢固辭然而  
人情玩於苟安收之甚難而散之甚易臣始聞師命  
辭置幕屬猶有從者繼準 御筆別議行期則人情  
觀望旋即渙散臣恐一旦又被趣行之命則必倉卒  
誤事故自朝至具九先期施行之事皆不遺餘力既  
嘗條具奏知矣忽又聞兼領江淮之命臣於是申嚴  
約束收拾官吏庶幾指日可行而數日以來有司調  
度倍覺艱澀臣不敢見之奏篇尋行訪問乃是惑於  
傳聞不一之言未肯文發如臣之不敢避事固見之  
累牘無用贅陳然而目前所甚憂者遲遲不行則諸  
閭藉口以逃責諸軍張頤以望犒諸郡舉首以俟授  
此皆必然之理又其次則監司州縣恐有不識事體  
者以督府經過旁緣科擾或拘籍人船或稽留夫運  
則動是旬月每無恙嗟更稍遲緩必有飢寒顛踣之  
慮殿步司所差制領將佐各已到行府供職屢請先  
期整頓人馬支儀居行錢物亦無辭以應之凡此皆  
當汲汲區區不可復緩者臣前一日雖又蒙 玉旨  
面諭退又請于二相皆謂少緩行期其在臣子豈不

仰體國力寧敢再三趣迫以取方命之譴實以行期不決則進退無據中外皇皇欲望 聖效宣諭大臣如廟論一定初無更易即乞速下有司照畫一申請事理叢限兩日盡數應辦庶可即日起發毋使進退周章以貽物議危迫之情惟 陛下速賜果斷于冒天威下情無任惶懼俯伏俟 命之至

貼黃奏科撥錢物

臣照得 朝廷輟遣近臣督師于外豈不欲其勿受命反出師然既速而復徐之既分而後合焉朝令夕改甲可乙否中外皇皇不曉所謂臣竊思之只緣當來應辦兩督府除金銀告牒等外各許絡鐵五百萬京湖一司今恐僅得三百萬江淮一司全未科撥契勘江淮官軍民兵約二十五萬京湖稱是若只以犒軍一事言之今所費之錢一犒即盡此外如給官吏招新軍遣援卒馳流移受降附發開探收濟叛造器械募舟師防江面等又不在此數皆立時支遣不容貫貸者掣肘如此臣安得不一言臣雖至愚豈不仰體國力契勘到左帑除已交百十六萬外見在積券盡以零會添之或可得五百萬而江淮一府終未有可以那移或謂准鹽每歲六十五萬袋內撥借十萬袋臣自行區處津載變充亦可以對折今來支降或又謂豈無諸

司寄椿錢諸郡文頭錢之類可以便宜取撥然只以江東一路言之自允換會子後未與出豁已是盡掛文曆恐至前途有誤指準今來只候 朝廷劃分既定先將左帑零會添五百萬外更增一二百萬金錢等物縱不及兩府元請之數若姑可以備初到之費則巨且一面起發沿途便宜措置除俟諸司諸州有可那移者接續應用猶是一說更自 陛下裁度如以為可行即乞速賜劃分

貼黃奏江陵從督府乞兵

臣得江陵尤熈十一月二十九日書云在城守禦適巨行府榜割招捕叛寇郵置到後旁綠營募與將士喝轉三官資難勇聞之上馬東去疑大兵之將至以此見得外關所望於督府者甚厚又得公狀欲從督府乞兵二萬人此等事正費區處併具奏知伏乞 睿照

奏乞增支督府錢物

臣數犯天威忤旨愚嚚照得京湖元撥官會五百萬貫今既兼督江淮更合用五百萬貫共計壹仟萬貫然不敢盡如元數支請若得七百萬貫臣亦且前去今庫中附以零會僅可得五百萬貫其間軟爛糖心前途決不可用尚費揀擇若等計初到支犒如人支十七千已當四百五十萬貫而制領將佐在外或邇

來制司支犒之例稍多則又當向上增支其數不止此所餘者僅五十萬貫耳又金二千兩約計官會十六萬銀十五萬兩約計官會一百五萬貫凡此三項通計一百七十一萬貫度牒鹽袋雖在橐中卒難交易而目前如激鴉出戰士卒賞賜戰勝士卒經理殘破州郡如戰退之後江陵二海八摺合別存卹陣亡重傷之家贍給隨行官吏招收新軍調遣援卒區處流移招納降附發遣開謀懷來清叛置造器械募募舟師皆必不可闕之費此豈一百七十一萬貫所能辦者事理時然臣累日嘗以奏陳雖蒙允可而有司元未見趣辦應副臣今陛辭近在來日期程其道而期會不應費用多端而錢數欠少伏望 睿旨照臣累請於五百萬之外更賜增支若使錢不應手使臣滯留關外以俟應辦數足而後可行則人益得以規我之虛實其於事體關繫匪輕臣不勝顙天請命之至

貼黃奏准西總領所等處乞錢糧等事

臣今來未起發聞已據准西總領所乞錢二百萬米五十萬石淮西制司申乞將歸附一年借補人董取等換授真命江陵府申乞調精銳二萬全策應江州申江西團結等軍在本州杆禦乞明賜科撥錢糧未行而所請日至恐一出之後求者紛然

定費區畫當是時叫閭不聞實關利害伏乞 睿照

陛辭奏定國論別人才回天慈圖民怨

臣以書生起家未閉軍旅之事適丁多故驟當重任度時量力負荷惟藉竊自惟念 先帝拔臣於疎遠之餘 陛下起臣於廢棄之久受恩深厚圖報無所是用祇承師命敢有他辭而旬決之間欵被 宸翰別議行期臣進退彷徨是用再辭上還恩數豈謂皇明委照未肯終棄而臣亦念主憂臣辱義不得終辭則拜疏請行刻日就道而廟謨靡定復緩行期夫趙充國自金城請事戊申奏聞甲寅報可數千里之置郵而奏報於七日之近高崇文奉詔討蜀外漏受命辰已出師五千人之器械而畢陳於一時之頃今朕在邇際受命踰月而一行一却乃若久而未定所幸臣規模布置初不敢以議論可否為之作輟見之施行粗有端緒今 陛下力排羣議仍聽臣行幸得豫戒不愆于期今臣義所當為不敢不勉雖然事有本末治有內外臣之所任於外者末也 陛下之所運於內者本也且國論所當定也甲和而乙戰朝是而暮非彼或以馬燧之盟而行渾瑊之劫我又以鄜生之辯而濟韓信之師則彼是相尋而在內之本搖矣臣於此時縱知其不可信然動則沮壞和好不動則興受其敗牽制抵牾將何所稟承乎人才所當別

也用一君子而間之以小人進一忠良而參之以姦  
倭患生者引類以自助怙權者託公以濟私自徇月  
來智藏厥在則在內之本機矣臣於此時建一謀焉  
將恐讒間媚忌以危其身請一事焉又恐拘繫又法  
而掣其肘動輒齟齬將何以展布乎夫在內者既不  
可憑藉如此則臣雖欲集思廣益致命盡心以報  
陛下之恩決知其難矣臣願 陛下堅凝國論而無  
和戰之錯陳甄別人才而無邪正之並用持之以堅  
斷之以果毋為人言所怵嗜欲所移則臣秉鉞於外  
齋乎有恃無恐抑臣區區所陳關係固重然猶涉於  
事物若本之則有在矣臣愚更望 陛下恐懼修省  
以回天怒恭儉篤實以圖民怨蓋天之怒非田况所  
謂數祝板一爐香所可禳除也民之怨非息夫躬所  
謂遣一大將軍行邊兵載武備可以厭懼也 陛下  
不是之恩而謂遣一樞臣足以上回天心下慰民志  
自今朝廷之上遂委其責無復恫瘝憮恤之意以  
行乎其間則內外本末不相貫通而 陛下之事去  
矣臣雖鞠躬盡力亦將奚為此臣所以勤勤懇懇為  
陛下告為社稷長慮非為一身孤危憂也惟 陛  
下審思之力行之臣遠遠 清光不勝瞻天竊聖激  
切屏營之至

奏乞降便宜詔書

臣謹蒙 聖恩驟陞省府專征聞外假以便且黜陟  
之典非臣所克負荷辭不獲命自昧抵奉重念四郊  
多壘全仗 皇威遐暢震竦羣聽伏見張浚襄以權  
臣出使 高皇帝親御翰墨賜以詔書趙鼎繼行接  
以為請臣愚欲望 陛下仰遵 烈祖英武之規俯  
察微臣責任之重發揮溫詔付臣宣布所部庶幾軍  
民知聖天子不泄邇忘遠感激用命為冠安邊習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惟冀 睿慈曲垂賜可臣不勝  
激切之至

賜便宜詔書謝表

臣伏以圖上方略敢專閭外之權詔許便宜爰疊  
中之今然綸播告旌壘精明竊惟機會之來聞不容  
髮人臣之義知無不為况推轂臨遣之榮任賜戰軍  
征之責故不從中覆李牧所以破胡惟洪子同裝度  
所以擒蔡允稱重寄可授非才而臣曾幾寸長薄濟  
剛鬪軍務固難於踰度敵情未易以測知若非因變  
而制耳將恐違幾而誤事不圖 睿照特假 皇靈  
慈蓋恭遇 皇帝陛下 英武濟時聰明察物四郊多  
壘政當事會之殷一札十行特借威權之重春溫絕  
塞風動列營臣敢不竭乃心誠忠其職分兵以分帥  
吾不中御仰蒙特異之知賊未授首臣無還期敢效  
糜捐之報



奏將帥漕餉送添擄諸軍十六日

臣昨日陛辭出關伏蒙 聖慈特許宰執飲餞以光其行備勿假寵微臣之意不任感激但二府所餽及臨安府漕按例遺贖共四千餘貫緣臣條具內不欲受必涉餽境今來重拂致贖之意又念隨行軍將冬寒暴露即將上件錢添犒諸軍去訖自後應有餽送並不收受如有故舊至再三不可卻者即准此施行合具奏知伏乞 睿照

奏抵平江府 二十二日

臣二十日抵嘉興已嘗具人馬平安狀奏聞二十一日起離風日熙和人情懽悅將士所過秋毫無犯市井田里皆薌花夾道以候官軍已於二十二日午未間抵平江府休息人馬望日進發合具奏知伏乞 睿照

奏德安叛卒致詐及備鞬聲東擊西

臣行至常州復有奏陳自於本月二十日得孟珙申狀說十一月十一日鞬賊於灌子灘蓮子洪踏淺渡漢江至二十三日重兵方突襄陽西門趙范掩殺鞬賊江溪冤首皆滿又於二十四日在無錫縣見尤靖與其第家信大抵與珙之說略同兼云德安之賊聞淮西兵到欲空城而遁又據孟珙所申擄事人於十二月八日親見尚全在德安府為鞬人所執縛鞬人

皆有遁意叛兵亦皆悔附鞬賊目始聞之謂可仰寬顧憂深為喜躍同日得建康節制司等處備興國軍探事人所申十二月十六日尚全賊黨在黃州管下劫寨相去兩日而諸處報狀差舛如此不知孰為可信目又契劫自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今三十餘日趙范既大破虜賊則道路必通不應全無捷奏况近來或傳已獲僑盜或謂已獲常進或謂已殺盡德安城中賊兵然此數項皆是人所樂聞並不曾陸續申到竊疑或有致詐多端誤我此不可以不察抑目又有過虜者鞬自侵犯以來變計百出多是避實擊虛前來併力在蜀則荆襄未警言及蜀道少緩則襄陽隨棗荆門古郢江陵諸郡相繼被兵今來若果是德安賊騎發掠而去又恐是虜賊知我調遣人馬應援荆襄今兩淮人馬不多則未必不併力來闕淮東目除已劉下京湖審訂虛實務劉港東西制官申嚴密言備以黃州蘆州諸處傳聞為喜更切行下諸路制司嚴督諸將益加堤備免被賊虜聲東擊西出我不意目不勝拳拳取進止

榜諭沿邊將帥軍民勦賊推賞

當使恭奉 聖旨督視江淮京湖軍馬獎勵諸軍奉行天討今已統率精銳水陸並進宣暢皇威指期掃



虜并先次調遣諸路軍馬步帥王錕及湖北副總管楊福興前去策應上流其所在帥守將佐必能奮發忠義同心戮力內嚴捍禦外務勦除外照得督府見有御前降到節度承宣觀察防禦團練使左武右武大夫以下告勅及金銀錢帛等專待立功之人凡有登埋出戰將士當次第定功便宜行賞內去蒙民兵有能建立奇功白身人亦宜當一體優補官資有官人下次超轉昭示大信斷毋食言

榜諭北軍十二月二十六日

恭惟我宋德澤深厚際天所覆莫匪王民不忝中原淪於金賊百有餘年遂使衣冠禮義之區又隲王化頃自金賊滅土方幸遺黎再覩天日又不幸我從蠶起羣盜相提致使生靈浮遭塗炭其為酷虐逐甚於殘金我主上一視同仁惻然興念有能赤心歸順便加撫恤侍以吾民或使營軍或使守城稍著忠勞必加旌賞以至磨給撫存靡不周盡獨有一種不識事體之人每見自比來歸者輒稱此人自分彼我不思南北雖異其實同是祖宗遺民疑間一形人多猜阻遂使叛服去來容身無所當使今來面奉聖訓督視全師布昭大信九莖旌毫傑宜及時奮勵為我國家建功立業焉爵厚祿博子及孫其或執心不堅已歸本朝又無固志使南北兩地皆指為反覆之人信行

既虧自取禍敗况戎賊專以財物為重其視晉魯類有同草芥爾雖一時私忿輕附我虜然既附之後決是須索無厭一旦不遂所求首被誅戮則曷若盡忠本朝永為中國臣子共沐寬仁忠厚之澤比之前日寄命湯火利害灼然其有已受官資見處當任使者乃宜純一乃心勿萌疑慮推誠協力報答國家忠孝之節始終不渝自然神天監佑長保富貴若又能兼開伺便結集豪傑執縛賊酋勦蕩羣寇當使即尊照便宜指揮第功行賞申奏朝廷願將當使一家自己保明汝等之心無自今以往彼此相安永無疑貳儻更執迷不悛身既危亡家亦不保各仰速入思慮毋貽後悔

畫一榜諭將士十二月二十七日

照會當使面奉聖旨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關府六初今與將士開誠布公共圖協濟上報國恩合開具下項

一北年以來軍伍之閒紀律稍廢將士上下不務輯睦每舉一事輒生怨尤士既不和何以取勝勸會軍士以恭順為主士卒當聽命于部隊將其部隊將當聽命于正副將其正副將當聽命于統領統制其統領統制又當聽命大將大將却當恭事朝廷非但語言顏色要

當恭順直須中心誠懇上下協力共濟國事  
九有一毫私忿宿怨各相弃捐自然人心  
心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大功大名由此而立  
況是其間或有不逞之人變亂是非以惑眾  
聽致令兵將不和互相猜忌事屬不便今出  
榜曉諭如有自此鬪亂間諜之人即當體究  
重作施行

一勘會軍民一體軍兵戰戍雖甚勞苦然大軍糧  
食盡係百姓供輸若耕桑失時軍須不繼復  
致狼狽所宜互相愛惜毋得恃強凌弱恃眾  
欺寡互相爭鬪激出事端如違邦有常刑

一大軍家糧及行軍赤食錢米多是勘請曹司備  
習舊弊互有除剋或收留券旁自端遷延以  
致軍士怨嗟並仰諸軍收領覺察申舉如有  
犯者照軍法施行

一契勘近年以來立功將士雖曾經軍將戎司次  
第保明申奏行賞多被承受人使用糜費不  
與整會因此省部無施行是致虛占恩命  
不受實惠及於私下積累債負以至貧乏當  
使今後將立功士卒定為賞格其有擒獲大  
酋及以次頭目人九有閱當陣利害者或生  
擒或斬首申上行府自節察防團以下牙牌

若命立與書填訖聞奏金銀錢帛在外其次  
如當陣殺退虜人獲到首級器械等並隨  
功大小書填官資行府見有誥命綾紙文帖  
即遵照御筆便宜指揮施行庶免省部吏人  
旁緣乞取遷延歲月竟成文具惟是不許妄  
殺平人詐作首級如覺察得知亦不輕恕

一軍前將士如遇追勦虜兵及討捕叛寇其所獲  
金銀財物便聽本人收留使用官司更不抽  
取仍照立功大小別有賞犒

一其有歿於王事者便當錄用子孫請給如舊如  
或子孫幼弱未能受命者先給公據俟長大  
日換授付身

奏與趙葵私觀禮物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行至鎮江趙葵過江相見臣為具一飯并約吳淵  
同席翌日葵攜督府軍士萬貫官屬將佐各有差巨  
以事體該衆不欲卻之已即等第支儀外又與臣送  
鞍馬三副角弓四矢二百束刀四鐵甲兜盔一且止  
卻其鞍馬二以其遠來之意其長美餘悉收受良竊惟  
一行官吏將士所受上項餽遺無非仰拜陛下之賜  
矯首闕庭同感激臣即以三千貫回犒揚州吏卒  
又以私帑雜色五十四虎帳錦段等物報之合具奏  
聞伏乞睿照

奏至鎮江搗軍 十二月二十九日

目自離都門以至鎮江始疑嚴除將士不循紀律臣以信賞必罰令之所過州縣秋毫無犯田里市井聞競出飲食隨軍貿易會連日晴色人情熙然惟臨安帥漕司有局兵不循紀律先後行者黥配一二人自此軍律尤更整肅至鎮江宣布德音犬獠將吏莫不歸戴聖朝撫卹之恩老穉有至感泣惟是諸處申到軍數有民兵一項見與官軍方同戰戎合一體支犒若增此一項則未有以給之正費區區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奏至建康犒軍不敢以捷報緩行色

自元日發京口初四日晚至建康初五日就寺觀禱散天基聖節道場陪預建康府錫燕至初六日初七兩日布宣德意並依准東體例大犒諸軍仍就此發錢付淮西總領所支給西路戰戎將士初八日本可進發緣陳韓恭範等載酒過行府稟議邊事旨再三辭之乃接立宗開督府日葉適商飛卿亦曾有此體例目遂勉從其請因與之講論今歲防秋規摹自此遂陸行至采石點防江備禦因取道太平州前去江池雖沿路所得探報稱淮西境內已無賊騎而德安叛兵並已北去江陵事勢亦似稍寬然終是未得襄陽的報此為可慮目不敢以數得捷報稍緩行

色已專人前路審採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奏併力援襄及令衆謀官吳潛留幕府

臣起離建康之前一日嘗以所歷期程聞奏十一日行至太平州采石鎮護再有條具下項

一自聞孟珙報襄陽之捷雖幸其有此然終以不得趙范的報及諸司諸郡皆無嗣音為疑固嘗略具奏聞今得何元壽書以為珙所報初無之蓋有衡州綱卒劉寶自襄陽城中逃出具言其事至十二月三日以前皆其所目擊使其有之則劉寶固見之矣目自疑此報累次行下諸司毋得輕信及割別之傑作督府議事廳文移催督李虎王鑑諸將前去襄陽策應近又割趙勝楊福興劉虎等以江陵事勢少寬合併力援襄陽前後督促非不嚴切今得李虎回申雖已連稟但猶以斬水橋斷回蕪州住程以待修橋又以江北無夫無糧無船無橋取道鄂州以至漢陽未免迂回而至鑑直以淮西賊退為詞駐兵六安更不前進目除以明諭賞罰嚴切詰責外謹具奏知伏乞睿照

一自在建康日陳韓欲以參贊軍事從目至公江協助經理頗有孜孜體國之心然日以陪都留備事任非輕不敢輒從其請至采石吳潛謁目則知已被受參謀之命潛雖領郡而行府尚缺元儼兼照

得目前江面偶幸平安臣欲選官暫攝太平州事  
挈潛與俱若自此江淮清晏則潛遂可少留臺府  
如淮甸未寧即令速回本州措置防江庶幾上不  
失朝廷委付之實意下亦不失督府求助之初心  
合具奏知伏乞睿旨更賜處分

貼黃

臣已具條奏續得別之傑公狀以自行府運照便  
宜指揮權令節制諸頭項軍馬數內淮西強勇軍  
王福副都統所部三千人一面政撥令接襄陽就  
於郢州駐劄以便糧草并日下催李虎王鑑兩頭  
項兵會合接援襄陽不許逗留留務在勦逐襄陽境  
內賊兵因以蔽避江陵所行切中事機今錄白元  
狀在前併乞睿照

奏和不可信常為寇至之備 正月十一日

臣今月二日得淮西制置尤焞書聞虜酋已斃賊勢  
漸退臣雖未敢深信且幸其有此急具奏聞以寬顧  
憂今十三日得焞公狀私書則又聞韃騎再犯隨信  
亦有哨馬復至黃陂管下舊關一帶抄掠而息州又  
有哨馬再來近城吳潛示臣以孟珙所報則偽太子  
雖不會見然僭盜尚在臣竊慮賊以淮西兵勢單弱  
乘機馳突于光黃舒蘄之間委係利害已即劄下淮  
西制置司并諸將嚴依隄備外緣臣先得知池州王

伯大及知蘄州徐東由狀皆備黃州幹事人孫俊魏  
信等探報則謂知隨州張龜壽於十二月八日將金  
瓶一隻金盤一十隻銀盤一百隻銷金鞍一十副銀  
鞍一副疋帛茶貨八駄信掩二十四隻令統制張子  
良伴送韃使安通事劉通事押前項物色從隨州西  
門御北去則去僭盜處求和竊詳鑿賊姦計雖非一端  
然前後遣人至彼其詞大抵謂講和者自講和廝殺  
者自廝殺又常言王檄出來逞我國不信和觀其語  
意固亦自謂和不可信近者尤焞得孟珙書亦言常  
進自襄陽回遇虜之在隨者遂合兵欲攻隨蓋因信  
陽孟璟知隨州張龜壽與虜講和夫使和而可恃則  
隨信不復被兵矣今此兩郡乃正當寇來之衝孟珙  
亦素主和好者今虜退復還趨黃之意甚切臣疑虜  
意必謂此數州既來講和則無緣嚴備再為擣虛之  
謀故今之所憂乃正在講和三郡前來朝廷趨那江  
上軍兵應接荆襄今臣又慮前不及援荆襄之急而  
後已中隨信之寇况叛賊郭勝等素知虛實為賊卿  
道萬一徑自淮西衝突江面則江之上下必致震動  
且孟璟張龜壽之意本欲以款賊不知賊反以和誤  
我既和復攻既去復來其為所誤固已曉然此在朝  
廷所當深察臣始者雖嘗數詆和議然或者謂當哥  
以稍紓目前姑為一二年休養之計今乃和戰並行

目知決無此理既離太平州後得此警報即劉諸路將帥日下速去相度事勢隨應援如李虎託故違行則速令趨援襄陽王鑑多端避事亦已累劄令自隨信以往向西則去伺寇亦在勦逐直至襄陽為地頭蓋斷然以和議為不可信故晉厲將士常如寇至不敢恃善隨信陽一時之私見自為懈弛然尚恐中外不相照應致有抵牾今併錄自行府劄子繳進庶知前後施行粗中事數自今已一面前去江池聞審度級急申飭諸將合具奏知更乞眷旨施行

奏虜犯隨信光黃等處事宜 五月十二日

目比至采石蕪湖又當恭修奏牘伏計已塵乙覽自離國門幸遇天日熙和出陸後日行六十里雖以職司罷輟之卒亦能跋涉山川復危如平今已春連池州初謂殘賊叛軍及此春暖水生漸向北去既乃日聞警報事勢益迫隨州見被攻圍未知存亡信陽光州境內賊馬往來已以虜虜人多而焚蕩屋廬毀傷薪木赤地千里今再至黃陂巴河以來驅呵習水之民結筏樓舟為渡江計目竊窺賊音先則空蜀口次則孤荆襄使此上流要害之地彫殘零落不可復出則又時通和好之使以款隨黃諸郡今遂自隨信光舒勤黃一帶謀搆江面若虜可濟江則何往不至不然則且向淮東江北肆其抄掠時暫北去使吾竟內

盡聖國貧民寡則秋冬大舉深入勢必難支且言及此憂心如焚且嘗有陳子 陛下謂今日事勢當論存亡更不論安危且至江上尤信前言未為過慮且愚竊願 陛下勿易動於小捷勿誤喜於浮言由命大目汲汲然常為寇至之備眾建實才同心協慮凡私意小知側言旁啓以相傾軋之事一切屏除朝思夕惟以與百萬生靈得旦夕之命目不勝引領東望折哀俟讓之至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孝友之目其心純實不貳故孝者必忠於君父友者必信乎同列夫使秉心不純日夜以相傾軋相軋為事則朝廷之上亂本已見而受任於外者將何必自立更乞 陛下下必是加申徹焉此匪惟受任者之幸實宗社存亡所關也臣不勝卷卷取進止

奏措置江陵府三海八櫃

照得江陵府一面阻江餘三面皆是平陸無險可恃是以虜騎自平地衝突略無阻隔直抵城下開禧前劉闡學申訪尋三海八櫃舊規未及施功政除以去吳待制權繼之遂竟其役蓋自晉以來陸抗嘗築大堰於江陵之北以禦叛寇後來高氏有國引沮漳之水注為三海歷年雖深基址猶在吳待制葉金鑾為湖通濟保安四櫃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樂出叢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分高沙東澗之流由

寸金陵東南紀楚望諸門東匯于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過走馬梁斗破之水西北真孝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容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穴隄以相灌注其後勇騎東至竟陵北窺荆門而不敢睨江陵者以此嘉慶中年金甯再寇襄而人情不搖尚恃此以為固自制置司增廣屯田以資軍食海鹽為田又有留司倉鑿受賂聽聚兵官奪制撫司不以為意遂至今來虜寇直由田間深入其營至攻城者而焚室掠財死者枕藉今卒而援兵四集事勢漸紆然虜情叵測當為今秋再來之防復三海八櫃使浸漬沮如虜人雖有武騎千羣亦不得窺然後可施備禦之力今朝廷科撥八十萬京會十萬湖會下江陵府於虜騎既退之後死經畫葺理之方督府實發京會早萬貫總額又助京會二十七萬有奇米在外皆是當先用於三海八櫃次及其他費用欲割下江陵府跡今來農功未興虜騎既退於朝廷督府總所所撥到錢內措支一項錢會專一差清強官分定界至視舊規摹畫或復海櫃之舊須管分役軍民於二月以前開浚舊基修復寨柵取四月以前興復備辦毋為遷延以緩其成兼又照得制置司初廢三海為田之後不惟官耕以為田又有從民力所請佃之以為田初佃之時租數少而

田畝多人情競於得田於是厚賂在官者既佃之後田畝多歲租少人情又競於得田於是復以賂在官者今官民力逐占護此田以為已有既其興復三海或官民力稱耕墾歲久土本已多或稱農務將興懼於共業或稱甲轉於乙田段交加或稱諸軍并御需為休息設為多說求緩下年冀圖延擱占吝水為已業似此等詞訟官司並不必問只視開禧疆界隸三海八櫃之內悉冷為海且廢海以失險而年年不免寇至之防屋廬之不保家產之不守此身逃遁奔避不暇孰若指此田以為海而有室家保聚之安失田之民被役之兵並須通曉此意况今逃歸之民未暇求業朝營暮作未知所向又孰若因官司興復此海以賴口食之給亦無異於古人荒政以興役聚民也此事用工頗大務在敏速健決其所分畫必精擇清強官惟不可付之貪吏受賄徇私退縮舊界併日本府備令來領命出榜曉示先見已施行事宜是申自後每十日一具次第工役申謹錄奏聞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二十七附二十八



督府奏陳

奏外寇未靜二相不咸曠天工而違時幾三明  
 臣數犯天威再有控陳臣乃者陛辭之日當稟告  
 陛下以一遠君門謹實應之又因宰執餞送關外亦  
 衆以居中援助宰執皆謂事關宗社朝奏則暮可無  
 以過慮為也臣仰體國家之急不待辨集皇駟就道  
 既而所請錢物迫倚屬兵官皆不能盡如初意臣之  
 處此進退維谷乃至近日劾奏官吏亦未聞處分臣  
 謂此等直易易耳猶且奏報遼綏刻又有難於此者  
 乎竊意廟堂之上必以虜黃諸處探報賊酋多斃淮  
 西諸郡賊兵盡退往往君臣之間動色相慶遂謂無  
 復可憂其實虜未斃賊未退而荆襄淮西之事方棘  
 也其在江陵者自枝江宜都竟上伐竹木毀室廡斧  
 斤之聲日聞直欲為渡江計其在襄陽者坏城郭治  
 器械敲角之聲夜聞直欲為度夏計其在襄之東淮  
 之西者以和好誤隨直欲緣光撤信緘斷孫舒擣黃  
 令已赤地千里往往行十日無炊煙臣以殿司千卒  
 偃偃乎寄斲之南窮日之力奔馳六十里未明即行  
 或憑車而閱望報乙夜就寢或推枕而行文移猶慮  
 其不及事也故於上流則趣何元壽別之傑下流則  
 趣黃伯固亟以制司督府之令督屬諸將臣雖在道

事亦無關今李虎王福可抵襄陽萬文勝亦至安鄂  
 而上荆門枝江江面淺狹已趣尤燭分兵以往又發  
 羅漢義勇以助之于俊李允政祝和達併力西淮屢  
 有克捷而賊勢方張脫小不利則舒斲危矣只得那  
 王忠以援斷雖明知九江空虛却候督府至彼別圖  
 調遣以會之惟有王鑑遲回不前進不及援荆襄退  
 不能援光黃方此累劄督道比又從金陵得一將曰  
 李大亨令往招信取鐵橋敢勇一千人徑從便道直  
 趨龍舒舒蓋安積饒之地賊所欲得也尚恨將卑  
 師少未有以大慰舒人之心亦以私書公文屬陳韓  
 為助大抵目前所當為之事巨難相逼心力終以內  
 外扞格兵寡財殫而又奏請稽遲無以聳動人心作  
 新士氣此為未愜人意耳抑又有坐視而無策者江  
 北淮西之民為虜所殺者固已銜冤無訴而避寇南  
 渡者今所在成市臣固嘗面奏此輩強壯者聚為盜  
 賊當有以招之老弱者轉乎溝壑當有以賑之今諸  
 處已各申來而浮尤信陽漢東荆門尤為迫切若臣  
 行其所言則招而為軍者多至數萬少亦數千錢糧  
 寨寨器甲衣襖便當有以授之其隨宜賑給者委  
 擬劄計口支給亦當有以處之然督府所費幾何一  
 開其端胡以為繼隨州輕信和義竭帑藏之力以事  
 虜虜情無厭既去復來及遭重圍今城中無以稿士權



宜造關子以濟用度而未償於督府必欲得京交七十萬緡銀三萬兩金一萬兩臣不惟自管無幾不容盡應亦恐其送誤未已虛費金帛而黃州亦困於此說擁馬司江司雄關雄邊之軍以自守四郊之外虜騎縱橫而不敢問其意亦與隨同臣方詰之凡此等危急之證姑舉一二則知中外異意受任實難廟堂暗此事勢所宜救救沒沒愛日惜陰將救焚拯溺之不翅也乃聞近日以來宰執多不入堂亦意兩相之不咸不過如去歲夏秋以來旁啟密陳以相沮壞耳而數日問所聞益甚書曰魏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救天之命惟時惟幾夫事幾之來問不容穩一官之或曠一時之不救則天工之治不矣命之去留係焉臣不知今所不咸若何事朝臣之中孰左孰右第見外間危亂之證百出而朝廷之上方以可慶可怖之官職而為可喜可慕之富貴不暇以國事為意是宜請事于外者屢屢乎其難也夫京師諸夏之本矧茲具瞻之地華夷夏裔咸屬耳目焉而每朝奏事不過宰執一人或二人幸是不情之辭不切之事其為曠天工而違時幾也多矣臣今服在遠外豈應與聞南議然恭備備臣事關一體譬之木焉本根先撥則枝葉從之若使內不治則臣雖恪共師命以鞠躬盡力于外亦將奚為臣竊妄意

陛下於是非曲直之辨必已瞭然于聖心若敬尚聖志察朋比之習杜讒諂之萌豁開大公眾建賢輔以彊本朝此今日當務之急者如謂外寇未靜人才難得姑于廉簡平勃之怨則亦宜力懲偏聽之弊自今公事公言進而明目張膽以陳之論奏退而同心協慮以見之施行毋面從而背違也毋陽予而陰奪也庭辨眾史朝慮夕圖皇皇然如危亂之無日則天下事尚有可為詩曰舍爾介狄維予胥忌此言幽王之時狄難之不顧而足嫉之是尚也惟 陛下力鑒而深念焉取進止

奏乞將樊文彬高世英優加贈卹 二月三日

臣聞捐軀殉國固臣子之常分崇德報功乃國家之大經臣猥以非才奉將師命願激昂士氣登動人心無他道焉惟賞罰信必而已契勘去年九月內虜寇大入京西知棗陽軍樊文彬以葭爾孤城適當賊衝守具不全旋行制置賊於城外列砲數十座文彬亦於城內立砲五十餘座以拒之賊抵民屋遠城立柵聖澤以阻援兵文彬夜遣人劫之賊攻城之技無不盡用文彬躬率士卒晝夜苦戰至十月二十八九間賊添生兵急攻西北隅文彬迎敵五十餘陣又積新草於城垣關處殺火焚之以禦賊之來而日暮風反列燭入城延燒官舍賊乘軍民恟恟自西北隅以入

火及軍治力不能支自縊而死賊拔城之初襄陽已  
自受圍烽燧不應蠟晝不通外援已絕獨以數千疲  
卒抗拒月餘勢窮力盡猶不肯汚於賊手近有錄到  
趙范蠟書者謂文棟守城死節無愧張許此而不問  
何以勸忠又契勘武郎京西路分總制隨州軍馬  
高世英自拔寇初道提兵入德安經理荒殘臣嘗奏  
辟就乞差權知本府及虜再犯隨州世英復領兵救  
援突圍入城矢石交下重傷而死今諸將中往往有  
身當筆住逗撓不進者而世英奮不顧身慷慨蹈義  
蓋文棟之父者欲望 聖慈下有司特文棟贈官立  
廟錄用子孫仍厚恤其家併將高世英優加贈卹庶  
足以為伏節死義者之勸

奏襄陽被圍日久乞降詔勸諭制臣

三月

臣竊見荆襄蜀口居國上游勝負之間安危所繫頃  
者韃虜分道入寇首犯漢沔四川制置使趙彥呐提  
兵仙人原控扼險要牽掣虜勢蜀賴以全 陛下嘗  
降詔獎諭人心胥奮虜尋退道惟是荆襄自去冬被  
寇幾三閱月而襄陽之圍賊勢張甚制置使趙范率  
先士卒躬冒矢石屢戰屢捷虜為奪氣今雖游魂近  
郊未底然其數月之間竭心盡瘁若不少賜優拂無以  
激昂士心欲望聖慈特出 御筆付學士院降詔勉諭  
俟虜騎盡退令以將士姓名來上續與第功行賞凡此

必已久關 聖慮臣以職分所系冒昧奏陳仰禱海岳  
下情皇懼俟謹之至

貼黃

臣聞糾正官邪固是臺諫職分但勢有緩急若輕  
重如乘邊之守臨陣之將苟無大惡宜務優容容擊  
人未足戢其曠一職或能候事況其間方倚之聞外  
之事如陳韓趙范趙彥呐 黼趙葵各當一面者皆  
嘗為臺官所論此用之他人猶難輕發矧當重任嘗  
議尤不可易蓋御衆之道全在威名兼有知耻之人  
不肯受辱辱之則不可用用之則不可辱既辱之又  
用之彼亦何顏以居乎人上今言路一新恐未必如  
昔歲之有此患更乞 睿慈常留 聖慮臣不勝  
倦倦

貼黃奏乞將曹友聞奉安國優與旌擢

臣近得蜀報迺知去冬之末趙彥呐下原曾未決  
旬而韃人又自秦會而至一擄階文一趨大安其  
意徑欲入蜀彥呐力督諸將各授以牙綠牌重賞  
俾盡死力遮蔽蜀門於是曹友聞戰于大安李安  
國戰于文州士皆死鬪險不可入賊悔其來歸咎  
于始謀者而去虜之再退皆是友聞安國死戰之  
力當與第功論賞而就中曹友聞者起自儒科兼  
習武事見虜賊闖義不愛身其為忠憤慷慨之氣

火見其比欲望朝廷優與遷擢庶幾友聞等有功見知益思補報而因得以勉諸將趨事赴功之心取進止

榜被兵諸郡蠲免科役二月十六日

勘會襄陽江陵德安府光黃隨均房鄖峽州光化信陽棗陽軍管下應曾經難賊驚擾縣鎮鄉村民戶逃移雖自即間有復業去處終是不易合議優卹公除軍前般運糧草差使及以物力差充保甲隅官外其餘官同諸色不時差科非泛雜役並與蠲免壹年如州縣不遵今來約束故為科抑察訪得實官負按劾吏人吏配務在必行決無輕恕仍聽人戶越訴

奏乞早定峽州襄陽守臣二月四日

臣本月四日據參謀別之傑申到襄陽府事宜謹錄本頭運在則外續據諸處探報德安府雲夢孝感縣及神林漢口等處各有賊兵殺奪人畜擄掠舟舡竊慮透漏衝突江面所合預作隄備照得王昱旻旻旻旻旻旻都統欲遵照便宜指揮差趙勝填見闕却以臣前所奏辟劉顯德仍權知德安府各任責防托已別具奏牘乞賜施行其如鄖州迫近襄陽合是武人之有兵權者方可為守近見朝廷差下胡梟臣不敢輒有更易州亦係緊切所差汪元顯方有奏事之命其勢必五六月間方能到任臣不識其人如朝廷謂可

倚仗即乞免令奏事且下之任庶幾及時可以措置守備若朝廷欲有更易亦乞早降旨揮又如襄陽夙號重鎮今焚蕩之後城中一空或促令趙范回治或別選武將為守此皆不可緩者臣以事大體重兼探報未的未敢輕易有所施行併乞睿慈速諭大臣如朝廷已先得實耗即乞早賜處分以解一方倒垂之急

貼黃

臣昨準序遷入奏之命已具辭免又嘗具奏乞速降結局指揮是晚忽聞襄陽多警臣不敢付之坐視未免隨宜區處合具奏知伏乞睿照

自劾三月六日

臣起自書生不閑軍事誤叨眾拔冒總師于雖畢慮竭衷粗欲自奮而受任之初危機已急德安之寇未息光化棗陽之陷繼聞行次池陽而光黃之羽書踵至亟抵九江隨宜應接則應天永息之叛亡襄隨歸峽之傲擾又見告矣尚賴宗社之靈戎虜革心次第退却臣亦適被入奏之命方茲橫結簿書散遣兵備具疏乞身夫何叛將王昱煽亂于襄百年之要地丘墟一城之赤子塗炭其蜀櫟幾於中斷言之至此痛入肺肝此皆臣智略不足以折衝堦實不足以厭難致茲疆場之禍上貽宵旰之憂况督府之行竭朝廷帑藏之儲以資軍實今自賞募將士之外雖一孔

以上未嘗妄費而所餘無幾竟成何事臣安得以辭其罪夫有罪不誅則朝廷將無以聲羣主而厲天下臣謹於江州近境席幕待罪欲望聖慈布臣所失重行寬宥以伸國法以為力小任重者之戒于冒天威下情不勝皇顛震栗之至

榜諭北軍 三月七日

恭惟

國朝念中原之兵皆我祖宗遺黎凡有來歸悉皆撫納二三十年間所費錢糧何止鉅萬其有才智之人或使管軍或使守城或散在諸處各管職事並不曾分別南北只因郭勝范用吉王曼之徒自作不靖致使均唐安襄四處北軍橫遭兵火其有得脫之人又被鞬驅為奴婢或殺其父母或據其妻子或取其財貨流離飢餓追悔無及深可哀冷今來訪聞尚有北軍或在漢地或在漢南元非反叛止是無所歸着或致剽掠以苟旦暮其情尤更可憫官司雖欲各令仍舊終恐爾輩自懷疑惑未使相信一旦輕聽訛言又是自取殺戮行府專差官督榜劄前諭赤心若有頭目等人急於奮身收拾潰散轉禍為福自為一軍屯在漢北力為國家捍禦邊防効順之日便當給以元來軍券厚加犒賞其有經理開拓顯著忠勤許令世為守臣永保富貴其頭目人當與等第超轉良資

行府元不欲分別南北却恐終自懷疑不安今昭示大信應潰散北軍自今既歸之後別為一屯只留漢北庶幾彼此不相關防可以長保安靜永無自相屠戮之禍今來行府止為前項四郡之人偶因叛將一時誑誤無所歸着故從長區處使之保身保家大地神明實聞此言

奏措置京湖諸郡

臣自恭奉入奏之命一面結局會有奇疾控忱君父乞身歸里適得何元壽別之條報襄陽北軍作亂趙范移屯賊兵四掠漸迫雲夢孝感與神林溝口以犯漢陽界分上流震搖人民奔迸渡江臣念事出意外雖以垂去亦復力疾隨宜區區急劄公江州軍嚴為隄備并遵照便宜指揮權用金字牌速下光州調萬文勝提軍五千人馬五百匹星夜至漢川繼得知荆門朱揚祖申以孤城難守乞就付統兵官而探報權鄂州胡棍亦稱居民空城逃避遂各助以京會五萬貫時下接濟支梧載念京西七郡惟隨州僅存自去年韃屨攻圍知州張龜壽通判趙汝然及大洪山守把張順與寄居劉顯德極力鏖戰卒全一城今茲孤壘正當賊衝凍凍不能自保或謂官民兵在城內者約二十萬而散在四郊者不計其數切慮不早應援隨或不守將來愈費經理遂差承信郎李邦彥押

京會二十萬普例支稿外更發銀一萬兩京會十萬  
 貫等第特犒其知州張龜壽與轉兩官通判趙汝然  
 寄居劉顯德各與轉一官守把大洪山張順添養隨  
 州兵馬鈐轄仍賜金帶一條所有本處民兵有流徙  
 不能自活者給劉令李邦彥團結恐可得數萬人續  
 議申朝廷填補京湖諸郡死壯壯濟軍額及科撥一  
 項錢米貼助贍養庶藉其土俗仇健勇鬪愛護鄉井  
 隨若可保則德安光素等處方可修復所有趙范雜  
 襄本末前已具奏今得尤煥申狀謂李伯精復回襄  
 陽已斬鎮北軍頭目人且移書趙范回司此等事情  
 巨測臣嘗作一榜并劄趙范就此時招收潰散北軍  
 盡屯漢北或令黃國弼夏全任責統轄且許以元來  
 軍券庶南北軍不相猜疑亦是弭變之一策謹將榜  
 劄及尤煥所報錄白繳進合具奏知取進止

奏乞降結局指揮收回新命速賜寬宥

臣拜有危迫之懇仰干天聽臣自忝序遷趣令入奏  
 即具控免併陳結局之請尋又具申 朝廷乞賜敷  
 奏又於自劾之章申叙前懇今既半月未蒙出命在  
 於臣子之義進退遲速所當惟命是聽然自前事體  
 有不可一朝居者若默不以聞深恐有誤國事臣自  
 旦日聞命已即關報諸路帥司縱有行府屬官陳乞  
 解罷者無詞可留既上其事于朝殿步司將士正當

拆洗之時一聞君命各動歸心臣亦叙情勞支錢  
 發遣自初四五以前猶有上流驟警邊報時至臣不  
 敢以垂去坐視隨宜報應迨旬日以來不惟鄂復漢  
 鄂等處邊報頻稀亦緣諸郡各得鄂報之後意臣既  
 被疾速奏事之命則此時結局已久故每事不復關  
 白只如襄陽事變所係甚大自始初一拜得申狀後  
 久無嗣音蓋亦謂臣為已去此矣况臣被命兩旬兵  
 歸更散財用又竭兼沿江新制帥先令既至事權有  
 歸而臣徒擁虛器以兀處于此在臣不過進退周章  
 以貽眾誚而朝廷之上遲回不報亦恐有傷事體以  
 啓戎心竊乞 皇帝陛下深惟令出已以人情弛玩  
 速降結局旨揮所有臣病不任事乞收回新命引咎  
 自劾乞速賜寬宥併望檢會累疏早賜處分

奏折督府前後事體乞檢會累奏施行

臣已嘗言布危懇伏計仰徹聖聰重惟一介孤遠旁  
 無寸援獨荷兩朝知遇欲報無償不自揣量輒於敗  
 局壞證之後冒承重任故今日之不續罔功曷也前  
 日之辭難避事亦曷也進退皆臣臣何所容其喙臣  
 反覆於心痛自思過或謂臣自有鉅萬之費無毫疑  
 之補焉得為無罪然臣所領督府蒙 朝廷科降為  
 緡六百萬犒師之費四百五十六萬五千有奇皆發  
 下制總兩司照例分給及經理殘破諸郡與招軍打

船造費前之費六十四萬有奇亦皆委官押發抵日終餘繕無幾而求者日至未嘗不謹所予如所得金一千兩僅支及一百五兩所得銀十五萬兩僅支六萬二千五十餘兩所得絹一萬匹僅支四千五百凡此三項皆以激犒戰功見已具細帳上省決無分文妄費當大敵在境人心動搖正使督府不建朝廷亦須遣使行邊拊勞將士犒給之費當不減此或又曰不能鈐鍵士卒騷擾郡邑臣未出國兩凡三次行下諸道約束官吏不得以應辦督府為名並緣藉擾舟人之擄羊與泚漕司借使之卒一人亂行者皆贖隸之通卒之竊酒家器者斬之自南陵以來乃有縣令擅拊居民浮筴甚巨即隨兩支錢以償被擄之家親加拊勞併劾二令各從鐫降自建德以來騷擾之假託科配以招民詞者臣即送所屬勘正抵罪施行不為不嚴矣或又曰督府之建無揀邊城之破土此則臣未被臨遣之時固已數數言之且臣以十二月十四日陛辭二月六日纔抵九江若德安之叛則十月二十六日也棗陽之破則十月二十九日也峽之焚房之遷均之沒光化之陷皆十一月以刑事兼州肘腋之變乃在臣被命入奏之後然亦不可謂非臣之罪已當具疏自列乞加竄斥凡此本末難逃聖明之鑒併用劈析以布露於君父之前欲乞睿慈檢會累

奏速賜施行取進止

奏北軍當思調伏庶內外相安

臣昨於前月三日據京湖制置大使趙范申襄陽軍變事宜已節次詳細奏聞去訖旬日以來有自上流來者頗聞北軍非響起於疑心今猶籍籍未已而趙范已帶行北人之來歸者至江陵臣雖鑿榜付趙范令其乘此分南北人為二軍范答臣書言議區區纒得准東制置使趙葵近書亦及北軍疑慮事今節錄繳奏如左臣竊惟韃虜與國家本無宿怨非如女真有不戴天之讎况其能滅女真即於我朝亦與有雪耻之功今欲與之講和本無不可而庶論紛紛者特以敵情多詐未可保信耳臣雖嘗有言輕人和亦來不和亦來此必然之理然而臣今所憂則又不在此蓋世事固有若不相關而相為倚仗者且如侯景背魏歸於梁為梁人連歲抗東魏之師一旦梁與東魏約和景無所容其身遂有異志今日之事得無類此而况紹興之和又有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說失信於降附之人其事未達孰不知之今李伯淵尚仗武當境上樊城之北人雖為劉廷美所殺而襄陽猶有存者滁廬舊戍之北軍雖已安居歲久而事體大略相似揚泗所屯類皆新招建康亦有納合買住降卒而比至江陵者實繁有徒萬一此曹聞制閫有密授



之人和議有可成之漸則梁人和好之禍豈容不慮  
臣授任視師適當癘疫已熟一旦決潰之時憂深慮  
速食不下咽重惟國家大計苟有可以緩敵圖安為  
網繆痛戶之計決不敢效書生徒為一偏之說今則  
敵之從違和之堅否它人執議以害成者臣皆未暇  
及惟是茲事萌孽臣實得之聞見不審蔽而不聞臣  
愚欲望聖慈宣諭宰臣及新任制帥不厭熟復卻慮  
長顧使出萬全庶幾內疑改心外敵怙耳以和則永  
久相安以戰則南北胥奮廟謨無後日之悔邊閫同  
與國之休天下幸甚臣竊罪歸田未能翹然於家國  
之憂惟陛下幸察取進止

奏撥官告銀絹付別之傑經理

臣據參謀官別之傑申蒙恩除京湖制置副使權止  
司職事已一面起發前去交割契勘襄陽一變司存  
大壞帑庫空虛公私赤立今時暫移司江陵雖之傑  
兩曾分關軍民之情素所孚信然經理之初當有以  
大慰輿望如修城壕治器械招軍兵賑流離必有錢  
有米然後可以運掉似不容以空言集事竊見督府  
雖已結局必有支遣餘資如去冬命度牒金銀交會等  
物欲乞備申朝廷據見在之數撥付本司以備目前  
窘急之用庶幾備御之計可以速辦不負朝廷寄托  
之意臣所據上項申明昭得襄陽江陵上流襟喉為

國重鎮近因北軍叛亂焚毀殘破方議收復而江陵  
府乃以去年屢被攻圍沙市商貨所聚掃地一空又  
供億諸項援兵軍幣罄竭今來之傑聞命引道不復  
辭難其襄陽江陵並合逐急措置經理以備防秋不  
容稍失機會若待朝廷科降錢物深慮道里遙遠緩  
不及事行府見有繳還朝廷官告銀絹等寄收江州  
臣不敢以已結局為嫌權宜於數內量撥官告一十  
道綾紙一十道銀三萬兩絹三千匹付之傑專充收  
復襄陽經理江陵兩重鎮費用所有專輒之罪欲乞  
聖慈特賜矜貸外臣愚妄謂制閫之初費用百出前  
項所撥之數未給於用臣竊聞朝廷因趙范之請科  
降錢銀見已管押上水今復有省劄寄留江州未知  
作何使用欲乞速下江州發行及今別之傑到司之  
初便得使用若更稽留以待申審恐誤支遣伏乞  
睿旨施行庶幾之傑得以經理上游屏蔽諸道當此  
艱危眾不敢嚮而之傑誠心體國毅然勇往在朝廷  
所當扶持毋激須至奏聞者

奏備別之傑申到劉廷美等復襄事宜

照對襄陽府自二月二十一日軍變以來因循不守逮  
為北人所據又據諸夷探報申北人在城內起屋  
造酒以待偽酋及韃賊大隊前來度夏行府昭得襄  
陽重地係西連均房光化東接隨襄信陽南控安郢



荆復自襄陽不守之後此數處戎馬往來莽為盜區竊慮入秋以後虜騎衝突可以徑窺江面行府遂委

參謀官別之傑差信實幹事人賈榜劉生命前去結約土豪已據劉廷美等收復樊城遂遵照便宜旨揮

特與超轉修武郎差充京西路鈐之傑遂遣使臣鄧雲等賫上件告命及開諭軍民榜劄前去劉廷美軍

前交付今據鄧雲等狀申江海都統與廷美之弟廷輔商議稱督府有告劄發下樊城又參謀司亦已調

兵應援樊城廷輔遂即時將帶人馬錢物於四月二日起離荆門取南漳縣老鴉山路招集官兵鄉農

閒道前去仍約廷美人軍會合夾擊叛賊水陸並進已行克復襄陽城壁了當其城內見係劉廷美兄弟

看守今將鄧雲等狀錄連在前臣又得之傑書稱江海聞報遂自荆門徑趨襄陽與劉廷美兄弟協力扞

禦臣照得襄陽重鎮既失復得自非宗杜之靈與朝廷處分得宜矣以此兩城既復之後京西江北

州郡遂可漸次經理上寬顧憂臣雖已將督府結局多日緣上件事係當來督府首尾合與從權區處不

容避嫌今來防秋已迫竊慮經理未辦所合審度襄樊事勢日下急切措置兩城守禦仍以襄陽為重除

已作書委自之傑始終任責併令一面開具立功將士姓名徑申朝廷推賞外須至奏聞

卷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一  
督府奏陳

奏繳別之傑書施行復襄事宜

照會臣昨據參謀官別之傑備使臣鄧雲等採報劉

廷輔糾集民丁莊農約劉廷美內外夾擊叛賊收復襄陽臣以襄陽重鎮驟失復得關係匪輕所合賞不

踰時激勸士心已一再奏聞遵照便宜指揮將御前所降到賞功刺史牙牌乙面官告或道權用御前金

字牌子發付別之傑更令審實劉廷美等立功次第專人給付今據申劉廷輔所提兵已到襄陽管下明

覺寺劉寨舉火為號又繳到劉廷美殺叛賊退遁捷報并先調統制馮士榮部押兵班取水路前去已於

四月二十七日提兵會合樊城劉廷美軍馬退殺賊兵敗遁於當日部兵入樊城同劉廷美前取復襄

陽城并南漳縣山寨統制權路分張尹榮同劉廷輔已集鄉丁壯丁義捷等軍會合前進又於五月五日

與賊大戰必期剋復襄陽城壁所有牙牌告命等之傑時暫寄收京湖制置司繳賞軍候劉廷美等實見

立功次第方行給付今將元發下金字牌子及錄連京湖制置司回申謹狀繳進併將別之傑所與臣書

錄白在前須至奏聞者

貼黃

臣又見諸司關報鄂州捉獲致細李必慶責問據供係韃宣差姓黃者探知襄陽燒毀軍民不在城內遂遣殘金人馬三千要來擄襄陽城壁井先差李必慶等數人前來聽探南界州府曾與不曾發軍馬及曾與不曾種田又說郢州目今有均州擄下船二百餘隻及唐州新野河元有大小船五十餘隻新造三十隻要七月內等韃賊大隊前來侵犯南東臣竊訝前件採報賊虜日夜謀據襄陽爲扼吭拊背之計若非速行經理襄陽以爲上流屏蔽則京西一路莽爲虛邑而江陵決不可守江陵不守則吳楚襟喉中斷而長江與蜀共之矣臣固屢以爲言今經數月秋防甚迫竊謂襄陽得失係國家安危之使臣方在遠外不當與聞廟議特以義關宗社不勝及緯之憂冒昧一言之伏惟聖明特加眷察

繳奏奉使復命十事

臣冒犯斧鉞之誅輒有交聞臣去歲以疆事危急深惟主憂臣辱不敢辭難受命於邊城殘破之餘奮身於羣言噂沓之日幸賴社稷之靈諸閫協心將士用命師無撓敗虜有遁逃又被命入奏之旬餘聞趙范棄襄之報急遣榜劄招諭土豪幸而克復襄樊以歸朝廷爲臣之計雖儘可逃責然所當經理之事未易

枚數臣方隨宜區處而君命有嚴未竟其事今又以表病不克及命于宰旅退自拘於司啟臣輒將督府施行分門粹類裝成五冊繳進又以臣之不克面陳者姑以大槩別爲十條隨冊以聞臣謹開具下項一曰招納土豪並邊諸郡每遇虜人入寇皆得土豪統率義丁爲官軍犄角之助只如今春韃蹂浮光隨信管下如羅山杏山諸處率是義甲頭目牛社總首隨宜勸過其間又有莊農自相結集俟虜騎入村遊抄或伏險邀擊或隨後躡襲必有斬獲蓋以其生長邊城狎近戎虜故習其風聲抵抗而不懼賂其陵暴憤激而思圖加以知地利得人和有愛惜骨肉之情有保全鄉井之誼戰則自爲戰守則自爲守若棄技而倚用之固與官軍之更迤徃來驅之戰守者不可同日語也自京湖諸郡殘破以來鄉民丁壯屯聚相保者在在有之若不因其土豪就令結寨則漠然無依或生他變臣嘗委參謀官別之傑結納襄隨兩郡土豪尋又差官賞榜文劄子前去漢上招集近日劉廷美收復樊城一號召之頃遂得四萬人其後廷美與其弟廷輔又以督府旗榜於南漳縣老鴉山等處招收山寨民丁莊農與諸處潰散官民兵同力克復襄陽土豪之効

大略可睹臣愚欲乞行下制副等司於襄漢兩淮州郡隨宜結集借補官資假以事權必能以功自見近年名將多出於此此實固圉安邊之捷徑也惟陛下下速圖之

二曰區廋流移襄漢擾亂以來漢南自荆門江陵以至漢陽江南自岳陽鄂渚以至武昌縣流移軍民布滿境內而漢南數郡尤甚督府嘗撥錢二十萬剗別之傑措置招集又剗江陵府措置收拾襄荆之流民潰軍尋又遣人散榜帖于漢東團結山寨凡當爲者悉已見諸施行惟是城郭荒殘室廡蕪蕩種種年畜盡於推剗耕旣失時麥已資冠京湖管郡一十有八殘破者七被兵者三僅存者八又皆竭於供億困於守備制總應調正急倉漕自存已無欲人人而振業之勢有其難今京湖淮西兵籍關額尚多所當剗其強壯之願從軍者蓋以補諸軍之闕雖烏合之人未必便能當敵且是丁壯數萬各有所歸則婦女老弱亦有所養矣其有城郭僅存室廡生業可歸則隨其所寓優加賑卹多方區廋此又弭變銷患之要務也惟陛下下速圖之三曰調護比軍郭勝之叛以精懼范用吉常進尚全之叛以憤怨皆有釁可言至於襄陽之變特因疑

形一起閩城爲之塗炭今計北軍自取鐵夷之餘與夫散處諸郡者爲數尚夥且被命出使之初嘗一再鑿榜開諭讀者感悅而諸隨劔於多難未有以處之自襄陽變後臣又有一榜大意謂祖宗遺黎凡有來歸悉皆撫納不曾分別南北只因郭勝等自作不靖使均唐安襄四處北軍橫遭兵火其有得脫之人又被鞭驅驅爲奴婢或又殺其父母擄其妻子取其財貨流離飢餓追悔無及今北軍尚有在漢北漢南者差官賞榜剗告諭若有頭目等人轉禍爲福收拾潰散自爲一軍屯在漢北力爲國家捍禦邊方效順之日便當給以元來軍券厚加犒賞其有經理開拓顯著忠勤許令世爲守臣永保富貴庶幾彼此各免精防永無自相屠戮之禍此項榜剗蓋以臣未嘗失信於此曹故開心見誠或可取信又剗京湖制置趙范於北人內選差三人撫諭北軍方欲立規摹設方略莫不動聲色而南北自分可以潛弭三垂之永患矣烏勢旣更無可復論所望朝廷將處北人一項熟復思慮魯酒薄而邯鄲圍天下事固有不相關而適相偶者若遣人游說開諭禍福則前有馮巴徒穆後有天綱納合之事可據因變制宜畫地以居之則有新復州郡自淮以北之地可處神而用之存乎其

惟陛下速圖之

四日指置險要言京湖之險要者以江陵之三海八  
 櫃為急言江面之虛實者以宜都枝江公安漢陽  
 及武昌與國諸處為憂臣嘗科擄未查拾萬石京  
 會貳拾萬貫付江陵修海櫃又降錢付諸處攻司  
 招軍且下湖南江西帥憲司打造戰船與造弓弩  
 箭鏃等凡以為江面之防也然臣所甚憂者有不  
 止是何則歷攷前後欲自江北以謀南牧者聲勢  
 力量無如曹魏之老瞞元魏之佛狸女真之逆亮  
 老瞞敗於赤壁佛狸困於瓜步逆亮弼於采石使  
 吾國中有人未見其能得志者厥今巨之所憂西  
 則蜀道東則海道耳間者謀報韓人大治攻具於  
 秦鞏兆渭又治舟山東日夜聲言以七八月南侵  
 而吾所以為備者尚多闕然又况淮漢之間方圖  
 講解必不肯輕出一兵以牽制首尾使虜得以  
 壹心併力於西東二隅萬一虜人先得蜀口驅沿  
 江戰艦船艦銜尾而下雖有百萬勁卒臨江列戍  
 猶比持滿當其風利水急拱手睨視投無所施此  
 昔又累用之故智不可謂醜虜之不知出此也又  
 或以偏師擾我江面綴我舟師而陰用出其山東  
 所造之舟自膠西入海道一得順風直抵淮東潮  
 西而畿甸震矣巨所以日夜疚心願陛下察敵情

之多詐無謂備禦止於江面亦當防此虜之出奇  
 內徑以幹蜀道以擣海洋耳惟陛下速圖之  
 五百經理殘破京湖殘破州軍當經理者凡七尤不  
 容緩者有四者何襄陽德安襄陽隨州是也襄  
 陽據漢水上流與江陵為唇齒襄陽之唇亡則鄧  
 復荆門漢陽皆齒也安能以自保齊安鄂者為受  
 兵之衝長江之險與虜共之矣棗陽乃襄陽之肩  
 臂棗陽斷則襄陽急已事之驗也德安黃岡之外  
 屏若破則重慶孝感黃陂以來蕩無蔽遮而漢黃  
 二城書閉矣此亦已事之驗也隨介乎諸郡之中  
 隨不能守則鄧復荆門皆震故曰當經理者凡七  
 而不容緩者有四臣自將命督師僅次金陵安寇  
 逃遁臣即差官前去經理劉胡廣總所那撥錢會  
 應司自高世英由安援隨死於鋒鏑叛賊猶出沒  
 不常自劉顯德再行事權方有所屬然督府結局  
 之後未知何如其為力也襄陽重地係國存亡所  
 當亟行經理或謂今無屋可居無糧可繼與其經  
 理襄陽之燬城不若用力於江陵且竊惑之今奉  
 劉廷美以收復樊城蒙被顯賞感激涕零與其弟  
 廷輔挈襄陽以報朝廷若襄陽氣勢既成則襄隨  
 猶可措手但慮廷美出自寒微媚嫉者眾九在軍  
 伍者已不能成功而忌人有功此全在制臣以國

事爲念扶持而激激之俾得吳布燕魏京湖諸郡漸可修復破今國家之於襄陽猶前代孫其之有西陵有之則存無之則亡不可以區區邊鎮自之也鞭虜萃數十萬攻圍數月不能下而去若非變起蕭牆則不能破又非結約土豪則不可復陛下毋以其失之速復之易而不加之意再失則事無可爲者矣若夫均房光化宜都沙市委任得人難經理儻有事力制副司皆能辦之惟襄陽爲一方之扞蔽而劉廷美兄弟土豪倡義之魁首尤不可以不加之意故臣特卷卷爲陛下下速圖之

六曰明信賞罰國家所恃以奔走天下者賞罰二柄耳而於閫外之臣則徑以二柄假之故曰事難踰度曰不從中御凡以成敗安危之幾受於俄頃使賞罰不踰時而見焉則天下皆去斯人也聖主託以腹心而寄以不御之權夫然後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在軍閫之臣指麾足以集事功而朝廷益尊矣三十年來謀國者反是一賞一罰實因閫外之請而必欲事從中出者奏聞之自若與外閫有爭功各權之意豈知在閫外則不威在朝廷則不尊夫自一命而上大小相承積而至於王之尊然後無以復加使有股肱心膂之臣宣力四方以任干城懷海之責廟堂不動

聲色而收其用顧不尊且嚴邪而必欲與之爭較恩威則祇以自小耳夫賞罰者陛下之賞罰爲閫外之臣不過布昭皇靈以興起人心期於不失事幾焉耳亦何憚而不肯明白指意以布宣天下乎臣愚欲望陛下申飭大臣自今分閫之臣有所舉刺則當以其所請付外施行使得以依憑感斷役使智勇不惟帥臣得以伸賞罰之權亦以見朝廷明白正大惟是之從外閫重而中朝尊一舉兩得陛下速圖之

七曰警厲將帥去冬自隨寨被兵襄陽受圍江陵告急朝廷遣兵應援諸城危迫朝不保夕乃多迨邇不前或稱養銳於某郡或稱取路於某所互相倣倣以聽寇之自退至於聞命疾趨奔走不憚如萬丈勝之儔蓋亦無幾亦由所謂大將者官爵已隆意氣已驕惜身愛死無肯先登以當不測之虜惟邊郡偏裨職位既卑聲名未著則奮不顧身直前勇往臣於目前諸將備見其勇怯能否實其於官資之崇卑妄意欲乞陛下於諸將職任非有用者不除非有功者不遷置身安閒者不容以濫進巧於營募者不容以倖得自環列上閣之策名上而至節察防團之等必服勤邊檄顯立戰功者然後加之使明知朝廷爵位非有功行陣者不可以

倖門邪徑妄有希覬庶幾人心激勸各能以功名自奮無敢有違通避寇臨事弊難者矣惟陛下逮圖之

八曰措置江防長江守備惟恃戰艦巨近因經行得於目擊及差官點閱缺數甚多其間又有在數而不堪用者春初謀知虜寇踏淺結筏日為渡江之計又在枝江者伐竹運木斤斧之聲晝夜不絕於是申嚴守備抽移調遣策應上流不慮乘虛竊我江面急遣主營機宜文字王好生往福山石莊黃姚顏逕等處結雇民間掉搶使風海船節次發赴上水貼助兵船以備緩急設使賊徒知我虛實數處欲渡則東西可以揀應又行下泔江屯駐軍分將船之弊壞者修整鼓少者打造又撥緡錢付湖南江西及泔江制副兩司各行下所部產木州軍打造四車海鰲船及大小多艤船各有差此外方欲增造已迫結局今去防狹不備兩月而得於謀報有謂韓賊在膠西造戰艦練水軍者况荆襄上游乃其執路唐棧險易無不盡知欲望朝廷嚴飭制司總所及諸戎司速與招軍造艦申固防守懷乎如寇至之無日庶幾倉卒不致誤事至如招募公江將手習於舟楫者以之填補水軍此亦防微之一節也惟陛下速圖之

九曰繕治器械諸亂語甲箭鏃積年擗管舊數自連歲用兵取撥之外所存無幾密院間雖行下諸郡製造解發俱不及數且如近日江陵光隨圍城中常有矢盡之憂襄陽苦戰累月尋遭焚蕩軍器器械靡有孑遺夫器械不利是以其卒子敵而況於不備乎防秋在即赤手空拳何以應敵臣嘗行下所屬軍分刷具見管衣甲軍器數目可為寒心兼聞虜賊畏我強皆控扼江面尤不可缺已於二月內發撥錢下江西湖南安撫司造弓弩箭各一百萬限五月以前申解泔江制司催促然二三百萬箭不為不多而未定供一大戰之用如鎗釵甲冑及襖旗幟金鼓牌盾之類惟淮東有所擗積是路率多欠闕此安非倉卒可辦者欲望朝廷急與措置增造聞韓廣之兵每過次舍則人人各自製造箭鏃修整戰具非必委之工匠吾之為兵者既不務此而上之人又不加意何恃而與之戰乎惟陛下速圖之

十曰差填邊守厥公並邊之地自京西之均以至淮東之楚凡十一郡而守臣之正任者十無二三次邊及泔江北岸自歸峽至通泰州凡二十郡而帥守之非正任者亦五六屈指防秋無兩月事重以轉兵出沒叛徒披猖又如郭勝范用吉輩熟知江



湖虛實此豈小故而上下因循雖久無正官亦不

以為意又如均房光化等郡乃楚蜀襟喉相接之

地臣嘗劄京湖大使司選辟守臣後據趙范報均

州已辟史宗孝光化已辟何亮然而訖不知朝廷

從違與一人之在否何如夷陵乃荆襄血脈相聯

之處臣嘗奏催守臣汪元顯之任朝廷乃為改他

郡故至今未有正守至於德安則隨纂光信往來

之衝臣嘗遵照便宜指揮差劉顯德俾之速行措

置會朝廷差趙勝勝辭而後差顯德則督府結局

矣臣竊謂當此艱危之時極邊次邊與夫公江公

淮州郡民物彫耗田萊荒蕪科調繁興賦租不入

陳平常有寇至之虞自非有志事功指驅體圖者

誰肯披荆榛兀礪犯夷狄豺狼而昧於一來也而

况謀夫孔多雖有勞而不知廟論易播或已命而

俄易雖使舉辟之當朝奏者可人猶一前却若

更例以內郡除授規之河忍弗史則是終無經理

之人與經理之時而戎馬已告警數千里為盜區

矣利害灼然夫豈難知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由飭

制臣責以遴選邊守徑自舉辟且命大臣奏報響

答庶幾諸郡各得正官以盡意備禦視夫攝官承

乏之人朝不謀夕者不可同日語也惟陛下速圖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三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三十一

督府書

楊州趙制置

國事如此正吾儕相與一心僇力共濟艱危之時誠

如來論會于京口獲頌衷曲乃所望也第未知牙

纛一出則不無後顧之憂否比見廟堂出示侍郎近

書至有接襄之議却又慮侍郎未有可付之人則東

淮一面未可高枕更惟高明審度事理使處分周密

無復餘慮則出赴會期可以可速不至為所繫繫也

丞相

趙楊州接襄之議已久 朝廷所以難其事者慮其

前出後虛也上於臨遣之日亦以是下問某莫知所

對即奏云容前途與趙某商量是日在門外胡內機

親見訪袖出趙書乃是稟來京口相見議此行某亦

記得大丞相嘗賜教云到京口合約趙帥與商量淮

東事遂若書許其來會既遣書行今日又得申狀私

書來決此議且云先已申 朝廷乞速賜處分未知

大丞相何以應之某頃嘗面稟淮東有警言如入一方

痛一而病尚可治療若虜據上流則腰脊中斷不可

以為人矣此事當斟酌緩急輕重是時曾樞密駁執

其說今又月餘竟無成說雖遣李虎行調遣數項人

前去接荆襄而趙意猶未滿且曰今之諸將皆其熟



識似以所遣將士為不可恃必欲自行某既與期會則數日後必相見却當自有定論以答之緩急輕重雖如前說終是淮東一動之間內有北人外有東寇易得暇虛以乘其後或云且道夫可往然愚意謂京口亦不可輕或去且漕可託庶趙帥無後顧之憂抑未知趙意以丘為何如又李虎既提七千人速出而趙帥又行維揚不無空虛之憂矣凡此皆未能自決欲乞大丞相速軫鈞慮使賜總督各庶未到京口前未有定論得以應酬兩日來得江陵報韓廣暫退數十里得黃岡報趙大使親提兵勦虜殺傷甚夥然一勝一負未可盡據終是彼眾我寡縱橫四出疲於救應上流之重未可高枕或又謂自京口之荆襄非數旬不達恐緩不及事是誠有之抑不知安危所係亦可坐視不問乎反覆慮念真得其然就是用馳驛以稟

又

某前數日因思諸道接率若至江陵近地自顧敵眾我寡必是蓄縮不進又有九節度之憂又慮或先或後或進或退無所統一故輒易令別吏部權宜節制惟於李虎王鑑接襲之兵則不過只令別吏部催督前去似於朝廷所行不甚抵牾

揚州趙制置

今山東之寇使司曾得其情實否歸附之人留擄

間者幾人誰可以任級御之責元戎在行則精銳隨之所留以居守者幾何誰實至之自揚之襄必數旬亦可倍道疾馳否且漕使肯任其重否凡此皆中朝與督府所不能踰度全在侍郎審細處分若保無後顧之虞則決意一出先會于京口更相與平章未盡之事遂自京口直上亦一說也前數條或有未可置慮者則恐難輕發又當於會之日熟籌之

蔣左史

樞庭督府之命發於意料之所不及則屏營踟躕進則有不量力不及事之慮退則有不體國不任事之謗而又廟論多變或行或足或疾或逢一日而數說賓客既招而復散行色既辦而俄輟悵悵然如窮人之無所歸擇善之所自擊而心憤者也如此則凡所謂世間應酬人事之類皆廢故不肖姓名不得與親友相聞者非特良貴為然也今經由錫燕至邇人遠回首十年前良貴領袖裘裘弄雪嚴冰裏向累日而後去今何可復得乃知樞庭督府於我何加所謂武夫從者祇赫童孺而自山林高卧者視之則及不若渠陽遷客之可重可樂也

左丞相

比得吳集撰書以鈞翰趣令之郡既領郡事而督府亦趣令入莫進退維谷已與之面議今且將郡事暫

付權官却相隨至前路如江淮清晏則可以少留或  
派回告警則速還本任雖已具聞奏萬一施行稍緩  
則贖主皆費區處再此稟議欲且一而兩之與俱更  
乞鈞慮速從所乞施行或旬月使還亦無不可李虎  
王鑑乃 朝廷所倚重上流亦望其來乃逗遛不行  
乃知此曹假借太過名位稍高便有驕蹇已明諭賈  
罰詰責之更乞 朝廷嚴切催督別帥老成穩練今  
早已錄白近書繳奏差制帥未有到鄂消息安即路  
已通而襄陽未有一字不知 朝廷亦得近章亦常  
進被擒僑盜偽太子之死比得何總領書具無之此  
必有一人在境內撰造此等報狀以怠我師

左丞相

去夏我有奏陳此虜和亦來不和亦來矣其事始如  
余人之始取盡金帛子女指呼將相必至盡空國中  
而終於不能免始亦臆庶多詞今身復自擊則既有  
其兆矣而况表裏相應患在肘腋只如蘇安今已坐  
視四郊之塗炭不敢出一人一騎乃縱鞭使之往來  
潛交密約人情恂恂今漢東張龜壽事曠蓋遠迭為  
應和以假子質于賊賊以此子示于衆於其其素求  
聞皆為動搖蓋張二人始以和欺賊今反為賊所欺  
而崔文舉遂至舉息賊寇軍民以拜鞭虜然則非和  
也乃叛矣度自此諸人必皆望風投拜長驅至黃陂

既以和為信漢之東淮之西俱無復與守則此一路  
通行無礙鞭必良驅而來東南上流為所擁蔽民無  
措足之地而國危矣至是則人孰不歸怨于主讓之  
地以大丞相忠貫日月人孰不亮其心然宋虞禍之  
必至此則將何自解今姑錄虞等七等處報狀以呈  
更乞速入鈞慮却以下教俾得遵守

五丞相

所當總理之軍頭緒正多今隨筆具票如后  
尤息間事必有公申至 朝廷今以尤帥書錄呈王  
守書尤激烈可喜也乃者得學生近思書備言丞相  
訓諭丁寧敢不奉以周旋第恐不識事體者奉行過  
當轉失初意文慮萬有一如余人之始竭力以應之  
而卒不能免此當深入鈞慮也

均房光化襄陽關守已劄趙大使選官奏辟二面任  
責措置却俟奏申之上如其所請庶不失時也  
制閩當移真江陵而襄陽以安撫都統司實之此趙  
彥仁未移司以前舊規也其去秋十事之奏此居其  
一今從別紙摘錄申呈此不可緩或者又云一趙制  
荆而一趙帥襄一尤制廬而一尤守黃一具制揚而  
一具守潤此亦一說也陳何黃三人則可以毋動不  
知鈞意以為如何證以所聞拜累不敢固必  
新復之郡日削削甚則人心益搖人心速為收斂則

尚可以專意為治免於空內事外欲乞速留鈞慮審授此意于邊帥

春耕失時此關繫不小已不住督諸將勸廣出其不意而淮右未有寧日也民不得荷業尤費區處蕪荒在流莩已充斥將又有盜賊之憂當招強壯而無其當恤老孤而無米

蜀中制總當豫為儲代比得鄉評謂趙丁皆稱疾不既事始亦疑趙以丁有暫行制司事之命丁以陳隆之有暫權制置副使之舉開制司未下仙原故各引嫌

遠偏又疑此何嫌之有 朝廷之於丁有云候趙某回司日依舊而制司一時便宜事已即收回二公奚為至於堅卧不起也此得故舊書則去因潼川制置副使之除使謂決不更增一制使必是姑為此除到

蜀則別有改命以為趙或丁之代蓋潼川制一制使事體稍新亦怪外間猜疑不得潼川安撫使置司于瀘州若欲移安撫司于潼則如明降指揮移司而瀘

州仍用淳熙以前規摹只置公邊安撫或止是瀘叙長寧安撫或不欲更易則潼川只須仍舊為郡守如

故此亦不可緩

左丞相

月前所急者經理殘破諸郡如夷陵守汪元顯不知何人方有奏事之命疑是 朝廷委曲周旋不使之

夾杏若奏事而後來則五六月後才到任恐緩不及事措置失時已具公申矣德安守已多端請開從別

宋才參謀得一人曰劉顯德嘗守鄧州於安之地人情極熟亦有事力可以為防守賊至有以待之行

府已一面令星馳前去續具辭牘以聞何總卿移移疾在告未曉其意已移書勉之或云嘗與王夏件今趙大使方來究詰張帥亦簡誅陳馬以事懼指及耳

未知果否若是間則關心見誠以待之無他慮也曩陽當及時修復已趣襄陽出師而令別參謀調遣見也漢川人馬以會合迎過共圖勦逐別丈已從吉或

正除湖漕兼鄂亦一說也前嘗與胡樞守鄂事蓋得諸僉論鄂當用武人抑大洪山張順之類謂胡抗不

得跟人之心而荆門之人却甚望之若移之守荆門而朱荆門為湖北倉以旌其守城之功亦是一說林

倉之廢事故耳凡此不敢具公申併乞鈞慈詳酌其可而行

左丞相

得鄂省何總卿別參謀書襄陽閩已移治荆門事勢大異已具奏聞外其難結有既辦尚隨宜區處欲以別

敗事今未欲便上且劄令再自校其屬將士以功贖過  
餘更俟檄報的實交總有稟

別參謀

某存領三帖備知襄事之詳非然熟謀與何繼隨宜  
區處則此一方之民何所倚劉虎留之甚是昨日行  
府亦已劄下前降指揮軍不施行正與二丈之意暗  
合趙勝劉顯德張龜壽等悉如來諭施行昨晚奏牘  
已上隨州已助十萬鄂亦當助五萬荆門五萬並於  
解督幹錢內又自總所或制司措置發去行府無人  
可遣也

左丞相

襄事竟至此趙帥雖能斬豎必謝一城之民躬冒矢  
石率先將士以殲賊眾然棄城之舉至於督府不容無  
一辭已徑上劄章若施行之輕重則更自朝廷處  
分惟是其控辭與自易之疏却乞丞相力為敷奏或  
因此罷免則丞相生全之大造也今日之事尚有天  
幸李虎王福本接上游則襄陽變徐之夕無此兩軍  
則北軍誰實制之趙勝劉虎尚留鄂渚數日自來鄂  
復漢軍之郊無此兩軍則一方之命亦無所托今趙  
勝守漢川劉虎守漢口別於謀何繼卿告急只得從  
浮光輟萬文勝一軍東趨漢陽文勝自尤至鄂自鄂  
回尤如李虎諸軍皆道江南此人獨提軍北行後發

先至忠勇可尚回光未久今又自光趨漢陽勞亦甚  
矣已劄王光州那錢支搨又與別橋精銳付之又照  
便宜指揮為轉一官予一金帶雖自知專輒然勢亦  
棘已奏上不容待報也

趙大使

某比得諸處報狀知二十一日之變及領使司公申  
益聞其詳幸而穢渠之後盡戮餘黨亦一快也第百  
年生聚一夕而燼方費經理行府正結局忽得此報  
暫留數日以俟事定連日鄂復漢陽鄂告急江面震  
動只得隨宜區處妄意欲乘此時將南北軍分明告  
諭析為二處庶幾不相猜疑茲以榜文納呈又作兩  
差劉欲委官前去開曉就作措置而難其人須得此  
人素信之人方可諭意始夏刺史輩防禦二人不知  
便以此委之如何蓋恐尚書方倚之為用此間不欲  
徑差若得此兩人肯行則事無不濟更在高明決擇  
或試與說定方書填劄子也或徑自書填付之或兩  
人中差一人又差一南人偕行或台意別差一兩人  
無不可者北軍區處既定則凡北人之無所歸者皆  
可以併為一屯長在漢北為國家存蔽亦兩利也

別參謀

漢東移治之事督府難於聽從其言萬一民情一動  
奔潰四出更不可禦則守臣將士因而棄去必曰此

督府之令也此關係甚不輕有如河里則是軍民自棄去管吏誅之不能禁非官司實使之蓋民之老弱一動則民亦動民動則軍亦動軍動則官吏誰與為守此亦參謀所當深思隨宜區處然亦不可出令使民不得般移而為寇所戮如沙市之事也

趙大使

峴首事體數日間不其的實某雖已為去客正自不能忘情伏想執事食息念之不置也昨亦嘗數遣人偵探似聞有劉廷美者能率所部占守且曾勦戮寇寇發蹤調用之力必有所自若果有此等人詎容不加旌異督府雖用便宜旨揮轉官陞差亦慰其心至如扶持區處成始善終則惟執事是授有如龍學世濟愚亦似此等布置當不待贊成其齊能集事戮勳垂報徑從使司上之 朝廷庶有以見後圖實勢也

游侍郎

督府之建謂之無益則謂道將士應副錢物區處事幾上流諸郡甚賴之謂之有益則固無赫赫之功也世衰俗薄任事者多疵毀而全驅保妻子者吹毛求瑕令人無復斯世之志只有凍歸以苟全性命不慮無苟全之地耳今秋冬虜必大入而諸邊帥聞搖元未定此時正是招軍聚糧勸耕設險之時而無人任責蜀事尤可寒心此天實為之也

左丞相

或謂未暇議復襄何可處置不問襄若不守則隨信鄂復荆門皆潰矣鄂距襄二百四十里水陸俱便且那得重兵于鄂見可而進萬一賊據襄之上二流知鄂有人必不敢順流而下其次則竟陵當守州據湖而至沙縣臨漢係第二重把截處若欲保固荆襄江面則此二郡當守計廟議必熟議及此

安總領

某自二月五日方抵九江就近應接先黃未及趨荆鄂已被序遷入奏之命命上之數日適襄陽為王昱北軍作亂逐趙大使雖幸有李虎帶淮東軍來援襄因得誅叛而趙不可留襄亦焚蕩一空遂退保江陵以此 朝廷又欲留督界凡六拜疏僅得結局旨揮非是辭難善也差中黃之子申來鄂則和戰異議事多窒礙矣其非是主戰者目前如招軍聚糧修城固圉之計何可恃和而弛故只得速遣以聽廟諭區處只願早歸山間以避世紛又不知何處可避也

丁制置

近日失襄之後督府雖能募士復樊城而襄為北人所據江陵亦多北人隨趙帥來如夏全黃國弼之類情偽皆未可知比遣別宋才代趙然此一交割甚非易事領事後又未知作何區處難哉難哉史子申已

到九江近地亦遣人往俸盜起而識者滋以為憂今幸江南無北人恐置司鄂渚自此又引北人而南也人情大恟懼深恐激出內變又慮和好成而北來人無置身之地則有侯景之慮此亦事之所必有可為寒心謀報多言虜人今歲來寇只在七月間又必先寇蜀又二太子者分重兵西鄉未知蜀之受任諸賢何以待之久無所聞矣

李本著心傳

此時在內在外皆不可為只有間退為是或難之曰此時雖間何處着身則答之曰譬如一人徒手一人荷擔而猝然遇盜則徒手者不輕於荷擔者乎或曰兩人均於一死則又答曰徒手者必後死大抵自失竊後西而均房光化不可復東而隨信不可守近而東安為盜所有遠而光黃亦復屢屢荆鄂遂為劇邊矣今雖召趙而以別宋才代之其利害又在乎新故之交而後來憂端則又在乎史子申到後和議欲成未成間也未成固有韃患已成則非特一侯景耳

京湖別制置

今和好之說誠非得已某不敢效他人執一偏之說以害成第和好若成則舊管新收之北人得無侯景反側之慮此當先事致思此說也高明以為如何又如史洽以浮光殺降之舊而守鍾離孟瑛則月念三

日殺北人于信陽而趙帥乃引北人來江陸史帥方遣人至俸盜尋盟而趙淮東乃提兵至宿宋與北人爭地事雖為有因而自外觀之待韓則和戰異議特降附則疑信兩塗於此之時受任者亦難乎其處史帥既主和而置司鄂渚其勢必引北人南來劉廷美既復樊城而襄陽乃北人據之方築廬釀酒以待權皇帝之來則雖守樊而無益凡此皆大監開府之初所當汲汲留意

左相

襄陽捷書今有奏申狀繳至朝廷或恐別大監已自徑達矣襄樊既復則京西江北諸郡遂可漸次經理此皆朝廷處置得宜之效不勝贊慶然尚有過慮者則劉廷美兄弟能以義行於一方一號召間便能得數萬人此時豈易得者前督府賞功超躡方懼以專輒貽譴繼聞朝廷又特昇廷美訓武選刺近來二十年間奏報之速處分之明無如此者宜乎將士軍民踴躍用命也江海亦不易得而置之荆門今銳然趨襄氣象一新妄意欲乞大丞相力與主特專委別帥任責區處蓋江劉諸人與之情實相孚或能始終此段則為益不小也

知安吉州蔣左史重珍

虜之謀蜀也先破秦鞏次降諸蕃西番古西羌在時文龍巖外異時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二

書

上建康留守葉侍郎 道

虜自諸關入猶經歷關外五州然後可至洋漢汚至  
 利猶有機閣險阻今若取道西蕃徑抵文龍竟上則  
 綿漢內郡指日受兵而成都已存掌股中矣鄧艾由  
 此擣蜀猶是絕崖攀木今伐山通道已久又多造大  
 斧所至斫開可容騎卒又創石泉軍一路徑抵綿竹  
 漢州外縣距成都百餘里七八月後無非掩襲衝突之日若問大鈞  
 則茫昧不可測知若論人謀則民屈財殫將庸師少  
 決不可支蜀既若此則由金房徑至襄郢荆峽鬼憂  
 萬順大江而下無不如意於是時也諸路危急急報  
 日至而淮西一路獨有使幣往來是猶人之一身有  
 背腹心俱潰裂而養一指一臂以望其苟活不待知  
 者利害固曉然矣

祥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三十一

某印之鄙人也生長寒鄉幼嘗有志於學網羅經傳  
 涉獵書記性性能以誦說詞章悅人耳目多然謂如  
 是足矣少長而稍聞先生長者之訓知聖賢之學在  
 於求仁格物居敬精義以明吾性分之所固有者耳  
 則無然以失瞿然以興於是俛焉以求其志不幸而  
 貧賤迫之科舉累之而志始撓弱一行作吏則益不  
 能以純固矣年二十六來為學官始獲接四方之士  
 而取師友焉職分既專始獲肆力於學漸習既久時  
 有新得明年為館職始獲盡見中秘書取帝王所以  
 繼天立極及聖賢明德止善之要研習體察而又即  
 夫河南諸子所以講學次第以推原尋流而後知夫  
 天地間有可愛可求者莫不有之而其之生也有年  
 乃獨懵不知覺方以弱植海中藐然於利祿之際所  
 得亡幾而所喪自滋日往月流迷不知復則將駭駭  
 為小人之歸矣因惟聖人之學十五而志逮三十而  
 立某今也行年二十有九矣聖人生知安行固未可  
 以闕故萬一而獨不可知所師慕以為求端用力之  
 標準乎於是丐歸田以師立名其所居齋擬求一語  
 為謝 侍郎方以道學正宗倡明後進幾有以警誨



之俾得以循是而思所以立馬不勝幸甚

上李參政 諭蜀事 丁卯二月二十七日

蜀中一變如此罔然莫知所指或又謂真屬未可知至巫陽上下則知逆謀已成偽黃榜四出矣會諸公數十舟俱出關遂相約回舟復東而舟中之人皆思西歸一夕潰散不免別募稍火易以小舟後數日始得尾劉總帥諸公皆回荆州狼狽顛踣自憐嘆今峴首之圍幾百日而未解京西諸郡蕩然一空荆門亦以焚掠剝屠幾無唯類前日士民逃京之蜀公又逃蜀而還京舳艫往返相望則有寇盜之畏後有僭偽之汙張張然未知所以免今逆曦又直指枹輪駕限將帥嘗為奉行偽令下歸州去蜀王已與大金議和如大金有兵前來本州不得迎敵近又遣程權以千人分守瞿唐等處二十三日已交割將守其意惟懼王師之不衄惟懼虜兵之不得志日夜念此為之憤惋亦嘗靜而思之彼雖擁重兵得地形而所幸者有必不能及者數事其附虜以叛似偽豫而世受國恩身兼將相寵異踰等乃非豫比方且利吾有秋難臣於此秋欺習君父或又見虜人僥倖之偽詔自去年七月曦遣人至彼已歸下蜀王之印審爾則包藏逆謀又非一日矣懷詠孤 恩以危宗社生靈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一也狼子野心反覆多

詐方時多事且使之暫守西蜀而彼得以併力於淮漢而其無厭之求難塞之請必繼踵而至傳聞見已要求重幣拘籍兵數萬一不厭所欲則馳一介之使廢之移之誅之皆為所制談笑可以得蜀矣二也自古僭叛而能得志者多出於人心厭亂思治之餘一遇慶樂撫定則翕然歸之令 祖宗德澤在人 朝廷紀綱政令雖間有缺失然上下維持隨卽正抹比者皇儲駢慶多祥又可以推見天意之不我違今一旦遽取四蜀而臣之夷之情震憤恨不食其肉必生內變三也英雄舉事必先得人以為助今賢士大夫既各潔身以去諸將率多道逃其未去者止是畏死而狼狽行難以待友正耳所謂屈膝投拜甘受偽命不過暗劣亡恥者曾天誠不若而何可與共事哉四也曠本驕驕言貴不關將略不識事體不過以父祖故又多些言善交結未嘗有尺寸報効而超躡至此本無過人自古英雄舉事豈有此面拜虜表稱目而用其正朔者此又足以推見其無足畏者五也合是數端曠之必不能長可拱而俟然獨為 朝廷憂者虜一滅曠則蜀將淪而為襄虜不遑京西之師則無力可以討蜀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日夜憤泣而搏手無策也為今日討固不可速之以激其變而亦不可緩之以斂民望須是因人之心憤激方新見聞未

孰及熱圖之則必有倒戈以爲內應者又須重爲之賞以購之則必有能轉禍爲福者伏計廟筭已有處分僭越皇恐

上韓太師 論逆曦事

某聞有逆曦之變始而駭中而疑終而信其駭也事出意表固然以失蓋亦人心之所同其疑則以謂曦本乳臭子特以父祖故未嘗有橫草尺寸功而位極武階身兼將相今又以西垂被兵俾之蓋護諸將主上之所禮貌大臣之所制屬又授我昭任之不疑寵異若此而不以此時報國顧萌二心則非人類也其信也又謂曦之輕蔑王室包藏禍心本非一日有識之士類能言之乃敢上誤廟筭張空比征而蓄縮自守乘時爲難自通醜虜以欺爾君父其狀蓋自去秋以來則又近於可信於是踉蹌返棹自巫山近境亟回江陸規知反狀甚悉不覺浩然殞涕恨不身先士卒膏劔刃之草俾此狂逆也而襄安之圍未退又進迫荆門目前勢遽如此則似未容虛此以應彼爲宣司計只得量緩急而爲之應且速營襄安之援其如討叛則旋爲布置以俟朝廷處分度二郡之圍解則正興兵討叛之機也今二圍既解而朝廷處分猶未聞有赫然振厲可以大慰人心者其說不過曰事當重運欲速則激事當周密張皇則駭衆

區區愚瞽竊不謂然常人之情驟變則憤激久之則因循况曦之正道本起於易錢環六十州豈無捐軀殉國者而包羞含垢遲遲至今未有能即事於曦以報天子者則亦未必非疑我之力方弊於此事而未暇拯已也故且苟延歲月以需王師耳然聞之道路則曦之爲謀日深又非曩比分遣偏裨以守州郡之要劇者矣漸易諸將之不附已者矣增置百司士之受僞命者日以多矣輕絲薄賦人之沾小惠者日以廣矣小人無知不識利害因循日久或將安焉則今日討叛之舉可斯須緩乎可以易心臨之乎十哀痛之詔洗濯弊筆以作人心別逆順之理明其爲賊以厲士三惡亟肆赦宥原脅從之罪而開其自新分遣辯士諭關外諸將以大義而重爲之誓賞檄檄蜀郡乘人心之厭亂而許之以和戎罷兵此等舉措在今日皆當汲汲施置而不可忽其次則莫若乘人心之憤激方新而曦之規模未立揚盡聲於坊房之境而亟以重賞誘致祿糧發大軍萬人奪瞿唐獨變于而上號召瀘益綿劍諸郡約田氏兵以爲內應自萬出陸自渝合汧流皆可進兵北去奪劍關以扼衿喉奪益昌以據金穀大勢既定人知逆順禍福之較然則三都統之兵亦將倒戈以爲我用雖嘗受僞命者亦將自擇利害若是而曦安所逃乎使曦幸而不授

首於我則不過逃而歸虜耳縱在虜亦不足爲深憂  
曠死而虜爲寇我亦固有之患皆可以漸爲之圖而  
吾已可拔四蜀於被髮左袵之幾不免矣若掩匿獲  
蓋悠悠歲月養禍而缺民望則祇見其害未睹其利  
也吳宣威威望著恩信行人樂爲使數郡統雖非素  
望然近以投身汙偽然遠來主譽始歸留之在此  
亦可使血脈通貫見已部分諸將結約內應止候朝廷  
明降處分如前所陳者昨又見移秦世輔遣王太子  
此皆甚愜人意去留得宜惟未頒赦令未專責在宋  
正討賊之名中外顛蹶日月以幾太師身佩安危  
伏惟力贊 睿斷蚤決大計以投機會以解西南倒  
垂之急實宗社生靈之幸某生長於蜀粗知蜀人之  
心必不俯首下氣以臣於賊其日俟王師之來非若  
曩時請命妄揣虜情以誤大舉之比也惟太師亟圖  
制之

上吳宣撫論布估

某昨蒙面詢蜀人賦租之目蜀距天日萬里叫呼不  
聞未有過而問者而宣撫待制獨慨然及此六十州  
幸甚且如比年以來兩浙丁錢兩淮租稅及東南諸  
司州郡凡有申請例蒙蠲放而蜀中賦歛繁重又爲  
民病者如折帛之害鹽酒之害皆中興以來軍興一  
切之須名號紛紛未易悉數逾八十年而未得弛焉

請先以布估一事明之自天聖四年容學薛田守蜀  
就成都重慶府印彭漢州永康軍產麻去敷先支下  
之本錢每疋三百文約麻熟後輸官應副陝西河東  
京東三路綱布是時布價甚賤因以利民故願請者  
衆不請者不強也至熙寧間布直漸長民無請者漕  
司始增價至四百數入衮折等第科買然亦止是責  
納正色民尚樂輸建炎以來大兵久駐蜀口都漕趙  
開始改理估錢以濟用度每疋增至二貫自後累經  
臣僚奏減則又就除本錢三百每疋爲錢一貫七百  
去元買之意愈遠而名愈不正以今日所取之數言  
之爲布七十二萬八千八百疋有奇價例不等爲錢  
一百二十七萬七千有奇有衮折數二百文科一疋  
者有衮折七十文亦科一疋者科數既久民力益困  
年豐穀賤則所收不足以償所輸脫遇凶年饑歲則  
十室九空往往流莩轉徙化爲盜賊只如成都漢中  
地多沃壤去冬亦不免有嘯聚抄掠之擾則其他曠  
磽之郡可以推見遂使亂臣賊子得以輕繇薄賦爲  
固結人心之術愚民無知惟惠之懷甚可畏也及今  
蜀亂始平正勞來安輯之機不於此時解絃而更張  
之則將安待雖然此特六州之偏受其害者待制  
當有意焉則自餘名色之偏爲六十州之患者當繼  
此以稟伏乞台照

大虞永康剛簡

蕭銘所疑無非切問注釋志學從心一段詞義精審  
 非有涵泳省察之功不能及此但詳味銘之始末所  
 謂人之希聖資養鮮亦或僅有而吾人之能有志  
 於希聖此資養絕難得來論乃以人皆可為堯舜凡  
 人與聖人資性本自一般破之但銘辭元只下一資  
 字恐未可草草看且資性二字亦不可不別若論性  
 之本體則性即理也無有不善夫人皆可以為堯舜  
 故孟子有道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所以明人之性  
 善不以賢且知有餘愚不肖為不足今止言資則別  
 有說資字維於經無明證然以字義言之謂之資質  
 資稟才資大抵只是氣質之類氣質之性却未免有  
 昏明清濁得氣之清明者為聖人或昏或濁者凡人  
 為人能於此亟加澄治之功而自此充而為堯舜亦  
 無不可然則謂之鮮亦不妨否來教又以同人之  
 卦同乎人者同此資也取義又別又有比而同之之  
 病我材甚良我年孔當捨彼舊轍靡為物降却方說  
 三十而立以後事至命以義知即知命也心非外假  
 即嘿識心通也此以下遂言至於不踰夫孰禦者則  
 彼其詞意於志學節次亦甚分明但說到立字不甚  
 痛快誠有如來教之所謂疏略者至於雖則云然有  
 言于茲是二非一必也貫之以我希聖則猶是一以

身體之從向上着實充去則方是一故曰必也貫之  
 若逐段做去乃是非一須是貫得精粗無二特執與  
 不熟有差別耳却不須說以何而貫之曾參之忠端  
 木之怒兩說稍似間斷亦譬如來論所及者面質葉  
 文其說乃謂此二語之發作文固多有此體因復舉  
 程氏之說所謂維天之命等語問之渠云此忠怒之  
 極至處在學者分上要切已體認只是從盡已推已  
 中心如心之類推尋將去乃為切近如世間人所謂  
 忠於君父忠於友朋及恕心恕法之類大槩同此一  
 說忠即體恕即用即所謂大本達道不可拆看也來  
 教又於一貫之後將子思達道不遠之語袞說在下  
 不知在高意亦嘗分別否蓋當早之忠恕在聖人分  
 上言之程子所謂動以天者是也子思之所謂忠恕  
 乃在學者分上言之所謂盡已推己之類是也此處  
 亦不可糊塗看過來論又云己者忠也不施所欲於  
 人恕也但盡己之謂忠本在盡字上發明忠字今只  
 一箇己字便說己者忠也却恐語脈太快意義未  
 足更詳思之却以下教從心所欲不踰矩古注元是  
 有如字一音舊見先儒多只作平聲讀義味稍深長  
 蓋言聖人至此則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踰矩胡氏  
 所謂隨所欲欲莫非至理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  
 即義莫為詳密今來却增一絲考作放縱之縱固是

古註亦有此音則輩亦有從此說者但云在他人之心一縱其失如何惟聖則能縱心却不出矩詞義真似未瑩來諭又謂自志學至縱心之序所以示學者使之措其功此說固不差但見諸說中惟朱氏所去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故其心自能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返託也此一段義諸家稍密併以錄呈

### 又答虞永康

來教所謂資性之說本之於易之資生繼之以孟氏之性善之論以及於伊洛氣象之說先指大本乃及其次源流固自正當但資之與性字義各別亦須別白令分曉董子所謂有能致之資注云資材質也程子銘李仲通之墓亦曰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使懷較厲兮去道遠而前董論資字只是作如此說難以與性字混而言之若夫所謂資生則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之所取以為始者資字只訓資取資籍之資却是必欲以是解資質之資固亦可以牽合但要求一實字以證此資令一語可盡不費雜說則須當如董子程子之說某非強為築文主張者但見其人之睇聖奇蓋鮮東之句與明道聖雖學作所貴者資二語詞意直是相類元非害

義似亦可以放過也大抵門下之所論者皆定性之本體故人可以為堯舜及同人于野之說自其同者言之而葉文之文乃言氣質有清濁厚薄之異故謂之鮮矣自其異者言之至意與用字各自不同故不免有如來教之所疑爾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意便與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同理已者忠也只說恕便有忠在其間若分出一已字作忠字便傷於鑿語意反不渾然如何更詳思之從心只從本字作平聲讀似不費力今仍欲增一絲旁作放縱之縱亦說得去但來教難僕從心之說曰從心所欲則欲出於心人之有欲即從心出不待至七十方從心出此則不然欲雖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若聖人既以生知之質學力又至至七十時隨其心之所欲為而自不踰則此殆與門下放縱之說自不相遠獨區區之意欲從陳氏胡氏諸家之說者蓋謂薛得放縱字少病耳有如是教必欲從放縱之說則大意元自同更無用辯

### 東孫滿江辨

某伏準使縣關報成肅大祥齋憲督令陪預三日拈香契勘祖宗故事上憂人既解官不惟無職位版綬且併去階候服闋日須從朝廷再給生告劄然後繫階受任南渡以來雖號為禮文多闕然知禮者

猶能遵守故實錢周材既免喪辟免召命繫朝議大夫街張魏公免喪歸家止看白涼衫客位用幹辦府名出手榜云丞相未有衣冠見客識者是之合禮學不明此等事不復講行士大夫亦多罔聞知况某兄弟新喪未卒各在齊斬雖奉議從政之類皆非所當有詰朝之事君命以常服見兄弟自無衣冠可以趨蓬下陳元付下台緘輒用繳納併略以已見求教

又東

某昨以兄弟各在齊斬於成肅大祥齋筵未有衣冠可以陪預且見縣胥所持告報之緘雖寄居之有喪者亦存舊例尚存階位無異常時方榮榮在疚受之不皇不無愴况因試引先正一二事籍以為求教之目庶相與講求至到非敢矜知術博為無益之辯以溷清聽伏蒙教報縷縷盈稟論議正大啓發為多然細加玩繹則略似差舛於區區寡陋未能釋然蓋先王之禮制以君服同於父母皆斬衰三年至於母后之喪以尊無二上則不可與君比故禮為王斬衰三年王后齊衰不杖期而孔門問荅亦謂居君之母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行術禮固固有降殺也今主上於太母之喪若引先朝故事惟哲廟於宣仁后正合此制元豐末百官為神考服斬衰而元祐末百官止為宣仁齊衰不杖期故范純甫於元

豐末則引經建議論易日月之非元祐末未見有所奏陳台論謂宣仁之喪范者建議由是觀之則太母之喪當及期而除今朝廷行下州縣皆令百官於大祥日服常服皆本之禮經參之故實良恐經生儒講行寔為至當臣子所當遵稟似未可輕議齊衰之人無由可與今台論所引曾子問數語乃是君薨筮施之於一國耳况在今日似大段有礙不若勿引此事為佳台論又謂慶元初高后之喪晦翁申明范說高后上出在慶元三年十一月六日而晦翁去國乃元年月有如台論所及者乃是為孝廟於耳區區於禮經於故實尋其之所未能悉知正望不鄙註以下教

重表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三

書

荅名山張監茶柏西

下論續詩選竊惟是書之作當以銓品人物為上而  
語言之工者次之試以來教所謂南士之自言之如  
游定夫楊中立胡仁仲魏元履及朱元晦呂伯恭張  
子韶朱子發諸儒則此以學問名世者也洪忠宣傳  
至樂則以名節名世者也趙元鎮李伯紀劉共甫諸  
人則又中興宰輔之卓然者也其餘諸公名字則不  
足以進乎此往往不過以其嘗為宰輔或歷顯要故  
名在史冊耳而非以文章名也今而樂之恐不無  
玉石雜揉之病又來教所謂趙子直丘宗卿尤延之  
梁叔子木允之之類雖皆可錄然論其世則亦近未  
有家集之類行於世今若徒取其傳聞者而遂刻之  
則萬一得之不真反為爭辯之端適以為文字之累  
耳台意以為地何此外又有來教之所未及者敢復  
略以所記憶備米取君彥明傳馬時中中胡邦衡銓  
翟公異女文李泰發光呂居仁本中陳去非與義胡  
康侯安國明仲寅徐師川俯韓子蒼勳曾公甫幾天  
游開張子功燾李漢老初范元長仲向伯恭子諱李  
愿中侗劉彥昭子輩汪聖錫應蘇養直陸李靜  
九淵子燾九齡若此等類遺遠尚多今隨筆寫呈不

復倫次亦宜一一搜尋以世之先後人品之高下次  
第之乃可無憾切乞勿罪愆越如江西詩派二十家  
內似亦可更取其顯然者以足之如何又未知今詩  
選斷自中興以來否若中興以前則名輩尤多也勿  
毋且止此可否更在財度

代南叔兄上費參政士黃

古今未有標立一說以為出治之名而能久焉無散者  
蓋天下之理生於有所矯矯則偏偏則弊故名之立  
弊之伏也 國家承五代之亂高懸紛裂裂藩臣恣  
睢 太祖圖惟治要率籲羣獻崇本弱支而獨亂銷  
省刑薄賦而民力裕舉廉黜貪而吏治核信賞必罰  
而兵政舉隨事綜理曷嘗揭揭然標一說以立國是  
而使天下以為是說之從 太宗適冠前緒卒其後  
功 眞宗真子有太平粉飾治具 仁宗益於深養無  
所紛更 英廟雖有國日淺而持守不變百年之間  
朝廷清明六服緘又戎狄數道百嘉暢茂升平之文  
蓋漢唐以來所未見者目 熙豐大臣始以私意誤  
國以 祖宗神明博大体養生息之政為不足以使  
其意也乃始創為出治之名以疎動羣聽頒之有司  
者曰新法頒之學官者曰新義上之人既立為一說  
以風示天下新進用事之人又相與而朋翼之卒不  
可破由此者進異此者黜行之未幾眾論譁然



元祐力鑿其弊而更化之名立不欲已甚而謂學之名立  
 紹聖親政而紹述之名立自豐亨豫大之名立也而財用日耗自享上之名立也而華石病民中興之初憤國勢之方夷痛皇輿之未返上下振厲激瀼以復讎為事而權臣闕見鱗隙乃始標為和戎之名以操持國柄士大夫靡然從之隨黨黨繼損威納悔卒之國勢積弱士氣剝喪以生戎心孝皇初政銳意治功而恢復之名立士之求合者又皆大言無實迎來時好悠悠歲月莫有成効而其勢不得不不出於責實責實之名立士復以趨事赴功為能也有不習於為之者焉而道學之名立士皆惟學之趨蓋才智者之所弗樂也而立為偽學之名以排善類善類以次擯棄又慮其太甚也而皇極之名立皇極之弊至於混淆也而振作之名立振作之弊至於兵連禍結也而更化之名立更化之義上下恬然今又以小康之名為治矣名相紹於無窮而弊亦隨之人心之趨於競國論之撓於變而君臣之間日以補偏抹弊為事職此之由也仰惟相公以時儒宗早敷政路方權姦擅朝以排擊善類為事士解不趨和承意者而相公毅然自立於流俗之表曾不得以厥疎及兵端欲萌士之趨和承意者蓋不減於學禁之日而相公復浩然勇退於東甞之衝曾不得以繫維於以見相

公識齊之遠無所偏倚有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幾及天之欲平治天下使其久安無變而不為一價一起之勢也捨相公奚以哉草茅寒生且有窺度如此惟高明定可否之

上曾樞密 從龍

某與執事別十有三年矣執事才濟機識蚤暗夙成自冠倫魁迨居無府竟自抑畏無有抵侮越守偏那貪吏之怙勢者押之凶卒之亂法者慘之蔚平風聲雖老茲宿猾莫不股慄焉暨還朝列隨事財止無所撓屈海內人士於是咸屬心焉亡何西掖北門南宮東省清資顯序涉歷殆遍而天下望之為丞疑該輔矣會有皇輿皇統之異墜詔求士言曰朝有闕政非執事誰其言之也朝有讜言非執事誰其主之也執事之在外自當看詳之寄不惟嗾無一語而是非乖刺忠佞倒植前日之屬蜀者皆由是而惑不知所云然猶曰位有所制耳南渡以來垂踐政府惟張忠獻公人鮮異詞執事年踰四十即贊有地而士猶以望張忠獻者望焉則以老諸始進秉一詔不飛於翁然信之不疑况比年以來天生沈嘿柔佞之徒布在世間相師成風為士者苟見朝廷登用稍可信也則執事者交慶幸其有以康時否而濟人窮也往往相謂曰我知曾公也是嘗守上饒而能戢貪饒暴者也

是嘗居朝列而能無所撓屈者也明日有忠言勸上者有正色率下者必曾公也有深識遠慮消患未形者有洪量廣度爲善類宗主者必曾公也於他人亡所幾焉而曠歲綿襪且不惟亡以喻人也以公時事二三年前殆有旦異而晡不同者矣問之事權統體益皆難言而邪徑滋多正人踈遠悲謔相習集節之節俗日以壞外焉疆場之事則汎無所主非遣使則秦幣也非殺降附則戮流亡也養癰護疾於腹脇手足之間今且潰裂衣四出矣猶不能引義盡分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廷臣之稍以割切自見者既以次補外而法從之臣僕爲儲老養安之地前日之所以屬心于執事者至是而感發莫然或者尚有言于子翁曰宥府掌戎政於時事之得失固不得而盡知也且裕陵嘗諭司馬公曰樞密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更引他事爲辭公亦曰今未受副樞恩命則猶是待從之臣也於朝廷闕失無不可言然則樞巨之職固有所拘而不得如侍從之皆可言今願以專責委曾公無乃未識事體歟曰不然裕陵固拒之詞也司馬公辭遜之語也迨其終不可辭也胡爲今日拜疏乞罷條例司常平使明日拜疏直呂正獻公直三舍人政呂惠卿攻李定非必皆有職分也或又曰官以樞密名有嘉謀善獻則內告而外順焉其事秘世惡

得而聞曰公有以告而出不以語人皆大臣之所當然審其有告也則衆正以彙進矣庸才以過出矣恐諛集詭之風亦庶乎有弭矣將不違東而賂讎矣疆事庶其有備矣流亡降附者不一於僂矣垂亡之虜莫余敢侮矣而批政議出憂端蟄起如行邁之靡所臻也舟流之不知屆也豈嘗有告而吾君未有行耶吾相抑之而不能以自靖邪既不見疑於君又不見忌於相則是未嘗有告也然則盡去諸曰抑未可知也陽元宗擊襄陽於七年之速而韓退之乃責於五年之時范希文爭郭后事於九閱月之餘而歐陽永叔乃責之於旬月之後鄒志元論劉底事於暮歲之久而田承君乃期之於拜官之初甚皆不知其心而爲是早計以墜言於友也曰不然彼不過第臣耳當世之士期之已若此矧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而尚曰有待乎乎哉公以范解之時考之則過矣以陽子之時則未也然昔人於陽子則蓋非所取且歐陽公之言曰德宗精思進任小人此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辛而遇裴延齡事一諫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蕃是彼無一言以去也此最爲古今確論今曾公之官不爲小矣曾公之時不爲泰矣曾公之居位不爲近矣而裴回顧慮未欲有所建明雖至愚極陋者皆所未諭於斯也

曰今舉世皆是也而何獨以咎曾白戚之則涕泣而道之疏之則談笑而道之子謂我於公戚乎疏乎彼貪得而忘憚者吾不責也公非是班也以鼎盛之春秋處素定之榮進無慕其富貴也名聲赫於治郡風采聳於立朝又非無所見於義理也道合則行否則奉身而退公非有所其難也或又曰子之責曾公是也雖然大厦之傾非一木之枝今事勢若此一曾公獨如眾人何曰不然也蔡京之凶狠今安能與擬宣和之季李揆勸京以收斂敵事張巖勸京以收拾人才彼不過一即官一館客耳猶能一語而合況執政之於宰相乎蔡京以二子之言急有所改作固已無及於亂今可不為之寒心矣乎其既與之反覆辯數又謂是說也不當有障子執事故詳書之以告惟執事審思而欲圖之不然則進退固可於斯時史也詩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夫子亦云何使怨及朋友又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執事其志之哉

上史丞相彌遠

某義者為郎兵部稿見白身某義人一項在邊疆捍禦不為無功於朝廷爵賞亦非有吝而上功已久實惠未加雖給帖補授名自宣撫司雖批跋付身進轉運司注授差遣及轉運司注擬申上則朝廷批

狀下部勘當部中乃以未有指揮放行不過依違其說申請朝廷指揮且如嘉祐十二年春虜犯興元金牟太安四川制置司招集忠義人許以重賞制置董侍郎編作劄令所在州郡勸請土豪上戶糾合丁夫先補官資許以便且書填告命續申朝廷優與差遣於是有意乘家蕩產以應募者卒收虜之功而至今俱未與放行注授營推尋其故蓋緣本部止是承受嘉祐五年六年節次指揮放行開禧二年以後忠義立功而嘉祐八年以後忠義人即未嘗承準指揮放行故兵部無可勘當又不取指定回甲只得備坐元行申取朝廷指揮朝廷又以人數猥繁一開其端必有濫賞之弊故不容遽有施行其稿惟御前大軍雖為數不少然虛籍未經核實究弱未盡揀汰設有風塵之警恐未免資忠義以為用况所在諸軍間有怯潰慮其間向類相煽則往往殺忠義人追捕亦是藉其聲勢互相彈壓若部駁執前降指揮無以變通將恐有功不賞緩急無以使人賞讀漢制謂行疑賞所以申信夫賞而有疑且欲行之蓋謂有國有家無信不立况曾經帥閫核實批跋轉運司注授保申未必皆是可疑兵意欲乞朝廷速戒攸司檢會兵部元申早議斟酌施行

又契勘得信陽襄陽軍有鄂總軍立功晉州若

山鎮有黎雅州牌手立功此皆累年未與放行  
緣是創立軍額未有比附推賞體例若一槩送  
部勘當有司必是拘例回申須自一朝廷特與  
從宜區處或且比附陝西義勇十資法略與循  
轉亦足以稍示褒勸併乞鈞照

巧祠上史丞相 彌遠 閏八月十六日

某比者偶嬰未疢寢久未瘳始謂痞瘡之常不難踴  
損已而藥右無効證狀有加晝夜熒熒連聲嗽逆氣  
血銷鑠形神索然自揣餘生未知攸濟乃前月二十  
八日大丞相即省中受謁某猶得強陪賓復之後羸  
瘠之狀已自略見迨旦日再欲扶掖而前則已不容  
自力矣嘗托杜侍郎控懇曲荷鈞慈軫教以治療之  
法感入肺腑繼以 大行皇帝垂憐捐羣臣扶疾入聽  
遺制雨冷衝冒加以哭泣幾仆遂謁告將理又蒙優  
假使得臥家今百藥交攻羣醫並售而頑然沉痾辛  
苦難任慨念某本起寒邊幸以載筆近六符之光而  
疾病侵陵精力彫耗如不蚤自引退補盈延災則顯  
躋在前上孤特達之知下負宿昔之志闔門百指狼  
狽貼危是以冒昧引牋歸誠造命仰冀俯垂憫察  
其非無德之實而抱疾已深憐其非無報國之心  
而遇災可懼俯從所請姑畀祠官使其得辭避寵榮  
消寒殃咎保全餘息歸返故鄉是大丞相再造之也

詞情俱迫不避唐突之譴分當抵罪

再乞祠上史丞相 彌遠 閏月二十一日

某前日自力控祠出於冒昧大丞相海內地負姑道  
謹何特為敷陳未賜俞允自應退聽造命而危厲所  
迫日就衰槁懼鳴號少緩將有先犬馬填溝壑之憂  
敢攬丹忱上冀矜念其起身寒賸少所疾苦是以病  
出意外不諳藥石之宜始初作寒驟投剛劑丹砂雄  
附錯雜並進務欲驅除宿冷而變證作熱極天下冰  
寒之藥無不備嘗生犀鼈甲不足以滌骨髓之煩三  
黃二胡不足了解表裏之燥加復喘嗽上逆腥涎穢  
沫晝夜數盈四旬不得就枕羣醫無所用力每一熱  
至則諸證交作氣息悶耗不蘇自抱病以來一食不  
能以一合肌肉消盡骨立可駭深念孤邊之蹤向者  
一去脩門垂二十年分絕榮望忍叨矜宥再忝朝蹟  
兩歲之間五叨遷擢誠願畢精竭力圖報萬分顧病  
勢日侵類齡難制願大丞相動心興念曲為開陳賜  
以骸骨使歸故鄉若幸保餘生則尚圖報之日或即  
沒于地亦無忘結草之報也迫切之情無由面懇伸  
篋引領竟目俱銷

巧祠上史丞相 彌遠 七酉

某迺者不避譴何再控祝釐之請既請之二日而鈞  
翰下報諭以勿復再上德盛而詞謙身貴而禮恭顧

惟何人蒙此隆遇所當俯伏退聽生成而恭被鈞誨之時再上之劄已達于走書吏矣敢冀鈞慈覽其芳命之謹令其不移之愚以全其易足之分速賜化筆廩之祠官俾得早扶病軀生返田舍則是大丞相再造之也引頌俟命以刻為歲

再上史丞相

彌遠

某不諸土風謬信醫藥客邪不解疾證交攻再乞歸田未蒙從欲管蒙面諭不必重陳游領誨函未須再上以大丞相丁寧告曉委曲存全寧敢濟誦以千方命而自謀其審欲已不能重念受知最先同列躬服華蟻陸列屬汗青人謂龍榮口觸解避非有甚未得已豈肯屢為卻圖敢述至情具詩公體終祈鈞造深鑒曲衷仍矜頻瀆之愚勿憚敷陳之數使其少休精力以絕病源則生全之恩隨越圖報

四乞祠上史丞相

彌遠

某冒犯謹何借陳懇外微無暇天假其逢荷大丞相特達之知殆更二紀蒙大丞相春留之命已至再三疊足非常之遇心非木石寧不知感今得時得位少遂壯行之志而薄命所牽餘燼未於十二日被命詔天竺祈禱出城上馬直抵山間風雨所乘冷入曾曠夙有熾熱遂成擊搏寒熱交戰頭昏目眩困憊無聊昨殿講初開偶當侍其儒生來遇孰大於茲願

已不能勉強扶持以趨講說之下陳迫不得已冒昧乞告至于今日寒熱未解已具公牘控告朝廷乞畀祠廩復扶掖躬自布此申述其私如蒙鈞慈特賜矜體念其荷知二紀被誨再三非有甚不得已寧肯自棄于造化特為敷奏檢會要密賜施行庶幾保全微軀歸伏田里苟未隕越尚圖報稱

除工部侍郎上史丞相

彌遠 九月二十五日

某猥以庸庸文汙化治每念君恩未報衰疾交攻謫告請祠誠非得已今陳情四五 天聽激焉襍被俟誅無復生意忽叨誤東躡或父癩孤嫠之蹤眾毀所集分絕榮進而寵靈驟及震恐靡寧使非大丞相特垂矜軫倍賜堪填寧以有此心非木石感極涕零獨念士之行已惟於進退辭受最當致謹今請祠謫告亦既累月若養榮冒寵不知引退則不惟病軀不易支持而內愧初心外憊物議此而無取宅亦奚觀伏惟大丞相盡盡人之情愛人以德必不使其周章錯愕以留於去就之分重為知人之累也某已具公牘控告朝廷如蒙鈞慈特為鑒致回天之力檢會要牘畀之祠廩則始終恩遇實其未殞之年莫非圖報之日也

小貼子

某尚以寒熱交搏不可以風未聞新命之前嘗申控

朝廷展假三日用是不能即日供職非敢遲慢以留君命仰乞矜察

巧祠上史丞相 彌遠

某一介妄庸自去秋得疾以來請祠者七煩瀆公朝于奈鈞鑒揆情致義當奉表汗而大丞相獨加優容且於人言紛擾之中倍致維持保護之力某之前後展竭厥既無復遺餘而大丞相之始終存全亦幾至死之骨肉不翅矣尚復諛譏于煩末已寧不知過而繩以去就之義終不逞安昨嘗一一面陳已荷鈞慈不賜嚴拒某仰服洪度俯懇禱衷欲嘿則怖忸于心欲言則嚙嚙于口傍徨顧慮進退失據已冒昧再修公牘控告 朝廷乞行數表復手自拜此以誓其危迫之情引頌光範不勝皇懼

再上史丞相 彌遠

某區區危迫之懇因造請吐露無餘繼又僭修尺牘以伸歸依之悃潭府深嚴未知有無登報而某寸誠耿耿食息靡寧昨夜忽被省內仍頒不允之命方聖明御極俊文盈庭雖無百步何闕於漢而眷留之命已至五六屏營跼踖無地自嗟當擊持病龍龜勉就列而再三顧慮全保全覆護惟吾君吾相是賴然內而臺諫傳聞不一鮮有無不可臆料其萬一有之則必費 朝廷區區外而制閫猜疑已深既移怒於

其兄弟則在原之義坐視弗恤亦不遑安於其孤微之蹤久近遲速欲於一去然與其去之於眾孰安或之後則不若聽之於眾句屢請之餘仰恃大丞相知憐之素用敢不擇輕重盡布腹心更惟鈞慈特賜財擇某已再具公牘申控 朝廷外復手自拜此以聲其私

辭靖州洪守俸月給

某伏蒙軫悼羈旅錫之月餽盛意收辱即為不恭顧以戮餘末躬待放致館授察已踰常比若又秩以告存之禮偃然當之既乖辭受之義必資讓應之口若謂周亦可及則奴累未至膏從辭少杜門疏食粗糲困乏此正轉文公辭孔大夫朝陽月給所謂承命苟貪則非循省之道敢授是以歸諸受藏一府伏惟高明盡人之情必有以矜其不得已而賜之諾焉不然則躬造于下必得請乃退併乞照亮

荅滕景重 慶厚

慶厚伏觀率世堂記云云先生首破字言之疑而證之以善量易之易會之於中庸此非特清湘之幸也然而先天之學東南鮮得而於體用之說有所未白至示教某蒙示問記中所疑極荷不外大抵性善之義具於易而人忽之不察耳周元公於通書最發其端邵子



於先天後天之說又所以發明事心踐形之義而人亦未盡知也先天之易乾兌離震在左巽坎艮坤居右蓋乾南坤北以定上下離東坎西以列左右此天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稟是氣是所謂性之體也至於文王八卦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以坎離居南北之正所以位天地而命萬物者莫不本諸此而坎之二爻則自乾來離之二爻則自坤來故記所謂坤之正位變乾為離乾之正位變坤為坎者是也坤道之光而為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自外也元是坤之本體故曰畜牝牛吉乾元之精而為坎故坎水內明以明根乎中也元是乾之本體故曰有孚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大抵陽居尊而陰居卑陰為虛而陽為實此性之定體即乾南坤北云云是也陽以剛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諸外此不暗不聞之極功所以為性之用即離南坎北是也愚身若此景重更與同志平章之

其宮將得之山

河圖洛書之數古無明文漢儒以後始謂羲卦本之圖禹疇本之書本朝諸儒始有九為圖十為書九為書十為圖之說二者並行莫之能正至朱文公始以九圖十書為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闕之而引邵子為證然邵子不過曰圓者河洛之數方者終晝之

文第言圓方不言九十僕嘗甚慮漢易子晉涑水司馬子已言之已悉今未復重陳今得之斷然謂河圖則先天圖也洛書則五行生成數也戴九履一圖不過太一下行九宮數耳此不為無見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見之張華子傳自是太一圖而劉長民取為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續密章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為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文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子而後大明今得之定為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善之僕嘗觀魏伯陽參同所載月法乾坤坎離震巽兌三二位相對即非所謂先天圖也又云土王四季羅絡始於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又云太一乃君移居中州則又似九宮圖矣又云長子繼父體因每立北基又云上茲兌數八下茲亦如之則不惟九宮圖亦是後天圖也伯陽所取蓋非一圖故其後又云上察河圖文下察地形流中稽於人情參同考三才則參同者雖云參三五才而其意若取河圖數為天書又普以河五行數為地後天卦為人雖不明言而一書之中八卦與甲乙兼舉錯用雖然參同之末云須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則道家步斗法也九還七反八歸六居則論道家煉丹法也步斗與煉丹則亦太一下行九宮法也乃知古來未特九一圖與生成數



元有之雖天圖亦有之終不知邵子以前何爲更益  
人明辯是致有許紛紛耳大抵三圖二法起數雖異  
其論則一故朱子謂安知圖不爲畫畫不爲圖此又  
得之所當知也惜不及與得之面訂其詳姑此奉報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四

書

答林知錄

徽過

某居靖二年士風民俗久益相宜城東築室數椽爲  
聚友讀書計士人雖聞見稍陋然無利祿之誘故質  
實近本無紛華之說故寡欲易足又得舊友偕行相  
與切磋究圖自謂庶幾不虛是行矣來書縷縷贊飾  
存勞祗有感激某頃作鶴山書院記謂古今無未定  
之天蓋吾儕分上只有負臯引應何暇怨尤故不敢  
以詩人夢夢之說爲然今觀來諭則天意果難謹若  
此又嘆窮理之未盡也息交絕遊之誨敢不敬承

答昌化潘知軍

子順

某恰書山中二考溫尋舊讀粗有絲髮之進自謂不  
虛此行顧蜀侵未清淮氛日甚有如來教所謂湘西  
水災者特其一端耳每一念之不勝及緯之憂是聞  
雖甚辟陋猶有潭鄂洪衷聞朋友近書能言流殍寇  
賊之害雖臯戾之餘豈暇與聞時事而君臣義重終  
不得而忽然誨諭諄諄懷人憂世之意謝乎其可掬  
所以煥休羈窮獎飾愚陋者尤極塵弊而循涯揆分  
不足以當此祗有愧荷

答正岡李通判

則

來諭俾作一賀緘不必求歸此非愛予之至不及此

但向來在外元不作子公書公在罪籍忍爾破戒心  
實難之恐淹速亦不在此間遂請諸公亦有前迫大  
甚者及為所紿此可見無關得喪也

答荆門張僉判元簡

先天廬吟蓋欲追輩邵子此用功非一日某凡三遊  
東南行半天下交道亦廣矣如邵易以有能知之者  
惟鄉間有張文饒名行成自號觀物先生頗得象數  
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行翼元元包潛虛觀物七書大  
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物  
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  
數以推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此等說極精僉判嘗  
見之否程易明白完粹無智愚皆知好之如邵易不  
覩之為象數則憚其難知嘗欲為之發明今茲未能  
也得生還之後多活幾年黨可以畢此願乎餘詩大  
抵精當但銅屏篆體多誤只是鑄工杜撰諸公復飾  
太過向侍坐時精采燁燁今來詩多有衰病之語豈  
詩家常詞邪其信然邪

答遂寧李侍郎元壘

某自去春附彭卒拜狀今既年餘不獲嗣記忽披手  
教承知卷懷康濟之業講授閩塾國入弟子皆得有  
所於式古所謂父師者非此其是與洪範講義明白  
正大使學之者有所據依以求端用力焉私淑之功

茂矣其間所謂由玄妙而至親切由虛無而趨實用  
由冲漠而至明察去云區區者未能深曉尚俟他時  
面請所以教也來諭問及前書極高明之說此書不  
曾有甚不能復省恐只是說此五句上下貫通不可  
析散蓋經傳中着一而字即難截斷如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下學而上達温故而知新告諸往而知  
來者之類皆是上文與下文相屬前書想只以語脉  
之相似為證非是以此五句便是下學上達然而聖  
之言語只是一片舌頭此章先言大哉聖人之道繼  
之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焉然後申言尊德性卻要道問學致廣大却要盡精  
微去云蓋欲使人事事理會步步踏實只在君臣父  
子夫婦日用飲食間作去謂之與下學上達同義亦  
未嘗不同也其曰家諱云者不欲盡言此名未可用  
而姑託之詞耳要是斷章則義不備也

答任總幹

靖為天下窮處其最陋又在峽郡下而土風不惡民  
俗亦淳時和歲豐則物賤如土頗便於羈旅之人况  
山深日求自應酬書問之外儘有餘力可以讀書看  
吾相處久益有味而妻孥自長沙來後數百指之聚  
無少不寧凡此皆異時逐客之所罕有亦可謂幸矣

答長沙李縣丞元宗

某居夷已兩載餘土風民俗又益宜之山深日永溫尋舊讀時有新得向來一歲十請正以學未能信欲及今精力未衰歸求所未至雖不幸而得謹投之荒裔蠻獠虎豹之與居然而黜陟理亂不通于中州得以畢誠盡力於所當事却恐當時便得請西歸亦未必有此工夫耳今自信益篤運速又近一聽其所之前日執事之所以發我者善矣及覆惟念終必無益今來論以釣名樂禍爲今日猜忌之病豈亦有取於前言之是邪

答曾參政 世龍

某夙說文有假道求見之願忽聞移鎮茫不知再晤之期傾聽積臆亟馳尺牋控愬萬分敢謂隆謙特垂損報至又輟遺行理寵貽真翰申叙卷卷眷眷子之誠既深悚愧重以感服右揆又在苦中書之務必且滯淹况於該輔各流出處去就所關不淺目前攝治常程文書者寧敢便有可否相公只得爲一方之人更作數旬留也但聞發屨振擢不惟克紹前規性性以少府之餘財爲之代償嚴直則有前人所未能者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聖人之言字字服行未有不明效大驗者特患不能實下工夫而徒假外飾如釣誨之古者四先生祠記不謂亦關聽覽至蒙獎借蓋邇來學者之病誠然不但學者雖朝廷褒備

錄後太宰若此某近又嘗爲黟陽作學記恰寄到墨本就以求教其意亦與四先生記互相發明也

答劉提幹 千澄

濂谿書院記不謂亦獲關覽不蒙一語之教何邪篆非易事不惟立柱打樁費數年工夫偏旁點畫各有其義非對本所能模擬也如貢鬯蒙額以工下從目從火爲頁既不可曉而草字下不可借中字蓋草筆寫成自下而上者惟蠡賊字耳今試作一字爲以覓偏旁之不可假借雖鍾鼎所篆出入變化未嘗不與小篆合此難以帚筆盡也葵丘當以孔孟爲據豈可舍孔孟從封禪書大抵門下以多援引爲有根抵恐正是枝葉非根抵也文章惟有識爲難而考究非難事耳

答贛州聶侍郎 子述

得中都書報二事其一謂洪守繳侍郎所與書其一謂王平江僞撰某所答游提幹書本亦繳至當路既又問洪守繳書事元無之乃侍郎所作書有知之者以告于相君所厚所厚者風奏吏今傳播郡國以疑四方之親友然人亦不以爲疑抵益嘆侍郎風誼之厚而使洪守濫得此名以歿方欲爲之發明而未皇也平江事則徃徃有之未必游同年本心大抵君子羸得作君子小人在了作小人此不可易之論侍

郎之歸志浩然某每侍從咨問之已軌况如臺中有不相容者某亦略聞之籍今誠有繳書之事以成歸志以爲美名固亦洪君之見助故有言此者率以是謝之未幾侍郎以華職要藩得請而去羣疑浸釋然以某深知侍郎之盛心固未必以典藩爲樂也嘗欲寓便奏記以候啓君以致異時養子之謝不惟萬山間無便可託靖與湖南諸郡爲鄰得朋舊書往往謂峒寇未盡除因是亦疑莫府多事未暇應酬書問姑徐未遣而行理之問忽已墮前既知體安志明政平訟理又聞兀惡就捕餘寇有不足殄者披味詞深謁然情味之著豈勝慰澤近詩幸教語平韻勝主人心事與山川風物炯其如見臺記偉甚書篆亦稱併用嘆畏是間爲郡百二十六年苦無佳山水可寄興亦難得詩題僅有數篇謾錄呈却苦碑版文字相掩三年之間不下數十篇就以近日數篇仰干是正安樂必敬之堂作篆字去然某就有愚見四字名額雖始於明皇終久古雅故前輩不甚謂只裁作敬安堂三字尤更經雅更在高明可否之詩竟字以古無工旁不欲篆隸作楷字去眉壽堂古來眉壽字非彙即賢合若用上麋鹿字恐似詭異作古篆三字以呈

答張大監 忠忠張忠獻之孫

李丞所疑書先儒字蒙大監不鄙示問此亦當商略

者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皆稱字孔門弟子多謂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文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至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不爲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多類今白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而前後稱謂不同則左丘明體但邇來久不稱前輩字與稱謂欲歸一大監從而易之以釋疑惟此自無妨况已刻石亦不必再修換徒爲鄭重惟是改去南軒晦菴則軒菴之類似於金石文字上用之稍欠經雅耳蓋前輩只以所居所寓山水爲名如伊川橫渠濂溪涑水東坡之類不可勝數亦有自立一名如漫浪鷺隱癡頑六一之類此外又有門人私謚者而軒菴則自近世蓋軒因軍得名菴字無所出以是爲敬殆不可曉愚見又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張大監

某伏蒙別命示以四先生祠記所疑此非精識默體者不能敬謹敬漢仁敬初無輕重之說雖似傷於筆快然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擊擊曲奉正坐拱嘿

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  
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精切來教分此  
二字其當惟曰知敬而未仁者有之矣未有仁而不  
能敬者也下一語寡病上一語似以世之認爲恭謹  
者爲敬若能敬則仁矣敬而未仁則亦未得爲敬也  
蓋仁者心之德聚而不散則仁在此矣今若盡廢元  
碑重別鐫刻却大鄭重今略注欲改之字在前伏惟  
財度

答袁衢州甫

靜壽傑作義味淵末又以規深造自得之趣所存若  
此則施諸有政益可想見况絮齋慈湖訓語朝夕左  
右所以與衛此心者至矣夫何當造觀夏諸賢之列相  
與共講山囚瀨繁瞻晤亡從祗有恨恨浩氣說剖析  
精詮且不易得惟以三勿爲二勿稍似欠闕耳某山  
間三閱寒暑於六經名數文義上重下鈍功夫的然  
見得古人所志所學歷戰國暴秦以後無傳焉極於  
五胡之亂影滅跡絕豈無經生學士隨其才分有所  
建立然驚於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步跋而行字  
字而講者爲卑近而安於卑近者則又以區區記誦  
小小詞章爲學問之極功所謂合外內貫精粗者百  
數十季間始有人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講又苦於  
實未有所見者勦說雷同爲聲利計以爲斯道之病

方欲通古今爲一書使後之有志於王道者猶可以  
椎原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容易下筆也近又有數  
篇不得已而爲之者謾錄求教其視高文猶禪律之  
不相侔也望爲過目以一語可否焉委作靜壽字當  
更增堂字方爲穩實蓋去堂字特數十年間事耳  
三衢爲舟車之衝而廣微以靜鎮之曾無留難又以  
暇日與士友周旋於義理之會乃知清心寡欲何事  
不可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使萬物吐氣邪東歸  
故廬外事一切不復與聞雖足以見深識遠覽無頗  
乎其外却不知何者爲外國事濟否民生戚休恐亦  
非於我全不相關况東歸之地今爲天下劇乎論語  
於不在其位之下聯書思不出其位一語每疑下位  
字當是正位居體之位蓋因下語而推廣及此然因  
此二語相連後世遂有以分所當爲而疑於出位者  
此其差亦在毫釐之間高明以爲如何

答黃子才翰朱文公外孫

陳司理欲得遊高明三字敢不如戒但聖賢不說一  
偏話極高明必道中庸惟上蔡在程門中終是外高  
上達之意多兼古又樓觀堂堂之名必有一實字在  
下如明字下欲著一樓字又久安也今先以青山閣  
滄洲閣二扁納呈未知高意以爲如何

答張大監 忠楚

別昏中誨仰見虛心切問不倦益產卑意無它但見南軒初謁五峯五峯首以忠清二事令其反覆究玩書問至數次往反最後五峯答書曰聖門有人吾道甚幸由此遂定師友之分此梁仁伯所云也晦翁初謁李延平只是教它靜坐作居敬功夫由此有得前日仁敬之說蓋據實言之耳大監前日疑得極是雖語言未瑩然得此開發益知文字不可輕易下筆今來教以為不必易聞訓二字只易廣漢新安受學六字甚善甚善

答德慶陳知府宿陳正獻孫

康雖藩府諒亦荒陋然國無小皆可隨事以行吾志安定更入都尉羌患不息張然明鎮以一廉威化盛行人心之不可以威服也若此况如賢父兄禮義之訓浹洽心耳必有以大慰遠人之心者

答丁大監

臺評則固見之門下忠肝義膽見諸告君之疏發諸選客之詩者霜明玉潔足以廉頑立懦雖欲辭異論之名其可得乎藉令先期得請而去終不免於論以是而歸其榮多矣但論者謂人為苟着則亦不自鏡見者邪其沂江而上聞沅辰道嶮惟潭邵路稍平遂涉湖之潭會安北望遣子親迎遂以數日間辦娉留家于潭而自與朋友李有吾及長兒之靖靖既奠居

明季取家以來却令安堵略望軸重還蜀今居靖者尚有三百指之聚於卒風土不惡得免疾恙物價甚賤極便羈旅而書問稀闊實覺絕無又得以畢意於所當事自易詩書三禮語孟重下頓工夫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看過益知義理無窮而歲月易得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矣今未敢便有所著且溫舊讀以發新知庶幾遷善寡過不為空言耳士友猶有不相恕者時遣人徵督文字往往人情所不能免亦勉彊酬報今姑錄數篇近作以干指教非敢言文亦以見山中近况或可以寬行役無期度之憂也

答嚴教授植

事心圖說亦以見精思實體不欲徒事空言然據某愚見既生師席易得被人推許便少講磨須與勝已者交更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功夫也

答彭運韓

墓道當直書今之官制如來諭云夷陵太守非今之官兼寺簿之稱亦不與今書當書寺名但不知五寺中孰為所歷之官今作司農大理太府六字以備采擇墓額作真書以欠古雅今作隸敬享當有享字又享祀在廟而墓非祀高之地欲易以慕亭二字審思榜之書室亦當有齋軒館室之類一字兼審思二字不

如徑榜節齋二字如何朱元晦庵曰晦陳師復亦曰復齋如此類甚多

### 答許介之解元

惠教新作豐臺不勘深所嘆畏弟委以書寫之役則有所未暇山中自課以聖賢之書日有程限諸經義疏重更疏剔一遍帝王典則粗見端緒儀禮一書幸而存者以之參攷諸經尤為有功今咀嚼經味已久便覺秦漢以後體格復別况晉魏隋唐文人所作又是一格此甚難言有如來翰所謂稟山筆家已老未衰介之幸自有如許精力今驪驥六十胡不深自收歛以趨於實而多求顯識厚引為是無益也試以此謝委諭之辱介之黨以是為然涵泳而體習焉其得此也不多於得字矣乎

### 答范殿撰

又從錄示近詩獲闕園林面目恨無從陪侍杖屨惟有歆羨竹間之屋既就又有數畝荷華如是足矣若更增拓反為物役高明以為如何三篇額謹從別緘通呈大小如式未知可稱台意否是間為况粗適惟歸期湔凍未可知從班中故舊及東南氣類相予者多勉令通一書非敢靳此以為高真見得行止非人所能為山中靜坐教子讀書取諸經三禮自義疏以來重加輯比在我者益覺有味不知世間何樂可以

加此藉令少緩亦姑聽之

### 答樊致政

其內山二季有半賴習聞師友之訓粗知義利之分行乎家人子女孚于臺隸幼賤上下相安廼陋邦如樂國視兄掛冠高蹈脫然百物之表雖未可同日語其為樂夫安王知時順命有以得其所求則一也勉之以再用之後不韻不激離容進退所以期我愛我者庶矣顧瞻四方聲塵靡馳寧暇議及此哉食菜詩甚佳適居不火此味但苦瘠惡視廣漢新都不能為復耳惟八九錢一外白米八九十一斤惜羊肉他物稱是此則吾蜀所無未能和來韻且錄近作數詩

### 答江縣尉

真文書位頗為行理累今復以一緘浼為轉達西山讀書記未見之囊在都城曾見條自却與今來諭云去徵有不同所謂近聞云去此却未聞之祇恐閉愈多則歸愈緩耳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則遲速本無足較顧所至水旱盜賊可駭可愕之事日聞于耳殆有蹙蹙之憂不知天意果如何也

### 答遂寧李侍郎

罪巖先生初作五音譜以許叔重部敍為之後在遂寧出視虞仲房仲房乃改用徐楚金韻譜若先生雖勉從之終弗愿也故後序及跋語既去要自別行又



云要須各行大抵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法其聲也許氏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巨始以孫恂唐韻音切為從自音切行人以為便於檢閱而不知字之本平偏旁故老先生謂偏旁一切都置別字之有形無聲者豈不愈難檢閱蓋不以韻譜為然也開韻譜今已不存或使府別為刊元本五音譜音端修附教置之學中以廣其傳亦是一事不知台意以為如何

答吳寺丞

且如諸處來干諸先生祠堂記其自與吳畏齋作記于成都今二十季間所作不下十餘處只如寧遠營道皆濂溪鄉邑皆其作記初聞猶謂古者鄉先生沒而終于社無他疑難後來又作長沙諸處數篇頗疑近世祠堂太汎於營道所記巨致其疑於長沙則遂斷然以為古無此典如長寧諸處又發此義近日長沙來求學記則又斷然謂古者雖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說而先聖之廟元不出關里其說之類乃知古人萃渙之義甚妙不知何為宋張諸先生亦略不以諸儒之祠為疑而所在記文皆謂當然益知諸讀書窮理功夫無窮此不是奇街情義理所必世變所關不容草草耳近作甚佳與游景仁往來書援引甚詳特未見所辯者是近體或古體所失者何韻莫

原簡

已繼其來則雖有渠首亦獨夫耳况首未必存邪吳  
大權書亦已見之殿司鞠治全黨亦稱死者可疑縱  
萬一果如李懷之事則亦已矣蜀邊之憂則令人危  
懼蓋頃者郭興元父子高洋州表兄亦言之王慶長  
亦封到蜀簡移文如西邊故舊之報與二帛批諭則  
未聞可駭可怖見說朝廷只要曲從其欲與之約和  
制柙亦不設違不知元不可和亦無益淮東之事  
只坐畏怯以成大變桂帥尚不知監邪

答李侍郎

北園講肄之所龍鶴幽間之濱多得幾年功夫聚友  
求志著書後此誠天下之至樂而侍郎之夙心也  
而人心之不同故往往謂求退者為矯激而嗜進者  
為真情敏之所趨大抵若此謹再挽之

答陳子敬

席軒之義不知本諸孟氏廣居之說否若深味廣居  
之義則知人以耿然之身成位乎兩間而沈於俗學  
屈於物欲其自待亦太涼矣廣正大居位道古人不  
輕下一字尤當玩索高明以為如何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四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五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書

答江西提刑葉大卿

乃考獲特同朝清標鯁論立懦廉頑有如  
愚不適時嬰禍觸忌而通誅一二年則尚  
以丙同年正學直道扶持保護之力也粵  
從違異五閱荆火大卿斲弭芳節典司祥  
刑辜戾姓名無由輒汚几節未幾頓守遣  
人來則知大卿以憂乞身去矣雖凶極之  
哀豈易堪任而四郊多壘腥焰方張匪牧  
匪監何恃不恐則斯人之無所憑依以立  
亦可閔也嘗欲修書奉慰越在蠻貊不通  
於中州無便風可寓願為來教先辱祗以  
重其不敏之愧

答湖廣陳總領

某囚山以來坐見再聞五谿天下窮處靖  
又五谿之窮逐客又其窮者不惟象與世  
絕亦不欲以象戾姓名聞于達官前歲靖  
之官吏以郡計請冒為一言已犯不韙而  
誨緘響答不替曠曩固已竊聞君子之所  
存絕出流俗嘆味之餘祗以為惕用不敢  
嗣貢豈期風誼之懿逾久益隆輒遺行理  
申加存勞戲函幣篚所以獎師愚近煥休  
羈窮者甚渥豈但小已之榮抑有以重闕

所存矣

答葉子真

來諭屢二恨柳惜韓尊蘇慕黃詞嚴而義  
 正志立而氣昌有以略闕君子之所存未  
 復以無名無跡致壞人憂世之意益以驗  
 閱理之深惟有嘆畏然而如韓如柳豈惟  
 門下疑之先儒固疑之豈惟先儒如其等  
 輩何敢輒議古人而亦不敢釋然于此也  
 大蘇公之明備似無復餘憾然而其妄謂  
 處倫類之變當以三百篇為正考槃小宛  
 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  
 婦終風之為母栢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  
 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周待人輕約  
 優柔肫切怒而不過於怒憂而不敢疏也  
 東坡在黃在惠主愴不患不偉患其傷於  
 大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玄遊奇絕所  
 欠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廟碑謂  
 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相方作  
 諫書時亦冀諫行而澤下迹隱而名不章  
 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得世詞  
 人多有此意如所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  
 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  
 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苦是起者非以一  
 去為難也高明以為如何

答澧州徐教授

某囚山五年殆與世絕聖賢之書重復溫

尋益竟義理無窮歲月易得獨恨山深路  
 險帶行之書無多時寮土人亦無儲書者  
 遇有記憶不明之事無從參攷然亦坐是  
 功精專免於博雜某自初來比與同志者  
 日讀語孟數章去年方讀易偶曾稟稗周  
 程張邵楊游湖二朱二呂諸儒易說成編  
 日誦數爻實主俱竟有得邵氏書惟有鄉  
 人觀物先生張文饒有或為之注解者在  
 此與諸友講論未容輟納俟令人抄錄一  
 本後便寄去康節家自有邵子文所注本  
 雖未盡得本旨然亦可觀却無帶行者向  
 來見門下乾離同位之說固知留意先天  
 之學後又聞家學淵源已非一日今無由  
 再晤相與共講第切恨之邵氏書有觀物  
 篇先天圖漁樵問對擊壤詩易學辨惑等  
 非一不止皇極經世若某萬一掃蜀則此  
 等書亦非難得今偶不帶行但能省記耳

答福建史提舉

某三十年間於一門玉帛金季表裏甥姪  
 多所接識亦有以声氣相推許者有以問  
 事相切磋者詩書之澤鍾美萃秀令人懷  
 允不忘然而正學直道足以表競鎮浮如  
 太監之挺々特立不為勢遷則尤所願交  
 乃僅於朋友游談書人往返畧規典刑一  
 二其為仲之懷二可以想見自得臯速屏  
 蠻徑之與居分與世絕者五六年于茲矣

况姓名醜惡人所嫌畏故不敢以一字登于諸公貴人之門敢謂隆謙植貽存問所以鎮撫其窮困獎師其愚近者無非發於懷人憂世之誠心所謂挺之特立者又於此乎見之而某不足以稱所蒙

答易尚書

某蜀之鄙人誠不自意初識風采於載筆著庭之日再陪雅踐于司成宵監之時扶持獎師若不以衆人待之者爵職恩意至于今不忘丙寅之秋八月尚書卷收朝蹟而某偶亦以是月請外便親懷漢嘉印綬以去繇是或召或辟或麾或節裴回蜀道凡十有七年而後出蜀各天一隅絕不聞尚書起居狀丙戌之春道過長沙謂必有再晤之便寓城中數日僅與王貳卿一再相見則知從者以寓鴻上之麓敲門掃軌絕少入城近二百里以求一見本非難事公家期程亦恐不容太遽緩則如已之失此良遇今猶恨之既來渠陽則事昧又異有問斯答不敢先施故於託契受知之久如尚書亦例成闕疏敢圖隆謙首貽誨問精神氣貌恍如二十五年前從容接待之樂且蒙綴遺五書開微遇近風誼之微復出流俗周禮漢軍制舊固見之端足以補先儒傳記之所未及餘三書則躬見乎此是則流離困厄之乂天所以封植善身淑

世之業也是孰焉得失哉

答洪郎中杏葉

曩者幸甚獲侍同朝獎借扶持義鈞骨肉正人去國善類喪氣是時雖荷朝家不欲已甚猶假以事權之貳曲示彌縫而某亦不容獨留矣辭官則當謝祿理所當然同列留行亦無由相閱乃謂既不食周粟又微幸復畱皆指以爲罪顧天王聖明僅徙南安又徙之靖自二年之夏方抵適所山深地僻殆與世絕程叔運忽以去秋手帖至且承別後榮侍庭闈尊履有相多福不勝慰澤蓋先是二年有妄言水災者初亦憂之既又得高瞻叔表兄書極言其詳正學直道天地鬼神實臨之某書院記所謂古今無未定之天者此類是矣其使南安之命便不反汗則豈不爲盜所怖今與家人子女恬然於黠陟理亂所不及之地顧膽四方及被燬而此裕然則殆亦非人力也

答真侍郎

自程察推及葉勝到海嶺誨帖嘗因江倅便拜答今江倅憂其子舍里居者奔播無定所專人訪尋某亦爲長者慮已拜尺帟既緘封未達而江尉專人以家問至遂又拜近帖之賜備聞邇來尚爲里人少駐徒駁孽屢輯福不勝慰喜之劇惟是賊執猶

未定受任者措置乖方塗炭者至十二三縣而未已每一念及感二然不能一朝居也又聞從者欲之上饒蓋長沙報來昔人如鄭公為黃巾所拜而不敢犯其里今侍郎以德望臨之雖無動亦可然愛身以有待則碎冠亦理之常只願王師蚤捷凶醜翦撲及今猶可布種更少遠幾則秋冬更多事也山間儘安穩讀書日有新功讀易乃向未功夫自囚山以來徧讀諸經早晚畢事然後合程邵諸家易為一書但苦書不備友亦難得耳所委夢筆山房記急以草本拜呈如台意以為可即乞批示却當親書網上又慮此時台抱方擾未暇及此更不詳布

近方看得李氏儀札大半其間儘有好處蓋注疏甚晦得此書方覺易讀也

荅表提舉

少務博覽惟纂言記事之是 末三十時已知收斂近來山深日末終日書案既索聖賢之言益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苟涉乎一毫靠外者非惟不敢亦不暇及矣何當接待以永發蒙數千里相望惟有恨恨耳

荅李遂寧

北墅因是晉魏以來有此墅字此元是今

人所書野字蓋詩中野字皆合韻二虞漢有韻之文至然猶魏晉間方有序音土下又添一土字有如盛圍萬一只改作園或作圃字亦以無病

荅表提刑申儒

山中讀經粗有新得性之發之於文亦未敢自以為是蓋先聖先師與夫生祠私祭之類先儒偶未及此今驟言之鮮不疑在而來教誤有取焉於是亦可以自信惟明有內外之說即是先儒曰傳特少有人拈出大略坎陽在中故水為內景離在中故火為外光亦猶周子所謂水陰根陽根陰之意耳

荅廣西趙經略

某已西之秋負罪去官舟歷嘉禾豈不願見長者以求一語之誨風雪交厲蒙頭掩耳所過皆以疾辭是時嘗蒙繩問已竊闕放廢不忍之仁迨涉江淮以後霜威稍戢人意熙然始得與世周旋至渠陽以後則飽然於黜陟理亂之外人間寒暑了不相關得以靜慮激神事所當事今姪全州與李公父居官日書問往來猶得數聞郎中啓居善狀惟是自循愚分不敢以罪戾姓名仰塵几御敢圖台念特枉行李之間於是滋有以見君子所存

荅林衢州

罪放之。又殆與世絕。剗觀在荆郢。默陟理亂。所不及。飯疏飲水。若無一可以嬰懷。顧冠氣未弭。生齒蕩析。拜病切已。寧能愬然也。當當水道。遮遮幾旬。於今爲天下劇。盡茲小偷。執纜厥初。浸爲大憝。萬一浦城透漏。內寇相仍。事執益可慮。微吾年兄威愛兼用。綏馭有方。翦夷茲萌。增師武備。江浙以東。何恃不恐。某於先帝時。曾力陳郡國單弱之敝。乞置教重鎮。而承平日久。曾是不意也。

答表提舉

某拜。居窮裔。殆與世絕。自冬春來。福建江西湖南盜賊連亘二千里。朋舊之仕於彼。與彼人之仕於此者。書問往來。則既知之悉矣。恰又得建寧清倉書。至五月未而賊勢未戢。益不勝及緯之憂。然幸江淮荆蜀之帖泰也。今得來教。則江東之民傷於早曠者。乃爾頓瞻四方。誰實爲之。誠示公牘。榜移。肫側至到。分遣行耶之人。皆明使者。以仁念照臨之。其實及於飢民之腹也。無疑行刑善勸德之效。至於喬氏管氏諸家爭先發粟爲里人倡。此豈可以空言竦動者哉。真使人有恨無百子駿之嘆。鄭趙王韓朱嚴趙伍諸賢朝夕與處。觀摩麗君之間。所以交儼互發者多矣。某曩時所歷。靡節必以求友簡僚爲先。務嘗以呂文穆

公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雖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范正獻手記至近世虞志肅公翹村館錄之類。粹爲一集。板行各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前輩行己用世規模。摹湏是推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故不惟資人輔己以濟一旦之用。往之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竟先能得之。又以攝友某非其人也。而敢不知勉誦。照桑之辭。以母忘公之德。先正絮齋訓語。開發尤多。慈湖語則向來曾蒙親筆篆文於陳宏父處。不待請而持書以見。寄此意良可感。廣微詞氣。雋壯理致。閱瞻若更加收斂。則絮齋之平實淵水也。某如觀諸天府。宅鎮大玉。錯然陳前內。揣窮空畜縮愧汗。猥蒙下問。輒昧冒以數篇錄呈。亦有墨本者。併往來數謂向來滿腹。今古畢竟是願境中得之。今境界既別。方是真切得力。諒有味乎其言。然竟坐滿腹爲累。未能融釋也。高明以爲如何。真景元時相聞亦欲緊避世。紛不奈鄉國有冠義無閉戶之理。史倉書中謂無十日不得書而昭武新守亦多取謀焉。想亦明知招嫌取忌。有不容已耳。所示公狀私書大抵今之從政者。罕能及之。敬數敬數。

答薛檢法

詩論諄々以學之不講為憂視今之士大夫一登吏部選筆研隨掃除如陳履常所云者何可同日道亦有名神筆研者矣亦不過以記覽詞辯講眾取寵為事孰復來教嘆味之餘重以啓發寵教古篆于文前輩用功本未兼舉大抵皆爾某日為兒童即喜小學如九江所刊鍾鼎款識及篆韻某皆有淳熙間善本今乃知為檢法之曾從祖也

答丁太監

昔人思行役之無期度者不過曰不伎不求何用不減曰君子于役苟無飢渴能善其身能無飢渴斯亦可矣又近未暇計也而某偶免於二者之憂則已望外之幸何敢有他覲邪獨念同時得譴諸賢皆懷誠秉忠有德有才之士顧瞻四方何等氣象無枚並畜猶慮不給而知藏瘝在視斯民之塗炭而莫之恤也諸賢豈淹恤之問而將安所終底邪某讀易規摹不過如前所稟向來冒作邵子工夫近亦重別尋驛若端緒整二則自程邵以及其流派可合為一書曾見虞仲亦作得一書已脫稟亦取漢上說附逐爻之末惜未得本也錢白石詩傳曩在城都蒙渠出示草草看得數篇全不能記今欲作序文須是見得大意

方可著語似難臆料

答池州張通判

六有齋銘與扁額皆作小篆約上勉以讀易補發滋荷期與之隆易傳與本義之異同則向來固嘗與輔文漢卿細評之大抵文公所為邵傳義易程演周經者蓋於邵子多有取焉而未嘗顯言之無東南學者亦罕得邵學今正欲迨此暇日合程邵之異為一書尚恨窮理未至未欲容易為之也內主敬恭恐恭之義乃是發見在外今欲易作主敬於內未知可否乾之作日乾亦未甚妥可欲勿徇可欲則善矣恐於義有礙易作物欲如何摻之有常摻疑當作標蓋是晉魏間辟曹操諱改此字今定作操字惺之此是語錄中如活潑之蒲腔子之類皆用世俗語語錄詞用此稍欠經雅兼篆文無此字欲易作存之又恐犯六有中一存字然六者中此字為要

答知常德表提刑

明有內外之說前書雖已稟報而詞有未盡致蒙游誨區區之意不過謂乾變坤為坎坎中一陽乃乾之正位則明振手中者也坤索乾為離離中一陰則麗乎乾陽明見乎外者也洪範傳曰水為內明故聽為水火外為光故視屬火而邵氏亦曰天地間有溫泉而無寒火此可以見內外之辨



矣若更以耳目之辨男女之生與一身木  
火之升降看之尤爲親切

答黃總領申

曩在朝著時得任揚書煎燔科降知逐年  
以收計支凡虧一千七百萬皆鑿空架虛  
脫漏過日朝廷方思所以交通文術會遣  
李鄴打筭則言每歲有增無虧計支外尚  
多五千萬若使蜀人爲之則徇私失權於  
是李以嘉定十六年改官班見之人而明  
年以總屬餉既始取官職而幹旋不行於  
是又朝廷求科降

答賈慶梁教授

邵學自周子改建以來如胡子張子所記  
皆儒宗也紹熙癸丑徐清伯爲教官特爲  
周子作祠堂又得朱文公爲記此三子者  
刻文其上則區、晚學尚安所措詞驟聞  
命或雖荷期子之厚誡非敢當

答湖北李運使壽朋

昔歲池陽幸蒙臨况自郊勞至贈賄殫極  
塵厚以誼言宜少遲留以副賢主人待遇  
之意亦可風厲薄俗宣昭令儀徒以是州  
非它郡比餘民舊吏耳目實繁故称疾速  
行甚非得已既而之江之黃相待亦不薄  
獨岳鄂若有畏嫌遠謗之意而後來之升  
沈進退乃反不與事隱因知吾人遇事唯  
理之當然心之所安者乃吉祥之所舍如

古人送荆州別臨賀亦專心循理而已禍  
福所不暇計而福自從之別後數從邸報  
竊審貴名日起異數便蕃使節藩符震耀  
只會無從寓尺帟之慶自聞將輪湖右貌  
是荆鄂實依刺史之天亦當以姓名自通  
顧罪戾之人有問斯酬弗敢先也禁元老  
來已能道替存之意元老嘗以末事爲請  
某猶囁嚅不敢對謹爲作材運管書區區  
之心亦可槩見史人來辱五雲貞酒忽墜  
五谿跼蹙之外君子之所存愛出流俗逾  
父弗替

答史提舉

後二月拜書以謝先辱曾未數月已領五  
月誨報開導扶掖之意逾父弗替於是可  
以立懷夫厲頑俗豈惟區區小己之私幸云  
爾得江閩故舊書受任者或養寇或挑寇  
或奉寇類兩監司之賢以利害之實聞上  
故遣師來援益以嘆賢者之有益於人之  
國也蓋如此今來教尚有蒙蔽掩匿之嫌  
想見前後所言蓋有不能及如雅志者矣  
此見令甥陳兄和仲論諫剴切又有傳錄  
到中和堂跋語者李問淵源端有自來若  
上之人有以容養作成之緩急可以倚仗  
大抵士大夫幼學壯行亦惟正誼明道他  
非所計若更以利害言之則安危休戚實  
與國同若擬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

而决無反覆难信之憂雷同相隨者雖無  
觸忤之可憎而他日見便則奪見利則逝  
者未必非此流古今治乱得失大略不過  
如此大覽以為如何

答林大卿

仕止進退各有時義至於時義所不可則  
位高而責重使猶得以箱行其志焉責雖  
重猶可也而左牽右制徒以虛權受實責  
則固不若山林之粗適也又不知今閩建  
漳泉間亦有山林之適否

答潘瓊州于廟

自南安以北湖漢以東豫章以南閩山以  
西為賊所據者已二三十縣昔火其居而  
殺其人妨耕奪則生者流蕩死者煩冤况  
有如魏帥諸人方以輕剽啓禍繼之者縱  
其奪取府庫凌暴居民而莫之恤自今諸  
事愈費控御後憂未知依留也此皆得之  
江西近訊者若此

答寶慶李知府

紹興府在當時非輔郡亦非藩藩高宗雖  
以建炎三年自維揚彈杭州繼以虜陷杭  
州四年四月駐越明年改元紹興十月以越  
州升紹興府紹興火而杭州虜退然後回  
杭以此觀之蓋以車駕所在而升府與隆  
興不同嘉定則升府在前改元在後

答劉司令

張朱呂諸先生之亡學者無所依歸誠哉  
是言詳味公易大抵得於邵子為多舊見  
輔漢鄭略知此意嘗以問之餘人亦鮮知  
之蓋不讀邵易則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  
以作平國以為如何

答周晦叔書

別冊下問莫非聖賢精微之蘊符欲學問  
思辯以見之實踐則世間風花雪月人所  
當道之語雖勿為可也今世學者病在於  
淺近自期而某每以遠且大者告故雖時  
有見是者而疑其輕已憚其難行者往  
亦有之乾是四德諸卦大亨而利於正此  
非伊川臆說也彖辭固已如此左傳以隨  
為四德者蓋占筮者釋辭類如此彖固云  
大亨貞云云先天之卦繫辭同有之參同  
亦有此象自希夷康節始盡發其秘必潛  
心玩索之乃乃可得之非信筆脫口數可  
言也伊川與濂谿指意元不同濂谿蓋通  
字對文耳 道器之問答朱子語錄已有  
之 唐棣之華分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  
之說甚當第其時卒無所考 生之謂性  
此語元不錯第只就氣質上說與天命之  
謂性不同二程以未辯之悉失於精義集  
註可見

答楊均州

示諭比于祠記謹効薄能以承命戒只從

書中作少師馬慤祠額併作篆納去比于  
般人也必非均陽人其子孫散處于均則  
不可知公安一帶亦有姓比干合二字為  
一者不特均有之備自有比干廟李太白  
集中可見謬作或更有可商略有幸無重  
于言

答王邵武

邵字有二一從邑晉邑也後之各地者多  
從邑一從召從刀爾高也年高德邵之邵  
一說訓勉今山中偶無書志可考未知郡  
名邵武何義若訓勉則只當從刀或以邑  
得各則當從邑今作二字納上以備宋擇  
召之从刀自不可易今不過委曲其上而  
斷其下一畫使不相聯屬望之則不似刀字  
且上曲而不斷則刀不可用矣高意以為  
如何

答朱擇善

先天之說須有人口請面授乃可以入若  
從帶上書之恐有未盡擇善試訪尋朱子  
發震易圖易傳又臨邛人張文統行成七  
易讀之當自得之或問之賣書人陳思即  
可得也大抵伏羲之易乾允離震巽坎艮  
坤左邊數往者順右邊知來者逆而文王  
易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易不系甚分明  
或取朱文公啓蒙觀之亦可見其詳矣仁  
與誠之別則先看二程說次取朱子語孟

中庸大學熟看又當見之來論又謂此心  
當如何用功着力把捉則愈見其為害所  
謂操存者非着力把捉之謂謹說著力便  
是助長細玩孟子三勿之語參以先儒講  
說令書味淡洽而即功躬行日用間隨處  
躬驗須是真知得便能篤行之得力則所  
知益明此皆前輩說來其實不可易若書  
自書人自人說自是說底行自是行底則  
全不濟事某少時只喜記問詞章所以無  
解后于都城即招二公時之同看朱子諸  
書只數月間便覺記覽詞章皆不足以為  
幸於是取六經語孟字字讀過習次愈竟  
開豁前日之記覽詞章者亦未嘗不得  
力近數年間山中無事再取諸經禮注  
疏重加溫尋又將要緊處編出始知先儒  
之說得於此者亦多第漢魏諸儒言語批  
納不能發明亦坐黨同代異不能平心以  
定是非耳恨相距稍遠不得與擇善朝夕  
共學姑以合讀之書奉白

答吳寺丞

孔廟始於唐高祖非古人祭祀之意甚明  
只如文宣之謚亦襲王莽褒成以後之誤  
大抵凡後世為追崇贈禋之類皆是不經  
雖始於追王而事有不類意雖厚而禮實  
違此等事所當商畧者非一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六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書

答蔡總領

雙續昇來多儀併俯窮限冷廡為之煥乎以春感當何如蜀餉歲虧千餘萬朝廷擇祠牒諸司助羨緡其計已窮舊在朝列時每得揚李諸文書即縷言之廟堂亦搏手無策不知今宿師益以爲力視前如何

答楊次房

竊窺詞氣日就平實盡慮澹而謹明者也向看三禮每嘆後鄭於孔李極有功敬之而不敢議近來再三玩釋覺得礙處極多蓋諸經中有一語未達則牽強捏合增成一義此非面莫易學則義理象數俱當畝意合程邵而貫之乃爲盡善恨難得此力量願相與勉之某之所以舍彼而事此者正以彼不可爲力而此或能有分毫之益又非面莫盡

答蘇伯起

某因山三載土風民俗又益安之請爲郡百二十七年布整洗足之風未之有改城中不肅四十家氣象蕭條蓋可想見然自非四万友朋書問碑銘之相挽則終日書案極天下之至樂偶有帶行書冊再三尋

譯之外功夫儘多從兩三郡士友家宛轉借得諸經義疏重別編校益曩從前涉獵疏函使無是設亦泯之此生矣城之東得隙地爲屋數間亭沼華水略具號鶴山書院距寓館不數十步時時携友往來其間未必如水竹莊之勝然而主人心安樂華竹有和氣則何地而不適其道也

答巴州郭通判

某因山恰三載溫尋舊讀書味雋末益覺從前波瀾疏函今已邁始衰之年方粗見端緒而歲月易得義理無窮深懼因循玩愒以貽無窮之悔晝抄夜誦迫之不置又懼有欲速助長之病大抵此等事姑以世間習讀善記覽爲詞章亦可矣要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何限合理會處且如先生禮樂刑政始變於厲宣幽平浸微於春秋浸戒於戰國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盡亡於五胡之亂今僅從殘編中探討於孔毛王鄭伏杜諸儒對注中參求古今之物稱謂各異風氣亦殊漢去古未遠諸儒已足臆度懸料其大者如郊立明堂廟祧尸主田制邦域往往一人之見一時之意遂定爲不可易之制其不可忽者音訓聲韻偏旁點畫往往諸儒所未及今驟然理會人亦驚怪不知要作窮理格物功夫無三代以前規摹在宵次只在漢晉諸儒脚迹

下盤旋終不濟事程邵張朱諸公亦皆由  
此而充者方叔以爲如何山中日求方欲  
專心於所當事而四方之知舊問亦以文  
字相撓有不得不應者時一下筆亦欲藉  
此與朋友講磨謹摘數篇求教

答黃眉州

總所誅求之外至於酒課再借官弁再粥  
佳熬之狀可以想見向來曾見任傳父打  
篆文字及楊李二總時有吉急廳堂之書  
誠是無策李總始以大言擠任楊而奪之  
位後來窘迫不得不自背其說楊叔正劄  
甚妙蓋自己西歲士大夫以言去國競相  
懲創至巴陵之事極矣今始得叔正再拈  
出雖無益於事而不謂之無益也獨有可  
推者胡評事得罪竄象而兄弟卒徐少卿  
不肯狂獄亦再徙于象今所傳亦如胡天  
意始不可曉也

答前臨安尤通判

某曩歲都城略獲瞻晤未幾忽聞賁有頌  
言遠徙離騷之國是年冬某亦以臯行矣  
沅靖擊析相聞而各不得以尺帟往來畏  
威敬恕分義則爾謂辟嫌遠誘者末也忽  
被手帖存問縷縷且緘加贊飾不敢當不  
敢當又聞杜門謝客玩心澤典每謂吾道  
自足奚俟他求罪爲嘆息今承來詢則知  
留意義文之書此爲得之恒此書占筮於

秦美虛無魏晉以後占筮者未爲全失虛  
無則全不知易至本朝諸大儒乃始合外  
內貫精粗至遠而近至微而顯度高明必  
已知此却此恐先入者在彼則此意昏而  
從之謹因下問借布區々然亦安能以筆  
端盡也

答趙全州

某因山三載粗不廢學山間所難得者書  
與友耳帶行之書以少而精舊友眉山士  
李肩吾相隨在此有朝夕觀摩之益比又  
得滕元景重遠來相慶數月亦湘中之所  
罕有適吾甚不索矣也奇示海外書及墨  
作既煩筆更膽挾錦實點校又至尊人送  
以友沮可無憾矣此豈今人所難者昔人  
亦未易得謹復以回字奉累轉達幸加謹  
密焉仍屬令緩出所著之書省往書牘尤  
爲穩當古人善處如陸宣公著方書之類  
非是辟禍畏敬怒順命安時義當然耳耳  
高明以爲如何

答周監酒

占夢現視保章馮相之說鄉因奉對嘗一  
再拈出此義頗精蓋曉然爲周之舊典然  
哲蔭盡涿姻氏庭氏等類太瑣碎其義與  
聖賢之言不類者非一端此非紙筆所能  
盡杜元凱孔穎達亦於周官左傳二經互  
舉趙簡子與夢視事爲證然而比周官已

不醇如以日在辰尾如庚辰之類亦多章合大抵諸經中此二書皆有未醇處故先儒闕下不為傳門下去九僞而釋其餘得之矣惜其猶有未盡而周官之書亦欠差擇當存正而闕疑始為盡善此又非紙筆所能盡持以下問諄之故略舉以奉答須假以從容續為典對以終求教也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禮功夫意欲以讀詩記之類為一書此來山間溫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矣知數年後又不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暇輕有著述又見得向來尋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精鍊實踐則徒為談辯文乘之資耳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又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來諭未敢以為然高意以為如何

答遂寧李侍郎書

所委比墅記是時遂可併納以求指教省作文字母以示人皆藥石之誨謹當佩服新詩銘記不鄙幸教詩思平澹而緻密記鉢詳嶺而粹明此非沉浸演迤流於既溢不及此嘆味不能置賈傳碑但謂改一潭字不謂元本記字乃作碑字潭之石工善於刊補易之甚易但來誨碑則有詩記則

無詩恐亦不盡然黃陵廟碑無詩而水門記有之蓋碑之始廟以麗牲墓以下棺後人因識歲月又後則刻文為記又其後也乃有碑記表竭竭之節今若省許紛之則易之為是當因長少書及之

答馮吉父

向來得罪之由亦謂言不行則當辭官官既辭則不當受祿故治任西歸樸料院住俸而言者謂其不食周粟以是迂謫今來教謂首山之薇遠勝周粟然則食者為是邪不食者為是邪姑發萬里外一笑義立挺之可喜言者過之伴不達力是使之優游林泉養母數年適以遂其志也

答真侍郎書

某向此囚山前月末三書山中之考聚指三百幸無疾恙得以激神靜慮事所當事期以不孤造化亭毒之仁而義理愈索愈深歲月易得恐因循玩愒猶夫人也則無以見友朋於他日矣先天圖說舊雖留意此入山重讀諸經頭緒正多儀禮尤煩其間要言精義亦多先儒所未發既費目力于此則何讀畢諸經粗知大義然後溫尋易學有如來諭所謂長子代父長女代母有邵氏張氏行成朱氏諸儒之說縱某言之亦不過勸說未敢容易言之少頃自見得一二方以粟布比趙立夫來求率性堂

記亦以易爲性善之證設錄呈又有數記併以求教有石本者亦納數本如長沙倉記則借書兩賢救盛事愧筆刀斲敵欠發明耳

答楊富順伯甫

分考賦義而賦義專以破題爲去留此弊又矣亦坐士大夫爭之以特論爲然南樣爲法稍有語錄氣者即謂之有學不復於聖賢書中看原流本末又不曾於古今治亂實下工夫也此非得真儒實才辨風俗之機從上交來如何回得要亦關時數耳

答閻運幹

日三省齋元記如治已甚易及人甚難尋語全欠講磨古人只是自治自治切夫極難至於及人則治已之所推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雖武王八十九歲時召公猶以此爲憂此豈易事今所謂三省亦只是曾子自作功夫非是爲人緊要在忠信習三字蓋因及人處却點檢自己有如高作三銘皆得之只是信與習處猶欠親切首銘若改作無愧于心無愧于天方見得天只在此心不把天人分作兩段又協得人字韻蓋詩中人字盡與天字協若心字則止與章字韻協也高意以爲如何

答熊教授有宗

頃李升父未歸時招一全州士人滕處厚

謹仲權教小兒忽惠一書云夫能壞之於天子之度者必未嘗修之家者也此亦至論

答喬尚書行簡

其曩者幸甚螭蚋起部獲接青雲之武尚書誤謂其可進焚飾假借義釣骨肉而愚不適時忽貽罪戾竄在蠻荆尚書又追送而捐存之銜敢思意于今五年愚分目猶不敢以一字入都故雖知愛之厚如尚書亦自取弃絕然乃心鄉往蜀日弭忘山中於黜陟理亂了無相關溫尋舊讀粗有新得誦君子于役之亂聊以自適焉不足爲長者道也惟是有不能忽然忘言者今中外之所責望於尚書蓋以望實昭著人情交孚雖潛救密移如易所謂巽稱而隱爲功不爲小矣然濡迹已久未能自明君子之所存惟救時行道之務所謂心迹之不能自明此持一身之事庸何恤然揆時度義亦恐終不能以有所正救寧若言所當言猶庶幾萬一之補從違去就則有義有命焉不猶愈於因循歲月浸負雅志終孤時望者乎某廢於五年未有生還之日豈不欲緘口低首以冀苟免顧君臣義重若不可以一朝居者

答林提刑

某夏初嘗辱誨論俾記東園已具尺牋敬遵嚴戒今偶逢使府軍校恐失此端便愈



成臯緩輒畜一日按索枯思得數語求教  
傲韓文公升州水門記為歌詩以記事不  
知台意以為可否或者又謂漢史霍光董  
賢傳諸文所謂東園皆非美稱不若易以  
東湖然嘗見歐公有真州東園記張文潛  
亦有東園詩所謂東不可名園特洪景廬  
一時之說今若仍用園字元不妨或改作  
圃改作湖字亦自省辯論更取財度六經  
中有韻之語不分四声如魚與麋韻固自  
通用若馬與麻韻亦通此等諸韻今記中  
韻語大抵倣此當蒙一笑領會不以為異  
也

答葛路趙運判

誨絀再辱声氣攸託退揣愚近愧浮於咸  
學記比得李潛書欲作隸字今乃知已即  
登徽所教五條從別希拜答大抵讀書雖  
不可無傳注然亦有不可盡從者只如鄭  
康成注三禮已各隨文為義不能盡同而  
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有一事而  
自為兩說三說者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  
九不可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莽制證  
周公之法故某與朋友講論多是參酌諸  
經不一一襲其說惟是之從耳只如師氏  
一官鄭謂周召所歷之官而礼記註乃謂  
即大司成此兩註自不合又皆唯信以此  
推之餘亦可見高明以為如何

舍萌不過是釋采之換易今既疑萌為新  
善則改為舍葉亦自首事術者道路之所  
由凡從行者如衢如道如街如衢此類極  
多皆人所由之路故說文云術邑中道鄭  
於樂記心術注亦云所由也徐楚金說文  
通釋云術方術也謂一方之道此為得制  
字之本意今月令注乃欲易為遂字而謂  
之小講向來作文時固亦見此不欲從之  
若猶以本注為拘改審端為四字作辟而  
大之或易門術為門巷亦可或不改亦可  
倒行逆旅曾記戰國策吳語之類一二處  
有此語文有云倒行於逆旅但苦山中無  
書可檢欲易作保於逆旅如何吏惟財度  
師氏守王之中門次舍在王宮蓋諫教官  
之長參之秦誓顧命節南山諸大最為親  
近而國之子弟守衛王宮皆有次舍在宮  
故本文云之教國子云云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云云  
蓋與國子同處王宮因使教之朱文公所  
謂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正指此  
不然除却師氏外別不見王宮有李似不  
必改否  
古者廟有碑以麗牲墓有碑以下棺米有  
為碑刻文其上者故儀礼自壬以上廟皆  
有碑在庭所謂每曲揖當碑揖亦以為庭  
中進趨之節漢以後因廟有碑而議歲月

墓碑始亦不過略書歲月壽里子孫久乃諛墓稱功頌德若不假牲石爲詞則舉中之立石以刻文也何居蓋立石以識與造始末而謂之碑自是後世相承失碑本意似不必改牲石字若猶未免有疑則去一牲字或已指定字數則石下增一焉字以足之

### 答真侍郎

是問士人近忽來商置讀易不下二三十人每卦分作兩三日看先從王注程傳讀起且令文義分明如游揚呂謝諸儒所以輔程者固不可廢而橫渠之與涇康節之圖教漢上之伏互晦翁之兼論象占皆字字講求一月餘間讀者聽者人人自謂有益旁近郡亦有來者萬一中間開發得數人亦是報國之大者且不往此行也前所呈謬作乞以一語訂其可否先天一圖亭亭當當愈玩愈有味此決是古來曾有此說特不知何爲漢唐千餘年間更無一人說有參同中雖畧有此意而方圖圖之妙則未知古人曾見之否

### 答洪士龍

天啟

竹州詩蓋本礼器所謂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一語獨故賈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因以發明漢興講學之義今來教乃謂詩意爲萬物皆陰陽世間何物無陰陽而謬作之

意則不若是惟高明更加審訂焉考功記甚佳第道學三字似非經意否恐亦與道盛德至善之道同來諭欲令序朱文公年譜此願附名篇末

### 答楊蘆州

囚山四載殆與世絕四方之親戚朋舊雖忘其爲罪戾時遣人問無恙然而問遣再三不解益塵如尚書者蓋鮮矧嘗專人迎勞於長沙今復專人至靖風誼絕俗豈惟宵人之幸振積厲薄所闕不小矣感服之餘重以愧揚胡衛道自貽伊戚固別是一說而徐純忠胡李昭天亦奪之真若夢覺者殆莫可曉其尚以父親正人端士稍識義理貧賤患難不足以動其心故愈又愈矣况山深日末別溫尋曰六經愈挹愈深若指日得屏則爲私計爲便脫更留年歲亦自無妨惟尚書知我之素不以其言爲彊也帝城之書直不敢遣惟鄉人惠書則答之真是見得淹遠非人所爲也

### 答丁大監

愈疾古詩見懷唐律諤然有懷人憂世之意非但詞工味雋而所示近著又以見二三年間樂天知命從容自得之趣此非實見篤踐安能造次理道若此又重以嘆服而施之旱庚求肖之人若引而誨之某則無以蒙稱敢不益加懋勉錢教詩傳在成

都國見之惜不會得本後來聞已利行未見刊之何所若有贖本欲得一秩無亦姑徐之程易明白正大切於治身切於用世未易輕議第其間有當用象數變互不容脫略者如覆之眇跛北之馬大壯之羊此類分明是互卦如三年十年三百戶之類分

答喬尚書

明有數只作義理說固可若更推明變互尤為詳密想老先生非不知此特欲以遏其流弊耳朱氏易則大槩本諸邵子啓蒙明述先天圖而贊易之詞謂邵明義易程演周經此意可見曾親聞輔漢鄭廣之說易須是識得卦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即云云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象勿用即占人謂本義專生占筮者此未識先生之意某每以此看本義誠是精密邵子無易解不過觀物經世先天圖諸書擊壤詩中亦多有發明先天處參以漢上易則程邵之說尤明第漢上大槩人多倦看却是不可廢耳某十二三年來本欲合程邵為一書之意入山以後便欲逐旋抄

付人各有時此豈其時邪書樓欲榜以藏文樓三字可否或云六經姑作六字以備采擇若俱未穩乞自台意別名示下示下新作二詩輒留來人一日和韻以呈但太匆草無佳思也姑取一笑

其地因小姪願見長者冒昧以姓名輒汚主書吏近懷不韙之懼誨緘龍傲情味諒然義均骨肉其不以他人望尚書固善類之公言而尚書亦若不以眾人待我則某非其人也徒知銜戟且矜以自壯焉峒寇為目前之憂已迫內郡未知攸屆淮氛為將來之患發遲禍大滋可寒心得故舊書謂尚書有防海道一劄已見施行恐護前者必思所以沮撓之用舍乖逢皆不必深計惟言所當言為所當為以自靖自獻此則尚書之風心也願終圖之

答羅制幹惠

元祐館職一書前所未見茲蒙顯示新刊五秩為况與甚士之擯於熙豐死於熙豐變於熙豐者不為少矣一振起之乃有如許人才出為世用至宣和末年劉元城卒元祐氣數盡於此而北夷內侵此所闕豈小小者趙太社文欲發明此段可謂用意深遠

述來教期我善矣姑遲幾年未晚來詩所謂盡此餘生作放臣者請除此七字以見

答曾教授

左傳所載因亦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頗  
此得存者居其六七如列子受中一節  
然為聖賢相傳之要語其嘗以勤禮二字  
為朋友名堂矣今來論欲以名齋居之室  
謹効薄伎以承盛意觀名思義更惟勉之

答真待頭

其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有著  
述來論拈出孔注中大一鬼神等說乃不  
與鄙見同合此外如藏脩息遊政以蕪脩  
身等注皆有發明中庸疏中已有氣稟之  
說亦與先儒相表裏唯來論疑其誤以水  
屬信蓋古來元有二說師傳各異如乾鑿  
度與緯書中皆謂水為信土為知故王制  
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主信之說而五行  
傳詩叔重說文之類又有肺火心土等說  
然而亦皆有理蓋水土同包火土同位各  
有所據以天文察之以一身驗之亦有各  
處此非面莫盡也惟以坎為腎離為心則  
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歧黃之說耳  
頒示李氏儀禮集釋功夫緻密附以古音  
至不易得第一惟鄭賈之信不復致疑鄭  
賈之說豈容輕議然亦有不可盡從者故  
晦翁於經傳集解中亦未免有所去取其  
今且疏出二段求教非固亦異誠見其不  
當臆為之說耳高明以為如何來論又謂  
讀書有所養次恨不即見之江尉書中能

言其略

答虞邛州方

鶴山瑞光之事亦可怪第鄙見有未達者  
不設登之帟上蓋天地間惟步乎離者迺  
有光雖日星山嶽草木之精發而有光者  
皆離也無故而光只是草木之有光者或  
者山川蕪沒之久一旦翼使君發舒之効  
祥薦異理或有之便謂佛力斷不然也

答羅制機

羅君章本傳少有好事竟是事元溫庾亮  
友謝尚人品不甚醇正故直是費詞耳論  
其實則何設望黃太史以來論欲歸重于  
君章故只得如此古人以字為重雖孔門  
弟子與子思皆乎孔子為仲尼字與謚相  
似昔人所通稱也今人呼前輩字遂謂不  
然故記中稱二賢字恐高明欲一知也

答李監丞

因記去歲蒙示中和堂記跋大抵諸賢之  
說發明先儒之遺旨醇正平實無可復議  
陳和仲學於慈湖凡慈湖之門自是一種  
說話某與之相議最多雖廣微兄弟不能  
無此然而和仲此跋儘好如謂中和和且  
焉和而中行焉此類合外內貫動靜亦無  
可議惟以對立中和為疑此却似慈湖以  
子曰二字疑繫辭不盡出於孔子只有變  
化云為一語最好此非面不盡某因有一

疑求教向來每與友朋語謂六經語孟發  
多少義理不曾有餘用二字逮後世方有  
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  
百年來才說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  
別尋二字換却終不得似此精密高明以  
為如何

答湖南李運使

古人所謂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不持時  
時整飭不設頃刻稍慢幾微之間此忱不  
屬便非天命流行善利吉凶皆由此判甚  
可恨也十數年腹心之疾一旦掃去在於  
人情孰不慶快而多端疑慮如臨川吳環  
谿之孫至上書辯析未問虛實如何至於  
生今而不信大抵若此非細故也

謝史丞相

某已恪修竿櫓專人控陳起居彛儀茲不  
瀆叙輒干嚴分冒布愚悃伏念某稟姿魯  
鈍涉李淺蕪徒以狂瞽無知自貽臯戾上  
思全覆特追誅夷追禡三階竄投荆鄙七  
年去國六載囚山臯大責輕感深涕隕顛  
惟趨走下風幾三十年蒙荷知憐實先儕  
輩寅綠聘召塵玷清華而恩斲妄發自速  
厥辜又仗鴻私特從輕典羈窮之跡人所  
嫌憚嘗欲敬共尺檣控露感私而漳之  
府無路自通揆諸人情宜在誅絕敢謂少  
師大丞相國公先生尚垂矜惻特賜護持

徑為敷陳放歸田里元階舊成既即昇平  
直館珠庭遽明職祿大踰始望夙揜前聞  
雖愛惜人才存全事跡粵從更化具有成  
規而某藐茲九瑣之餘僅覩生還之命顧  
迺便蕃異渥蕩滌滌積愆復為全人以立斯  
世則捐軀莫報拜寵益驚對荷之忱已詳  
專檄茲因靖州發回省置急具手札申控  
五谿道惡勢須秋晚可抵荊州來春之仲  
即達敝里倘尚依仁庇一家數百指之聚  
不為異鄉之鬼則始然恩記頂踵知歸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六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二十七

朝京集

書

錫山安國重刊

李眉州 王原

隄寇漸定而諸臺裴徊不進利州一帶已  
皆葺屋廬墾闢土地深洋之間諸將亦肯  
向前若諸臺駐利則雷疆漸可屏流民有  
所系屬大明賞罰別遷瘴惡剽叛捕亡何  
為不可顧悠悠果山下怯諫盜殆莫可挽  
黃卿獲潼川盜四十八人便可即誅乃解  
赴制司雖云把穩實以滋變或者猶議使  
府已獲姦細具有贓證乃託之鞠勘明示  
姑息睦印亦獲大邑所捕逋寇數人乃不  
就戮執而歸之成都帥司內郡皆爾潰徒  
何憚而不橫行也

黃制置伯固王辰

載惟吾蜀之微孽自開禧之棄四郡嘉定  
以來經理未竟虜復大入分閩者或兩三  
月或三二年而去閩隘疎魯舊來備禦去  
處未暇及修而損之又損以養成單闕之  
變故自比歲壞政敗局之說每行於公私  
文書信乎其若此也然藥之活之則未有  
他策是以昔之受大寄膺重任者惟有開  
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不以遜逆廢  
是非不以喜怒用賞罰功不以疏遠廢罪

不以昵比揄此意不競謹局之懷相尋無  
窮某官秉德康寧宅心寬綽况十年使蜀  
閱理既多几今僂言皆所素講諒惟聞命  
引道旗志號令必已洒然更新龜茲遠服  
持未及聞之鶴帥武仙雖曰散亡之餘然  
當難則不足鄉我則尚可安康邊面而付  
之吳桂未保何如陳昱粗強人意近乃聞  
麾下有潰者豈御下稍嚴未可施之目前  
邪近事則未盡知若前一年秋冬漢沔間  
亦賴其力也田冒能保武階於羣州潰裂  
之衝邇來鞠治之詞乃若屢其所為此不  
可脫亦嘗為李丈言之而見荅之詞未甚  
明暢前一年冬彛事之時人才短長大略  
可見古人觀過使過之說若試以是思之  
尚有遺才可用也

江陵別安撫之條

俗流世壞士大夫以官為市與民為仇少  
之時有言人之蓋蓋不師者輒咎其誣人  
迨稍涉世疑信參半今則信其有是人也  
不知某季力日銷不足以克其性資之薄  
邪邦世變之茲可憂也古者自君上至公  
卿大夫侯伯牧長咸有師保之義焉今使  
民日趨於邪辟以陷於盜賊寘之殺戮者  
則師保者實誨之其學不適時分與世絕  
又矣便蕃三命起之於又間習嫻之餘屬  
時多艱救遇不贍蜀邊知目前所聞似無

他慮然藩籬元未復將習於貪妬守利於  
適亡軍樂終貴散則猶如故也吏狃於誅  
求士狀於躁競民困於物貴猶如故也然  
則天下事蓋未可知人謂金亡鞋和可以  
少紓亦未知高明以為如何

程運使還京甲午

如熱事者在今寡儔嘗欲一拜下風因循  
不果則起家為吏益遠聲華矣聖學不講  
士棄其德性之知以休於見聞之陋其酣  
身於利祿者固無足言也稍知自好者亦  
以纂詞緝句為學問之極功俗流世敗莫  
知正救乃至養病枕席卧制四海舉朝薦  
紳之士奔走後先莫或以為非今天去積  
年之疾是治乱安危之幾也或為地節之  
親政或為天寶之踵亂昔未可知也而朝  
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  
可知也某才謝知薄誤叨闈寄屬時多故  
為力孔艱向來渠陽七年亦粗有讀書工  
夫嘗欲以古今典札名物之交緝為一書  
或有補於世教今一行吏此事盡廢少須  
亦欲乞身以去卒酬此願惟是未知見日  
臨紙悄然

鄭丞相甲午

某比者伏觀顯號揚庭正人宅揆嘗修尺  
者亟控質忱伏計登徽某此月二十九日  
伏準十一月十九日堂帖偶蒙誤東進職

錫鑿董惟奮身寒微致位嚴近自貽不靖  
投屏蠻荆既獲生還誓言報効今以西清  
侯對東蜀作藩起之皋辰之餘已劇僥輸  
之懼而器名驟假爵服優加矧惟他節親  
政之初天正履長之始命令之播聽瞻所  
闕稷蕩表臣式商大發念非大丞相樞使  
國公銀善棄瑕納汗職垢委曲敷奏動恬  
帝心貌茲安庸疇以有此已具奏積控辭  
思命併具公狀上諸尚書敢復吉圭手狀  
盡控衷曲拱伺報可之命庶得以少安厥  
位迺負乘之譏則區區之愚分也蜀去天  
日萬里罕所知聞聖化更新人才彙進職  
進職會獎善聞者興起不圖餘日獲睹明  
時更願行之以和平守之以攸久謹終如  
始不替有加毋安於小成毋狃於姑息毋  
淫於保累則宗社靈長之福也夫之豕曰  
剛長乃終其九五曰莫陸夫夫中行無咎  
惟大丞相深思而篤行之某受知之素無  
以致其靖獻之私不竟縷布

鄭丞相甲午

某已肅吏函敬為明時致登庸正人之賀  
寒暄昇問茲不瀆陳竊惟瀘介渝焚之間  
自為一隅於中都近事咸罔聞知今春便  
從置郵奉立相制書奉跋貪御筆奉改元  
詔令始知親事法官大明黜陟忠良胥勤  
幽枉畢伸以靜默者十年而發舒於一日



日雷行電瞬旬並萌達蓋有日侍左右而不及盡知者此自昔英主之所罕見也者不圖餘齒親逢盛際矧又王靈下燭商賈優加舜閣增華漢金寓寵銜戢思遇莫知所以報稱忽又從邸報伏睹求言之詔蜀置自近歲多故習成臯緩若須被受得有後時之悔散其德意亟貢封函尚慮聖化更新不欲循襲謬例繳呈錄本乃以鄙見即封章之詞節成短啓似亦可當錄本非敢爲世問虛美不情之言以自疏於門牆也仰惟鈞慈幸察其有封章啓事之未盡言者願終言之 主上天姿絕人無庸過慮而了翁妄謂古人格君事業全在觀摩麗習益左右前後出入起居無非學也賈生所謂習與知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放中道若性大抵數終未盪禁於未發熏陶漸漬非一朝夕之功耳用能愈治愈明愈得愈驚雖以九十之武士功成治成召公猶有一篲之戒後世之君非無天資之資美血氣之勇一旦發於憤排如漢武宣如唐憲武赫然剛斷立底成績然而正本澈原之道未能深厚終有作輟滿除之憂况後世宮庭規模與正人端士邈不相接九羣臣面陳口稟囊封圖奏規模拂之意少稱譽之詞多人主習聞其說養成驕矜多肆易足於是乘其偏而入者何所不有故

二十年間未見有數十年久安長治而不變者蓋其來久矣大丞相當軸未幾宏綱大義章明較者固已一掃近世見聞之陋更惟立心強志以千載自期而始衷終焉毋避嫌而退託也毋遠怨而姑息也毋厭煩而自畫也毋易盈而靡竟也斯不勝海內善類之望此外貪吏之未盡革友以不受苞苴爲利蜀師今職授任事多牽制餉所以楮輕物貴立見狼狽此等瑣屑尚詞陳之

陳參政甲午

某以蠹吏函敬致賀悃寒暄尋問不復重陳某寓治三虛僻在渝夔之間於中朝近事咸罔聞知今春始從置郵獲睹詔令之下赫然有厲精求治之意明良之會千載一時不圖餘生獲逢盛際矧又進職錫帶獎師孤遠省循涯分未者報稱會聞御筆求言念厚思未報寧可默塞自同衆人以上囊封少陳愚悃不敢復効異時錄本繳納乃以封章之詞節成短啓似亦可以當錄本非若世俗虛美無益之詞也伏惟鈞慈幸察蜀地無他聞惟始也聞金鑰之既成而喜今也聞和好之不可恃而憂近得史制帥書雖亦感陳平蔡之功如云函守緒之骨俾阿骨打之實係天剛之頭其詞甚偉而其末尚云我情固當防而羈縻之

策不可廢故疆固當復而進取之謀未可  
急大抵今日之論雖當事任者亦未能自  
必勝負必俟兵刃既接而後見耳人陵朝  
高之使諒亦少須道路清夷秋情可信而  
後遣趙敏若同年專闢以來物望甚隱相  
公居中之助實多第破碎山河亦費整治  
置司業中非地而分職太煩亦欠割屬之  
意高明以為如何

蔣大著重珍甲午

比睹邸報竊審觀政之初起家秉府歷時  
未久又聞擢左著庭兼華經殿進之節  
士林所推比又傳已闢修門建退之義適  
中合宜是為得之特未知目前事跡又何  
如大抵後世之治有難言者人主不自親  
正人聞正言見正行習與知長化與心成  
慶作又遠工夫人臣不遵隨世就事藉令  
杜富韓范文呂司馬諸大老出來亦只作得  
三數年遠者亦不過七八年本原不深必  
有肅除之憂一伊尹也事成易則於于皇天  
而事太甲則格于上帝僅與亳陟諸臣等  
早况秦漢以後規摹抑又難言宮庭之中  
與正人莊士盡不相接間見羣臣則又多  
稱譽諛說之詞人主習聞其說養成驕慢  
多肆易足故二千年間未見有數十年久  
安長治始終如一者間有發憤排赫然剛  
斷之君亦不過本於資質之美行以血氣

之勇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養之况退而  
寒之者眾則事業安能不與血氣俱為盛  
衰也元祐自四五年後建中靖國自七八  
月後嘉定自十一月後寶慶自八月後事  
跡頗異此真所謂可立而待者某目前甚  
憂之高明以為如何游景仁弘毅堂乃因  
某見其後生時好尚稍偏欲勉以遠者大  
者崇本用大心堂後來 墨取弘毅二字  
為作一銘又之渠方亦真丈作記只行得  
此二字作聖之功也今門下更欲於此二  
字外添明心二字不已贊乎吾儒只說正  
心養心不說明心故於離不言心而於坎  
言心若良貴精玩而有得焉則知此味之  
雋永矣

真侍郎

清原字不容作篆蓋篆文原無水旁記得  
未發原復之嘗以縣額見委 誤為書水  
旁既而檢之為改作楷字後來不知換否  
李舍人性傳

淳光借牧之事太汝容易此處正當衝要  
若放令驍騎南牧則盧信黃蘄最切莫不  
有飲江之慮矣使全趙守淮東西使大趙  
制圍于黃又命重臣帥江東為慮可以略  
見度會參未必便出其悠悠則潛寄亦  
不輕也黃帥湯之甚善始也用田胃鞠和  
彥威皆能救前政之失人心躍快而眉終

於胃威亦不威敬若才領事便當強鞋二道並進一入河池一田七方一擣石昇原幸而連捷邇來兩旬又照所聞蓋廬僻在一方知聞獨後耳丁文伯來音甚遠或謂此時已在梁山蓋已過夔門是却未得之命使未嘗入蜀者必不肯便來試事未有所付也此聞御筆付敏若有控扼開河羈縻秦鞏等語又相君有書大抵有乘機拓境之意却恐自今愈多事矣

丁制副備甲午

竊惟今日事勢叢諛習欺蓋非一日開禧以來大言誇詡恣行不義者謂之才吏至誠懇惻愛養根本者謂之生儒嘉定以來縱貪剝之吏俟其盈則持而奪之為害滋甚於前其勢必以掩遏蔽蒙全身固位為事實誇實負實利實害上不及知鄧桂不足責也而後來者亦深以張皇邊事為諱無其事而張皇者固不可也者之亦不可言不惟當時不可言後來亦不可言此所過州有言今年二四月虜分道大入幸而曹贊諸人馳之者乃云無許多事某皆知之竊窺其意以謂二年間渠已經理有緒可保無虞又覓其詞氣方欲以此策勳深恐自今蜀中有請或為所礙斯亦所關不細也黃帥之罷牛李表裏之力而黃亦

自取之方其拔田胃於彭門韓和彥成於崇慶皆出於人心不平之公論稱快既乃聞徒胃而不威賞罰之大者既爾餘事推見今大卿以正學直道自東眷知攜持令名填撫全蜀雖號元戎之貳實操人才之權黜貪疑廉旌直遠誣揚善瘴惡簡能汰庸蜀之人士於是有望焉李微之居莫府為助已多度賓客必有借行者更惟傳訪而精擇焉得漢中書上以手書付趙制帥俾之羈縻秦鞏想已見之別紙錄呈成大卿亦有破受否制司會到襄陽和議併錄呈以備未見其詞雖若倨肆而所謂不當取鞭人所爭者亦未為不是也惟是朝士近書報及鞭人借浮光放牧事大卿聞之否光豈可借正盧信斬黃之衝史帥未稟命以前已一面許之朝廷不得已從之淮西全帥不可則至割光隸京西以徇其意正恐天下多事或自此始忽又見高表兄瞻叔際江東漕未晚此意曾參預悠悠未出此一箇甚重大趙在黃岡置司意者朝廷固亦以先信為慮之觀目前事幹干歧萬難未有止廢所率親政以來善惡粗明然終竟具文飾美避嫌畏議之意多或如靖國半年而交嘉定不及一年皆未可知也

吳舍人未

所繳梁李詞頤陳誼甚備置中又報再繳此所謂竟陸夫夫仰嘆感舉然目前尚存同類而未經拈出者古人責於剛長乃終更惟念之其近嘗遺友朋元書祗自四五年後建中靖國自七八月後嘉定自十一月後寶慶自八月後事跡頗異此又時賢之所當鑒也

回牟總幹子十

偏旁從才止有存在二字如字等類皆才也哉在皆取才而存字轉注續作說以承委論此非甚難第夢卜等事閱涉最大今人物之要格事事要知而形跡內事最是切近乃茫不知其故意謂存容當思其說以見問乃不措一詞故未敢便答更伺憤排之餘却將商畧也

曾參政

中道拜疏逆逼端兵薦紳流傳為明時盛事恨未獲拜觀諫藁而近日所聞又若和戰並行者遠方不知事跡之詳第深隱憂直俟至荆鄂江黃以去方知議論之的然其大略則有可言者蓋自二十四年間上下相徇以大言誇詡為能以至誠懇惻為頌開禧諸臣盛陳備禦自詭克復詎於夫軍亡將城邑立墟嘉定寶慶以來此做猶如一日張小勝而匿大勛矜虛美而蹈實害蔽榮架漏始取官職其幸焉則災不及

其身如陳鄭諸公不幸而受其敗則終以爲同已也不深咎之若此風未終憂未歇也高明以爲如何

吳知縣

端平改元有庇蓋所謂平者君子在內小人在外便是平如賓客坐於堂上吏卒奔走堂下耶平也今恐吏卒懷不平之心呼而與之共坐則不平莫大焉况堂上之客一一精當則彼未嘗不平乘舟亦然

鄭左相乙未

數日間道路籍籍皆謂鞬虜已闖蜀邊有數百騎巡綽後來者未可知又謂虜在唐鄧但隨囊又謂淮西推場客人爲鞬所誘略又謂蔡息之人怨本朝既深將有必報之意又疑克敵軍招來不盡恐有遺患連日俟候取稟不獲唐望皆以白于右相及三執政若未盡知其果不知邢中外皇皇莫知爲計淮西楊帥申者深以王是誘叛爲疑若謂楊帥自貽厥咎則亦有說然以某愚見終是王孟諸人素出襄淮之門不爲淮西用久矣今當契勘此數人誘叛虛實別議黜陟若便以今日招安之功厚賞以報之萬一誘叛是實而反蒙顯賞則朝廷失政刑矣自今誘叛者源源未已何以待之

上兩丞相乞以陰雨祭國門乙未

古者禱禳之典于郊于宮于方于社若久雨則有禱祭國門之礼至後世乃舍所當事而奔走於浮屠老子之宮習熟見聞恬不為恠某每見前輩在州郡問猶舉行方社祭門之礼而堂堂天朝乃不是之行今陰雨為疹害于梁盛其妄意以為于郊于宮事大鉢重莫若先行禱社祭門之礼則諛經訂律允謂合宜今未除社禱自照太常寺常貳差官行事外其祭門之禮今檢閱通典錄本在前如蒙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寧國趙書記時頃兩申

西山所書廉仁公勤說可以想見其謹獨畏知功夫今安得斯人邪跋語足以翊詒訓而覺世迷本無可議第熟觀來書春谷之論方謂春貫四時仁包四端云云今乃仁以字與廉公勤三字等而為四此已是綱領上有病且斷之曰廉則不受欺仁則不忍欺公與勤則無任欺無敢欺據集愚見識得仁字分曉則廉公勤在其中安有仁人而不廉不公不勤者乎况如來教四數字上一言如受如忍之類皆未甚精密更惟思之

吳提幹

高文略涉獵一過大抵粹正而時有逸氣平實而脫去俗韻甚不易得若更以六經

義理涵貫其間又以賢聖書法自律則法嚴而味厚矣

吳侍郎潛兩申

大抵起家為郡出處本無難議只有過關二節為人所側目初辭且平過正欲於再辭言疾病之餘不能入且其詞雖似易碍然言之亦有道理而或謂再辭便及過關恐傷於早須三牘後言之若遵來諭則入見而無所陳此說最好第未見前輩的例恐又不見君而徒手以入似欠缺如韓公之不與聞邊事此是二府奏事韓公不肯與却非全無奏事耳今欲力辭守郡侯必不可然後乞免過缺又不可則作一短劄但言臣本任三兩事仍及不敢與聞時事之意不知可否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拾七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八

自蒼類彙

錫山安園重刊

記

成都府府學二先生祠堂記

開禧三年蜀盜既平詔遣刑部侍郎長沙吳公獫論蜀始至則以崇化善俗為大務既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朔望即學官見諸生講授經義退語寮屬曰古之教者既為之建學立師而有道有德者皆同祠于學成都典治為西南劇鼓篋學官者蓋六十州之士咸在顧偁明純學以承孔孟如源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乃來有像設甚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意會余表兄高文卿亦以書請于公且曰三先生之祠偏天下况周子嘗仕合陽傳謂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二程先生則嘗侍大中公游于廣漢成都最後伊川父君治著錄甚眾今其遺風餘澤猶被諸人春秋奉祠安可獨後則以屬知華陽縣度正郡教授揚寅恭新簡州教授王祖孫度地于漢文翁高朕石室之西祠烏以建安朱氏廣漢張氏配而屬某為之記某固謝不敢而教授復以公意來請不得辭也竊嘗妄論天命不已物生無窮人惟獨夫陰陽五行之秀以成乎兩間靜虛動直萬理咸備有仁義禮知

之性焉有側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焉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焉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焉是數者折而言之若弗齊合而言之其極則一皇王以來生不並世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率是道也堯以天下與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夏德既衰湯告民于亳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下于民殷既隊厥命周誓眾于孟津首曰惟人萬物之靈曰道心曰衷曰靈九皆三王有天下之初首明此義相後各數百歲如出一口至於成王言生厚尹吉甫言兼彞三代之衷而有刻子言天地之中孔子言性與天道子思言誠孟子言善不以世之相去有久近與口授面命曾不少殊蓋以見性命之源清明純粹可以參天地宰萬物而闡百聖者在此雖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而是理必不可殄滅也孟軻氏殛學者失其傳務記覽為詞章者沈痼於卑陋既不足與語此其虛無寂寂者自以為高明又不肯事此是理雖卒不加損惟大本之必究則惑世誣民者得以著馳一世而偃冥行於無所存主之中蓋降周秦以迄五代治少亂多君不得為堯舜之君民不得為堯舜之民凡以是焉耳藝祖造宋首崇經術加重儒生列聖相承後先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間豪傑並出

周先生奮乎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圖立書本於易之大極子思子之誠以極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本之以中正仁義貫顯微該賅用二程先生親得其傳相與闡發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孔子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復皦然大白於天下使學者皆得以求端用力於斯焉嗚呼元氣之會而天運人事之相參乃至如此何其盛哉由是異人輩出又爲之推行究極至於朱氏張氏而三先生之蘊亦幾於發露無餘矣由三先而來雖不克皆顯於時究其用然以其嗣往聖開來學潛補治理以建萬世太平之源則孔孟氏而下未有之也淳熙以後學者浸盛氣數屈信慶元學禁已密正理不競卒之士習日卑極於內惠外變之相仍則斯道也至是益信夫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夫吳公受學於廣漢張氏者故能尊其所聞以淑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遺書於學蜀自昔號多士李於京師者至此比齋魯繼自今登斯堂拜遺像退而復讀其書以索三先生之所以爲學者何事而反求諸己幸而得之則弗措焉其必有興起者矣顧余至愚極陋何足以進此而幸嘗有志敢述所聞以告郡教授使復吳公且以自厲云

末康軍評事橋免夫役記

岷山之江至軍城之南其孰滿旱冬涸則漣筏可濟逮夏而航多有覆溺之患淳化元年安定梁公楚以大理評事來守此邦冬仍其舊夏則爲石籠木柵竹繩而屬繩於柵植於籠跨江而橋鳥氏至今賴之即其官以名橋示不忘也橋比歲必一作費以鉅萬數而官吏並緣騷動并野民不得聊生王公之望漕益州乃以縣官斥幣加舊材估直下邑尉市竹亦庶幾知民疾苦者而吏所侵牟十有七八民復以控于常平事者爲治其事民賴以少紓然尚有修橋丁夫仍爲廣濟一鄉之大害蓋雖三錢之賦半畝之官亦例出一夫其爲役不過立木破竹運石而竹木未集護作之吏皂必先期督夫稍失期則係累之撈笞以千百爲旅曠日持久使民不得及時耕耨以養其父母其遠者至自大面山下率戴星往返不下百里仆溪卧谷爲蛇虎所傷者又不知其幾也歲自春正月至于夏四月繩橋成又自秋八月至于冬十月浮梁成以日記民之橋本於是足矣役之隙惟夏冬之仲季四閱月耳復有繁橋撤橋之役使民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吏又迂延其役不苛取不厭先是今富順守陵陽虞侯爲鄆別駕以郡城至導江凡二十里浙秋夏霖



潦泥淖沒膝乃伐石斃涂山一夾植榆柳  
 人率謂便客有謂曰東郊既免涂潦之害  
 西山亦使之民也富順懼然曰子何以教  
 我則具告以造橋之為民也病者富順力  
 議所以除之會去官今太守富順之仲凡  
 也至郡首訪民瘼即石路與榆柳之未備  
 者為足成之且將推行萬議一日鄉之民  
 詣郡願以其鄉所產茶額凡一引則於土  
 產官錢之外更輸百錢佰做做青城縣例  
 官為募庸以代已役庶各得以力於南  
 畝侯不可曰使民至此皆有司之責也知  
 之斯已速之尚忍荷辦於民邪吏或執其  
 說則斥去之乃發郡少府錢召堰匠九十  
 人始二月之吉番休磨功日四十五人支  
 庸百七十錢菁月而罷其秋後亦如之具  
 以列于臺府吳上諸朝前軍器監漢嘉張  
 侯為茶馬使者聞之曰此亦吾職也捐金  
 五十萬以相其役山民大過望環一鄉之  
 耄倪擊鼓鐘、拜舞于侯之庭至作為歌  
 詩以詠之侯乃登進其耆老而勞之且大  
 書數語勉以孝第力田樂輸省訟有老舉  
 手至額前曰吾年踰八十自始十四五即  
 罹斯苦不圖今日仁侯之極已也名鼎拜  
 感泣辭謝去已而制置大使資嚴安公下  
 侯所列事狀于軍興茶司俾未為定例曰  
 此惠當與大岷並為無窮民益大喜始橋

南面九百五十丈率駕空鑿虛工苟幸得  
 稍淺地以施力傾摧異甚過者不瞰風清  
 掀涌心目掉動倒疾趨以濟二年間直橋  
 之中江遽積石成磧縱四百尺衛半之其  
 勢方輿而未艾也橋自是植柳有地當益  
 安固亡可慮人以為侯之隱念有相焉乃  
 相與議省侯象築室于橋之西併大使茶  
 馬富順同堂而祠焉岐山安世通隱居大  
 面有年慷慨急義既祥顛末謂不可無紀  
 則以屬余余性有生之類莫不同跡人能  
 格共明命而無蔽於有我之私則凡天下  
 之飢之溺匹夫匹婦之不與被堯舜之澤於我  
 心皆有戚戚焉而不能以自已者雖窮而  
 在下所以克舜其君民者亦豈非吾已分之  
 所當為况有社有民而足以行吾志者哉  
 昔雅公為名山茶官秩至卑也以沉黎輩  
 運博馬茶歲妨農功乞以郵卒代民夫至  
 今蒙其利其後大撫全蜀入相天子以生  
 靈為己任計所成放無慮七百餘萬緡使  
 民有常心而天彝賴以不泯者其端實肇  
 於此侯之為人挺有祖烈自始為郡崇正  
 學以迪士習申孝第以示民厚考室廬以  
 舍窮獨坏城郭以飭守備肅恭明神以教  
 民昭事祈報嚴尔 郵亦既盡心焉耳矣  
 今又以橋之病民為之慮材鳩庸以強其  
 勞俾不違農時官無小竭其力之所速焉

事無小循其分之所當止嗚呼如侯者誠能充是心之庸可限其所如往邪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侯之謂也夫侯名剛簡字仲易大使名丙字子文茶馬名震字東甫富順名夷簡字幼仁

永康軍花州記

永康之城南曰花州者俗號果園榴繫榛莽歲久不治陵陽虞仲易父來守是邦更今名而築堂于其上取劉子臨河之嘆曰美功縱廣四仞其衝之長如縱而加一以嘉定之四年五月端午落成賓朋翕合憑檻縱觀逝川騰輝列嶺賦狀嘉卉輪秀古木膠翠危巖突立長橋卧空奇雲落霞泉日霽月隨境姿態應接不暇客曰嗚呼噫嘻此天地之閔若有待焉者韓文公記燕喜亭所謂斬茅而嘉木列伐石而清泉激天作而地藏以遺其人者蓋不是過也余曰是則然矣自有宇宙便有此江山高明傑持天地初無隱乎尔而亦豈私於虞侯也山徑之蹊人惟不用耳用之而成路於介然之頃夫豈自外求哉山之所固有者然也惟人亦然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吾廣居也位正位也萬物備具無少欠闕人推由之而不知其道故私意橫生自為町畦而失其所以為廣且正焉有能一日克己復禮而有以洞見全林則將隨處充裕不

假外求曾次浩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者矣今余於是洲也亦以是觀焉不然久矣其為洲也胡昔之昧而今之幸昔也過者弗顧而今處為部南之勝豈侯之力所能襲而致之邪侯瞿然曰非子不能發此子其遂以斯言記斯洲也是為記侯名某乾道宰相雍公之仲孫余則臨叩魏某也

紫雲山崇仙觀記

大中祥符七年綿州守臣劉宗奏言彰明縣紫雲山崇仙觀柱木有文為道士形及北斗星象拜來以圖上宣示宰臣予禁中臣旦臣準各拜表賀建重和元年始建道學是歲詔崇仙觀其以延祥為額國朝崇尚老氏惟祥禧政宣間為盛而是山被遇足再今皆在太史氏豈其山川鬱蟠固有以宅靈氣會風雲而感召至祥若此者乎嘗欲考諸方志以驗其然否未果也開禧二年余校讎中秘書山之道士曰趙道川以刊誌未備迺水陸方里疏其事而語諸余會余去國乃伴它蜀道川蹴然謝不敢則為言子誠有意焉他日其訪我于蜀尚有以贖今也既舍去後六年余尚里居道川睹門諸曰京師之會逢執事之不問雖然執事嘗隊言焉出其觀之圖牒則視前益加詳蓋山居彰明縣之西南四十里所

曾鬱環秀古木樛翠地理書謂常有紫雲結其上故召理或然也岡來自北為天倉為龍洞東為風洞為仙人青龍洞露香臺西為蕃願為白雲洞南為天台山為舜帝洞堯溪源天生橋其闕則前為元始殿為黃籙寶宮九真殿在後玉皇殿在九真後東岳天師鍾樓在前左三元柱籍真官真武在前右南辰五師後左經樓瑞真堂後右三仙六神居前兩廡以至齋宮宿廬庖福庫圍以固以具古栢梘立于庭者巉岩老硬蓋不知年而其間所謂黃籙寶宮則世傳為唐開元二十四年神人由他山徙寘于此者也宮之三十六柱皆檀木鐵繩隱迹迄今不毀所謂柱木有文則住山張承果修是宮而得之即國史所書者也詔承果倍賜束帛及御茗紫衣師誥由是遠近翕翕歸向館宇蓋修像設有殿相承至蒲懷並與其徒復增拓之爰疏于今營甃聚壁之工日滿荷其偉殿古之民四今之民六而四不足以加二古之教一今之教三而二常足以勝一人謂三氏語人以善惡禍福或崇尚者眾非偶然也振儒衣冠者滿天下豈不曰自孔氏孔氏之德大要使人近思下學謹獨為已即事即物以致其知而充之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其道蓋至約而易知至近而易行

者也而鮮有能的然篤信以從事於斯如二氏之徒尊其師之說使四方之人奔走附集行術施施而不能已者雖繕營宮廟哀毀遺文儒者亦鮮及之因道川之來之勤之請之力而重有感焉乃併書以遺之且將以誌吾徒焉

成都府靈應觀賜額記

嘉泰元年夏四月四川制置使言臣竊惟北方真武自武當飛升受命帝所謂民祲不祥隋唐以來威異顯著逮太宗肇興觀宇累聖相承隆名遠闕像設有嚴四方翕翕駭奔而成都為西南一都會乃未有待祠脫遇水旱疾疫祝禳無所慶元間郡貢士劉鼎與道流張元簡首議建祠請于郡願卜蜀在故廬之左方鳩僦功會臣入蜀吏民言狀願得即功臣以一方休戚所係亟命崇成既又為記其事於石由是物庇薦則禱之時雨陽賜則禱之祝厘釀洽靡誠不應吏民復詣郡乞號崇臣稽之記牒參諸中令敢昧死請願詔有司議所以褒崇之尋下禮官議如律開禧元年八月辛卯制曰可其以靈應為觀號於是邦人厭悅抃舞相與服天子之寵靈復相謂曰觀之始基也我劉公憲顯吾土實庇斯役今以狀聞而公位樞筦復相嘉號之成是不可以無紀以其嘗從事此州也屬焉某以為

神職乎幽人職乎明神者助天地以成物而人者其又為神明之主者乎事神之問聖人唯之然正直依人靖共介福古有明訓後世舍本趨末所當交神察明者非委諸茫昧則沐於恐懼而感通之道微矣今真君之威神啓婁於列聖効靈於四方風行電馳考魄泥竹而司蜀厥休不問遐遠公之位望方將為天子秉正天紀陶融景化以福百萬生靈而念蜀厥休不問前後則神之所以使人而公之所以忠於民而信於神者各致其能而不相瀆矣是二者皆宜書政以附號崇之末云

資州新創貢院記

古今未有遺民而可與共治者是故先王立為司徒敷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能鄉老大夫以禮之賓之向為萬民也今合表而尊異之衆賓之席皆弗屬焉厥明獻其書則王再拜而後受與祖廟之寶物皆藏于天府其不輕而重也蓋若此自科目設而教法浸壞雖二漢近古此意間有存者迄魏晉隋唐則事益遠於古舒元與所謂試之日士携脂燭餐器分坐于寒廡冷地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若是慢易者相承以至於今未之有改雖然是固因時之制不得已也顧獨不可抹其甚而益其所未備者手資於西南為文物郡由先漢

二王以後代有显人垂諸萬世而修名粹節尤莫感於國朝逾百年而來亞礼部冠大庭擢昇甲首全蜀者項背相望由宰臣法從寺監郎圍班班可考資之文物於是為蜀林首然致其貢士之宮則未之有也寓試于報恩佛舍弗便則合郡縣庠而棘焉猶病其褊也慶元初分潛司貢額于諸郡資之貢二十有一人至是增為三十有二十舍是亡他途也則就試者因以倍於昔蓋不下五千人而僅入出于一門既未免有壅闕躡藉之虞幸而得入負笈而冀少紓焉則假之然靡所止爰編葦架竹猶未足以容也有徙就于樓居者焉則危樑腐梁上下瑣物塵乎壓覆是俱投卷之廡衣冠曳履校藝之館藩拔級夷封銀之所置隘近市導水之溝汗穢雜糞土生一世居廣居而立正位其所存何如也今若此殆所謂唐虞三代不若是慢易者乎今崇慶守楊侯某故紹興戎監某之孫也方懷絃里居慨然曰我祖父捐田千畝于學以資公養所以望於鄉之士者不為薄矣今登進賢能之所而苟焉弗稱蓋即其地思所以拓之者草圖練日慮材鳩庸而為士者翁之以應縣庠之西北為民僦居請庚之得方七十六丈有奇石牆環隳三門彪列四廡分攀龍附鳳二堂屹于左右中為

三術以直達郡縣修暢而觀深至於有  
 司之直胥史之舍悉增其善直中門為亭  
 南嚮以發舒文明之氣士遊其間庶幾綽  
 乎有容不復如前日之填然發襲其所甚  
 重者矣經始於嘉定二年春正月迄其年  
 之冬十一月新築九五百四十楹諸費為  
 錢一千四百四十萬有奇郡守眉山呂君  
 潤贊其成都教授潼川王君晞鴻以楊侯  
 赴鎮代其勞盤石令王君子克率外三邑  
 緡錢以助制置司機宜郡人趙君希濬以  
 前三歲舉人嘗輸金于州也至是白其長  
 出所輸以給用度州之士各繼屬不絕役  
 成復具以願未屬余為記余每嘆古道淪  
 夷上漫於求賢下苟於應令上下相與以  
 薄而俗益不古若自慶曆崇儒詔州縣各  
 立學官而士始知勸學承平日久列郡各  
 有貢院修屋壞除位置有所若知所以重  
 其事者矣顧猶未能驟改其所謂慢苟且  
 朝廷設科將以蒐實材崇正學為斯世  
 用也今或者往往以淺陋得例持衡推無  
 用之文焉取才之士苟於得者亦隨其  
 程度而為之應幸而得之則又將其今日  
 之所以取於人者取人彼是相尋其流益降  
 充而為公為郡皆此其選其本若是則其  
 所成就蓋可類推其間亦豈無鴻生碩儒  
 由斯以進者然自非豪傑之士瞭然乎義

利之分其能不為所溺者鮮矣嘗試使今  
 之校士者參諸古人之所以取惟正學之  
 尚而不必泥科臼以推陳腐之文今之充  
 賦者思古人之所以進務正學以言而不  
 必曲程度以循有司之陋則今日取士之  
 制藉曰不皆出諸此而吾所以自立者未  
 嘗一日而離乎此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  
 中矣在云者非必後役於干祿也脩其天  
 爵而人爵從之從之云者非必區區於要祿  
 也夫如是不惟得之有道士之聞風者且  
 得日改月化惟本之趨視夫詞華之工科  
 級之盛者且將有所不屑也推之以用世  
 况青不義而富且貴乎顧余不令何足以  
 預聞乎此因士之請之塵書此以遺之將  
 冀倍事斯語求為君子之歸毋俾世儒以  
 科目相詬病也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九

記

中江縣靈感廟神墓記

凡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為神及而歸者為鬼其在人馬則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否則魂分為神魄降為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天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莖者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掩者其義蓋若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知之故一死生通顯微昭昭于天地之間生為賢智沒為明神固安有今昔存亡之間也哉自義理不競學者之知乎此者蓋鮮於是鬼神之說不眩於怪則休於畏禮壞樂廢尊偽日滋而人心之去本愈遠然是理之在世間則闕于載如一日也顏魯公忠肝義膽其死久矣史書具英烈宣言如嚴霜烈日李衛公竄死南荒而今狐綽於夢寐猶憚其精爽柳州館於羅地猿吟鶴唳吳非其精神之著是馬可誣也况有社有民生有德於人死而即其土人心之所向齊明承祀而致生之者其谷構乎壙之中江其始為元武縣縣故凱州也隋大業有李太守者為其州人德之死則於州之其所葬焉既又廟祠而尸祀之如桐鄉之祀者家故瀕江閱歲既久雖有漲濬不能侵蝕然亦冒沒之類久而

疑其地禱于神以訖焉如魯斯應人益神之即其旁初為冢祠前門後寢位序彪列今州州收赴居劉公既為記其故祠之本末詳矣又欲求余文以識諸冢嗚呼亦異哉自古生都顯榮死就湮滅者何可勝數而大業迄今寥寥六百餘載神著德靈逾久而替則神之得此於人也亦必有道矣公叔文子於敬丘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而濛伯王不以為可遽有請前之語成子高寢疾謂慶遺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古之君子之用心也德施必溥而不留於迹其了然於生死之際非區區一丘之戀者今神即安於瀕江之地則非有敬丘之樂也江水所及則又不食之地矣而歷祀六百餘載歸於獨存朝兒鼎著有神愛物利民之心生死如一故其報若是靡窮邪余既樂聞其事又嘉中江之民追遠之厚也故為道死生幽明之故叙其事而記諸

中州新柳南樓記

臨邛居蜀一游鶴山襟其西帶其南風氣融液土田衍沃民生其間檢復醇固習尚儒雅蓋自胡安先生林閔翁構嘗為漢御雲從之受業卒以名母莊導陳立祠有顯閭風流所漸代不乏賢雖以李李捨攘而忠諒之士亦表表著聞于時追我國朝道化

純被士趨益正或以學業名家或以功烈垂世或以  
 鯁直不容於俗或以廉平有德于民載在史冊垂諸  
 郡乘蓋爛然可覆也眉山張侯師彙來守是州崇校  
 官表遺逸禮儒士課弟子員凡以崇化善俗迪彝明  
 倫者侯既盡心焉耳矣又以南離之方為一州文明  
 之氣所萃効靈輸秀世載其英也思益有以作而大  
 之循郡謀而南一目數里砥平矢直爰既江瀕度其  
 地而樓焉從廣四仞其衡之長如從而加一楹楹有  
 覺陽馬承向二度挾承如鳥斯翼其衡各以三丈所  
 列獻狀如揖如揖如揖如揖如顧如顧如顧如顧如  
 面勢甲於他郡今鉅麗如之而江山氣象扶輿紫礴  
 則謙弗及也四川制置大使廣安安公丙以嘗為邑  
 長於斯也又嘉侯之書法而制時也捐錢百二十萬  
 以相其役始嘉定五年十一月迄于明年之三月費  
 錢千四十萬有奇米三百石夫萬有三千竣事而民  
 不知役余同年友天官侍郎陽安許公奕既為之扁  
 其所曰南樓殿七月士以書來詒俾某記其事之成  
 某州民也弗敢辭則姑誦謏聞以推明侯意蓋自天  
 地定位而南北之方為中且正坎位乎北中實也不  
 實則險而易動離位乎南中虛也不虛則闇而不明  
 夫二氣之外降萬物之生成於是乎在近取諸身大  
 凡成體而有物孚信而不可欺者皆以之實也而致

用之大惟心為要焉人以一心成位乎兩間虛明中  
 正至文之所從出也故其象為離人皆深體而默踐  
 一有以洞見全體則所居廣居也所立正位也所行  
 大道也之以周旋乎萬物皆相見之地如日之方中  
 宇宙之間無一非燭焉是心也不既甚綽綽乎而  
 人常小之以自溺於偏倚空闇之地物欲蔽而天理  
 隱矣故聖人立象以示之又設卦繫辭焉而告之故  
 曰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無非教也坎離虛實之象非  
 天地間不言之教乎不寧惟是若外之南征而吉明  
 夷之南狩而得皆取諸此而都邑之位面朝而後市  
 鄉飲酒之位嚮仁而借藏亦不曰陽明之方君子所  
 尚人一身致用之要皆出是中虛之地而可乎侯之  
 作斯樓也凡以寓其為教之意非必家至而戶曉者  
 也士而能循名會意有以反求諸己而毋蔽於物欲  
 以望其虛也毋闇於偏陂以失其中也毋安於末技  
 以亂其至文也毋矜乎小智以晦其本明也豁然大  
 公靡所滌闕則以是充之造道入聖將無難者其英  
 華之晬蒸尤輝之暢發又豈止名爵之榮也哉侯之  
 望於士者盡若此其雖不敏請與里父兄懋敬厥修  
 以無忘侯德云

瀘州顯康廟記

鬼神之理茫昧不可測知而見諸聖經者易言情狀



記述幽明夫子謂物之精子思稱德之盛凡以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妙萬物而無不在者也古之人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將以究極乎此死生晝夜之道既瞭然於中而後交於鬼神之義不失其正自異說講張而支之知此者鮮矣惟未有知其故非委諸茫昧則眩於奇惟禮壞樂廢虛偽日滋人心去本愈遠而惡知所謂助成化育之功者盧之顯惠廟蓋助于淳熙八年其死生榮衰之變則簡也許公延慶嘗記之矣嘉泰三年唐安王侯勳則又更諸堊堊者規制闕表又弗克竟後十年許公之子天官侍郎奕來為邦伯而自成之亡何而填壘壘多遂為役于通守費君昌過凡而資用皆郡少府之斥幣侯約已裕民之餘也前門後寢環以步欄文棖華梁礪極鉅麗費君謂是役也不可無述于農農之碑則以屬其鄉人臨叩魏某竊跡其事而為之唱然曰自昔析挂僊爵者何遽傳舍而生都顯榮死就湮湮果夫監沆今世之相後也七百有餘載矣而神者德德益逾又弗替則神之得斯于人也亦必有道矣良蠱之杜離律之館桐鄉羅池之祀便生無德於民也死能廟其土乎或曰盈宇宙間其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氣化而無有矣而理惡乎寓曰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理其鬼

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爨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之誠庶幾饗之其昭明焉蒿悽愴洋洋乎舉祀之際者是皆精誠之收寓而實理之不可掩祠之作也非古人修廟陳器設衣薦食之意乎必有深於舉散之蘊者乃能會於斯言

### 茂州軍營記

帝隲下民集大命于藝祖厥既百神受職六服軌道迺惟李唐拔李彊藩畔樓五代八姓民生如燬園所以久安長治之策肆發辰辰拍召諸鎮以還鄧延紳以牧民賦租斡推之利雖肆轉運使副而二稅固有當屬之郡者且係官房廊雜地坊場河渡支酬衙前不盡則悉歸諸郡以之備用非常郡置營及招軍大郡有十數指揮小郡亦不下三五毋指揮率四五百人平居統理春秋按隸屬屬于郡其自知軍州軍軍政也州民事也分方鎮之權十二三以付之郡者將使之有兵有財可以幹方耳熙寧言利之且不知為國遠慮乃謂郡守付權太重於是括地利籠權課禁回易醞造以前諸郡之財籍禁卒罷招填併軍額椿欵口管切籍分係將不係將以前諸郡之卒郡既不復有寸兵孔射矣所當除戎罽罽城郭以備不虞者控于轉運則既多滯吝秦之支隆或至阻

格聖門所謂三足者今咸無一有一旦盜賊竊發戎  
 狄繼之勤王之師非驅市人則募鄉氓過敵輒潰速  
 為劉聚其患以而未卒中興之初雖身履其弊而未  
 之有改汙于今日郡之削也滋甚兵之關弗補也貧  
 弗恤也糶糴弗充也營壘弗葺也方時晏寧苟若而  
 可武興戎將徒鼠竊耳而封疆之自或死或去已無  
 所與守者脫不幸有強弩長戟之憂孰能窺足定而  
 先應者是為可不為寒心哉其自請外補三歷守符  
 視壘垣之廢尺籍之濫稽以李法固為此廩廩久矣  
 一日茂林太守史侯以書來曰茂之廂兵既士營壘  
 戍守之卒靡所止舍余皆列營以居之矣又初為接  
 闕之所厲乃蠶銳簡乃侵短審固周旋不攜不倚若  
 庶幾無媿於科瑣者子盍為我書之某曰此余之所  
 甚憂且居其位而慮焉者而子能及此余敢白不可  
 因惟先朝兵制之得失其在乎今無以解而更張之  
 將末知所以備用書之以識侯之遠略且將以諭吾  
 鄙冀相與圖其所甚憂者焉侯名 序聖從省之丹  
 稜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六

石泉軍軍學記

石泉故縣縣故有學政和升縣為軍而學未之有政  
 也紹興十六年知軍事魏侯某始撤而大之越六十  
 有七年漢嘉李侯大辯來為守故事見于先聖先師

之廟賦其殿室堂序已壞漏弗支則慮材鳩庸乃復  
 興之凡而嘗用率仰奉賜不足則益以郡少府之斤  
 幣郡寮及里人之賢者又相與助力焉始於嘉定四  
 年夏 月成於明年春 月侯以書與余曰願有紀  
 焉以告于郡之士也使郡教授李君杰叙其事而來  
 諭余為之喟然嘆曰三代之學莫備於周隆秦漢而  
 後莫備於我國朝周之制自王宮國都閭巷黨衛莫  
 不有學司徒惣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至庠塾皆以民  
 之有道德者為左右師自天子之元子眾子公卿大  
 夫士之適子以至庶民之子若第八歲則入小學教  
 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厥十  
 有五則進乎大學而教之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  
 道士生斯時藏脩息游未嘗斯須不由於學故其成  
 材也易 國朝之制雖不若是詳也然有非秦漢以  
 來所及者蓋自高陽厲置菴養鴈陽各有師徒錫以  
 經傳至乾興元年而兗州立學景祐四年則藩鎮皆  
 立學寶元元年則大郡亦立學至慶曆三年以後則  
 郡縣無不咸得立學焉此既為前代所未有而職之  
 以教授領之以部刺史守相公丞則又昔之所無降  
 周而來亦庶幾無遺憾者矣然周之得士彬彬濟濟  
 極於治化休明風俗醇厚而今之士修諸身措諸事  
 業頽或有不逮周者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容有舍昔

之間乎是不然古者自入小學學幼儀隸簡誦則既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其入大學也所以為教之具非強其所無也凡以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萬物備具而作之君師者特因其固有而為之品節以導之使明其仁義禮智之性以行諸君且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無不盡其分焉耳今之為教者獨何如哉利祿之誘絜於其前既不由小學以養其德性厚其基本又不進之於大學以明其本初而瀆於大成其父兄之所訓迪師友之所切劑大抵務記覽為詞章以求合於有司之程為規取利祿計且自始童習以階成人耳目之所濡心志之所之始進既若是隨事覺覺狂而不返其以是干澤也不至於得不已幸而得之則又將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彼是相尋其流益降充而為公為卿皆由此選其所成就有不逮古人者蓋不俟其入政而固可前知之矣嗚呼為士者盍亦反其本而職教者亦嘗於是而加之意乎今李侯之為是役也則吾既得聞命矣抑侯之為教可得而聞之與古者教人之目至簡而易行至近而易知不過曰父子有親君且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理也貫千載如一日人非不能行之習之而患不著察其詩古民之靡盬誰風知而莫成願以是後

于侯將告諸郡人相與切磋究之期有興起者以無負建學立師之意云

### 漢州開元觀記

自圖書出於河洛而天地之秘始露迨八卦畫九疇叙六經作而天地之間備矣以言乎天下之曠至於陰陽變化遠而莫禦矣而卒歸於默成而信存乎德行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以言乎聖人之道至於峻極于天大而亡以加矣而不遺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範其化而不過凡皆貫顯微該體用形而上者之道初不離乎形而下者之器雖關百聖歷萬世而無弊焉可也後世九流之士往往執一偏以求道得本則遺末循粗而失精亦豈無高明卓異之士遊於其間者惟其誠明異致道器殊歸殆將不免於賢與知者之過而惡睹夫天地之大全也哉且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為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為爾世有為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嗚呼道其不明矣夫廣漢為蜀望郡郡即學官以奉嘗先聖先師惟春秋二祀耳而老釋之祠則充塞區井郡有謂

開元觀者自實始於唐之玄宗其始初清明睿俊在服  
有一氏之書數加擯抑河南參軍鄭誥朱陽丞郭山  
舟投賦賦詩語涉道法區區丞掾之卑語言之未未  
害於治也詆之為不切事情免所居官廢為道士於  
斯時也其好尚蓋如此承平既久怠忽荒政乃始外  
事物棄倫理以委其心於無所執着之地而仙人方

士之說矣今日表莊列明日祠玄元且崇信方術  
繕修宮庭若編以老氏清虛淡泊之本旨則此又習  
訛踵陋愈求而愈失之者而上之所好若是是宜天  
下靡然向風而郡國皆有是祠以迄于今也嘉定四  
年冬余守廣漢觀之道士段謙光來言曰觀之地久  
矣相其舊址西北隅地卑且凹積為瓦礫之場其旁  
之降者則荆棘狐狸之所居也觀之始基今數百年  
雖僅存不廢而蠹壞廢壞若此吾衣食其中常怛弗  
寧乃填乃闕乃治乃削凹者以凸巖者以巽則巖材  
鳩厲前為殿後為殿陳太初真人世傳諸人解  
于是州者今亦繪而祠之其卑則眉山蘇文忠公嘗  
識之矣子盍為我述其繕營之始末以詔來世也余  
曰愛儒者之道欲其自得之而純體實踐焉非求乎  
外飾以眩諸人也况土木之崇侈於余乎矣取雖然  
有一于此異端之教揆諸吾道之中皆弗合也然而  
老氏綿綿若存之說者蓋有近於大易生生之旨而

其所謂專氣致柔歸根復命視夫窮大而失其害者  
則又有間矣誠能守淡泊去健羨淪神滌慮知潔其  
庭宇脩身謹行如固其垣墉則不惟可進於法師之  
道而存體明用吾猶將有望焉尚庶幾歸儒之意道  
士樸然而作曰命之矣乃書以授之是為記

雅州振文堂記

雅安南控九折西扼靈關之塞地多磽鹵嶺峭川激  
民椎頓能勞苦而其為士者頗知自好質而不華時  
平無遽則其閒曠之趣往往往中州弗逮然至者以其  
僻且固也而不陋之者幾希成都宇文侯紹芳為是  
州之明年漫壘不驚百廢且飭延因餘力順民之情  
為樓於州之南侯既為文以紀之又為堂其下扁以  
振文母來諡子曰願有以告于州之人也夫不遠其  
地鄙夷其人而思所以告之侯之用心抑所謂幾希  
者矣而侯之為是也寧以斯土也士習雖醇而馳騁  
文藝以譁眾取寵者僅僅有之故思有以振之與  
抑侯之意殆不止此為堂南鄉厥位為離其為文也  
佔畢論說云乎哉太極昆命動靜根焉元化周流未  
剛分焉濛濛往來東送雜採日夜相代平前無一息  
之間而天下之至文生焉離離乎其相麗也皇皇乎  
其旁燭也秩秩乎其有條不紊而纖微畢具也仰而  
觀俯而察則日月之晦明星辰之見伏山川之融結

草木之羅縷近取諸身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而人文之昭晰是故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化成天下而聖人所爲起鳳鳥河圖之嘆薄乎云爾後世之所謂文也今侯春卷乎是州之人夷荒闕秀思有以振作之余竊意其士質而靜就少馳騫之觀地阻且左又無繁華之娛則或者純固專一知所用力自效承侯之德審思明辨純體篤行豈無日改月化有以悠然自得於天理之彝而識人文之正者乎傳曰甘受和白受采登斯堂也庶幾有感於斯言

綿州通判鑿一賢祠記

昔曾慈馮君德從自巴西以書抵眉山曰昔在先正諫議鮮于公旣我祖戶部公嘗相後先通守是邦風猷藹然迄于今未墜越我罔聞知來承莖之願瞻收居懼弗克嗣以愧前修乃尤事踰月即治寺東偏闢宇而並祠之將以致高山景行之仰蓋爲我叙所以作昭示來者其嘗夷攷二公之行事而竊有感焉方庶寧主氏用事竊經術之似以文管商之實感念所屆胥爲怨容小大百辟罔不盡力爭之卒以取忤而嘗利亡耻者馮依爲市茂惡怨正惟所欲爲根孽蔓延極于元鱗豈季其禍猶未弭雖以神考之明睿時祭其敷陰主善類而沆莫之勝也鮮于公爲蔡河後發

應詔言十六事謂滕甫曰其文類王陶可嘉也遂用爲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建助役法議所役編錢與轉運使李瑜不合乃各以聞神考是公議因以風諸路且罷瑜而以公代之然自是爲用事者所嫉終神考之世不復召用矣馮公奉詔鞫環慶獄一二執政至諫風之旨將以中范忠宣公不得動卒是忠宣而正種古史籍之妄蓋自是大忤執政會史籍有異詞詔韓晉卿鞫治執政因請併覆純仁事神考曰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公章執政殊弗慊竟以他事罷公歸密官踰年乃得調來倅是州嗚呼世謂大目吾怒過於人主詎不信哉熙寧以來登巖者賤布列有位者莫非出於人主之意及其奉公格正以取譴斥則鮮不出於大目之私雖一時宰目如韓忠獻文忠烈富文忠執政如呂正獻司馬文正趙清獻唐質肅吳文肅侍從以次如呂中丞滕某歐陽忠肅揚元素程明道蘇文忠文定鄭介公乃皆神考源知其人力主其議者或召之至或命之留或惜其去則神考也及其或從外補或以罷免或不免於煢家則安石諸人也矧新法之害用兵之非神考固嘗流涕於二石之請嘆憤於安石門之圖囑哭於求樂城之敗苟嘗不曰吾將亟解而更張之也而將順隳聞蒙蔽相向徒以強辯邪見力持人主不可動搖以神考

之仁心仁聞卒之民不被澤而覆受其禍一時善類乃徒以知言垂芳竹帛可勝嘆夫今鮮馮二公之事雖不盡同然而論事於際寧而為神考所知為宰執所愾則蓋有相似焉者矧鮮于公不過以蔡河撥發而言天下事馮公不過以御史推直而觸大臣意其為力滋不易然是烏可以無述哉有來斯乎仰瞻儀刑尚友風烈即其行事斯反諸已而致思焉蓋不必曰人不足與適也位未可以有行也亦惟循吾職分自靖以獻于上焉顧焉往而不可以行吾所學乎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是理也閱千載如一日馮公識之焉知來者之無人謙謙諱佚字子駿閩中人六部諱如晦字明普

彭節齋記

開禧二年王師北征不利虜勢岌岌淮環漢雍秦關蜀明年春大將吳曦披虜以叛士之仕於蜀者或舍生以取義或濡跡以就事或逃難以避汙其事不必皆同歸潔其身志於仁而已然而所陷溺者亦往往有之惟某郡彭君挺然於雲烟之中唱之以官弗從強之以事弗從繁之佛舍卒弗從也曦既就戮宣撫使安公丙宣諭使兵公獵安撫使劉公甲上其事於朝曰守節不從幾及於禍曰嘗拒偽命忠節可嘉曰

守節抗叛誓死不渝前後若出一口人以爲榮君乃以榜其居曰節齋庸侈其事而自瀆以書抵眉屬余爲說余謝之曰何哉子所謂節者且忠孝且子之分也率吾性素其位慊於中而行之焉且矣而子獨是之名乎曰余非以是爲諒也余將識諸冊與以自儆也則又謂之曰聖人知人之要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矣焉者終之於久而不渝然後其人可識也曾子固書顏魯公之死謂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惟靡忤天姦顛跌臞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蓋以爲不如是或能勉諸暫而不能持諸久是亦聖人察所安之意也且不寧惟是在我 太祖時嘗議武成廟之配享者所升入二十有三人所退黜二十有二人其間如陶侃李光弼且不得與管跡其事陶特緩於討賊李特藉於赴援耳然而功名俱已躋厲出倫輩有瑕類固不在所錄節之難於始終也蓋若此矧節字爲陶李者乎惟子勉之其益求諸古人以內反諸心毋矜焉而畫也毋掩然而矜也毋不見知焉而指也人所當爲蓋不止是子懋敬之以圖厥終則日子之云愛我也蓋即是爲記乃書以授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一

記

眉州新開環湖記

臨邛魏某居郡之明年歲孰時康致子諡有園惟寬  
 聞之鄉有以節宣勞佚疏滄滄也郡故有沼而區  
 分環別港絕潢斷昔人又多為紅梁以室之曾不能  
 容刀焉迺宣迺理倅以小艇於園之西為洞循洞之  
 西為亭榜曰西港港有步可上下舟舟行而西為高  
 梁榜曰環湖梁之下可藏舟又西為傳館由館之北  
 湖光渺漭從廣百丈其橋之長如從而加倍北逸東  
 截松菊亭易亭榜曰栢港又東為亭菱嶼直言坡亭  
 又東址為雪橋為游環梁乃濟又東為起文堂泓  
 涵演深廣廣繚繞於是環園皆湖也迺因暇日命客  
 張坐飲相與亂流而觀則翠筠蒼蒼參差蔽虧柔夷  
 華芳夾道綺靡周闊曾楹倒影影參差駭駭柔夷  
 戲廣織鱗巨介頰首莘尾自行心舒俄頃變態應接  
 不暇客曰子之為是於園中也計庸程物屬役賦丈  
 非罷極人力惡可以為有也然則子無已勤民爾乎  
 曰不吾未始有為也山徑之蹊闕介然用之而成路  
 為圃不用則茅塞之其塞也山固自若也其介然而  
 成也非襲而致之也山之固有者然也今余於是湖  
 也亦襲而致之與無亦因其固有而導之然與而美

勸民之有客曰是則爾矣而政非所急也曰吾聞諸  
 柳文惠侯曰氣煩則慮亂視壅則氣滯故必有游息  
 之物使之清寧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是  
 乃吾所謂節宣勞佚疏滄滄焉耳斯其為政不已  
 多乎曰子之為是也則吾既得聞命矣抑聞之無已  
 大康職司其居子之遊也亦有以寓其思職之意矣  
 乎曰有暑暑楊雄氏有言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  
 人斯安吾將安航名吾舟且航者人之所以濟也而  
 國似之吾知乘航之不可忽則游豫之頃無非事也  
 客曰唯唯非子吾不及此雖然請為歌之願無忘子  
 之志也乃歌曰有瀾且盈今誰獨誰厲米蒲與荷  
 今采藻漚漚言釀其適今匪航非濟我引我擊今我  
 鼓我棹舒乎婉婉今般乎香爾爾云討且樂今莫之止  
 皮印興我思今此于湖底我之世世今民之蹇蹇  
 非爾作今維余于制終余永念今是徹長戒毋臆  
 載今庶其夷角歌既闕主人飲香酒泯然魚鰓然笑  
 復使及之相與悠然而罷明日書以為記

眉州江鄉館壁記

眉為郡介居水陸之衝公館之西故有代舍以贏賔  
 旅余既畧如葺焉惟是汙洽來眉者未有以舍也瀕  
 江有亭榜以共飲故邑宰唐安胡文靖公所作也郊  
 之逆勞僅僅空車燥濕無所乃嘉定六年臨邛魏某



來為州明年損少府用度撤而大之知縣事呂符文靖之族也寔相是役冠樓于堂翼室以室聯以步欄高其閉闔繚以周垣蓋經始於秋七月 汴其冬

之十月 於其賓至之不時得此託處則賓徒有適井區有次脫然如歸或以謂余曰客必致館是謂友紀故昔人以隸垣規晉以司里規陳今余亦將以是規子之政之修也曰嘻而惡知余之始拓為不若是也余將左右宣畝樹之臺觀屏別留翳翳多卉木使高明平夷倦客有以息斯游斯節宣勞佚也而後薄民壞旁危叢祠罕未有以大厭余志也而以是規政也祇其所以隘我也姑識其事尚來者卒成之

眉州新修臺廟堰記

距州城之東七里所曰臺廟堰者唐拾遺孟公昭圖以直道不容為田今攷所沈處也先是開元中益州刺史張仇公兼瓊為堰於五州者一由新津縣之西曰通津由臺廟山之西曰永濟水利凡溉眉山青神之田畝七萬二千四百有奇 國朝天聖末使民輸歲修之緡畝筭餘錢五十元豐遂增至百四十有二米為外者一民患苦之淳熙九年郡守武信楊公輔易為官修有所謂王景堰比牙與田相逼諸堰故壘石為堤至是以竹落易多衛廣二百二十丈有奇視昔用度蓋已十損其一比歲東流益慢憂廢之

家又擊之以浚其流磯之以怒其勢故其下俗所謂蘆花筒者日見激翻筒下之田疏惡不支迨是定五年水又汾至射王景堰僅餘尋丈幸未决堤則堰高江潭水且盡注之江七萬畝之種將不得下明年余來為守訪問民疾苦多以是為言欲為改作則築事已動先是畝筭不下八十錢以給丁庸會廣漢張麟之來丞眉山增料三十有八且為教於民約一年勿復歛又節縮財用損常年三之二凡得錢三百萬於是蠢蠢武陽之石以為隄下邛笮之所以為槌使植根既固雖有漲潦不能侵噬一日戒余以竣事余往觀焉且命客以俱丞曰是亦庶幾無憾余曰不是所謂隨宜救弊然也而長利乎且州之水近自白虎江來其為派二東流直臺廟則病堰西流薄州概則病城是雖三尺之童亦皆見之而先是者弗此之圖今東流自下吾恐武陽之山可泐音鞠考工石邛笮之林可禿而筭畝增絲抗民之精將自是日檢矣今為教曰盡一年勿復歛丞能自信矣乎白然則徙東流而西之其庶可久乎曰西亦吾民也東免於堰患而西為城憂其以利益害而弗可為也曰柰何曰移東而西偏也移西而東亦偏也吾欲截江為槌以捍東流而灑渠於東西之兩間則城若堰將兩利焉不乃可乎丞瞿然曰命之矣敢請事期而客有難曰因其故

而歲爲之防可截江爲之以徵幸萬一不可曰何由知其不可也曰聞齊人延年言於漢武欲開大河上頓帝謂此大禹之所道不可改杜預將橋大河或亦以爲商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殆必難立然則是壘也昔人之經啓於斯爲不少矣而顧未有及此者子之知也誠足以蓋出古人乎哉吾恐灑渠之利未即見筭畝之繕未可罷而截江爲捷歲一勦民是以百仞之隄爲阱於國中也其能久居此乎使來者或不能卒子之志歲一罷修則今之消功殫賄以爲之者將復潰而東趨而前功廢矣曰抑余聞漢人之習於灌漑者曰張戎嘗言水性就下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今灑渠以浚之其勢將日下下則疾疾則刮除而深昔之東注而病壘者豈將爲中道而歸歲不過捐錢百萬以爲截江之防而王景堰之役可漸省以至於不必復事矣與其歲捐三倍之費以採其末而爲害未有既也且是非之心焉可誣史公惟其是孰不我是今而非也安能強來者之不我非邪况渠成民之利也其不成也所捐不過異時所以待遇侵吝者今少府損節之以復于民耳而來者何得以非我乃以控于刑獄常平使者灌川楊公子謨議未使會行郡相與按視始盡得其利害之要捐錢七十萬俾經始余亦以少府二百萬足成之命丞受役吏會計

金穀兵馬都監吳 戒事期程護工作水工以時物土賦之庸丁以時架筠槩石起冬十月迄明年春三月累日積工凡若干民之無職事者受庸而爲之渠成而則以爲非是者往往自異其說謬覓稱述余復謂之曰始而非之者固未必是今而是之亦不得爲非乎水爲天下之至險有非知力所能周者而子爲是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若夫變而通之使可久而不窮則在來者非吾所敢知也乃以爲記

### 大邑縣學振文堂記

吾州之俗檢履醇固而被服文雅蓋自漢以來代有顯人胡安先生林翁孺莊君平以經授鄉士雲流風所漸儒學自茂其屬縣曰大邑又介居羣山之麓地阻且右士生其間無繁華之娛馳騫之觀蕩心怵目故其用力益以顛固篤學好修禮取樂善若恐弗及成聖孝君某來長斯邑厥明年時和歲豐百廢具修乃爲堂於邑之南名以振文將與邑之秀異藏脩息遊於斯而移書郡人魏了翁曰願有以告于邑人也了翁固謝不敏不足以舉斯文君固請弗已則謂之曰何哉子所謂文者清便婉轉點綴映媚姑以玩物肆情者乎傳會假託覽移編綴苟以謹眾取寵者乎爲堂南鄉厥位爲闕五君君之所以望于古者將不止此也君曰何以語我曰吾請試言夫所謂文者而

子姑聽之且動靜玄根而陰陽生陽變陰合而五行具天下之至文實始諸此仰觀俯察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羅布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凡物之相錯而繁然不可紊者皆文也近取諸身而君臣之仁敬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夫婦之好合朋友之信睦凡天理之自然而非人所得為者皆文也堯之蕩蕩不可得而名而僅可名者文章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所可聞者文章也然則堯之文章乃蕩蕩之所發見而夫子之文章亦性與天道之流行謂文云者必如此而後為至文王既没文不在茲孔聖後死斯文未衰此非後世所謂文也今君侯振文之謂將奚擇乎此曰抑聞之敏而好學不耻下問亦得以謂之文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亦不嫌於學文文固有等級也自非上知生知迪天理之彛蹈人文之正動為世道言為世則勤學好問推孝弟謹信之餘固學者事也特有先後之序淺深之閑焉曰子言是矣如余前之云者乃天下之至文遽得以迂而後之也聖人所謂斯文亦曰斯道云耳而非文人之所以玩物肆情進士之所以譁眾取寵者也侯誠有意於斯則所當表章風厲使為士者以勤學好問為事以孝弟謹信為本積日累月自源徂流以求夫堯之所以可名不可名夫子之所以可聞不

可聞者果為何事近取諸身而執乎有叙遠取諸物而繁然相錯仰觀諸天俯察諸地而離離乎其相麗皇皇季不可紊斯所謂文者既有以深體而嘿識之則將動息有養觸處充裕無少欠闕迨其鴻泳從容之父將有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者矣斯文之振軌大於是君瞿然曰是文之本也敢即是為說將與多士樹敬無數

長寧軍主貢院記

長寧之高軍自政和四年始朝廷不鄙其遠俾得貢士視內郡德至廣也王澤既浹士習用勸風氣開建衣冠浸茂初合試於瀘鄉之士弗便也紹興十四年始以士之請寓試于郡之龍華僧舍越十六年增流寓貢額三名合舊為三越十四年而單濱之始登進士第由是數十年間人才彬彬間出接武科級就試者因以倍於曩日僧舍湫隘既不足以容校士其間者亦病於弗葺嘉定三年夏四月陵陽虞叔平父方簡來守是邦治事之逾月士以為請侯瞿然曰是登進賢能之地顧苟焉若且益更諸英增者迺陟南岡顧見西門之左稼澤且數十丈距郡宇百步而近域王諸峰秀出于左中為寶山屹起百仞侯曰是殆可矣明日合寮吏與學之左右生觀焉不謀同辭考諸龜亦惟丙食遂益市旁近地捐錢二十萬經始其後

或曰地勢卑淤泉蟄奮鋪之事得無消功殫賄奈何  
鄉之士進曰此地發祥効靈冥昉於侯請勿以煩官  
有司吾儕小人願加一力焉則屬役賦文爲臺門三  
爲騰錄巡防之位二前爲重閣周以步廡中爲公堂  
室東西向居堂左右校試之齋廬西在堂後又爲虛  
明之館在齋廬後凡大小六十楹於是侯爲大門通  
守楊君師信校官文君東寅爲廬館以繼之郡士以  
次各守事期起冬十月己巳訖明年春三月戊辰用  
丁夫萬三千七百有奇錢用諸費二十七萬一百有  
奇役成而不愆于素侯乾道宰相雍之孫也識濟  
開遠克念厥紹凡所居安惟猷是程蓋不寧惟是役  
也崇學校以迪王申孝弟以厚俗覆茅之廬爲繡以  
瓦觸舟之灘開鑿堦席泥涂十里伐山陶甃化爲康  
莊四溪病涉爲二脩梁直達郡治大葺官宇參旣興  
學司刑之官咸安厥居鹽菜舊爲民害不加抑配而  
商賈阜通疊是成績類皆非他俗吏所能辦者其守  
廉漢之數月郡之士以書來請願有記焉某孰復其  
事而嘆嘉之不置也因惟君人者以天下爲一家不  
自治也分千里之地寄諸郡守害焉除之闕焉修之  
不便焉必圖所以更張之如此乃可以位天位祿天  
祿而士愧弗是之思視其蠹壤不治者憤憤然去之  
奚以守吏爲哉侯之是心也庶知所當務者矣然而

氣運樞機為此邦恨許彼故老稽諸龜獻即南離之方而築樓其上以發舒文明之氣樓成而屬余為記余嘗觀陰陽之氣於易而知侯之意固有在也天地之氣運自其而南萬物之生出乎覆育異則方向乎茂盛之時也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則斂華而就實矣揆諸定位惟南北為正北為萬物歸藏之所南為萬物相見之方試以一日觀之日之方中天地之間無纖微弗燭焉惟人亦然抱陽而負陰惟都邑亦然面朝而後市惟鄉飲酒之位亦然向仁而借藏侯之意其將使域乎此土者悉惟文明中正之趨而無湫底偏闇之患乎春秋之於土功必謹所與魯隱之作南門必書僖之作則譏之今何以書晉所謂作事有法得其時制者乎然則士將何以登斯施也人之一心虛明中正萬化由是出焉故其象為離人惟不知所以自明則悵悵然冥行以終其身誠能居乎中得正者以洞見全體則所居廣居也所立正位也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其文明之美將以聚然而不可掩者樓之作侯所以望於主者寧不在茲乎侯故丞相雍忠肅公之孫名夷簡字幼仁

廣安軍和溪縣安少保丙生祠記

恭惟 國家承百王之敝萬縣紛裂藩臣恣睢藝祖皇帝神武所運亂本旋弭以開億萬年無疆之

基 太宗適祗前訓卒其伐功函生閭惺衷伏順軌真仁休養 英廟草承李李牌豐物東地大而假儒為若者乃始變亂典常元祐更化綱目畢舉而紹聖以後黨禍再作極于崇觀政宣戎索弗戒乃底于亂高皇南狩駿惠先列弘濟大難皇陵繼之勵精圖治志清全疆大勳未集而崇陵享國日淺肆開 皇上克念厥紹始初清明率顯羣獻將有志於慶曆元祐之盛者天下延頸企踵以需太平而韓侂胄已居中竊弄威柄矣具曦乳臭子耳依瀉世資出入內閣侂胄既倚為腹心界掌禁掖雖寵任踴進而曦多為謀則蓋不在是也武興則曦之窟穴也玳璘拱揖再世為將忘刻少恩士鮮為用徒以積威之餘知有具氏故曦密結侂胄願將西師既遂所圖則輕蔑王室之心由是日甚密以開邊中侂胄之欲而潛通於虜乘時為姦士大夫黜學禁以來義理益不競一旦利欲所熾則大官唱聲一口附和凡以使命遠自虜廷者例曰虜有內憂虜有饑饉設王師一動關河必且響響應是則然矣而不思侂胄之可與共功否也凡一時之躍登華要者鮮不出此雖廷策進士亦以是為舉首否則擯抑不容矣先是某蒙恩召試玉堂嘗勇陳其不可幾觸聞罷明年將出 朝廷尚欲託之公言以排異論遂達請率執侍從兩省書諫官條具奇

否來上矣既管軍咸得譚聞評中外各已見條  
奏獨曠不奉詔而移書侂胄曰今戒嚴有日忽出  
條具之命士心惑焉未知收粟進退遲速願明降處  
分彼既不論可否而支持短長以肆欺侮傳言得善  
罔然以失而公卿以下素為所請寄情不知察不知  
識者固已規其無君之心追郭倪李葵致壽酒皇甫  
斌攻唐鄧雖皆覆軍士將而還然尚司護者自庸而  
曠悠悠不前不惟苦重溫裕之志蓋又出於石晉劉齊  
之陋策元帥既遁主人繼逐東歸之士蔽江而下至  
是所望以反正者惟蜀人耳志仁者蹈死能悔固足  
以明人目之義而潔身者勇往死節顧全軀者依違其  
間下此者又置不復道方斯時也虜蹂我淮甸繞我  
襄安以來蕩搖我江漢顧瞻四方威廢靡驛而六十  
州生聚凍隔王化此何時也悠悠風塵莫有能劃刃  
於賊者視其汗鱗衣冠割截輿地駭駭然朝異而晡  
不同不過撫髀大息焉耳矣今資政殿大學士安公  
奮由儒生獨能周全其間清跡以就事部分既定即  
矯詔誅曠以開樂勢盡復四州虜聞之以為從天而  
下也相與騰落神沮謂吾中國有人由是不敢有二  
心方友書之上也朝論大震上召羣臣計事感謂無  
出公右乃為札書賜公勉以圖曠報國書未至而捷  
聞君臣動色相慶以謂知人拜公端明殿學士中大

夫知沔州尤利州西路安撫使四川宣撫副使恩視  
執政亡何曠首至闕下詔禮官講行受禪之儀納于  
武庫凡皆國朝所未有者也特與盛設蜀人於公獻  
食必祝蓋公之祠徧蜀中而公廣安人也和溪縣封  
山鎮亦公之鄉也顧獨闕焉未有以識高山之仰其  
鄉之士曰陳震孫等德公之知乃肖厥象而走廣漢  
介通守李君炎震欲得余文以識其顛末余惟公殊  
尤絕異之績垂之史冊鑲之玉板被之樂石者何可  
勝數尚安以余言為也而固請弗已則三復其事為  
之喟然嘆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非以氣數屈  
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故反覆盪摩所不容不爾邪  
然天之愛人也屈於前必有信於後消於彼必有息  
於此使生民之類猶有所依以自立而不至於極敝  
大壞則以天固生才以待其定也夷吾兵死以康夫  
下絳侯屈意以安劉氏方事之未白也有友如鮑叔  
有君如漢高帝固以是望之彼亦以是自信不疑是  
烏可強而致然邪賊曠之變公雖以天下為己任始  
焉自晦而人主與羣臣固已期之於千萬里之外善  
詔下頒露布上騰以其時考之蓋項背相踵乎道地  
之相去也若此其遠而君臣一心如合符節人果不  
可以無素也唐祿山之亂河朔二十四郡獨有顏真  
卿元宗猶謂我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真卿

固嘗有位於朝矣而元宗不識之安公方守偏郡已  
為人主所深知河朔久而未平而蜀變定於俄頃雖  
其氣數屈信之異而亦人事昏明之感固自不作也  
今虜運既衰羣醜相噬掃清舊都茲維其時以天下  
之公望朝廷之夙知蓋未有以加於公者入相天子  
倚成厥功則鑿鑄炳輝滂人耳目其將有大乎此者  
矣某雖不令請慶皇武方城之雅以備一代缺文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一

記

眉州威顯廟記

眉之有威顯廟故巴西郡太守邦人史侯某之作也  
侯之孫宓崇曰神之本初莫祀武康捍患禦寇功施  
于時于崇周禮地官于禱是響是假有有司之饋有  
內史之命郡有乘廟有紀赫赫厥靈可考不誣自我  
王考世仕武康實昭事神既齊既稷敬時惟工祝傳  
詞致告齊我王考王考亦德神之惠也自時厥後莅  
官所至以民生之不易水旱穰疫之不時也有祈焉  
有報焉罔有遐邇故于武康于我眉于龍于萬于階  
于巴西于丹稜率建祠事晚而居眉祠是以興昉于  
淳熙之 年迄今三十載矣而始克卒成惟祠之所  
緣起與神之有績于民不可以無書也屬某記之某  
循其顛末則為之喟然嘆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  
不作正涂壅底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  
怵於奇衺附音或又諉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弗知  
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辨  
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  
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于反之吾身  
而嗑吸之屈信視聽之性來浩手博故妙萬物而無  
不在也而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使人承祀而致



生之洋洋乎如其上勿勿諸欲其饗之也此豈有不可見者乎或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武康之祠也於此乎何居曰古先聖人所以明命鬼神教民彞報者有功列焉民瞻仰焉取財用焉春秋奉嘗所不敢後固也然而立竈門行之祀坊庸表嘖之措禡侯祖伯之祭馬奮楛虎之靈有施於人則無不宗也是仁之至義之盡也而况兹乎抑侯之為是祠也繇繇然若國之有社而無私福也其可謂先民而致力於神矣夫記曰鄉之然後能饗焉來庶或鄉登之富有饗斯言

眉州載英堂記

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網緼磅礴而際材焉何其甚貴也罔然而生泯然而死寒暑之運與俱草木之考音數華同腐則人亦無以靈於萬物而天地亦無所賴於人矣士之生平兩間必知所其貴者而用力焉隱居求志足以承往緒登來哲得時行道足以位天地蕃庶物不幸際乎艱難則鞠躬致力引義盡分足以揭天理遏人欲欲其自靖自獻雖所遇各異而不失其所以為貴且靈是則不翅符節之合是以生都顯榮茂有精爽登于明堂祭于大器者既足以垂休無窮而展牲用幣春秋以時列于學官奠于有司從于先聖先師庶幾為國之故者

猶足以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焉薄乎去兩折珪儻辭雖肝閃眩音轉切以謂庸人孺子之聽者之為也自漢以來武陽為士大夫郡芳徽懿績史不絕書至于我國家掃清氛後陶以仁厚昭以倫理然後道術浸明士知所以為貴自諫議由公始以直諫聞米公孫公石公後先以儒學顯嘉祐治平之間則有三蘇父子出焉自時厥後世載其英在元祐時則有若給事中呂公在建中靖國時則有若太常博士孫公在靖康時則有若通判杜公建炎以來則忠愍唐公忠介劉公忠愍孫公力翰王公給事劉公文安揚公殿院杜公文簡李公待制孫公司業劉公或以節義或以事業或以學術或以辭章顯庸于時儀法在後生榮死哀蓋列諸學官奠于有司咸謂無愧者學故有祠於為二三判浹蕪離昭事靡肅亦有名績顯著而象設俄空真至郡以今兩學顧視惕然訂諸耆艾萃為一祠訪諸子孫審象惟肖於是屬役于教授趙其防禦判官楊其為堂東廡衡長四尋有五尺從長所衡損尋之一塗墜竣役績素精能迺命執事載稽國史繇田公而下列圖于堂者二十有六人序攷其世服所其秩經始于月 日告成于月 日躬率僚吏諸生而令昇柔焉曰是役也不可以無述則為之言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處無所逾於

人出無所裨於世死生浮湛若有若亡此士之所當發憤志食盡心力而求之者而聲名之有無利祿之得寡固不當以一髮溲吾之至靈靈至貴也夫二十有六人者之得外于斯堂也豈盡以人爵之貴云乎哉有盟府之藏有太史氏之牒有天下之清議二三子誦其詩讀其書英攷其行事及而求之可也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僉曰然請錢諸石而事斯語

漢州房公樓記

成都字文侯鎮廣漢之明年威行惠孚侯度業修逆作樓于郡之西湖名以房公將以申懷賢向德之意樓故舍調亭綠波翠嶽橫陳交翼而亭宅于虹橋之左有樓其上實據要會然亭址卑濕樓居狹隘雖聚足拾級如不容比歲又因陋弗葺其者為庸保滌器之地余昔守郡嘗欲更之未皇也公侯撤而大之且為詩以遺余曰作新此地誠為傑觀品題尚欠如椽筆余謝弗敢亡何侯以書來曰二年于茲矣強難恤隱罔末辨圖幸斯人之我安也不忍以垂去志之以歲之不時民生之不易也既以少府斥幣糴萬石米且築四教于舊庑之陰以贏之名郡儲倉實筆畫蠶緩急是賴又捐錢五十萬有奇為民代輸布縷之征是庶幾可以去矣而斯樓之記者嘗以屬子黨忘之乎其隳然曰惡是焉可以無記也自郡縣以來守

襄陽者多矣而羊叔子杜元凱獨傳至歐陽公記峴山亭則惟及叔子羊杜相若也人之愛元凱已不如其愛叔子矣是惡可強也自唐長壽以沈中和廣漢刺史之真除者凡八十有三人其粗知名可傳後者惟賈至崔寧薛元賞及公爾而三人之譽已不迫公雖於釣游寢休之所琴石竹木之舊邗邗之人至于今惟曰房公而不及它人意是烏可量也然嘗出入史牒於公美事類多疏畧獨於治郡稱其多有遺愛而詞人羈客嘗適是胡者輿懷於俯仰之異置議於去取之岐殆亦不可勝數蓋嘗攷其事而未有折衷于此也且舊史所書陳壽斜之敗在前賀蘭進明之藩在後而新史反此公自去國訖不復用豈以敗故邪抑進明之譖啓之也方公之建遣三王分鎮節度也是固謂吾國中有人將以擁祿山之氣也然既為之前必慮其後方至德元載七月丁卯上用公計分封三王琦瑒未出閭惟璘赴鎮而後五月璘以江淮叛然則分封之策其然邪其不然邪當時如高適且盛言其不可則後日賀蘭之譖固有所入矣而當時大儒如韓退之柳子厚諸人每以宿德重望歸公極所尊禮則固不以成敗論也趙郡李華之詞至謂元宗季年並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軋凶害直事乃不行既以見祿山未叛之前莫敢有言者而公

獨有所論建乃弗果納杜子美之詞又謂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公實康救志餐餐奮每挫直詞空聞泣血則又以見朝廷多故之後公獨奮然以天下爲己任而孤立寡與動輒得咎嗚呼公亦可謂處時之所甚難者矣雖卒於無成晚益落落而脩名令節人期於未用信於旣用勤王于蜀而蜀守以安作訓于歧而岐京以重此豈無其素而能爾邪世降俗薄是非替於好惡名實殺於毀譽向背變於死生者何獨於房公然哉迨夫歲月浩闊情偽寂寥而著乎斯人之心獨隱然與所寓俱存者斯其人之賢不問可知也公嘗守表爲需而宴亭更刺史數十至王涯增飾棟宇而州人大悅公爲是州有舊竹草鳴琴其上公去已久而李文饒劉蕡得過其地亦思之不置形於詠歌公微權勢人微交譽是春春者果何爲哉宇文侯既有德於邦人又作斯樓寄懷曩哲安知後人之思侯不如今人之思房公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敢併以復于侯以房姓湖自文定張公始以公名堂自參知政事眉山李公始以公名樓自宇文侯始侯名某字信臣嘗爲白農鄉兼權地官侍郎今以右文殿修撰自京口移鎮云

書鶴山書院始末

開禧二年秋八月臨邛魏了翁請郡西還既又三辭

聘召遂得遷延歲月丘園之樂者累年先廬枕山與古白鶴岡阜屬連山之顛則脩竹綠坡循坡而上草木膠葛又上焉則荆棘之所於也有烽燧故基相傳爲李唐時西南夷數大入是爲堙散之所蓋居一縣之最高峯故縣人亦罕至其地一日與家人窮隣頗愛面前隈文一峯欲即之而不得則除剪其荆棘蒙犯旭場聚足而上則其地平矣衡廣二百尺縱數里無復側峻凹凸殆天闕而地藏者隈支中峯復屹立其前如有鉅人端士色授面承欲遂下至斯書其上與朋友共焉會居心制未即功嘉定三年春詔郡國聘士叩之預賓貢者比屋相望未有講肄之所會鶴山書院落成乃授之館其秋試于有司古自首選而下拔十而得八書室俄空焉人競傳爲美談了翁曰是不過務說覽爲文詞以規取利祿云爾學云學云記覽文詞云乎哉則又取友于四方與之共學子負笈而至者襁屬不絕乃增廣室則後各爲一堂二內廡廡門墉以公畢具旁爲小室曰立齋宋嘉葉公爲之銘介二堂曰書舫舫之左右爲南北窗堂之後爲闔家故有書某又得秘書之副而傳錄焉與訪尋于公私所板行者九得十萬卷以附益而尊閣之取六經閣記中語榜以尊經則陽安劉公爲之記閣之下又爲一堂二內堂曰事心取邵子語閣之陰關小圃設池

築室藝卉木為遊息之所圃之後憑高瞰虛一川風物之秀皆在目中又為亭其上於以仰觀日星風露之變俯察鳥獸草木之宜又若有以盪開靈襟助發神觀者自惟窮鄉晚進學未能信而存叨煩使輕涉世紛將敗績厥官是懼方乞祠官之祿若得請焉退而聚友於斯藏脩息游於斯相與誦先王之遺言隨事省察萬有一不隊厥初以為朋友羞尚不虛築室貯書之意也

潼川簽判廳綠筠堂記

陵陽李成之性傳為東川僉書判官考其廨之綠筠堂而移書臨邛魏了翁翁曰解本廉訪使所治堂之由來舊矣始壞於宣和末劉君軫復之再圯於乾道間李君枋復之後四十九年我又復之堂之壞凡三而舊址不移綠筠之所閱凡幾而故名猶在昔者之再易也皆有記今不可以獨亡子其為我書之余曰吁異哉童子寺之竹久存以衛公重公安祠之竹不剪以兼公重今綠筠不知其誰植也閱變而不能易此君固自有以取重於人也雖然不曰竹而曰筠則有以也竹其體也筠其發見於外者也故記曰禮之在人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天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釋者曰端本也四物者之於天下最得氣之本然則受命之正何

獨松柏惟竹箭亦然其曰筠者皆其端本之所發見也其在人焉獨非受命之正而得氣之本者乎苟瞻存息養無所襲奪則生色晬然見面益背施諸四體將有不言而喻者或者不得其養而消不憚於心而餒且餓矣况望其形於外者之澤乎備武公之始年傳誣其賂士奪國以共伯之年考之此殆不然獨觀其自為止酒悔過之詩則公蓋勇於改過遷善者也至其切瑳以講學琢磨以自脩則又非昔之武公者矣瑟憫赫咄其德容表裏之盛已宣著而不可掩及盛德至善昭明較著則又使人自有終不可諉者焉詩人無可以稱其德者而作詩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既以興其容止之美又以青青而形其生色之粹又以如簧而稱其發見之盛嗚呼是所謂竹之有筠者與非無本而能然也及年益老德益邵自信益篤則其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皆言夫積中而發外占外以知中而其用力又在於不愧屋漏時殆若與淇奧之詩不為發明然則學其可以已乎成之之屬部於余也豈徒使之識堂之廢興竹之盛衰例為騷工墨客嬾娟擅筆之語抑欲相與切磋琢磨於義理之會故余敢以詩禮之說復之豈惟於成之是望亦將以自警焉耳成之息游於綠筠之下也黨有會於心焉其試以復於余也

王臺極臺柱識

東川漕解之東故即城為樹名以王臺城地臺荒有亭蔽其前嘉定八年冬臨邛魏某由祥刑攝漕治潼明年春坏城葺臺暨秋為其徙治遂首撤亭東為堂東嚮距臺之仍舊址加闢會以周順氏請易名報可迺取太極圖易通與朱熹為義勒其堂壁名極堂將俟考功奉常議下嗣刻焉又明年秋臺以雨壞其冬更築屋仍為臺其公前以無廢舊名從道城址堂容三仞崇網半袤加容三之一縑以周撫廣視容三網二臺之容宗視室袤加二尺凡二役費錢六十萬計粟六百兵丁之庸二千日俱榜以秦篆是為識

參議胡君 一桐堂記

唐安胡君台符自吾州以書授余于武信曰昔我祖參議府君自乾道之末迄淳熙之初嘗倅是州今五十餘載矣而風猷蕩如越茲承嗣懼忝厥官乃即治寺之東偏肖繪而奉嘗之子其為我記諸了翁州人也聞長老言君自脫巾即三為教官惟果山未及上而在襄陽荆門最久凡襄漢間事皆以身履自擊袁粹成編亡慮數萬言最後在瘴瘴為介印為戴太寧為守利東帥司為議帳蓋今之所謂四蜀者轍跡殆遍焉自臨遣至歸親賜對者凡再如建擇諸邊守漕復黎推土丁口田發義倉蠲鹽課卒見納用大括更

事以而閱理多故能動中事會共若輩見親聞之人孤隨於一隅者其墓道之碑又謂其自筮仕遠遊動百舍無出鄉感戚意行湖海萬里欵裳徑遊初不作難嗚呼為男子者不當若是邪前輩踐歷雖進士高等亦有試吏即入遠者如自洛而潭如自京而吉自曹而衡自梓而屏自華而歸自魏而岳自樓而鄂動踰數千里不以為遠也 仁廟用人亦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迫其績望章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然後召其首府故郡國之虛實風俗之微惡人物之否臧山川之險易彼皆得以周度而究詳之緩急須才則隨取隨有不愆于素自熙寧大臣始用資淺新進之人今以發洩激佞而因循既久遂廢祖宗入遠之法士大夫生長習見樂近憚遠便文自私往往終其身而仕不出數百里之地者坎蛙壘蟻汙于今而尤甚亦豈無不出戶庭而若合符節者然自非豪傑之士鮮能焉因台符之請之勤乃具以所見聞復之俾併刻于牲石黨有以識世變之降續文獻之墜云

石源討義甫

川上樓說

安仁討義甫並川築樓余友郭方叔榜以川上而屬了翁書之或謂義甫日子知川上之義乎人非山立俯仰而過臨川興懷 慨然此江熙之云也川流不

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道猶不興此孫綽之言也今  
 以子之年盛氣強而為是昔日嘆老之語也何居義  
 甫以告了翁曰嘻聖人之嘆果若是之卑卑邪歷千  
 有餘年而經生學士設不省此為何事以熙綽也而  
 猶不免是可嘆矣夫今天太極本然之妙動靜所乘  
 之機濫摩屈信為春秋冬夏升降上下為日月星辰  
 感遇結聚為風雨霜露接人之耳目切人之肌膚所  
 以告曉於人亦不翅口教而面命者矣然而流行著  
 見至近而易知則宜莫如水蓋一者有生之最先而  
 水根焉陽實在中而為物不貳斯能行尚往功以無  
 一息之間故聖人於此又慨然有感於逝者如斯之  
 義其所以發明天德之健聖心之純亦無復斯蘊矣  
 徐子謂仲尼亟稱於水者蓋以此然亟云者竊意聖  
 人以此義最大又實不一言之而門人僅載其一焉  
 家語荀卿載德諸書記孔子責荅問之語亦謂君  
 子見水必觀使其不過論死生晝夜之理而於道  
 體之運因無所發也則胡為其必觀也自孔子而後  
 惟孟子獨能推明此義為源泉觀水之說而秦漢而  
 下則無傳焉呂不韋謂水泉東流日夜不休為天道  
 之園似不為無見者然語焉而不詳至晉人張景陽  
 為詩則曰川上之嘆逝前脩以自勗蓋詞人之近理  
 者然其意固謂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則亦熙綽

之流耳近世蘇長公又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其  
 說則已卓出諸儒之上然傳曾論也乃猶以死生晝  
 夜為說則不知所謂未嘗往者果為何說此非晚學  
 之所能諭焉惟二程先生以後乃始一洗而空之其  
 說曰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乃天德也又曰此道  
 體也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嗚呼自  
 是說之行也天下學士始知死生晝夜之說為知形  
 而下者之一端而嘆川取水放海觀瀾凡皆孔孟氏  
 所以示人之切近者人惟由於動中為大化密移而  
 莫之覺有能於此觀象得善而有詭邑焉瞬存息養  
 毫積累推隱微之不欺而參倚之必見則循是以往  
 豐壘無間殆將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引而至於與天  
 地相以無難也了翁非曰能之而粗有聞於此儻義  
 甫以為然則試為大書而附此說於其後以誦同志  
 相與共學焉

眉山孫氏書樓記

孫氏居眉以姓著自唐迄今人物之懿史不絕書而  
 為樓以儲書則由長孫始樓建於唐之開成至光啓  
 元年倍宗御武德殿書書樓二字賜之今石本尚存  
 自偽蜀燬于火乃迂魚鄉其居為佛氏所廬今所謂  
 傳燈院是也若里巷則固以書樓名長孫之五世孫  
 降秉帝遊河洛識 藝祖皇帝于龍潛建隆初召至



便殿賜衣帶圭田特授眉州別駕因市監書萬卷以還然樓猶未復也別駕之孫闢乃入都傳東壁西籬之副與官本市書細載而歸即所居復連重樓藏之魚鱉之有樓則助乎此又嘗除熟為師徒講肄之所號山學於是士負笈景從而書樓山學之名聞于時矣方樓之再建也在天聖初闢之從兄直講君堪嘗為作記錢內翰希白宋景文子京皆賦詩闢性倜儻不耐衣冠衣方士服其卒也從弟文懿公為識其姦有不儒其身而儒其心之語故里人又以儒心名之比歲樓又燬于災書僅有存者儒心之六世孫曰某懼忝厥世乃更諸築壇以唐僖宗所書景樓刻揭之樓視舊增拓焉且病所儲之未廣行走闕下傳抄貿易以補闕遺竭其餘力復興山學以余二十年雅故嘗以謁諸曰僕之用力於斯也亦既塵勩公盍為我書之以詔罔檢則序其事以告余因惟昔人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梁隋之盛或壞于火或覆于砥柱唐太元文昭之盛或毀于盜或散于迂從本朝之初如江元叔所藏合江南及吳越之書凡數萬卷而子孫不能有之為戚僕盜去與市人裂之以藉物者不可勝數余嘗偶過安陸亦得其其越省中所藏晉史則佚於它人者可知安陸張氏得江書最多其貧也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得唐舊

書李文正所藏亦為一時之冠而子孫皆不克守也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三家之書可敵中秘之藏而元符中蕩為燬埃晁文元累世之蓄校讎是正視諸家為精自中原無事時已有大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劉壯輿家于廬山之陽所儲亦博今其子孫無聞焉南陽开氏之書凡五十篋則盡歸諸晁氏嗚呼斯非天地神人之所靳者與而孫氏之傳獨能於三百年間屢絕而復興則斯不亦可尚矣夫矧自文懿以來進士鼎甲者凡三人而與賓薦薦取科第登顯官者又不知其幾公其又以上書言天下事嘗詔免舉徑試南宮其之子午之亦與鄉舉公任為

雖一名一級未足為人物輕重而世其詩

書以不墜其基童之訓則有昔人之所弗逮者是惡可以無紀焉雖然余嘗聞長老言書之未有印本也士得一書則口誦而手抄惟恐失之其傳之艱蓋若此惟傳之艱故誦之精思之切辨之審信之篤行之果自唐末五季以來始為印書極於近世而閩浙庸蜀之錄梓備天下加以傳流日繁粹類益廣大綱小目彪列分後生晚學開卷瞭然苟有小慧纖能則皆能襲而取之噫是不過出口耳四寸間爾若聖賢所以迭相授受若人符節者果為何事而學之於人果為何用則謾不加省然則錐瓦厨物凡於我何加



焉可不甚懼矣夫余既以復于孫君遂併書此說為書樓記碑刻之以儆來者且以自儆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二

記

成都府朝真觀記

出成都少城之西北北修垣而環除邃宇而周闕沈沈翼翼竟攢兼術者朝真觀也其中為玉虛清皇之居而列其右者經藏仙祠靈臺茶寮與芳文室湛然之堂也列其左者聖母仙師乘煙寫女之祠與凡而庖廡之所也直觀之西偏則為諸葛忠武侯祠與讀書臺故老相傳曰是侯之故宅也自天寶五年章公始更為觀奏名乘煙乘煙云者謂侯之其於此平觀舉也觀營甚於慶曆復興於文忠烈公鎮蜀之日其後易乘煙為朝真則重和元年也既作大殿又為屋百有五十間者紹興中女冠張延楸也帶高輝下延衰而崇飾之則薄興宋張君興與今知觀宋祖良也祖良以其事屬余為記余嘗放侯之故宅蓋在隆中然其自謂有桑八百株薄田四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則成都亦有家也獨乘煙之事與記所佚未有以復于祖良也而客謂余曰善之庸何傷周人思召公而愛其棠晉人思樂書而愛其子公無乃非蜀人之愛侯也而以即家為廷為未足又以賤諸其後人與侯之始卒也肖象立祠所在而是既制於禮秩之不可則相與於於道陌間有隆而充之言至謂

百世巷茨戎夷野祀侯非威勢人所父與是素素者  
果何為哉且不寧惟是侯之子瞻用於蜀也蜀人思  
侯不置每見朝廷有善政佳事雖非瞻也必轉相傳  
告曰此吾侯之子瞻所為也是以美名溢譽有過其  
實陳史於侯父子雅有嫌隙今其言雖若過於抑揚  
然愛侯以及其子亦以觀人心之秉彝好德終有不  
可殄滅者乘煙之事當若果乎余曰子知其一耳合  
散消息陰陽鬼神之分也而必仙之云乎侯鞠躬  
盡力義不與賊俱存其流風餘烈尚能感南人而走  
司馬遺祠故宅亦足以疎鍾會而感韓弘矧炯然此  
心扶植世教將不且千載而不可亡乎侯之子瞻孫  
尚不變一死從容歸義其德恐有生意亦當與侯俱為  
無窮彼所謂仙者謂其常存而未嘗死也而侯與瞻  
尚三世一心千古如見茲其為仙不已多矣自侯之  
卒賊勢益張伯松既亡瞻亦尚亦殞昔者教忠之訓則  
有死而無二也然則侯之遺息至自託於方外之遊  
又非以潔身避世終不肯自汙於流俗也如屈子遠  
遊之云邪客曰子真知侯之父子者也子其遂以識  
諸使有能明於天地之性而不可曉神光明切目以神  
怪也其無發於斯言矣乎是為記

史守文孟傳篤齋說

眉山史君守文以篤名齋為余書之且曰併為我言

其義余因記王文公管云其本強大堅實者竹也其  
行盡力有所至者馬也竹其性然馬則策而有所至  
故篤之字從竹從馬先儒以其滯於偏旁也晒之然  
余謂堅實盡力之義不為不異特策馬之字稍異得  
會耳大奇所謂篤實策指良體而書詩說語所稱如  
篤慶篤祐篤觀等語雖有厚義然余謂篤恭篤敬篤  
信篤行篤遂正篤不忘之類則亦有重實沈晦之意  
兼備乎其間非一厚字所能足其意也公劉六章以  
此字冠篇中庸三十三章以此字終篇蓋公劉自易  
其田疇實其儲峙定其室都以至修和民物開拓風  
氣凡皆純體力踐以底于成無畦步弁實也中庸自  
戒於隱微發於知行驗於天地鬼神而未竟及復吟  
咏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凡皆力學為己以臻  
其極無毫髮非盡也史君誠有志於此乎則願求之  
於切問近思察之於日用常行毋以洒掃進退為可  
忽也毋以徐行後長者為易能也毋以孝弟謹信汎  
愛親仁為不難知也晝貫夕習日積月累如公劉所  
以用力於國家中庸所以用力於講學者無畦步弗  
實毋毫髮非盡則所以名齋其庶幾不為空言乎揚  
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天內乾剛健也外艮篤實也  
健而實其為日新孰禦焉史君勉諸

江原縣天慶觀靈台層臺記

開禧三年春蜀盜未平江原道士呂元素謂其徒曰  
 吾儕小人羣居族食無益縣官公逆氣若此又不能  
 刺刃賊腹肯肯原野蓋姑杜門以備宸度乃相與投  
 藏書員其書有為九層之臺可以為民樓涉稅署  
 則用其法而封之名以靈臺列天地日月星辰廣濟  
 之象而禱祠焉其後益平遣其弟子太古以書抵余  
 曰是將為四民逆兩聲皇朝兵順年之地也夫子蓋  
 為我記讀余熟復其事作而言曰帝主盛時其文鬼  
 神也有道自顯至舜成命重黎絕地天通俾之高卑  
 小大各有分限毋相侵質所以帥天地之度儀生物  
 之則正人心而防世變者為厲蓋其遠迨周治日文  
 明政衰義罔不釐輿雖以父史星曆卜筮之職而領  
 於春官者皆以大夫士為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佐者  
 亦皆精英不貳之民也夫如是鬼神之神與人分殊而  
 情通殊則不瀆通則不曠先事而禱也薦以六祝之  
 詞有事而禱也同以六祈之禮而不寧惟是也下逮  
 鄉遂亦各制為之則水旱之不時則於蠶師祭地  
 鄉遂亦各制為之則水旱之不時則於蠶師祭地  
 祭師祭地之而泣之以正師疾禱之不明則於蠶師祭地  
 之而泣之以師長至於恍惚交神靈明則屬象類也  
 表靈位也別次主也辨名物也蓋若有洋洋在上在  
 左右者焉嗚呼此豈惟上之人深知鬼神之情狀以  
 能委曲綢繆於幽明之靈雖巫覡之人其才知足以

比義其聰明足以照徹不誣而為神所依此帝  
 王所以為斯民立命立心者也自王政不修而聖賢  
 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學不斷如帶有候禳禱  
 祠之事則方杜弗舉而詭非其鬼也雖經生學士往  
 往安見聞之因以疑陰陽之化休利害之私以佛典  
 則之經敬不以遠遠不必敬也況泯泯焚焚之民無  
 所於訓目懸禮而耳濡樂理義之不務則委諸茫昧  
 眩於奇誕件其所爾余嘗粗有聞于儒先之教每病  
 其流浸遠思有以告于上之人相與障而回之而力  
 未能也而元素乃以是請慨道遠民散先生勞佚仁  
 鄙壽夭民自為之風旱霜雪順年拔兵民自祠焉為  
 吏者弗及知也今祝祈崇酬之遺乃若僅見於斯不  
 亦可尚矣乎然古人之為蓋憂民之憂苟以寓其精  
 神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而其始甚正其流且不能無  
 弊則子也生乎今之世亦能保其歷久而無失其初  
 心不蕩於末習矣乎方欲與之精講而助正之庶乎  
 可久而元素卒太古又過余言曰吾師之請也夫子  
 嘗墜言焉今太古不佞復述其事為周閣遂洞以館  
 天神夫亦以為民而無私福也夫子其併記諸余又  
 謂之曰美哉此心也余前所謂此為吏者弗及知者  
 也雖然吾既為爾師言之矣而聞之乎羣儒有言明  
 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恍知萬物之情者不可困

以非類吾儕苟非理明義精其能通天人之分際而不受於流俗乎子歸而徒明而師之心固而所守然人不能皆子也子其亦言為然則識諸洞前之石使來者而有發於吾言也是亦止人心防世變之一助而亦爾師弟子之初志云爾

簡州見恩堂記

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析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既開人情易動雖當帝堯舜有不吝不先事而為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任兩之兵有溝封之固有郊關之限有巡警音咸守夜鼓也周禮軍旅夜鼓警之警有康楹之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也則有遍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兼耻為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少長從仕郡國間所謂城則凸不滿數尺足可蹴而過手可俯而攀賣殺之所批撻犬豕之所躡蹂曰此城也問所謂卒則廝役於君吏古留於寓公春秋大閱曹聚而旋散之稱姬則避秦趨則端汗扛負則庸代曰此軍也問諸故老按諸史牒則曰所從來久矣蓋自國初懲唐末尾大之患大難用平即龍鎮戍追平并汾關越則已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初不過四十年耳益

發西川惟益梓眉遂有城可守漢盜作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除陽諸郡至以白直守郭注浙荆淮湖廣諸道富鄭公謂處無軍城壘不修或數十夫持鉏耨白抵便可盡殺守令府庫誰復禦者至曩是康定以後則又虛內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員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歷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吏禦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孰何金州盜作速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久郡有餘財民有餘粟而厲彙若此矧熙寧而降龍財利弱州郡則益不暇為國遠慮矣政宣之末內訌外搆炎興之初大奔小降此其理勢之必然余為此懼嘗以告于君父竊于有位前後凡縷縷千言卒未能有行焉一日蜀閬撫御失宜利東濱兵敢開亂畧既剽王人批果閬刺遂普遽進迫簡州且大書其幟曰破簡入西川聳談所屆驚奔相屬封疆之巨辭不荷楫而立者簡守虞侯始至之日而變作於益昌又五日而聞變會顯讓聞直學士劉公以王隆之祿家居與侯約各率其孥効死勿敢去侯益以自厲迺阻江為守科村壯明簡稽峙易糧救甲兵戒桴伎具蘭石杜獲拜察相觀謹號戒州人大喜各願輸繕以佐用度侯又為請于部使者范侯仲武益金穀調聚雜牌丁以為援聲益

振賊氣以奪倭復念大兵之駐于鄰塔若饑道不繼則饑餓易動賊或乘之此關事機不小乃不敢以異路弊而其資糧靡靡與其酒醴餼糈又從而開誘輔持之凡以賈士勇而伐賊謀者行李之問無日不至故俾在師者咸得以盡銳敵愾無復疑顧訖成厥功然則豈惟州之人受其賜其蔽遮西川以無一蟻之闕則依力也州人念侯不置乃卜郡城之南與劉范二公並祠而植棠陰其前取班氏循吏傳語榜曰見思城南蓋他日賊所奏之道示不忘德也真簞簞築之工民不取庸爭為歌謠而勸趨之誠懼太守之矚知而不已聽也不日告具守知之果使人變焉則屬役反倍他日祠成為書以告余曰夫二君子者子所善也蓋為我識之余方嘆自國初以迄今日兵燹城壞財匱民窮而虞侯獨能奮張於斯時然則域民固國果不在是邪或者猶曰方時多士惟功利可以奔走斯世而義理所不計也智術可以批難解紛而誠信非所先也嗚呼今無一可恃矣緩急惟人才是倚人才之要則又在居敬集義以不失其剛中有爭之本心然後天險可設而有以為守脫併是焉亡之吾不知其所終矣吾於侯之事而益信乃書此以復于州之人而併識其說焉侯名剛簡字仲易為學以義理為宗嘗召赴都堂審察刑後凡六授郡守嘗參

謀蜀相時虜執鴟張大將或死或去人情詢懼且請行邊以勞將士收人心為已任訖復湫池皂郊乃敢還報其後虜入三泉又獨留益昌與公茶馬使者鄒君孟卿夜出撫定軍民若此類者由其有見於善利之分故遇所當為勇不可奪且所居官率可紀獨未嘗以是希尺寸之進三十年州縣秩以勞進位以次外人之知不知不以作轍而圖書至口誦心惟人亦莫知其為相之家也嗚呼是其為忠肅之孫也夫

簡州四先生祠堂記

昔者虞侯仲易嘗為我言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洙泗之學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余以其言為然其後又見侯以是贈言於朋友勒石於斯宮率縷縷申言之乃嘉定十有三年復以書抵了翁曰剛簡始至郡會盜薄鄰邑効死弗敢去以為民守荷宗社之靈幸而齊因惟道失民散使赤子顛沛至此為吏者不及汲圖所以扶持之顧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為大故僕為此懼凡以崇化美俗隨所建為既不敢不勉古月即校官見諸生又為楊權古今闡崇理道庶幾其有興者一日有講授于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敬為教者也僕聞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

其誠而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曰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唐虞三代由之而治化休明秦漢以降反之而民俗廢薄自去聖益遠士非功利之習則虛無之徇非詞章之尚則記問之矜逮伊洛諸儒先奮筆千載之下倡明此理則士往往驚怪以是為一家之學不知堯舜三代之相傳孔顏曾孟之所事固未嘗外此諸儒先特表而出之以嗣往開來耳非其實始為此以自標表且教人以其所無者也於是士懽然相謂曰吾今知非伊洛之學而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而天下萬世之學也僕嘗因是又取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張明誠中子之象而祠于學以示學者嚮趨之的予其為發明四先生之所以嗣往開來之意而記諸社余撫其書而嘆曰俗流世壞士方憧憧於功利之下者而倏獨慨然及此敢曰不可雖然不必皆伊洛也元公嘗字春陵唱道南服而二程子實得其傳張子兄弟又皆崛起關中為西方諸儒倡於是游揚胡謝諸老與劉元奉王信伯鮑商霖等盛於東南蘇子明呂進伯兄弟起於西方尹彥明張思叔朱公拔馬時中侯師聖呂原明劉質夫諸公起於東北惟巴蜀時倅在一隅而氣數之感亦自有元公公官巴川純公正公侍親入蜀

張火公出宰金堂蜀之人士於是數君子皆未嘗不得從焉今言河南之學者指易傳為虛書而實聞諸成都之隱者其後卒成於岩陵之北巖蜀人之篤信其說如范太史大徒高弟如譙天授謝持正皆班班可攷荆州袁道濂及登河南之門其遊蜀訪薛翁亦謂伊洛軼書多在蜀者是此書流傳於巴蜀既有年矣余為兒童時猶及從長老授伊川易傳及河南遺書及及見學者多傳焉二程先生語錄特為其說者未能無糾舉之累致綴其說以緝文而未暇得其所以言一為慶元學禁所休則例以伊洛目之以誠敬訓之甚者亦一口附和曰此偽學也自是以來往往屏其書而不復肯曾不思四先生之教人曠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遠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使人近思反求精體孰玩而有以約之亦已期不失其本心焉耳矣其偽真侯曰善余言即子言也予其遂以為記某方為四先生請易早朝請從祀于學上可其易名之奏有司今以周程三先生之命書與其武行於翁則於侯之請寧敢以固陋辭

### 叙州編後記

臨邛黃侯守叙之明年以書來潼川論其同郡魏子翁曰由所鎮州近薄諸國生夷遠甚兩江蠻部地陝



隘夷賦且半歲入爲緡八萬不當中州一小縣民勞  
苦多瘠而調度科繇眎於他郡設不幸有疆場之警  
他郡且供億弗贍矧是首當其鋒殘困立見乾瀆  
帥臣晁某建請得是常賦它役無所與成爲緡若干  
詔下如章而吏格不行申甚病之則條其事以白于  
西南大諸侯今少保安公公立除之盡如乾瀆道警  
公嘗以邊用不給遣吏調丁括帑金既又捨之不盡  
責民罔不懽呼請于州曰昔公蕩平瀘戎我不復反  
民立祠肖像飲食祝焉而未有以紀也盍併是畫夏  
以詔罔極侈火保之賜嘉邦人之請而莫以塞也必  
子也爲我記者余閱其事而有感焉古之士用有以  
行令有以減凡以不失吾本心焉耳今之士受中秉  
彛以生非有以異乎古人也而見諸行事往往不得  
夫側隱着亞辭遜是非之本心是心固未嘗亡也蝕  
於利奪於勢相於君耳侯填尉其州乃能講數十年  
久墜之政控于大諸侯併力役之征而施舍之蓋有  
戚戚於其心而不能自己者是心豈自外至哉雖然  
微少保安公則孰爲聽之世道日狹徧秉護前自敵  
已以上且不能容之矧勛位既崇權任亦劇則鮮不  
吝驕以自封者少保居之若固有然有生必聽有聞  
必行蓋不獨於氣然也方其再命來宣通承公私獻  
療之餘帑緡僅數千計殆不可一朝居者公奮然

誠者定坤極若兵若賦徒手再造未嘗一加賦於民  
斯亦難矣矧所謂收隱戶括羨田征幸民豐豐律凡  
皆不得已而爲之使吏奉行如公之心雖奪人之邑  
可使無怨其如倚勢以豐己失公之本心何方公心  
未乎民德尊感有位者勿敢言也而公矧知之速返  
前令曾無留難既傳檄州縣風曉百姓猶以未得懲  
也逮汙吏必警餘屢誅詎以額衆感然後上自薦  
紳大夫士下至於寡孤獨之民始知爲是紛紛非公  
之本心也既相與抗手交慶而其有識之士又曰吾  
儕小人連歲被兵不皇亟處今年春虜大入江淮光  
舒蕪黃之間莽爲盜區雖隨即殄殲而死傷橫道公  
自旬宣以來三年之間則未嘗有塵之警言力所得  
勉寧敢有愛況公敏不及農其不得已而莠及蒺藜  
也亦遏止之公之本心則日月之昭明其食其重粟  
不家至而戶知之非虛心無我疇克爾邪嗚呼澤山  
而爲咸山高澤下位不易也高者內虛則下者上適  
地天而爲泰天尊地卑位自定若也高者下降則卑  
者上齊以至水火之相濟雷風之相益未莫不然也  
而謂居高位者無所資於下乎古之人任本真重則  
心愈畏年高德邵則禮益恭周畢公弼亮四世而固  
不惟師言之祇備武公年過九十惟懼交戒之不聞  
下逮秦穆困而後知者也其言尤爲深切曰余誓誓



洪羣士言之首繼之以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此非以身體之不能及此蓋一於責人固甚易易也受人之責則苟有一毫未克之私橫於其中縱能變色受之然未能全無所扞格如順流然則猶不受也故曰是維艱哉信乎其用力之不易又曰羣言之首信乎天下之善無以先於此也穆公閱變旣久故知斯言之有味而少保則機識英晤見義勇爲聞過速已無所吝滯泥前後在鎮內救外寧非若穆公有所懲創而後耳也余故樂道其事以復于黃侯亦使今之君子因是而得公之本心皆言輟千里而樂告焉罔俾畢篋羹有周則孟子所謂優於天下者殆將見之豈惟用蜀乎哉

綿州新城記

自建炎南狩國之守在淮漢而蜀居江之上游紹興西征蜀之守在利路而綿爲益之外蔽如昔人由陰平以窺蜀則自龍至綿不二百里如近歲由益昌以保劍則自劍至綿不三百里然則綿雖內郡實邊也而莫爲之限液頗孺壞塹若有若無三尺之童蔽可挑達而踰也緩急所恃惟右護軍之移屯者二千八百余人然邊戍未撤則是屯也日聞鳥烏之聲烏弗聲猶弗可恃矧若此乎嘉定十二年眉山程侯始至考校圖牒則自淳化五年廷平右侯某嘗築斯

城閱二三十年間莫有繼者則矧然曰爲國若此其不耦事涉變者特幸爾於是省少府不急之費命法曹劉伯煥部將陳元弼即農事之隙鳩畫而築之凡而警用則爲之通守唐君祖獻昉于十三年冬十一月庚戌訖于明年夏四月癸未城成袤一千三百又崇二丈而堞五尺不與用夫六萬四千八百米一千九百五十石錢一千二百萬有畸曾幾何而成績章章若此侯且以爲未也計甃石之費儲錢六千二百萬又以蒲成請于朝俾唐君竟其役且以書諭余曰走也不佞以民社之力而爲此城也是在臣子分所當爲敢辱論載惟是興廢補墜粗有顛末懼久而失其傳也敢以記請余每嘆國朝疆幹弱支之弊至於郡國空虛城池弗葺以熙豐罔利之臣急近利而昧遠圖郡益以削方承平之乂未見其大害也政宣之末內訌外猺炎興之初大奔小降則支弱之室著矣極於此歲賊曠盈尺之帑足以驚奔列雉張莫千人之聚足以披靡羣辟虜關梁洋如履平地虜闕江淮如外虛邑嗚呼事勢至此惡得無以變通之手故聞程侯之爲是舉也深嘉而重嘆焉抑又不能無感於此者敢與侯平章之夫所患無城今隱以金椎蒙以石壁歸平如峭嶮斷岸之不可攀也所患無兵綿之風氣浸迫關隄其人可作而使也所患無財使人

人如侯之約已奉公幣藥之美溢亦非有甚難也雖然孰為守之古者哲夫以為城今也先幾燭惠則嫌於樂禍鞠躬蹈方則疑於少通古者衆心以為城今也吏倚法為市民與吏為讎平吾既不相望緩為無所與守古者禮義廉恥以為城今日是非所急也實利可以維斯世而權謀可以徼近功也嗚呼是三者之說行雖有金城湯池獨如彼何哉余與侯各分地守徒能為其所得為者耳若則所憂則蓋有任其責者焉易曰天險不可外也是險也無象無形不兵而不可犯也不城而不可踰也造次必俱而不可離也是又所以持山川丘陵者也侯其以為然則試為識諸城陰以其覽者之一動心焉斯其為金湯不已多乎侯名德降字廷遵嘗歷蓬蜀二州守節用度以寬繇賦所去見思云

安少保 丙 果州生祠記

古者儲天下之才以為天下用非有事變迫怵而後圖之也周自文武成康以來城濮囂邑松高蒸民詠歌得人率非一世之積速高文尚存此意故事至而才給中世以後有不盡然者矣遼西告警而飛將起罕开略塞而營平用五溪師喪而伏波奮再奮追雙藥師出范陽燭兜平原識廷湊肆毒晉公身戎務屢屢西平顯河東寇結汾陽封使非耦事涉變也廣厄

霸陵充國按以老妻孺美耶諸人將沒身不見矣蜀自賊曠之變而安公始以節顯世未嘗無才也而不肯豫定早計儲之以待用每每若此然尚有可談者曰不及知然而既知之矣而用之不盡至虜闖於外賊訖於內蜀勢累卵然後以公再鎮此何為者哉方公之未出也其子以直華文閣擢果之刑符參議制幕即賊所屆揚名追龍賊越境無所犯公繼來此州雖云就養蓋以討賊為己任會有詔起公於是奉將天威殄剿通寇罪有遺育蜀以再安華文尋以機宜文字往宣撫司公之婿王君某代之禱舜銀強拊柔其民而加煥休焉果之人相與言曰非天私我有民使公與其子若婿先後來吾州吾屬尚有種乎先是公未仕時嘗游學於是州習其土風與其州之人士每過其州眷焉弗忍去及是被命再鎮賊還韓適在是州州人滋不忘度城之北隅肖公像與其子若婿並祠焉介郡人游君景仁偕校官蘇君和甫在鉅及南充今至君囊中以謂記於余余每嘆漢唐以來所儲非所用所用非所儲於公之事既律款有感又重嘆夫天為斯世生才自足斯世之用特患以一人之好惡為用舍以事變之緩急為濬遠耳郭汾陽既收東都方議其討此何時也卒奪其重汾陽不少望也河東事迫又強起之又為檢士所忌非人主終

信不疑則唐祚必受矣然是時非特汾陽出於時用

也七子八婿皆居貴顯幕府六十餘人率為將相大

官而知名于世者五十人其卓然可稱則杜鴻漸黃

裳李光弼光進之徒皆以才識器業為再世中興之

用然則天生汾陽為社稷計而又為生其子若婿與

從游之賓客以助成之此豈人力所能致哉歐陽文

忠公書其將略曰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

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護之際宜亦得其助也

至哉斯言不以富貴功名為誇而以善處善保為難

不以忠信之厚為足而以謀護之助為貴古之建功

立業而全德今然者率是道也今安公子文翁塔使

其相須以成不減汾陽之助而莫府賓客皆能助李

杜諸賢自勉相與左右叶成之則豈但如歐公所謂

處富貴保功名者哉敢以是復于州人以彰門之

懿以慰千里之思以見人主當以天下用才士大夫

當以天下用其身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一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二

錫山安國重刊

記

海州太守題名壁記

海之為州東略巨浸南限長淮西北鄰徐

兗沂密嘉定十有一年始建城市再營官

室徐君晞稷由山陽通守往涖州事秩滿

代去今守侯君忠信復不定而振業之百

廢具舉遺黎屬心詔增秩加職以寵綏之

守樂民之和後上之賜也伐石泗濱以識

郡之興復興嗣守者姓名將實之壁帶而

求文于了翁因為稽諸圖牒蓋自梁武末

年長江以北悉 後魏武定七年改青冀

二州 高齊文宣帝移海州治琅邪

郡改琅邪為朐山隨未喪亂臧君相竊據

之武德四年君相以郡歸順又改海州自

入 國朝母改也而中興百年間離合去

來之靡常則使人重有感焉易曰天險不

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夫所謂地險則易既指言其為山川

丘陵矣而獨不名天險為何物王公所設

者何事愚謂盈宇宙間截然有等級之辨

不城而不可踰不兵而不可犯此天險也

昔之人以大師為垣以得道為助以在德

為險以礼義廉恥為城皆是物也盛服以

禦盜憤坐以受使長嘯以却胡單騎以見

虜則是物之効也夫苟不明乎是而專以城郭兵粟為山川丘陵之守則寧怪夫難合去來之無常也敢併以復于侯其勒諸石與來者共守焉

興元府新作張魏公虞雍公祠堂記

先皇帝二十有六年詔以武階丁侯脩為梁州牧其明年侯居母喪申詔奪服不可服除詔還鎮侯既大城漢中以編其民比再至慨然曰嗚呼昔吾有先正如魏忠獻張公雍志肅虞公不嘗經略此土乎乃作室于天申浮屠之居而肖貌之以書來曰二公立德勤命在旅常昇彝匪我邊陲所敢私也顧其有績是邦則滋不可勿祠子為我書之某不佞幸嘗有忠舊閱若忠獻公之年行則既諳之矣忠肅公則傳之二公之奏疏則又嘗所次第而序之者也知之宜莫如其詳具忠獻始為士曹力辭筦康忠肅不屑餉屬姑就魚關之辟蓋自為小官進退皆有風則邦人至于今道之造由樞宰先後奉使聲震關陝力遮梁益以保我于孫黎民然則漢中誠不可勿祠又可無紀乎國家自熙寧以來釀成虜禍于時鉅人元天尚有存者故公論未泯以啓元祐之隆乎紹聖而後羣檢用事極於崇觀政宣之季潰裂四出放是士大夫不曰我戎則曰避狄迨屬車蒙塵而後呿口頰

足則已無及然而既委三鎮又失太原自餘諸城人心未携猶以死拒也士大夫既悟我戎之失則爭為避狄之計於是而後失河南北失京東西雖揚以來禍更益慘蓋昔建炎以後不知平時所講何事而冥必行至此時惟忠獻公猶唱大義復明辟而夷二凶當戎行以珍劇寇內變相定則首以身任西事於是人始知我猶可以國而虜不足多畏也相與盡力惟儼是敵七年之間吳張韓岳諸人勝于白店原于四明于大湖于和尚原于殺金平于大儀于藕塘則建炎三四年以前所未有而公實唱之也陝服喪師淮西逆命人以咎公不獨虜入中原以來不戰而潰不守而棄未嘗敢有抗之者而髮率諸將伏義復讎則自公始粘罕既死劉豫旋廢虜歸我河南陝西之地此一幾也而苟得幸安者方以南自南北自北之說給取相位兀木肯盟順昌拓臯之勝虜氣頓索此又一幾也而僅畫淮漢以與虜和由是養癰蓄禍九二十餘年以開顏亮之侮亮雖兇暴而違天拂人人知必亡乃自絕淮以來諸鎮飲兵以避沿江荷擔而立朝臣徒家相蜀督府還屬不行時惟忠肅公首任采石之戰以摧敵鋒又遏瓜州之萌以激虜斃於是始能以敵國抗虜蓋二公之見于事變者

章章若此雖然其所建立則不止是雖前後迭出而正國救民之心之死靡他則若合符節今其僅可見忠獻六百餘疏忠肅二百餘疏大抵惟正人心寬民力縛軍實致人才之為務軋軋忠憤百挫不折至所謂不當棄地還俘則又皆以表臣抗廷論以孤忠破群慝然則人孰無仁義之心也利欲之陷以失之而二公則循吾本心焉耳成敗利頓不皇卹也彼不吾以者鈞是心也而因禍福為利乘間售私則孟子所謂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心而非人者也二經綸昉于漢中然而事業著見亦多在漢中敢併以是復干丁侯將刻諸麗牲之石豈惟慰桐鄉峴首之思抑亦懲邪說正人心之一助云

天台張氏端甫雙壁樓記

天台二張府君端甫字相之端友字直之以孝友行于家以疎財急義聞于州閭天官葉公時為識其墓起居鄭公又叙而銘之公卿大夫士為詞以悼之宗族鄉黨相與述其事而吊之其孤夢錫緝為巨編復求文於余余觀夢錫檢履醇固若有志乎為己之孝則記所謂如執玉如捧盈如弗勝如將失之使國人頌稱焉斯其為顯揚不已多乎而必以名士銘誄為榮也夢錫曰吾聞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

遜是書也亦庶幾仁遜之勸匪直為二父榮也余乃為詩以贈之曰靜將物理驗良知父母恩深報微群動芸之晝夜息萬生點點是春暉錯居宇宙猶同氣况此根心貫一機理道坦然人莫究是家兄弟庶全歸夢錫泣數行下曰必子也知我父子者吾將為悽于閻廬之側而榜以雙壁子更為我發之余方論及其事或以語余曰先生制札其遠近隆殺之節使過者可俯就不至焉者可企及父母之喪三年而忌日不祭父母之服齊斬而兄弟琴瑟言有稱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而今也第以追遠而亡兄以喪第而卒白首同氣而旬月之間咸絕厥命乃無過於札乎曰不然也札壤俗薄喪不能三年憂况忌日乎親喪不致毀况兄弟乎吾以為厚人倫篤天性存扶世以厲俗者始有激於二士也而過之云乎雖然吾前所謂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者此在夢錫不可以不思也夢錫曰唯遂書以為記

潭州惠民倉記

嘉定之季年潭州守臣真德秀言所領州生齒阜畜地力不足以給率仰穀于商舟舟至之不時則上下狼狽雖有常平義倉之蓄而令非凶歲毋發也顧守地于斯使民眈眈然無以穀其腹教惡乎施臣竊見

淳化中張詠守成都以市古準田稅使民歲輸米于官明年春藉城中之民糶以元直其後王晁韓億父子文彥博胡宗愈諸賢又相與修其法而守之至于今不能易臣嘗昧諸故府有秋稅米合正耗凡五萬余石石出錢四千二百以給郡用臣請得如成都故事斷自嘉定十六年使民輸米貯之別倉榜曰惠民糶緊量之贏罷轉輸之費較以輸泉輕重略等於公家既無損而糶之日自二月訖七月正新陳未接民苦貴糶而計口給券視時直加損焉則於一城生聚為利甚博况又什其民以相保受有麗於罰則毀券住糶保受者同之蓋非特穀之也哉又將使休戚察其奇衰而教寓焉既又流其事以上于尚書而以時屬記於某曰是職分當然毋庸書然吾患來者之不吾悉而莫我繼也某慨然曰公無患焉仁義之心豈獨賢者有之而他人不然也在易之臨澤上有地其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強夫地臨澤上切近而相滋君子臨民之象也君子之於民類也而出乎類以長之苟是心之常存則爾過予責爾病予憫其欲教訓而容保之也暨暨乎洋洋乎有自不可已者吾將見是法之行人心所同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改更也又將見仁遜之興爭訟

之息自是法始民惟恐法之不久也而誰以易之或者不過曰郡少府之仰給于泉其來以久不知其粟易泉固無乏於供也輸泉始冬而及春夏粟之期會亦莫不然其或糶未竟而去官則粟亦泉也古人論事惟義之是否而利害所不可計今始以利害計之則亦見其為利爾僕蜀人也嘗仕于成都於忠定之法蓋身履目擊之閱糶二百莫之有改則以攷諸義而叶幾千載一心也公何患焉公名某字希元建安人以正卒直道歷中外幾二十年具守潭也崇社修學復稅酒興社倉營義冢行和糶米建賑惠局凡以利民者無不為也敢併記之以穀來者

道州寧遠縣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記

嘉定九年某奉使東川為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某召選道九江謁周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為記之某嘗聞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

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以槩見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攷以德藝無一壤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祭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民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則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也而民之散已二三十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其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艸偃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而教之近矣淑其國人弟子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爲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塚以俟來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况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舒嘗請諸不居六藝之科孔子之殊者皆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于世不務記覽則論虛無不爲權利則術詞采至是而不轉民散士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艸明二五所乘之幾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

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孑然孤立荷其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豪末矣詞章伎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淫靈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象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見孔孟之心於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邪先生初見二程子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也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幸顏子之所學嗚呼得孔顏之所以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爲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筆刀豪末之得失不足以爲戚忻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民不失望焉

泉州紫帽山金粟觀記

泉州道士黃去華遇臨叩觀了翁而言曰



同安郡紫帽山在郡治十里其陰有洞壑  
 直清源西勢之左右金粟洞天其名見於  
 道書所以列五千名山中為峯凡十有二  
 稍東為凌霄峯古有石鼓丹爐仙趾試劍  
 其局仙掌諸峯及補陀巖又其右為洞可  
 容數人舊傳為真人受洛中羽士書而以  
 粟遺致書人掃視皆精金即其處也按唐  
 仙傳長樂鄭文叔與回翁皆師鍾離於此  
 郡立鄭君祠號元德真人山舊有無塵殿  
 以而常新去華以彙中紫為錢三百萬而  
 一寓公巨室出力佐之為觀宇於絕巖堂殿  
 館祠無榮翼庖福彪分驂列中建三教混  
 載儲道釋及儒家諸書樓寢重閣賓客有  
 學徒有舍其北有不懸歸雲二亭其麓有  
 清水五塔山之上有飛泉作漱玉亭以面  
 之轟定四年茂陵賜金粟之洞四字椒殿  
 錫緡錢百萬儲宮為扁殿雲堂一時名公  
 鉅卿又請賜之號榮給以田產蓋經始於  
 五年之春落成於十四年之秋去華之用  
 力於斯亦既勤且久矣而屬未有以記之  
 敢竊擬以請于公余閱其事而有未喻者  
 且二教之設精粗本末言人人殊今日混  
 一云者得此而同之邪曰至而滋息生之  
 始也日返而遊散生之終也此聚散之常  
 理也今日有所謂仙人者常往來于茲跡  
 之而不可見然則氣有聚而不散者乎陽

降陰升自無而為有也來伸往屈由有而  
 入無也此新陳之常理也今必曰有所謂  
 無塵殿者歷年雖久潔淨不汚然則物有  
 新而無塵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有目  
 耳鼻口之物則有視聽食息之則此可信  
 不誣也今日觀人以粟俄而為金然則耳  
 目之所接且不可信况所不接者乎天不  
 得於言何有不求於心今余於是說未之  
 有得而不復反求乎心之所安為尔強書  
 之决知其不可也道士曰顏魯公世之真  
 丈夫也麻姑擲米成丹之事非獨醜粟成  
 金者乎魯公書之不疑子安知六合之外  
 無是說也曰爾為魯公有取於此乎王方  
 平日之為狡獪變化而公書之其果有取  
 乎吾聖人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  
 不語亂語人不語神懼未流之害也尔師  
 之初綿之若存所謂專氣致柔此不過恬  
 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為未甚害也  
 然而動靜之理未嘗相離寂感之幾間不  
 容髮今厭紛畏害而欲深自蓋縮以全吾  
 生則自其始初固已改道器為二致其未  
 流之弊幸焉而不至者必將垢濁斯世妄  
 意六合之外以求其所謂道而神仙荒誕  
 之說於是投虛乘間靡所不有而去道益  
 遠矣道士曰然子亦有以告我乎曰吾之  
 所謂道與師之所謂道終不可以盡合也

而循其本初固未甚遠爾婦告爾徒求之爾心而知所謂若存者何物致柔者何事而有以瞬存息察焉則不惟可以不叛爾教而存軀而明用吾猶有望於歸儒焉道士曰唯唯遂書爲記

潼川轉運司重建東衙記

遂寧爲東川要藩轉運使治焉異時使副判官參實並列不當厥居乃數十年始從省併有判官則闕使副故來者惟吾東嗣歲修月蠲吾用未存嘉定十有二年夏興元辛張福莫簡叛仄利撤閬抄果踐遂於是東解之僅存者一二乃昔燕游不急之所使者移寓西解之以以虛弗葺番陽汪侯來領使事過故解彼惶躑顧謂察吏是觀聽攸屬久而弗復不自羞乎程事期度有司凡緡錢六萬米石十丁匠四萬六千九百餘曰損無益之費假以歲月不潰干成乎府人效實梓匠授規列碎閭風畢獻厥力昉十四年秋八月訖十六年之四月室寢堂與榮序門廡莞庫庖福以次備具至於賔祿有館文書有皮府史有舍稅舊規真始將過之役成屬余議其顛末余舍然有感焉 國朝自削方鎮以諸道賦租筦推屬之轉運以房廊地利坊場河渡二稅則額付之郡守操重制輕易危就安此權時之妙筭也然權任雖分財力猶裕目

熙寧分使推利郡守之權始削既有城郭甲兵之費必以控于轉運往往滯吝不予則違時而曠事政宣之未與受其害至中興以後乃又以外司農護餉而所謂轉運者僅爲催科團併之司設官初意愈傳愈失故封疆之吏無所於告則城壞帶著兵闕弗治祇以示弱誨姦嗚呼流弊至此寧得無以交通之手然而此蓋在上者之所當知而非居是官者之責是官之責行簿書期會之間乎非直然也學校以明倫理科舉以興德行舉刺以別淑慝聽斷以達幽枉凡昔典禮命討之所闕爲君師者建牧立監而分治之所以共天命而繫邦國也今之分道置使則猶立監之僅存者况我 祖宗惠綏遠服四蜀漕寄在今尤重四時銓擬得以通掌四選遇有空官則聽其舉辟假以移注許之就權然則非所謂厚望隆指邪若之何其稱之非平心不能以燭理也非虛已不能以盡下也非剛毅有守無以塞僥倖也非清淳履道無以厲廉隅也非孜孜夙夜惻稌乃身則又不足以濟登茲也詩曰職思其居謂及瘁於所當事也又曰職思其外則慮廣而志宏矣其亂曰職思其憂蓋無時而可也者余昔居是官也嘗以自厲而未之能信汪侯乾道樞使蒞敏公之家宦李遠有端緒茲事

也固已習聞而篤踐之矣尚敢誦聞以復于侯將書諸石與同志者共焉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四

錫山安國重刊

記

叙州諸葛武侯忠靈廟碑坊序

古者自天子至于大夫士皆有廟廟之子  
姓以昭穆為序祭非正主則不厭不蝦不  
旅不酢非同姓同宗同族則不得於與祭  
大蒸替宗雖有他姓之祀而不立同氣之  
尸與廟祀異自鯨祀于晉相祀于衛周公  
而祀于鄭董安于而祀于趙大非先生之  
舊魯展禽至謂先生制祀有法施於民以  
勞定國禦災捍患之自然五六經之書終  
於無文漢高起沛黃帝有祠迨其中葉故  
侯有祠又其後也先墓有祠至宋平以來  
則墓祀尤盛極于諸葛公之卒人思之不  
置巷祭野祀朝論以礼秩止之然則士大  
夫至是尚知礼秩之不可踰也習隆尚充  
因人情之不可遏請即墓之近立廟汚陽  
而斷其私祀親屬故吏乃得與祭雖然是  
猶近墓為廟特節不同非親故不與也其  
後所至郡國為他人之親立廟不知始于  
何年也非鬼祭之越望之祠無所無之姑  
即夫礼之变而言則有功有德於其國而  
祠之尚人心之不可已也叙故有諸葛武  
興王廟至興國皇祐一雨更修猶存孟蜀  
武興之各元豐三年賜瀘州廟額曰忠靈

而叙未之有改紹定五年遂率馮侯邦佐  
為守上距皇祐歷玄默執徐之歲九三廟  
既久第侯微而大之以屬記于予會被命  
守瀘道出叙候要予于新廟落是役之成  
腰爵而言曰祠記之請願毋我忘予謝未  
皇也既抵攸司馮侯又以書來曰公之行  
乎蜀江非一役矣建興二年渡瀘之後由  
越嶲而入則瀘之原也四郡悉平歸至漢  
陽遇降人李鴻漢陽今之長寧則瀘之委  
也或者猶謂非今江陽不知瀘有三重大  
渡水也孫水也瀘水也其源雖分其歸則  
一干則其言又為探原索委而重有感焉  
且渡瀘公細事且山川流峙千古一日而  
傳注淆訛靡有定屆况公用蜀之心人得  
而盡知乎裴松之引漢地理書謂瀘水出  
牂牁郡句町縣古今異名既無以證樂史  
直謂瀘峯地度惟五月可渡瀘峯即今堡  
山是始以郡各瀘指瀘峯為瀘水不知是  
峯乃在不韋縣之北於堡山奚與公雖嘗  
至江陽而非所謂渡瀘也哉或謂在微外  
沙野城之境或謂越州河鎖驛之賓尤為  
無據獨華陽國志與雲南錄差若可信而  
二書亦相抵牾嗚呼周公瑾之赤壁非黃  
也庾元規之南樓非鄂也况公瑾元規匪  
公敢匹而猶牽引傳會仍非其實此地實  
公所行也人之疑信乃反不一竊嘗考之

史志參以水經又證之以建興南討之由  
大抵是水也始于西南微外吐瀘之地曲  
羅東下三百又東注為三重瀘又東為西  
瀘水縣又東北會孫水瀘水又北會大渡  
水其支分為宋提水若水芋官水繩水淹  
水咸會于越嶲郡之馬湖縣由東北至犍  
道縣入江其地則西距黎雅東接五谿北  
抵瀘叙其通稱之昔曰瀘昭烈伐吳之役  
蓋慮五谿諸蠻附吳以撓我也亟使馬良  
招之至于秭歸之敗諸蠻果叛益州牂牁  
永昌建寧四郡怙險奮禍渠帥離閩至於  
殺正昂縛刺史張裔以界吳人噉孟獲以  
扇諸蠻遊蕩牂牁胥為畔援當斯時也使  
雖閩不誅則四郡不平四郡不平則內難  
未弭而巴蜀不得安中原未可圖也是以  
南征之師勢不可已然尚以昭烈之殘須  
暇之二年然後遣李恢出建寧馬忠出牂  
牁而身自出越嶲跡公道所從出大抵法  
大渡亂孫水破越嶲新離閩絕馬湖禽孟  
獲蕩平四郡遍歷三瀘越南極涪池深入  
不毛之地勒銘誓虜道瀘水漢陽以牂以  
子所知合馮侯所攷公之渡瀘昭昭乎聲  
跡之可尋而叙之廟公也泮々乎精神之  
如在藐茲某敢以寡陋不辭為謝乃為叙  
其事而系之鐘曰人以一心莫位堪與或  
為大小或小人儒其大伊何我居廣居我

立正位我行大途無詭而獲有範而廷所謂小人功不蓋魏伐罪似仁尊王似義會盟似信險詐似知迹其本心假各成事行之以正猶曰小器又其小者私欲濟皇皇皇奕奕祗赫庸釋拔本而言穿窬之類自秦戒學罔擇善利惟兩董公獨識此意是開叔志誼誼秉節迨諸葛公儼如天日開誠廣益引袞布失是心之度阜伊旦與漢主未顧隱然人龍厥既顧之前無二雄扶漢植華燭姦剪戎以奠人極以宅帝裏其在梁益風績彌密今其僅存八陣遺蹟在昔風后佐帝有熊爰作握奇八陣所宗八八相乘陣間容陣翕闢乾坤翼張首奮攻之先天方圖二圖後天卦氣以莫不符謂此管樂謂書申韓跡公所為史牒可刊或者謂公嘔血酸辛又云卧龍蓋終其身義理不競成敗論人人生海內曾不百年是心昭昭不與迹陳我盡吾分君君臣臣功成不成奈何乎天

元符忠諫堂記

予昔為丹稜揚慶崇作誌其子邁以事狀來閱其世有大父諱恂舉元豐五年進士終承議郎予以書反曰崇寧藉元祐莩黨定元符上書人邪等與而大父同姓名者非此其是與而先是未有識之邁曰釋乘有之子其為我發之亡何邁求予書元符

閱又亡何李柱史李尤又為承議之五世孫仲炎書元符忠諫之家予歸日靖仲炎請曰先人之徽盧則忠諫之故址也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我將以忠諫名吾閣子為記之予慨然有感於世道之變人情之反乃至若此且曰姦曰邪名之至惡王法之所必誅也人之於先祖也為銘物為烝彝昇為瘡誌稱美而不稱惡今崇寧用事之臣籍其祖於邪昔附其事於姦黨而子孫矜以為榮名實不已矣乎竊嘗稽諸五三六經之傳自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以至仁義禮知之性陰陽柔剛之分甲高貴賤之等是非邪正之別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未嘗有無實之名也故聖賢之言名不與實對迨周之衰始有名與實戾者名之君而實不君名之臣而實不臣以至不父不子不兄不弟不夫不婦無時無之夫既各浮於實則於是名實之誑建其又甚則放辟者盜立非軻矣嫉世者溺夷廉跬矣至楚人則白可黑矣上可下矣至秦人則鹿可馬矣黑可黃矣至漢則鵠雀可鳳矣至隋則野鳥可鶩矣然而以格人元夫為姦邪播之詔令勒之金石書之史冊不忌不疑如京卡之為則未之見雖東漢嘗以黨人錮士大夫李唐牛李相傾相軋不極於亂不已固

未嘗被以益惡無實之各也自京下一閱其端變亂白黑實爲陰乘陽賤陵貴夷亂華之兆至於秦稽習非效尤遂取張胡李趙之所引用者加之叛逆之名株連建繁五十三家將以爲戮韓侂胄柄國則又以附于趙忠定公者名之逆黨學于朱文公者名之僞黨夫曰姦曰邪曰逆曰僞本以怖而構之也而願附名藉者唯恐後則是古者至不美之名在近世反爲至美之事况夫人以耿然之身血氣所拘不百年耳監責素飽曾幾何時而爲是背理反道之事不思罵世在後是非予奪者乎人心瞭不可掩溫文正公申正獻公與兀祐元符著藉之士以及乎紹興慶元黨人蓋皎然如天日之清明庸夫孺子裔夷醜虜孰不知之今蒙以甚惡之名在諸賢無豪髮加損也祇以貽千載之一噓耳彼京下稽侂必不以姦邪自名也而世之言姦邪者自丁夏章呂而次未嘗舍四人而他求而苛於方人者猶曰是姦邪之靡者雖孝子慈孫放其父祖亦且諱聞而羞道之至此則名實始雖少紊而終固未嘗紊也陳仲舉聞范滂傳之去嘆曰今既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然則爲柄臣者証人以姦邪本起穢以爲臭然而不能臭人祇自臭耳姑以利害言之來者亦當知所擇云

資州省元樓記

宕渠馮侯守資之明年重建州西樓成以書抵某曰資故有樓以省兀名爲淳熙宰相文定趙公作也自嘉泰之季故侯陳勤節公嘗撤而新之歲久積剝方議改爲院於吳回之變乃捐少府錢六十萬拓而新之如飛如翹突兀闌闌公爲我書其顏且記成事予嘗讀太史公書謂隴蜀山川甲於天下以予所見資之山水又甲於蜀其岡巒峭峙若顧若留雒水盤紆有匯有滄是亘篤生多士縣漢以來有稱焉陳侯之作是樓也故廣安守趙公昱爲之記今馮侯述之又將有望於將來予敢以固陋辭嘗觀祖宗今盛時群天下之士試之南宮蜀人率居前列如眉之師與揚邱之宋與李盡自政和執徐之歲至宣和之執徐僅一星終而同邑同郡接踵倫魁者四亦云盛矣自六飛駐楊進士遺梗命諸道提刑司選吏即轉運司各爲類試紹興元年始擇監司師守總其事張忠獻公時以元樞奉使川陝治秦州即秦爲類省試諸道之合蓋此乎防爲舉首者思視廷試三人至紹興五年十二月戊子詔書又申言之自十有七年何道夫對策謂蜀人難進易退高視天下而竊笑爲嫚秦所搯繇是蜀之首選而不對大問者率列之下科隆與初

元詔免策士趙文定公始以紹興五年詔書賜第由虞忠肅公之薦乃得召對文定而後首選又二十有三人皆未有不薦而召者議者謹曰以科目取之而不以科目用之安在其為舉首也不則曰蜀遠行都遠而見遺乃其所以是皆然矣以愚觀於窮達之既定者則有非人力所能升沈也人之器識罔不在初請無以他資之士言之文定切負奇氣執辭遠颯發為詞章

閱深博大故自中興以來冠類試者三十餘人公所誠言人即知其為宰輔之器此句可以強致其後張義立之剛毅不撓何從叔之端厚無華人亦於始進焉知之且陰陽五行特二氣之大分而經緯錯綜氣聚而形化則人物生之於是乎有剛有柔即剛柔之偏於是乎有善有惡剛之善也其言直以暢惡也其言粗以厲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惡也其言闇以弱是則言也者命於氣稟之剛柔剛柔既分厚薄斷矣雖他日事業之廣狹時位之窮通亦未有不辭之此誠非人力可引升沉者唐人謂士之致遠先器職後文藝如王陽盧駱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夫其浮躁銜露則氣稟之薄然也氣稟之薄而望其器識之厚爵祿之富得乎然則為士者果無所用其力矣曰不然也志有所守而大

本先立則氣得其養而生生不窮夫如是則可以變化氣質愚明柔強其幼而學也必不肯襲浮腫陋以至乎苟得其壯而行也必不肯計功求獲以安於小成况又能行之以剛健守之以篤實則輝光日新雖引而聖賢可也奚區區科目名位之足云竊意馮侯之乞言將以告于邦之士也故為發其義者如此

綿竹縣胡橋記

前知綿竹縣宇文西叔嗣今列屬版曹自財賦所抵予書曰走也不敏為吏于紫巖之下每惟是邦世載人物予不暇悉數也而其尤著者如吾宗止止先生為碩野儒范忠文公程大夫父子壘稱之魏忠獻張公以精忠大義為中興各相其子宣公則我之所自出也又以問學為世儒宗派風蔚如實啓來哲而無以致高山仰止之思也迺因人士有請度地飛鳧門外猪馬湖周廣六十有五丈伐石為四缸缸崇四尺架梁其上而屋之衛從合十丈以通南北車徒之往來始紹定四年春二月戊午詒夏四月壬午竹木土石之工凡三千九百六十有五合為錢五百一十九萬有奇皆節縮浮蠹以營之人見輿梁之麗貫接紫巖如虹卧波而不知役之我加與材之所自出也願為紀其經始之勤而明其尊



德之志予嘗謂孔子問居之篇不知孰為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為風雨霜露為風霆流形凡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至精者也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明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鍾而為人是心清明與宇宙之內流行發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求之有如甫申之生乃繇十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嗚呼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為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灵之會祖宗德澤之積然則是豈數數然哉若紫巖之諸賢者真有以闕盛衰之運當消長之數矣因西叔之請併發其義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普州貢院記

禮部之有貢院自唐開元始國朝科舉雖襲唐舊而貢院之或廢或置或燬或復至崇寧而後有定所政和二年從董正封之請諸郡得立貢院然舍法既罷則貢院亦隨廢矣蜀自中興以來生聚教訓既百有餘年儒風丕振應書之士歲滋月益而諸郡校士非學宮則佛舍也其特為之宮者遠則六十年近止三五歲耳普於東川號多士而亦寓于學宮嘉泰中郡人嘗議卜築其說曰即幸試士毋害也而前甯後枕

士爭門入者來之皆坎也况孔堂肅穆而羣趨錯立喧瀆已甚蓋議改為建嘉定以來劉文節公大理少卿揚昌伯天官侍郎許成子與了翁皆欲縱吏其成而曠日綿禩或死或去臨平楊侯楚望宰郡暮年郡以大治土地于國之陽曰和慶寺砥平席衍而勢奕明龍泉屹左鳳山峙右士從龜夔乃下令梵寺且庚鄰田以益之賦文東西五十南北六十既輟少府用度之贏又告諸本道轉運刑獄使者及卿大夫士以補其乏士受後要不以厲民而陽作堂左个之楹五堂後架樓其中又為堂列入內于東西二夾為主司直舍試士之廡東西鄉各三列中為堂皇深廣皆五尋重門昂列封彌騰錄之司庖福吏士之舍靡徹不備迂舊廡之麗于學而材可用者得十之一既就緒以書來詔曰伯雨為普人肇修曠典執事帥帥本道敢微一言以寵灵之某為人記貢院記學官多矣然而考諸制度之詳略風俗之醇厚則未嘗不致疑焉且國初天下未有學也慶曆三年以後雖用范文正公之議詔州縣立學然學未遍而詔旋寢矣迨崇寧以蔡京之請州縣無遠小咸得立學官之備乃昉乎此國初貢院廢置亦無常居自崇寧至政和中都外郡咸有貢院貢院之備又昉此夫既養

士于學又為貢士之官以重其事風厲作  
成是宜人才輩出以稱隆指然以今視之  
崇寧養才孰與國初崇寧以後得士孰與  
國初天下之理至於制愈密而故茲多法  
既詳而森不勝則亦必有故矣夫所謂科  
舉取士者非有比閭族黨月書歲放之素  
直以寸裂之文一夫之目拔自疏賤界之  
長治五侯三吏皆由此選此非細事也然

而梅子其所謂四海士民之數能言之類  
至多也指世陳教言成文章實諸先聖而  
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者亦無幾人夫使  
以言取之而不謬於先聖不慙於當世則  
雖以言取人未為甚失也乃自俗派世敗  
有司之操衡尺士子之揣程度者大抵舍

其德性之知易其師友之素而相與求合  
於卑諂之中當歲大比往往竊取朝廷餘  
論薦紳奏疏與郡國邸吏所傳牘分條別  
纂綴以備問使朝廷清明君仁臣直則上  
無閣政下無諛詞正孝以言猶可得士脫

不幸而遭時之難問紹述則贊紹述謀合  
戎則贊和戎欲開邊則是開邊大抵鑿經  
術以傳世好刺邪說以阿有司或者貧驥  
成風則貨取勢奪抑又有甚難言者然則  
雖為庠序以肆其業宮室以校其藝其不  
能以得天下士蓋可億而知之矣中興至

今有百餘裁治化休盛士習純美所謂傳

世好阿有司貨取而勢奪者固無崇政之  
甚然比歲以來不保其不為然脫使始造  
若是則措諸事業抑從可知因楚望之屬  
記于予也慨然有感於世變之推移故直  
書其事以告之者若此或幸而刻諸石則  
校士於斯試言於斯者其亦知所發哉楚  
望二世登進士科所居有善政云

楊文安公祠堂記

古者天子之縣內諸侯也其祿故於采地  
得立廟祧外諸侯則於所都之邑焉  
九皆有酢有厭有餼有緩有旅蓋同氣之  
祠非舍奠祭菜鬻器用幣之比也春秋以  
降事已變古如莊周書畏壘事雖一時實

言竊意吏祠于社已萌芽于此時秦漢而  
後封建壞郡縣吏計歲月代更有德於民  
如燕齊之樂公民性往立之社然猶配食  
于社未有特祠也蜀守文翁齊相石慶吏  
民為之立祠繇是桐鄉南陽渭城之祠史  
不絕書事之變古亦云甚矣居于定國為  
縣獄吏至又生而得祠人之生也氣聚魄

凝奚從祠之其原既開乃有張武威任九  
真社池陽陸浚儀之等皆如于祠建隋唐  
以降故侯之祠紛之史冊不可殫述而人  
不以為異雖然事誠戾古也而鍾以甘棠  
勿剪之義猶曰變之正者隆興初眉山楊  
文安公以成德風望由參知政事出領東

文安公以成德風望由參知政事出領東

川節度府先是建炎三年公爲節度推官  
建紹興十五年由潼川路轉運判官移提  
點刑獄至是凡三仕于此矣流風善政蔚  
其如存後七十年公之孫瑾復來領州下  
車拜文安繪象歆歆感愾慎州宅有載德堂  
刑獄使者廨有德遠堂李宮有祥鱣堂節  
度推官廨有遠業堂皆邦人思公而致其  
誠者爲之子孫不敢忘其祖則不敢厲其  
祖之民爲政葺年民便安之耆耄請改建  
文安之宇以昭弗忘侯徇民請度地考室  
與趙文定懷德堂對峙而貽書某曰是不  
惟吾祖所居官瑾也實此乎生今四百二  
十甲子矣天子不以其不肖嗣守茲土視  
事葺歲幸不得罪民士以貽吾祖羞是祠  
之建匪吾敢私惟邦人是從公也嘗以使  
傳州符尋臨是邦敢以邦人之請請某輟  
然喜曰彼秦漢以來以佗姓而祠故侯實  
戾古典然猶得爲變之正今以孫而祠其  
祖尚古者外諸侯立廟都邑之近似是敢  
以淺陋辟維文安公起太學試礼部冠萬  
七千士退然無矜色而有戚容曰此吾先  
人所不能得者而以遺小子子蓋自是朝  
翔外服十有四年始以趙忠簡公之薦有  
位于朝泊檜枋國公亟詭外檜死而後躋  
楚筮位亟粥最後均佚潼川遂以祠堂之  
祿老于家其年行閱闕有考功博士之議

有太史氏之錄有狀其行有銘其道有序  
其丈夫抵詞今足以華國各行足以砥俗  
德量足以鎮浮夫非私於一州者特其始  
衷終皆有潼焉莫府而識者知爲公輔之  
器司臬事而察碎幣訟人自以不吏後以  
前執政爲首民習其教不肅而成宜公之  
去而民思之深今楊侯五十年州縣立六  
郡守風績既茂擢延閣之直趾美復來邦  
人懷今悼昔奉嘗之敬不懈益虛是區區  
者誰實使之嗚呼楊侯視此其益知所勉  
哉宣王命召穆公之甸江漢也曰于周受  
命自召祖命蓋以乃祖康公命皇父之征  
徐方也曰南仲大祖大師皇父亦以大祖  
南仲命之古之人命其臣也必命以乃祖  
之事豈惟繼世象賢所以刑善降德示之  
讓法者多矣今楊侯實生是邦而朝廷又  
命侯以文安之爭顧瞻山川想象慈芟退  
而衣德服訓以臨其民必揚然以想曰斯  
民也吾祖文安公之所與共理也朝夕念  
于前于衡于羹于牆如照臨其上如陟降  
于庭蓋有不見而著不言而形斯其爲善  
政之助不已乎詩曰維桑有梓必恭敬  
止嗚呼侯尚勉之哉

毛氏慈惠莊記

氣載理而流形於天地有間餘不足相為  
質也寒暑微息二不遂其生見者為動矧

灵而為人雖貴賤有分定戚疏有差等實  
 同躰也古者此問而居夫井而耕出入必  
 相友守望必相助羨不足必相補凶荒必  
 有待委積必有給莫非使民相生相養以  
 輔成天地生之德所謂由溺馭飢內溝  
 澮市油然發裹非有為之地也後世以  
 身發財者膠固滯各人緩急扣門拒之恐  
 不峻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與萬  
 物並生則與萬物同躰乃今朝圖夕惟不  
 越於一家一身之私吁天之予人也極使  
 之自有餘於一家一身矣乎人而不達乎  
 親親仁民愛物之分藝則陷於不仁而非  
 人矣予歸自靖之歲洪雅毛君拱已介子  
 友史叔欽予誦得見自言其家世崇德好  
 義道行於妻子蓋無不能充是心焉孳董  
 士族也嘗損金市田歲儲其入而昏嫁而  
 喪葬而疾病而貧不自賸者於我乎給董  
 殺拱已又哀餘金以廣之今為田百畝別  
 其王祖之籍築之墻圍書其疆畝而字之  
 曰慈惠莊懼後之不我引也願得一言以  
 為子孫之衣子語之曰吝嗇者陰氣之常  
 亦有粗見理道頗樂施予不過泥滯於佛  
 老卜祝之間至於力行諸身予當其義不  
 為異端詠可以為難予能充是心而行之  
 子孫安有不能以是心守之范文正公與  
 興義田到于今莫敢廢予無愧於范公之

心雖百十可知矣予何病諸不飲匪義之  
 循惟惠之行如異端有施有報之說責効  
 於旦夕是有為為之本之則無其能又乎  
 毛君作而日拱已雖不敏願書以為記

夔州卧龍山記

予又聞夔州卧龍山之勝開春單於之歲  
 歸自王朝至蜀門則避地之荆者蔽瞿唐  
 而下將登山而止紹定單闕之歲還自南  
 還至蜀門則避地趨峽者蔽渝江而下又  
 將登山而不果先是丁文伯為帥守嘗以  
 記屬予建同朝又言之中以不一 山假  
 旅弗憚也又二年而予守瀘山之主僧曰  
 惠行叙山中之樂以督前諾其畧曰山為  
 一山之望山趾距誠僅隔濠東一水其上  
 成鳥平寺寺雖名咸平而有天成長與開  
 寶題識非始於咸平也寺之一有五龍水  
 又為野豬池地上為山又數里乃至絕頂  
 者舊相傳謂諸善忠武侯駐軍此山池曰  
 飲馬田曰東屯田所殖稻一方無與並美  
 寺居高峯極清寒盛夏可袂衣山之泉之  
 松人謂杜子美真諦寺詩夔之諸刹惟此  
 可當是必為真諦理或然也四朝御書閣  
 與善法堂居中照烈帝忠武侯祠居左右  
 後為便坐上有周閣又上為丈室傍翼窳  
 軒凡二百餘楹由大士祠宇前路通觀音  
 泉越野橋有一大亭巨石與喬木雜錯泉

灑之其下 遙見峽壁嶙峋江声澎湃賢  
橋之路又 通東屯客至必裴回移晷自  
慶元二年了 悟主山嘉定三年丁侯以  
惠行繼之歲修月葺以清干成金碧翠  
飛徒衆雲集雖皆我所當爲無足以汚  
紀載獨念山未有記仁以詔久遠蓋爲  
昭烈君臣少叙梗槩予自守瀘以來方  
爲侯推明 渡瀘本末勒諸叙南廟碑今  
以行之請也不敢辭然而稽諸圖乘碑銘  
而有可疑者武侯之始卒也人思之不置  
巷祭野祀不可得而繫習隆尚充請因人  
情爲之立祠而朝論必謂禮秩之所不許  
蓋自東漢而上猶有以仕國墳墓繪象立  
祠爲不盡然者於是祭之不得僅使即汚  
陽之墓爲廟非親故不得祠今山之有祠  
也蓋闕乎世道之變而莫知始於何時子  
美之詩曰玉殿虛無野寺中又曰一躬君  
臣祭祀同則昭烈固與武侯並祠也而張  
舍人震謂始命寺僧惠遠爲侯創祠未知  
何時存帝廟而廢侯祠也近世張大寧鎬  
又謂先主之廟徙諸江濱今復其舊又未  
知何時存侯祠而徙帝廟也往牒所無不  
可得而強考大抵武侯自荆之蜀與昭烈  
會其後受遺于永安宮往返道夔皆駐軍  
是山故自晉末平以來託侯以名山以  
侯名後人乃爲侯立祠夫旣祠侯則昭烈

之卒實在永安亦何可不祠一時君臣既  
往而祠之矣復慮夫委之空山無在焉守  
也則爲寺以館僧釋爲末久之圖此皆後  
世人情之推典札之變苟以致其誠信者  
無不盡也而予謂以近之實則固不在此  
方其以崎嶇之蜀抗鬼蜮之魏強弱不敵  
也蜀師未出而將星夜損使操懿君臣肝  
衝得氣勝負又不侔也陳壽以私怨作史  
如此管樂書申韓以訖于祁山之役憂志  
嘔血誣謗亦非不多也然而有不可得而  
泯者夫天命不已物生無窮彼近功小利  
與人之氣形卒緣乎盡而是心之止於所不  
見感於所不係者昭二灵灵著在方冊昭  
烈君臣尊君父討亂賊之心與山川俱存  
以到于今蓋不惟成都之繪象渡瀘之遺  
跡夔子之故祠邦人扶植愛護莫敢翦拜  
雖八陣之見於新都沔陽與今魚復之蹟  
四頭入尾隅落鈞連隊陳相容觸處爲首  
所以寫先天心法之祕者雖陵夷谷迂是  
陳也亘千載而獨存殆若有神司之彼操  
懿君臣欺孤盜鼎異姓萬世在後與一時利  
害不相涉也而三尺童子且唾弃不之顧  
陳壽誣議公理人之視之如見肺肝亦祇  
以自點然則士之以千載自許者其必有  
發於斯言矣惠行潼川人文伯各麟嘗爲  
將作監今經略廣南西路立朝鯁挺故其

所崇尚者若此

重建四川總領所記

太府少卿四川總領財賦安北望自益昌以書邸某曰吾所居僻自開禧至紹定之選單闕之歲皆危冠敝屣不佞承之於訂潰之餘披荆榛以舍官吏大懼無以存吏賸一民聽乃即舊址更治寺之門西鄉而為堂樓以鎮之左控寶峯右拊烏龍西指劍閣北奏三泉復者之儒富堂於樓之東凡昔節縮浮費以潰于戎昔天子之命我也曰將指給餉上下通情當勿乏與濟我戎事矣仲敬共夙夜無敢失隊今名堂曰通濟以識弗忘樓各北定則取鄴亭仲剛中思耕亭語子為我記之某作而嘆曰於赫王明照知萬里使兵自兵食自食上下不相恤也有無不相通也胡可以一朝居北望所以答揚明命之意美矣盡矣而予敢以淺陋辭雖然餉所主財桌宣制司主軍民二司之不相為謀也父矣蓋自建炎三年張忠獻公宣威川陝始承制以主管茶馬趙應祥開馬陸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雖云總賦未以名官也張公虛已以任趙公盡力以報自忠獻之去則交相為禱矣吳玠與開爭陸運而吳趙始不成詔遣都漕觀督錢糧以應吳俾制置大使席益趣行大光乃以轉運司錢就糴于果

利闕而席趙文又不咸李子及繼之吳武安刻其乏與而吳李又不咸趙不存繼之與鄭亨仲分隸宣總司錢而鄭趙又不咸然是時和戎既久未有緩急牽制之患也紹興之末主瞻叔之望以括民曰契與制置使沈德和介交章爭辯而王沈之不咸至是滋甚大抵三十四年之間二司紛紛殆如先正所謂二司取財已盡而樞密益兵無窮者實予楮之術使繼耳開禧以後事異前時吳贍生長邊陲習聞交爭之害而未睹相資之利密啓于韓侂胄俾宣司得以制財賦之入出其事以是而其實不然蓋贍既畜無君之心持託是為亂而正使由其術而不悟耳趙季明善宣州志大崇之以是各相繼引去贍既授首財之僅存者六百萬是歲之出乃至四千餘萬陳勤節公咸未知所以為計微安沂公為之移屯穢戎運糗括財有以翼蔽而扶掖之勤節公逢孺亦未知依濟矣王君釜代陳雖授節制之命出於權臣釐而正之是也不知二司之情不可以不通未幾而張東甫子震繼之歲虧四百萬莫非倚安公以共濟王鈗代張又昧乎此擠安公而去之始未見甚害也一旦虜乘虛大如董仁父居誼蒼黃度劍王董之執相抗不容以不易使也則楊九鼎代之以激叛卒之變於

是代楊者在君處厚一惟沂公與南海崔正子是依僅克有濟崖去而鄭代之自五州三閩以內日賸月削極於近歲而益不可爲矣歲人不及二十萬緡而歲出倍之四大軍歲爲糧百五十萬不閩外若之而漕運裁一今二年之間失糴三百萬石閩之內外七十餘倉又爲灰燼則官軍民辛九百餘人所仰哺者惟一分漕粟耳幾何而不乏於供乎某之生也後猶及周旋於秦禧以來諸公間竊以爲今之所謂四總領者名雖同而實則異事雖久而實則異蓋江上三總領自朝廷歲計其費爲之科撥而四川之歲入不能半其出則朝廷不問也總領之始所以察諸戍之欺且吝也今不惟不能以行其職而一司當入之繕當行之事反見侵於他司然則將爲之弛弓而更瑟焉其訓詞之所謂上下通青者乎上而朝廷以時科降歲有常數不必待其請也近而制其捆減成併屯虛實相知有無相通不必責其償也夫如是又以制捆之令行於戎司覈數籍明功賞息餽賂行於監司牧之信期會節浮蠹登於財行於並邊諸郡固疆場以墾荒嚴戍守以衛農毋從便文惟實德是踐毋事苟充惟經父是圖則日積月累政行令乎蜀其有瘳乎易曰樽酒簋飯剛柔際也此上下同心

有無相通以共濟艱險之時敢發斯義用答楊明天子之丕顯休命北望沂公之嗣也才器開偏甚似其先人云

### 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記

濂溪先生周子嘗仕于合陽子奉使東川日建爲州程三子易名先者下其奏奉常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純曰正以制書頌二民子孫予既奉行惟恪且飭郡將買田以備蒸嘗建帥永嘉曹叔遠嗣贊成事屬予記之未果也厥十有五年返自南遷起家守濂合士稅申之持張宗範養心亭題說諡予曰朱文公著通書附錄首載此篇今春官貳鄉度正每以爲恨曰宗範吾州人也而郡乘放失於是蒐求之累歲始得石刻于地中凡一百七十年而遺蹟儼存殆非偶然也周子故有繪象于學西偏地下賴江屢圯于水鄉進士羅良十餘人嘗以請于予予爲發書太府少卿安癸仲得官屋于州岡前挹巴嶽銅梁諸峯而活漢二水匯其下若天作地藏以待今日者扁曰瑞應山房以祠先生配以二程子郡少府又餘法用即張氏故址爲養心堂以館學徒又捐錢千萬以廣桑蔭之田是田也自夫子倡之今諸生之稟稍亦云備矣子也昔嘗有諾于曹度兩卿蓋踐言焉予嘗考周子以慶曆四年司理南安年方三十程



大夫詢謂其知道時二程子年十五大違從之游迨嘉祐五年僉書合州判官年方四十宗範又從之今細繹其養心說大抵與通書聖孝章相表裏秦漢以來諸儒臻斯理者蓋鮮嗚呼何三子之立志不九而聞道甚早與夫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躰出手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說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養心以極於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公溥豈有一毫之私聞之哉或曰聖賢之論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善欲立欲達莫非使人即欲以求諸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已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即其不欲以求諸非道積月累必至於徒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後為至是理也管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而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不然也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為私欲矣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而季康子放由求於申振蜀嘗以其欲為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行究極其言曰天理人欲同牀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嗚呼學者之當以此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姑識其說與學者商之

眉州江鄉館記

眉為西南空道郡寢之西故有舍館以齋

使客而遠於大江舟行之人溲濕無所江有亭曰共飲僅容祖帳予為拓而大之門堂戶室視昔苟美然左扼神宇右阻民廬未能盡如初志也臨川李公甫某為守又為增拓焉復故亭扁跨中唐為便坐前阿後翼左戶右牖明麗堅緻飾以花木周以宮牆而後書某曰予也坊焉此者蓋卒記之予嘗攷五禮之說雖有見於虞書而孔注自為抵牾至周官而吉凶軍賓嘉之目始見於經天吉凶人治之大者義廣而數縣固也而三百六十官職掌之闕乎賓客者七十有六天官所總實居十八蓋自司閔破闕以告司徒令野修道委積掌訝逆賓于疆於是共禮酒共陳酒共稍禮共齊道以至牢米漚羊澤物幣齋各充其事司儀致館環人授館小行人眠館蓋無一而不周當是時也不獨朝賓國客為然有委積焉旬聚焉以待羈旅錘行道之人亦有廬有宿以舍之食之矣非古人屑屑然為是不急之務也車馬有所實從有代伯政猶然故隸館以責晉與梁以讓鄭里侯以覘陳不曰道路館舍之事而不足以為政也予恨是役不能盡如初志而公甫能卒成之故予樂道其事不復以不詞為解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四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五

江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記

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贈大師劉

清惠公祠堂記

尚書郎劉全叟即予以畫曰先君清惠公  
 早孤自奮紹元祐家聲於黨禍流離之餘  
 出入中外幾四十年晚守潼川邦人德之  
 不忍忘自郡及邑既象而祠之然未特祠  
 也端友不佞猥以空章之直司臬東川邦  
 人曰吾清惠之子也合辭以請乃土其地  
 于郡北長平山築室三楹而厚祀之旁曰  
 懋亭以傳于愛棠之義昔者為十縣代後  
 有記齋租有記齋米麥之耗有記北山之  
 祠二顧廟之祠中江縣之祠與郡庠之市  
 田儲書亦皆有記于於先清惠匪惟同朝  
 之舊且常刺郡于斯守藩于斯今新廟之  
 役考成而舊人之存無幾記載之筆必子  
 是屬子謂公平生大節識于碑楹施于齋  
 彛昇錄于大史氏議于奉常考功昭昭日  
 星之垂奚以予言為也矧惟郡縣吏所去  
 見祠非卒渙立廟之意今祠之多記之備  
 而又以屬于不肖不已贅乎得梓諸使人  
 後自惟念古今異制郡國異史固有遺將  
 為法緣情制札者且古者裂五侯三士以

與天子共守天下沒而奉祀則有祀宗十  
 史典策分物祀于大宮宗氏分族共其職  
 事如懷姓九宗之於晉殷民六族之於魯  
 蓋建邦啓宗正襲其位則世祀其先也若  
 鄉大夫士爵祿有列於朝亦得以其等殺  
 立廟于家內賁宗婦昭穆以序皆不失乎  
 卒渙之意自許田立魯別廟而鄭人承祀  
 三家分魯分晉而各主其廟大非先王之  
 舊戰國而後宗法廢絕廟祀之不經久矣  
 况自罷侯置守吏如傳舍才在下中者苟  
 容以求全而貪吝殘暴者民病之然疾視  
 唯恐去之不亟則民安知有故侯之祠苟  
 幸而遇廉平之吏有德于民民幸其有以  
 福我也則非以選表召亦以終更去吏民  
 之愛戴者雖欲留攀截終為其文於是  
 而度越古典築館圖形以奉嘗其守宰亦  
 人情之不可已者又慮其善政之無傳也  
 為文以記之慮來者之去藉也勒石以永  
 之豈無尚德懷賢抑以廉頑儆貪茲其情  
 不既甚切而滋可矜者乎其間豈無出於  
 驅迫本於誦佞者然吏去則祠毀華而勿  
 毀則荒穢弗治徒取笑辱焉此又所不論  
 也惟清惠公以文獻故家發身科第清心  
 約已一介不妄取予卸命朔庭威名播虜  
 後以從臣守荆正韓侂胄開邊姦人乘時  
 莩鬻公首戮朱勝威行南國仇胄憚之以

公還蜀守漢中劾察吏之從亂者守潼川  
 移民于隄土速鰥振滯已責蠲逋度地以  
 居民發廩以振乏儲書以勸學市田以養  
 士前後為費數鉅萬蠲失火之家貸緡十  
 餘萬又為潼人請于朝末蠲米麥肖耗歲  
 為石三千七百八十最後又蠲諸邑田賦  
 為緡八萬四千有奇蓋居郡五年苟以利  
 民者無不為也嘗上疏乞身詔書報曰卿  
 守荆江漢懷惠守梁梓巴蜀亦仁有臣  
 如斯朕將褒表不暇顧欲引年而去可乎  
 蓋遲留至五年而後去然人情終弗慊也  
 祠之多記之備非其情之不可已與其情  
 之滋可矜者乎諸葛武侯之卒民巷祭野  
 祀朝論以祀秩禁之不可卒使近墓立廟  
 邦人思亮不置而愛其子瞻每朝廷有善  
 政必曰此吾侯之子瞻所為也嗚呼鄭人  
 思威公而愛武公晉人思樂武子而愛威  
 子蜀人思諸葛公而愛瞻人之情至於愛  
 而不具圖其形書其政猶以為未足也而移  
 其愛於子孫雖以見斯民秉彝好德之性  
 亦由化敵俗喻人幸於善人之見故愛之  
 切而思之深嗚呼全叟而登斯堂也睹斯  
 義也知人情之望於我者若此其後也其  
 蓋知自勉以克休于前烈矣全叟嘗歷合  
 龍昔印四郡守擢金部郎中山成都路提  
 點刑獄移節潼川所居有善收其子震孫

自通判 隆慶府以方伯之薦召赴都堂審  
 察清惠之報庶其在此云

壁津樓記

成都路刑獄使者吏部郎游景仁以書郵  
 予曰伯之先人嘉泰間守嘉即城之南瞰  
 江跨堞而為樓焉陳益之取水經語名以  
 壁津後三十年伯以使事來而樓無以存  
 吾不忍考志之弗嗣也仍其名而復之基  
 視舊如崇樓之崇三於舊最下為堂曰寶  
 忠以識先人易名之典子既大書而揭之  
 矣蓋為記之雖然吾之為斯樓也匪以為宴  
 娛之供每一登臨憂感交集蓋未嘗有一  
 忻焉昔者張義立夷佛羅之險是矣第水  
 勢自高臨下且暮歸城足傳城而居者廩  
 廩然吾雖在察吏盡力於區籍且為支流  
 以泄其怒而不保後來之我繼也樓之所  
 三義衝陳其下中鎮諸柴實適夷略險石  
 弟及阻木以為固而郊於是邦也今濯濯  
 然吾雖誅犯令者而憲之禁亦不保後來  
 之昔我聽也蜀餉為粟百五十萬石仰西  
 州者居多歲侍以稔惟都江通濟二厘而  
 積蠹弗蠲歲比不登吾雖廣思集益損其  
 徹之十八今舳艫相銜登樓日送三軍之  
 士庶乎可飽抑又不保匱之久而勿替也  
 既又思之所憂有大於此者獄訟之不平  
 陰陽以珍今傳爰之不幸而訴於我吾不

能盡心焉。區雖修如水，早何職思其外，則三垂之不戒，寇盜以興。雖一方之粗定，軍餉之無闕，亦將寤之而無所聘，是乃范文正公所謂進亦憂退亦憂者。子將何以教我。嗚呼！予嘗以弘毅爲景仁發室，今景仁之慮及此，其庶幾亡愧於斯二言矣乎。予嘗觀易六十四卦，乾坤之文，即爲六坎，其謂天一生水而成於六乎。剛柔始交而後生，則聖人之憂患實昉諸此。蓋以一陽而陷乎二陰，險也。亦勞也。既險且勞，聖人獨能忘情乎。故乾坤既定，即次以屯。君子不可以不經綸也。及其見諸經綸，以濟險難，則又以未濟終焉。始乎屯，終乎未濟。君子無一息而不憂也。景仁觀水之激，則憂在城，觀防之壞，則憂在餉。即天水之違行，則憂在訟。憂其可憂，而又憂人之憂。憂人之憂，而又憂後人之不見憂也。非弘毅者能之乎。雖然，人能憂人之憂，而後能樂己之樂。內有可樂，則仁念發，達人填焉。往而不憂，不則物足以勝我，氣足以役志。其不憂樂而樂，憂者幾希。景仁之先人，各其嘗主司農寺簿，紹熙之末，國有太議，自司農發之。景仁不隊，厥紹今端平，改元天子有紹召，爲郎從，施諸事業，有引未艾云。益之名，謙義立，各方。

廬川重修學記

廬故有孔子廟，在州郭之北。唐咸亨所建也。迨慶曆四年，詔州縣興學，爰始除舍，以羸生徒。元祐五年，徙廟學于州南。紹興中，始置教授。自崇寧說嘉泰，雖三歷繕修，然今既三十年矣。其起家守廬，以故事謁先聖先師堂序，若將墜焉，則撤而新之。前，端門，後，建齊寢，左右，列從祀位。又念廟學不可混也，更建東西序，築師生之館于外。草壘爵洗，故以梓，今范金爲之。凡二百一十，爲有司製冕服，諸生製衣，饋役未既，會其以君命召，士曰公無一言以告我乎。某對曰：吾幼而幸之孔孟之書也，壯而欲行之，率不與事，儂今願竊有告焉。且古者國子舍于王宮，教于師氏，而時會于大司樂，以習誦弦，以學樂舞，萬民居于比閭，教于塾師，而時屬于州序，以受教法，以正齒位，皆非常廩之士也。自漢景時，文翁爲蜀郡守，立學官，置左右生，而郡國養士始此。武帝立博士弟子，負而大學養士始此。古者以有道有德者教國子，父師少師，教于閭塾，蓋禮所謂鄉先生，固人所視爲矜式者。故於射飲，則爲博，自鄉治廢，而教法壞。至新莽始於校學，立經師，繇是相承，有郡文學州博士之等。迨我慶曆設教授之官，始也。猶聽舉人自擇，熙寧以後，命於朝廷，命於吏部，則皆聽之。資格矣。古者有養老乞

言有旅酬合語蓋學校公論所出也自春秋至二漢此意尚存迨其後也規約日繁禁防日密至蔡京專國則憲禁申今如訪訓朝政如造為飛語皆坐首罰至于今未之改也雖然是持學制之變耳其如廟制則滋異昔間古者祝祭高之別不相替瀆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厭不眠不綏不族不繹而可以言高也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廟于故宅闕千餘載未嘗出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孝釋典未知先聖先師為誰自載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于學雖助見史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帝二年廟周孔子冑監迨正觀定為孔子為先聖而黜周公於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益無異廟祧之祀矣古者弟子之於師子孫之於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至貴漢初猶然而新莽不知仲尼之為尊也妄為作謚然宣尼之云未設削其字也至追崇之典代增則以象謚為重王封為貴矣古者惟功臣與高太彘未聞弟子徒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于孔廟然亦不出闕里也正觀末加以左卜諸儒從祀火學而武成王之祠亦倣而為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而州縣學官咸有後祀矣夫是數者孰非致隆極美之事乃肇自漢景武而

盛於魏晉齊梁隋唐以後然則五三之典非與易書詩春秋不可信與借曰昔人未及聞知則美化善俗宜有以遠過三代而民之淳漓世之治亂顧相反若此則又何在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也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御六射六事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焉不奪於奇器異物不倦於淫辭詖行不蕩於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執書文行倫簞之或異也自趙渠梁壞田制田政播詩書道失民散至漢而不能復於是詖淫邪遁之言得以乘虛竊入始也孔老雖立久之而釋氏奈焉蓋自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雨風雷電下至蟲豸艸木皆為宮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吏胥徒以象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亦無一而不改先生之舊舉世由之不以為疑也使於是時又不為之建學立師示之以五三六經之準的則生民之類幾何而不胥為夷也然則學盛而負厲潮陸而祀解其殆起於異端日熾大道衰微之時

乎士復請曰記孝校者多矣而不及此亦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具廷乎曰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未之間也千百年間習焉不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以塔廟之議曰庠序以堯胡之教釋聖言今日無益而末之間也是孰為有益乎乃次第其說勒諸亭官以誌同志相與數求陸典搜索遺言期紹昔聞開來哲為萬里建長治之策嗚呼其無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濠州社倉養濟院義塚記

天運無窮物生不已人之性無不同也然而二氣雜糅強弱異質短脩異數貴賤富貧異分所貴乎君公師長者位乎兩間有以品節而左右之某自派南裔猩鬼與鄰誠不自意生返故鄉起臨舊鎮益思所以布昭土靈加惠遠服修校官增學廩創縣庠繕誠郭植觀闕念民困於科糴歲以四萬緡數二萬緡前官雖嘗市田代輸而行之僅二年乃以彊事之具粥田以佐用度此事中廢予為出少府餘財緡增直二千雖然不惟小惠不可偏也亦恐人心不能盡同行之又近未可知也又念城內外土膏合力創社倉于四隅以特糴糶為穀二千二百五十斛然而舊沒新升之交細人末作昏暮得穀春榆無所出緡錢萬有三

千糶米千斛為倉廩於報恩佛舍之西廡歲貯田租七十斛以備消耗一其糶量糶以元直將以制物低昂也又慮社倉不能常糶乃與察吏躬親城南養濟院而增廣焉院始創與太府寺承王公大過有序有室有府有庖歲八千三百斛約其所入可飽百人第歲以賸削所養視昔財半命復其致選吏覈實增置官田若干畝增養百人庶乎老且廢者有養疾且病者有療孤有幼者可以成人鰥寡者有告也則又慮死者無所歸也乃濠州之義冢自故相趙文定公創於真如寺之西偏旋以地隘不可更拓李侯寅仲又營更創於寺之南而男女混殺中羊蹂踐遺者賴此乃為相地於使君崑下山從西北來襟抱環合廣深各二十丈出緡錢三十萬庚之甃石為冢凡無主之喪全而藏之周以土牆飾以門術分左右以別男女書年狀以待子孫秩廩給以處守者亦撥田租十有三斛歲儲其入於常平庫歲掩埋之命鄉之仕者傳朴李有之司其事規置既成人曰吾侯之為是也節縮浮費此四方之邦交之幣賦不有其一錢以臻于是是不可以無紀予愀然曰是惡足紀也古之為政壯有用老有歸幼有養矜寡孤獨有秩瘠齔跛躄斷者侏儒有食其徒也相授死也相葬不幸

而道死也瑾之無主後也里胥王之亂也  
蜡氏除之盈天地間生事死送無一民弗  
得其所此君公帥長所以師保萬民之職  
分也今也不然簿書期會之是務而區區  
然為小惠以說民且社倉歲糶之數視昔  
非不廣矣然生聚之蕃舟陸之會是果能  
為低昂乎養濟之數視昔亦倍矣然老廢  
殘疾顯連亡告者亦能無所遺乎患瑾死  
之不廣也為之行營高燥多其兆域益其  
儲峙不知喪無主後行有死人亦止於是  
乎孝子慈孫欲自致其誠敬者亦有以處  
之手自聖賢視之直不滿一笑尚足以為  
功乎姑識予恨以俟來者云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五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六

朝京集  
錫山安國重刊

成都府錄事廳題名壁記

錄事參軍之官始于後魏隋唐以來名號  
不一或曰東西曹掾曰司錄參軍或又為  
錄事國朝訟唐制舊府為司錄州為錄事  
乾興元年復參軍之號政和疑為行軍之  
稱而更名為掾建炎又復其舊雖郡州  
異置牧守異長辟除選調因革靡索而大  
抵皆以總錄眾曹糾繩違失雖長吏有過  
亦得舉彈號紀綱掾其任至重而不輕乃  
自近世雖僅為獄市帑廩之司然所閱亦  
不小也成都為西南大都會制置安撫司  
所治六十州訟獄所之錄掾所掌則視他  
郡尤為劇寄况所事者故柏監司之官分  
佐潤絕傳爰論鞠之事件性史不能自達  
錄掾持謁請問乃得闕白其遇寬明易事  
之長從容開說色受氣凌壓則非健特自立  
者鮮不回撓於此又可以觀人之所存攷  
之於史唐人杜景佺嘗為州錄逆折司馬  
之不視事一時高風人所欽嘆厥後仕武  
后朝毅然獨立使淫虐之毒不能蔓羅織  
之焰不得躡卓然為一代名臣究其事業  
實權輿於是州淳化中忠定張公知益州



又以秋光山色之詩得一糾曹而史佚其名是雖無杜君之赫赫而從容自得於挫振不伸之日亦足以廉頑而立懦乃知官無崇卑士無窮達隨其職分皆足以行已及物也陵陽鄧君某嘗諗予曰錄舊有歷歲久摧剝吾撤而新之堂序庖福既皆全整而嘗仕於此者吾將求其氏名考其才劣而加警省焉乃漫不可得訪諸宿齒參諸象魏得譙公師弼而下若而人公自紹熙十四年四川類省試以易李冠同經生明年賜第又十年來居是官則子之因母之父也有德在人今將以為題記之首蓋為我志之予義不得辭則摘夫嘗仕于此而風節之著志尚之中者以備壁記之闕嗚呼人生海內一氣聚散會不百年耳而人之媿惡一書其氏名則皆得以目擊而心諭焉至其有大媿惡者則人之得以口誦而指數之人心之灵昭之乎其不可欺者蓋若此然則以其昭昭於人者而見賢必思齊焉見不賢必內自省焉是記之所以告新淑後不既多乎

大 宗 正 司 記

大 宗 正 司 故 與 開 元 宮 為 鄰 紹 定 四 年 災 寓 治 睦 親 宅 五 年 六 月 甲 子 詔 以 天 慶 坊 魏 惠 憲 王 府 舊 址 為 之 屬 有 司 賦 丈 應 財 為 緡 二 十 餘 萬 而 職 歲 前 後 所 發 裁 及

其半判司事嗣秀王師彌斤其私藏以承上意自六年六月戒事至明年端平改元八月甲子落成上書屬籍之閣四大宇以寵靈之門塾堂垂階廉序室公館吏舍庖福儲待鳩僦告功王過了翁言曰願子識之了翁謝未能也王曰子以宗伯執筆大史而子焉得辭之予惟古者官之長必曰司馬正而周之宗官獨稱伯以別於六官之長則所以重正棘謹併合嚴宗祀也或曰彫伯嘗為宗正顏護軍辯其不然矣建素人始以宗正列於九卿僅掌親屬而宗廟之事屬之奉常大夫古人所以敬宗之憲至漢魏隋唐迄于我朝因之不改昭陵念宗子之無所統一也始於宗正寺之外為太宗正司以皇族領之治平元年增置同知事元豐官制行又以宗室團練使以上有德望者為長而一人焉二之若位高曷尊則為判此以承宰弗協斜湯愆違祖宗厚倫之意至是逾密矣雖然予以古制參之尚有可言者古者以廟序宗廟曰宗廟室曰宗室器曰宗彝祀曰宗事姓曰宗盟而掌礼者由虞周以來皆曰宗下及都家皆有宗人稱以別姓故族寓不言之教也是故天子之元子為大宗以繼大祖則別子為諸侯者各為一國之大祖而不得稱其先王諸侯之元子又為一國之大

宗以繼太祖則別子為大夫者又各為一家之祖而不得稱其先公繼別者亦謂之大宗所以別小宗大夫之次子曰二宗所以別小宗或同姓而異氏也或別氏而合族也或有大宗而無小宗也或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或無宗而亦莫之宗也或有適子之子而不為適孫也有通稱為後而不與適適相承者同服也有宗廟之事則尸主列于太室子姓以昭穆為南北面旅酬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內賓宗婦名如其倫其有哭臨之事則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所謂世之遠近齒之長幼分之親疏蓋自生長見聞周旋乎宗廟之中相示以禮樂而意已傳上無嫌偏之慮下無覬覦之心法之志善者也况又養之於成均以觀其德行雖天子之元子亦齒於士也列之於王闈以考其中失雖大夫元士之子亦列於王子也逮其可以仕也則選建明德自五等之侯兩社之輔三等之采六遂之邑有封畛土略以處之彝器分物以昭之祝宗卜史以秩之宗氏分族以維之才無大小靡一失秩此其大略也而於其間非混然無所別異者曹文之昭晉武之穆而曹為伯甸武王之母弟八人三列公鄉而五叔無官魯衛晉古叔也而又武成康之伯不獲是分蔡叔康叔

之兄也而衛先蔡則入於昭穆長幼之中以賢否為進退以功過為先後有尚德勸能之意行乎其間士之生於王族也宗有法廟有序學有教仕有養用有別而養成就蓋非一日嗚呼夏殷以訖把宋后稷以訖未孫凡皆有國二千餘年雖以羸秦之暴幹棄周昇猶三十年睨視而弗敢遷親親用賢之效豈秦漢以來樞裏忌意涼法故事之所及知乎國朝待遇同姓則本乎成周之意視前代之自翦其類根無所蔭者殆不可同日語然而宗法不立無以嚴親親之等嫌忌尚存無以收賢賢之效若謂大雅不羣為善最樂與夫操觚弄翰之士固多有之若同姓之卿與國同其戚休如古人所謂維翰維城者則予謂當思所以交通之法以蕃王室以強本朝尚古人概葉流根之意敢因王之請以所得于師友者為王誦之用答駁明天子崇寵屬籍之休命云

華亭縣重修學記

華亭縣故有宣聖廟自慶曆後郡縣皆有學於是縣立學官以附於廟紹興紹熙雖加繕治又數十年矣今令會稽楊君瑾始至戰憂惠柔剔紛起廢一年而博節浮蠹儲米三千石為平糶倉又一年鳩材僱庸修大成殿前門後閣左右二翼而館鄉賢

千央又東甃泮水建講堂一齋廬八令佐之教謂有次諸生之公養有廩通爲垣以官之翼翼沈沈邃嚴靖深俾來以圖請記成事予惟論學校者未有不傷教法之壞議科舉者未有不嘆辭章之靡經生學士尚論此間之法庠塾之教則悼王制之不可復嗚呼侯封并牧去藉二千年矣是未可以繼後也雖然治古終不可復與曰不然也天命流行發生萬物雖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仁義禮知之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則古今同此民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則古今同此心也古之爲教非疆其所無也亦性即射鄉之會而正齒位所以養其尊賢敬老之良知即歲月之吉而讓教法所以發其尊君親上之深者逮已事而竣也則反諸閭塾所謂家有塾者合二十五家之子弟子閭門之左右而父師者爲之左右師以教之民生其間無習而非正人無行而非正道無間而非正言志壹心誠不見異物而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自鄉治廢而民散朝夕無間塾之教歲時無庠序之屬死徒不相知出入不相友緩急不相顧而爲民父母者沈於簿書期會之衝矧人晨夜救過不諱於是姦胥亂民緣絕爲欺吏以官爲市民以吏爲仇違其常心以腦

於辟是雖曰世降俗敝已非一日獨不思古今一宇宙也而今之民顯不古若豈誠不古若哉而况吳中族姓人物之盛自東漢以來有闕于時逮魏晉而後彬彬輩出左大中所謂高門昂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雖通言吳都而居草亭者爲尤著蓋其地負海枕江平疇沃塹生民之資用饒衍得以畢力於所當事故士奮於學民興於仁代生人才以給時須自陸事衛士籠以至唐宰相元方象先希聲猶曰隨世以就功各至敬輿則巋然三代人物也涵養作成此豈一旦之功先正朱文公謂三代而下惟董仲舒諸葛孔明陸敬輿俱有王佐氣象自今觀之其論諫數百如推誠散利等疏無非聖賢之明訓其所辟邪說如寧我負人反經合道凡後世喪邦之說一繩以正嗚呼斯不亦問世之大儒乎乃自近歲遽以華亭爲不易治令不具官胥橫民肆簿書漫漶訟繁滋銓曹注擬性性有望望然去之者吁何至是哉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或謂合他國之先賢而祀之然則是邪有如宣公自可爲人物之標準地靈人傑千古不磨作而與之則非守令事邪唐人詩稱宣公爲縣人而志不書其何以爲行善化俗之助楊君建學之初揭堂曰明善合子思孟子相傳之

要指在諸生發明為已之學冠珮林立聰  
者皆踈嗚呼千萬人之心一也上以誠感  
則下以誠應矣予既嘉楊君之為又嘆宣  
公鍾美是邦而人未之或知焉表而出之  
其自今父詔師傳斯游斯息玩聖賢之所  
學何事以無忘賢令尹之德安知如敬在  
者不數數遇也

常執縣重修學記

常執縣學之始圖乘散失僅有屋梁書至  
和紀年餘無所攷慶元二年縣令孫應時  
以言游里人也始祠于李新安朱子既烏  
證其事室慶元年祠遷于李之右然而孔  
堂闕壞弗不加治今令會稽王楹始至大  
懼無以崇化善俗迺約縮浮蠹踰年更而  
正之屬邑士胡洽胡淳庀其役以孔廟居  
左廟之南為大門北為言游之祠又東北  
為本朝周子邵子二程子朱子張子之祠  
以明倫堂居右東西為齋廡四以館士為  
塾二以儲書凡祭器祭服藏焉通為屋百  
有二十楹而為垣以宮之且增田二百畝  
有奇歲助公養之費訪言氏之裔官為衣  
食而延師以教之別為田百畝以給其費  
白于州于部使者為庠以貯之經始於端  
平二年之冬落成於明年之秋迺八月丁  
亥釋奠于新宮屬郡人葉輔之叙其役以  
求記于了翁竊惟朱子嘗記子游之祠矣

如魯論所載二三事皆以發揮亡餘貌茲  
孤陋安敢復措一辭然嘗讀禮書而竊有  
見焉因記廟學之成併附其說夫檀弓不  
知何人而一篇之言獨於子游極其稱譽  
雖其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  
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  
然即其書以攷之大抵當典禮說闕無所  
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率以質諸子  
游故前後議禮者十有四皆以一言為可  
否亦之以見其為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  
氏一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  
列于文學茲其為文為學蓋三代典章之  
遺賴游以有存者嗚呼信其為豪傑之士矣  
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  
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以字  
輕而子重也始亦謂然及考諸孔門之訓  
則字為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  
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  
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閔字之等  
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  
游夏最號高第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  
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為尊蓋  
子雖有師道之稱然係于氏者不過男子  
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  
字仲尼而各言偃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  
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

敢以爲疑字既尊矣則雖以孟子亞聖亦不得以字行不寧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人卽是而觀則子游以勾吳孤遠之士北學洙泗遂得字而不子以列于高第以日此又豈易易然者今吳門密邇行都而常執爲壯縣有如游之北學洙泗遂以習禮輩行顏闕寥寥千載間豈終無其人邪或者狃於習俗未有以自振我朱子既嘗表其事以風厲之子又何言獨惟山川風氣古今猶夫人也論先聖之書服先賢之訓嗚呼其必有聞風興起以無負建學尊賢之意者士其勉之

程純公揚忠襄公祠堂記

予自都師召選凡六上乞骸之請寓建康待命府學教授陶君過余言曰昔者明道先生程純公以正孝爲諸儒倡郡國祠事之惟謹是那以先生之嘗簿正於上元也孝故有祠熾也不佞嘗聞忠襄陽公通守是州日會虜酋大入杜充以宰相總諸道兵望風迎降自餘或辱或遜惟公自矢一死衆與虜抗唾罵不絕口卒遭剖心之酷公朝義之易名忠襄賜廟褒忠今百有餘年記于麗牲之碑書于下棚之石赫赫乎

其與日星儼明也熾也生長大江之東習聞其事今又稽諸志乘則公又嘗與校官宰溧陽有德於民士而李未有祠也不謂闕典歟於是卽純公之祠之右繪揚公以致敬焉子爲我識其事或以諗予曰二子匪其倫乎予曰擬人者以其道相似也禹穆顏回曾子子思窮達不相侔也去就不相似也而孟子同之此豈世俗所擬倫者乎夫學何爲者也所以志乎仁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根於理者爲仁義禮智之性稟於氣者爲血肉口脾之軀而心焉者理之會而氣之帥貫通古今錯綜人物莫不由之學焉則求以不失其本心進退在我富貴不可活也死生在我不屈武不可屈也自夫學之不謀非圖乎氣質之偏則奪於利害之私口欲味日欲色耳欲聲鼻欲臭此性也而不知命之有制居則求其安矣食則求其飽是心之赫馳之其仁克實流貫可以參天地可以爲堯舜而安與飽之是求則小人之事末之爲丈夫也以之爲學則志於苟得安於小成矣以之居宦則見得忘義見危幸免矣彼庸夫賤隸不足貴也性猶以一至之勇蹈仁義爲康莊學士爲何事顧以口耳之讀始取利祿爲足所謂成物已無與吾事焉斯不甚可恥乎跡二分之所遇雖異而其志於學歸於仁

能不失其本心則後先一揆此尚可優劣  
乎俗流世襲秋禍方殷余嘉閣君之為是舉  
也足以興衰立懦不失聖賢為己之意為  
識歲月公諱邦人字希稷言州吉水人以  
政和上舍生賜第云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肆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七

記

靖州鶴山書院記

恭泰禧間嘗仕 王朝會國有大事議不合補郡去  
祭室于先廬之北曰鶴山書院聚書求友朝益暮習  
將以質其所未信聘命三至筭不敢進其後刺部守  
藩粗更民事 先帝察其可用即正歲大朝馳驛而  
召之居數年又以罪矣徙湖北之靖山囚瀨繫不通  
於中州益得以靜慮激神猶念曩愆寓館之東曰純  
福坡五老峯位其左飛山屬其右而侍郎山巖立其  
前巒巒錯峙風氣融結乃屏別當勝為室而告之安  
土樂天忘其已之遷也適即故鄉之名榜以鶴山書  
院背夏涉秋水木芙蓉更隱迭見老梅檉松濯木叢  
篠又將尋歲寒之盟某息游其間往輒移晷而樂極  
生感咏餘興嘆或靳之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吾為  
子喜而子戚諸曰不然也君譬則天也疾風迅雷甚  
雨必變天之怒而逸為是不敬也君譬則親也槿之  
流血起敬起孝親之過而劫為則愈疏也或曰有一  
不嫌則優為若無所容而亦庶幾有以自靖自獻矣  
曰惡是何言也陰陽五行播生萬物山川之產天地  
之產也身體髮膚一氣而分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  
是故窮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天德終孝子之身不足

以報親恩而余也纓絛寒遠被囑兩朝幸位從臣之末夫使諫行而澤下事稱以意隱斯亦報國之常事耳顧無能然駭之益迺蹈濫常之戒自貽過涉之咎祇以病朝廷第當世之士而尚以自靖自獻為足乎昔之人量而後入信而後諫原筮而後比也衆允而後晉也夫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而余也亦嘗奮於所發乎過位必色過關必下路馬必式懷乎十日之所眎所以廣敬也齋戒沐浴書思對命習容觀五聲赫乎上帝之有臨所以蓄誠也自明善誠身順親信友無幾微之或作謹獲上之道也自本諸身謹諸民以及於三王百世天地鬼神無毫駁之不重發言之機也夫然故顯諫而君不疑蓋三帝人不巨希余也又有一於是乎有孝有德以引以翼雖汲汲以未深也訂諫定命遠猶反生惡數數以取疏也衣錦駁衣裳錦聚裳盧皓皓以取汙也謹爾儻游勉爾過思已悻悻以去君也而余亦未能自信於斯也嗚呼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取之自彼天何心焉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致之自己親何心焉故古今無未定之天而亦無難事之親一或反是則吾孔孟之罪人耳矣於是識其語於室以自儆

強齋記

寶慶元年高侯德文自姑蘇介余友毛誼父而請於

余曰昔朱文公嘗以強齋名吾所居室子為我書之蓋侯仕淮右嘗以輸平鄰壤拓廣驕慢有聞于時其後監登聞鼓院憂職盡言余其莫之全行年七十有六而服行文公之訓強善無數余身敢曰不可亡何侯以書來曰善矣子之札也蓋併記諸余謂誼父曰人之患制於欲則梗梗於習則安氣柔則沈子象形躁則苦其難有一于茲策之而莫前而侯也誘牀弗渝華皓益堅則所謂強者侯其知之矣而奚資乎余言雖然吾請為義父試誦所聞焉今天地四方與人若不相涉而古又謂此為男子之所有事矣事也晦明寒暑日夜相代乎前此莫非事也而人由乎其不知其為己之所當事也是故易之大象凡六十有四而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於晉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天行日進凡皆自不可已聖人發此二象示人以所當事者不為不切至矣然而日為鼎陽之宗亦天下之健者而獨於乾曰自強何哉天左旋而日右轉其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窮晝夜而一周蓋未始相遠也然日之進也財足以當晝夜運而天之行則常超一度積日以成歲是則天常踰一度而日常不及一度則所謂強健而無息非天行不足以當之先正安定胡公嘗語人曰人之一呼吸是謂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晝夜萬三



千六百息故天行百餘萬里然則是孰使之然哉天之強而無息也非有使之然也則人之為善其自強而不可息也蓋亦無與乎他人矣天之行也左旋右復前降後升晝夜有常古今無間人之為人將以主天地而命萬物也而合散消息乃為大化所驅固有由之終身而不知其然者天固不斲乎人之知人之為善也而必斲乎人之知願得謂之自強乎嗚呼侯之請也余之記也是將愈言而愈失矣讀文以告侯請書是為記以庶幾古人求箴儆于國人之義侯名之問字德文家故通從管四舉禮部馳聲膠庠其剛行可紀蓋不但如前所聞云

夔州重建州學記

廬陵李侯鎮夔之明年大脩學官成以書抵基曰夔故有學自淳熙之季帥守其侯某嘗撤而新之僅歷三紀蠹壤弗治今軍器監丁侯輔與轉運判官王君觀之官議更葺且病其門術弗正也為審端焉各捐錢二十萬市材於茶涪黔市於棗矣天寧既賦丈鳩功會丁侯召去余實來乃與王君卒其事各增錢千萬始嘉定十六年之六月訖寶慶元年之五月禮殿講堂齋館門序次第一新而盛章有闕從祀有象先賢有祠文會有所直宿有舍學故有李氏五桂樓今復建於東偏祠六君子其上以至苞瀆營庫黜望

陶甃翠視舊加隆役成帥古者修舍萌之禮余又念堂曰明倫而無以訓迪之也乃摘六經語孟切於倫理者凡八條大書深刻而壁真之士謂是役不可無紀也以惟子也請願某不佞何足以與乎此雖然嘗聞之斯民也三代之所與共學者也然而古今異俗則亦有幸不幸焉三代建學立師之制於周為詳今周官所述惟大司樂成均之法師氏王官之教御遂屬民讀法之節而他未有考焉參之諸書則自二十五家之問為塾以里居之有道德者為左右師所以合國人弟子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由是外之黨庠并之術序外之國學不特王公大夫士之子也鄉之俊選莫不咸在不特小樂正教以感儀也大樂正迪之以義理不特齒及賓介也郊人之疏賤亦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不特三歲而案比也中年而校其進否不特六鄉興賢也自遂以降至三等之國亦如鄉制蓋曰天之生斯民也仁義禮智之性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民所同有也而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故立之而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建之學校庠序則所以為之耳目尊其所嚮使充是四端行諸五典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而無不盡其分焉是先覺先知者之責至重而不輕也又慮其篤近而遺遠詳貴而略賤也則聽以井牧書以比閭

合以射鄉考以節授盈天地間無尺地一民不相屬焉夫然故民生其時出入有教動息有養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虛語也自卜失其道莫知所以君之師之上以權謀利祿爲操世之具下以揣摩迎合爲取寵之資於是小有才者捷出居近利者速化至科目之設則士自童習已有計功求曠之志而俗日以卑其間豈無不待文王而興者然不能比自爾而況小有才則溺愈深居近利則壞愈速記賢而謂之學詞采而謂之文虛無而謂之道龔詭承陋不自覺知甚者則有口談儒術心是異端者爲夫后王君公大夫師長學校庠序本所以爲時人之耳目使知有廣居可居正位可位大道可付也而千百年間爲耳目且者反有以誤其所向俾之曠安宅舍正路倒行逆施悞悞然無所歸蓋至于本朝之盛諸儒迭出正學中興然後士識所趨知有人己義利之辨然而二百年間篤信而力行者猶可枚數則以滌滯既久自奮雜糅嗚呼生於三代者果何其甚季和周始於石稷夏商終於杞宋皆二千餘季有國聖賢後先治化休盛明倫立本其效固若是而秦漢以下亂浮於治土鮮常心則爲人耳目者亦嘗思其故乎曩地雖陋而後壞二蜀蜀之學者自先漢之初已能方駕魯故史謂巴蜀好文雅今夔之諸郡則已之故壞也重以孔明

子美之所薰漬質實而近本况今幸生諸儒之後理義精明乃收乃監又相與爲之耳目以導之使趨然則如前所謂揣摩迎合爲利祿計者士既知所取矣則反其性之所自有盡其分之所得爲士亦知所勉哉謹以是復于侯而識諸性石侯名鼎常爲宗正丞兼駕部郎官今以直敷文閣鎮夔苟可以崇化養俗者無不爲也

### 拙齋記

廣漢張行父與余同朝一日謂余曰吾嘗有感於周元公先生拙賦乃以名吾齋居之室子爲記之余始聞其語而感焉人之一心廣大而精微寬裕而密察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蓋有巧歷所不能等良工所不能述學問之道則所以致其知而明其明也一或反是則爲昏爲愚爲庸爲闇故孔子論仁勇必知爲先而孟子蔽之曰知譬則以蓋聖賢之論貴知而賤愚未聞拙之尚也盤庚成王以作逸作僞爲拙之戒而孟子亦以拙工拙射爲不然至老莊氏始以巧拙寓言秦漢以來疾世之以善官深文爲巧者則於是傲而爲守拙之說其後潘安仁杜子美柳子厚諸人遂以拙自命至我周元公爲賦以發之行父之伯父宣公爲記以申之而此義益廣然而未能以釋然于以者彼老莊以拙用巧也漢魏以來以

拙疾巧也其流弊則假拙而飾巧者也是皆不足多計而二先生之言乃若與聖賢異指者夫言亦各有攸當也物欲之知與德性之知常相背而馳故喻於彼者必闕於此而工於小者必遺乎大具曰子聖國事之日非而有不知也具曰子知驅諸魯據隋筮而有不祥也是其巧也抵所以為拙也周子曰余病世之多巧也張子曰余病士之不拙也夫亦以過其逐物之萌而返諸德性之知與聖賢異指而同歸也且坤之光變乾而為離離中虛也而曰畜牝牛吉則以明來自外火為外光乾之陽索坤而為坎坎內實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以明根乎中水為內明明乎中故正位居體照知萬物明而常若晦也知而常若愚也明乎外故矜巧術知麗物而忘返若明而實晦也若知而實愚也是故離用坤以畜其明而坎伏坤以晦其明剛毅不訥者求仁最近而巧言令色則害道甚遠此蓋內外賓主之辯吾聖賢所以未端用力莫要焉行父曰是吾志也因為記

仰高堂記

廬穰曾無疑名堂以仰高其業在車塵之卒其義在表記子言之之三章朱文公為書其顏楹既三十有一年而未有以記之馳書渠陽屬余余謂表記雖莫知誰作而要言精義竝居其多是章自仁有數而

下以文王有聲之亂為數世之仁以谷風之三為終身之仁於大雅取德輔如毛之詩於小雅取高山仰止之詩而繼之以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其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嗚呼古之為詩者大抵若此春秋卿大夫之所賦各洙泗諸弟子之所講問子思孟軻之所調道宣坐蓋同而亦未嘗相戾也二五之運窮古今越宇宙如一日雖千載殊時五方異感而其本則一故惟理明義精則聲入而心通氣感而機悟所謂興觀羣怨隨遇有發豈少言自己出自齊魯韓毛之說行而後之經生學士有耳目肺腸不能以自用棄其德性之知以奔走於故訓之末師傳未泯則猶有同異相較迨三家不傳而毛鄭孤立則耳目肺腸又一惟鄭之聽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必曰周大夫刺幽王也而效之詩自楚茨至車塵凡十篇皆未有以見其必為風刺況曰高山之可仰也大道之可行也秉牲之不息也六轡之相應也則既知高之可仰又必行以至之駢駢雖雖蓋有見賢思齊不肯自己之意故太史公引此詩亦曰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然則夫子至漢儒皆同此義也是乃人心之至正而天理之不可掩焉者也今以惟毛鄭之聽以為疾復妙而思賢女雖亦可通抑不亦甚固矣乎無疑其遂以表記之去而書諸室

息斯遊斯於以求仁莫近焉而奚以吾言為雖然無疑之請也塵不可終無一言以輔仁也夫仁聖人所罕言也必問而後有言然且未嘗有所指而言惟乾之文言指元為仁至復之六二始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則又指初之不遠復為仁矣何則復之初即乾之元也自遇上陽伏於陰至剥之坤銷鑠殆盡而介然一復之頃全體皆具其在人為凡一念之萌合末而趨本遠罪而遷善者皆仁也此非壯於克復者不能而二之休復則知所仰慕以進乎仁者也嗚呼無疑孜孜於是訓則既知所仰慕矣故余願以乾復之義申致其爰助之私焉無疑名三異於是生四百四十五甲子去

積善堂記

前知普州家侯李文以書抵某曰父不佞紹先人遺業廬身州縣踰四十年敬共夙夜幸無顛越今浸迫耄期興念厥紹不以控于執事死且不瞑父之先廬蓋五閨之季少鄉周氏之遺址我先祖評事楸而大之既又蕩析不常我高祖考太中公合而葺之開禧三年燬于里火炎大懼至神窟感無所於位寔積守象凡十有五年以潰于成重惟評事所管在積善坊則今成室之地也於是坊名名堂示不忘其初且俾後人斯言之依勿替有引子其為我登之余每惟

聖賢垂訓惟盡所當事而無計巧斷獲之心焉是所以異乎善惡報應之說而文之子書于易則有曰休善降之百祥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韻語相傳若有由來然則是與異端之所以教有同乎曰否不然也吉人為善惟日不足雞鳴而起孽孽為善美自朝至晷非必盡與物接何如其可謂善又何如其為之也摩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顏子在陋巷二簞食一瓢飲此豈有酬酢事變濟時及物之功世之稱為善者必曰舜顏嗚呼吾之所謂善其諸異乎異端之謂善與乾道變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善立於性命於善也墜是而行之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則何性而非善朝朝莫夕油油翼翼異如弗勝如將失之非以父母之我愛也夫亦自盡其敬焉耳明發不寐洞洞屬屬如恐弗見如將復入然不知神之所饗也夫亦自致其誠信焉耳私朝齋沐書命習容非以求知於公所也日莫人倦齋莊正齋非以要譽於鄉黨也吾知循理盡分而為之他人何與焉不敢侮於人所以自敬也不敢欺於人所以自明也欺焉侮焉人無加指而足心之萌敗德亂常所袞固在哉矣善之與慶不善之與殃蓋同出而異名非善惡之外復有所謂慶與殃而亦非有所觀而後為善者所懼而後不為惡也又况人之言行或誠或偽或公或私

惟家人為不可欺夫使刑善於家聲幸氣感父子  
子兄弟第夫夫婦無不各盡其分焉則吾國之  
內固已由乎吉祥之中其何慶如之是心之傳流及  
苗裔固其所也而一家所感一國化之仁禮禮義皆由  
此始則是慶所被又不知其幾矣董子謂人之所為其  
善惡之極乃至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然則雖天  
地間吉凶妖怪亦一氣之感故因家侯之請願相與  
切磋商之家氏源深委天侯又能恂恂守道以保厥  
家歷十五年不遷官今以朝奉郎老於家生八十有  
五年矣

黔陽縣學記

大學之道必誠其意必謹其獨凡以求其本心而母  
失焉耳夫天與人一氣也人與萬物一體也雖誠無  
為幾則已動已所獨知人未有不知是故聖賢之教  
因其有是實理也為之建學立師以申其義焉使人  
即事親敬長之近充之於仁民愛物之廣隨事體習  
必著必察如是而為仁義禮知之性如是而為惻隱  
羞惡是非辭遜之情苟有絲毫之不合則儀焉不能  
以斯須其曰必誠必謹云者舍是則為失其本心不  
足以謂之學爰自科舉取士士讀聖賢之書相與講  
切究圖昌嘗不知此理有如詞華之喪志記問之溺  
心權利之倍誼莠邪之病正淫哇之亂惟慘刻之傷恩

聚斂之妨民虛無之害道妖妄之疑眾皆知辭而闕  
之而吏考其朝夕之所孜孜者則不惟實有以事乎  
此而又出是數者之下焉於是小有才則溺益深居  
近利則壞偷速蓋其說曰正學以言則有司之所必  
棄直道而行則斯世之所不容故雖心迹言行顯然  
不相顧而人不以為怪以此有告固已可鄙亦有諱  
其名而踐其實者豈知垂逢得喪有義有命况正學  
以言安知其不合直道而行安知其不容此不惟待  
已之涼亦望人太淺其為不誠不謹亦甚矣寶慶初  
余以舉矣從情始亦阪其主夷其民徐即之而不然  
蓋民不知有紛華之悅故寡欲易足主不知有科舉  
之利故質實近本祀事往往用尸雖功總亦疏食以  
終喪吉凶不以佛老無塔廟僧牒之耗郊人猶有大  
布之冠者既乃知辰沅間亦莫不然然則斯民也視  
小有才而居近利者固不可同季而語矣甘受和白  
受采使因其去本未遠而有以開導培植焉視他邦  
不既易易乎昭武饒君敏學故朱文公弟子子也為  
今黔陽紆滯救乏推茲抑彊成行今乎粟行財物思  
以父兄所講淑其民人縣故有學于治寺之東自嘉  
泰後錢君價移之縣西南羅君友時又為禮殿餘悉  
未備饒君始為門墻繼葺殿屋堂堂齋館庖廡庭廡  
以次畢具又為繪象祭器以嚴春秋之祀堂貢主單

銓此其役事謂記於余夫饒君之所以厚其民者若此余雖不敏敢不誦所見聞期有以告于邑之人相與及諸其本心明辯而篤行之以無負興學之意去

### 君子堂記

龍舒陳侯冲即先廬之南雲錦亭之舊爲堂三楹摘周元公先生蓮說名以君子屬其書之且曰爲我叙所以作竊惟先生精思獨得作爲圖書原太極於無極陰陽於玄根會八卦於五材明兩端於主靜凡皆無所因襲若異而實同夫惟理明義精是以觀物而察雖以水華庭草亦莫不有以識其爲伸清濁之分此在晦學不啻復措一詞雖然嘗因是而有發焉荷華之於詩蓋一再見鄭風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陳風曰彼澤之陂有蒲路藇有美一人碩大且儼余謂此詩人憂世懷人願見君子而不可得之詞說鄭詩者謂刺芻之用目小才居上美德在下其於刺芻之義豈有可言而用巨之義則爲得之若夫陳詩箋傳以小序爲據則指爲男女相悅之詞夫碩大且儼自非鉅人元夫心廣體胖未易當此而安得以相悅少之疑當爲泄台諸賢直道不容而詩人思之耳其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此殆有緯之憂大抵詩自齊魯歸毛以後士棄其德性之知以奔走於訓故之末矧今毛傳孤立故爲詩者益固因

先生蓮說蓋信二詩之義皆爲思見君子故以復于陳侯姑識諸堂序與同志者商略焉

### 資州中和宣布之樓記

資枕山爲州風氣環合前人規置之盛如蓬萊閣博雅堂率爲蜀郡稱首乃自牙堂之址華離淺曲位鄉乖方古之諸侯自路門而後朝寢堂室牖戶房夾具有儀則非以奉已也所以疏視淪聽儲神習體清政令之原也今郡守視侯縱不能盡如古制豈且因陋若是廣安安侯爲郡之明年以少府之餘財撤而新之堂之址爲重樓崇士尋其脩如崇而加二雉廣去二雉步欄周流如梁卧波中爲書室脩廣視樓之半因惟職在承流思所以布宣德意者乃摘郡人王子淵三詩之義榜曰中和宣布之樓而屬余記其事余每謂是三詩者必得古音之遺而有司失其傳爲可恨也古者上自朝廷下及四方之賓燕凡以爲講道修政之樂歌則小雅之三也鹿鳴以示人善道樂嘉賓之心四壯以勤勞主事養父母之志皇皇垂有華以布宣主德爲使臣之光故太學之教自皮弁祭菜以後即肄此三雅饗燕射鄉自旅酬奠禋以後即外此三歌嗚呼非文武之澤決於人也深其能和平忠厚使人油油翼翼詠嘆而不能已也如此夫漢去古未遠邦朝鄉黨之禮已不復講而君臣之樂歌乃

僅守制氏竇公之餘子淵爲益州作是三詩雖不得其辭而所自爲傳則曰太上聖明德澤滂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故作三篇之詩又曰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然則非小雅之遺意乎選好事者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宣帝至謂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而子淵亦自謂詠嘆中雅轉運中律然則非小雅之遺音乎竊意中和之詩以效鹿鳴樂職之詩以追四牡宣布之詩以繼皇華詞義既同而音律亦協使成僮者歌之大學是將以補樂歌之闕而禮樂久廢時人鮮能知者宣帝雖知重之而古禮既闕不講則亦無所於用故不復有傳焉帝好神僊子淵勉以二帝三王之道帝尚刑名又安知中和諸詩不託是以風而盛德之語非辭予而心卻之也雖然今皆不可得而知即詞推義是三詩者當以中和爲本而非中無以致和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人得之以宅是心焉喜怒哀樂無所偏倚當此之時其氣象爲何如苟能隨事著存動中節會則奚適而不和曰中曰和夫既不失乎性情之正則職分之安也宣布之廣也充而至於上下位育各止其所凡是中之所形見也子淵之詩不惟古聲之僅存而中和之義漢儒亦罕能深知之故因侯之請併發其義將與登斯樓者商略焉侯名癸仲字北望故少保之冢嗣當爲

原闕



雖然不可以世屬也某謝不敢厥數年復以請某謂先生建圖立書爲孔孟氏與絕學凡在郡國皆當表而出之矧春陵乎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文武之德也夫以祖宗積於一盛時數清明之感山川風氣之會而後生賢焉以爲天下後世師些豈推數世之仁疾之爲是也可謂知所先務矣疇敢不諾雖然嘗因是而有感焉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釋者曰若禮有高堂生與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釋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如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贛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所通之經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縱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爲師仁壽大君實司之而自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祭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爲古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也秦漢以來猶有專門之儒爲之師也故所在

郡國尚存先師之寢奠祠于學焉故記人識於禮而傳者又即其所聞見以明之至魏晉而降極於五胡之亂古制無存而師道益泯於是以致求易以議緯明禮以末師之說而疑聖言以救世之法而證性古其勦掠二可謂以謹衆取寵此固無以議爲而號曰通今博古則皆棄其德性之知以習於見聞之陋時師之見既未有以絕出傳法則龔單踵隨難求如秦漢以來專門之師且不可得夫然故書自書人自人而學爲空言至我國朝之盛先生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標列分限瞭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其身之實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閭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而非若異端之虛寂自氏之支離也相與翕然宗之張揚游呂侯謝尹張諸儒口傳面授至近世朱張呂氏推而大之蓋自道湮民散千有五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幸哉使生於漢魏晉唐則不得是學矣然而有其宗奉焉者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蓋惟誠求而實見然後篤信而力行之而著

習矣而察然後渙然怡然有不能以自已者公乃以先儒之講折既精後學之粹類滋廣苟有纖能小慧則竄之以飾口耳假之以獵譽利而於我若無與然極其為害則反有其於詭覽詞章之溺志者其之懼此有年矣故因侯之築室以館諸生也發是義以告之嗚呼山時豁流風光月霽永華之淨植度草之茂蕪先生之精神氣貌論議風指言具如在也吾鄙蓋相與誦其詩讀其書為其久以思之如生平時立乎其位敬共以事之則將有世之相後而若合符節者詩曰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謂高尚德敬之以毋忘侯德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八

記

長沙縣四先生祠堂記

周元公先生之先世居青州自唐永泰中有為廉白二州太守曰崇昌徙道之寧遠縣大陽村姜商孫置寘之中子從遠又徙營道之西曰廉谿保三傳而為元公故公寧遠營道皆即其所自而為祠一時守令各以記文屬之其既為叙所以作明年長沙縣丞李君元宗攝縣之四月政修而財裕以餘法用修校官具器服又念昔人嘗祠元公醜以胡子仁仲張子澈太朱子元晦蓋生於斯屬於斯作牧於斯者也而歲久頹圯於是撤而勑之又以屬記于某竊惟古者廟事人鬼有萃而無渙故以同氣為尸非其族類則弗享也其他人所得祠者惟功烈祭於大烝樂祖祭於警宗有世德而無主後者祭於主國今諸儒別族異氏且各有主後而郡國焉得祠之蓋自漢儒始有祀先聖先師先賢先老之說故近世儒先之祠布滿郡縣非其鄉邑則仕國也此亦不為無據要未能盡釋夫萃渙之義欲辭以未達李君固以請曰願有以告于邑之士也嗚呼如某之淺陋圖所以淑其身而未之得也安能有以告人雖然竊又有疑焉大畜之家曰剛健篤實種光日新夫行之以乾之剛健君之以

良之篤實輝光明著日新無窮此學問之極功也而  
大象發之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焉畜問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則所以畜其心之德蓋  
畜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於  
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新今學士大夫誦四先生言  
行於楹圖而見陰陽五行之根於易通而見元亨利  
正之實於知言而見中誠心性之別於大紀而見皇  
王帝伯之分於張子則見其受學於五峯而有聞於  
仁之訓於朱子則見其受學於延平而有聞於敬之  
訓師傳友習書誦夜講笑孰非前言往行然而實未  
能以此健之義畜德於其中是以聽其言則若有以  
事乎此見諸事則亦知所以尚乎此方其才壯氣新  
帝天資之美挾口耳之知性性可以名於人歲月慙  
邁志隨氣索則前日誦說之功浸非我有或又假其  
一二以飾辯言以濟私欲則反不若未嘗有口耳之  
知也余為此懼方將內反諸心思所以厚於畜而薄  
於言也不惟不敢以告人而亦且不暇矣李君文爾  
公之曾孫而文公之高弟也其亦以余言為然乎黨  
遂以為記而告諸同志者相與懲敬之母忽

全州清相書院率性堂記

吾友林仲山岳守全日得柳侯仲塗氏讀書遺址乃  
鉅莽築室館士儲書與邦人講肄其間且以致懷賢

尚德之意嗣守者不替有引齋廡講席歲行月太盛今  
錫之號築殆與睢嶽嵩靈西書院相為儔等今中趙  
立夫必愿復增而大之中為堂三楹榜以率性而移  
書其曰願有以告于邦之人也維侯故相忠定公之  
世適忠定為政尊經崇儒表章性命之學侯習聞之  
故將與邦人共明此道是敢不諾或聞而疑之曰聖  
人之教人若不以性為先而子思孟子以前論性者  
亦未有必然之說也今毋問始學例語以率性得無  
陸節齋等之患乎曰不然也成湯告民于亳曰民有  
常性周武誓衆于孟津曰人為物靈凡皆立國之初  
是為君者豈首蓋大本要道無以先此夫易聖人所  
以開物濟民者也首於乾坤發明性善之義曰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各正性命  
於天地間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萬善之長四德之  
宗也猶慮人之弗察也於繫辭申之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猶曰是理也行乎氣  
之先而人得之以為性云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則又示人以知禮成性道義皆由此出也而終之曰  
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則易之為書其  
本本要道顧有先於此者乎故子思於中庸極其要  
而言之若曰天所以命於人則謂之性率乎性而行  
之則謂之道即是道而品節之以示訓則謂之教焉

呼聖賢之心後先一揆故中庸之首則易與誥誓之旨也疑者又曰以性命為教吾既得聞命矣其在學者則何如其為功也曰先天之易乾南坤北非性之體乎後天之易離南坎北非性之用乎坤之正位變乾為離明見乎外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則須以養至乾之正位變坤為坎明根乎中者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剛以行之夫惟位在德元而養之以順行之以剛清明在躬不役於物此盡心知性之極功也故子思子先列性道教之目次又釋道體之不可離而繼之曰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念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蓋自可離非道而上則道之體也是故君子戒謹於懼以下則人所以求道也聖賢之言本未備具顧讀者不察耳誠能於睹聞之外隱微之際已所獨覺而人未及知隨其萌蘖之動以謹乎善利之幾則仰觀俯察前參後倚具有以見夫仁義禮知之則行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間皆吾性所本有分功當為而實不妄須臾離也於是疑者舍然以作曰推本乾坤之體坎離之用以發明性道教之節吾助聞諸此蓋以復于趙侯與學者共講焉余曰諾哉是為記

潭州外十縣惠民倉記

建安真公德秀年潭日嘗為惠民倉以糴平國人為

社倉以貸于郊人人懷其德厥三年溫陵曾公為守守之弗失尚慮外邑市民歲當暑夏之交常苦糶糶脫小不登將無所於計益公居郡以來貢賦之弊式邦國之經用毫髮無所損益惟不急之役無名之餽是省是去僅一年有半視元授之數既增會移鎮豫章乃出幣餘酌縣之大小戶之多寡而平頒之屬令丞時其糶以備振糶糶已復糶糶已復糶循環無窮自長沙善化外為縣十為籍十萬一千九百又慮奉行不恪表于朝請視常平定為令令丞去官郡稽其存否為功過且俾常平使者察焉而移書某曰昔者希元之請子為記之今不書無以覈求者余輒然喜曰余嘗語希元子無意焉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吾將見是法也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廢易也今希元之去未久而公以郡以府餘躬修其法之未備吾言顧不信乎古者量地而居民計口而受田任土而制貢賦視率而為國用是故民有餘粟國有餘蓄樂歲飽而凶年免其有老孤難院則委積以待之凶厄夜天餘法用以給之齋醮斷廢各以其器食之盈宇宙間相保相助有節有授無尺地一民不相屬焉此天牧之職分所以厚同體而共明命也乃自世降俗薄上失其為主之道不井田不封建民散而無所繫六經之書僅為記覽詞辯之資而鮮有以施諸政

富連任陌貧猷糟糠固其勢然也而為民父母者初無保息富教之誠心聽其仁嗣天壽貧富強弱而莫之戚忻也甚則伺間索瑕陷之罪而襲奪之千數百年寧無稍知職分者斟酌損益如常平社倉之等猶可以補王政之闕然非視為具文相承則移給它用其謹修而固守之者蓋鮮况能清心約已開無窮之惠於暮歲之餘者乎故於公之請也樂聞而喜書之有不暇辭公名從龍今為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方固辭豫章之命未得請去

### 徂徠石先生祠堂記

徂徠石守道先生景祐中嘗為嘉州軍州事推官後一百四十年故兵部侍郎陽安趙公介居是官始即解之西偏為直節堂以館先生之象歲久不治寶慶三年唐安張君光祖為嘉定軍節度推官徹而新之仍存舊榜而以書抵晴俾某識其事竊惟世降俗薄是非皆於好惡向背變於死生者何可勝數迨夫歲月浩渺情偽寢寥而著乎人心者隱然與所寓俱存是區區者誰實使之况先生之仕于嘉時月餘耳而閱二百年惟先生為不可忘此非可幸而得也先是天聖以前師道以廢自先生從孫明復氏執禮甚恭東諸生始知有師弟子自先生置思六經排抵二氏東諸生始知有正學仕嘉州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

足躬耕徂徠之下葬五世未葬者七十喪孝弟之風刑于國人去喪召為國子監直講會太子進退大臣增置諫官御史銳意求治先生奮不顧禍為聖德詩七百言尋又以伊周望大臣於是連柱茲相雖益棺之後殆且不保凡二十一年始得歐陽公之銘必葬夫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蓋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是謂在三惟其所不在而致其忠愛焉舍此而它求雖有麗藻洽聞不足以為學也而先生之所服行者在此而不任彼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者也唯忠能忘其身唯篤於自信乃可以力行也故以是行已雖朝辭而夕替所不皇恤然則士之登斯堂也居是官也考言觀行其亦知所擇哉昔歐公考先生之文嘗為詩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又曰我欲犯衆怒為子記此寃嗚呼既曰後世必有公吾而尚究之足慮張君其以是書諸牲石雖地遠世後必有發於斯言者矣

### 涪州社稷壇記

天統元氣而始萬物地統元形而生萬物人則靈氣受形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也是故先王之制饗帝則於郊社則於國凡皆以類求之其在邦國都鄙也設其社稷壇社祭土主之示而配以句龍稷穀五穀之神而配以棄大抵

自中門右社而下有大社有國社有侯社有置社有州社有市社有里社有勝國之社而其社之有祈有報者則皆與稷並祠焉然而天地之祀惟天子得行而社稷以下凡有邦有土下至三十五家之民皆得祠之且不特祈報於是也天地之裁陰陽之沴寇戎之警宮室之考亦於是乎類之禰之玄之蚺之或曰是無已瀆乎曰不然也此天之所以為尊而地之所以為親也天之高高不可得而瀆也而人依形以立取財以養故教民美報唯是為切近下逮齊民無間也自王政不修浮屠老子與淫暱不經之祀窺覓鐻漏入操其柄乃至詭非其鬼祭踰其望天地山川而宮室之龍蛇異類而鬼服焉所謂社稷則鞠為榛莽之墟守令始至與春秋祀事僅一莛焉況有如涪陵之社則遊在西山之顛亂石衝道危不可陟望祀于治平佛舍然則涪視今諸郡其瀆禮為又甚博士謝侯與甫來為守慨然曰事有大於此乎度郡之東為壇三成者二壇各有壝為齋廬三楹于北墉下自日至而戒事月窮而畢明季春錯事其上寮吏謂是不可無紀則馳書以屬某竊惟不佞安足以知此顧惟禮壞樂廢至安見聞之陋以疑天地之性人休利害之私以淆鬼神之分故因侯之請而重有感焉乃誦所聞請識諸性石期來者之勿壞也

涪州太守題名石記

凡官寺必書削人名氏非以備改置於禱聞也夫書而深刻之將使後之人習其讀而問焉必曰某為猶吏某為廉吏某為能吏不則曰是為醜為貪為庸蓋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夫人皆有是心焉耳斯其為懲勸不已多乎江出汶山合西南眾水至重慶受嘉陵水至涪陵受黔水故涪陵在全為要况又郡之西南接黔黔南平諸郡民夷雜揉綏撫維難故郡守之寄在全為不輕長沙謝興甫縣大學博士外補蠻守是郡郡雖有壘記尚多司獄博士乃稽諸郡乘訪于耆舊自孫侯熙而下得五十一人攻石而鐫之後書其俾識其首末春秋之法直書其事而善不善自見題名之凡例亦始記氏名季位耳而賢否之在人人心雖數百年猶炯炯如見然則居是官者可不思其職分之所當為者乎

常德府東湖記 或作東園

大府寺丞四明林公以湖北路祥刑使者治常德府會攝守事乃寶慶三年之秋維城凌墜得城東廢地為圃與民共之臨邛魏某嘗被命守是邦旋以學友從靖靖實公所部明年命記成事不敢以寡陋礙東門之行籍于侯部濶封弗戒歲異月殊斷潢裂壤拙翳於帝命林公使節州符靡徵不奕曷齋弗除溥



彼武陵城郭廳疏言臣言挾相彼閩關彼城之隅有  
輝其湖顧謂其在風氣之儲而是陘院盍碎而防略  
址賦又度財亦徒自朝宗門迄西南鄂東西橋脩其  
廣百堵埤厚濬深刷疏沮洳信偃起仆披聳發鬣  
基乃堂收錦收宇裁之卉木沈沈渠渠為梁十所可  
弁其下庚鄭氏樓以閉其圃驚橋為防以泄以猪以  
流其惡以戒不虞公與其屬子方手車疏視瀟灑忘  
明體舒侯士若民于曳于婁歎宣勞伏聲和氣愉  
有宇宙山川與俱冥隱乎人今有昔無如良止健父  
畜躬紆霍然陽開何天之騰又如睽孤或承或弘遇  
雨之巨羣陰畢驅如人心然所居廣居所立正位所  
發大塗為閭不用謬迷厥初一日克已我室我廬不  
假外求隨處裕如下客不佞記事之餘請歌唐風以  
做宴娛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

瀘州贍軍由記

瀘為郡介江洛二水間盜踞疆場自鼎鑿外帥府乾  
道又以東川帥司治瀘厥寄尤重而郡無粒米之征  
歲所仰以供軍者宜賦泉四萬緡使民輸米二萬石  
方泉貴采賤民末甚害也而歲有豐凶物有低昂行  
之至今往往一石為泉十數緡而官不加予也民日  
以病質者神功公由工部尚書自請守瀘致行惠孚  
百廢具修嘗以歲儉為民代償所輸之米且前守嘗

欲代輸而未給也亦為代之又念餉所軍儲未檢發  
七萬緡以佐之然而終以瀘人押配之害未有已也  
輟郡少府餘財二十萬緡市民田歲取租以代民輸  
方時多事顧瞻郡國寶慶輿騁而公優優綽綽見義  
必為乃知清心約已何事不可為也而余於此又重  
有感焉軍之為民病久矣志士仁人有志當世者必  
曰使軍出於農官無常廩之軍然後可以立國是則  
然矣抑有其義而無其制且地中有水為師地上有  
水為此此其義也居則比閭族黨出則伍兩卒旅此  
其制也然而謂之無其制者何也六鄉不言授田六  
遂與公邑不言出軍諺曰五文可耳而使民自備委  
積自治兵器既匪令典亦無明文雖致之縣師則兵  
若自備而參之遺人則食疑官給而質人與司兵又  
各有受馬授兵之文則蓋有不必盡出諸民者若虎  
賁司右之等此常廩之軍亦未知於何而給大抵政  
象無傳而四司馬與土均治洫之官皆已去籍鄭康  
成諸儒矯私臆決直以田穰苴司馬法為證審如其  
說則井田固所以厲民也且七十五人出革車三甲  
士四馬十二牛使盛世有此民必無以自聊鄉民之  
衆寡與六畜車輦而皆簿錄其數使未世效此民亦  
有所不堪魯之公車千乘不過公徒三萬耳如司馬  
法則當出七萬五千人夫抵皆以未世弊法釋三代



今典正如以漢筭證邦賦以蕃制擬國服以沒財檢商爲先王所嘗行雖杜元凱引周禮直名之曰司馬法何惟平後之用此書者每出輒敗豈皆周禮之罪哉僅有魏周李唐之府兵稍加裁酌故差可以久蓋非井收必不可行而傳注汨之莫知其制故自東周王政既壞訖今幾二千年而寢兵者僅五百逮其蓋壞也則又困天下之力以養亂雖有志士仁人終無策以救此其間如管屯之田固亦數有成績然軍不習農吏不宿業未有久而不變者今於救弊無策之中有如楊公市田以供軍則其爲法顧不甚簡而可久乎不井田不封建終亦苟道而卒有未易言者然則是舉也寧不使我喜聞而樂書之庶幾有聞風而胥效者焉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

周元公先生自慶曆間與程大夫爲友二程子從之游蓋昉乎此橫渠張子則於二子而有聞焉前倡後承積百餘年而後其道大明紹興初胡文定公始請爵程子兄弟而從食于先聖先師紹興末向侯子志始祠元公子春陵至隆興乾道以來則三先生轍跡所旣皆有祠而橫渠張子以降亦隨其所歷而與享之朱文公張宣公前後所爲祠記蓋不知其幾矣文

公宣公既各賜謚某奉使潼川遂以四先生易名爲請俞音風靡由是郡國皆有祠其雖不悞猥祠記載爲文者又已七八矣蓋非其鄉邑非其仕國亦無不祠焉余表兄高瞻叔定子守長寧始至屬士于學而告之以人位兩開天賦甚厚自待太涼其未勉之以希聖希賢毋以小伎自足又嘆師道之不明也於是祠四先生于學而未張二子配焉移書其令叙所以作顧在他人猶弗敢辭矧吾兄半然而學益久而憂益深記益多而疑益其益古不以繪象事鬼神不以抹秩享鬼神記謂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如禮有高堂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億可以爲之記謂釋奠者必有合釋者曰如唐虞有夷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若國無先聖先師則與隣國合夫三代之學者有專經授徒如漢儒者早有人所師表而自肯不見用者乎若有功烈如夷夔周公則祭于太廟又宜學者所得祠乎審如傳者之說此必爲秦漢以後之制而況古所謂李序皆爲鄉民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已則返于閭塾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亦未有越鄉違家羣居聚食如漢中世以來之學校者故余於公之郡國祠先賢于學謂事雖甚美而古未有攷或聞而笑之曰迂哉必古之合而後可善則先儒之記是祠也無乃非與曰不然也余所謂憂蓋深

疑益甚者徒以風氣日異去本愈遠耳三代之王也  
城九州以居民不特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也公卿  
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故民聚而教行  
極於春秋戰國之亂民散矣然猶有聖賢在下聚  
而教之孔孟氏沒俗流世壞然專門名家之儒猶足  
以爲之師也故生則職教于里間沒則釋奠于學校  
習是經也則祀是師居是邦也則祀是賢記禮之儒  
釋經之士習見其事而筆之於書而有國有家者相  
承不廢事雖不純於古不猶愈於日降日下師登而  
氏散者乎父詔子承師傳友習以工文藝爲儒者之  
巨擘以次科第爲稽古之極功以善權利爲用世之  
要道間有不肯自混於俗則入佛入老鑿空架虛疑  
周公仲尼未睹此祕不有周程諸子爲圖爲書披覽  
發誓如是而爲極爲儀爲性命爲仁義禮知爲陰陽  
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窮理致知之要則人將泯  
泯憤憤無所於聞然則於師異指殊之矣猶賴諸儒  
之書發藥而維持之則是祠也非扶世覺民之大務  
乎雖然余於此又有疑焉自比歲以來不惟諸儒之  
祠布滿郡國而諸儒之書家藏人誦乃有剽竊謬言  
襲義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爲規取利祿  
計此又余所甚懼焉者士登斯堂盍相與共惟斯義  
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則又郡侯所以望

於吾鄙者併僂言之

### 眉州勸貢院記

國朝設科取士損益隋唐之舊凡二百有七十季矣  
列郡校試寓于淨厓之館者十有七八承平日久人  
物衆多貢士之官於是浸備而貢爲士大夫郡取士  
于鄉于大學于諸道者視他州爲多自慶元初分貢  
額于諸郡厓以三十六人益爲五十有二士之投牒  
益盛於前顧猶寓試于開元佛舍因陋就隘不謂闕  
典與劉文節公嘗議改爲是於增廣某亦嘗度地比  
郊尋亦因仍今守黃侯申居郡之明季即學宮之側  
辟爲國寺與其旁近僧廬之廢者而東築焉東鄉爲  
堂皇一爲中門二外門三南鄉爲便坐一主司之直  
廬十南北鄉爲試士之廡七列東鄉五列凡五百楹  
劉公舊廬居三之一以至庖廡府史封彌騰錄之舍  
下逮什器靡微弗具又外爲周墉賦丈四百五十火  
府既以餘法用具餼糧稱養榮煥章閣待制李公臺  
始訂其議至是又捐貲爲里人倡凡得錢二十萬轉  
運判官黃公伯固厲公摸前後所發如之不足則刑  
獄使者郭公正孫又發五百萬卒成之某居靖未近  
侯以李公之意來言曰是不可以無記予之嘗爲守  
於斯也以惟子請鳴呼侯所以待邦之士其誠且厚  
若此子所欲爲而不能也子局敢不諾雖然每惟租

舉取士至於文已密而故滋多法益詳而意愈薄則未嘗不深有惕焉古者閏月書族時攷州歲比鄉三年而賓興衆賓之帝弗屬堂下之觀禮者弗坐無異祠也今易吏而主其筆糊名而察其言望實之素著或攻而去之文詞之稍異或懼而抑之聲收卑近無拔僑尤其幸而得之則又將以其取於人者取人矣古者使民與鄉之賢能選以長治其鄉士自修於家而民自為鄉謀故毀譽公而賢否明今以一日之長一夫之見而投之以非所素習之事授之以非所素拊之民積日累月而為鄉為公天子所與論道經邦皆若人也嗚呼斯其為學製學御不已多乎且六經之書家藏而人誦之其下利而上義賤浮而貴實夫皆有是說也而吏攻其朝夕之所孳孳則所以治其國者秦漢以後郡縣迫促之規也所以修於家者隋唐以來科舉縶纏之業也言行心迹曉然相違而人不以為異蓋其說曰仕為養也為將有行也使止學以言稍違時律則有司之所必棄此不惟薄乎待已亦淺之望人矣且以言取人固非易事然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文也者命於氣立於志成於學而獨不可以觀人乎國初之文宗尚西崑至於仁祖之季詭異日甚嘉祐二年貢舉士所推許者詭異之尤也而歐公所取乃皆平澹爾雅之文是邦之二蘇公

尤重茲選方二公之隸于家塾而為是學試于禮部而操是藝也使今之士必曰此非時所尚也而士以是進有司以是取不惟進不失正取不失賢蘇是遠近聞風日改月化極于元祐之盛學醇行修歷數世而流風未泯然則試藝於斯攻言於斯者顧瞻江山想像儀刑亦可以得師矣侯之沈沈其字翼翬登為非徒以飾美觀也數千里而調記於子也非徒以書成役也敬其事重其始所以望於吾鄉之士庶其在是夫侯予同郡人紹熙四年進士歷三郡守皆有德於民今以治行尤異擢潼川府路轉運判官云

北園記

古者城九州以居民天子諸侯為之君師而王朝之公侯國之卿皆有師保之義焉保以安之師以教之然而相觀而善莫鄰里為切近也則閭各有塾以鄰之大夫士里居者為左右師或曰父師少師或曰鄉先生凡朝夕有教焉歲時屬民為射為飲則為之遵入自門左席于尊東夫非惟貴爵學藝之為所以攷德聞業刑善而勸貴也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

家遜一國興遜孟子亦曰其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蓋出而師保萬民入而父師鄉里其為成已成物則一非必曰仕而後有行也自田制壞鄉法廢庠序射鄉之會不復可行士大夫

由乎流俗教化之中非隱居避世以獨善身則庸寵藉位以迫賢民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將以先覺後非使之自有餘於一身也天授人以高位厚祿將以大治小非使之自有餘於一家也由二者而言能自善其身則仁遷孝弟之形猶有以善俗也自有餘於其家而豐已廢民不惟民無所賴且一國之所慕而使之習非效尤是則所謂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蓋仁遜必一家之積而貪戾則一人之爲耳斯不亦自過其躬乎其之病此久矣嘗以家君暇日築室鶴山之麓解聚友而麗習焉規摹規畫而才不逮人力亦未賡得罪南遷又即靖之鶴山築室以尋前志王或不鄙而辱從之然靖居天下窮處衣冠鮮以一日眉之走諫款門遺之書則眉之先達李公季允甫也遺之圖則眉之北郊公所爲北園也園東鄉中爲志堂亭分十舍曰求仁曰立義曰復禮曰崇仁曰請益曰由頤曰履信曰歸理曰近思曰篤志其左南隄其右北墀其後爲讀書巖爲時臺臺之上爲東樓又曰極高明其前爲西閣爲麗澤堂堂後有方池衡從三畝醜二渠其下發不爲坊以豬泔之堂外內爲存齋復齋堂之左夾摘山名榜曰儒相精舍爲首齋克齋其右夾名養頤津榜曰思諫精舍爲誠齋駕齋自餘不可殫紀大抵目擊身履無非格言精義之著雖水

華庭卅園芳檻竹所以館之名之亦皆克自規儼匪宴娛之共且以書來曰吾之爲是也羣鄰之秀茂講道肄業其間人往往謂吾徒自苦不知吾儕所樂蓋在此不在彼今彼事既竣而未有以記將子是厲嗚呼俗淪士散家自爲學而李公以耆德宿齒不自有餘慨然自任以仁遷孝悌之責使國人弟子咸有所矜式焉然則今之大夫士退而巷處者夫皆若是也雖古制未可遽復將不能與鄉里之化軌俗厲賢以給時用乎謹述舊聞以授使者爲北園記

### 中州先茶記

昔先王敬其明神教民報本反始雖農耆坊庸之蜡門行戶蠶之享伯侯祖燕之靈有開徹先無不宗也至始爲飲食所以爲祭祀賓客之奉者雖一飯一飲必祭必見其所祭然况其大者乎眉山李君鑿爲臨印茶官史以故事三日調先茶告君誌其故則曰是韓氏而王號相傳爲然實宋嘗請命於朝也君曰飲食皆有先而况茶之爲利不惟民生日用之所資亦馬政邊防之收賴是之弗圖非忘本乎於是撤舊祠而增廣焉其費則以例所當得而不欲受者爲之園戶商人亦協力以相其成且請于郡上神之功狀于朝宣錫號榮以侈神賜而馳書于靖命記成役于於事物之變必迹其所自來獨於茶未知所始蓋

自後世典禮訛缺風氣澆漓嗜好日新非復先王之舊若此者蓋非一端而茶尤其不可考者古者賓客相於之禮自饗燕食飲之外有間食有稍事有獻潛有設梁有擣醬有食已而酌有坐久而董有六清以致飲有瓠葉以管酒有旨蓄以御冬有流苻以為豆菹有湘蘋以為釀芼見於禮見於詩則有挾菜副瓜享菘菹豆之等雖葱芥菲菱垂粉滷滷深蒲落荷無不備也而獨無所謂茶者徒以時異事殊字亦差誤且今所謂韻書自二漢以前上泝六經凡有韻之語如至聲魚模上聲麇曉以至去聲御暮之同是音者本無它訓乃自音韻分于孫沈反切盛于羌胡然後別為麻馬等音於是魚歌二音併入于麻而魚麻二韻一字二音以至上去二聲亦莫不然其不可通則更易字文以成其說且茶之始其字為荼如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茶陵之類陸頌諸人雖已轉入茶音而未設軌易字文也若爾雅若本草猶從片從余而徐鼎目訓茶猶曰即今之茶也惟自陸羽茶經盧仝茶歌趙贊茶禁以後則遂易茶為茶其字為甘為入為木陸璣謂椒侶菜董真人作茗蜀人作茶皆為香椒與茶既不相入且據此文又若茶與茗異皆為可疑而山有樛之疏則又引磯說以樛葉為茗益使讀者貿亂莫知所據至蘇文忠始謂周詩記苦茶

若飲出近世其義亦既著明然而終無有命茶為茶者蓋傳注例謂茶為茅秀為苦菜予雖言之誰實信之雖然此特書名之誤耳而予於是重有感於世變焉先王之時山澤之利與民共之飲食之物無征也自齊人賦鹽漢武推酒唐德宗稅茶民之日用飲食而皆無遺棄則幾於陰復口賦潛奪民產者矣其端既啟其禍無窮鹽酒之入遂埒田賦而茶之為利始也歲不過得錢四十萬緡自王涯置使拘權由是歲增月益場地剽茶之名三說貼射之法招商收稅之令紛紛見于史冊極于蔡京之引法假託元豐以盡更仁祖之舊旨王黼又附益之嘉祐以歲課均賦茶斤歲輸不過三十八萬有奇謂之茶租錢至崇寧以後歲入之息驟至二百萬緡視嘉祐益五倍矣中興以後盡廢政宣之誤而茶法向仍京黼之舊國雖賴是以濟民亦因是而窮冒禁抵罪剽史禦人無時無之甚則阻兵怙彊伺時為亂是安得不思所以變通之乎李君字叔立文簡公之孫文簡嘗為茗賦謂秦漢以選名未會有勃然而興晉魏之後益明於世道之升降者其守武陵嘗請減引價以蠲民害叔立生長見聞故善於其職予為申述始末而告之

記

潭州州學重建致呈閣明倫堂記

古今學校之制相似而不同其來尚矣蓋自漢儒始有先聖先師之說然而西京太學僅寓曲臺郡國雖立學校官而先聖之廟終漢之世不出闕里茲諸史亦未有釋奠之文不知記禮者何從受之永平二年始詔郡縣道行鄉飲于學校祀周公孔子則先聖之祠有出闕里者矣然猶未有修廟之文也至唐武德二年始命置監立孔廟正觀四年始命州縣皆立孔廟則廟制至是徧乎州縣矣至我仁宗景祐寶元慶曆之盛州縣無小咸得立學而孔廟巋然其中則州縣間廟學之備實足乎防所以風厲作成之意視前益有光矣然而教思益詳而士習不加厚其故何哉古之為庠序歲時以屬鄉民行射飲講教以正齒位竣事則及閭執事父母親師友睦族嫻其幼而學也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長而學也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然則視後世之學越鄉違親羣居取食詞章之尚利祿之勸異端之趨不曰相似而不同其可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夫自孔子時而既然矣何貴乎今之又今也或者病其如此則謂王

制既壞人心之澆訛已久生斯世也為斯世也而可矣抑不思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遠邇稽古誼近察人倫今獨不古若乎庠序之制雖異而庠序之意則同先王之教亦惟申其義而降之德焉非有佗謬巧何至自棄於古人由乎人倫之中而不自知也二氣五行之運闕千古如一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所以行乎倫類者有能內及諸心則亦有彼能是而我不能顧且諒於此而志嚮在彼所謂天叙天秩昭昭乎官庭彙編洋洋乎日用飲食者非視為空談則習矣不察士滿天下寧無自拔於流俗以起千載之溺者乎 國初未有學天下惟四書院而潭之嶽麓居其一自慶曆四

年始建學于定王臺之北治平二年以地卑且居西北偏吳侯中復更實于東南隅祠宇齋廡既備又為閣曰稽古堂曰議道而燬于建炎之寇至紹興六年以後且患修公發少府餘財復之會君命乃且至十四年構守內侯光祖徙建于甘泉之上嗣守劉侯昉始以忠穆所儲卒成之視舊加壯而禮殿之後仍以誓古名閣重葺日明倫堂之東西齋廡凡八閏三年而成由乾道元年劉忠肅公以後暨數賢收隨宜繕修迄于比歲參知政事曾公為禮殿為大門若無復餘憾矣而轉運副使李公攝守以閣若堂歲久弗治



復更新之其費取於節節浮蠹之餘為錢七百萬米四百石屬郡教授梁子強長沙縣尉陳純仁學錄舒高尤其軍事已則以張應祥諸生之請求記於了翁且曰昔者吾建學於夔子嘗為記之今獨無以告子潭之士乎夫曰替古曰明倫公所以語人者亦切至矣况是邦昔號多士而又胡氏張氏父子流俗所漸尚安以予言為誠使因名思義顧瞻傑閣宸翰昭回必思古先聖賢所傳者何事執經講席堂扁昭揭必思庠序學校所申者何義相與朝益莫習以循其分之所當止則豈惟化民成俗是賴推而致之位天地育萬物皆為士之分也公之所以望於邦人者非此其在乎公名鼎豫章人 年進士嘗歷宗正丞駕部郎官大理少卿外庸甚茂所去見思云

簡州三賢閣記

成都之天慶觀樓遊閣故有張忠定公繪象嘉定十三年南海崔公與之來守成都清風令儀底厲積俗明年劉文節公一見洒然異之退語人曰是宜配忠定公與趙清獻公崔公之門人洪咨夔等乃即忠定之次圖趙崔二公而並祠焉屬劉公為之贊厥十年眉山家侯大酉自將作監丞請外擢守簡州州有會勝堂堂圯已久僅存清獻詩刻侯既復之又為闢其上用成都近比繪三賢而館之而馳書于請曰趙張

之風烈家傳而人誦之言之祗贅而崔公之潔已裕民憂邊巨職亦近世所罕儼也其大城西和虜連歲盜邊莫能入人尤德之恐久而遺忘子其為我記諸願躬為罪矣之餘世所棄置而陽安之隸數千里來辱余曷敢不可乃因劉公之贊比次其事而書之以復于家侯或曰自淳化四年迄今幾二四十年矣而獨三賢之稱不已疏乎而况吏之得祠于仕國也如莊周所書庚桑子事特厲為之言耳自蜀人祠文翁由是桐鄉南陽滑城之祀史不絕書非其同氣而春秋奉嘗事已變古若夫生而續象以配先賢則於義何居曰不然也劉公倡之洪侯和之家侯因之蓋將以表競廉貪則取其接乎耳目之近而可證焉者耳已所當律職所當憂孰非人臣之常分而俗淪世數貪競相師乃有清方不移華皓益堅如崔公是不足以刑善而勸德乎二氣五行之運鍾而為人千百載而一日億萬人而一心使為吏而無德于民民將盼盼然疾視之唯恐棄之不亟也至於歲月相邁情憫寂寥去者非有勢利之披也居者非有交譽之求也而著乎斯人之心隱然與所寓俱存敬共承事罔敢不恪是區區者誰實使之然則祠不可以義起乎既以謝客又次其說以附劉公之贊

洪氏天目山房記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潛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僧寺寺觀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千卷藏之聞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而移書于靖屬余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謂秦漢以來作者益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學後學不爲不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膠也無亦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故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讀之而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耳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懸樂泯射御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爲士者十名九姓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性性善柔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純魯以爲誠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玄虛以爲天道也冥冥以爲鬼神也有無以爲變化也甚則以察爲知以湯爲情以貪爲欲以及經爲權以捷給爲才以誦詠爲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名稱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質也非牧居民之良法也而兵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

仲穰直之法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則託諸歷代之異制賓興之法自遂以降自王畿以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數郊丘禘禘大事也或以郊丘爲二或以禘禘爲一廟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也而設六廟周二祀或親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爲非大抵始去籍于周末大壞于秦歛望于漢而盡覆于五胡之亂二千年間憑私臆決罔聞于行帝號官儀承秦并矣郊禘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牒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爲軍而聽其坐食鬚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尚也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也嗚呼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來帝王之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於用也况衆言殺亂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衷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爲其所搖惑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轉爲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

今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晚益多懼  
舜俞以藏書屬記願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嗚呼  
其亦以余言為過矣乎

湘鄉縣褚公洗筆池記

唐末徵六年褚公以尚書右僕射諫立武宸妃幾為  
所殺賴長孫太尉一言以免猶坐貶潭州都督一日  
行縣至湘鄉距縣治之北數百步有僧寺曰感應公  
營洗筆池上若有浮雲瀟然人異之即其地祠公歲  
久弗治潘拔碑仆紹定二年邵君自言為宰即故堤  
遺址封略而浚治善斷碑所勒有遠山峭嶺翠凝煙  
之詩乃為其上榜曰凝煙為大門榜曰唐都督褚  
公洗筆池更為堤以綴之灌木脩蔓叢蔽虧通水  
衝陳鳳山對峙實為是邦勝處書來命記成事余惟  
感以虛也止於所不見見以理也此人心之良感而  
實見也方褚公之俊異長沙也是婦之勢如燎方揚  
而輒跡所跡象端所沾湘民之愛之殆與屈潭賈并  
儔乎齊榮汎筆非有靈也水亦有靈也即思而成致  
愛而存世之相後今六百載尚懷乎如在也是又奚  
感及則而然哉計敬宗李義府諸人擠善逢惡固無  
足言李勣何為者亦遠 廷瀾對故陳蔡邦之言自一  
忤一合而外沈立判外者信乎為得是歲月過遺事

與時遊浮榮急景何期朝菌與蟄而是心之昭昭可  
以達諸天地質諸鬼神億萬人而一心于息而一  
日著在史冊寓諸陳跡是非邪正燦如目睫彼所謂  
得者初無毫釐加益徒起穢以自臭而求臣良士流  
風所漸則雖殘限斷碣過其下者年營僑徂周視太  
負莫敢翦拜甚則尸祝而社祠之嗚呼是所謂良感  
而實見非可以幸而致也敬宗既陷忠良復軍史筆  
變亂自異類非敬播之舊如謂劉珀之死楮公有力  
且珀子訟冤之事義府助之而敬宗書之公之大節  
如此人將公之信乎抑許季之信乎然則士大夫以  
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人自任不以千載自期則  
亦自退其躬耳矣邵君金華名闕也習聞詩書之訓  
故為政知所先後其必謂余言然也

浦城夢筆山房記

世傳江文通為吳興令夢人授五色筆繇是文藻日  
新今浦城縣故吳興也縣故有孤山里人因以夢筆  
稱之鄉先生楊文莊公嘗讀書其間比歲真希不於  
山之麓得數畝地執丹木營闈廡為息遊藏脩之所  
既為文莊識其事又以書抵了翁曰子為我發之了  
翁無惟由周而上聖賢之生鮮不百年蓋歷在彌父  
則德盛仁孰故雖從心所欲罔有擇言皆足以信全  
貽後詩三百聖賢夢續之所為有十六七六藝之作

七篇之書亦出於歷聘不遇凡皆垣明敷揚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聖人之心如天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純終弗貳曷嘗以老以為銳積窮達為榮悴者哉聲均以來文詞之士與已有虛驕恃氣之習魏晉而後則直以纖文麗藻為學問之極致方其季盛氣強位尊志得往往時以所能譁世眩俗歲惜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形諸文詞衰颯不振雖建功之事蓄縮顧畏亦非復盛年之比此無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為之耳如史所書任彥升丘靈鞠江文通諸人皆有才盡之嘆而史於文通末年至謂夢張景陽奪錦郭景純徵筆才不逮前天才命於氣氣稟於志志立於學者也此豈一夢之間他人所得而予乎窮富益娶當益壯而尤人亦可以奪之乎為此言者不惟昧先王夢禘之義亦未知先民志氣之學由是夢筆之事如王元琳紀少瑜李巨山李太白諸人史不絕書而杜子美歐陽永叔陳復常庶幾知道者亦曰老去才盡曰詩隨年老曰才隨年盡雖深自抑損亦習焉言之不知二漢時猶未有是說也希元用力於聖賢之學今既月異歲殊志隨年長其自今所資益深所居益廣則息遊藏惰於是山也其必謂吾言然矣敬聖武公年

九十五作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嗚呼為學未倦如此才可盡而文可躡乎既以復于希元又以自做云

### 寶慶府躍龍橋記

古者開關道路廬館舟梁脩除以時非以為觀美也所以通國野故賓旅恤老幼遷有無亦財成輔相之一端云爾是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梁也者造舟為之如秦漢以後所謂浮橋而其時未有橋之名也駟晨觀則修困倉以備穡事水昏正則植板輪以興土功且穡事土功有國之重事也而梁與道實先之蓋道之不除已非善政而梁不夙戒則厲深濟盈漲者滋病焉昔人之規陳議鄭固不越其雖近世亦有以驛傳橋道觀人者殆不可以末務忽之也邵水自龍山出徑邵陵城東廣餘三十丈先是比舟為梁以濟不通而賦之邵陽新化二邑水惟無溢溢輒壞慶元間郡守黃夏通守李正通將伐石為砥又以不便舟行而鑿嘉定六年李侯直柄欲自為浮梁不以賦之二邑屬役于浮屠師寶實乃請豐石為七頓而架梁其上頓之形橢方不與水礪其勢可久然後廣費鉅經始維艱於是發以府斤幣不足則吏捐奉民輸財以佐之趙侯崇度許侯成之嗣修不怠歲久未就寶亦引去至趙侯善淇然後

七頓皆集而其二猶以里人忠訓郎蕭芾之力為之若架梁之費則又夥未有以繼也李侯大謙之至節縮浮蠹靡廢不舉乃市持他邦庸士梓而卒成之司理參軍汪之翰實受役要浮屠應珂習學德厚參比其力曾未半載而板茂石斲崇麗堅緻攬空卧波秋毫不以病民侯曰是維龍潛重鎮今郡譙重建府號更新而具役適成不可無以識之乃命之曰躍龍橋而移書了翁俾記其事維侯淳熙天官侍郎之家孫天官嘗以衡陽莫職兩治邵獄有德是邦後七十有七年而侯來為守顧瞻邊委益祗厭紹凡以濟人利物力所逮為無敢不竭予無所措其詞也雖然嘗歎諸固官而有感焉道路之脩職於司險廬館之備具於遺人固也而自國及野達道路守涂地敍舟車則秋官之屬分掌之其有不由道而橫行宵征不由梁而川游徑踰皆為之厲其禁乃若不相類然蓋自大司寇至鄉遂縣士凡典獄聽訟前導驅辟莫不以通屈塞伸幽枉為事豈官之意固以是為類乎然而道路橋祭人所共由至近而易察也去有抑而不達民有鬱而不伸四境之內有蕪而不治使為守於斯者又以類而致思焉庸非職分之所當然乎又充類而思之雖天下之有溺匹夫匹婦之有不被澤者又孰非吾分乎顧今之為吏者不得久於其官予懼來

者之或不皆然也敢申是義以殺無窮云

靖州教授廳題名確記

靖自崇寧再歸職方今二百二十有九年矣方為誠州已嘗建學立師首命長沙朴成為之逮大觀二年又改作于州之北賜田賜書教養咸備自淳熙三年姚明教之亂刑獄使者行郡表省教授七年郡守延平虞遂請修廢官以崇化養俗乃以命三衢祝禹圭繇是為守者嗣修弗怠廟堂廬館田租府實親舊有加獨教官氏名自廢學以前不可復識僅記乾道間故參知政事蕭照隣遂嘗為此官唯淳熙興學後始歷歷可考而皆未之識也天台張君先之始至愀然曰茲不謂闕典與士亦合詞以請張君乃為大書深刻而屬予記其首予惟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不加一詞而美惡自見者今官手之題名實似之題名之所及唯氏名歲月非有一詞之子奪也而是非之良心人皆有之習其讀而識其人必曰某賢有行某好學某為名進士某善其職不則曰是不肖不學盡於進而怠其筆者也居是官者自修自明固不為人作輟而前瞻後慮不亦修省之一助乎矧又攷諸故典以子衿之不來而廢學以風化之所係而復修之則朝廷之卷卷是州所以望於學校之師友者非徒使之記事彙言以譁衆取寵為足也詎曰凡學官先事

士先志嗚呼居官而思其所履先者奚事爲士而思所當先者奚志則興是學而立之師也亦庶幾爲無負矣是又張君記姓籍以誌來哲之意云張君字子益

寶慶府濂溪周元公先生祠堂記

寶慶府學教授梁君士英遺了翁書曰自治平四年周元公先生遷郡學于牙門之東南陬紹興二十有五年又遷之神霄廢宮乾道八年復其舊而奉先生之祀以張公九成侑紹熙四年又更以特祀嘉定十有三年遷學少城之西舊址荒蕪不治先生之祠雖寓新學而儻真諸堂曠土英請于趙侯善淇以舊址隸學請于李侯大謙即其地而祠先生自守貳僚佐鄉之薦紳章布各捐金以資于成始紹定二年之冬詔明年之夏凡爲堂四楹祠居其一東西又爲齋廡以翼之士謂是不可無記也以惟子也請了翁雖不佞而於先哲言行槩乎有聞且學之始建而用幣于先聖先師者先生之文也記學之改作者五峯胡子也記學之復故者宣公張子也記先生之特祠文公朱子也四子之文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而奚以尚之敢辭梁君又曰先生之沒百五十年未有所易名子爲之請學遠營道皆先生故里也子爲之記其祠郡國之祀先生子之記亦已多矣而奚獨遺是哉了翁曰非敢遺也而難爲言也雖然請爲誦先生之言

而申三子之撰可乎蓋自孔子孟氏以來爲五百年者三矣聖遠言湮俗滄士散求道者離乎盟而不知一理二氣之玄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先生親得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子張子推行究極亦幾無餘蘊矣然而論說益明適以爲藻飾詞辯之資流傳益廣適以爲給取聲利之計故胡子曰棄不貴之身於一物之小其不仁莫甚焉張子曰學校所講不過綴緝文詞規取利祿非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意而朱子亦曰程氏既沒傳之者不能無失流爲老釋而世莫之悟也嗚呼邵居重湖之南地阻且右而先生之遺風餘化三子之格言積義洋洋乎斯人之耳目使爲士者自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則將有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己者子無所措其詞請以是識諸石紹定三年秋九月辛丑臨邛魏了翁記并書篆廣平李大謙立石

般少師祠堂記

般商之季少師比干與箕子微子各靖其爲臣之分以自獻于先王事不必同也而發於林楊惻隱之公心則一故皆得以言仁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少師之

墓蓋章善旌淑以壹民聽其事有不吝緩者孔孟氏  
亟稱之亦以殷周存亡之所系耳至於後世凡諫於  
其君必曰願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嗚呼世固有  
並世而羞伍之者二人死向千載而願從之游此何  
所爲者邪曹操南遷建少師祠唐太宗適毅追命大  
師易名忠烈大臣吊祭州縣封墓李太白尉于衛又  
爲銘表之此亦非有爲爲之也古者宗廟非其鬼不  
祭山川非其望不祭而君與大夫士之所有事又各  
有等殺焉春秋以來如晉祀鮒衛祀相鄭祀周公趙  
祀董安子已非先王之舊至漢儒祭法則又多爲之  
目祀益以繁於是郡國或祠天子或祠循吏而黃帝  
堯之祠性性見於武宣之世魏晉以後則非鬼越望  
之祀何所無之雖然其猶義起臆決久而不得不廢者  
也廣安楊侯伯洪守均州之歲爲毅少師立祠屬記  
于其闕書未竟而罔然曰紂居河內北邙南鄭東衛  
而西薄山少師紂之諸父也與國爲存亡則其卒其  
葬豈不出紂都之內今均之四境則金房光化商鄧  
襄陽與紂都不相及也少師之祠於此乎何居伯洪  
又自叙其事曰恢之始至訪問古今人物長老皆言  
毅少師之裔實居此土以比干爲氏既文合二字爲  
一而音切不改吾謂少師引義盡分不惟示萬世爲  
臣之法亦以爲有國家者不用賢則亡之戒况其子

孫是州爲蕃而可以無祠其讀之竟而重有感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地人物古今後世所以爲  
性情之本也其本同故雖縣處襍越宇宙而善善惡  
惡之心未嘗不同且堯之祠且不出平陽也桂林有  
堯山有唐帝廟舜卒於鳴條而蒼梧黃陵之祀在楚  
上虞餘姚百官之名在越禹之祠當不出安邑而會  
稽有陵有廟有元圭有窆石亦未知南巡不復何所  
考訂大抵有國故而祀之此禮之經人情之常也合  
他國之聖賢而祀之此禮之變而人情之義起者也  
出於義起固不必皆禮之所有然人心世變亦於是  
有發焉且乾坤之運闔闢萬古何有終極而人以耿  
然之身生死乎其間近數十遠百年耳况少師雖以  
諫死而無救於宗國之亡距今幾三千年興衰治亂  
亦秋毫不相涉也而是心之靈可以立天地宰萬物  
者昭昭赫赫與天地相爲無窮乃至因其子孫之在  
吾地相與尸祝而社祠焉嗚呼是蒼蒼者誰實使之  
予嘉楊侯之爲是舉也足以扶世厲俗樂爲之書

均州尹公亭記

廣安楊侯伯洪夙有懷賢尚德之志比攝守竟陵自  
皮陸以來凡前哲流風所被悉表異之今守均陽蒐  
輯廢塚興校官創毅少師祠又以尹公師魯嘗謫是  
州州故有尹公亭既爲繕修而鑄于書亭亭扁且識歲



月子惟古之人先立乎其大者大者立則小者達焉而已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游於藝非以文藝爲學之先也夫使文藝之先而本之則無是亦朝菌夏殤焉耳世之學者尚論先正必曰國朝之文柳穆倡之尹歐和之蘇曾諸賢又和之而後黜浮以實反駁而雅是則然矣然使是數君子惟一藝一詞之足稱而他無迷焉則亦安能以風斯世而惟已之聽哉方范文正公以忤大臣黜降三諫官皆以言得罪而尹公坐監鄂州酒稅觀其與歐公書勉以謹職遠酒其詞平氣和無悻悻嗾之意未幾雖以將帥辟除歷仕西垂卒坐范黨爲羣檢所誣謫均州酒稅方公之被誣也劉湜希時宰意將以竊賄汙公實之必死而卒莫之得他日公與孫公之翰語移日秋毫無怨邊豈孫公訝之公曰此混不能自立之過於洙矣恨焉嗚呼充其心也雖夷齊不念舊惡殆不是過矣如公之清躬東方豈善嫉惡若推其所爲將不得與斯人一日並生斯世也而可喜可悲在物而不在于我孰是孰非責已而不責人蓋其於德常若不及故於攻人之惡記人之過有所不暇然則即是一端其真知篤行有本者若是則世之以文藝知公者末世侯名懷嘗爲吏部架閣文字云紹定三年十二月

臨叩魏某記

心遠堂記

虞夏夫嘗誦陶元亮詩愛其心遠地自偏之句播二言以名其先廬之堂爲予記之子每嘆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而所以用其心則人人殊且堯舜與人同耳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爲憂義士以天下未得人爲憂禹稷亦塗人耳人思已之飢溺而禹稷思天下之飢溺孔氏之門人三千其起倫拔萃僅七十人而七十人之中又有高第焉就高第而言之季路之心用千乘之國冉有之心足七十里之民公西華之心相宗廟會同之事而曾皙浴沂詠歸其心休休然有非事物之所能累者矣季路之心以肥馬輕裘與朋友共之固已絕人一等顏淵無伐善施勞又非季所如至於仲尼老安少懷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天地無所施其勞矣戰國之君攻城爭地不過以泄中國朝同列爲大公然當時之臣亦唯以齊威晉文管仲墨子爲極功而孟子獨慨然於唐虞三代之盛恨不及見仲尼而師之然則飽是人也而心之廣狹小大不相遠絕矣乎夫天地不可量也古今不可度也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心立乎兩間形氣所拘僅百年耳然而由百世之上以攻諸太古久遠二帝三王之事隨其心之所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與之相周旋也蒼龜不可方物也而是心之動見乎卜筮鬼神



不可見聞也而是心之誠行乎祭享萬世在後不可  
 執極而是心之靈著乎方冊舟車所至不可限際也  
 而是心之明光于日月然則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  
 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貫通幽明其遠若此彼  
 溺於文藝泥於佛老沈於功利者尚為知所以用其  
 心乎况又文藝之末如纂緝駢儻佛老之敝如梵唄  
 工木功利之下如聲色貨寶其猷之末遠抑在所不  
 足言矣胡公康侯嘗為學者言或尚友古人或志在  
 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未天知皆所謂心  
 遠斯言也足以開微愚近發陶公言外之意雖然知  
 其一則能其餘矣退夫之有感於陶公也夫非徒為  
 是觀美也愛之斯知之知之斯行之行之則又當得  
 其所以愛之知之者而終身由之不然則子之所謂  
 猷之末遠者可不甚懼矣乎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九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

錫山安國重刊

記

耻齋記

相陰許德夫以恥名齋而屬于記之或曰  
 曰君子且有恥與曰羞惡之心其非無之羞  
 者恥已之不善而惡者恥人之不善也君子恥  
 己不善則速已之恥人之不善則內自首  
 焉小人反是焉然則小人果無恥矣曰小  
 人間居為不善是無恥也見君子則揜其  
 不善非誠無恥也君子即其所恥以進於  
 善小人吝其所恥以淪於惡耳且象卒然  
 遇舜雖託為鬱陶之辭而卒不能益其怙  
 怙之色此親為不善其中心達于面目固  
 當爾也太康以逸豫失邦昆弟奚與而五  
 子鬱陶怙怙若己之親為不善將無以立  
 於兩間者焉伊尹之耕莘當夏之末孫說  
 之未與也君民之責若非已事而君不為  
 堯舜民不被澤若撻己于市推民于溝鳴  
 呼太康之耻而五子以為子恥殷臣之耻  
 而伊尹以為耻豈羞惡之心此有而彼無  
 亦知與不知云耳知之雖人之耻已亦耻  
 之不知之已雖有耻不自耻也雖然於  
 其中又有內外賓主之辨焉夫所謂耻耻  
 不若人也今爵位之崇宮室之美妻妾之  
 奉一不若人則知耻之若義利消長之幾

陰陽屈信之分此日用之功者而習焉不察則不知恥也耻一物之不知懼格物之未至也今虞初釋官之說旁行敷落之教足將急就之文一有不習則知耻之若帝王所以繼天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此學問之本者或懵焉不顧則不知其可恥也夫惟不恥其所可恥則必恥其所不當恥者矣匿怨而支其人言出而躬不逮立朝而道不行不仁而為人役雖儒生學士口道先王語而不是之恥也邦有道而穀邦無道而富貴賢者飢餓於我土地一人橫行於天下諸侯相滅而不能救四郊多壘地荒而不治雖君公師長載高位食厚祿亦不是之恥也而恥於下問恥於改過恥惡衣惡食嗚呼此何足恥而顛倒謬迷一至於此其亦不思之甚與予嘗與德夫久處于靖羨其質純而志篤故發其義而告之者若此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德夫欲知羞惡之端則又當於已所獨覓而人未及知焉圖之雖然是心既覺則人其有不知者乎此又德夫之所當用力也

敬安堂記

紹定四年正月辛丑臨邛魏某記  
汗江聶公善之以書來言曰吾此守顛會峒懼弗寧人情疑懼吾為之任能物官練士峙糧凡以惠無言擾弗若者力所逮為

秋毫無所愛也民用緜靜神罔恫怨徒以心勦力疲引分宜去帝臨有赫照知厥衷賦萬壽宮之祿以華其歸重惟勞肆之又一旦措諸安地食寢有節急遂以時復心耳目復為我有亦天下之至安且樂未易與人言也吾猶懼其狃於遠而怠乘之則各吾堂曰安樂必敬子為我書之曰復以請曰孰與敬安之為簡且嚴乎公曰諾哉子併為記之予嘿譏是語蓋大公所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凡此不下百言皆治心脩身之事武王得之銘于几杖盤鑑于帶屨弓劍于觴豆于盥于戶牖而安樂必敬云者席之左端十六銘之首也其文未必尚父所作而荀卿賈傳讀之大戴氏記之况其書大較以敬為主則聖門傳心之要也是惡可以無紀予讀春秋傳最愛曰季之語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失日官庭屋漏日用飲食推之應事接物達之治國平天下此孰非天命之流行使斯須之頃放焉而不之收則氣得以帥志物得以操已而吾之存焉者寡矣是故敬焉者所以此心而根萬善者也然而常人之情困心衡慮微色發聲則心有主而得常聚無法家拂士無敵國外患則心無主而德流是猶物為主而我為客也姑又以淺者言之所寒甚暑人情之所憚也而在

宗廟朝廷若對大賓臨大敵則忘之臨私  
朝返內寢則寒暑已操其柄至於燕居則  
凡以避祥趨爽塞向即炎之備靡不畢陳  
矣嗚呼是孰為致然邪人能充類以求隨  
事而察而有以真知其為天之所命則必將  
疎然知畏其於不睹不聞之頃宴安伏樂  
之時有必不敢自畫者矣程子曰主一之  
謂敬無適之謂一稅曰季之言則義愈密  
而詞彌約學者滋有以用其力矣公蓋深  
知此味將循名責實者也予尚申言之以  
求是正云

通泉縣重修學記

尚論古今之孝制不過曰古者養人以禮  
義後世以詞章壞之是特知其一耳古者  
自二十五家之間為塾有道有德者為之  
左右師而間中之子弟學焉民之朝益莫  
習在於閭塾而庠序云者以時屬民之所  
也或飲射之禮或社酬之祭或歲月之吉  
必示以教法序齒位書其德行人之良心  
善性日用而不知先王因民之聚困時之  
變振飭而開牖之大抵教之於塾既使之  
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以行乎孝弟之實而  
屬之於序則又使之習容閑孔攷德問業  
以發其德性之知而其間節目之詳則去  
民愈近者施教愈密州長屬民講法費不  
過四等而下之則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

間胥則無時矣以此知民常在塾而時會  
于序非若後世違鄉親越鄉郡居旅食比  
閭無以考其行州黨無以施其教操數寸  
之管以決一日之長而它不復問焉也惟  
縣之有學去民為近族閭校比之意猶可  
推行乃以期會為大故吏終日文書敲扑  
間救故不瞻故以孔會民僅若有見於春  
秋二奠敗至寒廡頽藩壞開縣十而九蓋  
去民逾近則教法反疏然則為吏而不此  
之慎其為知本手通泉之有校官蓋自慶  
曆興學之初今二百年聞邑令趙天申何  
慈景林修廢者三至於此歲荒弗不治資  
中楊季穆糾始至即謀諸鄉彥曰此仕國  
也山川文物之盛冠冕左蜀而庠序之事  
未皇非所以刑善勸學乃取學田一歲之  
入以基其役出泉二百萬佐之鄉之士民  
合三百萬繼之自大成殿之北為講堂一  
齋廡入南為大門一掖門二文明棟一東  
為里賢堂自唐李公浦而下繪象尼若干  
人西為正原堂自周元公至呂成公凡七人  
而馳書于墻曰子為記之予每嘆去民愈  
近者教法反疎今以近民之官而為是其  
亦知所務矣予又嘆後世以詞章壞士今  
以孔顏曾孟照臨其上周張二程諸子之  
象與里中之有道德者翼其旁則上之游  
斯息斯目改心化必知至賢所傳者何事

而內反諸躬有學以問思辨而篤行之則亦無以異於禮義之養矣謹誦所聞以記成事季穆子之親且友也才志卓犖士大夫以遠期之

靖州吳賢莊記

三代教民興賢之法見於三禮者悉矣特未知養於塾會於飲序於鄉黨也何所取財其升之司徒司馬方論而未官官而未爵而未祿也何所續食詩曰依介攸止烝我髦士然則自國子而下為士者固出於鄉黨之夫家此管夷吾之所謂秀民之能為士而班孟堅所謂且耕且養者是也竊意田各井授人有常產皆足以自食其食雖士有常心不以飢渴之害害之然使有以目食則用行舍藏躰安志明綽綽乎滋有餘裕矧又上之人以善養之以誅求之以禮興之以實將之所以敬其事重其令蓋若此然則士之報禮也當何如詩曰俾彼雲漢為意于天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作人之盛至於歷久而彌著其不以此夫自鄉治廢田制壞士之貧饑反出農工商賈下漢之盛猶以數路得人而郡國貢士尚存勸駕續食之意至隋唐後純用科舉士幼而幸壯而欲行非是無進也裹糧負笈侶役夫隸人以羣趨于有司幸而升諸春官則云幾愈速者聚糧愈艱貨田慮

貨子錢不足則失口失色於人目以求濟其欲又不足則晝而不敢往而過反士生斯世所居廣居也所位正位也所行大道也今未能以有行而使降志辱身若是是將誰咎與靖故有田以給貢士歲入為錢萬七千八百益以屋值五萬六千然僅供新土半塗之費而免舉者又不及新士之一子自迂靖食土之毛繼廩之粟六年于茲身安家和得以增益所未能秋毫皆帝力也而未有報稱矧四方行理之間日至益廩之有空餐之懼念欲與士共之乃會居積行報之餘市近郊田積三歲所入以給三邑之新舊進士為之規約識於碑陰州府與校官掌其貳嗚呼其自今士亦庶幾其無聚糧之憂矣然而予之心則曰是何足以待士也且澤上有地臨其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此非特為臨民設也地居至下非臨物者也澤與地類也以類相親日漸月漬君子之觀是象也其望人以成德之意暨暨洋洋何有窮也已然則與我同類之士其亦有以識予無窮之意而勉之哉是舉也孝教論唐佑之實任其事紹定四年三月辛亥臨甲

魏氏記并篆

洋州天慶觀聖祖殿記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書始以正月三

日為天慶節四月朔為天祺節二年遂詔郡縣建天慶觀五年增設聖祖殿由是著令凡官吏若有到謁罷辭之文既又因事建節有天貺先天降聖之目與正至元三日皆有朝謁二百餘年郡縣奉行惟洛洋之為州風號樂土乃自此歲陷於寇劫聖祖之象或寓佛宮臨邛高侯始至嶽然曰是在令甲而襲慢乃尔郎召匠匠計使而更新之經始於紹定三年之二月已事于明年十月凡用工徒若干緡錢若干而移書某命記成役其竊惟自昔受命之君由秦而上皆有始封之祖受姓受氏貫緒可考漢唐以來始費尋繹在立明所書劉氏之始雖一再見而上下傳文了不相屬故明帝時賈逵上疏謂五經皆明無劉氏為堯後者惟左氏有此文而孔穎達擬左氏為漢儒傳會增益之語李唐之先亦莫所始自乾封追崇老君之號天寶而後則知名以聖祖館之新廟太清興慶之祠殫極鉅麗蓋世儒之說謂帝王之生皆出神明之裔鄭氏至謂帝王之始皆感天而生語雖神怪大抵推世德以崇帝胄神天命以弭奸觥此聖祖殿之所為作也然而典禮之行有未及盡正者某符罪奉常日嘗欲條陳以請亦未及言今摘其切於是殿者言之且官吏到謁罷辭與一歲十餘朝謁此令

也今大駕駐杭之官吏朝謁如令而朝之公卿百執事則否行則昔行已則皆已均為王臣也而異其事景灵宮前殿以奉聖祖則用道家之儀中後殿以奉帝后則行家人禮既曰始祖則有廟祧之制設謂天神則有壇壝之典每月之吉奉常官吏行告朔之礼于太廟而景灵宮則天子以四孟月朝饗天月必聽朔朝廟天子所以稟先王之命大會群吏聽政决疑也今使有司行事則如勿行如謂禮不可廢則親行之三歲持有事於上帝則先二日告原廟純用俗儀先一日饗太宮乃陳礼器二日之間胡為而古今迭用焉議礼制度天子之事其職在宗礼而不及言因侯命以記文併議是說其后以待有司之講求云侯名豫字南叔 嘉定七年進士某同產兄也

邛州白鶴山營造記

臨邛虞侯叔平以書抵靖曰州之西直治城十里所有山曰白鶴林麓蒼翠江流繁紆蔚為是州之望山故為浮屠之宮自隋廟迄今菴院凡十四所遠有胡安先生授易之洞近有常公諫議讀書之菴泉有滴珠樹有木蓮白鶴有臺玉兔有踪中峯信美平雲之觀西岩翠屏萬竹之境皆山中勝處壁間繪像率范瓊柱措立文播諸人

明名筆雖丹青剥落而筆法具在山門之外有明月橋兩山對峙危磴矗立關道周複大殿中峙方等院之應真殿踞其后與山門直如引繩半有覆壞之憂郡人郭侯起鎮與元同遊茲山相與浩嘆若有所屬予乃儻功鳩材敗者易之聖者困之又將拓而大之或以諍予曰費大役勞君將悔焉予曰節用而不斂民雖費無傷也庸工而役民雖勞無怨也於是寺之後殿欲墜更其不可支者翼之修廊達以複道前爲法堂后爲飛閣旁爲大室僧廬庖福次弟爲之寺在唐名鶴林乃更爲鶴林禪寺請于今部使者厲公題其額經于八月 訖于明年 月 昔者吾友蘇和父過我嘗爲我叙所以作今以蜀記于子某執書慨然曰世無不可爲之事不可爲之時願無必爲之志能爲之才且且儒沉而墨習若非其事時屈而舉羸若非其時而侯定規於立談之頃復言於葑蕀之間侯之風力亦可驟見然而侯非若世俗之溺志於異端以徼福規利者之爲也侯始守長寧崇學校繕官宇甃修涂紅四谿清溢英之弊創貢士之宮陶覆茅之廬其守普也繕館城郭昔爲一新其守蓬也自學校至於橋梁靡不畢舉而邛豪奪戢調辟境內肅清又以餘力爲池臺與民樂之蓋侯視荒

第必除顛危必支苟可以從民欲者率勇爲之今卷卷是山亦曰一州之望而庸僧敗屋汗穢雜襲風氣壅底山川弗寧吾可坐視而弗之恤乎推是心也見善而迂有過而改必將知風厲雷迅不剋刻安也匹夫匹婦有不被澤必將如救焚拯溺不斯須舍也忠肅公當金場之變不過受督府記高師趣將無與乎戰守也而奮身頗行以社稷爲已任其后并唐鄧海泗與陝西新復諸郡公守外藩亦無與乎朝論也而以死爭之多者至有九疏嗚呼以其事則非已責以其時則莫我知皆無一可爲也而義理所闕則利害禍福有不暇計是所謂必爲之志能爲之才故願侯之充拓以用之於所當事者而后爲無忝焉此忠肅公傳心之要而亦吾州之民之願也予爲浮屠氏作記實助乎此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父母之所植不敢忽也是用敬恭以承侯命云侯名方簡郭侯名正孫厲使者模和父名君鍾子則古鶴山魏某也紹定二年四月甲子記

### 觀亭記

靖爲州南距廣西來障湖南北邸沅辰西極夜郎四竟之外降自靈均代有顯人播之詩騷靖以晚出未嘗有顯者來惟程子山以忤檜居歲餘士人田氏爲作疏亭今

原闕

渠江之左僅存然已非始卜予嘗行今江  
右愛其修篁巨木嘗欲爲亭其上而未平  
大夫張仲車請受其役未旬月而告備會  
積陰解駁風日熙融晴江漲流瀾々渙々  
客喜謂予曰美哉斯觀也子其發之曰予  
未知子之觀也亦如予乎然則觀不同與  
曰不同天下之理一也奚其不同曰觀物  
而不之察與不觀同今天天之高也即日  
月而知有遠近之度地之厚也即星辰而  
知有升降之節日一南一北而爲暑寒月  
一東一西而爲朏望列宿更互而歲時正  
五緯竄縮而災祥生以至感遇聚結之變  
爲晦明風雨爲霜露震電此孰非至教精  
義之著而人由之不知古先聖人觀象於  
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知是  
身與天地萬物一躰也以作八卦以叙九  
章以制律命歷以立經陳紀以類族辨物  
莫不由之吾夫子所謂吾無隱乎尔所謂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凡皆即夫  
人耳目之同得以發其德性之良猶慮人  
之習焉不察也因川上之觀而指以示人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盈天地間夫孰  
非是理也而水賴於陽行險而不失信剛  
中而心常亨聖人所以亟稱而必觀非以  
其切近而易見乎至孟子時去聖未久已  
莫知其奚取孟子言曰不舍晝夜有本者



如是他日又語人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蓋觀其瀾則知其有本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千數百年文人相承例以為死生之說夫死生特形而下者之一端耳使聖人之教人而止於是不已疏乎客曰文人之說未可廢也且天運周流如循環如轉轂而水也亦能往而復反乎曰子未睹夫陰陽翕闢之妙也且天行至於東北日月會于娵訾陽浸而長於是乎為雨為水迨蒼龍昏見水日以往天行至於西北日月會于大火陰浸而盛於是乎雨畢水涸迨管室昏中水日以反蓋日趨乎北陸則朔易之方而始終万物之地也夫陰陽五行未有不反生者雖五緯之有辰星亦附日而右行起自北陸而反乎北陸也客曰二江九河之水三條四列之山皆自西北注乎東南如之何其反之曰水陽物也陽升則日息陽降則日消知鬼神之情狀則知之矣子謂反既往之氣以為方伸之氣邪賅諸吾心驗諸嘘吸亦莫不然學者雅當循循勉勉始乎下李近思充之於深造自得則知幾於屈伸之感精義於變化之神世之口耳之學尚足進邪不然誦先民之遺言陽浮夸詡而實無得於己祇以自欺焉耳客曰大哉觀乎盍逐以各亭仲車遂言曰錦不佞請併議斯語以詭同志者紹定

四年四月甲子臨邛魏某記

正齋記

建安張子壽名其室曰正齋而為箴以自儆其意蓋曰觀於乾則知大者無不正天之道聖之事也觀於坤則知正可以至於大地之道賢之事也大者不敢踐而望也而於其正焉不敢不免子壽所以深自約飭亦云至矣猶以為未足也馳書某俾申其義子未之能信而安能以語人雖然竊願有質焉天命流行燭之者善成之者性人與聖人一也所居廣居所位正位所行大道人與聖賢亦非有異也人惟局於氣質梏於物欲則有曠其居而失其位者矣聖人雖曰生知亦曷嘗不謹所以養之者是故教人之法習之切儀規以母誼立必正方事父母則和氣婉容柔声怡色侍先生長者則正容恭聽安坐執顏蓋所謂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者非特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為然也雖州序閭塾無不然也非特學者之事焉然也雖生知上聖亦莫不然也迨其長也則有薰和佩玉竿瑟管磬以養其耳盤盂几杖車旗弁冕以養其目和容與舞綴兆舒疾以養其血氣賓祭射御登降周旋以養其筋骸孝弟謹信親仁誠善以養其心志割不正不食非特如特牲少牢所

謂階俎之饌必方胙俎之心舌必去本末而午割之也凡鼎彝豆蓬之不以其制餗酢酌旅之不以其節秀蒸獻折之不由乎命數皆不正也又充類而思之富貴而得不以道萬鐘而受不以義不敢一日安也席不正不坐非時如曲禮盡後盡前尚左尚右躡席階席之別也凡尊卑少長之循其序朝廷鄉黨之不異其尊卑旗器服之不殊其衰等皆不正也充類而思之立本朝在高位乘君子之器居士民之上而德不彌道不行不敢一朝居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言養於純一未發之初則作聖之功也又曰順正吉養正則吉也言觀其所以養德所以養身雖天地養物聖人養賢皆是理也然則正顧出於為賢乎子壽謂聖人知不可改及子壽循序而進以無躡乎陵節躡等之病則善矣而子必謂士而不志於聖猶小而不志之海也吾非為是大言也人與聖人非有二本也聖人之為聖行正位而居賤者也學者則學知利行又其次則困知勉行凡皆由乎正路以復乎正位者也行乎正位是亦聖人耳矣古今惟孟子謂堯舜與人同人者可為堯舜而近世周子程子亦篤信而憂吾之子壽乃曰聖不可跋及不自遏其躬乎子壽其疑吾言則試以問諸吾友希元相與

共評之

江陵州叢蘭精舍記

臨川羅季能以京湖制置司昇府寓治江陵嘗即承天院故基為叢蘭精舍而移書渠陽曰子為我書之且承天院以黃大史重固也而叢蘭之名何居乃復以請季能曰院即書侍中羅君章舍之故居也君章致事還荆而蘭菊叢生于堦庭人謂德行之感子為我許識所以予觀世之論君章者不過謂其感文鳥之夢藻思日新其譽魯直亦曰詞人之巨擘耳噫張華蕭繹嘗博物矣朱异江揔嘗屬文矣近知如丁夏呂王亦操觚弄翰矣而他無足去祇足以為國家之妖孽則君子奚貴焉君章之事於史罕見其僅見者謂湘中之實荆楚之材江左之秀耳然觀其從庾元規仁謝仁祖則猶未免為曠逸之士惟是元溫氣豔翁赫公卿大臣皆卑躬屈膝唯後雖謝安石之賢也而猶不能免君章獨以宅近蠶塵結茅于城西之小洲布衣蔬食晏然自處温大會寮吏君章雍容未至若有氣吞奸豪之勇以其世論之不謂賢乎若夫魯直所遭則又有人所甚難者章厚為政蔡卞諸人首治史事魯直坐譴黜凡八年僅以徽宗初起起之謫籍道出江陵為承天院作泮署記而轉運判官陳舉承望趙

挺之風指又摘其蝗旱疾疫等語以為幸災誘國坐徒宜陽嗚呼彼所謂卑躬屈膝所謂承望風指者洋洋然自謂得矣朝崇暮稿糞壤同腐而矯矯獨立者垂芳簡策其為蘭菊不已多乎况君章來陽人也江陵特仕國耳且諸宮故事謂其厭喧嗜寂徒居城西三里而盛弘之荊州記乃謂距城西首餘墩川為樓因各羅公洲按此二說則前後九三遷今承天故址或始居或改卜亦未可知也而劉名明之假其宅若有見其象貌杜子美貽詩厥第亦卷卷於短牆喬木之間以是知賢者所寓雖名存實廢而隱乎斯人之心者常與所寓俱存此天理之良感閱千載如一日也承天院塔記豫章集以其因是兆禍不忍錄而七十二年後再勒石于故處又知以士大夫正心脩身當以千載自期苟有所好學恐懼而不得其正祇以自遇其躬耳矣季能名愚文恭公之子也家有蘭鞠而紉芳穎華於簡策間尚支古人此其好學之誠未有窮已予故謂二賢不專以文藝稱亦冀季能充而大之必至於師支古之聖賢明善誠身而後為學焉

篤齋記

廬陵戴幼學通守潭陽以職事游辱子靖博聞強志語未嘗不移晷也最後別去謂

一言以譏諸齋盧予名之曰篤幼學曰盡為我言其義予因記王文公云其本強大堅實者竹也其行盡力有所至者馬也竹其性然馬則策而有所志故篤之字從竹從馬先儒以為於偏旁也晒之然予謂堅實盡力之義不為不是特策馬之云誠有可晒耳且博者之釋經例以篤訓厚書詩記語所稱如篤慶篤祜篤親篤忠正等語雖有厚義然而曰篤志篤恭曰篤敬篤誠曰篤信篤行則亦有重實深固之意兼備乎其間公劉六章以此字冠篇中庸三十三章以此義中篇蓋聖賢之學所以成終成始其最大其於厚也相近而不同幼學曰然則子之名吾室也何吾曰吾觀諸易惟大畜有有剛健篤實之德剛健乾也篤實艮也欲知篤之義蓋於艮焉求之艮之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惟內蔽於已外狗乎人則有非所當止而止者焉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吾止於理而已不知有已也不知有人也茲其為篤熟大焉然則篤云者既重厚而深固有自靖自克惟理是止不求人知之意故聖賢之教博學矣而必曰篤志明辨矣而必曰篤行厚之為義雖大而言各有條指也幼學曰善子為我書其言且附斯語其後走也不佞敢不敬共從事以毋忘德

云紹定四年六月辛巳臨邛魏京某記

知耻齋記

孔子之言仁善雖是於易傳而魯論所記  
惟求仁之為務若義若耻亦必言之不與  
仁並言也至孟子始兼明仁義之實而示  
人以側隱羞惡之端尤切近而易見蓋仁  
者本心之全歸而義則仁之分事之宜也  
耻已之不善則緩於氣類於此而有羞焉  
耻人之不善則心於戚類於墜而有惡焉  
恥不恥之聞而善不善之所從判於未  
仁不以亦近乎或曰礼義廉恥是謂四惟  
不知廉耻者固羞惡之所發見柳文惠所  
謂不可抗而為維者也予嘗為湘士許君  
晟大記耻齋發聖賢之餘蘊庶幾其有益  
矣而未數月吳門衛君林亦以恥齋屬  
記此義不競久矣今為士者亟稱之俗之  
興也其猶有望乎夫人之常性有善而無  
不善人之本心好善而惡不善惟上知而  
生智之資率而行之則不以恥言其次則  
有誠知夫善不善之正者是故恥不恥知  
不耻不見知知恥不信不耻不見次其信  
則遇困恥辱而知非困唾笑而自悔者固  
多有之其下則有知善之若可好而氣粗  
於惡年利庄於不善矣則既為之復耻之  
如周厲監諺秦禁偶語漢殺腹誹隋誅躄  
心本以蓋恥適以激耻知晉趙憚董孤齊

崔殺南史衛甯畏諸侯之策苟知畏之則  
如勿為如王允慮誘史賈充憂謚傳張滄  
避人以拜田令孜鄭縈為相而恐為天下  
笑苟謂可笑則遠已之既昧於為之而猶  
謂旁揜曲覆足以誣氏或世不知是非邪  
正千古一心爛然史冊近若疇昔若此之  
四君七臣祗以自塗耳目人誰肯賢之其  
最下則拂鬚摩足舐痔嘗糞又陷溺之極  
無以議焉者惟夫昧於習俗不善而舉世  
以為善可恥也而舉世謂無足耻此則不  
可以不辨焉夫臯稷伊傅亦人耳今也富  
貴利達以沈其不費之軀周公仲尼吾師  
也而異端小道以喪其固有之善夷吾滅  
武仲奢僭犯礼蘇季子公孫犀首諸人位  
高金多不至秦漢間士人乘駟懷被誇蒼  
頭盧兒陳車馬印綬死權殉貨以詭庸夫  
孺子之為讀史至此誰不羞道而夷攷其  
所行則有聲求氣應深喻而篤行之者嗚  
呼斯人也五帝三王所與共治也而善不  
善異見耻不耻異情乃若此則亦何可不  
思故乎大學之傳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  
所不至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  
善此極言不誠之情狀而必先之以格物  
致知之目則有以物有不格知必不至知  
有不至意必不誠而中庸亦曰不明乎善  
不誠其身矣是則世之苟焉亦自欺者亦

坐乎未嘗知之使其誠知之善之可好也如食之必飽不善之可惡也如臭之自穢則雖萬鍾千駟之富誘其前五沅三則之刑軀其後有必不敢為必不肯已者矣予非能之而嘗從事焉故願以告諸衛君與同志共之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一

自菴類葉

錫山安國重刊

序

程氏東坡詩譜序

譜三百五篇詩自鄭氏不盡用鄭譜而又別為譜自國朝歐陽氏考世次以定先後審正變以觀治忽譜之作不但為詩而已抑亦當代之編年也自文章之盛而百家之傳有總集有別集大皆有後先之序杜少號所為號詩史者以其不特模寫物象凡一代興替之變寓焉前之為譜者有呂氏後之為譜者有蔡氏所以忠於少陵者多矣然自除官至險南後事尚多疏漏其卒也或謂在耒陽或謂在岳陽或謂當未秦之二年或謂在大曆之五年自新舊史列傳以逮二家之編年俱不能定于一則其轉徙之靡常本末之無序當有未易考者詩譜之作始非易事也文忠蘇公之詩其世雖近而考其詩則博而難究公之里人程子益以謙既為之譜又舉其一時之唱和與公之追和前人後人之追和於公者皆參列而互陳之譜之作不知昧二家為何如然以數百年之酬唱會粹成編亦譜少陵者所未及也或曰唱酬之用韻當少陵時未知其有亡也烏得而譜余曰不然廣歌

答賦其源尚矣下逮顏謝各有和章見于集雖聲韻不必皆同然更習迭和具有次第逮唐人始工於用韻韓退之和皇甫持正陸渾山火張藉和刘長卿餘十旅舍劉白和元微之春深題二十篇蓋同出一韻少陵之有無此例誠不得而知然其集中有酬李都督寇侍御章韻州等篇既謂之酬豈無得唱集所不錄姑置勿論如高常侍岑補闕乃少陵之所納交者嚴鄭公又少陵所依者而補闕寄少陵之詩見於集者一常侍鄭公所與少陵之詩見於集者三何其微也呂蔡固不以唱酬具載為例設因事而併識之如賈舍人早朝詩與和者三人皆在豈不益詳且盡哉矧惟文忠公之詩益不徒作莫非感於興衰治亂之交非若唐人家花車斜之詩競為庾薛險韻以相勝為工也永歌嘆美之詞悶挺而不浮隱諷諷諫之詞詭實而不對而又所與交者皆一代之聞人千載而下誦其詩者不必身履熙豐祐聖之變而識世道之升降不待周旋於熙豐祐聖諸公而得人品之邪正茲又有出於譜之外者余固因子益之譜而重有感也子益之祖嘗為柱下史勸講金華益又公之外家其字遠有端緒云

學小之書後序

天命流行而人得之以為健順五常之性堯舜至塗之人一也至於氣質之昏明強弱則不能皆齊苟知所以學問思辨而力加澄治之功則雖柔必強引而至於堯舜可也人惟不然於是始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耳目口鼻四支之性乃有枯於物欲而為天理之害者矣聖人有憂之既為之設司徒典樂之官而王宮國都家塾術序莫不有學則周為詳自八歲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建十有五而入大學則進乎明德新民以至於至善本乎致知格物以極於治國平天下蓋自天子之元子眾子公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以至國之俊選皆與今見之禮經者即其書而吾夫子之所至志志此者也大學之書獨倚而小學顧不見於世賸安朱先生憫其闕遺取其法之於今可行者補之始乎立教次明倫次敬身次稽古而又取昔之嘉以廣之善行以實之其義密矣東南多善本蜀惟夔利有之余嘗病寒鄉晚學或不能盡見思於鏤板以廣其傳會憂患不果潼川于君巽仲由臨邛郡懷攝蒲江令一日過余從容語及學乃請此刻書而屬余識其末或以聞於余曰何哉所謂小學者今方以大學之不明為憂而子奚是之問曰學無大小焉道則以今之志士於

此者鮮矣蓋有之矣而輕俊自喜者無篤志近思之實雜施不孫者有凌節躡等之病此無他不由乎小學故無涵養本源焉而致知力行之地匪矜小慧以揣摩影響則虛無濶遁而汎然無所存主其弊昔符偃二如旅之無歸然則是不幾於愛桐梓而不思拱把之養惡牛山之濯濯而不護萌孽之生雖有存焉者寡矣由小以至大是乃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而子咸之且子過矣遂併談篇末以自警云

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

古之學者自孝第謹信汎愛親仁先立乎其本迨其有餘力也從事於孝文云云者亦非若後世譁然後眾取寵之文也遊於藝以趣博其趣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得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故言根於有德而辭所以立誠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蓋非有意於爲文也後之人稍涉文藝則沾沾自喜玩心於華藻以爲天下之美盡在於是而本之則無終於小技而已矣然則雖充厨盈几君子奚貴焉坐忘居士房君蜀之儒先生也讓孔孟書超然有見謂窮性之道不外乎一心於是澄思靜慮而求其自得者嘗遊膠庠友當世英俊異以廣其見聞晚得一官簿書會計未足以究其蘊也亦未嘗有嘆老嗟卑之意余雖生

晚不及聞其詳矣而少竊有慕於葵軒張氏之孝嘗論其書其間有與居往來書尺深有取於君之篤孝實行至謂其求之遺經按乎流俗謂其剝去華飾將食其實謂其白首守道凜然如霜松雪竹至死無勸以葵軒之所予者若是嗚呼君之學其亦異乎世俗之學者矣取後余守廣漢君之孫興卿來為征官一日盡出公所為文曰昌元守是公將以銀諸梓予盍為我冠其篇首余再拜受興始得以孰復展玩其為詩婉而不媚達而不肆心氣和平而無寒苦淺蒞之態其爲他文率典實据正嗚呼是所謂有本者儒如是而豈後世末學小技譁眾取寵者之云乎檢編太息因附其說冀以自儆焉耳

呂氏讀詩記後序

余昔東遊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凝然以思由是雖於僮僕間亦未嘗有厲声疾呼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已省察以克其偏非以資口耳也蓋不寧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於憂思怨哀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情性參摠衆說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之致



意焉姑以一義言之考弊小宛臣之不得於其君者也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弁凱風子之不得於其親也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燕燕谷風婦之不得於其夫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曰不念昔者伊余來暨終風之子諶浪笑傲而母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栢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不遇者則曰靜之思思之不能奮飛何人斯之友其心孔難而遭說者則曰及爾如賈諒不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柔肫切愆而不怒也其時人輕約責已重周仁而不伎也蓋不曰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於棄言也九以天理民彝自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耳矣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哉粹粹然忿伎鄙恪發於詞色去之惟恐不亟也雖然是特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而長之又不止是今東萊於此皆已反覆究圖所以為孝者求端用力之要深切著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反求諸己如荀卿氏所謂為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者殆持怡然泮然以盡得於興觀羣怨之旨而欲動鼓舞有不能已已者矣某非能之方將願學因眉山賀春卿欲刊此書以廣其傳而屬

余叙之姑以所聞見識謂未自今或有進焉則斯序也猶在所削

三洪制藁序

北門掌書內命最號清切自入國朝選授尤靳有父子為之如饒陽之李項城之梁溫陵之蘇成都之范者矣亦有兄弟為之如蕪山之費肥鄉之李閻中之陳雍立之米建安之吳真定之韓眉山之蘇南豐之曾莆田之蔡成都之宇文者矣亦有父子兄弟並為之如吳越之錢者矣而俱未有一翁三季如番陽洪氏之盛者也中興以來學士之再入者十有六人而洪氏之兄弟與焉自紹聖立宏博科汜于淳熙之季所得不下七十人而至宰執至翰苑者僅三十人洪氏之兄弟又與焉嗚呼何其盛與故人之稱洪氏者不以詞章則以記覽不以名位則以科目孰知其一心之傳上通於天固有以數遺子孫者與方文惠支安聯登殊科時忠宣公尚留朔方高皇帝顧謂宰臣曰父在遠子能自力忠義報也他日宰輔以慈寧將有來期入賀又曰洪某二字子諒中詞科亦其忠孝之報士大失苟能崇尚節義天必祐之又他日文惠拜僉書樞密高皇帝復謂卿父精忠古今所無今卿兄弟相繼入輔此天報也大哉王言其諸異乎人之所以稱洪氏者與忠

宣公半世異域毋與節旄濱于九死僅得  
生還乃又爲人主極陳時事連柱權相最  
後言及山陽諭降之機而竄發厲土固求  
於此嵐瘴之興居凡九年以迄權相之卒  
則公固不及見矣德隆位細人爲公弗憐  
也而不知公所以遭後則固在此而不在  
彼是心也惟人主知之惟后帝顧享之詩  
不云乎昊天日明及爾出王昊天日旦及  
爾游衍人心幾微之頃暗聞之所弗旣天  
寔臨之又不云乎其嗣維何天被爾祿嗣  
之賢不肖祿之有以近管天地也夫豈人  
力所能致者而人之以詞章記賢覽各位  
科目爲洪氏之盛者是知其小而遺其大  
見以人而不見以天也洪氏之孫偁將以  
其三祖制墓刻諸健爲郡齋而屬之翁爲  
有卹章有奉常之諡有史氏之策藐然陋  
儒敢贊有稱述用對敷高皇之不顯休命  
以推本其忠孝之傳爲萬世訓文惠公內  
外制凡十四卷文安公二十卷文敏公二  
十八卷

黃侍郎定勝堂文集序

竊惟孝皇帝神睿英武獨宰萬機一時在  
服之士不由左右之助率以崇論宏議自  
結主知佑畢陋生拘繫固滯既不足以佐  
下風而其間休迫之徒迎合詆謾者亦往

往乘間竊入徒足以墮功敗事於事廣漢  
黃公召對極言天事下踈暢磊落動悟上  
心遂留宰省浸階顯序封章奏對剴切時  
病方在館宰論士大夫媮惰苟且論百官  
有司不肯任其責上皆爲之斂容益君外  
省則擊姦沮邪靡有嫌畏而論吳挺毋封  
啓濫論曾親使名超躐尤爲偉特且又擢  
於詞令其爲文辭制雅健皆足以動盪一  
世蓋守經据正而無拘攣固滯識時知變  
而無迎合詆謾者也噫是亦庶幾其無憾  
者矣又嘗聞前輩道公遺事曰自公爲布  
衣每慮吳璘握其蜀口必貽後患會同郡  
張真父位干朝以蜀事訪公公曰璘襲兄  
之業執權專廢心思先登者死於前願戰  
者却於後此不足與共他功日張對便殿  
具如公言且曰此間諸臣友黃某孝皇首  
肯再三其後公因輪對論及時事孝皇尚  
能識前語曰卿向來論吳璘專忌二字甚  
佳嗚呼孰自能燭微慮遠如公者乎方璘  
之在蜀也人主倚爲長城莫有挾而議之  
者公獨白發其心術之秘自當時觀之必  
將有嗾其甚矣之歎然孰知數十年之後  
其一念之積乃至覆宗滅使祀生靈皆受  
其禍而公始以知言名于時亦無及矣自  
餘詩文雜著率尚艱要不爲浮夸雖世之  
矜奇銜博者反若有所弗逮其片言牘得

諸脫口肆筆之餘亦皆根于理義不徒以  
 漁獵掇拾為工公之孫其嘗緝其文料以  
 鏡諸梓而獨余序其首其覽未終快而撫  
 然嘆曰自義理不競士季外馳君則曰不  
 吾知也而夷考其事則喪志於記誦戒質  
 於文采務以譁眾取寵而本之則無獨事  
 牆面甚至枉道以求合尚有能擊姦沮邪  
 如公之所以論會觀者乎獨微慮遠如公  
 之所以察兵璘者乎雖然亦有之矣而未  
 易見也唐之文人韓柳齊名而所操異心  
 元白方駕而所制殊行文乎文乎記誦文  
 采之云乎讀是編者其內反諸心以驗諸  
 行事之實當有以自得之

臨川詩註序

國朝列局修書至崇觀政宣而後尤為詳  
 備而其書則經史圖樂書禮制科條詔令  
 記注故實道史內經臣下之文辭得列焉  
 時惟臨川王公遺文復與編定薛肇明諸  
 人寔董其事雖曰出於一時之好尚然其  
 鍛鍊精粹誠文人之巨擘以元祐諸賢與  
 公異論者至其為文則未嘗不許之然肇  
 明諸人所編卒以靖康多難散落不存今  
 世俗傳抄已非當時善本故其後先舛差  
 簡帙間脫亦有他人之文淆亂其間雖然  
 未足為辨者而公博極羣書蓋自經于百  
 史以及於凡稱急就之文旁行敷落之教

釋官虞初之說莫不牢籠搜攬消釋貫融  
 故其為文使人習其讀而不知其所由來  
 殆詩家所謂秘密藏者今石林李公曩居  
 臨川省公之詩息遊之餘遇與意會性性  
 隨筆疏於其下涉日既久命史纂輯固已  
 粲然盈編會某來守眉山得與寓目見其  
 闕奇摘異抉隱發藏蓋不可以一二數則  
 為之舍然嘆曰是豈世所謂訓故者乎訓  
 故之病黨枯朽護守闕保殘有不非鄭服  
 之陋無是正左班之忠今石林之於公則  
 有不然其丰容有余之詞簡婉不迫之趣  
 既各隨義發明若博見強志瘦詞險韻則  
 又為之證辨鉤析俾覽者皆得以開卷瞭  
 然然公之卒亦時有專已之癖焉石林於  
 此蓋未始隨聲是非也明妃曲之二章曰  
 漢思自凌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引  
 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日出堂上飲之詩  
 其私曰為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  
 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託之詩曰世  
 事反覆那得知諛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  
 臣始終之義理以逆諸正自餘類此者尚  
 眾姑櫛其一二以明之則詩注之作雖出  
 於肆筆脫口若不經意之餘而發揮義理  
 之正得以迪民彝厚世教夫豈訓故云手  
 哉石林常參預大政今以洞霄之棧里居  
 其門人李西極醇儒必欲以是書板行而

屬某叔所以作乃書以授之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一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一

自菴類藁

錫山安國重刊

序

邵氏擊壤集序

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立乎吾萬皇王帝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曠山川草木之榮悴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原畧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真所為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不心量直與天地物萬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昔精義妙道之發焉者旋斯須之不在則芸之並驅日夜雜揉相代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使猶得從游戲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母寧使曾皙獨見與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橫渠禮記說序

橫渠張先生之書行於世者惟正蒙為全書其次則經李理窟及信聞錄已不見於呂與叔所狀先生之言行至於詩書禮樂春秋之書則方且條舉大例與學者緒正其說而未及就其在朝廷講行寇昏喪祭郊廟之禮乃以孤立寡與議卒不用既移疾西歸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亦未及為而卒於臨潼令禮記說一編雖非全辭而四十九篇之目大略固具且又以儀禮之說附焉然則是編也果安所從得與嘗反覆尋繹則其說多出於正蒙理窟信聞諸書或者先生雖未及定著為書而門人會粹遺言以成是編與亦有二程先生之說參錯其間蓋先生之學其源出於程氏先生生常常訓道之語而門人併記之與先生強學實行於喪祭之禮尤謹且嚴其教人必以禮為先使人有所據守若有聞焉則告之以知禮成性之道其行之於家也童子必使之執幼儀親洒掃女子則觀祭祀納酒漿九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然其始也聞者莫不疑笑久而後信其說之不我欺也翕然丕變以先生之從鳴呼是惡可疆而致然與豈人心之所無而可以襲而取之左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仁義禮知之性具

乎其心故仁其躰也義其用也知以知之禮則所以節文仁義者也且自父坐而子立君坐而臣立惟之凡升降上下周旋謁襲之夫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之典夫孰非因性情所有天理之自然而為之品節者始此所謂天叙天秩此其是也然出天理則入人欲故品節云者又將焉以人情或縱之防限也孔孟教人要以是為失今所謂禮記儀禮諸書雖曰去籍於周衰燬燼於秦唐淆亂於漢儒然所謂經禮曲禮者錯然於篇帙之中其要言精義則有可得而推尋者使後生小子自其幼幸因而從事乎此不幸時過而後知學者亦有以倍致其力焉則將變化氣質有以復其性情之正雖柔可疆雖頑子四勿之功可躋而自致而世所謂忠信之薄人情之偽者亦折曉然知其為異端之說矣此先生有功於禮學之大意也敢識篇末以告同志又以自儆云

達賢錄序

天統元氣而始萬物地統元形而生乃物人則稟氣受形而為物萬之靈所以為天地立心也然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君牧之師教之而賢者又為之更相汲引布列天位以司禮典命討之柄堯之未得舜舜之未得禹咎繇也憂之憂之如何九欲為天下

得人焉耳顯譽之子天下之民謂之元凱也舜舉之四族之子天下之民謂之四凶也舜去之是天下之民舉之去之民心之所同則天理也舜無所私於此也九官之命彼官何等材分而敷教者不以播穀與樂者范以制礼分職而理僅迺有濟而後之受任者往往兼搃眾職自謂人莫已若豈其才果足以加諸稷契夷夔諸人也堯舜之治天下能使治化休明美祥驟集微之山川蓬草木茂大之三光全寒暑平蓋非一人為之也而後世獨不能庶幾乎此非風氣澆漓天之降才爾殊也人以一心成位乎兩間明通而公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是不惟聖賢有是心也自有生民降于叔世莫不皆然而自謂人莫已若者非不啻然大也迺至吝驕以自封媚疾以成性祇以自薄其身自絕于天云耳甚則倚勢作威骨權相戒貢賢碩能於是益有自好獨善不見知不悔者矣又孰忍以其身輕輒自獻天下而皆自好獨善之人也脫有緩急則罔所第臨事迺求亦鮮克濟夫如是豈惟不足以庶幾乎治古也雖天地失位陰陽乖刺民物胥劉亦其致耳曾不思中天地而立定海宇之民普吾職分之所當為胡自待之涼一至此極也國朝之盛與治同道其間非無媚疾之臣而推

士報國者項等皆相望至為簡編以記其所知有若文穆呂公之夾袋小冊忠獻韓公之甲乙丙丁集正獻呂公之長寧記宣靖曾公之雄黃公議文正司馬公之薦士編密學陳公之章橐太史范公之手記蓋文武兼校罔有細大其或偶坐挂累亦力見編引前輩感心雖其天資絕人亦由其講學之素以吾所以為天地之心本若是其休之未立未達則欲立欲達者之推也未竟未知則先覺先知者之責也殆將使天下人材無所佚遺皆得自靖不惟集思廣益共濟時須而近足以擬一旦之用遠足以詒教世之託其明效大驗蓋若此此惡可以無述其次如李邦直舉官手記亦多一時之選於是錢是教書各達賢錄用廣其傳惟文穆公及韓曾所記訪尋未獲其後乾道丞相雍國虞公亦有翹材館錄現昔云備符繼訪南渡以諸賢有薦引私記者始以併附于後士大夫有志天下者必將慨然有發於斯

費元甫 陶靖節詩序

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得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声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

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情性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跡此豈小小進退所能闕其際邪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声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同邵費君元甫者公之詩為之訓故微詞與義豪分縷折余昔過郡未嘗不得見焉今成書而屬余冠篇乃以所聞于師文者復之費君出入是詩久矣其亦余言為然乎

古郛徐君詩史字韻序

詩以吟詠情性為主不以聲韻為工以聲韻為工此晉宋以來之陋也迨其後復有次韻有用韻有賦韻有探韻則又以遲速較工拙以險易定能否以快適前志為該洽以破碎大跡為新奇轉失詩人之旨重以摹類之書充厨初几而為士者乏耕習持養之功滋欲速好徑之病流風靡靡未之能改也今古郛徐君乃取杜少陵詩史分韻摘句為學韻四十卷其於唱酬似不為無助矣然余猶願徐君之玩心於六經如其所以為意於詩史則沈潛乎義理奮

發乎文章盖不但如日今所見而已也君介余同官王季安請叙所以作敢以是復之

虞忠肅公奏議序

古之人決大疑定大事惟義之比焉他無所問也其次則比利害得喪而言之其次則取必於知謀之未以求成于功利之下者耳咸無焉而惟身是謀此鄙夫壬人又所弗論也齊壬不君陳氏篡執沐浴而請討此義之正也傳以魯黎齊半之說則以衆寡言矣滕地褊小楚齊馮陵効死而弗去此義之正也質於事齊事楚之決則以彊弱言矣衆寡疆弱何可不計然本諸義理之是非則事功之利害從之本諸事功而不必皆義理之正者有矣是故仁不以勇誼不以力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自秦漢以來惟兩董公能識此意後此則如諸葛孔明者蓋亦無幾耳自吾有狄難其是非利害果孰在邪讎恥所當雪分義所當明此萬世之正理以是非斷也持此說者固不為無人惟宗忠簡李定張忠獻胡忠簡實首立正倫之幟而能始終不渝者也謂宴安可翫謂屈辱無傷謂畫江可以自全謂得地不足以守此一時之私意以利言言者也群而和之者固不為無人惟耿南仲秦檜湯思退史浩實倡為邪說之祖而劫以必行者也然而百年



之間正論數詛邪說常勝蓋所謂邪說者不惟奪於一時之利害又有患失之私馬虞忠肅公奮乎諸老垂盡之餘獨能奮不顧身以壽正論之脉始謂虜必論成又策其道所從出建益兵備明年則虜果以重兵壓淮西我師既劔虜乘勝薄牛渚而陣金場侯刑馬誓師全鎧朱旌以麾此何等氣勢而大將劉錡王權既罷李顯忠遠在池陽成閔亦未至我帥無所附麗各鳥獸散於斯時也願欲收合餘燼以決一戰如以利害言則衆寡疆弱不敵非素附循士大夫與越國遠鬪者亦不侔如自爲謀則公不遇受督府記犒師且趣大將建旗鼓耳戰守何與已事公非是之問也公知有義焉耳破虜之明日諸校效首虜休而顯忠至公若可以自脫矣乃又以所不足虜者付顯忠而身先將士馳至京口則虜騎果已薄瓜洲知我有備勢不得入返而尸其使公外顧利害內怵得喪則虜之濟江又矣由是受任遂欲長驅以信大義出蔡以觀陳出襲郊以襲許出汝以逼洛出嵩以震河東出商於以圖陝西規摹分畫具有顛末声氣所械闕河響應不乖而棄地事讎之論自大官唱声和者莫敢不一然公與張忠獻公不謀同心猶以區區筆舌力嬰群義而奪之氣唐鄧海泗與陝西新

復諸郡在廷公卿皆曰可棄公曰必不可棄忠義歸正之人俘虜流亡之人在廷公卿皆曰可遣公曰必不可遣凡事於所關苟不吾以則連章累牘多者不下十有八九少者亦六七疏不得其言不已也公非以必勝爲諒也大義之不可泯雖小小利害得喪之私舉不足以易之也抑又有甚難者使公當軸處中而孤立寡與猶懼弗濟今所謂棄地遣俘等事不過以孤子之蹤翹在外服乃肯與在廷公卿得君行政合鄙締交者爭辯弗置蓋朝諄而夕替所不皇恤吁其果難能矣哉天未悔禍封寇崇姦正論屢達大變屢失公亦自知時不我與而其精忠篤諒惟知有天下之正理而不恤乎他則所以維持綱常開警頑懦庶幾爲將來之補者蓋古張忠獻公後先一揆爲功未可以淺近計也其生也不早不獲趣拜下風而嘗竊從薦紳大夫習聞公之言德且與公之孫剛簡辱在親友既不度其不佞爲公輟作家傳剛簡適刑公奏篇自叙梗概以屬起居劉公冠其篇首又俾某申述其義竊以自幸迺不果辭嗚呼宇宙大物也豈計功求獲於知謀之末者所能用之是書若行將有發於其言而見諸行事者公未爲不盡用云

史少弼雲莊集序

嘉定四年眉山史少弼公亮舉進士第調成都府司戶參軍遂在其族兄天應表乞致所居官馳恩于二親於是年五十有八公嘉其志節詔特從事郎致仕乃得封贈父母一賸名公鉅卿為文以紀其事如昔人所以移二疎二李之婦者後二年某被命守眉足以崇化善俗者弗敢後也念郡人如少弼何可無所旌異乃以節表其其間而客有以誚余者曰節有二有節義也何若某應之曰何哉尔所謂二者吾見其為一也九大小輕重無過不及得中而適宜者皆節也節之為卦三昧三陽剛柔分而剛得中其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澤上之水過則溢不及則竭數度德行過則苦不及則嗟是故陰陽適等剛柔得中而後謂之節譬諸財用過則濫不及則益譬諸飲食過則餒不及則餒蓋節義在節約一也不寧惟是雖時節符節樂節竹節人抵皆無過不及而得中適宜之謂是安有二義邪客又曰然則是或以繫身遯世或以視死如歸皆得謂之節者非在曰奚直然也可以仕可以止可以死可以達可以死可以無死素其位廉於中而行之莫非節也斯皆士之常分吾所謂得中而適宜者也過乎騰亢則不可

謂之節矣行險繳幸則不節若矣如少弼者圖所以報其親而馳恩以掃榮思有以行已善俗也而隨居以求其志進退去就之分亦既得中而適宜矣不謂之節乎不高於人一等乎客曰是吾所未聞也會少弼以辭榮館詩集見寄余將發明義是為之冠篇而于役任于未及屬藁少弼已下世矣其第今叙州史君公度其孤大坊集少弼遺文凡得若干卷又屬余曰掛劍之義子終能怒然乎余瞿然謝乃為具書所以表宅之因以識其出處之略因余少弼有人所不及盡知者少弼自少篤學好古以善理為宗不泥章句每誦黃太史稱潏潏周子曾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之語於所居為堂榜曰尚友又得太史尚友齋銘遺藁終身室用之後又考十室于城南榜曰雲莊書院因自謚雲莊叟其致為臣而歸也其蓋矣已決於開禧紀元之歲所與後谿劉公酬偈之日既先事七年矣非隨聲雷同以為李齒募祿盈而後倦於事也凡皆可書遂併識之為雲莊集序

孫氏拙齋論孟序

論孟之書自秦漢以來何翅千有餘家士或蒐輯文義或考質訓故或稽合同異或參訂桀訛至於孟子之書則又有刺之刪之疑之辨之常語以關之者是否淺深所未

論大要各隨其仁知之見以自靖自獻庶  
幾萬一補之焉耳至於二程先生者出始  
發明本學於道喪千載之餘而同時又有  
張范呂謝游揚侯尹諸君子相與左右助  
益之極乎近世胡張朱呂氏繼之而聖賢  
之心昭之然揭日月於天下蓋庶乎無復  
餘憾者矣今眉山孫繪子華乃始梓集眾  
善貫融異端而傳之以見將以效其自獻  
之區區嗚呼斯不亦可尚矣乎道之無窮  
而善之難擇也風氣之澆漓而習俗之俾  
下也人物之零替而學術之曖昧也有能  
從事於聖賢之書則無問其精粗得失皆  
足以扶世教而益吾道也况其用力勤勩  
亦既有所發明矣乎子華卒其子蒙仲乞  
余言以冠篇嗚呼命之不融而子華止此  
也又不幸而余不得識其人與之上下其  
議以求為真是之歸也悲夫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二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二

自菴類纂

錫山安國重刊

序

彭山李肩吾夜園字通序

書有六弊或指其事或象其形或諧諸聲  
或會以意或轉注相受也或假借相成也  
九以極天地萬物之變而興八卦九章並  
行於兩間者也古之為教必由小學者將  
以參稽象類涵養本初為格物知數求仁  
入德之本此如兵法遠交近攻貝有次第  
其學在者孰非所當知而後世師友道闕  
高者驚於上達卑者安於小成於是孔樂  
射御書數咸失其傳焉乃有以書字名家  
者則往往僅出於一伎一能之士而他亡  
所進也余每病此惡欲發明文字之本始  
聊以亂思醜類為用力之端本而未能有  
述焉一日彭山李肩吾從周以一編書示  
余大較取俗之所易論而不察焉者以點  
書偏旁粹類為目而質以古文名曰字通  
凡余所病于俗者皆以開卷瞭然留與語  
旬有七日則肩吾蓋嘗博觀千載歷覽八  
紘而能返諸義理之歸者也嗚呼斯其為  
學豈以一伎一能而可各者比乎肩吾行  
屬余叙所以為書將與學者共之余又謂  
之曰子之為是也傷小學之湮微而古文

之不復見也雖然子亦知其然乎自秦斯  
高以來是學也往往滯於偏旁訓故而不  
知進於明德止善之端故非向末以源於  
藝則必曲學以誤其身且曰近世傳通古  
文刊別聲韻宜莫如夏文莊也逮其所行  
會不得一字之力以會意一躄貫通六書  
三文公亦自謂有得於今文矣而施諸有  
政則反不若未嘗知書者遂使世謂書學  
為不足多問非書學果亡益於入也范忠  
文司馬文正類篇之作此音釋字其明於  
官羽之輕重篆籀之後先視夏若王殆有  
過之而李衍行誼為世標表蓋二老者由  
下學小成而充之者也夏若王則滯佔畢  
而不知充之以是也終其身焉者也肩吾  
其必有擇於斯矣乎肩吾曰善非子不足  
以發子其遂以此併識于篇端也於是乎  
書

朱文公語類序

開禧中余始識輔漢卿于都城漢卿從朱  
文公取以盡得公平生語言文字每過余相  
與執復誦味輒移晷弗去余既補外漢卿  
悉舉以相畀嘉定元年余由成都度周鄉  
請刻本以幸後季余曰余非敢斬也所為  
弗敢傳者恐以誤後學耳周鄉斃然曰奚  
至是余曰子知今之學者之病乎凡千數  
百年不得其傳者今諸儒先之講析既精

後學之粹類亦廣而閩湖庸蜀之銳刻者  
已徧于天下若稍損黃用則立可以充厨  
初凡苟有小慧繼能涉其大指則亦能以  
綴說緝文或以語諸人則亦若稍嘗從事  
焉者奚必誦先聖書而後為學乎亦取諸  
此而足矣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類聚孔  
孟言仁而文公猶恐其長學者欲速好徑  
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脫是書之行其無  
乃非公所云云者乎吾甚懼焉周鄉由是  
姑徐之後數年竟從余乞本刊諸肯衣破  
不過余所藏十之二三耳然余且謂周鄉  
曰子其以此意者于篇端俾學者毋襲是  
弊也其後李賈之刊于江東則已十之六  
七今史廉叔所得黃子洪類本則公之說  
至是幾無復遺餘矣庶叔將板行以余有  
志於斯也屬叔所以作余為言嘗所以告  
周鄉者廉叔曰然則已諸曰已之無傷雖  
然安於小成甘於自棄者氣質之篇而無  
以矯之也而乘彛好德之心誰獨無之余  
前所憂蓋為世之專事乎耳目口筆苟以  
譁眾取寵而無志乎遠且大者也黨不  
自薄其身則無寧身深躄孰玩以為求端  
用力之標準者乎今未可驟以是為疑而  
閱其傳蓋遂以此冠篇而併刻之將聽學  
者之自擇焉子洪名士數姑蘇人嘗類文  
公集百五十卷今藏之策府又類注儀禮

未成書云

周元公程純公正公諭告序

臣自嘉定八年司臬劍東兼攝漕事厥明年春上疏請下禮官為周願及程顥程頤議所以易其名者至封下都省之下春官時少常伯亦上疏請諡二程遂併以下奉常博士曰事關名教議不可輕宜下都省集議由是議久不決厥十年臣自漕臣兼申述前奏併以橫渠張載為請久之礼官議以周願諡元程顥諡純頤諡正上悉賜可厥十有三年六月乃以命書與其貳付元奏請官臣遂得受而藏之臣謂是舉也百年間鴻儒碩主偶未及言今乃白發於一介外小臣而聖斷沈雄不以人廢宜謂盛典然而郡國邸更不得而傳也臣慮四方學者未能偏睹則無以仰稱聖上崇儒重道之指乃摹勒樂石龕置潼川校官復毀板以廣其傳俾凡承學之士有觀焉若夫張載易名之請諸儒從祀之議則嗣此以聞期於獲命乃已也

勾易之書記之父如其文集序

故廣都簿正勾君如挺嘗曩次其先人達齋集劉起居為識其首廣都沒其子易之又哀其遺文二十卷而屬序於余嗚呼廣都端人也文詞小技惡足以盡其蘊而孝子之事親苟可以致其憂與慙焉者則不

敢不盡也思其居處笑語庶其見之矧發於心聲著在乎澤茲其為見不已多乎雖然豈惟易之可以自致其愛且慙也天孰非人子之其必有發於是編者矣故喜為之書

黃太史文集序

山谷黃公之文先正鉅公稱許者眾矣江湖閩蜀間亦多善本今古戎黃侯又欲刻諸郡之墨妙亭以致懷賢尚德之意而屬了翁識之顧淺陋何敢措詞昔者幸嘗有攷于先民之言行切嘆夫世之以詩知公者未也公年三十有四上蘇長公詩甚志已學二木九然猶是少作也迨元祐初與眾賢彙進博文蓄德大非前比元祐中末步歷憂患極於紹聖元符以後流落黔戎浮湛于荆鄂未宜之間則閱理益多落華就實直造簡達前輩所謂黔州以後句法尤高雖然是猶其形見於詞章者然也元祐史筆守正不阿迨章蔡用事摘所書王介甫事將以瑕舉正而矜焉公於是有所戔戔之役魁矧之所舉木石之與居間閱百罹然自今誦其遺文則慮瘡氣夷無一毫憔悴隕獲之態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歲之相後猶使人躍躍興起也至其聞龔鄒冠豸張蓋上坡則喜溢詞端荆江亭以後諸詩又何其

恢廣而平實華不至淫恣不及對也然而猶為小人承望時好權據承天院記語寬之宜陽雖存離陰艱而行安節和純終不庇嗚呼以其所養若是設見用於建中靖國之初毋不弭蔡鄧之萌而銷崇觀之紛紛乎是惡可以詞人目之也國朝以記覽詞章譁眾取寵非無丁憂王召之儔而施諸用則恃二蘇公以詞章擅天下其時如黃陳晁張諸賢亦皆有聞于時人孰不曰此詞人之傑也是惡知蘇氏以正學直道周旋於熙豐祐聖間雖見愠於小人而亦不苟同於君子蓋視世之富貴利達曾不足以及易其守者其為可傳將不在茲乎諸賢亦以是行諸世皆坐廢棄無所悔恨其間如後山不予王氏不見章厚於邢趙媼姪也亦未嘗假以詞色褚無副衣匪煥匪安寧死無辱則山谷一等人也張文潛之詩曰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之霜中竹是其為可傳真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懼世之以詩知山谷也故以余所自得于山谷者復于黃侯侯其謂然則刻諸篇端以補先儒之偶未及者焉侯名申余同郡人

朱氏語孟集注序

王帥比伐之歲余請郡以掃輔漢卿廣以語孟集註為贈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今拜而授之較以閩瀾間書肆所刊則十已

易其二三趙忠定公帥蜀日成都所刊則十易六七矣前輩講學功夫皆於躬行日用間真實體驗以自明厥德非以資口筆也故歷年又閱天下之義理多則知行互發日造平實語若近而指益遠余讀之累歲每讀輒異他日故不敢秘其本以均俾同志之士云

李伯勇明農春秋集議序

天地之運盪摩屈信為五行四時感遇聚結為風雨霜露所以接人耳目切人肌膚告曉於人者貞不啻口訓而面命矣人蓋有由之而弗察者天子之政布春秋正邪善惡有目皆睹其為五行四時風雨霜露不已多乎學士大夫生乎百世之後有能尚論古人考求義例參訂事實則以為是通經已耳於已之所存反而思之以求其舍或鮮能焉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學士大夫習讀是書而已之所存則未嘗切近求之異端所怵利祿所誘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固不減於亂賊矣而莫之知懼焉余為之懼又以自懼嘗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始謂此為經世之大法為傳心之要與又曰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然則是使人切已近

思以求為遷善遠罪之扉非以考義例訂事實為足也余聞其說而懼益深乃哀梓以附于經將以反諸身而益求其所可懼者尚慮觀書未廣擇理不精又慮開卷瞭然祇以資口耳之見故未敢輕出也合陽李君明後乃亦先我心之所懼而為是書且諗余為序嗚呼余安能知春秋亦庶幾知懼焉者耳以授之

送虞仲易 贈簡赴夔路提刑序

雍忠肅公之孫虞侯仲易甫前後凡六授郡守最後參謀蜀閩自請行邊科鎖邊吏振業流移屹立於人心橫潰之衝卓有可稱迨守陽安會叛卒薄境又能與民死守厲士氣而老賊謀詭保蜀西以無秋毫之犯而賊由是殲績用轉閩擢提點夔州路刑獄人之知於侯何所損益雖引而為公為卿皆儒生分內事侯之燭此則甚明未嘗幾為微見於言面矜矜兢兢惟以職之不修為懼獨薦紳士大夫則曰公論固未當泯於世也頗為之喜聞樂道而其親友臨印魏了翁聞命于潼則前辛已忠肅公采石卻虜之日也嘆曰使朝廷分道置使其能人人若是民其庶幾乎則亦為之增氣徒以守郡不得祖送而贈言之義固不可已也迺誦所聞以告之曰易之大象言刑獄者凡五者噬嗑賁旅豐是也然皆因

離體以發其義中孚風澤之卦也以外實內虛其象似離故亦曰議獄緩死解雷雨之卦也互艸有離故亦有赦過有罪之文嗚呼刑獄法令之設昔人所以冀善戢惡成財成輔相之功所闕至不小故惟天下之大明至正者乃可以任其事離也者先天之位則正東東陽之中也後天之位則正南南天地之中也其位既大且正其本艸則在天為日日行乎晷宇宙之內無纖微弗燭也在地為火火煜乎夜閭室之中無幽枉可欺也位大且正而光明若此人心之本明實肖之人之於聽訟也若尽心而求則兩造五詞之來雖貌稽氣聽亦可瞭然坐判夫安 道然愚嘗於離之繇反覆究玩而深有感焉且二明相續麗乎乾陽之正以照四方而其詞乃曰畜牝牛吉牛土物也坤為牛順也土物而又牝焉中順之至也以離火之光而上下二陽養至中至順之坤土於內以濟之則沈潛蘊蓄其明在內乃義理之明也嗚呼世以赫赫為光察察為明而離以中順之養為先明世以熇之為氣炎為勢而離以中順之養為勢氣世所謂光明所謂勢氣者非不睥然震耀也而本明也外暴火失其性為學則浮華臨事則血氣居位則驕矜猶之燎原焚崗之火薪盡煙息在哉無復有



存焉者矣可不甚懼矣夫侯之資分甚高自始歷官擢事涉變機神峻捷知略輻奏人鮮及之今二十年來益以講學之深更事之又深自故欲以求諸內其於性命鬼神之願聖賢心法之秘靡微弗燭而愚尚持牝牛之義以勉之矧侯之得於易加余教等有不待余言而知然每以是自警以而益知其味之淵永也故取以効芹爆之缺俟其謂然則是理也不特用之刑獄而已畜用精神以養身也制節謹度以特肅也多識言行以蓄德也自衣錦尚綱不愧屋漏以極於無聲無臭之妙也皆此理之推也嗚呼匪惟侯也凡我同志之士尚皆敬哉

四明胡善易說序

易之書自秦漢以來何翅數千家四明胡牧之又為之科別圖指參稽文義粹說成編尚慮所見未廣則竊糧千里介余友表廣徵將就正於余甚矣牧之之耆學也而余非其人也牧之謂文王重卦雖不為無據而余以為是自伏羲以卦爻皆自乾坤雖本諸先儒余謂其於六畫卦之義有所未盡牧之於先天之易咸無取焉而余謂繁辭之說為先天而發者非一牧之於中爻互卦象數占筮說或未有取余謂此惡可盡廢不然則易中如觀山困履壯羊屯

馬此類甚廣皆無所取象此其不同之大略若此至於要言精義未能盡合者則又未能以彈舉方持與之切問而精講焉牧之倦于役願得一言以掃余謂古之孝道者雖分古今越宇宙而義理之會若合符節今牧之於余乃有未可疆同者固亦足以交警互發抑必有一是非於此者矣聖人之道如賓尊獨中取之不禁隨其淺深高下皆足以有得寧可限以一律然而盈宇宙間莫非太極流行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性命則易固我之所自出無須更難者也學易者要在內反諸心精射實踐近之則迂善遠罪之婦充之而至於位天地立生民命萬物皆分之所得焉者蓋不敢惟文字故訓之泥以自絕于道自薄其身况昔資之以羔雉乎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于心也每味其言先儒之所謂學者蓋如此故更願牧之歸而求之而余亦以是自警焉

楊濟道 鈍齋集序

江出微外至派山其氣清淑以舒士生其間矜行義多才觀文人秀士輩項相望鈍齋楊侯最後出才思華瞻頽頽前修公卿侯牧屬治牋記名章麗藻泉激電發余雖生晚猶及與之接且知其得又不專在語言文字間也方小人託偽學之名排攘異

已侯較藝南宮胡紘為知舉估長茂惡莫  
之敢擢侯据正無所撓余時入承大問聞  
其事而偉之未幾權臣使人林君栢真諸  
言路君謝不可至為歌詩以見志蓋自是  
不得入君中矣士生斯世將以宅天衷而  
奠人極非以記覽詞章矜多鬪靡為悅者  
也本之則無纖能小惠蔓詞以相挺此如  
燒菌之感人耳目倏然而腐草朽壤矣侯之  
子鉉益將以侯平生所為文鏤諸木而屬  
魯其篇首乃不果辭侯名某字濟道嘗長  
著庭兼吏部郎歷東漢太守終潼川路轉  
運判官

潘舍人昌年集篆韻序

求子之法必本於形声未有韻書之前訓  
篆字林等書則以形相沿者也韻書既作  
學者趨便就簡不復知有造書之意則不  
過此聲以求之或形存而声亡則茫無所  
考而韻書窮矣徐鼎臣兄弟著書以行于  
世可謂許氏忠臣乃亦分類韻譜以從世  
好豈勢之所趨不得不然邪潘侯之書集  
韻也依楚金部叙而加詳焉既具形體又  
推其声之所從或同音而異形或同異意  
而異声或變古而從今或非今而是古皆  
無舉而備錄之嗚呼聖門之學志道據德  
依仁固也而必藝之游蓋物雖有本末學  
雖有大小而交養互發則固未嘗相離也

記曰息焉游焉鄭氏曰閒暇無事於之游  
此最為善發聖門之旨而去聖既遠禮樂  
失傳射御與數亦罕有知者惟六書之學  
猶見於篆籀僅存之餘而舉世忽之寧十  
字九疇安於晉魏以後之俗書而恬不為  
怪也偉哉潘侯乃獨用力于此以余之幸  
嘗有聞也益知侯用心之獨苦也今學者  
縱未能刀探本始而因声求形因形得意  
循是以知類焉其於求仁入德庶幾亦有  
發乎

范正獻公文集序

國朝自祖宗以來嵩高豐水之積暨千載  
世風氣開達人物鍾萃至昭陵之盛希聖  
紹道之學濟時經國之才昔為時用其砥  
柱熙豐羽儀元祐者亦基於斯時于時成  
都三范氏出焉對公榮公植立光顯既各  
以別集垂世太史正獻公後出而生長聞  
是氣質夙成培于呂正獻公客于司馬文  
正公且當熙豐之際洛中諸賢大抵家食  
而公以書局留洛凡十有五年觀摩麗習  
所實所以成德者非一別如富文思程正  
公親炙之呂原明劉道原諸公則共學焉  
今之人以科舉之文詳世希寵幸而有獲  
則計日月以為功十五年間欲為何等官  
職而公也惟大本先立淹漶所不暇計茲  
其志為何始令龍水見諸詠歌固已芳潤

簡策洛師以後短篇大句益就醇深遠泰  
陵踐昨崇慶垂簾公始見用於時首以唐  
鑑上之兩宮隨事正故又二百四十餘疏  
大要務學以保王躬格心以植治本遊贊  
以末天命正始以絕亂萌其氣明理表曰  
星垂而江漢流也語切情真疾痛號而家  
人謀也然而獻替太數邪正太辨而公之  
稱始矣夫開之以宇宙清明之氣培之以  
父祖詩書之澤淪之以師友道義之淵其  
成材之難若此而僅僅自見於九年之間  
就九年而言則四年以後皆禍幾之伏也  
後世自黨論之興君子小人菑休迭上故  
常以其半用天下然而君子難進而鮮能  
又小人易入而不可搖君子守道必得時  
而後動小人放利寧斃國而不戚故君子  
制治之時少而小人養亂之時多君子夙  
講豫慮而不得人行小人僥倖嘗試而必  
如欲公之文集玉山汪公應辰既嘗板行  
于某所矣今公之諸孫子長守潼川又以  
刻諸郡齋而屬叙所以識諸篇端儻庶幾  
世道之補云

鄧淮百中經序

百中經者所以紀七政四暗曜之躔次也  
七政之說既見於上古之書暗曜者何人  
之生也歲月日時各有所宜之休咎而以  
是推測焉耳或曰古所謂大物吉凶我辰

爰在者疑即此類然恐不若是之物拘也  
越人鄧淮長於星曆以其能食太史氏之  
祿有年矣其續此書自紹興十四年甲子  
始每歲加以太陰入宿入宮度分觀舊行  
百中經精密有加焉雖然古人之為是星  
曆也亦曰天命不已物生無窮不為之品  
節財正焉則混沌茫昧靡所端倪於是仰  
以觀於日星寒暑之度俯以察諸草木鳥  
獸之變以氣命律以律起曆以曆正時以  
時授事足以建兩儀而命萬物盡吾之職  
分焉耳堯舜相授禹箕子相傳天孰非是  
道而中世以降乃有假之以為推驗人生  
通塞之術者人與天地一本而生是身也  
為陰陽之會為五行之端則吉凶之變驗  
諸禳禱閑諸風氣見乎著龜亦理之所當  
有然星曆之初意為不止是也程正公嘗  
言三命是律五星是曆前輩大儒似亦不  
廢其說然亦即其末流以避其源非謂律  
曆之果見乎此也今使是書斷自紹興甲  
子目下存之以其他別為一書而聽用者  
之所擇則是書之行尚庶幾不混於末流  
之說而余亦有辭於學者焉故更願與鄒  
君商之

閱靜老人文集序

余年二十餘舉進士參知政事張公時在  
言路一見器重惠之文曰江漢世載其英

獨主斯文之統余謝不敢當後數年入舒館學公在政府又忝不九之遇厥二十年而來爲史官則公之墓草凡十易矣公之子必侃哀公之遺文俾序其篇端因得盡閱公之出處蓋自早歲於趙忠定公朱文公咸知師慕其策進士也孜孜於中庸之書其贈陳膚仲亦卷卷於伊洛之學始自植立蓋若此而卒不能盡如其志也詩曰善人載尸又曰靡哲不愚善人而尸哲人而愚然則人才之成壞固不關諸世好手撫時感事因以自傲云

毛義甫居正六經正誤序

自秦政滅學經籍道熄迨隸書之作又舉先王文字而併棄之承訛襲舛愈傳愈失蔡伯喈書石經有意正林之旋亦焚蕩張序所見石經又不知果爲蔡本否其所引石經文多失字舛戾晉以來則又厭朴拙者姿媚隨意遷改義訓混淆漫不可考重以避就名諱如操之爲慘昭之爲召此類不可勝舉况唐人統承西魏尤爲謬亂陸德明孔穎達同與登瀛之選而釋文與正義自及背馳至開元新書五經則又以俗字易舊文如以頰爲陂以平爲便之類又不可勝舉而古書益邈五季而後鏤版繕印經籍之得雖廣而點畫義訓謬誤自若本朝胄監經史多仍周舊令故家往往有

之而與俗本無大相遠南渡草創則僅取版籍於江南諸州與京師承平監本大有經庭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爲異同而監本之誤爲甚柯山毛居正義甫以其先人嘗增註禮部韻奏御於阜陵遂又校讎增益以申明於 寧考史化之日其於經傳亦既博覽精擇嘉定十六年春會朝廷命官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義甫馳書幣致之尺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千史字書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校儒官彌嘆莫有異辭句歲間刊修者凡四經乃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給有司而版之誤字實未嘗改者什二三也繼欲修禮記春三傳義甫以病目稜告其事中輟或者謂縱令盡正其誤而諸本不同何所取盡豈若錄其正誤之籍而刊傳之俾後學得以參攷余觀其書念今之有功于經者豈無經典釋文六經文字九經字樣之等然此書後出始將過之無不及者其於後生晚學法蔽寤疑爲益不淺因縱吏其成而序識之書曰若升高必自下陟若避必自邇學者其毋忽於斯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四

序

衛止叔禮記集說序

人生而莫不有仁義之性存乎其心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聖人稟頤天地所以合外內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自周表頤侯去籍雖以二代之後而不足證猶賴天子之雅旨君弟子之所記錄故尚有存者遺是古挾書之令作而禮再厄又得河間獻王二戴焉鄭相與保殘補壞以開晉宋隋唐諸儒迭為發揮三禮得不盡亡自其義既出先儒全書泯不復見自列於科目博士諸生亦不過習其讀以為利祿計至金陵王氏又罷儀禮取士而僅存周官戴記之科而士之習於禮者激鮮就戴記而言如禮弓喪禮諸篇既指為凶事牽所記省則其所習僅二十篇耳苟不得其義則又謾曰漢儒之說也棄不復講所謂解詁之詳僅有方馬陳陸諸家然而述王氏之說者也惟闕洛諸大儒承洙泗之傳乃僅與門人弟子難疑存問而未及著為全書嗚呼學殘文缺無所因靡歸一世而真行焉豈不重可嘆與平江衛氏世美為禮正叔又自鄭注孔義陸釋以及百家之所嘗講者會粹成書凡一百六十卷如范甯何晏何晏各記其姓名以聽覽者之自擇此非特以備禮書之闕也洒掃應

對進退恭敬辭遜博節非由外心以生也非忠信之薄也非人情之偽也凡皆人性之固有天秩之自然而非有一毫勉強增益也學者誠能即是體存而推尋之內反諸心隨事省察充而至不動容周旋之會揖遜征伐之時則是禮也將以宅天衷而敦民極豈求器云乎哉正叔名沒自號樂齋人為武進令云

李大卿 罷權錄序

故外府卿李公建罷九州和權有海使詔書錄其庸有黃公歐行劄公序篇識其事而公之子瑛瑀若孫寬民皆余所善也瑀屬余申其義籍故公之督餉助于淳熙三年之秋未發漢中而條上權事固云權假臣三數月求除蜀人五十年之害其見善明信已篤已若此迨五年三月僅僅一年有半奏聞凡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同列往返七壘封下尚書可其奏公說如始議克底成績余執書而嘆曰雖昔人戊申奏聞甲寅報可殆不是過也而公以表臣自奮則非有營平得君之素也必其時考之自淳熙三年之九月至五年之三月又廿月虛相位獨運萬幾非有丙魏乎人主之側也而徃反問對屢叙稽敬蓋而命口陳之不翅嗚呼亦誠而已矣書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咨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人至於疾痛之切於身赤子之未能言初謂心誠求之惟此時為然為民上而憂

民之誠其常艱艱若是也則幽枉異獻瘳疢悉陳其尚有不棄谷而從康者乎三復淳熙之盛庶幾見之附姓名于黃劉之末

陳正獻公詩集序

共惟阜陵之盛中外休晏公卿將相言論風指尚推承平之餘余嘗獲闕正獻陳公論諫百數十何其明自正大惴惴而無華蘄平慶曆元祐之風則也葉粟問而可知其人可觀其世今又於公之子奕宿盡覽公所為詩寬裕而理造次仁義無一毫毫雜雕琢之習嗚呼是豈一朝夕之致哉祖宗涵濡之澤山川清明之稟師友漸益之功其根既厚其葉滋沃詩乎詩乎可以觀德可以論世而無本者能之乎

張魏公紫巖論語說序

魏國忠獻張公之卒距今六十有三年精忠篤諫凜凜有生意其少嘗讀其年行哀其論奏今又得論語解於公之從曾孫希亮此天厚吾嘗者也希亮將錄梓以傳而使其義其為端粵惟論語一書此孔明弟子之嗜學者於聖人容貌詞氣動容周旋之頃身體而心會氣感而機杼故其所書親切有味九一時師傳友授闕萬世如見然自七十子終然後大義華訖孟子死盡失其傳然而生平千載之後亦聖人所與共學之人也豈終於乖失而不可復傳與季朝全

盛時河洛之間諸儒輩出掃除末師之陋隨事體習切已研求以上尋千載之端然後人知聖人之所以言與發弟子之所以書皆日用飲食間事在立則見無行不與而非託諸空言也至近世張氏朱氏父子傳家原流湜湜益大以肆忠獻公質稟醇實砥從北方學者講誦遺言又與南渡諸賢更歷事變自事親而事君治已而治人反覆參驗無一不合故其為是書也非苟知之凡皆精察力感之餘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也學者誠能推尋究玩而知前輩讀書異乎今之讀者即是以約諸經即經以驗諸已不亦求端用力之要乎

裴夢得注歐陽公詩集序

歐陽文忠公之詩文今所謂居士集者六百七十餘篇公之子叔弼以授蘇文忠公公書其篇首曰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其亂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自是集之行也家藏而人誦之有譜其年行有類其制誥表章雜著而別為之集者蓋片辭又牘無復棄遺矣臨川裴及鄉夢得嘗從故工部尚書何叔異遊何者公之詩命及卿為之發釋久而成編余亦雅好歐公詩簡易明暢若出諸筆脫口者今披味表釋益知公負駢古今所以著當德者

甚弘而非及卿博見彊志精思而篤踐焉亦不足以發之也書成介其諸舅季公父劉以屬叙于余余竊嘆古之士者惟曰德行道藝固不以文詞為學也今見之歌謠風雅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閭閭閻往往後世經生文士專門名世者所不逮蓋禮義之浸漬已久其發諸威儀文詞皆其既溢之餘是惟無言言則本平情性關乎世道後之人自始童習即以屬詞繪句為事孰瞻日踰年卒未有以稍出古人之區域迫乎去本益遠則辨篇章之耦奇數聲韻之中否商駢儷之工拙審體製之乖合自謂窮探力索然有之固無所益無之亦無所關况於為己之事了無相關極於晚唐國周以暨我國初西昆之習激熾入亦稍稍厭苦之而未有能易之者於是不足以功利為用世之要學則託諸佛老為窮理之極功微歐公倡明古學裁以經術而元氣之會真儻實乎後先迭出相與蓋掃而空之則復復乎未知彼角也公詩十有四卷凡五百二十一首

楊恭惠公輔奏議序

恭惠楊公奏疏其孫令圭取梓成編屬楊御伯昌書其篇首又俾余申其義讀之舍然以喜曰古之任者雖事有大小而其心一為委吏而會計當為粟由而

牛羊茁夫亦事其所當事而不敢越耳使為公卿大夫則有公卿大夫之事為保伯子男則又各有其事雖官有尊卑祿有貧富而是心之體無大小無遠近在易曰位曰所在書在大學曰止隨其所遇而無不當蓋焉楊公出入中外餘三十年令圭譜其年爵以識其所論奏蓋居官則盡心於一官任一官則盡心於一道即年比事而心之精神炯炯方策嗚呼斯不謂之思其位止其所者乎後公之卒二十一年臨邛魏某以言事論請書于官舍

蘇忠肅公止堂文集序

其聞之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又曰後之人姑執卷則以文為先平生所為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關竊嘗以是讀聖賢之書如易筆尋香煠篇具一體不相襲然望於曾子子思孟子亦皆孔氏不言之意非為是以求聞于世也不則無以宅天衷奠民極障人欲祛世迷凡不得已而有言也自靈均而後始有文辭之士或競相摹擬或列落陳言千七百季何啻數千百家然而所謂無是言則理有關者自漢毛董而後至近世諸儒宗蓋可屈屈指所謂有之無補無之無關者則不知其幾千百家矣某自少已知有清江彭公論諫炳炳心鄉往之其後得公內治聖盡



之書自正始于家刑善于國繫繫乎疏而理也又得止堂訓蒙之書自一本二氣五常五典妮妮乎密而辯也又於公之子欽見公手澤與樓劉諸老為公銘竊則益瞿然自失曰是學之正傳而吾不得親炙之也廬陵李公鼎受知于公有季矣今將漕湖而公之子鉉來為屬乃以公平生所為文刻諸相西精舍移書其命識篇首於是盡得公言行本末披讀索日

嗚呼所謂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者非此其是與公始讀程子易傳知為學之要又從朱張子問辯講切而學益成繇是革聞行知造次理道居而訓子孫淑朋類必孝弟謹信走道依仁也必窮理格物謹獨守約也出而告君父數世子必正心修身事親刑家畏天愛民也必尊儒務學簡修勸忠別惡禪亞也蓋言未有不根諸理而理未有不求諸近非若異端之誣民文士之譁世也紹熙定省之議伏蟬扣額懇懇然有號泣隨親起敬起孝之意至如陳源依馮城社間謀兩宮韓侂胄出公宮闈與聞大政脫少嬰存流窺隨之公盡力排抵无少回撓劉文節公以論異端出臺公以博士爭之公非有當言之責也油然發衷不能自已嗚呼是言也使見用於紹熙則 二聖重

權必有以感移人心迂續天命而內禪之事毋遽也見思於慶元則政歸中書必有以登顯衆正紹開不

平而學禁邊議之紛紛不作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惟朕以懼萬世有辭曰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无疆之休益古人處君臣之變一言一動為萬世喜為萬世憂然則公於此而無言也不亦闕之甚與文集凡四十有七卷訓蒙聖賢與別集不與紹定三年秋九月已丑朔臨印魏某序

朱文公季譜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大公堊散且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閔千古如一日也自此閔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傲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季間何可謂無人則徃徃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弗之續也乃至

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踵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痾之聞大寐之醒至于言謝游揚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味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強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還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豪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軌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縕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晰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剛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巋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迄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在天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益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荷其盛與吾友李公晦方子寧輯

先生之年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爲之錄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爲予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予生也後雖不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音者嘗共學焉故不敢以固陋辭

送吳門葉元老歸浮光序

予以贛愚抵及放之蠻荆去國之日自適臣百執事下至博士弟子負都人士祖帳餘杭門外連日不絕臨安尹白宰相致餽賚具四大舟送至丹陽所過賊司帥守將迎如他日予謝以疾而不得免焉入靖靖守洪文惠公之孫倬過之如使客而有加四方之賓友從游者日至行李之間無虛月也予嘗固謝弗聽吳門葉元老識度器濂泉出樹類嘗受學于陸伯微具有師法所交多天下賢士予因陳正父識之傾益如舊交一日匹馬數童來自浮光爲予數月留每日聚友讀書元老從容出一詞萃于中要會談古今治忽人物優劣山川險易下至甲兵良莠米粟少多之數皆探原索委至有志之士也予每闕前史凡喪人遷客必使守隸防夫極之於其所往至則戲門掃軌昇

去書謂人或追送而遠省焉則史冊必書之為美發  
其在今日不惟不加之譏我返以是見稱於時賢見  
用於當世嗚呼非嘗從事於學志立而氣彊者不能  
辦此非祖宗仁厚之積餘世歷禊愈者愈深亦無以  
致此元老將歸省其伯氏乃與共學之士酌酒餞行  
各為七言古詩一章予為序所以作云

龍標之南路窮絕我秋君憂倚天背頑雲壓巖為踞翅  
很石橫空馬溝血葉君又雀度雀鬼朱霞白鶴雲端  
來變邦自昔少此客問此胡為乎來哉曉寇共話義  
文易千古聖賢心歷歷有時難習未全忘間倚銀河  
弄詩筆銀河化你霜霰雜蒼龍移八天之西鼓城風  
兩撥客夢君起謂我吾其歸牛羊凍卧鴻鵠嘶九州  
傳大君安之人生行止各有時願崇明德憲遠思

廣平李氏觀畫昇序

故吏部侍郎廣平李公嘗大書六十四卦之象于屋  
壁玩之三月而有得焉於是為書題曰觀書所見既  
自叙所以作歌七十年其孫大謙守邵則公觀畫之  
地也是書又失而機得故不無爛脫大謙又叙所以  
然而屬予申其義嗚呼得於畫而不滯於辭亦可謂  
善觀易矣易言六畫六爻六位六虛是四者相近而  
不同蓋爻者動也重指九六則父母之策也畫者卦  
也兼七八九六則包男女之策也總而言之畫即為

文折而言之文與畫異畫之見者又為倅文之變者  
又為虛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徙文而為虛也  
曰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虛從畫而為位也然其實皆  
自奇偶之畫始奇偶則太極之分者也今季公之於  
易不觀諸辭而觀諸畫不惑乎諸儒之異傳而求諸  
心目之良能雖兼收衆書而片詞折衷皆純體獨得  
之妙雖不離乎玄變伏反之等而因體明用無毫合  
傳會之煩至於發二五柔剛之義斤異端邪道之說  
則進而告君退而省己造次必是秦漢以來為易者  
多矣顧季公乎諸葛氏之出處則又舉一隅以明易  
道之用有非佔畢陋儒所能盡識嗚呼斯亦異乎世  
之所謂讀易者矣公名椿字壽翁師友淵源所自則  
文定胡公云

送清湘文元歸土谿序

清湘文宗之元以其所聞于師友過請就予是正其  
書有曰翔翔土谿之濱諒歌先聖之道予問土谿所  
以名曰是谿也東出于瀟谿西會于湘江吾世居其  
間或謂是名俚俗蓋易諸君謝不敢今先生之問及  
此是谿將有望焉願以一言發之予曰大哉土之為  
功也以天象言之四時之季自合黃道以五星言之  
四星失度則壞為之動以五聲言之諸宮實黃鐘  
以河圖洛書言之其中皆主五數以五行言之則水

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君中以應四方冲氣而筆萬物其功不既大乎而誰以易之乾之四德人之四端而信不與焉又以見無適而非此也雖然有一于此子亦知之乎古尚書說呂氏春秋漢儒五行傳許氏異義之等又皆以土為心蓋自二漢以前五行之次五臟之屬與公世所傳黃帝書不同宗之請其說予曰此義甚大我以吾意言之何益於子子歸而求之而有以復於予也詩曰維桑與梓必共敬止宗之其致思焉因書以逸其歸云

邵萬州孝弟蒙求序

蒙求之書使於記誦自遵固書必記于本朝史先儒為之者凡數家矣金華邵伯方苟又用李氏蒙求韻錄古今孝弟事嘗以示予予作而嘆曰是不惟纂言用韻之工蓋見諸行事之實者也夫學莫大於求仁仁則五性之本求仁必自孝弟始則孝弟又所以為仁之本也古之教者居子家則事父兄坐於塾則親師友會于序則讀教法飲于鄉則序齒位朝登莫習日誘月化無適而非事親敬長之節凡以申其義而降之德焉耳曰申曰降又皆因其固有振而新之非如後之教者利祿之誘詞華之競而本焉之不務也是善於始學尤為有益徒記誦之云伯方請遂識之予不敢辭紹定元年二月初十日

王侍郎非復齋詩集序

國朝自全盛時藝甚善莪之澤浹於人也深雖中更挫掘而封培之父根苗未愁過江以來如張忠獻趙忠簡諸老又相與扶持之生意昭蘇足以濟登輿運雖再院嬖秦而紹興之季隆乾之間人物復振故相之僅存惟張忠獻而聲求氣應則有如正獻陳公忠肅虞公劉公忠簡張公胡公王山汪公梅溪王公于湖張公縉雲馮公無隱張公以至杜公莘老查公元章馮公圖仲李公德遠殆不可勝數後來繼踵學問如朱張二子詞章如周洪諸賢非生錯出亦非一人蓋祖宗德澤之感山川風氣之會通鍾是時復齋至公以中山故家李文肅之高第受知於忠獻而周旋乎正獻忠肅諸賢之間目之所接南渡諸賢也耳之所逮聞北方餘論也觀摩麗習者厚而資深故其發為論諫忠忱惻怛如首言虜必敗盟張忠獻必可用俘虜必不可遣張說必不可本兵皆言人所難而施之餘事則大篇短章精深麗則人第見其風格氣韻追迫陶謝不知懷賢憂世藹然有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嗚呼是豈一朝夕之功襲而致之哉自周之東懷舊者必稱西方之人孟子論人亦歸重於北方之學西方乃宗周文獻之餘而北方則帝王風聲之舊吾故於王公之文而重有感焉公之孫澶昔年靈川

嘗以公奏疏刻諸縣齋今通守邵陵又袁公平生詩  
為二集分十有五卷刻諸治寺前後工梓之費則皆  
以俸之用例而不欲受者為之屬予叙所以作序於  
前言往行槩乎有聞不敢以罪戾辭

錢氏詩集傳序

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思子學諸  
書與公之為詩事實又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什  
六七而貫翻精粗耦事合變不翅自其口出大抵作  
者本諸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  
拘於文辭也自孔氏沒遺言僅存乃皆去籍焚書之  
餘編殘簡脫師異指殊駭漢魏晉隋久而無所統壹  
上之人思所以救之於是尚書存孔三禮守鄭易非  
王氏不宗春秋惟優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  
肺腸而不能以自信也則寧倍性聖不刊之經毋違  
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家中一人耳而一時  
好尚遂定為學者之正鵠佔畢訓故悉惟其意違之  
則曰是非經指也以他書且不可况言詩乎詩之專  
於毛鄭其來已久舍是誠無所宗然其間有淺闇拘  
迫之說非皆毛鄭之過序文自一言而下皆歷世講  
師因文起義傳會彙鑿之說乃敢與經文錯行而人  
不以為疑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說無改字於序文無  
所與猶足以存舊聞開來哲至鄭氏惟序是信則往

往遷就迎合傳以三禮彼其於詩於禮文同而釋異  
已且不能自信也而流及後世則皆推之為不可遷  
之宗迨我國朝之盛然後歐蘇程張諸儒助以聖賢  
之意是正其說人知末師之不可盡信則相與辯序  
文正古音破改字之謬關專門之隘各有以自靖自  
獻極於近世只成公集衆善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  
主叶韻然後與觀羣惑之旨可以吟咏體習庶幾其  
無遺憾矣末嘉錢公又併去講師增益之說唯存序  
首一言約文述指篇為一贊凡舊說之涉乎矜已訕  
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題曰錢氏集傳又別為  
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始公奏使成都  
嘗出以視予至是門人丁文伯繡起家守廬陵將為  
板行而屬予題辭嗚呼聖人之經猶王室也二牧三  
監九宗五正相與同心侈力黜其不衷疆以周索雖  
匪風下泉之弱也苟有是志猶足以維持人心况鉅  
人价藩實翰王略予懼不得與於執事其何敢辭錢  
公名文字字文季永壽人蚤以明經厲志有聲聲序  
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為人士宗仰云

羅文恭公奏議序

文恭公奏疏吾友劉平國既叙所以作公之子愚又  
屬余申其義余嘗攻公歲開縣館學至福府財十餘  
年耳而論奏百數十大義炳炳甚至引據排闥號泣

而隨嗚呼是卷卷者誰實使之心者人之神明其於是非邪正之辨較若白黑不容以自欺古之君子上不敢欺其君而知無不言下不忍欺其民而知無不為此豈有為而然哉凡以事其心焉耳矣事其心則事天也三復淳熙育才之盛庶幾見之庶幾見之

游誠之默齋集序

始勉之良其伯氏默齋文彙屬後勢劉公為之序未暇銓次也厥三季類卷板行俚某中序焉孰復累白嘆其為詩清而則論事辯而正記述贈送之文貫融精粗造次理道大抵內盡已志外期有益於人非若世之矜奇倚巧務以譁衆取妍者為之全歎嘆曰文乎文乎其根諸氣命於志成於學乎性寓於氣為柔為剛此陰陽之大分也而柔剛之中有正有偏威儀文詞之分常必由之昔人所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其根若是其發也必不可揜然而氣命於志志不立則氣隨之志成於學學不講則志亦妄能以立是故威儀文詞古人所以立誠定命莫要焉默齋氣血沈實而蚤有立志則知所以自厚其躬矣矧得一世大儒執經而受學焉是惟無言言則實融精粗造次理道使假之年且見於用其所成益不止此集凡若千卷今重刻于其所

番禺王卷正嚴巖集序

余於李徵之賢之成之兄弟聞番禺有隱君子曰雙巖先生王公以馴行孝謹著于州閭博見而彊志精察而篤踐余其慕之而生也後不及與之接公沒之三十年余待罪大史氏公之子與權來為秘書郎然後獲觀公所為文其剡繁如雄健利斧之行乎欽和也粹然如大玉拱壁之發乎李尹也平生所歷落落寡遂雖再舉禮部曾不得尺寸之位以行其學而義理之養華皓不渝時以其餘發諸文藝往往一事物之微一蟲魚之細推而根極理亂之變歛而消息進修之候有昔人所未發者嗚呼世之以才觀口筆競相夸誦者未嘗乏人年盛氣彊位尊志得則挾其天資之美以自見於文墨議論其於是理縱未有得而能以小慧襲取時一遇焉年運而往時不我與則憔悴頽廢寢就枯槁前所謂時一遇焉者亦將莫知焉往矣然則窮益堅老益壯如雙巖者非有本能如是乎雙巖諱蒙字養正三子曰與權遇皆以儒學發身善人之報庶其在此

陳少陽文集序

余嘗與李忠定之孫大有為友得其家所刊陳公少陽文集稱類既詳又得三山孫君邁正風所輯又加詳焉嗚呼自吾有秋難如劉仲偃傳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唐元任諸賢守死節之著者其尤則



如蔣與祖張確朱昭郭許朱友恭之等義不苟生又其次則有忍死于虜而卒能自明三者雖不同歸於全其身爾矣至於平居不與榮祿緩急不當事任而數陳大計連柱巨莖之死弗移如陳歐二賢則又人所難能者焉大過之過曰過涉滅頂凶无所益於事為凶而於義為牙然則寧為陳歐而不幸與其為童蔡注黃而幸也君適夙號多聞加以游淮楚客京口嘗訪陳公家里得其言行甚悉既為之譜併以恩陵前後詔旨目察奏陳前輩題識與范傳李記列諸篇帙非惟者國家育材之功抑以章祖宗悔過之美意集凡若干卷

### 趙鑰太宗藩文類序

古之待同姓為之宗法以統之宗其繼太祖者為大宗宗其繼高祖為小宗大宗一小宗四而於其間有為適子而祗事宗子有適子而不得為適孫有公子公孫而不得祖禰其先君有非同宗別子而不可以為後有正體而不傳重有傳重而非正體其統有如此者又為廟室以序之太祖之廟與三昭三穆而七廟之子姓亦以為序有事于太廟則羣臣羣書咸在放酬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其祭於餘廟則內賓宗婦亦各以倫脫有哭臨之事則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其序有如此者又為氏族以別

之蓋自太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庶姓別於上而祇單於下則分之以氏合之以族或王父字為氏或公子公孫為氏或父之母弟列伯仲叔季為氏其族也或以先諡或以世功或以君賜其別有如此者又為之國邑以處之由王子母弟以下親疏降殺甸稍縣畷之采皆有公邑若有功德則褒外之地分茅胙土列於五侯或又自侯伯入為卿士其處之又如此然而非立師以教之明善以養之則是數者未知其何如也教誦弦於瞽宗詔論說於東序觀道德於成均致中失於王闈無一時而非學也習射於澤助祭手廟燕毛於復友之以俊士造士行之於公族公路無一事而非學也夫統之以宗法則分有制序之以廟室則親有等系之以姓氏則族有別處之以國邑而才有試此莫非教也又必使之朝夕有觀動息有養則其生斯世也不為十六才子周召毛原有不可得矣夏教自禹契以及杞宋之末周自后稷以迄春秋之終凡皆有國二千餘年其本大其末茂雖有辟王猶賴藩屏以求厥世敬宗收族之法匪其明勅歟自周之季惡嫌畏信自躬其類本根無此以取孤危者無世無之漢初懲秦晉初創魏唐初鑒隋若知所以尤其宗矣然而僅以利害言非有誠懇之心深長之慮故封疆過制教養無法不驕佚以喪已則僭踰以



覆國乃使生乎帝王之胄者反以欲名遠勢顯光晦明為保身之良圖世所稱賢不過儲思經術倚情詞翰若同姓之卿與國共休戚者反若非己所知嗚呼相承至此亦不思甚矣 國朝厚倫之意已非前代所及至 裕陵以後又增為教育選舉之法文武之彥林樞輩出其冠進士擢詞學舉孝子者是猶以詞藝稱三百年間族姓之盛至二萬數千內而宰輔侍從外而監牧守宰功施社稷德被生靈者代不乏人嗚呼菁莪豐芑之積象華棟鄂之感乃至此而况有行未艾者乎諸王孫鑰夫謂不可無傳乃取 累朝所以敬親重本士大夫所以錫休揚美者粹成鉅編名以宗藩文類而屬某叙所以作雖編次容有關遺而其大者已具於此用不敢辭

古今考序

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兩漢諸儒去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收孫通所作漢禮制度為據其所臆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賈諸儒為之疏義則又謂去漢又遠雖漢法亦不可考因嘆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使經生學士自百窮經而解於訓故佔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嗚呼是誰之咎與

解之繇曰無所往其來復主昏有攸往夙吉漢承秦敝大難既解是無所往也而昧於來復夙往之戒徒能隨世就事為秦漢後復規摹實謂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者蓋欲及時定制蓋復三代之舊為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則寔遠矣疏蓋自是人情習於簡陋古制益不可考矣姑即漢紀隨文辯證作古今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五

序

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

子昔觀書太史氏有裕陵實錄始成書于元祐紹聖中命曾布諸人重脩後進書舊本以巢燭人以朱刪去以黃所書曲水令宇文其上書具報與致其事而歸且記司馬公之言曰志不行顧祿位如錨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某見之凡二千二百餘言悉覆以黃無復有存曾布諸人亦謂是書必不復傳斯人亦遂泯泯矣而宣味問前史復出中興以後正論益著蓋世之為欺者不畏天命不恤人言獨於簡策猶知憚之然而終有不可得而掩者予嘗讀春秋傳載周定王事為之喟然直王私廟筆伯而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蓋自知其非而不欲登之載籍宜天下後世不及知之矣而傳記所書至于今未泯且併與王之私語皆識之夫諸侯之事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况王宰乎人心之動隱微潛伏未有不形况史冊乎中允之位不過百里中允之年不逮六十其居則遠於中州也其任則鄰於夷也而慨然以斯世為己任言一不齟以強仕易嘉遯歸而父師閭里十有五年名震京師事史策鉅人元夫莫不嘉稱而樂道之然則彼紹聖史官亦起穢以自臭於中允無

毫釐加損也中允之五世孫去年嘗編輯遺文屬子叙所以作既隊言而卒後二十年史午之從弟公諧又增益之凡得詩八百二十餘首合雜著簡牘凡為二十有二卷以申前請嗚呼程大夫父子范忠文司馬文正楊宣獻張宣公既言之矣予敢復措詞姑以得諸舊聞授公諧是亦過人欲扶天理之一助云

論語通釋序

勉齋黃直卿合朱文公三書為論語通釋吾友復齋陳師必叙所以作張敏則刻之潭之湘鄉之漣潞予首從講定夫得善本以歸里人趙公傳請刻諸梓以幸惠學士而屬予申其義嗚呼是書之有傳古得之以增益知慮而益邪所學士之幸也論說之益廣士竊之以給取利祿而罔聞于行子之憂也嗚呼學者其亦知所擇哉

伊洛淵原錄序

里人張寅巨既刊伊洛淵原錄求予一言予方自靖還叩未皇也會歐陽守李侯大謙以子昔歲為周程諸儒請易益及前後祠堂記釋為一編刻成見寄予舉而付之日子所欲言者善於是矣寅自請其說予慨然曰難言也士患善之不廣也祠之不多也不知書益廣而廢學者深湛之思祠益繁而非古人萃渙之義然則是錄也無乃非學士之幸與易之象曰天

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者誠能玩天在山中之象而知多識言行者將以反觀內省蘊實含美為輝光日新之本非以資四寸之口耳也則是錄之行庶幾其有益乎

裴及卿史漢四紀序

子昔放靖臨川裴及卿寓武岡以所注歐陽子詩屬予序篇既及卿沂江入蜀予亦會恩還里一日過予親史漢四紀進楚隱軍義帝去逸呂紀二少帝而列孺子嬰於孝平光武之間予語之曰夫紀所以自一年之事猶十二次之有歲二十八辰之有斗牛也秦末訖祚天下猶為趙氏楚隱安得為紀漢高帝親受軼道之降其年項籍攻宰侯王諸侯皆以是年紀元則漢王元年之稱不得而易矣若待義帝之終而後為漢則漢不得以正其始及卿曰子之言善矣雖然秦之亡也陳涉倡之魯仲連不肯帝秦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况涉乎高帝用董公一言項籍弑君之罪繁白於天下此漢得天下之張本也進楚尊義不亦可乎乃若紀少帝孺子亦使后妊知母后權臣之顯制不可以劫天命之正雖以文帝之賢而寡恩於少帝君子不與也是書之作其不庶幾於扶天理正人心乎予以其言之有益於世也識一時問答為四紀序

裴及卿漢註拾遺序

隋唐學士為班氏史者不一人今其可見惟顏注所集三十五家如姚察沈遵李善顏游諸書皆泯滅無傳世儒未嘗不具之恨臨川裴及卿作漢注拾遺凡史官紀載先後之失次序義行闕之異文大而母右立紀外戚封王必明辨詳說以正人心至於人物表凡等之叙有不當律曆志亦鈞之數有不協靡不搜索以歸于是豈度康瓠諸人與先儒宋劉所註既為之繩愆糾失下至一物之微如蛭蟻蜘蛛龜之辨弗敢忽也及卿之於班氏可謂有勞矣及卿博覽強識美善者書嘗為歐陽子詩補史漢四紀皆屬予叙其端今又以見屬嗚呼嬴政率意變古而漢興昧於有攸往夙吉之訓凡三代文獻無所證於後世子嘗謂其書而憤嘆乃考之六經訂之王法以識古今之變為一書使後人汧流尋原尚有以見古人大經大法之所自然規摹博大非歲月所能辦於及卿之註也重有感焉既書其篇首併識此以自儆厲云

計子真訓蒙正謬序

自師友道缺士伏謂制切於卑陋黜先民之遺言龍韞之俚說苟以綴緝詞章譁世覆策則自學如是可矣同郡計子真應孫乃能勤學好問隨事訂正不肯浮沈俗者咸父寡輯命其書曰訓蒙正謬將以傳之子孫厥子衣目衣言惟恪暇日常以示予且屬叙所以作

嗚呼書始亡於秦季不凍復於漢初而又汨於中世以降師異指殊存者僅十四五魏晉以後俗流古散極於五胡之亂禮樂衣冠盡非先王之舊書之存者十而二三矣然則讀書於後世其亦難乎為讀哉使子真取友四方又以其所得與鉅人元夫反覆商較其所正之謬當不止此摺卷太息為識其首

楊少逸不欺集序

人之言曰尚辭章者多風骨尚氣節者寡辭章其謂不然辭雖未伎然根於性命於形發於情止於道非無本者能之且孔明之忠忱元亮之靜退不以文辭自命也若 表君辭肆筆脫口無復雕績之工人謂可配訓誥雅頌此可強而能哉唐之辭章稱韓柳元白而柳不如韓元不如白則皆於大節馬觀之蘇文忠論近世辭章之浮靡無如楊大季而大季以文名則以其少清鯁亮太節可考不以末伎為文也眉山自長蘇公以辭章自成一家歐尹諸公賴之以變文體後來作者相望人知蘇氏為辭章之宗也孰知其忠清鯁亮臨死利害而不易其守此蘇氏之所以為文也老圃楊公自盛年射策申利直聲動氣舉臆當世有文忠之遺風迨其觀風作牧風裁清峻屢詔不入老不待年相羊泉石幾二十載蜀人高其風其之生也後猶及拜公又辱與公之季子大理少卿叔

正為友叔正甚似其先人諤諤朝端言人所不敢叔正既平公之諸孫哀老圃遺文若干卷錄諸梓讀序所以作嗚呼世衰俗隘私利眩主言語以為華富貴以為事求其脫然聲利之表如公者既不可得今觀公退休以後之文尤多雍容自得之趣蓋辭心聲也易曰脩辭立其誠辭非易能所以立誠也公所居官以不欺名堂自號不欺子則其為辭之本既在此是宜發越者見非漫空纖麗者可同季語也後之覽者當於是取德焉公名虞仲字少逸眉青神人晚號老圃出處顛末見諸不欺子自誌

族氏少陵詩注序

黃公魯直嘗謂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之意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闡然入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予每謂子美詩莫如魯直學養抱瑰特而生不逢世僅以詩文陶寫情性非若詞人才子嬾青配白以為工者往往辨方域畫市實具而居者有不盡知譏時政品人物而主人習其讀不能察蓋魯直所謂闡子騷雅者為得之而詩史不足以言之也眉山侯伯修予嘗與之為寮聞其雅意子美詩為一箋釋而末之見其子伯外始求予叙所以作闕其書蓋出乎諸家箋釋之後而兼善并能蔽以已見

子美至是若庶幾無遺憾矣雖然讀是詩者帶於箴釋而不知所以自求之自得之則魯直恥之子亦恥之侯名仲履紹興元季進士仕至縣州太守云

朱文公五書問卷序

某之生也後不及從遊於朱文公先生之內而獲交其高弟盡得其書以詒同志凡今蜀本所傳是也丹稜史孟博守文比歲東遊識趙季仁師悲于蔓雙累月得未見之書乃易本義與論孟集注中庸學章句或問之外又哀當時答問之語為編孟孟博將刻諸梓乞言以識編首子為先生序書多矣而大抵不以喜而以憂予非固異於人也嘗觀蘇文忠記季氏山房謂秦漢以來書益多學者益以省簡又去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夫非書之罪也書日多而說日明備意者勦說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體篤踐也多嗜者廣採兼畜可以緝文不必窮搜博及也今先生之書滿天下而其道無傳焉吾之憂事不信夫雖然未可以樂斯世也請書諸卷首與同志者交徵焉

止堂訓蒙序

天所以命於人人所以受於天帝王所以立極聖賢所以相傳畫於易書於書詠於三百篇筆削於春秋節文於三禮難疑各問於孔孟之遺編如風雨霜露

日星山川精義至教無隱乎人而秦漢以來世教民散指失言湮至我國朝聖人元夫迭相後先究極義之與發揮陰陽之曠而日用飲食之近宮庭屋漏之實友觀約取則不出乎家人父子之近日用飲食之質若遠而至近若殊而實一非若異端小道空言而無實也朱張氏作師傳友習講會知密然而散在方冊浩平渾瀆至彭公為訓蒙之書誦經致傳韻聯辭屬以便於學士之習讀予始得於公之子欽蓋六學之會百行之首其季鉉也以校本來者之益篤玩之益孰如家守濫念扶世而善俗取諸此書殆不翅足矧刻梓于州府以俟世之知言知德者焉嗚呼是乃作聖之功毋徒以訓蒙自之也龍集執徐之歲辰會大火之宿臨邛魏某書于州庠之塾

致堂先生胡公龜文然集序

長沙吳德夫問為子言胡仲明氏學業行誼為摛則出一編書名斐然集以授予曰其為我廣諸蜀子識之弗忘後序廣漢將以刻諸梓或疑其議服事父未能史徹二十又七年予歸自南遷起家渡瀘叙州守馮侯邦佐已稟之州府求一言冠篇子又取而孰復之蓋公自游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關洛諸儒之學舉宣和三年進士教授西京國子監與忠獻張公同被薦召入校中書靖康改元金狄入寇與張公

爲當路策守御臣悉京師圍解始得省親荆潭建夾  
再造首以記注召還極陳半年三詔之不同次論七  
事六條之利害媿媿數萬言如必罷和議必用君子  
必退小人必明賞罰必固本支必建藩輔必釋守令  
必討盜賊大抵監耿李汪黃謀國之不可再引詔  
劑上往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高皇帝雖  
聽秦桧而簡廷不忘旣狩錢唐申命記注首論四  
維不張惟利是從利在拈罕則欲釋怨以悅其心  
利在劉豫則欲友邦以通其好文定亟稱其得數  
奏體張公以右相視師嘗議遣使公辯過堅懈至  
謂堂堂天朝相率而爲夷虜之陪臣蓋視胡公邦  
衡後日之疏有過之貳春卿兼掌書命如追廢至  
安石配食孔廟追謫章蔡誣謗宣仁右及褒表  
諫臣等事高文大筆大抵昏公發之暨趙張去  
而檜再相則公遠徙炎荒幾陷五十三家羅織  
之獄至檜死後得復官還里亦其平生任重道  
遠之死不渝實由文定爲之父仁仲爲之弟講  
之家庭者固如此至其述崇正辨以闢異端纂  
伊洛緒言以闡正學者論語說以明孔門傳授之  
心梓讀史管見以挾資治通鑑數千百年寢賢之  
實會取後傳諸葛武侯以寓其討賊興漢之初心  
蓋公自宣靖交興四十年間雖顛沛百罹而始終

一說所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功於斯世矣乎  
因公輔之請摘其關於世教者著于篇

楊伯昌浩齋集序

主上初政詔近臣舉賢能才識之士予時待罪柱  
下史谷敷明命凡得五人焉曰楊伯昌曰子謨陳師  
伏宓徐崇甫僑李敬子燦劉平國宰皆經德守道  
行爲世師權巨擯而不得伸者尋皆召用五人堅  
卧不起然而人謂是舉也極一時之選於是揚公  
隱居幾十年矣議學黨庠刑善表俗予繼以三事  
遷靖尚葉高廟神靈相予西還傷得從公遊也其  
孤仁舉不遠數千里勿忽以寤寐銘爲請予驚惶索日  
後數年起冢守瀘仁舉又哀公論者謂二言較爲端  
子嘗觀橋山胡子所以告張宣公者謂顏子有不善  
未嘗不知至明也非格物者不能知之未嘗復行至  
勇也非居仁者不能張子得之服行以終身公揚公  
雖不及登張子之門而師友淵源實自之故知行互  
發之論常常譔道出處進退卓然不移視世之富  
貴利達一無足以動其心者嗚呼公平其庶幾明且  
平學者稱之曰浩齋先生而不名今其文集曰浩齋  
退藁凡四十卷

汪黃詩外集序

鄧公立注釋黃公詩前蜀後李旣爲識所以作嚴

子震龍又求子申其義予無所措辭矣予嘗讀三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乃知詩之為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非有一豪造作之工也而後世顧以纂言比事為能每字必謹所出此詩注之所以不可已姑識其說以明世道之外降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六

玫瑰樓宣獻公文集序

今之文古所謂辭也古者即辭以知心故即其或慙或枝或游或盈而知其疑叛知其誣善與失守也即其或諛或淫或邪或遁而知其蔽陷知其離且窮也蓋辭根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氣之薄厚志之小大學之粹駁則辭之險易正邪從之如聲音之通政如著蔡之受命積中而形外斷斷乎不可揜也四明樛宣獻公蚤以名進士發身三朝大曲多出公手下之稱記覽詞章者未之或先孰知公之所以及觀內省者匪辭之尚惟媿之攻其詩曰參乎病知免遠使啓足手寧知起易箕乃在此段後人至於內自攻治知義理之無窮而毫髮之不可媿則浩乎兩間不憂不懼而辭之本立矣某之生也後雖不克執書無以從公游泰禧間有位於朝是時孽韓猶竊政枋政悔前誤凡慶元所黜之士收羅殆盡如宣獻之高風尤所欲即者至追憶舊題蘇帖之詩常常調道以致懷賢之意而公也十有二年之間卒無一語入都以訖于韓氏之欺公之攻媿非苟言之實心體而身踐焉昔人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以公之所養若是則其肆筆脫口之餘公平坦易明暢澗亦理然也公之子濬之純也嘗與子為同舍郎端靖而敏於



學少待公左右習知言行嘗哀粹遺文得百有二十卷而卒其季治屬子識篇首會子得罪徙請獻士有二年淳之子杓守南康而子適至廬阜杓乃言曰昔歲季父之請則我先人之志也不可復請乎子惟公之平生有表止獻狀其行劉文節銘其義而奚以予言為念不可終辭也則為叙其修辭本以復于孝子慈孫云

吳彩鸞唐韻後序

韻略之得名蓋謂音韻各有略也韻字以音從員略字從田從各皆一形一聲茲其大端矣是善號唐韻與今世所謂韻略皆後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叙於一東下注云德紅及濁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之皆然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聲去聲亦然則其聲音之道區分之方隱然見於述作之表也今之為韻者既不載聲調之清濁而平聲輒分上下自以一先二仙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學者由之不知而隨聲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此書別世移轡二字為一部注云陸與齊同今別然則今韻從陸本疑此本為是今韻降豐於侵後外蒸登於青後以古語三字叶今男字叶音徵字叶損欠字叶兵疑今書為是今書又外藥鐸於麥陌昔之前置職德於錫緝之間

古語白為薄宅為度為鵠石為勺錫緝與職德聲為最近蓋創始者多闕疏而因仍者易精密此皆為學者之所當知而舉世不之問也余得此本於巴州使君王清父相傳以為吳彩鸞所書雖無明據然結字茂美編裝用葉子據此為唐人所書無疑其音韻雖與易書詩左氏傳及二漢以前不盡合然世俗承用既久姑就其間而詳其是否焉若夫孫愐叔文較之今本亦有增加書字處要皆以此本為正

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

古者王朝五史凡典禮策書之事掌焉若諸侯之有史僅見於封康叔封伯禽而他國無所攷自晉有乘素有記晉有史皆私史也或者其周之東乎史之綱要以編年為本而汾王以上諸侯有世而無年至於共和則國各紀元逮其甚也不稟正朔而年曆益紊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繩以五始之文不得已也魯戰國而後則侯國之史藏在周室者又蕩於秦火司馬子長網羅放失糊為絕傳世家自成一家之言念無所總壹以寓其經世之意也則年表作焉劉向識之謂得法於周譜崔鴻後亦倣其義例著為十六國春秋乃自東漢魏晉七代以來史之表俄闕惟我聖朝歐陽公脩為唐五代立表司馬公光復取宋興以來百官公卿為之表斷自建隆訖于治平近世李公

壽因文正公之舊而增修之訖于靖康二書亦未備矣而末嘉蔡公又自治平以訖紹熙不相襲必首為一表不惟近接文正公之編亦以遠述太史公之意其子範出是書獨叙所以作子嘗妄謂子長之表厥義弘遠而世鮮知之以劉知幾之博通猶曰表以譜列年爵則餘人可知近世惟呂成公獨識此意其說蓋曰三代世表以祖宗為經子孫為緯以見五帝三代皆出於黃帝也十二諸侯表以下詳列諸侯以世為經以國為緯以見親疏之相輔也至於高祖功臣表以下以國為經以年為緯則即異姓同姓始封之多寡後嗣之興絕而勳戚之薄厚又可槩見姑以惠景間侯者言之大小凡九十餘距建元太初而後曾幾何時而始封之裔率已國除而以宰相封者一以邊功封者七十則勳舊至是登復有存而窮其黷武之事者分封子弟之議起矣百官公卿表取古策書遺法大事主於上而公卿百官之進退附焉一時君目之職分不加一辭而得失自見嗚呼如成公所身言則子長之表也豈徒以記譜諜書官名而已哉身幽道否有鬱弗祛託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以明理亂得失之實此子長忠愛之心而人不及知也班孟堅亦子長之亞也其分同異姓二表已不識漢初並用親賢與子長陰寓美刺之意同姓侯王廢年經國

緯之制王子侯以下廢國經年緯之制徒識譜繫無關世變百官表則僅以識公革拜罷而大事感無所攷惟入戚恩澤侯表稍有微意至古今人表則又及舛繆甚矣載筆之難也今蔡公首攝大事以附年曆即熙豐祐聖崇觀政宣之事以為經而上立序之好惡人才之消長皆可坐見與僅書拜罷而不著理亂者蓋有不侔此非深得古策書之意曠能及此惜其中輿以後大事未及記也昔人謂作史者必有才學識三長才學固不易而有識為尤難用敢以舊聞於先儒者識諸篇首各名幼學字行之以明經為南省進士第一官終于禮部尚書諡文懿表凡二十卷實疑十卷

通鑑綱目發明序

嘗聞先儒謂通鑑之書雖非一歲之積一人之力乃繇數論新法小人思以中傷遂謂書局之人利尚方好賜者於是速於成書嗚呼君子之不吝於世也如此以司馬公之篤學實踐與劉范諸賢之清介無毫髮可指尚文致其事既乃知實未嘗有所受然因是畏讒遠謗自唐至五代期會迫蹙不暇詳校矣宋文公為之綱目以集其成書法精嚴彪舉中刻亦幾無餘憾而尹君起莘又為之發明或疑其贅而予謂不然文公雖以正文文定四書彙集括成書而實本諸春

秋之法者國統之雜合詳義例之正變實事辭之始終此猶坦白易見至有直書詳述而一字一言之間如稱國稱名書卒書殺之等不加褒貶而美惡自見者則發明之書於是為不可已子以疾備讀君君之書不能竟帙而嘗涉獵焉三晉之事直據史記為自相推立實未嘗請命曹操篡於漢末實未嘗畏名義而不敢廢漢至書漢魏晉唐以來亂巨賊孽石妖嬪推明文公秉法之意尤凜凜可畏是書若行綱目之忠臣也

游忠公仲鴻鑑虛集序

嘉泰三年秋予召入學省道漢嘉始識游忠公居旬次歷歷為子道紹熙末年事未嘗不秋感感也厥十年子持節公所居之部會公下世為詩弔之既又以公有功宗柝言子先帝誓守潼川獲交公之子伯除館金之益習公之言行又十餘年與伯同朝間以公遺文一編諭予曰我忠公與聞大計之請又鬱不伸公白發于先朝宗相忠定公侑食清廟之興公抑不行公力贊于今日今宗相之遺忠既白則我忠公亦將牽聯有傳我公而有知也其不悼其不伸矣今以平生論著粹類成編願叙所以作予惟忠公之大節天子有詔禮官有議劉文節公父子述之吾友李微之傳之垂日星而睹河漢尚矣以予言為也雖然

其不遇姑略施行者也嗚呼使君而射策不批鱗歷仕又睚眦阿附則身都美位矣然淹淹九泉下後世聞其名猶將唾棄矧其文乎其不以彼而易此所以有傳而不與死俱泯者氣使然也君壯時猶及見蘇黃門黃門謂君使得見先兄當不在六君子下一時所交如曹子西張芸叟皆敬稱之其文之有傳雖不遇猶遇雖死猶不死也公初與君居異州生不並世嘗聞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其從孫運達從余遊既久日持君文一編求余叙運達請自廣之余謂公之文自足以不朽焉用叙運達請不已余感君之氣節烈烈不究其用而託其傳於言又喜運達之強於學而肆於文其必能昌其傳也於是乎書嘉定壬午夏五臨邛白鶴山入魏了翁序

重校鶴山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七

銘

高才卿靜菴銘

火陽根陰水陰根陽動靜互相體用以章周流貫徹無迎無將其在人焉勿助勿忘方其靜也物生而蒙湛然未發乃所謂中及其動時維由斯衷匪譽嬰爾病余恂執靜而求靜而無靜執動以觀動乎有定陽上為良在下為震厥彰極微匪靈非瑩物之對峙理固不然蓋必體立用乃有行人生而靜性命於天感物而動好惡形焉聖人主靜以立人極學者匪靜寧保天則至日閉關非一絕物所主寂然天心以識主之奈何其惟敬乎事物未交存養弗渝隨所發用本體自如謂不然者義文我誣

許祖孟存耕堂銘

吾鄉許祖孟甫秉心端靖克世厥家期有以遺子孫者采撫古語名堂曰存耕而屬余為銘銘曰

人以一心成位履載虛靈明徹萬化之會厥初維何有生彼同無町無畦充周莫窮為聞不用若彼濯濯未嘗有材胡為萌蘗夜日所息不足以存居之而餒矧裕後景介然用之存存弗失既藉養發勿使能殖我耘我耔千耦澤澤今斯今自古孔碩匪碩而家厥施孔將凡我同学于倉子箱存耕之義其究在茲

式昭斯銘無數而思

何仲敏介軒銘

靜虛則明惟明故通吾觀諸豫雷出地中莫靜匪馳莫震匪雷靜而無靜神氣有開人居動中以動為境即動觀動胡能有定如石之介斯止其所靜極而動沛乎其禦坤立其體石象其質豫之為義以是為吉其吉維何知幾之微其知維何敬以主之主之弗渝動靜一如謂是介者其庶幾乎

牟節叟子子存齋銘

人之一心虛靈公溥中夫地立以奠廣宇氣化流行陰陽寒暑職職並區區吾去同宇或飛或躍或散或聚變見在彼吾若無與有觸吾前豁然呈露而有至近飲食男女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是無顯微存不存故存之奈何以敬為主勿正勿忘勿長勿助在立則見無行不與吾非能之營事斯語敢述所聞以告節甫

潼川于允實節甫不欺堂銘

母謂不知莫余之暗人將視已帝實臨女所以古人不見是懼敢告于君乃事斯語

潼川運司新建懷遠堂銘

維天生民羣植並鶩作之君師用莢厥庶大夫卿士牧長艤輔陳維挈持細大且舉皇猶惕茲嗟遠去共爾忱弗屬彼穉難翹謀命使臣眾感是顯禮樂元

赫赫戴路臣拜稽首榮不益懼圖惟斯酬爰發履屨  
孰施而理孰蔽而敷孰後孰先孰若孰不孰為誓  
未就理所孰為不減憎我憲度豈及以懷庶無焚侮  
乃咨乃度于仕于處于邑于野忠信是與懷而不咨  
亦孔之固咨匪其人明甚於賢既懷既咨罔有遺請  
朝發諸心夕振其部王澤國章有輝于下豈惟使臣  
君都美譽觀彼沾沾寵利去謂縣夜擊突郡避繡斧  
是將夸榮祗赫童孺下使不佞嘗事斯語揚名斯堂  
職念其居謂其余觀上帝臨女

潼川府新城銘

嘉定十二年春眉山李侯被命守潼夏四  
月庚午興元禁旅為亂批利閣橋果遂將  
闕潼川求嘉普君奉使按刑益守備以待  
侯聞變疾趨厥既領州益大修武備威聲  
外憚賊不涉境秋七月庚子賊平乃建治  
城望且包牛峯移西溪為父遠計任來以  
圖屬臨邛魏了翁為之銘銘曰

若昔生民戢戢同宇維辟奉天綏爰九土經猷立極  
陳軌設度體天之險等威以叙因地之宜溝封以固  
猶慮有欲不相保聚孤矢取睽門折取豫俾居無軌  
而害有禦然後禮義教化有錯我猷爾迪爾敷我綱  
爾之恫瘝則我鞠苦茲忱弗屬世環倫數大綱既失

眾目隨羣出車赤子莫爾與上估其獲則不怨  
上安於弱則下違拒極於叔季末大不舉有開其人  
受審厥御諸鎮內屬廷歸外捕如餘彼枝如朋從服  
事權雖削財力猶故取平日久歸獸偃武淮盜漢寇  
西戎北虜乘閒伺虛營驕用侮維時羣公為郡國慮  
然而猶有城郭兵伍迺自金陵讀周官謀制肉才膚  
以昭曾庸郡鮮餘財長留賦庫復念亂旋新撤土矧  
中興後張弓未紿國瑜於和財耗於賂壞崇弗壞  
籍弗顧雖遇小偷羣蟻并射彼封疆巨無所於許  
持負任繼屬道路肯於伏難焚死弗去土恃常心  
賊是阻况棄其常守在乎楚蜀之鉅屏如益梓即益  
城弗算多歷年所以因創難始議與堵梓非無城鞠  
于水滸侯吳侯王侯沈侯許元豐迄今績用亦著  
人心弗同前作後沮或修或否靡有廢况城之南  
報彼牛首如薄而登如俯而取方時寧矣未睹其咎  
卒然有戎委柄授手斤斤李侯我事孔敦維時膚使  
同德相友適量弘稠適審薄厚適上事期適均地守  
迺抹酒築酒前迺斃迺法其西緣彼大章如滌帝牲  
如麗辰壯維南有闡此若益豆維西有漢練若蒙猶  
人謂斯何私相與語我城我地出儼久我收我監城  
池此寧仍俾後人永念括播人之有善則若已有先  
壤而防先變而懼母生戎心棄成恃隨我銘不磨

式毅爾後

嘉定府延祥觀鍾銘

二五之運微為五聲周旋相濟礙緩相成人於天地  
稟氣受形蓋與聲律一本而生故為大鐘以首八音  
夙夜聽之和平其心是謂天合匪石匪金樂廢禮壞  
聲謝器沈二氏之宮僅存于今制雖存古所發亦深  
尚敬尔聰后帝女臨

高斯謀社禮堂銘

兄子高斯謀請余名堂為取大壯非禮勿履之義榜  
曰壯禮而為之銘曰

民受帝衷有善無惡氣貫於胸剛柔厚薄學問之道  
將採其備有能用力人十已千日改月化薄者可厚  
柔者可剛聖賢其躋是以大壯疏曰利其身其象天  
見天地情其象雷天非禮勿履守正由禮壯孰矣是  
陽動於復於泰而通至于大壯剛長不窮乘乾履  
為震之動始人方剛血氣奮勇而能於此以正用之  
有不可奪有不敢為以約守身以義勝欲其為壯  
百倍賁育顏子克己曾子任仁子輿養浩仲由喜聞  
雷天之壯曾不見過彼自非薄則沈於悞心褊忌修  
質柔狎安習久醜異形躁病難況悠悠君子之棄  
小人之歸茲甚可畏斯謀敬止格言是依申以銘詞  
則興對之

游景仁伯弘毅學銘

果山游景仁甫作堂曰弘毅屬諸功觀子

翁為之銘曰

大哉心乎出入造化進退古今皆我所得為彼自待  
之亦則我不敢知幸而知自好焉或衰穉氣為羅斯  
容曼或質柔於驟不能自持古所謂士則仁為已任  
之死靡移其弘無不包如天之於萬物殺不可奪如  
金石之與四時我獨冥為獨同與噴隨嗟嗟嗚呼  
頗何人斯曾何人斯其亦未之恩與先民有言弘而  
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隘而無以居  
之維景仁甫其及思乎而其德敬乎而

宋伯謨 震龍 達齋銘

王萬里名宋伯謨之室曰達齋魏子翁為之銘曰  
於皇上帝誕降良彝制陰善惡辭遜是非具平其心  
是曰良知能者迪茲造次不違主於愷直行而隨  
審於言色敬以自持匪譽匪交為所得為德備不已  
泉科澤既既盈而達誰能禦之彼所謂聞廣隙隙給  
崇朝兩集夕為非龜有全內外所差毫毫毫善刑之分  
跼隨隨夷聖雨申晝日揭聖垂惟伯謨父惟是訓

江陽集

表昆高商叔以絮矩名堂魏其為之銘曰

規圓矩方制器之具人之絮量委取於矩矩生於規



地之體數半矩為宣丈方為堵車與垣室皆於是取人以一心成位載覆充周範圍晉徽今古存之為忠推之為恕已有不欲亦人所惡以我所惡事上使下一腹之外即分尔汝是以古人以身為度舉上反三瞻前知後壁諸大辰既正于夏則春為龍妹蛇冬虎日之北至日在南斗四時夜旦皆可逆數雖天之高不出句股况我同類儲精二五既去一本安有異慮所惡勿施所欲與聚是心所加縱橫俯仰公平正大無一闕處浩乎六合何憂何懼伯也名堂堂事斯語我銘申之式穀來者

存菴銘為張點錄之作

眇然一心承散之內貫通古今包括網大苞而父兄出而公卿內而夫婦外而友生日用飲食子膳手羹出入起居于前于衡誠之斯存隨事取光且晝雖括實未嘗亡漢存雅樂周存莫彛所謂存者常常在茲張君敬哉爾心爾知爾不自存我銘奚為

迷齋銘為裴夢得及卿作

迷之為義或勞或謹莫知字始相承為訓勞則勿逸謹則無失敬哉爾室母曰不觀

慈齋銘為師邊厚卿作

聖門之學推忠則慈參賜及斬習察行著然而最於文已具中心如心見於博注人物之生職職同字

是心之靈賈上徹下參前者後窮今且古放之則準絜之則矩無適不同以一本故人或不仁喪我權度徇已所欲施人所惡既非如心紛擾百慮過也念茲反覆參顧毋為空言心感形喻

顧齋銘

潼川嚴師齋過子江陽孜孜焉敏學而審閑與之語氣聽神受將以研數理道釋回矯偏惟君子之歸非若世之剽竊語言為誣世誣民計也嘗從容言曰昔者吾摘中庸語名吾齋盧曰顧夫子其為我銘之嗚呼斯為學之大端也子昂敢辭銘曰

仲尼之道博大如天仰高而鑽堅似不可企及然而其言曰君子之道四立未能一焉夫事父事君與施諸兄弟朋友之間此庸德庸言耳而仲尼自名以發於詞子思不諱以著于篇人謂德愈盛則詞愈謙豈知知愈明則言愈艱言之艱則言必顧行知之明則行必顧言謂顧者何詩之乃春西顧善之開厥顧矣反求孰察周覽邊觀蓋反覆而視後非果敢而直前嗚呼子韶其尚勉旃此眾人之所易而仲尼之所難

彭城陳如愚愚齋銘

聖門之學貴知賤愚而陳氏子以名其虛如愚不愚與聖為一愚而不移則民之疾中庸教人是疾不痊則百其勇以及於千陳君念哉退省其私勇於克之



明以為期

虞退夫幾敬和堂銘

肅雅味鳴先且聽此詩人以肅敬雅味形樂少聲而記人推之曰夫敬與味何事不行蓋操心而存則體安而氣明閑家而威則分定而志平也官臨民而肅則上下有序而交致其情先儒嘗記敬者禮之所以立和者樂之所由生雖則去然有主有賓敬存於志慮則和見於氣形尚敬之故以徵我銘

臨江彭應龍省齋銘

朝京集

孔門弟子道師之言而有子之後曾子繼焉曾子約為事異乎諸子之論於備其施諸人必以察諸已其盡諸已又以參諸人有一毫之未合斯虧體而辱身嗚呼此其所以卒能任聖賢之重歸父母之全苟有志於是者其視茲而勉旃

合州陽醇三勿齋銘

浩然之氣生於集義未嘗知義則義外不慊於心則氣傲必有於事焉勿正心以稜待然勿正之傲則忘而廢既勿忘之又將有動長之害其朝益而莫習庶身體而心會吾非能之粗識其繫以告諸陽生相與砥礪而無怠

江萬里子遠古心堂銘

人心之靈神明所舍至近而遠至微而著母去不覲

萬目攸睹母自菲薄可憐可為佳古匪前來今匪後今吾子遠有聞于愈乃以古心扁諸環堵古前之今後之古先民與我異宙同宇氣有堯淳俗有虞淳心而古今是二天下勉哉江君天質厚女母問於子請研諸慮

曾三異無疑歸全庵銘

曾君無疑為百歲居衣厥祖訓歸全名廬抑所謂全非苟全軀人物之生一本萬殊仁義忠信自生與俱物物備具無欠無餘我居廣居我位正位我行天涂百年一日乃知免夫壁登諸有國弗終是虞豈惟兢兢懼失一夫大訓大玉允父河圖有一弗備猶忝厥初壁諸農夫全付有家疆畝室垣有葉弗重有弗弗除得為孝乎或疑求全慶及疑則舍生者不得全與可仕可已可生可死不辱其身不虧其體苟得正焉斯為全矣曾子之孝戰陳無避樊侯保身彊禦不畏謂茲不然託訓私已則于途非而孔張是太史了翁特發斯義以告無疑以儆同志

當塗李欽夫克承孰菴銘

渠陽集

荊州辛侯以孰名菴臨坤魏某發所以為孰之

義而系之銘曰

其耕澤澤其陸驛驛陰陽既索秋黍我麥其穰其黍淨淨水火既交我酒我羞自生而成俱謂之孰

而於其間送為見伏黍垂而實麥節而樂酒漿以氣  
穀養以形四時之宜九獻之節外階後先皆從其朔  
蓋所謂執陽反歸報陽伏而實陰見而文人物之生  
其本則一能者養之斂華就實其不能者與氣養  
不躁而疾則柔而還是謂不孰則柔昏失卒侯念茲  
以孰名寧惟侯之資則厚且夷而能善養如壽如炊  
剛柔節適乃底成德我銘不誣日用飲食

莆田陳師道循克齋銘

性命之原純乎天德有氣有形則感於物喜怒哀樂  
臭味聲色雖感而動乃性之欲以命節性罔匪天則  
徇欲而流斯為蠢賊人心天理此出彼入勝負之幾  
間不容髮是以先民示人用力威愛剛柔毋適不及左  
申孔訓以勝為克顏事西勿則克之自有能於此隨  
事察識如陽排陰外消內息黃宮既孚其卦為復在  
初即仁二以為吉其端甚微其流不測式昭斯銘勉  
勉無斁

靖州李外父登外齋銘

地中生木日夜所息聖人觀象以明順德盈天地間  
一降一騰道無孤立獨此言外巽體剛中坤陰柔外  
有本有文乃升之義萬物反生復命于身由貞而元  
為利為尊生道不窮所立有本於滅而進於盈而反  
人一於外貪高驚遠本之則無外極乃困所以聖人

命曰真升而士所利不息之真人能知此主以剛實  
貞元相生何有限極中庸之末凡八引詩愈欽愈約  
天德之歸聖賢垂訓貫若草木我申此義以勸謹獨

衡陽李希肯齋銘

衡陽李希肯齋銘  
名曰肯齋又繫之銘曰

父生師教人所同然而有父師所不能傳譬之苗室子  
播子堂子而弗肯彼自肺腸學乎為己仁乎由己  
或聖或狂一念收始嗟嗟李君不自暴棄我銘肯齋  
康庸爾志

高瞻叔敬身堂銘

劉文節公嘗為吾表兄高瞻叔名堂曰悅親書  
之又詩之既事與志違瞻兄參用孔曾子語更  
曰敬身以述劉義某為之銘曰

陽健陰順體性相成子於父母同氣異形終風之嘯陸  
姑之行此感彼應山夷鐘鳴是以古人跬步弗忘事  
君必忠居處必莊臨陣必勇取友必良髮膚之末  
猶懼毀傷矧受之親五事五常母問窮達與親在士  
秋毫弗盡即忝厥生豈待辱身始遺惡名曾子之敬  
子思之誠孟子之守孔訓益明嗟我小子夙聞子兄  
還以贈之為堂之銘

湘鄉趙縣尉與孫茅齋銘

茅之爲物可藉可藉可藉可鼎可包可束堅剛潔白  
 君子之屬肆古宮室編茅築木土階簡簡廣廟蕭蕭  
 侯直分社農綸乘臺上下同然儉而易足匪惟著儉  
 抑亦觀德於泰象陽於詩此玉厓其之分考工所錄  
 治其流敬文題刻楠去繁尚華損剛符欲趙君之居  
 灞泉之目章泉之詩古義是篤瞻名知訓我銘維服

清湘滕景重 厚已齋銘

人之一心至壹不貳所居廣居所位正位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爾性爾命何闕人事古之學者蓄德精義  
 各欽厥止夫豈有爲雖去善身所以善世舍曰爲人孰  
 非爲己毫釐之差厥繆千里氣烈徇節氣衰徇利  
 氣暴恥安氣柔恥異爾性爾命而人作止篤哉滕君  
 念茲已久我銘申之得善扶志

湘鄉蕭定夫 師友堂銘

湘鄉蕭定夫佐以書來曰佐之外祖王父教君  
 明師事文定胡公建炎間避地荆門外王父爲  
 室廬置貝器幣幣往迎之胡氏莫居兩嶽實訪乎此  
 佐之先人事去矣先生與張宣公爲同門朋友佐  
 繇是亦獲拜宣公子長沙真公授以居敬一言  
 又十有五載朱文公師帥湖湘佐又從受學以  
 進德修業請問文公不披而垂教焉歲月德遠  
 大懼無以迂績師傳求負先志嘗哀梓胡公文

子及宣公文公平蹟築室以貯之凡爲一室二  
 內建安真公爲文題識佐摘其語名堂曰師友  
 以請于吾子既辱書之又摘宣文語名二內曰  
 居敬進德雖然不得一言無以報來者余以學  
 未能信謝焉而請至五六乃爲之銘曰

在三之義曰君人師大倫有五朋友終之父子生母育  
 而君所司兄弟夫婦凡皆天彝彼師與友若弗是倫  
 孝敬弟順賴茲以存是知師友亦命于天尚論世變  
 必觀師傳古之師者傳道不渝德爲己之功極於成物  
 其以專門如漢授經末流之弊僅擬人羸其功愈降  
 習浮承陋詞華之趨科目之誘其下胥失求爲人師  
 雖官學校循格計資况於朋友亦罕古誼相酬以文  
 相鹽以利天開園子師道復明至于中興世載其英  
 前授後承不越居敬謹厥收居則德之進勉哉定夫  
 允踐所聞毋使往帖徒爲空文

金華邵曾習齋銘

邵曾名齋以習臨邛魏某爲之銘曰  
 人而不學自暴自棄學而不習不有諸已其習維何  
 洒掃進退起居飲食夫孰非事是在曾論羣言之首  
 邵生敬 茲如酌孔取  
 番陽許 樂 齋齋銘  
 太虛無形月星無光大明照之儀象乃章朝東夕西

夏商久北標準四游網維八極是學子業者誰實使之  
人有明德而不自知謂莫余觀不諱聞室謂姑可已  
自棄自畫沉以是心方之大明墮則靡開幸後有光  
彼日而明有室斯晦而心無時貫徹內外乾離同位  
垂象示人我猶模繪以是許君或云四土以晉為厲  
晉而不已夷傷乃至晉極而傷蓋以位稱不息之身  
何厭乎外

湘中萬伯宗宗大分齋銘

湘中萬伯宗宗大名灼居之室曰兌齋而屬予

銘銘曰

朋友講習於義為大聖人觀象吳取於兌兩澤相襲  
象水之匯字實在中和柔與外同氣相感朝溼莫凝  
如人相觀匪會匪離變象肌膚之會漸摩不已辟  
面益背萬君名室克自儆厲我銘申之高教同志  
清湘將成父公頌一齋銘

辨君築室命之曰一原之初冲漠無迹其物不貳  
其生不測兩儀其感五行異質於爻用六而著用七  
卦八玄九河圖則十引而伸之時萬時德而此一其有  
流行不息聯職共去各一大極驗之人心虛靈湛寂  
五行之端五世之實必有事焉不顯不覩是成是懼  
靡徐靡盬致用之原皆由此出殆泰尚綱終反天德  
蔣君敬之一在爾室真知實踐聲靈無歇

渠陽唐言父佑之敬義堂銘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雖此而言有主有配如見太賓  
如承大祭即事常存至蓋不貳內體既直清明純粹  
施諸君臣父子兄弟仁民愛物各正其位唯直故方  
非敬無義聖經賢傳已納而備然非實見如食知味  
非篤行之如既視地言之雖似未睹其是我非曰能  
而當從事敬告唐生庸輔厥志

臨江蕭應祥遺經堂銘

黃金滿籬不如一經鄒魯諺語本無足爭備嘆是邦  
聖人始居曾幾何時流風茂如漢室之初猶有魯星  
欽名遠跡不為利行乃自中世之經設科上誘下趨  
民散俗訛公孫弘後儒相十一齋魯假儒居其六七  
如志善好如陳車馬亦號大儒皆出齊魯近聖人居  
近聖人毋淪胥已爾他不暇計况所謂金敗家亡身  
董讓不若而經是倫蕭君休室務以遺經聖賢森列  
爛如日星萬世雖後聖賢同心有為若君是匪今斯今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八

字說

高不器字說

吾兄高瞻叔冠其子斯道字之曰不器而屬余發其義夫道與器固有形而上下之辨實則未嘗相離也而學記乃曰大道不器則道器各有可離邪陰陽盡摩而五行異質四時異氣此形而下者也而無聲無臭所以為聚散屈伸之始則形而上者固豈得而離乎此其在人也得乎天之理以為性則形而上者也得乎夫之氣以為生則形而下者也性根乎理為仁義禮知則無有不善氣聚成形有陰陽剛柔之偏則於是乃有善不善形焉為嚴毅為幹固者剛也為矯訐為疆暴亦剛也為巽順為慈惠者柔也為懦弱為僂邪亦柔也彼剛柔而不善殆沾濕苦鹹之器無所用之也夫其善者乃猶未免於可器焉然則雖夷吾之治子貢之達而其用有窮與其充之以至於不可器也充之奈何凡圓於氣質而不返諸德性安於功利而不知柔於道詎玩於文采而不知約於義理凡此者豈但可器而已中庸之末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綱不愧屋漏充之至於無倫無聲臭而後為為恭之極功斯道年少初學雖未可驟語以此然聖賢之學先後本末如此斯道所當知之以為德進道之序期無負吾兄冠字之意云

高不妄字說

兄子高斯得本名斯信故吾兄字之曰不妄言斯之未能信則不敢妄謂自信也寶慶元年更名斯得補博士弟子員紹定二年舉進士甲科授文林郎利州觀察推官過我于靖一日從容問予曰夫名以制義字以配名今更名則夫字也改諸已乎予曰勿名冠字所以共天命而視父志由周以來未之有改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大夫之更名者僅有楚二君趙鞅夫皆有為而然外此則雖臣向於君亦不之避乃若字之有改則又所罕見如叔向而又云叔譽子產而又云子美此莫可致雖然致諸義而協雖毋改焉可也且合乾震而為死妄乾之剛自外來土而為震之主於內初九實當之其爻曰死妄往言其象曰死妄之往得志也夫以陽變陰以剛立柔以實主虛以天用人此純乎天地之動至誠而不妄者也是惟不動動則得其所願故程氏傳曰誠之於物無不能動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無所往而不得其志也嗚呼若是者使有一毫之妄疇爾那楊子雲謂處仁宅由義路正禮服明知燭執信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亦此意也推然而無妄之繇爻爻象更相發明自一卦之號而言則往乃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自六爻之主而言則以

至委之道而勤故曰性吉而得志別文申義凡以實動靜之幾微發識明之分際其示學者復性之要闕遠而切近不若子雲之退而無別也斯得歸試以白其大人相與審訶焉

### 虞退夫字說

雖國虞統親迎子靖問奚字曰昔者名鉉吾伯父字以義夫迨更今名則仍故字也每惟古人名字未嘗不相襲蓋身為我易之子請易以退夫退夫請其義子曰先之為字從之從人今日曰三先則有一人非進之象故字書釋之曰進而衛氏元包於蹇於鼎皆有是義夫樂於進而厭於退者人之常情也而不知天下之理一進一退實相為用焉以八卦言之坤生震之一陽則退者進乾生巽之一陰則進者退故易中凡言進退者必巽體而大壯上六則震震巽之反也此進退之相為用者也然以一歲言之自冬之中及春之分此陽進之半也於是火出於卯南而農事起至于夏至則極矣火昏中而暑退退則陽化為柔而成萬物自夏之中及秋之分此陰進之半也於是火伏於酉北而農功畢至于冬至則極矣火自中而寒退退則陰變為剛而生萬物推此則天地之功用皆起於退蓋不退則無以為進而統於進焉統所以為退耳退夫曰陰陽剛柔之大分吾既得而聞命矣其在

人焉何如其為力也曰志與血氣相為進退義理與物欲相為進退今夫念山慾澤趨者成市而能扼車曳輪視之如仇名場利區張袂成雲而能回憲卻顧棄之如遺人見其退然若無能吾見其進而未已也不寧維是夜之漏刻常退五商以裨於晝是退者常少而進者常多也陽化為柔則曰銷月鏤陰變為剛則曰異夕殊是退者用半而進者用全也使人之於血氣於物欲苟有夾然勇退之意則曰銷月鏤於彼而志也義也已且異夕殊於此是又不止相為進退而已耳退夫舍然曰敢不故事斯語乃次第其說以予之

### 李季相字說

嘉定十五年子被命造朝道武昌眉山李公制相上游修通家之好見其子而謂子曰鏤未之字也子曰名受之父母字受之簣子何足以知此蓋鏤全之美者乃為公賦極樸之亂公曰且以相字之後數年子以言事遷靖焉君去疾以字說寄子亦既識其事發其義矣又數年子歸自靖季相攜焉說過子曰願為我申之子每疑相之為質未有所本而毛鄭以來相承為然意者天道流行各正性命則純壹不貳者也陰陽之交鬼神會則得於氣感者乃有昏明粹駁之異既去氣感則於是相之名蓋相



近於質而不同質以氣言相以氣言涉於氣形則於是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百倍其能則為明矣今公之所以字其子則曰此金玉之相也季相膺是字而味是訓也其必思金玉其身去其昏且駁而就其明且粹矣欲明且粹其必由學乎學所以明內外輕重之辯也學則知是身之至貴而人之爵人之執也凡儻來而可去者一毫不我加也學則知理義之真樂而人之文繡之膏梁凡不義而得非道而求者皆非安且吉也季相其能審乎此則為無負乃公羽之訓因其歸也書以贈之

楊志南字說

楊楚望名其子應已字以志南過季里居曰子為我述其義子嘗讀毛氏詩如似續妣祖毛氏訓以為嗣此一變也而鄭氏讀如已午之已謂已成其宗廟孔氏釋之曰謂廟當已地此二變也孔氏又引於穆不已以證已午之已蓋毛公晉謂孟軻氏之昆弟曰侔子學詩於子思又學於軻而讀為於穆不似則是子思孟子時已與已通子考之漢志亦曰已成於已然則不惟以嗣一訓而又與已已名四而實一又其文象蛇不知世所謂相屬者始於何時而制字之始自有之此又所未喻也故又不能措一詞而楚望遺應已來言于瀘俾從今讀為說子告之曰陽氣之生始

於子終於已已居六陽之極極而不變則窮故進位季南而陰陽相銷萬物相見然後文明之化成故以正歲言之物之始生蒼龍在寅朱鳥在巳自餘五位亦皆隨天而改而推其致用則蒼龍自卯以後火見而民出火朱鳥自午而後陰交而物見離餘位皆然而天地之運屈信湯摩靡有終極然則以已為已乃所以為不已也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嗚呼天地四方君子之所有事也而可以斯須已乎志南勉之以蒼揚而父之訓

史之椅之樟字說

嘉定二年春余適丹稜史伯學王子袖文以過余詞采雋明嚮趨近正余固期之後三年余又過其里三子又辱臨焉進而與之語則曰今願竊有請也兄弟初名奇章所為從立者蓋摘諸先訓少長而吾父又欲託諸椅桐豫樟之義字各從木曰椅曰之樟命之名久矣而未有以字也昔者已巳之會嘗受祭於子焉敢惟昔也請余曰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先儒謂貴其所以為成人而不敢名故命以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十有二人而已字為可易也而以屬諸余何哉三子固以請則字椅曰有儀椅曰有本而為之說曰其桐其椅其實雖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詩人之歌湛露也楓柙



豫樟枿欄枸櫨擢本干尋垂蔭萬畝詞人之賦吳  
都也檣桐美才也其實厚故其實蕃亦猶豈弟  
君子德盛仁熟故蔚然有儀之可象耳豫樟亦  
美木也其本大故其蔭廣本之則無且不能其  
身尚垂蔭云乎哉二者雖其立言之各有攸託然  
合而說之其旨則一是以古之君子不願乎其外思  
天之所以予我者而篤信自脩純體實踐逮其真  
積力久也則粹於面盎於背莫不有威儀之則出  
乎身加乎民莫不有本末之序二子其歸而求之謹  
其所修內美者故能有儀蔭廣者由其有本皆  
非可幸而致襲而取也二子於余既一再見余余知  
子審矣其自今再見子則冀子之有以不墜吾言也

戴立本字仁夫說

某被命南遷涉綏寧境戴令朝見其子立本  
問奚字曰仁夫明年令滿成之靖請辭仁夫侍側  
謂余字義余語之曰學之道莫大於求仁仁本我  
有而惡乎求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理也至切至近而人由之  
不知也有子即人所共知者而還以示之曰君子務  
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示人  
可謂切近釋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程  
子慮不達者誤謂孝弟乃仁之本又疑孝弟與仁

異體也則蔽之曰孝弟是仁之事謂行仁自孝  
弟始其義滋益曉然嗚呼仁夫其無以他求其亦  
內友諸心凡家庭屋漏之隱日用飲食之近隨事  
而著皆是物也是本既立矣日引月長其油然而  
生也庸可已乎書曰宅心知訓為至仁夫其尚懋  
敬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五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九

跋李德文勿齋四箴

四先生之微言垂諸世者多矣成都李德文甫獨摘是四條為勿齋箴既以自警且將勸右以廣其傳學者誠能以其言之不同而識其指之未盡營反覆究玩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引而至於聖賢無難也

跋六安縣尉顧士龍詩卷

開禧初正余以職事課諸生射於右庠或挽石五弓神色閑雅若無意於射中而未嘗有虛發者或挽不及石而汗顏掉腕其發不能以三十步者或既取其大引不能滿而易其次者又易其下者齊量之淺深氣格之高下毫末不能以強余方舍然有感於為文之法顧為同僚語會顧六安以一編詩求跋因為書目前所見以贈顧君今能挽強矣其必如無意於射者而後止也

跋向侍郎子謹拘張邦昌家屬檄葉

靖康末兵狩莫儻王時雍徐秉哲以僞楚叛圍城中士大夫負國賣降者行若狗彘固不足深數而其論奏之詳死節之著凡有功於反正者班班史冊及今檄葉諸賢叙述為詳不用贅贊老槍陳議甚偉

亦顯然在人耳目或又謂出於馬時中吳身仁之手則人未可以此盡沒其是也惟是此外如時中於檄陷虜後楮日以復辟事申邦昌韓狀不徐師川挂冠以去至以昌效其婢輩縣尉徐端益不拜偽放堂更張思聰亦首建反正之議皆能以一節自著者則往史所未載人不能盡詳因以 檄葉之末以見自昔雖極敝大壞所謂天彝人紀則未嘗一日間斷也

跋二蘇送宋彭州迎視二親詩

開禧二年秋余以待養不使由館職西漢嘉以歸明年春僅至蜀口聞逆穢之變倉卒議還荊州盡遣始願會新安慶奇趙基曾亦歸自西和即約與俱見其二子焉其一曠叟也自蜀中得二蘇公送宋彭州詩真蹟及諸賢題識袖以相示方塵沙眯目岷峨悽愴而余留滯南服白雲眇眇何當負笈三川驅平反加食如彭州之樂也覽詩慨然

跋黃尚書由與任千載筆書後

今嘉定通守任君魯聲韓用事時由西充承考濂州貢士發策援漢王鳳事頗切時任君疎遠小吏何預 朝廷未議亦非有實言要譽持於中心之不能已者而鷹犬於韓者遂欲摘此以為苛貨段為所抨擊黃公子由時作秩宗亟為掇辭得免又有以風方伯有親然孤齮其基此權折雖卒他地而臺觀

望莫敢寄名雷聲以相汲引者由此仕落落不耦其  
詳在黃公畫史及諸賢序引題識之文余不復贅云  
而獨於此蓋有感於天理之不可已者蓋氣數屈信  
之變人事昏明之感天下治忽之機常必由之此猶陰  
陽晝夜一長則一消不能獨無者雖然其所以主張  
是者則未嘗一日無也節之詩尹氏以太師秉國鈞  
方茂惡怨正莫敢戲談周大夫既誦言之而其亂曰  
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卷伯之詩彼諸人者方備備其  
詞好好其容等人既深誌之而其亂曰寺人孟子作  
爲此詩詩中譏刺之詩率多微婉詞義隱匿姓名至  
於自狀其人甘於抵冒忌諱如此類絕少以其時考  
之此何時也而是理卒不可泯漢唐以來殺戮爲流  
之禍至施諸士大夫而以言罪者相禁 國朝以  
仁厚遇士士生其間遇所當言不聞踈賤故也而新  
法之議紹多議和戎之議皆柄臣以威力劫而行之屏  
逐異己攬撫史事羅織口詩箋注詩文告詩書  
牘考諸道策類擢舉人文字搜遠方亭館亦云極矣  
而禁防愈密公於觸犯者愈衆人之惡不善如惡惡  
臭凡皆實理之不能自欺者况 祖宗德澤深濡非  
一朝之積及其隱於心而不自知其不可而妄之也  
雖力鋸鼎鑊在前亦奚暇恤哉任君同時被指擢者  
一在閩一在廣地之相去也各數千里而不謀同心

此何可以人力殄滅者余嘗孰復究玩蓋以是自信  
任君幸母以自足得位得時事有大於此者任君其  
勉之

### 跋房氏清白堂記

吾友張季可袖房氏清白堂記過余於里舍曰房君  
約粟得官辭而後受諸賢賞爲題識矣更欲得余一  
言余固然不知所對則謂曰輸財辭爵下式嘗爲之  
矣而論者謂非人情輸財受爵崔烈嘗爲之矣而論  
者及嫌銅臭是非混然則將何以處此季可其爲我  
以此復于清白堂主人而復以語我

### 跋丹稜鼓君墓誌銘

丹稜鼓百川始欲以紹熙之元葬其親于墓之左其  
宗人洋川通守巨嘗爲之銘墓卒於陰陽拘畏之說  
乃改卜逮嘉定之二年十二月壬午蔡始會月日既  
與銘悟則俾予識其末嗚呼自義理不競封墓大事  
乃畫棟之巫史鴻生學士豈無尚論古制習聞佛先  
者而人所共疑稍獨異則紛然以爲是關於人情往  
往以緩者爲審速者爲簡鼓君之葬自庚戌迄今一  
爲所怵動至二十年亦以不敢獨異耳鼓君躬身嗜  
學卒老布韋百川之通曉當有以卒其志者

### 跋南軒與坐忘居士房公帖

自義理不競士不知有爲己之學喪志忘於記誦儼實

於文采乃且沾沾自喜以為是射名干利之具流風益壞頹俗莫返而坐忘居士房君生長西南獨能不粗於俗旁搜博取以求其會心有未釋亦不敢有愛干言將以究詰其疑圖為真是之歸今南軒遺墨謂其技于流俗謂其剝去華飾謂其白首守道凜然如霜松雪竹者嗚呼其賢矣乎因歸其所與南軒往來書尺于其孫興御而嘆美之不置也附姓名其後

跋宋常承德之送行詩後序

嘉泰末余入為學官時柄巨擅朝將十年士氣日削陰伺風指者已密陳開邊之議一日赤青為冷太陰犯權未旬日北內門鷓尾及省部相第夾宰相襍被奔都草驛翌日上避殿徹膳詔百官上封事余時與李仲衍范少子趙全道先生同在學省李范及余大槩謂公爵及輿隸權移主上趙所言數事亦切時病余志之矣而宋君時編摩省府謂雖為父為甲兵攻為水為月為盜為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濫交起則憂在甲兵之事水失其性太陰失度犯權則憂在隱伏之盜識者臆之是歲公邊帥守始盡易武目吳曦既死在西番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燾在兩淮悉總兵民之任識者憂之而未有陳說者宋君又索言之次謂置四川類補試使蜀士得補入太學次謂蜀帥權重宜及今防微杜漸宋君既對余適以職事

見宰相謂余曰宋編修既言蜀帥權重而又欲蜀學得擬賢關余規其詞色方復不平退即為宋君言之宋矚知廟論不合力請去執政有留之者俾承泰常涉春再請乃得去方是時朝廷論議和者如出一口而乃有不苟於同以取宰相厭棄者可不謂賢乎宋李范趙與余既相繼去國時事大變宋所言甲兵武帥等事至是皆驗可不謂識慮過人矣乎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受天下未有有陰無陽有小人無君子之時故又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壁豆泉也苟疏而通之雖有淤腐可賴以免徒知壅閼蔽塞無所分別則淤日以甚清者亦與俱敗耳慶元嘉泰開禧之間而稍知此理也賢者尚可以少安於位以相與扶世建格大綱雖失亦須能取其羊竟蹈淪胥之戒使生靈受其禍而賢者徒以知言名於時可勝嘆夫後二年朝廷改元更化余被命將造朝宋君以諸公乙丑送行詩墨本見寄因以所見題其後云

跋思濠史氏遺安堂記

萬物之生洪纖鉅細各得其分人惟率五性素其位謙於中之則無入而不自得否則躡焉不能以自安冕服春秋諸侯之所易也而不出於天子之命則不安稻錦民生日用之常也而衣食於三年之喪則不

安晉武公必請諸天子之使宰我必問諸夫子使意所欲為君之而安矣以請問為也人之情至於總統覆護豈非天理之正然驗天理之正則莫切於此儻於是而有得焉則浩然天地之間死生利害之變舉不足以易吾守況其餘乎史君以遺安堂記相不用述安之為義識其後云

跋眉人王慶長辯蜀都獄

後唐張不立嘗為詩曰朝廷不用憂色俗稱霸何曾是蜀人人以為名言至 本朝張次公序蜀檇抗天覺逆凌戰歸蜀大抵亦皆為蜀人辯數者也忠義固臣子之常分知不知庸何恤而蜀人之大節表表在人亦豈在國者之所能測二子者之撰亦不洪矣故不若東漢辯蜀都獄蓋不專為蜀辯將以發左思抑蜀黜吳借魏詭譎之罪實有功於名教也士之生蜀者其自宜知所愛重毋使後人辯今猶今辯草焉

跋虞丞相帖

右雍忠肅公所與袁山楊公民極來往帖也首帖所請已抵大安侯公案到結局使行王總卿除章諭蓋公紹興三十二年由西掖吏官宣諭川陝秋九月辛亥乃以外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王之望代之次帖所謂當塗公構後不旬日赴關下又不旬日走萬里九月抵漢上蓋隆興元年春公與時宰在以敷學知當

塗六月由當塗召還甲申歲復除吳官每諭京湖也所謂虞帥以書約和 朝廷以洪同知書報之蓋是歲七月乙未金人統軍張石烈志寧致書于三省密院謂舊歲真如約則止九月己丑朔上命同知密院洪遵答書言海泗唐鄧等州事在正隆渝盟之後我未遣使之前至於歲幣則兩淮彫殘之餘未能充數今遣密院計議官虞仲賢等至軍前詳議書末所謂大而有理者即此書也公與王瞻叔為代雖知時論弗合而於瞻叔蓋未始隙也公又嘗薦之於上前未幾乃與葉寅宜檇八公及召還王又疑公必相仇報凡所以毀公者日至於朝後又與王珪以公差皇甫備知信陽軍中公後又力主棄地奉讎之說合鄙以軋公及張忠獻公至是所謂大而有理之約亦不復然矣其嘗閱公奏疏有之望飛巨不已不知臣實未嘗於陛下之前 朝廷之上百僚之間出一言一字以短之望者今觀此帖乃與其交友私書亦謂王總卿為宣諭川秦之福公之所以稱瞻叔蓋若此及爾如實諒不我知嘗三復紛暴之事為之嘆息

跋明道先生和康節打乖吟真蹟

聖賢事業本經綸自為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 老蕪千古已占西軒度午春時止時行皆有

命先生不是打飛人

邵氏子嘗以康節先生墓石屬筆于明道先生久而未得其說步于庭中忽躍然曰吾得之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乃書之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及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類然其順浩然其歸而筆後遂以安且成三字終一篇篇之大指嗚呼論康節者多矣而未有親切的確如斯三者也學者之觀是詩誠能以是參焉而知以打飛自謂非一於歷以經綸答賦非一於通然後二先生之心可識而學者亦有所據依也同特倡贈者如富文忠王懿恪文忠烈司馬文正及洛中時賢皆有詩明道獨賦二詩今所得真蹟惟後一首而前詩幾空焉宛玩聲畫於百數千年之後猶足以興起頑懦況於親炙之者乎

跋文忠烈公真蹟

右潞忠烈公三帖皆元祐初公以師垣便章重國時也帖所謂腹疾則元年九月也公以是久在告不克陪宗祀時年八十一得疾稍間而筆力適勁若此且其詞氣謙厚惟恐失一士之心衛武之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斯其隅而有誦者可知矣後一帖雖史牘而緘封乃公花書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

名以為私記故雖花書如韋陟五雲體是也國朝大書亦多以名為押而圈其下全其可考者如趙清獻王文公皆然而熙寧間至有化書彙作卷之語益可推見今併存此幅以識前輩典刑云

跋祖澤之龍學帖

右祖澤之所與李才元帖也才元之入乃裕陵東記至數其去後之日而虛記注以待而擇之之出則以王介甫詔治其移金借酒事至責散官以去皆熙寧初也故今第一第二帖才元方赴闕供職而擇之已榜舟出門擇之雖出尚幸才元之入也居無何才元以章介甫制多訓教語忤介甫力請去裕陵固留之三年又以論青苗法繳李定詞連托介甫明年竟出知汝州人主急於求賢而大臣果於嫉善若此嗚呼吾乃今知大臣喜怒之過於人主也中帖所謂才元府推未知才元為京虜在何時也當者

跋蔣希魯齋學帖

右樞密直學士蔣堂希魯一詩前時遂翁者適公自稱也元厚之賦淮漕司庭檜詩有孤根元是遂翁移之語即指公也少愚則白雲張氏字也公再年杭白雲自蜀遊杭道舊賦詩情思諳然而筆畫動直有法尤為可寶傳讀公脩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尤善作詩而伊川程子記蜀守亦稱公損激樂變滋祠

修府舍三事觀此蓋可想見其為人矣或曰之二詩蓋裝者失次後詩當在前乃白雲留杭日面故書名前詩當在後乃白雲去杭後寄性故稱私號亦未知然否

跋鮮于子駿帖

公字子駿關中人終於集賢修撰知陳州裕陵稱其文學司馬文正公稱其政事蘇文忠公稱其詞章泰山孫先生稱其經術公之為人大略可觀矣今觀此帖雖游戲翰墨而大要使人內觀返照以求其在已者學者循是而有得焉則知此詩不但為紀老設也

跋河東轉運王公簡慶後家書

有謂于余者曰寓雅之百丈戚里王萬榮余進而揖之曰雅人安有戚里者邪曰我駙軍晉卿之後以靖康避地至此我從祖廷為河東漕既擊于虜數當家訃今真蹟尚存且屬篆書其後嗚呼靖康之禍烈矣鉉廟為第九世即位之年當 本朝一百六十六年抑州謂陽九百六者乎太原之歸職方最後而最先失帥巨張宏純及韓運公蓋力守城九九月卒與城俱陷其時張克敵晉死于汾霍安國死于懷之人尚得獨生或曰陵乎漢烏取諸曰不然天盡道窮後首于虜謂陵可也不忘君父志在復還陵烏乎然虜既歿我與戴文愆有志莫遂首自厭象遺其子孫以

示必死此其心繳如白日陵烏乎然余嘗反覆觀公之心書雖惜其不死而重於其高區之心故書之以慰其子孫之思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集文集卷之五十九



重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

跋

跋武連湯尉檄

嘉定六年夏五月甲子余過劍門有得武連尉湯君丁仰檄藁以相示者陳義開偉讀之慨然因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蓋氣數角倍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所不能免也而使斯人猶有所為依以自立者則以天彝人紀未嘗一日間斷耳晉侯不安於自製之服冕更始愧汗於盛陳之郎衛劉仁恭歎於自有之推節彼盜賊小人懷女效怙亂蓋嗚咽之深者其心術猶能時時發見本朝數巨寇其馮阻作昏如益如貝如邑如睦其秩虜以叛如昌如豫如曠莫不有死難友正之臣雖然受任典職者耳而奮自布衣無尺寸之柄獨以區區之筆古扶植人心如湯君者豈不益可尚哉為我寄聲謝之毋矜焉而畫也毋撓焉而折也毋不見知焉而措也士所當為蓋不止此湯君自重勉之

跋張于湖念奴嬌詞真蹟

張于湖有英姿奇氣着之湖湘間未為不遇洞庭所賦在集中宜為傑特方其吸江酌斗窟發萬象時詎知世間有紫微青瑣哉余客唐安湖上討孟甫袖以見訪是日八月既望後此者蓋四十有七年矣撫卷

太息書而歸之

跋唐恭懿公遺墨 十一月五日

自吾有狄難而從容就義如劉仲偃傳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及今唐恭懿公為死節之著者其次則蔣興祖死于陽武張確死于隆德朱昭死于震威郭濟朱友恭死于涇原其次則有忍死于虜卒能自明者蓋又不可勝數民雖靡盬或吾或謀或肅或艾自昔雖大壞孔亂此理蓋不可與之俱殄也或曰如恭懿及傳公晦親在可以死乎曰事君不忠位官不敬戰陳無勇虧體辱身以羞其親而猥曰吾將為親屈也是擇義不精跋前疐後鮮有不失其正者也烏足與論二公之心

跋黃侍郎 贈若 送虞永康 贈簡 赴方岳詩

嘉定二年豫章黃公被命帥成都詔四蜀軍民利病吏治臧否咸得驛聞明年公至蜀即以三士聞于朝知黎州何侯應彦知永康虞侯剛簡潼川通守楊侯洪也而公於三人則未嘗有一日之雅左右之客也人謂是舉寔光前聞先是制置使劉官有所謂歲薦者必效 詔旨而安撫司則未有前比也至是實何皆召楊得陞等郡官擢虛侯以私計不便嘗欲控辭而親友咸謂於義無當乃謀以單車就道未行之數日黃公自為詩以送之未及就募駕部使黃有言

詔子祿祠暇日公之僚屬得公所為詩書以示虞侯  
侯請勸諸樂石以毋忘知已而未有識其顛末者會  
其亦罷廣漢道成都乃以屬筆其因惟公之詩所謂  
才高真後快世隘多疑忌等語方其屬思時蓋未知  
有此也而所言已若此公之識高慮遠且藹然有贈  
言愛德之義真不可企及哉詩云雖曰匪子既作爾  
歌請以是復于侯而識諸篇末

跋金堂謝氏所藏伊川程氏真蹟

先生移書謝公令者王輔嗣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易  
人謂先生惟是之從無所偏倚故也然嘗觀楊直道  
所錄先生語則蓋亦有說焉且其所錄亦曰如素未  
讀易不曉文義且須看王胡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  
熟誦然後却有用心處審此乃是要從三家彙釋文  
義文義既熟然後能優柔厭飲以至於泮然怡然冰  
釋理解本非謂易至三家而備又非以尋釋文義為  
是也不寧惟是先生平生功夫惟在易傳異時門人  
求之弗得極於寢疾乃始以授尹彥明張思叔而曰  
只說得七分且更自體究嗚呼由三家之文義以觀  
先生之書亦幾無余蘊者矣而深藏固卻不得已而  
後出且猶以七分言之其所以望於學者之真知實  
得者為何如讀此帖者誠能以是致思焉而後知先  
生所以勉謝公之意

跋閣中蒲氏所藏石范文三家墨蹟  
石才翁才氣豪瞻范德孺竇端重文與可操韻清  
逸世之品藻人物者固有是論矣今觀其心畫各如  
其為人昔人所謂心正則筆正渠不信矣夫

跋蘇文忠墨蹟

歐陽公之司貢也疑蘇公為曾南豐實之第二然南  
豐時在得中公初不知也及蘇公司貢則不惟遺其  
門人雖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遺觀其與李方叔詩及  
今蒲氏所藏之帖若將愧之者然終不以一時之愧  
易萬世之所甚愧此先正行己之大方也使士大夫  
當懷歐公之疑而有蘇公之愧古道其庶幾乎

跋樂子仁并為洪稚王作壽樂堂記

君子三樂之目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人所共欲  
也而有命焉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則又未可  
以彊致也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則在人者皆  
可得而自勉今王氏四世一家以壽樂名其堂吾友  
樂子仁嘗為記之而屬予書其榜夫所謂有命者既  
得而有之矣所可自勉者王君其亦懋故之哉

跋蘇氏帖

蘇氏翰墨其散落人間者何可勝計而楊氏與三先  
生為比鄰所蓄尤夥且可信不誣今觀少公帖所謂  
與家兄同住京則熙寧二年所遣也時長公判官告

院少公為條例司檢詳帖又謂少公已改差陳州教授則三年所遣也其字體與中年以後極不相類乃知前輩於小學猶進進不已況其大者乎聞楊氏所儲尚多其晚年既貴尤篤於故舊之義此尤當令後生輩見之也新陽安別駕宋希古以是軸轉似敬題其後而歸諸楊氏其謹護之

跋任諫議伯兩帖

忠敏公以元符三年冬十月為左正言未及半載論事凡百有八疏明年建中靖國之春三月以忤曾布罷言職為度支郎又兩日出知虢州五月至虢以後猶言事不置乃詔送吏部明年改崇寧十月除名勒停編置通州又明年正月與陳瑩中龔彥和鄒志完馬子才張才叔陳純益江民表諸公凡十有二人同時得罪公獨遠徙昌化又逮捕其子下吏三年入黨籍四年以星赦內徙道州大觀之明年又以赦自便乃歸通州今帖中所謂戊子即自便之年而寄食海墘即指通州也其跋康公諫草所謂前年過長沙即內徙之年希古則常御史安民也共惟 徽考始初清明登纈泉正布叙在服凡一時元凶鉅惡如糞蔡諸人悉從寬從天下以為小 仁宗此 徽考初志也曾布與韓師打並相布挾私惠失一為趙挺之所謀稍與韓異而登洵武愛莫助之圍進擊京由是復

用布將援京以助已排韓不知京進而布亦斥去矣以 徽考之初志合眾君子以扶持之且不能以成建中靖國暮年之化一小人乘間抵牾引用非人遂能轉移人主為崇觀政宣以貽後日無窮之禍所謂一言喪邦一人憤國吁其可畏矣夫

跋陳思王帖

按隋秘府所藏有魏黃初篇其書至唐初已亡莫知為何等書也以類推之如子建之遺文在當時固多有存亡者矣獨鴟爵等賦云乎唐太宗出御府金幣致天下古本命魏元成及虞褚定其真偽篇各有印印以身觀為文今鴟爵賦及贈王仲宣詩皆有此印疑為唐秘府所藏矣亡何遽為武氏子脂澤所得良為可惜最後有在建業文房而後歸之浮休張氏蓋幾於覆危而僅脫者一縑素之傳固亦有幸不幸哉今自隋煬帝至浮休居士所題其為帖凡五雖乏精神頗多態度或疑贗偽或謂臨模固亦在疑信間然跡其所由來則源流固自可考今藏于新普安史君任公之家嘉定八年春王正月臨印觀其得與寓目輒題其後

跋傳諫議帖

胡明府所藏傳公詩帖今十有四年矣公為人剛方有守嘗為諫官以直道不容今觀其賢勞於使事至

其亂有蹈危舍佞念不忘君之意公之盛心於此略可見云

跋虞雍公札文折虜使秦劄

開禧元年虜遣使趙之傑賀來年正旦以十二月二十有七日見于紫宸殿容止倨慢持國書邊巡立若將要上爲起者閣門覺其登筆書以進之傑益怫不平贊拜復端立不動公卿以下倉皇未知所出先是了翁仕成都日於忠肅公之孫某獲闕公乾道折虜使秦劄竊所嘆異每以墨本自隨至是以館職班裏見退至殿廡偶聞慢使頗類前事適以誦言于朝而在列之士亦莫速達轉相口語少選則聞乎章軍國事韓侂胄勿遂前奏請駕還內殆如乾道故事繼有旨更以正旦朝見故事越二日使介三節人俱遊天竺寺謂之出山尋命寢罷鄧友龍時以夕郎館客尚慮之傑反覆牒議正旦朝見儀凡一再往僅報云來日權行折身又所賜鄉茶不受某聞其詞竟尚涉驕蹇遂以公奏劄墨本達諸春官侍郎李公盛將轉致于宰輔由是諸公始曉然知其事然聞侂胄猶謂此謝開之之爲不知開之東政尚後此十餘年也越翼日某因從三館取會要寶錄國史聖政日曆諸書編加披閱於忠肅公折天錫事或無所載或略及之率舉趙文定公所書抵牾而寶錄則又削去問起居事

仍書垂拱殿賜茶酒茶酒未嘗設也又書知閣門事王抃上言云詔明日引使人朝見乃以專美於抃而抃詞止議受書之儀復與此不合於是乎不覺慨然嘆曰夷夏之分此非小故也而史之闕顧若此况自吾有狄難爲所憑陵厥非一日東都之儀比使進書跪於殿下內侍啓書宰執受讀而後使人外殿長跪傳道虜酋之語問主人起居事體善若此迨紹興遂於和戎乃始過自貶損至廷論固爭僅使秦檜攝冢宰受書雖謂善於權宜而慢書悖使名稱不正屈辱已甚今不堪復言矣至采石之役虜氣甚索首遣信便于我叻用鈞敵之禮然後威令復振朝廷以尊公所遣王抃諭使人之詞謂問起居事行之又將十年正指采石以後也然則采石之功於國家所補豈淺淺者在廷之臣和戰異議既未能棄機以復境土而所幸通使自彼則探縱抑揚惟我嘗制由是將盡還東都之舊亦無難者而高忠建之來責臣禮請土疆近使之論乃謂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二三時賢爭之不勝故其所裁損僅十有四事耳視南渡之初固已差強人意較東都之舊則尚多餘憾且忠建之登進國書也猶不肯用新儀陳文恭公康伯雖能折之以詭然猶是館伴掣其書乃得進呈誠未有若乾道七年之最爲得體者也太史氏竹窗

大書以詔來世而於此俄空焉况自乾道辛卯距開禧乙丑不過三十有五年使其所得公之壘本偶不在篋笥間則諸公但謂前有陳長卿而後有謝開之曾不知費用敵禮于我防于米石折北之餘此繁誰之功而因變制宜使虜氣撓折國威用信如趙文定公前後所云其事亦未有以加於公之右者徒以文獻不足無所考證其有能言之者或僅出於區區蟻虱之小臣可嘆也王抃嘗為公傳諭虜使然則抃蓋周旋其間而身履目擊者也淳熙八年去此未為遠也而北使魏正吉蕭梅來賀正且要人主起受書如舊儀人主難之方改日引見抃於前事豈遺忘之邪乃徑許使人明日以舊儀見此獨何哉雖然彼武夫小人自有肺腸不足道也而當時惟趙忠定公以從臣爭索輔之臣授館之使此何等職分獨未聞一言及之而委之於一閤門雖卒於出抃以救其失而損威辱國固已無及此又何也攷其當時所謂宰輔者則謝開之乃執政之一也不知韓侂胄何所據而尚云爾邪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敢附益其說於奏札之末以備太史之闕文云

跋陸日新盡忠辯誣錄

開禧三年有大誅賞者二襄陽被兵幾百日而解圍導曠作亂日數旬而反正此關係蓋不小矣卒之私

意實亂是非倒植沉于今而未明可為太息云

跋晏元獻公帖

元獻公三帖其論西邊攻守當是康定元年冬所作論富公充使當是慶曆二年春而所與評事帖則公為相而富公未第時也雖以婦翁子婿至論國事不嫌於矛盾而使虜之役雖非富公所樂公在樞府亦未嘗以奪公也至康定攻守之策則韓宗獻主攻范文正主守而公與龐莊敏田宣簡諸人亦每以未可輕動為言卒之涇原之師累敗滿野則公所不主攻策之為得也先朝一政一令必集思廣益孰復而後行之其審重蓋若此然且不免於敗然則開禧用兵嘉定和戎不必皆出於人之所同是其得失又當何如也公之孫曰子中嘗昌言於嘉定抑所謂維有是似者與

開禧三年冬聞權臣就殛余表兄高東叔為

詩志喜余兄弟相盜借賦大抵雖以去凶為快尚以函首請和為國體慮也嘗以寄虞侯仲易之詩曰自是去凶明國是毋輕函首啓戎歟而其兄伯易亦曰函顧謹勿為終策天下英雄暗破頭或者尚謂過慮也明年其事果出於此有傳賢關士人書者乃子中也英詞勁氣踈暢磊落識者傳誦信知義理之在

人心蓋有不期而同者也

跋崔吉甫 三邊表裏圖

寢薪於未火昔人以為閻於治體火而既然矣寢者奚自若也吉甫方持從新之說以行于天下所見公卿貴人爲不火矣亦有發於斯言矣乎

跋東坡獲鬼章告裕陵文真蹟

前乎此王韶用師熙河後乎此韶之子厚用師鄧鄠雖僅得空虛無用之地而抗士之精殫民之力所發已不貲然則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黠酋即擒餘寇踵附盡境而止叛服而舍君子與小人之異蓋若此崇寧以後尚謂垂簾之政違背先志何哉

跋東坡書張志和漁父詞大字

文忠公自謂作大字不如小字雖亦有之然其英姿傑氣有非筆墨所能管攝者則無問大小一也

跋山谷與楊君全詩帖真蹟

右二詩一帖筆意清澹與世所藏者絕異蓋元符三年所作公晚年書也後此者五年而公下世公嘗自謂年衰病侵百事不進惟覺書倍增勝前輩進學之功雖於書翰餘事猶然今藏於楊氏之孫齊美余同年友也嘉定九年春二月攜以過余於梓州因書其後

跋東坡次韻王晉卿乞花詩真蹟

東坡元豐詩得鞠其所以往來者凡二十有四人而

首及王駙車蓋取其一時語言煅煉文致幾以抵于大謬他日元祐召還而見又與駙車往來視昔忘替此雖小事亦足以見公素守不以禍福利害動其心也

跋丹湖墨竹詩帖

右墨竹二幅行草二幅皆迫近文湖州乃李致堯筆也雙魚印爲時雍二字圓印文爲致堯而方印則云李大醉墨致堯騰之長子故自謂李大致堯早以書畫名於時元符初黃魯直在戎州致堯嘗從乞書黃甚子之距元祐四年蓋十年耳其後爲尚書即馮瀛書奏疏由是被遇爲書學博士云

跋東坡辭免中書舍人藁真蹟

元祐垂簾凡熙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罷之惟恐諸公但知目前事勢不得不爾然議之則曰是以子改父也從而闢之則又曰以母變子此皆非真識事體者惟坡公訓詞獨能推本於神考欲爲而未能之意文實夫范堯夫韓子華孫和南安厚卿之去公所草詔皆以 先朝付託爲詞而用楊元素陳彥叔李邦直呂穆仲唐義問之詞亦卷卷然 先帝之約束溫文正公以議新法不合去終元豐不起而臨奠之文曰知之者 神考用之者 聖母呂惠卿被遇 神考致位宰席其南遷之詞亦曰此 先皇帝之意至於熙寧宰相之卒不過曰方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



之興亦未嘗深詆之也今觀公辭官之奏始傷美於神考其詞氣和平而不對也其識慮深長而有託也使時賢而皆知此意也豈不足以章先志而明後愛矧神考固嘗流涕於二后之請懷愧於交上門之圖慟哭於求樂城之敗凡即於元祐諸賢者未嘗不知之特當時未有將順而止救之者耳其曰受先朝之知雖宜仁亦嘗言之公非姑為是詞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一

跋

題趙侍郎公頌帖後

米南宮心畫高妙不肯為他人下筆獨為劉巨濟書此詩淡儀趙公才思詳華雖見之餘事者類絕人遠其亦為米公臨此帖前輩高懷曠度雖一枝一能樂取諸人不必皆目已出也米帖今刻諸括蒼宅趙帖今藏諸成都貢士郭之章家郭之先君子嘗事趙公云

跋南軒所與李季允書帖

南軒先生受學于五峯胡子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言也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為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予之前輩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其言若此故得其說者發於憤排之餘知則真知行則篤行卒能以學問名世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今帖所謂無急於成乃先生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耳

跋高宗付兵部凡事密奏宸翰

淮西之變乃紹興七年秋八月戊戌此九月壬申以後詔書也涪王始為涇原都監張忠獻公擢置川陝寔拔為統制官明年權永興軍帥由是受任數有克捷上既因魏公以知涪王魏公俄以罪去嘗為所薦引者皆不獲自安上謂宰曰頃臺諫好以朋



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矧如涪王固魏公之所拔邀在遠外上履其不獲安也迺詔使得專達君目之情士所壅底若此用能崎嶇戎馬聞蒙犯巖嶮卒以弘濟大難紹開中興也

跋遂寧傅氏所藏濂溪伊川真蹟

蜀雖僻左而先正大儒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皆嘗不鄙而幸臨之今其遺墨多在蜀而了翁偶獲閱見者如濂溪先生帖伊川先生手刺則遂寧傅氏各藏其一而濮陽度周御所藏程刺亦得之傅氏也伊川先生帖則金堂謝氏有之明道先生帖則余得其一焉乃和邵子打乖吟後一章也三先生始在蜀時所聞未彰而蜀人從之者已衆矣謂其詩讀其書且猶以未足也得其隻辭斷冊猶寶之不置至貽之子孫弗敢失墜今三先生之書滿天下而學士大夫不知好之有好之矣審思而篤行之者蓋鮮而抗之於高遠邇之為艱澀或託之以為街衢之購者往往而是吁可嘆也

題劉左史

光祖

所書潼川陳荷之母任氏墓銘

潼川陳荷袖以其母任氏之墓屬銘于起居劉公公前後四仕于潼習其族世土風故紀載平實可傳世示後昔人之葬求之天下名能文辭者必曰是其死

不為辱而名永長存况公端人也其言滋可信荷也持是有以葬云

跋胡文靖公晉目橄欖詩真蹟

無味之味至味也乃五行之太極也鹹苦酸辛甘則五行之所作也皆五味之一也然其間所謂甘者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色為黃在音為宮則甘於四者猶得為味之中也故茶不如齋也薑不如飴也毒藥不如嘉穀也苦節不如甘節也龍逢比干不如咎夔櫻契也然則橄欖之以苦見取何也謂其變之正者也崔嵬諫目心憂主無一偽世固有持是而不見錄者多矣三復是詩而有感焉

跋孟蜀斷壘

凡前代之遺編斷簡苟嗜古者皆知好之亦有事雖瑣瑣而以久見貴者且王孟之在蜀也何翅井蛙瘳壤迨於建之世莫獨能為之厲禁其厚於前人之意猶可察見於此以知秉彝之不可殄滅雖紀綱大壞之時而猶然也伯起藏書至此亦可謂好古博雅也矣

跋山谷所書香山七德舞

黃大史得書之彙著今此帖又因觀海恠圖以發其趣故視他書尤更沈着痛快然不出其氏名稱號豈猶有所新於載純師邪此詩舊本子夜作天子今來

作爾來治定作理定以子夜對辰日則今本為是惟廿有九廿有五以字書及秦漢銘文證之只當作一字讀今乃併二字為一成六言其偶然邪今藏於寶中李氏誠為可寶云

跋胡知院 與 季津往來書帖

首帖以貧賤憂虞為芻劑以撫事不及古人自嘆此前輩進學功夫也餘帖亦皆平實有味因知世道汗薄雖筆牘之間率為說說不情之言是特數十年間事耳

跋楊參議與家書後

資中楊侯東叔自涪陵罷歸攜其先君子參議公手澤以示余為之慨然曰臺諫許風聞言事此本先朝良法美意也然既務博採故亦時有諸人之詞得以乘間切售者且歐陽公一世大儒也而一再以閨門事得奇謗故最後公自列之疏謂自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冤 神考亦曰豈有致人大惡便以風聞為託卒正其事嗚呼楊侯東叔其亦處於大惡至免之未明者乎茲而不言則所加之詞乃蓋載不容之惡也抑窮辨而力白之則風聞之地無可辨之理然則將何以自明也昔者唐人柳璩遷右拾遺而蕭傲諸人謂其不能事父封還詔書其父仲鄧詎之曰謂璩冒處諫職則可謂不孝則

誣夫人謂璩為不孝而父謂人言為誣使仲鄧而偶不逮見也璩將得為全人乎今楊氏之謗不若仲鄧不孝而偶不逮見矣故未有以明也然亦幸而手澤歷歷者存也玩其詞蓋兼之以教愛託之謂之純二切亂也而詳盡極天下之真情者也楊侯持是以立於世也其亦無覯矣乎雖然已事無可復言所謂勇於從而順今者公固無及矣若體受而歸全則侯尚勉之以復干親以信于人

跋楊司理德輔之父 此問辯曆

易言學取問辯實居仁行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明辨篤行大要惟一問字最是喫緊蓋好學之人既有以備事物之理括古今之且苟不得所疑而問之則將紛紜膠固無以發其思而進於真知實見之地雖欲行之惡得而行諸吾鄉楊君為問辯曆以質諸師此最得為學之要後生初學嗒然自是恥於扣問者視此亦可以少警矣里人魏某書而歸諸其子德輔嗚呼其永用享勿替

題普慈馮惟一率錢建貢院疏後

普於東蜀為士大夫郡而未有貢士之宮誠為闕典然普之公私財力則反出諸郡下故繕營之費之所從出只如劉光遠冠類試前所未有職風化者表而出之是以建一門閭遂致歛民而給用幾以啓訟然

則工役之不可輕議蓋若此馮生蓋為扶持是以白郡侯物土賦文憲持計庸屬從於某人取財於其所俟成規畧定乃以授于諸臺是時提學司當首議給助為諸臺偈時不可失生其念之哉

致邵康節逢春詩

先生妙極道數從容於義理之會雖形諸餘事無問精粗莫非實理素濩以來諸儒鮮能及之此所謂豪傑之士也陵陽辛君鉉得其所書逢春詩嘗以遺臨邛魏某辭不敢有仍書而歸諸

跋呂正獻公繳進與龍節度使例外送物奏藁元祐初政以文忠列平章軍國重事司馬文正呂正獻為左右揆范忠宣呂正忠劉忠肅韓明下王右丞諸賢為執政文正既卒正獻獨為右揆者幾一年有大遼使耶律拱辰韓之來則正獻為右揆時也羽儀自辟參錯顯存者皆若人也虜人聞之不謂中國有人乎方物之獻度軼常此亦足以見尊賢尚德之風行乎蠻貊於斯時也遼宴納貢鬼章即擒交趾劾順不以有人矣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嗚呼盛哉

跋韓持國帖

韓持國以元祐元年五月為門下侍郎明年七月壬戌以與范榮公爭論刑名事口陳其過而不具文字

自是罷政分司南京是時潞忠烈公平章軍國而申正獻公獨相今帖中所謂僕射相公者蓋指正獻也御劄至謂奏劾臣條既無明文何異茲議正獻遂累章力爭中批之詞猶厲則復引近比進擬越三日甲子乃有太資政鄧州之命然猶用前責詞賢正獻再請及於便殿及獲數陳越八月辛未然後命詞且蘇文定以均逸為詞前輩之於氣類愛護保全不得請不已非所以合鄙鄙交也非所以揚已取名也為事體惜也為人全心術慮也為國家留賢也其言自皇帝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訓以仁義之道調平喜慈以復仁祖之政正獻誠心於此可見而宣仁亦委折從之不以為忤不如是不足以為元祐倚其休哉

跋何丞相與家所藏 欽宗御書

嗚呼靖康之狀難始於熙豐成於紹聖極於宣和迄欽廟倉黃即祚則事已不可為矣明年政元猶欲勉自支持內則募兵以為禦外則奏幣以求成皆不可得則主疆帝號全是亦無功矣事勢若此乃始罷唐愷而相何鼎此正姬晉侯之妾宴安佚樂以成之蓋非日迫二豎子者已據守其膏肓攻之不可達之不及且召盤縵而視之雖百縵何為彼承二子之一笑耳而况未必縵君乎所幸康主霸府之議自發於何公宋之中興醫至語是賴他日虜營易代之議

公亦持不可卒以不食而死之二者不猶愈然無可以自贖者乎黎身標持天下五十年及禍亂之成乃得保身歸以沒 欽廟即祚十有四日而虜薄城下尋以比邊何公為相數旬而逢辰百罹殞命朔漢天之夢寐殆不可曉幾風且了翁後此九十年伏讀袁翰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繼以實涕去

又跋

柳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警方古所謂詰爾戎兵者不過如此今國家閒暇及是時不此之圖而護疾忌醫一旦潰裂四出乃始城郭驅市人繕戎器以為守禦之計割土地輸金帛質子女以奉和好之成內學而皮非也於中國軍及鬼方猶為國家有人乎自中興以迄于今又四為和議所誤而用事者每恃此以為固三復 猷陵宸翰為之流涕太息蓋其掩

跋鄭忠穆公家問遺事

叙南守鄭君繼道以其大父忠穆公手澤及遺事一編建炎後辭為翁識其末了翁於先正行義在蓋膏誦而為書吳故於其所歷亦竊幸有聞焉方二凶諭其黨建請臺諫章 疏露名付外蓋以是恐噶言者公獨於此時連柱其罪又請于太母乞降付三首以示凶如寺人孟于作為此詩家父作誦以究王

訥皆著其姓字于詩之亂無所顧已此人所難能也東朝幸仰詔書以眷聖為皇太弟明愛為皇太姪公復留自有班爭之既不果則請朝獨對退又與王庭秀上疏力爭又與宰執同對簾前又乞召庭秀雖以太母欲令眷聖總領兵馬公猶不謂然太母又令至都堂則朱藏一頗夷仲路公強張逢明諸公皆在藏一於青囊出羣臣所上書示公公與庭秀力陳昨日詔書不可宣於外此猶曰若以五日時事豈爭此名位邪必欲行出公卒爭之故乙巳制書並止則詔公之所陳雖未盡行然正論不泯亦足以興起人心此又人所難能也今諸書所載乃尚有踈略如削一事蓋公抗函始於方張不制之衝諸書乃不書賊黨首丘臺蓋露名事故無以見公犯難不顧之意後一事蓋公起人心於繚繞回玄之際諸書乃不書一日而再三對又至都堂與宰執爭辯事雖實錄中書亦不詳故無以見此段實為復辟之張本二者敢是人所難能及事之要切者姑記所聞以備放失

跋 高宗賜吳玠招納關陝流亡御札

嘉定十一年春王正月虜出我不意分道入寇沿邊降附之民嘗為疆吏所逼至是致忿于我及為虜資據險因糧王師數戰不利伏讀 思陵宸翰有以仰窺深識遠馭之萬分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為萬

丑鑿

題山谷安樂山留題後

徽祖始初清明登觀衆正收用廢棄之人於黃太史  
有復朝奉知舒州之命元符三年冬十二月發戎州  
明年建中之春正月過安樂山留題蓋自熙豐以後  
僅有元祐數年之治調亭紹述之說起矣紹聖以後  
僅有元符之末建中之初未及菁歲而廢莫助之  
園遺孽京用矣治之日久而亂之日多乃若此也安  
樂山之游雲霧晦冥將出山而晚霽豈天地之間一  
氣之運亦多慘少舒而人之所歷亦多違寡偶每每  
若此邪

題米南宮帖

本朝以書名家者至黃太史米儀曹各得書法之變  
自成一家未易優劣景獻兼二者而有之可謂奇過  
俱今米帖間有弱筆乃不逮黃何也

致張存之行狀

余友張孝謙將葬其先府君持事狀來銘余切侍諸  
父即習聞壽安二張氏之賢蓋府君與其季也西明  
府也今願有述焉以光昭府君之令德而儆在憂服  
其請也不敢曰可徒嘆夫世以外况窮達論士如府  
君者即其狀所云則自夫誠身流親以至信乎朋友  
蓋人之大端君也固已純體而篤踐焉又能推其所

得筆而為書以淑其子孫然則雖挾是以窮不一施  
而死詎知其中固有不與窮俱隄不與死俱實者乎  
孝謙持是有以葬矣

致李文簡公手記李稅等十事

李文簡公所記多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者適若此  
然大抵平世事罕所供遺惟事在桎臣則未有不憚  
史官而嫉記者故是非毀譽鮮不失實率閱歲歷時  
而後其事浸明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  
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為群小所泯汨雖紹興  
更定差勝諸本而其間詆毀謫之詞終有刊落未  
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於紹聖而實昉乎元祐之末  
至紹興重修泰陵會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  
參取玉牒日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與後事亦  
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疎畧小人終日為不  
善皇恤乎人言惟於博世詒後之書則必求以遏絕  
而竄移之此其良心之不可蝕者不知聞見於時人  
而筆削於家乘野錄者父兄子弟姻戚友朋間轉相  
傳習便如申伏之口制竇之心蓋有不與秦火俱燼  
者也公平生記聞當不止是若更加搜攬而哀梓焉  
豈特有補於史氏之缺亦足以為後來法惡正者  
之徽云

跋司馬文正帖

申正獻長於溫文正公一歲此帖往來時申年六十有七此溫所以兄之也嗚呼人才以黨論故其為憤興古人選子衆墜乎國人旁蒐而渴用焉猶慮窮給後世俗薄世壞人才鮮少尚乃眷休代進一則常以一半置在閭散故才不周於用次則以間者多君子而小人固不久於間也三則棄之於聰明未衰之日而用之於老疾交至之時四則小人敗壞 國家漫不可支然後以君子揀之小人常居其逸而幸免君子常處其難而受責五則迭為消長進退如人數更疾病元氣不無耗傷拊二老之事而嘆士載聞君臣相尋於一轍也

跋宋龍學帖

呂正獻公居家簡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又得焦伯強之剛方以訓諸子而戚姻間則宋次道范純甫諸公其雅所尊禮則二程兄弟與孫石諸儒先也觀善之功若此宜有二希克夫其家又以遺其諸孫至今不墜云

跋劉御史述帖

劉公為雜端論張文定不當參政事王懿恪不當使宣徽滕章數為中司無所建明及王文公專令中司舉薦公又以為非是且其語併侵宣靖同列如劉公王錢安道既論監當公為之倡得禍宜不輕傲焉范

二老力排之則奚止九江之行嗚呼許以風聞而無官長此先朝任臺諫舊制今劉公不肯承蒞莘執雖於喜長不惟無所關白也又從而併擊之真可畏而仰哉介甫既開其端後來之柄國者又為介甫所不敢者矣

跋黃太史帖

前輩論居類為州縣長吏所不禮甚苦者惘疑虛喝或又從而加害焉太史居黔中守貳曹伯達張茂宗既善過之雖一椽曹亦致蔬笋之饋風味良不淺矣承望要人者觀此寧不知忤云

跋馬御史涓帖

元符諫官多賢者亦多所奏論而臺中則惟陳當時一人獨多馬公在臺八閱月亦不為不久而所論止二事至其得罪乃亦與元祐元符之正人等大抵無所附麗即為檢壬所彈初不在於言之多寡也所謂君錫提刑則宣和元年二月以後宣和元年三月以前蒲公尚詳刑祥州時也

跋諸賢帖

王拱辰 楊安國 蘇明述 錢象先 呂氏父子醇疵固不同而七人賢否亦異所不待論也諸賢所題惟以刁氏事不大顯故特致詳焉然既為先正諸老所予其人要自可見陳履常談蓋所載刁夜半得見奏邸之累茲事則斷不信蓋談輩之殊



誦非一而所載奏邸祠神事尤謬矣記才獨免而才  
謫官去也謂杜正獻與丁文簡同在政府奏邸祠神  
事作正獻避嫌不與而文簡論以深文然正獻以慶  
曆五年正月罷相而文簡始以四月自翰林長爲樞副  
正獻之罷猶是文簡當制則二公元未嘗同在政府  
也則夜半之語奚足多據云

跋趙忠定公與游忠公

神游帖

某父荷游公之知固知公言行甚悉迨奉使東川而  
公已下世乃言於上曰游某曾發宗社至計於簾閣  
猶豫未決之初時案燕居深念之日幸而成事不惟  
不見知於時乃遭誣罔以陷於譴其肯絕勿敢言責  
恨以沒乞下本路監司取索當年事蹟及所上章疏  
與劄其所作銘誌宣付史館仍下有司別議褒錄今  
歷年而未報天既厄於平生尚終厄於死乎詩曰既  
克有定靡入弗勝景仁姑俟之

跋朱呂學規

右朱文公呂成公所著學規縣令長眉山家子鑑屬  
其書之以勸諸鄉校且曰併爲我識其末白鹿之規  
五溫溫乎先民之微言也麗澤之規三廩廩乎後學  
之大戒也至矣備矣無以了翁之言爲世學者誠能  
惟是之依五者以事其心三者以範其體則猶稽察  
之養正藥石之伐邪凡皆足以康濟吾身不容一闕

者夫二規亦異訓而同指異調而同功矣不然規矩  
誠陳而不能以約諸躬也不能以攝諸友也聲利相  
先也詞華相調也躁相競也慢相相也本學既措未  
習滋放則二先生異時所以風厲與縣令長今日所  
以發擢者亦徒爲挂壁之空言耳可不甚懼矣夫可  
不甚懼矣夫

跋陳了齋真沈

蒲江令眉山家子鑑俚邑民魏了翁書周子大極說  
張子西銘朱文公呂成公學規勤石于鄉校又從了  
翁得陳忠肅公責沈文與楊文靖公劉忠肅公張宣  
公三跋凡皆真蹟也遂以併勒焉某伏讀是數者絕  
然嘆曰富哉言乎太極圖自一理本然之妙以推明  
二氣五行之幾西銘發事親事天之義以極言一統  
萬殊之實一規則又以理之最切近者開鑿後學學  
者而果能事此則內外交養精粗相發求端用力之  
要亦取諸此而足矣况又以責沈之文示之以前賢  
徒義好學之事其爲寒鄉晚出安陋悔已者之警不  
既多矣乎詩云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夫人心本  
虛有我則盈陳公惟其不自盈也故一有異聞遂慨  
然有感於思誠務學之不可已以開其變化氣質成  
就德業之基然則學者之於是書也亦庸可闕諸了  
翁少也慕蘭令又以邑令之屬俚叙所以勒石之意



輒書其後

跋王君詔詩

王君詔不識一字而為詩符根諸孝友其言七弟之  
承爭未有不因諸婦言者此尤切近人情有合於  
家人詩常棣之旨雖世之名能文詞者性性有弗過  
然則理義之同豈自外至哉讀者當有發於斯

跋程正伯家所藏山谷書杜陵詩帖

前輩評昌黎示符樊川示宜詩讀不當以利祿施於  
始教者今杜詩黃字皆同此意古今人之學之異  
自孔子時而既然矣此四君子者柳未免稍向流俗  
以為循誘之術乎

跋崔次和

勉齋銘

安子文銘曰千里之行始於金安九何之鹿成於  
積土日積不足月計有餘勉與不勉賢否異間

自士習日浮大抵務記覽為詞章以譁眾取寵焉  
爾否則以小慧纖能探儒先之言駕偉注之說乘有  
司之闕而攫取之爾自孝弟謹信仁愛之餘乃及學  
文自離經辨志而推以至強立不反此古人鍊積寸  
累功夫今則曰是不難知也或曰是不必學也鼎山  
闕士多矣為是企步積土之說其亦審於為後學慮  
者乎次和勉諸

跋南軒帖

厥考以宗社生靈為己任厥子以聖門事業為己任

然則士之以記覽詞章矜然自足者其待已亦太涼  
矣夫

跋張魏公帖

上帖所謂留意聖賢之學愛養精神使清明在躬自  
然讀書有見處以之正身正家而事業從此興矣此  
數語蓋公推所以淑其身者而淑諸人也有能服行  
無數雜等而至於為聖為賢豈易及乎

跋史峴之母家氏墓誌

峴既為其母乞銘于舅氏彭州君彭州端人也其言  
發於悃愾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峴持此有以葬矣尚  
欲余語識諸碑陰余謂愛之斯錄銘之稱美此固孝  
子者存之不能已者然多求諸文人才士之稱述此  
漢魏之末造也而所謂孝者曾幾之去乎不虧其體  
不辱其身是則顯親之大者然不必曰踰禮供養而  
後為孝且厚也甘於中畫安於小成志於為人凡皆  
自薄其身以忝所愛者也頃好修而敏於文則必知  
所以待已之厚矣黨由是充之以庶幾所謂體愛敬  
身者焉則其為銘誌不已多乎峴將之陽安謁後溪  
劉公滄江虞侯其試以是言之亦將以為然乎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一

跋

跋虞素公撰所撰杜府君與權墓銘

府君余之妻之高伯祖也雅善虞素公其葬也素公為銘其墓直親為書府君為人不可知後六十有六年余守潼川府君之曾孫仲携以相示因嘆前輩講學於利善之分文行之序率委曲致意凡以淑州里而攝友朋務在可傳不為苟作今公之聞孫剛簡率用是說蓋遠有端緒云

跋楊少卿子謨所題趙子安一經閣詩

謂贏金不若一經此鄉魯諺語也近聖人之世之居皆未遠也其詞氣已全不類鄉魯間語雖當時魯之大儒如夏侯長公輩亦不過以取青紫教披諸生蓋自漢武設科射策勸趨利祿後學所志大抵若此況於俚諺自無足責况於他邦以及後世又從可知而經生學士往往摘此語以訓子孫惟今棘鄉楊侯獨推明六經妙用以約之於身而曰方信贏金非所樂此大與魯諺本指不同必嘗從事於斯者而後知是是理之宣然

跋張魏公帖

公自紹興十六年因天申節繳進無逸篇遂有連之役至二十年移水二十五年秦檜卒而後公有出

殿豫章之命則太夫人尋亦不待養矣此數帖正在連山時崎嶇險側有人所不堪而即其自處則從容自得諒然有孝敬忠信之意蓋白駒考樂人也嗚呼所謂讀易者請說訓故云乎哉

跋江宗博致仕帖

古所謂七十而致仕者乃約而言之耳然而豈必七十仕止久速皆惟其時何謂時止其所而不妄陳於中而無餒則時也江君蓋審於是矣願與同志者共講焉

跋廣漢趙葵論語說

自秦漢以後為語說者何翅千有餘家稽合同異參訂辨訛亦云粗備棹於二程先生以後聖賢之心蓋已暴白庶幾無復餘憾矣廣漢趙君燮一日以語說一篇示余為之喟然嘆曰聖人之道如彼衛尊之不禁有味之而知其旨樂焉而不厭者矣又有得其消滴而知好之者有不知而唾棄弗顧者今趙君為之躊躇四顧蓋亦知其可好者充之而至於樂焉則更以勉之

跋杜忠可孝嚴曾祖節範處士告

封贈非古也而可以植世教厚民德慰孝子慈孫之心則雖先王未之有也而固可義起然而自一世至三世猶可以例取無賢不肖一也乃若追錫號榮如

冲靖史氏者義起之中又有義焉使非其祖孫之賢則下不敢以請上不輕以予今賈田公以縣佐而賜號至處士少常公以庶僚而追崇及曾祖則又如於史氏一等非其祖孫皆有以致而能然乎猶其益故雖然禮所謂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夫其敬身而不敢易也則所以報其先者又將出於號榮之外少常其知此矣

書潼川柳彥養墓碑陰

先天之學秦漢而後惟魏伯陽闡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發其秘一再傳而為邵子建圖書以示人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書自中起萬化萬事皆生于心嗚呼衆人以易觀易而帶於易邵子以易觀心而得乎心滯於易則象數文字然耳得乎心則天地萬物與我一本也邵氏死而失其傳迨漢上宋氏及朱文公蔡元定始申其說吾鄉觀物張公行成亦嘗推本邵氏說為通變經世諸書故今鄉父兄往往有能道之者余雖生晚亦幸得與聞乎此然師友之功未能浹洽蓄疑蘊惑罕所質問來守潼川乃得郡人柳振坤其父申錫先天太極諸書以示余自一歲一月一日一身皆有圖說至於九疇會極中央立極中星合極復分畫而附益之又作三易圖說十卷以探羲文孔氏之秘而上下經六十四卦卦為二圖以

釋其義嗚呼是區區者奚所為而然哉身既隱矣明既喪矣非以釣名干澤也自陰陽五行星曆氣復覆參驗以求之心凡以自明耳矣余既不及與柳君接其說有餘所弗及余所偶同又有余所欲言於君者皆不得而相與可否焉既以恨恨又嘆夫世有志於學而不見知於人槁項黃馘以死者多矣察其書固不與俱亡也葬有日吾友度周鄉為銘其墓

跋游景仁所藏裴紹業告

坤更欲求余語以識諸碑陰振坤之所以稱羨愛錄者亦既無所不盡矣雖然洞洞乎屬屬乎如執玉如奉盈如將失之振坤苟於是焉求之以不墜考志焉茲其為稱羨愛錄也不既多乎尚懋敬之

自周之季封爵文書皆以印璽合是則上以為信帶此告所用印乃以東都尚書兵部之印為文特選尚書右僕射下有在京二字當是在東都所給告然印文自尚之二字外率於篆法不合東不從木而平其上下都不從邑而巴上為口書不從者而其下為日如兵部印三字則乃若傳摹失真者更無一筆可取唐士大夫於書法極工而此獨不合當闕之文俟知者

跋康節先生荅富韓公東

温公歷年圖起共和之度申沈顯德已未上下凡千

有八百年以治平元年書成上送則邵子年五十有四  
四十六年六十有八矣帖謂公亦以謂失之鄙夫亦  
以謂失之是屬公先有所可否而康節答之也前輩  
講學不倦聞善相告聞過相規若此用能進則有以  
尊主庇民遠有以扶世立教也

跋賜滌京恤刑詔書

猶其盛哉此天地生物之仁而堯舜三王之所以治  
天下國家我祖宗所以祈天永命之根本也熙寧始  
更舊制絕聖又以元祐所常行而改之小人挾其私  
意壞法亂紀而併與此廢之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後之知治體者寧無望乎吾君而復若之者乎

跋康節與韓公唱和詩

惟古於文必已出而先生此詩全用韓文公送李愿  
序意豈人心之所同固不嫌於相襲歟先生雖不為  
公卿得時行道而發明先後天之奧約之於事心踐  
於形所以淑時賢而啓來哲為斯世治理之助其為  
公卿不既多乎

跋秦伯鎮兵部問易康節書

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先生以易觀心而得乎心  
其方圓圖皇極經世諸書消息陰陽之幾貫融內外  
之分蓋沐浴而後絕學也其見於擊壤詩造次顛  
沛無非此理之發焉者是問嘗有隱於人特秦伯鎮

鄭楊疑章子厚讀公不足以知之耳先生嘗語鄭曰  
山川風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學者必取諸焉秦曰道  
滿天下何物不有豈容人關鍵耶先生字字言言莫  
非推赤心以置人腹中亦幸夫人之得其傳彼沈存  
中謂竟不知何術既不足以語此邵子文正其父於  
太高而待人太薄亦知汙者也

跋康節詩

理明義精則肆筆脫口之餘文從字順不煩繩削而  
合彼月殿季煉於詞章而不知進焉者將秋玉之吟  
朝菌之媚爾

跋呂文靖公試卷真蹟

文靖公三相 仁宗以才識稱其卓卓可記者如納  
天書於方中與夫止玉清營繕正章嚴喪禮却教舟  
借兵罷官等監軍柱母右專政之漸謹人主御樓之  
拜發郡國建學宗正雅親之議此非無素者所能辦  
雖與范歐異論晚年乃能同心勳力以扶王室是宜  
子孫之傳自惠穆正獻而後榮陽石丞中書駕部代  
有顯人至成公而以學問名世與宋靡已猶其盛哉  
此我 太祖 太宗之德也科舉特為之梯航耳

跋青神杜才叔

和歸去來詞

三馬食曹叔夜有宜去之書一龍禪宋淵明興歸來  
之嘆然而淵明雖勇遠而能離容不迫若將微罪行

者視叔夜之聲且而輕愠殆有間矣史載淵明之去在義熙三年以其時考之蓋宋高祖殺劉仲丈之歲  
昭明所謂恥復屈身異代者為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為此悻悻哉而古今罕有能發之者杜君此文作於蜀蓋未平之日其尚淵明之心乎某昔守君之郡顧不及識君嘉定十五年九月解任其子安石於臨安始見是作因推本音人所未發者識諸篇末而歸其書君氏

政端明程公 振謚剛愷議

自五公有秋難如劉仲 偃傳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唐聖任及梅陳程安四從巨皆死節之著者其次蔣興祖死于陽武張子固死于隆德朱彥明數人死于虜威郭許朱友恭死于溼原又其次則忠死于虜而卒能自明者不可勝數嗚呼王呂始禍辜蔡諸人攻之皆以七秩八秩之年生都將相沒保首領若死者則不必皆所用者也詩曰如彼泉流淪胥以敗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

政張忠獻公所與張忠簡 三帖

張忠獻公再相首薦張忠簡及虞忠肅陳正獻王文忠汪端明皆可備執政劉忠肅胡忠簡諸公可備風憲然大抵皆紹興末年所與同志叶謀者也自戊午和戎胡忠簡以言語得罪十有八年之間龐遂者相

望而能於此時誦言虜不可和者如張忠獻之三十餘疏如張忠簡累千百言則尤難其入然則二公蓋又同為人所難能也功之成不成天實為之而著明大義炳若日星使為天子為人臣者莫不曉然知其分之所當止茲其有功又惡可以淺近計哉此帖蓋隆興癸未督府所書時六十有七距卒之日纔一年耳嗚呼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真可敬仰也

跋三傳祠記行狀

余始識正夫於都城間吳自曰慈湖楊氏也閒袖一編書過余蓋南城之人祠其先君子若伯仲公慈湖為之記絮齋表氏書其諸父行實繫其後俾余識之余謂南城之人奉營夫三子者於傅氏子弟何與期有以生之而未幾也他日又以慈湖問答相視其間有遺其伯氏道夫書云天子吉道之身乎自兩楹夢翼雖漢之黃叔度唐楊文簡公未知淺深李朝瀛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悟引未覺道夫第仲皆覺余憮然自失千載一門可謂盛矣茲其為顯揚不既及乎而求諸人為信無乃有外之心與正夫其終覺焉

跋吳正憲公 五帖

正憲以其從子留獄得罪諭之使歸夫獄之不修雖執政之從子有不得免焉 祖宗所以析天永命此其推也後二帖則余亡友宋正仲之說已得之猶恨

有闕遺者如謂培為叔謂叔父為叔叔母為嬭等語皆漢魏以後流俗稱道求其義而不得者雖士大夫亦不免龍衣訛謔陋當併出之以識世變云

跋吳正肅公書帖

諸賢所題無復遺恨獨念靖康之禍故家文獻半為煨燼吳氏世居浦城中今諸子皆位通顯而手澤亦無有存者今其曾孫所藏四帖皆自外得之亦可嘆矣夫

又帖

此帖所稱希深以詩中有謝家郎之句故皆指為謝希深且希深以正字卒於寶元今為故希深舍人而正肅為西臺在嘉祐間其事簡亦相符然後帖乃彷彿有王文字不知誰塗之而墨痕如新或曰安知非稱三文邪然希深乃賓客之長子不在第三未知果為誰也當考

跋盧氏正歲會拜錄

古者比閭族鄰之法修則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調相賓君古或賓射之需服民不能自為也則集者以里布屋粟之物為之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屬之飲酒以維持護養之其詳密若此蓋盈宇宙間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將者所以共明命而厚向體也而況於吾宗族乎豈容容有華其葉清兮氣相屬潤

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士大夫而知此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由根心以枝葉必不志薄其所厚疏其所親者自主制環敬宗收族之義不明歷漢魏以後雖間有重氏族爭門戶立廟院修宗會等事班班具於史冊而利欲熏熾親疏厚薄之等有不得其本心者多矣先儒所以欲收世族欲復小宗欲立譜法蓋深有感於世道之變者而卒亦不能行因同年友盧申之以其族正歲會拜錄相示敬慕咨嘆使人孝敬之心油然而翼翼然不能已敬以所聞書于下方且以自勉云

跋鄭資政剛中遺事

余嘗過利州登鄭公思耕亭未嘗不撫事嘆息也守襄陽者多矣歐公記岷山草獨稱羊叔子守廣漢者豈無他人而劉夢得李文饒諸人獨稱房次律凡名實散於毀譽向背變於死生皆不足以定是非至於歲月浩瀚情偽寂寥而者乎斯人之心獨隱然與所寓俱存斯其為人不問可知然則士之所以為可傳者將在此不在彼夫

跋李清臣奏疏

李定黃履諸人固不足多道常夷甫晚節亦鄙賤可笑其欲追帝孔子何但知聖人汗也洪水翁雖與元祐諸公異論而此疏非喜為異者迨今百五十有一



年歷觀人物品第判若黑白吾鄙亦可以自傲矣

跋沈國錄漢淳熙八年太學私試策問

古之士二為貧為道而已為貧焉則苟以祿仕然非  
饑餓不能出門之不為也亦有饑餓而不肯為者矣  
夫苟為道則立乎人之本朝大將行其道次猶欲行  
其言不則玄之雖窮乏者得我且為也况妻妾宮  
室乎此義久矣不明沈公乃能招諸生而誨之入主  
不以為忤宰相趙文定亟稱之此人心之所同也不  
知位司成職言責者獨何人而斷斷魚斤切不可否  
之三日包羞其象白位不當也三以陰柔居上自知  
不當其位亦被作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  
非盡人之子與後四十有四年臨邛魏了翁撫卷太  
息書而歸其子省曾

跋晏元獻公帖

晏大正自跋以文定致仕為康定二年康定  
無二年也公檢傅惟使為慶曆初亦差

案公康定元年二月自三司使除刑書知密院祿九  
月以檢校太傅刑書充使慶曆二年七月加檢尉平  
章三年三月以行刑書為集賢相而李文定公由彰  
信之節除宮傳致仕則慶曆二年七月也然則前二  
帖其康定之元與慶曆之年乎後帖半幅所謂五十  
年作官苦學猶自步步事事共入商量此語尤可玩  
昔人謂至微勛業有難立儘大功名或易為元獻公

流聞光顯吾嘗以其行於家人父子間者觀之

跋朱文公所與輔漢卿帖

亡友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與往來書帖當  
不止此然其懷人憂世勸學興善之心於此亦可略  
見末所謂當此時節立得脚定者亦難其人况更向  
上事邪文公之所望於學者蓋若此吾鄙蓋知所傲  
發云

跋李有吾從周所書損益二卦

李伯謙每論懲公室欲遷善改過之訓以自傲李有  
吾為書損益二卦以贈其歸又以脩裕名功居望而  
屬余書之嗚呼觀山高澤下之象以懲忿窒慾不其  
脩乎觀風行雷迅之象以遷善改過不其裕乎脩所  
以自克也裕則復於禮矣二者易之要義伯謙勉之

跋顏魯公爭坐帖

魚朝恩擢耶令公折元載搖相里造侵王縉一時權  
燄熏灼若此魯公秉義必奪其驕至本幾五百年尚  
屢屢有生意倚其偉與但其間稱譽朝恩尚數十言  
大半於行間增入豈猶未免於危行言孫邪

米南宮孟維有顏氏守一圖書且顏字以彥彥

从文从丁下二畫則當在文字之傍而移於丁  
下者也今印文从卒从爻書字下从者今從旦

跋胡復半盤詩藁



古之爲文皆以德盛仁熟流於既溢之餘故雖肆筆脫口而動中音節非特歌詩爲然也禮辭易象亦莫不然自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與世之以聲律爲文者傳會牽合始與事不相儼文人才士習焉而不之察也縉雲胡復身道攜詩編過余請序其篇端余以未有雅素辭焉身道求之不已余觀昔人蓋有存他人文集者矣如蕭穎士之於李翰權德輿之於陸贄劉禹錫之於柳宗元李漢之於韓愈皆以其行成言立故爲紀述其事以傳世示後耳今身道年二十餘如沐桑天楚未已方將而遽以一編自畫乎姑試一言以謝勤辱他日再見當申此義以規進學之候嗚呼身道其亦以余言爲笑乎

跋朱文公所與任伯起樞密東

前帖論處已接物之要曰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後帖論讀書作文之要曰平心熟看自見滋味嗚呼旨哉斯言聖賢所謂勿正勿忘勿助長所請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者皆具義也竟者宜有以精體而篤踐焉

跋陳了齋辨王荆公目錄

古人之學目標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初無二本自本諸身至證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諸後聖亦是一理今日不通政

事卻深於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其說是能格物致知能正心誠意而不能以行之天下國家本諸身矣而於庶民且不念三王後聖天地鬼神從可知也此理曉然易知而能感世誣民於十九年間以養成亂本又能使紹聖以後守其說而莫之改嗚呼天不欲使斯世平治邪何了齋諸人聰章累疏而莫一省也後了齋之死一百三二年臨邛魏某撫卷太息而書其後

跋趙清敏公墓蹟

此軸大駭惟公廉二字皆士大夫所當爲者自義理不競貨物成習清敏高風邈不可及嗚呼亦足寤笑

跋蘇文定公帖

蘇氏兄弟平生大節在於臨死生利害而不可奪其厚於報知已勇於疾非類則歷熙豐祐聖之變如一日而後知世之以文詞知二蘇者末也此蔡文書疏凡八紙距今一百三十有四年一時風韻尤可相慕撫卷太息書而歸之番陽張氏

跋米文仁帖

米南宮大字雅逸細書結密皆有可法至好爲小篆則有不知而作者元暉雖不逮其父然如王謝家子弟竟自有一種風格也

跋斜川帖

斜川侍坡翁至蔭耳父子相對如霜松雪竹堅勁不  
搖而作詩結字乃爾潤澤其樞順衷方者乎

跋蘇養直後湖二詩

後湖辭召之語殆與聖人絕交書同意其作為歌詩  
殆若不以世務艱虞此宜以潔身為高者士之進退  
去就亦惟度德以義行吾心之所安臨印魏某凡五  
丐祠未獲命方僕被待去會張學士占一子世美世南  
將歸番陽出是二紙慨然興感書而授之

題林叔清古易

易之為書廣大未備知仁隨見小大由識各適所求  
至近世周程邵張子以後諸儒輩出易道幾無餘蘊  
矣三山林君又為周易古經解依上下部叙以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六文即分虎析而證以古今善惡是  
非之事此非積歲累月不能為或曰番爾則易之書  
四百五十事而已乎曰不然也林君之為是也亦不  
過約為之說以自識其知仁之見云爾非斷然以  
是為不可易也程正公易傳晚而後出猶以迫於門  
人再三之請且自謂僅得七分然則林君尚勉之哉

跋陳尚書宗均贍宗族兵蹟

范文正公嘗謂其子弟曰吳中宗族固有親疎吾祖  
先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又曰祖  
先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三大官若獨歟實實

而不恤余族何顏以入家廟每味此語使人孝敬忠  
愛之心油然而翼翼不能自已今獲觀內翰尚書陳公  
此紙于公之子貴誼蓋范公之心異世一轍足以矜子  
倫而厲俗不勝興敬謹書草下方詩曰哀哀者華其  
聖清古來者尚勉之哉

跋環溪吳先生元夢記

古者有史星曆卜筮之職領於春官皆以大夫士為  
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任者亦皆精爽不貳齊肅中正  
之民故夢之於禋也斷豈荒之於雲也軍聲民氣之於  
風也皆若不相關而古人精體熟察視為至近至切  
之事周自文武之世距官至凡三百年甫申之生亦  
何關乎文武而記夫子者自天地之神至氣志之神  
蒿嶽之神文武之德只通作一體士大夫而能識此  
理然後可與語環溪夢記

跋范太史記司馬公布衾銘

范正獻公以書局從溫文正于洛凡十有五年於公  
之起居動息必審視而詳記雖布衾 枕亦以驗公  
所安於死生窮達之際殆與孔門弟子書鄉黨意  
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今愚於馬范師友  
亦云

跋聶侍郎子述所藏徐明叔篆赤璧賦

才知之士滿天下而書學不得其傳許叔重稽古通

人作說文解字猶未能無闕誤李少温中興象掩而  
所刊定尚多應說信書學之難能也徐鼎臣蔡金兒  
第最有能稱一時如鄭仲賢郭恕先皆號善書皆自  
許氏非謂許氏果能盡字書之蘊蓋金兒是則故而無  
據耳舊聞徐明叔善篆今觀其遺墨則說文解字之  
外自為一家雖其名統字見于印文者亦與篆法不  
同又有保大騎省之文保大為南唐年號騎省乃隸  
熙職秩亦所未喻姑識所疑以俟識者

跋陳中含貴誼所藏杜正獻草書

杜正獻公晉為詩曰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開藤習  
草書尋落筆何曾見飛動彫章早已過吹噓公擅書端  
勁如其人健筆其始學草書而歐蔡亦蘇黃皆盛許之  
豈非大本先立則縱橫造次無往不合邪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  
跋

跋陳忠肅公岳山壽寧觀留題

正獻公以乾道五年秋八月外昭文相其父對選德  
殿詔撰用人說今載在集中與所被宸翰文雖異而  
指則同猶其盛哉君以是戒其臣臣以是復其君開  
誠布公兼衆盡下孜孜若弗及焉凡以救時幾而釐  
帝命云耳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  
作人猗其盛哉後五十又八季靖州逐臣魏某獲拜  
觀于公之子伯進惟一時明良之會不勝愧慕謹拜  
手稽首書于下方

跋陳忠肅公岳山壽寧觀留題

詩云閣前千頃碧琅玕喬岳蒼蒼苦歲寒  
此是萬年峯上石何須更待雲中看

了齋陳公以元豐己未擢進士三名後數年為博士  
校書郎以鯁直不得以居中 徽廟初政召為諫官  
忤蔡京謫揚州管庫 欽聖持其事改知無為軍明  
年又自省庭宰棣攝攝瑁閣坐忤曾布出守海陵蔡  
寧元季蔡京相除各勒停編諫索州尋移兼移擢五  
季春正月以誓出外碑而京罷相凡黨人皆得歸故  
今岳山壽寧留題所謂丙戌四月蓋公東歸道所從  
出也後元豐一百二十年當慶元己未臨印魏某始

以進士起家又二十有八年當寶慶丙戌某得罪南遷四月七日度湘即公留題之日會臺寧道去唐從善以是日掘地得公石刻介郡人張南仲托求一語記歲月嗚呼人嘗涉於憂患則見似而自動聞名而心惕故於公之忠孝大節所願學也若夫出處歲月之適相似則吾甚懼焉

跋楊文公書遺教經

某自結髮遊聖人之門窮極深測益遠今髮童星矣大懼年數之不足其於他道蓋未暇及也今伏觀內翰文公手書遺教經嘆先賢餘力所及猶若此謹拜手書于下方

跋楊文公巨蹟

公博學羣書自經史百氏以及於凡將多就之文稱官虞初之說旁行敷落之義靡不該覽於公之裔孫紹雲見公手抄唐人詩及遺教經益知公所以用力於文者蓋若此嗚呼此公之所以為文與曰不然也同時以文鳴者如王定國丁謂之孫漢公曾正臣梅昌言錢希白諸人非不爭相長雄而天下之士獨宗揚劉至於以文場名則公擅其美文乎文字其繁組綴縞之三年正色直道不苟於台能使人主憚其性氣雖在上前亦曰如此富貴非臣所願他日昭陵記王文康曰楊某為國竭忠若有君子之大節然則是

可以為文矣是以謂之文也劉中山與公齊名其出處大致亦近之

跋方宣諭宗卿庭實奏議

國家自熙豐大臣養成禍本崇益政絀未竟而紹聖以後再踵前誤以濟私欲卒之俗頹世敗潰裂四出而猶謂和我可以暫安辭秋可以凶患至建炎中興亦云極矣而於是失河南北失京東西維揚而渡江會稽而捍海猶不敢與虜抗其間徒賴宗忠簡李忠定張忠獻諸賢後先維持僅僅自立而權檜再用則挾虜以扼君父矣微公與王胡曾李諸賢大聲疾呼以立正論之機幾無以為國三京淮北之役繕修陵廟還定遺民表善蒐賢招搖振乏則又不徒以言語立國凡皆正人心植邦本之實政雖不幸而不卒其志然其以疎遠當權綏以孤忠破羣慝則有人所甚難者焉不啻維是蔡氏之盛附之者立致革顯公甫人也於蔡又夙有連自公舉政和進士正學京之時也而公之立朝乃在紹興以後然則以其所主以其其所不為公之所志所學蓋自其始進而固無異也無膏沐誼適為谷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云

題復州鴻軒

故起居舍人張公文潛以元符二年殊坐元祐黨入責復州監酒明季春徽宗踐阼起通判黃州以秋

至而春去託諸鴈以名軒軒之壞已久而却人思之不釋嗚呼其孰為思之邪廣安楊伯洪慨來攝州事自皮陸諸賢以來類官廢址感為興復是軒亦居一焉而屬余題楹宜識歲月顧皇度之何所容家每愛其集中有坐局沽酒賄務中晚作諸詩豈惟係位而行無一毫不自得且方攷攷於所當事者焉詩曰敬天之怒無敢逸豫此未易與俗人言也伯洪以為如何

### 跋張魏公帖

公平生凡五謫而居求者三忽興七季自祠官謫求一也二十季自連夜求二也二十六季以母憂還蜀猶不為時論所容自蜀還求三也此帖所謂求陵之行以詞翰及事實攻之蓋七年九月以後也方被讒放逐之餘而感愈思過無纖毫於藪困躓之意且為從母賻喪誌葬期有以慰其母心昔人謂仁義入其言諄如也非公之謂與後九十二季蜀國同郡人賞誼屬魏某識其後於是書于靖州客舍

### 跋陳忠肅公帖

余早有慕蘭之志雖於公無能為役而始初名官亦有適相似者故於公平生言行頗得其詳而公所為易解目錄辭及簡牘數十取索尊堯集家書千數言言凡自得其真蹟而藏之是帖益晚歲自九江移南

康南康移山陽時也宣和三年八月方寇既平蔡氏方以飛語謂公之博嘗為寇所抄取公竟坐遷山陽君子有古碩寔無毫髮加損也祇以成宣靖之亂耳宣和之六年而公卒又明年而劉諫議卒元祐氣數既盡其夷內侵然則亂匪降自天乎抑人實為之也

### 跋北山叢議

子自嘉泰三年及造朝道淮西始識鄧伯允友龍慨然以興復自任明季鄧召選字意開邊之議已決會明年春正月召試至堂乃極陳權廢積有債帥驕卒必取禍辱宜急於內修緩於外攘凡數千言侏胄見之大怒徐枋承望風指擊之佐曰得無成其去就之名乎乃止是時張伯子徐文子與地官侍郎王公皆先後以不合去大抵皆徐疏也丁侍郎常任亦能以條具異論去極於錢伯同之謫上饒自是莫敢有言者矣錢張徐丁之議則固知之若北山叢議則時見乎此嗚呼何其直而暢辯而不訐也詩曰匪用為教覆用為虐亦足以發千古之嘆云

### 跋司馬子已先後天謫圖

涑水司馬叔原輩忠義理之學自義文周也易河圖洛書之數陰陽動靜之義日月淨速之度以及周程張邵朱張子之書旁觀歷曆為圖為書時賢皆有題識又欲不一言於子子遷靖未返不得與叔原共

學姑識數者之疑于末且先天圖自魏伯陽參同陳圖南交象卦數始略見此意至邵堯夫而後大明千數百年間不知此圖安所託而圖南始得此圖亦已奇矣而諸儒無稱焉數往者順謂張理乾知來者逆謂巽坎艮坤皆以左旋言之今叔原以為自乾至震自坤至巽此必有所據朱文公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引邵子說辯析其精微原從之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載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裁損衰裏參為可疑耳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近世朱子發策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為圖十為書朱以列子為證張以邵子為主子嘗以乾數奎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大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靖士蔣得之云當以先天圖為河圖生成數為洛書亦是一說叔原謂日月亦在旋此張說朱意也第日起北陸春西陸夏南陸秋東陸而冬返平北陸則為右平左平謂日速月遲讀書窮理正欲其自得况叔原所引見處二分虧之詩即子少作也五層所見本不相遠第以歷家細算分數言之則月行十三度餘者特約法耳其實

則一日至四二十四至晦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二十至二十三行十三度餘惟自九日至十九僅行十二度餘此猶二至之晷刻最遲不為無理而叔原反疑之獨取望日為證則望日正行遲之日也況本乎陽者常舒遲本乎陰者常急促若日遲而月速者舒而小者促此亦陰陽自然之分也叔原之圖精且密矣蓋更以是審思之日會書甲乙如辛卯日與辰相克為異尤不經康成雖有是說然春秋辛丑日食亦日與辰相克也而左氏謂不為災又何邪叔原謂分星起於漢唐謂漢則已後謂唐則滋激豈以左氏內外傳與周禮為不可信邪是三書亦有可疑而分次之說相傳已久獨星不依方而以受封之日為次此傳注之可疑而未有說以破之耳大抵叔原之說十得六七子方歛衽之不暇尚有未能釋然者姑摘一二以備審訂他時道隸以如知叔原必有以復於予也紹定四年六月甲子臨邛魏某書

跋彭忠肅公真蹟後

止堂集之成書也公之子鉉既屬叙篇首又文從公之諸孫培蕭仲友應祥獲觀公手蹟二詩大抵與朋友唱酬可以吟咏性情揚推理道惟貴人生日詩難乎為言蓋人主生日為樂始於唐士大夫生日之盛則始於近世故前輩詩集唯少陵示宗武生日與東



坡為同氣之親或知已偶有所賦而他集字有若用  
之公卿貴人則無一不自京檜以來此風日甚始  
則稱功頌德甚至將以金玉泉幣嗚呼唐太宗之感  
黎莪獨何人邪止堂所上張端明詩維未能免俗然  
其間如云江湖秋已多宇宙清無邊氣疑萬類實矣  
亦體其全端明英邁人也止堂不以頌而以規然則  
非志於古道者其能然乎仲友其寶此庶來者有以  
觀世變焉

跋大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後

余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聞儲書之盛又恨不能如  
劉道原所以假館于春明者寶慶初交得罪南遷  
過錫山訪則廣德使君則書厄于火者累月矣為之  
傍徨不忍去因惟國朝以來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  
厄者孫長孺自唐僖宗為榜書樓三國朝之藏書  
者莫先焉三百季間再燬于火江元叔合江南吳越  
之藏凡數萬卷為藏僕竊去而人利空以藉物其入  
于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  
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輿南陽开氏皆以藏書名凡未  
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  
減中祕而元符中蕩為煙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  
原無事時已有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斯  
理也殆不可曉聖賢不過託之憲言以垂世示後所

以共天命而植民彝也兼收並蓄博採精索以淑其  
身以待後之人此何辜于天而厄之爾極也使子孫  
不能守如江叛王李諸家是固可恨若孫宋晁內則  
子孫知守之矣而火攻其外矧如尤氏子孫克世厥  
家滋莫可曉雖然是糖是黍雖有饑饉亦有豐稔吾  
知有糖黍耳豐凶非我知也尤氏子孫其尚思所以  
勿替先志云

題李君吾為許成大書鄉黨內則

吾友李君吾邇來精讀書為字通編以正法繩俗  
書成大見而悅之亟從閱字君吾授以鄉黨內則二  
篇夫內則先王所以降德于民而鄉黨吾聖人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也民有是物必有是則饒習其讀  
而弗之察嗚呼其能朝夕斯則不惟知言語容貌  
居處飲食皆立誠定命之要亦以見書名之學端芳  
黜畫具有顯末乃知類入德之本而世亦罕能知之  
也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成大其懋敬之哉寶慶  
三季三月甲子臨邛魏某書于靖州鶴山書院

題李君吾所書鄉黨

吾友李君吾邇來見疆志書名之學世亦鮮及之渠陽  
山中為余從子令憲書鄉黨篇余獲與觀嗚呼天  
道至教風雨霜露接人耳目而人由之不知也聖人  
至德威儀容貌洋洋乎簡冊而人習焉不察也嗚呼



小子憲肩吾所以遺爾者多矣從微啟其體者踣修  
惟無數

跋鄧氏四世死事

嗚呼自童蔡以及秦韓養癰護疾以底于潰敗者誰  
與而封疆之吏首當其禍君子小人之幸不幸每每  
若此撫鄧氏遺事為之三嘆

跋處士蔣南式家傳

嘉定之季年重珍不以其不肖屬書母夫人顧氏之  
寤寤因得習觀處士言行明年政元某得罪南遷過錫  
山重珍又出示家傳歛容伏讀嘆味不志詩曰維其  
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然則處士之有子也宜哉

跋顧夫人墓誌後

明季十二月癸卯某過錫山觀曲刑于堂昨參閱見  
千國人益信前銘之不誣尚恨筆力淺弱不足以盡  
發潛蘊也

跋家季文守富順日拒兵職為徵事

予平生為人記述多矣觀書太史氏閔人益廣姑據  
予所身歷者豆萼韓枋國逆吳臣虜士大夫不白  
拒則曰去使誠有之亦為臣之常分况不必皆然方  
事變之殷雖能言者已解及事已變息則敢為者常  
多此可盡據邪家侯季文富順文徵與趙薛二守報  
書則信而有證嗚呼是非之心其孰無之而奪矣利

害以誤迷其所固有甘於禍家凶國而不知顧者多  
矣此非素講豫定安能斷斷若此乎嘗為侯記積善  
堂今江湖聞湘聞家有是記大略謂吾惟循理盡分  
而為之他人何與焉幾若為此事發者故又識于此  
以申侯善善吾惡惡之初志云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趙丞相子五孫  
必原亦藏

二字下注云檢謂檢其行止束謂束其

情性

先生嘗為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  
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然則茲二大字  
與束其情性之語未必晚年安且成之時也後學魏  
某謹書

跋樓參政紹熙五年內禪詔草

其未冠時侍長老驟紹熙末年內禪詔書至所謂雖  
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為之色然以  
嘆知朝廷有人也後此三十二年乃獲觀篆墨於宣  
獻樓公之季子又見當時刪易鈞注雖倉卒之頃動  
中理道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言動幾  
微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豈一毫人力所能予奪其  
間乎史官魏某謹書

跋毛氏增韻

三衢毛氏增韻奏御之六十二季其子居正義夫應

大司成校正經籍之聘始克錄梓于曹庠然人情異嚮趨簡厭煩故校其始者尚多利削世之不遇者非特一增韻也

跋番禺董氏所藏東坡墨蹟

蘇文忠雅耆陶公其有感於歸去來詞蓋元豐五年之夏蔡章被遇而呂正獻不令之時也長公在黃少公在筠此何時也而猶可以仕乎否之訟曰大人否其其遯曰曷若然則以算易羞果孰為得李遺墨藏于義天之族子燭臨印魏某與之為寮因得寓目因識其後

跋黃太史帖

董季興婿于沙隨程氏多識前言往行余與為寮皆得與聞之獨太史此帖未睹今其子甄自竟陵以石本見寄則時賢題識已悉尚何云姑識歲月紹二十十一鶴山魏某

跋張忠獻呂忠穆與李忠肅書

明受之變之有存者誰守社稷不有搜也守將奚為復辟之後張呂李鄭諸賢以次受上賞蓋人臣所當為人主所當報各適其分焉耳而或者猶不免著書以詆平江之功惟文肅於呂張二公情誼始終無少猜間嗚呼其深明於事君交友之分者乎不寧惟是張忠獻以李忠定殺諫臣攻之至再隆祐汎舟之役

公與呂忠穆亦異論迨其間遯之後死喪之際考於是帖則懷人憂世固未嘗有纖介之嫌信知周比和同之別特毛髮耳而公私誼利懸隔霄壤嗚呼其嚴乎前史臣觀其謹書

跋趙昌父送劉清之子澄事後

靜春劉公之志衡也章泉趙公亦去之或曰非倖倖與自禮有之九食賓君迎賓大門賓入君再拜賓辭君揖公賓從二揖之禮久而後成禮賓出君送之大門則攜者已返皆曰賓不顧矣夫始焉以之拜之揖之而後外其後君送而已不顧非始煩而終簡也然則士大夫進退之節於此亦可槩見云

跋魏省試策卷後

予以貧賤未免有科舉之累然亦取為揣摩剽襲文給舉于鄉故吏部郎趙公大全取之于類自詎吏部與故知昌州李公取之故發書密院字文公又主之嗚呼垂逢得失其孰為之邪嘉祐簡尚西夏體而歐文忠公典舉首取王文紹聖以後尚王氏說而陳忠肅公主別試多取史學主司之不徇時好固難其人而舉人亦有以是應之者然則垂逢得失豈必皆工於舉業者李先生之子義山以子大慚之文相視因識其末

跋羅文恭公黜諫某

文恭公奏疏既嘗為之序引後二年蒙恩歸自靖道  
荆州公之子愚出視元稹其間所謂諫者歸過求名  
人才至身後議論乃公賊吏之弗戢繇大吏越足三  
尺外人才不更事者必不可用此皆千數百年相承  
而莫知其非者我視謀猶伊子胡底亦足以悲夫

跋羅文恭公薦士告示

子嘗以呂正獻公掌記司馬文正薦士編陳密學章  
稹范正獻學記李邦直舉官記及近世虞允甫公翹  
材館錄輯成一書刻之潼川漕司惟呂文穆公夾帑  
小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曾宣靖雖黃公議未得全  
本今幸從文恭公之子愚獲觀薦士稹前輩懷人慶  
世之規大抵皆如此凡以謹時幾而釐帝命也俗流  
世臨此事久無聞矣三復遺墨為之求嘆

跋羅文恭公後省繳駁稹

祖宗虛已盡下一政令之出自始進擬已有中書三  
省密院分班同班之別人得以自靖自獻不嫌於異  
同迨其既行則給事中令人或書或否各行其志不  
關白長官或諫官有言臺臣不及知臺臣有謂不可  
諫官或是之益臺諫官平居未嘗私相往來也臺諫  
偶已同是侍從以次至于臣民或持以為不可此事  
甚衆不暇枚舉自是掄用事惡異喜尚主大夫始以  
是為驚怪乾溥涵育之方積而至于紹興然後此意

僅僅有存今觀文恭公後省諫稹明逐臣之寃斥臺  
臣之誣乃其一事也謹書稹末以識世道外降云

跋公安張氏所藏東坡帖

世之知蘇子者必曰言語文章妙天下其不知之則  
曰譏訕慢侮不足於誠乃若蘇子始終進德之序人  
或未盡知也方嘉祐治平間年盛氣強隱聲以後嬰  
禍觸患靡所回撓元祐再出益趨平實行言是詞風  
動四方迨紹聖後則消釋貫黜沈教誠怒又非中身  
以前比矣士不精考而以一事繫一人一言蔽一生  
者姑以是思之是數帖即紹聖後事會藏之求乎令  
張仲車篋中紹定四年春臨印魏某與萬目焉因識  
其末

求嘉薛榮祖臨學觀亭記本而書柔叔叔之  
語曰觀外不如觀內觀民不如自觀以求予

一言

薛君引索潔齋語識諸觀亭記之末觀之義滋有所  
發大抵古人觀象觀法觀物觀我無一物而不上察  
所以會眾理而致吾知也觀之為封實明身義今傳  
注之說則象象為觀示之觀六爻為觀瞻之觀竊意  
未有四聲及切以前安知不皆為平聲乎於是聞見  
視聽高深先後遠近上下之等皆有二字且考諸義  
則二字固可一而參諸易詩以後東漢以前則凡有

讀之語亦與孫炎沈約以後必限以四聲拘以音切亦不可同日語併識是于記末以質諸同志者

跋鄧其宣和使虜賜私覲茶幣

本朝立國規摹好生惡殺故於夷狄盜賊常有招懷之意然其間以戰致和者其盟易而久宣靖以來友是往性怒我而誨盜刑民而誤國覽鄧氏遺事為之慨然

跋蘇文忠屬黃州教授作賀鄧樞密啓

言貴於有物無物非言也後世非放誕相高則虛美相加追其流弊至為駢四儷六以相證瀆則不足以謂之言矧曰文乎哉東坡付他人作賀啓亦初無甚異而疑者喋喋不厭何也

題李有吾為尹商卿書鄉黨

天之生民有是物必有是則故凡威儀容貌飲食衣服何莫非天則之流行也聖人德盛仁孰從容中道門弟子精體實踐詳說而備書之則所以學于聖人也李有吾為人善鄉黨者數矣得是書者皆使予識其末舍商卿又以屬余嗚呼商卿尚敬之哉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夫苟瞬存息養而實有得於斯焉則知古人之所謂學者蓋如此

跋辛簡穆公與秦檜爭和議奏稿

和戎之說未有不怠我而長寇者耿素諸公以來率

艱其諶而不為修攘之慮始於惠失終以亂邦子因憤此久矣紹定四年蒙恩西歸舟至夔州會難戎外侵臺榭內瀆辛君俱出不先簡穆奏稿因識其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十四

跋

跋靜春先生劉子澄帖

靜春先生劉公淳熙五年八月十九日所與張宣公帖也宣公時為秘閣修撰荆湖轉運副使過其第端明公于宜春劉公之兄靖之字子和卒於贛州教官將葬而屬銘焉劉氏世載令德為國朝文章家遠公尤孜孜以才為己任朱文公稱其收恤宗黨接引後來樂人之善於人之惡蓋得之親見宣公雖不及識公而書問往來間氣味之同亦爾此可以強致乎是歲石林李公年二十悅齋李公年十有八而靜春以二公屬宣公已曰異日與川中作師表非小補也而數十年後悉如其言人固不易知然而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苟志平氣定不遷於私好惡不奪於小利害性性可以十得八九况稟氣之清明者固亦可以望而知之某生晚不及與觀一時師友之盛猶幸與輔漢卿趙昌父張元德諸公遊知靜春事為悉因悅齋李公刻此帖見寄附姓名其末嗚呼師友道廢利祿相挺上慢其下下諛其上以講學儲才相規益者鮮矣張德衡其寶此帖亦以規世道之變云

跋牟少真發蒙中庸大學俗解

吾儒之書自諸老先生語錄外未有方言俚字為文者蓋弟子之於師唯恐稍失其指故聰聽之謹書之莫之敢易也近世乃勸入科舉之文以惑凡近以欺庸有司諉曰姑以給取利祿耳是固可陋矣牟君之為中庸大學發蒙將以信今語後而為是俚俗之語五方之言語不相通而可強同乎文若謂世人不可與莊語姑俯而就之者然則不淺之待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遠牟君歸為我精思而文言之亦有當商畧者茲未暇及也

跋牛寶章大年記楊少卿事

牛聘君所記辨誣蓋寶慶三年趙敏若為鄴損所誣幾成大獄楊叔正時為軍器監帥蜀人之在朝者白于有位而有不謂然則自為書爭辯益切則誣卒以盡白嗚呼此豈有為為之哉高閭植槐等事則近乎有為者矣書其末而歸之叔正之子墳其尚勿替先志云

題蘇叔明公誠陶然堂賦後

南塵遠翁蘇文公之兄也持正不撓終於利州路提點刑獄子孫多賢且繼踵科級其五葉白叔正者自號松菊老圃有子曰公誠字叔明以禮自牧為族黨歸重嘗賦陶然堂以自述非明乎義利之際者不及此余歸自靖叔明訪余山居言論風指歛浮歸實進

進未已嗚呼世家搖落不振邦國之恥也叔明尚懋敬之哉玄默執徐同杜月報曰

跋東坡趙德麟字說真蹟

趙德麟始以儻屬愛知于蘇公今蘇集有倡麟字說與蘇陽春色三賦世之賢德麟者以此雖然嘉祐元祐之蘇公孰不知趨而和之迨蘇公度積諸賢皆坐廢錮德麟與焉而猶卷卷於片文遺墨之真寶於是

題五辛事狀

昔歲銜命拜昭慈于橫宮器四蒙衣獲窺于木帝今觀心畫於孟氏之宗大抵德而度溫而恭吾雖不識公進意其恂恂守正有昭慈之遺風

跋張宣公帖

張子論著惟論語說乃晚歲更定而朱子四書於中庸尤所盡心今師君遇所藏宣公筆蹟二者咸在是誠可寶矣當乾道淳熙間朱張呂三子以學問為羣儒倡雖其才分天成功力絕至然亦不可非師友切磋之益朱子序張子文集以其間有講焉未定之論為恨序呂子讀詩記亦曰其間所謂朱氏者皆甚少

時講焉而未定之說以此知先儒進學朝益而暮習月異而歲殊蓋有所謂勉焉維日學學整而後已者彼世之粗涉梗槩而哆然自足者殆亦不知愧懼耳

又

公以淳熙五年守荆七年二月七日易黃公自十四日書云詰朝陽至蓋六年長至正在月半則此帖距公之亡才八十四日耳其二十日帖云氣體未復不免灼艾想公之疾自此日侵焉呼所謂任重而道遠於此亦可略見耐卷太息書其末以歸諸范文叔甫之婿師氏

跋朱文公帖

右朱文公與月舟范公文叔帖凡五皆寧考初元也是時孽孽韓妨國黨禍方張此何時也而以予所見於蜀主大夫如劉文節公李良仲宗丞李章參政君亮侍郎與今范公之家所藏朱公報帖則一時善類應與固自若也權臣威威徒能怖赫庸貪而終不能以聞人心之同刺之三曰刺之死咎失上下也復之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夫居君陰之固而獨能失其同類惟道是從矧茲聲氣之合胡可劫而禦之乎雖生晚而身復乎慶元恭愍盛衰之變周旋幸范劉諸李與二熙羣賢之間嗚呼我既謀猶伊于胡底亦足以悲夫

題蘄州儀曹范垸元帥府牒後

靖康之禍薦紳大夫士未嘗不憤慨於大官貴人無足倚賴而冗曹裨官猶可與有為也趙哲一使巨能以百騎束虜馬向拱一尉掾能以培繩批遊騎傳亮一文學能以義旅造青城陳淬一小校能先諸將以敗虜于南華韓世忠一制將能引部將以却虜于南京至於據神稷破鷓眼者乃安邑之士人日中碎虜五十壁者乃石壕之小吏首渡河以復新豐者乃招撫司之屬將以千八百騎夜刺字輩者乃經畧司之都監曰孟迪曰神潛曰張勉曰張漸曰白保曰李進皆翹關越距雷動風從於王庶之擢異時中興諸將繇此其選使當時得將相大且有以用之便各竭所長經營河朔則虜當遠伏涼澗之北而趙宋境幸滯歸職方矣蘄州儀曹范公其一也予歸自靖道雙流公之孫子郊誦公自蘄趨齊顛末咸歎世弊俗偷方時晏然位驕祿侈者偃然物上盜弄命爵盡壞士氣胚胎禍機一朝潰裂幸而有懷忠蘊義之士起濟儒首之厲然猶死塞不得耳嗚呼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自古禍亂相尋於無窮者類若此曹器遠轡帶尾三人乃注黃耿非宗忠簡此說甚善使忠簡而在此位也吾所謂其甚者必有以用之范公當不至流落秦陝待張忠獻之薦而後受知于思陵也後百餘年臨邛魏其歛涕書于下方

書灑士周挺讀歷代書

古之學者習乎禮樂射御書數內以養德性之知外以固筋骸之束進乎大學則格物致知以性皆為已之事也是皆失其傳惟有挾冊讀書以承之前言性行而讀之者亦空讀之而有得焉又罕有也周文叔挺乃能取歷代帝王以來之書窮搜力索廣說詳說嗚呼其用力亦勞矣文叔求予一言方以王事未暇與之精講也姑識其末以俟他日

題宋文公帖

王氏之盛也江南學者爭稱門生其黜也謹焉蘇氏之學爭尚於元祐而謹稱於紹聖以後又大顯於阜陵褒崇之日至程子諸儒亦莫不隨時之抑揚而為輕重迨近世則朱張子諸儒一話一言散落人間者無一不顯予之精力弊於題識雖然予甚懼焉李君蓋為我語諸同志其相與用力於不睹不聞以庶幾無負於諸老先生之訓

題孫教授誌銘

吾同年友孫次龍之葬張義立誌之劉文節公銘之可以無憾矣然帖所謂歲寒山之兆乃其考君手卜史巫紛言不可於是廟殯垂三十年孫子應龍殯善克家乃改卜得負郭田惟允食焉此為庚之又為豪石所奪刑獄使者歸其田始克葬卜九月之甲子先



事過予言曰劉銘張誌得之孔艱而北異時政乞  
公言以識諸碑陰嗚呼次龍之才之懿之行之修而  
此於是而死於是也人孰無死而殞於奇禍人孰不  
葬而搖於異論夫世以作善離殃疑天之夢夢者信  
乎其陋矣終於不可詰則白將在其子孫抑猶未免  
責償於天道也雖然應龍尚勉之哉

陳猷春龍出穴圖

天基節前一月獲觀于白鶴山是日邸吏以友人陳  
和仲墳奏劄錄本見寄其間有云陛下君龍龍  
在天之位而晦之以潛龍勿用之德讀之慨然識其  
說于此

王荆公真翰

按集所載與此小異蓋為江寧守陳和仲作也介  
甫既為相而庫屋寒蔬不改其素所以見信於當時  
而得以肆行其志也

跋克齋游吏部所書孟子三章

孟子之告宋白跋亦猶游之告尹也是特三遊之風已勝  
孟子之說始與貨色之對相以然尹君其知此則知  
景仁所以微杖者深矣若見同遊之士併出以告  
之其書于三廬州宅

跋趙安慶所藏東坡帖

予昔遷靖興廣西為鄰廣郡收守多改舊時以方物

問子如蘇公遺墨及海魚鰓洞沈柳子酒言具梨菜  
之等率中州所罕見烈莫如青棊布暑夕可以覆  
黼雖然飲食之物則非靖比也靖之米斗百泉率家  
為斤十穀米之蔬笋又不論也予常閱蘇公帖自謂  
衣食之奉視蘇子卿啖藟食鼠為大廉麗以予若靖  
言之視文忠公之廉麗又如等詩曰君子于役苟無飢  
渴吾儕勉諸上親政之歲魏某書于廬州官舍

跋趙安慶先世詩

舒守趙侯以其先君子所書黔婁詩六十言見寄  
又自為九十言識其末凡皆表廉訓儉以示子孫是  
時政元端平上手書戒貪吏草芽賤且其布宣德音  
退而識于百五十言之末嗚呼以義利言則清心約  
已之常分也姑以利害言則世之饜也徇利者祇  
見其害未睹其利公孫瓚以鐵為門鐵非不固也  
董章以金為塢金非不多也徒以敗家亡身為他人守耳

書魏少申墓神碑陰

少仲予所厚也今其没十有七年始克葬先事之月  
伯衡以編書視予而言曰昔歲將葬吾父公前禮部  
侍郎曹公器遠為誌其墓尋以吏巫拘忌誌所書  
歲月在封與今不合且如日子嘉定十七年五月甲子  
今卜紹定六年十二月乙酉始卜地于盤石縣高第  
山震岡與先母裴氏合葬今卜廬州縣天竺山巽

岡以繼母張氏附夫子為我書之以輔前誌且母裴之卒慶元二年五月庚子母張之卒紹定二年二月乙酉誌亦未之書也為我併識之嗚呼墓之有碑雖漢魏之末造而人子報親之心誠必信於此亦可槩見乃為勒其語于碑陰以備來者之參考云

通典跋

杜氏通典之書包括古人之涵貫精粗人習焉不察例以類書目之予自成都嘗做其書為國朝通典因得以此熟優終快今起家于瀘帑有刊本而又字漫漶半不可識將盡易之而先是有已經修者棄之亦可惜乃命士易十之四九二千葉為文五十七萬有奇端平元年九月甲子臨邛魏某書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五

跋丹稜劉氏黨籍

宗寧定元祐為燕黨第元符上書人為和等以附元祐之末且致和之名人所甚惡而子孫矜以為榮作史者又以燕魁和上為最榮然則謂隨夷潤謂跼蹐廉子數百年間用事之臣蓋一轍也臨邛魏了翁歸自靖州之明年書以遺劉東巽識諸炎興詔旨之末

題史繩祖孝經

朱文公嘗書孝經刊誤公之子在嘗舉元黨以遺余余既錄梓與學士共之史慶長文以告予曰昔者繩祖嘗集先正名賢孝經註解今願得刊誤為之章指余舉以畀之俾得彙成編則又以黃直卿孝經本旨及其所輯洙泗論孝合為一書嗚呼此民生日用之常后王降德之本而由之不知觀是書者其亦知所發哉

題彭山宋彥祥詩卷

宋彥祥前年過我稟出八詩有擊壤集中心氣脈今年又求子文肩吾書之索予題識詩造平澹此豈易得第擇理容有聖門所未道者如數檢精時管甚人與事事安排要伯渠等語更當商略而了翁方以東歸之裝未暇也

題吳武安所得 高 孝兩朝宸翰

粵自宣靖抄政匪人女真小醜敢抗大邦莫有北向發一矢者迨富平後我師始與虜角殺金平之後我師姑擢虜鋒則張忠獻倡之吳武安繼之然後虜知中國有人而不敢肆張韓劉岳接踵于江淮然後中國之勢伸而和好之議以定竊觀近日三京喪師悼頗收之不可作撫卷太息拜手稽首識于下方

題周子靖理齋銘後

錄去窮則不窮循則不窮

義理之說千百載而一日千萬人而一心也今東南之學有建有溫有明各是其說不可以強同是說也了翁與徵之則以建為然建蓋宗乎濂伊濂伊祖六經者也端平二年春書于眉山東郊

跋修全趙公所作蒙箴

吾鄉之俗以親師講學為業以孝弟忠信為本不趨時尚不事外飾子生雖後尚及見大父行於經子百氏書皆覆紙細字丹鉛點勘又必師傳友授必心體身踐視今之後生子第捐金市書不累月可得千百卷聚友聯文不頃刻可成千百言者雖若迂頑不快人意而樸心厚見理實傳家又遺後安流風餘澤至今可識也慮此事久而無傳因揚子有以修全趙公蒙箴見示附志其末

題馮仰之因重論後

普慈馮起文以其父仰之先生因重論見寄請識其

末予少讀易見諸儒重卦之說有四玉輔嗣以為伏羲鄭康成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周文孫鄭之義士據而馬王之說人多是之然予以為唐虞之時固有卜筮則四營十八變尚矣固不待文王而後重文也不寧惟是竊意先天一圖自古有之嘗舉以謝起文則曰何傷乎亦各述其所見以待後之學者於是識一時問答為因重論序

跋師厚卿遇致仕十詩

師厚卿自紹定元年貢于鄉以母疾禱于上下神祇曰萬有一齒一名于進士籍則勉祿吾母俾壽且寧不願仕也其秋不復試禮部祿三年而後舉進士則母不及見矣既唱第廷中謀挂衣冠而奪於親暱之異論不遂初志率受爵以歸歸而得疾幾殆則舍然嘆曰豈我食吾言以于天怒乎決意不仕賦十詩見志屬李有吾書之子識之子謂之日子以蒼蒼者為天邪此心之神明則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則天理之所不可天豈屑屑然與人商較是非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子也急求緩棄違心所安是戲豫也語曰吾誰欺欺天乎子謂人心之外又有所謂天平厚卿竦然曰我事吾志不他有悔矣乃識其事于詩末以成厚卿之志

跋 御書鶴山書院四大字

臣伏見廬山高岳，衡麓睢陽，各有書院。自太平興國訖大中，祥符錫之，號榮被以詔墨。至近世東湖，北巖濂谿，象山之稱，皆嘗有請于朝。風聲所及，聞者興起。臣生于邛之鄙，自開禧邊議不合，去之古白鶴山之下，築室聚友，將終身焉。兩朝聖明，照知臣心，訖荷春憐，致位通顯。茲又蒙陛下申錫，寶翰賁耀林廬。臣竊惟先朝賜書，必以名賓寶翰。臣熏心患難，舊讀荒蕪，犬懼無以稱塞。隆指其自今，乞身得請，將歸老鶴山之麓，願瞻美事。帝臨有赫，誓畢餘齒。力求初心，以無忘君師訓迪之意。

跋御書唐人嚴武詩二十八言

臣嘗妄謂易善詩，春秋凡仲尼所述，不言將蓋出師於郊，遂而王朝之公卿董之。四代以來，末之有改，迨二禮三傳後，始有軍將將軍之名。於是師又於外，往往不從中，遣非所以共武服。謹師命也。臣識闇能薄，獨荷陛下殊尤之遇，自親大政，冠冠禁聯會，鞞鞞披猖，受我亂民，整居王略，肆命臣以宥府視師，賜對禁中，假權閫外，籛金龍幣，商賚優渥，既又親御筆札，大書唐人嚴武詩二十八言，以寵靈之。英雲明露，膏耀管茅師，乘傳觀人百共勇師之坤，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此陛下為萬邦計，臣獨何人，遽當王朝公卿之選，赫赫王命，以鎮封其

干音振制初反，出襄公二十下，拜登受，昌去其醜。臣謹以宸翰被諸樂石，班其貳于侯氏，用答揚明天子親命，幹方之意，為臣工勸。

題楊慈湖所書韓貫道墓後

安陽韓奕，相從于督府，一日以其先人貫道墓銘相示，則瘞之婦之祖，楊叔中所書也。予不及與貫道接，而敬仲所稱許若此，且跡其所受知者，則劉共父、韓无咎、劉子澄、林和叔、徐子宜、王元石也。嗚呼！是可以知貫道矣。忠獻之後，多賢者，特以開禧權臣例，遭挫捩，或曰：權臣實非韓氏遺體也。

予既善此，或曰：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門弟子與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賢已過矣。不平闕可乎？曰：魏晉以來，文書不足，證吾以六經二漢為據。跋先表叔留題鍾山西湖二詩後。

朱簾白舫亂湖光，隔岸龍舟擗夕陽。今日權遊復明日，便將京洛看錢塘。

右題臨安西湖

虛名自昔數揀廬，流毒于今幾卷書。書擬

代周顯報山鬼移文，逋客請先渠。

右題王文公祠臨叩高孝璫公純

父開禧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了翁以嘉泰三年造 朝開禧二年補郡二同產兄

高稼皆得侍先表叔父大夫公東游聽言觀行朝夕有所省發了翁雖甚愚不肖而不肯曲學阿世以取忤權貴人則大夫教忠之力也大夫游杭之西湖金陵之鍾山皆嘗隨事賦詠定子卒得遺藁悉首刻諸樂石了翁謹以從遊所見書其末亦以見前輩不苟於爲文也

跋陳君舉東宮進故事

右漢元帝事實一通故起居郎止齋陳先生傳良爲先皇帝嘉邸贊讀時所書也朱字三十有六則寧考即所聞而記之今生藏之蔡文懿之季子範簿以了翁在經筵日嘗爲主上論元成事發明班史二贊粗有益於謹獨之學因請識其後了翁雖不敢以固陋辭然而改變氣質最忌因循與夫歸其責於傳而實以咎帝此則有益於人主之講學非復儒老生不及此敢用拜手書于下方

跋四十年前補試卷

慶元初仰之先生攝令于五邑浦江予以舉文受知今四十年過先生之鄉宰木成陰先生之子企文亦頌白矣輿出一卷書乃當時縣庠試論猶記是時日試二論此其次也前卷在第三名嗚呼是所謂大慚則大好者與人心之說雖未必皆本指然不爲無補於世教企文姑存之

題陳思書苑書華

古以書爲名如周宿達書名于四方儀禮百官書于東則今所謂字也是故欲知學者不先識字則無以名百物雖顯張草聖百買分猶爲不識字也臨安游書人陳思乃能集漢晉以後論書者爲一篇曰書苑菁華亦可尚矣雖然是猶後世誇工鬪妍非吾所謂識字者若好學者又於此迴流尋源以及於秦漢而上求古人所以正名之意則讀書爲文也其庶幾乎

題呂城李氏世藏名帖

寶慶元年冬魏某得罪時宰投畀巖荆道呂城獲觀李唐裔孫枯所寶唐貞觀墨戲百劉平國王去非踏雪見訪首奇遇也惟是虞褚顏宋間乃有李林父姓名此易錄所謂勿用取女之時重有感慨云

周益公帖

朱子託爲佛氏語以寄周楊二老其職言以効他人體抑抑進墨以避學禁之禍和夫以修辭立誠之義於晚生終有未達不可強爲之說也

題深衣畫像

言忠信行篤敬言君易聖猶病申六言以自儆行願言言願行

題盧祖岳復別祖墓

子嘗為同年友盧申之序盧氏會拜錄今其兄仲山以其別祖舍監之墓又失而復得俛使識其事盧於唐為甲族今六百餘年而子孫之賢者代不乏人况如吾仲山遊學膠庠聲譽不墜而能為別祖復三百年之墓是滋可尚也

書劉仲坎習之孝義傳後得之更燈了孫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習之之身自異處不保身乎然則此義不明人於毫髮利害趨之譬之惟恐後則世之包羞含垢辱人全驅保妻子皆保身也劉起居作孝義傳謂習之兄弟至死不相捨孝也罵賊而死義也此豈不善保身者哉後六年史巨魏了翁與其兄厚之從遊獲觀劉起居所識因附姓名其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六

啓

得嘉慶府教授張肇

謝印守范季才宗丞啓

河南門下士或疑少年蓬萊海上仙偶就凡庸黠鐵成金有循吏之化故舉旗執釀成豐子之名嚙荷實深揆量莫稱竊以詞章本章字家刻鳳虫之技道摩乃儒者心地汗馬之勳故功名成就不在於羣羣照影之初而氣質變化當觀於異鷄反走之後主而知此天其舍諸如其者口黃幼生汗青活計抱影韓縈之二尺刺心荆棘之萬籟誓鐵硯以進修指汗渠而警策二十作文賦未當陸士衡挺異之年五千擢英才已無舒元與不養之氣偶陪鵠立獲信鸚鵡牛膝龍肝溢已甚矣風聲鶴唳幸可再乎不謂周人之璞得侶琅玕之林遂使東郭之羊亦竊斗升之祿虎誤再中隼不空卷曾若然沾巧奚自此蓋伏遇某官學本誠一論不遺條自浩氣養心以味道腴不茹承吐剛而獵聲利因匪覺之入觀陪振鷺之清班九寺森巖三山密邇謂即侍紫宸之案管筆螭頭而乃厭承明之廬分符鶴嶺祇恐趣大昕之對未容久外服之留聞者弦歌於一同已沐馴雉之化今為師長於千里載倍鳴蕩之歌致使晚生亦玷公選某敢不勉聆前輩益勵後圖惟加膏而希光不速成而來益

君陌射策寧敢過期議論披鱗豈不迎合或可代諸老  
先生之對庶不貽五黨小子之羞弗負師承是報今賜  
成歎僉判到任謝劉制置

耕東臯之雲方便野性詠南梅之月留玷清游正懼  
貽取未三百塵之譏豈期得廣夏千萬間之庇凌皆  
星度之履季身造化之爐伏念某學憤癡龍訪迹雖  
霄謬且攬扶桑之六響敢祈撒膠葛於九閭羣青之  
盟未寒五白之采過望榜花汗署濫竊小科頭之名  
吏板混次徑登大幕府之選半生負長鑱而勵黃獨  
一日泛淥水而依紅蓮許謀裝襖爰書睽目涉筆占  
位牆面於鳧鷖行之來乃祿空費苦誓於麒麟楨之  
銷勳非洛北之處士賴有湖南之主人庶蓋伏遇某  
官標一卅之龍門鼓九霄之羊角自當連上公府而  
躬吐握之任顧迺坐元帥闈而加羅致之勤油羹風  
清閑園城之基坵綠沈苔印省衛府之文書公遲兩  
地之登我獲二天之庇輝光耀凡草既分覺杜湖之  
珠文采被諸生勿惜景陽機之錦著期駿蹇絕附絕壁

通判王國正

雲履橋門方願心國子先生之印畫繡珂珮迺肯腰  
治中別駕之龜黥川酌盃水而祖行益部俊昇皇而  
起舞惟四海無百子駿使二州爭一邪公鳳尾字頌  
鑿叢春滿茶惟其官氣吞雄覓學辯擬龍毅毅聲華

自斗南一人而已餽餽才調與印九折俱馬早關  
儒關為司曾學著九卿之兆祥開銜纒之三簡萬乘  
之知望著瘦羊之一自應直玉堂而揀舍人樣尚延  
馮泥軼而作太守丞豈其隸新安之輿正欲著故鄉  
之鑲銅黃易刺金碧增輝恐駟使不俟終更而來戒  
榜人先艤歸舟以待某揣才無似與世甚疎區區脫  
龍具而塵纓性性對驚行而牆面自蘭金之誕播幸  
蔽玉之相依魏勃直妄庸人久懷帚箒王祥有公輔  
量行觀佩刀引願望塵以日為歲

上趙運使 善

池上有鳳毛合世絲綸之業山國用虎節肯換金碧  
之巖六轡鼎來四刀增重惟鷲叢之壤古號樂園自  
龍度以後歲漕中都取之澤涸而山童重以木饑而  
火旱况右蜀方數千里而赤地凡五六州使獲貯斗  
米而床有百錢偷安尚可今室如懸磬而野無青草  
善後若何必得通經博古之碩儒為見足國惠民之  
良畫忝惟某庸德光銀筆世載金龜嚴毅聲華直矣  
子門生之子鏗鏗辯說傳中書舍人之善報分郡守  
之左符就畀行人之英蕩循清獻故事而自梓移益  
付相如使指以定旌存印單車行而問流馬之程雙  
節建而羅帶牛之習姑袖補天之手為施裕蜀之謀  
福星西來春風戶到甚解龍具而腰笏對鸞行而面



墻假道涪江幸嘗帶冠劍而謁使者脫巾錦里迺復  
最章服以拜上官公遲禁地之登我獲恩天之庇輝  
光耀凡草既分驚杜湖之珠文采被諸生勿惜景陽  
機錦華期駘蹇勉附絕塵

代謝劉制置舉狀

無再子五秉乘冰守冷官得劉公喬書春回寒谷  
初非挾炭以游鐘冶乃肯掉翻而生風濤省分踰涯  
捫心知悉自古道之榛塞致公舉之陵夷田畝舉六  
人而五得於貴戚之書巨源薦士去而九出於權門  
之屬視冰子如纖芥禮白屋者幾人非有特達之大  
賢誰起伶俜之孤冑如某者鷗鷺野性螢雪護儒解  
蘭東皇幸脫囊鹽之債采芹泮水尚噉首稻之盤有  
書盈車無甃對客窮年兀兀見笑諸生枵腹便便貽  
嘲弟子寧打頭於宛丘之舍敢驪首於吏部之門無  
戰線之寸長或義錐之穎脫靜循所自有相其逢某  
官洪并金丹鄼城寶劍方汝赤墀之塗登文石之陛  
乃勞侍從之事厭承明之虛輟從豹星之班來鑲鑄  
叢之國興齊魯之化於四蜀捐眉邑之風於兩京不  
問非封蓋歸桃李致使牛衣之子亦叨推矢之書某  
敢不漆檄酬恩抗回厲志國士遇報以國士敢有知  
達中書君今示中書尚期拂拭丘山恩重然終身微

通陳總領

奉英湯之節方登部刺史之最書錫陶糜之左獲頒  
外司農之計簿聯木徽二十五星之次惠全蜀百萬  
生靈之恩手迹細書成文父老以手加額蠶叢瓊  
古號樂國龍渡以後歲漕中都宿成今已逾十年  
供億不知幾千萬計年益摧酷盡利不遺力窮窮  
牒鑿空無餘謀重以火旱而木機取之山童而澤涸  
荒年無備夷至飲馬常心不固民幾帶牛使甕計  
米而床有百錢偷安尚可今至如懸磔而野無青草  
善後若何必得通經博古之碩儒為見足國捨民之  
良書恭惟其官識敏而器邁才鉅而學醇人物三山  
之炳靈論議奕世之風烈早趨嚴詔荐握左符繡衣  
弊訟而民不克葦車督餉而課以最諄嘗記履往之  
名姓父已簡前旒之曉知屬上夏未棄於遐陬民  
命寔司於外計若曰分大屯以十數乃今命繼特  
四人湖廣兩淮尚邇日邊西南一隅僻在天角有能  
為國家惜大體不至岐兵民為兩塗往往分朕憂若  
公可亟膺省署用修使華自將漕而計且有若若  
事且在由望郎而星使如孫樵之遺言不誣天崩  
鶴之詔書春滿魚鳧之故國其竊高下風之行徑開  
先令之傳未能帶櫛具而冠進賢往謁使者敦藉  
翰林而託子墨仰辱隸人敢借私我之天以為己  
之地目斷雙劍身無六翰

通謝尚書

顧膺宸渙出擁帥垣二州爭一郡公方存吏於巴漢  
四海無百子駿復盡護於西南惟于具施無不宜故  
朝家用如不及郵傳先令立有春風蠶叢之區古號  
樂國龍渡以後歲漕中都宿戎今已踰七十年供億  
不知幾千萬計牢益權醜盡利不遺力續引祠牒鑿  
空無餘謀取之澤涸而山童重以木饑而火旱荒年  
無備夷至飲焉常心不固民幾帶牛使甕斯斗米而  
床有百錢偷安尚可今室如懸磬而野無青草甚後  
若何必得通經博古之碩儒為建足國裕民之良畫  
恭惟某官識欲而器博學遠而行醇親結前旒之知  
早通玉帝之籍鳴直聲以扶漢社稷吐色然以補舜  
衣裳着侍臣冠居列曹六六之要曳尚書履世恭階  
兩兩之符正當撤膠葛而上征忽乃羞崑崙而不即  
蒼生深望安石天子亦思賈生即家詔除寬上憂頤  
舍舟魚復政聲激懦而起偷杖屨褒城流民生死而  
肉骨因變制宜而事立定隨俗用政而才不窮中和  
轉聞睦注彌簡宜其折符受瑞而移鎮坤軸不待煖  
席默突而亟回使較命絳贊書之鼎來禁途延閣之  
顯陔別開四履增重三刀帝曰汝往哉吾今召君矣  
某嘗觀蚊鶴之詔倍增燕雀之私橋禍都門幸嘗備  
弟子禮以致傳衣之謝筵官錦里迺復着從事教以

陪入莫之賓驥毛尚青胸迹正好誓以行已之地託  
於私我之天

賀謝尚書

蚊脚鶴頭承天雨露隼旗鸞尾領蜀山川下車而延  
見吏民褰帷而巡問風俗元戎戾止生意翕然恭惟  
某官黜明而惠和直方而剛大踐揚冰潔雖佳鼎隆  
卷三百餘奏剴切忠謀作五十六州安靜和平  
之福暮年而變二年而化五年而定上方責治於廷  
紳一命而偃再命而懷三命而恭公尚存吏於遠服  
肇建西南之統府盡提巴漢之舊封春風偃萬壑之  
凝霧霜令躡三垂之犬鼠黠胥用翼屢康如東小朝  
冠佩鏘鏘成文無襦五袴之歌方思叔度之來暮異  
畝同穎之麥已卜周公之召歸暫建左右和之明即  
正東西府之席某剖目星辰之履託身造化之爐三  
尺焦桐向有高山流水之賞萬間廣廈今無震風凌  
雨之憂寸心依歸三百距躍

通茶馬

詔奉蘭金節盼英蕩橋山市駿究詳土物之宜細書  
成文進寓木天之旨光移龍隱春兩鑿鑿廣推牧之  
鑿與有分合之不一始於熙寧之用蒲宗閔而成於  
元豐之從耶茂向初繇立異以交攻至是併同而歸  
一出蕃詔之駿足以強國勢而空虜資合川秦之風

足以佐邦用而寬民力富強所係簡畀不輕恭惟某  
官學粹而行醇識敏而器邁淵源安定風烈右丞銀  
兗分符隨處陽春之有脚金龍錫命平刑流水之無  
心父妙東於濠延謂丞階於清切尚秉山國之節屈  
司天廡之良贊書命締之鼎來延閣道山之顯陟秉  
心所感蕃四十萬疋之雲煙先令登聞卧五十六城  
之袍鼓正玉清之府旰食虛許恐金碧之巖巖寒采  
皇其生後諸人早玷末第竊慕高下風之行使睹先甲  
之傳四海龍明未能帶冠劍而詢使者一封輒傳行  
即裹章服以拜上官引領望塵以日為歲

除國子正謝丞相

脫從事祕遽拜十行之札入司成館諉尸五等之規  
抱空而前揣分非據惟學有正繫昔所嚴自庶堂與  
三舍之初肇正命官之選速元豐因大均之薦非由  
乃召試不除或各一經而分等有二或六十人而所取  
纒四循茲以降選用尤詳除授歸之中書資格概半  
傅主與大學官分掌教類皆當代之儒宗堂國子生  
不如規幾若學中之御史宜得佳士迺稱清資而某  
疆齒章逢未識門戶蚤丁休運誤甲儒科生負白  
米而斲黃精一日泛紅蓮而依綠水但知向扶桑而  
撐轡不敢效儻音翰翰音翰以迎陽豈期東膠典  
教之餘或在西莫終更之後不以八千里之僻陋荐

頌一再命之寵榮且蘇子瞻由制舉外尚未堪記注  
之選而彭器資以高科取由三赴吏曹之銓安有官  
以儒名乃使得之望表靜循跡跡之迹寧有根抵之  
容茲蓋恭遇某官柱石本朝津梁斯道不出長安七  
年而至宰相夷夏倭瞻大開東閣三節以延賢入衣  
冠傾屬凡所進退一惟中和致令肖翹亦預塊地某  
輩當嚴履踐以圖稱塞之實不欲以名第為博溫飽  
之資總儒官三十六人濫巾有覲令中書二十四考  
託庇自今卷卷飯依萬萬憐等

除正字謝宰相

監中雙字曾微曲教之勞給札尚方遽冒正書之選  
據非其稱愧甚於榮惟延閣之清遊實儒林之美秩  
地遠西崑之玉府天垂東壁之華星歷代所崇我朝  
尤重自昭文直館至祕閣校勘列職有差雖制科入  
等及進士三人必試而命或被曉知而特召或由論  
薦以選除詩頌雜文以考其能漢唐問日以觀所臨  
自熙寧之初策以世務逮紹興而後踵為舊豈蓋揚  
以語言所以旌其進用之殊而職以典籍所以廣其  
見聞之益選掄固重責望匪輕而某學不知方器非  
法道識字未知於離寬豈暇辭訛讀書莫究於凝龍  
啟云博古屬值臨軒之始偶塵分鼎之科脫從事於  
亟趨嚴詔入司成館荐拜除書雖未能赫赫以動人

亦豈解盱眙而隨俗誤知丹徒錫對金城環堵牆學士之觀榭無高論亞蘭臺今史之選忽玷謬恩半生望弱水三萬里之遙一日遭瀛州十八人之後屬書廣內還儒生燈火之魂廩食太官飲博去藥鹽之腹思慮專而足以進學職業省而足以治心疊是徵逾若為稱塞蓋恭過其官既明庶類裁叙羣工既以道佐王躋青帷而調象緯復推手報國開東閣以延賢人不遺萬里之寒蹤俾預八紘之德網杖之稱無被以光華其敢不益勵後圖勉希前輩磨丹青墨墨惟守蠹魚於文字間食漿飲冰要當收汗馬於方寸地不負素學用荅隆知

### 差知嘉定府謝宰執

校中秘書久積空餐之愧為漢嘉守遽膺從欲之仁祇服恩靈未知報塞伏念某蚤隸薄技濫齒儒科視進士第一人躡階京秩客諸侯者再歲偶及過更該知宸旒列屬贊贊既諤司於糾正復序玷於博通僅踰歲琯之周復錫禁林之對徒以草茅言天下事不恤獲縉為王室憂方虞千斧鑿之誅迺使冒鉉黃之寄道山隣日月是蒼史之遺文直廬繞星辰隸魯港之脫簡思虞專而足以進學職業省而足以治心退循孤蹤曾極華遇豈不願偷安歲月友壁中之科斗而顧欲丐歸田里藝畝下之蹕鳴爰念度闈久違鄉

井重以三年之亡補力斬一障以便私天高聽卑朝秦暮晉靜惟寵渥之異厥有根柢之容茲蓋伏過某官裁叙羣主便章庶政明有國者敦善羸惡之義全士大夫難進易退之風重輕適平小大遂性致令苦窳例玷鈞陶某敢不勉趾前脩益肩夙志懷松抱棘豈徒守蠹書於文字間行已利人甚喜當收汗馬於方寸地不負素學用荅隆知

### 知漢州謝安大使

自詭外庸嘗控綽於嚴召誤分方寄亟祇拜於俞音過蒙大聞之知靡事繁文之徇從便道趣領左符載惟恩覆之私政後書郵之敬伏念某稟姿愚戇淡學迂踈偶奮迹於儒科遂繫榮於朝蹟擢升芸祕賜對鑿坡屬邊事之方毅沮權姦之輕舉雖公孫丞相發蒙耳如尹氏太師不平何難久居中亟求補外未知為郡之樂兩奉賜環之音屬時多艱遭家不靖謂置身華近而未能報國盡効官州縣而且以及民求無愧於食功用力陳於試郡荷公朝之從欲特昇使塵磨方嶽之異知弗拘羈制免呈身而受察俾愛日以奉親祇服厥官恪修乃職載惟廣漢雖號望州適承歐薛之余深費絕梳之力大綱小紀莫有一存百孔子瘞不堪數舉匪蒙假借曷究設施比蓋伏過某官功塞二儀名在九牧風飛雷厲平大難於呼吸之

聞乾清坤夷奠全蜀於危疑之際帝未寬於西顧公少緩於東歸謂大臣之慮四方當求共理得一士而制千里務在急賢致使疎庸亦叨分守其敢不推其夙學勵乃壯心不欲食浮於人庶乎寡過所願民安其業非以求名過此以還未知收措

知眉州到任謝安大使

竊祿養親未滿武夷之秩起家為郡謾居文物之邦祗服寵靈莫知報塞伏念其標縣科第早玷班行徒以狷直淺中之資立於權蕪專政之日雖公孫丞相發蒙耳如尹氏太師不平何乃自詭於民庸冀稍便於親養三辭商聘再析漢符適承曠弛之餘粗究設施之績肅遏慢吏訓齊敗民崇學校以明倫蠲租蠲而厚本謂粗逃於瘴曠冀無憊於承宣而涼德挺災垂氣致異迄荷聖朝之鑒僅從鑄免之文甫再閱於旬時既即縻於祠廩尋膺詔策復異使麾矧坡穎之故鄉為西南之望郡厥惟寵異猥及庸虛茲蓋伏遇某官精識邁倫訂議經遠謂收士報國乃為臣之分故達善引類不斲人之知慄乎有大臣之風久矣非時賢所及顧如不肖雖荷風知然自獲譴以來亦知惟分之守執事之庭既無韓愈之迹主書之吏不識安世之名而曲為蟠木之容遽上公車之牘言啟事又彪列於分使王尊下賢於一歲之間而魏尚獲免

於六級之罰所階忝冒威執故常其敢不益勵後圖力復前覆觀過斯知仁矣此難為俗人言公舉何私謝為我當以國士報心之所蘊言莫能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七

啓

本台眉州同官

祝釐竊竊厚滿秩是期受任典州饗榮已甚魏尚復爵於數月王尊下賢於一暮矧嚴即成之程申昇疾驅之旨有蕃寵異猥逮庸虛揣報稱之未能顧馳驅之敢後黨賴同官為僚之助以收因人成事之功愧調牘之未能蒙慶緘之先辱傷弓者驚曲木方前顧以傷然折肱而為良醫冀後圖之或期尚期叶濟庶保令終

本台趙通判 希存

馳郵郊之驛馬知子之來行周道之棧車俾余于役既不獲聞名于將命又未能致模于隸人至塵預蓋之先及假袖文之寵先施過矣後見亦然恭惟某官謙姿格勤精明彊濟子游為武城宰割雞焉用牛力士元非未陽才別駕以為驥足闕時未久嘉績孔多豈惟序進於一麾將以儲資於三院某欽風既久識回為深矧茲謬玷於左符幸甚密依於余櫺君子至未嘗得見祇畏簡書公事畢然後敢私用稽報謝

本台州縣官生日

小人有母適丁震夙之辰君子作歌載示祝延多寵善頌雖形於魯燕輕軒尚御於潘園既阻承顏莫知

圖報聲應氣求各從其類雖仰荷於拊存夙興夜寐無忝所生敢益圖於勉懋寸忱所述尺牘奚殫

生日謝李參政啓

一麾去國忱驚序論之周四泰開年文記門弧之設矧此瓜時之迨矚焉設肯之懷詎謂輶微至塵豈飾恭惟某官迪德淵靖秉猷碩膚間兩柱之崇勛拓八荒之壽域錙而右兮而左雖嘗吳使於君主細為捕大為采尚欲兼收於衆善及丘園之間暇示鄉國之儀刑言念辱庸久棲蔭樞向得侍同朝甚喜今顧與先生並行身貴而禮滋恭氣同而聲相應酌大斗以折黃耆有旨酒而又嘉肴其拜大况之稠重省微私而愧惕爾爾戰戰兢兢福既形善頌之詞揆予初度錫余真名正懼所生之忝承言衝戰莫既敷榮

謝劉潼川光祖

銅虎分符恍十年之去國金龍錫節忝一道之觀風祇服寵靈未知報塞竊謂司政典獄匪惟刑暴詰嚴民曰嘉師吏云天收將以欽承明命迪集羣靈惟至公而無私不得已而後用閱實其罪尚曰審克知得其情猶當哀矜黨說威復夏之相仍或折律貳端之不免維明克允何擇非賢而其涉學淺無黨羣家祿徒守恠恠之自信不嫌浩皓之易汙既辨體幣之三荐挾朱韞之兩疇共爾位寬綽麻心惟知迪畏於天



明每用訪求於民獲正虞疎拙以速謹何敢圖出命於中宸遽俾司刑於梓部既揆量而莫稱儀吹竅之有由恭惟其官望實俱存年德彌劬氣雖和而介養既熟而道疑三朝老成出處繫時之否泰四海人士視聽惟公之表儀藹然司馬居爰之餘凜乎元城過泗之望倚釐與屏昭示眷懷高名已薄於前修餘論尚加於後進是宜孤陋亦玷將明某控避莫皇瞻承孔迺銜命而使願拜仁人之言明刑之中當濟士師之治厥為感荷未既敷陳

賀張運使

恭審陳臬告成將輸申命後夾函之有燁儼案陰未移號令夙孚聽瞻彌聳恭惟其官風姿端即世行肅明足躡天根偉穹標之絕俗向出月脇猶餘事之驚人奮負時名之儲世用言論風旨居多前輩之典刑本末源流接作後來之圖籍抱丹心而向闕紛白首而為郎煌煌顯聞之維休豐豐英躔之徑上為鱸萼而去國奉龍湯以察州粵是東落實勤西頤肆詠皇華之遺式嚴駢乘之行民之情偽盡知方攻心於勞來獄之大小心察惟單慮於平亭陬維却事持星有大體囊篋細碎復綴精思非從惟從雖畏勿畏歟矣今大夫之為政展焉古君子之用心乃故漕引之除以蕭禁游之望某欽聞異數喜激同心遣公使巡

行猥叨並命對兩臺而臨治將嗣前規權權旣殊數禁宵整

除潼川運判謝率執

攝官承乏無補將輸滿歲為良諒叨申命撫江山之維舊恍雨露之更新伏念其自麻茲試於外庸遽躡棄於使傳且庶獄小大之比與常率斂散之宜於以短才一之謂甚胡然誤東二者得兼矧濶寄之所關於坤隅而尤重宜簿書是是務抑澄按之當先况建學立師將助秩宗之典而量罷授任又分選部之衡自昔假名已慙代斷于今即拜寧不疾顛明時何至於乏才使指宜難於改畀不圖華遣游及寒蹤蔭蓋伏遇某官德器恢宏機猷肅敏以及引人才為已任以扶持公道報主知惟配美於前修每鍾情於後學肆令已試亦玷其除某控避未皇稟取惟恪才非數器安能左之有右之宜此切萬聞庶幾彼無惡此無數感藏收寓敷述難周

生日謝親友

四十四而佩魚符偶叶香山之詠六千六以數方首敢希絳縣之年有嘉聲氣之應求無開山川之悠遠特貽問遺爰既輻微顧影自憐正羨我之麻葉幸生何益慙逢矢之記辰視報未皇銘心徒切

通安少保定昏



通婚烟於寒裔雜荷隆尊託繫授於高門獨乾稿大  
然而處富貴有道遺子孫以安切規誥後之良謀深  
嘆厚倫之遠識尚以單平之迹懼沾趨附之嫌况又  
聞孫早普於賢稱息女未安於姆訓循牆以避掃分  
所安忽承行李之來首拜委禽之厚幣必誠辭無不  
腆肇修求好之儀身愈貴禮則滋恭彌切高風之仰  
曾微衛報徒愧魯臯

被 召謝辛執

方地千里曾微共理之勞國言九重忽下特招之命  
荷恩異甚稱稱茂如恭惟列聖之舊章最重三徵之  
首序於百辟會朝之始先四方祥瑞之陳其後易之  
以大吏之拜除次馬則從巨之遷擢必推物望以謹  
歲端矧今效珍島夷陳錫方夏觀聽肇新於遐邇招  
延且及於耆英而某才弱而質蒙學疎而伎藝並綠  
科第陪選班行速歷試於外庸凡再辭於嚴召由按  
刑而將漕與分闈而牛藩寵異狎來叨塵殆遍况灾  
患又嬰於夙志而聰明不逮於前時敢圖宣室之興  
思尚誤公車之召對且即孟陬之吉俾臨泰茹之征  
顏是孤蹤宜其自致茲蓋恭惟某官 許謨濟登識  
歎幾念大呂者事君以人故虛心以應乎物而安國  
以積賢為道故引類而聚之朝肆令采補之不材亦  
玷工師之並蓄某屬拘近制莫遠控解敢愓然於幣

聘之三體樂與於嘉魚之什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仰窺效羨之心是訓是行近天子之光黨濠陳前之  
志厥為銜荷未究敷茶

除兵部郎官兼史職謝辛執

元會充庭興念校文之舊便朝賜對叨陪司武之職  
仍兼紬史之華不廢操觚之素寵靈狎至報稱奚任  
伏念某階綠尋布之資陪則縉紳之後內馬館與之  
清遠縻其位而安行外而州縣之煩勞何所往而非  
學粗有見於屈信消長之分故無異於進退淹速之  
間會重譯之效瑜即三朝而受瑞上儀肇舉師聽攸  
傾而乃動選軫於表巨下特招於中宸且敬事則命  
以始既嚴出令之初使非道以陳於前是昧責難之  
義首論人心之廣俠次言國勢之重輕規摹闕踈意  
嚮任腐方俟報聞之命俄驚寵渥之頻列屬南宮猥  
從諸郎之後屬辭東觀與觀太史之書徒志效於一  
官而得兼於二者襲榮為懼拜寵知歸茲蓋伏遇某  
官器懷闕深局度寬雅合臯合稷天知許國之忠若  
涉若賢人仰傳家之學念方寸恢乎其正大而兩附  
類此以扶持拓開鈞鐸儲蓄人物致彼其微之迹亦  
汗啓擬之公某敢不惟既厥心不負所學必周六典  
贊統師平國之規作宋一經免墜筆含其志謂厥為  
感荷未究敷茶

回蔣狀元重珍啓

共審錫第殿宸冠名多士帝嘉讓論首騰揚日之名  
天啓脩途為神生夙翻恭惟某官器資端厚檢復  
醇明厲志軼羣懷孔聖無聞之懼賦詩見志慕鄉  
不動之誠當今茲願治之時論古者為仁之要有惻  
但至誠之意無矯激近名之心亟登乙覽榮擢真  
甲科之方正人輩出元氣收關其曩佐春官幸賴朝  
采方自快景星之瑞已袖街連錦之書論說無疑忠  
鯁既符於上意榮進素定持循願謹於前修

回蔡狀元仲龍啓

共審顯膺朝策擢並倫魁天錫龜朋為本朝之瑞  
史占雲物慶神氣之有開共惟某官迪德粹明飭躬  
端厚上鈞天而奏伎得寸地以推才歷陳往昔之條  
章按作方今之楷則一臬不入帝為噬嗑再擢成盧  
衆驚絕叫揚貴名之日月為直道之全湯其再照周  
行偶逢盛舉數公御於十載富遠復先朝之規計溫  
飽於三場宜一洗俗儒之陋

回趙狀元發啓

恭審才推寡二名列魁三登大庭臚句之傳聲盛世  
風雲之會共惟某官清姿邁俗敏識都幾澆養賢關  
未嘆六年之遲久深探聖域坐啗白氏之支離惜子  
大夫而造于朝先諸老生而為之對賈以堅疑之說參

諸通變之方承膺乙覽之榮擢真甲科之右行隨言  
著名與實俱某曩以庸虛擢當品目幸不迷塗得之  
目敢謂傳和疑之友三人同行已喜師言之惟允一  
第恩子更惟遠業之具圖

生日謝親友惠詩詞

小人不知紀年甫邁河圖之數君子淡交如水遠拔  
松極之聲爛其龍采之貽重此東莪之感休惟某官  
才資粹正藻思穎華雖鐵面之方勤而知心之維舊  
來觀光於黻邑因論契於狎份務為善頌之詞曲詠  
歡生之日而某質弱而志不逮齒長而學益充皇靈  
豹察之職采切鸞梁之愧眉壽無有害莫稱好解頤  
臚豈不知更期終誨

除祕書監謝執政

引類而聚之朝方槐空臺之盛選敬事而命以始又  
頒冊府之除書一何三載之逢辰兩被元正之出綵  
恩榮有赫稱塞無聞伏念某學才適時才非經世徒  
旁緣於科第卑陪處於班行燃天上之青藜幸分夜  
照望日邊之紅杏獨倚秋風迺過蜀道之歸久分神  
山之隔氛埃滯袂憂患熏心迷路桃花恍託劉晨之  
誤入成陰梅子奚期杜牧之重來憤十九年更歷之  
微勞理五千卷校讎之舊夢瑣瑣猶存亦有相會蓬  
蓋恭遇某官迪德靖夷父子膺碩炳國家之龜梁公

人物之量衡每惟列聖之成規莫重三微之首序門  
施行焉慨楚客之曾窺野有遺簪動少原之遐念肆  
令晚陋亦玷清華某敢不益所未能修其可觸履  
奎壁已瞻槐影之婆娑雲氣蓬萊尚想棠陰之蔭帶  
茲亟素守勉趾前修

除起居舍人謝宰相

東壁圖書方理重來之夢右物記注勿時已試之庸  
拜寵便番折躬履傷載考廷中之盛選莫如柱下之  
清班君舉謇謇操丘索典墳之筆王行則從欽起居  
出入之司地禁而職觀天低而日近屬車豹尾陪漢  
侍臣前殿峨眉魏唐供奉於皇我來益遠厥官謙書  
許其直前經幅使之入侍豈但記言而可過抑容陳  
善而責難茲惟稽古之榮必屬奕邦之哲而某亦亦  
有志壯而多艱聰明不及於前時名實未加於上下  
偶茲承攝甚矣僥踰且天生物必因其材寧以非材  
而妄授器與名不可以假况於久假而不歸明時未  
至於乏人異數俄頒於弗績莫遂循牆之避但懷乘  
器之虞茲蓋恭遇某官諱明足以憲邦道廣召以周  
物闡天下義理多矣嗟嗟當今人物眇然拓開化鍾  
蓄善類念以難數直諫不得居中而蕭生之更治  
民蓋管補外肆稽代閱併用超遷某敢不夙夜在公  
靖共兩位一日二日固將察明命於時幾大書特書

抑以垂將來之軌範不愆素守是報深知

賀皇子國公誕生皇孫劄子

恭審帝曾綿休文孫毓秀宸權允洽民氣咸和恭惟  
皇子國公迪德溫恭衷心端厚報陸離而中度至孚  
丑而含輝仰承慈翼之謀爰叶熊占之夢世之不顯  
益隆周室之本支國以永存不祚漢家之苗裔有室  
大荒無疆惟休某叨侍嚴宸幸逢熙旦覃詩載路已  
覘疑疑之姿蕃衍益升更兆繩繩之慶厥為忻隴南  
既敷采

生日謝人惠詩詞

身年四十七正感懷白傳之詩眉壽萬有子敢辱  
貺譽侯之須先施厚矣自揣缺然伏念某材能不於  
中庸名實未加於上下素餐美補孤天地厚子負仁  
嗜學無成虧父母生全之德矧此誕彌之候尤深用  
禮之思而某官懷舊不遺好仁無倦記此蓬矢桑弧  
之日貽以鉤章棘句之文揆余初度錫余嘉名正  
懼所生之忝俾兩單厚以爾多益敢當善頌之詞徒  
劇銘心莫知報德

謝安監丞納幣

賦標梅之實七願為有家親御輪之周三敢辱今子  
方馳驅於蜀道來造託於湘流先之以幣帛之將申  
之以竿牘之問不遺羈縻來告會期云離子而親

命之既勞遠役禮女以俟迎者謹踐成言

賀范帥 子長 得嘉賓符教授張華

自天進直易地建藩六年分南定之弓玉關未老一日返東涪之旆棠蔭不移譽命莫來師言維稟官賦資剛介秉行將夷藪然蜀國之流芳展也崑陽之聞氣謙論礪研居及前輩典刑之言風節崔嵬耻鯁權門爵祿之餌寧聞厓眉之郎省不為識面之臺官閉干木之明或謂迫斯可以見矣知陽貨之饋乃復闕亡而往拜之以一身自任之不輕故十載外庸之不屑今當疆事蹙駭之日屬有人物鮮少之憂不恢好姓之心優私人之度尚方之偏愛使大惠之獨私微祖龍荒漢更資劫佚裕陵壑闢庸表陟明雖暫符五袴之恩然尚鬱人荒之望某侍同朝而自昔復聯事以有年代大匠斷以不傷皇知其後入善人居而與化黨始于今願疾其駸斯拱以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八

啓

答靖州士人生日

抱五三六經之傳少嘗有志閱四十九年之序久乃知非矧以我餘藐然遠屏莫省我辰之安在有勳臺覽之按初敢圖善頌之詞猶記載生之日老冉冉今將至附事憂傷芳菲其彌章藜茲報稱

答泉官致禮者

云云同前至揆初而其官會尚維新知心維舊託教勤於禮幣申縉緣於歌詩爛其龜采之貽重此蒙我之感老冉冉將至云云同前

海峽生日惠詩

民莫不穀感莩我欲報之恩天之方憐增常棟孔懷之戚揆辰安在傷已于罹况內嬰之相仍紛遐憂其未愁有來善頌垂記初生卻之卻之不恭受之受之何義五十不足畏已莫贖往愆一言可以行之尚微終誨

生日謝人惠詩詞

小人不知紀季閱五盈而加一賢者樂告善道記六物之有初載惟又放之餘修過始表之歲任重而道益遠齒長而學不加顧相照而相濡不以規而以頌日居月諸胡能有定雖行止之末期夙興夜寐無忝

所生誓言始終之知勉

又謝守倅

我生之初尚無為慨中身之寡遂詞今賦麗以則  
曾下體之不遺荷賜加隆拊躬知恩伏念某少亦有  
志長而多難矧惟久廢之餘修邁始衰

生日謝守倅以下惠詩詞

止離騷之國三閩流生誦皇覽之篇四驚初度於焉  
信處豈不懷歸深虞罪戾多靡夷復念劬勞之困極  
有來善頌垂責孤蹤爛其朝采之貽記此門孤之始  
今朝五十初過二正噉蘇子之詩明年半百又加三  
徒重白公之嘆更期終誨益厲後圖

荅靖州時官士人惠生日啟

百年強半叶黃州再問之時五十加三起白傳懷歸  
之詠豈但父分母今之感寧忘國爾公爾之憂報稱  
未能省循莫措曾謂始生之且驟蒙善頌之辭疑甲  
子之紀年問庚寅之初度主牛下括雖見思行役之  
無期鴻鴈于飛正興念劬勞之安宅願言終誨益厲  
後圖

荅靖州范倅中啟

恭審上最一同外華半刺靈雲乘其承牛尚懷反淑  
之遊山藤藤以幸園又澗點沉而上瀟瀟肇始環雉  
生光伏惟某官迪德靜度秉心端亮鐘武康之問氣

擅唐杜之名宗劉雞馬用牛刀游聽絃歌之奏別篇  
以展驥足平分明月之輝厚蒙嘉望之儲榮發清華  
之武某猥繇疏竊自取因拘地寒未脫於曩荷天幸  
獲依於初政左圖右史雖安土以無求上雨旁風知  
此身之有所

生日合衛沅州遊啟

七年遠屏尚嗟天意之方憐六物不靈豈負我屣  
安在正切垂弧之感勿激為之騷其官氣粹而質  
明才周而行敏渾素裳裳之方沃棣華鄂鄂之交  
輝屬剖符銅竹之新念投分金蘭之舊又居選衙  
實在鄰封免爰而雉離學多羨爾生之適際雞棲而牛  
下括獨此役之無期乃因揆度之初特寓懷人之意  
而某循涯弗稱拜施徒慙却之却之不恭爰受之  
何義誦屈子沅歌之四喜挹餘芳賦衛公淇奧之三  
敢期終誨

復元官職宮觀謝宰執啟

東朝介壽式頒慶慶澤之新北關疏榮盡復即階之舊  
仍通班於書殿併賦祿於殊庭拜命使蕃附躬奉  
伏念某賦安庸下涉執滌無每惟言語特從之巨豈  
效獻納論思之益而才疏不足以濟時用識閭不足  
以周事情况有采薪之憂委施橫草之報尚賴明良  
之同德曲垂涵覆之異恩感笑下愚不致致眾望

交至削官三列竄迹五谿正使長流夜郎亦自貽於  
伊阻惟懼濫先朝靈將永棄於明時不知歲月之遷  
遷忽訝龍靈之輝至盡復青菴之舊以增畫錦之光  
併以真祠示之假寵豈但超流於近此亦特度越於  
前聞有隕自天孰為之地效蓋伏遇某官迪德仁厚  
秉猷碩膚將令四海奠枕于京故取一夫不被其澤  
靡憚陳前之屢載新錫命之三塚使孤蹤盡蠲宿惠  
某敢不敢修其可願增益所不能大罪既極敬辜為  
原情而矜有無常職以賜於上復竊祿以還歸疇報  
洪私誓堅素守

大虞邛州方簡定婚

顯顯太王之昭素推名聞遠邇畢萬之後自愧裴宗  
使然蘿之好益稠劫草木之味相似共惟今姪判院  
學士才姿端厚素稔粹明夙稱東床坦腹之賢偶有  
南澗采蘋之託是用子向產之子以承宗繼禰之宗  
南借鳴鳳之占首辱委禽之賜求援授矣既久辱於  
深知使女女焉用不嫌於非耦

大楊廣安約定婚

夫婦所生若而人下以妾奇婚姻之故不我宿美其  
適歸既先行季之來敢後投瓜之報共惟某官夙以  
風誼著于月評抵厥父事懼傷考心思爾舊姻肆求  
新特念兩家生子固相從於童壯之時而二人同心

又有出於聲利之表特屈階庭之玉樹俯詢家室之  
季蘭所謂有是舅者是甥固安敢必若曰無失親無  
失故則尚庶幾拔附之誠數祭身既

荅馮叙州 拜作謝武侯廟碑啓

孔明五月渡廬著忠勞於楚道昇耀四年立廟隕禮  
秩於汚陽雖後來祀典之滋章而故國叢祠之久非  
不有浚明之識孰崇開濟之勳伏惟某官為時碩儒  
輩古循吏慨臥龍之遺烈捐麗壯之斷碑自肇祀於  
壬辰已三周於甲子扶輿磅礴鬱鬱積之氣實鐘且  
昭明焉蒿悽愴之精如在其上乃崇祠于以冥神媿  
不鄙謂予盍書成事某適濫分於相寄獲抵謁於廟  
垣銘錦江玉壘之其棠悵莫追於裴相諒黛色霜皮  
之古栢徒有感於杜陵姑憲不腆之詞敬拜先施之  
辱

廬州到任謝宰執啓

王三錫命設新渥於松階國十為重黍舊卦於梓謝  
莫俞異積敢後寅車某才不適時學惟事道際遇兩  
朝之踐揚三紀之間為詩遺王名曰鷓鴣孰知周  
公救亂之志取彼諧人投界對虎惟識子孟予傷謔之  
心尚憑高廟之神靈更賴天王之明聖反湘壘之初  
服釋楚繫之南冠訖俾生還誓言死報矧又授敘於  
赤甲白鹽之下予塵於玉堂金壁之間猶未厭於辰



心復存頌於閩寄地連巴益分四千万堯竹之符江  
接梓渝理十六載龜琴之夢維時多故歷變方新民  
更有侏儒攫雜之難齊郡國有赤子龍蛇之未定而  
民力張弓之莫施邊氛煽燎之方揚豈惟鷓在梁之  
羞抑亦蚤負山之懼厥為忝冒實出會逢茲蓋疾惟  
某官慮周四方澤被萬有耻一夫之弗獲惟四事之  
仰思不棄遐蹤致叨隆委其敢不仰依履歷勉策疲  
鴛種落旁來諭以國家之威信封疆謹固庶幾生聚  
之底寧

答生日啓

九十五年為五章已嘆三章之公邁三百六旬有六  
日又逢當日之始生念我願我復我之恩重皇覽  
錫予名予之感敢圖善頌垂貫斐齡雖人情之相洽  
稽古誼而弗協蓋稱壽固存於幽魯而記生實肇於  
隋唐九見諸先正之文木有若中興之夥杜蘇所賦  
惟施同氣之親京檜以來直作欽財之具其若貴利  
相覲而禮亂上下交征而國危以前世之事觀之則  
今日之受非也敢因來教併誦舊聞

賀鄭丞相

清之

出命九重登庸二府崇甘盤之舊學著調鼎之新功  
方茲地節親政之年赫然天章責治之意不平所感  
端命維休竊觀易道之微無如時義之大玩理於會

通之分沈幾於變化之神方處時之未然寧藏器以  
有待故乾在下則潛龍勿用屯其膏則乘馬班如或  
需于郊或需于沙或賁其頰或賁其趾或且安於坎  
坎或退守於謙謙脫事會之方來豈幾微之可失故  
坤之三以時而發復之四惟道是從解既得中著有  
往夙古之戒益雖居下實利用大作之時井而九至  
有羸瓶之凶豫而勿疑為畜養之得嘗原天地之運  
化以驗古今之屈伸何示人之昭昭而聽我之說貌  
蓋狃於遷生者聞大體而安於小成者之遠圖敢因  
師友之舊聞仰贊朝廷之先務竊惟仁哲親政之始  
實踵章宣稱制之餘皆靜觀者十年而奮發於一日  
然而或以厲精為一代之興辟或以躑躅生百年之  
厲階乃知聽斷之初實係安危之判矧二日萬幾  
之選至乃四十年大柄之倒持士習於放利皇恤其  
他怵怵於積威不知有上典章浸浚廉恥莫聞不及  
今解弦而速更將自後整齊而無及擬效涓塵多報  
敢修固陋之辭且三省有造令出令之殊自王蔡擅  
朝以後重在都司而三省之厲不能制其可否三府  
有同班合班之異自秦韓專國以來惡人異已而二  
府之事未嘗東相是非尚書特奉命之司胡為有先  
行之筆都堂為聚議之所何者開略入之端臺諫耳  
目之官但見書名於紙尾給令喉舌之寄未聞駁正



於詞頭於是其有韓慮之朝有時被伍百之謗又其甚者請終言之翰苑受命于禁中後世代言于閣下今或先數旬而呈藁斷無楊大年因三壤而求歸或後累月而草詞亦非劉原父以九制而被過九曰論思之彥例蒙獻納之議目善類為好名相直言為歸過於是甚不健宜召經履留身二史直前百官輪對御史監司之陞奏臣民庶士之勸封例日具文習成結舌火既然而強寢疾已劇而已醫便躬處休其肯念亂河北列二十四郡獨無忠臣委命數十萬師及以捷至矣暇為事君安社稷之慮大抵皆全軀保妻子之臣幸積愷之畫副也分切解也值大明之臨照刺之無咎一陽又處於五陰之間剛長乃第一陰其決於五陽之末於皇盛舉允屬通儒恭惟其官精識足以慮微計謨足以經遠有嘉謀而章于內尚周臣良顯之風持衆美以效之君得唐相彌縫之用雖光塵之外合而冰炭之獨持自建學於中興既閱年之九十豈無大科異等由此而致通顯亦有文人才士隨世以就功名然而章章平正大之情卓卓平廉隅之行揆以親見復乎前聞是膺一德之求絕出群臣之右當軸處中曾幾何日披叢扶善已苦而人子儀徽樂於翰苑賦莫匪精忠之觀風承宗削地韓弘討賊咸欽處分之得宜其尚陳狂瞽之言仰冀聖明之政公

知幸得遭遇不勝王陽長策之憂經制有所持猶竊陳賈傳太息之請以是知我罪我惟公進之退之

荅生日丙申

衡殺斗魁枕參方前初之建末牛奮用箕張口正生物之當哀不自我之後先空招人之謗譽名雖難得責亦相隨閱寒暑縫一周涉水陸二萬里投界虎而虎不食方將勞歸士於東山問于鵬而鵬不言忽又圖爾居於南土警舟流之不知留如行邁之靡所臻有來善頌之辭爰記始生之日期以萬有千歲之壽忘其五十九年之非豈不懷歸實未達其未遠於焉信宿聊假日以銷憂所望又要更垂慈誨

回生日啓 得嘉定府教授張羣

無所聞知起四十頭顯之嘆有來頌禱技五千文字之曾荷臭味之相投被光華而下飾其厚淡交如水高義薄雲委衿末路之蹤偶及載生之且其風隄好慶豐真情承淫是將渠渠厚意撫微躬而增惕拜大况之稠重揆余初度而錫余嘉名正懼所生之忝俾尔誥敕而降尔遐福敢當告祝之詞

回諸公生日啓 同上

分竹岷陰慙乏暮年之化垂孤門在英虛三紀之移既上昂紫氣之臨復枉清風之頌擲金寵甚報致珥然駁雅雅睦之弗遺撫深悰而知荷將所學也乃以願於

先生受言藏之其敢墮於大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九

神道碑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許公

奕神道碑

嘉定十年其真敗盟首犯淮漢其冬闕蜀剽西和批  
天水奮散關明年春四川制置使倉皇進治利州大  
將敗士相屬公邊忠義人忿於散遣之令於是西和  
成州及河池栗亭將利大潭縣恭為盜區羽書押馳  
蜀道震擾顯謨閣直學士許公時守潼川先是公自  
遂移潼積以時事為憂會前起居舍人真景元德秀  
以書抵公曰昔侍右坳因真前為上言人才進退  
消長繫天下所以治亂開陳未竟上忽宣諭曰許  
奕齊鯁德秀對曰誠如聖諭公得書感激至泣下  
益思所以補報會成都路漕臣梁倫以邊遠關移公  
頓足呼曰事急矣吾不言而誰言乃具錄以聞因  
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四蜀仍給降詔務信必責罰  
以獎忠義以收人心刑獄使者丁必稱亦請竄名以  
聞上得奏中夕封付宰臣明日奏事又問宰臣方  
以蜀近事對蓋疆吏驛聞而行理後至耳遂詔論與  
特闕州郡公知必且得謹獨念夙被殊尤之知今不  
忍坐眵狄難不卒為上言也又奏忠義人雖已就  
招而虜禍固未已也况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

增未知攸濟且斬將之人未聞獲擢敗軍之將未見  
 施行事勢至此而不決將有復時之悔既又上書丞  
 相涉筆數千言御史劾公欺罔秋八月丙午詔提  
 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理作自陳先是以前論公  
 牒避親舉人過數降一官至是未數月乃以詔書  
 特復元官改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詎前命纔一昔  
 或者旋悟言者之過乎公念歸已久及聞命趣治裝  
 置酒與丁君別握笑如平生忽感末疾家人請丹行  
 公曰吾歸乃愈遂自力登車迨歸無體浸平惟疆事  
 之憂終弗釋也十二年春二月庸忽失入持河池大  
 將吳政陷陣虜遂破鳳州漢中趨大岷中外喧沸公  
 聞之憂危不自聊而疾病矣即上章謝事且自占遺奏  
 曰臣自念本非兼病初緣偶染微病當湯劑可去之  
 時臣以疾而為諱及針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  
 靖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絡不通之故凡三百餘  
 言率以身體國如呂中丞生老之語家人環問終不  
 及私以二月已酉屬纊享年五十嗚呼自吾有伏難  
 能無所顧畏空臆以告吾君者幾人乎邦伯師長眷  
 動浮言邦君御事罔不返曰艱大我周之君未嘗有  
 一語詰其非也曰尚皆隱哉曰允蠢鯁寡哀哉曰隱  
 曰哀凡皆動於志誠惻怛殆欲君臣上下共推此心  
 以圖濟國事方懼其忱之弗屬也而敢執何之乎嘗

哀公之患而不見察也為文以吊之曰藉令過實至  
 耳公耳魏高平侯文靖公李數妻四方盜賊災異是  
 卷著者今昔一意數不加罪一已見忌蓋指此也其  
 孤象祖兄弟讀之慟曰公必知我公者十三年春  
 過其家進諸孤問緣葬故亦不自勝曰吾世墓在甘  
 泉鄉之葵山吾將以吾父柩而挽於史巫之紛若執  
 事蓋為我安之乎余挾日者性視之則皇考資州君  
 之左亦惟焚食象祖入白其母遂下以十月乙酉即  
 寢既又再請于余曰識義之文非執事誰屬嗚呼  
 公同外今適後死弗忍辭也謹按許氏系出姜姓大  
 岳之後也自元公結為楚滅遷于容城子孫有家  
 陽者唐中和間扈駕西幸遂家于簡公之曾王考載  
 故贈朝奉郎王考國故任朝請郎通判廬州皇考廷  
 慶故任朝奉郎知資州以公貴兩世皆累贈太中  
 大夫姓碩人劉氏初廬州有二子長即資州次曰延之  
 終承議郎通判遂寧府方廬州之卒也資州未冠遂  
 寧未晬也兄弟相依以立其後資州年四十未有子  
 遂寧取勾氏生公遂以為之子名英字成子任補將  
 仕郎階迪功郎調遂寧府長江縣主簿丁內艱服除  
 調資州府涪城縣尉舉慶元五年進士時韓侂胄排  
 擯與已中外多事公技舉慶曆元祐事勸上以靜  
 為治上覽奏篇親擢為第授宣義郎發書劄節

東川節度判官到官未朞年以遂寧卒持心喪嘉泰三年五月召赴行在明年五月造朝授秘書省正字遷秘書郎兼其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開禧三年遷起居舍人明年改元嘉定爲通謝使聘金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使還除權禮部侍郎俄兼侍講陞侍讀二年十月遷吏部侍郎三年正月湖兼修王際官三月又以給事中闕官申命兼權八月除顯謨閣待制知瀘州五年二月除知夔州表辭不行十月改知遂寧府八年七月進龍圖閣待制九年七月加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十二年八月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借官自迪功郎改授宣義郎積官至朝請大夫贈通議大夫爵封自陽安縣開國男至那侯食邑自三百戶至千戶公試吏爲部刺史王君勳所知攝屬刑部論議平允識者固已期之佐東川莫府思職勤事無盛氣矜色召爲館職故事二人及第遂得超進公例由五遷以長者廷嘗與唐安張伯倫從祖及余凡三人約過下直非報請問疾及休沐之會毋出其後公拜起居舍人侂胄語人曰蜀士政自佳未嘗有私請請於余者蓋爲公等發也兵端之開士鮮不揣摩以希進公獨移書侂胄謂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

然百官充位如無事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主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爲參謀廟堂之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禁衛單薄又委之將職吏顯著者必加鞫勘求廢勿用凡持旨放行以啓僥倖者亦宜遏絕所言皆用事者所不樂也蜀盜既平以起居舍人性四川宣諭軍民公謂使從中遣必薄時乃至既又徒云稿師而不以旌別淑慝爲指皆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季孰是公言乃改界京湖宣撫具猶使道入蜀人謂公知大體公每嘆今左右史絕矣古意因廢墓元豐中有及隆興胡銜嘗所論奏極言其弊其略曰今前殿坐則侍立官從東朵殿徑過後殿坐則臣穿奏事專方外殿近黼坐面西少立所聞無公事所見駕輿而已未嘗有一事可得而書陛下總攬之初謂宜一正前失今後如遇朝會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於常儀前後殿坐則令輪當侍立官由東朵殿徑至御坐東南面西立豈惟獲聞聖訓傳示無極抑使臣寮奏事未敢恃陛下如天之度而肆其頽弊上以其疏下禮寺祕書省計論時下既苦兵大臣求成于虜帥者三上疑小使不足仗擇見大夫衛命往議之及疆則勞逆之使不至又乃與其屬以書幣還會侂胄以詭國即罪虜益遲于我朝廷懲前悔過無以易公公亦受命弗辭與

家人為死諫諸執政趣受指請行期執政顧公曰狂  
 虜屢索議未決者尚多今君往奈何公曰亦有言非  
 特今日矣議和之初小使方信孺自虜還持要索之  
 目以求 朝廷下兩省集議亦嘗謂虜人又因於宋  
 嘗不欲和特倔強不肯自己出今中國務在息民雖  
 小屈所不較然宜於要索之間審所從違如增歲幣  
 歸虜俘或可爾外此其可從乎亦又嘗舉富文忠答  
 劉六符語及王倫受趙忠簡指請以所不可從者死  
 守之今非行其所言之時也會小使王柎至自虜營  
 以其書來要索未已又詔集議公以嫌乞不與議退  
 即治行然虜自聞遣使漸不敢桀驁脩館迂之備朝  
 廷謂和有緒乃以通謝使致命焉尋除戎居郎以國  
 事未濟力辭不許虜聞公名自牙使至廝走禮接甚  
 恭虜酋方辟夏萬寧官他日泛使自館徂宮凡千里  
 騎而往還苦之商特為公還內迨燕射凡破的十有  
 一而它矢不與仍卒成還奏 上優勞久之公復奏  
 毋以和為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霜信進退之權  
 復歸于我客有以使事賀者公憮然曰是豈得已者  
 吾深為天下愧之拜禮部侍郎條六事以獻削彙不  
 得聞二年春請補外不允時諫官王居安傳伯成以  
 言事去職公上疏力爭之其後又因吳異申言曰十  
 餘年來上下以言為諱士節糜爛國之精神索矣作

而強之正在今日今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  
 官且不得盡况疎遠乎又諭用兵以乘資資汎濫燒  
 倖捷出宜加裁制准東總領所糧券於未用兵時增  
 四萬餘人鄂州所增至五萬人而殿步司招填未已  
 亦且止勿復補又因夏阜求言上疏略曰間者暴風  
 兩雹正晝常陰星變見于上蝗蝻孽于下日中月光  
 炯然陰陽乖和成此旱證此當以會意行實政活民  
 于死不可責償於禱祠之間而已也發內儲以救民  
 病四方之民非 陛下赤子乎况如蝗蝻之作既有  
 日矣迨至都城然後下權寺講輔祭孰非王土顧及  
 境而懼若守令之為者脫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為  
 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權聲如雷而近來  
 浮議漸謂不然蓋 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  
 相逮也此諂譎之所從生也又曰內降非盛世事也  
 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仲何人驟為帶  
 御器械時應 詔者甚眾其劄切莫如公公侍經筵  
 務在開益不苟為誦說 上既察公之忠會侍讀章  
 穎出牙使客公攝進讀授古陳今析理華暢一日卒  
 執奏事 上迎諭曰許矣進讀極佳其遂除之公每  
 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必曰願 陛下試思設  
 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候上疑必乃徐  
 竟其說他講官在旁皆竦而公發於發微辭氣和婉

上嘗喟然曰如此講論經筵不徒設矣 上臨朝淵  
然而公二年經帷數被詔製攝官瑣墮前後僅數月  
所論數九十六事皆貴族近習足以撓政體者而於  
封還故資政殿學士劉德秀之贈典及前中書舍人  
高文虎之奉祠士論尤躐之二年六月甲子制楊次  
山除少保永陽郡王公上疏略曰臣適親楊次山制  
詞有可限尋章復檢前聞之語是代言者亦知其於  
典故有所不可矣 國朝自元豐以來如黃倫向宗  
回宗良章淵吳益郭師禹皆以元舅乃得王獨孟忠  
厚以 隆祐盛烈故此不可以例言也最後如韓佐  
肅人不敢言卒之天怒神恫其事可睹今次山杜門  
遠權勢深得外戚之體而況中宮儉勤令德最知古  
昔成敗之鑒次山后兄也 疏茅土之封前此嘗聞之  
乎自古外戚恩寵太甚鮮不禍谷天道惡盈理所必  
至厚恩謂次山即筭耳特從姑乞如欲更示優恩則  
超轉少傅在 陛下既隆於恩在次山知止於義顧  
不休哉貼箋又謂 東宮冊禮告成故事儲寮之外  
未聞加恩親賢者也近者嗣秀王師揆等加封既非  
是臣不敢一一上瀆 聖聽獨於此其不可者不容  
不冒昧一言如聞宰臣史彌遠方力贊恩命 陛下  
宜遂曲從以成其美意疏入不報公遂臥家凡三上  
朝廷知不可留遂有瀘川之命過蘇丞相問所欲言

公曰比觀時事調護之功深扶持之意步非 朝廷  
之利願使外廷得可否異同以為 朝廷助丞相聞  
之瞿然去之日禮部尚書章穎面對 上顧嘆曰許  
奕已去平聞瀘亦大郡令姑去章公乃追送出北關  
外具以告之士大夫始知上固不以言為忤也其後  
又參以真景元所聞骨鯁之語而前事益信四年七  
月至瀘嘉叙瀘俱接夷壤嘉以西則成都路刑獄司  
主之叙以東則瀘之帥府主之是歲重疊米在大入  
嘉之利店被巡檢得邊民官軍數戰不利西路劍安  
邊司方窮治其事公得衷黨三人遂質之以致所掠  
由是與安邊司忤未幾制置司遣吏督重瀘叙隱賦  
公言于大使安公丙訖止之尋命以官田若干畝充  
普州學廩公再移書曰瀘不為無學也又止之夷酋  
楊象世服王官守白錦保乞陞堡為錦州事未行象  
已浮杉板萬計入賈公慮其蕩水陸之險命吏驅出  
而沒入之又以白安公且欲即其地建寨會去則以  
屬新尹范公子長後為平泉寨邊其數事其不為苟  
同若此初安公新有大功讒忌日聞宰相錢公象祖  
出謗書以問公公喟而言曰士不愛一死以濟大難  
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矣奕願以百口保之宰相  
慨然曰公悉安公若此乎適字文公紹節壹撫京湖  
還亦曰僕願益百口以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



季齊登尊且公於安公蓋深相知者而職事所關必  
 及復辭數以求其是其後安公鎮長沙士多畔去公  
 獨與善跡往返愈數他日士尤以是服公之素守云  
 六年二月視事于遂寧城之東故有晃公堤比歲水  
 激而西激盡壞是公乃浚東流故道為埭數百丈于  
 西偏以翼蔽之人謂晃堤有功於郡而許堤有助於  
 晃也又嘗捐數千萬緡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養  
 士即校官為督榷榜外濠為浮梁亦為錢數百萬遂  
 人相與語曰公淡於宴嬉薄於厨傳儲玄餽之緡罷  
 不急之役凡以遺我也乃肖公象而祠于學至潼川  
 未甚歲霖雨隨城公撤而築之凡費錢三十萬不以  
 請于朝也厚庸以鳩功不以勦民也明年夏大水  
 又明年盜掠內郡人始知城之為功又嘗捐錢十二  
 萬緡為十邑代賦且因邦人之欲修舉廢隆創淳化  
 右丞張公祠建東南橋從東山寺擇涪城于火脫鹽  
 亭于水於是潼人之歸德于公者如遂亦相與祠于  
 東山迨公卒有哭諸祠者取呂氏元祐名臣給事中  
 陶之元孫故太府寺丞凝之之女三子男象祖承泰  
 郎前果州南充縣丞亮祖鴻祖俱承務郎彪祖以後  
 伯父獎鴻祖以後叔父契孫男一人繩之公色溫氣  
 夷知義凜不可奪始居資州之喪辭賻布數百萬遂  
 寧奇之出疆募還視隆興故事官居守者一入公首

以弟契為請特授迪功郎免銓入官皆異恩也聞契  
 卒號慟欲絕送死恤孤恩意備至嘗欲行古社倉法  
 捐錢五百萬命弟契買善田試之一鄉自為規約貧  
 者月有廩歲晚有米捐財粟而樂疾攜死舉生隨求  
 而應者又不與也于遂于潼復推行之嗚呼充足心  
 也寧止於一鄉兩州之近乎公詞章雅健字體端勁  
 兼通翰墨書其孤哀粹斷甚僅得毛詩說三卷論語  
 尚書周禮講義十卷奏議三卷詩雜文二十卷所逸  
 多矣公自補郡凡九年在外非公事未嘗以書至帝  
 城而知無不言則不以中外為間也劉起居先祖鄉  
 先生也知公為尤深其誄公之文略曰有違古制躡  
 虞王爵侃侃論奏龜勉從之廷紳曰然撤旁不怡春  
 秋尚盛而久於蜀寧不我召廢皇牌牘牋隨廢蓋龜  
 封草當宁震驚乃罪張皇嗚呼公之心於是為恭白  
 矣然竊原公之初心固不願其言之卒驗也尚申之  
 以銘曰  
 先幾豫計人曰妖言後時而發曰如勿焉先而可勿必  
 事至則踰後而可勿橫潰莫道允毅許公維忠維統  
 運令之運感晚之陳寧敢我先寧責我後有犯無隱  
 則過乎厚義理不競恐諶成風有聞弗告腹誹面從  
 尚於公言求全伺間我銘公心以勒于寢  
 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致仕真公神道碑



真公德秀建寧浦城人也字景元後更希元紹定六年十月上始親萬機凡在外服者不旬月間召用無遺公時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於是進顯謨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端平元年春正月至郡時朝廷多故中外臣民章交公車咸以召公為晚上亦思公不置厥四月內出手書除權左部尚書人始知上意夙定特牽於外廷耳九月丙午入見上謂公曰卿去國十年以切思賢之念反覆問對良久越十日乙卯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二年正月己未差知禮部貢舉二月庚辰以竣事復命三月戊戌忽以風濕感疾中外皇皇問疾者皆在越八日乙巳除參知政事詔使宣召入堂公不能起累疏辭謝詔一再予告四月辛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五月甲午致仕其夕益亮年五十有八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詔贈銀青光祿大夫其孤志道護其轉以歸臘八月壬寅葬于縣南之珠林上聞益葬詔奉常以忠文易名志道乃狀其行而求誌了翁嘗觀先正司馬文正謂范忠文公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後死則誌其墓了翁何敢以是自擬重惟與公同生於淳熙同舉于慶元自贊慶訖端平出處又相似然而志同氣合則海內寡二然則公之誌非後死者之責與為竊嘗嘆

天之生賢也不數幸而得之則又以黨論憤與廢常熙豐慶法之臣前後二十年逮元祐更化則韓富諸老已不及見而文呂馬范或疾或老矣紹興主和之臣操持三十年逮高皇親政則左趙諸賢已不及見而張胡歸自謫所又以抗於檜黨遲遲累年而用之則餘齡無幾矣以公之年固不當止是然自杜史後凡補外十餘年而後召立朝未三月又坐言事屏廢七年而後起幸遇聖上親政由郡移郡公之精力已不逮前脫使招延於衆正之先坊用於始至之日則猶及温公為政之歲月天下事尚有可為者美懷人感事可為千古一嘆乃為叙而銘之公生四年少師授之書已能一過成誦長游當塗妻克承嬖則併其善而讀之年十五而孤吳夫人劬躬教育不以家事累其志同郡揚國瑞圭一見曰三星貫頂此異人也以女女之公自年十八舉于鄉再舉登進士乙科授南劍州軍事判官或勉令應博學宏詞科公慨然從之開禧元年遂中其選二年除太學正嘉定九年遷博士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聞小行人之遺凡虜所欲如增歲幣之數函毒臣之首與稱謂犒軍及歸附流徙之民一惟其意獨不泐媮我之意乎况使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憤願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此也次論比年以好異好名

疑士大夫今改強之初當先鑿此是月召議學士院  
 越四日除祕書省正字差充御試編排官尋兼主簿  
 所檢討官二年除校書郎尋兼沂王府教授兼學士  
 院權直三年夏除祕書郎六月輪對引先正劉安世  
 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王安石秦檜韓侂胄違之天  
 可違乎臣願朝廷用人立政一以公議為主四年春  
 三月除著作佐郎秋八月兼禮部郎官其父上疏曰  
 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坐亡之勢三而可為中國憂者  
 二多事之端正自此始是時本朝賀金國生反使余  
 驟至涿州良鄉縣以薊城方被圍約回始知金人有  
 鞭靴之擾五年夏除軍器少監陞權直學士院六年  
 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茲  
 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  
 周端朝之徒以上書斥其後呂祖泰之貶則近臣已  
 莫敢言又其後也盜平章之名起邊陲之釁求如一  
 祖泰者不可得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乘幾而  
 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郭應  
 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  
 矯拂已皆不容於朝今欲為陛下言者三曰勤  
 訪問二曰廣謀議三曰明黜陟秋八月兼大常少卿  
 冬十月直前申言北虜必亡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  
 命為心然後可以安元元固社稷是月差充金國賀

登位國信使十一月至盱眙北方亂不克成禮而返  
 明年二月入對曰臣等日陰邊報或云鞭靴已陷燕  
 山或謂西夏方窺秦隴或稱兵陸梁有鐵槍之號或  
 志復父仇與縞素之師臣等聞自揚而之焚自焚之  
 盱眙沃壤土際陔胡相連民皆堅悍疆忍此天賜吾  
 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資而田疇不開  
 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知收拾  
 一旦有警則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  
 倣漢搜粟故事顯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  
 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  
 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餉皆為精兵退足以守  
 進足以攻其與鞭靴相持蓋非一日而吾邊臣迄  
 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烏林谷忠之歸統石烈執中  
 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他可察見此亦常申飭將  
 帥明賞罰以嚴開謀秋七月又直前略曰臣竊聞鞭  
 靴之圖其真循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至獵亦從  
 之使鞭靴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  
 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或如邪律德光之不能即  
 安中土則英雄必將投隙而取之此尤非我之福昔  
 李綱建議以為欲保江南當經理淮襄以為家計今  
 淮有蠶海之饒有沃壤之利其齊民健鬪易視虜兵  
 豪民氣概相先能鳩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

之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豈肯委之於不足守哉中興之初未暇及此講和之後則又東於要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口敵之糧道所出而淮陰無城無兵徒以山陽可恃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浙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口亦敵之糧道所出而濠梁安豐城廡池挾兵備單虛徒以廬和可恃然有安豐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他徑可由而吾以廬和當前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其能長驅深入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二萬人今揚廬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綱又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雖然又當重關外之守矣今江陵建鄴雖名制閩事無小必稟命于朝又有請而弗獲宜於近臣中擇二人以鎮之而假之權汴都者我祖宗立郊社宗廟正南回朝羣臣之地也而虜竊居之夫列聖所以得宣靖所以失莫不由乎用君子小人之間願陛下赫然發憤而深患之臣又惟虜既以遷徙來告願絕貨幣移以搞軍修備此上策也前比年增數還隆興我

減之舊此中策也彼求我與則無策矣今遠夷羣盜胡吾舉措女真深仇士在且暮而奉之唯謹此召侮之端又十一月除祕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陞辭直言待敵之策三次論韃靼與山東羣盜皆不可忽末又言議者以虜存亡為戚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公數年之間論奏艱艱無慮數千萬言權相為之側目而海內人士抄傳誦詠於是謂然公輔之望中外無異詞矣八年春始領漕事其冬又言政宣致禍之由有十而終之曰臣觀韃靼無異女真萬一與吾為鄰亦必祖述女真故智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公獨不能運我河南以觀我之辭受女真嘗與我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我之從違除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凡和買蕃船官司市物不讎縣豫歛民賦皆憲禁以徹之削秋由斛面令民自行際量修居養安濟之政常平舉子之法十一年春上時相書言生日之禮前代所無而昉於開元蓋不以古人之相業自勉因反覆論諸葛武侯開誠布公時相方託生日為歛財之資不能用也夏溫明海賊犯境親授方略討捕五月平彝以功轉朝散大夫十二年秋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安撫江西明年太夫人卒十五年服闋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修郡學新漢賈大傳晉雜閔王司馬永祠人士翕然鄉

風平道州賊免飛虎軍求成壽昌勅惠民倉社倉慈  
幼倉 上即位召公赴行在尋除中書舍人兼侍讀  
改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實慶元年正月上印過家六  
月辛丑對垂拱殿極論三綱五常所以扶持天地 陛  
下不幸居人倫之變扶綱常於幾墜全恩義於已虧  
當考雍熙秦邸之事始雖降遷然議恩卹故有追封  
之典賜謚之榮下至諸子俱蒙甄擢當時宰臣稱頌  
太宗皇帝之德以爲睦族推慈舍罪卹孤足以感動  
天地此 陛下之家鑒也又口陳自古聖人無不盡  
倫而舜獨爲人倫之至者象至爲不道也舜親愛之  
心不爲少衰惜 陛下之勳濟王不如舜大抵人主  
當以堯舜三代爲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皆不合理  
難以爲法此既往之咎而臣猶有言者欲 陛下知  
此一大欠闕自此益進聖學益修聖德次又言收人  
心四事如雷川之議不詢於衆與賞罰徇私覬賂公  
行規摹褊小皆人所難言末又請召用傅伯成楊簡  
柴中行陳宓徐僑上爲鉉客而權臣益媚忌矣公未  
去長沙日已移書時相謂昔者王季能推囚心之愛  
以友恭伯顯宗能始終亡間以遇東海王彊明皇能  
起居飲食與俱以安宋王成器若秦隋之廢適又輕  
信讒邪以擠之死故亂士相尋公將爲父長安治之  
計亦惟於友愛天倫加之意而已然書至已無及於

事公以論建不合卒辭內制初上至自鄧宮室未備  
其秋始御清燕殿公因經筵侍 上曰高宗受命中  
興再造區夏李宗嗣守不緒志清中原今所御之宮  
庭二祖實臨其上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  
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遂極陳古者居喪之  
法先帝視朝之度自寧宗小祥朝議欲並服純吉公  
又論漢文帝率情變古晉武欲復之其臣不足以知  
此惟我皇陵獨出英斷易月之外喪服如初朝衣朝  
冠皆以大布迨紹熙末年皇陵上賓後臣羅點等建  
議乞令羣臣於易月之後未釋喪服朝會治事權用  
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凡涉喪  
禮皆以喪服行事山陵之後暮與拜暮則又服之至  
大祥而後除衾於燕服亦當稍爲之制時相格其議  
然公已闔門求去遂不果爭議者以爲千載之恨云  
先是時相數風臺諫擊公皆備於公論殿中侍御史  
莫澤微詞陰詆而公求去之章引澤爲辭澤慮已不  
得安八月丙辰遂上疏劾公明日詔除職與宮觀九  
月除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十一月  
諫議大夫朱端常論了翁追三官落職靖州居住公  
亦坐落職明年二月監察御史梁成大又請以罪了  
翁者罪公賴 上保全公僅降三官紹定四年春上  
壽慈明宮殿六月公以恩復元官職宮祠五年秋八

月進徽猷閣待制守泉自泉移福閣京湖帥臣以陵  
圖來上上命適臣集議將遣使朝詢或謂韃以河南  
歸我而朝廷因有經略中原之謀公慮蹈宣和之轍  
乃上封言之未幾召入公在先朝嘗陳祈天永命之  
說至是又首以爲言大略謂權臣違天拂人黜賢進  
貪欺天罔民之事皆當諫革空言規恢之名雖正而  
吾進取之難有二所當慮有五其三論廟謨之和戰  
無定說而將帥耻於無功務開拓而不務收斂所言  
皆宗社大計上忻然嘉納在翰苑又移書時宰論雖  
使之來未知其酋主或重去前所遣與所齋者何書宜  
於朝紳選誠實通練者即鎮江蔡之因留彼以待報  
大抵和有難易有遲速彼侵軼我得少喪多則其和  
易而速不然則難而遲况犬羊多詐安可弛備辛未  
再移書論汴洛之敗死者數萬資仗一空甲申進讀  
又爲上言不虛空江淮之備以進取小有不利虜即  
飲江矣因經筵進讀畢奏云骨肉之恩折而不殊乃  
漢宣帝封昌邑王賀爲侯之詔也臣之此言蓋恐同  
姪近親絕世不祀者當爲子後也二帝三王率以興  
滅繼絕爲心是以享子孫千億之報戰國之君滅人  
社稷絕人祭祀秦爲尤其報亦如之癸亥後殿奉事  
論和議決不可恃韓使之來待之過優祗以取侮大  
抵公前後論奏誠積而氣和辭平而理暢其於是非

邪正之辨言人所難而聞者不敢怨至於敵情之真  
偽疆場之虛實蓋出於素講以定非剽襲流聞之比  
故自熈定以來凡所論建至瑞平後炳如著蔡之先  
幾故一言之出天下望而信之乃僅以掌書制侍經  
樞典員舉少試文墨議論而疾已不可支矣娶楊氏  
前公二十四年卒今累贈至建安郡夫人子男一人  
志道承奉郎向劍州在城稅務嗚呼自慶元權臣立  
僞學之名以錮美類檢人乘之以給爵位俗士假之  
以漁利名自周程子至于朱張氏凡以發天人之蘊  
闡聖賢之秘者皆憲禁以絕其書雖以中庸大學孔  
門之遺言亦科舉之所忌學士解散甚至有不取名  
其師者公晚出獨立慨然以世道自任即口誦心惟  
驗已之實踐行世接物體心之所安造次理道子仕  
于處無貴賤少長愛而敬之自長沙後國人以公出  
處爲廟社安尼公身愈遠道愈尊名愈盛而責愈衆  
積憂成疾亦自是始矣公之詔誥制策在朝廷碑銘  
記序下至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者不可勝計將以晚  
歲著書論後僅有大學衍義書既上送官留之經  
幄平實明粹真格心輔治之良藥也其次僅有文章  
正宗號爲成書悲夫銘曰南渡妙荆諸賢有存封之  
植之逆續貞元人物彬彬盛於乾導流風所漸孔曼  
且蕃誰緬崇之欲難其根天固有定隲我斯文者乎

人心寓乎師傅公出雖後故尋遺言精探乃踐旁索  
細論以淑同志以傲羣昏散在寓內如衡直草最後  
一書細大畢陳上自帝王繼天收人次及聖賢明德  
新民而孜孜者正家明倫至公血誠貫徹乾坤在昔  
先儒如物得春清明之會氣合而渾遠公之出奮由  
藉屯或搔而絕俄握而信信不二齋忠九原寔慶  
四方悠悠蒼蒼天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

墓誌銘

苑士高君大中墓誌銘

高氏以姓著于邛居蒲江者故依政徙也三世至惟  
謹惟蓮生末安取延貢羅氏與故諫議大夫宋公齊  
愈為友墳宣和初宋為學官命其子宏甫束書往從  
舉補博士弟子負與同舍高抑崇陶陳少陽東黃伯  
淵源趙子然雜孫太冲道夫楊景仲原李純粹靜一  
雷公達觀最相厚善久之當壁內舍生會其真犯關  
師徒解散獨傍徨不去思陵渡江之明年始還宅里  
元配雅之百丈吳氏於是具夫人之卒三年矣繼室  
以余之族祖姑生五男子長曰大中字止道是為君  
朝廷解嚴錄圍城中守學人內舍遇 恩再免文解  
然不復仕進意矣訓厲諸子益力君自少志識絕人  
嫻於詞賦尤善禮學郡縣校官月書季考率先諸子  
鳴內舍君既倦游得為文喜曰吾平生交遊皆天下  
賢夫今半在青雲吾之不遇其在兒乎益不事生產  
放意水石春華秋月命酒張坐歎率以君侍往往託  
諸詩章樂闋宣寄情意父子自為唱酬家庭之內愉  
愉如也君文詞務敏贍初若不苦抽思者而趨詣深  
遠與人交容色溫厚間遇所不可人莫能奪也俄有  
疾即肩山訪醫居數日暴厥而卒時乾道七年正月



壬辰也年四十二親亡恙諸孤藐然扶護返室見者莫不感涕君娶魏氏諱潤同里慥之女生四男子道充公訥公諒公諶訥早卒二女子適黃夔楊子應孫男伯震孫女八人外孫男女五人君之亡也魏夫人年三十有九仰事尊章俯鞠孤穉家故約自閨以內麻葛備饗米鹽醢醢料理靡密凡二十年董董畢昏嫁晚年道充始兩預賓薦冀成立以卒父志以寬母憂為嘉定之十月辛未夫人以疾不起矣嗚呼厥父十年太學脫死重圍卒韋布以遺厥子為子既弗逢世事親復不蓋年以船破婦孺居教子者三十有八年又廩廩以終其身是可悲也道充將以嘉定三年三月丙申葬君夫人于善何鄉之允山而以銘屬余曰道充之葬也緩不則無以白諸幽也其以心制謝不能為文則曰王文公嘗書刁彙部謝師宰之墓矣推已之哀子何辭焉乃為之銘曰

中原有黍逢歲之殫破開嗣歲匪曠而乾易易干他

云胡斯難有子考無咎其又奚嘆

歆士魏君雄飛墓誌銘

漢原巨先蒙于谷口人無賢不肖開門或譏之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何遂自縱放為輕快之徒乎巨先士以應別託諸家人寡婦以況已且曰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嗚呼斯言奚無理之至也士方

為血氣所役假假於外特患於未之知焉耳知之斯速已之顧安有不能自還者邪吾族祖仲舉諱雄飛亦以氣蓋里中雖嘗束書從臨印李靜一純粹遊會離家難正兄卒業寓巾之南道其地號曲路居民鮮以生理寡薄農耕賈鬻南甌泉菴積重董給伏臘君故蒲江徙久而從其俗買酒舍名庸保雜作吁衡抵掌覓事風圭有小不便必以控于守宰不得其平不已逮閱變既久困心衡慮於是卷束囊銳以從其所當事者振施鄉鄰輯系宗姻歲大浸嘗具糗粟以食餓者其不率而麗干法又為訟其冤近於全活族孫有以孤者三出其策君聚族而贈之其柎村窳安之事悉為經理焉晚尤喜釋氏書屠肩鳩杖類然終日語不及家事聞人之善則亟稱之不翅已出余叔父仲祥甫及余頂宿焉蹠科紗君喜至忘食以是益勉子孫以善其深自繩削求為篤厚之歸乃至若此然則不能自還於禮如原巨先之古者其賢不肖固不待論而別矣年七十有八以開禧三年七月丙子終于家曾大父 大父 父 妣 氏配同里王氏淳熙四年七月壬寅卒生三子男已之巽之由之女長適郭宜孫次文圭次張由禮內外孫男女 人已之將以嘉定三年十月 葬君夫人于縣之欽德鄉曠義里震山先事屬銘於其藐然心制謝不能文則曰



柳柳州嘗表陸元冲歐陽文忠嘗銘杜陸長尺皆推已之哀以致諸人矧在宗族子何疑焉乃拙幼所選聞於諸父者而叙次之復系之銘曰

悠悠浮歎載馳載驅惟君復之說于桑榆侯田侯廬我耕我居侯黍侯份我滑我醜是南道爰登微初根膏實腴後嗣之須

楊君慶崇墓誌銘

紹興三十年四月己未冒丹稜楊君慶崇年二十有八以卒其二孤邁懿懿登天邁時八歲遠淳熙元年七月辛酉始克葬于富壽鄉虎頭山之原君之配石氏先卒至是合葬乃嘉定二年邁以耆來曰邁不天逮事考妣曰邁零丁孤藐葬故緩今二十有二年矣而未有以識窆然非敢緩也亦妄意以自立如昔人澗岡阡墓表蓋有待也今老矣然亡以見當世之士而銘即死將不瞑乎幸有以相我也余嘉其志之誠而哀其弗遂也誠跡其狀君蓋亦少孤能自植立以不逮養為恨歲時展松檟率踟躕志返兄弟出分嘗取其薄室居其漏孝友之行著于里閭操順裏方待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遇事勇為無有不可奪既事則若未嘗有所為者必著書不妄交交尤樂人之善楊氏自君之王父恂登元豐五年進士第官不過承議郎以歿其後衣冠不斷如縷君自少軫門戶之

憂劬勞力學窮晨夜不置以至宗鄰之課試于有司其不能具裝齋者君亟為經理俾不以累其志預賓薦權科第者由紹興末年以來續續不絕君不可謂無助其事雖亦人所能為者然其春秋鼎盛如苗始秋會見秀實使假以日月庸可限其所成邪嗚呼是可哀也已君之王父元符末應詔上書崇寧三年編入黨籍中興之初詔書數下錄元祐黨人及元符上書姓名既龍秩之又祿其子孫紹興之元天子祀明堂壁畫凡元符垂等八人悉依元祐黨人恩數充為著明士多有沾丐者蜀顧以遠見遺幸世載賢德不爵而貴使天下之為善者當有後而子孫中既蚤喪柔中生君又不克壽有皇上帝伊誰去惜而獨畜於此邪孫男焯焯焯焯孫女適孫南金史正道外曾孫男

女三人銘曰

楊氏之先厥載自雍先世仕唐僖駕是從避亂中州家于唐安君九世父徙今丹山曾呈父球贈秩承事厥開承議直道名世彼何人斯胡遽厥職生世不達謂後斯昌 中興詔書爰旣往居居墮疏疏往藏幽墟苗不待實再世如一天果夢夢胡畀之質抑含有言非此其身代石崩詞以駁身人

太孺人賜冠帔黎氏墓誌銘

開禧改元之夏余官中秘書官青城王表民以進士造

廷始與傾蓋而語檢復醇固心寔期之嘉定之明年春表民過余於里舍拜且泣曰吾母自喪吾母將以某年某月甲子附諸導江縣武騎鄉吾父之兆昔者乙丑之會表民嘗屏寒馬識義之銘敢援此以託於子則弊曰義之有銘非古也婦人名不出閨子善自飭使身立名歎斯其為銘也大哉曰子之教既聞命矣抑表民之窮毒人有不及知者吾父始居約時自闡以內麻宗鑄鑿象顯鸞醜吾母實躬其勞伯父家傑兩預貢籍仲父宋又登紹興第仕至石泉守吾父獨不偶吾母曰垂逢命也母多戚除館聘士教授誨子大父所居為堂曰勝籬石泉君質之以治庭對之裝吾母曰先訓不可隊也乃盡中橐中裝以度之堂既歸而歌陔弗治又勉葺之蓋十五年而復舊人緩急扣門力所逮給未始有愛吾父之履空室無留門者逮廢居持家益自力聚指日黜至僕僕管薄織租組紉以佐衣食之關視已出若元配所出拊育均一人莫能以厚薄名淳熙十年余兄子俊達之充賦于永康維川各以詞賦居第一吾母羞自慰幸罔克壽紹興三年第三兄天民復舉禮部明年唱第于庭中階迪功郎主潼川府通泉簿吾母喜曰詩書之澤幸不隊于未亡人之手方倚門待還而遽以赴聞余弟之在七者曰宜之以後叔父咨用蔭調巴州通江縣尉嘗

貢于某路轉運司俄又早世是數者皆人所曰堪匪姿性明晤疇以自釋嘉泰改元得重脰之疾弗良于行表民當應進士舉重違瞞瘴吾母勸之曰爾飲斯吾尚能力疾以遲爾之得表民悚然以饋火學春秋猶通大指有司誤以冠御舉暨四月丁亥造榜則吾母以壬午屬續矣免喪不殆始獲齒開權改元進士榜調漢州綿竹尉嗚呼尚又言之人有子貴於終養表民之兄弟其策名科舉者率先卒以重母感其幸及豆區祿者雖獨後死而不獲一日之養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不銘無以識也余瞿然警言謂曰子之言及此不敢曰不可孺人蓋華陽大姓名道素曾大父上行皇太府寺丞大父朝彥皇祖畫景父纁取王氏封孺人朝奉即仁之女是生孺人以歸于王君宋文生長見聞重翁自儒素用能安貧篤踐具婦母道而始終衷焉王君之元配魏氏生男子即子俊達之女子曰松壽嫁溫江文傑中皆卒繼室以孺人生六子即天民表民次裕民次秀民宜之順民天民宜之順民亦皆先卒內外孫男女十有五人孺人兩遇 慶壽恩得初等封賜冠被銘曰

士修於約維求之良淺涑深方靡居匪東帶修弗顯厥報孔彰謂報則耶茲負其償或朝而披或夕而芳譬彼場苗既耨既缺雖有飢饉亦有豐穰塲是銘

董後人之慶

郭君 枕墓誌銘

上初臨軒之歲余與沈黎郭君之子汝該為同年進士始識君于江渚間氣貌溫夷固知為隱居好脩者君之弟麟亦以累舉息得官還至鄱陽病革君精禱躬眠靡有遺力既死哭之慟護喪徒行色悴形槁人不堪其憂汝該請曰今遠鄉數千里脫不辜有風露之感奈何蓋以附于使舟君不可曰死喪之懷原隰之求吾不知為勸卒護其喪以達字其孤沒身不蕤余以是益慕之君與余蓋同為臨邛人諱抗字仲仁鼻祖倫官于黎因家焉曾祖某合州文學祖某父某皆有著德君番孤事祖母王夫人謹甚弟妹幼亡念之不釋君推產歸妹且俾弟擇便安者而已受其餘閨門愉愉如也性好園囿雖質呈解衣問有吝以是家用益裕嘗無汝該誨之曰吾所恃惟汝爾汝該感憤學亦力博從賢士大夫游忠毅楊公震仲為郡枝官推敬愛君父子數引重焉州載試舊無地君白郡守規而屋之自經始至遠役君與同郡史臧之力居多汝該登進士第每所官游君必與俱其為石泉理稼日以董克為訓有重辭輒不樂五日一私飯之為平反錄賞汝該坐右命之曰牒成為我筆其繁者將觀焉凡筆之惛惛者昔汝心之未盡也嘉定三年六月丁丑卒于石泉官舍年六十有八娶段氏子

汝該今為道功即雅州司理參軍孫世辰 年月

汝該奉君之喪葬于漢源祖塋田山之原段夫人先君二十有八年卒嘗甚葬郡北聖壚山下遷柩新卜從治命也初海縣中五部落擾邊我戰不利游寇近郊制置司遣王師雄以兵來援未至城三十里師雄柵相公嶺據險自衛迫邇不前寇日逼衆惴懼敢以情開曉君獨奮曰事急矣安能以方坐聽乃夜踰城抵師雄若澤明謂軍門為發折利害言進屯便師雄如其言寇至知我有備稍引去時謂微君城不守矣人以是多君遠識云君之族子迪功郎黃中曾狀君之行妾有時汝該奉而泣曰必君也知我父者敢以銘請某曰君之行行乎家信乎州里尚安以吾銘為也汝該稽顙又泣曰雖然尚先志也乃不果辭銘曰

蘭生深林無人而芳惟君之愴不以其鄉履變陷難厥愉孔嘉我作銘詩以相其藏

鄉貢進士樂君 枕墓誌銘

嘉泰三年秋同年友樂新過子於里舍拜泣曰新之先籍叩安之延貢世以儒學授鄉里俱死韋布逮先君克紹我家帝身復不顯棄諸孤十有五年矣昔者嘗有治命曰我死則以依政縣北界里之原葬我焉村以元醜蘇氏兄弟貧舉不以時今日自用始戒識窶未

有銘也用敢請於吾母狀行義年以惟子也屬余不  
敢曰不可學三年乙丑新以書邸余於京曰於亥之  
會子嘗墜言焉今蔡食於明年 月之 矣余愧

謝使者書以授之君諱材字元備大王父諱周王父  
察父潮君少穎悟仲氏叔南推官林俱以詞賦著重  
中子及旁郡邑競從受業著錄者率能取科第而履

賁而仲亦擢進士獨於君視望也太學博士李石以  
文名重許可紹興壬午來較鄉舉奇君文上之既又  
就見調不失一字類省張龍益痛自鉤俱又事執  
義以馬與諸

錄取韓文公文章紹編刻之句名所居堂益肆於學取  
古今一言事可為訓戒者揭實屋壘三女子適同郡  
楊城羅謙朱叔厚內外孫二十人君性方重事母

羅夫人無違志蘇夫人 州文學聲之女人井人其  
辛先君二十八年恪共婦職事為善最盛以相其夫復  
以授諸子宗族取式焉銘曰

維殖弗生維蕃弗施有醇其表之死靡移瞻彼北矣  
君荒之兆維固矣子孫其皇之

龍水錢君安國墓誌銘  
今郡縣荒政不講凶年饑歲吏託勸分之名以糶糶  
今下富人右族讓以力相推外秋合獻如艾其膚否  
則以歲為利而閉邊焉耳矣有能竭其力之所至不  
費幣督而保輯鄉井蠲租剽盜若是者隨其事功士

小大咸有取焉東川壤地多磽少衍而資為甚惡熙  
三年歲大侵民糠糲不繼錢君安國繼先首發餘粟  
不足則以控于轉運常平糶郡國倉分隅以給擇謹

厚有仁術者主之而俾君往來程督守宰既深聽任  
全活甚眾嘉泰元年薦飢臺府議振糶君信義既  
著又以委屬所活視前嗚呼為郡邑大姓者鈞是心

也則天下安有病歲者哉其年余任成都性性有道  
前事者二何君以葬親袖書友張義立方所為勵求  
余誅挽又得面質之益信今年春余各成都有錢氏

子震之介張君而以謁入者余曰是非前發廩者錢  
君之子邪君聞活人者有後亟揮而進之則拜且泣  
曰震之不天不幸昔歲役吾父今將以十月癸酉葬

方瞿然驚失且問君士恙時事則曰不寧前事爾也  
余先君蚤孤力學持門戶致藝以禮昏嫁以時除館  
聘士訓隸諸子家用不隊少通經子百氏期以文學

稍自奮技游場屋輒不耦晚歲名堂曰孝友與羣從  
處融然名序以遊息與賓客對德德然以至承親  
族厚鄉鄰凡人道所當為者先君既服行無教張君

大有嘗述之矣獨未有以銘諸義也昔者辛酉之會  
先君嘗弊飲焉非子誰屬余問其世曰余先有舉孝  
廉為龍水令者始家於資之西山岡植松下世號松  
下錢受之宗明晃則先君之三世也吾母郡之震氏

柔嘉靖肅宗族取為婦式一子即震之也女 先

卒內外孫七人問其葬曰縣之龍水鄉雙魚池之穴  
山君夫人同兆問君夫人之年曰各六十有二夫人  
卒以嘉泰四年 月 君以開禧三年十一月

余既閱狀證以昔聞宜為銘銘曰

有隲其中爾府余恫匪譽匪交維彝維衷彼崇者臣  
維君之宮爾後有封母曰天夢夢

費子文墓銘

費子文之葬其弟炎既為誌其墓而屬邑人魏某為  
銘銘曰

肅肅鳴鶴載西載東嗷嗷林鳥亦嘯云從何有何亡  
勤勞我躬連取涯分莫令而終嗚呼是惟蜀郡子文  
父之宮

魏府君和孫墓誌銘

叩之浦江魏姓為廣惟譜謀之通者厥系惟二蓋亦  
有故為今家於邑中者則吾宗也其邑之二十里所  
曰嘉魏者故漢嘉徙也中與初罷新學復詞賦取士  
嘉魏之應詔者曰邦達年甫冠即預其選我大父雅  
與厚善他日無子大父以第三子和孫為之子是為  
君二亦一同異莫可考至是始以唐人洛陽曲江張  
氏故事叙躬擬焉君字伯同一名明孫資性寬易寡  
與物忤卒於親厚於交過人一以誠長者無貴賤良

楷皆得其確心門臨達道往來遊士夕館晝錄各厭  
所欲以去下迨游手末作伶優賤工未嘗不均其  
數人焉家用若以是少屈而平生遵履涯分不特  
書謁以造請勢涂不事鉤諂以圍奪資弱不以子金  
錢求倍稱之息不射時幹貨以罔利於鄉曲賂臬各  
阪曳杖消搖嘉時令節命酒索食營產之厚薄亦嘗  
深計也季年閱變既又亂世夷澆鄉有不平之訟從容  
造君一語乃釋鄉之二遠官有與君從游者情分  
凝篤暨其頌州則書尺返以關焉其自處不苟率類  
是君同產之二弟連威富貴其弟之子梅蓮科級  
雖以其之不肖亦復綴一名子慶元進士籍君餘論  
之所輦者蓋若此使天假之年龐然秀眉臨長族屬  
承寧鄉鄰將有以與弟順和相之風子國今者不幸  
年六十以卒安慶元六年九月戊午也曾大父 大  
父 父 妣楊氏君取同邑王氏故安岳主簿官義  
郡致仕使之女克躬婦道故能成君之美前君二年  
卒年五十有八子男三人長帝次仲翁次德謙仲翁  
以後同產弟直行德謙以後從父弟良弼女三人皆  
卒璿高次卿宋仲巽張輩帶之子一人愈帝將以嘉  
定五年十二月丙申葬君于蒲川鄉飲風里以王夫  
人附了翁以猶子少承警舞習熟言行之懿銘莫如  
了翁宜也銘曰以地繫姓厥載自嘉君出吾宗克嗣

厥家謂約不練謂忝不孝謂駮不瑕我銘匪誇

燕府君春墓誌

嘉定六年春正月丙寅獻士燕君卒于成都之雙流尉辭年七十有一厥二月辛巳其孤仲牛及匱于叩蒲江之里居厥九月庚申葬于盤泉鄉兌山先事以書郎余曰昔者吾父孤苦自力爾若吾鄰爾定於之爾之同產弟兄則我之所自出也爾也視余父猶舅也父之嘗未有識也以惟爾也爾余弗敢辭叙而銘之君諱椿字子長姓燕氏世居邛之大邑以儒名家從徙居蒲江曾大父祖道大父景陽父詢再貢禮部妣陳氏文林郎壽祺之女君在母七月而生十有七年而孤又三年而喪所恃笄然一身備嘗險艱有人所不堪者自幼期立門戶極備禮法弗敢踰越方是時大母王孺人年踰八十諸父異居公委曲承順內外無間言從父蓬州府君孝迪心善之每勞之以書期屬甚厚甫冠所從游皆父行初明毛鄭詩繼為詞賦邑宰有士名者率賓禮之自貢士云云初藏圖籍散逸殆盡公雅嗜書多所儲蓄自六經子史至星經地乘虛初稗官道釋盤下之書靡不究閱或假諸人唐初未見有意者隨即傳抄今手澤尚數十編歲始生之日子孫上壽首陳考妣像而泣拜之居召山望見先隴作頤雲亭其上巖崎輒移慰其為於孝愛若

此資簡重與人交怡然以和自不可未嘗假以詞色教子齊家率本以忠孝文以備其室其趣尚可察見開禧三年仲午以詞賦舉于鄉嘉定三年再舉乃登明年進士第試吏為迪功郎雙派縣尉公過其子僅旬歲獲級養母是可悲也君之妃曰陳氏諱符臨叩人進士仲曾之女昂之孫承事郎熙之曾孫不逮事尊章獨能謹祭祀睦宗族有足稱者 年月以疾終于正寢年 生三男子焯仲牛焯焯先二年而卒端為叔父後裔卒四女子長適鄒貢進士賈之午次鄭符中費德遠適存中者先亡孫男三人姪增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外孫男女十人

銘曰蘭既種而刈之胡委瓊而亟去之葉萬子孫勿替引之

史夫人墓銘

慶元初韓任甫擅朝權燬熏灼道路以目前隆慶守任侯達以西充水戰士于瀘發策援漢主鳳事語涉譏刺言路欲抨擊之姑蘇黃公子由時為秩宗聞其事為緩頰得免又以風成都帥臣傳致其事臺府知賢卒莫敢舉其母史夫人曰疎遠小吏禍且不測敢復榮望儻不得罪於名義女所就孰多士聞其言而壯之其後逢宰邑溫江會有賊曠之變夫人戒以死守通守漢嘉試郡合陽類以伉直不為臺府所容夫



人飭之曰吾視汝骨相踈狷且直情徑行與物多忤是吾所念也然滄海速當知命其後逢上合陽印綬道古渝州會故人程叔達遇孫奉使缺部迎見相勞苦他日過姑蘇見子由曰聞子以策士柱權臣嘉定詔書增秩使寵然初議有請速繫制獄者儻知之乎夫人聞而嘆曰吾固念女之多忤也於是士益謂夫人善知子雖滂母亡以遠過某與逢有連自冠習聞夫人言德越守眉山又得從薦紳大夫慶九秩將往拜之弗果二月 夫人已不起疾矣厥五月逢見

其子寓余書且以夫人行治之狀來曰逢將以十一月 葬吾母于青神縣玉臺山先兆重權吾

母始居約時吾公奉議君教授成都廣漢聞吾母居守高簪布襦蔬食脫粟有人所不堪者能敬事重閨得其懽心凡饗餼纈絲粟求鹽麩麥之事躬服其勞吾宗子弟之賢者從吾公游食飲澹濯之需吾母率身任之逢長未垂髫即督令游學他郡凡十年在外用俾懷居亦異乎人之愛子者矣其嘗相逢而言之曰自吾為女家歸逮事女曾大父知嘗從卒寢乞詞賦年七十猶累試春官女父祖俱屈武陽女不自力以充而宗吾將奚望逢聞之與條然由是不懈勤薄熙年逢中進士第宰相趙文定公議第三女昏對時太常少卿朱八時敏為著作郎於吾公雅善朱公之

夫人任姓於吾母齊年母命逢俟而解褐宜即朱公議成禮吾婦既歸將以宰相子所得冠帔恩為夫人封有司格不行迨逢積官陞朝吾母始得初等封嘉定建儲肆書益封太安人嗚呼是尚足為報乎義方之訓尚復聞之否乎昔者宗族之從游於吾父者來會帛咸曰教我者余兄也養我者余嫂也相向哭失聲嗚呼是可禮而致言乎不肖逢大懼歲久懿言茂行灑鬱弗彰墓前有石願子有以識諸某隳然謝曰微子言也吾固聞之矧辱二子焉用不復辭夫人性史氏自鼻由司馬某從唐僖宗入蜀以罪言死葬于青神二子瑜瑤因家焉再傳曰在謙官行實郎是為理之後夫人其裔也曾祖沱祖嘉謀考姑妣 氏奉議君譚某生一子即逢前朝散郎知隆慶府二女子嫁何庭瑞楊謙之先卒孫男二人商輅周冕女一人虞詔嫁李術銘曰

降年有承厥有不承非天大民民中絕命夫人之承則順其正維窮弗恤維豐弗競維變弗渝沖約成性九十耆年子顯且令玉臺之英其尚無寶

教授彭君子遠墓誌銘 得之於子桂芳

故長寧軍軍學教授通直郎致仕眉丹縣彭君子遠將以今茲紹定五年十二月丁酉葬于縣之至孝鄉麻谷之原前期二子孝友孝安踵門而泣請願有文



以藏其藏余竊惟念於子遠為同年進士其後持節東川又嘗為寮於其請也奚敢不誌乃誌而銘之誌曰子遠名運成唐末有諱者為漢州金堂令時稱循吏傳宗入蜀加侍御史柱國錫緋衣銀魚以旌異之拾遺錢詠誌其墓則子遠之十世祖也大王父諱彬王父諱騰父諱休從政郎贈通直郎母王氏贈孺人是生九支夫子子遠居其八少力學為文務崇大體年三十有二始與鄉貢旋丁外艱又三年類貢試奏名又明年賜第調榮州應靈縣主簿秩滿調嘉定府府學教授秩滿又調雅州州學教授雅之學宮頗修而士廩稍不給則請於州授田分財以助之秩滿調隆州仁壽縣丞既而堂差潼川府府學教授蔡高風堂續進士題名詔以激厲後進郡有江碩歲久化為沃壤豪室擅其利至交許子訟庭有司奪而奪焉子遠歸以學廩之餘用以其租挈增置弟子貧田既入于學則相與敬亂疆理以售其欺子遠躬行什佰敗其邪謀秩滿又教授長寧學故嫩隘士肄業無所於是營官室設筵凡以安妥之郡有清井監舊以園水幣餘資養士之費郡將掩以自封子遠白諸提舉學事言復歸于學郡將反以是敬禮之致之莫下郡事多所裨益舉者及格勅子遠家西歸身詣轉運司白事實慶元年正月庚辰終于遂寧客舍年六十

有二死之日旁無親人同年友應文父憐之時為轉運判官同郡任傳父處厚知遂寧府事具棺衾以歛烏呼可哀也已元妣祖氏繼室史氏皆贈婦人先卒祖氏已葬今以史榘子男三人孝先孝友孝安先為伯父後孫男二人立祖通祖孫女一人余嘗謂去生一世當以千載自期本之以五事事者有事於斯五者是也成之以五品品者品節於斯五者是也行之而著習矣而祭由之而知其道達則見之於治國平天下苟不達矣脩身齊家以淑諸人一或怠廢是為自棄若子遠者幼學于家以父為師以諸兄為師友丞丞乎一家之味長而策名雖未究其用而四為郡文學孳孳然以師道自任凡所以漸摩率厲以至館槩妻積靡一不問是嘗有他哉亦曰行吾職分所當為者耳充足心也達而師保萬民吾知其必不負其生矣嘗居家閭閻泣官恂恂淹速在大知不知在人懷忠迪純以終其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一

墓誌銘

魏府君天華墓誌銘

始余卅角知公端人也嘗欲從之遊既冠偶又與偕  
試于春官見其粹明而平實則又知爲純體篤踐之  
士也由是爲敬益加於前一行作吏涉藝荒淺不得  
與之相周旋逮還自策府以漢嘉印綬里居即爲書  
幣致公暨守漢守肩除館以舍之望其容色辭氣油  
油翼翼使人滯文之意消驗之不睹不聞則懷乎若  
有臨其左右者察其所安則剝落枝葉玩心高明無  
所滯礙由是將盡舍而學焉而公固不起疾矣嗚呼  
非公之學前後有淺深而余之知公之晚其故余今  
昨是非之候也公資性端靖不妄言笑少與伯氏天  
啓齊名伯氏早與計偕公年四十有六始以詞賦登  
里選累舉不利當以恩補官公辭不受於是年七十  
矣益大肆於學聖賢傳歷覽傳究又即夫河雒之  
正傳以上週洙泗之源歷歷乎其獨得而的然亡所  
疑也旁及百家異同之論二氏放適之詞貫融異同  
撮摘擷粹字自過月征闕天下之義理熟春華秋月  
登山亂流草木之枯榮歲時之代謝山川之流峙禽  
魚之飛躍觸處呈露會心適意陶然怡然蓋舉世之  
可悅可慕無以易其樂者余時在旁則相與命酒張

飲嘯歌夷猶往往余去村巷獨會其接羣羣益楮楮  
軸架燈細字兀兀窮晨夜不能置或謂其迂關於事  
情或議其汎濫於老釋而公之融夜擺落人蓋不及  
盡知雖與公同生長於鄉者亦鮮克知之也每燕坐  
輒發聲微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或問  
之則曰學者須是識得到此地位方是極至其在眉  
也一日忽訣余曰余殆將死矣始聽余去余曰公奚  
爲是言也不可冬仲胡去之曰公執余手而言曰才  
知有餘者其陷溺深五享勉諸又曰爲南救西叔待  
問 嗣廷有日矣余雖承神隊謝尚能勉贈其行索  
案上紙視之則古詩數十韻壁璽皆 朝廷大議又  
明日與余論鬼神晝夜之蘊又明日忽書紙曰死生  
事大惟當澄心靜慮等語凡數十言未及及孟氏六  
等之序又明日則已溘然去矣蓋嘉定六年朔至之  
日丁卯也年八十有二嗚呼公復有斯人矣乎莫切  
於飢寒之厄莫大於死生之變公以伯氏推酷不登  
蕩產以備官負然其身約居不以累其守泊如也將  
死之他日慮灣氣夷切切然以講學爲事既將啓手  
足無一語及家事嗚呼是復有斯人矣乎其子仲許  
將以七年七月乙酉葬公于縣之善何鄉聖亥山之  
原先事求余銘嗚呼非余誰宜銘者乃叙其世公邛之  
蒲江人姓魏氏諱天祐字德先曾祖考 祖考大

臨考 此 氏元配邑人吳氏繼室同里費氏皆

先卒葬二子男仲許諱孫二孫甲東履祖傳謙孫之

卒無後公命以祖傳為之子孫女一人曾孫二人公

平生不事造請者縣之十里許郡縣長吏至亦加延

訪薦紳大夫過其門者必即之最後郡守今潼川漕

臣張公師鼓以公安貧守道聞于 朝未報而公卒

世謂才難故也孰知亦有抱道懷德白首而不見知

者邪公平生論著有語孟中庸說危言費言信心編

自信編雞肋編日錄諸書及漢議唐鑑十國志

國朝史纂今載于家余將為哀次以廣其傳焉銘曰

大塊噫兮推移聚散同體兮又奚疑羨坐恒化兮小  
智之私全而生兮全而歸之公則奚憾余將曠依

知南劍州洪公秘墓誌銘

洪姓系出共工氏代有顯人五季時由欽從饒之樂

平又七世徙沔陽至給事中彥昇以進士起家洪氏

益大給事之弟彦先右通直郎太師鄭國公學董氏

贈魚國夫人是生魏國忠宣公禿郎龍荒十有五載

比得生還後與時忤終微職聞皇學士朝散大夫生  
六子男而文惠文安文敏公咸以文名擅當世今之  
為世家言洪氏盛矣若南劍史君則忠宣之孫而文  
惠之仲子也諱秘字必之大母母皆沈氏皆魏國夫  
人君寬粟英晤加以生長見聞不絕而直方忠宣南

遷文東繼免君力學任家以通親意而志共論平生

侍文東蕭邁無虛口而中外無一人知者文東嘗語

魏國是兒志趣過人克家子也以忠宣遇 郊禱補

官初監潭州南嶽廟繼調湖南茶鹽司幹辦公事湖

湘賊吏不以實聞君力白其長振廢捐直以贖督

郡邑數除舊田民沈以濟用薦者改秩知紹興之山

陰邑號多訟異時于省于部于御史者靡有虛日更

罪儒無能孰何視事微寒暑間率夜漏未盡輒遣

于在片言折之輒得其平以去雖氣力者持之不為

回撓事二連帥或移用或橫敏否則惻然雪以責

羨於邑君歎曰吾寧以罪行剝下媚上所不及希也  
秩滿會史魏公再相范文穆公參與政事於是羣庶  
五年文東去相位蓋一星終矣方文東守新時得  
范公於郡方曹一見器重極力推引俾君內交希更  
公於文惠則嘗先後鎮越者二公雅知君擇出陰  
治狀期以職事留之君以母魏國疾辭去調江西安  
撫司機宜文字魏國疾筆君侍饋藥衣不解帶執  
喪幾毀既除終不忍去文東左右不得已調置擇期  
度之速者通判光州期至則弗果往曰昆弟各有官  
守吾可復行乎未數月文東薨君實顯喪事以弗克  
喪叔父文敏入翰林為學士主膳方琳人謂君門地  
人物將自是外矣方退然就吏部銓簽書是陽軍判

官軍守知君賢調理細大罔不諫決君亦樂為之盡  
通判鄧州常樞守事郡有賊萃號余夜又聚士命出  
入襄漢間急之則逸他境緣則復出公召游徽授方  
略遂擒以獻封內怙然自兵火後公私垂罄學無公  
食君與郡博士圖所以厲士與教者蓋陰得用上腴  
數百頃悉以歸諸學構事未幾郡以大治差知武岡  
軍 陛好以二事為言曰襄漢鄂者之屯舊隸岳飛  
號岳家軍無一不當十其餘子弟尚勁挺可用願勿  
用之慮秦倖倍長行有奇為壯士者非効用則非屑而  
主將吝嗇自封率以長行之給募涇庸此緩急可恃  
乎 光宗言嘉獎再三且謂三衝亦有此弊莫肯為朕  
言者卿丈人而熟兵家利害留心國事乃爾卿來自  
邊坊有所見為朕罄言之君遂奏浚邊屯田自 中  
興以來 兩朝經理規模遠矣而法久弊生蓋火耕  
水耘非士所習而督將亦非閑於農事者歲收不足  
自贍旁近民田迺至罹其擾故不若罷之便 光宗  
又曰觀卿議論可謂實幹姑往新任俟邊帥有關自  
當用卿矣武收為郡民獠雜居君始至戒吏毋敢擅  
入溪洞征科戒民毋得賤市掠物郡多盜君諭以利  
害俾各歸農賈不何配隸王文求等六人夜踰城刺  
杜氏之產懼且覺則將問坊市祠神之會相挺為變  
君迹捕盡得之以口諸市或勸以聞當受顯賞君曰

彼犯法而戮之守事也至賈之去乎識者益以  
是服君郡計舊仰給永邵邈不相應君條奏乞  
以郡所上銀綱于總領所數于二州而留賦以  
自給 朝廷從之迄今為便尤篤意學校延登  
諸生講授經義溪洞聞風至遣子入學比去邦  
人思之奉嘗不輟謂武收為郡餘百年守之祠  
于民者惟吏部侍郎鄭公汝諧與公而已慶元  
四年秋霜殺稻番為甚民大艱食吏以令訴舊  
傷者毋過八月十五卻不復聽君因入對為  
上言令固云爾然霜苗率後此時令弗及也且  
援蘇文忠在杭日上時宰書論風災事乞下救  
局增修舊令又言民為邦本今賊墨成風股民  
以奉權勢乞加禁戢時韓氏擅政道路以目亡  
所畏忌人為難京魏公欲留之卒為忌者所  
間以親嫌弗果差知南劔州不赴自請奉祠以  
主管武夷山中佑觀里居凡三歷任蓋自是不  
復有當世意矣以宰相子材足以自致顯聞于  
時居家以孝友著所居官卓犖有風績可紀錄  
論事上前踈暢磊落人主為動名卿才大夫鮮  
不知者顧階京秩餘四十年年七十有一而仕  
不過二千石以死此豈其所馮弗厚抑亦介特不肯  
與時俛仰者固其然耶君將塋實遺令曰劔州之

族與忠宣同曾祖奕世種德此其後且大文惠之母弟某府君無子其以夔州從弟斌為之子以遺澤官之君之令人與二子弗替先志斌之女兒歸趙成公故成公狀君之行於昔既葬而君之仲子偲以狀請銘于其既葬不獲則定著君行事如此乃書其爵氏卒葬宅兆而系以銘君官自登任郎累遷至奉直大夫爵蓋陽縣邑戶三百娶魏氏累封令人故左朝請大夫直敷文閣安行之女子男三人某朝散大夫前知容州恩承議郎權發遣嘉定軍府詹丞世女子六人歸奉議郎知瀾州西安縣楊汝明從政郎苗恩州陽江縣令慶公輔朝請郎新知連州張履信鄉貢進士程洋迪功郎荆門軍錄事參軍邢謬宣教郎知湖州長興縣王元春孫四人蘭荀萬世將仕郎苗君之卒以嘉定二年正月甲子葬以 年正月巳酉兆在鄱陽縣城北十里青山之麓銘曰

於皇蓋臣蹈誼執方顯允良擲龍慶慶考有諱其華

荷突以昌胡寧維君敬用弗將匪二弗行聞兮以章秦魏之從君君允荒在後之人率復弗忘

通直郎致仕張君簡墓誌銘

開禧三年春王正月賊曠以武興叛反書至雅安吏民洶懼有利害休郡假守者司理張君簡攝州學教授奮眾為守別白大義且料賊必破滅狀其來且

曰萬有一叵測請以簡不可為辭毋庸言公守壯其言先足曠以昭信節度帥武興君主順政簿慎政令略陽也曠頗材君而君視其為則退嘆而言曰斯人也親流而行疾獨何歟既罷官曠留之不可辭置之又不可度非能曠則禮遣之亡何 朝廷以此事曠曠攬訟呼噓君歸二年評問不運或請其故曰曠非材也而汰已甚及是君既為守言故則又以曠嘗所薦狀送上送官徹二月湖賊弟晁置郵寓部招君君曰此何為至我立命焚之在學官課諸生如他日史抱文書身屬類不敢紀年君命筆自題闕藩曰吾知奉 朝廷正朔耳違恤其他三月賊平郡免於汙嘗遊其事本亦臣子常分耳而義理不競士違恒心如君者蓋亦僅僮焉君諱簡字行可功大邑思安人也曾祖 祖 考 登進士第十年不調卒贈左宣義郎妣王氏封孺人君嘗以經學稱乾道七年國子錄楊公甲拔士于功得君所為文奇之遂以充賦厥三年大比有司將以君文冠選或疑策語太計竟黜之自是攝軌大肆于學一時名鄉往往折輩行與交慶元二年以累舉恩就試行在所調順政簿連事武帥張照郭泉亟吏簿諸事泉命其子受學焉部使者按獄至武興首薦君曰眾皆競進惟主簿獨不然在武興三年多所裨贊最後事曠其後絕于曠而歸

世調官雅安前後良吏每不敢吏君雅外控調門沙  
乎之酋有曰高阿保高吟師者素不相下阿保賄吏  
得捕都彈壓吟師不平會 瑞慶聖節請於郡願

以離金銅孔雀爲貢郡拒之力君三兵守蓋羈繫勿  
驟絕守不可吟師歎歎不得意去明年春遂犯邊君  
先嘗爲守書乞移沈黎屯戍義勇一將於榮經且乞增

戍于郡不獨策應急庶幾少紓支移之費尋又請  
亟除戎器爲戰守備皆莫能用方事之殷也僞言甚  
細入謀吏卒倖賞執平民以來郡輒繫送獄責短狀

戮之一日囚至君所吏欲如州獄奉行君曰司寇  
院法當鞠實若其短狀此軍法非吾事白郡不可守

亦過悟命鞠之則城外窮丐之人緣是部送者率從  
按鞠子輕比吏賀囚曰黨不遇司理女焉得生邊遠

未徵提點刑獄移司雅安斬艾日棘君爲言礪門平  
接者果無山河之限他日逋逃竄軼嗟賣子者往往

往而有人必適還令官軍列柵遇歸明者輒上功莫  
府例以盛死乞自令執獲生口無私號無火具無兵  
器者上以越秦山罪徒之使者嘆息曰君此念通天  
矣下之並邊悉如君言百丈故通饒浦并歲輸爲三  
千縑後移於黎而邑輸如故郡歲徵輒均科於  
民以償君白郡悉除其籍吏良恩之用舉主關際從  
政郎去爲漢州錄事參軍勢家子誘誘農良田吏良能

詰君連繫廢廢正之慶民以賂欲陷其兄子于辟至再  
三君怒力善之具伏罔狀兄子卒免蘇文忠之世有

君子豈有仇家汙以素廢吏大索繫繫發其子弟有司  
緹以委君獄上而守私焉爲吏末減君曰盛德之後

猶將十世宥之而况誣乎吏庸足比論卒如律聞與  
守爭獄事必端正拱手引義理參法律不當不止守

雖嚴憚之沅不能奪也以致仕轉通直郎卒年八十  
有七君事親居喪無違於二弟友而教以故仲弟閔

常與里選其差輒亦有稱于黨君年踰四十清心寡  
欲隸坐一室晚而益壯自號鹿菴居士有雜著二十

卷藏于家取同郡樊氏故國子博士之曾孫子男一  
人海若女子三人嫁謝庭堅李襄子趙麟慶置再貢

于鄉內外孫男女十有一人卒以年 月甲子葬  
以年 月甲子葬于大邑縣安鄉節義里文山  
之原余與君生同郡又借試闕廷往返實俱後又從  
里父兄知開禧事甚悉海若以狀來求銘誥不得辭  
銘曰  
善利之分借曰未知亦既知之孰標莫務顯允張君  
東正酌義維愛弗渝維危弗躓思安之鄉節義之聲  
允開厥後庸詎茲銘  
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李君 奏 墓誌銘  
李氏系出顯帝自唐高祖子鄭惠王元懿十二世而



為石僕射韓文正公昉昉生宗諤入翰林為學士父子言德之懿語在國史宗諤生昭達為大中大夫判登蘭檢院贈金紫光祿大夫昭達生清卿為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贈金紫光祿大夫清卿生士觀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為左朝散大夫尚書工部員外郎自文正至工部居京師賜第凡五世共慶內外肅雍無甚閭言京師號西李門至工部以建炎扈蹕出守合州率于官其妃張夫人丞相高英女也因家于合士觀生敏陵為右宣義郎贈中散大夫敏隨生如晦朝請大夫歷知叙印資三州贈中大夫娶黃氏生四子侯其季也少與伯兄霽同登淳熙十一年進學春任四十年尉綿竹青石宰瀘川資陽縣通判洋綿漢濟州累官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未赴而卒始登華時資州公在印同年士爭取近美官侯重違親侍侍戊凡四年僅之官八閱月丁母黃令人憂除喪未久又丁父憂執喪感盡禮及尉青石勤恪披薦注瀘川今至縣則償舊令逋負釋其囚表孝婦免脫其死值節守操下日急侯微聞悰語亟請開寬其令士心豫附節由是大見親重移掌資陽裁聽健况獄無繫囚邑人稱之宣撫司舉辟通判洋州未赴大制司改辟綿會守督公事有不便於民侯輒持不下吏民敬愛雖武夫悍卒亦知屬心尋改倅漢州且行吏持

金附耳語以舊吐羨餘獻者侯吐責之俾著于籍顧謂親友曰豈吾居位未平邪此奚宜至我君以此為恨至漢未幾民氣淡和忽燈夕遊人自蹂躪侯以是例罷去去之夕倅寺堂坐盡壓人謂侯去不以罪若有相之者亡何起家倅涪郡素叢隨隨事整緝到决留訟權折豪民方伯知其能俾攝忠州辭不行侯勁氣疾色不妄笑語與人言必竭盡底裏以見信於親友然不知者往往以厲已望之久而祭其無他工篆籀得父筆意尤敏於詞章樂施舍分孤恤貧如恐弗及奉賜人家者無幾初開禧用兵宣撫使程松檄侯至幕府行至果州權府召飲酒半聞邊將以蜀叛失聲慟哭倍道馳還惴惴成疾賊平疾若稍夷然自是精力蕭然耗矣又以藥謔漫成未疾雖未能脫然全愈而坐或移晷語或淹夕字或尋文書或累牘高焜焜不倦及大寧當上而疾作屬端舊有所假貸褚無餘貲父義弗拒於是冒甚雨人鄂為乞諸嘗所往來歸而疾革乃卒蓋嘉定七年七月己亥也年六十有四侯諱炎震字元脩元妃資中黃氏妣令人之姪也繼室楊氏軍器監升之孫先侯六年卒子二人曰世臣直臣女一人適楊緯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意之子即繼室之甥也孫一人曰昌岳臣將以十一月甲申奉侯之喪歸于先大夫之兆向侯所卜築也先事

之三月與其族謀曰先君子平生有言有德不可以不肖嗣聞于後銘必圖諸先友之親且厚與筆之信且又者則以狀求余銘余嘗取於楊蓋侯之妻之姪也此守廣漢又厚僚於侯今又厚使其士義不得辭乃銘曰

皇華聖學烈列著者數求厥紹誰以誰有於維西李源流瀟厚侯勳其芬芬如酌孔取于役于馳于仕孔疚忠以披疾惠以預壽唐高維空正維胃云深且厚胡不壽後尚其嗣人與邦儷又

榮州司戶何君晉墓誌銘

余生四年從鄉先生何君德厚擢筆數方名未甚歲更他師猶以父執事之厥二十有二年當慶元五年上始御集英殿策進士余與君偕試于左右廊余既叨第君亦以特奏名入等儕輩往賀焉君慨然曰昔我先君以累舉惠當得官所為弗肯就者將有望于厥子也而吾也不令况負考志嗚呼尚忍言之余曰官無小苟以行吾志焉斯已矣矧自東漢以來所謂累及寒宦當還故鄉聖主慈念悉用補郎者是出於特異之恩今尚倣此意胡可少之邪君曰是科也今例以氣衰戒得日暮倒行目之余謹毋然然惡能自別也亡何調遂寧府青石縣主簿從步出關衣故素單行盛暑劇潦中氣難登登有精悍少年所弗及居

踰年視事青石則行其所嘗言者與鑿薄糜而用弗飭馳之夷如遇有公職事則聞命引道不避兩暘不間劇務守甚才之會休類官屬役于君自物土投規庸材僭庸不以煩守守由是益知君可倚遇疑獄滯訟即昇君可否之果之流溪有伐石以弊術者仇家誣其發冢且謂以獸幣亂冢中縣令護不能孰何既誤寔伐石之家于理仇家猶以其未麗于重辟也許之州州如之且未厭也許之詳刑使者使者又如之又未厭許于制閫下其事轉運司則檄君詣鄉即許君廉得其狀乃伐山得石非冢間物也仇家詞窮投縲而死人曰是何神也州縣吏為愧謝臺閭欽重焉去為榮州司戶參軍兼司法汙吏受輸庸粟惡而妨腐或至裁削供軍以取充數君力鑿其敝出納惟一士服其公中又才之俾兼治他職適以勤瘁致疾嘉定元年秋八月丙戌卒于治手得年六十有七僚長與州之人士皆惜之君諱普德厚字也世為邛之蒲江人曾王父昭明王父師元皆不仕父宅仁終免解進士妣 氏君少憫儻不可拘以文法而能自抑

飲筆耕以養父每造人無問戚疏率數杖陳詎無毫髮滯礙酒後耳熱則軒渠諧笑舍坐屢舞發語吐因不知其為賓也客至其家亦無留門束修之饋即緣手盡醜歲俸賜亦以遺親友之貧者卒之日無餘貲

既說精于家裏擊之約甚於他日嗚呼是亦可見其素矣元妃周邑王氏繼室丹稜楊氏三子男述之似之述之後一年亦卒孫男法印孫女一人外孫男女二人似之貧不克葬君之女前潼川漕獎仲恂士迪賻以金錢余之表兄高南叔稼為買冢于縣之鹽泉鄉恩洽里震山之原十二年八月壬申乃克葬事以余知君之父也先事之歲屬余銘其墳義不得辭乃銘曰 日昊而明夷車奔而卒馳人坎坎其來之而君謝以不為出焉而嘻嘻入焉而怡怡碩邁且傾尚考志之詩

宣教耶致仕史君嘉善 莫志銘

史為太原右姓自唐宣宗時為臨邛縣尉者曰願始君眉之丹稜入國朝乾德初全師雄之亂曰克恭者以攝丹稜令死事後賜廟褒忠佑侯侯之曾孫潤辭主果之西充簿蘇文公字以淑則拜傳至汝士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終寧州戶曹生貫貫生以孫劉起居光祖書銘其墓似孫生堯輔字充甫狀貌清羸若不勝衣而明時夙成年十二三即受春秋于橫舟劉子有與同門者百數已翁然歸重焉厥十有五與蘇文定諸孫講學于德溪旁通六藝之文夜以繼日粹諸儒先嘗所傳授傳以已意趣詣益不凡為文識古今體勢詩調尤脫棄凡近開禧三年大比以易學

冠同經生申類試高等是歲肇韓就強明年諸嘗與韓性者以次召用朝野支賀充甫對策廷中獨抗言曰陛下謂去一權倖足以為更化邪霍山之去未幾而漢之權移於內侍矣梁冀之誅未幾而漢之政出於丑邪矣唐誅權臣屢在宦官及誅宦官屢在藩鎮余同年文真景元德秀端人也得其文第之前列為詳定官所抑以元乙科調永康軍青城縣主簿歸未及里而喪其母又明年而喪父柴渚加等前吏部郎雙流范少才子長聞其賢合里中子弟而授之室人自以得師除夜調昌州大足縣尉未上上謁帥司范公以書局留之與修職方志令吏部郎黎德立伯巽守昌元移書范公願得充甫攝郡文學充甫亦力請遂次思職勤事守器重之邑多盜民賦吏以避役充甫曰令悉捕殺焉弁兼之民隱田說力辭賦不均又白守第其高下為之籍且以聞諸朝民率謂便今潼川漕奉常丞程叔達遇孫舟稜雅善充甫於是言於制置使董君若詎董未始識充甫也遂以歲薦之負上之尋又以舉將陞從事詔合州推官嘉定九年類自試為點檢官已病肺不能聲余知充甫有年會將漕東川即招致幕府及歸自類試所則病益侵然猶疆自力未嘗釋卷也十二月壬子卒于候館得年四十四先是蜀遠士不能自達故於進士

三人近臣特薦嘗有朝蹟及過關留中之外俾外間得  
以拔士之尤者或五六人或三四人或一二人上之號曰

歲薦由淳熙以後召用者已四十人矣既有常比故報

可不越旬時董君既薦充甫人謂必且召用使在三館兩

學不謂能稱乎乃自近歲秦蕤稽滯董所薦士凡閱二年

不下其後或召或否而充甫僅得陞權之命亦已不及見矣

是可嘆矣夫妣李氏孫氏楊氏皆同郡人充甫孫出也事

楊以孝著取向邑李氏生子皆夭折存惟一女子曰

招慶柔嫁從父兄之子充甫貧士依所至聖與俱從女將行

而充甫疾猶命其家人經理娉事日母使我愧吾已也遺

令以從父弟堯烈之子顯僧為後充甫平生營於貨利

奉賜聽其家人自為牽緣手盡已惟破表敗絮精誦

苦吟窮晝夜不能休以是終其身焉喪歸僅有雜葦粟

及諸經講義五十卷自隨無餘貨也余既為買棺給

喪事又以錢百萬遺其妻孥但買郭外田給伏臘又得

范程二公及前軍器監丞劉思莊甥之公銀五十萬遂

併以買田顯僧卜十有二年 以充甫之喪葬于

縣之 鄉石子山田岡之原而先事之歲里表經

以過余曰惟公知我父者敢以竊銘為請余不忍曰

不可則為之銘曰

形容之覆而學之腴生理之枯而詞之專孰為勝之氣  
質爾殊昌又瘖之崇隆藉補嗚呼

卷末七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一

墓誌銘

綿州教授承奉郎致仕唐君 墓誌銘

嘉定六年秋晉原唐述之季乙以易學為四川類試

第一余之表兄高南叔其西叔某咸在高等初西叔

有女子曰晉生而明暗每重於擇對於是聞述之賢

而文遂許妻之其年余守郡通義述之入對大問便

道過余留三日毅問所訟易乃必繫辭天地定位以

下八句為題述之對曰求易於有象之初固有必具

其相資之理論易於重卦之後始有必神其至變之

用其意蓋謂天地間固有是自然之易而包犧氏因

之以作八卦八卦既畫又重之以極其變此先天心

法也余曰大哉子之及此也先天之學前代無儔焉

自魏伯陽已若闕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盡

發其秘二再傳而為伊川邵子則建圖著書以示人

且曰萬化萬事皆生于心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而

得其傳者且寡必用之於科舉則又絕無而僅有今

子於數往知來之義雖斷已已意而先天畫卦之序

包犧心法之秘則有以得夫陳邵之指斯不亦可尚

矣夫明年調綿州州學教授歸自行京西叔以子妻

之余又除郡舍館之累月體行醇固不以憂喜見色  
而勤學厲行全有片善寸長則躬躬不逮不學不能

不已也。會余奉使東川，辭去明年，當上適以婦姓及月姑徐以待其免，既免而母子存逝，述之傷悼，不自任。凡以致其忠愛者，固未弗盡。然因是邑區，冥際至視事，手繚乃能勉。自振發，諒昧曰：大會諸生以經論一員，番上迭講而已。為訂其可否，退又督課肄之程，厲入出之禁，丙夜詣諸生，不聞寒暑，太守賢之不俟滿歲，即以姓名上聞。旁近郡邑聞風，亦願造焉。俄以婦練祥，離祭連夕，遂得疾，為甯醫，醫下疏，遂之劇，精氣頓索。其夕夢，臚間有五豎子，各衣其方色。若將決去者，厥明述之，請于其親曰：兒疾不可為矣，得豆區祿不克終養，且未有後，以爲親憂，即死願以弟李庠之子爲子。言訖乃絕。蓋嘉定十年二月二十四日適其婦始生之日也。其月甲辰，其日己未，又與婦生之月同。嗚呼！異哉！余時將漕東蜀，聞聲音，即馳書，勸述其喪，以歸晉原。又一年，余以心制乞身，述之父道寧謀以十年月日葬述之子。

鄉

山之原而狀其行，以告余，俾識諸義。余拊其狀泣數行下，不忍辭也。考其世自曾王考，身爲宣教郎知火井縣，王考德成，賞貢子鄉父道寧，未仕。世居崇慶之晉原，母同郡康氏，先是貢士府君少孤，刻志書詩，旁涉子史，晚又讀易，將有所論著，而不克終。其志一日貢士之家子道昌，夢其父危坐，若有愠色，請所

以不對道昌曰：大人得無以易傳末終乎？曰：然。既又曰：汝弟將有子矣。道昌寤以語其弟，明年乃生，述之遂名以述，孫而授之，易其後更名季乙以應事，而仍字以述之，示不忘其初也。然孰知潛德緼者，蓋邑累世而述之，僅以一第殞身，邪謂其有後矣，而竟亦何爲者？邪？余表姪夙有學質，不煩姆訓，作嬪于唐克，歸家人之正，嗚呼！亦孰知其遂止此邪？從我于眉山者，累月是時，余與西叔偕侍庭闈，今西叔喪，母憶妻而余亦與於哭泣之哀，况銘吾述之也。邪？銘曰：

非自士習日卑，舍本趨末，則有未信而仕不知而作者矣。孰能知述之之賢，曰：有志於本學，推儒步，羅言以求先天之心法，使假之以年，精體篤踐，則亦庶幾孔門之所謂達者。既厚其子而亟其奪，惟是今名奕世不祿。

承事郎胡君仲舒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利州東路安撫司參議官晉原胡君以乾道九年通判邛州嘉定十一年夏其孫台符承嗣厥官，始至即治寺之東，偏肖參議君之象而奉祠之。既屬郡人魏了翁爲之記，其年天子敷祭，擇于羣臣台符以陞朝，贈考承事郎封母氏太孺人，因以密章告于禰廟於邑，不自持入。白其母曰：我先君以淳熙之元易簪於斯，今四十有五年矣，而居處笑語，藏

其如存昔者之葬也台符尚幼弗克調銘于聞人以  
光昭先君之令德今年迫始衰大懼即汝于地費根  
用極我將復請于魏公母曰汝其往哉台符以告則  
為跡其行事蓋參議之元妃曰高氏無子繼室以劉  
紹興監祭御史長源之女也生一子二男而承事君  
為幼資明暗居以孝謹稱凡經史百氏之書過目成  
誦至於養言粹事住往无物篋牘一時知名之士如  
碧山盧袁甫眉山宋君興皆聞風願交成都呂周輔  
為郡校官君往從之與同郡關廣道授于南宋正仲  
為研席交講切問辯率至夜分尤工為詩參議如叩  
之明年而君年二十有八以卒未暇參議撫之曰期  
汝大吾門今止此命也晚遇恩霽則爵爾于是時合  
符方五歲後七年參議守太寧遇宗祀恩乃謝則言  
且戒台符曰汝其勉諸嗚呼韓文公所謂吾時雖能  
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非台符所聞於其言者邪  
余既拜興受之弗敢辭無何台符以書來曰昔者  
之請公忘之乎嘗閱王父手澤有祭吾父之文其略  
曰汝生紹興丁卯兩歲失母劉乳哺未絕且氣質已  
自不凡父再取楊氏汝方六歲奉親色難如成人子  
孝母怒人無間言既長刻意問學苦道成字父調官  
雙門留汝居守五月六日汝來母楊不如輩飲酒哭  
甚哀見者憐之未幾父歸則官無留賊庫有積糧

可了伏晚時汝之能郡校官亦奇汝進脩汝能忘寒  
暑從之乾道癸巳汝忽染疾無何疾間侍我于印明  
年而汝疾作三月汝乃棄我而長逝長者如此幼者  
果可保其成人乎台符每讀至此則搏膺而嗚殆無  
以生也公其為我併識之了翁竊惟先正歐陽崇公  
之卒文忠才四歲後侍母太夫人以立故瀧岡什之  
表凡六十年而後作且曰脩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今  
承事君之葬三十有四年矣台符獨非有待者與而  
屬之了翁則非其然竊惟承事君生平馴行孝謹  
自誠身順親以行乎州里信乎朋友豐實乎如川之  
方至而未有已也蓋胡氏之損幹也而亟奪之故其  
祖孫之詞肫切慨慷如此矧老而哭子少而喪父凡  
皆鉅痛窮罰人情之所甚不可制者莫為之銘於人  
心獨無愧乎然則敢不敬諾承事君諱舒字漢卿曾  
王考贊不仕王考輪以子貴贈奉直大夫考參議君  
諱拱子男一人即台符今以奉議郎通判印州孫男  
人孫女 人葬以淳熙十二年 月某由子墓在  
晉康之善化鄉 山附參議君之兆銘曰  
吁嗟胡君美具美并扶木之東而夷其明父兮疇界  
傷烏哭鯉兒兮疇依孀機瘳瘳卅有四年草廡栢九  
既固既安後人其蕃

四川茶馬司幹辦公事韓 甲墓誌銘



上踐昨以來取法慶曆元祐登顯者俊天下望治歲  
 月間會韓侂胄竊弄威柄名公卿才大夫士以穴鼠  
 逐父而未靖 上亦浸悟廷論亦有嘻其甚者特未  
 有以發之乃慶元五年 上始御集英殿親策進士  
 某與韓甲聖可樂新子仁同舟而下相與謀曰今事  
 勢已極惟有忠正廣大以作守安靜和平以植基  
 本若相激不已則天尋尋浪亂人心憤鬱國亦隨之此  
 而不言是為有負或疑觸忌于禍而三人自矢靡他  
 奏入有司第某為第一尋真之第三因數仍親首選  
 甲新皆乙科授從事郎然後人知 上心好惡如日  
 月之昭明其食則更莫不見而仰之相與嘆謂不釋  
 聖可蓋余同郡臨邛人也凡三與寬薦雅有鄉曲之  
 譽為入通裕而盡下謹恪以承上故受多於所事而  
 名聞乎厥官始以觀察推官任成都後以節度推官  
 仕瀘川守長咸器其能柄以事在成都連辯誣殺人  
 獄皆得不死吏緣出納為姦君緝以法輸賦者無費  
 財在瀘川主將剝下士謹欲為亂君曰連帥單馬入  
 諭禍福乃已兵食率先貸之民後饋多負君請身自  
 行縣戶假緡錢聽以時入粟民至今賴之亡何連帥  
 持節去管川秦茶馬表君為屬至成都而君疾矣使  
 者迎良醫手製湯劑為盡力晝夜君竟不起瘞瘞嘉  
 定二年四月甲子年四十有八嗚呼使其長愛之若

此是必有益於公家者矣君少孤夙成年甚弱已能  
 為詞章少長益精麗絕人凡為吏兩節慶曆皆備記  
 操績立就至有所論奏辨拉可否利害明白乃屬蔡  
 廬川嘗傳壇壝真士真自君發之君之曾祖輔祖仁  
 父廷俊妣 氏妻趙氏子男白嗣曾女適郭良如後  
 君七年卒孫男一人肖祖孫女二人外孫男女三人  
 余與君生同州舉進士同年始仕於成都同僚相樂  
 也厥十有四年二月嗣曾以君之喪葬于縣之臨邛  
 鄉待賢里先役之三月使來告曰吾先君之用也僅  
 而不至于大氣也渾而不至於年文也肆而不耀于  
 行又不得令辭以安之焉是無以顧前人鬼嗚呼余  
 懼辭之不令也以為神羞雖然余身敢不銘銘曰  
 浮英湛德有婿其軀扶木之東彼身何備遊言從之  
 方駕並驅去轍其邁生死異閭匪命攸制誰之不如  
 我銘孔安後人其須之

中江吳先之之巽墓銘

人生而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經三百威儀  
 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  
 之教人者必以是為先故義有實藝有分舍是則古  
 耳而已中江吳君先之其庶幾有聞於禮矣乎君諱  
 之巽受小戴氏書於厥考自曲禮檀弓禮運禮記擊  
 記樂記祭義中庸大學諸篇篤信而質行故事親以



孝著聲兄弟友人家內外無間言遊於鄉里恂恂  
訥如將不勝如不能言與父色莊而氣怡士之受  
業者各厭所徵其教授於廣漢王氏之塾也郡守往  
往率諸生造焉逆職嘗欲以季春聘士豫令就轉者  
詣縣書行義年君叱吏曰此何時邪嘗因正月晦日  
為詩有曰固窮何用怕鬼笑暴貴不免千天刑義形  
於色無所撓奪賊平始應君聘有司以考禮正刑  
德以尊天子為問君拊髀曰吾氣昌矣援筆成文再  
冠多士且科舉之文本非所以知君况尊君父誅亂  
賊亦分所當為奚獨君為然而君初習於禮長而形  
於家信于國人則詞氣之發造次理道固不可訛襲  
而致者其後就養于郟其子中孚被郡府校博士弟  
子員君以善語之曰子之病病矣其趣歸則語以齊

家持身之法蓋寢疾一日而卒年六十有二嗚呼莫  
烈於盜賊之禍莫大於死生之變君處之不亂其庶  
於義之實藝之分矣乎今其葬也中孚請銘余銘君  
之深非余誼宜謹按兵氏唐廣明間有諱肇者舊從  
入蜀為鎮國大將軍食邑千中江子孫家焉至本  
朝其四世孫曰行真曰行幹登進士第至職方郎中  
達州太守君之曾祖父彥翼則行真之五世孫也王  
父諱胤見父諱良弼此氏兵氏累世登科至君兄弟  
為學益力竟齊志以死然自淳熙至今一門以儒學

顯凡與鄉賦者十有二第進士者五人里人榮之君  
於歷代史書凡數四讎校於國朝故實天文地理  
字書罔不精洽為文沈涵有雅致有諸經義五卷  
中庸口義三卷通鑑類十卷國典二十卷今藏于家  
元妃楊氏先二十一年卒繼室以王氏亦先年卒  
四子長男即中孚嘉定十年進士迪功郎縣尉  
穎行早夭幼符女一人適從政郎隆州仁壽縣丞馮  
元章孫男二人外孫男女各一人君之卒以十四年  
十月戊午以十五年二月某甲子葬于縣之懷清  
鄉合楊夫人之墓銘曰適手足之容暢肌膚之會  
禮之在人蓋積小以成大者也於君庶幾見之而賚  
志以逆我銘不磨式穀來裔

貴州文學高君道充墓誌銘

嘉定十有三年天子有事于明堂詔紹熙三年四月  
類試舉人特與奏名高君道充就試等明年授貴  
州文學其時守潼川辟君主中江縣簿君有瘖疾累  
月至是奉檄而疾小愈未幾疾復作大書字牖曰仁  
者不憂樂天也知者不感知命也勇者不懼信理也  
以九月己酉卒將屬纊猶自力命其子伯震奉迎臨  
手為畫抵余白僕晚得一官不及寸祿以死命也墓  
道之銘敢以累子凡縷纒數十言字動語莊如平生  
余執書立不自持又明年祗召過家伯震泣請曰昔

者吾父番絕之言公志之乎余曰此死生之託也知  
 嘗受學於君今何敢以行役為辭乃叙而銘之君諱  
 道充字與可一名仲任年十八侍父訪監眉山父暴  
 卒跌護而歸大父母亡悉諸孤俾然身有察為感涕  
 從祖深甫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也為除塾招彭山  
 宋紹庭希宋元發蘊教之與其子同衣食凡妍紹  
 庭元發皆眉之秀也著錄之生甚眾君學數氏禮兼  
 通諸經往往他經生未能言君為剖析大指人自以  
 不及郡縣校官率先諸子鳴年四十不售更為詞  
 賦與紹熙三年嘉泰四年賓薦登閣益敦之負友  
 請益者踵相樓旁近郡邑競致書幣隨處誨誘論議  
 娓娓聽者亡倦晚歲杜門謝聘即所居堂之後路渠  
 為梁終日其上題詩曰心遠世塵隔調高俚耳驚其  
 自許益不凡又為一小室而作詩寄余謂理窮性達  
 定力勝富貴貧賤均逍遙君少以才氣自筆豪里中  
 見事風生奮翼抵掌不肯出人工至是蹙蹙父而悶  
 理多非復昔所見矣使為簿正得巨區祿何足以酬  
 之而僅子之而亟奪之邪是歲却之泰名者五人來  
 旬日費說之先卒王全往謝有司既巾車跌而傷其  
 足亦寢疾而卒君未及拜官亦卒世之爵不稱德榮  
 不益愧者往往而是獨於寒賤之士利忍弗肯畀登  
 函恭於公卿之間而纖采於州縣之小吏雖天道亦

若此邪君世為中之浦江人曾祖父永安不仕祖父  
 宏甫嘗游辟雍多為時聞人所知會靖康之變大困  
 而歸取魏氏生四子男君之考曰太中吾長亦取魏  
 氏生四子男君又居長取張氏亦生四子男長太次  
 伯震次梓老次同祖三女適趙慶孫郭孫賢蒲九中  
 孫男 人外孫男女 人張氏卒於紹熙二年四  
 子男今惟伯震僅存先是歲在癸酉君嘗上縣之仁  
 惠里尤山華元妃張氏而已為壽藏焉伯震今以繼  
 母樊氏之命以今年 月甲子以君之喪今附銘曰  
 賢能之書獻于王祖廟寶鎮而借藏科與自獻意  
 亡東京乃以恩為郎士而恩錄初生尤恩書乃俾命  
 不長豈無他人耗大倉獨此錄較而寸量命也奈何  
 君受傷

人書劔南西川判官李君 惟正墓誌銘

李君諱惟正字中父其先本唐宗室名數士而之  
 蓋山從徙中父其先本唐宗室名數士而之  
 受諺慶壽恩累封承務郎妣 氏君少力學詩書窮  
 日夜長游成都與官受知于仙井李公舜臣遂寧楊  
 公輔公甲成都勾公昌泰眉山蘇公說李公親授尚  
 書小楊公亦相與下上其議論月書李考察在顏行  
 淳熙七年以後凡四冠鄉舉士之為科舉者皆想聞  
 風采召受從之遊功蜀大家爭來書幣登紹熙四年

進士時年四十有一猶以讀書未廣調漢州戶祿凡  
 待成六年時相豫章京中遂錫勳日知為名進士  
 遺君書有曰處開六年人為子惜吾欲用于恨未有  
 歷官月日也嘉泰改元蜀早甚君令仁壽道兩陽  
 協序農用有秋明年而未來甘露聖釋者七邦人繪  
 為七瑞圖以侈其事次任安書天安判官官通曉變起  
 蹇蹙西歸辟地於縣之長秋山大安距武興公舍而  
 近太守安公濡亦以平賊攝守楊公室而取義學  
 楊史君次泰以膏油熏目獲逃偽聘而君亦躬身  
 以自全數人為善不同歸以明分義以正人心倚其  
 盛哉制置使楊公輔嘗知君於學官至是欲為君白  
 大安時事君謂此臣子帝巾分終不自名長沙吳公獵  
 繼至俚攝崇慶府新津縣今又辟安筆古劔南西小節  
 度判官先時君嘗著書翼論孟至其翼孟孟猶未成  
 書公退則竟其說內外勞勩遂得疾以卒蓋嘉定五  
 年正月某甲子也年六十有一臨終無他語獨以九十  
 之親為念夫人乘陰陽之和致疾以貽親憂者有矣  
 君乃以著書得疾以不終養為無涯之戚是可悲矣  
 十五年十一月某甲子其孤仲壯將葬君於縣之善  
 何鄉至和果允山之原葬有期以狀來且曰先君子  
 亡之時以必勝喪殮死為念至控于有司嚴傳尸  
 緩葬之禁其孤不能嗣服先訓乃質於陰陽合祔之

說迄今始克襄奉若又不得公銘將無以顯先人之  
 冤余悲其言且念君在吾鄉為先達君松類省試  
 在得中荷君知遇若此乃不果歟公元妃同郡費氏  
 繼室成都史氏一男仲壯丑女長適成都王序之次  
 魏景翁次楊伯森次樊夢鐘次費友龍適楊夢若  
 今皆卒王序之與余從弟亦卒孫男一人孫男女  
 人銘曰 士志利祿詩書為媒苟得所欲棄如寒灰  
 孰能如君子役于仕研磨編削之死靡二死亦奚憾  
 有子有書毅爾爾人求念拮据

魏府君 魏府墓誌銘

昔我祖父生七子男其第三處士府君和孫後同  
 姓鄉貢府君邦達六日承事府君孝璠以後留氏既  
 而伯仲李皆早世無嗣我祖妣高孀人命承事以李  
 子了翁為仲朝散府君某後命處士以仲子仲翁與  
 七季父鄉貢府君孝璠之幼子越翁偕為季父其後  
 時諸父惟鄉貢在以誠長者為鄉里所稱飢寒喪疾  
 凡不獲者皆求焉家事叢委而我從父已序凡人  
 俱未昏嫁頭戴戢立聞以內米鹽靡密之事重焉高  
 季父憂君為分其勞居數年季父卒而君益不得自  
 脫矣兄弟以次有室去有家門戶日大費用浸出人猶以  
 望於季父者望君庶庶平若有不克負荷之憂季  
 翁時歛書西川判官數以書勉之季乃入學省於是

越翁已卒所與同巽惟景翁文翁少翁三人其有志於學者君為除塾聘師以成其志或善好之不齊則委曲維護惟恐稍傷弟順之義用能食指數百無一聞言者自叔父卒後凡二十餘年而君與文翁得以一意齊學無所撓奪則君之力也少翁既先卒嘉定十三年冬十月甲子君卒後兩月景翁亦卒君年四十有八於是兄弟之僅存者二人了翁出守潼川文翁亦以舉辟父至將為令新繁既各有簡書之畏而孀號稱泣又不無返顧之憂於是重慶吾兄二十年翰理經緝之為功也君取張氏生子男輒天僅存者三女君卒後長女亦大嫂張氏以君之同產弟真翁之子某為君後又以君之治命增非得卜于某鄉某里某山而龜日未食厭于有五年八翁再召為郎秉筆太史氏文翁善書來白龜食于十有一月壬申矣兄其為善嗚呼余不得與於臨穴之哀也豈為之識將求負神明乃移書新繁俾代余治事篤匠以是誌諸壙且為

魏府君景翁少翁墓誌銘

嗚呼余尚忍誌余二弟之葬邪余叔父壽南壽元配同郡樊氏繼室以承事郎趙某之女生二子男景翁字清甫少翁字儀甫清甫資謹實不妄語儀甫機悟多智慮二人嘗與里少年游為所誅幾成足繩檢

外裁自覺即屏謝不與交柱門掃室沈思微欲思為開步上下不失尺寸雖族姻有不見其面者則書後圖左炙右酒弟兄相對釀如也儀甫尋得疾嘉定年  
月甲子卒年二十有四清甫益自飭畏食酒有節抑遠聲色惟義所當為者莫不可為不漫為言論言輒近理余嘉其履善而壯於禮也會守潼州將娶以自助既治任忽夜半自執其手乎從弟文翁炳燭視之曰此誰手也曰兄左手也清甫恍然曰吾今日二病矣吾有四體而忘其坐焉焉得長乎急從得山取鹽治之則已成淫痺之疾厥明年五月 竟以此卒年四十有三余仕中外二十餘年畏塗危懼極落齒髮每有下澤車款段馬之慕嗚呼孰知其遂止此邪清甫取姨之子身氏再取李氏故舍書劍南四川判官惟正之女生一女子未嫁一男子尚志則故奉議郎知靈泉縣高君載之仲子也清甫未病時以為高氣壯出取為己子儀甫取同郡韓某之女生一男子某以瘡失明嗚呼既不假之以年厭子又弗克大有所振立匪命也夫匪命也夫葬以今年十月 甲申墓在 鄉 里 山余方以尚書郎待罪史官不得往視窆乃為書此以納諸壙

知臺定府宋君之原墓誌銘

余昔守廣漢與什邡令宋君深之為寮君貳吾州

又獲升君之堂嘗涕泣而語余曰昔者朱文公既銘吾先君子志部之義矣子其爲我書之以詔來者余卽銘詞而知宋氏之種學思善非一日也他日又出文公功與問荅曰曰性曰知止曰格物此類凡數帖方文公以講道雲谷四方學者皆歸之君之羣從首得其誼帝庸大小學諸書君名之源字積之文公更曰深之所以期君者若紫部使湖南劉子澄清之守衡陽文公謂吾輩胡子南軒張子流風遺韻多在湖湘俾君卽劉訪焉至衡則又得永嘉戴孝望從而師之由是聞見日廣余嘗因是而重有感焉且吏部使闔未遑他務而訪道于文公又遣其子從之游彼之俗吏能知其乎三子克承父志數以經史疑義請問于文公今見于書疏者凡五六往返彼居驕習靡者能知是乎三子年少初學而文公已汲汲然翁受而循誘之降心空曠若施諸大徒高第者既又以見此道孤寡苟以是心至則未嘗無誨也余與君相得之深蓋昉乎此後十年其子伯熙來告曰吾父以嘉定十四年 月 日卒于官舍今將以十七年 月 日葬于成都縣陽侯鄉祖塋之側異者吾祖之墓文公銘之而公書之今父之銘不可以他請也會余造朝謝未皇明年以書抵京請益方追惟曩事乃不果辭君亦出唐宰相公居成都夔流

曾祖傑不仕祖維贈奉議郎父若水紹興三十年中進士乙科淳熙中爲秘書丞兼吏部郎終江西路轉運判官累贈中大夫母張氏字文氏皆令人君以及任入官尉江原縣鹽酒城固司戶茂州令龍遊會兵曠之亂解印綬去賊平而返當路者必名聞 詔進秩二等尋以薦舉改官知什邽縣魏戎經略部使者檄君攝通判嘉定府未幾通判邛州會茂州關使君人往攝事功至吏畏民尤懷之初知龍州秩滿移洋州未上又易雅屬南鄭潰卒爲亂制置司會將將御前軍討之君謂皆故等夷恐不可任執雅土兵號牌手者勁悍可用請自將而前卒賴其力少保安公丙開宣威幕府與參謀始君未至雅沙平夷益邊既撫柔之及君曾去則夷父來君倍道還州夷欲角請命君曰夷德無厭不大治不創絕其餉道必剪滅復歎塞矢死無犯 圖書褒嘉會宣稱司以調度急括隱戶拘絕產郡民劉子土託爲數利君請身往其輩以免儉人倚法之弊有志未遂而歿始余觀於漢儒自謂得易於何師受書言於某氏門標引列龔亦病之及觀申公諸生爲守尉內史者治官民皆廉節王式諸生頌禮甚嚴試誦有法使諸博士驚問何師信知師道之有益於人如王謝家子弟耳濡目染氣質隨改藉今稍佚前聞於沙嘗言然不能忘也夫惟有不

能忘也則有觸乎事而不可已隱於心而不敢為者矣如君之得於師友者若此使假之年尊聞行知庸可限其成邪君娶洪惟孫氏封安人二子男伯熙以禮澤補官次伯顯早夫女適迪功郎監崇慶府酒稅楊子泰孫男女各一人銘曰  
萬里羣師難疑及覆師不倦誨友不慮瀆始初清明且晝未杳如彼蒼楚天之沃沃循其初心以御物欲述其成就寧有絕續我作銘詩後人其表

朝奉郎通判台州曹君易墓誌銘

嘉禾間余念書劍南四川節度府方是時承平日久民物阜蕃公私文裕雜軍官職有司簿書甚佳靡亦多可稱紀有曹君一致時為幹辦四川茶馬司篋贊而聰敏於余相友善也余為國子正又與偕至在所山行水涉于泳于游交傲云發後十有九年再點班行訪一致何官曰嘗通判台州焉在曰死矣嗚呼其才若是而用若是邪其子惟日舉過余曰吾先君子葬未有銘惟先生之嘗同寮也是以不敢也請余及叙之曰一致名易其先聞人連五代亂徙溫居安固之許峯曾祖文甫祖迪父廣居曾祖朝奉太矣母蔡氏宜人一致少敏晤者學於書無所再讀下筆數千言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射明之慈溪教授開州南安軍由四川茶馬司用舉主改官知福州長溪縣主

管江浙等路坑冶司文字生三君者皆其觀起家通判合州年六十而卒始末第已名聞太學其再為校官能使遐陬僻嶠咸奮於業在蜀惟買書數千卷以歸長溪景督拜息聞人稱之方伯監司聞諸朝錄名中書食祠官祿七年泊外將終身余知一致深信其所披負者得施于時必有出於人而僅行乎職業之間又不合以沮主遇則見於世不用則亦已矣所惜者非才也時也娶高縣陳氏賜號安人子二人惟日迪功郎新上饒縣主簿惟月業進士女適承信即前監 每酒稅平陽林是一致之卒以十三年十月甲子晦年六十有八葬以十五年十月有月手申墓在許峯銘曰 哲乎動容浩乎蘊中身享其豐而塞彼逢不惠于極以彥我邦松邪相邪吉斯幽宮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三

墓誌銘

承奉即致仕李公喬墓誌銘

國朝士大夫致為臣而歸有謝辭祖餞之禮若朱昂  
 王周李東之李受公卿以下皆為賦詩則又漢庭餞  
 客之所未有然而昔之去者大抵位高而寵極祿厚  
 而家温其父祖祿印厥爵其子孫重俸疊組者也不  
 然則韓文公所謂賀問未歸吊廬已萃未班半堂已  
 哭于次者也又不然則三馬食曹而作且去之書一  
 龍禪衣而興歸來之嘆者也乃若奮身寒苦老不待  
 年因寵漏泉歌詩載道則自臨邛李公始公諱儻字  
 德秀早從方舟先生李公石叔通先生宋公興遊考  
 卒諸弟事公如師迨仲氏何真子鄉歷三年公與叔  
 氏民彝繼上而民彝第進士公以素居益得肆力于  
 學畫誦夕惟凡十有六年劉起居光祖始拔公于類  
 省試明年擢第廷中授司方成都以祿不逮親願上  
 所得官以爵考妣朝論謂非故事不可 光宗皇帝  
 御批其志可嘉特依所乞其詞謂非追遠報本不  
 解於心者不能於是公年五十有四贈考迪功郎妣  
 孀人仍賜公初品官公卿百執事榮其行歌以送之  
 宰相為擯上語名所居堂曰嘉志郡表其宅里曰節  
 行厥十年而成都京賦又十年而眉山史公亮天應

皆傑公以請詔悉如故事而二吏特官從事郎先是  
 宣獻樓公鑰為公草制且嘗為詩及是秉政尚述前  
 事以饒二吏而公之節益著公有別業在白鶴山下  
 為小室曰枕流號枕流居士前後鎮蜀者致致書幣  
 諒以闕失太守下車首加存訪長沙吳公權詔蜀薦  
 士五十餘人以公為首部使者李公興宗繼以名聞  
 詔特轉承奉郎公笑曰身既隱焉用文之屏跡田里  
 賓至無留問者雖晚進未藝若纓多請敬率容接無  
 厭數公取蒲江謝氏先公五十五年而卒蕭然一室  
 領袖羣從內外十指無私其炊無疾步大聲居居以  
 時食飲有節尤致嚴於賓祀請從子學通築舍共器  
 教養均一用諫與賓會每登世科公雖喜見詞色所  
 期不止是也一日跌傷父又苦氣淋遺命棺不過三  
 寸斂止時服一衾後從約葬從速母徇俗為佛老供  
 以嘉定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丙子卒遠近民士吊哭  
 不絕公系出唐曹恭王繇唐入蜀家成都治平間徙  
 蜀州新津縣曾大父安道大父澤遊學辟雍以恩得  
 官監酒邛州又徙邛父証累贈通直郎母大安人廖  
 氏公之子用常孫男愿卜十一月壬申葬公于磐石  
 鄉孝義里癸山甥敘守文侯誠為狀其行以屬銘  
 于了翁會君命乃不克銘用常又以書請曰凡書太  
 史氏之策皆有彛品惟士以節行著則例國乎達官



子非忘諸其愧謝既為登諸史冊又誌而銘之曰  
劉起居之誅曰公之歸蓋傷夫三綱五常之掃地而  
士不盡知其心制置使崔公與之亦曰舉世莫息於  
中獨讓於公之遲退存亡其所關甚重而不輕是  
為銘

顧夫人墓誌銘

嘉定十有六年夏五月戊申蔣重珍舉進士第一故  
事京師給騶駟自端門騎至期集所侯王大第供帳  
左右觀焉時重珍迎待母顧夫人于京下馬稱壽都  
人榮之留兩月餘授金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御其母  
以歸于常之無錫方榮聞四馳惕然如將弟勝韜輝  
潛竄益求其可願者竊所器愛焉明年重珍以書來  
曰走也不天以禍吾母質木及豆區之養嗚呼尚忍  
言之吾母除十歲鞠于外家管氏一日父母家絕糧  
母祝餒而號曰天平吾親之未慈也此疑其有售乎  
命粥於市得百金以給炊自是父母家生理浸蘇若  
有相之者迨歸我先君事大母軒氏樂而忘其疾我  
諸父七人或天或貧先君不能自振假館于人吾母  
贊治室事既備且戒能誦習五經論孟親以授重珍  
有關於孝義則伸而復之重珍既孤諸父給以饋粥  
母治絲枲取毫末之贏以衣之嘗驟寒無衾重珍覺  
而溫如則吾母紉纁以覆之且語曰保汝以奉先祀

也重珍泣數行下孀孤之人不堪其苦或以貨誅重  
珍為之子而奪母志以配累舉得官者吾母叱之吾  
先君之未泯則母之力也重珍年十七為人授小學  
有孺孺結忍敝以待束脩之入他日吾母持敝襦於  
諸父曰願藏此俾無亡交身賤時有欲妻重珍以女室  
廬田主皆具母謂勿孤得不死者諸父之力謹母他  
徙乃固謝焉重珍年四十餘始獲擢名于進士籍冬  
至之前日親嘗齎吾母生辰母曰吾雅憐寡妾今不  
聽汝為之後將有悔重珍慨然以疑季冬得疾月正  
元日而卒身後惟破楮敗衣嗚呼天平使吾母居約  
蹈困而曾不食子之報也公將以三月庚申葬于謝  
堰之原附先君兆重惟首誌禮部嘗以文字授知于  
先生由是幸有餘子門心授神予非他人面交執台  
比也墓中之石不可以允屬某嘗聞之國人曰重珍  
之父南式資方嚴為寡該贖不事舉子業其卒也重  
珍方生十年顧夫人持家教子有儀法讀書至男子  
由右婦人由左誦之尤喜言李氏斷臂事以為婦人  
義當若此所居雖空廩而檢防內外凜不可越然則  
合於重珍之請也曷敢不誌顧氏晉散騎常侍贈侍  
中榮之後世居建業入國朝徙毗陵曾大父某大父  
某父某子男一人即重珍女適李大年孫女一人  
銘曰先孀有言婦適不再婦適而再飢寒之害然飢

寒之事小而失節之罪大此豈婦之責也抑爲士也之戒自義理之不競滅世途之焉屈雖本無飢寒之迫已莫知此身之愛儻哉夫人七十九載困窮陘阨而若是介百挫一忻亦莫之待球銘幽宮其永勿壞

朝請大夫太府少卿直寶謨閣致仕張君午

墓誌銘

嘉定十六年秋朝散大夫太府少卿張君年六十有九引疾求謝疏四五上天子重書并意訪寶謨閣知眉州君出國郊意甚得在道猶喜見歌詩賦明年春二月戊辰胡舟次蕪湖寢疾卒赴聞詔贈朝請大夫下所過郡國發民護其喪以歸於是孤世永叙次行實求銘於史官魏了翁以葬自惟得生最後淳熙五年君舉進士了翁始生詩中爲西川僉善判官君不屑管庫之卑獲爲察焉最後復侍同朝爲忘年交然則銘莫如了翁宜也張氏故晉人晉別爲韓張氏相韓五世留文成侯八世爲司空皓生綱爲廣陵守廣陵莽健爲武陽公黃龍赤水大墓歸然子孫守墳有千餘年不去者廣陵三世孫爲廣陵守則崇寧張氏之祖也名德相望蜀之世其家者莫先焉君之曾大父孟程大父弼直再世登科曾大父官至左朝散大夫贈朝議大夫大父官至左朝請郎考游僅改宣教郎然二子皆以儒術世其科贈中奉大夫配

臨卽韓氏贈令人君諱午字智夫寓親不忍一日去左右父沒事伯兄申九謹資簡重諾訥不出諸口而遇皆發立解始調尉新繁以父籍不行再調尉籍縣監司檄攝洪雅龍遊二縣又兩易江原尉既還郡守寘幕府凡三書考而食籍縣之粟纔半年爲公貴平辟幹辦潼川路轉運司以內難去除喪堂差監成都府軍資庫用舉主改通直郎知宣化縣通判隆州知廣安軍又知達州召爲工部郎中遷兵部軍器監太府少卿居官催科僅足即捐以遺民曰賦有常數而求贏焉是厲民也與其無赫赫名而不失撫字之意公退讀周公孔孟氏書曰是扶世立教可一日不親乎宣化以軍興調民出庸縣爲錢二十萬當四年之賦君召里民俾自推擇秋毫不出吏手見謂平允吳曠叛謁守薛九察勉以討賊自募士即劾外伺緩急自得平賊詔書馳白瀘州守其後薛侯以有備蒙賞君謂此臣子常分終不自言也廣安有木訟牯勢者君戰之不少假反見譖于大制置安公檄君上印君即詣臺辯析中理安不能奪命及厥次尋以制置使董君居誼屬理訟牯事情俱得上姓名于朝未報徒知達州詔任滿赴行在奏事君入對首言君德三事曰仁曰明曰武次論蜀禍已極願早擇帥臣尋因轉對又極論軍政之弊輪對言朝廷未嘗主和人

乃意其少和未嘗諱兵人乃以為深諱士心疑沮內  
 治作輟願明國論以一人心推誠於剛方之士毋以  
 虛文進之致審於割切之言毋以文具聽之其間又  
 論內帑版曹之弊及三邊制閩山東歸附甚悉上曰  
 內帑誠不及向來又曰蜀中兵火可念又曰事當慮  
 後上臨朝淵嘿至是為公改容陛植者皆愕眙其  
 後又以兵部對論勸蕘廣橋三邊功賞語多激切方  
 駸駸向用而歸志浩不可挽矣早歲與淡齋王公灼遊  
 為文平實典雅有家集二十卷皇雅鏡歌二卷西  
 漢評五卷上律詩五卷元配某郡王氏知昌州拱辰  
 之女繼室同郡蘇氏皆贈宜人今夫人耶縣宇文氏  
 封宜人男一人即世永修職郎廣安軍岳池縣丞薄  
 女三人長適進士惠脩次適文林郎新奏辟最州路  
 提刑司幹辦公事章夷清季適進士黃葵適惠黃者  
 亦先卒孫男一人牛僧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孫女二  
 人外孫男女二人世求卜寶慶元年三月甲子以治  
 命葬君子本縣至德山度岡之原公且去國訪了翁  
 于休沐會請以言忠信行篤敬二語書諸深衣之紳  
 了翁敬諾而篆焉迨塔手足曰以是欽我然則君所  
 質行果在是與奚之死而弗忘也是可以銘銘曰  
 言忠信行篤敬斯二者天所命言若易聖猶病差張  
 君服是訓非此紳目不瞑誰無死斃於正我作銘表

終令

直煥章閣淮西安撫趙君論墓誌銘

自六飛南狩厲志克復非以江沱海陬為安也不幸  
 而權疆封冠託有位以行其私慷慨憤激如忠簡趙  
 公與一時善類幾遭孳戮之禍惟天聰明殫惡胙善  
 雖不幸而頂於遷謫者猶以不泯厥祀然而車攻吉  
 日江漢常武之盛不可復蹟至于今百年而是非靡  
 定則誰之罪與忠簡之曾孫直煥章論嘉定九年守  
 信陽金虜元帥高乞將步騎二十萬入寇煥章公馳  
 至郡繞城浚隄鬼軍實勵將士脫裘海於囚拔董思  
 明于野皆授以師虜薄城下公擐冑舉城矢石如雨  
 虜氣沮拔柵尋火攻甚急密遣統制官康孝先率死  
 士間徑抵虜帳斃其酋汪官輿上虜棄攻具走然猶  
 擁兵復進士殊死斃公趨其擊至以安眾心調遣兵  
 將糧蔡息間曰楚城若公以飛虎義士克敵信效諸  
 軍列柵淮壩間出游騎以誘之一日與虜遇衆勝遂  
 此一舉而盡俘之於是開納降附望者賸衣食壯者  
 隸軍伍厥明年正月謀言虜洽兵公乃以鄂軍及信  
 效義勇諸軍專守禦以飛虎軍為游擊城諸若土豪  
 各保其地而身率郡僚分隅為城守備二月虜盛兵  
 先犯羅山尋縱燎迫郡城公啓授方略遣飛虎統領  
 許用先提精銳出城及其未定急擊之殺傷甚衆虜

猶以步騎二方環城分万人阻城東諸山而陳公臨督將士無一不當十虜敗走又明年正月虜圍浮光襄陽二月破光山縣公曰光吾膺國也會晃光守柴君叔達使使求援衆請自守公曰不可遣董思明與表海軍援光而以飛虎軍爲後拒郡教授程光廷督之會詔班武功爵士益感奮公乃募勇士開道入光約表裏破賊師次末城總餉者忽欲移師防江公又持不可時虜破沙窩鄂裨將李遵戰死虜乘勝入梅林列柵據關取倉粟江面震搖公懼虜得因糧召惠明授成美令倍道抵關絡馬山谷間而步出胡家衝魚貫而進攀木緣崖三十餘里設伏於隘遇虜候騎擒之遂拔柵而入虜虜卧帳虜蒼髮奔奔我師馮高蹴之呼聲振山谷奪其徽幟書數千馬雜魚不可勝計盡得官軍前所遺資仗民老弱陷賊中者皆拔以歸會淮西將師援師四集虜大敗遂解浮光之圍自公守信陽虜再戰皆北至是越境出奇威名震懾時江淮聲聞久絕中外憂恐及捷書至士大夫抗手交慶然媚嫉亦自是始矣公之字曰君任五歲誦書入耳不忘年十九從朱文公於富沙旣私事後母孝撫弟妹有恩丞相忠定公汝愚每謂渡江諸賢勳事精審無若忠簡公比爲相召公兄弟與語歎曰遠器也乃白上錄忠簡舊恩並授登仕郎丁母林恭人憂服

除調監鹽官縣催煎鹽場秩滿移澧州安鄉令賑飢興學會景林嘯聚公集義勇民兵卽巢穴捕誅首惡餘黨悉平宣撫使吳公玘表諸朝尋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機宜文字時議散遣公邊忠義或慮召變制置使李公大性謂公曰惟子可以已之公至郢忠義將董達方激怒其衆公推誠諭之勉以赴選或歸農若隸尺籍皆大喜過望更白制置使留茶商忠効一軍補兵籍以安反側於安復荆門隨峽諸屯踴躍聽渠率孟宗政劉世興扈再興等後各能捍邊有功名公所識拔也在郢聞土兵謀焚忠義將韓師愈之居爲亂詭造其虜道遇賊首狄烈叱之曰韓氏有警吾先斬若至則開門秉燭而坐賊遂巡遁散乃訪田里疾苦而振貸之民流有歸聲有穢桑稼勸功剽盜不作楚人始忘亂用薦者改官知潭州益陽縣開安公河以避洞庭風濤之險通判江陵府數年克獄郡人賴之猶以進士舉與計吏偕入屬有邊遽朝廷知公才道拜信陽軍以知敵功進秩三等尋除大理寺丞及舞改直秘閣仍守信陽節制軍馬俄以賊首虜進秩二等除太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直樞堂閣知廬州安撫准西節制本路屯戍軍馬道夜知江陵府安撫湖共至官未久以言者論削一階罷明年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尋直前謾還元秩嘉定十五年

年九月以舊職起知廬州安撫淮西十二月十四日舟次丹陽屬疾而卒年五十九積官自迪功郎至朝議大夫妲宜人徐氏子璠將仕郎女適承事郎監嘉興府華亭縣市舶務張獻舉公手儀脩葺備儻有大志少從諸父語及忠簡公事慨然以世業自詭及仕嘉賓參輕財賄賍振窮適郡之役重遠軍中致饋可百萬錢曰例也公謝絕之為郡凡公饋悉必賞捕冠者江陵罷歸無一畝之宅僦居長沙尋歸蕭山為屋五楹僅庇風雨君將終身焉有時齋遺藁二十卷十六年冬十一月甲子葬于紹興府蕭山縣孝悌鄉古井灣父盥故奏議郎賜緋衣銀魚累贈朝議大夫妣茶人陳氏祖汾故宣毅郎賜緋衣銀魚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曾祖即丞相贈太傅豐國忠簡公也璧以書來言曰忠簡不幸而輔佐中興之業不卒天下以為恨惟先人勵志興奮又不幸而不年所不敢知曰天也夫子論次舊聞知忠簡且詳則銘先人以附忠簡之衆不亦可乎乃為之銘曰

帝命明辟紹開不平齊廢舊輔言授國威曾具登崇曾是翦棄殲我民特民罔攸旣曰予不臧亦罔克長雜戎悔茲經靖王略有皇命服胡界金球價與不貳以令厥終勒銘于寢式紹豐公

陸伯微詩 墓誌銘

嘉定十有六年冬正元日 先皇帝御路朝特詔陸持之祕書省誚言持之字伯微故象山先生文安公之子也固辭不獲命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余時秉筆太史一見如舊文明年之元日余為祕書監又得同省余嘗榜所居室曰自菴伯微問所以名余曰易象於天行言自強不息於明出地上言自昭明德天之健也日之進也非以為人也伯微竦然曰吾所素講也為余作銘大要謂義襲而取之與集義所生當致辨於內外賓主之分以發名菴之義余以是益竒之伯微凡再乞歸不許 上即位轉修職郎冬十一月詔與宰相除屬官慶元年春差幹辦浙西安撫司命未下而伯微病矣請致其任特命改通直郎遂以三月甲子屬纊年五十有五諸公貴人嗟惜同聲競致賻恤始得脫輜于牖下厥十月其孤以書來曰先君之葬既卜兆于文安之墓側卜日子十一月之庚申重推知先君莫子若也識寔之文敢以他屬諸孤杖而執事手殯使先君之門人張璩以馬曾所次行實請于其母葬也嗚呼伯微余益友也銘不敢不諸陸氏之系語在文安誌狀伯微曾大父讖大父賀贈宣毅郎生六子季曰九淵學者傳其道稱之曰象山先生終奉議郎知荆門軍娶吳氏封太孀人生二子伯微其長也生而英晤七歲授筆成文文安授

徙于家伯微侍側從容出一語同堂生莫能易也為  
敕局刪定伯微年纔十三嚴重如成人開講象山徒  
衆百人有未達伯微為數繹厥旨出守荆門會郡治  
失火伯微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文安沒伯父授  
山先生九齡言動必識事太孺人以孝謹著盱江利  
文伯文安高弟也佐邑金谿伯微將師事之謝不敢  
當與人語有所啓發誦之終身凡可以資取成德者  
如憤如失迨其亂然於油然得氣豁神竦昆弟友朋  
或訝其日改月化伯微不以自足也尤善觀人氣有  
純駭才有高下抑揚開闔各中其會開禧北征伯微  
屏居且二十年矣慶時不憚乃歷聘時賢將以有告  
過九江見徐公誼時議防江伯微請擇係吏察地形  
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為江守徐又問  
伯微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  
血氣盛衰為銳隋故三國西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  
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  
分數先入于中愚恐其為之難也徐憮然以留與語數  
日又之鄂謁薛公叔似頃公安世之荆謁吳公獵爭  
先延禮詩書謝覽書十篇名以題說嘉定三年試  
江西轉運司與選既下第即所授講授生徒有池舊  
名百薦遂以薦名堂著書有易提綱諸經雅說常平  
使袁公愈薦于朝謂伯微議論不為空言緩急有可

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師馳書幕強起伯微  
長之尋以太孺人年高辭歸居四年衛公涇又致之  
累辭乃就諸生習於閒放出入無節伯微每且會損  
即編其姓名于牒不至者麾之由是皆集遇有講授  
衛公率僚屬往聽焉其教大抵使人反求近思以不  
失其性之本明與人言踈暢磊落而自律嚴謹驟見  
若和易至及稷問辯則壁立千仞無少假借人有思  
念旬時不決若累千百語不能竟伯微判之俄頃盡  
以一言異其生長見聞既加人一等而精敏強濟又  
足以踐其所聞然而晚得一官閱十有九月而卒世  
之爵不稱德榮不蓋愧若性性以是獨與儒生學士  
銖較寸量嗚呼天果夢夢矣乎二男子次洞四女子  
尚幼銘曰

金谿之陸自象山氏第令季彊以學名士天齋厥施  
罔庸才時僅垂空言以淑爾私謂天齋之而盡厥後  
吁嗟靈矣亦罔克靈水興之阡英烈言言有稽陸學  
茲維其傳

安德軍節度使贈少保郡王趙公希鉅神

道碑

紹定六年五月戊午安德軍節度使信安郡開國趙  
公薨于臨安府休沐舍年五十有八遺奏聞上震悼  
輟視朝遣中使賜內帑水銀龍腦以斂贈以金幣勅



有司治喪葬家人謝弗敢明年改元端平詔贈某官  
 縣信安郡王孤與次弟奉公之喪葬衢州常山縣  
 西塘頭某山先期以前國子司業林略所次行實不  
 知樞密院事喬公墓以求銘于臨邛魏某道遠不得  
 辭也竊跡其事公諱希鎮字君錫舊名希詰舉進士  
 改賜今名 太祖皇帝九世孫也 高皇南狩少保  
 自京師徙名數常山公坐而明暗長而厲志少師  
 衡陽公未冠肄業于石鼓書院嘗有聞於永嘉陳君  
 舉傳良後又受經徐子宜誼力貧苦學借書抄誦郡  
 學有大雅齋以待國之貴游子弟公弗入曰吾獨非  
 寒素乎舉慶元三年進士授修職郎待汀州司戶參  
 軍闕焉僧舍納今改古九八年至臨汀僅二月而峒  
 寇李元礪出沒汀頓廬陵間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  
 守城公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所見乎公  
 曰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  
 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公人為危之公至關審形  
 明聞申令謹城分畫猶定賊已遣謀窺關公得謀詰  
 之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  
 突至公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失石俱下賊無一免  
 餘黨聞風而遁公引還羣極羅拜相屬公繇他道以  
 避之事聞詔陞本州推官中書省籍記姓名治疑獄  
 決滯訟攝頰色弭亂卒臺郡皆十之去之日軍民遮

攀泣送者至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大  
 寧鹽井弊端如蠅積負至九十餘萬斤公往視之旬  
 月償及半踰月則告羨矣既歸疏利病十條使者上  
 諸朝民至今便之凡米鹽錢穀之奇視星出入夜復  
 閱文書率漏下十刻掌備邊團併諸藏過使者新故  
 之交府人持白金以請于公曰此羨也主者當得之  
 公怒以曰使者盡更其弊商人請官鹽率不及數而  
 官糴商米必求贏公采為釐正南人仕蜀歸舟或挾  
 商貨或部貢篋以為利公輕舟出峽引見便殿政奉  
 議郎知信州玉山縣未行召對公條列三事首言民  
 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  
 附之卒內困於浮沉之費次論四蜀銓注科舉之敝  
 次論太寧鹽井本末 寧宗皆嘉納之除大理寺丞  
 遷太宗正丞權士部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  
 為人後有過禮吏請賕亡藪莫敢自陳公曰其長推  
 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公易班以壯  
 維藩之勢公以疎賤力辭弗允特授吉州州刺史提  
 舉佑神觀訓詞略曰藝祖創業垂統而支分派別浸  
 成疎隔顧瞻班序慨然有懷又曰藝祖受天明命文  
 昭武穆宜萬宜億乃環顧在列疎若晨星朕心慊然  
 始知廟謨已定弗可轉也未幾廷紳有請謂宗姓換  
 班人嘗舉進士者請視朝士聽輪對意蓋有屬也公



對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致默為靖重以刻薄為舉職以無所可否為識體闡寄重任也以大言為有志以使高為知恩以不待指授於朝廷為有才古非敢厚誣天下以為誣人志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耳次論宗學之建朝廷美意也校定法不視太學而視武學外舍優校必待公試中選而後陞一請一免而不得援亦免例已陞內舍曾監前名而不得注諸州教授名為重之實則薄之恐非風厲之本旨也除成州團練使賜金帶令服繫臂發恩進和州防禦使今上登極恩進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文進安德軍承宣使公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君道總治統收人心數對移晷上為動容曰卿所陳極明異於初政所係尤切越明年復當奏事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凡皆職分所當言者慈明宮上壽外即度封信安郡公自男爵積至三千九百食實封六百不幸疔疾臥家累歲而歿其竊嘗怪周有天下內而三吏六聯外而五侯九伯類出於同姓之英至秦漢以後千五百年間獨未見一人同國家休戚為王室輕重如古所謂同姓之卿者二五之運流行宇宙亘千載如一日未始有今昔身聞而夫之降才爾殊何也古之待同姓推尊迫以及於敬宗推敬宗以及於收接蓋

自始祖為正姓高祖為燕姓燕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則系之以氏統之以宗合之以族凡有事于廟廟之子姓各以昭穆為序族酬賜爵昭穆各齒內賓祭婦廟序以倫蓋不惟尊系明統亦以別嫌明微是故兄弟之國不廟先王公孫不皆祖禰其先君九以厚其別也况又養之於成均以觀其德行列之於王闡以考其中失其朝夕之所與居者俊士造士也觀感而志喻者正言正行也夫然後勳之以國邑授之以民事旬稍縣蔓采六遂之餘地各有公邑其有功有德則裂壤分之地而侯之土甲陪邑祝宗卜史宗氏分族以寵綏之或世其爵祿或入為公卿大抵親有等則人知敬宗族有別則人無覬覦又為之建學立師而居有教鐘虞授田而生有養則其內閭兩社以輔土室外分三土以輔王略親親賢賢之效後世鮮儂焉乃其所也周自始祖暨于末孫凡享有民社二千餘年秦雖僭偏猶三十餘年弗敢竊號也乃自春秋以降惡嫌遠偏自翦其裔所謂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者豈惟秦事然也自二漢魏晉至于齊梁隋唐之季亦莫不然其間豈無以經術稱以詞華顯然不過為鵠先晦迹全身遠害之圖而猶不免於禍者然則非千五百年間天固畜於神明之胃蓋有之而莫知所以用之耳公風資

疑重霄抱魁壘楮無一金無感客也秩正二品無喜  
 色也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  
 少師董公尚幼護喪以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公拊棺  
 慟哭不懼寇義而去之海濱母江夫人喪哀毀育立  
 時弟妹未昏嫁公悉資予之族黨親姻有四孤女公  
 皆子而甥之官于夔適同年進士李鳴鳳自館職補  
 外一夕暴卒公捐俸治喪事前歲盜廢其鄉縱火邑  
 郭竟為煨燼不忒犯公之家萬里入蜀無秋毫援助  
 諸臺交薦之同知樞密安公丙縣長沙還蜀見公於  
 稠人中即留飲握手道心事解所佩玉以贈且願舉  
 之公辭以及格安公曰然則使我有失士之恨奈何  
 盍勉諸所親曰有母黨可受此而不取專曰君謂可  
 則可矣是舉也人兩賢之使公內堂臺閣外居藩輔  
 稍得見諸事業其所立當何如既換班自號時隱若  
 士以琴書詩酒自處祈寒盛暑未嘗謁告或謂公何  
 自苦若此曰正愧無以補報若併廢之如此心何公  
 備歷艱難不忘貧賤與書籍衣食取裁足不置妾  
 媵故訓詞有曰爵祿褒嘉不改儒生之習威儀謹節  
 蔚為朝者華蓋知公之深者娶江氏殿中侍御史  
 躋之孫封淑人賜冠帔遺奏上進封郡夫人子男六  
 人與瀟八歲能屬文早天與父以混補第一入宗學  
 舉嘉定十六年進士今以承直郎特改差西京中樞

朝接尚書左鈐與濬宗學諸生紹定二年進士承直  
 郎今監嘉興府比較務與沈嘉定十六年武舉紹定  
 二年換試進士出身今以承直郎當赴尚書左鈐與  
 瀚忠嗣郎監饒州戶部監軍酒庫與濬宗學諸生紹  
 定五年進士修職郎待年出官女一人嫁儒林郎福  
 州司法參軍唐慶遠孫男一人承植孤女二人尚幼銘白  
 維宋三宣藝祖維昆藝宗九支孔曼且蕃維信安公  
 秉德靜淵敷歷中外風績言言胡不用之屏翰城垣  
 居之著定位大爵尊勳飛而朝會為盟而旋弗究弗宣  
 弗振弗年分有所制以親挖賢我明古制誠恨丘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四

墓誌碑銘

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贈特進諡文靖朱

公神道碑

共惟 高宗皇帝聰睿神武格知天心自大難甫平  
深惟國本之未建乃紹興元年四月戊申以至和故  
事面諭宰臣宗尹等厥既得人是為 孝宗皇帝由  
是詔善數下聖意益白紹興末詔御史中丞朱公倬  
知貢舉舉人劉朔論賈誼通達國體在於豫建太子  
公擢為第一公平時造膝未嘗不反覆及此至是以  
曲舉復命又論奏又之上再三稱善由是被遇拾建  
王正名從幸時惟陳文恭公與公實左右 高皇帝事  
無小大必以請簡矧揖遜太事蓋孰聞之三十二年春  
二月 高皇帝還自金陵公以季及七十引禮律求謝  
手書不允請至三四 高皇帝諭之曰卿風采誠未復  
舊然遂欲引去何也知不可奪乃六月己巳詔以觀  
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會 孝皇外儲中  
外流傳疑信參半諫大夫故與公有怨乃以風聞上  
疏 孝皇知公無他比再上降資政殿學士詞臣承  
望至謂元良天下之本乃觀瞻庸不知君臣之間未  
嘗有異論也授受之意寧形詔諭誰不知之矧公自  
曲舉膏白發其端繼以臣隣陪席出入與聞政幾脫

有欲言當不待騶事而發也公之所啓不過曰靖康  
之事正以傳位太遽蓋姑徐之揆諸人情此亦愛君  
之至者 高皇帝不以爲忤而 孝廟仁孝篤誠未  
嘗志於趣得則亦必不以爲疑陛辭之日 高皇帝諭  
云所論於卿何與朕欲過德壽宮卿且歸俟年歲當  
召卿明年公以致仕聞 孝宗謂輔臣曰朱某有性  
氣如何便欲致仕輔臣以赴聞上曰可憐可憐恤典  
一如前幸相遂詔復元職自通奉大夫贈特進致仕  
遺表恩澤凡十人然後人知兩宮果不以爲忤也迨  
淳熙初公之子端厚端學待魏國太夫人于行都大  
季以憂去端厚自左藏東庫除將作監圭簿易太府  
寺簿端學自左藏南庫除大理寺主簿皆出自宸斷  
朕除端厚又起家大理丞端學太府簿尋遷丞至是  
人益疑傳聞之謬淳熙十四年公之孫著舉進士唱  
第之日上顧謂三相王淮周必大曰此義方之訓二  
相出以語人人又知 孝皇於公歷二十有六季東  
望授受之間古人所甚畏以范文富諸臣定策之功  
人知勿敢言微王同老自陳寧汝身不見錄王歧公  
與子之議未嘗有異論也猶曰指社稷爲他家而譴  
之微其子仲脩一言亦將無以自白雖然尚有司  
諉者曰出好自己興戎自口故言之而不不自爲德也

不見知而不敢辯也今高皇之蔽志踰三十季而  
 孝皇以繼志為悅不以位為樂凡皆中外所共知是  
 豈較此遲速之間者今如言者之說則淺淺議聖德  
 也公之知不知庸何恤而揖遜之之盛觀此不可  
 以不辯後此者四十季普為左幣其始獲託交每訝  
 公前誠既曰而銘謚未請又二十季獲侍同朝始知  
 以文靖易名著嘗從容以語其白先文靖即世既六  
 十季昔者任公文薦嘗狀其行治尋厄於火王公普  
 嘗銘其年閔它未有紀子於前言往行繁嘗有聞蓋  
 為秋誌而錄之某弗敢等公字漢章朱氏自曹姓其  
 後顯帝之後曰陸然終之子曰安安之裔孫曰快周  
 武王封之于邾至儀父十二世矣後八世為楚所併  
 子孫去邑為朱氏世居沛國相縣至漢大司馬長史  
 詔生大司空浮浮生下邳太守承承九世孫吏部尚  
 書尚生司徒質三子為卓禹坐黨綱之難子孫避地  
 丹陽卓之後為唐季相敬則唐末公之七世祖又避  
 地于閩遂為閩縣人其丹陽之別平曾祖考翼累贈  
 至太師追封衛國公相敏修皇朝奉郎廣東路提舉  
 常平贈少師考廷佐皇從政郎太學博士累贈太保  
 取黃氏贈吳國夫人故宣奉大夫積之女生四子男  
 公為適長生而秀異曾祖妣周國疾亟猶撫之曰是  
 必興我家恨不及見之少長誦書日萬言少師愛之

寢食必俱朱氏世傳易公尤極精邃未冠以鄉舉至  
 京補太學內舍生丁吳國憂哀羸不勝衣服除又居  
 太保憂宣和三年復鄉舉法公以選登五年進士第  
 調常州宜興縣主簿虜將入寇居民求辟地公為具  
 舟給食全活甚衆云何民皆涉于郡郡委公閱實公  
 為蠲田租至五分若至免守怒檣檣治之既知公秉  
 志堅確乃俾攝厲張忠獻公薦公召對除廣慶路茶  
 鹽司幹官再用薦改除散茶福建廣東西經費財用  
 所屬官明彙為宣諭使至廣人憚其風聲獨於公慰  
 薦甚異謂之曰宜興寇至脫民於死者非公邪民至  
 今思之遂表于上時方以劉豫為憂因賜對策其必  
 敗高皇大喜詔改合入官與相秦檜忤出教授越  
 州參知政事張守帥浙東又以表于上除教授諸王  
 宮擅惡言兵公所論播箝又忤會有舉蔡浙東制置  
 使梁汝嘉以公詳練表攝篆謀有捕獲君寇梁厲公  
 與呂稽中鞠實公獨得二人黥竄之餘釋不問曰吾  
 大父尉崇安自有獲寇二百坐死者七十餘大父謂  
 此鐵民剽食耳未可盡以三尺繩之也悉緩其罪耳  
 不以微賞今吾其無愧大父乎蒲秩濼里辟秦禍食  
 祠官之祿十餘年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抄讎除通  
 判南劍州凡四年乃上建寇阿魏聚徒數千建瓯接  
 而卒梗不可用公以信賞擒獲一境積之羞知惠州

陸辭因言策劉豫必敗 高皇曰記得記得卿父  
淹何所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曰惠陽去朝廷遠  
賴卿撫百姓如朕親撫之目送公去旬日忽聞大臣  
曰前日之對誰為薦之曰守臣陸登常典也上令亟  
召對政府有未知公者曰已去矣遂除國子監丞公  
聞命遠師事凡八閱月以職事轉對建請勤恤民隱  
未幾除提舉浙西路常平二三大臣亦聞知上意怒  
特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辭上殿蓋為公設也  
公首登對上曰近來內重外輕今卿以朕親擢之人  
出為部使人皆知內外之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惟朕  
獨知卿乃除右正言二十七年林也二十九年春二  
月進侍御史秋八月美國子監發解所監試官冬十  
二月進中丞公自為臺諫卷濇厚而心益畏常言人  
主任我以耳目託我以腹心非報怨任氣之地必須  
上蒼天心不為子孫植荆棘也每上疏必夙興露告  
赫然如上帝之我臨朝論方畏言邊備公悉力開陳  
言詳氣定雖逢盛怒不懼在言路又薦人論事以至  
發倉粟蠲米價減私鹽覈軍籍抑配禁州縣科借凡  
以興利除弊無慮數十條率採藁不傳公經學醇深  
經筵侍上多所稱善自典舉還廷參知政事明年拜  
尚書右僕射公控免之詞謂一言寤主誦錄左右之  
容久以為榮月餘詔提舉三朝國史詳定一司教令

明堂加恩進封開國公金亮冠以公陳戰備應三策  
且謂兵應者勝上曰卿所言三策甚當朕書於坐右  
朝夕思之虜勢寢迫公又策虜三事上馬者為耕采  
計中馬中備下則妄意繼以然臣謂多從下策可無  
患焉既皆如公所判史忠定張忠簡慮庸庸庸庸  
之進用公皆有力焉王魯公陳福公及王公之望內  
公憐亦公所薦也有議數編民助軍者公力止之有  
求迂進者公曰此朝廷之名器豈容以私恩扈從  
親征憂邊思職寢食俱廢得鼻衄之疾上方和藥以  
賜詔同知樞密院黃祖舜拊問而公去意不可回矣  
公事親誠孝遇族黨州閭以厚未嘗言人過無聲色  
之奉每飲食衣服必曰吾父母茶檢積德以遺子孫  
吾德不逮何敢享此昆弟姊妹凡八人皆嫁衣食咸  
取給焉最嗜書搜訪古今圖史不遺博見而強志天  
文曆數之學尤所究心元配劉氏僅兩月而卒贈相  
國夫人繼室李氏右宣教郎陳之女生膺九封至  
國夫人年七十有二子即端厚端學端厚終中散  
大夫知汀州贈中大夫端學終中奉大夫直秘閣三  
歷郡四持節贈光祿大夫女四人長適某官劉浚早  
卒次適某官張紹次某官李璠 其官陳宋衡孫男  
二人曾某官著今為 大夫吏部尚書兼侍讀孫  
女二人適某官其官曾孫男 人某官 曾孫女

人公薨以隆興元年六月甲戌葬以二年五月辛卯  
墓在懷安縣靈山鄉飛山之原銘曰

維文靖公器遠識冲勳相中興而闕其能敬保元子  
而泯其功彼不我知謂我親庸赫赫兩宮照知忠  
有子有孫簡在帝衷明明上天亦臨爾躬有孫有曾  
式元厥宗觀湜知渭觀火知風我銘有徵匪私乎公

中大夫祕閣修撰致仕楊公墓誌銘

上踐祚之元年楊公子謨與蜀士五人咸被特招公  
自嘉定八年累疏乞身書祠官之考考滿不復以請  
開二三歲朝廷必時其並滿而申命焉於是卧家十有  
一年矣聞詔薨不就士為公出願諫者不一今屯田

郎度君正移書強起公公於屈伸之分察之已審固  
謝焉二年九月寢疾遂致其仕已卯屬纊年七十有  
四先是公於縣之南山築室聚友號雲山書院嘗昌  
我死則葬于是山至是孤仁舉卜日維四年十二月

唐申食則今紹定元年也乃以書誄某曰維我先君  
子德履道克純厥終海內知心宜莫子若幽宮之  
銘敢以煩執事某執書位曰今復有楊公邪士不幸  
而不生於二代之前所異指殊無所統畫其亦幸而

生於國朝諸儒之後理明義精有所據依雖然抑又  
有其不幸者為陰陽鬼神之曠性命道德之與與夫  
為人為己成已成物之理先儒之講析既精後學之

誦說液廣士習其讀玩為常談甚者託之以飾詞辯  
假之以徧聲利友以為學術之累有光明辯而篤行  
純德表裏今名始終人無知思皆曰浩齋先生者則  
走也雖親焉罪及辜敢以他為舜謹為叙而銘之楊  
氏世居華陰僊谷至唐太保漢公之曾孫庭輝入蜀  
為普安令後居潼川五季時有為銀青光祿大夫潼  
川計擊使者徙飛鳥生魯珣魯珣生廷秀廷秀生惟  
廣惟廣生士達士達生南重南重生裕裕生四子男  
其仲曰知章該累舉恩不復仕自號雲山老人累贈  
至通議大夫妣同郡何氏以淳熙 慶壽恩封太孺  
人累贈至令人公字伯昌自幼孝友端慤能誦書屬  
文通泉王晉卿教授諸生為第五等公時年十六受  
學旬歲已輩行高等既冠有大廈周程子諸書雖傳  
於蜀於時未廣道讓游廣漢得張宣公之學以授公  
且誨之曰欲造聖門先從此入若造深春熟內外合  
一治已治人之道備矣公朝夕究圖凝然一室性性  
踰月不出戶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靜語  
嘿不違平誠淳熙四年以詞賦舉于轉運司會父卒  
七年就外省試文請胡公得其文以為有格君氣象  
置諸優等入對大問方阜陵銳意於治發策數十條  
公對畧曰帝王躬行之實莫大於學學者政事之本  
也雖然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



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於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一言臣不知陛下之躬行果誠歟抑未歟臣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則知客有未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人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諂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求於速害者率造宦寺之門珠玉錦繡以充苞苴絡繹于道而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忘也孝宗嘉其直擢真甲科蓋自鄉舉至是三試皆第八人歷綿州廣安軍教授調崇慶府錄事參軍茶馬司改辟幹辦公事未報堂差成都府教授以舉主改通直郎知陞慶府普城縣通判成都府權發遣黎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勅差四川類省試院考試官召赴行在除尚書吏部郎中遷軍器監仍兼郎宣差銜試詳定官遷大禮少卿主管右治獄累請補外除直華文閣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凡再兼知嘉定府又累請歸罪查徽猷閣凡再任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差知隆州詩不就直顯謨閣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提舉臺州明道宮召赴行在控辭未報乞守中大夫飛鳥縣男致仕詔除祕閣修撰公始職教二郡皆以義理訓迪諸生成都學官蓋四蜀之士咸在公之餘論漸被流廣在普成純用詩書

不雜他術為諸邑最歲旱捐縣幣之贏為民代輸者幾萬緡李公壁除兵部侍郎舉公自代公未嘗有書尺之素也成都帥守謝公源明繩下苛急莫府憚之公於事無巨細臂析是非雖逢盛怒率為公屈後當語人曰吾幾失揚公碑門蕃部寇邊宣撫司辟公之黎務以恩信羈縻且樽節浮費與邊民代輸二年又請于朝降緡錢厚儲時廣土丁省成卒增義勇惠士子聞見寡陋休沐即學官誨之士咸知趨鄉逆曦偕叛諸將伺釁而動邊民皇皇公誓以死守飭家人毋輕去以為民望移書方伯監司起義討賊願調禁軍義勇為先驅成將張燁將所部五百欲為亂士不從號呼詣郡燁策馬隨至公麾郡卒縲燁歸于制置司以張曇次補士俯伏聽命未幾逆黨輩至成都陵逼蜀師分遣裨將雷珂徑至郡交曇所領軍禍且不測會安靜寨謀兇出沒公即遣珂軍二百乘邊以攜其黨而令義勇軍還郡以張聲勢賊氣頓索職尋遣校王安國攜軍安國持郡吏欲以留今誅之公義形於色安國不取動文移遷延以底賊平人以是服公應變之略去主四川類省試事兼監試事公以取文之要五校士之目七示同事者大要義理而後文采虛心從眾而不斷以已見且專以論策定去取公故為點檢官及是與領成謂得人蜀帥楊公輔遂



以五要七目聞上且刻諸試院尋即院拜召命控辭不獲秩滿去郡人象而祠之申詔趣發入對便殿首論權臣誤國叛將干紀陛下不動聲色誅此二孽如戮狐兔而臣愚猶有憂者鑒遠徃之已事開惟新之令尚在陛下審處而已其二論皇太子既正儲宮之位宜使親正人授正學王者之學東何學也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而後有所受三乞招填紱州土軍分番上寨歲循舊比給緡羅粟以備緩急曲盡二年不徒例之拘必權其貧望而卒奪之吏道無獲因轉對請於淮上荆襄關表漢中空閒之地招募軍民雜耕以省餉運節濫賜捐內帑以充羅縵以收未楮嚴責州郡實繁平之儲歸廣慮倉元蓄以備凶歉罷軍與一切科歛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力又曰民之困苦極矣不可以其屢經兵荒而不離夫易失者人心難謀者天意修人事以符天意其要在養民陰軍器監尋復兼侍左郎官輪對申言權臣叛將之弊如初對大論學術乃國家之壽脉公論迺天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張國是者必歸諸此更化以來衆正之路方啓而羣枉之門漸開善類雖進而忠鯁之士有相繼引去者矣竊慮雖在而寅緣數要有技拉叙用者矣夫君子小人如薰蕕之不可同器今願欲調停參

用之幾何不爲君子之仇而基國家之禍歟姑公奏陳先帝感頌領首者久之權梓側目公謂同列縱以此得罪其甘如飴乃力請補外朝廷不欲以言罪人進介卿以留之棘寺有坐僞告者株連甚衆公酌情爲三等奏聞決遣事連鉅閣鄭氏兄弟乃移文內侍省索粥告之賦小人由是忿怒在寺僅半年而去公自念非達賢無以報國會免朝辭遂薦蜀士四十餘人于當路公之規摹識量蓋若此世論方隘不足以知公也過家上家麻濟部郡邑屏厨傳廣語談笑靜退抑躁競既抵所治絕請託卻饋賂雷憲揮一道肅然嚮風嘉爲並邊郡公爲築堡寨結土丁歲給衣裝春秋閱習焉刑獄司僅有備邊庫自比歲利店之擾儲蓄幾盡公節縮冗費補還其卒又上諸朝乞給緡錢爲新丁衣廩之儲撥還常平免役寬剩等錢爲水旱不測之備恩收耄疾之人毋得注獄官縣尉被命兼權嘉定府嘉之中鎮寨控扼虛恨之境自北二既誅之後虛恨疑不受稿十餘年公遣吏往沉黎互市所說諭虛恨酋領如約詣寨寨將馬標利其犒賞擅殺數人公怒縛標下吏覓徒之巡按屬部剖決滯訟惟成都以制閩所治典臬者例不敢孰何公曰是之不究何以厲餘乃隨筆平決新繁民曲防濫利歲與新都相讎訟公臨視度其地多瘠聚石爲象鼻堰

口以均水利兩邑便之嘉定守洪德報罷公再兼府事德竊用府緝公督還其半竊窺其變更以其狀上之一郡稱便然自是得請以去不復出矣即雲山書院講授後進吉月月半誦論孟中庸大學語或至研聽之者各充然有得嗚呼自井田封建壞君師之職分不明六經之道千數百年幾為未試之書國朝自周程張氏及近世朱張呂氏相與扶持綿延斯道復明於是百數十年間往往有聞見而作者然而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使浮湛州縣出入里閭以其所獨得私淑黨類則國人化之而仁遜子弟從之而忠孝乃猶有以行其志况如公之寬和質實發於精神動於氣且能使人鄙吝銷釋至其闕事又而燭理明視精粗表裏長短其為一公私義利實具其為異故雖即溫愛沈而檢覆金石儼觀山河世所謂可悅可慕者一無以動其心焉又不知觀而善聞而興者復幾人也未嘗有所著述惟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造於得故其遺文僅有浩齋退菴若干卷尤篤於倫類塾居必屬其親族子弟聘士而教之從弟子謬自勿受學登慶元五年進士第甫調官而卒終身念之以上宗祀夙官其子仁任登仕郎族之孤孽不能自立者為辦喪葬婚聘細邑常有旱勸分賑糶不遺餘力取勾龍氏封恭人先四年卒加贈令人子八人四男

傳孫綿孫番天仁端嘗與質貢終儒林郎小溪縣丞先一年卒仁舉再舉千鄉令從事郎順慶府團練判官四女長適從事郎新井縣令何叔丁次適奉議郎知平泉縣費灑先十年卒次適儒林郎簽書普州軍事判官馮仲輝季女有癩疾未嫁孫男義質以致仕恩當補官外孫男女各二人銘曰  
血氣之知譁世取妍歲月惛萬志隨氣迂卓哉楊公植基盛年駢駢翼翼陵巖自原知行云發華皓益堅雖撓弗奪雖誘弗挺雲山之顛巽後丙前有鬱者什公歸其全

朝奉郎新知邛州何君墓誌銘

嘉定八年十一月庚午新知邛州何君卒其二子充襄營德陽縣之義合鄉元池里鶴壟命于蔡樹先君食卜葬厥九季十一月甲寅食其季弟德固以朝請郎老千家狀君行來謁銘其手仕于役父負然諾其後待罪太史氏充以書來趣銘竊迹其狀為之誌曰何氏系出蜀郡世居漢之綿竹曾大父延世大父華贈朝請大夫出贅于德陽史氏因徙名數父耕為四川類省試第一自朝請大夫祕書監出守潼川以卒贈正議大夫妣李氏累贈碩人生三子君為長諱憲方子元方一字伯直自幼至冠未嘗去侍側貧分既高海以家學二弟真意固胥視以勸淳熙元年祕

監守漢嘉公年二十餘以詞賦試轉運司與選祕監  
 每念仲季氏嘗欲盡推田廬畀之君力督其決祕監  
 即出至無以奉賓祭乃上築東山之麓四壁蕭條以  
 書自娛怡如也初祕監當任子首以命從子之孫者  
 至是君又以遺澤遊于仲爾人謂禮律先家嫡君固  
 辭會二弟同舉淳熙十五年進士徑白宗長奏任馬  
 君不及知也嗚呼天下俗薄豈惟隣里鄉黨不相  
 賓對有宗族兄弟甲富乙貧相視如路人者祕監推  
 產于同氣恥思子從子君能從善扶誼以成考志可  
 不謂賢矣乎君從外銓擬華陽尉未上權紹熙元年  
 進士階迪功郎改調閬州司戶參軍揚恭憲公時總  
 蜀賦以君監興元府戶部大軍倉用舉將陞從事郎  
 教授龍州永康軍求康未上改隆州又以舉將改宣  
 教郎知飛鳥縣制置使辟通判簡州堂授通判成都  
 府擢知樞安軍邛州邛未及上君為吏嚴明人不敢  
 干以私其在興元平糶量以布種謹簿書以出細吏  
 重足立未滿歲所蓄裕如為前官償宿負更用善粟  
 餉軍去之日斗食以上祖帳橫道十餘里不絕龍為  
 州地僻土鮮君孜孜教養不遺餘力士習頡勳自南  
 凌後無舉進士者至是趙楙以詞賦冠蜀隆雖士鄉  
 會校官不修且歲入薄不足以養士徒恃粥井之利  
 又為轉運司所推不以時給君自潛使者趙君善宣

即郡截撥廩粟用繼知飛鳥有慈民比而挽法君疏  
 其尤者聞諸方伯監司而寬從之錄則揭粟于宅里  
 咸相毋犯數歲之出入凡淨於用者節之甚歲戒眎  
 始至倍徙於具俸其賦役之病民者代之輸為錢以  
 鉅萬計又以十之八籍為水旱之備又以修學官市  
 養士田成都為西南刺而府公率崇位兒胥吏倚為  
 姦吏所貳蔑如也君繩以法人始知有貳成都學官  
 凡四蜀之士咸在自比歲桃達不撓孰何之則鼓眾  
 詬詈羣去以待其長君曰苟避怨謗將何事可為慨  
 然以身任之汰冗濫嚴課試謹出入學校肅然通判  
 分東西屬君之父子兄弟前後為西廳劉文節公為  
 記其事其為懷安也隣邦以幣交則以其幣報焉約  
 已齋用得餘財數萬繕籍為備荒若于義濟若干贖  
 學若干餘以代民賦視飛鳥倍之又為浮梁以濟大  
 江且橋歲修之費居不知役涉不告病嗚呼自貪刻  
 成風視民如讎與吏為市而君所居官約已以裕民  
 力東更以清政本蓋皆今人之所難能者可不謂之賢  
 矣乎無何仲弼以都官郎卒叔堅以知崇慶府致其  
 事君歸意逾切聞臨邛之命自矢弗出矣卒之年六  
 十有五君為人果毅多識剛家有儀則溢宮巷屢薦  
 任幾三十年累階至朝奉郎娶穆氏贈安人先十二  
 年卒二子長充今為從政郎嘉定府司理參軍次衰

一女適迪功郎監眉州在城酒務高允績孫男女各四人銘曰

推產弊官匪以自潔也恤隱賙糶非以苟悅也擗伏媵姦匪私之許也趨勞奔安匪名之掠也行吾分之當然人謂我揭揭也勒銘幽什光先監之烈也

朝散郎主詹華州雲臺觀直僕莫誌銘

共惟乾淳之盛封殖土氣積而至于紹熙之季異材輩出時惟吏部侍郎忠肅袁公以正學直道初儀禁列擊韓柄國趨和者立致通顯公見上辨遠聖聽既又拜疏極言甚致雖縣是挫擢不復信而風烈言言垂芳簡冊清江武氏遂為左右名家忠肅之祖愈不仕父文通贈朝奉大夫忠肅之元配教氏贈信安郡夫人繼趙氏贈新安庄三子男其象子即侯也名欽字仲恭一字仲敬以父任為承務郎監興化軍莆田縣丞頭廳倉忠肅作初筮箴勉之其目曰處事必公舉職必勤御吏以正撫民以仁誠以事大和以接人唯儉與廉治家及身公受命如將弗勝凡職所當問如覈登耗時出納檢姦盜弼調解訪求伯淑敬恭夙夜先是以稅戶運鹽歲十三運運獻白金十二兩凡鹽丁出入設不設孰何侯立罷之而憲禁于衢又移書轉運司極陳收耗鹽減脚費及上官敷配亭戶儲市海物之弊使者皆行其言且以廉謹是褒前執政

鄭公喬亦聞而舉之知武陵縣以新制改差僉書荆門軍判官未上而忠肅薨憲定元年四月翰林學士樓公鑰上忠肅奏憲乞加命遂每用子孫詔與侯陞擢差遣十一月差主管湖北安撫司機宜文字十二月詔與寺監簿差遣尋除太府寺主簿改大理寺以新安卒皆不及拜四年三月除軍器監主簿五年八月輪對其略曰人主者治功之本學術者人才之本公貪冒奔競欺罔苟且為害極矣古人勿學壯行本諸仁義忠信後世專以科目取士所學非所行非所學宜明示好惡風厲四方時於科舉之外表願實行以激昂之其次論兵器不中度宜程工時林勒年名以詔賞罰邊上忠肅事潛邸事切政目所得上語參以事實名聖德記昭付史館初忠肅輯祖宗家法為善名內治聖監紹熙四年上之至是東宮官欲得之疑有觸忌諱摘數條謂公削之公持不可而歸諸東府請外添差通判嘉興府滿二歲移通判耀州所至方伯監司表其廉平歲孟夏上降祝冊遣吏祠衛岳侯為定祭式勒右齋廬今用之十二年京西制置使趙公方白時宰謂侯有實于十月差知峽州節縮浮費廣種蠶為緩急備又以州控上游練軍實是寨柵閑鄉卒寨置甲乙層役來因以讒伺間謀殺強盜五人境內肅清社稷壇又圯寓拙亭驛侯命樹封如儀且謂杜不宜僅視小祀違乞下禮官議崇祀

典州臨大江使客上下賈人馮依避征侯曰是郡計  
 所賴吐剛茹柔非吾志也縣是有以飛語中傷者長  
 陽令又闕前後屢置者不旬月輒以計去俗嘗言上  
 請善去者得命秩或感舉負以勸願仕會又有挾  
 印出境者公曰諸臺正其罪而帥闕効侯罷去侯舍  
 郡味毫無妄費去之日視娘至增縶錢萬廩給未  
 者千帑人曰郡貳以廩給歸公公以為校官養守與  
 貢士續食之助侯既去部使者寬之乃與勸郡僚以  
 直前謾侯亦未嘗幾微見詞色也十七年差王管華  
 州雲臺觀紹定元年再任五月已卯以疾卒年六十  
 有五嗚呼祖宗豐邑之積山川神氣之會是生忠肅  
 而權猷所扼弗盡用以遺侯侯以生長見聞修具刑  
 家使推其所挾得施於時必有以異乎人而僅行於  
 職業之間又不合以退上不遇則亦已矣所惜者非  
 才也時也侯嘗承前言行曰澹齋自鏡又取切  
 於賢學者曰愛蓮堂官箴又書座右曰懲忿如推山  
 室慾如填壑迂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列矣其自律  
 之嚴如此至於忠肅遺文素業家訓聖德記訓蒙與  
 梓刊履靡所失墜友愛二弟官其從子之孤者空而  
 教之凡皆人道之當然而侯油然而發發華皓不渝元  
 醜同郡強氏先十八年卒繼室蕪城孫氏先一年卒  
 贈封皆安人男子 人滋以祖任為將仕郎女子二

人長適文林郎黃州軍事判官趙括夫次適從事郎  
 新威武軍節度推官李義山先是孫安人葬郡之西  
 山前直三橋襟抱平衍公嘗有樂哉斯丘之嘆卒後  
 數月得之滋乃卜十二月庚申奉侯之喪安焉以義  
 山之狀求銘銘曰  
 烈烈名卿蹈義秉方責名揭日帝用不臧謂帝不臧  
 而世其良千何其藏亦罔克長皓皓易汚物理之常  
 莫榮無愧不遇奚傷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四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五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墓誌銘

知南安軍宗丞都官邵公墓誌銘

知大宗正丞兼都官邵公以紹熙四年二月丙辰卒于南安軍治厥明年十一月壬寅其孤筭箚範并于金華縣白砂鄉楊源又三十有二年筭以書而請曰先君墓道之銘久未有屬筭之舉大矣雖然苟得公銘黨可以自贖余閱其狀又得泛溪遺藁知公之言之德銘敢不諾謹按邵氏家婺之蘭溪曾大父文大父迪皆不仕父友賢以公贈朝奉郎妣翁氏徐氏曾氏皆贈至安人曾安人遺腹生公諱驥字德祚數歲喪母克自力孝紹興二十六年入太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以祖諱授寄理左將仕郎調隆興府豐城尉獲強盜法當改秩帥臣龔公茂良將以聞公辭曰此職分也敢微以爲利公淳熙二年爲潭州醴陵丞以材擢善化令攝衡山安化皆稱治衡山饑民詣縣乞貸有轉運司材木米六百石遇造缸乃發公請使吏苟請則無及遂先償而後請使者果大怒委劇吏廉其事無所得猶移主湘陰簿民訟其竟不踰月復舊八年用舉主改宣教郎知衢州開化縣文

承早歎振卹有方朱文公以常平使者忽輕車行縣至則喜謂公曰吾所以來有言邑多流莩今大異所聞文公風采震播吏重足立而於公獨卷卷焉且以陞陟舉之先是縣有惡少年比爲十友持吏短長公摘其渠長前後所坐上之州不爲竟治又上于監司于臺于省凡二置獄卒論如法俗爲之變公以是邑清猷趙公北山程公莊簡李公流風未泯乃詞于學以示風厲其他如罷科數水確錢免勸論酒皆去積年之弊連帥監司論薦詔赴都堂審察十二年差監都進奏院尋爲大理寺主簿遷丞十六年光宗皇帝受內禪公進紹興聖烈淳熙聖孝二頌以後兩朝之盛又嘗慮詔言事論役法稅契刑法科舉昔中時病因輪對進芻言十篇上每事稱善改知大宗正丞又論錢弊略曰銅錢日越虜界而彼之錢未嘗秋毫涉吾地也以彼輕貨易吾楮弊復以楮幣要我銅錢是以其無用傾軫者用茲其爲謀叵測且彼能令行禁止而我顧不能此非直頑民猾商也吏奉法不謹耳上顧問再四下其說集議所時議稻允紹熙元年權尚書都堂郎官明年以疾請出知南安軍地瘠民貧公謹事節費按淳熙十五年以後逋賦爲緡錢六萬盡蠲以予民歲貢聖節銀三千兩二歲大祀半之異時取諸

諸下三縣公請于朝議所以蠲之漕使者林公是儂智高叛郡以民當輸米石錢則千賦錢三百以供軍名曰紫蒿錢歲約五百萬既罷兵乃以資郡少府私用公悉除之在郡踰年政成位孚蓋嘗即公之歲闕而慨然有感於世道之升降焉且公選表召真秦邸正同郡正魏公當國猶二年迁理官又三年轉丞大宗正又踰年召魏公相擢兼臺郎自郎請外會御史中丞何公澹建請三丞二著權郎得持使者節若為公設而公僅得一遠小郡公之守道不競於此亦可略見惟君敬窮理有得於屈伸之分則素位而行升降又速於我手無加也召南之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紀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序諸者曰在位皆節儉正直上下相師官宿其業駢安而志明也嗚呼二熙之際其尚有存者乎公享年六十有四娶徐氏以公封贈至安人以子筍爵累贈至恭人子男三人筍嘗中國子舉補太李員以公任入官今為承議郎新差通判靖州次齋後公二十四年卒範末仕女子二人長適國學上舍生吳熙載次通進士童寅昔卒孫男五人長愚早夭次魯益晉曾女六人各得所歸公著學至老彌篤在南安日擬司馬公通鑑所不載者為書號南

比申鑒卒後襲其文得家集三十卷賦二百首餘藁有未及錄者銘曰  
視所舉知其類觀所安見其志厚所予艱其試老無怨子是似  
太常博士李君墓誌銘  
寔定十有六年某為大常少卿發東陽李大有謙仲主簿謙仲習於禮頗籩豆簠簋登俎尊壘位置失次香骨臂膈肫肩奕多闕總黃白黑乳以熬薦今用生刑鹽傳謂象虎今散鹽黍稷稻粱而槩用杭五齊三酒而槩清醕瘞燎徒具文樂歌不卒章乃按二禮條具其儀法請釐正之余每嘆礼有教有義聖人事事而問不以有司之事而忽之所以明天地之性辨陰陽之情也自周秦去籍漢讓廟制極於五湖之乱先王礼樂蕩無復存故雖經生學士有不盡知其數者况於難知之義乎聞謙仲之說舍然而喜亦曰大者既難遽易姑先其易者焉耳即為上之尚書而議者已日事閱奏審必不可行祗隊言焉謙仲愀然重有感於學術之不明會當輪對上疏略曰國朝自周順張載程顥程頤李本於正心脩身仕至於致君行道近世張栻朱熹呂祖謙闢而大之而義理益明乃自慶元權臣創道學之名以排根善類而為士有始以道德性命之說為不足學能者求二於科



舉而息者幸中於剽竊夫公卿大夫由此而選也而胙胎之壞已若此顧召宿濡崇置通列推明儒先之訓扶植治本於外師儒之官亦以此意風厲作成毋徒爲襲取利祿計其二曰臣觀自昔扁附之徒固有始於効順卒於反覆者况今入居內地而左袒自若窺我虛實安知其中無伺間乘隙之人若其儻然自便者視昔之拜表輒行又甚焉是可不思所以處之國家自軍興以來屢開督府命大臣領其事權尊而望重亦足以陰弭豪彊若杜窺問惟陛下亟圖之上獨以前疏下有司餘不及及用也幸迂博士疽發背且殆甥許元實往候謙仲謂生知書顧彊我以藥邪家人問所欲惟以弟大同不及訣爲憾而大同至曰吾得見弟幸矣屏艾却藥而卒嗚呼古所謂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其謂是乎定樺黎楹則壽而昌底厲各行或降之殃豈荷重禍貴得於此故裔於彼邪謙仲所居允方閩門侯遣辭焉公何如填復以書請益力乃爲叙而銘之君字叔衍其先本太原八世祖瓊爲後唐檢校大傅出爲遂州刺史以王孟之亂不能北歸因家于遂刺史之子景之爲通州從事贈太保東遊還涇鎮愛其江山之秀謂家焉皇朝開保中什鎮焉軍遂爲廣安著姓四世祖

厚以崇寧二年爲同知樞密院系之詳具載于邵公濟博所爲銘曾王考和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王考燮嘗與鄉舉考宿君本朝奉郎壽域之子貢士早世張夫人器之請以爲己不教之力學讀書習春秋三傳有聲校官開禧初與平吳曠少傳安丙上其事曰進士安蕃丙之族人也遣之興元論都統制孫忠銳合謀誅逆益驍以遺其母弟晚爲利州東路安撫使不得不陳爲之防蕃與忠銳既共誅晚亦有微勞丙已假授仕郎權興元府茶馬司茶帛庫詔特授承務郎凡四人並命其書曰吾下密詔討賊冒不逾時克成雋功雖吾帥臣竭忠諸將効順顧所以往來其間合異爲全非可泛然誘諸人者則夫族黨之助安可誣也爾君王能得其親近之情爾坤辰同任夫結約之責爾煥爾蕃分論諸軍曉警禍福一朝唱義遠近翕然載披奏亟良用嘉獎太常寺王簿遷太常博士積階至朝請郎初仕益陽攷覈簿書閩其貳於府吏無敢出入賦役在平江著錄公明不可干以私正歲鄉之大夫士屬于序謙仲爲正齒位儻古飲酒礼且取前賢鄉約鄉儀錄梓以風示之士習用勸適成公希擇村舉謙仲或請卯諾詳曰求而得之則勿得成公卒不能遺時自春官黃文叔度司成劉

梅伯煥以次競薦遂以舉岳大員改秩其  
 為縣分三等以平役法因民便以救幣寬  
 頌繁以紓濫刑閩人德之通民嘗欲引江  
 溉田以五狼石麓所障輒租讓仲授賊  
 又不月乃通更伐石峙闌以備豬泄農田  
 商船皆利焉轉運司致糧于邊率拘民舟  
 而富者以賄吏免謙仲白罷之更造郡李  
 器服繕城浚濠建利民海山二橋及西門  
 堰凡可以及人者無不為也會攝守吏白  
 事例錢數千緡謙仲為之曰有列可送無  
 法可受秩滿候代遣家人先掃屬疆吏告  
 警曰吾家行民聽惑矣命止之謙仲頌觀  
 嚴重庶直不受請寄昧旦衣冠率諸子誦  
 語孟若詩參以先儒傳釋精誦孰講曰有  
 常則處同產尤極友愛內外四百指五十  
 年無間言吾家頗采用古礼祀不焚楮巫  
 覲不及門送死不以浮屠尤篤於族姻鄉  
 黨調貧字孤殮死藥疾嘗宛轉請於當路  
 下常平司以所沒入富人財產為鄉邑營  
 社倉用朱文公及建安吳氏舊法歲均貸  
 民至今守之得年六十有六娶馬氏封孺  
 人四子男自勉自牧自得自修自得先七  
 年卒三女適鄉貢進士蔡秦琰孫用庚從  
 事郎新台州寧海縣長寧鹽場管押鹽袋  
 喬通孫孫男女各一銘曰  
 家人之戚如兄弟之怡如靖共乃事委如

蛇如予奕奕今姿孰隄而如未脯戰暉孰  
 昵而摧如正斃而全歸與其幸生之萎如  
 宣教郎致仕宋君墓誌  
 宋氏為彭山右族其家千縣之江東者自  
 淑始淑生某其生才才生覺覺生熙封迪  
 功郎早孤克自奮厲以行誼著於鄉嘗病  
 三鄉士民有虛市之征控於部使者為奏  
 除之民至繪其象與使者並祠迪功娶單  
 氏是生君各利仲宇伯應自小即束書遊  
 學志鄉異齊等踰冠以詞賦試於轉運司  
 興選後以淳熙十四年慶壽思父母皆受  
 封十六年再舉於鄉嘉定四年該累舉恩  
 廷試入等授忠州文學階迪功郎調漢州  
 什邡縣尉六年復以鎖廳試居亞選縣境  
 延袤有媪挾錢于郊盜奪之而縊于溝後  
 人至援之得免君命求盜召鄰里子弟以  
 次視媪指一人君曰未也命三易冠服  
 送至對如初盜伏其辜有殺人逮捕又弗  
 獲君休吏憇佛舍囚屋山自陳於庭曰  
 我即囚也媪公之誠請就捕眾至大驚縣  
 有馬脚鎮引江瀛田曰牛欄堰旁概雜縣  
 鎮縣民爭利訴於州於監司歷歲不決感  
 夏輒聚至千百往往相殺傷君行什陌退  
 具其事以江所從來遠而鎮之田視雖不  
 及十一鎮田既足以其餘溉鄰可也何示  
 人不廣帥闕卒用君言領平而利溥尋為

印州司理參軍時紅巾賊為亂民有乘間剽掠宣撫司下令母問魁校悉論死吏請如令君謂是特大為之防耳既付有司則當別白定罪守意未詳君退白莫府卒解於大司止坐渠長郡當貢士有司至不以時士譁然語之乃以歐傷白郡誤執他士君時兼攝錄事參軍傳爰未具部使者趣上其事君列五可疑白之守守以上手使者會誤執者為貢士第一獄亦旋罷士為歌詩紀之其曉獄務持大鈔率類是總領財賦任濠厚辟差監大軍庫辭不就時郡縣困於宿逋而印為甚君白任君曰國用不給固當慮而根本虛竭尤可憂况印以鹽鈔曩號富饒念利歸餉所而匿額視他郡為多願承圖之任為印蠲十二萬緡有奇尋監嘉定府羅目鎮酒稅君已倦遊矣該寶重思循按政郎會家于炎午試吏夾江構邑龍遊刑獄使者張君方檄君詣郡因就養縣齋尋以泄官入考致其仕浙江還家踰年不起疾實十七年正月庚戌年六十有四以致仕特轉宣教師娶同邑黃氏故承事郎鎮之女前二十四年卒三男子炎午舉嘉定十二年進士前嘉定府夾江縣尉善主簿次豐之社之前五年卒女子長適故志邛郎監潭州南嶽廟趙時翦再適史良能次適進士侯公璫孫男

四人外孫男女五人諸孤卜寶慶三年九月丁酉葬君于縣之安鎮鄉慶和里飲馬溪申山之原黃夫人既葬於金牛溪祖墓之比令改附焉未葬炎午以書抵某曰吾父子與君之諸昆夙有契好墓前之石公為我銘之余閱君之閔閔行治益宋氏世有令德迪功奮布衣為民蠲市征君以行誼克詔考祖嘗築室旁曰不欺曰無媿凡三為史惟茲四言是衣信知官無卑事無難即其分所得為皆足以行其志雖所及有叢狹與其高位厚祿畏忤患失謾不能可否事也乃為之銘曰

維古命氏積於難比使民自興選以長治風由火出此豈容偽誰與舍本而較未使行修於家信於黨術舉或多奇宦亦寡遂恂恂伯應無遂無退克世厥心尚開來裔朝散大夫知眉州王君墓誌

王君諱其賢字能父系出太原其先京兆萬年人十世祖某仕唐季為果州刺史因家于蜀今遂為廣安右姓曾祖考裳不仕祖考漬以子貴贈奉直大夫叔陳氏生子壽嵩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歷官至朝請大夫累贈通議大夫其季子曰壽庚贈朝奉大夫通議取楊氏繼張氏君益張出也少穎異言動如成人通議服母喪不師安公丙來吊見君而奇之曰是兒肯清形秀必

為遠器會季父大夫無子以君為之子通  
 議致其仕君以恩補官安公以女女之試  
 吏為鹽亭尉丁母安人周氏憂服除調鳳  
 州比較務會逆賊以蜀叛安公既仗義反  
 正於是乘勝盡復關外已弃四州所與大  
 將李好義商事期審賊勢畫糧餉布裨佐  
 今往來嘗尺藏于好義之子懋者皆朝發  
 夕報不翅口講面授蓋先是君仕鳳州習  
 知人情安公乃檄君周旋其間歸彊振觀  
 特命改承事郎充四川宣撫司準備差遣  
 羽檄稍寧即引嫌雨易利路轉運司幹辦  
 公事未幾通判西和州安公既倚君為助  
 乃檄兼議舍僅成資以大夫卒去官服除  
 通判綿州與州長爭公事執不變會承  
 詔赴都堂稟議未至闕特差權發遣岳州  
 制詞稱其才業勉以良牧君益思奮厲郡  
 之吏奉軍稟皆抑給舟楫節用愛人商  
 賈阜通不擾而集未幾改知渠州未上申  
 命安公宣撫四蜀改辟君知果州創夷之  
 餘極意摩撫毫髮不受私事有當義勇不  
 可移郡人號為鈇筆又能節縮浮費以少  
 府之餘財任邊需代民賦差知嘉定府事  
 制辭畧曰爾西土之產婁分符竹是能仰  
 眸德意撫柔斯民矣勉思報稱無有遐心  
 君節用愛人視前為郡不懈益勤提刑司  
 以交雲江捍數觸舟開支流以殺其怒後

頃費廣州奉例惟謹而一毫不以取民株  
 蒲知眉州以通議君嘗所憇芟益恭厥事  
 眉士大夫郡可以理服不可以力操而稱  
 君無異詞方暮年屬疾請去未遂而卒實  
 寶慶三年正月辛未年四十有六使假以  
 歲月歷變父而閱理多其所就顧止是邦  
 安氏封宜人男一人豈將仕郎女二人俱  
 幼未行孫女二人豈扶喪至瀘川哀毀成  
 疾後一月亦卒安宜人請于君之兄前主  
 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其怒取族兄前通  
 判利州其然之子時為之繼從子巖之子  
 為繼時以致仕恩當補官上紹定二年  
 三月 日葬新明縣明 震山之原先  
 事之數月鴻禧狀君之行走書于靖曰嗚  
 呼季第已矣其生平設施簡而非傲直而  
 非矯視全德之君子固若有間然循性所  
 安不為物移亦可尚已其怒於第為同氣  
 敢以銘請而時又申以母命且安公之子  
 癸仲亦以書來曰時之請也謹其謹母節  
 嗚呼余曷敢不銘銘曰  
 予之資不假之年厚其通不求其傳俄挽  
 之前俄挽之顛振華短世埋恨幽什  
 朝奉大夫知榮州憲君墓誌銘  
 潼之通泉蹇氏系出潯陽伏羲時曰脩秦  
 穆時曰叔世父莫可考唐禧宗時曰元盛  
 扈駕為排頓使後居鹽亭之白馬葦射洪

之果園山則入蜀之始祖也五世祖雋民  
生三子長曰頤次曰頤頤舉元豐五年進  
士第二人掌武信軍節度書記四傳曰享  
父生五子其三人舉紹熙元年進士後以  
陞朝恩累贈奉議郎願以文萃補官是生  
常通常通生利用利用生南運累贈朝請  
郎踰冠而卒治命以奉議之季子爲後是  
爲君諱君章字晦鄉方十歲執喪哀甚事  
母王安人孝謹未幾安人卒孤若自持垢  
衣糲食澹如也慶元元年以詞賦擢四川  
類省試高等明年視進士乙科賜第調青  
石縣尉歷渠州司法參軍利州路提刑司  
檢法官鳳州司法參軍以舉主改宣教郎  
知溫江縣通判南平軍重慶府知茂榮二州  
蔡未上在案事吳曉曉驕恣不迪蔡君非  
附己者臨之甚威卒無瑕可指爲檢法官  
替年賊叛據興元街前事停檢法奉君  
將云之會本生母卒乃行在鳳日宣撫司  
經量闕外田受命者率加賦以爲功君往  
真符索夏秋歲輸之數以田均稅豪髮無  
所益民至今利焉冷溫江府督宿逋甚峻  
君從容幹理寧其稽令不以病民諭李積  
頤巴縣亦以不治君以節縮浮費府有餘  
財各發泉二百萬助之茂之屬縣曰汝川  
當威茂之衝土人湯彬豪於財嘯呼夷獠  
武斷豪奪鐵邪蕃雖隸威而市於末康

必道汶州彬父子數禦之爲二州患君調  
軍禽而戮之縣是傲外無敢譁者節用豐  
儲卒以春夏之交損糶直以賑貧夙有胃  
疾既去郡行至汶川明窄館而卒語不及  
私唯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求  
哉當寶慶三年八月庚午年五十有九取  
劉氏東谿先生伯熊之孫也男森之舉嘉  
定十年進士前爲蓬溪縣丞文適高斯得  
舉紹定二年進士授文林郎利州觀察推  
官森之既已母命卜遂寧府長江縣甲山  
以今年十月已酉舉君之喪即窆前後之  
月以君之同年進士馮君邦佐所狀事實  
屬銘于靖會斯得亦自都城來請申其請  
嗚呼余知晦卿已父公馮輔余所善也斯  
得吾之同產凡之子也况又以知晦卿居  
家泣官之實余昌敢曰不可銘曰  
人莫已信唯貴是師冥非爲能畫攫爲奇  
孰知古之人爲吾分所得爲雖所居無赫  
赫各而所去見思吾晦卿父其尚有聞於  
茲

知文州主管華州雲臺觀安君墓誌銘

嘉定十有四年知文州安君蕃以比歲勞  
勩請致王事而歸詔主管華州雲臺觀行  
至利州得疾九菴月乃卒實十五年四月  
戊子也年五十有一其孤如損等跣護還

里厥十七年夏五月癸卯以治命葬岳池  
 縣施為鄉龍旋下乾山之原先是君居郡  
 日過 至需以弟之子如淵奉表入都如  
 淵適于余休未舍曰吾伯父之葬未有以  
 識義如墳兄弟奉母命將以請于公顧杖  
 而即次弗敢違也會某旬去已七八既未  
 官率善其職主管官告院書印既具揭姓  
 各于方吏無所容其姦邊將李全受節鉞  
 有司命後所給告謙仲白宰祿是有定制  
 豈容為一人輕易大農簿書舊悉付史抄  
 轉出納謾不可考謙仲請先經主簿簽說  
 為省試點檢試卷官時號得人者卒出謙  
 仲雖廷試二人皆其所拔余時為參議官  
 聯事旬月凡皆得諸見聞其在奉常有言  
 謙仲且為臺諫得言天下事士莫不傾耳  
 延頸恨出命之晚嗚呼此豈惟踐脩之素  
 有以得斯於人亦以見人之卷卷于忠臣  
 良士幸其有以植公道而福斯人也詩曰  
 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是區二者果孰為之  
 然哉謙仲卒之明年當寶慶之元其孤十  
 十月丁酉葬於懷德鄉蔣碑山之原以今  
 吏部侍郎喬公行簡所狀行實求銘某  
 以声氣之同不敢曰不可則叙而銘之謙  
 仲本唐宗室世為婺東陽人曾大父悅大  
 父結父侃贈奉議郎妣馬氏贈孺人謙仲  
 氣剛而質粹幼與弟大同親師力學不幸

早孤遣大同受學於朱文公先生而躬任  
 家事不以遺母勞讀書窮晨夜不釋紹熙  
 四年補博士弟子員慶元二年中進士第  
 授迪功郎主簿潭之益陽教授平江府知  
 福州閩縣通判通州主管官告院歷司農  
 錫之京秩布列幕屬士孰有起家而得此  
 乎益用勉厲以稱所蒙君拜書書厲圖報  
 茶馬司檄無秦司僉聽府尹刘清惠公申  
 召賓莫下少傳自新汚穢治興元又辟君  
 為屬天水縣舊隸成州大制置司以道遠  
 表升為軍既又即軍復縣兵火之餘入晚  
 視莫敢向君佐幕纒數月自請試縣或猶  
 謂母以家往君曰是示人畏縮也召故老  
 而謂之曰縣當險阨之衝者中原數擾此  
 最要道或治米穀或治榆林或治興州平  
 或治沙川雖遠徙不常而送遭焚蹂今不  
 一勞其後不安符遷邑于赤丹堡練以險  
 固實以穀粟使民得莫居其亦可乎眾皆  
 諾乃白制闈行之官寺民廬以次畢具姝  
 豪無所擾制闈發緡錢五千君復上之忠  
 義士兵故有春秋二閱君更用農隙因其  
 力以築縣城民不失業官不濫費凡樵樓  
 守具旋觀而畢置之民自離兵戈有田者  
 亦弃去君大書鴻鴈三章于堂壁尉與圖  
 之從師闈撥借耕牛種具量所墾田散給  
 皆翕然婦耕會歲大烹歡呼被野始期以

秋翰元綏迨君之去率多通負又爲債償  
主管成都府路轉運司使者剛福自用君  
隨事救正理冤釋滯人不知其功至于推  
挽人才尤所用意制置使聶侯子述至蜀  
以果州守安侯癸仲爲元幕伴君攝州事  
屬特多事民賴以安尋謂師府白事其一  
核實茶馬司所積賸以買馬錢助邊用養  
馬牽馬之禮給軍儲埃 自如舊制約一  
年可得百萬計其二今光邊未靜憂在西  
南夷宜謹擇邊吏其三賞罰所以勤沮也  
今大敗者未即就刑而小捷者遽加醴賞  
聶侯大說辟君通判末康軍會與元卒叛  
轉掠果閬密邇鄉邑君念六世祖太傅嘗  
出家貲以平賊思所以繼先志會少傅爲  
之倡君喜曰是亦吾志也亦糾合宗族佃  
丁數百人往運軍糧且躬臨賊壘毅然以  
事公爲已任未幾朝廷起少傅爲宣撫使  
治利州州自亂後氣象荒索少傅改辟君  
爲州貳君請增米直以來商運爲軍民  
利且舊例商就官交米則有出納之弊  
軍就倉粟給則有陳腐之弊使皆就船出  
入則二弊皆除總餉者是其策繼以君兼  
主管文字兼糧料院職併事叢靡微不究  
初西夏末好于我自嘉定七年齎書者洛  
繹竟上至十二年冬十月宕昌寨以夏招  
討使竊子寧忠翼書來宣闡委安撫司報

之道東軍郭威等焚成菴遁去宣闡移金  
州軍帥陳立將東軍辟君充隨軍轉運置  
司西和君聞命引道未至今曰比歲冬夏  
之交虜乘間再入民未復業餽餉用艱今  
日使指非招集忠義按視營屯惟先勸諭  
流民各歸土著乘春耕種且檢視倉廩督  
促移運務以實邊備安人心民間之喜凡  
潛運物斛糗糧芟藁夙夜盡率漕四  
十二萬二千七百六十石馱戶不該封椿  
并由于不到等錢四十二萬六百券有奇  
糶二十萬一千二百石以置口漕至西和  
魚關至白環每石且以費錢一十七券米  
一斗七升之約爲總所省三百四十二  
萬六百五十九券米三萬四千二百六十  
五石初出邊僅有兩月之積未幾可支半  
年嘉定十三年秋夏書再至宣闡未敢深  
然之俄遣使至鞏城以書督期宣闡始遣  
師應之以利東路安撫司公楮節制諸路軍  
餉參議官同措置副戎司邊事君酌酒飲  
諸將願毋殺戮毋焚毀以誕布我國家不  
嗜殺人意之皆聞命感慨自丙申出師已酉  
飲至不料三路丁直不起利路全夫則君密  
贊之力也宣撫茶馬二司辟君知文州居  
郡踰年百廢具修然自是精力耗矣得年  
僅五十有一積官至通直郎取陳氏姑之  
子也男子五人如山如壘如川如愚華孫



如山嘗與賓賈為伯父士龍微華孫先天  
今附望焉女子二人長適將仕郎揚李衡  
幼未行孫男女一十三人君資厚而氣夷  
與人交有終輕財重義不計家之有無慶  
元三年歲荐饑極力振貸全活甚眾其後  
年穀屢登析券不復責尤嗜書自經子史  
傳百氏小說鑿卜方伎一覽終身小忘嗟  
夫其才若此其用卒此士聞而惜之銘曰  
有勞于國有德于民俄興忽什位止專城  
未為不遇弗究弗宣弗振弗延年其在後  
之人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五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六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墓誌銘

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主受冲佑

觀虞公墓誌銘

與自 高皇帝狩杭之旬月二凶奮亂時  
則有魏忠獻張公帥師勤王繇是被遇以  
克復神州為己任阨於慢秦志不得施封  
冠崇姦九二十有四年以啓金場候之侮  
時則又有雖忠肅虞公殲虜于采石于瓜  
州而場為膠繇是一被遇與魏公同心壹  
力以任克復又不幸而阨于弃地歸侍之  
議不得卒其志蓋自中興于今百年而是  
非之正靡有止戾或曰天之夢夢適遭其  
未定耳嗚呼人心之昭昭則天也而有未  
定者乎魏公自戡難實實二子為世儒宗  
為時吏師雖公之子孫日以蕃大而又有  
如提刑公肇善徒義克詔正學以恢厥家  
或又曰天固未嘗夢之也然而是以善  
惡之報妄測天道不知善而慶不善而殃  
亦各以其類感古之人上不取負其君下  
不忍欺其民此豈有為然哉凡以事其心  
耳事其心則事天也日由于天理之中則  
福自己求命自我作矣公諱剛簡子仲易  
一字子韶故直秘閣贈光祿大夫公亮之

仲子也雖公以隆興二年宣撫京西湖北  
六月公與今甲州守方簡生雖公喜曰吾  
家自曾大父而下世傳一子今一產二孫  
人世百不羨矣乾道八年雖公以武安之  
節宣撫四川明年郊任公承奉郎淳熙元  
年雖公薨于漢中公侍光祿護輔以歸執  
禮如成人光祿除喪不仕廬墓教子厲以  
氣節公自幼趣尚不凡故相趙文定公奇  
其才以子妻之生長見聞薰習益異銓選六  
年未肯出任再舉于禮部年二十有六始  
監成都府郫縣犀浦鎮酒稅次華陽縣丞  
丁母竇夫人憂服除辟差成都府路都鈐  
轄司幹辦公事堂差知華陽縣通判綿州  
權知永康軍未上丁光祿憂服除再差知  
永康成都路安撫使黃公疇若以公聞于  
上詔赴都堂審察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  
冲佑觀起知渠州改黎州果州萬州皆未  
上制置使辟公參議官知簡州擢夔州路  
提点刑獄無裨舉常平改利州路主管冲  
佑觀積官至朝請大夫公在鈐司遇事敢  
言曲暢軍民之情華陽地大事叢又攝屬  
茶馬司公巨理邑事捕趨莫府細大畢舉  
縣庠父圯撤而新之異時縣令于制帥進  
見有時制帥樂聞公之言蜀利病音得  
闕曰公論浩然歸重治永康曉民以義  
利之辨訟牒用稀正社稷增饒洋治溝洫

繕城池甃道路葺秦李太守祠復廢泉即  
學官繪周程朱張子象招諸生講肄經學  
爲士者謙趨鄉之正軍有評事橋歲費鉅  
萬公慨然曰是有司之責也而以屬民乎  
節縮少府浮費代爲之且請于董相以上  
諸朝定爲父比民大說至今象而祠之  
稱趙召察之命部使者或于浮言丘公  
之行未幾起家爲守又爲御史李禎所劾  
九七年居間聚同產子而教之觀仁友善  
安土樂天若將終身焉嘉定十一年春虜  
盜邊制置使臨川董公居誼徙治利州辟  
公自助公固辭不行或勸之曰公事也不  
可以弗之恤久之詎勉就辟首請收人才  
明公賞厚犒給以結人心抽選忠義人之  
配隸內郡以者紆邊人之憤又請緩科內  
三路饒夫之直皆見納用何進歸自秦而  
我拒其來虜督其反有言其可用者公贊  
帥釋之進後以勇捷稱大散關陷利州東  
路都統制李貴遜去天水早郊皆被兵而  
西路副帥劉昌祖謂此正帥王大夫地分  
非已責也有請遣屬調護皆莫肯行公慨  
然請往且言自制司移利凡再犒帥而人  
裁三箠耳今宜有增益於是賑備三陪次  
汚邀帥脈師以作士氣炊魚闕以書抵帥  
謂不當分析軍分不當遣老弱乘邊又當  
遣吏振恤天水早郊流民遂自殺金平次

河池檄主將集創痍之士躬自犒勞士皆感說次西和召劉昌祖督之曰必復早郊  
 秋池使是二堡歸我則虜氣必奪雖席勝  
 執以鄉秦鞏可也昌祖壯之遠何進府仲  
 火社株平虜之守秋池者資糧在焉悉力  
 馳救我師遂復秋池昌祖喜曰可矣公曰  
 未也申前語督之昌祖以近旨辭先是邊  
 人恨虜殘雪皆有報復之志而樞密院慮  
 其生事每以越竟為戒人情憤鬱公白師  
 請于朝已去此語而諸戎帥猶以是藉口  
 故虜得深入無所忌昌祖既以公命如南  
 谷遺其愛將王逸借忠義人進屯早郊于  
 是階鳳成和天水五州之民間之無小無  
 大皆荷戈以行幾二十萬人軍聲動天地  
 士肉薄乘障虜大敗斃其貴將郭贊二虜  
 之愛婿也公得捷猶督昌祖乘勝擣秦  
 鞏秦州正虛虜甚怖公竣事還河池會節  
 制司參議官魏邦佐至乃以密劄諭昌祖  
 抽還忠義人衆大憤拆矢倒戈散而為盜  
 于是皂郊復受兵而虜入成和矣公檄審  
 官統制王任信以十八族之師擣鞏上青  
 野原號召忠義人及潰卒人犒錢三十千  
 數日間衆至萬人任信之師亦出虜帥包  
 長壽引軍還牽制之詭至是益信十二年  
 春虜又大入陷河池闖武休公請聽四戎  
 司越竟牽制俄聞虜已撤梁洋趨大安諸

司集議公請督張威出師而僚屬各遜去  
 人心恟二公獨不可曰我師既出虜必不  
 能越大安乃獨畜利州且以肩輿告輸軍  
 民既而石宣勦虜于大安昔如公料云董  
 公既召還公如簡視事裁五日利東潰卒  
 入利州殺王人以叛繇果闖遂寧趨簡公  
 丞竅籍袴帑之餘誓言死守且取家於成  
 都示無去志募土豪勸義助饋縶於諸司  
 發粟於近郡部伍其衆阻江為守獲謀叛  
 縱弗治賊知有備去之普保茗山張威引  
 軍沿廣漢而下公迎勞之給緡錢五萬有  
 奇威至普又四日絕糧公治糗糒扉履而  
 具藥物牛酒率二日一遣士百躍爭奮曰  
 使我守邊得此豈憚虜邪九饑師扞城為  
 縶八萬有司而民不知役刘文節公里居  
 與曰其事乃言于上謂公料事無遺策給  
 餉無闕事保守一城蔽遮西川人以為實  
 錄至夔部明保五連坐之法定理正差役  
 之令嚴巡尉侵年之戒開居亭自新之門  
 申黥隸逃歸之禁部故多盜未踰時民得  
 解衣而寢制置使雀公與之奏言自古用  
 蜀多藉蜀才請以蜀各勝之任四路藩節  
 者兼制置司參議者公與其一衆謂得人  
 十六年春建葦于漢中習知利路自破邊  
 多謀賊且軍驕不可令縣田里不相照比  
 乃條保甲之法脉夔部加詳凡鄉井長有

小大正有都副有貨產者為團長有餘局者為提振不數月而事濟邊民器械夙備又為放周人鼓鐸旗物以辨鄉邑之制除器蓋備無事則謀賊者不得作軍不得恣有警則守望相助戎虜知畏蓋無熙寧間刺手遺戍月就教關及州縣科差之勞故人不怨而樂趨三年之間一路團集凡三十九萬二千餘人漢中獨占五萬劍閣尚不與焉公謂此法可以上諸朝利東四安撫丁公惰趙公彥亦謂便詔從之遂刻石以誌來者其後虜嘗一入制置使鄭損自沔奔閬蜀大震趙公出于師沔刑獄使者集保甲之民以守虜知有備而去至是人益服公達略云公嘗奏言梁洋與關外五州宜為屯田詔下制司制司以管田隸轉運司屯田隸提刑司公方選吏按行都統制司徑白樞府沮其事公文言曰屯田當修堡欄而戎司謂舉不可啓然邊民自修水關虜未嘗顧也當寓軍于農而我司謂軍不可役然何進首遣師墾天水之田士未嘗怨也然而莫如以並邊逃田聽民自耕明年過見其利籍未輸公亦便民食賤粟官無貴糴大抵耕廣則穀賤穀賤則人聚人聚則邊實詔下民翕然從之未幾墾田凡百餘萬畝官耕者三萬餘畝始時麥石為緡十有五粟二十有五期

年麥十有二粟十有六邊實人足咸如公策先是宣撫司以軍餼不給下四川州縣括絕戶田產吏並緣乾沒公在夔在利皆下所部歸所斂而繼絕焉鄭損塗炭衣冠魚肉軍民公隨事救正丁晦父資譽浸顯鄭疑其代已突至漢中迫辱陵藉吏民皆重足立人毋敢造公造之如一日且言于鄭母馬已甚有北人來歸者公言于鄭善遇之俾為我用且以擊遺黎之心鄭弗聽致有反測者公亦自知多忤寡與爵不得伸凡五上婦休之請室慶元年十有二月裁被報可之命即日上海漢中士民攀號載路既還滄江賓朋畢集樂意融二殆有人不及知者然公表裏洞達每朝廷有善政必喜見色詞至忘寢食人有寸長亦談不絕口必薦進扶植之乃已脫有不善雖大官要人亦切責無頗畏蓋其善之惡惡惟善是此不以利害得喪動其心反室既七月鄭卒以譚詞劾公鑄秩罷祠公亦不以怨尤也厥三年鞏虜始入寇鄭弃階鳳成和天水五州畫守內郡公移書趙敏若力持不可獨何進母去西和蜀成都轉運判官守文龍憂國一談絕終弗是貳年秋八月辛亥以疾卒年六十有四趙宜人先公十四年卒男子二人珪迪功郎監雅州廬山縣酒稅夔未仕女子二人長適宣義

即趙璜且人之姪也嫁未久而趙卒次許嫁  
 登仕郎張景讓公資孝友居光祿喪廬墓  
 三年盡力空壟二季知茂州林知榮州夷  
 簡蚤世公捐育諸孤奕紀昏嫁一以身任  
 所得先疇推以遺季弟迪簡遇恩任以  
 補族子主寅所居西南都會求者輻湊公  
 精力絕人五官並用始如昔人所謂目數  
 飛鷹耳節鳴鼓者援筆為文雋明踔厲詞  
 辨逢出輒屈其坐人四舉于禮部謂世繇  
 此選不敢忽也壯歲于趙文定之子希先  
 呈畫得程張呂謝楊尹諸子語孟讀之犁  
 然會心為鈴屬為華陽又得與成都范公  
 文叔仲繡李才諫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  
 章李思永修已延平張子真士佳漢嘉薛  
 仲章跋同郡陳叔達遇孫李微之心傳貫  
 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  
 從相與切蹉於義理之會最後了翁試吏  
 任四川莫府頌蓋如故交始猶以記問詞  
 章相尚也既皆幡然改之曰事有大于此  
 者矣公自上海陽印築室成都之合江以  
 成誰公卜居未遂之志秀才范公為榜曰  
 滄江書院公已盡屏幼志非益友不親自  
 縣州後則又弃去科舉業於聖賢求仁立  
 德之要益審思不釋沈潛六經於易尤為  
 精詣以周程諸子遺言與邵子先天書漢  
 上朱氏變玄之說參貫融會隨文申義閱

十有六年書成而未出尚朝惟莫習以益  
 所未至大抵積諸陰陽五行之奧必約諸  
 躬行日用之近讀者玩詞觀交則有所據  
 依以迂善遠罪長沙吳德夫獮謂人曰胡  
 中胡張子流風所被而得其學若此者鮮  
 求嘉錢文季文子亦自以不及潼川楊伯  
 昌子謨嘗疑容乾論二五皆言大人公曰  
 否之二五亦皆大人而時義不同因相與  
 問辨繇是交定平生論者有語辭詩說皆  
 未及編次士之請益者肩摩袂搗謂無畜  
 門坐無虛席幾無停故自二十年來知與  
 不知皆曰滄江先生卒之日蜀之士民塗  
 泣巷弔學于成都者二百餘人聚哭于滄  
 江煥章閣待制眉山李公墓亦為文以弔  
 之有曰天稟超軼之才世傳經濟之學知  
 味千載之聖賢結交四方之英俊人亦服  
 其公云嗚呼氣質之稟自非生知上知寧  
 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而復于正也然  
 今之學者有二繇博以致約則落華而就  
 實故志為之主愈斂而愈實愈久則愈明  
 或者唯博之趨若可以講世取榮然氣為  
 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有所始銳而終情始  
 明而終闇者矣李季李季其記覽詞章之  
 謂乎若既以寶慶三年十月辛酉葬公于  
 嘉定府龍遊縣熊耳陝震山之原與趙宜  
 人同兆異域而使其弟梳與公之門人范

義父聯韓以子同產兄高南叔稼之狀抵  
予于靖曰昔者戚友之會于嘗有位焉而  
麗習觀摩道同志合莫子若也墓道之銘  
敢以索子子執書以泣曰非後死者之責  
乎銘曰

維忠肅公剪戎植華以統有邦以明有家  
於維仲孫離祖是則咀嚙聖言浩然獨得  
歛華以實律身以度山澤之脩雷風之裕  
摧姦不懼見義必為踴暢忱明氣改質發  
匪光祿有子忠肅有孫維蜀有人雖死而  
固存

宋故耜田令知信州王公墓誌銘

共惟乾道淳熙之盛後又錯出祖宗德澤  
之感前哲風流之被固非一日亦惟我  
孝宗皇帝封培而興作之是時官無小士  
無遷姓名登聞朝奏暮召從容造膝交啓  
玄發人知疑必問問必辯也莫不積成以  
備對夫然故事有中失不可誣也人有能  
否不可捨也淳熙十年分水縣令王公自  
中以中書舍人王公蘭持薦詔赴都堂審  
察未至帝數以問近臣及見帝曰望卿甚  
又公曰昨詣堂宰執已傳諭聖旨草茅賤  
微何自得此因反覆敷陳數百言帝為動  
容徐出二疏其略曰臣嘗讀唐兵志有言  
蓄兵所以止亂也及其弊也反以為亂又  
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未嘗不為寒心

今去古既遠井地之賦不得而論矣所可  
論者唯唐初國無供軍之費而軍足以待  
事放自正觀至開元百二十之間戰勝攻  
取伸縮如意自其法廢改天下大亂

太祖皇帝有意於更革而當時議者未能  
遠謀故為今日之計莫若取唐之意推而  
行之唐初民田皆從官給今兩淮荆襄西  
蜀三邊之地田之在官者往往散而為民  
田民田正數之外包占尚多朝廷務寬邊  
民終不致詰臣請言之曰營田曰力田曰  
屯田曰官莊曰荒田曰邊絕戶田此邊田  
之在官者也曰元請佃田曰承佃田曰買  
佃田曰自陳贖陳田此邊田之在民也曰  
義勇曰神勁軍曰弓弩手曰山水砦此邊  
軍之在民者也州曰廂禁軍縣曰弓手鎮  
砦曰土軍其重地皆有戍軍此邊軍之在  
官者也官軍有民軍有戍軍之地又皆  
有城池若可以為固矣然有城而不能守  
不如無城今戍軍往來僅同送旅人之多  
寡不與城稱號為義勇者又為生生之具  
一旦有警則民必先逃而軍亦不能守矣  
守且不可奚暇議攻臣愚謂宜盡以並邊  
州縣鎮砦分緩急為上中下三等以精卒  
配之多者至三五千人少者不下數百人  
然後以田之在民者家出一夫為卒得免  
其田稅六七十畝家無常人人無常數取

其強力武藝堪充軍者而精其選使勇者知貴怯者知恥其民之田多者聽以田募客爲卒卒五人以某生戶爲伍長而免田稅二百畝十人則爲什長田愈多者軍愈衆軍愈衆者稅愈輕而階級又愈進入則有主客之恩出則有部曲之分租課悉循其初官無所與而新募流民者官更量給之如此則主戶樂出其田募民而爲卒矣于是因民田之近于州者三十里內皆使家于州近于縣者二十里內皆使家于縣及新種之時乃以古制即田爲廬田事畢而後反使與所配之卒大牙而吾不爲營而爲坊爲民者因農隙以事武爲卒者皆分爲三番而季一上以給官司之役蓋一年之間番上者僅四月而餘月得自治生夫如是則軍民合一通饋問結婚姻皆有安居樂業之念而吾事集矣下至鎮砦亦莫不然去州縣鎮砦遠則聚而居之爲之府如唐法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立都尉將校之官爲堡障戰守之具依險阻祖度經營務合事宜各其軍曰衛府此民田也官田則官募軍或民分屯之悉從府衛之法每屯上至千二百人下至八百人名其軍曰屯府此官田也如是則並邊之地無一夫非卒皆思所以保家計存骨肉卒然有戎莫不協心畢力以

事死敵其與族寓之軍聞風先潰者功相方矣積以數年屯衛軍益強官軍缺者勿補軍益強費益省恢復之後即推其法於西北而衛屯之軍滿天下矣然又當先選天下忠良勤幹之賢不問文武爲之守令將帥授以方略責以事攻賢焉則父其在且使其子若孫之賢者得世其爵盡罷諸司而專以總領者統治之通融有無品節勞逸增減鑄以給其資置平糶以收其利遷移照集適於便宜者輒行於是練沿江之屯以壯邊軍之心練三衙之軍以爲順動之備又練內地州縣軍以待不時之須今天下皆設武學立子弟所招效士以收翹楚之方文武並用軍民雜居化民爲卒化卒爲民使其志勢足以相接密疎足以相維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虜若猖狂來寇則清野入守虜攻一處必虞諸處之師勢不允立營置柵分兵抄掠則所驅深入則我表裏之軍夾而蹙之欲全師而出則我之諸軍隨而躡之持重徐行見可則進於是六飛親督侍衛之兵出臨江上氣勢既合酌酌號令明信儻罰務盡衆善無一髮差舛則北方豪傑舍二百年父母之國將安之乎其二畧曰臣嘗觀自昔



興王之世必有道同志合之士此不可多得得四三人或一二人足矣陛下必已有所屬臣不得而知也臣徒怪所在州縣或連數城以守令問之民鮮不非笑是使元元安所倚賴風俗奚由美茲盜盜奚由戢或重用之又持何以勝任奏對之明日特命改合入官除籍田今數語大臣朕急欲用自中可與超遷未幾又誦大臣自中必有善類令舉其所知者嗚呼君臣之間未有相得之素一朝陳謨問對蜂出無慮數千百言荷其偉歟後四十有四年通判紹興王自強以書抵余曰吾兄道夫有經世大慮受孝先兩朝非常之遇卒困於讒慶元五年八月癸未賚志以沒厥十有一日葬仙壇故山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志其賡今未有以銘之也子秉筆太史氏可使陞院無傳致狀其事以推子也請按狀王氏系出瑯琊五季之亂自閩徙溫之莆門高祖父母徙鳳池葬際坑公之曾大父正臣不仕大父成子又徙四溪會廷佐累贈朝請郎母安人施氏生三子公為長氣度超絕年十八承相葉公夢錫嘗辟塾延之命諸子從孝明年入都諸公聞風願交參知政事周公葵給事中吳公芾禮部侍郎王公十朋尤見器重乾道三年朝廷議遣歸正人公嘆曰是絕中原之望也詣闕上三

疏固爭其意謂朝廷內厓無雙擬時相怒初議罪時相面奏云靖康因士人伏闕發召亂嘗著令伏闕者斬如自中者陛下前欲從恕且當遠竄帝曰不可曰亦須編管帝又曰不可曰送遠郡聽讓帝曰送近處于是遣之徽州仍諭之臨安府姚令則差晚事使臣發送姚面宣上意以戒使臣是冬時相去位戚方以賄敗公以書自通於尚書周公操未之議也得書大悅率同列白其事以郊需得自便聽讀人該赦自公始乾道六年春調范公成大于西掖始識韓公彥古距上書時四年矣淳熙元年就試兩浙轉運司為詩賦第一四年再舉登明年進士第周益公必大為詳定官謂公論宣和大觀事昔人所不能言暨殿射中第一孝宗皇帝宣問籍記其姓名備修職郎舒州懷寧主簿兩淮早以賑濟有方資政趙公彥逾以漕節行郡舉之以民諸郡燕公世良代之以朝命下州數買六合築城甌州縣懼乏與勿敢言公乃言曰早曠為雪而邊臣遽請城築且以斬黃舒和無為五郡言之輒以片計二百二十二萬片一十八斤為錢三千六百重人荷四片為錢十四千四百丁庸船就此何從出也燕用其說人兩賢之其後為奉常會監察御史闕帝善其前對欲遂公王魯公

謂嘗言朝士皆不可用今為御史則朝士  
 皆當束縛矣於是忌者併力索職不得可  
 遂誣公布衣時納韓考古今薦其才堪宰  
 相右正言蔣繼周劾公方言上書待韓在  
 下僚未之議也公既去國孝宗簡記不衰  
 蔡邵州必勝陸辭帝曰人才不易得如王  
 自中本無事等間赦去心頗念之於是排  
 沮者益力明年二月帝諭輔臣在邊郡  
 以資淺上曰且與通判道授郢州通判十  
 四年三月之郢道改知光化軍初上論宰  
 執以見闕邊郡授武學博士鄴詔及進呈  
 上特筆命公公守邊務在結人心固保障  
 為民代輸紹熙元年夏料役錢減常貸直  
 免房廊河渡等錢賞罰有章人樂為用紹  
 熙二年入見 光宗皇帝云聞卿有忠直  
 之譽又問常時作郡來當為何官欲留之  
 公謝曰朝列省不相樂者帝曰朕嗣位之  
 日壽皇言卿可用 今朕記取公固辭翌日  
 帝謂宰執曰王自中以母老再三不肯留  
 近郡孰閑守以常信對遂差知信州為政  
 簡靜知大跡大邑多逋負公為寬補解之  
 緡嚴當上之數皆感激思奮課更以最甚  
 年被命奏事丁太安人憂慶元元年二月  
 服闋監察御史王恬檄拾蔣疏再論公四  
 年四月差知邵州中書謝舍人源明封繳  
 朝廷察其非辜昇以祠祿五年詔填興化

見闕謝猶在後省同舍又封繳然未幾公  
 亦病矣積暗至朝請卹享年六十六以孝  
 友稱自奉簡儉餘悉以給親友之貧者嘗  
 以差役為風俗害率同志為義社第貲產  
 以定役次由是鄉閭息爭博通古今文氣  
 奇傑嘗註孫子新略前後序弁歷代年紀  
 十二卷王政紀原三卷表啓奏劄歌詩五  
 卷公自號厚軒居士因以目文集焉娶林  
 氏封安人二子長遵度迪功郎前安豐軍  
 霍立縣尉次遵庾四女子凡皆狀所述而  
 歌作于卒葬之年今進壽之銘曰莫難乎  
 時茂之會莫樂乎臣主之逢就乘壙于陵  
 之時孰就肺乎願之中弗駿厥庸以句我  
 邦嗚呼奈何乎公

隆州教授通宜郎致仕謙君墓誌銘

余與仲甫居相隣學相友余既仕達仲甫  
 不苟于隨奉使潼川虛射洪尉闕以俟之  
 播倚為助碎不就余備從臣仲甫書來有  
 規警而無請寄余嘗移書隆守責以郡有  
 賢僚而不舉守謝曰非設遺之仲甫不欲  
 也仲甫嘗抵余書論今士習之敝不本之  
 政不本之經史徒勤取伊洛間方言以  
 科舉之文問之則曰先儒語錄也語履  
 錄一時門弟子所倚挾非文也徒用之  
 欲以乘有司之闈而給取之爾且陸氏之  
 學尤為乖僻宜速止之會余以論事待禮

不及有言而心是其說亡何仲甫又以書來致爲臣而歸余亦以罪流于靖仲甫爲詩三章見詒若喜其以罪行者又明年而其子挺赴曰吾父既遂隱吾之志起居出時血氣循軌謂當首疾以求命乃寶慶元年七月己丑不幸齋志以卒年五十有九嗚呼夫子之我所自出而吾先子所畏也不得一言以葬是重不幸也謹爲誌而銘之仲甫諱仲午其先由甲之大邑徙蒲江曾大父景陽大父洵兩與鄉貢父椿以君陞朝贈承事郎取同郡陳氏贈孺人生七子其四曰仲甫少不好弄惟文籍圖書是好承事舉室儲書君從師至休沐必補葺斷爛校讎脫誤忘其日之肝貢士嘗爲易辨以水患散佚君得其藁字半磨滅即隨所得抄錄其幼志已卓之不凡少長與伯氏肄舉子業學校程試必先等輩則嘆曰科舉之學殆不過此乃沉潛經史百氏謂三代而下惟先漢近古放于馬班氏書尤加意焉開禧三年與鄉貢嘉定三年再貢登明年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雙流縣尉未一年以父卒去官執喪盡禮里中俊秀從之游率勉以篤孝實踐毋徒竊先人語以文淺陋去喪以不得終養倦子從仕親友勉之出會新繁縣尉闕轉運判官梁綸才仲甫即以畀之更新尉泝民不知役忽有

從吏部注尉者憚使者不設前仲甫自解印綬梁弗許輟龍游主簿授之刑獄使者周居信有疑訟必屬仲甫而爭田畔爭水利爭銅山足涉手請託之嫌尤謂非仲甫莫決蓋其律已廉宅心平有以素信于人黃茆平諸案歲比不登流莠蔽野俾君詎柴教閱因廉其事仲甫且以所見復之于是發廩賑卹郡守王駒聞之亦併以屬仲甫然非其本心也授之曰其母我違且遣親信史輔行仲甫曰賑濟之事如救頭然柴去郡遠脫有便宜謹毋以爲罪既至閱其所授之目僅及十之四五民書夜待哺乃千數外咸爲賑之數米幾三之二民舉手加額而郡以其違令執吏以歸于獄使誣熾仲甫家人以告仲甫曰爲是獲謫吾甘心焉不然請以松栢價守素貧狼莫設爲明其非是既聞米散怒稍正及反命守恥過亦以他辭爲辭龍遊滿歲或人有持符符而至者仲甫聞之去范仲武來爲守上其事于轉運司轉運司以上諸朝卒爲勢奪去之日帑有契稅錢數千緡史符以獻曰劍也仲甫叱而杖之以授代者會范君移漕節即以溫江尉廖仲甫諸臺舉續皆至闕陞從事郎再調隆州州學教授隆號士鄉而學廩素薄仲甫以庶致裕士心歸重焉歲當校士以目青辭

使者迫促上道卒以得人稱郡守張習之

渠陽集

墓誌銘

錫山安園重刊

使者迫促上道卒以得人稱郡守張習之  
 押得仲甫所為文尤愛敬之前後守爭欲  
 舉之謝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寶慶三年春  
 正月遂請致其事時年五十有七張侯言  
 于朝請加旌異以激競顏字文侯紹武亦  
 言于朝且皆為詩以餞屬和者甚眾明年  
 詔俞其請轉通直郎致仕嗚呼士之為學  
 凡以求其本心而母失焉也父詔兄授師  
 傳友習必曰下利而上義也賤貪競而貴  
 廉退也一登仕版視官職寵利如篋衍中  
 物控搏維操若不可一日使去已視仲甫  
 老不待年不既得其本心矣乎卒後哀其  
 遺文有孟子旨義漢書補注三國各臣論  
 說齊文集藏千家工篆隸人爭得之取同  
 邑費氏先十五年卒贈儒人一男子延兩  
 女子長適鄆貢進士張子興次適迪功郎  
 新漢州雜縣尉費正癸孫男一人孫女二  
 人外孫男女二人葬以紹定三年正月壬  
 午墓在鹽泉鄉思泉仟附承事府君之右  
 銘曰

直寶章閣提舉冲佑觀張公墓誌銘  
 始余將漕劍東廣翼張公行使父湖北書  
 數往返未相善也嘉定十五年冬同在郎  
 省明年公見上首陳司馬公仁明武之說  
 申之以進賢退不肖賞功罰有罪詞乎而  
 氣直子與同列固期之又明年賜對極言  
 時事曰數年以來方內弗寧山東之地既  
 歸而未稟正朔忠義之徒雖附而左在自  
 如得之無補祇以示弱而况殘金易西外  
 示安靜縱還俘掠議遣行人安知不以息  
 我鞭之來也實與我使俱至彼能使遠人  
 戰駭鼠伏則于我非必有畏慕之誠意第  
 甘小伎弗慮後觀一與之盟而嗣有難塞  
 之請則或從或卻皆足以兆禍海上之盟  
 厥監未遠也次又言薦舉科目之弊互送  
 苞苴之弊苛歛虐征賄訟鬻獄剽奪民產  
 勢所不免請自朝廷之上肅紀綱以示觀  
 聽申憲度以警貪偷不然天下之患有不  
 可勝言者疏入士論浩然歸重予又心降  
 焉未幾 宰考登遐或疑所服公上書宰  
 相請取法 孝宗行三年之喪且曰 孝  
 宗始自踐阼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六

皇帝 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朕 孝宗宜有加尋又以宰執率百官請大母同聽政表至七上公復以書抵宰相謂 英宗以疾 仁哲以幼則 母后垂簾聽政有不察已惟 聖出於 勉強故務從抑損不避父名不廢三日不御前後殿僅半載而卒辭焉今吾君長矣若姑授以爲請此亦中策未幾制詔公卿百官集議朝制公謂九廟非古今若升祔先帝則十世之廟助乎今日于禮無稽予時聞公建議卓亮明偉又申敬而願交焉未幾下詔求言公上封事凡五千言今撮其要著于篇一曰天人之應捷于影響今自冬徂春雷雪非時積陰又雨西霽東淮狂悖游興通者客星爲妖太白是晝正統所係不且諉之分對二曰人道莫先乎孝而送死尤爲大事自黨景並緣更民釋服之誣忍薄其親貽誦千載惟我祖宗定爲宮中之禮 孝宗皇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于昔有光逾 寧考以嫡孫承重 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泊光宗上賓則權駭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寺受成胥吏開端臆釋未嘗以義折衷今已不可追咎而尚有當講者蓋再暮而祥百僚始純服吉慶元末年初議爲得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亦不復有凶

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况人生執喪于內而羣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曩時德壽重華異宮處數躡以煩民也故有五日一朝之制今建几在前自可朝朝暮夕而無故習爲踞簡臣所甚感也三曰母后之賢本朝爲感今 太后力却垂簾之請天下誦之而聞慶壽前期 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凡以萬頌禱者惟恐不至此世俗之見而表儀天下者亦爲之乎 太后撫時觸物追念所天亦豈樂于受此臣竊爲 陛下惜此舉也四曰夫婦人倫王化之基也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議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存恐俚說乘間而入竊考累朝元配始于啓邸惟 仁哲禘配于承祧之後選納自正而昭慈之于元祐臨軒發冊六禮倫舉尤爲坦明臣之所望于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 而叶公議耳五曰慶交之道自匪易惟事實無隱心迹自明 陛下嗣服以來濟王之恩禮自謂彌縫曲盡矣而不畱京師從之外郡不擇收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 陛下所以自處者庶或無憾而造訛騰謗者亦非所致力矣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

是之思臣所以不辭也六曰近世儉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好各歸過夫果好名扁過則其自為者非也而人君實賴其忠益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莫不望風是疑此危國之鳩毒也七曰陛下御極之初凡在各流首被獲顯然而命召所及不過數人方其未來不加勉趣逾其既至無所咨訪而况校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揚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僉論所推招徠可緩若精于史筆復有如李心傳可惜一官不俾與聞鉅典他固未易徧舉矧又有不及知者乎况近來世俗取人以名節為矯激以忠謹為迂疏以介潔為不通以寬厚為無用以趣辨為強敏以拱嘿為靖共以迎合為適時以操切為任事是以正士不遇小才凡親此識者所憂 陛下安得付之悠悠不以動心乎八曰近世士習之俊餽遺之珍何來宗戚奄宦所聞見者今搢紳士夫始過之公家之財賦同已物而猶未厭也則薦舉獄訟軍投吏役僧寺道觀富民巨賈九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也至其避讎媒進往往分款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卻行而求前也疏入士大夫傳誦紙價為貴予至是知魏公有後矣又目輪

對以其伯父宣公告 孝宗語告上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其論學術邪正略曰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要則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蓋正心以上昔脩身之事齊家以下則舉而措之耳無二道也後世乃有謂人主之學與士大夫不同者吁其諸異乎大學之道斲子聞其說又知公不特優於論事蓋卒問之道固嘗有聞於其請外也深嗟屢歎為詩以送之時諸賢如真希元丁文伯洪彝俞皆有詩云何真希元以言語得罪子亦追官褫職投之靖州明年臺臣指公為湖比免所居官予由潭趨靖會公掃自顛相與歎繹千嶽麓精舍不覺日之旰也止予宿道林僧舍明日別去自是家居聚友益求為己之學居數歲識盜明志益厲士之道長沙者皆傾心願見焉紹定三年七月從于穀城令某辛公畫力救藥又為之治喪謀嗣遂以傷悼感疾九月甲子屬纊年五十有七且死謂其子猷子曰我死則葬我于潭之善化縣忠臣鄉霧泉山某岡墓門之石必屬吾友魏華父銘之既卒猷子奉遺令以請會子蒙恩西歸道五谿遇使人于塗乃為叙姓系爵里俾書而納諸

贛厥九月舟于南郡之汭。馭子又遣予書曰：吾子之辱，既先君也不肖，孤既奉而鏡諸石矣。今將以十一月，即交伍事。既嚴失，今不銘，後將嗷嗷嗚呼。公以同志坐累，無愠色，無怨言，死又屬之銘曰：其敢辭公諱。忠恕字行父，其先漢涪竹人，曾祖咸，舉賢良方正，皇任奉議郎，僉書，綏南西川節度判官，贈太師，奉國公，祖凌，皇任尚書右僕射，少師，保信君節度使，魏國公，贈太師，諡忠，絳始，寓居潭州，父杓，皇任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贈少師，妣魯國大夫人，臨，叩計氏，淳熙八年，公以忠獻致仕，恩補承奉郎，監臨安府樓店務，慶元二年，差提領建康府戶部贍事酒庫所幹辦，公事父卒，不行服，除差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嘉泰四年，以避親嫌，改通判沅州，開禧三年，四月，主管京西湖北宣撫司樓宜文字，其秋，權發遣澧州秩滿，除籍田令，嘉定五年，八月，改軍器監丞，是月，遷太府寺丞，六年，四月，差權發遣寧國府，九年，二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十年，二月，差知鄂州，權荆湖北路轉運司職事，尋改除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十二年，八月，詔赴行在奏事，明年，末對，除屯田郎官，七月，丁母憂，十五年，九月，除尚書戶部右曹郎中，十七年，三

月，除將作監，寶慶元年，累請補外，七月，除直秘閣，知贛州，明年，春，視事，兩月，落職，降兩宮，罷，紹定三年，復元官，進直，室，章，閣，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以疾，請老，詔特轉一官，致仕，元配正氏，繼室趙，皆贈宜人，馭子從事郎，新監嚴州都酒務，公始仕臨安府尹，王溉之，致莫府時，韓侂胄權勢熏灼，有民家女，已議昏對，而奪之者，夫家以告，公，獨曰：尹，婦其父母家，尹不能，唯人已，覬其為，逮器矣，在廣西，日使者王公，資之，吳公，獮黃公，頌帥，樞蔡公，戡，詹公，幹，仁，皆不輕許，可者，惟深知公，以姓名聞上，其為丞，沅守，澧，率為民，植，長利，讎，又患在奉常，日大官，鳴吻，為雷雨，瘦神主，穆，御公，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為湖州，治勢，家門，卒之，暴民者，逮復湖學，以振士風，嚙下戶，積逋，凡泉帛，續粟之征，為數甚夥，宣城，夏，早公，盡瘁，禱求，至忘寢食，請于朝，驚度，僧牒，截撥米運，以備濟糶，且又勤分，括糶，以責寬征，嚴保伍之法，以防姦，覲常平使者，以是郡為得人，不更遣官，既而，朝廷撥賜米一十萬七千餘石，僧牒五十，使者欲均濟，而不復糶，公慮無以繼，則核戶口計歲，月，庶及春，莫使者欲勿勸糶，公慮來日尚餘，則請嚴戒諸邑，禮諭大室，仍發蓋藏，所見，既殊，聞言，乘之轉運使者，以聞，是以有



冲祐之命朝廷遣常平使者領其郡則所發之廩固班之諸邑無留識也湖北一十五郡而調夫運糧供億襄漢者九公請出鹽鈔募民潛安郢之粟則可以少寬民力嘉定十二年春虜破五關圍信陽斷黃襄漢皆震公請調飛虎軍以壯聲勢卒賴其用公在外服其不忝厥世又如此予嘗評公孜孜體國以忠敵撥煩劇似端明爰暨中身歛華帛實則蓋有志乎宣公義理之卒而死不待年齋恨泉壤人謂實錄云銘曰進退語嘿士之大致吾觀于公事主弗貳言言至計炳之大誼挫抑彌伸總壬靡忌人之方人賤目貴耳吾身親見以詔千禩

鎮江府教授徐君墓誌

婺武義徐君以淳熙六年十一月丙申卒于鎮江府教授明年十一月甲午葬溪上原徐家塢又四十有六年其子潤以學正胡緝所次行實求銘于史臣魏某某辭曰我生之明年而君卒相去相後若此吾不敢可潤泣而固請曰潤不天生十年而孤既葬又十有九年潤始克綴一各于進士籍又十有三年而伯兄淮之子澳始自上庠賜第然後鄉之人皆知先君位不稱德之報然而墓前之石又未有識潤蓋有待也昔者眉山蘇公與南豐曾公為輩行蘇氏之大父侍曾公書其揭古之人有以

發厥其先美者固不計夫地世之久近人之識與不識也則又泣數行下以其曾王父母王父母四銘以來始余將漕東川潤為之屬知潤為最久今又參諸先銘且矜其請之篤也則不敢曰不可君諱端卿字于長曾王父惠王父華皆經德不任父安邢早有譽于太學晚從恩仕為會山尉會昌丞以宣義即致其事煥為氏生四男子君其次也幼貧厲志于學始事鄉人章公皆又從任公夙言率讀書至五夜常曰士之學道貴于自得豈徒以絺章繪句為事舉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監潭州南嶽廟再調鄂州司戶參軍未上會婦翁胡彥國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胡公移鎮潼川君轉丞廣安之新明秩滿教授漢州胡公卒君于是將改秩矣或請少須君曰是家子尚幼非吾當誰託乃辭官讓其輔以歸改教授邵州丁外艱服除監文思院下界又罹外艱仕進益落調教授鎮江請于長修學舍建貢院至捐私帑以助其役其思職首公大較如此既慶王及格忽寢疾乃卒得年五十有四嗚呼是可悲矣夫元配曾氏樞密院計議官諱之子繼室以胡生六子男曰淮漣源潛潤連以後伯父集女適某入君平生清苦急義不斲人知事親盡道事上官以義侍下以慈益其孝志于自得

恥爲綸繪故造次中理道曾氏早世於奩  
中物秋豪無所取胡氏設有田三百餘畝  
悉以歸其尤人惟不役志于貨利辭受取  
予惟義之權則管中所存浩然與天地同  
勝而其耦事涉交有不可奪有不肯爲者  
矣惜其所存若是而其年其位僅若是已  
平生所著有麟經淵源論十篇漢鑒十篇  
覆瓿集二十卷集杜子美詩若干卷藏于  
家銘曰義理不競絺繪相沿承虜襲末譚  
世取妍篤哉徐君雖誘弗挺雖撓弗奪雖  
窮益堅屈信之度寒暑相矯是開厥紹替  
替有延

李中父墓誌銘

吾友李中父生而秀晤七歲彊記過人十  
二善屬文十六以周官書應聘有聲十九  
與鄉舉未及仕于春官而大父母卒哭泣  
以喪明紹熙四年考君策進士甲科注普  
州州學教授遽以喪返中父號于殯朝曰  
其自今無望于斯世矣卜宅兆以塋重親  
求救水以養禮母教養弟妹以冀其成立  
如是而已矣貧無澹儲受徒以自給積歲  
累月僅畢所願益得以大肆於孝少所誦  
習皆記無遺至是溫尋而增蓋之嘗館于  
大邑劉氏因痔痛亂心誓爲詩曰生道由  
來貴古今纖毫不假外推尋只因疾病呻  
吟切識得平生第一心繇是隨事習察精

切明著群經義疏諸史有氏靡不究研出  
則門人君則第若子從旁代讀氣聽色受  
讀已諷味數十過融液浹洽乃止人有問  
焉從容辨對往往有目者所未睹於三禮  
尤該暢嘗欲爲周禮傳而未及晚尤遠於  
易以周程子書參諸邵子之說每謂太極  
太衍相爲表裏義易周經相爲躰用彙繁  
多述先天心法而人罕知之欲必之于書  
亦未及爲之而精賅嘿識固已月異歲殊  
嘗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世方馳騁乎俗學  
而不聞大道雖塵勞沒齒知其無以死也  
疾病語不及私惟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吾今日其庶幾乎吟誦累日以及于絕鳴  
呼非嘗從事于斯而實有得也安知道爲  
何物死爲何事何如其可終也使假之李  
益加微治之功所造當不止是國朝以李  
校育才以科舉取士濟時詒後亦云盛矣  
然而名公詎儒有不必皆自科舉而繇學  
校進者鮮其蔽務以科曰組綴之又靡爛  
士氣揣摩迎合之說琢喪心術以位天地  
育萬物之身顧為小小得失陰驅潛誘以  
沒其身曾不暇及觀內索以事其所當事  
是故有能以言行淑身垂世者非蚤自援  
俗則晚而有聞以中父之才之敏雖不可以  
淺近量使以方盛之年挾其所長與等輩  
角各場利區何鄉荆克是則中父尔矣遺

家多難不幸有左卜之厄不惟動心忍性觸慮增知乃以是葆先襲明親身於艱觀心于復若將此悠然獨得於義理之奧然則士之幸果在此而不在彼邪尤審于去就之分求脩之問日至不苟於受余弟文翁既冠願從之遊會劉文節公守眉亦除館待之中父必以復先為從逮太府卿張東父子震從子與虞仲易剛簡謀致中父幣誠而詞共居數月卒以道遠辭前後郡守以禮疆起之張義立方尤卷卷焉率謝不敢往不得已間造而適返余前後家居乃辛肯臨相與比席誦書章分句析諸生環侍而聽各足其分族昆天祐字德先安貧樂道與中父為父叔交中父名齋以善告德先為之銘文翁事父尤謹飲食卧起扶相必親蓋近世事師者鮮能及之後又為經理喪事合同志賻其葬先事走人至靖求余銘以識諸墓吾友郭方叔黃中亦以書來曰自李先生卒吾無所於聞盍速銘之有以慰國人弟子之恩按李氏係出唐宗室太子儀郎仁濟從禧宗西幸九世祖暉五代時為臨邛錢監徙大邑令因家于邛曾祖是不仕祖名孫以淳熙賜高季爵封修職郎考諱丙仲妣吳氏費氏中父諱坤臣取同鄉蒲氏生子男四人日章能讀父書契行秀行全行皆以俊諸

父女一人適士人劉損之中父卒以嘉定十四年十二月年五十有四葬以寶慶三年月墓在縣鄉山銘曰形容甚臞其中孔腴生世云孤其施孔遐匪顧匪盱其書滿家匪室匪廬其居廣居井沈茶枯晦明盈虛有物有吾果孰在乎知江原縣兼權通判成州馬君墓誌嘉定十一年春女真敗盟掠西和襲天水奪散閱披皂郊蜀人震恐制置使倉皇乘邊晉人馬君範時知江原縣受徵權通判成州經理餽餉至沔列七便宜至成數有論建如言忠義軍廩給不周統御無法必為亂虜所驅丁壯皆五路遺民設俘獲之則資給遣還以繫其南望之志時忠義軍統領張鈞復湫地堡君言宜增戍守以為進取之基虜之渠率號三府相公者為我軍所聘君清乘虜氣素鼓行進襲且虜忿於敗屢忿怒其勢必深入虜法嚴酷失主將則部曲連坐其勢必致命于我我以乍勝之餘稱驕卒惰夫以驕將墮卒而當怒冠吾甚懼焉師不聽君又申述餉道利病會總餉者與制司矛盾君引疾求去會忠義軍迫於散遣之今倒戈內向虜因之大入西和成州及河池將利大澤皆莽為盜藪君之言皆信而帥無所歸咎則以避事劫公詔送岳州居住後二年詔自便先是岳

州通判呂楠屬君代箋紀凡二年比去以  
楮券百千饋謝公受之不疑尋乃矚知入  
經總制錢厯為嫁禍之媒郎以返于府人  
代呂者發其事部刺史以聞於是呂鐫一  
秩君再徙全州該登極恩置移常德府守  
慶元年之正月也二年八月以疾終于寓  
舍享年六十有六方君之遷岳也予與工  
部尚書楊叔禹汝明兵部侍郎杜忠可孝  
嚴同自丞相予言大將擁兵而邀未嘗見  
之罰也而獨責守貳之不能死守守二固  
無辭于罰然在朝廷不無吐剛茹柔之嫌  
其後徙全又言呂楠之饋益禦人于貨之  
頑而馬則受禦也况知其為禦既速已之  
丞相皆是其言一以自便一以量移然而  
樓遷武陵終以喪返是可哀也孤寡之將  
葬以其母之命狀君行走靖竭墓道之銘  
予不敢辭君字器之系出趙城世居晉之  
臨汾曾祖周祖彥皇通直郎紹興三十一  
年君之父士寧侍通直守商洛君以七月  
生于郡齋其冬遇王師吊伐通直起義內  
應因舉族南來居巴之化城君少而莊清  
長從師志尚不群淳熙十六年舉于鄉于  
類省試明年入對大廷未嘗名二親相繼  
淪謝公執喪葬祭如礼服除廬墓不出或  
問之曰三釜之養弗及而徒為畜妻子計  
非始圖也鄉黨朋友強起之調漢州什邡

縣主簿謹勾稽新官舍除學館群邦之俊  
秀而課試之再調監成都府犀浦鎮稅平  
訟讎賊姦胥通商核寬征斂歲比登而民  
富乃葺鄉校殿屋齋廬一新且益粟以養  
士又以餘財管辦楚道秩滿授遂寧府學  
教授寓居成都會吳曦以蜀叛君慷慨憤  
激謁制置使及諸寓公請討之謂曦自狂  
逆而官吏軍民固未嘗叛也議始定而曦  
戮詔遣刑部侍郎吳公獵論蜀以其事上  
之朝未報又辟重應府新津縣令縣宰又  
虛逋負積至十餘萬婚君謂此由字民之  
意未孚乃悉意獄訟誠求而審克民自以  
不寃君察人情既孚則令可行爰始考會  
財計多有產去稅存重科履納之患乃屬  
縣民定其強弱之等以制賦役民始譁然  
君語之曰人莫公于心苟隱諸心而安則  
公論所同也於是交舉送承高下畢陳貧  
弱者蠲除至三千餘緡以均諸得產而未  
承者其中人家則鄉之有德齒者自為推  
排不經吏手自是民當輸賦性性鼓吹導  
從以來積貧既賞公私兼裕宣撫司改辟  
榮州教授秩滿尋辟知重慶府江原縣居  
民不戒于火延熾百家君念散財發粟亦  
姑寤目前欲振業之而帑無餘財俸賜亦  
緣手盡乃以元補授文書質于富民得錢  
則使民各狀其業視費之高下自二十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八

渠陽集卷之六

墓誌銘

朝奉大夫府卿四川總領財賦象贈通奉大夫李公望墓誌銘

至百千貨為本錢期以半年責償小民勸呼感泣未幾民廬皆復其舊君又取所貸緡揭諸方盡蠲之民大過望象而詞之君先世以流寓西南不殖產業自奉簡約而勇于濟人樂乎賑人子過李公李章壁及吳公德夫每見二公置公坐隅以備訂問益君商落故家博聞多識蔚有典刑而一跌不振以殞厥身惜哉葬以紹定四年十月 墓在王望山坎岡君取表氏生子長伯午嘗與嘉定九年鄉舉前居八年卒次巽之銘曰  
汾晉之英商洛之靈巴山于營岷嶠于征三黜于荆大命卒傾江流自岷達于荆衡神其來寧故山之京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七

自中興多政師不解申者十有四年指權宜一切之征為經常不易之費自季開主大夫由之不知視為當然知之矣又從而旁緣訛剝詭取陰奪者此皆無以議為或知恤之莫知所以救者什嘗四五知救之而不能慮終知敵不來厥德什亦二三或毋問弗克惟既厥心寬一分則有一分之益此什不一焉若夫受任百以是心求之憂民之君以是心應之未嘗有精神會聚之素而問辯逆復如父詔子承友疑師誨誠意實德爛然簡冊則信所謂千載一合此合以天也淳熙三年七月辛未廷臣上疏曰臣竊見四川總領財賦初歲支軍糧為石百五十有餘萬營管嚴租與留易利州諸處夏秋稅斛者凡十九萬其百三十萬水運七十和糴六十量產之薄厚而制其數焉名曰和糴實科糴也上三等戶餉於貲用自輸自請雖少損猶可支下二等戶勢必付之攬納之家本錢既不可請姑追責可耳請下總領所蠲四五等所科之數而官自收糴或止增水運以補元數詔范成大

同李藜疾速相度聞奏時此公制置四川李公已被命總餉尚留漢中也李公奏請分九州和糴以二十四萬數上三等九三十六萬石數下二等若官司自糴下力之所糴者而加之水運則增費三百八十八萬緡此何從出俟且到官詢究乃議施行願假數月之期亦除五十生之病夫未知君之信否而慨然以是自任矣迨領餉事即上疏略曰六十萬石米若從官糴石增一千多至四千歲約百萬緡第總領所財賦已經宣撫使虞允文覈實歲入有常未易增費臣爲陛下畢誠竭慮但於經費之中斟酌檢益不須朝廷降度僧牒不用宣司括積錢不動總所歲計自可變科糴爲官糴貴賤相時不虧毫忽之價出納視量不取圭撮之贏使軍士不之與民不加賦散撥其大者十一條以獻一謂自古軍糧少隨地產今利閩興洋與關外四州米麥之產多寡不侔今當隨土之宜以充軍食二請州縣分掌糴本官俟或移用者以三尺從事三請措置糴買官得自舉辟四五具四請依已出命免收頭子勘合錢五請通判知縣以糴買能否議賞罰六詩民戶實報準納賦役七請聽自不時委官往州縣盤量八謂欲於上力勸糴令民自量自糴自輸之倉以防多取之弊九謂官糴斷可以行遇有調發或未免暫科事已而後嚴先事而言十謂

仍舊以元價和買利路諸州稅斛十一謂總領所與宣撫司平糶往來其職事則諸司不得與願專責登以塞浮論詔以六條問公且令成大同共詳度至是孝廟猶未以刺屬也公奏此臣所總財計制司不得而盡知又畫一以聞詔問未見此民間和糴有無增價公奏天時有豐凶物價有貴賤隨宜損益難以豫計詔問若增本錢約度幾何歲於何取撥公又奏不可豫計且如利閩州以高價糴商米而關外以小價糴民糧於此商而困彼農行之三四十年不知通變官於關外隨宜收糴比未視事已減本錢近十萬緡而糴買通快利閩州米價臣亦隨宜高下使之適中減省亦十餘萬而米商源源不絕每事如此則歲餘百餘萬不爲甚難詔問不通水運州軍無人販販去處合就甚處糴買如何般運公奏謂如關外四州每歲共糴糧十三萬餘石有水運及商販則價直稍下無運無販則增陸費今二十三倉已糴十八萬石矣皆無般運之勞詔問人戶自糴自輸之倉寧無欺弊公奏雖未保無弊與其官自量糶而肆其虐取也詔問以米麥隨宜雜支及令民戶以稅役準納糧米有無未使公奏謂已移文范成大見謂可行時范公感於淳言謂公奏先上則同共詳度之命無可施行公遣靈底裏以告于范父之范亦舍然信服連名復

命卒無以易公也俄又詔四川和耀且照年例施行不得輕易更改止將其間做事革去別聽朝廷指揮至是則孝廟之疑猶未釋也公又三請朝廷不能奪詔淳熙四年分權免一年明年再請又詔免一年蓋廷臣始為下二等請而公併蠲五等至六十萬石且始言費二百余萬暨領事究實則費半之故上下疑信久而未決時度支郎中周公嗣武被命與公計度蜀賦公請併付嗣武審覈嗣武尋亦是公獨謂遣官勸糶及民賦準粮通判知縣以能官展減磨勘是三者未便詔又下公公曰大者已行則小者姑可置惟糶買官請五得三必固以請上又從之蓋自淳熙三年之秋九月迨五年三月僅一年有半而奏聞凡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同列徃返七劄封下尚書哥其奏八詔如初議克底成績嗚呼其難哉習坎有亨維心亨彖釋之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以孝廟之聖主於上范公之賢議於下猶以淳言異論始疑於終信非公剛實在中其能行尚而徃乎民既樂與官為市牛車擔負千里不絕會歲大稔父老以為三十年米價不若是之賤深洋開繪象祠公飲食必祝縉紳大夫士采民謠以獻無慮百篇而資政殿學士黃公裳所賦漢中行罷糶行二章尤為卓絕四年五月丙午李執進言范成大奏關外交勦倍於常年蓋由去歲

罷糶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耕作上曰免和糶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准等奏去歲止免關外今從李繫之請並免蜀口和糶為惠尤廣乃自倉部遷天府少卿及范公刀景止首問可保其又行不范曰繫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繫上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繫也其後如鹽如酒及和買布金力欲大第奏蠲以盡除民害會以疾告老而卒詔謂置和糶能寬民力特與遺表恩澤一人洪惟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動運憲法裁抑因賞上自中宮以及妃嬪戚里宗室內侍替御雖親臨當得之恩皆從減損至於遺表恩澤法雖寺監長則亦復削去於外無所吝若其生未及月而公卒及長從父兄習聞公行治又與父兄皆獲交于公之子璵璠嘗以公罷糶本未俾識篇端未幾又以書來曰先大夫之葬既五十年而未之銘雖墓之有銘非古也而今是無以久其傳子為我書之按狀則仁言善政有不可勝紀而大要則誠求故中剛中故事乃據其要者而誌之曰公字清叔系出趙郡趙郡始於秦司徒曼曼生璣璣生牧牧相趙郡趙郡始曰左車左車之曾孫曰秉從穎川秉之六世孫從從江夏秉之七世孫頴從南鄭頴生節節生固固皆漢三公緣是李氏為蜀望曾大父平大父講贈奉事節父



輒以公陸朝贈朝奉即母金氏贈太宜人承事生

二子朝奉為次畚有志節嘗游秦蜀太梁浮淮泗江

浙道荆楚所交皆一時名流晚益貧公未冠以詞賦弄

舉于鄉尋以春秋首選擢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左

迪功郎州安仁縣主簿石泉軍教授用薦者改左

宣毅即丁母憂服除知眉山縣簽書隆州軍事判官

轉運司檄兼權通判益州監高檄兼權綿州及解州

事會通判闕又攝事改攝通判州權發遣求軍軍

利州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勅充充四州類省試院考

試官權本路轉運司事權主管四川茶馬知興元府

主管利州東路安撫司軍事除倉部員外郎總領四

川財賦軍馬錢糧陞郎中除太府少卿遷卿未受

命致其仕積官至朝奉大夫以長子璟陞朝贈朝請

大夫以仲子瑀累贈至通議大夫始仕安仁會朝注

行經界法命鄭克使蜀公受檄行視諸邑區劃平允

人已覘公器識石泉學校不其公白郡廣贍養之田

請于朝增薦送之目眉山號不務治曰此不可以力

操也且為科條能使百姓知孝悌忠信故自愛重而

耻犯法州承虛額而取之縣縣無從出州以常賦愆

粟產僧與夫田契等錢認別貯于餉所不下數千萬

今指其什二三凡謂夫之地皆除稅一年數州之底庶

其少隸乎四路故輸縮于利沔大吏諸郡凡費六千

而闕外諸軍得緡僅鬻半直公白制置使蓋令民各

輸正色估錢之半足不過五千而給軍亦如之軍民

必謂兩便將頭子勘合錢皆增舊數公控于諸司大

畧謂頭子錢者貫取五錢其後累增至四十三近

又創增十三勘合錢昔者一鈔及石貫匹兩取三十

錢近又貫取二十今以萬緡為率分為千鈔頭十加

百二十緡勘合加二百緡四蜀之廣一歲之中錢之

出入不知其幾也以萬緡計之每一出入輒取三百

三十緡四川錢物共以五千萬緡計則是五者當得

百六十五萬矣朝廷勤卹民隱下有司除去虛額以

三百萬緡對減除放認合數下丁寧懇創二年于茲

有司商確僅有成議夫以三百萬緡分為數年對減

虛額是每年所減不補自萬其艱澀如是議者乃復

設術陰取元年添頭子二年添勘合二歲之中比所

減虛額之數不知幾倍而人莫之悟為此說者蓋臣

之不知也公不惟職思其憂蓋以斯民休戚自任於

百餘石以餉綿州之屯石亦十千公言之制置使謂  
 欽民安能勝此三役繇是期會稍寬暨公總攝賦乃  
 為奏請蠲左綿之輸公在綿會歲稔請于諸司檢放  
 振卹諸司不能奪聽免四五等戶而期會滿急公謂  
 常平免役令義倉穀專充賑給不得他用遇災傷給  
 散行訖聞基公乃如令減價出糶以備錢貸下戶仍  
 代輸秋稅庶勿誤贖軍且奏且行又聽民以茅秸易  
 米備粥溢楮及親衣食之所活十萬人時總領所猶  
 取糶於綿公力陳不可又為畫補糶之策餉使行之  
 米價頓平議者始以好名譏之迨明年歲在戊子印  
 蜀鼓漢及成都間盜賊遽起而綿獨按堵然後知公  
 之見遠矣印亂未弭宣撫司令詰盜故公謂始於諸  
 縣租稅趣辦大額初以八十萬緡為額其後至起九  
 十七八萬故民窮盜起不謀同時議者不過發廩勸  
 分然義倉一萬餘石為軍儲之外僅六千餘且六縣  
 之口二十萬計其何以給之况民產蕪蕪雖勸分貧  
 種所出無幾此必上司於糶本實額內除十四五萬以  
 免借稅之害於折估實額內除六七萬以免刑錢之  
 害則百姓樂生雖驅之不為盜又論印之患三一  
 曰州所欠總領所十萬緡慶新以償借其患無窮二  
 曰豫借民稅多至十萬三曰今歲終尚負十餘萬則  
 八十萬之額且不能赴此非假以數萬而責其後償

不可也凡皆利病之至切者印之浦江鹽井歲久百  
 三十餘萬緡者都轉運司權之以制低昂課有定入  
 民不知也自郡守增歲課歸并州以資少府私用  
 而民始病公併請于宣撫司更法平糶亦省刑息盜  
 之一端也厥後公總攝賦遣官覈其事日輸不過六  
 十擔糶為六十斤價十有四千凡減鹽十萬八千餘  
 斤為緡錢十萬五千半盈之精與隆簡無異總所自  
 推州不與馬公之勇於為善類此永康之民出入禁錮  
 關者有征公為之弛禁凡三百萬錢而小家負課者  
 又蠲萬八千緡有奇兩縣力役之征以旁近郡為駭  
 公又并郡帑之餘為代民輸凡五萬緡會威州蕃  
 部寇邊公遣戍增餉凡半載而民不知役制置罷公  
 上其勞詔遷左承議郎宣撫使參政王公上其最認  
 又遷左朝散郎乾道末歲凶民飢公以刑獄使者領  
 常平先事發廩又下令蠲去客戶稅租各十之三所  
 活至百七十萬人沈黎青羌吐蕃首領奴兒結等鈔  
 傳數百里剽殘度九折坂戶輸而人撫之貸米粟  
 千五百石有奇耕牛犁鋤之屬四千有奇丞相葉公  
 某嘗欲以推酷蠲之民公謂請毋以他以成都言  
 之日蜀酒二千緡歲七千餘萬計三年抵產必二百  
 十萬其誰能辦此曩歲聽民請買一道之廣僅有縣  
 鎮六十餘所應今而錄此湯產上身者十五六此與東

南酒坊不可驟論也萬戶酒之說則習俗各異如成都十縣歲為酒息八十三萬緡若數在民間其為害甚於官權也識者懸之公攝茶馬司日詔吳提舉買馬且俾歲市七百疋公奏使歲士百而止須爭先拔尤有妨茶馬司歲額况考緣增多不止是耶請為官認提所買之數發往興州奏三上不報又條奏七害大畧謂乾道三年以前吳璘以買馬奪御前三衙歲額故提舉茶馬官續甯張德遠皆以罪罷璘充文為之禁止而後軍實確足今而命提其弊復見况兩司競買馬直必增外驍羗夷內耗國用又諸軍青草錢乃馬軍資以自贍十年間託買馬以拘收而實奪之雖有旨給還又未施行也三邊各有大屯而興州一軍獨聽買馬使皆援此為詞從之與抑拒之與諸軍必並緣私販宣撫司必禁止此必開二司之隙况璘護送鬻馬客以防抄掠今提乃抽索吏人須知此必各有行移互相牽制臣反覆思惟無一而可足時吳民擁兵拜世公亦欲假是分提之權非但為馬政請也漢中久旱公重夜孜孜凡以請禱於地者靡微不至是時劍外九州和耀興元為多又以為運所餘芻秣不貲公嘗匹馬行阡陌間密訪民病有媪進而言曰民所以飢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公益加感歎乃奏夏料宣司糧皆糴而秋料宣司糧大軍糧

以突傷關總領所或放免或停糴糴既不及民大悅公於是已有意於九州罷糴之請矣絳州之屯歲於彭漢絳石泉省計截糴二萬餘石而鼓之勞費倍之且縣之米價石伍千而遠輸者反不下十餘千公請差官就絳糴買以寬民力范公成太嘗奏與范請義士并金州保勝軍開外四州忠勇軍皆與義士一體異名蓋陝西弓箭手法非調發不得差使公與府都統司欲以義士看烽利外東路安撫司欲以義士把關非法也乞放陝西舊兵修威寧法詔從其請公奏謂成西和皆要處而文州諸羌反側未定今既難以烏合禁軍差替鄉兵都統司又不肯差屯駐軍今守關看烽義士忠勇軍又礙近旨如此則拘違法之徵文成撤備之大禍又關外忠勇軍并弓箭手等給地免稅之人與興洋義士不同始因宣撫使張浚吳玠等措置馬步軍二千餘人已經數十年軍額見存如一家三丁一丁為軍二丁為農或耕或戰各不相妨諸軍自備甲馬各有部曲並如正軍自乾道後宣撫司始令依義士專法然猶在此若屯駐在州數關或一月一替或半年一替未至全年放散今制置司僅以農隙教閱五十日夫五十年訓練之卒而朝縱之經年不教則事勢退墮與義士無異此臣之所甚惜也以臣愚見興洋等州義士并金州保勝軍未

嘗案使自當依制置司所引專法施行而四州忠勇軍弓箭手及興利義士文州忠勝軍守關看烽堽教閱請仍依久例惟申嚴私役之禁可耳公之不為苟同又類此而於吳氏之事橫尤切致意焉先是公宰眉山日較成都轉運司進士因策問極言以假兵柄之患忌者或持以示挺挺蓄憤久矣至是滋怒暨公領餉事挺縲奏謂軍食陳腐龍劍米麩黑孝廟內批凡拜賜公公奏此土實不同也乃各緘樣進呈上大悅曰李繁發瞭了如此於是挺之妄窮矣未三十年而賊以蜀叛士益服之先見公講學臨政皆探原尋流取法前古讀書有春秋至當集春秋機韻春秋集解又採撫羣書自春秋迄戰國時事以年月而紀之曰戰國新書又有通鑑漢唐詩節漢唐事類三國捷徑南北精華其為文則有騷壇武備有志筌集有雜露碎珠有韓退之書墓表至有經語提要其臨政有理財要術荒政錄榜不致舞集細編條畫其備錄西憲雜記推收集山南雜記師關備錄總所財賦源流總司雜記奏免和羅錄自經史子集無不覃思研精晝抄夜誦自號桃溪先生子曰桃溪集一百卷今藏千家公歷任三十年所交皆當世名人傑士而平生受知如葉公某法公應辰晁公公邇公武王公炎王公之望查公綬蘭宋公似孫范公仲慎馮進人才如

宋公若水楊公大全李公舜臣楊公申韓公炳黃公震范公務馬公覺呂公商隱張公子震王公富賈公士幾其後各有以自見于時類皆試主文所得進士如費公士寅安公丙劉公甲陳公咸李公興公宗游公仲鴻自餘不可悉數公事母太宜人以孝謹稱母得風痺之疾扶侍者不輒侵膚公以身嘗之而志甚苦至於兄弟患難相救有無相通無一聞言從兄江西刑獄使者望臨一時講論慶酬弟兄自為知己公娶史氏封宜人以仲子陞朝贈碩人四子重祖文老皆早卒環用薦者改宣教郎尋以通直郎致仕瑪朝奉大夫知涪州女一人適朝散大夫前知成州羅仲甲孫男四人富民承直郎發善貴州判官澤民將仕郎安民覺民孫女七人外孫男女五人年六十有一卒於淳熙四年閏六月壬辰葬以六年二月甲子墓在晉原縣鵠鳴御恩里甲山之原銘曰

天生斯民后王所司小大相維是保是師是心之存則善推其所為民我知覺民誰溺飢斯須弗存養越齊肥舍是非之公權利害之私匪盡於淳議則沮於不見知烈烈李公惟義是比之死靡移上乎君心內格眾允外銷羣疑嗚呼誠可以動天地貫金石矧氣而同體者乎

宣義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隆并研牟君錫桂嘗命其子才從予游年二十餘已穎異不凡予知其所從來遠矣奉使東川桂爲金水丞而知其賢而舉之先是桂以嘉定元年進士調資之龍水尉明年上祀明堂賜高年爵桂之父封承務郎桂擢命書語以介壽名堂劉文節公賦詩予不佞幸與時賢皆屬知焉於是人謂承務君之隱德以子孫顯是不蓋然人心之靈皎如日月雖已所獨覺人未及知而見乎蒼龜夢後發於聲音笑貌且不可掩况刑于室家行乎州里鍾乎旌嗣望而知爲有德君子也錫之繡榮播之歌詩曾是以爲顯聖子遠靖未反桂以書來曰吾父以嘉定十三年四月丙寅棄諸孤猶恃吾母以立也紹定元年三月己卯又喪吾母焉桂也童未即殯將以三年十月庚午合葬吾父母于井研縣金紫山之陽五言詩于同生友太守丞丞兵叔承冰狀吾父之行以請銘于夫子夫子知吾父子若也吾弗敢他有請也按狀君每慎于伯康甚系於陵陽爲有姓自入國朝舉制科第進士代不之人族大派分其居巽中岌岌趾者君之先也均順之亂書堂遇害惟樛子允良有姑未笄獲之以獲得免姑又撫而教之牟氏之不絕如綫繫姑是賴姑於君七世矣允良生昭安孫是子孫蕃衍爲三幅詩書家君之考諱格取陸贄牟氏無子與從兄其妻兄

第也乃取其季子子之是爲君事父母不啻已出始時外家全盛此徙井研資產且屈叔父時兩通荆成都府夫人遷依焉會有疾疫君併失怙恃踣歸故山道疾血嘔見者感爲出涕以歸謂從父弟森曰吾兄弟孤子而兩世未葬事有大於此者乎俄而得卜殆若有相負不能自振爲後學師歲資束脩以給覆艱居約有人所難能者端意寡言大人與言不疑其欺或言其欺以爲聞及責其欺他日與言及斯之信如故東鄰不戒于火積蠶盡蠶倉皇問請君主之君取以給焦爛者而返其餘其信于鄉閭類此桂始仕龍水公祝子禰曰書生初筮毋苟得毋濫刑官無小爲朝廷燮燁自姓不獨爲家榮也桂服行惟恪及仕于富順于金水則君已遷行矣疾作桂謁生兒身持猶卧起訓詔如平生踰月乃卒得年八十以子外朝贈宣義郎取宋氏封孀人間關貞雁克相夫子以須子孫成立年八十有三男子三人長即桂今爲奉議郎知什加縣未上子曰價曰儔女子二人適鄉貢進士喻儀詔次杜似曾價儔及三婚季女皆先後卒孫男三人長即子才舉嘉定十六年進士今爲從政郎監成都府茶司賣引所次子方子脩孫女四人長先亡次通眉山張君往復來李二未行曾孫男二人壽莊壽胎女二人外孫男六人外曾孫一人世率

謂道降俗薄風氣靡訛民生之仁且壽有不逮古子  
 獨謂二氣五行之運亘千古如一日古今無異民也  
 聖賢之訓惟無逸則壽惟仁則壽益氣稟雖有濃厚  
 而培養荒治則存乎人世往往不之信今觀年君與其  
 夫人生長身康健間翰苦而康壽壽考以祚厥家  
 則是心之存非保壽命宜子孫之道乎銘曰  
 莫樂年安貧莫壽乎憂勤執堅早而不苦孰與樂  
 而無根

壽林州僉書判官陶君墓誌銘

始予聞諸柳文惠侯曰楚之南少人而多石而歐陽  
 文忠公亦曰鬻荆鮮人秀厥美為珍怪心竊異之五  
 方之民雖氣稟有清濁而降才非殊亦係乎風化何  
 如耳姑考諸近世倡明正學以紹孔孟之傳者有前後  
 迭出幸在湖湘間至於登朝著仕州縣奮科第者又  
 不可勝數然後知柳歐之言固不盡然抑亦風氣有  
 時而變移邪子識陶宗山處于南宮于策府于經筵  
 博覽強記而爛於辭固疑全雖楚南小郡不為無人  
 及遷靖又多識全士其間如滕謹仲處厚蔣成公  
 順厚從予游皆通經窮理益信士之賢不止此謹仲  
 陶甥也日以書抵予曰吾舅壽林君將葬敢以銘  
 請且狀其事曰君諱惠字南仲全州清湘縣人陶氏  
 系自崇桑避亂南徙樂湘中山水而居焉有強焉為

東上關門使有幾先從山谷學文字嘗寓零陵金舊縣  
 零陵今之居洮村者乃其派也遠祖碩曾遊太學仕  
 至將佐聖王薄曾祖鏡齡合法外由庠仕至澤州推官  
 以承奉郎致仕祖卒不仕父森修職郎監衡州耒陽  
 縣酒庫妣唐氏君自幼資稟敏學于淳熙間程氏之  
 學盛行君得諸師友口誦心惟期達諸德業既再冠  
 鄉舉會學禁事起退而教授鄉里嘉定弛禁君之  
 志少伸乃舉七年進士調昭州平樂縣簿尉政濤  
 州司理參軍濤之官久始至無君指奉以築室關軒  
 于園之側扁曰明聽卧興其間以察囚情攝桂平縣  
 縣彫弊糾罰煩請於州曰如是則可為否則有去耳  
 州將從之居八月州無逮吏之擾民無濫罰之怨事  
 亦以濟洞寇為擾有妄獲平民為賊級欲要改秩之  
 賞刑獄使者命君核實君為伸其枉使者薦諸朝  
 在淳四年以頭舉去三貢闈陞授至管邑州溪洞司機宜  
 文字邑當南蠻之會控控諸洞異時居是官者為  
 洞酋所餌貽輕納侮君一切謝絕歸橐蕭然遠人畏  
 慕尋有被帥檄至互市擅殺入於邊郵傳聞朱實使  
 者雖命君究詰實以盡言謂屬君持不可曰所殺二人耳  
 餘皆不實使者大怒察吏亦有先后後異者君不  
 為改使者異亦悔情就任辟昭州教授君在邑凡三  
 攝州攝教事一年皆善其職至昭視事閱月丁母憂服



關廣右臺蘭父辟會書鬱林州軍判官過期乃往  
僅四舍若有所感而反發疾三日召仲子建付以家  
事屏文却藥以紹定二年十二月癸亥晦卒于家  
年七十有二公爲人神整而裕節安而和一介不  
取與燕處無惰容臨事有大慮爲文尚理致宗在  
于朝家問徃來必勉以名義字閱其狀而嘆曰楚之  
南而有是人邪謂人少石多既譯其邦之人謂之  
秀者鮮則湖以南不爲無士且吾所見於全之士不  
爲少况如君之言德其在海在豈皆以畏知謹獨  
塗枉疏滯爲職之先務既非文俗吏所敢知狀所謂  
神整而裕節安而和又非閥理多而善德又若不能然  
則子雖未與君接而其內外親友所遠見聞者若此  
子曷敢不銘君積官至承直郎以引年致仕轉奉議  
郎取唐氏再取王氏生四子子男三人折繼卒次建  
次柏女子子一人嫁進士廣廩孫男四女四人建等將  
以明年三月壬辰葬君子栗山竹君所自卜也銘  
徹昌殿手而置其逢以獨善厥躬亦或庸之則日  
朕而途窮揚清風兮淨邑識遺恨兮幽宮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九

渠陽集

墓誌銘

江油縣尉馮君墓誌銘

子守漢川日錄事參軍馮君甲有士行予知之未及  
舉會君命召則以屬諸後至者以而未聞或曰以  
疾去矣子未之信也後數年迂靖甲以書來曰我先  
君以開禧二年四月乙卯卒以嘉定八年十月丁酉  
葬于魏城縣清泉鄉艮山卯允合墓木拱矣而未有  
以銘其窆昔歲幸備僚吏將以請而弗之敢既而疾  
病連年數不能生今季少間敢以吾友李茂龍之狀  
控于執事子執書慨然曰昔負蔽賢之過未有以贖  
也乃弗果卻馮氏之始以畢方支子食米馮序爲民  
至唐有禮部尚書仇四世孫存官長史隨僭駕入蜀  
徙名數于綿長史之孫光傳以行詎刑于鄉生承奉  
郎因因生堂堂生汝舟以太學上舍生同陳伯陽東  
上書論時政請斬六賊後勸進應天府府府王時雍  
一時想聞風采與張忠獻公爲至交一子銖以奉議  
郎致仕贈朝議大夫娶文氏生四子長適之舉紹興  
三十年進士終朝奉大夫知普州大宜之舉淳熙十  
四年進士終通直郎次即府君諱誠之字明仲次思  
復舉紹熙元年進士終通直郎爲范氏婚後益同產



兄弟皆以儒科奮維君屢試有司不利而著書從遊者數百人僅以乾道四年鄉舉該界舉恩授迪功郎則君蓋倦遊矣親鄙勉之仕調龍州江油縣尉吾外舅楊公夤為守首加論薦主筮官茶事彭縣辟君昌茶帛庫不敢吏也留之莫府而師事之改帥安康又辟為屬會以檄歸至漢中之屬邑而卒年六十有四取章氏直菴居士梁之子三男子沆先卒次顯臣季申舉嘉定四年進士七女長適文寅之次章夔一次其疇次段鎮次樊巽次某某孫男 人外孫 人君性端愿事大父母以孝著方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諸子環侍東西兩廡篝燈相望書聲聒至夜分朝議即世君之兄弟駭星屋矣哀毀過制終喪兄弟相持泣義不析變三世聚指千無一間言始楊伯昌子謨為校官虞仲易剛簡馮通守皆願交焉去有越足編檢者或責之則悵然曰季勿使馮公知前言往行後生不及聞者必縷數之後進有片長動色推獎間有言人過者正色不顧成都同舍生以竊衣被執君自外至曰非吾衣也釋之其人媿悔卒為善士有亡友之女失身貴人家君袖金叩門請贖以妻名家子其宅藥疾賙貧殆不可悉數雖以是費用日乏居之晏如也方待戍江油儼所召君攝大安軍倉官隱陷凡千石有奇樽浮濫精出納踰年償舊逋之半又白饑

使以實數聞則官吏咸賴以免而軍饑無闕將士感悅尋又被檄市練千潼之屬邑吏以惡練呈白君愀然曰民供軍以自安也今以高直易沽濫是有民負國也盡澄宿蠹仍得善練在江均不遣吏奉人御異時官取魚鹿動十計守貳以女皆有魏君曰廢例請自裁始委敏愜畫過目成誦未弱冠謁李知幾石於成都學官一見改否延之學職啗周程子書學禁方嚴不肯撓屈每文之不售也黎明正衣冠危坐與諸生共講退又及覆溼沫每謂為學自一念始一念欲萌天地鬼神竇臨之故事親於孝事凡公佛公友必信臨民翼翼惟恐傷之進趨有度鄉黨會聚君待則諱者寂諱者莊識與不識望而知其為復菴先生也不事造請張季長纘守郡欲一見不可後以鄉飲之禮踵門訪君且以文為質西強起焉季公石史公楠季公叔獻君所師也劉公儀鳳黃公鈞陳公損之章公森季公益君外友也而季之情分尤厚君前後著書有復菴讀論語十卷詩解十卷書傳二十卷易英十卷誌銘贊記詩又五十卷藏千家茂龍之狀曰先生之學足以用世而私淑諸先生之行足以厚俗而官止九品愚謂士大夫出則師保萬民居則父師鄉里其為成已成物一也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遜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且貪止一

人而害一國也然則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其功用  
不已大乎况居官則小大相維未必盡如已志固不  
若淑黨類厚風俗則美善蕃殖所及滋廣也是則銘  
銘曰

遇不遇有命行不加居不損有性而况國人被其忠  
信子孫世其篤敬其為過則已多雖九品其哭恨

藏脩先生李公墓銘

賢慶元年余待罪太史氏新通判武岡軍李劉秘書  
言曰劉之王父年三十築室山中以藏脩名其室隱居  
樂道凡五十有餘年鄉人號曰藏脩先生以紹熙三  
年正月 卒二月 葬於所居十里靈墓之原

取樂安縣進士周光女有賢德年四十一卒子男  
四人琚瑤玖琇孫男十有四人師古萬里好古懷古  
秉古學古復古振古希古劉存古從古博古喜古孫  
女三人適進士羅邦達周山父羅煥曾孫男女八人

劉於諸孫為晚出王父孩提授書教以孝弟謹信餘  
力學文王父卒之十七年劉以貧求仕始獲齒名於  
嘉定元年進士籍又十有八年墓明之石未識大  
懼因循歲月無以光昭令德公知我者也敢微一言

之東嗚呼余於公父何敢以它詞為辭乃為之銘曰  
公諱彥華仲實其字李氏之先世居成德唐支十三  
曹明在季黎國公傑明之次子傑生三男曰紹承嗣

以祀墓祖諱武廸其宗紹流嶺外嗣歸京師曹爵濫  
下宗曰詞武廸其宗紹流嶺外嗣歸京師曹爵濫  
繼宣三其人紹承乏裔紹實生濟濟生穎士踰領西  
歸仕不得志南奔豫章以章名子昌黎韓公銘成王  
誌或亡或微曹始就事益微其詞為奪曹諱克儉生

懋統承子章始自豫章好撫宜黃然生益系不詳  
生與興復生英又廷崇仁白沙是管曰嗣務本為公  
高曾係為公祖持為公考考登辟繼踰冠而大從祖  
曰儀與從兄浩言論風指前脩是蹈歐陽公微兵解

沈氏與嚴拙翁甘公同里受書于嚴歐兵為友內外  
重於學成行美歐公上書請誅六賊與陳伯陽殞命  
權應養父夙好辟影藏跡公與同舍榻樹宅寥寥故  
藏書至萬餘 軸硃硃展夜鉢心刺目難初鳴輿奉

母飲食退即危坐聖賢是即天文地理禮樂律曆兵  
謀方伎毫公縷析體習既精晚而有述曰藏脩室與  
巴谷集經傳辨疑禮樂遺錄合而成書卷三十六二  
具著書公與有力兵吏部曹編年謄錄亦查從公詔

疑辨感先疇素薄母陳好施養志不違惟躬自瘁雖  
一衣衾或數千載然嘗為飭以教子弟其言有曰齊  
明在內盛服在外所以脩己母陳早廢養不遺陸九  
十六級君七十矣人以為難執喪盡禮書之所為至

多必紀有不可紀則如其已行年九九盡道而死士  
雖不遇碩養身亦與其徇物無得於已嗚呼仲實又

焉取彼

李次琮墓誌銘

撫崇仁有隱君子曰藏脩先生李公彥華余嘗以其孫劉之請銘其窆祔三年劉通判武岡軍未書靖曰既有以見王父于地矣雖然先君之葬劉與弟傳古支綴殘頁僅識歲月于壙今十有五年矣劉不佞蒙寧宗皇帝權自主管戶部架閣為國子錄尋以罪斥今上起之祠官命之郡貳會郊祀恩贈先君奉事郎妣孺人將以命書告弟願未有以銘焉嗚呼公其終惠之餘闕其狀憮然曰士之隕阨乃至此邪國朝以學校育材以科舉取士濟時貽後亦去益矣然而篤信好學守節厲志之士有不坐盡由此選益其祔上以權謀利祿為操世之具下以揣摩迎合為擲寵之資以位天地育萬物之身顧為小小得足驅迫嗾使以終其年然則毋惑乎李氏累世而不一逢也乃為之誌曰君諱璣字次琮系見父銘五年喪母周以儻之扶攜則起授學至仁義大端必反覆開說曰人所為貴於物者凡以是耳故自勿過大義不以章句為能然性穎悟操筆成文家儲書萬卷皆父手澤君口誦心惟自道德性命之奧名物度數之詳象緯山河之廣靡不究極國人弟子挾策問疑莫析縷解聽之者如醫得相惟深疾釋老氏書於事親從兄睦族

御下咸叶義盡分人謂克肖厥考客有嘆老嗟軍者君曰第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今窮不得志則善其身以見於世者吾儕所當汲汲而暇憂其非我力者乎工部尚書何同叔異聞其言而壯之引為上客嘗從容為伺言近世諸老講明義理過漢唐諸儒遠甚顧瞻象鐘律氏族軍法之學有講焉而未盡者吾欲從公借麻姑山考讀書一二年證其所見以備闕文何公忻然諾之會劉迫官期奉君濟湘乃去故何公聞君之歿為之出涕且吊臨甚哀去君娶具氏同邑青雲鄉進士諱洪之女相夫教子行應儀法前君十七年卒子男二人長劉次博古女一人適進士羅煥孫男四人壯籽耕船俱蚤世劉兄弟幼受義方之教長以詞賦應舉君語之曰科舉累人汝以貧故為之吾不汝奪盍自力一經與其彫蟲篆刻又舉業之下世劉以明春秋中嘉定元年進士第調潭州寧鄉縣主簿待戎五年始得奉君為道林猗斃之遊秦知政事術清叔涇守長沙召劉寘莫下因留君東閣嘉定六年冬詔以劉幹辦成都府路安撫司堂帖下州毋辭七年春君至江陵謁湖北帥趙彥仁方且告之曰吾觀星象狀難將作公當訓民練士以守襄漢趙公傾心咨策甚悉俄感未疾趙一再挾醫問疾不克起為治喪且

以文哀之屬繼無它語惟曰小子劉其正學直道無  
有吾教劉殊州獨哭跣護邊里以是年七月甲戌得  
卜用治命葬于所居梅亭之上後七年博古樓梅亭  
地淺薄改卜于同里盧墓之原與藏脩先生兆相望  
亦君志也又為之銘曰

厥氏孰宗唐大支兮厥紹綿綿弗棄基兮厥考荒之  
若有開兮厥生而秀報在茲兮厥既開之報則則兮  
厥子是佶君何允兮

張晞顏墓誌銘

漢絲竹張君庶字子晞顏取同邑趙氏慶元五年焯趙  
夫人寢疾嬰爰不功十月辛未君以二疇塋及貳塋  
如縣之普閭鄉柔遠里下乾山之原吉日即死則葬  
于是以趙村明日癸酉夫人卒君哭之慟亦卒此塋  
以明年後二月壬寅遵治命合葬君夫人俾眉山史  
子正擇之狀君之行子正端人也其言可信後而漢  
魏以來墓石不銘人以爲曠禮故圯葬終弗校也後  
三十年余自從臣以言事得罪竄在蠻荆圯通守長  
寧馳書謁銘維張氏遠有世緒亦公文矩始徙絲竹  
生成舉賢良方正科贈太師秦國公生五子長灑以  
累舉恩得官終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其率爲忠獻  
公君則南嶽之孫承事郎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累  
贈朝散郎杓之子也妣安人楊氏庶母安人王氏公

承自愛重恪守家法爲忠獻所知常誨之曰孝弟忠  
信學之本不然雖二於文詞無益也又曰讀書當潛  
心誠意方有得不可虛過光陰又曰宜親良師友求  
善言敬信力行之忠獻之子宣公亦勉以讀書求友  
孝弟忠信戒浮虛務重實君拜拜而受始公生四年  
朝散卒妣孫夫人年八十君與其兄通判隆州茶  
事重闈盡孝忠獻歸蜀舉隆州東去君未十五代治  
宗事法度聲譽祖妣卒治喪盡禮孫夫人之姪是爲  
牧齋先生松壽以節行名于蜀天下士可其意者無  
幾而待君絕異每移書規儆則揭諸座右日省焉初  
隆州既以忠獻奏任得官還蜀復召君欲官之會忠  
獻薨公侍宣公護輜歸長沙留九年宣公關檢禮書  
院教授後學嘗讀書過解釋屬君筆之題曰南軒書  
說君亦記南軒語題曰誠敬心法今手澤皆在宣公  
將述考志推遺澤以及之亦未及而卒紹熙三年宣  
公之弟兵部尚書杓出鎮襄陽君之二兄故知九隴  
縣某知龍州某往省之拉君與俱道遠潭州劉文節公  
將漕下士如飢渴因九隴龍州欲一識君且語之曰  
忠獻南軒之志尚書必成之願年大折腰非且盡與  
之子君曰吾不爲是也誠如公言計當出此他日尚  
書從容語君則固變焉曰汝志不可奪其以此來君  
歸語不及是教子愈嚴紹熙五年冬尚書申前言益

力始遣圯行奏補將仕郎今為奉議郎通判鳳巖軍次遷後二十七年卒三女長歸蜀郡范澤爾後以通直郎致仕先公五年卒次歸靖共楊伯實李適若泉馬傳父後三十年卒孫男六人長曰華凡再舉半禮部次倚次鼎臣亦與鄉舉次巽臣次傳次仔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外孫十有二人嗚呼公侯之子孫重珪襲組乃其常分老死羣布或不數見然珪組而類其家固不若羣布而光其世范宣子晉之賢大夫也猶以世祿為不朽則世之不宜子者庸何貴乎况君祿及而固謝焉非真知義利之分其能堅志強力若是宜銘銘曰

有名公卿有賢父兄生長見聞習安少成匪祿而裕匪爵而榮子鄉爾許子墓爾銘

孫仲鄉墓誌銘

孫氏之先居青社七世祖鏗咸平中主江陵石首簿卒官葬純山皇華原為 江陵人至四世義安皇任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文安縣開國子東贈金紫光祿大夫嘗奉使成都移鎮西川以平晏州夷平秦播平緜茂城瀘南建石泉軍夫監忠勞錫之祿嗣蕃衍曼碩絲是孫氏為荆右族生濟皇任朝奉郎掌廣東府錢宜文字好賢獎為鄉里所稱語在墓銘則從父弟同判西京國子監律所撰也濟生鈞皇任奉

議郎江淮都督府往備差遣以疾請主管崇道觀以歸尋命書惠州判官未上而卒其博學篤行語在墓銘則志簡胡公所撰也取李氏中大夫昉之女庶寧侍御史堯宣之孫繼神氏太尉師道裔孫並贈孺人繼師氏迪功郎古之女君與兄揮背師出也君諱堪字仲卿少挺特如成人奉議以靖康之變碎地松滋不事產業率為勞近侵冒君十一歲而孤師夫人泣而誨之曰爾父賁志以沒爾兄弟其勤學厲行毋墜先訓不然吾求無望矣兄弟虞虞承命既免復復城西遺址編蘆架葺而居焉既而田廬皆後其舊每晨昏兄弟帥婦孫問母安否衣師襖寒食視飢飽咸俾節適內外睦雍無間言辟塾延師以教子諸子之願學者壘之南建書室曰竹齋兄弟從容其間講求古人脩身齊家之學文有師法尤謹於擇交初光祿嘗荆義莊於 山之陽以贖宗族之貧者歲久亦廢君躬番錘拾瓦礫鏃積寸桑開數歲歲僅收百斛乃別營泉粟以贖貧者而移此以給先塋之百用泣之以盟約樂景憂章記其事未幾探人有近塋之由為蒙大家所并則倍庚之以給兌北城之奉項平甫安世不妄許可嘗銘師夫人之墓謂夫人與其子不動聲色盡復故業可以愧天下士大夫之忘祖宗中原而不復者士論偉之事兄如重父事無小必稟命而

後行兄以嘉定三年卒年五十有八君哭之慟若無  
意於世者六年君亦五十八忽苦微疾喟然嘆曰吾  
殆將死乎處分家事無遺以三月丙戌整衣冠而卒  
吁氣粟之同而數之脩短有適相似者亦異哉君取  
樂氏故免解進士恨之長女端重婉淑族姻稱之子  
男四人長炳文已卒次夢得以後伯氏凡再與鄉舉  
次思義國子監發解進士次夢符次二人長適承議  
郎知靖州永平縣張轄次適鄉貢進士高樞孫男  
人孫女 人君孤苦持家志念深遠振之賜貧存亡  
繼絕之義又皆爲人所難光祿帥成都民奉祠僭侈  
坐貶職左選君訟冤闕下鄉邦流寓解額未復所陳  
請不獲不已劉文節公分閩日嘗爲上諸朝其勇於  
孝義率類此諸孤以卒之年六月甲申葬君於皇華  
原奉議公之墓互屬李南公書壽狀君之行求銘人  
謂君不獲施於有政嗚呼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爲政而君又何憾乎銘曰

廬士高君墓誌銘

邵武高論過子平靖將屬銘其考君之墓會乎被命  
西歸論追至江陵涕泣而請子謝曰論讓先美必倍  
今貽後子之志善矣自閩而靖自靖而荆子之勞甚

矣雖然子之請則疏子聞我蜀萬里不相及也子之  
先君子之言之行非子耳目所接而責之以論讓之  
事而子也屬讓多忤故所筆置而遺之以不朽之誌  
借曰子不敢不可子之心將慮其不可乎明日前灌  
川路轉運判官李公謹父子遺子書曰論之請也子  
能然然乎子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則子曷敢不可按  
論之狀曰先君姓高諱談字景遠光澤縣璜溪人紹  
定二年臨汀建泰諸縣盜起弗戢流毒鄰邑請  
避之先君曰昔楊川子訓問避寇胡文定公語之曰  
性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淮南漢南  
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  
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也南去則汀劍西去則野  
皆爲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壁吾聞官吏例弗我納  
比去廣信防太守隸利人襄篋指民爲謀數刺殺之  
舍胡公之言未有它策也盜入諸子又請先君曰有  
廟祔在舍將焉之盜至先君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爲  
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於訴我爲直之先君曰獨不  
能揭誠上聞乎何辜乎民而殺之賊怒執諸庭遺之  
以牛酒不釋遺之以錢穀金帛皆不釋先君曰然則  
將何爲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里之耆老如爾者  
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先君曰斯言美爲至我嗟賊  
大罵雖遇害而里之賴以免於戮子撫卷嘆曰嗚呼



是孰為之桑柔之詩曰符采其劉瘵此下民其亂曰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夫梓米禾桑使民無所此是為  
 盜以寇民者吏也而民貧賊與則善良實受其害此  
 千載一律胡可以弗誌綸又言曰抑先君之善也弗  
 止是言勤必由禮法凡吉凶慶弔必親誨人以善道  
 有從之遊必因其職分如劬勉焉以是鄉人敬而附  
 之其卒以紹定三年一月辛酉年六十有九葬以明  
 年十二月壬申墓在縣之南村朱溪嶺之陰村于先  
 妣上官氏之墓先妣以嘉定十二年二月庚午卒以  
 十四年九月丙午葬綸兄弟二人綸為長父宣次改  
 宣之子曰遐孫綸誦其狀終篇又泣而請曰必子是  
 銘否則無以告于鬼神也乃為之銘曰  
 民非自暴吏誨盜亂之既驅綸及無辜吏空厥遺  
 民靡有救因綸之求以識我憂

天台陳子淵墓銘

天台陳君之籍章泉趙昌父爵既為誌之其邑人張  
 子益先之於子友也以其孤元老之請屬子為之銘  
 君之妹之夫曹君山與子益偕仕于靖亦以為請  
 君之行治信于鄉鄰姻戚若此子不敢曰不可銘曰  
 陳氏之先為閩右族徙台黃巖南山是上曾祖端臣  
 實空徽三三二生幾埋尤丘園家子克已子淵其字  
 漢厲名行道表考志生事死葬謹然如初季也弗年

恤孀字孤民困于役子淵曰吁匪長鬻穀則救追膏  
 乃倡義由歲東其租里閭和之民役用蘇同邑鄭氏  
 作配子淵上承下順人無間言申飭其子親仁安賢  
 子淵之卒六十二年鄭年如淵而加一焉有子元差  
 實稱宗職顯文泰定新然鼎立女學淳暑次燿朱植  
 墓門有石章泉所勸我銘申之庸銘罔極

知達州李君墓表

故知達州李君者壽字南公以紹定三年二月甲子  
 卒于州之路寢十一月甲子葬于江陵縣之八里龍  
 山原于時遷靖未返不得請役子執事明年被命西  
 歸過荆州公之子革之大有大過大壯大墮泣而請  
 曰我先君之葬也前安撫京湖北路別公之傑既為  
 其銘其窆矣而未有以表諸墓先君之愛知于子也  
 不復它人敢惟子請子尚記昔年造公殿秩里居杜  
 門掃輓而惟子是親公之先所謂桂冠三季者誅於  
 邦人書諸郡乘公名樓曰英鳳名室曰歡樂皆摘諸  
 邦人之詠而屬子書之西廡有讀書堂則季友張元德  
 洽所記也公之所志所友蓋畧可見子遷靖公有書  
 問道路安否家人權威何如如歐相相在之詞子德  
 其誠至于今不忘然則子何敢辭子嘗考公之大節  
 有人所難能者公之嫡母碩人任氏無子撫公如已  
 子公不知為王氏出也淳熙九年碩人卒公哀毀骨



立父太中公始告之或感涕失聲兄奔走四方者十載紹熙四年乃得之襄陽雁以王氏乃以輕軒奉迎疾烟從行道路觀者皆爲之泣下侍養閱二十年先是太中公嘗訪問得之漢中士大夫爲賦漢中行至是賦續漢中行者盈編是雖人子之常分而爽倫類之變能盡其道而始衷終焉人以爲難其丞郡于汜也會金虜闖蜀汭守王太子帥師以出攝州事虜特騎距境纔二十里所關外五州流民不下數十萬潰卒滿野以青黃紅白巾爲識時出抄掠而師少財竭人心皇又聞西和移帑饋數萬人關公既奮楫又控于臺榭負數萬緡買舟置口以濟流人觀之官舍飯飢賤之槽苑藥疾又爲之斤闕候增棧道收潰散集民伍意丙以清明年虜撤梁洋趨大安丁公燭爲利西帥公以議莫會軍將石宣往獲之宣既卻虜公又還定安集收文書封府庫遣來義人守金牛而後還汭則制柙聶公子述又撤公之巴州矣時陳淮李寶慶竊權興弄兵巴山公與統領官長彥具大鈞師卒三千以往諭以逆順之理乘出降公遂卻所部卒與權輿等歸制司外示不疑而密啓制帥請分隸諸軍以弭後憂帥不果聽資後與黨張福莫簡殺入以叛方興之降也遇帥屬覓易功狀獲以歸巴守避寇乘舟公既招懷乃以刑事付守後亦獲爲己方

公皆不言而賞非及人又以為難公凡歷四郡始守隆慶適丁張莫之亂郡當要衝荆山若巖堡伍謹謀候敵浮言人心以安逢介於集賢之郊地礙帶合伍縣戶口不滿三方餘而下戶居三之二况經潰卒蹂躪廢棄禾稷物價翔涌米斛爲緡十二公發粟以濟之民既登麥又增自爲來歲之儲蜀以民賦煩重節少府用度代民一歲之輸既又增公田以養士旌孝子以厲俗掩遺骸以厚終民至今德之達視蓬若過之郡計又夥然父爲盜數鄰郡病之公自以風教爲務崇孝校旌孝子戡州兵懸卒假供官以獲民物者州以征官不任事命屬吏篤征十羊九收公爲罷去以便行旅州境屠豕盜倚富民爲囊橐公取其最黠者悉以厚賞禽而寬之理州民歸於訟有程時叙以廢契誣奪其從子元龜之產者公照知姦罔由是訟息而民勸於善孰不爲州而公所蒞率尚事會斯又爲人所難能子嘗評其事以爲事親臨民分雖殊而理則一終風之詩子言而毋嘯陟岵之詩母嗟而子思一氣流通此感波應無亡亦誠而已矣奇誠矣雖襄陽雁以曾不崇朝也不誠焉則有墜而相見死而不相服者夫民亦從心誠求之則爾瘠子恂爾傷予感凡以惠無告威弗弭藉恤惠無幽枉弗燭也苟無誠求之心則所欲勿聚所惡勿施嘆息愁恨在彼

而我無與焉嗚呼公乎其庶幾有聞于此乎公之先居汾之孝義自公之八世祖彥從五季時為濮州刺史因家於濮至公之高祖堯言舉慶曆二年進士為熙寧御史知雜以論新法不合謝事徙居江陵由是為江陵右族曾祖興仕至通直郎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昕仕至中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考康年仕至朝請郎累贈太中大夫公四歲以祖父任補登仕郎淳熙十六年以銓中選調監戶部利州大軍倉父卒不行再調澧州司戶參軍嫡母卒又不行七何庶祖母趙恭人卒以祿不逮養倦於仕進從朱文公陸文安公受李有勸之仕者又調監雅州名山縣茶場再轉為鄆縣丞以舉主開陞改官知鄂州蒲圻縣通判鄂州王管台判崇道觀丁王安人憂服除通判涇州知隆慶府蓬州以言者罷貶秩二等起家知遠州積官至朝奉大夫公資孝謹而臨事有大慮其修之家行之官率多可紀既見於別公所為銘諱予不復贅獨摘其為人所難能者而表諸墓

重校鶴山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

墓誌銘

果州流谿縣令通直郎致仕朱君墓誌銘

某少聞諸父兄曰吾鄉蒲江其俗賈實而近本以除塾館士教子務學競相標向高魏氏所館多賢屈指姓名尤稱彭山二宋君某避席請曰其略可得聞歟曰元發名蘊紹庭名希祖元發未冠即有聲鄉曲經史百家觸手成編為文尚體制耻華靡重父師折輩行與交父又客梁洋元發奉母持家訓諸弟人不知其為貧約興二十九年朝廷以四科取士元發在選軌道四年與季弟元璧及從游者又聯與賓貢厚熙五年與紹庭及前東關令華祖皆元發從父弟也同舉進士其後元發終流谿令紹庭終石泉軍教授士論惜之其教局以曰使人精講力踐不專以語言文字為利祿計流谿君又嘗館于同郡之楊崇慶之成得其師法者後多可稱予時聞而識之流谿君卒之年而予始仕不及與君接也嘉定十二年五月庚申君之二子少章秉國以治命葬君於彭山縣鼎龜鄉安東里考君之墓側哀輅行實將求銘於予會少章即世祿十年東國造庭待問道荆州以書抵請曰先君之葬也緩不肖孤無辭于罰必子之諸父君喪也知先君者墓道之銘故惟子請黨有以自贖子追感

前事不復以晚函辭宋氏系出微子爲京兆大姓隋末有諱遠以直諫謫隆山則今眉之鼓山也墓在縣北十里子孫散處於蜀而鼓山之名數日蕃別爲五院五院之後曰爲善贈中散大夫則君之五世祖也始上居縣之西郊曰翠微莊四子仲曰岳舉進士官朝散大夫秘書丞紹聖中安章用事以臺官薦之固辭知嘉州未滿秩致其事里居自中散後世舉進士翠微宋氏由是爲眉之聞家曾大父周士宣教郎成都府郫縣丞大父亘古父煇以恩授迪功郎致仕妣楊氏封孺人生三子君爲長逮事大父左右無違即以迪功郎主應靈縣簿祖考妣猶在殯君食息弗置將謁告歸營宅兆迪功曰是能養志矣雖然家事也弟居吾歸視其成凡親所欲爲率先意成之縣仰給窶窮民有通課莫能償君攝令問故則曰井埋已又徒繫我于此故積負益多君繼遣聽自爲約皆如期畢輸民有怙貨數犯法君至亦以瓜果嘗試君笑却之由是無敢一毫恣肆迪功卒解去服除主射洪縣簿以才選攝戶曹兼倉廳前後守勾龍公佃朱公時敏皆異蒞咨之邑有隸民男其於神祠曰舍身君白刑獄使者厲其禁踰年定羌不報改赤水縣簿司農卿揚公繼與君居同鄉學向舍時爲川秦茶馬使視君謁人愀然曰如吾元發而官不遂朋友之責也即

以上諸朝於是三任爲簿正前後薦書皆不請而獲陞從政郎調果州流谿縣令未上戶部郎官馮公震武總蜀計以同年進士招君爲屬君條蜀利病其一曰今疆場不警而激賞給者科歛如故此何爲者耶馮公感其言節未用定經費歲免絹三之二果之諸邑舊無經界民並緣貿易爲奸流谿負錢帛萬計而業亡稅存者無以輸君討論發摘宿逋盡入貧者得釋俗罵於訟取其險健者折之部使者戒諸縣毋以役人入鄉督賦倚之保正小不應程輒笞掠君聽令以庸伐役常平司委君發糶採荒郡欲以七分糶而三分賑君反而行之郡弗能詰嘗以醜羨爲縣荆譙構或請刻石紀之君謝曰吾職當爾也去官中道感疾明年病致其任而卒實慶元六年三月丙寅年六十有五尋轉通直郎妣 劉夫人朝請大夫諱高之孫石泉軍錄參諱况之季女家世有達爾家謹儉上怡下順後君一年八月癸卯卒合葬于君之兆視夫爵當封孺人二子長即少章次秉國舉紹定三年進士授迪功郎 三女長適揚行之次程文仲季侯森皆業儒適程與侯者皆率孫男五人曾來申之曾顯坤之曾賢孫女四人外孫男女九人君襟嚴而衷衷家儉素而調恤弗吝嘗曰士非無賄之患不能行其志之憂臨終戒二子曰吾自幼立學不妄語不欺

暗教人子如已子理官事如家事雖憂患困蹙然所為無不可語人者一夕之枕晏如也是遺汝曹勉之哉遺文有論語略解二十卷尚書講義五十卷臨仕編十卷翠微編以親友酬唱合八卷藏于家銘曰一心存存萬善做集豈惟子孫賴之使國人弟子咸有所矜式宋氏之祀其永永無極

朝散郎知宜州董君墓誌銘

君諱道隆字德從董氏其先漢之雷澤人自建炎南渡徙常德府曾大父植皇泰議郎開封府刑曹累贈正奉大夫父補之皇朝議大夫荆湖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累贈宣奉大夫父臨皇朝請郎通判池州贈中奉大夫妣錢氏封安人贈令人君以家適任為迪功郎慈利縣主簿丁庶母王氏憂不行服除調永州司戶辟差公安縣主簿改湖北京西宣撫司四川宣諭司皆准備差遣珍州司法參軍漢川府路當平司幹辦公事涪州推官知建始縣改霍丘江准制置司幹辦公事知南海縣改平樂通判融州知宜州君才資穎拔神無滯用自補吏未上湖北旱勞部使者傳公伯成即以攝丞華容任一道賑濟之責屢飢殍死藥瘞貧貧賴以全活者衆傳公摠湖廣餉事仍真君幕府命按行邊瑣時柄臣方開邊趨和者立致通顯君自襄漢及命條兵間事甚悉因奏記傳公力陳

并端不可妄開和議不可輕發傳具以白諸柄臣侍御史鄧友龍劾免傳官吳公攬詹公體仁代之皆倚君為助吳公安撫湖北宣撫京湖宣諭四川又掣與俱潛江有基城義勇三千為亂縣令方審父子遇害君往攝事戮其渠率而撫其餘民用按堵自開禧二年冬我師償於神馬坡又殲於卧虎公屬軍我隨鄂緞我襄安踐我荆復人情震懼君飛書走檄捷如風雨連奔流民剽吏禦人于四郊而二圍涉春未解君招集不下萬衆不惟威令復振益亦潛弭吳曦以蜀叛君請扼歸峽以待王師金州都統制乾輅來歸人情恟恟君測其無他單騎出迎卒為戎用從吳公入蜀感激知遇劬躬朝夕乃以宣撫制置二司議不合知珍州郭槐劾君離次考任舉將皆格不行君改轍之浮諸臺惜其才委攝淨貴二郡郡撫養賙給散鬻鹽貨戶口視昔阜蕃既而西融桑土響保窮聚執張甚守得罪去君又攝融未旬日羣寇從避豈亮以馬政壞經略趙公崇憲又假君機宜文字攝邕羅數自把二國聞之効產惟恪於是舉將再及格嘉定九年班見改通宜郎自擇鄒小縣期自韜斂未至建始以准制置使李公珪復以書召之君惟邊遠若此義不當辭盡室以東霍丘焚蕩之餘被草萊立民社善嘉定十一年之冬也楚州帥坊守忠義軍左側君單騎

往與守相議會有南渡門石珪之變挽軍帥翟朝宗  
以下登城守備山東首領往來窺覘猶豫不敢進君  
率遣使臣寇謙趙洪喻之珪等受命而盟使復其所  
會虜遣侯摯擁重兵迫漣水或慮忠義人爲之表裏  
君以成畧授之皆北向爭死敵凡再捷人情乃安以  
何虜又舉國入寇犯宣化流民爭濟江面繹驛制帥  
復以屬君治戰艦分甲卒明謀倭布旗敵夜遣使臣  
王文等盡驅滁河之舟大小三千餘盡列南岸以伐  
虜謀城中士民咸服其敏會制帥以母憂免官君亦  
隨去不復以聞至南海僅兩月諸臺碎備倭未戰諫  
官張次賢以宿隙論罷廣西路經略胡君規惜其才  
復以平樂留之且俾攝崑洲守貳檢防馬政之弊羣  
蠻悅服繇是甚相聯檣改辟通判融州仍攝崑州德  
寇黃滔黃南卿掠省丁轉鬻于交趾橫山峇民日受  
其困而有司莫敢孰何君與刑獄使者錢宏祖調洞  
丁立硬柴倉南卿戮于市紹蘭之飲藥死左右二江  
溪洞自是寧謐二江提舉此君官俸給素仰溪洞瘠爲  
所脅制君請於經略司撥鹽下州糴膏以廩之公私  
咸利馬宣州餓草蒲野君至發私財旬糴于鄰郡民  
賴以濟諸蠻納戈請降有言于朝廷召赴行在既解  
印綬適有沮前命者君既出竟諸洞係結連屬皆首  
長犯劫象朝廷憂之熟念無以爲君即令再任諸酋

速引去密遣邕州洞官古蘭知縣黃至大以兵護之  
俾該甚衆郡計匱乏又傾私帑以犒勇士且保任以  
聞未報六月丙寅卒于郡年五十有四嗚呼才非易  
得而亦非果無也古人儲才以擬用匪惟緩急賴之  
械樓豈吾輩高望民往往爲數世之仁乃自世降俗  
薄無事則摧折棄置俾不達有事則瀕放扶持惟恐  
後士惟知國爾公爾緩而棄急而求一人譽而召一  
人毀而去士不以其感欣也徒示人不廣且俾夷夏  
聞之得以淺深虛實我焉初余以館職補郡道荆及  
歸蜀吳公以宣撫制置司參議官見招至再甘辭不  
就然前後各爲數旬留因得徧閱吳公賓客精明強  
濟紀出儕等如君者固心期之然而才者名之府忌  
之招固疑君之老于行也卒之一憤一起以終其身  
君取壽氏故同知樞密院昌之孫女封安人前君四  
年卒子男二人長衡年二十以卒次嗣孫女適從事  
郎命書象州判官郭起宗挈其孤護輔還里以  
其年十二月 卜桃源縣之僊洞鄉杜青村合葬  
于壽氏墓起宗繼爲靖州理曹會余遠蹟起宗慨然  
曰公吾舅之所善也銘不可以他屬乃爲之銘曰山  
木自焚雅文故毀材索則然義命有制儂與靡常世  
涂自隘於君何加坎止流逝武陵之原山環水泝枝  
銘章之尚敷來裔

華容縣丞奉議郎致仕沈君墓誌銘

故奉議郎致仕沈君諱連字少逸以寶慶二年四月庚子卒年五十有八其孤奉遺令卜分寧縣仁義鄉古城之原以明年甲申空而介張忠獻公諸孫以君伯氏河所書壙記全州文學詹夢雷所狀行實求銘于余維君系出吳興徙豫章之分寧曾大父元大父世堞父彥珙妣鄭氏嘉定二年舉進士三年大理卿張孝曾為國信使辟君為屬還循從事郎調太平州司方參軍未上丁母憂免喪調靜江府司法參軍京西路提刑司檢法官兼幹辦公事以勞累廷至承直郎調岳州華容縣丞未上致其任轉奉議郎君等東端粹早有庠校聲大理沒於使事君謙經訂律動合軌程麗伴使驚異曰南朝士大夫精練若此試吏為法官每以所上成案識諸策而書其上曰日監在茲其審克之是以用法平恕民無稍寃郡計仰驚鹽以給吏往往抑配齊民君禁防重毒視鹽多寡為價高下不限以常直民樂為市而無損於公歲入視前增倍常平倉前後以緘緡相授受詰之吏曰是腐不可校故未嘗孰何之君請閱實其數以新易陳會郡貳楊炎正亦主其議人頗難之君曰于郡曰幣粟皆官物也以幣羨補廢闕其誑曰不可守莫能移官吏賴以免攝舉事詔延左右生論說無時歲餘百發具舉

學廩用增或告以舊例當獻于郡公曰是朝廷所以養士而可獻乎乃以修大成殿刑獄使者方孚若信稱聞而善之為助材用焉繼冠古縣焚掠生東經略司命君撫定受命不辭訖事為國其所當備京事當更帥長大悅明年再遣臨桂薄正李闕祖閻民疾苦民相君昔所經理曰是皆可久願守之母失京西刑獄司治襄陽以邊防移漢東且兼領郡事尋又還襄寮屬惟君一人往來勞勩會廣澤襄城君入裨其議出厲將士咸中機會制置使趙彥仁方亦移治襄君修十事以獻趙稱之不容口由是與參謀議歲時犒士亦惟君屬拱蒲薦書闕一當路者欲留之君辭去曰奈何以已妨人有宅在豫章城中因徙居焉華容丞當上即挂衣冠不復出矣平生事親從兄交友睦族皆盡其分取葉氏先二十一年卒繼馮氏男子二人曰盎曰榮發俱世其業榮發嘗與鄉舉女子子二人長適蕞州司理同郡宋規次適貢士廣漢張必大皆相聞也孫男二人先述進孫女二人余蜀人也不及與君接按狀所云仕桂日嘗以守法為楊子直所知以補常平之乏為崔正子所善三公端人也所取宜可信其後在襄趙彥仁才之既去又以書來之去就遲速之節始終可觀是耳銘銘曰莫樂無求莫榮無規寧羸厥躬求壽爾嗣



孫武義墓誌銘

嘉泰末其為武學博士福唐孫從之應龍以會選奏

名後二十年其待罪史臣從之以守叙州還奏事關

下過余泣而言曰嗚呼尚忍言之先君以慶元二年

春二月 弃諸孤應龍貧且賤葬故緩嘉定元年

卜寧德縣之孝灣惟丙食厥 月 葬我先君以

妣鄭氏附又未有以識諸竊也應龍不佞階綠科第

海頴州符又累被兩朝追命令先君為武義郎妣

人將以命書告第而墓門之石若有特然重惟昔著

右座之席應龍幸有位焉則以是累子不為無詞余

每惟積善之有慶非曰為其事則有其報也方寸之

動已所獨知而見乎著龜動乎四體顯然其不可揜

况其子孫固一氣之感者乎余不及與君接而知從

之已久嗚呼余局敢不銘按孫氏系出江表其居福

之烏石山下者故光之固始遷也後又徙長溪之西

鄉五代時割西鄉以西為寧德縣故君所居號寧德

之寃嶺曾大父勸大父藏皆不仕父舉取某氏生三

子男君為長壽景主字公輔資醇重獲物敏以嚴旁

通隆陽地理書客有所欵扣語終纏不窮闔土狹而

民稠浮屠氏歲所入厚於齊民民勤瘁節縮僅僅給

休臘而浮屠利田宅羨衣食故中人以下之產為子

孫計往往逃僑歸釋君習其俗而從焉日積月累生

理用饒營室虞寧宅兆凡以承寧孝志若靡不殫竭

不惡聞訟獄家子游學未迄有強盜入室君熟視聽

其自去既矚知其入亦不以子有司其遵畏涯分大

抵若此年七十有四以卒鄭氏同郡小將人以勤儉

相夫子年 前君 卒子男四人長世長次其次

應龍令積官至武節郎新差知靖州李某與仲俱舉

浮屠孫男七人女四人曾孫男女一人銘曰

迺其迺迺迺有闔廬匪匪匪匪匪其貯儲天之册善

至密不疏或報後人永念拮据

孫和卿墓誌

余遷靖之明年聞人孫君過從其族父來為守博志

而強善以余之進之也從容語及其大父事以數行

下且曰將有請焉而未之敢余曰何傷乎亦孝子慈

孫之情也明年以其父祖之所書事狀請誌則君以

靖康元年生以嘉泰四年六月丙午卒且地相去世

相後若此况如余之獨學寡聞安足以知君乃即其

狀而叙之曰孫君和卿諱調系出江表世居兌之固

始唐末徙福之烏石山歷數世散處長溪縣大留村

數世又徙龍坡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父某號柏

巖居士母葉氏君少有異質長通經子百家之書長

深自唐神龍元年薛令之初舉進士士知鄉學



縣之十里曰赤岸一方士習為之不變迨君講授邑中發明經術砥厲名行時亦號龍坡先生閩俗善為浮屠君務以攘異端正人心為己任縣令下車必督咨訪葢館于校官者垂四十年前後著錄之生不下千人由是文物彬旅輩出與義羊分魯焉耻為世俗輒媚語故試有司率不合堂之東偏曰寄隱堂聚書千卷藏修息游其間舉世之所謂可悅者一無以動其心焉嗚呼自屬民之法廢閭塾不修民無父師少師之教於是乃有鄉黨自好者合國人之弟而私淑之譬如大玉李尹雖不幸不以鎮天府襟清廟然含英蓄華輝潤一方所及不既多矣乎哀其遺文得易解書解詩曰義各五十卷左氏春秋事類二十卷冊府一百卷龍坡文集十六卷子男二人坦夫甫甫早卒女子子文長適郭德重再適黃復次適進士林駿曾孫男一人坦夫將以

年日葬君子

其所以陳氏配是為誌

歸州推官承奉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君諱宗諒字巖夫系出東漢平子其後南徙居廣信郡子孫散入閩嶺五代初唐州長史又追贈補關生五子長係實次齋官至左司員外郎今居于崇安縣之白石山前者皆係實之裔曾大父德運行成名立學者稱為白石先生語在建安郡乘大父重不仕父

璋以累舉恩得官初尉池之石埭轉丞邵武之建寧循從事郎即所居官致其事改承奉郎母高氏同縣村人故武經大夫某之女繼母江氏建陽北樂人故通判某州祀之女君刻志勵行尤善事繼母未冠舉于鄉遊朱文公先生之門得為學之要登善扶誼厚親睦鄰邦人愛重之紹熙五年有災疫掠里閭由西而東盡君之鄉境而返後五年復作自東而西亦及境而返感曰此善人也謹母祀鄉鄰既賴以免乃因人情倡為義甲一家有警則甲眾集集盜以屏息尤宗踐祚君以累舉恩授官時朱文公以忤權貴人免官君密僚友逆諸武吏會于精舍君語及時事感憤激烈文公喟然曰巖夫其可與語為張飲盡歡書樂府一闕命同志歌之且題名以識歲月今石刻猶存初調江州湖口尉屬開禧北征縣當孔道師費百出君董餉役檢吏姦民以不擾投歸州推官當上即追惟考志亦致其事改承奉郎後二十年今上嗣位以恩轉承奉郎自號王峯遠老恬於龍利無聲名之奉家事授之二子唯詩書自娛樂道人之善而略其過建豐為富沙之名鄉君刑善于里人尊哲文禮名勝振貧乏字幼孤而一門之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故仁遜之風興焉以寶慶三年四月壬辰卒十月己酉葬于崇安縣仁義鄉風頭蘆山下其

子塔江收文狀其行求文以識諸義余惟士之進退去就亦惟友諸心而慊考諸義而協所謂七十而致仕者特約爲之制耳若樂行憂違翔集名譽固不是之計也夫使載高位食厚祿則大將行其道次將行其言非容容爲祿仕計也猶未免乎祿仕也則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免死而已矣若上焉不能以有行也下焉不出於爲貧也禮際未善也陳力不能也有一于是而託尊富以爲祿仕假民社以自豐殖其於義也何居有如張君老不待年令德表裏純名始終善故喜聞而樂書之取同縣胡氏文定公之族也生二男子椿年南劍州將樂縣主簿椿年與鄉舉女二人江叔文即長塔也今爲承議郎知靖州永平縣擢通判靖州次適昭武黃順之故儒林郎總領湖廣京西財賦所幹辦公事孫男五人時輝時燿時煒時燿時燿孫女四人長適江維寧次適江鏡舉寶慶二年進士第謂撫州宜黃縣尉即叔文之冢子也餘未嫁外孫男子六人曾孫男女二人銘曰

處士黃君墓誌銘

黃氏自金華徙分寧至允祿鄉中理生五子其二爲

吳大理丞庶之又太史庭堅之大父也四曰淳淳爲太常少卿則 縣丞康之又紡之大父也紡兄弟十有二人是時族人有侍御史其家于荆紡從從之司尋文游學手長沙愛棧陽山水徙名數焉隸葉李學官之游藝齋講學不怠邑人有爲長沙令曹某詣郡舍于學官之側夜聞誦書聲翌日從學棧得其姓名進而問其世遂以子妻之而館焉即今郎官里上應坊也生五子三曰中臣中臣生彥明取王氏生四子君爲第三諱師南字鯁卿取何君某之女何君通判某州君就試轉運司而州教授適司校比密以私居諗君君曰人稟命有定分辭焉何守廉州州皆以受賂下吏使人誅君曰苟得免請以一斗珠爲報君曰此言奚爲至我且事在有司吾得而知乎又辭焉其學務以謹懼畏知不爲利祿計年幾四十始舉于廣西路轉運司既試春官不利遂弃去築室于所居桂坡之麓辟塾延師以學諸子琴書滿室賓客盈門浩然粹終身焉慶元三年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二越五年何氏卒享年七十有八君葬于來陽縣平陵鄉馬王嶺尋歸華平縣之桃源大父墓之側而何氏祔于峽村祖妣王氏墓之東子男四人長瑰早世次珍以鄉舉該特恩令爲靖州軍事判官次輿次璉女二人長適陳康年次適李多聞爲鬱林州司方參軍孫

男六人汝諧汝說汝止汝遜汝礪孫女三人食逾陳  
 康年之子天奇次適向文簡七世孫汝振次適資汝  
 揖今主零陵簿內外孫男女 人先是余舉進士  
 始識珍郡城後三十年相與道舊故珍泣然以先墓  
 未銘為請乃為叙而銘曰  
 維誘弗廷錐詠弗挺老牡而窮堅以終其年式載後  
 人勿替有廷

從義郎胡君墓誌銘

紹定改元之冬余放靖未還金華胡潛介其姪翁通  
 判靖州邵伯方笥以書來曰潛不天以禍吾父寶慶  
 三年九月己亥奔諸孤紹定二年二月乙酉既即金  
 華縣之從善鄉上高原葬焉墓道之銘莫夫子若而  
 潛也無以自進於門牆實因其舅以及其甥諸孤之  
 幸亦去從也試辨其狀胡氏自安定先生世居海陵  
 後倭發之金華宣和間清溪寇起剽掠鄉邑五世祖  
 文聞戰死合葬于清塘遵古制以昭穆葬今稱胡家  
 大墓山陰陸務觀游嘗為之銘君距大墓五世諱大  
 異字同之少自克厲業大厥紹儒科不達勉就右選  
 初調軍國府旌德酒官部使者見知委攝縣事訟清  
 政平監行在激賞西庫會遣使全國君以才選為介  
 莖事詔增一秩再調台州兵馬監押秩滿堂授提舉  
 邕州右江兵馬母卒不行服闋授行在侍衛步軍司

鑿鑿飯食俄衰疾以歿君為人沈毅而寬明橋梁陸  
 築之事凡以利人無不為也寡多富人里正長募役  
 吏無文為茲利君捐田為義稅信規畫井然嘉定十  
 六年詔復復經界是役變廢君力持之又賴郡侯相  
 與共守塵塵勿失余每惟主制既壞民散而無所繫  
 仁鄙善夫貧富強弱為吏者弗及問也甚則有問而  
 奪之者矣幸而一辨一問猶有忠信誠懇之人善善  
 扶誼以維持保受之義則毋問其所及之廣狹人而  
 術斯也不有裨於政教乎嗚呼君之銘也余烏敢曰  
 不可君享年六十官至從義郎取范氏文正公七世  
 孫也三子男潛渭漸三孫男似儋圓二女子嫁承信  
 郎新監潭州南嶽廟趙希遺文林郎新池州司法參  
 領趙與珣銘曰

匪任之榮而志之施匪譽之要而義之為匪銘之美  
 尚嗣人之詒

於夫人墓誌銘

始余官曹罕夫台張子益先之來為博士弟子自厥  
 二十有三年予廷靖又三年而子益來為州教授從  
 容語及家事慶然曰吾婦氏將有謁焉而未之敢予  
 薄而問之子與子益友也子益有骨肉之愛而子得  
 超然乎則碎席而進曰子外姑卒于開禧二年二月  
 辛未全歲再終矣史平翁若實檢封墓之柄迄紹定

元年十二月庚申始克交于羣巖出楹銘余氏先塋之國原予也學先王之道疑不以簡爽綴華為可婦

之兄曰余由將以銘請而吾弗敢致也子其許我乎使誦其事則由之公夔所為事狀也其略曰吾妻於氏世為台之黃巖人父進武校尉光時祖父然曾祖

父齡吾妻幼莊重孝謹校尉死母胡氏有心疾待膳藥爨流左右無違既歸余氏則以所事母事舅姑敬

共夙夜承事省祭燕養先君子樂為善處至無留門吾妻充意議酒食有友調官之資恩贍之不能吾妻

出奩中金以告里之黃氏有二女貧無依先君字而嫁之則又助之凡此類弗可勝數予喟然曰是雖

婦德之常亦人所難能也姑止是為子誌之子益曰抑吾姑之善也不寧惟是吾聞諸婦曰吾母承寧族

姻容禮婦妙綴御妾姐媿休貧窮一門之內盎然以春而自律至嚴每誦古人夜行以燭之語未嘗越足

禮活予曰子益之言宜信而予也罪放之餘也雖然予烏敢不銘銘曰

母段其子舅順其婦夫身其配子慈其母濟義其姑我銘其墓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一

墓誌銘

贈奉直大夫丁公墓誌銘

寶慶元年秋重器監丁黼文伯過史臣魏某言曰黼不天吾父奉直府君以慶元二年 月 棄諸孤楸

年 月 葬于石塘縣寄溪之南曰鴛溪黼雖貧凡以致其誠信于親者既不敢不勉惟未有以銘吾

墓也敢以前蓬州王侯東所次行治將子是屬某白墓必有龜漢魏之末造也文伯方以正學直道為時

聞人茲其顯敷不已多乎而必銘之云雖然余定交于文伯既二十年知其世為詳余曷敢不銘公諱恭

字嚴老丁氏故梁人自漢將軍寬以易後同郡賜田王孫賜而相近其後徙沛公之曾太父洪贈副武

郎太父執中武德郎溫處衢警密州都巡檢使父述徐州鄉貢進士公生四年而遇靖康之變江淮盜起

馬吉等剽池之青陽石埭武德以嘗中村武科入仕與討方臘有功遂以選差青陽之武尉督捕羣盜未

幾虜人汴迫徐貢士構家由清河趨淮陰以達于青陽丁於沛為右族自經亂離南來者僅兩院武德其一也武德往來石隸經理平寇夢其山水清麗因託居焉相傳至士猶夢寐故疆之歸故流移再世未嘗

治產業也公幼而明暗日記二千言時版本文字尚

少經傳中漢書皆晝抄夜誦漢晉以來詩文亦千自  
 編釋善古文於詩尤長以餘力為舉子業率先諸子  
 鴻遠近爭辟塾延之其後疾不能出者十年皆有後  
 踵門諸從子亦從受業黼時年十四已知為學之要  
 會永嘉徐子宜為郡教授公慨然望往從之徐雅敬  
 公留與共學徐後進而訓黼以語孟中庸大學黼  
 勿從公誦言觀行漸清包又至是一聞義理之誘氣  
 疎神悟卒為成材公資稟勁直發質行不勤人知不  
 輕為然諾在貢士侍側色莊而氣怡貢士卒號殿骨  
 立事毋臧夫人晨興浹衣外皆衣至夜分夫人自  
 過江痛家族流離不肉食公食輒不擇有嘉饌皆畜  
 必問奉夫人已否夫人年八十二而卒公老猶致毀  
 與二弟廩極其和孺嗚呼公之學其亦異乎世之所  
 謂學者矣耳年七十有四元配章氏繼室孫氏前後  
 凡五男六女長男輝次耀次某為叔父其後次黼次  
 黻輝耀其黻孺卒黼今以朝請大夫為軍器監六女  
 各得所歸孫男四人鑄錡未仕錡以軍器任為將仕  
 郎餘從事郎紹興府司理參軍孫女五人曾孫男今  
 四人銘曰 徐布之間鄉魯所鄰嘗會仲本故家典  
 刑公生不辰逢世孔填風氣之感則厚且純冲約自  
 持碩養尊也東周之思西方美人允毅丁公則發存  
 承議郎通判叙州李君墓誌銘

余自昏于成都杜氏道饒流必率氏乎館率則余之  
 妻之舅也其曾大父文顯大父康為軍器大父大年  
 承議郎致仕累贈中散大夫娶同郡勾氏贈令人中  
 散有六子長嘉謀為宗正丞世號息齋先生與仲氏  
 嘉猷同舉乾道二年進士其第五曰嘉量是為君君  
 生之三月而喪母中散為之以屬宗正教焉宗正博  
 通經子百氏而深於易晚得專氣致柔之說以陰符  
 參同傳考精玩篤信不懈親聞其說而好焉余嘗  
 與之語雖不盡合迨嘉堯十五年春余特造朝過君  
 千里會君曰吾嘗為子誦所聞子不喜乎余以求諸  
 坊盈天地間致用之要無越乎坎離而大較則體性  
 相須精神充足體不立則性無以行積不盡則神無  
 以發余心異之因相與維明本始究極分際勉之以  
 聖賢之正蓋語移日不能休以是始信君之所著者  
 厚而世不能以盡知之也十七年冬君之子巽宗忽  
 以書抵余于京曰先君以四月 啓于足于遂不肖  
 孤無以顯厥厥考今非有日敢以讖墓為請嗚呼其  
 信然邪將俟後期以追前語而忍銘君之墓也君字  
 平仲真醜實不事華飾宗正為漢唐朝士舊聞遺獻  
 尚多稱識而君得周旋其間况以尚書郎勾公昌泰  
 為之舅劉文節公光祖為妯之夫聞見重滿越樽端  
 正會科舉不利以宗正任為迪功郎監嘉慶府酒務

遂寧府司法潼川府通泉縣令主督藥州路安撫司  
 機宜文字用舉主政官教郎知漢州縣竹縣通判遂  
 寧府叙州始為掾於遂議法平恕遂有米粟之征責  
 輸贏餘而不索其沽濫君請憲溫而罷廢余兵民  
 兩利焉明年賞輸民詣郡願得李司法董其事有為  
 征官死不能歸者為經理其喪二女亦各有適適某  
 捷江歲葬公私之力而民懷懷不適君君躬任其勞  
 築事重又至于今稱之縣竹邑大賦繁吏緣為茲此  
 豪猾而愚善良君請憲奪載授券劑皆無過一日厭  
 明以方揭之凡已輸而未獲券者使告焉或疑其不  
 可繼公去之日視始至逾篤以是民無橫賦官有餘  
 蓄學校橋梁之政皆以次舉行最後在遂寧東歷既  
 多財史滋敏前後漕使者皆俾櫛屬君以郡事辭不  
 許迨轉丞叙南喜曰此吾兄所嘗愾也會以職事  
 之者道嗚歸而得疾屬續之日尚區區事家事政如  
 平生年六十有五君為吏三十年君室衣食不替儒  
 素與公交平賈而可以所君官皆以職事見知其長  
 固也而吳德夫獵崔止子與之未有雅素爭先辭舉  
 揚恭惠公鎮蜀徑上其姓名迨選部關移乃克知之  
 其恬於榮利大抵若此元配唐氏繼至以文皆贈孀  
 人子男二人長巽宗次炳宗以後宗正女適通功郎  
 利州昭化縣尉家寅翁孫男一人思問孫女二人外

孫男女四人葬以寶慶二年 月 日墓在新津縣  
 會同鄉長山之原祔宗正墓右從治命也銘曰  
 君馬而快出馬而怡怡脫畧於姑可已而龜勉於  
 所當為其晚而有得於已也益有人所不及知不  
 奚傷視此銘詩

安人史氏墓誌銘

寶慶元年冬予得罪南江明年春行至九江友人家  
 朝南被命造朝其夏賜對使鵬權主軍罷監簿秋以  
 喪第末去廷丞請益力又明年春差知隆慶府尋改  
 簡州予時待放未返朝南道荊州狀其母之行馳書  
 抵靖乞文以識諸竊蓋朝南自 先朝賜召 上申  
 詔趣發及是西還凡閱四載而立朝僅十月余謂朝  
 南秉誼摺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所以成其親 大  
 矣而奚以文為雖然朝南之請也庶余懼夫文之不  
 足以發也余曷設不可朝南之狀曰吾母 史氏諱稷  
 字虛卿隋柱國太平公萬歲之後曾太父 鄉貢進士  
 懋大父振父允諧妣楊氏母年二十歸我先君不率  
 三十而沒淳熙八年六月乙卯也大酉兄弟五人女  
 為長一日大母蘇夫人問曰能記而母乎淚棲睫莫  
 能對長者曰母姿閭觀不事膏沐兒所能記僅此耳  
 大母曰汝曾大父運發府君方慶家人不見其言笑  
 媪御嘗進葛衣不愜而母先意改為連鞋喜與主接



而母竭力酒羞雖服用可輟也汝之曾大母而母之族也運幹念外氏飄零嘗問其世墓而母自是歲一髮省如運幹臨之吾母程夫人以禮法持家子婦奔走承意惟恐失之見而母必為之康色歲時慶賀奉儀物以獻如弗勝而精巧絕人其事吾覺吾母若是事我可知吾不能悉數也昔者我疾而母朝夕卧內膝行進藥久而疾間滕有癩焉吾識之令弗忘語已顧女兄曰婦道不當如臯乎而母師也及大酉歸風粗省事每侍先君常曰吾大父年八秩寢食必我俱訓言嫗嫗而母時起 奉溫清敬事不怠大父憐之曰天何以報此婦也汝生三季大父卒猶謂而母曰爾事我善報其在是夫先君言之於邑曰使而母不孤吾大父之望是在汝已先君嘗擊大酉過舅氏見者輒泣下曰而何以報而母乎自歸夫氏事重親拊而兄弟至忘其身之疾歲時來寧尚嫁時衣也人謂弗堪而母無幾微見於言面則又人所甚難而何以報而母乎嗚呼大酉尚忍言之賴吾母之澤嘉嘉三三 年齒一名子進士籍母之歿逾二十年男女婚嫁之事僅畢未有以葬也開禧極擾從三峒陳勤節公咸出入戎馬間輒不及息僥倖陞朝則姑待之又庶幾澤及吾母也嘉定八年大酉試邑成都 上祀明堂吾母贈孺人將以命書之副告而下葬焉未及滿成

而先君棄諸孫矣徒跣行營于青神縣之長泉曰紹遠鄉母所居里也命龜惟某山食閭遠日惟十二年四月癸酉食是非益考志也孰知遂與吾母偕葬乎除考喪之明年南海崔公與之帥蜀以大酉長莫府未幾薦去復先焉大酉敬共夙夜不敢墜厥紹今季有以歸見先墓者吾父之葬劉文節公既為銘之子之知我後劉公幸有以紓吾哀也其自孤露以來見人之思親則惕然以傷不自知身之罹此咎也讀國風至凱風陟岵河廣讀小雅至小弁來我輟廢卷每謂彼以勞苦廢養以譏毀見逐皆親在而子長且攜離之暫耳其詞已悲傷不自聊若此一日讀韓文公哭兄子文至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嫂指愈又子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兄子尚幼不得自記愈雖能記不知其言之悲某為之涕下不能止嗚呼未知情於文生文於情生而涕何從出乎顧我後我出入腹我今乃至眉目間略不及嘗嘗有僅從其大母若考問一二言行以求銘然則朝南之請也余寧能怒然乎乃不果辯朝南之考君其以封承事耶卒今贈朝請耶母以贈孺人葬今贈安人三女長未笄而卒次嫁張子辰次孫景舒嘗貢子鄉二子長即大酉今朝請耶知簡州以震已嘗與鄉舉以父命後族又不卒死矣子之季曰丙仲女之季嫁蘇丞則繼母今程



安人出也內外孫曾十人銘曰

望族而變義既去先時方春載暉執抗而摧奈以大  
夫之牲厥以內子之衣人謂母榮孰知子悲

太孺人吳氏墓誌銘

寶慶元年春得雅太史氏粵人孫之宏與余雅相善  
也一日泣而請曰之宏不天夙喪我先君吾母撫諸  
孤凡二十有四年而又棄之厥既得卜附于吾父之  
兆而未有以銘也敢惟子也請余曰子善自飭必成  
其身茲其為銘大矣曰是敢不勉雖然之宏之窮毒  
人有不及知者我先君之五世自山陰徙徐姚皆力  
穡自給伯父早卒大父修職某大母胡夫入年浸高  
先君獨任家事積無私藏吾母承順其志雖餘財并  
幣估不嘗嘗得故衣敗絮亦與家如陸氏又裂而均  
之訖先君之世聚居雖睦無間言先君肆力於學州  
薦其為益從師友講肄硯硯躬晨夜或尋師忘州動  
涉旬歲吾母服勞饋事不置先君君性素剛母問  
厥疏必規其所趣而進退之吾母務為隱憂承寧族  
嫻則缺鄰人人自以憲忘之宏兄弟年少長又俾  
有爰千里以赴師友之會多一時知名士課督諸孫  
察其少進則喜見詞色不靡衣食不事游觀不溺佛  
老惟教嚴於宗室之奉歲時夙興行事子婦若孫咸  
在覆翼如也之宏舉進士試吏為某官薄祿不足養

也吾母處之裕如聞楚扑聲則曰馬事此聞得其情

以告則慳晚歲聽聰視明德性孔裕未嘗有厲聲疾  
呼會必先生業正則拜有日之宏往會吾母曰其  
已事既及四月之吉起盥洗簪珥家人咸集忽指頭  
何岑岑若是被杖就社已眩不起哀哉之宏猶未反  
重察天之恨九殞莫贖脫又無以銘之於吾心獨無  
使子余輩然謝曰如子之言子之先君子上順父母  
愛睦兄弟下宜子孫則先夫人秉取之力是烏可以  
無紀周公之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  
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大之曰父母其順  
矣乎夫道行於家而妻子好合此刑善之著也則兄  
弟以和室家以宜子孫以樂順親之道孰大於是非  
所謂風自火出者乎世降俗薄二女同居志不相得  
而家道以隳子孫是效者性性而是嗚呼聞夫人之  
風余懼夫詞之不令也以為袖羞雖然余曷敢不銘  
夫人吳氏世為餘姚者姓父諱端禮贈武義郎母喻  
氏封大恭人夫今申西人之宏今以承直郎新荆湖  
南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次之亮鄉貢進士先夫人卒  
次之震從荆湖南置莫府得官知郢州長壽縣次之  
穎女嫁知其州史彌忠孫男九人自中鄉貢進士自  
道自明自昭自誠自牧自強餘未名孫女四人長嫁  
新置陵縣丞趙與昭次外孫史巍之余尚處夫人生

以紹興十一年四月甲午卒以嘉定十六年四月癸酉朔葬以十月壬午墓在某縣某鄉某山之原銘曰士不遇扁其望羅迷之良式扶而將淺于泳兮深于方既順乃祥厥基允荒詔子孫世其慶

朝議大夫知徽州魏公

予少與從父弟嘉父同居共學季父朝奉府君承與鄉譽孝友溫任性不違物嘉父季十二四已能左右幾諫少長知自力於學嘗從師學舉子業既而悔之曰是足為學手聞郡人李中父坤且以明經教授鄉里除館致之中父表明卧興飲食嘉父扶相必親益自聖賢傳心之要以及近世周程邵張諸大儒所講精體實察窮最夜或解或雜其不切於科舉嘉父曰安有本厚而末弗滋者予學盡力辭登賢舉嘉定四季進士調迪功郎眉山縣尉上事之八月子被命守眉乃兩易綠竹勝王簿為吏廉明管攝法善以待法忤守意守不能難反以是見知徽受民粟先是原人額外苛取曰例錢嘉父白守盡蠲之予中漢日使民自執粟量不取贏嘉父白守曰願守前規守又不能難縱領財賦聞其才辟贖軍酒庫僅視事改辟餘辦公事金匱盜邊遣屬駐漢中耀鍾嘉父生甲四日弗子而行十二季四月丁外漬卒稱亂嘉父挺身勞師少保安公開宣威府嘉父之果州趙公赴鎮公壯

之賊平上功 詔減二季磨勘尋以舉主改宣教郎

安公謂嘉父習知邊圉俾守金之上津子時以心制

里居嘉父固辭辟命請待班見凡家食二季子讀三

禮招中父與處嘉父參馬士無遠近皆發來觀各有

相長之益五羊崔正子與之師成郡辟知新繁縣縣

有 祖宗原廟四五月吉日至郡有朝饗道屬諸縣

陳疏食用道流而倡舞于庭嘉父曰是不穀神贖祀

手縣請于郡郡上千朝下奉當給 太廟羅器法服

圖而班之嘉父苑金製帛如式凡用泉八百萬又給

樂童嘉父遣二人詣大常肄業子時為卿命工授之

嘉父即大門外為藏及時薦事民聽一新大修縣庠

帝堂曰師立湖月月半謁先聖先師公縣之秀茂讀

中庸大學聽者各足其分退而輯成書學有句氏田

租百餘石父乃隸常平司會使者張義立方行縣嘉

父白歸于學縣未有社倉嘉父節縮浮費得錢三百

萬為糶本使者以其法風他郡行之通判成都府會

簡州關守制置司撤兼攝百廢具修而去之日府藏

之儲視前增倍 詔再任成都即解郡還次制置使

辟知叙州叙空官父攝事者不為遠謀先是橫江若

之諸底其最奮曰始鴉始鴉之諸族其最詳曰隔柱

仍歲大入為患嘉父曰吾守封于此而民不得安土

吾耻之乃請于連帥揚叔禹汝則假師憐郡俾通判

居守而躬率將士問夷罪夷設拒師十一月壬辰分師以入七戰殲其衆戮其渠率夷執窮蹙即面縛軍門誓毋反歸先所侵疆凡四十八鄉及民畜甚衆十二月庚子受降辛丑班師數安南知保狄厚收贖國課師之罪斬以徇是役也用州卒吏軍及廩粟人凡四千糧石二千錢六千萬棟陳詔增三秩將士以次進律有差嘉父自以職分所當為拜恩感激益思報効獨復業之租以實邊園羅旁郡米以活飢民作止戈堂以簡師徒創備邊庫以擬緩急制置使上其功狀詔令再任嘉父嘗請移安南堡於風洞市以制諸夷至是報可方鳩工經始會北邊被兵制置司徵米五千石嘉父念邊民之困出少府餘財代輸制相知之為盡蠲之憂邊勞肆蓋自是得疾矣九月末猶力疾調丁築新柴皆手畫口授軍吏奉以從事十月既望拜朝議大夫尚能跪起周旋如他日丁丑疾病卒于州優臨終尚諄諄疆場之事一語不及私嘉父蚤晤夙成孝友溫任儼有父風自以祿不逮親每拜上官輒感愴終日春休嘗祀如或見之嘗讀禮至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諷味不能釋名先墓之廬曰果善堂又自為果齋劉文節公為銘李中父記之紹定元年大比時有為臨川陸氏之言者往往假竊近信足以欺庸有司嘉父之慮學者貪高成習乃與

新都令鄧方數輩中控于提學司請論有司毋以是取人將自科舉取令以杜其漸士聞風不覺正學得不浪經史傳記諸子百氏皆管校讎鈎纂益昌之亂委于兵火今僅存者讀書日記二十卷雜彙十卷錄江中庸大學講義二卷嗚呼嘉父所志所學蓋將以千載自期行方而氣和見義必為視人有不獲必起而援之其曰果善蓋允蹈焉世率以學行詞章吏事若不相涉蓋曰格物窮理修身齊家者動必古訓關於事情為詞章必迂為吏事必疏號曰文士曰能吏雖不學無行不害也不知今之為學庶幾古異今之文古所謂辭今之政古所謂事今之才則古所謂倅人任人也夫使學而本諸真知者于實踐則發為辭辭澤而理施之政政裕而密非今之所謂文與才也謂子不信則如嘉父者亦眇然一儒生耳其辭達其事治皆為世所推許然則非本厚而未滋者乎魏氏世為邛之蒲江人嘉父名文翁父諱孝壽贈朝奉郎母高氏贈宜人緣朝奉而上祖諱革曾祖諱大昕則皆某向出也官自迪功郎至朝議大夫季五十有一取同郡韓氏迪功郎致仕起之女封恭人三男子強如恭愿進忠恭愿以後其叔父次翁女子二人未嫁子歸自靖強怒兄弟拜泣而請曰自伯父之南遷也我先君貳成都守城南皆除館以望歸去季八月間

伯父被命西還丙夜得書時已被疾猶亟出鴈客以識其喜伯父優游林泉先君不及見矣墓門有石舍伯父誰宜予敏泣言曰諾哉墓在晉慈鄉仁惠里戴山華以紹定五年七月丙午銘曰

安金王兮言載粟兮生何篤兮天沃沃兮曠其暴兮命何感兮誰痛毒兮奪之速兮民無樣兮匪我獨兮

大理少卿直寶護閣楊公墓誌銘

孝子之於親也愛之斯錄之故有復有重有銘物有丞彝鼎上之報功也有大丞有銘常有道概有策有誅有謹速其降也文於定石曰碑然而鮮不浮譽而溢美漢人已謂碑銘雄耶有道無愧然則自有道之外皆愧也予雖不令不敢冒所愧以諛墓而有德有言足以命之曰無愧則僕僅見焉今銘楊公叔正其一世開禧三季吳曦以蜀叛成都路安撫使楊公輔會懷屬議同席三十餘人愕視莫敢發公時攝府學教授獨誦言今日之事當計逆順不當計禍福僕言是則正名討罪曷為弗克不然願與先生死此以報國揚公壯之末皮也公泣下嗚咽請致為目而去賊平部刺史陳崑上其事一詔迁一官又十九季湖州潘丙授濟王以叛有司當正以法議一及之轉中其禍於是廷紳咋舌紹定元季李公以戎監對垂拱殿請去歲風雨為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

臺官諉曰雲川水患之慘桀之餘烈也嗚呼尚忍言之後又以理卿掛遂申前說謂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遵羣臣而輕於絕友愛陛下君天位之至逸則當思天倫之大痛雍熙初元秦即歿於房陵既行封諡又錄用其子極其存恤之意今乃曰不當為之後以貽他日憂何聖世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悔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是日詔直寶護閣知重慶府嗚呼明君目之分厚兄弟之倫是維人所當言而利誘物迁不及是為非則舉細遺太公能循理盡分使頑者惕懦者立事君持身之槩若此吾豈可無愧矣公諱泰之叔正其字也系出漢太尉震在唐居長安靜恭里廣明中國子祭酒膳從僖宗入蜀其從眉青神則自鑑始五傳至鑑五與鄉舉以三禮釋褐公之五世祖也曾王考芳王考揆封朝奉郎累贈中奉大夫考虞仲中大夫充秘閣修撰致任累贈宣奉大夫修撰公兩召不起謝事凡十又六季蜀人高之妣史氏封安人累贈碩人修撰守巴州兼山黃公蒙為通江尉俾公受經公尚幼黃器重之揚致一天倪劉子野與史鴻漸斬首以經術教授鄉里公歷登其門皆列高第家故藏書數萬卷手自校讎年十三後即不設榻者幾十歲讀盡及諸實踐舉斯世聲利無足以動其心者初以郊恩

補官慶元元季與兄似之同奏名類省試明季調瀘川縣尉易升邠再調爲綿州學教授轉永羅江縣改宣教郎知嚴道縣特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艱免喪知富順監知普州繼知果州召赴行在除工部郎中并軍器監大理少卿補外餘年差主管紹興府千秣鴻禧觀奏薦以本官致仕積官自迪功郎至朝奉大夫始仕什邡興使者辯獄事不屈使者賢而舉之教授充綿職職事之歟籍自郡守之客始守不可公徑上提學司求避易石泉軍教授其在羅江制置司檄置莫府適長沙吳公攬諭蜀公遣三書曰使職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設爲既亂而士大夫能抗職猶有所憚夫亂職之爲也亂所以成士大夫之爲也每請問論事助爲改容或疑嚴道不易治公曰清以蒞之何勝之不治郡守銳意興作徵索無執先是邑輸免役並折官價守吏理見緝公數白不聽遂以所當得白直錢與令所得酒人稍食日爲錢四萬有奇對賞會嘉定海貳關以公攝事時曰崖崖將王坤引變寇利店刑獄使者實據字法或又謂羅長五諸人實導之當坐死公訪知吏都實通利店吏都疊稱亂不需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請于制司去所居官制司以議舍檄公但還雅安公自爲小吏與大官抗聲辯是非無所禮遜四川宣撫使安公丙嘗薦諸

朝曰蜀中名儒楊某之子當逆且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詔任蒲赴都堂審察公以親老辭行詔以廣安優之在富義視事三日即出相告僚吏士民其勤攻吾之關西湖舊有堂名景濂公易以君子而記之曰堂既作而旋廢已廢而復興嘗攷其故則以中遭儒學之禁爾夫周張二程崛起千載使聖人之學炳如日星其有功於天下後世甚天其徒不曰此孔孟之學也必曰此伊洛之學使人得以集矢於其的苟奇意於君子則自非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疇忍壞之學者蒙其遠識郡之府屬充牣籍其數以康因措死舉生其後去郡又以祿廩數千緡于鄉里以千緡爲義莊普以拔卒之擾安居安岳三縣受禍尤慘公力白宣撫使安公盡蠲其賦凡少府用度悉從減省在郡凡輸邊三萬緡獨賦如之振貧餽院半之安公復上諸朝力赴行在所公固辭詔差知果州任蒲日赴行在果以時零錢以爲民病公會季經費儲其贏以爲諸邑對叔厥數甚夥遂尚書按爲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登吾同年友張義立方實自發其端而公踵行之凡四方禮饋率不以入私帑與民約刻而爲之息名長生庫以贍嫗孺民至今德之上嗣服申前詔趨行實寶慶之元也明年

三月乙亥入對 後殿首請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  
 攬威權無牽於私意無奪於邪說以收善蔽以新治  
 功次謂 本朝德澤溥來銜喪無餘民無常心何恃  
 為國次論 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  
 下士以言為戒自是言路既梗志氣益消循循嘿嘿  
 浸成衰世之風為國者何便於此 上奇其對顧問  
 再三越翼自除工部郎中時吾友直希元洪舜俞張  
 行父王萬里新以言得罪予坐遷靖祿統忠胡李昭  
 遷象公來自遠方首及之繇是中外目民聞風興奮  
 相繼言事無所避忌逮淮東之變懣愀之異言者益  
 衆其端自公發之後四月當對公奏三十年間士大  
 夫之論不過三言而已為安靜為用中為更化安靜  
 則苟偷也用中則模稜也更化則糾政尚多向更化  
 之有又謂兵端作於開禧之初民力未困故民之常  
 心未失也兵端再作於十年之後民力已窮常心喪  
 矣識者以為篤論三年遷軍器監時蜀有狄難勢張  
 甚制閣下今棄階成和鳳天武五郡撤戍退屯今四  
 川制置副使趙敏若彥呐時帥漢中以丸干城而軍  
 孤援薄蜀二三公亦郵書奔告用蜀者始息滋其陷  
 以深文 詔下四川制置司獄公為書帥蜀人扣政  
 事堂或曰是將為趙累公曰非畏累趙畏累身自  
 為書上之引來俊臣羅告狄仁傑封獄事為證又請

以身任其無他事得勿治嘗以詩為相君壽有去澤  
 澤位禋祀既闕二十年治効何憊憊民瘼殊未痊近  
 甸飢饉摘三垂烽火連人意苦不紓生理絕可憐聞  
 者題之紹定元年三月又對其略曰自去歲風雨為  
 沴田廬不存饑饉流離人或相食疫氣憤作盜賊肆  
 行淮楚之間狐狸跳梁謠狀日異不可謂細故也願  
 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使忠直之言日聞而憸佞之說  
 不至慘刻之人不用而忠厚之論得伸一掃賄賂貪  
 墨之習而為禮義廉恥之歸 上首肯再三冬孟之  
 吉又對朝拜疏夕補外適弊相君為書大略謂宰相  
 職事無大於用人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容人之  
 產審取舍之擇而已又曰慶曆間呂文靖為相歲月  
 最久孫沔上書謂天下將有土崩瓦解之勢而呂夷  
 簡無一言以啓沃上心以語悞為君子以蕪邪為羽  
 翼其張禹不獨坐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未又引史  
 趙王事趙相君母用聚斂之目殘酷之吏聞者為之  
 縮頸明年六月至重慶壹弟之政如三郡岐多盜官  
 利其覺籍虛而粥之民民不願也則臨之以威於是  
 土曠民窮者衆公曰是耻之盜也存餘法用從制司  
 市官恩募民墾耕置慶者租以贖貧困雖嘗為盜者  
 亦周之期以自新俗用大變紹定三年夏四月公聞  
 乞歸得請疾且病矣辛巳即自力登舟丁亥始被命



五月壬辰朔假館于江津趙氏癸卯卒得年六十一又  
 二諸孤跌護喪車以七月癸卯脫輦于廟公瘞于舅  
 故家事耶丙之女三男子森先卒埴迪功郎前監順  
 慶府酒稅埴將仕郎一女子許嫁閩州將仕郎孫  
 七人長續曾以致仕恩奏名孫廿四人長適魏恭處  
 子從父弟文翁之子也餘尚幼初四年九月丁酉埴埴  
 以母命葬公于縣之玉臺鄉坤山公峻而裕介而不  
 倍飲食作生有常無疾聲歎行立必正方不苟些異  
 相饗必躬略采古禮行之居官薦士惟其可非是雖  
 達官貴人莫奪也前後三被命召申命者再凡四辭  
 乃就及位朝者甫三月而求歸不獲則請謝事其不  
 苟就蓋若此然濟時行道之心未嘗不及及不試郡  
 邑間贍舉助邊代輸蠲賦以至買田屋居養孤獨之  
 類為錢凡七千萬有奇指已祿以饋官又不在焉惜  
 其所施僅止此所著書有克齋集百卷論語解三十  
 卷老子解二卷雜著五卷類書有春林列國事目十  
 五卷公羊穀梁類五卷易類五卷詩類二卷詩話名物  
 編十卷論孟類七卷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皆  
 類凡為卷七十有四歷代通鑑及本朝長編類又二  
 十五卷東漢名物編三卷詩事類八卷集諸儒易解  
 為大易要言二十卷皆手自編綴也其得罪南遷遇  
 公子于湖語及國事公憂於于色曰僕必不為父計也

後以書呈靖日事有大於巴陵者平木可會而及他  
 子益信公之愛其君以忘其身也後三年予被命生  
 還則公卒且葬矣中道復埴埴書曰父之靈未有銘  
 公也知我父者公亦深知公設百拜以禱其每惟世  
 降俗薄人之蒙詔負義辨厚集諒以終其身者存  
 而氣節公也伸首萬物之上語嘿出處惟義是此則  
 今雖云云生意未慙乃銘曰

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譁譁尚於叔正見之悼九  
 原之不可作惟正理具存人心孰非廣君而安宅苟  
 吾分所當言吳利害之究度炯日星其並巫曾鬼神  
 而無作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二

墓誌銘

故太府寺丞兼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郭公墓誌銘

公墓誌銘

蜀自紹興和戎大棄陝服且割商秦之半於是西阻  
 天水阜郊東阻大散黃牛而階成和鳳遂為西南劇  
 關禧三年叛將以四州事命由是金人知我險易安  
 沂公極力宣理僅克就緒會移鎮去邊備浸就嘉定十  
 季及虜遂大舉剽西和批天水奪散關明年春制置  
 使董君居誼自成都進治利州又明年虜掃河地批  
 梁鳳奏三泉制置司邊守劾外安撫司邊守米倉山  
 蜀之險盡為虜所塊安公再鎮未及三年而薨南海  
 崔正子與之繼之未久亦稱疾去會金鞬相持累歲  
 朝廷患之嘉定十六年召准東帥臣鄭損趙除四川  
 制置使鄭屬以疆事一日鞬虜乘虛大入擒懼捐四  
 州及天水軍退守七方武侯偃息三關自注選利朝  
 廷又患之紹定元年命湖北帥臣桂如淵代之先是  
 吾鄉郭公正務通判金州日當金虜大入東陷上津  
 西斷梁洋公以餉所督輝間道馳使稱貸于京胡利  
 置使趙彥仁方而諭豪民富商傾財募士虜遂遁去  
 與郡守游勉之九功訖全孤城知長寧軍未蒼歲崔  
 正子請於朝移知文州會虜盜邊迫陞文軍潰入竟

公擒捕算之法民夷按堵詔進一官因任在郡四年

擢知嘉定府兼權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

未幾為真治狀轉聞除太府寺丞兼知興元府利州

路安撫兼提舉秦本馬蓋公自安康卸虜以來威名

著于西南命下僉謂公聞得人公以本生母憂辭不

就申詔奪服公固辭不獲命乃起視事公素有才略

有經世志每觀國家故事至胡承公力爭和尚原市

鄭軍仲承秦檜風旨割以遺金報撫几慨歎又謂無

五州不可保蜀無大散阜郊諸關不可保五州至是

受任漢中首以修大敵諸關告諸制置使使然邊未有

警議格不行三季十一月鞬自寶雞趨鳳集如外虛

邑公之言始信鞬既去鳳公又言鞬必再來且亟命

馮將以重兵稅馬嶺制報曰古將豈可跬步去九

方邪馬嶺已付之田燧矣公慨然曰誰為是謀者誤

矣且七方深軋腹內汗漫無險異時虜自西入則備

西可矣公虜攻京兆關鳳翔游騎數至寶雞則自東

入必矣馬嶺為東西要要有險可守置重兵於此

以逆徑之虜氣必奪若俟其踰馬嶺過七方則五州

地數百里已與虜共之矣時有謂虜必西鄉者故公

言不用明年三月虜果由東道縱兵大入捨鳳集不

攻而力爭馬嶺田燧以忠義人千四百當虜眾數萬

血戰三日及午盡殺絕遂死之虜既踰險乃鼓行而

西馳爲平原不可侮制公之言至此又信方轅人之  
冠鳳也遺嫚書城下去公移書制置使略曰數季以  
來虜嘗得志於我今無故請成意未可知萬有一如  
謀報假途擄尔且他有難塞之請將何以應今宜諭  
以道不可假師無可借糧無可資食是三者則本朝  
交隣自有故實非外有司所得專宜依奏報雖然議  
和乃一時之權嚴備則萬全之計宜屬將練兵以  
備不虞彼若以和謀我則勿依覆轍隨宜勸過制帥  
懼拂虜意指公爲異論四年正月轅人又至則徑屬  
他官性武休議和事甚秘公弗及知虜又出邊書索  
糧二十萬斛五日取若干斛其使速不罕諸人裝回  
與趙原而別大赤輩已縱騎焚掠出沒自如制帥  
方令諸將毋得擅出兵追和好且遣王良能李大舉  
詣鳳翔虜酋所回報而資漢中趣辦牛羊酒以犒  
師邊民稅腕切齒公歎曰餓死戍之卒以啗方張之  
寇尚策之得耶制司既又下令悉召西和天水凡並  
邊之師入保七方公謂棄五州守三關則廢地已數  
百里痛憤累日又告曰勿謂五州可棄五州之民痛  
入骨髓則鋤稜棘矜利於鋒鏑勿謂三關可恃詭寇  
縱敵使得氣去將往來三關之外而遂已乎語聞制  
帥邀不說公知不可救藥自是兀然孤城束手待盡  
矣轅人自攻鳳翔已分兵入吾境先自隔年大散關

空入轅所驅中原民號殺拜且有願爲我用者公謂  
平戎既誤若招納歸附以攜其黨實制變之大機朕  
又不納必反爲虜導即言之制帥且請事定之後分  
處邊疆墾闢營屯荒田不憂其聚而生變也衆是公  
謀諸將亦陰給資糧以俟制司俄下令不納北人大  
失望於是轅人因歸附之衆躡藉五瓦三關之外生  
聚一空四月癸未破風遂長驅東鄉時大將以屯武  
休公爲言武休險絕且重兵在焉虜決不自此入彼  
不右關石頂原則左投樺子關者陽明日落黃昏皆  
谷一馳透過數十百騎則武休雖無所用之顧乃  
儻不如省五月丙戌朔越六日辛卯虜果以輕師繼  
武休而自陽明黃竹趨迫與元崇洋表士先已分戍  
諸關城中惟忠順軍千人制置司檄遣賚蓋其將呼  
延核亦分戍石頂原公誓以死守俄而武休之衆潰  
謀報轅人謀趨米倉山寮屬 子正親校張諒等請  
軍事執至此若招江濱花米倉猶可保民徒死且益  
也公亦慮轅人由巴山深入乃亟索呼延核俾鳩忠  
順餘軍以俱癸巳遇轅人于沙窩我師三戰三却死  
傷幾半然猶有支徑可避左右勸公公不爲動甲午  
轅人自廉水捷出我師之前公與兄子鳳州推官宜  
中仲子主管機宜文字文中九一門八人同時遇害  
左右得免者僅一二具言其狀行道之人爲之流涕

六月庚午余同產兄高南叔其自洋州拔將帥師還定漢沔得公杜家坡斂而殯之其孤黃中自巴山跌護以歸又明年余返自南還哭之殯肆且俾商祝陳詞曰嗚呼自棄捐邊關誨盜延敵而毀封破域矣削弱監牧專利委責而閱牆闔室矣金縢事虜飲欺茹詐而堂堂四關矣有功弗賞有善弗納卒叛弗戮將驕弗戢而龜玉毀於篋擯龍蛇生於几席矣於是公受任於多故之餘挺身於羣疑之側矣衆投戈於敵地已纓冠於同室矣衆養禍於公季已承危於一日矣既幸生之不忍則一死之皇卹矣自靖自獻雖為臣之常分而言不已從事不已出則一死之奠益矣祝辭至此其孤黃中泣之慟踊而言曰是深知先人者祝誦終篇黃中愀然曰不得公一言以葬其孤即沒于地將無以見先人矣子謝曰子既與而先人言矣黃中曰盍爲我申叙而銘之子竊惟念去季初夏公以書抵靖曰比冬韃人以和款我今春又以西書期我乎漢中戎帥拒弗納或者尤之不知虜情又覆戎帥未爲失也今書猶在笥而公抱知言之名以沒是可哀也已然則子既知公之心子曷敢不銘公字興祖系出唐汾陽王六世祖安貞安仁徙臨邛曾王考政舉元祐三年進士官至左朝散郎通判綿州累贈左通奉大夫王考季舒舉紹興二年進士官至左

原編

子漢皆爵難漢帝葬公者夷中與其子久傳而已幼  
孫祖傳則後公五月而生女子五人長適文林郎潼  
川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張庭秀次貢士何燁次  
迪功郎胡仲榮次趙森次張好仁惟歸明者孫女  
三人其存者一長孫塔迪功郎簡州司法參軍薛桂  
公初該嘉定十七年明堂恩以官兄子寬中令為迪  
功郎監四州總領所安軍贍軍倉解官持喪再  
該紹定三年明堂恩官兄子寬中黃中將以紹定六  
年十月癸酉奉公之喪葬于臨邛縣白木里之東岡  
與張宜人同兆既訖銘於子庭秀又狀公行以來乃  
叙而銘曰西南之禍信亦有繇牆藩墜寇戎之招  
金縢賂遺疆胡之挑伍乘弗整戎器弗敘彼惘然者  
專利宣驕造攻稔屢匪一朝夕公興受敗力支翹翹  
乃說地險乃絕虜邀誨諄聽視以我言詠策不試  
嗚于猿梟循義盡分公孔昭我原厲階揭銘山椒

國學貢士胡伯清墓銘

紹定四年秋子蒙恩歸自靖道荆州監沙市鎮胡壽  
過子涕泣言曰我先君之葬以元季十一月甲申墓  
在澤山之原音者未有以銘之重惟先君嘗以博士  
弟子負事先生先生之與校南宮也壽又以諸生被  
選然則銘非先生誰宜校于壙記一通則兄森所為  
也記曰先君諱揚字伯清其州其縣人少有立志從

遊皆聞人尚友必憐已謹自飭期毋愧古人嘗語鄉人曰吾鄉自厲仲享於仲山學于京師過江來無聞焉結廬澤山聚辯於斯躬帥其子弟因晝夜作輟慶元五年外名于大司成後十有六年嘉繼之又六年從父弟焱繼之又六年森又繼之森先以嘉泰四年舉于鄉嘉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皆先君刑善之由先君未四舉禮部不一得輩流稱屈感末疾詔森等曰外襲而取之者吾志不存焉而等尚能精義固尋以不悖厥衷吾死無憾時嘉尉處之遂昌益日將軍就養而疾彌留繼以大故實寶慶二年九月其申子季六十有二先君未直東和孝友任睦竟曾氏間有餘一章宣坐右日省必事其親親疾不說帶左右嘗樂致喪以禮忌日必夜過事皆察善勞析鄉有竭休札荒之議則就之好施子不問家人有無里稱其仁

曾相考諱仁善相考諱資相考諱作人妣某氏不詳妣不詳州居先妣於氏先君十九年卒子男三森轟轟女二適於亮知忠翊郎陳履泰孫子讀之慎然曰自蔡京東大學法歲鍛日鍊惟以鈎章棘句為工仁義禮知之本心薄蝕殆既雖訓故義疏之書且不暇

攻矧能立其大者子嘗月服官惕然如不冬冬觀胡生食太學之棹首二十季不格於時之恫不存於身之窮不喜於子之通而學之充而德之崇而理之融

亦庶幾君子之日終孝子不能銘諸椒瑣之幢幢嘉又六千里以申其請于印書用識之庶有以誌其馬騷之封歸自清夏明季月建維友營室方中識此者誰史臣了翁是為銘

故迫功即致仕史君孟傳墓誌銘  
今之學者例曰自隋唐以科目取士士伏於浮季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姑以諱衆攫榮亦可矣乃若窮深務廣則有司所未喻博古通今則有司不及知故遂以太慚則大好為不可易之論嗚呼胡不以五友史君孟傳之事觀之嘉泰元年季子以劔南莫府較士子眉士之通春秋者詢以霸業所由始治策士以漢中朝唐入閣本末為問其間乃有博瞻宏麗尊尊異而

披之則丹雘史孟傳守道也其季共叔父君淑名坤柔與其即人稱之無異辭于始內交焉又九季大比有司以左右史公華策士有謂二史不當隸兩省又謂國朝之史自時政記起居注國史日曆實錄玉牒聖政實訓等書凡此皆經歷案輔始得上聞故載筆者不得直書反覆辨析如素官于朝者發其名又孟傳也又九季就外省疏春秋經傳樞樞轉轉不遺有司愕目是敢與公季子辯必老於經者乃得奏名嗚呼孟傳以正學直道未嘗為大慚之語也而有司取之公論許之是則患有司之不公不明而惟浮靡之是

謂苟以諱衆攪築者不惟淺之侍人亦薄乎喪已矣  
得之不得固不在是也孟傳治裝入對忽以疾卒實  
嘉定十三年正月甲子得奉四十有八詔附劉涓榜  
賜尚進士出身授迪功郎致仕紹定五年十二月癸  
卯葬於墓頤山壽鄉田岡之原予得罪南遷會恩生  
還徹子廉登高予泣曰父歿十有三年矣龜始食哀  
惟吾父生而惟先生之依歿而非先生之文將亡以  
空願有以寵縷之嗚呼孟傳非子銘誰宜史氏自臨  
印府君灝始入蜀占名數再稜八傳至克恭自榮州  
軍事判官攝本縣令禦賊于蟠龍峽以死嘉泰間錫  
廟森忠封忠佑侯曾王父憲王父儀迪功郎父元諱  
妣王氏孫氏孫故太學博士逢之孫知永睦縣份之  
女孟傳孫出也眉目秀傑雉範夙成季十四以能文  
名于郡國舉文固非其好也自經子自氏及歷代國  
朝諸史一覽不忘故發於文則援據詳博詞辯雄放  
頃刻數千言見者駭服退而即其人似不能言者異  
時學者託周程諸儒先語以自標榜孟傳為詩曰但  
使躬行皆孔孟何憂吾道不周程此豈苟於言者其  
後學自肆名曰大願交者日廣每誦前輩語士不  
可多受恩亦不可多受知故獨於予為平生交子名  
為學官孟傳不能從則以爲子外舅故荆湖北路刑  
獄使者楊公熹子後守漢守眉持節瀘遂又與之俱

始識後黜劉公光相雅湖李公璧皆恨相得之晚李  
公嘗語及本朝明堂用古辛故事孟傳隨問辯對不  
失一字事試輒奇有欲爲之地者孟傳不可曰爲我  
謝夫君五臺黜不是之爲也取同郡劉驥弟守文愛之薦推  
廉登書與賓薦一女婿同郡劉驥弟守文愛之薦推  
田廬子之子爲買屋于眉之南門有大家以小室易  
之孟傳不之較亦未嘗形之言也平生論著有傳齊  
集十卷傳齊有用之學二十卷春秋統會十二卷周  
禮畧十卷書畧十卷詩畧十卷廣編二百卷雜鈔五  
十卷國朝名賢李譜十卷廣編彙未竟也孟傳爲人  
不苟得不輕訾笑不感貧賤於我乎館者二十季猶  
一日也所謂傳聞強識而遜薦善行而不怠孟傳非  
與雖然孟傳之遇也有司取之公論子之此人心之  
公也而未及有行天遽奪之天固與人異嚮與銘曰  
首顯瘞在式登于耆侯德依墊匪折伊奇謂天簡賢  
我不敢知胡瓌爾溫靡一日柩如馬斯斃旋控其馳  
地泐有已茲銘永貽

恭人楊氏墓誌銘

子同季進士之四川制置副使趙敏若彥响將以紹  
定其季二月某甲子葬恭人楊氏於彭州壩口鎮懷  
居鄉庚山之原先事以其姪婿戶部公差利州糧料  
院朱元之狀來請銘而敏若以書申之曰吾婦世家

資中從昌元曾大父說大父師中父繹母杜氏吾婦  
 十歲喪母克自準繩九女紅酒漿之事罔不畢誠吾  
 適母吾婦之姑也知其賢請以婦我於葬祭自致其  
 誠敬洞洞屬屬如事存事吾母吳夫人無敢慢且曠  
 以蜀教鄉民將同時毀樓吾為之捐私財料丁壯以  
 衛鄉并募以授吾婦曰若居守吾省兄於闈奉母出  
 三峽乞荆襄之師借田楊氏之甲謀逆燬而後可以  
 有夫婦也乃行吾婦不憂不懼治酒漿炙食伍其眾  
 而日犒之大得人和盜為屏息吾抵蕪曠以參將祿  
 檣扼瞿唐俄報曠授首檣懼將走胡以遺我患吾攜  
 其肘腋戮檣而射其眾歌後吾分符授鉞當時多故  
 靡室靡家吾婦里居泊如也吾守漢中與制置使鄭  
 損有違言中以奇禍賴有白其免者猶坐免所居官  
 居數年黠獮漢中塵潭毒赤地而去朝廷不我終棄  
 俾貳制個吾受命若惻深之臨其身吾婦曰事君之  
 義不避害不辭難君何疑焉乃起視事軍律賦與皆  
 非昔比未幾鞋乘虛闕關大入吾婦時已抱癘望其  
 二子轉徙舟楫古渝則疾不可為矣時紹定五季正  
 月甲午也季六十有四嗚呼穀不同室殞不寒屋葬  
 不歸穴而又不得公之文塚諸碑銘無以慰九原之  
 冤釋子之哀予讀之撫然曰中庸以詩樂爾妻畜  
 為率性修道之端大學以詩宜其家人為修齊治平

之本人之其所貧賤富貴無不以室家膏燻為樂而  
 采薇出車杖杜三詩序情閱勞所謂王事靡盬不違  
 啓居者雖以天子之將帥乘戎車駕四牡與征夫隸  
 人其情則一時之所遭古蓋有之敏若不幸而遇人  
 之不淑子何敢固謝按狀養人事父孝父喪時從敏  
 若手汚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之死猶流涕道之不解  
 於心佐敏若紀家事秩資致送度森蕭艱險軍營數  
 二子圭夫珖夫皆克自立婦孫在列閭閻以和圭夫  
 季進士前從事郎合州軍事判官珖夫時監  
 四川總領所隆慶府贍軍倉孫勇時銷補將仕郎孫  
 女二長許嫁晉原縣某銘曰天不靖周蜀禍孔稠英  
 英趙侯同國戚休天哀民劉乃作之速宗牖其酬質  
 遊饋着深方溪游不遺侯屢侯駕儀收華途孔脩夫  
 人矣郵妻其歸立

迪功郎致仕程君墓誌銘

予被命帥東川眉丹稜程安之從予遊一日哀其考  
 君行實一編泣而請曰安之不令繫父兄之教以齒  
 于士賓于鄉外于學居處餘未有所成名也惟親奉  
 之是懼萬里馳歸而上堂與堂焉者塞拜以哭吾父  
 吾悔之念不得先生之文書之墓石為前人光無以  
 志吾悔也予嘗讀昌黎韓公文至於哀歐陽行周之  
 辭曰嗚呼在父母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嘗在京師



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夫人有離父母之憂而外求所樂以解憂焉吾謂無是理也今於安之而信將授之銘而安之之兄卒安之持赴哭不自聊曰吾父吾兄之亡吾皆不及見吾其行也以義父事以慰母心雖然何以贈我子亦為之泣下迺銘君諱南金字叔貴九世祖別駕君光履自武昌來徙家為丹稜人曾祖仁仲祖騰父益母楊氏劉氏君蓋伯父鼎臣革之子鼎臣博習士也為鄉先生巽嚴李公所知仲明舉鼎任于是邦因內交焉一時秀士皆從之君漁獵經史口誦手勲尤覃思於音切句投之學既為叔父之子父母性嚴憚不假人以辭色君朝朝莫夕順適無違

父以賓朋誅觴為樂家有亡不恤君必竭力承意至貸貲以為養父母愛諸女君視父母意禮雖欲無所於各父歿姊妹以治命捐田佛宮君又敬聽之教三子擇所從師而躬自程督率夜漏三十刻乃即安夙興庭戶蠲除家事不戒而治其族子泮州史君伯雄過之喜曰吾家父闕弗耀我強自立懼亡以繼也淑父義方若此家其昌乎實慶元年季季子安之與從子圖南聯貢禮部安之又以選補學士弟子負不欲去親側君勉之使行將俾求友四方所以望安之何如而子之歸也見父于肄子之心又何如君嘗以慰封迪功郎致仕辭以實慶三年十二月戊午年六

十埔以紹定六年八月丙申娶石民封孺人生二子長之善字子見為父卜宅兆感疾而卒則六月己亥也季即安之女一人先適史德麟再適杜嗣賢內外孫男女六人安之兄弟始以母命治富壽鄉橫石之任孰知其兄得季四十前葬三月遂從父于九原嗚呼父者子之天兄者體之連父篤行而寡遂兄有志而不季宜其情之盡盡而涕之連是為銘

永康軍通判杜君墓誌銘

始子道婦成郡吾舅威州府君教子有集度其家子廣心字德充威州誨之曰魏華父志紹往哲吾以子妻之非若世之繫繫援高門也將俾女曹觀善刑德焉德充服父訓唯恪敏學剛行有聞于薦紳間雖然子猶未之深知也德充九再丞縣又官弗遂子甚念之將為之引重于諸公貴人會季允真自潼川移常德子代為守新故侯飲酒樂故侯曰我有婦黨為射洪令子為我舉之子之婦黨杜其則子不敢遺遂以薦書通授予曰是將舉射洪令者子以吾名改異中江丞子為德充言德充施然曰然則是舉潼川守非知有中江丞也况子也方以大公至正表競廉貪而宦官之初與故侯更引私親何示人不廣子其辭之不然則以付射洪使自為謀我不敢膺受至是子始知德充之識果有異於人也德充少鞠於母黨八

歲而歸建事王父事繼母尤得其驩心劉文節公之  
妻李氏善外姑舅弟也德充早親文節之教氣質以  
美又及事舅息齋先生李公嘉謀見聞未滯鄉趨近  
正以父致仕恩補官監雅州蘆山縣酒務轉為依政  
中江涪城三縣丞知崇慶府江原縣制置使辟通判  
永東軍未上下母寡柔除喪初元五季三月己亥以  
疾卒季五十有四階奉議郎服緋衣銀魚鳴呼德充  
而止於是耶初仕蘆山輸負課於期季部使者上之  
檄攝隆州鹽官過椒室湊井收沛然在依政郡使輔  
呂長治租賦長不嫌其逼臣有土門堰官言於費威  
靜懷德充賦丈尤役人利灌輸在中江捐奉泉治官  
全以奉母攝令鹽亭以治柵暨丞涪城刑獄使者應  
恐之留以自助識諫不向其長推鹽法不盡利掌米  
廩不來贏部判史郡守交薦譽之改秩知江原縣縣  
號難治輸負課為繕十萬有奇增楹以築繩橋民不  
病涉至是任二十季矣奉賜率緣手盡聚書求友田  
畝至長尺寸取於物之薄蓋若此而天亦不畀於之  
也杜氏故隆州仁壽從華陽其譜由唐翰林學士遂  
能以下昭穆可考曾祖開祖宣義郎知來考朝奉大  
夫知威州益母道江張氏繼母江原張氏雙流李氏  
皆封安人贈宜人妻封安人於宜人為姪姪知懷安  
軍嘉禾之安安人始歸杜氏德充父祖皆無恙三世

指千安人左右承事無違季宜人沒安人哭之慟繼  
以毀卒紹定四年六月某甲子季四十有九德充哭  
母未幾又喪其偶益不自聊明季子歸自靖道成都  
弔之恠其神離而形瘠為留數日乃別抵里門則德  
充訃聞矣六男子長直柔先卒次直溫直道直中直  
諒直養孫男三人慶初慶餘慶璋初為直柔後孫女  
一直溫兄弟卜六年十月甲申奉德充與安人之喪  
合葬于成都縣金泉鄉坤山之原先事來請銘銘曰  
物競我舒人棄我趨謙靜有福匪天道與而蓄其齡  
而振其驅幅有所制豈實然乎

故秘書丞兵部郎官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張  
公墓誌銘

開禧二季秋子以言事忤權敵而免少才子長趙全  
道大全相繼補外明季參知政事季李李意壁薦士二  
十以實其節而召者僅四人唐安張公鈞其一也公  
自瀘州通判對便殿言曰陛下初即位劉光祖嘗以  
五箴進讀至思為陛下作而曰當從原頭上理會大  
哉王言具天下國家之大本也遂上三疏其略曰陛  
下之所謂原者皆為一權臣所湮故使天地人之憤  
塞乎宇宙之內抑鬱不得伸以非其變因祀隱喪而  
禮樂之原湮以目掩君而忠孝之原湮殺賢進佞而  
威福之原湮廢經反常而學術之原湮相恐以權相

招以利而命義之原為所湮矣主竊於前僕貨於後而爵賞之原為所湮矣湮法度之原而本朝莖蒿多廢湮廉恥之原而人才良心幾壞陛下即其所湮者以為規摹之要其序有六一者體乾而總萬化之目二者法祖以選舊制之良三者用禮樂之實以破曩日之餘氣四者修仁義之實以淪曩日之乖氣五者救活生靈使與權臣格戮生靈之禍等六者振厲士夫使與權臣斷喪士夫之心均則原之湮者微何物騎虜安能勝陛下澄原進德之力哉二曰今日之最急者莫急於活百姓蜀自紹興末季以來一塵不警百姓歲輸贍軍近二十萬緡泊權臣忽開邊於大饑之後用度繁興內郡屢更取之無纖粒之積調夫數數倍於常賦激賞畸零既減又復陛下赤子或死於餓或死於兵可謂已極若非陛下以愛肌膚之心愛百姓以畏夷狄之心畏百姓使此念充塞彌滿以起天地悔禍之心則國家豈不岌岌然今亦不過取之天取之人取之地以為吾用而已取之天者欲使實德散為兩賜兩賜結為百穀取之人者當散權臣之家貨以拯百姓之窮困取之地者欲舉鄴剛中營田之法為蜀民除蠲糶之害推之荆襄以及兩淮無不可行其三曰天地之間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立人

極使彝淪不失其道惟陛下力行君師之職於一身以起忠孝之心於天下苟欲東化莫此為切不然何以謂之化也夏六月旱詔求直言今書謂陛下當求之一己不可求之天地又條更化之說一更化之說六辭頌劄功嘉定三季九月輪當固對有御觀術察而見天心未復近采速取而見民情不益在大計所自而貨源欲窮聽四方動息而冠憂難置率人所難言乎宜要謂直道而行宇宙間同此民也正學以言士大夫同此心也自非豪傑之主則屈信消長未有不繫乎時之昏明治亂者自乾淳至初熙人才輩出一世於孽韓之凶罔至泰禧關邊大官啗啞小臣退縮無敢矯其失者人謂士氣銷錄盡矣而嘉定之初勉而行之忠言讜諍尚班班再見嗚呼使常如嘉定之初則未矣之民尚有裴淳平公奉使東川予與之為代居數季公卒予再仕王朝以言事徙湖北之靖蒙恩西還其孤猷子狀公之行泣授使人以抵子曰吾父之友今其存者無幾稱善美墓前之石非執事誰宜銘會予被命渡瀘未皇也猷子請不已則為誌其事自公字子和氏張其先自父紀葬武陽至唐大中有名棋者徒名數于江原曾祖父弼以八行遺逸應聘登政和五季進士第終宣教郡懷安軍教授授濠州有聲上庠父珣贈朝散大夫妣何氏在氏

俱贈宜人公生九季而何宜人卒事繼母以篤孝稱  
 紹熙四年登進士乙科授迪功郎主洋州西鄉縣簿  
 再調隆州州學教授改宣教郎知漢州什邡縣事通  
 判瀘州召赴行在除太常寺簿遷國子監丞權太常  
 丞兼權兵部郎官除祕書丞請外除潼川府路提點  
 刑獄兼提舉常平等事改轉運判官罪踰季復元官  
 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以卒公自幼濠厲名行  
 不為凡兒少長直欲尚友古人一時鉅人元夫率從  
 請益而得於孫公巖老范公文叔為多出語輒驚人  
 不襲前跡才壯意新自成一家光宗初政公上書論  
 國家大耻踰六十季而不復其末又謂古有四禍中  
 宮外戚閹寺朋黨而夷狄不與其論事皆若素官然  
 治對策集英殿首論舉朝克已而後可以觸一人進  
 德之機末言皇子萬世攸繫豈可以世間學者之事  
 責之有司第其文為舉首尋尼於異論然自是聲譽  
 藉藉薦紳間矣始仕西鄉復改侯所廢堰疏洋原木  
 馬之水以溉民田凡二百餘頃糴糧用充修縣學臺  
 秀民而教以禮節人嘉其知務及兼餉屬梓財賦源  
 流為八十一門門各有序有編年有叢志又有大序  
 使長馮公震武甚器重之今其書傳於世教授三嵎  
 留意公養士之外堂者每以六學相講切嘗舉張忠  
 獻公四勿箴為勸不專厲以科舉之習什邡縣大事

劇始至大書治事之所曰奉公如奉上帝克已如克  
 初敵愛民如愛赤子防吏如防餓狼兩賜少誓諸社  
 稷精神必躬必誠在廬會戒曠為亂公思所以拒偽  
 帥主鉞守川陸以待王師者朝思夕厲得疾幾殆丞  
 太常丞樞府所陳皆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雖敵已  
 所難受者皆為上精言之遠使梓部京於審克至論  
 史死罪或至泣下常謂人不死於刑獄率死於水旱  
 亟請于朝由度僧牒以為常牢釋本先是紹興間田  
 晟領西師駐鄂歲徵銀絹于東西蜀以充犒賜公以  
 側遣而部運官吏為欺朝廷以罪公其事雖卒暴白  
 然里居數季公不復斯世志矣元妃李氏通直郎環  
 之女繼室費氏迪功郎洪之女伊賻宜人又繼以王  
 氏封太恭人有子五人存老焉老持子猷子驥子二  
 女子長適承直郎瀘川軍節度判官范充孫次適從  
 事郎資州資陽縣監酒稅務揚蜜之存老孫老驥子  
 先天蒲賈持子及二女後七孫一人順孫外孫男女  
 四人猷子則弟某之子公謂是大夫之嫡孫兄弟之  
 子也命之曰猷子王恭人推本先意遂以猷子為後  
 將以紹定六年八月丙申葬公于縣之捷為鄉清陽  
 仵大夫之墓之側公所自卜也銘曰磊磊乎德而度  
 也澤澤乎忱而裕也滋滋乎善之慕也顯顯乎守之  
 固也微主之弗顧也微命之弗違也維信安於所遇

不以易吾素也

雒縣丞章公墓誌銘

予少之時志於博識自書契以來數千百載往往貫穿淹該引筆書紙或爲人稱誦然不必盡協古人槩燻也幸十有七從鄉先生章公游先生必迪以義理語輒心解似不以凡兒畜之子益奮然自愧慶元五季先皇帝始策進士子綴綴科目涉歷中外凡二十餘季先生始舉進士先是淳熙十六季先生以詞賦舉于鄉嘉定四季再該免舉恩與樊武仲庚誰仲父仲午督春鄉東官及子弟文翁皆試于類省試四人咸在選先生獨被黜又三季與子同產兄高南牧稼西牧崇周宗澤巖舉韓子獻季壬四人偕試又獨遺先生得失雖不足深計而命實有制焉又三季當嘉定九季始見錄于有司明季唱第廷中調眉山縣主簿每謂官無卑皆足以行己爲薄正則措民版扼吏落攝校官則明義理勸孝弟再轉雒縣丞則審察劑明簿書受米粟之征則平槩量削贏餘所君見稱廉平者講學雖事劇不廢細繹若屬書雖家貧必富經史爲詩清婉而深醇自陶杜訖蘇黃識詠弗置尤善茗飲不以酒亂德子自潼川召爲郎從得先生書貧堅老壯將歸就而正焉而先生季七十以疾卒於官寶齊慶元年七月乙丑是冬子亦以言事徙湖堦之

原闕

威聲騰乎北塞信惠行乎南邦未究厥施實志永終  
俾好謙之承考册附葬于漢中而襲虜內訌傷甚立  
封乃端平之卯月安樂之丙峯白直至申歲陽關  
逢嗚呼君雖去七臥臥厥衷知之者安在曾范諸公  
銘之者太史了翁雖摹表之未合尚斯銘之折衷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三

墓誌銘

知南平軍朝請江君 墓誌銘

寶慶初平予以言重遷靖達士江叔文為永平宰叔  
文從吾文真希元游最久聞見重蒸貌肅而氣和筆  
筆然惟講學長崇不恥問於予逮予還蜀之明年起  
家帥東川而叔文亦守南平壤地相錯聞其綬御夷  
漢一境清晏益信希元不苟求友也予方遣人問無  
恙忽以訃告予驚悼失聲為經理其喪轉以歸厥明  
年其孤燦等以汀州李侯華所狀言行走乞銘于  
行都嗚呼嗚嗚喪賡民豐已天或壽之如吾叔文之乘  
一郵廉而靜明而不苛則速奪之是可悲也已叔文  
諱墳世家建寧之崇安縣曾祖灝朝散大夫知南康  
軍祖輿曲功郎藤州岑令累承議郎父壽累贈朝請  
郎妣安人梁氏朝請君嘗以餘財助義莊闢塾延師  
授族教養叔文肄業其間絕出流輩游庠序踰厲有  
聲兩舉于鄉一舉于太學嘉定元年希元以博士校  
禮部試得其文視知真舉况尚書恩嘉其有憂世志  
權第授迪功郎福州古田縣東尉縣有海寇出沒帥  
守檄叔文檢視戰艦道與賊遇密授弓卒擒其賊者  
餘黨悉遁任滿陞陞從政郎調武岡軍司法參軍郡  
守問以綏御之要對曰吏廉則邊安番三奇之命攝



會書判官事有浩祠號刻平王承祝馮附至用人于  
廟叔文請焚祠毀像藉巫祝之資以犒軍循文林郎  
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平反死獄執憲明  
允刑獄使者葛公洪刑部尚書徐公應龍贊舉之改  
通直郎知永平縣事以 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緜  
衣銀魚縣故僑地其俗有如甲殺乙則乙家執丙以  
償而書于牘以識其事蓋洞僑無所赴訴而籍丙之  
詞以聲申之罪其事曰準擊擊口切旁其牘曰木契  
甲雖不得免丙則免矣叔文疆以王法因告部刺史  
憲其狃求平當滿予惜其去請于京湖制置使辟差  
通判本州吏民習其教而予又得與之處者二年差  
知南平軍過家首問政於希元希元爲厚論之大略  
謂叔文之先象州以吏治名當世叔文以世學踵世  
科推所以治靖之廉曰清簡者而治南平斯可矣若  
錫光任延漢守將耳於交趾能與其禮義民俗於九  
真能曲以父子之性是變戎而華也今之吏細者爲  
蠱爲蝮以嗜人之膚大者爲蜈蚣爲蠹蝨以血人之  
顛以劫其家以封其壑於是民始 然喪其樂生之  
志而自棄於盜賊之徒矣是駢民而狄也以中國之  
士大夫爲天子之命吏而其所爲亡異於狄亦何怪  
其民之狄哉叔文聞其說既躬臨之又以風屬城之  
爲吏者公堂儆五事以聞 上極陳邊陲空乏不宜

視內郡科調而於支移之虛名論建尤悉大抵如軍  
裝布帛取之成都不以時至而梁山軍衣絀忠州博  
馬鹽給賞茶法諸郡袍襖之類皆自不報期會惟大  
寧監歲計鹽租可救目前之急然視舊纔十之一惟  
有徑令輸總領所而對折南平當輸之錢亦可乎自  
餘所陳皆居郡日熟察民隱可爲永利者蜀帥上其  
政最將以叔文知開州未及報可疾不可爲矣實紹  
定六年八月二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五娶張氏封  
宜人子男六人燧寶慶二年進士爲從事郎汀州軍  
事判官缺受公遺澤補將仕郎鎔紹定五年進士銖  
貢于鄉銜錡未仕女三人諸孤下以端平二年十有  
一月甲子奉喪空于建陽縣西臺山之原嗚呼以身  
發財以財發身反覆之間而仁不仁自貪競成俗驅  
龍蛇以賊吾民如吾叔文以清白足以信乎屬堪行  
乎殊隣蓋叔文所謂吏廉則邊安者服之終其身是  
心昭昭吾知江氏之世有人也具爲銘

朝奉大夫知巴州常君 有開墓誌銘

始予守潼川常君子先有開宰涪城頗有惠愛心實  
嘉之列諸朝曰剗除苛政撫字疲甍曾未期年已見  
成效蓋承貪虐之餘而能撫摩燠休之也十有餘  
年君再轉而丞吾州子返自南邊君厚臨焉里之父  
兄弟弟又能道其調護火并夷情予益知子先之行



浮於詞也言于制置使李季允墓辟知巴州子守瀘而君寓是邦又得亟會於是端平改元年七十有七精神奕奕矍目炯炯漆黑如五六十也八月庚午忽以疾終于家其孤南強兄弟十二年八月丙申葬巽山之原子承詔入覲道瀘而南強南金乞銘謝未皇也行卒追至京請益修享閱其狀系出唐宰相袞之後六世祖惟簡銀青光祿大夫監察御史兼散騎常侍寓居子蜀曾祖拱忠嗣郎祖揚修武郎徙名數子富義父仁紹熙五年以慶壽恩授迪功郎及君陞朝累贈朝奉大夫妣蒲氏贈宜人君幼而祿傳授書過目成誦修武謂是子也大吾門者兩與翁貢舉慶元二年進士調宜賓縣主簿嘗攝令亮心職禁刑獄使者去勳廉知之會盜囚繫于園者多繳君授理曹臨鞠得實使者去舉之調榮德縣令至廉勤朝夕服念公井鹽為吏哀減行放不通則抑配亦民君檢捉吏姦而除其害歲餘丁父憂免後授潼川府錄事參軍居民失火有疑縱燎者凡被執詣府立斬以徇人利賞相誣君白府請候訊券得實乃辟民用弗究復調渠江縣令安沂公為宣撫全蜀有搭婦挾公書以求直而婦之辭妄君一折諸理兩造咨異沂公亦不以為悍也 改官教郎知涪城縣事勸分以救饑糶竹穰水民用莫不感通判重慶府先是黔以鹽糶米以

之而弗給鹽更以免錢役之半米既入而投錢之歛如故君受臺檄獲請併以夏秋錢對給且減蠲糶十之三者為定式再通判邛州會雅邊有警節閩遣君開關益招土丁君條陳防守之要在牛口且乞官備器械縣儲廩糶射差右選以任訓練之責悉見聽用夷不敢犯君前後四十年書十五考積官至朝散大夫巴州之辟報可而君不及拜矣嗚呼理道不競士罷懷不才與魯為市視民如仇者此無以議為號健決有能往性教狠貪黷以私喜怒肆于民上其害其於不才若君之謹防和平終始弗渝而不得乘一障以沒是可悲也娶楊氏幼龍氏先氏皆贈宜人子男三人南強以明堂恩補將仕郎南金將以君致仕恩補官幼子申女一人適眉山進士孫嗣勛銘曰秉德兮靜淵居官兮飭虔恂恂兮吟吟兮如不能言所居而稱焉已矣乎堂字先

姪女端意墓誌銘

導江黃不已以書來白之純昔歲客臨安廖先生之知許以弟之子妻之其後先生南遷之純西還乃昭定元年十月外姑李夫人體子而遺叔舅敘州史君賓途以歸于我名端意小字廣今年季二十有上有娠尋感疾以歿嘗臨平元年十二月戊辰也烏乎痛哉大人哭之慟曰爾之素順端靜不妄三矣自為我

家婦七季之間以爾庶姑與爾母之喪綵衣佐餼嘗不再感爾乃疾病乃不字乃罔克壽以重為我哀越五日主申先生亦以筓弔之曰爾夙喪而父前廢又喪而母爾遭閔凶亦云極矣既極而通汝之舅前誣盡白方以郡級起家夫子有聲士林亦將薄正成都爾乃殞棄盛年爾之諸父唯吾獨存過此不淑其何以為懷也之純痛惟婦棄而生於鶴山先生之家又忝而能馴諸父之訓而其不忝乃有如祝辭者今命日子著龜將以端平二年 月甲子葬于 鄉

里 山伯舅喬賜之銘

州以不朽柳州伯舅之所不為婦之年又不為小不宜使視柳氏小姪弗如也某執善與不自勝為之銘曰喪父景適喪母李氏叙守文翁亦復爾棄僅存性吾與兄尚志吾以君召妾不爾視爾舅伯喬爾夫不已求我銘奪乎尚在識緘淚矢詞以納諸隄

知巴州郭君 墓誌銘

慶元末予試吏西川莫府與郭君幼才為僚守君幼才為青神宰賊寇再興崇學厲俗有治理聲予嘗以陞陝論薦其後南海崔正子與之置置四川辟君巴州則已迫致事之年權相持不可予為言君才開明彊濟性精練少年所不及况西山為西南屬惟才是擇何可限以常制相不能難後果以治理聞

後九年予論事南潒君固無志也又二年歸自瀘其孤允文墨經過予既以郭方救黃中之狀為慨然以駁其略曰公諱叔諱幼才其字也郭氏系出唐汾陽王後有請公者為廣都令因家于縣及兄甫為御史中丞葬歸之靈輿鄉墓至今存曾王考簡修妣字文氏王考之邵妣楊氏張氏考澤以公貴贈朝散大夫妣楊氏贈宜人伯父汾號冲寂居士以孝友文學聞于鄉里字文氏生四子君為仲庶母史宜人出也大夫人無子取君為後氣稟凝重七歲強記過人十二能屬文幼失庶母至喪冲寂執喪哀甚已而所後父母即世公孳然自立與羣從列若自勵有聲在庠亭間淳熙十六年以詞屬舉于成都路轉運司紹興三年再舉中類省試字文夫字平服心喪慶元元年始賜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監成都錢引務至六年始領事蓋君三十八而第第九年而祿處之要如始仕如素官吏無敢易一日使者粹至問歲出內幾何同列噤無敢對公引牘敷陳指畫口喻會稽立說使者奇之後有欲減新引之料而以蠶蠶舊引對抄吏雖知有銀薄銷蝕之弊畏上官每氣未吐公曰不言為愧言為罪罪無愧力陳其事退文白之餉所今下果詰所從部使者始不能容以鄉嫌去兩易漢州綿竹主簿 朝廷復紹興舊制命試教授公中其選參知

政事李公登為守檄攝理榷事有弊錯輒引與謀議  
 繼議稱允改眉州教授改辟東川簽善判官用舉者  
 改宣教郎知眉州青神縣首推推酷以遠利攷覆薄  
 書分注銷注以杜重權移借之弊兩造在庭促席咨  
 訪立為剖決獄無滯囚邑無冤民通判簡州一再攝  
 郡事節費助邊為緡錢三十萬通判瀘州攝安撫司  
 機宜文字修城堞積倉創復養濟院皆與有筭會邑  
 有劇盜太為一方患始至大明賞罰盜賊屏息潰卒  
 過境執拘以歸制置司已境用寧康人以其羨二百  
 石獻于州公即以實幣平之虛數絕饋獻希宴遊不  
 餽厨傳考詒類省崇雅黜浮四年不伐有懷歸意會  
 得怔仲之奏遂致其任以慈明慶壽恩封朝奉大夫  
 尚羊林下者八年以壽終實紹定六年六月也  
 年七十有九自號自舟老人築室藏黃卷書皆手所  
 校離遺文有雜著八十卷自舟詩藁二十卷理學語  
 類二十卷續通鑑長編增添綱目二十卷温公通鑑  
 評三卷藏于家元妃費氏贈宜人先三十一年卒繼  
 室費氏封宜人亦先二年而卒子四人允成允行皆  
 將仕郎允文允久皆業進士允文以後叔氏女二人  
 長適貢士費伯午次適儒林郎監懷安軍珍多鎮酒  
 稅費伯英內外孫十五人端平二年二月甲子葬于  
 縣之靈溪鄉震山以費宜人附君氣雖勁而心則厚

事親居喪鄉黨有聞推田儘以畀同產弟所至與俱  
 易聘田以周外黨之乏不尚苟同雖壓以達官貴人  
 遇所不可慷慨論辯不為勢屈人或以執物目之不  
 知其惟是之從也而嘗以謂二氣五行流行於天地  
 間雖曰厚薄殊異剛柔異剛然陽勝者多動直陰柔者  
 多柔靡世衰俗壞士大夫依阿苟容氣使莫敢異辭  
 雖深丘稼之可石滔滔皆是故於君之事有感焉  
 銘曰德而度其守維固執而求靡迹之留其行若流  
 其止若休靈寤之幽我銘孔昭

杜德君希仲墓誌銘

子自幼與內外羣從兄弟皆從杜德稱先生遊其雅  
 而與日三商而罷夜煮率漏下二十刻受館十餘年  
 猶一日也厥後弟兄連年舉進士第折圭持節者相  
 望余亦忝禁近而公卒不偶命也端平二年今天  
 子親臨機凡權相所擯抑者以次收召余玷選中  
 將朝公之子衍狀公之行謂銘余方抱空而前慮  
 紛棘引筆過閣則文念未俗凉菲師道浸微於德稱  
 先生之葬能不慨然題次其行而銘之公名希仲系  
 出唐工部郎中子美之後曾祖隆祖認父師望世濟  
 德弗耀師望墜于故驛之變家焉生五男子公其四  
 也未非卓犖不凡母疾方革公能盡孝以起其疾父  
 年彌高公能竭力以致其養凡生事死葬惟禮之遵

有人所難能安貧力學窮晝夜暑寒不間早有聲聲

序間郡博士禮廷之以為多士或平生在懷釋老之

書崇尚禮義之學士有懷老嗟貧者公曰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窮不得志則修身以見于世

可也嗟其寡身及產則解腹取瘠其約已則矜貧折

券斥淫祠之方熾策曠廢之必亡是豈無見而能爾

者所為文早歲富賸晚造清道試有司弗合浮湛閭

里節衣縮食以經理其生家日以饑授諸子學躬自

程督年六十三得疾謝暨却藥遺令毋奉佛老嗚呼

師友道喪士不知學古人自幼儀簡諒方甲書名禮

樂射御書數朝有夏習亭分彪列循序而進如農之

有畔所以習德輔性為大學止善之本基也自科舉

用人無復有入學之次而况士苟於得涉佩經傳以

佔畢訓故名物度數為不足學襲浮連陋架虛鑿空

苟能纂為詞章以欺凡有司給取聲利以馭庸夫孺

子則舉世譁然師之於是小學之師廢而大學之基

不立吾於德稱先生之教而重有憐嘆云德稱取王

氏以 慈明慶壽恩封孺人男子三人女子二人

適張某高某由子十三人孫女子五人曾孫男女子

六人特以端平二年三月甲子卒於縣之正本里允

山之原銘曰釋老之患幾於無儒科舉之學幾於無

程叔運字基誌銘

眉丹後程叔運其傳明辯有志斯世嘉泰元年子校

廷中占第乙科以恩升甲授文林郎洋州觀察推官

徒步杖策過子渠陽山中問所從來曰掌木按訪洪

公咨變子於潛謂其德秀於浦城率求當今名教

宗主觀善而歸公見先生志願畢矣袖出一編書大

廷敷對之文也內而乘輿宮壺近而政府臺諫三衙

官寺外而山東邊防和戰利害無不備論牙頰間聲氣

序以送之希元識其後又為記孝友堂以旌其世德

子為書之且賦詩以遣之子歸自靖之明年叔運再

調巴州教授子方期之以遠則聞死子寓解矣實紹

定六年七月也享年五十其孤恪共治命以端平

二年三月 葬于雲歸山胡若之北泣而前曰吾

父身簣多言曰吾羈而窮惟鶴山是望且葬而銘惟

鶴山是祈汝不吾從吾死不瞑走也敢以父之請請

其哀於而賜之子不亦解也叔運謹掌程氏系出武

昌世家丹稜曾主考 堦主考父以孝友聞今以名堂

考士龍鄉貢進士子有銘其墓妣懷忠史氏叔運蚤

歲能屬文年十八貢于鄉家貧自丁父憂于里負米

為蠲毋養破廢敗廢細繆編摩費盡亡倦以是聲名

籍甚繼丁母憂自致至葬禮而度有姑歸二江之

齊氏貧不能受予言一舉四喪其後客遊梁洋始  
 得諸公貴人資之稍捐即故若增築歌哭有所歲時  
 伏臘亦僅自給雖飲其勞甚矣初至洋州即徹新官  
 寺誘勸俾俗未幾而邊難作四川制置桂如檄令  
 犒師于青瑛華陽隆文犯塞攀大緣磴遍歷出塞盡  
 革虛名占籍之弊今禮部尚書李公寧為四川制置  
 喜其深識疆事將辟置成都鈐司幹官為有氣力者  
 奪去利路轉運司又辟教授巴州多士方屬心而未  
 及設施以死方崇運未仕時過觀歷覽多所知識雖  
 草茅言事動中機務予在廣川嘗告子三事謂景獻  
 之喪二年無主也古者謂董州之師傷於不審謂靖康  
 開禧之禍起於君子之不見用子固奇之洋州太守  
 程侯伯雄參謀制閩叔運論開表五郡兵將之弊疏  
 漕運便宜計閩防利害甚稱之今四川制置趙敏  
 若帥興元上發慶平議曰議十八族議結慶平議守  
 險隘議城漢中議用義士議處屯頓重議趨金州軍  
 議權身歛議親傳及皆當時急務也類自程試之文  
 條餉所一歲錢穀出入分畫區處有理此豈高於舉  
 子之科曰者唯周程子及朱張氏諸書尤詳於歷代  
 通鑑本朝國史為文不求合程度不啻塵爛詩管舉  
 韓秦故相之謬聲之樂歌以切時政為趙公所稱館  
 遇甚久今有雲歸鼓吹自由編歸田心畫萬物吐氣

編若干卷藏于家為人彊項真情人有善稱之有不  
 善懷管屬解叱之故所至落落有由數頃舉其種為  
 義濟以惠貧弱為姑指俸管田宅為湯藥之助為叔  
 祖出緡以歸其已易之室為鄉子弟之資者招束脩  
 以資其學先是在洋州適黨武休之變至巴南則代  
 者過更而弗授印收運立自負氣不肯為人低屈竟  
 以鬱勃不堪致病而斃子嘗及復浩氣一章子太率集  
 義以為主不集則斂持去志以為帥不持則聚以收運  
 剛大之氣而加之直養無害之功則行行之由亦可  
 以為聖門之高第矣觀其自贊有曰癯厲極超頗欠  
 時中覆矯磨礪晚果有功夫以規進學之候孰知其  
 遂止於斯也要補注譙氏生二子踏實務實銘曰  
 不可屈者志與氣不可必者時與位誰控其逢十步  
 九躡鬱鬱泉原含憤空翠恐爾蹙蹙固向輔十爾後嗣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四

墓誌銘

知富順監致仕家侯家墓誌銘

余蚤識家侯李文甫吉士也假守有出於鄉大夫士之賢者益知侯為公侯在年已四十五練治於物情者熟董以世載清約跡萬事退然不勝而勤小物臨大節凜不可亂余嘗識侯在富順時與諸郡守謀討賊賊檄及為侯記積善堂以為盡所富事而無計功斬獲之心庶乎知侯者記之年侯八十有四後三年余家恩歸自靖則侯已卒嗚呼富翁以稟告累其行請銘諸碑余按家氏見於節南山之亂及春秋經至晉大夫僕徒唐侍御中方世濟休聞方事德宗以言事忤宦臣犯出刺戎州自我居眉族乃大方五傳曰季尊為導汪令恥仕庶民隱岷山之麓寶慶初錫號冲素二傳為大理評事正正生朝議大夫隱隱生大中大夫定國歷懷安遷嘉三郡守是為侯之高祖曾祖彬元豐三年進士哲宗朝為尚書吏部郎中六持使節贈銀青光祿大夫祖彥知資稜二州紹興間用趙忠簡公薦召未造朝卒考鑄知隆州贈宣奉大夫妣淑人孫氏侯諱炎季文甫其字也為人篤謹端靜自侯之高曾祖欄季那持節而家無履襪淳熙年貢于潼川路轉運司後以父任入官主金州

石泉縣簿雅州同理參軍知潼川府郵縣通判叙州知富順監丁內艱起知資稜普三州自始為吏已能為邦人延師士知敬業去之日盡籍所載書留于序使學者稽焉為理官巨相厚給以葺園植庭補以陰繫囚茶馬使故入洪雅簿道壁賦幾篇緡侯具其枉使者加盛氣詬病不能屈也柴將誣兩平人為蕃人盜邊者必寬之死侯矧其非請十郡貧之弗聽守既知其冤益重侯侯終以鞅鞅郵縣二十年皆攝令人疑其不利虛正寢弗敢居侯至新其寢以將毋積負三萬緡侯疏滯已責未幾縣以治則文關齋居以燕賓友覽經涂以利民旅無復近世簡陋養國之政叙州譯牂言夷人將以甘水日絕馬湖意回測及期而至人情恟恟侯曰此譯所為耳召而令之曰一夷人過江來乞汝首以殉譯毋命不違而夷駟左深廣劇賊羅從義為民害既逮瀘帥欲徙之沱黎以責後用侯言黎接六詔萬一從義走夷中是資寇也帥動色為

改之侯之晰情制變率類是抵富順之明年曦以蜀叛侯憤慨至三變發發母問故侯具以對且曰萬一變作守城臣當死為毋憂奈何母曰死城郭分也非吾憂侯乃夜自為書告本道使者吏竊蒙去侯不問馳使四出告至叙叙守薛君九齡亟和之至帥府帥府布其言十四州已而叛勢鳴張皆沮且怖侯不為變



曠誅侯亦不自言也母喪去官除喪意撫使安公上  
 富順抗為事請知開州又薦充監司科侯辭起知資  
 州宣諭使具德失獵奏移西師屯成都以實內郡安  
 公舉以問侯侯曰雖僅據目前而有二慮以年粮不  
 足則飛而通掠者難制歲以長子孫則淫而驕脆者  
 難用安公然之奏留四分之三不遺實西門曰珠江  
 浸襲城下侯捐錢千萬築五堤而北之又捐三百萬  
 置鹵井歲收羨為修堰實劉文節公實記之又捐二  
 千萬有奇代民舉章王子淵諸賢祠築奇文館胡月  
 月半屬學士志藝優獎風厲歲大以得人為多置內  
 江井增練半學以養士實人謂侯三世中此土築世  
 德堂為生祠祠吏非古生祠又非也亦以識懷允之  
 誠云耳守彭會慮真批大安叛交趾普置赤白裏皇  
 火急而三邑期會鼎應助邊備師之費凡五百有奇  
 皆取諸節縮之餘財不以厲民縣告豪民匿稅版民  
 未就還馮氣力越訴于盛司以盈郡縣侯辯折其甚奴  
 使者不說捫拾無所得反以是知其廉最後守普承  
 兵火盜剽殘之餘折嘉訟簡允費代民輸者又視資  
 為贏學故有沒盜田載祀四十鄉人有為盜謀並緣  
 宣撫司檄及其田士論弗與猶欲為盜地侯具本未  
 白宣撫使復歸于學侯自普歸即謝事申居聽聰視  
 明神王志彊婚友往來細書十行下仕至朝奉郎不

復遷曰吾仕最晚幸不墜先澤有官遺子盈矣十九  
 年三遇異帝及磨勘所當陳乞凡五官不遷嘗請諸  
 朝以終其先人弗許事務繁人極其孝敬侯雅不以  
 吏能名而治劇邑宰缺郡未嘗如公人皇章支求利於  
 權酷米粟之征寧能與仆補帶去之日必俗於始至  
 又能推有餘以為民賜平生踐行以約為主温散甘  
 糲大行不加焚燕酒不過三酌自富順喪母而歸室  
 燬於火詭精于儉居廟無序賓之位自退休始有室  
 廬歲視租之入盈暑祁寒周族人之貧者至于再凡  
 三十年不易其則故居官號良吏居鄉稱善人且宜  
 壽考康寧膺慶遐福或謂係昏昧且見天上宮闕隱  
 隱有朱書壽圍二字為候壽之證是誕漫之說不  
 於其本焉求之書曰天壽平格彼勤於梓神者安知  
 此也紹定四年六月甲子以疾卒于積善坊之里第  
 年八十有七元妃丹後史氏故號介路安撫司准備  
 差遣壽朋之子繼室教有楊氏 贈封安人二男  
 子羔先卒寅翁前修職郎綿州錄事參軍二女子長  
 適從政郎前文州曲水縣丞郭守中次適故從事郎  
 邛州大邑縣丞虞廷再適宣教郎新知成都府新繁  
 縣李温男孫三森以侯致仕恩補將仕郎饒榮雙頂  
 女孫三蕓以六年月正元日墓在金倉山之原附于  
 隆州府君之兆余早入仕及接海內諸儒先見其旨



人言論風指務存有餘不盡之澤為可繼可傳今之君子小有才智則勢相馬利相鹽得之不翅抄忽戰殺國已丘山甚至斬艾其先世所以遺後者憂不疑於行此余於侯之葬深嘉其禮之而系之銘曰成周取人曰常與吉家邦凌明載祀綿歷下逮春秋曰德匪才字敬則裕汰復則效人之一心與天地貫盈窮壽短非可智異家侯存存存動與善俱所感所遇吉祥畢備彼巧捷者則殆且轉謂予不信於侯是式

學究焦君 墓誌銘

予行半天下為碑銘多矣而於漢嘉焦遂良之請為之慨然蓋自予筮仕佐西川莫府遂良之考君誠父袖文過我端厚實實予一見異之除館以待君以察舉恩賜四川特奏名進士第一見其父子日華言行克肖亡何蜀之士仕王朝者自夔蜀公士黃以下招其來樓學究出身詣吏部擬眉州司戶參軍未拜書卒于道歿日華與其弟遂良舟其喪以歸全三十餘年雖日華行營宅兆奪於巫史奇家之說不見葬而卒卒之明年遂良始得卜于古賢郡之坤山得日子明年 月甲子嗚呼古之葬者日月有時立封有度昭穆有位非有陰陽之拘風水之疑也惟誠信於附親附棺之物神明致生致死之分孜孜焉是之究圖耳爰自青囊之說行去有以齒而不能掩其親者來

門之供庶民有蕩產而不能供其費者焦君之姑識予與予之聞君之各丁時冠昏未久也今既踰中身冉冉老矣而君之殯殮在堂猶不得以首于丘也而又不得予銘則齋恨何極遂良之請則死者之心也予不敢辭君諱亞之五世祖父自彭徙嘉之夾江曾大父曰成大父松父昌官從政郎取蘭氏生三男子君其仲也蚤明暗能自力於學淳熙元年始舉半禮部既挫愈勵貫通古今論說經子有詩經有魯論有曾子解宣城孟誠之論久仕于蜀得君子劉文節公牽藩持節必招之與居圭負款禮况可以進賢揚善伸達幽狂者未嘗隱情惜已也嘗與厚思運有志當世以承考志里有 驗家驕院死喪之事率盡分為之吉月會同宗同族旌子弟之尤以勸能者縣產賦隘不可居合鄉人新之其所為皆足以善俗元妃軍氏繼室以揚皆同郡人皆有令德而二子亦皆以明經舉子鄉人謂刑善觀德之效云孫男女二人曾孫一人銘曰古之命民積於比閭月備歲校擢登其善鄉治既廢科自取人一日之伎爵之終身法雖孔微間亦得士有如誠父使在鄉遂聚賓之席亦於君辟天道夢夢而昭昭是昭昭幾何而夢夢矣匪終夢夢爾子孫是似

監成都府錢引務節君應午墓誌

予守潼川鄧明父應午為中江縣尉向中道言嘯  
 响如不能出口予固期之高疑其重厚也又明年春  
 三月某以君命召上印綬去道中江館于縣寺會居  
 民失火屋比延燬予挾從行壯士巡公所愀隨且翦  
 撲至則明父已率巡徼吏奮身前行拔藩徹室不移  
 瞬而火熄徹明予拊而勞之曰對不當如是邪對敏  
 板百寮底誠卑且賤矣然近民莫舒若也議盜胥尸  
 追亡擣伏始一不謹禍且蔓正亦猶救焚不務濕截  
 炎突孰禦予於是始信人之不易而儒生之果可  
 用也上其姓名於朝詳刑使者應君懋之茶馬使者  
 鄭君孟卿聞之競薦其才乃以功命開陞從事即十  
 七年調華陽丞予既召人為郎從官每與蜀之有位  
 者書記往往必稱明父之才未幾予以言事得罪屏  
 之南州聲跡竟絕予歸自靖明父之子有中來言曰  
 吾父不幸死矣今卜兆于會中鄉之坎山得日于今  
 年十一月甲子哀惟吾父以職事受知于予不由左  
 右之容維子之故廢事監牧皆受不凡之知今不得  
 子銘無以道不仁不明之責予瞿然問故則寶慶元  
 年七月十三日適于風濤嗚呼明父而止於是乎明  
 父自嘉定六年以詞賦為舉首九年再舉中明年  
 進士第調中江尉遺卒薄近竟人情洵洵明父程督

守禦人恃弗恐歲大疫力請于臺閣飯飢藥瘞至指  
 俸以資之同年進士徐君仁恭卒于閩中簿正為字  
 其孤恤其家府尹李公皇風力峻厲明父語府白事  
 為康色顧之屬蜀之城築屬之權虞都有疑獄累歲不  
 能決刑獄使者以付明父一訊立辯因賴以活自是  
 益見信任令攝銅山縣明父移書縣令俾其督吏治  
 賦以應期會憲臺屢趣不行令亦謂明父言然卒以  
 宦譴人兩賢之又令攝通泉以縣令鄉嫌辭既不獲  
 命則植縣網墮吏姦為教以諭百姓之怙勢通租者  
 不決旬而令行財裕十七年調華陽丞部使者令工  
 部侍郎黃公伯固俾攝縣事縣為西南劇書理邑事  
 夜覈訟牒判撥中理吏畏民安黃公才之學校之教  
 比河渠之益築將士之廩給征商之檢按悉以付之  
 或誰其煩明父曰事無精粗莫非學也縣令父虛又  
 俾攝事縣以太治既復而又攝去之日鄉人繪而祠  
 之華陽考滿黃公惜其去辟監錢引務至則官寺地  
 役丁第上下蕩亡絕律君為板而新之凡出入虛實  
 之數增減少多之額工役勤惰之別皆籍而記之黃  
 公勞之為請于朝自官吏至夜校悉增其廩給職業  
 用勸國無乏用實訪乎此嗚呼人果不易知而儒生  
 之果可用也乃若此凡謂儒生不適用者特腐儒為  
 章句習佔畢不知事無非學而拘滯一方者耳明父

世居新都之爾牟其家之凌陽自王父治郢氏系  
出東漢司徒馬之後子孫散居蜀有爲多公成都雙  
流新都皆其裔也曾王父仲和生三子其季白師况  
登紹興十一年進士第則明父之王父也秦薛通判  
潼川府未甚孱于官公森然王氏生三子明父其季  
也生有令姿方在齠齔親疾累月憂無所出割股和  
藥親疾少差既卒執喪如成人王夫人性嚴厲明父  
得其權心事庶母宋夫人惟謹既壯兄弟相依兄嫂  
以家事自任俾明父一意遊學明父德嫂之恩死爲  
之服或以無服斬之明父曰昌黎不以義起乎鄧之  
族大而多貧明父事諸父生則致其養死則贈其喪  
世絕者命之後女并者履其德親黨有札喪之事必  
身任之嗚呼古之學者爲己蓋有所事者矣元配李  
氏繼室以趙贈封皆婦人明父卒後宋夫人尚無恙  
年八十九乃卒有中今以趙氏之命求銘銘曰古之  
所謂學以明德而美身所謂士以範俗而明民道湮  
民散則嗟嗟而居下悲窮而欲贏以予觀於明父事  
無精粗必信必誠尚庶幾古道之有存

中奉大夫知邛州李公駿墓誌銘

予被命帥東川道漢嘉李君伯言合其昆弟之子與  
戚姻黨軍實猶送迎君任羣從歸然獨存於其生七  
十五年矣風采精神論議嫻嫻心稿異之別僅旬時

其孤當構當燁以狀告于廬且乞銘爲之瞿然失  
聲李氏自唐御史大夫贊皇公栖筠丞相趙國公吉  
甫太尉衛國公德裕以來凡十一世迄曾祖浩熙寧  
中登進士乙科積官至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祖觀宗  
寧初榜登進士第官至太中大夫累贈少師自太華  
徙嘉生二子曰昌諤官至朝奉郎知洋州贈通奉大  
夫次昌圖官至工部侍郎洋州取王氏贈淑人生四  
子君在第二諱駮莊重好修自同儕素凡再舉禮部  
擢慶元二年進士侍郎尚及見之每以訓其子曰吾  
門自入蜀以來繼八葉科第自此始汝曹勉之初調  
隆州貴平尉盜入境輒敗論左使曲當民情前諫議  
大夫傅公伯成爲祥刑使者知而舉之再調重慶府  
巴縣今峽俗器訟分疏曲直民用勸止有巫左道惑  
衆寘諸法前後守賢之引以自助使者游思公仲鴻  
又知而舉之遇事有盤錯或博委訊鞠之不辜率以  
屬公見稱明辯遂及宣教郎知漢陽縣州以積有逮  
吏無虛日君曰守定會期公私皆使朔口水灌輸民  
田歲以首春爲坊縣之工率先諸邑通判漢州又  
通判遂寧府皆大郡關次敏明吏重足立無敢慢在  
漢嘗攝右泉在遂嘗攝右渠所至以嚴明稱知永康  
大修學官興李侯祠通商阜財振凶穢皆知普州如  
治三郡屬有疆事軍情入意所過殘掠君遣官諭告

母嘗我民貧爾糧否則以三又從事軍為飲戰左知  
 印州君曰吾少孤刻苦自厲以詩書致身祿四十五  
 秩元士澤子一孫於人世百無慕焉歸而察室曰  
 塵外有終焉之意一日忽命諸子之任於外者歸省  
 屬以持守門戶更衣就簪而逝實幼登六年六月已  
 丑也當揖以郊恩補官仕文林郎雅州司理參軍當  
 煒以 上登極恩補官任從事郎宜賓縣主簿父子  
 二適承直郎施州軍事推官王以孫儒林郎承康導  
 江縣令高斯謀斯謀子之同產兄子也遣賀嘉定十  
 五年元會補官去年秋不幸死孫男一人奕果再遇  
 郊恩補官以慈明宮慶壽恩循從事郎女三人外孫  
 男女一人以是年九月辛酉葬公于嘉定府龍遊縣  
 安國鄉乾山之原令人楊氏喻氏村公風姿頎然臨  
 事果決自幼周旋諸父間且濡以滌食不兼味衣必  
 幹濯祭祀賓客澗毛山藪必潔必精予曩聞劉清惠  
 公甲嘗言其外王父李用負始自垂從監政宣春麗  
 以勤儉自持嗚呼如君可謂善繼厥家矣銘曰孝輝  
 媽載五百自棄從監者後君衣訓自程式蓋彌邵窮  
 不感豈其窮四子石官元士年八表詔來世食鹽豆積

漢州通判楊君全墓誌銘

揚君諱令季字如斯世為遂寧人大父泰惠公輔兄  
 弟五人咸以文學行誼聞于時人號五楊其後泰惠

與劉文節公光祖歷事三宗出入中外切劘獻納  
 德齊名天下稱曰楊劉韓侂胄伏辜在刑自與侂胄  
 論者以次召用泰惠除兵部尚書道拜江東路安撫  
 使建康留守以疾薨于位先是泰惠家嗣有翔早世  
 以君為後萬里護喪西還葬祭如禮服除以泰惠致  
 仕恩補承務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再調潼川府中江  
 縣丞僉書昌州判官廳公事知涪城縣事初文節公  
 嘗為學記韓氏之黨以為偽學詎善類摘記中語為罪  
 劉遷房陵縣丞承迎卜碑凡三十年無過而問者君  
 至命封植之鬱攸爛交民多露馭君討尸口而賜給  
 其貲民用莫羞臺府廉知治狀就辟通判府事泰惠  
 遺愛在人聞君之來相率趨令通判漢州西邊有警  
 總領財賦所以文龍移屯軍乏糧下州發粟石五千  
 餉軍君慮以輦運病民力爭之使者不能奪僅輸千  
 石至數明卒免科調之擾眾服其守職不屈未幾忽  
 得疾不起實約定六年二月乙未也年四十有三積  
 官止朝奉郎曾大父依故任左朝散郎累贈特進大  
 父泰惠公官至端明殿學士父贈宣教郎子生也後  
 何敢班於楊劉然慶元以後守詭盡分唾棄權門訖  
 於權臣之誅首被收召則與二公出處蓋有其相似  
 者故知君進事行已能世厥家而於文節公之流風  
 餘烈必欲興起而燧明之其心事榮榮與世俗不同

惜也。死不待年而未究其施設也。娶成都杜氏。故知威州。益之女。與了翁之妻兄弟也。繼室以晉葛氏。杜故兵部侍郎孝嚴之女子。合祖。早天。本生母。鄧氏。太安人。命襲祖為後。授以茶惠。餘澤。漬腹。子曰昌祖。九月丁未。生四女子。長適將仕郎姚季子。餘尚幼。襲祖。卜今年十二月甲申。葬君子長江縣馬觀鄉坤山之原。君之弟通判簡州事。今式與襲祖。以狀來請。銘。誼不得辭。銘曰。昭昭匪天。厚其質。而禾其年。豐其行。而嗇其傳。雖欲李當。生陵以紹。廣鄭益。恩生同以繼。玄死者有知其無恨於重泉。

知威州祿君堅復墓誌銘

開禧改元。王師將北征。予時召對玉堂。失權貴人意。潼川祿子固擢進士。造廷首以高瞻。叔善來謁。既亦以正論。君末等子。與之定交。焉子既補外。念薦賢所以報國。厭於權力。撓於請寄。乃盟心自詭。自守郡以來。凡請者弗予。將以少戢。趨競會。詳刑東川。子固為安岳丞。循循自守。予始至。境即懷安。傳舍擇書。問之不至者四人。舉之於子固之辨。曰。盡心職分。不求人知。人謂是舉也。數十年所無。子固亦曰。是真知我者。其後倖攝。遂寧學官。又其後守潼川。除館。延之。益得。以察其所。交信。前言之為實錄也。祿本子。姓以王父字為氏。唐季。白宗。靈。始自鳳翔。徙名。數于郵。至本朝。

曰。儒舉賢良。方正。和。與。眉山。蘇氏。厚。善。儒。生。勛。舉。鄉。進士。勛。生。天。授。天。授。生。居。一。累。贈。朝。奉。郎。居。一。生。二。子。長。曰。東。之。登。進士。策。善。詞。章。尤。任。治。刺。淳。熙。初。知。叙。州。南。蠻。抄。竟。上。帥。師。討。定。以。功。除。直。祕。閣。成。都。府。路。提。點。刑。獄。次。曰。撫。之。以。經。學。教。授。于。家。泉。贈。朝。請。郎。娶。馬。氏。封。宜。人。子。固。之。父。也。子。固。名。堅。復。生。十七。年。而。孤。弟。妹。幼。弱。家。貧。為。太。夫。人。憂。子。固。率。諸。弟。從。舅。氏。傳。室。珪。王。君。行。問。學。夙。夜。不。敢。怠。習。戴。氏。禮。有。鄉。曲。之。譽。君。行。名。軀。薄。之。秀。秀。也。金。堂。仲。明。舉。以。禮。幣。致。子。固。遣。二。子。從。遊。凡。再。舉。于。鄉。登。進士。第。仕。小溪。食。薄。棧。之。祿。將。母。一。時。諸。公。皆。以。學。術。探。復。期。之。舉。者。及。格。關。陞。為。渠。江。今。沂。國。安。公。專。闔。于。蜀。辟。縣。州。錄。事。參。軍。攝。通。判。事。將。以。成。其。秩。秩。行。至。合。陽。念。母。而。反。沂。公。不。能。奪。也。期。年。來。安。岳。以。舉。王。政。尚。書。左。鈐。注。知。蓬。谿。縣。母。喪。去。官。服。除。從。外。銜。擬。什。邠。縣。會。有。堂。授。者。復。求。蓬。谿。凡。九。閱。月。又。為。人。所。先。復。堂。授。知。綿。竹。縣。秩。滿。通。判。永。康。軍。嘉。定。府。會。資。州。關。守。制。置。使。選。子。固。攝。事。充。四。川。類。試。院。考。校。官。左。知。威。州。解。官。來。歸。中。道。得。疾。寓。漢。川。傳。法。僧。舍。去。家。僅。兩。日。程。而。卒。紹。定。六。年。十。二。月。己。丑。也。得。年。六。十。娶。馬。氏。男。女。各。二。人。長。男。幼。紹。本。奏。補。將。仕。郎。次。諫。孫。後。族。父。於。祕。閣。為。請。孫。李。白。呂。孫。子。固。治。命。俾。受。致。仕。恩。

為叔父甲南之子長女適蘭德方次適陳飛騰次適馬 皆業進士外孫男女四人卒之明年端平元年十一月甲子葬于射洪縣依德里聖水原之新兆子固天姿謹厚念德不怠每思二親輒欲絕旨去甘友愛二弟無行而不與俱也清淨寡欲訟獄必躬聽之麗于罰者重輕年允後不為之末減人言子固所至政平訟理無他道也一生知己如安子文劉德修楊伯昌崔正子李季允虞仲易曹器遠苟得一二賢相與邑足為重而於子固皆交口稱道無異詞葬有期紹本以姚仲有所次行實來求銘余曰我乃知子固為叙其榮而銘之曰天理之流行以命萬物者性也而氣數之感遇感與厚薄之莫逃亦得以謂之命如子固者言而忠信行而篤敬不能以其所安施諸有政而掩於命之有制僅見于三縣與三郡惟後人之紹聞迪訓則是心之昭昭者固不與氣形俱為漸盡也

蘇伯起 振文墓誌銘

予奉使潼川日今春官貳卿度周卿移書諭予曰子得人矣乎正有友二人曰羅堅父傳之蘇伯起振文今堅父舉進士而蘇落落不偶聚書數萬卷聖經賢傳山經地志私乘野史以至虞初裨官旁行數落之書靡不搜羅後給劉德修譽舉賢良方正科長沙吳

德夫又以遺逸薦子朝子其言之矣先是予銜命入竟首訪人物遂合人士多以蘇伯起馮仲新鼎重為稱予首延致之皆魁岸人也伯起尤善談辯諷諭計史接據蠶起坐人為屈子嘗譏之曰晏子所謂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而不可以為下若其近諸則捧腹大笑處數月而別予仕王朝以言事遷靖伯起遺予書曰吾於汝寧有宅一區竹萬箇木十圍者百章溪流徑其間將為嘯歌終老之計請書其類曰水竹莊有亭曰玩芳以故禮部侍郎曹公敞遠記示予大抵述其放於騷人幽憤之意予遷請後濕尋故書自四經三禮語孟以來摘精技萃採深抉異雖章句訓故名物度數悉加讎校往往有先賢未及發聞為人言或口呿目瞠而伯起過我濶上相與講切則率多頌會予益知其用功之久方將勉以欲華就實去艱深而趨平易反而驗諸真履實則庶不為空言之歸而君以衰疾來去浩乎不可留蓋亦自知血氣之不可強別未數旬而卒實總定六年九月戊申也系出梓州之銅山淳化參知政事易簡乃其九世祖自銅山徙合之銅梁今又徙遂寧之遂寧曾大父某大父某王考某元配趙氏朝散郎前知廣安軍林之女繼室以錢氏三子男曰堅石堅木女適文林郎知合州巴川縣事姚仲子端平元年十二月庚寅



堅石兄弟娶君子龍門里先事使來乞銘曰尚死者之心也銘曰自鄉治廢而公道墜以科目之得失為人才之輕重有如伯起抱珍蘊異而老不見用然則曾謂科目果可以選衆也龍門之塚漢其長終孰銘丘封太史了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五

顯謨閣學士特贈光祿大夫倪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林了翁以歸職論事忤侂胄補外吳興倪公召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公上疏辭曰臣乃者嘗為御史徐柝所劾柝言而是臣不當召臣而可用柝不當留廷論捍之於是申詔趣發以九月入見首言今宗祀孔通乞用皇祐故事以光宗祭侂胄尊祖嚴父之禮次言修君德求直言用正人行公道明賞罰三言近歲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屏穿窬而入門生弟子施於執經受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加以恩府恩使恩父之目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上雖優容而侂胄得之大怒其間所謂恩父者乃指毛自知之於蘇師曰也時謂侂胄者率鞠躬歛容公視之士如且曰人言公有騎虎之勢非也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耳若進退裕如少以諸葛武侯先忠獻主為法侂胄愕然明日謂參知政事李壁曰子嘗言倪正父之為人今始至即立異李曰配帝之議謂前之禮官者不知及此則亦以僕為不然矣遂上疏爭辯了翁時自館職請外謂李曰執政與從官爭辯未問理之曲直從官少不勝是執政逐之也李三疏而止自知之公憲為監察御史劾公罷予與公借至國門外數畝



語氣勁而詞直心竊壯之至金陵與求嘉業正則從容道前事因嘉業曰頌聞倪公不見知于周益公又忤趙丞相今又大忤於韓且韓與周趙諸賢人品不相侔也今日之忤是則前日之忤非葉曰善哉子之問也雖然皆是也方周公為相公無所附麗事趙公又不合朱公入朝士傾心歸之公見之如他日人始謂其不然逮周公罷相趙公為執政朱公說書崇政殿公當制詔稱獎優厚人已異之迨慶元元年五月公自溫陵召歸忤青方排根異已意圖節鉞以公非趙黨宜當與陳君舉章茂獻不咸將使再掌內命先遣弟仰青從容伺公意公悅然曰上初即位當惟賢是用以消朋黨之禍不當問其何學也既而劉德秀又誅公公正色叱之曰從趙公者皆一時之傑吾猶不肯輕附尚爾之從邪忤青知公意鄉不回乃以節度使制屬傅伯壽侯宏詔既畢然後公直學士院至是人始知公之心蓋不苟於隨者予聞葉公之言懼然與敬服明年十一月忤青既殛公復進用以連柱史彌遠不得久居中出公知鎮江府改福州治事踰月見彌遠拜右相制嘆曰昔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其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昆命元龜此舜禹禘遜語也天下有知蕭咸者讀之不大駭乎乃上書請貼改麻

制上付詞臣陳晦條其彌遠懼礙晦殿中侍御史於是劾公輕侮朝廷落職錮二拱翼李時以君命召辭不行聞公之風而竊高之入之稱蘇文忠者謂其在熙豐不容於熙豐是在元祐不容於元祐在紹聖見黜於紹聖嗚呼如吾倪公其無媿於此矣聖人明隨之義知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其家曰毋兼與也蓋既暗小人必失君子其是非至易決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可謂得所隨矣而聖人猶戒之曰利居正則雖親附君子亦不可以苟隨也此較之六二其失已難知矣若九五之手手嘉則所信者皆嘉善矣而聖人曰聖子嘉吉位正中也而先儒稱子曰隨以得中為善乃知隨小人者固不足論而隨君子者亦貴乎居正得中如倪公者其真有得於隨之三五乎端平三年予召為春官公之子相常過予言曰我先公以

年月 日葬于某縣 鄉 山今十有

年矣而墓道之銘未立子也吾先公所畏也敢以請于子子與之遺前事相常慨然曰將起居重珍嘗狀吾先公之行亦猶是矣明日再拜以徵前諾乃為約良貴之文而叙之曰公諱思正甫字也湖州歸安縣人湖公為安吉曾祖豫祖湜贈承事郎父德秀任承議郎行大常寺主簿後贈以師從橫浦先生張公九成游舉某年進士公少師第三子也器質凝重

少師味愛之權乾道二年進士第授遂安軍節度使  
書記丁少師憂再調筠州軍事判官明謹擢正不為  
苟從弊廢陸寬獄為刑獄使者卒疾所知自後芳  
郡疑獄率從公決淳熙五年中博學宏詞科七年除  
國子正八年閏月遷太學博士六月丁王夫人憂服  
闋再入太學閏七月遷太常博士尋召試館職除校  
書郎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進祕書郎十二年秋  
大旱公封書累數千言主於嚴苛獄察冤獄且請別  
詔中外士大夫皆得有言避殿咸膳明示與否實  
且請時召大臣請論治道拱默充位者斥之公言臺  
且職事官以言補外所且昭示好言之實以釋人心  
之疑選者嘗以倉庫事上聞雖頗得實然百吏各有  
統察監司臺諫皆耳目也焉用此輩為上皆是公言  
立見施行初孝宗銳意規恢迎合者往往至大官言  
名不驗夕亦厭之更用諫譟之士公對廷和殿言往  
時虛誕合者較美齊侯之上顧謂公曰卿亦才論事  
詳當可行翌日諭左相王淮曰倪思數奏司嘉朕欲  
擢為二史宰相以未有關對乃起遷著作郎公之自  
結主知始此十六年正月上問丞相曰學士院關人  
誰可者周文忠公進擬數人公與其一然意主陸游  
上特以命公公以內制不可兼名表因蓋受兼官嘗  
內真召見言挺廉吏以律為厲集議以番令光宗郎

位公言光宗揖遜父子無間言今陛下承迎尤當  
過之又請日引職事官輪對如壽皇初政除權侍立  
修注官直前言事以備維新亦為憂且請增置諫員  
請召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皆見納用五月遷軒依  
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公言速進壽皇聖政按為成規  
又言覃恩賞格之盛七月除將依監兼權中書舍人  
公言皇太子府誦善宜用老儒上以命黃裳八月論  
吳城不可為兵部詔職改知廣德軍未幾上侍重華  
宮瑛入拜孝宗問上倪思今何官上曰權中書舍人  
孝宗曰猶為權邪十月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  
兼實錄同修撰時會計錄成凡錫香皆三分減一適  
重明節特詔伶人依舊公言不可吳玠知衢州公又  
言之紹熙二年兼侍講其香以大寧震電求言公謂  
大臣苟且給諫誠懇講讀官關員節減造刺輕盜內  
廷好賜無節熱飲熱湯版曹州縣迫急商農愁嘆會  
計錄條具鑄減未十一而君幸言未已無名之賦入議  
而未歸疆場之備不修緩急必誤事初孝宗以力部  
經費之餘財於三省置封樞庫以待軍用至紹熙後  
用始頗會肩詔發緡十五萬入內帑從備犒軍謂實  
給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  
而所出之餘不及二萬非補加博節則封括自此無  
儲遠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由是費用稍有

鄒矣上嘗語公邊事公曰若史院亂筆編載海上之  
 盟與北行等事 陛下宜咨不觀上命經筵取索章  
 璣以后姪孫為煥章閣待制公引馬季良孟忠厚故  
 事及建炎詔書后族勿任侍從以爭之璣坐改觀察  
 使諫臣論具端不當除帶御器械給事中繳孫瑞觀  
 察使上遣使諭給諫侍御史劉文節公光祖爭之  
 上怒左遷劉太府少卿中外沸騰 上謂外府之除  
 乃以省闈折弓差訖不因論事公言遷除之命不在  
 自劾之時而在論事之日終無以釋天下之疑劉公  
 請外端亦報罷祖宗舊法凡選郡至觀察使遷階  
 官轉正任防禦兼熙載以潘邱舊員自選郡觀察使  
 徑除正任中書舍人莫叔光三疏不報會熙載辭免  
 上令學士院降詔公封選詞頭卒如舊法左司諫鄧  
 駟以論潘景珪結近侍袁佐李蔚宗注將作監公力  
 陳不可 上批伍監之長乃是超推公爭之益力又  
 言臺特立諸人侍恩干請 上為出特立浙東副總  
 管明并景珪知湖州事繼罷之王士廉以皇后之姊  
 之夫請佃平江府官田以內小臣楊愛卿袁佐宣諭  
 漕臣公言此自 陛下出批中宮邪是乃斜封墨敕  
 之漸秘書監楊萬里求去以直龍圖閣轉運江東公  
 留行不報六月除禮部侍郎先是黃貴妃薨 上恚心  
 忽不樂乘輿過重華宮已駕復較冬至日晏不視

朝中外莫敢諫公四疏開陳會上召皇嘉王公言壽  
 皇之欲見 陛下亦猶 陛下之於嘉王也 上為  
 動容時宮闈頗與外事公因進講姜氏會齊侯子孺  
 極論家之不齊至於陰陽易位甚則離間父子漢呂  
 氏唐武韋幾至亂亡不特一魯莊公也胡晉臣尤表  
 真執中卒上不以為信公因魯僖公十六年二大夫  
 卒懇懇言之且曰 陛下大抵因疑致疾疑愈深疾  
 愈甚遂使父子之間中外之事有不能合理者 上  
 悚然四年正月兼權吏部侍郎公以飲酒過度為諫  
 上喜曰卿能盡言如此是時留丞相請罷政待放于  
 范村以不獲命廷臣謂 上欲專相葛公郊陳起居  
 贊章司諫酸芝公於葛雖尚郡人實未嘗附麗而陳  
 疑之謀于執政命公為金國賀正使以間之明日待  
 次重華宮語與陳忤公請納教更選他使會報登壽  
 鄭王允蹈叛于河南謀劫使者公嫌於辭難遂行因  
 言 陛下屢愆問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脫虜酋  
 以為問臣將何辭 上悟曰旦夕便當過宮公嘗擬  
 仁宗故事請書孝經四章與無逸並賞左右至是章  
 司諫劾公以庸事務君以孝經譏訕不報公出關掠  
 上不得已畀以近郡差知紹興府主管浙東路安撫  
 令朝弊之任未行六月孝宗外艱寧考受內禮改發  
 州弊不行七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會永言公條

十二事曰梳畏曰敬天曰法祖宗曰奉先曰安親曰正心曰勤政曰任外庭曰親君子曰納諫曰節用曰謹終起知泉州未上慶元元年五月召為吏部侍郎侍郎二年同知貢舉監察御史姚愈承庇宵風指文致試闈事劾公出知太平州新學校修社稷坏城郭繕器械練卒伍浚河渠造橋梁葺候館立養濟院百廢具修民不知役邦交餽以掩骼埋諸嫁貧女之失時者劉德秀劾公嘉泰元年復提舉興國宮俄差知泉州以所治當塗者治之留丞相始知公有政以用公不盡為嘆同郡李澄與種淳令未欽則俱求薦於劾公罷郡仇胃以執國柄稍棄前怨以收士望於是彭子壽曾無逸復官林和叔官觀徐子宜放自便呂子約量移公提舉玉隆萬壽宮皆三年七月也四年知建寧府察官徐柵劾免公數月柵進殿中文言公縱已害民再削一秩開禧三年又奉興國宮祠其秋入春宮直禁林僅十餘日復食興國之祿蓋至是已五奉宮祠矣明年十一月仇胃誅乃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入見便殿請遵用故事命東宮參決政事以杜權臣之專不時宣引宰執及別割直廬令詞臣候對以備批旨諭大臣以密文直言飭朝列以砥厲名節嘉定元年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同知貢舉三月

給事中許奕使慶公暫攝其事內侍李樞符澄李益徐考叔又竄得歸公執不行蓋是時汪官事當韓者甘昌再圖知省而懼不獲使其子宗茂首以四瑞嘗外庭聞公之風而寢公又言辛棄疾迎合開邊請追削爵秩奪從官卹典陳自強罪侔仇胃不可異罰乞用丁謂王黼故事遠竄錄其家皇子燕贖大師尚書令公言子為文師名不正宜改贈極品史彌遠在樞庭將以兄彌寧為春坊公持不可蓋機代公為給事在子之公嘗曰陽城脫不遇裴延齡為相終無以自白故在瑄閣一百六日雖小事必言五月進禮部尚書許亦使還中書議表賀二府將以和戎遷秩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皇已中書察院特罪今屈已盟戎矣以賀為乃止飛蝗蔽天公言不可議之用兵墻孽直修君德懲權臣弭盜賊察政貪以求弭災之實彌遠以樞廷造命除從官宰相錢公象祖數請去公請勿偏委任尋又言咨訪宰執不可獨召一人上曰前日趙彥逾亦如卿說彌遠街之章良能將除御史中丞公進臺諫論三篇上以付中書章見之滋不悅七月公請禁絕苞苴又詰囑察小人之交締遂力請外補上諭留再三公曰仇胃以臺諫為私人今章良能未除中司前一日亦以小兒見彌遠矣仇胃盜權擅國專行執奏所稱聖旨猶雜也

意今彌遠亦獨瑛奏事矣佐曾未敗猶望舊人今  
 舊人出矣而拯救無術巨寇宗社之不堪再壞也越  
 二日除寶護閣學士知鎮江府未上改福州治事踰  
 月又以貼麻鐫免二年陳晦黜復公元官奉主隆祠  
 五年瑞慶節厲亂不能遣使公陳備邊十事謂虜士  
 則難輟之強我獨當之執政不樂曰倪公尚去云以  
 階大中大夫耳未幾御史石宗萬論公降二官永寬  
 閒散八年復元官奉祀於是公年七十矣連疏請老  
 不聽十一年除華文閣學士提舉尚出崇福宮又請  
 老不聽公嘗言從臣自休致外皆不可陳乞故自王  
 隆祠病不復請十年間亦未嘗乞廢劫至是吏部檢  
 舉轉通議大夫十二年宗祀明堂進爵國伯又請老  
 不聽十三年十月以病乞骸骨不允再請未報再醫  
 知藥自誌其墓命諸孤喪事從簡詔轉一官進職  
 四等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學士歸安縣開國伯食邑  
 八百石致仕是月丙子卒享年七十有四其孤上公  
 所定遺奏猶乞收爵祿賞罰之八柄張禮義廉耻之  
 四維聞者感涕特贈光祿大夫後諸子陞朝該累恩  
 進少保 上親政之明年詔有司謚公文節妻淑人  
 沈氏吏部尚書虛中之女贈福國夫人先十一年卒  
 男六人祖仁朝奉大夫前通判南劍州祖義朝奉大  
 夫前充江南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祖禮官教

郎知撫州金谿縣事祖智承直郎前監行在贍軍激  
 賞西酒庫祖信承議郎新通判表州公薨後相繼卒  
 祖常通直郎監行在都進奏院祖禮以後兄知建平  
 縣原祖智以後弟承務郎憲女子子一人適宣毅郎  
 沈鐸免解進士周侗孫男四人興公承公皆將仕郎  
 餘二人尚幼孫女壹人許適將仕郎徐椿年公少孤  
 事繼母以孝聞仕五十年官二品而奉身清約如一  
 日先世田宅以推諸兄弟卜室城東之月河歸自富  
 塗始闢小圃以逍遙名亭作屋三間扁曰齋齋左園  
 右史朝夕調嘗語諸子吾生平素慕樂天蓋樂天  
 直道屢黜而於牛李之黨終無所附居數郡有實德  
 在民晚歲委命無求與公出處相似然樂天未七十  
 已苦風痺公晚而益強善乎及書身言曰方柄臣初  
 相震赫中外公獨折其角而奪之氣末流之弊至於  
 避柄臣名諱以詔為誥以照為證以遠為避故多朝  
 廷文書無所忌憚綱常倒植所不忍聞而在廷莫敢  
 言其非至此而後知為曲突徙薪之功也又曰國朝  
 最重臺諫所以徵雅蔽而強主威也彌遠把扼言路  
 輸款而後除納善而後奏自諭言嗾前代忠良濁亂  
 海內者二十有六年觀公臺諫論之作可謂知禍本  
 矣又曰淳熙之士不變於慶元黨禍者鮮矣再壞之  
 開禧三壞之嘉慶公剛方質直不尚苟同以周趙之

賢猶不肯微受爾汝則其奴視權孽固宜嗚呼耳卓  
聞葉公之言今又獲觀良貴之狀公之純忠表裏全  
節始終爛乎簡策予無所措詞矣所著齊齋甲藁二  
十卷乙藁十五卷兼山小集三十卷兼山四六集十  
卷詞林舊藁五卷翰林別藁二十卷後藁一卷翰  
林奏草一卷掖垣詞草二十卷繳論四卷銀臺書奏  
五卷南宮集一卷奏議二十六卷歷官表奏十卷承  
明集四十卷丙寅錄一卷更化奏對錄一卷臺諫論  
二卷昆命元龜說一卷北征錄七卷合居嚴父書五  
卷南征南轅詩二卷論著三十卷近體樂府二卷此  
章二卷易章三十卷易說二卷中庸集義大學解辯  
顏子子思子續曾子各一卷論語義證二十卷孟子  
問答十二卷老子原旨遺事六卷刀筆集十五卷家  
傳六卷經鉏雜誌十卷馬班異辭三十五卷馬史刪  
改古書異辭十二卷藏於家銘曰士狀於利不有厥  
躬視人作輟隨俗介通維文節公懷誠秉忠相維同  
趙且不苟同况於韓史尚肯爾從疑立孤聾始千丈  
松無依而立無託而容雖際辜負而不以中八為郡  
守八頓祠宮位既弗稱用亦罔終彼濫費者浮雲飄  
風公之大節吳嵩崇崇史官博士策名誅功我銘申  
之勒榮丘封

宣義取致仕別公墓誌銘

端平改元之年予被命還朝明年別侯之傑授使者  
狀以其父母墓隧之銘為請予謝不敏侯申以書曰  
親喪所自盡也雖然人處其常吉處其變始守德安  
僅竊區區祿以為養血祿先君即世跣護輿輶以返  
葬于上京伏古闕廡將伸願復之報會四郊多壘起  
守安陸銜哀籲天屢請弗俞不肖孤懼以方命貽譴  
重為吾母憂強起視事厥十年再鎮荊州先夫人又  
舍去方榮榮在攻公朝未忍棄指申命守荆尋改儀  
真追惟異時獻於時宰有慙初志乃上疏固辭然大  
懼不孝之誅終無以自贖也匪公發潛即死將不瞑  
予惟三年之夜自今率庶禽彘至孔孟無改也記禮  
者奚據乃有金革無辟之說以徐戎作難之年攻之  
周公固無恙也或曰是為母喪然不可攻矣獨惟伯  
禽治魯方以喪三年然後除之為變禮易俗之先務  
故遲遲而後報政安有以此化民而身自畔之其決  
不然也本朝宰執起復如寇富陳將諸賢終不可奪  
雖有強起者亦未有不持餘喪乃自比歲怙權固位  
之臣助以伯禽藉口雖一時賢收守亦例被迫壓至  
端平以後士大夫始克秉禮奉法以各如其志於儀  
真之得請而侯之本心始見則可哀已按狀宣義公  
諱浚字景甫其先謂以大別山得氏歲久無可攷證  
南渡後散居荆鄧曾祖震祖宗考中孚妣王氏公幼



而孤依兄滋以立甫入黨澤習射于圃外降揖遜發必中鵠年二十發憤力學夙夜不懈專以河洛諸儒及近世朱張二先生經說為宗郡侯陸公九淵見而異之後從名數手襄三舉於禮部而連黜於春官晚該特恩對策大庭語直多忤第君末等會天子試士

以射公六發五中獨冠在列外畀上州文學又遇鄧賞授迪功郎監邛州合同茶場時之傑亦舉進士第主應山簿以歸父子並命鄉黨榮之衣食未上引避

茶馬使親俾代者徃自是不復再調挂其衣冠隱約阡陌聞族姻有不給者稱家有無以賙之鰥寡孤獨廢疾者絕甘分少以扶持之凡十有八年僅一就養于安陸每馮當遠中原在自感榮歎歎言言教思

人始知公非果無意於世者以實鑿恩循修職郎主上登極以子陞朝恩授承事郎再遇郊恩進宣義郎寶慶元年十二月 以疾終于府治之中和堂享

年七十有五葬于明年三月壬午取同郡田氏累封太恭人壺儀肅穆嬾德于公有女士風列後公十年當端平元年 月卒于江陵府治之正寢年八十有三子男二人之莖葉進士次即之傑朝散大夫直敷

文閣前知江陵府女一人適齊可子孫三人模楠榭將以今年十一月庚申附葬上泉亭嘗觀春秋之世楚最多特流風所漸至有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

中國者如公氣弘而毅遠聞先獻亦所謂楚產之豪傑矣矧又有子承家是宜銘銘曰允毅別公維德之臧維卒不施匪天則來有赫其富遺後人以慶我銘不亡以旌其藏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六

墓誌銘

蘇和父墓誌銘

自理義之學不明士術於詞章多末昧於功利之下雖足以隨時就事繩以聖賢之訓終為背戾本朝諸儒後先相望本諸書詩諱並易以明時用春秋以驗行事三禮以節人情然後知人所以官天地格萬物者蓋在此而不在于彼五三六經不為虛言而匹夫匹婦皆可與知與行周程子之門人嗣守大訓至廣漢張子敬夫傳而習之有胡子仁仲為之模範朱子元晦呂子伯恭相與上下其論議其學益以粹明二江范文獻卓然張子問學剖牀精微羅絡隱遁朱呂氏皆推敬之歸安故廬若將終身鄉人即其所居以月舟先生稱之是時余忘年友入蘇君和父實從之遊其始也淹貫諸子百家旁及老釋一氏旁搜博采晚而歛博歸約落華就實自光炯如頭容儼如口授指擿意士厭數人有善稱獎風厲如弗及或謂於理道簡於容儀即莊色厲聲道師之言以訓迪之故公在則情者肅謹者嘿母敢慢其精神氣貌之所感發者蓋若此嗚呼此其所以壽正學而繼前哲者乎君諱在銘味父其字也其在簡陽安人後徙郫為署姓大王父仲文王父處約父覺贈承事郎妣蔣氏趙氏皆贈孺人君方處而孤趙孺人手抄經史以教之

終其身言及母氏必流涕披面年二十一與御擧年五十六始登進士第位官行已無一毫愧負初任監永康軍味江鎮再任綿州魏城縣丞縣民仇其長敵衆入縣將為亂官吏竄伏君聞變推誠往諭民為散去長官奉脫死反以是忌疾君乃託親嫌引去三任果州學官四仕潼川路常平司幹辦公事會獄有疑公不忍緘嘿以負使者具以寃狀白之或疑其越職私請毅然上印西歸旋致其仕其剛決不撓之氣可以觀其師友淵源之自矣退居七年舉處益尊諸公要人造門請益貽書講學無日無之四方大夫士識與不識想見其風采余為瀘州欲挽致之行有日矣端平元年秋七月以五峯先生遺文授其子子禮曰此吾從月舟先生得之吾手自讎校汝可細觀當自得之五日 命筆題詩溢然而逝得年八十有二娶同邑王氏封孺人先君而卒男三人子賢子起子禮今惟子禮在孫男三人室振刺孫孫女三人曾孫男子三人子禮上以二年三月 舉君之喪葬于縣之崇文鄉乾山前湖來謁銘銘曰道遠民敬師異指殊幸而猶有老師宿儒散在郡國教千里問儀刑前哲領袖羣趨世莫知之有鬱勿祛槁項台背理光丘墟我銘昭之以覺世愚

太常博士知紹熙府朝散郎王聘君墓誌銘

上元年恭默遵養權衡伺間竊弄威坊醜正仇善是與比周予友人王萬里時爲博士應詔言事其略有三一曰厚風俗必本於明人倫人倫之目則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所以彌綸天地扶植人極使不爲禽獸夷狄之歸者以有是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俗之不厚末之有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今天下風俗可謂薄矣化薄即厚在陛下轉移之頃陛下設廉恥以厲臣節明聽斷以強主威赫然如大明正中萬物畢照而君臣之義立矣陛下以四海之歡心爲孝而不以一己之用勞爲孝公道天投軼之託思繼志述事之重而父子之恩隆矣陛下致嚴喪紀不遜聲色俟三年終喪束昏士旌禮備而後聘而夫婦之道正矣陛下之於兄弟不幸而居人道之變然友愛素深神人所共知也若垂念於死喪之感致厚於卹終之典而兄弟之愛篤矣陛下日御經緯親近友臣惟正人是親惟切已足務毋徒誦說以備故常而朋友之化行矣凡此五者陛下既躬其厚誰忍復趨於薄二曰尊朝廷廷於聚賢才漢梅福謂孝武時淮南王安緣附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也孝成之世蜀郡山陽亡徒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此皆輕重大臣無

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賢士聚散足以爲國輕重者如此然所以聚之則必有道蓋天地冲和之氣鍾而爲人賢者尤其氣之清也利祿不能誘威勢不能壓惟虛心忘我用其人而行其言則賢者樂爲吾用天下士皆悅而願立於朝士至於且願則自靖自獻惟恐其後寧復有遲迴偃仰召而不至知而不言者哉三曰崇學校在於養士氣士者國之元氣而天下之精神也故可殺可貧而不可辱者謂之士京師者首善之地也大學者賢士之關也士相與聚於問學豈徒誦說詞章攫取聲利而已哉蓋將講明義理涵養氣質以成其才而特國家之用也上之人宜嬰以廉耻不可恐以戮辱宜閑以禮義不可繩以刑辟今朝廷並建長氣所當專其職任勿煩以它職博士正錄不徒以課試爲事日進諸生相與講論經術陳說古今以作其氣萬一如有排達不檢則成規具在長貳以次舉士而行之其誰曰不然今乃郡吏得以繩之下走得以辱之殆非所以章好示俗風厲四方也世之論治者鮮不以城郭甲兵田野貨財爲有國之先務而孟軻獨以禮壞學廢爲憂非闕於事情也而況撥諸今日之事三邊風寒赤子露立非無城郭不修之患安強主弱誨盜納侮非

無兵甲不多之憂兵荒之餘由墾未就非無田野不闢之慮帶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歎而巨區區惟前三者是急亦曰人倫薄則世道廢賢爭散則主勢孤士氣素則邦國空此軻之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者此臣之所為大懼也時有濟邸之獄有蜀邊之擾有山陽之變有郡吏卒繫捕弟子負之辱故萬里及之所引蜀郡山陽輕量天巨等語切中時務尤為權臣所嫌其秋萬里輪對又上疏略曰乃者中外之臣矢護獻議指陳得失此皆激揚醒化鼓舞綸言願忠於陛下之職分也而在廷之臣已過憂其沾激逆慮其朋黨夫留班伏閣封章扣匭此在先朝常常見之今以降詔求言久而後應尚曰沾激云乎內外小大之臣動以千百數而言事者無幾尚曰朋黨云乎今天下議論大槩有三勸陛下以崇孝道厚夫倫篤意儒學以養聖明之資親近正人以杜邪佞之口此愛君憂國之論也憤主威之撓奪傷國賅之搶攘疾貪暴如疾仇讎惡諛佞如惡惡臭此憤世疾邪之論也聽其言汪洋汗漫而可樂察其意避就回曲而不根此模稜兩可之論也愛君憂國者其言慳惓憤世疾邪者其言激切模稜兩可者其言依違臣願陛下以其慳惓者施行之激切者獎借之依違者斥絕之則朝廷是非即天下之

是非也何憂乎沾激何慮乎朋黨哉其二論蜀之利害謂任閬奇者聞命勇往慨然以功名自任然政令峻急人情惶駭任總餉者受命等計奮然以了辦自居始謂不以累公上今乃有七百萬緡之請既上欺朝廷又可取州縣陛下端拱穆清亦知數千里外有嘆息愁恨之聲矣平時以鄭棊制相四川李景朝總餉故萬里及之上反覆顧問萬里隨事條析語音琅琅陛板者愕眙曰此蜀人也了翁時充貢在杜竊窺天顏甚怡而權凶誣忤蜀之用事者咸不悅會宋端常論予不食周栗伴及真希元與萬里於是時一同志者皆得罪而蜀人無一立朝者蓋先是未有也萬里既忤權凶又忤蜀閩人謂持此安之萬里浩然歸田翠葆碧流之間於焉逍遙若將終身於是又有以見萬里所存之實矣萬里名萬家坊之蒲江曾祖祖某考其贈宣教郎妣趙氏贈安人子昔誌宣教墓世系已詳萬里之生也冰之學也篤博通經術尤善戴氏禮書是三年類省試以第一人充職歷官資州教授以母喪後改叙州四川宣撫司辟准備差遣召赴都堂審察除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錄又遷太學國子太常博士出五年起通判成都府未上知廣安軍又知紹興府積階至朝散郎平生自儆有心銘申儆妻子若從子有遠齋規約皆善言也為學官時

教循循不倦凜不可干以私在安沂公莫府爭辯不可奪為郡牧視民如傷東吏如濕紹熙府胥強於官君黥而籍之郡人服粟躬儉節用察獄必以情皆善行也雲圖日明旌添簡修赴關奏事之命下而萬里不及行笑惜夫子嘗觀五三盛時相天子者居位久則賢多積也必厚伊五相商餘五十年招俊求哲列度位以輔後嗣其後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儔猶足以疇續靈承其忠臣義士麻武王周公成王君陳康王畢公播告深決而愛商之心不衰後之相者居位久則日邁月愒銷利鏤磨骨之危也滋甚蔡秦韓史之效今可睹矣萬里不幸而不行於壽盜之時事遠理明已不及見非命也夫端平元年三月終于治寺明年四月 安厝于善何御珠山之原娶同邑趙氏贈安人繼資中楊氏與子之元配兄弟也合封安人于男子三述外于國子博貢子鄉女子一人尚勿述遵狀其事來乞銘萬里吾徒也義不可辭銘曰豐草之專嘉穀之瘠既難既誅亦泚而殊嗚呼天乎嗚呼天乎

大理少卿贈集英殿修撰徐公墓誌銘

予自嘉定十一年被命帥東川以心制乞身徐公瑄來為代明年公召還首為上言蜀之師困財匱而徵調未已比潼川守許奕與刑獄使者必稱坐論遂

事讓汗士黜 舌以言為諱頗無嫌反汗以旌言者次又請明詔臣分命牽掣極屬以三邊所請各專其責庸做蔽蒙時宰專忌人謂公言人所難除刑部郎官輪對極陳大臣恃獨智恍惚辭疏入不報臺臣承望風指詆公免官遂再入為郎首言皇嗣天下之本宜專輔導之職宜擇親近之人時宰不為榮國公擇傳而公能先事識微以切中其疾此又人所難言者十七年八月寧宗外避公號慟幾絕退朝如喪考妣不旬月間鬚髮盡白上臨朝詔公卿各舉賢能才識之士公薦通判隆興府周端朝大理評事胡夢昱凡五人皆一時之選又嘗直面對請以一日之昏刻而五分之一坐朝一御講筵一省章奏一召儒臣閱書史商古今秌冬短晷則移比於夜漏之初餘一分為清間之燕凡奏對封章令左右史銓擇付外施行又乞增輔郡之軍實以壯行都之威招江陰湖秀之閒民以補禁衛之闕公之為慮遠矣明年正月湖州民潘甫與弟丙壬聚亡命數十為亂夜入州劫濟王尋敗甫死於兵丙磔於市壬逸去餘黨就擒守臣謝周卿通判張宗濤以下悉付大理獄詔以公鞠其事公矢其察曰國體民命為重身為輕不可為利害休咎有鬼神吾儕謹之先是寺之推鞠或付胥徒公借二丞日躬評之時壬未就逮及亡辜根至數十百人公

詰其允免者全活十六七朝廷捕于急時望望士之本生父匿之命公繼成其罪公弗聽未幾得去于楚州時望上面授風言又數以手簡羅致不附已者且諭公可立致貴顯公語諸子曰王忠嗣唐武將也且不肯以人命易官吾忍以訟受服乎吏有希旨摘士詞謂它日爲擬某人爲某官者公手裂之吏爲危語公曰吾代諸賢受斃弗恤也獄具騰書早朝曰唐天寶之亂陳希烈等將抵死李峴獨曰衣冠奔去吾顧其生可盡責耶彼罪狀顯著峴欲脫之矧峴生倉卒迹涉疑似者乎胡之守貳不能死猶曰可罪謂與聞謂故縱不已過乎又論許澤等六人罪不當死詔徐煥沈源不貸餘悉原之公復執論數四不報去黨有偶同姓名傳之死議者公竟出之從政即周成子坐與潘交時望疑撤出其手驗治亡狀公以數百言爭之日保章氏奏焚感犯左執法廷尉當之公曰吾寧以身易人之死也會胡夢豆應詔言事例借印長官或怖公勿與公曰吾位亞卿無能建明而又沮同寮之言乎夢豆坐奪度算象州公上書時望爭之不可公亦鑄三官罷已而直舍人院王堅再論公故出死罪又鑄三官道州居住始至州監察御史梁成大論公不已更追三官徙象州於是公年已六十矣人所不堪公不愠也先是去都之夕夢有以適嚴州告者曰

而語其子在象闕郡乘則古嚴也意益安之州斗絕嶺外戶不滿百公築室瘴江之濱日觀練掩關謝客以書自娛取孟東野詩自號松月居士摘陶靖節語名堂曰欣止題寓居曰吾道非乎奚至此心安處便爲鄉以紹定元年十月戊午卒嗚呼公可謂行乎患難者矣詔許歸葬家之人縞巾相送過饒撫士有相率追哭數十里乃紹定三年八月庚申朔以公治命葬于士議之墓之對明年七月詔復元官致仕官其子一人上始親政改元端平臺臣王遂請優贈公錄用其子詔特贈集英殿修撰仍與子陞擢差遣十月詔又以寶慶三年郊恩時官二子訓詞有曰晚治廷尉獄詠之風言不移慶之禍福不折寧以一身蹈不測之淵不忍以株連根連之命資其身公之本心庶幾其亡憾矣子與公先後得罪子蒙恩生還起家再守廬尋召爲春官而公不及見公既葬而獻子兄弟過子於臨安休沐含泣而言曰吾父雖葬而未銘也賈惟子之特嗚呼同時議逐者聖具景元張行甫胡李昭王萬里皆相繼下世其存者惟子與洪舜俞丁文伯然則子奚敢辭公字純中一字漢玉其先晉江人後徙永嘉曾大父逢大父澤贈朝議大夫考定終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觀累贈正議大夫妣碩人鮑氏光宗即位正議守潮州遣公表賀補官授

太平州司戶參軍未上慶元元年中刑法科改授慶  
 元府司法參軍除大理評事江東提刑司幹官即所  
 居官改京秩知饒州安仁縣復召為評事兩月間三  
 遷至太宗正丞權刑部郎官兼戶部左曹歷知嘉興  
 寧國府未上改漢陽軍夔州路轉運判官直秘閣夔  
 路安撫進寶謨閣知瀘州潼川路安撫召除刑部郎  
 官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遠直寶謨閣主管紹興府千  
 林鴻禧觀知饒州召為戶部郎官大理少卿公始仕  
 慶元府有怙執者侵人家墓守付公子奪不為執利  
 屈安仁縣於江左最貧公籍邑里所儲之粟與民為  
 約遇糶則如元直官糶則庚以高直且先期給直  
 十之二俄頃得萬餘斛解藏于境內明年饑公私無  
 損而民以不葺守嘗以期會致餽公辭曰賦入有常  
 今以多為功必將以少為罪我能責有不能責無也  
 戶刑部積積如山隨事剖削不失毫釐嘉興府常有  
 船遇風至吳江境上部使者籍之凡得數萬緡船主  
 請不予許于戶部公為下有司歸之會使者為言事  
 官劾公罷嘉興公在夔嘗揭旗于車前曰有許官吏  
 貪賊蠹國者立其下遠近震悚俗區區訟公發擿如  
 神獄訟用稀薄薄司故以益利之美獻于朝公恣施  
 黔珍民貧地瘠移其羨以代民輸為緡士有二萬又  
 歲捐益若干以充其賦民為立碑繪象而祠焉慶之

軍籍八千人而僅存三之一招刺鬼簡得精悍五千  
 會虜犯邊諸道之師畢會惟興元慶卒嘗先登自漕  
 移守吏以故事輸送迎之禮曰不過一遷居耳矣以  
 此為邦交之餽輒付公帑去瀘吏以送使舊比請公  
 損其十之八潰卒莫簡為亂公請起安忠定公鎮蜀  
 踰月而盜平治家肅而和自奉滄泊日一肉弊衣故  
 屨者終身書不脫手少喜操琴賦詩後亦弄舌嘗語  
 後生曰士大夫飭廉厲厲名節未有不自約已始故  
 公雖漫顯而清苦自如凡四入朝遠不過三年積階  
 至朝奉大夫聿當進秩而以罪削官者八娶吳氏累  
 封令人子男三人長即獻子先以嘉定郊恩補官今  
 為儒林郎致州司法參軍次文子以遺澤補官差監  
 平江府百萬西倉門隄子以寶慶郊恩補官女子二  
 適儒林郎趙希吉次適從事郎鄭僑孫男二人補孫  
 偉孫孫女六人方湖黨之就鞠也時宰既以付公又  
 擢何應仁為治獄少卿魏執中為水林源以簿攝丞  
 既而何以未至弊不與惟公據正不阿二丞翕然從  
 公或曰故王不過朽骨殘齒安能富貴人雖歸獄于  
 王無害也而諸公違時宰捐軀命以昭其冤不亦左  
 乎公曰吾豈不知此亡何四人同日罷吉子送之門避  
 而語諸朝曰祖宗育材之盛一至於此漢武帝謂軍  
 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此高廟禮饗使公教



我當學焉吾輔佐千秋非難言也父子天性一言可以動悟况又有封侯取相之利以之權臣專忌朝奏則莫逐而卷卷於所不報其意主於正人心扶善類為來世慮蓋非有所利之也而得罪者前後凡十餘人相望於道此何為者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嗚呼艮其背止於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惟義是比不知其他雖至身且無有也况於人乎銘曰獄有傳爰必察煩冤詎威狗貨固不足言亦或盡心以求諸道高閣植槐是猶望報斤斤徐公則匪思存精誠發義鼓鼙昭昏彼養恬權雖莫予省人心孔昭大義以定焉有所判而殞其身同列矣見亦歸吾仁我銘公竈以儆媮薄或昭性初有善無惡

故知辰州大夫張君墓誌銘

子始仕成都番易張君學古為轉運司主簿帳前簿物而強志自經子百氏以及天文星曆山經地乘伎巧暨卜之事靡不究悉又多夢奠前言行隱書秘訣凡世所罕見子洒然異之由是定交其後子行歌于眉山每見輒有異聞間以星曆推人吉凶以乃能前知國家休戚往歲閩寇方劇君就養于候官臺捆扣間無虛日君策賊必敗去年翦善之子述陳子華韓吳毅夫浩及四方之賢士大夫憂國隱民者率從咨

訪君謙抑不敢誦言然因謂京蜀得禍必俟後皆中今春子視師江上既竣事道人勞之得其子由南書曰吾父以正月辛未棄諸孤矣子執書泣然或以勸子曰子以張學古前知為信乎彼謂治亂不出乎數然則人事固不足問耶曰陰陽五行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氣聚而有形則象與數所由出先賢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然則治亂安能逃乎數乎所取於張君者正以其論數而不遺理耳子嘗聞其說率以太一為主然是說也張乎子實傳之嘗試攻其下行九宮法蓋與圖書相為表裏張君之言曰知易之妙惟邵子觀於皇極經世書實與太一數相通知乎此則晦明風雨之變水旱盜賊之備皆可以移矣然而樞機靡常惟人自召開禧初子與張君遇於行都太史奏五福六一將臨身分正韓佐曹開邊之時子乃詰之曰如子之說則福星所臨其能保數十年之安乎君愀然曰此又當推陽九百六之數因自拜泣至五代歷陳福星之不應者又推本朝以來福星所歷之分矣福矣禍作而曰法固謂有道者昌無道者亡不可以委諸數也子既駭其博又嘆其通每謂人曰是非星翁曆家之說也又徐扣其所自得則於邵子先天之說以及象同運氣比日能旁通而無滯子又嘆浮沈郡縣枯槁山林固有悖



覽強讖而人不及盡知者既以是謝客厥十月世南過  
 子江東寓舍憂妻經泣而言曰明年二月丙午將葬  
 吾父于縣之懷德鄉白石村距城二十里父所自卜  
 世墓道之銘非父之執而疇以告予聞其狀君諱大  
 訓系出唐宰相文瓘至刺史亦家于抗後辟黃巢之  
 亂遷歙縣歙縣之德與曾大父高錫大父後以子  
 貴贈奉直大夫父杞故任尚書吏部侍郎知潼川府  
 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徐氏贈安康郡夫人君三歲  
 而孤少長念二親皆不逮養深自刻勵族鄰州閭交  
 稱之以侍郎遺澤補物品官紹熙三年伯氏大猷知  
 昌州勉君入蜀調利州綿谷縣尉邑多訟臺榭必尉  
 是屬人服其公為藥局署澧宿衛司理洋州數辨冤  
 獄任成都路計帳出納公允嘉定改元以舉主改宣  
 教郎知江陵府松滋縣通判夔州寬平而事治知文  
 州年穀屢登以所節浮費糴米六萬餘石糊播積倉  
 貯之十一年虜批宕昌破階州階人來奔公亟濟流  
 民凡數萬即燒絕棧道虜不能前然數萬人聚於斗  
 州未信宿米已不繼力排羣議發糶積倉以濟糶價  
 平而惠均省臺外相交是之益重而糶不從宜舊收  
 伯監司上其事詔令再任尋改知歸州未上改辰州  
 辰蠻數盜邊請于制柵討定又為民代輸三縣租為  
 緡十萬有奇民懷之不忘去郡即自請奉祠去管華

州雲臺觀藏書數萬卷於所居東偏為樓其下述先  
 志名堂曰悠然前楹曰湛軒且曰吾得鶴山魏華父  
 書之吾老於是是不翅足矣華父蓋謂予也嗚呼與君  
 平生之交曾謂不及一見而遂為千古之決和要同  
 邑方氏吏部侍郎 之孫 之女封宜人前君  
 十五年卒子男二人世美以璽國補官為鬱林州南  
 流縣簿尉先九年卒世南為都昌縣丞天下人長適  
 承直郎江陵縣丞董璽次朝奉大夫知營道縣洪仔  
 二婿皆先卒次承直郎前湖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  
 朱宗尹次朝奉郎前通判澧州汪照次承直郎寶慶  
 府司法洪億次修職郎新監常州無錫縣戶部激賞  
 酒庫趙必晉孫二人剛辰拱辰當以 遺澤補官  
 銘曰無競於物故識慮明無求於世故論議平昔神  
 襟精壽考且寧庶幾無憾視此窳銘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七

故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贈以保陳公

神道碑

陳公諱貴誼字正甫其先固始人後徙多數子福清  
曾祖確贈以保祖大剛贈以傳考宗召任翰林學士  
通奉大夫知制誥工部尚書贈太師福國公始寓居  
湖之武康妣鄭氏封淑人贈齊國夫人生子男二人  
公其季也慶元五年寧宗始親策進士公年十七擢  
乙科上注視良父福公時以起居郎入侍薦紳榮之  
待選三年授從事郎瑞州推官連丁齊國福國憂開  
禧元年調安遠軍節度掌書記辟差四川制置司書  
寫機宜文字嘉定元年中博學宏辭科授江南東路  
安撫司機宜文字二年除太社令充國子監別試所  
點檢試卷官尋改武學諭四年為國子錄禮部貢院  
點檢試卷官尋遷太學博士時宰士建議更新橫券  
以一易二期迫而泉無所出幾以四五易宰士心  
知其非而取於改令及以流竄籍沒從事行之踰年  
論報山積楮直益損公因輪對言人主令行禁止者  
以同民之所好惡楮券之令乃使發葉獲望道路必  
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新法為辭  
次言明錢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剝奪老成寬  
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默孰若舉之以眾取之

以公宰士摘新法等語以激怒時相而尤衝刺之  
語且謂公欲引類棋黨人為危之賴公論以免冬除  
大常博士以兄貴謙兼禮部郎官引嫌除將作監丞  
兼觀風憲主府小學教授六年輪對謂言路雖開觸  
犯忌諱者指為奸名切劘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  
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  
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是非易位患伎不分當國者  
益不樂七年除祕書郎出知江陰軍十年提舉法西  
常平茶鹽公事十一年召对行在未至除禮部郎官  
明年林造朝時女真大擾淮蜀公言人才所以立國  
公旁蹊曲徑待門四關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堦阿循  
黑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歛之外餽遺以謀進者  
未已軍中耻言敗北則陣亡者不卹耻言奔潰則逃  
竄者復招又言嬖順巽從者有是美歎也非愛我也宜  
屏之外之矯拂抹正者有是藥石也愛我也宜用之聽  
之時宰溢不樂會公以羣子謫告即咤言者遂公主  
管建康府崇禧觀十五年秋起知徽州明年五月詔  
奏事之任除司封郎官公見上復伸前說以中外文  
武之臣未有忠實實不二可託緩急者朝廷命今不衛  
監司郡守不恤民怨將帥不卹士卒明年四月兼翰  
林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會有事明堂公首引包拯  
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斂括克之弊且謂當察州縣

府庫致羨之由倣成周邦饗必及死王事者身于與  
漢曹羽林孤兒專取從軍死事之後教以五兵今上  
即位除宗正少卿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尋遷起居  
舍人寶慶政元有詔舉賢能才識之士公既奉詔乃  
言曰世以容嘿滯固為賢以苛刻生事為能以編狹  
趣辨為才以輕疎嘗試為職及茲初政當求忠實正  
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恥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  
之選又奏成王之初元臣故老藝文無逸者欲其克  
壽勉以倣德者欲其永命期以宜弟者欲其受命之  
長識者知公愛君切而慮遠深九月除中書舍人陞  
兼直學士院茂陵復土建神御殿內侍以繕修愛實  
者猥眾公皆封還詔書永祚有日公以民生實艱宜  
負向衆狂斂幾於奪取公費捨為私臧宜大明黜陟  
庶有以見帝于郊遠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明年  
冬權刑部尚書陞修玉階官兼侍讀又明年又為禮  
部尚書兼給事中都城災為咄入對乞罷游招離  
散給以米粟假之室廬盡蠲竹木征推以通商買督  
見納用紹定五年春知貢舉秋七月除端明殿學士  
會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六年及上始  
親萬機進參知政事兼會書樞密院事上面諭曰頃  
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於是人始知公有輔贊彌縫  
之功世不盡知也端平元年夏兼同知樞密院事權

監借國史日曆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王師入汴  
洛公時已移疾猶上疏力爭蓋自八月以後凡五上  
章乞歸詔勉留之病益浸轉四官加邑封致仕於是  
官正議大夫爵長樂郡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陸伯  
戶十月乙酉薨年五十有二計闈上嗟悼輟視朝一  
日遣中使弔問贈卹加等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元  
配程氏故同知樞密院松之女封普安郡夫人子淑  
建將仕郎早卒淑承事郎監西京中岳廟淑妻  
奉郎厥明年十一月丙午夢于武康縣之龍青馮淑  
遠筆狀公之行以求識奪字與公為同年進士又同  
為柱下史恣公之言行不敢辯也始公為博士為匠  
監丞論事無所撓屈與其兄益父時號二陳再乃為  
郎氣節凌厲權相滋畏之忽託告以歸四請祠官堅  
卧不起卜居武康之前黔泊乎無營會新安當上朝  
并假奏事起公既至則主爵司宗侍經代言守正  
不阿物望逾美會寶慶初政言事者連挂權臣輕者  
鑄免重者追褫寬流以亂于死於是正人屏息權倖  
益張公愀然憂之與從臣一二同志者居中調護雖  
幾微不見於面而隨事正救善類猶有所依故嘗嘗  
疑士之出處去就當以察身為貴而孟子所謂就遠  
或近或去或不去歸家其身而已則又若不以必去  
為諫然則公決去於為郎之前而遂回於記注之後

是孰為失得邪及觀易之爻象而舍然有感焉且易之初上一陽一陰者凡四遇復矣則是也過之四應初之三應上蓋以陽應陰於內此不足言也而史之九三內應一陽獨行遇雨若濡聖人處其取忌於羸陰也則有壯旗之戒有無咎之善復之六四下應一陽中行獨復聖人慮其孤立而無助也則斷之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當是時陽微陰盛雖未足以有為而子然自奮獨為陽德之助此惟道之從利害皆非所計也然則枋臣擅朝知藏厥在之日而公周旋其間雖遇雨而若濡然獨復以從道此人之所甚難者不盡惟是權凶尚熾公已密勿乎正邪之辯視政方新公又能導達乎中分之情蓋又有人不及盡盡知則所謂或去或不去歸繫其身於公見之是宜銘銘曰孰慣慣以苟容公獨孜孜以首公孰耿耿以逢難兮獨休休而處躬何前之介而後之通介則循斯心之正通乃濟吾道之窮介而安矣慨乎以外通而益奚嫌乎居中以積氣之解駭而大明之昭融人方望治天遽奪公將信眉於覆轡卒齋志於夢夢千古之恨一丘之封

朝奉大夫通判夔州累贈正奉大夫師君墓誌銘

子分闡東川與眉彭山師祖敬為條一日袖編書其

手言曰此吾大父夔州府君事狀也府君歿於紹興二十二年六月葬以明年十二月墓在

彭山縣武陽鄉昌樂里久而未之銘也幸事先生敢以為請乎幼讀杜起部蘇文忠公詩於師氏法釋明辯閱博心竊好之暨守眉聞邦人道鄉之宿德耆齒必師民瞻在焉蓋其好德植善動矩前抵雖位止盛州而子孫曼碩其書詩為郡大姓是可無愧于銘雖然古之為碑以識日景以節賞稱以麗祭牲而墓之有碑則屬簞下棺由漢魏而來廟墓皆刻詞其上事既矣古矣雖然猶可以義起也今而祖之葬於今幾五百甲子其於銘碑之義也何居從而謝焉祖敬授近比以請踰年弗已其弟過又申請會子救命東歸檣舟幾上為卒銘之師氏以唐某道總管元義為祖自總管之子連始居彭山曰仲瑄曰順曰適君之三世也贈右奉直大夫母范氏贈恭人君十歲喪父受教於兄羣士穎異禮記十人試成都學官文冠羣類聲籍其王賢良嘗父執也深所器重至以徐梓方之崇寧年嘗與州貢妻名禮部蔡京坊園惡太學下書排已風失志者訴取士蓋命覆試君在太中政和八年以上舍擢第調京兆府兵部錄事兼工曹自帥臣諸使表章版記一以該君曰不出師移手不可用亡何罷去諸公惜之交辟不報主陝之夏勝簿改

監京來府稅尋教授延安府會自負段調乾州奉天  
 縣丞未上改教授鳳翔府諸公往往乞文於岐下前  
 後交薦者數十人會五路被兵君移疾歸逾年監漢  
 州稅趙公開總蜀餉改辟成都府等路權茶司幹辦  
 公事總領四川財賦所王管文字趙改初茶鹽酒法  
 餉陝軍峻法盛氣持其下莫屬初郡縣作威執衛民  
 瞻追然其間曲為之解弗可則持置郵毋遣以俟其  
 平人多其長者君嘗在京學與秦檜有舊及紹興當  
 國翰宣撫使鄒剛中獄以美食許君將陷之不道君  
 力明鄒冤旬月開釋囚徒三百餘人鬚髮盡白留鞫  
 所待報因得註蘇氏詩愛書既上大拂秦意故為餉  
 屬君秦使典州以去公獨回旌碎貳以終其身通判  
 夔州成都府府事皆太官史割無所顧畏長嚴憚之  
 再承夔州楊文安公提熊本道刑獄檄攝總制司幹  
 辦公事盛夏以職事至秦州病君卒始四川制置使  
 席大光益與趙不咸君坐奪官席悔之介君之從兄  
 衛尉卿驥論使造已君弗往也趙之卒非故吏惟君  
 視愛李璆帥成都與公馬使韓球交惡君於李為貳  
 於韓客也介然靡所附離嗚呼自教衰俗薄主喪常  
 心以勢利去留為叛附以事功成敗為是非以風指  
 愛憎為曲直人之賢否事之虛實不暇問也列禦寇  
 以仕衛為嫁於衛蓋翠此身以依於人猶女之從夫

之死靡他不可以回通願望也動於金夫兼增顯階  
 則豈惟父母賤之兄弟嗚呼亦將無以自容矣觀於  
 師君之言行不為勢撓不為利回不啻表之以厲衰  
 薄邪君幼孤事兄如事父給姊妹之貧有為任其昏  
 嫁仕四十年田宅不長尺寸宦成都哀奉餘市書數  
 千卷以歸幼者學至老不倦自杜蘇詩注之外有文  
 集二十卷藏于家精隋至朝奉大夫累贈正奉大夫  
 娶同郡唐氏朝議大夫某之女先君十五年卒累贈  
 碩人五男子應以子貴贈朝議大夫暉為族父後終  
 迪功郎 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 恕終文林  
 郎成都府司理 恣淳熙五年進士終朝奉大夫知資  
 州是終承議郎致仕二女子長適成都范仲敷幼早  
 卒孫男七人祖慶終朝議大夫知夔慶府祖同未仕  
 祖敬舉寶慶二年進士見任承議郎通判瀘州新知  
 富順監遇舉紹定五年進士次祖文祖訓祖行孫女  
 十三人 曾孫男十二人薄故儒林郎利州撥  
 運茶庫激曾簡曾寬曾之曾厚曾毅曾諒曾廉曾貴  
 曾操曾孝曾都曾孫之子四人挺承直郎綿竹縣丞  
 朴文林郎合州推官銘日匪仕伊利不明其德厲氣  
 馮炎標之孔棘情一鄉背謀威間御手一高下是團  
 非成反是唯君德義斯則蜀川之原孔厚且碩塔佑  
 厥後終古弗息

大令人程氏墓誌銘

吾友家朝南過予言曰大酉生六年喪母史亦人又  
五年太令人程氏歸于秋先大夫又十有七年大酉  
舉進士又十有七年而先君季哀哀此生所恃以紓  
無疆之恤者以有母也今又大棄諸孤昔者母史之  
葬夫子辱銘之公弗敢它請也予嘗觀於喪服經傳  
凡君子子之於師母慈母保母皆在小功章而不慈  
已者服然若母之喪父在期父卒三年惟因母與繼  
母尚且曰繼曰慈曰師曰保皆非已出而繼與因等  
其傳曰子之不敢殊也而釋者曰繼母配父即為片惜州  
合與母無別是則然矣而子謂人非母不生不幸無  
母非繼母無以生矧子事之如腹已母拊之如同氣  
是尤人之所難若曰念母之片合而不敢有殊是迫  
於義之有制非本諸情之不能已也觀於朝南之子  
母而尤信朝南之狀曰太令人諱曼彌字子華曾王  
父衛尉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諱之元王父朝散郎  
庭父迪功郎諱上字謹衛尉尉與蘇又忠公為親  
且友元祐同朝文忠詩所謂時聞小語說蘇程是也  
先大夫早哀我王父念諸孫不可無母謂王母蘇夫  
人曰誰宜為婦必此族也太令人不逮事舅而執喪  
祭奉姑章盡禮先大夫教子自離經辨志而上口教  
指授卧起與俱大酉少壯粗見頭角太令人喜為加

餐每講習至夜艾必問其寒飢而煖休之大酉筮社  
昭化親年五十一不知劍道之艱脫選西歸調官益部  
以便奉養至是男女嫁娶閱二十年始得諸孫疑  
然粗不為親憂而吾父已不待養矣廬墓三年不自  
意全南海崖正子與之荆湘四川致之莫府達之朝  
若太令人皆就養焉惟公愛其子以及其母至閩  
餽牲幣藥石交至大酉侍乘位監而弗丙仲以計聞  
不敢自母力請外補明年三月始得知簡州以歸親  
黨迎勞太令人問弟無恙不知弟對則曰已矣乎哭  
之慟既而以義割愛曰脩短命也吾老矣安能戚戚  
不解以為女身全歲正辰上壽必憚然曰而父不及  
見吾安能獨飲此酒退又言史亦人勞而不食吾愧  
之名義根於中而發於言足以興起人心今年太令  
人年八十婦子稱壽孫曾扶攜賀者填門太令人曰  
吾年如此東遊具會西徧四蜀五被上恩不啻足矣  
言若喜而實可懼也太令人氣稟堅耐久疾苦自丙  
仲夫婦之死幼孤滿前劬躬履櫛十年間為之憔悴  
大酉請閒曰丙仲之諸子將冠笄矣願毋少寬母  
頷之秋七月大酉被命奏事即授羈羈控避八月壬  
午置酒為壽尚懼竹夷猶如平生未決旬得脾疾九  
月癸亥疾劇不可為矣先是母忽忽語及殯斂之事  
家人驚愕母曰死生常事也又戒喪紀母得踰舅姑



母多致險辱老子供又曰女父母葬青城縣召遠鄉  
蓋在江往徙葬焉大酉痛惟先人之故廬在而五母  
不得哭於斯也乃泝涪陸出眉脫輜牖上端平二年  
九月癸酉以遺令附先墓太令人孝友勤儉服澣濯  
之衣至老不衰就養三州雖帷幣之事悉屏弗御聰  
明有識慮官君外言不入柵閭利害罷行則毅然見  
於詞色簡池拔荒首教之曰流殍當散不富聚大酉  
於是量地遠近為之期數日而來授糧而去凡累月  
無一疾殮全活以萬數自餘訓教若此者不可殫述  
嗚呼子翁與翻為三十餘年之交每見其望門請藥  
母子怡愉不知其有先後之間也迨得罪南遷為史  
恭人誌窆然後知大酉鞠於繼母然而數十年間無  
一間言人至於視已子如一未足異也視非已出者  
人莫能名其淳厚則臨諸中者可知詩曰鴻鳩在桑  
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吾於家氏之子母蓋兩賢之乃為序而系之銘大夫  
以子貴贈官至朝議太令人以 慈明殿慶壽恩首  
恭人進封大酉以朝議大夫直寶章閣知遂寧府大  
男震已薦于鄉父命為某人後季曰丙仲三女子嫁  
張子安次迪功郎孫景舒次蘇次孫男七人楊翁紹  
定二年進士從事郎新成節府路安撫司幹辦公事  
坤翁迪功郎監普州商稅錢翁森翁官墾于潼川路

轉運司可達必存養翁孫女四人嫁鄉貢進士高斯  
衙將仕郎袁增餘二人許嫁未行曾孫男二人外  
孫曾二十四人銘曰飭已靜淵秉心均壹相夫養學  
宜家競室瞻前無覩垂後有亦登標為母匪斯奚式

蔣恭人墓誌銘

昔人言積善有餘慶者必曰家言與仁興遜者必曰  
家去者父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無二不盡  
其道然後志叶而事修聲和而氣感無小大貴賤習  
成坤則心改形化重為吉祥曰慶曰仁非自外致也  
雖然又當謹於下昏之始蓋男女之片合上以事宗  
廟而下以繼後世家道之替興存焉吾觀於恭人蔣  
氏之狀而尤信恭人諱季奎世為靜江府之興安人  
曾祖熙皇右承事郎累譜奉直大夫祖允澤皇在左  
朝請大夫知邕州累贈中奉大夫父礪皇任奉議郎  
通判邕州妣孺人呂氏致堂先生胡明仲銘奉直公  
墓謂齊氏出蜀相晚後為衣冠能族推家譜在唐有  
諱重者守零陵其嗣自零陵徙輿安至奉直十六世  
矣奉直官學有聞鼓忠肅公鎮江陵子辟為屬沒為  
誌墓恭人生長見聞開敏而嚴重奉議有上氣疾遇  
寒彌劇恭人持膳服起居惟恪事母亦得權心先是  
朝奉大夫豐城李先生脩已教授江陵府奉議為令  
後又一再聯事湖湘間好益翁先生喪元醜盧氏以



承人繼室易第四人聚居數百指恭人之歸承順調  
 虞益幾微薄享元妃有男義方角冠女未笄字之均  
 一人莫名所自先生早從諸儒先講學治家循古法  
 尤謹奉生恭人始至外降饋奠間於禮味且而肇事  
 貧明而歧無敢不肅歷四十餘載如一日嗚呼以挂  
 永名家潮邑州為父祖長而歸諸先生所交皆天下  
 賢士而又與清江蘇氏迭為昏姻生平耳目所接造  
 次禮法宜其為女為婦為母鍾為餘慶形為仁運定  
 以簪今語後也始義出生十年而大夫沒以屬恭人  
 曰此子極力誨之俾有成立於是歲聘賢士為之師  
 時屬所親察其進否每訓之曰士吾家邑州兄弟與  
 五得兄暨汝之二父皆以儒學發身有聞于時善自  
 勉無忘汝父垂絕之立義山踰冠擢進士乙科傷先  
 生之不及見及試吏恭人誨之曰仕以廉勤為本邑  
 州雖俸入亦不盡取手湖張公孝梓嘗書而刻之石  
 曰清廉辦德施汝外祖若汝父一介不妄取予小子  
 識之義山仕衛日嘗以刑獄司檄往常寧世忠峒諭  
 寇人謂戶曹且蹈不測恭人徐曰彼自內訌豈庸釋  
 憾於官年居數日二峒果退聽人服其識先生仕無  
 私蓄而友愛兄弟調睦族不計有亡恭人毅則先  
 意沒則成志中年廢居內闈外侮處之自若聞人難  
 阮如疾痛在已忽定二三年間里人艱食命計口登

其日耀之數厥自規登場時雖他鄉價至倍辜卒無  
 所增益性儉勤食不兼味衣屢弊無數先生大夫為  
 郡俸入優優不改其故未嘗晏起尤好潔清常言  
 二者吾以占家道之興衰晚歲猶親細務寒食日遣  
 子煇省墓躬濯漑惠有霍如他日忽寢疾七日而終  
 實端平二年三月丙辰也春秋六十有七義方以疾  
 倦於仕義山為奉議郎知贛州贛縣華女適訓武郎  
 前監潭州南嶽廟胡維萬將仕郎孫漢進士蕭為已  
 將仕郎彭汝適蕭敦者將出也皆先卒恭人以先生  
 賈三遇 明堂恩封宜人忽定四年又以 慈明宮  
 上壽益大封端平二年二孫小驥山之陽何林之原  
 將以十月丙午奉柩至馬先事屬忠肅公之子令廣  
 東提點刑獄彭鉉狀恭人行治以求銘於子忠肅與  
 大夫同年舉進士為道義交故恭人之歸道母儀三  
 族皆能道之後又故李迭為昏姻故今故侯彭晉  
 得諸觀聽之實是宜銘銘曰易野家人女正是利詩  
 歌祚嗣歸諸女士士則身修正則家治吁嗟恭人視  
 此亡媿

寶蓋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曹  
 公墓誌銘

公諱茂約字簡甫南康軍都昌人嘉定九年丁翁與  
 公分秉使傳于蜀道為去年上交踐阼踰月乃公及

真公德秀鄉公應龍公以明年二月入見又得同侍  
 上左右公嘗經惟進讀三朝寶訓至太宗取士章聖  
 選官官以德行爲先乃言曰古人以德行爲才十大  
 才子自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凡  
 皆德行之所發見後世以欺詐暴虐爲才如狄之豐  
 舒晉之知伯齊之益成括皆以才稱卒於敗事其實  
 小人本非才也了翁聞而嘆曰義理之不明久矣程  
 子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  
 爲愚然後知無不善者性也可爲善者情也苟無其  
 才則徒善不能以有行又嘗以是觀諸近世如先正  
 大老以誠心實德綏靖家邦者才也以正學卓識統  
 承洙泗者才也以深醇爾雅不羸文辭者才也若口  
 道先王語而聚斂以剝下深文以殘民開邊以殄國  
 如王呂章蔡而尚曰才之去則吾曹公之所耻也公以  
 孝友著于家以忠信得乎朋友以豈弟行諸郡國以  
 忠忱格於君父嗚呼公之所謂才非公不足以當之  
 公之先避唐末之亂歸宣之南陵徙都昌自龜山自  
 龜山後十有二世皆以經行構于鄉曾大父克大父  
 禮光宗宗諱皆不仕父興宗故左從政郎鄂州司理  
 參軍累贈光祿大夫世黃氏封太安人贈齊安郡太  
 夫人公少邁葵六歲而孤知哀歲年十八後三與賓  
 貢擢淳熙八年進士第授廣德軍建平尉丁齊安憂

服除調桂陽軍錄事參軍改辰溪令未上又辟司法  
 參軍改宣敷郎知饒州樂平縣秩滿入都曾擇邊守  
 政府以公應詔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開禧元  
 年以前詔差知澧州未及上明年端明殿學士許公  
 似以湖北宣諭外宣撫京西湖北辟公主管機宜李  
 其及虜圍襄安遊騎至漢陽軍盜賊蔽野而軍闕守  
 以公攝事至軍未幾虜大入襄陽信陽而襄陽將帥  
 內自相戕公絕江見薛勉以持重搜土豪得許高俾  
 總兵兵趙觀俾防水道堯仲昇俾將宣撫司軍屯郡  
 城十一月乙未虜兵重圍安陸辛丑遊騎厲漢川公  
 授觀方略俾漁者拒守南河十二月丁未胡虜騎至  
 南河之北觀逆擊斬其先鋒虜造戰艦觀火之大軍  
 繼進自十二月卒未至三年正月丁丑朔晝夜殊死  
 戰北渡追擊虜自是不敢近漢陽時安陸被兵已久  
 羣盜蠶起公命仲昇高橋捕皆駭散三月以守禦功  
 進秩二等即授漢陽宇文公紹節代吳公獮爲宣撫  
 治鄂兼領江陵公言不築襄陽不足以守隨守隨而  
 德安安矣不築信陽不足以守安守安而黃安矣不  
 築神馬坡樊城不足以守襄守襄而光化安矣且言  
 沿江師以和不可恃又謂京湖之勢以鄂渚爲腹心  
 以江陵德安爲兩臂其餘猶十指襄州雖大不過駢  
 拇巨擘耳公若順腹心臂指之勢則宣闔不當兼江

陵若都統制在襄則副都統當在江陵所論皆切中  
事機嘉定改元詔求言公上封指陳剴切會紹節以  
公政績聞詔任滿與監司差遣八月除荆湖北路提  
舉常平茶鹽會鄂州與湖廣總領財賦皆關以公攝  
事自劾貪吏罷廂官受訟還富民擄糴之數勸以減  
價出糴免焚場經量悉歸諸民蠲米穀薪炭之征歲  
不下數萬緡代償前官市物緡錢以舟運敗者千數  
株連瘦死公取開禧二年以前負著悉蠲之餘各有  
差先是公初領常平事每以湖北旱蝗為慮亟言于  
朝丐糴以備春皇文乞假鄂路官緡以貧下戶種粮  
明年早三月公由鄂還治常德下教列郡選僚屬二  
人興發勸分具有科條澧州奉行不度速吏鞫之一  
道皆登十月改提黔州獄十二月改湖南路轉運判  
官先是開禧三年盜起郴而桂陽更不以實聞桂陽  
當湖南江西廣東三路之脊山川險絕盜窟其間江  
西羣不逞相挺而起東踐吉南安西逼郴衡南蹂韶  
石北抵攸環數千里盜區朝廷調江鄂軍陸剌榜指  
官資緡錢名捕渠魁累歲不得要領而江西專以招  
安誨盜詭降覆出朝廷患之公以壬午被命甲申上  
道三年正月庚寅湖廣漕事于益陽時賊已破安仁  
茶陵桂陽三邑迫攸縣長沙詢懼公親至攸督運入  
心乃定會帥去以公攝事朝廷下江西招安之請于

帥司公謂犯眾怒損國威持不可三月除直隸閩知  
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公規置稍定乃督諸將逼賊巢  
而屯賊李新敗死李如松鐘安誠李文傑稍稍出降  
時柳益李孟一謀攻桂陽公趨屯命諸將分禦賊知  
有備乃開道突詔之樂平公命守隘俟其歸越三日  
賊夜登百丈嶺以遁公移軍壓之賊大潰官軍焚其  
柵道入頂頭寨又圍之渠率李元礪率眾數千來援  
孟一先是羅世傳與元礪有隙密請于公乘其出穴  
而攻之公錄賞格以報而供其乏世傳果擒元礪以  
獻公以除夕還長沙四年正月庚寅復出督戰二月  
戊午破頂頭寨生擒孟一餘黨悉平世傳恃功築鵞  
池州都統制方深交之欲委世傳盡統前後洞悉撤  
湖南江西兩路之戍公固爭不可宰士不悅九月世  
傳猖獗如公所料公白于朝得許國糾合前後洞丁  
討平之公以衡之水口郴之青要桂陽之上猶比日  
要地而闊遠不相應援朝廷用其議析茶陵桂陽柳  
縣諸鄉置郵資輿桂東三縣移潭衡州禁軍關額衣  
糧以召募土丁首冗負以選辟令佐至今使之以功  
進直龍圖閣五年春以吏部郎官召而謗書浸聞  
矣六月上印還家先是時相之弟守灑兄子守吉邑  
而盜起躡吉搖灑遂以公與王公居安代二郡守盜  
平第功嫌不便於前人故二守之賞不及而歸後反

以頌言罷免此於案損而朝廷黜陟之權病矣公慶元間由龜山徙居南康城下既又得地數十畝於城東三里外為圃曰湖莊築室讀書罕至城市時宰語人曰人言曹長沙與人爭功二年無一字至廟堂此豈競進者耶七年忽被命主管武夷山中佑觀八年以元職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明年關外艱食公先以本司所儲減價盡糶又輟緡錢賑贍勸分免役通商蠲稅旬僧牒于朝告糶手踰路必濟公屢蜀邊著病夫議以風大抵謂制總節制三司權分而議不一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領帥權者當近邊境當擁親兵有兵權者當領經費當寬用度其他如訓忠義義簡探條理甚詳厥後四川制閩雖暫徙利州而兵財異掌交莫能合是歲秋命董四川類省試立事以病求歸十年二月差知寧國府尋又守瀘州而公已出峽八月差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會江東西大旱公入竟罷吉撫州糯米糶本鹽鈔不以賦民遣吏鬻之淮東糶及時而民不病十二年蜀邊被兵朝論必病夫議善識時務且因蜀人之思五月乙未湖除大理卿壬寅除權戶部侍郎公力辭未報六月辛巳除賓客卿待制知成都府公體朝廷選用不敢禮辭乞赴闕奏事不報再移書願堂請對權相憚其來八月甲子朔改知福州公且行且

辭十月丙子以集英殿修撰知潭州公再上祠請乃得提舉亳州明道宮十四年冬提舉常德府桃源萬壽宮明年正月朔除煥章閣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泊上訪落以公為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三辭不獲命謁告踰月寶慶元年二月入謝首勸上講學防近習衆聞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為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為戒卒言祖宗愛民之意上通于天宜救邊吏不當效尤醜虜結怨吾民上嘉勞再三會下詔求言公封章言給舍欲正君臣之分而陛下宜自伸兄弟之恩時朝廷方以言為諱故公及之九月兼侍講未半月除禮部侍郎兼職依舊二年六月謝病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公求去愈力三年除兵部尚書力辭不拜四月除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勸上以修身講學為要獻書張蘊古趙師民二箴請圖之坐右且奏求言雖切而人情猶未通愛民雖勤而橫斂猶未革上曰其病安在公曰臺諫專論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直公行於郡城則州縣橫斂無可疑者時權相專忌人以公言為難公又奏夷狄盜賊之患惟在處置得宜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衆五曰愛民上顧問五者何先奏曰稽衆為先是日經筵進讀高宗寶訓徹章公歛錫發帑許幣常德之命又弗許

五月再擢舉滿山崇福宮公選故君之上隴留賜金會祭族病弗已自草遺表其略云望陛下精勤務學恭儉修身爲己以求直言不惡其訐守信以御外侮不邀其功塞炎荒薄調之門絕饋遺往來之踳疾貧貧以寬民力進恬退以厚士風病革遣令歛以布素不令珠玉不用巫覡浮屠三月而葬又言自陳致仕不可叙闕紹定元年十二月己巳晦卒于正寢年七十有一明年三月己丑諸孤奉柩葬于都昌縣匯澤鄉樓田之原公自卜也卒官太中大夫職寶書閣學士爵都昌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詔以華文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遺表聞詔贈宣奉大夫官其後二人公元妃蕭氏國子孫禮禮部侍郎之敏之女先四十有五年卒累贈淑人繼室黃氏通判潮州環之女封淑人子男五人士充早卒士况管教郎新知岳州也陵縣舉壇故儒林郎寧國府太平縣主簿後公三日而卒士充承務郎新州都大監轄斷口鎮倉庫兼煙火公事士冕承務郎女三人長適成忠郎前監寧國府涇縣酒稅牛斗極次適同郡陳時幼適湖口蕭九式長次女皆先卒孫男八人女二人公爲實慶長出於天稟其爲政精密務盡理道所至焚荒蝨苗蠲通已責寬酒榷稅商征察廉便謹節雜苟利於民如已渴饑至議投法尤切切注意所爲傳教皆

通疏鎮密可爲法嘉奉都城災公上書時相乞寬黨禁人所難言公之行師專以勝殘去殺爲本封章奏篇必以殺平民戮降附張靈捷爲拂天理絕民望失祖宗仁愛之德非痛革此弊不可以祈天永命自漢陽乘邊惟行此志二年湖南所誅惟各捕首惡十數未嘗輕戮一人方賊未平增捕生之賞貶舊十倍或謂斬級亦當立賞公曰此非靈表比朝爲岷寇夕爲省民吾固欲生之耳故首惡既指脅從易散公才命素高輔以講學朱文公守南康兄弟親炙之爲白鹿洞書院諸生後十四年見文公於長沙又述所知行而請益焉其師友淵源蓋如此是以理明行修出入中外垂三十年人以其進運爲時重輕攷諸近世名卿而觀公之所成就信乎公之所謂才者矣平生所著與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藁六十卷經幄管見七卷藏于家公歿之六年士况歸予書曰無祿先君即世墓道之石未有以銘也大懼幽潛未昭將諸孤死且不瞑莫如子也知我父者敢流涕百拜以請子每歎昔之人選于衆聽于國人旁覓一世之才僅濟一世之用而且康平有不給之慮也後世俗薄民散才既鮮少又率以黨論迭爲債與一則常以其未置在閒散故才不周用次則久閒者多君子而小人雖閒不肯久也三則棄之聰明未衰之日而用之老疾交

原闕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八

行狀

祖妣孺人高氏行狀

祖妣孺人姓高氏諱 卞蒲江人曾祖 祖 惟謙

父永堅迪功郎致仕妣庾氏封孺人生二男子一女

祖妣長也溫任綱直有儀法迪功憐之以歸我王考

事尊章無違志於內外屬之職疏皆盡恩意以及於

僮妾家故居邑外田家印市亡明日儲脫緩急扣門

則負者皆烹耕者種食之疾病死者處藥振贈之

子取子求用勸相我王考為鄉里善人王考即世於

是祖妣年五十有一矣杜門寡居釐身治家延師教

子翁翁有理用不隊先志乾道七年春饑米為石萬

二千浮草相枕藉死吏士政民至弄兵祖妣慨然名

諸子謂曰民流移至此吾幸有衣食某可延旦夕而

忍坐視弗恤乎乃發廩出穀民取給者襁負相望既

得無死又免於從亂為田里惠民德之至今先是數

喪婦孫後徙邑中小大畢慶子孫且宜歲丙午貢士

季子在選明年以 慶壽恩得初品封康寧壽考闕

累榮之年七十八而卒淳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也七子男長敏孫次即余考 上行 皆先卒次和孫

以後叔祖鄉貢進士邦達次南壽次直行次考壽以

後祖妣之兄 黃中 季 二女子適同里高大成樊



居義皆卒孫男七人丙孫淳了翁顯滋漸洪丙孫洪已卒了翁既卒已未進士今典校中書兄弟皆能以詩畫持門戶而後高氏者預紹熙四年鄉舉復有子聯取科第主成謂積善好施之應云嗚呼始祖葬我王考於善何鄉卒岡之原建壽家其妾謝當同穴他日謀葬祖妣即陰陽家問月日則競持拘忌之說使人疑而多畏亦嘗欲置陰陽拘忌不問惟治命之承而或又謂得下至今多歷年所澤鄉易圯動或有悔凡二十年莫敢史至是諸父日就零替了翁與兄弟大懼皇纒獲盜幽明謀於高氏叔父去昔之壽家百步地名文池改卜馬山川巖嶂顧揖先壤域雖異而岡相連遂史意剪除以四叔父其配趙七叔父其配高咸從義請用明年某月 即空敢先事狀早生以求銘於當世顯人冀託不朽黨可贖緩葬之禮云

知靈泉縣奉議郎致仕高君 行狀

君諱載字東叔世為邗之浦江人自為兒時穎異越常八歲能屬文嘗為犬所噬作賦以詈之其間有云逐利不顧則從路而吠春為養所移則事齊而背漢父師得其文大驚由是不敢以凡兒蓄之少長通六學尤精於毛氏詩及子史百氏異端小說率數行下遇有扣質則事詞顯末姓名月日語端駭無窮以詞賦冠鄉舉登嘉泰二年第調嘉定府峨眉縣尉

前官以解圯蔽民居君至拓而新之未半歲自廢具舉太守果山游君仲鴻廣都費君士燧聞其才召攝嘉定法曹永康陳君謙為詳刑使者亦甚器之取置幕下且除館投棄遣子從游建人劉君崇之代陳君因請還邑屏聽事無細大異席諾之轉奏丹稜邑號難治會關令君以次攝以公勤重吏足以文雅服士心聽訟本諸義理嘗有兄弟交怨而父直其弟者且曰季能食我君語之曰孔子為魯司寇釋父子之訟漢韓延壽不肯使兄弟之爭議天倫所在麗於法則害於教今為之兄者既不能養其父黨繩以令甲則寧翅不祥之離姑今百拜以謝幸其幡然以返于葬也而猶不悅以干于僚則縣令風之未至將無詞于責敢緩閉閣之思乎於是兄弟感泣拜唯而退遂為父子兄弟如初訟詎因以浸稀俄丁父憂喪盡禮嘗於讀禮之餘覽前朝史牒嘆熙豐祐聖符靖崇觀政宣迄于建紹乾淳熙元黨論屢變國勢憤起不常慨然有感於宋今乃取 制詞之褒貶廷論之是非粹成巨編而自以已意識其後大抵雖以國史實錄長編會要為之據依而一時詔旨劄詞封章奏疏則必於先賢文集私史簡稽參質以漬于成凡百數十年間一治一亂開卷瞭然亦庶幾為時事之補非今世類書比也服闋調瀘州錄事參軍前給事侍郎許



公奕為州州事悉經其手裁處明雋許公既上其績去之日又以所知薦為吏部范公繼至則君治任將歸乃曲留之俾攝帥屬主賓從容惟孜孜講學之務或語及前言往往行誦答如響范公即郡齊修地理書語察吏曰無踰於高君者矣首以委付又參以劉君湜史君安輔君夙夜究心不日而成又取他人之未竟者為釋成之世所謂寰宇九域堪輿輿地諸書亦略備矣君復以國史郡乘私志野錄參釋母通凡郡縣之外降諸道之分合職官之沿革風俗之微惡人物之盛衰與夫宣畝丘乘封國江河以遠難明之事鳥獸草木選婦細瑣殊尤詭異之物皆親為筆削靡微不周往往前之為丘乘者莫加焉嘉定九年正月改宣教即居數月制置司辟知靈泉縣君至則曰縣今民社之寄徒自近世視為冗惡數日待滿況此邦民貧地瘠夏賦雖輕秋輸家重脫又恣吏侵牟民何從出於是取先民格言凡有涉於為宰者輯為書實諸坐隅視事窮晨夜授輸者立得券劑以歸無復它日所謂寄廊攬納之弊又曰今為令者率以簿書不報期會為大故漫不省訟且拘以定日民有緩急將焉趨乃立為剖吏立未容吏則貯之紫囊俟公退反復善惟厥明即以書判示兩詞之人莫不感服愧謝嘗被制置司檄差充類首別院點檢官會本路詳刑

使者護試事始下令曰異時考官往往不深惟朝廷取士之意背公首私吾儕尚懋敬之母枉有司某皆曰諾無何與同舍大會堂皇上作而曰今有某所某士以某經應選所當寵取眾復唯君獨徐而前曰夫朝廷以糊名取士可為取之不可黜之不知其佗也今以公之初公明若此而以是終之無乃不可乎使者為改容君吏易踈鞅洞無城府雖居官亦敝衣羸馬不改其度請謁者或以情告則厚加顧子不則善辭焉親族之貧者歲以俸廉周之戚疏厚薄各足其分自掃一室繙閱舊書每語人曰人斯須廢學則無所措其身以故孜孜兀兀如不能終日下至詞章小技亦積累成編與賓朋語母問經史有觸其機則絲貫纒聯娓娓不絕或講論至夜分無倦意所子雖晚出後進亦折輩行與語所不與雜大官賢人視之亡如也然亦以是校險者欺之已所不子者謗焉至其自信則凜不可奪今年春勿覺氣血不仁迨夏四月又聞母病于寧川憂厲熏心遂感怙恠滯熱之疾迺即白府乞身以便省侍諸弟尋以母喪赴君執書慟泣曰吾何以生為也於是柴瘠加等疾不可為矣遂以七月之九日屬纊嗚呼痛哉痛哉君同郡安仁許氏生三子男斯立斯和斯美一女異早卒斯立兄弟將以今年十二月庚申葬君子宿州丹校

暨長寧鄉仙水里乾山之原與計夫人同兆重惟君自幼力學考質總傳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為文不事鈞棘和平賤逸自成一家當世之儒生聞人咸共期以遠到而未見有所施設憤恨以歿且有立言君子為識其龔以詒世信後顧事嚴自薄其孤有志未就姑為撰次其爵里行義耳刻諸墓石以煇

知黎州兼管內安撫高公崇行狀

高公諱崇字西叔世家邛之蒲江維高氏以學業行誼聞于州閭至大夫而家益昌生六男子家子載故奉議郎知靈泉縣次稼公為朝散郎前知榮州公在第三幼英晤受學于鄉先生杜德稱希仲為文宏以肆聲律所不能束大夫與誰夫人持家矩度嚴程督諸子窮晨夜弗懈公勤禮篤學大夫愛之遣從李中父惟正學周禮未冠已馳聲士林尋著錄于成都之學官李子周奎何叔堅德固以國士期之春秋試事公居第一紹熙三年大夫以詞賦舉于鄉由是十年間師友兄弟接踵科級公每試輒居首選而實奏聲宏人所媚忌率降符補生第一益嘗因周官慢朝援陳靈公與孔寧儀父戲眠事有司黜之又嘗論紹興狄難因及劉豫入寇有司謬謂劉裕嘗篡晉紹興間安得此人又黜之若此類者三公不以芥蒂益大肆千學與仲兄二季弟極其時以館職補外得與聞講

肄之餘寒燈破窗泊如也大夫即世公夜不自勝蓋瘞喪葬母心以寧嘉定六年與仲兄各舉于成都潼川路轉運司同赴類省試公以周官擬首選知漢州許子然沈孔其客羅博之與主文何叔堅論議激觸移公為第四入對大問海內人士望二高風采根不先睹真希元德秀為人言使二高不為舉首是實有司也時任伯起希夷嘗為廟堂言政事與議論自為兩途不必徇人言以挫國是於是任為詳定官而蜀士皆不在前列故公與仲兄各以進士出身得准李思行鳴鳳時以館職投試殿廡出為人言高西叔嘗擬甲科為它人所沮錄其對以示人至今戶有此文無任為眉山尉八年春視事郡有老嫗獨居夜死穿穴具在莫知救者主召公以厚賞重罰敗賊于成都又白縣宰得三鄉顧役錢月給部曲不愆于期去為公盡力盜賊用稀尉解在南門外屋積階地公作而新之前堂後室東窗西園教閱有地毗瞻有所眉易治而難服公泣以清嚴一辭起故故參知政事李公壁家居於士少所容接而卷卷於公春秋 月戚友之會公未嘗不得與太守宋正仲德之引入莫府張義立方繼至尤所敬禮校試于簡號得士監司牧守薦舉文集陞從事郎堂差教授眉州以母喪去官既除詔不及仕工部尚書楊叔禹汝明白丞相請以教

授成都南海崔正子與之來帥成都一見奇公未幾  
 樞制置使移治利州公柱餼之請罷舍選法復養士  
 田益先是懲養士泛濫之弊以舍法限弟子負舍選  
 之名雖美而教養之數十減其六七教官往往以學  
 掾之羨為媵上之羨故公首及之朔月月半請授公  
 辯析精微音吐洪暢聽者屬心士之就公養者倍於  
 昔士人謂三十年所未見公歷控于臺榭得緡錢萬  
 餘以益之增齋廬以贏之轉運判官范君仲武由漢  
 嘉守將漕成都頗眷故封俾公校士于嘉同事無小  
 大於公取決未既厥事以疾引去使者以所得之士  
 率出於公乃上諸朝張義立時為刑獄使者揚无悔  
 師復為總領財賦汪茂明果為提舉茶馬皆願公出  
 其門公未嘗自請也崔公抵益昌薦書從置郵以來  
 又薦公請加召用制司薦士舊以四人為限公官簿  
 登僅得陞擢之命費慶元年改宣教郎堂差知什邡  
 縣縣為廣漢劇積弛既又幣人告匱公為更催科之  
 令分額刻期書之于冊俾民自視其條目以上諸弊  
 官人情勸趨不兩月間庫完充羨未幾入外省充點  
 檢官首謂士之涉儼淺浮者掇拾闕浴方言窺入舉  
 文以阿時好最後學膏肓之疾宜痛除之以救文弊  
 茶馬使者應文叔憊之時為主文嘉納其說揭之棘  
 門凡所拔擢皆視其言而進退之時論浩然歸重二

年旱明年春饑公發常平米為食以食之移書張蓋  
 立請敏飢一月散之日又給一月使者是之所治不  
 下千人又立為社倉規約俾邑士遵行之至今不廢  
 决罷訟懲鬪狠質明而視事日未中而邊綱條既立  
 百廢具備以其餘力尋經史密接人士外至橋梁  
 舍館闡閭街徑周不新美衛元包之宮舊在縣旁歲  
 久榛圯公讀其書而異其人為葺祠宇俾學者知所  
 矜式縣有滑舟持吏短長弟兄盤結久不能去公至  
 白諸刑獄使者逐之遠方人謂非潔已者不能勝為  
 防以澗田貳令者往往取徒長之金而私其利雖旱  
 乾水溢不恤也公悉更其 法箠賦役之高下式竹  
 捷之大小俾民自修官吏不得以垂緣為姦後簡而  
 限固至今為俾用登極恩轉奏議郎在邑三年餘無  
 絲髮擾民紹定元年至利州調制置使富川桂公如  
 淵一見留賓奠府先是利東西路分置安撫一治興  
 元一治新沔自鄭損以制置使移司新沔虜嘗寇  
 損倉皇面利州人情震懼公謂為今日計宜循舊比  
 以二帥分治梁河守衛邊場制置使還利端及章真  
 委任責成庶幾緩急不致貽輕納侮譬諸象在大將  
 不出宮不臨河也又嘗謂川秦茶馬可分利東西路  
 戎帥可分而不可合時論以為識時務之要後皆如  
 其言公才資爽允為事可否不火回屈時有餉所屬

官長飛七依憑王人陵籍州郡公移書諸司數其害  
民蠹政斷不可舉且誦言于眾謂今視蜀餉爲何等  
事乃付之此輩聞者快其言而短疾者歎其公自度  
不可留避至七八柱公姑襲其去二年通判黎州尋  
廢勘承議郎黎爲西川屏翰而備邊市馬關係重大  
自奴兒結構難以來率以馬直爲兵端事隸郡丞而  
錢帛制于茶馬司每歲三千爲額前令常賴其寬然  
歲入輒半之公緘御有法夷洛四集一歲之馬當前  
官一任之數茶馬司本錢未足乃以他錢代支不足  
又以私帑繼之雖直未充蕃部流言公日夜調護關  
白茶馬司先是茶馬司移書朝士馬直之當發而不  
發者爲寬刺銀丞相聞之將以充蜀中科降之數說  
蒙牽掣相持益堅及事轉急遣屬按視始究其實即  
發緝以償之是役也微公盡言無隱幾啓廢農事定  
邊寧不以及格爲賞及以要脅爲罪公一毫不取汪  
聯滋茶近山有蒙秦化相傳爲古爛柯地竹溪薛仲  
章絃嘗仕于彼建玉淵書院以來學者講習久廢不  
治公修其墻屋軒戶將與邦之秀彥肄業其間會關  
守以公攝郡該慶壽恩轉胡奉郎四季六月被命即  
真未幾難虜盜邊羽書絡驛盡發牌丁以備戰守累  
糧積倉夥費釀賞去輒不返又召雄邊子弟多至千  
數百人邊地空虛庚輒伺隙或報白鬻踰河而來數

幾七百公厚募勇士一日而千餘人鳴鼓揚旌布列  
高阜番落望見奔氣屏息甲仗軍需積久初做命  
工改爲之凡弓矢弩鏃刀戈甲冑數皆五百軍容一  
新鄰州質其用焉移屯成卒歲以千人自邊慶開益  
部內守久留不遣公慮夷人矚知力請于制置副使  
僅得其半俾與州卒共守賞罰信核士氣懍踴虜知  
有備久不敢窺蓋籌邊庫凡圖回貿易之利皆貯其  
中莫備邊鹽俾土人日用飲食無艱而官賴其用始  
至茶緡五百去之日鹽米雜物多至十餘萬而底藏  
名色不與自夏徂秋疾日以亟視事如昔秋末始復  
報策之命即忻然曰吾欲退閒久矣苟以是坐置爲  
幸高其吾奉注濤身恃以無恐黃公辟書謂官箴士  
檢雅高端潔人所共知不識坐我何罪鑿臺帖以臺  
疏至讀半徐曰吾不欲久居幕府者蓋以是如和球  
郡之倭倖塞覓舉多茲貧結憾同列取惡餉所公之  
得罪固其所矣而喜嘗移書數潘福之不可用帥不  
我聽報書具存今謂朝廷用人大闡命將皆我之由  
是証天也取蜀珍民責有在矣然而不足復計後况  
月癸酉忽索紙處分家事命魏良責書之而自題其  
末十月癸未乃卒語不及私辯不及誇第言無負君  
親者奚憾公積思力舉抱負奇偉自爲布衣識遠步  
邁刑部侍郎其德夫獵論蜀公謂今蜀道始平士修

不率宜雅明正學以厲人心吳公為建三先生祠人謂知本公窮經折理明暢精詣遇事感發奮錫抵掌視王公貴人亡如也逮為吏益以直道自信遇所護評皆推見肺腑故善者與居喜其交警玄發而不善者並游則常病其盡言以招過然善者少不善者無是故雖見知於善類亦受侮于羣小夫分過人自經史傳注下逮騷曲記聞博洽名章俊語層見錯出絕去畦畛自成一家雖弄翰戲詞亦殫極精妙以科目舉者楊煥嵩與吏部侍郎胡仲方架兵部侍郎杜忠可孝嚴以召用請者前崔後桂今上嗣位以賢能才識舉士今工部侍郎黃德常伯固與一時監司皆列上之平生著述有周官解十二卷有經史雜議

卷歌詩 篇 卷其言論風指可為後法者又莫之勝載生於乾道九年卒于紹定五年妻同邑樊氏卒于開禧二年年三十有四再娶新津扈氏卒于嘉定十二年年四十有二皆贈安人子四人斯猷斯仁斯和肆莫次斯仁以後季房茂叔女二人長適前綿州教授唐季之先卒次適譙似曾內外孫男女九人斯猷兄弟將以癸亥年正月壬申舉公之喪葬于縣之普憲鄉仁惠里坎山事嚴未及謁銘於墓之君子敢為次其闕闕行治卒葬如右謹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九

渠陽集

行狀

敷文閣直學士贈通議大夫吳公行狀

曾祖象奇 故不仕妣李氏

祖子民 故不仕妣易氏

父唐年累贈太中大夫妣劉氏贈碩人

公諱備字德夫潭醴陵人自太中公姓名數于善化公年十五補郡博士弟子負受業千里人陳仲思符王明遠公明尋受易于陳善長元會魏忠獻張公寓長沙太中公以易受知因得交張宣公於是年二十有三遂從宣公卒業宣公見公弘裕疏暢喜曰吾道其不孤矣兩以鄉舉試于禮部皆黜嶽麓書院成以選為諸生乾道三年冬朱文公來會宣公又獲親炙焉公每惟聖賢教人無先於求仁自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乃以孔門問答及周子程子以來諸儒凡言仁者粹類疏析以求正于宣公宣公嘉之授以大義勉以體察尋與郡博士異論辭歸七年即城比僧舍受徒太中公交遊道廣公力貧養志不墜有笑宣公嘗與其弟定叟杓及吳伯承益吳晦叔翌皆一時聞人過之張安國孝祥時為守為賦四公子詩夏六月甲子太中公卒執喪一循古制不用浮屠僧月葬東郭門

外湘中士大夫喪禮黜浮屠自公始淳熙元年公又與夙負劉樞密珙再以郡守舉送豐登釋口明年春試南宮遂之發謁呂成公與語奇之且行拊而勉之曰小小得失亦足以驗學力也尋以選射策廷中賜同進士出身五月銓試授迪功郎潭州平南縣主簿冬十一月視事宣公方經零廣西檄公攝令尋又攝靜江府教授兼節度推官郡建學屬牧于公公一做長沙校官宏敞過之宣公移使湖北司葉劉公輝代為帥問士於宣公以公對六年春以舉主閔陞從事郎劉公辟公經略司准備差遣夏五月陸川妖寇李接殺九州巡檢以叛癸酉夜聞變劉公戒僚吏趣發兵公請以沙世堅將效用軍自梧藤趨容効用粟全五人為之導陳立國以高州戍兵自化與世堅會調雷化州水軍截海道趨漕司轉餉募白霞土丁調巡尉吏士以至增郵兵明閉謀搆賊黨招叛亡貸舟從織悉畢陳劉公悉如其請賊勢益急陷容雷檄高化破貴巖掠陸川博白等凡八縣林七月劉公被命以節制軍馬督捕以公輔行露承重蒸噶死相望公扶持拯療士感激思奮遂請分軍薄賊營為連珠砦石三以斷賊往來聲勢聯屬賊氣浸索將抵貴太守馳騎報賊二千來自興業謀襲靜江上下愕眙公叱之曰第流移者返不聞有賊也劉公以詰責守既聞果

流移者得鬱林劉公性撫之公夜請曰師又不功主知故乎有勞不賞有罪不誅逗留者獲全偃蹇者幸免人笑憚而不全且免也劉公於是大會將士錄鬱林之功而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與其州胥黃益龍翼人人警厲爭死寇寇窮之海以有備不得前生縛接及賊將鼓四十諸人二百六十有五與接之妻孥以獻六州八縣平建留屯以守冬十月丁未師還十一月辛酉至自鬱林壬戌礫接等子靜江市贈其肝心以哭死事者七年三月以功迁文林郎為轉運刑獄使者所劾改主管廣東路轉運帳司初盜起劉公詰刑獄司秩捕轉運司之與二司懼且恐事中有希賞不得與者遂乘間抵讞劉聞公之得譴也曰是將何以勸功上疏力爭七月丙寅丁母憂九月既護還里服除赴選注辰州淑浦令先是公以憂去身劉公亦移鎮湖北刑漕司遂劾公公坐降授脩職郎劉公亦坐攝職罷真卒公至是受命慨然嘆曰平南之役帥屬惟龔摠楊昭與僕三人昭任督捕摠任居守而始終同患則劉公與我耳吾而不言將為死公平遂上書闕下盛陳六州之功謂犯不測者四居甚難者六且曰臣今不負劉厚乃是不負陛下辭義慷慨以忤時相不報當上淑浦愈劉公誣謗未白不往郡守林公秉方館致之故相衛文定趙公雄守荊州



移書趣行林亦贊其決縣介于五谿之間驚徭歲批邊公村而詢之相戒毋敢犯士不知學公命歐陽誠之為師備術浸明其後郭襲張遂相繼舉進士風流文獻至今有存焉十二年春有王湮者以公之官連年持吏部符代公公去其妹叙復從事即明年赴選叙文林郎調監桂陽軍贍軍酒庫歲餘之官刑獄使者宋公若水以公攝常寧宰丞尋又以湖南路安撫潘公時致之幕下且命兼徽慶書院掌長陳公傳良來為守願得公助潘公弗許會柳桂大饑潘公命還郡賑給公取南豐曾公法率五日計口授泉惠洽而民不勞又請發常平金貸下農陳公從之全活甚眾趙文定公舉公之詞曰才資有用氣節甚高使在要塗必不負國此知公之深者十六年以 光宗即位佐汪儒林郎尋又以年勞循承直郎紹熙元年以舉將及格改奏議郎知常州無錫縣縣為浙右劇前全鮮以善去公使五家為甲甲有長二十五家為保保有大長凡一百二十五家則揭其黨里姓名于都亭其有不孝不友不嫻不恤凡以淚彘敗俗合眾而撻罰之若顛連煙獮則以告于縣縣稱給之比及旬歲教行訟清明年陳公以公聞于上謂公與平季接之亂未嘗言功而屢訟帥臣劉焯之寃逮及桂陽酒官助講荒政甚於飢渴詔赴都堂審察三年冬十二月召

試館職四年春正月姜禮節貢院點檢試卷官二月以年勞轉承議郎三月丙子給筆札于學士院問以兵財之策公對略曰大義不明而委兵民於交病之地此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禍天地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使南渡以來君臣上下朝思夕勉苟踐之報吳田單之復齊則將必其將兵必其兵且無賄取俸得之門下無虛籍冗費之蔽民之力庶其有瘳而紹興以來厄於權臣之和議乾道以來格於機會之未集馴至于今又非前比以偷安為和平以不事為安靜天經地義陷溺而不自知竭州縣之力以養不耕不戰之軍不惟不可用於外亦未保其能恬然於內也策入戎寅除祕書省正字夏六月召姜特立公率同列上封事命隨寢上以疾以不朝重筆官殊九月公又率三館之士上封不報退以書責宰相又十月與同列三上封不報公又自為疏以諫會慶節公又奏略曰今慈福宮有八十之太母重筆殿有垂白之二親 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否則無以慰兩宮之望詞甚切至也五年春遂白辛臣乞召朱公熹揚公萬里且曰使朱公端委以立於殿陛之間聲容氣色必有以感發人主風指意向必有以作興人心時相納用焉夏四月又率同列上封事亦自上疏極言之陳公為中書各人以不用去公為書留



之且曰今天下安危之機已判然可見而未聞有叩  
頭流血牽裾折檻之士方且曰是不宜激激則已甚  
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不  
欲歸過君父然則身雖退而名益陳公爲政容謝七  
月丙寅以寧孝登極恩轉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八月  
辛卯遷祕書省校書郎九月丁卯除監察御史其冬  
以交異求言公疏五事以諫一曰服喪次以各神人  
之心二曰審葺殿以徽宗社之福三曰震御札以專  
廟堂之責四曰體乾剛以強主德五曰建皇極以正  
人心是時上趣修大內韓侂胄已從中用事黜咥實  
刑率託之御筆君子小人之勢將不兩立故公纏綿  
及之尋又詔侍從臺諫言事公上疏謂文言未廣願  
更令百執事悉詣臺言 上折撻御大內公又上疏  
略曰 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爲 高宗服三年  
之喪壽康屬疾以昇付之 陛下萬一輕棄喪次將  
無以慰在天之靈况太母春秋高壽成又當大變之  
後皆悲切不自聊今 陛下在行宮瞻前顧後猶有  
所馮恃一旦舍之以去不知兩宮何以爲懷 陛下  
即位以來未見上皇其間必有幾微曲折非外庭小  
臣所能盡言者 陛下固宜篤厲精神少好歲月以  
俟 上皇和豫徐爲祗見之謀何苦爲是趨迫之舉  
而况行殿之次三年之喪所以祈天永命之意實肇

基立本於此乎自後御札日盛公復上疏畧曰 陛  
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帑去一宰相明日出一帑  
去一諫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幾昨日又聞侍講  
朱熹遽以御札畀之祠祿中外相顧皇駭謂事不出  
於中書是謂亂政熹當世老儒善類攸歸清議所出  
陛下母請天下爲一人私有而用捨之間爲是輕易  
愆意之舉疏上權倖側目閏十月被命監撫攢宮十  
二月集議 孝廟配享公謂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  
與賊俱生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實日月  
動天地未有過於張浚也 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  
飯不忘歷考相臣始終此念足以上配 孝宗在天  
之意亦惟浚一人議不合求去除江南西路轉運判  
官廖元元年春至部下令曰其有下陵上卑踰尊職  
犯貴不孝不友若當官貪殘居鄉盜斷在侵受賂苟  
以事至必罰無貸其後歷官率以此爲首公在江西  
僅半載爲言者所劾降奉議郎罷歸五年夏始盡復  
元官其冬主管華州雲臺觀嘉泰三年春除廣西路  
轉運判官廣右十六郡漕司歲借贖本錢有差郡率  
不能盡償故比歲斬不與公曰是趣使歛民也即給  
借緡錢十餘萬稟宣公舊規修校官關漕司酒庫以  
爲桂林精舍與同志共學焉嘗請蠲靜江府昭州折  
布之錢九萬餘緡及廣西攝官朱從漕司注撥未報

三月改知鄂州有父祖死于瘴子落南不能歸者數百人選道公命給其歸費夏五月丁卯至鄂州諭民以義利之便凡家人族烟之訟悉以分義為斷嘗奏松江郡縣征商之弊乞下諸道總餉之臣考覈歲入而裁其出以惠商旅又請募湖南北茶商以助大帥江湖水手以濟水軍僅及暮歲除戶部負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蓋開禧元年夏四月也時柄臣議開邊虞謀知增戍公移書當路請號召公邊忠義人以保邊場刺軍中子弟以補軍實璫襄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捍荊昌杜越境誘竊以護邊陲選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虜德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軍宜有儲峙乃併輸湖南米於襄陽凡積米五十萬石馬料一百三十餘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鄂安信四郡又蓄銀一百萬兩為萬一進討之備其後董達守鄂孟宗政守隨柴發守南漳克有成績皆公所拔而襄陽安鄂之圍亦賴儲峙人心不搖閏八月丙寅被命赴行在奏事冬十一月癸未除秘書少監初對首言臣所聞於師友者惟大義是究嘗奏疏先朝及叨召試未嘗吝是而言他公縱未能一舉以大使神人之憤謂宜簡拔人才蒐練軍寶使一日有一日之積一歲有一歲之功其以招勇

敢葺險要廣招募明開謀大抵皆申述前在鄂州所請而論尤鄂當經理江黃當增戍於良家子中增爵賞以募開探擇近臣授之節制視前請加聽公裁冠大衣儀狀開俸至是造朝疏暢明亮朝論歸重焉然倡議者方指期克復而公所陳二跡大抵少欲先內後外日積月累便規摹先全異論不捨故往往不悞於心會上疏告歲十二月辛未除少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出大農十萬緡賑貸陞轉又申前說辟黃翰准備差遣陳椅管田司幹辦公事弟猶書寫機宜文字明年春二月至武昌即馳遣嶽璠董道隆招商分糴三月視事發米二萬石糴給各有差米價為平又念虜萬一窺襄陽則荆州為天下劇方高氏有國嘗注水為防號三海先是守荆者雖嘗經理而未有緒公用五十餘萬夫緡錢半之築金鑿內湖通濟保安四櫃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分高沙東穀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于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過走馬湖射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尤隄以相灌注公嘗招其方方而履之其後虜騎東至竟陵比窺荆而不取晚荆州者以此公嘗數請募茶商水手至

是行之又刺親効五百人調荆岳鼎澧義勇防城冬虜犯襄陽公謂襄失則郢重郢重則荆危請調沿江及關西兵未報虜圍襄陽德安亦遣二千人由建陽荆門屯百頃援郢一千三百人由基城馬梁會直頌義勇千赴襄陽十一月丙午被命節制軍馬十一月庚戌虜遊騎至官陂迫竟陵辛亥守臣林管去公効之請于朝得夔州路鈴轄張榮以八百人援竟陵統領李橫提軍五百護送京西參議曹觀良忠繼往時神馬陂潰軍所至剽掠下令招集前後共得萬分以三十人授襄八百援安癸亥除寶義閣待制辟王觀之主管機宜文字胡庚幹辦公事薦豐忠節趙公之孫綸于朝三年春正月壬午即拜胡北京西宣撫使仍治荆州辟吳竿于革為參議官張忠恕張岷為機宜文字弟猶書為王觀之幹辦公事陳椅李壽明陳之經董道隆周郁趙師著准備差遣胡庚羅頌李儔用王桐淮備差使康彥明吳必達王顯黃輔佳備使喚魏友諒乞濟師予之千五百又分命章彥珍將義勇軍金安世忠勇軍皆五百駐龍興灘市馬瑾以義勇千官軍四百再援竟陵應城董達郝恩各將兵援郢陳椅以義勇四千守荆門丙戌虜犯竟陵張榮死之癸巳虜圍郢戌竟陵路漕司以吳曦反書至內阻外懈公為寢食俱廢某自春正月遁荆西歸公謂其可與

語嘗擊與分視守備至是馳書至峽中挽回俾擄參議官且曰其為我任西事之責公方以襄陽德安之圍未解勤勞夙夜募士入郢責王宗廉以死守而數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郢圍既解尚有襄安二圍乃督董達李謙亨嚴江整國自京山援德安而趨董世雄孟思齊會黃陂李橫雅政馬旺仍隸魏友諒約山砦馬伸紫發及忠義統領五宗政皆世雄解襄陽之圍部分既定惟西事方殷會款輒避亂至自金州秦世輔以失律謫荆公以二將為問某因請分授民兵付以襄安之圍又贊公請以王大才為池州都統將萬人戍江陵為討叛計公遂移書當路請降御札付王大才輅咸任西事尋又募水軍得江令鈐轄趙翰以募軍三百陳寶善仲以御前軍六百扼枞歸巫山立柵石門王舜舉亦以三百人控均房轉歸峽粟以待王師俾余求一人往說偽帥師祿檣得蠻士趙師濟請行會安公丙橋制誅賊三月戊子露布至荆公率吏士拜表賀遣人勞安公復馳書當路乞厚平蜀之賞至辰除刑部侍郎戊戌丙上手書付公略曰六云書至荆則西事既平公執書感泣知遇又念江北漢南之地創殘未復後緡錢十三萬八千賑湖北六萬三千賑京西新潼川僉書判官趙彥叻與夔州判官希庇進士谷世忠朱元之等誅祿檣公為上其

功尋又請城荆門應城請以歸峽二州專隸朔北未  
 報除四川宣諭使賈詔諭蜀而自以御札付公有曰  
 比以遙曠負國付卿西計賴宗社之靈賊不旋踵已  
 誅然遠方亂定之初猶較憂顧必得信實之臣單車  
 所至往宣德音惟卿素知體國就輟以行其遂疾馳  
 為朕訪求民瘼鎮安羣情如武興一軍兵數偏重今  
 欲分半屯於益昌別命一帥統之卿可與宣司商略  
 條具來上諸有經畫併悉以聞且令至沔州興元府  
 金州都統司犒軍五月己丑發江陵吳寧為參議官  
 自黃姓金宣布詔旨王觀之幹辦公事李儻用董道  
 隆准備差遣岳璠准備差使殊七月丙子至夔東民  
 扶杖聽詔以蔣介當黜揭諸行司以丁燦名聞尋分  
 遣觀之備用姓成都潼川布詔公由果關至利區畫  
 分屯道大安為文以吊楊節毅公震仲即學官祠焉  
 九月己卯至沔與安公定議分兵駐利十月還至利  
 首奏揚公死節及李好教有大功皆請賜諡立祠且  
 乞以官田給賜好教之家勅蔣介不忠遂以十二月  
 戊辰至夔將以淑應功罪歸報天子會除敷文閣直  
 學士即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公惟安任  
 若此無以上報遂列上倡義之士十有五人守節二  
 十有九人去官二十有三人受僞命九人猶以為未  
 足也復上人才五十有二人以李儻為首且授王文

正公之說曰臣所薦之士非欲陛下下一一召用也  
 士大夫既為近臣所薦必知愛重若如養成可為異  
 日用公之心蓋若此而人不及盡知也又請編賦役  
 以幸蜀民其略曰竊惟蜀之利病莫甚於賦歛姑以  
 養兵言之歲有二千萬之供取民自端未易毛舉鹽  
 課之在隸火總為緡八十萬後改行引法而增至四  
 百萬公雖數數寬減尚存三百餘萬總酒課之在隸  
 炎總為緡一百四十萬後改場店法而增至六百九  
 十餘萬緡公寬減之餘尚存四百餘萬產茶之郡初  
 亦無幾自熙寧始行榷法至元豐而倍增及建炎殿  
 收引緡至紹興而倍取今為緡二百餘萬宋布估不  
 過六州自薛田創於天聖每疋給以本錢三百至建  
 炎不給本錢而疋二千今為緡一百三十七萬矣以  
 至二百萬緡時委之錢與三十萬緡激賞之緡當時  
 固曰軍興暫科事已即罷其後取之自如屢轉滋甚  
 異時養兵費二千萬緡今又倍增至五千萬矣不知  
 何以為繼兩界錢引已五十萬緡今又添印五百萬  
 耳增一界又二千四百萬緡矣不知子母何以相權  
 重以逆曠之變總所之積耗於妄賞關外轉輸焚毀  
 累盡公平賊之後諸軍累資俱高每歲俸給增滿何  
 啻二百萬緡軍興之際起夫運糧固不可免地遠者  
 出夫庸是亦權時之宜然有令人寒心者臣始至巫

山士民避道謂巫山科夫五百夫為錢八十緡以鄣小縣刀耕火種裁自給而輸繕四萬餘可類推矣方軍事之殷非財莫濟顧以蠲減之議為獻似亦不知時義者願廟堂之上明詔侍從郎官之臣有懇劾愛民之心備詣蜀事者相與討論來上然後行下宣制總司研窮節自條列利病凡無名之供煩重之賦一切蠲減庶幾與民更始咸被實德祐天永命無越於斯其言雖不果用人以為知本嘉定元年夏四月至成都蜀士學于成都者春秋試舉數千人第之員五百餘公搢朱文公曰鹿書院學規誨之既又祠周程三先生于學未張氏配焉俾其記其事多士聞風奮勸學者益勉公念成都為西南都會師以堞壞不足以控制諸道乃與宣撫司列上移興元中石軍二千分屯罷潼綿威成五百人又念蜀之楮幣舊號父子隨閉更易乃兌界近歲以二千五六百萬為界惟兩界並行今乃增印至八千萬漸不可繼與宣撫司總領所共請以帑金三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更自朝廷賣僧牒收回增數未報而總領所忽下公於利州收兌人情皇敷公截留九十三界新引五百萬就成都置局且諭民以收兌不盡之數行用如故浮議遂止然自是與總餉者異嚮矣趙衛公有子白昱聞職變號慟不食而死劉公之子曰壘時亦去官而卒

偶昔公所嘗事者遂併上其事趙公賜謚文定制置使兩歲得薦士遂以李嗣文何憲彥度正劉靖之何應龍李鳴鳳上之熒八月乙丑公被命召赴行在候黃疇右到日起發九月安公除制置大使會彌羌結連青羌寇邊尋即胤伏請降公欲增戍防捍而安公欲擊之卒以取敗二司由是咸明年四月癸亥解印去七月至荊州吏民迎拜聚觀象而祠之公俯江嘆曰吾昔守此正兩國未解西事方殷嘗指天誓心事幸而濟即幅巾還里今因循累歲遂力上歸田之請徑還長沙八月以羣疏落職罷召命五年春三月差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公以行年七十請致其仕優詔不允明年十一月乙亥以疾卒卒之日楮無餘貲帥守衛公迎輿漕使曾工部槃為給喪事詔以前請特復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尋覽實表特贈四官致仕遺表因澤如令去公襟度恢弘正莊而氣怡人之有善不翅已有過焉曰此必非其本心當徐察之與公又處者咸曰未嘗見公有盛氣於色蔽數慮恣而聞言必復見義必為則勇不可奪從張忠獻公聞復讎一字及從宣公又聞求仁之要終身誦而行之以故士豫附所至林立幕府往往不下三十人節士亦數十計自為東九四十年奉賜緣手盡或登公施子太監公曰邇有無者理之常余少苦貧貧人以

活今幸有祿可以及人而閉戶獨享乎追其多絕亦  
處之夷然無一豪追咎也於諸弟七極友愛均財共  
產廉遜之風被于國人嗚呼自師友道缺後生未至  
不及師事前輩儕類渙散典刑去亡公以湖湘之英  
歷歎諸老先生之門得張公父子為之依歸碩大寬  
深山嶽鎮而江河流也使不辜而不及事前輩其亦  
幸而親炙如公者猶有以考言行而察世變焉而暫  
起復懼多忤以逢方欲引年謝事聚友求志以私淑  
後學而天亟奪之志士仁人聚交吊嗚呼是惟哭  
其私也歟哉奏議 卷經解 卷雜著 卷藏  
子家元配李氏故湖南路提舉常平茹之女歸公五  
年而卒繼室王氏故廣東路經略趙之女皆贈碩人  
子彌昭宴義郎前僉書歸州軍事判官彌慶承務郎  
孫勇女二十人余以受知之久彌昭屬叔公閱閏年  
行以求銘于立豆有乃不果辭謹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 自卷類集

祭文

哭杜威州文

嗚呼天下之生天壽並區吉山同域莫可終詰也威  
在丙寅余校中秘書余友虞仲易及務節嚴公以書  
郵余曰子未有室成都杜子仁端人也其親知皆天  
下賢士今其子長矣子盍妻諸余未及報尋丐守漢  
嘉以歸明年還里余以虞揚之言且信不復他求  
昏又明年而委禽焉禮成之夕公與余表叔父一見  
投分不翅平生僅踰月公死則元年三月也叔父常  
愜愜念之踰年始獲拜公像于成都哭之慟又踰月  
而叔父死則二年之三月也相望各旬歲安知其緣  
相從於九原也與哉余與婦各執殯于服告卒卒之  
權曾不盈背而無涯之戚殆將終身尚安用生斯世  
也與哉去冬余葬叔父街茹荼毒曾未數月而公  
之子今又以公之即幽之日月告屢憊摧心精力蹙  
漂靡所濟集益覺歲月迢卒人命危嗚呼余永無  
望也與哉衰制收繫義不得先牲以聽役於將筆者  
亟馳薄奠姑識余衷儼未即溘去或能援我吊也與  
之義蒙為曳素臨封宰上為公一哀而出涕也言不  
能文神慙之哉

代哭楊端明輔文



復引疾求謝身五月至京口秋七月除兵部尚書  
兼侍讀未及造 朝除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赴  
鎮旬有九日大星隕于府公不起疾詔以端明殿  
學士致仕尋贈光祿大夫三年七月庚寅其孫令  
圭以公之喪返自建康四年八月壬寅葬于小谿  
縣落星山竊惟公平生淑德茂行出入中外幾五  
十年有誅有銘有功狀有郵章有奉常之誥有史  
氏之策雖如余之晚陋亦嘗附於前五人之末者  
知公不為不詳而亦安所措詞也獨原公之心人  
所不及盡知者為辭以哀之曰

桂樹兮交槍谷陬兮澗涯芳菲兮羅生遠迢迢兮  
孤枝日杲杲兮扶桑招美人兮雲旌濯春暉兮暄和  
驂景馭兮赫戲步蘭舉兮止息蓮大道兮遠澤醜夷  
猶兮索胡繩莫容與兮唯留夷老靈脩且焉服媚兮  
胡為乎庭之藥歷靈辰兮圍丘款清德兮神煥益其  
征兮有任之徽不可殄兮維民之昇心戚戚其未安  
兮目炯炯兮而懷疑胡椒椒之充幃兮荃不得煖余之  
思嘿遐情而涕淚兮蹇不留而空歸撫余轡兮鄧丘  
女嬃嬰兮調飢輟余榜兮漢廣兮余拙兮浩之濯荃  
不余遺兮敷塞脩以下詒塵蒼波兮于浙望重華兮  
澠詞風颯兮兮助余以太息嗟長纒之浪清兮不覺  
涕之橫臆瞻腹葛兮日極欲郵傳兮孔棘刺反噬兮



夜縞梟橫絕兮盡黑塞杜若兮涂潦潏水芝兮茅廩  
命不可說兮或推而還蜀無他揚兮濟事以權頌余  
即今舊服盤赤子兮安眠鎮幾事於不容髮兮此無  
素而能然其吾知兮膏藥誰陳獨我眷兮天王聖明  
絢蕙纒兮余戶將以遺夫友朋舟流乎莫屆行遽兮  
靡臻遺余球兮門畿卑余鑰兮陪京期不可兮時並  
路漫漫兮重陰揆嗽嗽兮鶴飛風冥冥兮兩淋瀝慮  
兮肝傷住孰與兮今斯今

哭表參政說交文

嗚呼者臣宿病在今幾人日替月零如星斯晨維建  
安公蚤事草陵揚歷中外今三十春歷從入藩翊樞  
佐衛維忠依純維夏斯擢萬日嗚嗚白麻在廷引疾  
求謝午橋幅巾人俟公歸帝國乃塵天不怒遺胡齋  
厥齡遠道折軸扶桑成新逝如可曠何直百身如登  
等輩生長西嶠自公之西實瞻我儀粵來周行日晡  
袞衣一去不復今將疇依莫往予哭變陶余思云莫  
矢誠終古之違

哭楊寶謨震仲文

國朝以仁厚遇士大夫以禮義嬰臣節故士之與交  
卒能隨事者身見賊之變馬遂死之豈賊之變孔宗  
巨趙師且曹觀死之睡賊之變彭汝方皆良臣死之  
偽楚成虜以窺借吳又夫死之偽齊引虜以陷大名

鄭永死之後此者八十年而興賊附虜必叛公死之  
雖然公非諸公比也或向賊不屈或臨陣死守而公  
未有所迫也青瑩猶後於時賢也以藐然孤蹤任六  
十州向背之機明萬世君子之分偽傲之來引義語  
索吏寄聲談家人而後屏人閉閣飾巾待終從容就  
義如往如歸由是而為士者迺知所決擇也則視前  
諸公為尤難也公非以一死為諒也節義之稱不著  
於平世非無也欲恐有其於生死者非獨賢者有是  
心也義在生則生義在死則死賢者亦率吾性素其  
位慊於中而行之以為人所當為者耳况在臣子本  
無毫髮過分事也世降道微義理不競而士之按然  
自立不汙不屈者則昭昭然揭節義之稱於天下矣  
間有過患難而能真知實見為君史一死則又絕無  
而僅有矣是雖出於世降道微脫併是而無之則亦  
無以為國矣能始終聽命於天地而不貳者矣絕天  
彝而扶人極立世教以尊氏志皆在是矣有國家  
者無使全身失節者終其幸而費患入地者重不幸  
則可以正邦矣幸不幸則固有任之者矣其夙荷公  
知歸自萬里吊公獨後雖然公不亡矣吾知勉矣

哭趙廣安豆文

嗚呼君平余之母之弟也昔在辛酉余僉判西  
川君亦來介漕事始獲拜君子成都風規峻嚴氣象

開偉一見固心降焉而文蘭親友間具言忠孝實德古訓是師好淡事業寵利莫撓則益起敬願交焉君亦以意氣相許九年秋從未始三日不聚者聚輒移晷往往閉齋命多饒壽增毛擷醇注芳務廣採朱循高洛關輔之源流以上邇沫泗之傳其為學蓋家觀編考而據之以正臆覽博識而會之於約每使人惕然有寡陋固滯之愧奈亥之秋余將造朝君亦解漕屬且別復相謂曰昔者俱以職事不獲亟會素

露表臆今皆在行將為無相見期之別而舍我去乎方軌齊驅度嵩松固臨流醴酒飯于東門之圃累日搜郭外山水勝處不主于君則贖子我于飲于游子釣于林蓋數日不能去君既先余首塗于蕭寺飲之酒日視暫暫耳語刺刺持我母去曰余歸杜門求吾事以期無墮吾世焉耳矣而子也方為世用其正學之務毋負而志來日浩濂子行勉之其數以書來母我翦棄余惟其言之不志以沈今三年間行逮傳外補還至荆州猶得君手書燻燻紙陳義悃悃且言猶疾幸少間或尚堪作州余特以自慰曰吾歸復得吾良師友矣正學立朝無負吾志固皆吾所當為然獨幸名場利區免於顛躓可持面以見君無憾矣舟未至輿馬手書婦粉書以君之赴來且曰夙有氣疾自聞叛亂憤廢寢食而疾劇以至死焉乎傷感

修養矣此何人哉呼巫陽而莫前頽大江而長號自今敢誰余之啓而各誰余之釋哉豈惟余之莫獲悅也習注聖之格言燭義理之正宗如君者能拔然自立於頽俗末學之中其於西南人士亦所少見者矣吁余今安所復質也矣河山載澗斂莫余待空莫余送奠者皆虔悲悅猜臆言獨親舊之情滿哉嗚呼哀哉

### 哭女壁海文

嗚呼歲在癸亥汝生于成都汝母以產餘感疾而殂時吾已得學官之除亟解僉幕偕汝護汝母之喪以歸既葬望汝造朝明年至臨安吾屬汝如謹視汝時汝飲食糞汝長在吾側則猶汝母之存也逮九月汝以脾胃弱因致風癩吾親為問藥又使醫者至永年診汝既少聞吾仍入太學考試謂當無他不一二日汝叔翁以書來云汝疾作吾歸省狀則已不可為矣猶守汝藥汝數日而卒寓汝于僧舍後二年吾巧乎漢嘉不忍使汝與我偕東而捐汝於萬里也使人負汝以歸越二年戊辰正月甲子允汝母之墓之左藏焉吾行負神明使汝天闕痛傷奈何汝其有知其歆此莫以從母於九京也

### 家廟祭文

維開禧四年戊辰二月辛丑朔越五百乙巳孝孫某

等謹以牲脯酒茗之奠致祭于皇淑妣孺人高氏鳳  
 娘于先伯父南五郎伯母趙氏五娘子先叔父鄉貢  
 進士南九郎叔母高氏愛明娘子窈窕之靈嗚呼自  
 葬我先大父于今三十有五年先大母為壽家其勞  
 昔者嘗有治命于我諸父曰我死則合葬于是以從  
 汝父于九原也後十四年大母即世不幸天降劄于  
 我家夜竊相尋自是喪祭疾病無尋日明年四月伯  
 母繼卒既逾時不舉而陰陽家者流遂得以拘忌之  
 說肆今年曰山頭不白白矣明年曰隧道不明明矣  
 又明年曰墓籠不出出矣又明年復曰中官不空家  
 蓄一書人持多咏雖皆誕謾不根而人所共疑不敢  
 獨異綿歲靡擇事曰女盜竊越六年辛亥而伯父卒越  
 九年癸丑而叔母卒越十四年庚申而叔父卒是歲  
 伯父之為族人後者亦卒至是而諸父之存惟後高  
 氏者一人其筆因自惟念自大母下世兄弟長者非  
 次者亂幼者穉今有室有家有祿有子矣使父祖遂  
 延西序之積而子孫食稻衣帛尚有顏面以生斯世  
 乎為父祖尚安用此不肖孤乎亦欲警拘忌不問以  
 惟事之早濟或又謂澤鄉沮洳坎隄又捨全啓之以  
 納後喪設有地類欲將誰執多稽之禮經酌之人情  
 而又考諸書神龍故事將食葬后于乾陵嚴善思請  
 尊者先葬卑者難復於後開入乞於乾陵之旁更擇

吉地取生墓之法別為一陵且云神道有知幽塗自  
 得通會其議雖為陵墓設然等而下之以用之於士  
 庶人之葬送取義則一乃定議於昔壽家之旁為塋  
 距百步地名文池得兌山下焉其地可容數穴非域  
 雖異而因連勢接新故雖殊而寬氣無不之遂命窮  
 拂趙氏姆居左高氏姚居右二父在後先大母在二  
 父後撰即變之日得今年二月之庚申敢先事啓殯  
 用酒醴牲牢以告嗚呼自大父始造我家我大母實  
 相成之諸父皆不幸早世克紹我大父母者實推今  
 葬之二父賴焉不幸亦相繼零謝逮二十餘年緣情  
 起義乃始克以二世之五喪變不孝之罪上通於天  
 雖百身奚贖神其有知尚欲此薄奠以即安于新宅  
 也

哭外舅杜威州文

其昔官於公之鄉迺識公見其容貌恂恂服用簡質  
 夷考其行其鄉之人曰如其服若客訪其親知則皆  
 蜀賢士大夫也余心降焉而未得也後數年取公  
 之長子公不我棄遠道送將墜余于居凡三日穀數  
 祗論心儀義欵篤篤始至如平生且別戒其子曰往之  
 汝家善事爾長相爾夫子其儉共是務既去則又數  
 以書來會期我乎莫之春要我乎其家其悃悃無華  
 亦如其服若客余將撰日越以婦邁乃委春之四日

致士之毛遣人問無恙未三十里而及公之家之隸  
遇諸途來計公喪矣致書之日而公死之明日矣跟  
踣挈婦晝夜倍道行百八十里逮至而不及馮其棺  
矣余外姑以公之二子衰而逆我矣吁嗟天平為善  
者累不必報乎報而固若此乎三十年州縣以考進  
階階不過外郎以資受任任不過二千石今日藩臣  
以威州奏可而明日公寢疾病以死天胡奪之亟乎  
循分適彞不事矯謏不見知於世固也而蒼蒼者未  
知之乎善類慨嗟里閭驚愕而况余舅甥之至情乎  
薄莫不腴公乎其尚能飲余酒如嚼甘旨將爾子以過  
余之日乎嗚呼

哭族兄德先文

嗚呼德先甫其真士矣乎余生也後不及知公於春  
秋鼎盛之日迨其知之則公既耄而體中慮濇字靜  
氣夷則未嘗與年俱耄脫有不知視其抑抑之儀而  
德之蘊於中者固可推見矧余知公之深者乎聖賢  
精微之蘊百家異同之論二氏放道之詞參稽備考  
而融貫擺落以瀆于成惟已之為不蘄知聞余雖甚  
愚不自而粗有志於學仕止必俱館置必親觀善之  
益既足以培發滯吝而誘誨之切又足以警策墮偷  
由是於公益親公一日謂余曰吾殆將死矣姑聽吾  
去余曰公奚為是言也不可冬仲胡至之日公執余

手而言曰才知有餘者其陷溺深吾子勉諸宋聞之  
悚然明日又與余論鬼神晝夜之蘊又明日忽接筆  
書繼曰死生事大惟當澄心靜慮等語凡數十字未  
又及孟氏六等之序又明日則已盡然去矣嗚呼德  
先甫果舍我而去邪大化流形聚散同體既全而歸  
公則何憾而影沈聲謝既自今安所復質也寧不使  
我涕泗之橫集也公今舍我去矣郡故是廢不克從  
公于藹尚幾有以陰輔余志也嗚呼哀哉

哭表嫂李氏文

嗚呼自嫂之歸于四兄也敬共夙夜克相夫子以承  
姑志環珮穆然閨門化之不奎遽厲虐疾七年于茲  
斬已復依靡有夷瘳去年之秋力疾以辱丰眉就訪  
良醫即過藥夏年春疾作則曰昔者舅瀉之不保  
眉之良醫嘗遺我以安矣蓋俟少閒而再往疾亦逆  
愈乃果就道會都有樂事奉姑遊豫固無恙也俄而  
體以不平由是則自異而瞞不同盡醫師術窮極萬  
道沈以就木嗚呼人孰無疾而至於闕歲之久也人  
孰無死而殞於方壯之年安車以乘喪舟以還死生  
旦暮如夢一覺嗚呼哀哉

哭楊修撰虞仲文

嗚呼盈天地間人為物靈匪祿匪爵匪勢而榮人鮮  
克信以齊厥生雖公懋德秉政履純維進不緣維用

不矜維居不矯先民是程庵然秀艾以考以寧無有  
祇悔是遺子孫有必其馨媚于墀庭芸芸並區豐蔭  
虧盈奚集全福於公而并有來假守寔親美仁一見  
雖舊相知維新欲往從之簡書具編獨於篋素數瞻  
儀刑或有來途公體不平謂適然耳大命以傾諱音  
之來賈涕失聲九塞非天胡斯涕零嗚呼哀哉昔德  
循國在今幾人日替月謝如星之晨州有一老孺然  
獨存厲我有士律裁有民而奪其一天誰云憎殄瘁  
之悲善類同心終畏簡書咎不能歸心典刑寓此

二老佛謂長泉史容直甫時以  
太中大夫老於家年八十終

哭吳侍郎文

嗚呼自師友道闕天下學士董董屈指後生未至已  
不及師事前輩及名場利區喪已為入者蓋不足道也  
間亦有志則弱文駁博自為曖昧保殘守闕私恐見  
破如公蓋翹得廣漢張氏而事之者其宏深碩大繫  
繫乎山嶽之鎮也寬易夷曠委委乎江河之流也其  
不幸而不及事前輩者其亦幸而識公猶得以考言  
行觀儀刑以闡衆芳之會也其蜀之鄙人早點策府  
偶聯王事海內之士如某者履屐間所不乏也公一  
見之頃似不以衆人待過者合堂同席之際蘇微不  
講固未弗諷由是之荆之蜀往往異席而容禮焉肥  
篤懇款洵見膺萬每使人惕然有帶芻之愧自公去

蜀今四年矣孤根弱質居養穩鑠其勢安能奮然自  
立以獨卒其業音驟雖闕而風聲相聞猶足以自傲  
忽有來諭謂公引年謝事者某曰此禮經當然也既  
又聞莫有繫維之者固竊異之既遂知公不起疾矣  
嗚呼天乎奚降劄于斯文乃至此乎殄瘁之悲吾未  
知其如何也徒見公在蜀僅二年耳諱音之傳某與  
同志之友賈涕失聲固也而識與不識聚立交吊公  
微權勢人微交譽臬表卷者果何為乎大化流形聚  
散同體公之此心其與形俱亡乎其不然乎嶠山之  
江至于衡湘泯然神交共此一水公乎其尚能散余  
奠如疇昔嶠陽祖帳之日乎嗚呼哀哉

哭虞萬州剛簡妻趙氏文

嗟嗟夫人而止於斯衛國之子雍國之歸延閣之婦  
萬侯之妻生長見聞不煩姆師終溫且仕象服是宜  
云胡弗訛伊戚之詒天有六氣人有四時孔惠孔時  
福祿爾綏哀樂樂如何勿思矧是婦事無非無儀  
夫人之儀則有過之過焉弗節則戾于彝子和違豫  
卒以弗支顯允夫子秉德不疵胡不借老為家之肥  
夫前子後哭踊涕洟赴車之來承問悲莫往余哭  
郡絃是糜啜陳圭薦神尚鑒茲

哭宗五弟文

嗚呼天平何使汝至于此極也汝質聰慧扶植門戶

將於汝望焉而不自謹疾大棄盛年整婦幼子今將  
時依言念及此涕泗橫集郡妓收繫汝病不及視藥  
汝死不得馮棺負汝多矣遣人以奠將誠臨風一慟  
涕筆俱下

哭史致政

母范夫人文

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是以夫人事所當然善惡之報  
則不敢必云不敢必報寧不即有茲其馨燭于堦庭  
有茁其華交柯並榮或著之節冰明玉潔或秉爾麾  
風行日揭以體以去養既爾全孔曼且碩胡不自年  
晦明之爽講厲虐疾期然弗更期養非卒子前孫接  
婦號室啼至于閭井爲之助悲僕之假守亦既滿歲  
夫人之子託在交契雖則外堂儀刑之規莫我展兮  
德容之瞻今其云云何嗟及矣何嗟及矣聊陳我慳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一 自巷類集

祭文

哭外舅楊提刑 喜文

嗚呼公而止於斯乎生自名胃情于相閱玩心往籍  
景行先正外視寬裕而中實縝密即之粹溫而察焉  
剛方維州符蕩節皆三錫命而位以勞授官以次遷  
去就始終秉德不疵非若世之詭獲而倖成者某甚  
愚不肖甥于公之館者今十有四年矣公始一見以  
爲可教往往異席而容禮焉泯然相投則喜見顏面  
命酒張飯雙亮交照洞見膺爾蓋若不以世之常奢  
畜之者脫有小異則反覆訓詔亦無留藏每使人躍  
然以舒復惕然以整言也昔者公所敷歷日在蜀某雖  
漫仕而投閒之日半之蓋未嘗不得從焉公之之楚  
某以守郡義不得往見曾臆結約良不可任既聞將  
之何開也一日公之子以書來諗進使者而問故則  
公之戰于木父矣嗚呼公而止於斯乎克自抑畏無  
有祗悔於世果矣偃也世論淺隘既加排媚無已則  
天乎天誰云憎顧亦夢夢於此乎生不得撲杖屨以  
從病不得執膳藥以待死不得持楸枰以斂歸不得  
服緦慘以吊愴惜此心誰共勉之岷山之江至於荆  
州心契神交共此一水竟其來歸以即安于華萼之



故搆向有以歆子奠也嗚呼哀哉

哭宇文樞密 忽節文

嗚呼天之生公躋克度之既予其資而厄其逢而審其終竟亦何為者邪自公造朝郎闈樞樞宰士史坳東省南曹北門西掖清資顯序閱歷殆遍至於折珪作牧專閫宣威則又無以易公蓋自是聲實既孚遂儀政路尚謂公不逢邪而始值權臣威陵勢壓委心濡跡罔克自靖晚居宥府志亦少紓位則有制凡其尊主庇民之盛心推賢揚善之雅志詎未能有所展布嗚呼公乎其亦可悲矣夫自義理不競士習卑鄙而吾蜀之士習隘陋顧私惠失媚忘成風汲引莫聞尤為可嘆士將有望於公以一洗耳目之陋而有街弗祛以殞厥身天平盍不慙遺俾有以天慰民志者乎其豈或諸生受知於公他日又得侍同朝甚喜自丙寅請外音驛頓踈嘉定重化之初錄前為權養所軋者其首叨召用既辭不獲請則將治任以趨會離心制榮望日頽公以德愛我亮其烏鳥之情勉徇私請力湯前命俾守郡茲得以竊祿養母其佩荷此意至于今不忘山川悠遠既不克馳清絮之奠合以簡書之畏又弗克馳詣帳下為之一夜而出涕恣文此心將以醴幣神鑒之哉

哭張致政 文

嗚呼人亦有年公壽而臧人亦有德公流而光儀于一鄉聞于四方將子千仕率履弗忘蕃珪為節孔脩且張藻衣華綬孔曼且長忽然御眎以有搖尚羊負陸侯之劍以自放於山顛水涯此又公不言之教而厥子是以寔承寔將厲我有士律我有民維此義方寔關政經僕以晚出拜公于序高冠長珮爛其典刑德子云愛極及其親撫教月之俯遺慨前會之難并追遐感其未效尚新益之是承復念間闕即期中更緌施江介攝齋前榮忽聞公之云亡寧不使我搏解而失聲也既壽允臧亦流而光今復有斯人邪簡書是畏欲吊不能薄奠申敬魂思涕零

哭劉少監 情之文

嗚呼降年有求厥有不求非天夭民民中絕命維此劉君既戒既謹不絕而隕天胡不定和平發衷沖約成性資裕器周體莊履正早遷聖期服采于廷右府列屬昔佐樞柄其在干今奠禱台鼎殆與宰椽俱稱仕徑君雖無管時所委聽謂繇此外言授之政大車彭彭中道而傾父不哭子是謂大順胡今斯矣其夢其信僕之交君七閩歲閨紀羣之間嘗挹清峻夙期云遠大命以近合散消息陰陽之分判如君者有死無實我獨何為魂思涕傾俯觀人事仰察天運宗周之變鬱其未愁魂知無知嗟乎弗與



哭表姪女高氏文

嗚呼汝亦止於斯邪毓德千家素靜有儀以得重聞之懼心追作嬾子聞人又能敬共夙夜以事舅姑環珮穆然克有令問云胡不淑而止斯邪古謂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九生是則然矣彼林林而生斯世者不屬子毛不離手裏邪而獨於汝乎不利也余方以王事赴東土不克馮棺一慟嗚呼汝溘然而歸則亦已矣汝之祖母追汝諸父特何以為懷邪哀哉

外舅楊提刑 哀詞

嗚呼公乎其安之乎言膏其車牛梁之西不我後先兮遭逢百罹雷虺虺其未愈兮霧淫淫其無輝呼靈氛為余占將引車而南之心忽忽其未安兮自炯炯其懷疑家白滿兮涉波女婉孌兮調飢吾其絜施而還歸乎日暖暖兮高春路漫漫兮嶮巖呼巫陽而莫余聞兮傷采旄之逶遲嗚呼其所我將安之乎突梯絮楹我不敢為躬躬盡力亦莫我知華墓之椒珠江之噴山媚水秀雲清日照玉植青葱交幹連枝蘭膏在室芳醕盈卮四方上下不可以託兮其將反吾之故居孰得孰喪孰成孰虧是將奚極竟亦何為集遐感其靡已豈惟恤乎五音私憶

哭史帳幹 文

嗚呼東高之生天壽不齊是惟其常於子奚悲謂今

乏才我不敢知獨我知者如子亦希形容甚臞學自以肥生理稿悴而冒公詩鉢神清氣爽心瀾目揭擢肝脾劫能之行深湛之思快諸使傳舉辟交馳被雲駉蹶蹶澁泥是期云胡不淑而止於斯無兒傳業有妻帝飢哀之涕非子而誰歲且更始子端其歸喪死賻生力所逮為不敢有憂以瘞子儀猶有鬼神尚克鑒茲

哭知遂寧子文侍郎 文

維宇文氏世載其英維公受才超俗邁倫夙敷林間迪簡在廷 皇帝曰咨咨汝弟凡粵昔先正迭為疑丞維今聞孫適承家聲言食舊德為公為卿邦采云亮王心豈寧故曲是拘以公專城治理之効靡人弗稱溥彼寧川戎考所營將聲克頌以假魯靈壽明好裕體少不手然猶自力以冀有成何恙弗克卒隕厥身我生雖後早識典刑昔侍同朝色子意傾今聯王事新益是承如何彼蒼殲我哲人寧不使我胤思涕零神其鑒茲愴如平生

哭韓運幹 其詩文

嗚呼君在劔之北我居邛之南地之相去也于有餘里風聲不接素昧平生偶來涪川獲瞻王事問其所主則陽安劉起居嘗頌稱之飛鳥楊理卿嘗與之交成都范吏部則嘗所薦者也問其所不與則見勅於吳挺矣見忌於吳玠矣嗚呼斯其為人大略從可

知矣何恚不已蓋其云亡果毅之資直諒之益寧不使我嗟然思潸然涕邪莫以招之神尚不亡

哭張總御 文

嗚呼寬弘者難周縝密者不大彊濟者易過舒緩者弗及孰有能大而周不敢過也而未嘗弗及如君之幾於此者乎盡所當事而不斷赫赫之名所居稱治所去見思士所以至君者將何如也而為親求逸浩不可遏曾謂之何而表其親以及其身也悠悠蒼天亦若是悲邪倫駁纖瑣之人匪科是營則事鮮濟幸生濫貴視人罔極天亦界矜之弗問也如君而罔克壽則何為者邪世道多艱匪才不义日零月替如星之晨矢詞情悲涕筆俱下

哭李郎中道傳文

昔有人見子產如舊識得酸蔑如故知者聲應氣求既匪易而亦有未及一見不交一言性性舊識故知之所不若也如其之於貴之者乎相距萬里行理之問無時不至孳孳矻矻先民是程靡有二事他日直道犯患奉身去國嘗使人勞諸介且過其反也手書言報尚期有以相觀相切以共圖至善之歸也庸詎知其不復一見一言而卒以喪返也藜藿昊天而遂愆於斯世也幸生濫貴視人罔極者天界矜之弗敢傷也正道直學將以康時否而濟人窮也何幸

于天而奪之爾爾也民令方殆匪賢弗入道喪倫薄匪學弗經而又弱一介焉近憂遠感鬱其素怒豈惟哀吾之私也

代開三兄同諸弟哭叔母文

嗚呼自喪我諸父于今歷年茹荼諸孤異氏同氣則我叔母實依黃芝紫蘭膏桂風雨越茲菌穉亦彼餘滋謂將百年作鎮親鄰晦明之不時以于常裕此亦膚理之微疾也曾謂赴車之成而以凶診穰崩棟折門戶殄瘁嗟子孫露果將時故嗚呼其自今永無望矣夫悼心失圖靡所底告將誠沃酹言不能文

哭樊李工表嫂文

維兩嫂氏收華茂年溘其寒 堂未返玄宅疇營龜兆於今告猶適丁斯時以與凶 會兩兄銜血屬攻憤慮諸幼滿前亦念母前號後踊創鉅痛仍行道之人往往為之失涕矧伊同氣儼在衰絰者乎望旒容車明當歸窆將誠沃酹庶或饗之庶或饗之

哭薛私書 文

嗚呼充物兩儀皆我同 氣厚薄賦殊正表習異傑魁如公蓋亦無幾敏世所怯敢人所畏天方夢夢久亦憤憤轟飛而朝會盈而退暗不鳴仗竅不供事而於斯時造辟陳誦事勢若茲交罔收斂災異若茲亦罔收畏何恃不恐幸可常耳帝為嘔噓曰矧言是又言

陵木爲風所壞此言小變恬不知恠帝爲歛容天幸  
敢恃特公卿者苟若而已公復開陳紀綱未治庶政  
未立侍幸收致帝乃太息他人不爾同列厚願大官  
着此公名以起而禍此始公之斯言爲社稷計而於  
公卿亦職有利不是之思方茂爾收舍爾當事維斯  
昏忌嗚呼百人所相幸生濫貴欲其生者乃以窮死  
是關天運匪公爲我拘官常堅不撫律里郭也今我銜  
恤空不臨降威路猶岬山澤珍瘳我憂方殷公則已矣

哭將作張少監從祖文

嗚呼上下千百載前言往行舊章故典於其成敗得  
我如生其時爲其人以泣其事也今有如公者乎蕭  
然一室圖史左右蓋世所謂可慕可說可憐可愕之  
事舉不足以易其倅公文有如公者乎昔在嘉泰開  
禧之間某無似階緣薄伎倍廁周行不四三年而蜀  
人之更迭出入者不下十七八人其始終同首者惟  
公與參貳李公及夕郎許公爾今十七八人中之僅  
存者乃獨李許二公與吏部范公而餘皆下世矣矣  
矧三公者方以祠官之祿里居而其越在辰筮死  
無日撫人物之牢落感世道之惛憒於公之葬寧不  
使我寤嘆而啜泣乎每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  
惜人以為深憂然則一哀之涕非特爲公出也

哭許侍郎奕文

嗚呼射策獲書寧乏高第名不揜行榮不蓋愧充曹  
初省孰匪近侍喑不鳴仗竊不供使簪善扶誼如公  
亡幾不矜於譽不怵於毀始僕與公同室並時權門  
翁翟我宇高塚然僕猶謂此常分爾尋遷起居遂陞  
顯美以郎從官爲中給事有臣次山王社是泣杜晚  
錫節高止廉使自曹向吳韋郭鄭氏以元舅封以后  
父貴至于孟韓已檢正則此矧效石兄置謂異禮賜于  
縉紙脣楷腹非公獨謂言成命已出去書次山即辭請  
遂其志朝奏 九重夕遠萬里人爲公危公甘如薺  
瀘遂汙庸件釐東梓頌藉恤隱罔末弗理會有介狄  
阻丘負鄙莫肯念亂者爲蒙蔽有告于公狄執孔邇  
公曰吾嘗憂朝有位吾而不言誰告 君父迺爲奏  
書道所以故藉令過實至聽公耳魏高平侯文靖公  
李數白四方盜賊穴異具卷卷者今昔一意數不加  
罪一已見忌况嗾使者遽亦搏噬嗚呼危言直道婉  
變收收天則不然惟善是託胡亦夢夢崇降疾厲然  
猶庶幾天欲平治則罔職良以勸善類終於夢夢公  
疾不起今年之春於難滋熾腹敗枝披外訃內擗遂  
使有位以公微文坐視主人肝腦塗地吾相或知吾  
君則未是孰使然天實爲此一二年來頻喪吉士欲  
其生者率以忠死百人所指則又於世吾罔收勸惡  
罔收畏是關天運匪公之爲僕方在寔矧得公諱嘗

欲牲吊屬有疆吏告愆享我中路而廢盡傷未熟憂結交至匪私憂傷言路榛闕將使狄難未有止矣公知不知我生靡屆

哭史孟傳并道文

自得孟傳之二十年破表敗復斷簡殘編噤坐兀兀疾書翩翩不見喜愠如一日然科舉之弊益未相公昧於一慚求容取妍維此孟傳雖有弗挺難攻逾美雖窮益堅捭捭初心脫棄俗學寧以範御班其屯遭不以此獲獸禽立山謂終不逢忽一遇焉人曰是理可必者天屈信之度轉續相煙彼一慚者祇足嘆憐人方交稱君已疾顛然則慚者為是且者為賢御不必範也必班不然則窮搜歷覽細大不捐荷重揭賈神降之愆我不敢知獨傷孟傳進不盈寸海推而履寧其不逢壽命之延嗚呼哀哉

代南叔諸兄作先叔母大祥祭文

嗚呼昔喪至及無母疇依母今云亡慘又三載憶彼泉戶窺其寒屋冥天孔昭我恤靡至大義收制後期有終勉即先廬祇薦祥事居處維舊杯園如新藹然諸孤揚是遺體莫養于下不如無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哭先叔母文

嗚呼陰陽之相嬗物化之循環此亦天運之常然而

銜恤以來有蠲其前則動心惕志擢腎傷肝悽霜而林露踴地而踏天非造化之邊備有異於問者之三年也昔喪叔父不自意全十年之間猶有母憐今嗟此而誰念上堂則無人焉悼昔養之不終慘前懼之莫旋爰孤蹤其無依紛遘感其相必哀無窮而禮有制服難改而情不遷縱體受敬身豈能圖酬於未死而伶俜孤露亦何美乎又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哭張宣義文

嗚呼同登諸友親在者幾我免心喪而哭夫子我往乘傳使于涿州君來過我言汎其流曰從吾兒于帝之里雲髮蓬舟我拜我起歸寢今子有聞于朝清鶴爾軫華數揚鑣胡不百年以永終養東征不復轉袂西上我承王命來竹藩拜望旌容車亦言還歸往吊無從矢詞循曹發其如昔顧我明薦

哭宗三弟文

嗚呼天禍我家乃至此夫自諸父淪喪中外弟兄相依為命脫喪未幾淳甫兄全我而去今僅八閱月外弟亦相從于九原窮是餘息亦何羨於父生也諱音來蘇舉室號慟乃挈孥累並走蕭寺為位而哭神亦有知以敬余薦乎否也

哭楊通判申之文

曩余攝守武信會君為長于屬邑精養而沈審寬平

而剛特令文聯事于渾我警我導我扶我明方副車  
之來上胡六月而遽息嗚呼屈信聚散雖物之常則  
然父不哭子是謂順德忍使八十之親而至此極也  
善人之報法不可謂極村表府之事所得為者不敢  
不盡力雖然足惡足以為余心之傷盡也

哭表嫂李氏文

嗚呼向氣諸兄早喪其儷歸然獨存維仲嫂氏刻余  
兄南生世幼年餘四十登太常第淳淳黃綬終養  
莫緣遭罹若此僅綴息魂以詩免喪強從祿仕三十  
年間嫂亦勞勤然幸有早有婦有婿女既宜家男將  
生子愛感半生僅此少慰胡寧未哺或景于地兄來  
赴我破傷恒失弟為位而哭借我婦穉緘詞往奠不遠  
千里不知余兄何以慰意嗚呼哀哉

哭宣撫安少保丙文

嗚呼天之方憐民靡有臻余我假息銀夏詭盟蓬蒙  
稱幣青萑歛庭瀑順裏驟動簡孰具內嬰外覃孰撫  
孰寧何恃不恐福于主明其明維何鎮梁相拘英英  
安公榮榮產仁仁之云亡志士失聲曾未數有泉亦  
隕皇同詔並時猶懼國輕又項一人天感孔穎苜蓿  
單闕鳴義盃人有任者哲有濟者默哀定蔓毒赤子  
昏醒公惟無出大慙再清胡不收馬士不弄兵赤子  
晏眠婦織男耕視公未至川膝谷腥視今年春淮甸

震驚掀斷撥黃此烏可泯如千丈松礫石翰因雖多  
節目可任棟楹公今已矣事變日新宜終無才如公  
英英暢練軍事究諸戎情面翔西鄙幾四丁春則匪  
驟致精習以成飾南摘伏隱去罷征閉門謝質保境  
息民圖惟厥終以遜名知公則吳懷我憂方殷況况  
舟流渺未有程天命難謀人心孔填一哀之涕匪獨  
父兄

哭蜀閣學

嗚呼天下達尊曰爵德盛君子三樂父母兄弟有子  
教育無事作愧雖則云然彼事與位與倫與教命有  
攸制無德居一孰權其二有一愧作一樂弗遂乃知  
古今惟命惟義命乃在天義則由已知如公昔樂極  
尊備俯仰裕如維今鮮儷今春與公嘗論兵理公答  
曰然吾庶幾此了翁造朝道出渝水公不我忘以言  
追遺相與共觀真侯仲易嘆公聲畫氣老神遂機以  
書來江陵告我謂公疾聞凶音已巨我奉親朋荆梓  
故吏為位相向欲哭復止猶識傳聞或與實矣日夕  
地遙前聞狎至撫江長號奪我人瑞尊有不磨樂則  
永已何恃弗恐惟今之世鍾人長德為國元氣苟尚  
有存無間中外如至在山餘潤芳旣奄其若劫奈是  
方悔天匪公憐宛宛赤子行邁靡非禁舟流莫為公惟  
不知則亦已矣知氣未殄幽明一致歲晏風寒江回

山瘁悵悵獨立靡所止矣嗚呼公乎母我窮棄尚如平生陰輔吾志

哭李參政暨文

五月辛酉哭後溪翁六月甲午而又哭公耆德宿齒欲見無從風流文獻罔以考終岷嶓之西邦粹國空雖夫降才昂其有窮豈無後出可配前蹤獨嗟人物如千丈松培塿崇長非一日功自文簡氏才識清通下泄震初上窮帝鴻靡不緯罪未弗攻公生其間重家實融上下千載挺其遺風又參天緯壘力劬躬人謂斯人三出勿庸晦明之愆以離翰山其在乎今憂端精露露立赤子鼎分諸戎兼收衆建猶儻弗充日替月零夫其夢夢矧如翁早荷披榮今年造朝道出故封公已得疾體瘵力補猶能三日無巨歌鍾感新道舊慷慨發衷孰知此編永矣無同伶俚顧影干涉東城淚書詞以寄哀伺

哭陶學陳侍郎適文

嗚呼合散消息陰陽之分奚獨於公感深涕洟匪傷吾私我愛孔敷舟流莫扁行鴈靡臻匪學弗濟匪子弗艾苟尚有存母問中外如珠在淵如玉在山木石何知枯澗所關公居海濱奚與人事海內同氣跡為榮賴門墻孤嶽其宇遠深慨剝傳注貫融古今東南諸老收聲戰戰軒裳所竹公力未幾前年為詩寄我

鶴山去年貽書喜我東還精神風采英瞻踴軼言論風指間見層出迨我造朝公詩未廢公書未報公體不平然猶私謂人畸天耦天如有意則俾單厚胡然艱艱不吊我師三朝舊人所存樂誰年開八秩不為天廢天隲斯文寧有絕續獨嗟人物如千丈松封植培塿匪一旦功日零月替世道攸繫公知不知我未有屈

哭王常博萬

嗚呼權凶既殞聖逝日新吾謂曼里必被選掄將與同德之彥扶危持傾以义我民而止於斯吾將以誰評知曼里風稟良質慮淡氣醇居中則引義以劑上補外則節用而愛人蓋茲德之離而忠信之倫小人之忌而君子之親積氛未靖公屈弗信歎既靖之而殞厥身然則屈伸之感天邪人和或開之先或推而旋或輓而前或捃之顛謂天佑善苟亦無然臨風一慟有淚如泉為時數感匪私其親

哭楊尚書汝明

嗚呼夫之生材其幾何季自拱把而合抱人將賴之以持危扶顛而吾鄙之中又弱一人焉惟公道廣而猷邁氣和而慮純進而著定出而蕃宣有言以見于世有德以及乎人敷歷中外餘四十春紛內哭之相仍眇事幾其盈垠莫又匪賢莫輩匪天而自曾者又



之士如月星之麗辰公又棄去吾將誰親二十五季之交至於渡瀟又相後先方行理之踵問忽訃音之墮前合散消息雖陰陽之常分而風舟鼎中之吾獨伶俜其可憐比嚴之趾盧奎之顛與公舊寮及其吏民爲位而哭瘋憂酸辛欲涕爲書又以生乎有神

哭高嘉定 秦叔

嗚呼吾哭萬里百有餘日而又哭公云如何盡世之論士或以科目或以官職吾觀萬里邑小而迫然士生其間者非無科目之惠名之浮於實實非無官職之憂位之溢於德如公之賢乎名才名四十年仕宦八千石此白屋之所甚榮而公退然無矜色于彭于嘉悼志之不行則懼去之不疾行其心之所安循乎理之獨得無苛取於斯世無厚望於造物胡亦奪之爾亟其藩茲所廢品傷未及辭以矢哀不覺涕泗之橫膺也

哭虞仲易提刑

維寶慶三年及十一月戊子追降朝請即靖州居住魏某謹遣家隸明冲以酒脯庶羞之奠生享故某官虞公而系以詞曰天之方憊民罔攸斃言斯當言而人疑其季變爲所當爲而人謂其軋已恐諛相師貪暴寡取苟一日之安則有一日之肆腹敗枝披內証外徧此何時也而越秦之相親學之不講其流禍乃

至是若仲易父則天生是人以擬緩急之備者也昔在先正唱明大誼風流文獻子孫是似公生其間培以父祖詩書之澤開以宇宙清明之氣淪以師友道義之淵養以世故更嘗之味志足以充其學才足以達其志其尤著者陽安守禦之績夔峽保伍之利迨乎梁洋之間比隣節授又軍政之收寄暮暮艱荒歲入已十餘萬討此在經濟之曾僅陳其二而驚愚駭俗已無所容其身於斯世滄江之濱習湖之涘順剝而遂困碩蹇而亨杏泚世紛其無垠屹金石而獨止使得若人參諸字內何難之弗濟而又弱一夫焉嗟善人之難立而正理之果不可恃也合散消息陰陽之常分公全而歸則亦已矣而悠悠斯人莫常安處撫畫懷人涕筆俱下嗚呼哀哉

哭茂叔兄

維本月日具位魏某叔家記伏聞謙四宣教表兄訃音謹率妻孥就本州威德寺爲位而哭而系之以詞曰嗟嗟五兒而殞厥身勤約以勲已畏謹以得親友愛者于兄弟而恩意淡乎鄉隣博聞多識不溺志於詞采正色直道不受變於運逝嘿坐兀兀疾書翩翩雖攻逾美雖誘弗挺同乞之倫類爲世用而兄不一遇焉藉曰得夫有命顛不可少假之季乎去季之秋手書諄諄讀苦脹疾艱於屈伸旋聞入冬疫已少痊



而相望數千里然莫能以釋然亦謂以半生之坎壈  
豈不能買數歲之遷延胡為凶問忽墮乎前猶李斯  
得聞諸路人而彭彭亦以書來此宜得諸族姻驚惶  
失據其夢其信驚疑窮五溪之煩疾不問膳藥之  
齊死不陪哭位之聯響荒一慟涕淚撒泉

哭張義立提刑郎中

維年月日且位魏其謹以撥奠敢昭告于提刑郎中  
年兄張公之靈嗚呼聚散誠信陰陽之常理勿忽然為  
人以立乎兩間亦安能疑立而獨止惟是非邪正之  
辯著乎人心閱千載而靡已吾家義立雋厲輝偉不  
可徑而造如斷山絕壁無所履而立如喬松鉅梓州  
符使節所居稱治此特義立之發諸事者而事親之  
實德事君之誠意則可以貫金石監天地雖不幸中  
身亦庶幾盡其道而死平生之交越在荆鄙義立之  
喪其母以殞其身也曾不得日書之赴比其知之則  
已易矣而從祭緘詞寫哀無廢友紀紛內憂之相仍  
耿耿憂其未弭嗟生人之靡角嗟逝者之不可起嗚  
呼哀哉尚饗

哭張大監

維季月日臨邛魏其謹以撥奠昭告于其官友兄張  
公之靈嗚呼二氣之運有誦有信有闔而無開乎如  
吾行父焉為一斤而不復長往而不來也自穆公雍

公以儒學領大闡維師魏公以為篤誠佐中興世濟猷  
念則有宣公之學識端明之器業是實承承其  
傳注英傑縉端明有子維吾行公閱變文而擇善明  
徙義速而在德固耻貪得而苟容或達律而棄度獨  
正色而盡言雖九死而不懼建紹乾淳之風烈猶庶  
幾其是似方電激而雷轟修風號而雨止民之無儀  
不容于位民之靡角盡其永已嗚呼載之以岷峨之  
靈培之以維魏之澤開之若是而傳之若其然則善  
人之世亦有時而不可恃和楚出蒼蒼湘水洋洋湖  
長風而求號邈千里其相望嗚呼行公其尚子亭亭  
嗚呼昔在我大父有子七人以其二以後高氏自諸  
父即世三家兄弟相依以生今其僅存者高氏六千  
石而魏氏之從維子與汝子任王朝得罪南遷汝  
貳成都汝守簡中敘行理之問歲時不絕知汝盡瘁  
民事宣昭今猶奮身戎行綏靖王略汝德日懋予心  
宣寧 上恩庇鴻俾子以故官還里汝數奉記予問  
道所從出訖于十月之望季書高歷歷也穢舟艇季  
勿手以問長號求嘆幾不能生嗚呼予將誰望矣乎  
汝之齒少於子汝之自持其身則瘡於予而汝猶不  
可恃乎我祖父辛勤立家嗚呼其自今誰與共守孤  
穉滿室自懷至壯誰其孕之而教誨之乎汝輩有立

哭叙州弟

志紹聞者，德學脩行，明仕于州縣，忱謹肅括，所至稱治。今而止於此，是乎？是豈惟天禍我家，方時多故，匪才弗入，而又弱一个，凡在善類，不汝盡傷乎？道阻且脩，寇戎爲梗，撫棺一慟，悠悠其何期乎？銜哀矢詞，聞道馳使，以諭諸殯，願黨賴我先靈，數旬之間，得及其田里，則尚與其二三孤圖，所以送汝終事，凡汝欲爲而未及者，予尚有辭于責乎？嗚呼！哀哉！尚饗。茲乎尚饗。茲乎。

### 哭郭興元

嗚呼！自垂猶邊關，誨盜延敵，而毀封破域矣。削弱監牧，專利委責，而閭閻闔室矣。金縷事虜，飲欺如註，而堂堂四關矣。有功弗賞，有善弗納，卒叛弗戮，將驕弗戢，而龜玉毀于篋，橫龍蛇生于几席矣。於是公受任於多故之餘，挺身於羣疑之側，矣。眾蓄禍於公，卒而公持危於一日，衆投戈於散地，而公纓冠於同室矣。既卒，生之不忍，則一死之皇郵矣。自靖自獻，雖爲臣之常分，而言不已，從事不已，出則一死之矣，矣矣矣。我生不辰，離郵蹈紉，南遷來友，則公之逝竟邈不可即矣。彼彼斯世，靡有夷魚，而公齊遯原窆矣。一箇爲哀，何嗟及矣，何嗟及矣，尚享。

### 哭楊季穆知縣

傷哉穆乎！命何促乎？豈民之無祿乎？何過人之不淑

乎？傳明開亮，生不篤乎？修潔博裕，行不得乎？何開之大而成之慶乎？何予之難而奪之速乎？夫運茫茫，善將以誰告乎？傷哉穆乎！傷哉穆乎！生芻一束，其久如玉。嗚呼！吾猶有望於爾，似爾續矣乎。

###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之九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二

挽詩

任宜人

家聲門九戟庭秀樹三株閭閻金燧林風瑩玉壺  
未經親絳幘何遽作黃墟凝睇兩竿竹醇情一束芻

支大監

四海李南紀蚤從山斗韓公擔兵部米壺着大夫冠  
人越黃公筆天頒白玉棺平生一厚字千古薄夫寬

嘉興張寺丞

壯氣凜橫秋如何老作州有兒官左城無地辦菟裘  
木落湖陰賸畫涼塞外秋佳城千古恨樹靜晚風道

韓主簿

當年門列三株樹馬足駸駸桐木韓誰謂平生隘雪  
事始名盤古榜中看不趨益守杜國輔醉伴鄰翁王  
慶源一代風流蓋棺了空餘翁仲慘青原

馮板書

高志崢嶸局九州直從人表着先籌青囊書在鬼神  
泣黃綃辭高冰雪羞槐里但知於折角蘭臺無復問  
長頭玉棺夜入青雲去山是人非白鶴愁

丹稜楊子金

氣象古君子新狀淵源朝大夫里門車下澤寒禽罵  
青鬣霜栢寒逾勁庭荆老不枯只愁兒返哺不及見

飛鳥子經為

楊經母范氏

大父生逢世嚴君死守城尊章全急義姊姊得賢名  
夫人行無玷男兒學有成典刑今已矣風雨送紅旌

于眉州真

士為謀身蛇有足人於罵訟鼠無牙獄書落于公  
手不識從來豪大家

南浦冬陰攏手雨滄江春漲打頭風垂逢命耳吾何  
感贏得三州桃李叢

老鴈長雲橫蜀道歸鷓落日倚江城摩娑少日生祠  
記忍聽虞歌薤露聲

賜冠被楊氏

賓蓬蓬秩秩宗室被祀祀琴瑟鷄鳴御山河象服宜  
六珈不借老兩髮絃言雜儀一代賢公子堂堂顯總帷  
嚴霜六月降老幹四時春事閱三朝舊年開九奏新  
母孫相與命輩行獨斯人寒我幽憂又傷心倍等倫

李參政暨夫人張氏

湘谿蘋采采風夜被祀祀琴瑟鷄鳴御山河象服宜  
西悲零兩日南望殷雷時彤管今猶美歸莫不及貽  
銜命龍荒日危機呼吸間內言知勉正時事迄多難  
誤國頭顱去和戎使節還至今為厲棟撫事不勝潛

王寶謨勳

寧懷會稽級不貴帝城書仕止四十年開八秩初  
傾園除旱股防岸免民魚欲識恩田廣街夏到小青  
瀝江殿夜泣柳朝鶴秋雁零露傷蘭穎學風感玉徽  
君苦恍方惚精爽是邪非豈必存亡問吾知全以歸  
昔我仕龜城猶能左益壽記曾勳別酒俄遠隔暴為  
頃刻成三世要涼南九齡竟芳誰與作吾文許公銘

郭宣教

趨義古君子舜榮真丈夫里門車下澤子舍驢傳呼  
霜相寒逾勁庭荆老不枯典刑今已矣空木嘆慕高

瞞齋孫通直

趨義古君子舜榮真丈夫澤車欵段馬古錦小英奴  
老樹繁蒼幹脩庭擁碧梧發濟盈巨壑華科月照龜趺

何府君 博文前成朝人似判羅龍之父 龍建室至中亦羅龍之文 年譜 古樹繁蒼幹脩庭

林泉間富貴練素老功夫年譜古樹繁蒼幹脩庭  
擁碧梧只安車下澤不侈騎傳呼車成都道遠家  
日未哺

豪裝倚寶劔料水過荆州世事雲翻手客程風打頭  
空回剡溪棹莫挽海山舟欲報何嗟及蓬壺闕一丘

袁參政 說文

奕奕萬夫望手名四十霜車乘陪講幄三入位文昌  
地關南轅嶺博重首折行滄途日未軒緝節復相率  
老且舊星以公胡不整留竟成羊馬去暮夜赤紵旋

時事方欽枕天年不到頭獨餘經在笥袁參政公侯  
生世恨不番庚申始識公象衣垂紵子內縹城葛長  
珮奏瓊瓏幸其蛤蚶依驥居然燕背鴻靈輸送無路淚  
灑雲臺風

樂府君 詩

繡綉迂活計墨齋老功夫月暗烏聲迥霜寒鴈影孤  
江靈知孝子天賦厚妻孥贖復多沾丐子今道未臞  
大雅云亡久流風尚典刑賦登司馬室詩授伯康庭  
不及瞻郎罷猶能識聲聲無雞青琬琰敢齒蒼色銘

趙廣安 豆

番志周程學年期闢孔孟心人知行馬貴我愛陳駒陰  
秋樹繁蒼幹脩庭擁碧梧發濟盈巨壑華科月照龜趺  
星隕南昌日曷鳴蜀道時孝誠移地軸忠安澤運天  
盡已堅心恤求仁不復疑脩公精爽在足尉在泉思  
珪組曾分寄緜綸未容才真心求已事真飛養玄胎  
月遽中河落蘭先白露推若人嗟不救天會謂何哉

誰修職

風高鴻影甚我迴鸞飛雙桐帽人苦皇南輪封澤駿駝  
歐書曾肆力古調罕向脍且幸碑銘識無從親扣撞

韓少謨

早年其家氣蓋區中晚稊頹然一病發其許才華竟何  
事有皇上帝出夢夢

據鞍新息困壺頭款段何如弟少游馬革裹屍吾願  
足不然肯向死前休

鏡裏孤鸞背影飛庭前玉樹向人稀尚思別我成都  
去忍聽鶯歌燕語歸

郭孺人

一性根原匪自今厥生異甚理難尋二十有四因思  
出腹恩難稱不恤傷膚念極深雷殷饑腸猴欲壟春

溫好語解移陰草堂命服蕃孫子天報還渠一片心

陳隱君

新息亡人過關西畏已知袖無漫漫刺門鮮在亡辭  
庭下荆三樹墳前挂一枝堂堂風木恨掩淚讀邕碑

宇文瀟州二首

篤信寧違俗首行非近名室無官燭淚苞有甌塵生  
吏不知斲卒冢母役更兵茲猶餘事耳徹底是真清  
風怒昂脩翰霜空變翠峯介然疑苦硬行處獨從容  
不忝南軒嗣美慚北學宗巫陽招不復暖暖日高春

陳總領三首

士處宴安日咸歌節誼名范陽徒爾怵河朔莽然平  
僅識淺利害惡知真重輕開禧忠義傳吾得在履癩  
舉頭西日遠蒲扇北塵汗病已關心腹吾何愛髮鬢  
變名逃越雜微服邊商都忽復天開靄依然只故吾  
聞詔彈冠日頽然禿髮鬚翁富百鈞重卷袂兩拳空

既上供軍斂方修給饜功大鈞那可問曾不憚留公

瀘川孫監稅

平地九折坂通天一片心寧甘門骯髒不與俗浮沉  
方投縱橫對忍聞虞殯書早都秋月白精爽伴玉陰

廖巴州

區區白屋一生酸落落朱轡兩鬢班篆水秋成蒼氏  
富字江春暖玉人間二千石祿人常有九表年華夫  
所慳手種芝蘭香滿室室室歸去住青山

王處士

檜籬山下屋桐帽水邊村遺子方寸地傳家音三  
四言芳孫生夕秀裴柳帶秋昏千古堂堂恨青塵落  
淚痕

史制幹晦甫

苗川元自蜀公孫克業詞場第一助理有是非寧撓  
奪官無大小只憂勤紛紛白地皆灘瀨訟訟書天士  
片雲滿腹詩書竟何用泉臺暖暖日西曛

崇慶通判楊君光

長珮高冠集翠裾華途落落僅題輿官無小大皆行  
已理有是非寧問渠賦以長揚猶悔作材如推劔獨  
藏餘方相掩淚催歸去遺筆亦空存子政書

羅承事

人為浮名若挂鈎夫君知命獨休休寒鳥落日風林  
晚老鴈長雲夜聲秋寶劍裝留影重黃全羸瘵  
籤頭便隨丹旌堂堂去字不病寒起伏牛

張隆州碑

行馬門關宰冒魏高冠長珮獨委蛇紫微自有申公  
學太史還從從祖知靜嘿無非學力夙功夫全在不  
欺時故家遺俗家交甚恐聽真說蘊露悲

計甌士

我之外王父早歲識穀州落落雙蓬鬢蕭蕭柳巷  
天時四不出入人事百無憂事業雖亡試全歸陶一立

致政宋君

窻寒研冷一生酸以止流行百念寬劍騎已荒江北  
草簡編歸伴室中蘭孰爽孰覺從渠看真具真非只  
我觀擁浹方相人已矣廣平遺錄僅留殘

楊隆慶

夜雨撼離渠春風載畢連畏途拙短夢壯志東長湖  
如此音男子終於朝大夫鮮原千字誅賴有少公蘇

孫夫人

莊重知為其寬和解相夫毋慈均樂子嬭頂盡皇姑  
者日鳴搏黍秋風撼里浦尚蓬形管筆宿草前難對

程節推

入官豈是與字儉時政學无知念昨非離實剖事真識

變寶刀佩信解知幾人謀是處雖同好天理當然識  
者希易管量言無一愧死能如此庶全歸

從事郎致仕史天庥

人為浮名若掛鈎夫君知命獨休休東都門外蚤辭  
祿西岷山立則不入州告第書歸泉壤衣蒲草金在架  
籤頭富年勇長稱三老此老胡寧不整留

雅州教授杜君侑

衣冠不但數城南百世詩書味乳甘夜半對金知畏  
四璞中有玉則寧三官情本與秋俱薄按夢每驚春  
未酣已矣參軍誰善愠一帳綠水鎮涵涵

成都教授史君新

搗乾迂事業講授老功夫日暮青鳥聲急山空鶴影孤  
高譚霜皎潔及物兩照蘇已矣公何憾于今道未隳

楊夫人節婦之妙

行應珩璜女子師為修補藻大夫妻禮門摠是行持  
地宜海元非愛欲泥釐程相傳猶白鳳鴉雛可伏勝  
黃雞柳州念妹嗟何及今德章章銀筆題

楊修撰虞仲

早辭天子詔晚挂大夫車文雅三朝舊風流二祖餘  
眼前甲乙石曾次丙丁書自古誰無死前休得似集  
東都方杖奠方鎮尚根盤不得裴中玄誰求回季安  
歲後行間外聲續在朝端猶使江陽隸聞風亦靡寒



玉樹學雙發靈椿老一株林泉閒富貴屋漏靜功夫  
靖節自為傳者英還有圖碑村杖鎮石此墓不須說

宇文樞密

人物眇然甚天胡不憐公北風鳴撼撼西火亂蓬蓬  
襄郭誰重關江淮孰撥茂是應當續漢書自鎮江功  
夷狄公言行真成肅政珠星樞繩斡武月殿煌隆恩  
契關成三世凄凉隔九原壯天襟上凌併為兩師垣

唐昌文黃文

重葩菴 於初切葉露華濃不忝家聲得似公休思坐靈  
牙頰秉轉移事繼交諍中却將仕宦四十石換取寬  
閒五百弓嶽路今歸仙壽里春來原上紙錢風

通直郎史君子履

豐慶南陔意孜孜北學宗丘言銷巧詆三語劇榮嘯  
正喜雲隨步穢鷺日下春襟前半輪月夜舊桂長松

劉少監靖之

端重端浮俗深沈燭事幾上天陪將相宥地贊樞機  
反告言猶在朝回事已非空貽耶羅嘆不見子行歸  
天子龍飛日東征翼子同戡將滿舡月換却打頭風  
志尚觀其始規模識所終人才眇然甚胡不憐遺公

游豔丞仲鴻

論激回天力身開夾日勦危言起平勃英膽落伍文  
淡灑嶺山月神清蜀嶺雲君傲劉柱史千古閱清芬

冰至人猶玩波頹力不支搖搖路旁梗炯炯日中葵  
學道長身健憂時兩鬢鬢然竟拙天老眼界溢發竟

張運判

之母呂宜人

昔在傷皇辟子行猶不歸幾居言有則喪事禮無違  
軒母三遷教萊兒七十衣至今霜月夜松竹帶芳徽  
錦鄉聞日月象服嚴山河富貴吾無羨平反爾幾何  
相依在歲晚不競得天多欲報無終極悲風振襲我

高承事

長身拘矮屋雅志壓華顛已矣益非命倚其尚有傳  
飽餐廣文飯不擊陸侯鮮借也文明縣書英於此賢  
承事嘗夢異人謂蒲  
江為文顯縣故云

家涪陵

聞風唐御史得意古周官治郡郡如霜閒居略似潘  
慈庭春後寂書槐夜深寒漫有一區宅傳家地自寬

羅監廟

春風擺擺秀階庭歲晚悠然物外身不把簪纓傷野  
趣肯迂朝騎拂天眞種成墳上一枝挂空老堂前白  
歲橋鄉里善人今已矣龍門送客一酸辛

馬少卿

重葩菴葉露華濃不忝家聲得似公言行端和今世  
楷貌心醇質古人風直將趨走二三節換取寬閒五  
百弓如此名卿綠手盡同時更送竹溪翁 竹溪翁字  
漢山故云

賈參政士貞

鼎鼎誰無宅人間書錦難秋風三徑老夜雨兩筆寒  
有志時看劍無心晚披鞍行藏付子載及覆要人看  
竄論危疑日幾微細補縫平舟行浪穩暖氣折冰融  
風雨千聞空酸鹹一鼎獲人才關國本誰念昔培封  
曲突有危慮扣閣無隱情揮戈羣豪咳雲斷鞅一精誠  
斬錯終何補征遼禍已成惟公獨知我勸士不言兵  
虞萬州剛簡妻趙安人二首

婦言加婦德公字煇公孫滄泊於心慊誌紛華入耳  
煩音奏梅匹國辨姑爛盈兩乃與其夫子十年在行  
以上有何樂蕭然吾亦志午眠春寂廢晚步水滄浪  
倦去推門入炊來索酒嘗清風那復見江關莫雲長  
樊仲恂母太碩人李氏

梁君避世借妻孟雀母初天為婦唐身是六朝人物  
舊眼看三世子孫昌人知翁翁味方雋誰識耽耽意  
取長猶恨年齡不滿百僅成三萬五千場

范聖問子郊之母孺人史氏是中無一物快活  
是中無一物快活不容言以此行州里留之遺子孫  
寒泉鴻鴈影落日鳳皇原三復幽堂誌夫人不死存  
江州司馬安君嫂

當年風雨會令原共擊兇顛奏凱旌弄破峨眉日月  
影慵移溢浦來花船浮雲都似夢中覺效高猶於身

後傳腸斷美人湘水隔憑鴻寄淚識新阡

李懷安嘉禾

鄉邑賴著冒龜中天胡不憖遺與人文樂易處董  
平夷其矣吾弟者傷哉今已而撫時懷收守忍淚讀

劉碑

張隱君才叔

觸事無非學非儘果設身體中識天地筆底定君臣  
安樂堂前月希夷枕上春語是應家有子不活  
千人

臨叩張夫人之葬其既先事為之識靈今白  
月有時而其儼在義經義榮獲往弔文不

能為文以侑虞殯命兒冲代賦

瘞葉重葩兩大門只馮道義世昏姻養成氣質為  
芷發見儀容竹有筠自是子能為國士何須女必嫁  
官人世襄俗薄會成市三復碑銘憤滿巾

黃夫人之葬其新有喪不得為文以侑虞殯

命兒冲代賦

夫人心事與天謀錢鏐功夫歲晚收拮鞠聲中春滿  
羽軍通枝裏月橫秋將離欲上空回自食燕才甘不  
到頭况是我翁方念母兩鄉風雨一般愁

成都杜五一府君之葬其新有喪不得為文

以侑虞殯命兒冲代賦

尚記維川死今年又哭公琴聲楚夜月書葉卧香風  
兒女數行淚親朋十九空我翁方念母忍淚課兒冲

吳府君漢晉

人誇罵賊與尊君我者開家與事兄更識為人謀實  
實便知處已事分明夜夜驚殘夢驚離照清慎時時風  
聲哀號為失聲從此長望鄉下路兩山明月一般情

史宜人

勉夫惟有義為舅可無坐不是多聞識那知其重輕  
子從觀處化身在古中行况復無餘憾望封勒墓銘

家事事 昌時

崑山玉乎君喬夜夏青塵沙吹海立風月半愈醒  
適意間上屬無心待昇星風流那復見食親在聲聲

史致政 公亮

只道先生易躬行君子難浮榮殘夢覺兒活計般酸  
日晚烏聲急風高鴈影寒行藏付子載友覆髮來看

王宜人

門譜誰誇郡姓曾見是家元自孝廉郎長來但識詩書  
貴老去不知舊理香吏部生涯緝裏粟夫人宗事彙  
中裝他年點檢挈菴葦不寧愧歐公誌薛楊

李德邁

鳴嚶出谷渡難親斷鴈避行不可妻論事期期程程  
口逢人頷頷窺穿齧乾坤許闊猶有礙風雨滿前如

不聞腸斷天津邵夫子東籬掩卷立孤雲

知崇慶府致政何君 重固 二首

外監名父子元方難弟兄鶴空黃壤夢鶻續紫香聲  
山遠王無脛春多天有情至今夕溪上月猶傍碧梧明  
不把英雄教移為仕進媒邑葵群壯吹竈婢亦驚猜  
且効功成退寧須與盡回去芸芸恐有謝贏得早歸來

任重慶 亦孫

諸任方交交惜也夫任君曲突人誰信扣關天不聞  
膽隨豪滿幹幹瑣為憤穿齧黃挽泉臺帳周蕭咽瀟雲

前利路連判冲佑李君 關文 二首

駕謹寧 遠俗清淳不近名幾多岐上江獨自吉中行  
歲晚露沾草山空霜滿荆南溪後月夜的為誰明  
從慕心知舊撫廷肺腑親不從呼爾食寧獨曳其輪

吳子傑魁士黃公建蓋目所知非所互子亦足駭為人

李君平日最為楊端明所愛與費參政至親不蒙其力乃為吳德夫黃文叔所愛

楊仲遠 道

屬我銘先寤寤不待事益光十年黃壤愛再世短松岡  
樓外君蒿集 作樓閣前名節香閣 元符 吳鉤無處挂芻  
束寄諸郎

程隱君

歲凶鉗粟罄屋破宿及單地寂鳥為樂天高鴻為寒  
墳前晚生桂露下草催蘭只把存耕處令人反覆看

通直致政姚君 溥

一生官偈兀幾處獄平及夜雨滴歸思凱風吹淚痕  
竟令駒入夢莫盡桂銷冤點檢慈恩舊秋空幾斷魂

樂隱君

人疇天則偶俗隘我常優護道蛭憐龍終成鶴母鳩  
蹇驢花露曉孤鴈稻雲秋想見招蒐曲人人說少游

許侍郎 奕

杏園春接袂蓬省夜分燈權相不吉以貴人惟子惜  
雖云殊爵位均不愧交朋顧影追前事悠悠涕瀟瀟

近事君知不王心莫與寧融風薄台里秋雨暗前星  
鴻集稻梁少秀隄川谷腥人才關世道歎涕為公銘

已卯年慶元府  
大火皇太子薨

峨眉主簿樂 暉

尹心隨處驗姦樂切身看春味注曾臆秋河縣筆端  
胡為鐵研弊纒脫紉袍酸天匪夢夢者吾於由也觀

高公權之母郭氏

婦道始衷終寧過三者從髮髮維我持蓬首為誰容  
但識同心處寧拘異域封壇前兩溪水晝夜良浴浴

楊處士

丁年已分與時違便把書棚燭付兒我領秋寒千古  
意符谿春暖一筒詩彩雲來住吾何與草露瀟灑我  
自知含笑黃泉應不恨桂華猶有未開枝

教授致政李君 玠

冠蓋佳雲浮門前日夜流不為軒豫悔肯作浚恒羞  
科第聯五葉詩書聞一丘芸芸終有謝贏得早歸休

魏撫幹 正仲

同姓又同外知君莫我深磨人三寸鐵行已四知金  
雪栢擎蒼養餘箱鐘振曉音若人今在否撫事沾襟

韓聖問 繪

蠟貌寧違俗規行不競時苦思頭沒膝勤誦涕垂頤  
州縣頻勸駕潘方譽俾質飄零竟何益風雨昏令枝

黎州安撫趙 公亮

不為軟語混光塵獨把剛腸敵世紛讀史功夫頭沒  
膝疾時風論齒穿齟齬烏及哺終違志斷鴛鴦行不  
作羣猶有彈謗傳素著為求佳傳貫丘墳

知廣安軍勾侯

突兀雙楠樹翹枝照戶青春風吹清漪秋雨立亭  
蟻夢迷符竹牛迷兀屏屋但令根本在有苗媚階庭

知合州趙侯

烟幅古循吏寬和鄉善人鸞宮六老會月暨四時春  
轉眼園松老鷺公幸木新來遲傷杜牧翁主摠成塵

六老與山月樓  
三磨吟皆亡矣

家夫人

江鄉推甲七家史自名門作配昔相友流風今尚存

三珠方秀媚雙劍忽飛驚丹旌蓮華路悲雲落日翻

知叙州史侯

便乘龍感去吾鄙果何觀春味注眉睫秋河懸吉端  
仁心隨處見民事切身看十載升堂夢階庭茂紫蘭

齊安郡向夫人

祥符名相裔元祐字目孫長也晉秦匹爛其韓姑門  
世紛水似冷壺艷玉如温千古我眉月爭輝比寒鳧

蔡推官用同之父母與伯父母

人生宇宙皆同氣况此根心貫一機安用有生衛父  
恤只愁無德報春輝挂方春老傷何及樹靜風號願  
竟違更恨母慈臨訣日嗟嗟季役未成歸

馮夫人

解道先天易能哦擊壤詩只因居有習母謂文無儀  
在姆師遠立從夫婦得公昔昔并九尉意玉婿作門楣

費華丈

謹厚傳燕國寬和似蜀公材猷今世楷論建古人風  
閱世心猶壯夏時贖已翁甚共今有蓋歸去得全終

三風齊飛日相期到白頭一立生處樂萬事死前休  
風急啼鳥夜霜寒斷鴈秋懷人竟何極緘淚寄西州

張運判

悃悃漢循吏咨詢周使巨知心三坐主報國兩門人

綵繡方趨戶然麻已在身至今寒食路瑞慕鎮如新

李郎中道博

太息金泉守西歸愛好音學華求友意懇懇愛君心  
謀道身多既憂時力不任懷人今永已為世一塵沾襟  
解道公行止江東老父兄羣州岳際死甯使為更生  
民裕身逾齋時危命亦輕淨陽江上月猶傍諫書明

武康主簿吳

獨末誇羣徒擬傲肖一之風花搖切夢梅雪照詩脾  
風花梅雪日短烏聲急天寒鴈影悲廣輪高隱地千  
古一漣瀾

天台張氏兄弟

靜將物理驗良知父母恩深報稱微羣動豈忘看夜  
息萬生默默發春輝鐫居宇宙猶同氣况此根心母貫  
一機理道豈然人莫究是家兄弟庶全歸

度周卿

八十二年雪擢身直將簪珥富冠巾生兒須擬范孟  
博論士亦知程伯醇在約能令家有塾居閒肯使食  
無宿世間為母皆如此扶值三綱不乏人

朱邵州

杏園猶記賞花同忍羞前旌照眼紅民命一絲懸豈  
刻仁心觸處作春風棗華鞞鞞天倫厚清葉衰裳世

朱文公命其子從之

今大櫛推

夫人善言

今大櫛推

今大櫛推

今大櫛推

今大櫛推

澤隆萬事紛紛緣手盡只將孝友詔無窮

袁侍郎

學術趨平實年來以板家豈無先後覺未左始終條  
此老能深造諸公獨後彫平生寄心事騷躡見蒲朝

諫中論覺云食罷欲湯忽驗和叔  
之覽與朝者公曾作來為朝朝圖

航髀常三黜脂韋或萬鐘芸芸終有謝炯炯此何窮  
雖允肯鳴鳳生涯僅老龍輪困憂世抱撫事轉冲

茶挽 寧宗皇帝

內禪踰三甲中與會百年歸疆纔汶上勒石未燕然  
忽悵龍髯隨旋瞻載翼傳遺民滿關洛南望涕紫漣  
王冊宗昭考寧王德比純官庭天事業廟室祖精神  
道莫俄臥馬書言痛獲麟人窮天亦感兩雪故連春

吳府君廣

篤信寧違俗徐行不競時與人交樂易處世事平夷  
甚矣古常者傷哉今已而龍山春夜月長照鳳皇枝

陳寺丞

人物晨星似如公正獻家皂囊真相業黃卷蒼生涯  
胡不憊遺老而興大耋嗟天高那可問淚眼為麻直  
聖主搜賢詔愚巨薦士書高閣看治風靈沼碧潛魚  
時數自信詘帝心誰戚疏爽倉徒擾擾窮達不關崇  
有子知平否蒼生命益危共傷周赫赫誰叫廟謄諱  
隨處皆蟻芥何方不繭絲斯人今已矣撫事轉傷悲

樊迪功景南

白鶴招人及舊廬舊人落落曉星疏正傷邢壁運黃  
壤又嘆燕椿非老株不見登山靈運屐空懸下澤少  
游車死於平世君奚憾鴻鴈教替未莫居

叙州弟

與汝為兄弟前年五十年並驅驂接筆偕立雁差有  
此意春鞦洩中年俗糾纏每期身蚤退白首對床眠  
禍我天何酷子歸自古誠女學俄別父宗直亦舜兄  
家難已相疊冤氣方滿盈分明天有眼不照此時情  
人物寂寥甚天心分付誰禦戎傷畜縮講學病支離  
吏橫民重足時危命一絲若人天亦靳撫事轉傷悲

楊子禮

事業古人謀寒銜耿夜篝正青諸老眼枉白一生頭  
拳確秋難熟嶮嶮日易收可憐鴻影斷老淚滴監州

文彭州 誠之

二仲嬋媽起清修自一家踐塗中險阻牢郡晚光華  
氣談奔金慶威稜懾鐵耶料應九峯下朝露泣班花

趙德安 希淮

甲申露布告誅曦丙戌巴臺已磔椿或謂祿類能衰  
患誰知田李遺唐危安州得禍聞人說荆莫上功惟  
我知二十三年舊寮友朔風吹淚讀殘碑

楊叔介

尚記少年場英英兀老蒼鄂不齊  
挺秀蘭茁莛權老盡凌雲氣悲成  
探月狂若人奇且折此事費平章

張通判

規摹都水監文采白雲柳交葉皆  
華貴大君獨昇皇滋滋熙世學藹  
藹擅詩聲若老彫零盡從誰正典刑

魚耶孫氏

可堪風撼木不見雪盈簪髮緯愁  
春晝兒書課夜深米鹽母我累惻  
惻是子心未報能九苦寒堂服已  
厭

仲女

荆江春夢斷震殯夜冤孤未及陪  
宗室應難耐舅姑一時母從子百  
歲婦隨夫此禮緣情制臨風老淚  
枯

武康軍僉判師君

換御野人服衣之從事衫人竹犧  
被繡我笑馬羈銜客靜閒尊禁身  
疆關杖函典刑那復見宰樹關空  
嚴

楊極父

高堂元祐脚下澤少游鄉註中  
自得林泉趣不登聲利場年方  
祭四且日已下三商有子翁無咎  
存心味更長註中

史台州

昔忝東川使知公才請長莫邪寧  
是利薶本未為疆橫藥悲秋塞凝  
香送夕陽邊關正多事感慨卧龍  
岡

孺人謙氏

門閭冰似清謙女復蘇甥幸有室  
家樂寧無兄弟情滅節雖未忍歸  
衛不容行獨毀諸昆後鸞封貴允  
京

李順慶

審紹方聞學親承太史傳才資元  
近厚進是行最推賢七任二千石  
分符三十年天廷無一跡歸伴聲  
龍眠

高開國

並游英俊半歸泉何事夫君又弱  
馬廉退風標留萬口勤勞心事入  
塵羅團團故步八千石落落浮名  
四十年除却江東虜使在一時舊話向誰傳

高龍學

蜀自開禧後西垂畏屢秋更經兩  
單闕盡棄五邊州新河依同谷中  
梁恃武林匆匆移米嶺往往阻全  
牛

嶠家路通冠益昌隨解舟近猶趨  
劍閣遠或至渝涪棄守僭民旅奔  
軍齒寇讎亂生寧有多毋潰已無  
鳩伯也傷時及民兮作已憂外沈  
隨分定行止與天謀

高尚聲舟詔低面佐碧油封疆資  
存翰原隰賴咨諫事變方濤首人  
情苦掉頭豈言拍一死力與障橫  
流固分爲忠鬼安能效泣囚訣辭  
貽子弟壯語駭朋儔

憤極拳穿爪兵交血染體不隨踪  
志在甘遂遠巡遊志士聞風起頑  
夫背面羞公身無復憾疆事更誰  
畫學士標龍直文階列禁游湛恩  
沾骨肉新朝貴林丘三椽雖去厚  
自身安足酬遊竟如可作近事亦  
知不



懲敗從孽故交鄰激叛侯未論輕漢鼎長恐誤梁陳  
後更誰非驚前修不憚留玉柱行有日舟旂送無由  
泚泚河山隔皇皇兄弟求非惟在原急亦為念宗周  
贈

贈易數雍堯俞

京君明愛焦贛易其說長於交變分卦更直日用事  
以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凡近數月遠一歲所  
言屢中史號呼大曰遂謂芳用之尤精嗟夫易以古  
往來天地之消長萬古之廢興且莫之逃本以能言  
遠一歲者為精之尤漢儒之陋可知矣考之傳况又  
未必能言及一歲言乘傳奏事及涌水出近一月遠  
數月耳逮其不密策身乃不自鏡見京易未易識也  
特其傳數而不論理易者少之雍君頗有志於學推  
測休咎歷歷如見無徒効漢儒托經傳數則幾矣

贈貧中王彥正風水說

祖宗山陵自永安以後皆在萬山之北洛水之南岡  
阜演迤互為拱揖登永安縣之西坡望安昌熙三陵  
在平川尤為卓絕蓋其地勢肇立凡一百十有三項  
方二十里相林環秀萬安山來朝遙揖嵩少考其始  
初營卜則安慶惟舊而昌熙以後乃以太祖生於洛  
陽發其全風嘗欲都之不果未生因西華嘆曰朕生  
不得居此死當葬此遂謂陵登關臺西北向發鳴鏑

中其所曰我後當葬此也日弓劍既返即其地為昌  
陵而後來皆因之始亦不過以鳴鏑為準蓋葬有其  
山其水之說而至今陰陽家咸謂東南地穹西北地  
垂為角音所利故能久安利不利吾不得而知也而  
獨知夫初卜之意為不若是也爰說南狩庶事草創  
隆祚之喪權上會稽而朝向道又與永安諸陵相  
似亦協於音利有上皇山新婦失而隆祚橫宮在  
其下吁開寶之行營敵自一意忽興之權厝事出倉  
卒而山之朝向前後一體又於風水之說不相及世  
蓋有本不出諸此而未嘗不出諸此者也資中主生  
雖本以風水名家而心目曠遠善識統體且能傳諸  
卦義救之以理非史巫紛若之比余一見而奇其有  
識會雖憂患俾營兆域主賓之語乃決不數月乃克  
襄事主生辭去請余言以信其說余固有感於風水  
之多異說而消焉者之不知亟也乃書前說以遺之  
以見夫王生善發山川之閏而人之得王生以發之  
而俾死者有所歸皆非偶然也生乎其敬之重之毋忽  
贈術士楊坤

開禧年余自館職補外普人何大圭善論太一數  
謂余曰子姑待之蜀且有亂余行至巴峽聞而大圭  
之言驗遂安公以戮曦聞余始還里蜀人往往能道  
曩未授官時頃謂眉人有楊坤者能先事言今觀

安公所題果信前聞之不誣也天下之生又奚一治一亂蓋氣數屈信之變使然有不容己者雖天之愛人不能使之常治而無亂然必為之生才以擬其亂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臚或哲或謀或肅或文是理之在世間蓋瞭然若此而士之曠曠者往往一術士之不若甚至辱身喪節吁其可嘆矣夫撫卷慨然書而歸諸紳

贈大素陳純

術家者流自秦漢以後盛於世者已有所謂風角遁甲七政元氣逢占覆射挺專須臾孤虛望靈負氣等說其末益蔓則又不止是然大抵囿於陰陽之器乃若察脉以知吉凶則於人之血氣經絡往來消息之度而得之較諸他術最為切近如鑿緩識一塵子猶是易事至暨和遂能以君之疾知而覘其目若社稷况一身之近者乎陳生挾此以遊諸公聞數有奇中其術不為不精矣今自遂而歸成都也索余言文書此以勉之

贈王彥正

嘉定二年余以心制里居宅兆未卜聞資中王直夫雅善青囊之術即具書幣致之居三日余表兄高南叔拉與登陘支山過蟠龍鎮歷馬鞍山未至山數里直夫頓足而言曰由長秋山下下乾岡數里其下當

有坤申朝甲乙出之水子之先君子其當葬此乎卜而卜之果如所云遂為今長寧什既又為余言子未有室居子之先廬被山帶江其上有山與馬鞍之朝向若相似然隈支為巽已峯實當其前儻知之乎余曰而未嘗涉吾地而惡乎知之曰余以氣勢之所萃知之卜之又如其所云由是即其地成室是為今白鶴書院直夫又曰書院氣勢之所鍾當有以文字發祥者余乃約十餘士之當赴類省試者會文其上是歲自類元王萬里而下凡得七人其公不在得中者後亦接踵科第或以恩得官莫有遺者又曰白鶴書院雖得江山之要然此地埋鬱已久今一旦開豁呈露則家于是山之下者其餘氣所鍾亦當有科級之應是歲余弟嘉甫與鄰居譚仲甫同登即七人之選也先是貢士題名于浮屠以聞直夫直夫曰若在七級則當七士後皆如其言凡此皆余一歲間身履而目擊者自餘類此者不可勝數恐歲浸久而忘之姑隨筆書此以記

贈術士孫守中

先王盛時醫賸與賸皆得食于樂正大師小師教之眠瞭者相之不寧惟是凡窮而無告者皆有當餘凡瘡癰痔瘻疾者各以其器食之蓋為學宙間無一民不屬焉所以并明命而厚同氣也降春秋而此意亡性

往推筭之伎以糊其口而聽其自為養生之人不及知也吁亦既可憫矣而孫生不特自為養生也文將推此以教其類則不亦重可愧乎吾鄙士苟相與扶持之尚見督相師之意云

書龍協惠事

余自潼川造朝龍協惠以筆史從既還復思其人從范殿撰借使久之未至余以舉去意不復我從矣抵于湖協惠闖然來逆余且請為范公進所撰地志即馳還靖余為言窮陳絕裔安以筆史為其歸服爾事保爾祿養爾親畜爾學乃爾久計則口喙目瞪若弗慙志即而問之對曰昔也朝廷法從人所爭趨豈欠一賤隸故猶豫弗敢削今曰渠陽逐客則前之爭趨若去之此正小人願效奔走之時已白吾父四方上下惟主所命余曠嘉之聽其竣事而自至士何踰嶺蹈谷跋曳以趨于靖故衣糲食承事朝夕視異時事余于潼不懈益屢會副使關彼當次補請子今侯不願速遷且俾後來者居已上夫即新而棄故趨利而辟害者進而耻退樂竄而惡間往往士大夫有不免而一郡史能守之不俞此豈士見而然哉協惠方守其說而余懼其以是取憎於俗也遣之使歸而識其事于冊云

贈術士游大有

五谿天下窮處靖居五谿之窮而逐客又其窮者盱江游大有挾術而來言纏纏可聽乃請一言以探窮嗚呼其果有見耶抑其窮未有愈邪余雅愛顧顛之語人稟命有定分非知力所移惟應共已守道信天任運而問者不達妄意徽本徒虧雅道無關得喪或有問於游生者試以是告之安知無以為然而濟其窮乎

送左舉歸廬陵

臨邛魏某讀易至良會廬陵左行之東歸書以贈之易中光明多為良發蓋人心遷於物則蔽闇止其所則光明是以大象申之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曰所曰位人心之本體所以官天地而命萬物也止非其所思出其位則志為氣役物欲外遷而光明內蝕矣嗚呼行之尚敬之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三 策問

武學兵機策一道

世率謂漢初軍制徇秦凡命將出師率多踈畧不若中葉之後選用之詳然嘗取其一代制度而參考之則有不然者高帝知人善任官才授職誅秦楚項前向摧拉者其將非時英虜韓彭等輩也至開創也而名廠將主輜重也而名重將將如林之師而名林將將祭城之兵而名城將將則有督將射則有樓煩將騎則有郎騎將以至謹畏則謂之謹刑勇特則謂之特將隨才而任之使得各盡其用馬不特此也並兩騎為軍有翼而謂之騎隣衛軍行之止舍而謂之稅衛掌軍門則有門尉掌旗幟則有幟志掌蔽連則有塞路執子執盾各有其職軍司馬騎司馬之各効其用長隊將二隊將三隊將之各因其才而游擊將軍以游擊為事長鉦都尉以長鉦為職雲蓋雖一枝一能未嘗不兼收並錄也此等名號隨時建置而初無定制邪或秦楚附固有是名也然皆見之於楚漢未決之時而海內既定如前所謂諸將之號乃不多見何邪當時如木墮擊豹囊沙詭龍與夫睢敗抵勝漢亦屢陣於水矣而獨無掌舟楫之將何邪魏趙齊楚折北相繼而此等諸將乃未嘗有顯然可見之功以垂史冊何邪豈又量才授職職有所拘而不得逞耶或貴

平擇人而不必徒泥乎名或所重者在主將而其餘皆無益於成敗也又覆漢初任將之制而有疑焉試與諸君商訂之

策問一道

問古今治亂得失之變未嘗不自下情之通塞始工箴箴詩道諷市議此風降三代而無聞焉不謂漢而僅存遺意也自高帝十二年燕王之立始詔諸侯王而議之見於史者始此自後劉呂王王之議昭靈尊號之議稍稍見於史然不過及於二三大臣而止也文帝至代邸丞相上言與列侯宗室大臣走二千石議其議幾若廣於前矣而即位未幾收幣之議於平勃內刑之議止於蒼敬列侯九卿而下胡為而不得以預諮訪之末邪然賈誼為博士每詔令議下先諸老先生而為之對而後元之詔亦曰令吏二千石博士議則是比六百石亦得以預議焉又若初無定制何耶建武昭宣元而後策朔方之議及於中大夫挾弓矢之議及於光祿大夫侯史高之議及於博士罷郡國廟之議見於議郎議出於小臣而可行則罷珠厓之議違二府而從特詔賈捐之呼韓邪保塞之議違有司而從郎中侯應虜使欲降之議違公卿而從光祿大夫谷永朱博得罪不以將軍二千石而廢諫大夫勝等之議王家得罪不以驃騎將軍御史而

棄以府猛等之議初不嫌於以卑抗尊也議出於大  
臣而可行則入粟屯田之議皆大臣辯論而不決者  
魏相一言而罷行如響初不嫌於以尊而抑卑也不  
苟同不挾和不順指而天子臨決可否亦未嘗以大  
小為嫌幾若有公天下之意較之高文諸君議不及  
於小臣似若有廣狹之不侔何邪然言路浸廣而治  
日益降豈其徒為具文而未必若高文之誠於聽納  
邪抑外庭失權而朝中加官之士更相論難其議未  
必出於公邪及覆一代之制而有感焉試與諸君平  
章之

類省別試所策問第一道

問是是非非人之良心也不以職分之分合而有異  
同不以時論之向背而為語嘿古先帝王欲秉右帝  
顧享率籲羣獻布列有位越小大謀猷罔有收伏將  
以使人罔不自盡昭事厥辟暨我 國朝列聖相承  
屈己稽眾尤足以盡羣下之情不特分建三少自以欽  
謹出令也中書密院分職授任各班奏事事有入者  
始得同進故有中書進擬有密院進擬有三省進擬  
有三省密院同進擬其別蓋若此趙明與西人戰郭  
達修堡柵二府不嫌於異議唐張問除左司諫陸佃  
等罷侍講而侍御史謂非西府所當同進副樞欲取  
中書斷案而傳堯俞前持之李圭消臣為吏部尚書聖

嚴叟辯之宰相欲用韓縝鎮北門而韓忠彥爭之自  
今觀之二府同列未始不相親也至於國事則公爾  
忘私凜不可奪抑不知是非太明亦有傷於同寅協  
恭之義否乎不特經由外省許其封駁也關移臺諫  
先事究圖豈有奏陳曾無嫌慮故臺臣論陳執中而  
諫官不以為欲諫官論蔡確而臺臣以不言罷去至  
於王汾為諫議李常為中書楊畏為察官臺諫亦生  
有抨擊自今觀之臺諫同列宜無所矛盾也而於先  
朝舊制不相往來雖以長官亦無關白遇有當言空  
腹無隱抑不知善惡太明亦有揚己取名之嫌否乎  
然猶以為未也侍從之臣職親地近論議獻納惟既  
厥心蓋不惟轉對可以盡言也或不時 宣詔以備  
顧問不惟經筵有以進對也 國家有大議如濮園  
新法河防邊委從臣皆得以昌言之 熙寧詔書謂  
言善而不用 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所  
以望於從臣者若此司馬光辨副樞亦曰臣未受恩  
命猶是侍從之臣於 朝廷闕失無不可言者然則  
副樞雖尊返不若從臣之無不可言乎自今觀之所  
謂從臣分曹列局各有收司謂於 朝廷闕失無不  
可言抑不知論建太廣亦有越職言事之嫌否乎竊  
又有疑焉 祖宗盛時二府合之時以而分之日多  
以分者為官兵邪如韓縝以中書獨進擬而私姻戚曾

布以宥府獨奏事而擠宰臣則分者得為是乎以合者為是邪如元祐回河之役三府之議適同而迄於貽患則合者得為是乎惟臺諫亦然以異者為是邪如元祐四年以諫官之請而盡罷丞雜以下則得無太甚以同者為是邪如元祐初錐臺諫各與長官同對而當時已不謂然矣惟侍從亦然以有言者為是邪有如漆兼奎義以議論不同悉從外補則若將不可以有言矣以不言者為是邪有聖純仁所謂侍從之臣優游養望退有後言則若又將有稟官之譏矣嘗三復舊典於其分合而觀士氣之屈信因其同異而察治道之進否蓋有感於中而不能嘿者詩曰不憚于位且之收擊者卷之誠願與諸君切磋究之

又一道

善為天下者敵之強不足畏敵之弱不敢忽顧吾所以自治之道何如耳獵狃孔熾我是用急此以弱敵強也而佚誰在矣張仲孝友則敵雖強而不足畏蠡爾蠻荆大邦為讎此以強禦弱也而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則敵雖弱而不敢忽故凡忽弱而畏強者皆事外恣內者之為也嘗故諸比狄之始蓋自山戎獵狃至于冒頰而其地始大東抵朝鮮南距長城西接烏孫北窮瀚海匈奴既弱鮮卑嗣興蠕蠕浸衰突厥踵盛回紇僅破契丹崛起女真垂弱韃靼強雖其種

族不一輿管無常而迭相更代長為地邊之患其間惟秦皇漢武長驅深入漢和唐太宗亦嘗窮從而卒莫能殄其遺育豈天地間固不可有陽而先隴邪契丹之始至不足道也自入後魏其名始見于中國爰暨五年稍借位號間擾疆場太宗既平河東契丹勢暫撼取幽薊如振槁耳然亦不過旋師于燕迨其至少國危而後伐之乃以名將銳卒峒于歧溝此何為者哉虜席新勝之餘虔劉我邊垂湯播我鎮定至手咸平景德以來勢益猖獗而乘輿既駕虜折其支委命下吏求成而退夫太平雍熙以我全盛之力而不能兼虜衰弱之機咸平景德以我宴安之久乃能抗虜臨張之勢豈勝負有果不可以人力計邪蕭英劉六符之來既厭所欲蕭禧再至又決棄地之議故治平熙寧以後虜勢益驕我師西征宋皇北顧元祐以來復主和親遷延至政宣以後則虜已為女真所噬不能國矣二虎交讎我疑若可以分功者是以有赫雲之師以一時宿將悉關陝驍銳之兵富契丹垂亡之餘而不能勝乃返以夾攻背約重女具之忿其故何耶契丹既亡女真孔熾航江擇海迫我未已敵之強蓋若此而古氣國威又振于昔西有和尚原杖金平之勝南有大儀李家灣之勝有順昌柘皋之勝數年之間虜棟死扶傷不暇至於金亮之暴而米石水洲



之勝卒使自斃以強弱之勢論之其相反乃若此且吾所謂善為天下者敵之弱不敢忽敵之強不足畏惟內修政事外固封守將無不可為之時邪自昔夷狄盜有中土未有久而不衰者其悲憐所謂叛服去來固自有數者邪抑亦不可委諸數而忘其事也諸君自此仕矣其素講預定以需世用

家塾試策問一道

問厥今試士於有司其有先於疆事乎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昔人有是言矣其於今也福乎禍乎或曰建炎以來百年之一時不可失也或曰紹興以來屢和之成功固可恃也或曰開禧以來輕舉之當鑿不可再也或曰按甲毋動緩幣毋遣以安之於事勢之所趨而姑名以守斯可矣或曰殘虜垂亡新寇角立決非可和之時或曰繼虜未亡而以和款我亦有宜靖以來之事可鑒或曰富勳於守也或曰欵敵以和也或曰姑安之以待羣寇之自相吞噬也其數說者惡乎長 朝廷分道置帥使一切假以遂事之權則萬一付予非人寧無誤事必從中覆亦有不及事之憂若使節制司總領所得以分其權則又不死制軍府之慮今當以何道處之王叔瓌於刻刺禁祿陷於不素教兵兵阻於有功而不見知士馬物故而補則不給於用補之則力有不贍忠義人有志於事功而不

用則反而讎我用之則費無所出今當以何策救之將之粗可用者或多驕恣而兵庸之夫或習為誕謾沉勇多偏裨或見抑於猜忌輕俊之諸校或志在於貪功今當以何術御之青徐雍豫密接吾境殘虜之虛實諸寇之盛衰此可立知也邊臣以謀報來上亦皆可信乎 朝廷以餉兵之計盡付之四總領予之以諸郡之財賦而益之以鹽酒山澤之利十年生聚

為不少矣脫有風塵至檄言則科調譁然足亦可常乎中原傲擾後右之望未遂而款塞之眾浸多受之則貽後憂非之則失人心聽其自去自來則卒為我患其間流徙之民或曰計口授田予以卒種或曰散處諸郡給以衣食不惟游手末作有不願耕之人又慮無以贍其後將驅之出境與冠非所以慰遺黎之望山東西河南北之間固多豪傑隱淪學敗今豈無人招而徠之徒啟誣妄實之邊郡又恐不靖將聽其銷鑿與飛非所以收豪傑之心和羅勸權私權何者可從兵運募運獻運其計安出截留令撥編運以給用度或恐乏公上之供億掣已蠲募名以救目前或恐餓齊民之望是亦所當精講者也而皆未有定之論諸君為我一言之毋徒指陳已然之病而不及治療之方

家塾再試策問一道



國朝之兵自太祖初定海內不過于有二萬至

太宗以後日增月益極於章聖而西有靈夏之患

有契丹之難然且不過五十餘萬且所用皆正兵至

康定慶曆而後正兵增至百萬乃又有河北河東忠

義陝西保捷河北弓箭社畿內及諸路保甲河東陝

西強壯是正軍之外創募民兵乃始於用何承平無

事之日反不若經始多故之時邪非素拊循士大夫

也而驅之鋒鏑之下果皆可用乎南渡以來速於弭

變自三衙禁旅御前諸軍及州縣兵之外民兵之

目益繁有荆鄂義勇有洋漢守四郡義有淮南萬

弩手有御前萬弩營有沿邊土丁有施點勇敢義

兵有福建槍杖手有諸路忠義社此皆民自爲守而

不以靡糜粟者此外又有因其來歸而資爲鄉導生

長邊方而願爲我用者率謂之忠義人自紹興以來

頗賴其用然御失其道則憑恃其衆以敵我師然則

尚得謂之忠義乎將帥既不能孰何聽其所如則往

住生事于境外稍加逼截則誅曰我捐軀以徇國仗

義以復讎也而胡爲我沮至反戈以疾視則其勢不

得不厚資以招集也然苟得所欲則幡然而去願爲  
我用則仰給縣官民力既屈豈能勝此橫費將於何  
而給之邪此其爲勢決不能久來者必圖所以更張  
之也萬一襲是跡而動殃禍之變寧有已耶韓忠獻

公以義勇刺正兵劉忠肅公亦欲以保甲優等入刺  
正兵二公自謂得因變制宜之道矣而司馬公論義  
勇之害直謂教之挽射擊刺乃他日爲益之資歸文  
定論保甲之害亦謂一年不罷則廣勝之事可立而  
待然則今日以忠義分隸正兵其果可恃以爲安平  
反覆其事渺未有稅駕之期也諸君其爲我籌之

家熟稟問一道

自翠華南狩輿地之登于職方者東薄明粵南庠瓊  
崖西盡岷嶓北極淮漢蓋僅當筭十二州之三漢十  
三部之四晉十九州之七爲國若此亦稟稟矣而說  
者曰隸取所當雪也分義所當明也然而以強弱利  
害言則動必有悔其信然乎陸有重關水有長江自  
江以北又爲淮若漢皆天所以限南北也今釋是不  
守而與羣寇角逐於兩河之間則勝負未可知古人  
論事亦專以地利言乎比年以來虜嘗越我邊境踐  
我江北窺我漢南不啻奪我西和成鳳梁洋大安之  
險矣尚地利之足恃乎九十年間生聚教訓亦豈不  
蒙和戎之利今使幣之不通又矣脫又繼好寧不示  
弱於他寇取輕於虜乎於其番王而猶與之和果  
可以紓目前之急乎無已則有戰耳出淮蔡可以睨  
陳出海道可以擣青齊出襄陝可以襲許出汝可以  
通洛出高號可以震河東出商於秦鳳可以圖陝西

此雖武夫小人亦能按圖言之然中興以來園嘗得河南而復失矣得陝西十三州而旋棄之矣舉唐鄧海泗而授人矣自淮入泗自泗入宿紹興開禧凡再至而再衄矣休兵息民之義取之而不能得得之而不能守而謂今可為乎沿邊之民習見其爾今復我信乎或曰資山東忠義可以平取青徐結約夏人可以夾攻關陝撫納石昌十八蕃族可以援西和階文然非我族類亦可保信乎我未有以致人之服從而赤手空拳以御狙詐得乎譬彼舟流莫知所魚鱗與諸君切磋究之

宗子取應策問一道

宗子取應之制務從寬易凡以厚同姓厚親也雖然酌以古制竊有感焉古之教者必由小學自幼儀簡諒方甲書名禮樂射御具有次第蓋將陶鑄氣質涵養性端以為知類格物之基非以勞之也經傳所載小學大學之年雖互有不同然大要自成人以至強仕自有二十餘年講學之功今教養之序淺而祿仕之意多毋乃強之以學問乎取之以科舉之文自其童習固已勸趨利祿寧不為德性之害乎或曰所謂強仕者疑以用之鄉人及異姓也不然何其無別乎然古者王子羣后太子與鄉人偕齒于學士自造士以上官爵位祿未嘗有貴賤戚疏之別也今自行

都以及郡國皆有學校科舉而至族之子第曾不得與寒賤齒將以厚之也母乃祇以為薄乎中興以來冠進士權詞學舉童子者往往出於宗英聲言謂無人乎或曰前所疑皆商制也周之宗盟其若是乎周制大抵仍商而外用之次又加嚴焉諸君致其德行道藝而進退之蓋有已入太學而復退之者宿衛者號故士其新外該士未得正爵者號新士蓋有已外諸司馬而未遽爵者貴游子第杜子春謂貴猶學蓋有已貴而猶在學者三等米地王子母弟之邑也而鄭氏釋中庸乃曰尊重其祿所以貴之而必授官守然則又有已祿而不授以官守者令務從寬易以廣宗英視商周孰為然邪諸君其深惟古義參酌今制相與切磋究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四

長短句

和孫浦江 上元詞

又見王正班玉瑞窠骨光風恰與云霄際橫王一聲  
天似水陽春到處皆生意 十載奔馳今我里其元  
非末信今皆是風月惺惺人自醉却將醉眼看榮悴

虞永康 剛補所築美功堂于城南以端午落

成唐涪州賦水調歌即席少韻

江水自右細瀨口怒騰輝使北魚水北出迤邐到三  
危百尺長虹天矯兩岸蒼龍偃蹇羣碧雲因依古樹  
百丈長脩竹萬翠旗 畫堂開風與月巧相隨史君  
須客行樂旌纛立披披慨想二江遺蹟更起三閭忠  
憤此日最為宜推本美功意為萬甸文章詩

張茶馬 生日 六月十八日

輕露淪殘暑曉影揮高寒團團只似前夕持向老萊  
看九奏元開公奪六甲更逢兒換梧竹擁檀象都把  
方寸地散作萬雲煙 錦邊遊雲開或雪中山風流  
老監在此憂顧賴深寬天上玉顏台象堂上醜顏如  
酒家國兩平安又恐玉川子茗椀迷飛翰

楊宗慶 生日

風露浸秋色煙雨媚湖波旌旗十里小隊擬約醜壇  
儂身在黃旗朱郎名在玉皇香案底事箇人傳正恐

未免耳驚攬日高眠 虎分符龍握節鹿街轄於君  
本亦餘事所樂不存焉一點春風和氣無限藍田種  
子渺渺王生煙富貴誰不有借問此何緣

趙運判 師芳 生日

萬里蜀山險難似上青天誰知間有人心之險甚山  
川賴得皇華堊堊滿載春風和氣來自盤湖邊要識  
方寸地四十萬雲煙 佩龍璫冠冕輪組蟬聯眼前  
富貴餘事所樂不存焉聞道漢家子政博老蘭臺載  
籍曾次着千年會有太一老同結海山緣

廣漢士民送別用韓推官韻為謝

萬人避道撥不斂爭挽房湖逐客臣罪既盈應九死  
全荷君王矜惻況是當年曾將愚技十字街頭立恩  
波浩蕩孤忠未報自滴 世事應若穿楊一弦不到  
前發皆虛的自判此生元有分不管筮違龜食靴帽  
叢中魚樵席上無入非吾得倚湖一社夜深羣動皆息

杜安人生日

九十秋光三十八新居初度稱觴青衫綵服列郎娘  
孫枝無礙着猶欠兩東床 盡是厚親手種如今滿  
院芬芳只憑方寸茶盞餐箸箇中無盡藏誰語又誰強

遊嘉甫弟赴眉山

細雨斜風驟曉瘴線開坦坦長途膏車秣馬問程初  
梅梢迎候騎鴈影度平蕪 行已不論官小大窮樵

不聞精粗以從厚處作法規模簡編于事業屋漏拙  
功夫

和閩廣安 感皇恩韻

三峽打頭風吹回荆步玳瑁行邊隨遇須更風靜重  
跡西來舊武世間憂喜地分明觀 喜事雖新憂端  
依舊徒為岷峩日權舞陰雲掩映天末扣關無路一  
鞭歸去也鷓鴣為侶

登白鶴山借前韻呈同遊諸丈

聞風長雨連宵昨朝晴色隨軒驟松聲花氣江煙浦  
樹如相迎候山徑青來僧隨變去山為吾有更情昂  
直上聲羅深處雲垂幢解成梵 未至相如獨後對  
山尊勸酌多又記曾犯雪重來已長綠肥紅瘦好語  
時聞憂端未歇倚風揮首獨持觴自慰冰山安在此  
山如舊徒無恙也

次韻西叔兄詠菊

玉質金相長自守閒庭閨室對黃昏月冷朦朧霧滯  
知我昔希常我貴於人不即而人即彼云云護自怨  
靈均傷蘭植屈平子建憤世之不見知鶻鶻常以蘭  
鶻鶻亂春芳寂絡緝叫池英摘惟國香耐久素秋同  
德既向靜中觀性分偏於發處知生色待到頭聲具  
兩無時真閑識

吳制置生日

世界要扶助人物載責英英注注四海誰識今代有  
臣萬頃青湖佳氣一片紫巖心事夫行與斯人聳聳  
鐵冠吏表表自雲卿 海且漳城漢鄧宅峨岷規奉  
妙與宵次納納幾滄瀛未說令云云二紀先看武公百  
歲年與學俱新星弁百僚準夫于四時春

和黃侍郎時若 見貽生日韻

萬里載浮名憶昔從容下帝京毋舟七年如昨夢分  
明贏得存存夜氣清 誰使溫軍城有罪富誅南溟  
刑細數當時同省士皆知落落落部陽獨九齡

張致政 生日

冬至子之半玉盤鏤微陽畫中別有天地轉覺日增  
長一樣金章紫服一樣朱顏綠髮翁季儼相望羽是  
修何行未已且方將 王生煙蘭競秀綠成行羽無  
他智只把一念於暮暮今日列城桃李他日公流兩  
露都是乃翁莊要數義方訓不說警象郎

楊子有德輔 毋夫人生日

尚憶去年稱壽日綠衣猶帶夫香今年還見鴈成行  
兩頭娘子拜笑領伯仁觴 知是幾年培植底如  
余滿院芬芳只慮方寸蒼蒼蒼蒼春風來不斷點艷  
陽粧

婦生朝李倅 同其女載酒為壽用韻謝之

曾向君王說臣領守嘉州風流別乘初伯元在越王

樓湖上龜魚何事橋下鴈雁誰使爭挽海山舟便道  
舊姻媿解后作斯遊 晚風清初暑漲暮雲收空堂  
高會恍疑僊女下羅浮好是中郎有女况是文君有  
婦同對藕花洲擬把鶴山月換却鑑湖秋

張邛州 師亮 生日

腰着萬釘犀玉琴肘垂斗大金章非關性分摠尋常  
要知真樂處絲服鬢毛蒼 浩蕩春風生玉樹來  
飛滿院芬芳山城無處着韶光會歸天上去長捧伯  
仁觴

趙運判師芳生日 四月十一日

有匪碧巖使滿腹鑑湖秋不居上界官府來作散僊  
遊長珮高冠人偉娼練錦袍官貴清獻舊風流枵  
長多少洗盞蜀民愁 鷄鷄冠貂尾安驚鷺翻時求  
兵恐不免留滯劔南州簾捲西州風雨庭前百城歌  
繁桃李翠雲綢誰謂蜀山遠只在殿山頭

張總領 生日

家住峨山趾暑風輕變泉漱玉五坡攢翠坡上主人  
歸無計夢泛滄波清此曾拜琴前旒十二願上皇華  
枹親去及公翁兒未老相扶杖屨乘欸段過閭里願書未  
報人相謂倚西風胡塵漲野隱憂如蟻就似東門賢  
父子然恐祭親猶未待洗盞眠岷嶽憔悴便把手中長  
杓柄爲公流更作典邊施却上表乞歸侍

管待李邛州 勸酒

十載文盟可重尋賸於棠蔭細論雲障晚日供秋  
思風逆荷書作晚陰 紉勝引翫麗襟未須喚馬去  
駉駉城壕無計留君住但乞天公三日春

管待李參政壁 勸酒

落日下平楚秋色到方塘人間祥暑難耐獨有此清  
涼龍卷八荒雲雨鶴閣十州風露回薄水雲鄉欲識  
千里潤記取玉流芳 石蘭衣江羅佩芝荷裳箇中  
自有服媚何必錦名堂吸取玻璃清涼喚起道還舊  
夢人物儼相望橋首望歸路三十六康皇

管待楊伯昌 勸酒

獨立西風裏秋無塵明河掛斗碧天如洗鷓鴣樓前  
迎風颭吹墮乘槎星使弄札扎機中巧思織就天孫  
雲錦段尚輕陰未閒留織錦親爲挽天潢水 笑聞  
富貴浮雲似須存留幾分清論護持元氣曾把古今  
興亡事奏向前旒十二雜玄國言猶在耳念我獨古  
誰與共設疑思一日如三歲夜耿耿不呈寐

李提刑冲佑 生日

溽露浸秋色零雨濯湖弦做成特地風月管領老臞  
仙鴈落村間杯影魚識檣邊柱杖慮滄境長偏抵恐  
未免耳驚攪日高眠 龍擗節貂插葉鹿街轡於公  
元只餘事所樂小存焉手植藍田種子無數增庭成

樹鬱鬱紫生煙，留買姑勿道借問此何緣。

王燭領 生日八月六日

輕露滌殘暑，或魄擬初夜。天台萬八千丈中，有紫霞  
僊正理中，樞舊武知憶鄰。瓊昨夢重上蜀青天，只守  
伯禽去，駟野萬雲煙。錦川星郎位宿，又移躔為無  
結輩十數，踏遍蜀山川。人識紹興奉使家，有顯謨科  
約慧命得公傳，從此造朝去。兩地亦青檀。

利路楊靈真生日

歲歲為公壽，着語不能新。自公持節北去，我亦有遐  
征坐我碧瑤洞府，被我石楠嘉蔭。冰柱向人清，待屈  
西風指王事，有期程。我嘗聞由漢水，達河津。瓊牛  
駮，女會颯，應有凡槎人。便向漢川東畔，直透銀河左  
界去。上白雲京袖，有傳婚研我，欲丐餘芬。

迭張總領

知年來幾番拜疏，但言歸去歸去。問歸有底，怨杜事  
得甚。陳情良苦，天未許將花，緩藻交為插。儀庭羽掉  
頭不顧，念白髮翁兒，本來天分不是折腰具。從頭數  
多少，漢庭簪組，沿滔車馬，成霧爭如。祖帳東門外，父  
子纏繞。高舉我肩，下有幾許湖山，無着春風處。留君  
不住，但遠景樓前，道陪校，樓莫志却別時語。

和趙黎州 陪李參政壁遊醴泉西園

沙堤除道火成城，換得午橋清。寒色般添酒，令野芳

抵當銅羹 松馨花氣岸谷山，意浦思溪情誰記。  
時勝引坐中，喜得間平。

李參政豐生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曾記武林日，歲上德星堂。相君襟度夷雅，容我少年  
狂。葦路外平風月，禁陌清時鐘鼓，唯好頃也。迭紫霞  
觴回首十年事，解后交衣鄉。古今夢元一轍，謾千  
場紛紛間較目，睫誰解識方將。霜落南山秋實，鳳卷  
北鄰夜燎。世事正匆忙，天意那可問。只願善人昌。

迭表黎州冊

曉色曠曠雲自澹，綿開坦坦長途。西寧太守開程初  
梅梢迎候，騎柳樹困平蕪。九折中岷，渾可事不妨叱  
馭先驅。平平豈是策真無，撫摩迂事業。細密鈍功夫  
安大使丙生日

人物正寥闊，有美萬天望。七年填枿方面，惟惟自金  
湯。千尺玉龍銜，詔六尺寶鈞。照路載積，蒲席當富貴  
姑勿道難得此芬芳。嘗試看今古，夢幾千場人情  
但較目睫誰解識，方將霜落南山秋實。風卷北鄰夜  
燎，世事正匆忙。海內知公者，只願壽而臧。

上元放燈約東坡前燈火

怪見江鄉文物地，輕豪爭逐春。拚銀花斜，耀紫金鞭  
千燈。渾是淡一笑，不論錢。今歲遨頭窮，窮相眼繁華  
不覺常年只余底事，索人憐。詩書真氣味，農扈老風煙。



次韻史少弼致政賦李參政西園海棠  
日曰春風滿觀園海棠又發去年枝月籠火樹更深  
後露滴燕支曉起時 看不足醉為期宵征尋聞角  
巾歌一春好處無多子不分西園撥取歸

同日李提刑至亦有詞因次韻

脚跡西郊紅世界才知春意分明不須更說錦官城  
香來遊冶騎得得為渠停停到花眠人且去酒杯苦  
欲留行直須醉飲到參橫不因歌白雪三日作狂醉

郡圃新開雲月胡約客試小舫

擗撥花枝趨那天氣一半春休未分真休平湖新漲  
雜綠初抽 等閒作箇扁舟便都把湖光捲取世事  
元來都緣本有不在他求

錢黃待郎勸酒

向江頭幾回凝望垂楊那畔舟纜繫江神似識東歸  
意故放一篙香水卻撼被三百里人家祖帳連天起  
且行且止便為汝遲留三朝兩日如此只如此還  
須看世上憂端如蠟一秤白黑茶子肥瘦瘦腹都問  
事畢竟到頭何似當此際要識沈思一着惺惺地  
目前誰是料當高諸公做容縮手日夜待公至

楊提刑子謀生日

有匪碧嵩使長瀛奏琅玕門前初暑才漲一室淡於  
秋簾捲我舊煙兩袖披西川風露滿眼綠陰稠人物

眇然甚得似此風流 此何時公猶帶劍南州分明  
夏容在自曉只恁付悠悠未問人謀當否須信天生賢  
哲不尺等閒休努力崇明德巨浸要平舟

趙茶馬新生日

漢使來何許到如今天邊又是薰絃三度見說山深  
人睡穩細雨自催茶力向滴博奕閱者取料得權奇  
空卻後拍浮雲萬里追風去跨燕越抹秦楚不妨  
且為斯人駐正年來憂端未歇壯懷誰吐頃刻陰晴  
十萬態怎解網罟未雨築此事誰寬西顧待洗岷峩  
悽愴氣為公荒更着添長慮問兩社輔明主

鮮于安撫勸酒

固陵江上暮雲急一夜打頭風雨唯送春江艇上水  
笑拍山歸去靴帽叢中漁蓑席上摠是安行處惟餘  
舊話為公今日拈取 見說家近岷山翠雲平楚萬  
古青如故要把平生三萬軸喚取山靈分付麈尾甚  
高隲陽岳麓會與岷為伍及時須做鬢邊蓬未遲暮  
及此故云

生日謝寄居見任官載酒三十七歲

怕年來年去漸雅志易華顛嘆夢裏青鞵間邊銀言  
望外朱轡十年竟成何事雖萬鍾於我易加焉海上  
潮生湖落山頭雲去雲還 人生天地兩儀間只住  
百來年今三紀虛過七旬強半四帙看看當時只憂



不見恐如今見得又依然夜靜花間明露曉涼竹外晴煙

張總領 生日 六月十八日

有美人兮招不至幾回凝佇應又為家山自好不堪他顧忙裏抽頭真得計閒中袖手看成趣念從前出處揔無心天分付 雲舟舟更吞吞吐吐泉活活無朝暮與自家意思一般容與月壑曉寒垂葉露風窸午睡

連山雨看蒼顏白髮兩間人摩今古

字宙中間還獨笑誰疎誰密正從容行處山停川溢鍾鼎勒銘模物象山林賜路開行輩要不如曾吹我熙熙無今昔 便百中穿牙戟怕六擊生虛室為幽香小竹旋供吟筆人事未須勞預慮天公渾不消余力看雨餘雲捲約簾旌明紅日

送字文侍郎 知漢州勸酒

尚憶都門祖帳時重來動是十年期雲拖暮雨留行色露挾秋涼入酒卮 湖上鴈水邊厚木須矜首嘆來遲北風滿地塵沙暗宣室方勞丙夜思

李提刑 生日

秋意冷然對宇宙一尊相屬君看取都無凝滯天機純熱水拍池塘鴻鴈聚露濃庭曉艾蘭顛笑何曾一事上眉頭繫心曲 興不淺船明玉人更健巾橫幅

問人問底處外沉遲速氣整晴宮虹半吐眼明平楚雲相逐但年年屈指問西風驚新鷓

次韻李參政 朝陽閣落成

月落皇稀露氣香煙銷日出晚光涼天東扶木三千丈一片丹心似許長 淇以北洛之陽買花移竹且迷藏九重閣閣開黃道未信低回兩鬢霜

李參政 生日

湖水平漪與我意一般容與任多少雙鳧乘鴈落花飛絮露冷雲寒煙外竹霜明日紫梅邊路怪天隨人意作陰晴無非數 方寸地圖書府老太史親分付况身名四海未為不遇用舍行藏皆有命時來將相還須做且閒中袖手閱時人摩今古

鄧倅 生日

許時閉五閭疎散風月無人管自從陽律一番新又把前回風月送西鄰 浮雲富貴非公願只願公身健更教剩活百來年此老終須不枉在人間

任隆慶之母正月十一日生隆慶十二日生日

無邊春色試從漢諭堂邊覓身前上壽孫扶掖九十九娘娘身是五朝客 眼前富貴潭間歷箇中真樂天然的兒孫強勸持餘滌娘道休休明日兒生日

燕甲戌進士歸自郡城

古談士夫郡猶欠殿頭魁記曾分付公等行矣勉之

哉世事安基無定甲子循還復爾不克且低回人物  
價自定萬事付銜杯 試與公同揜手上春臺繁紅  
麗紫何限轉首便塵埃欲識化工定處須向報秋時  
節未用較先開休道屋猶矮御相箇中來

張靜甫之母夫人生日

天為西南分八使更分四道蕃臣爭如齒宿絲衣新  
親年開百歲又見子生孫 一度平反供一笑無邊

桃李皆春使歸天上極恩榮為君圖壽母 去年曾以  
壽母圖為  
歡更看太夫人

叔母生日 前數月西叔方以女妻  
唐述之叔未離云云

遙想庭闈上壽時芝蘭玉樹儼成圍胡娘鼎鼎修何  
行一樣都生及第兒 春淡沲日喜微兩頭娘子王

東西一杯更為諸孫壽子舍新來恰上榻

恭既賦小闕為叔母壽因復惟念昔者未嘗  
不得與稱觴之列今迎侍不果又以簡書不

克往侍欷然于懷再遣小闕託諸兄代勸  
記得年年阿奴碌碌常在眼前絲舫吳天錦輪蜀地

閱盡山川 今年苦戀家園便咫尺千山萬山但想

稱觴三荆樹下叢桂堂邊

次韻虞萬州 剛簡 以謁全明曲為叔母壽

那復有柔味醲於春酒猶向故鄉懷印綬相過何日  
又吐出心腸錦綉問我阿娘依舊娘亦祝君如栢

壽相看霜雪後

即席和李參政 白笑花清平樂

藍田玉種為我酬清供香壓冰肌猶怕重更倩留仙  
羣捧 看花美情偏玉舉花消息方濃此笑知誰領  
解無言獨倚東風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五

長短句

次韻李提刑 至 白笑詞併呈李參政 重

誰分天種來上花 屢供綠葉素蕊 雅重那得愁心  
煩棒 他花自是無工不關香淡香濃才聞為誰含  
笑盈盈靴面歌風

約李彭州 至 兄弟看芳物丹有賦

雙菴弄前呼大撒蚪 枝看取垂垂帝憐塵土著冰姿  
故教凍雨過浴出萬紅衣 綠幃傾圓高下處中含玉  
色清裏流人應笑太真肥 破除千古恨須待謫仙詩

李參政 重 領客訪環湖瑞蓮席間索賦

曉鏡粧空 簪篸 夜盤承露掌分叉翠 粉筠拋無華  
欲往從之空長望 濟雖仗矣食難盡 淤泥深處瑞蓮花  
李參政 重 賦沉溪沙三首再次韻謝之

一日嘉名萬口傳 都憑新樂播芳銜 非關呈瑞作人

妍 地褊不妨金步穩 境幽生怕鼓聲填 餘尊相與  
重留連

密葉留香護境天 好風時雨帽清漣 亭亭雙秀倚湖  
弦 造化曾居公掌 握呈柑 筆許百花先 聊占棣萼

鵝芳蓮 花 柳子厚 雙蓮表 雙

試問伊誰若是班 一喬銅雀鎖尊顏 千年浪露尚餘  
濟 羞向眼前供嫵媚 獨於靜處愜幽嫺 人情多少

逐河間

生日謝寓公載酒

只記來時節 又三年 朱煒過了 恰如時 雲獨立 薰風  
蒼涼外 爽傍環湖 花月多少事 欲括還 輟扶木之陰  
三千丈 遠茫茫 無計推華 駭駭過三十八 此身待  
向清尊 說似江頭 汎乎不繫扁舟 一葉將我東西南  
此去都任長年 旋折風不定 川雲如撒 惟有君恩 渾  
未報 又故山 棹鶴 惟歸切 將進酒 緩歌闋

和李參政 重 惠生日

物象芸芸 知幾許 功夫未格 更時把 荷大 芝製 從容  
平野 空濛 淡天 空詩 戲狀 竹深 花靜 機藏 窻對 菊前 屏  
岫 老儀 刑真 顏色 商古道 誰傳 匹評 今士 誰釣 敵  
向平舟 明碼 又聞 霜翻 枰 舉 碁 元 不定 磨邊 旂 蟻  
何曾 息 憊 天 公 有 意 要 平 治 鏡 華 疑

送簡池宋倅 之官即席賦

脩跨人物 元如許 誰把屏星 留卻弄 破我 眉 月 影  
似作 平分 消息 捲霧 名 譚 鬚 與 長 袖 未 稱 三 池 客 且  
然 袖 手 人 間 煩 暑 方 劇 分 手 未 見 前 期 風 前 耿 耿  
目 斷 斜 陽 角 亦 欲 乘 風 歸 去 也 問 許 故 山 猿 鶴 統 鼓 催  
雞 揮 送 送 鷹 轉 首 成 乘 各 願 加 餐 飯 書 來 煩 寄 新 作  
虞 萬 州 剛 簡 生 日 用 所 惠 詞 韻

無人會獨倚團團羊角便含瑟鏗然亦作空室中間  
分明見暮鴛飛不盡天空闊青山外斷霞末 看來  
此意無今昨都不論窮通得失鎮長和樂此道舒之  
彌八極卷却不盈一握但長把板基灰拓將相時來  
皆可做似君家祖別彌關洛康國步整戎略

七夕之明日載酒李彭州 家即帶賦

銀漢濯月金莖團露一日清於一日昨霄雲雨暗河  
橋似剗地不如今夕 乘查信斷情機人去誤了橋  
邊消息天孫問我巧何如正為怕不曾陳乞

李彭州 至生日

促織誰遣汝唧唧不能休攬衣起觀四顧河漢淡如  
油露下南山蒼蔚嵐林西湖菱芰零感浩悠悠尚此  
推不去歲壽兩公侯 自侯歸間日月幾春秋東方  
千騎何事白首去為州會有葛公看侶携上神仙官  
府王案待前旒却袖經綸手歸伴赤松遊

王總卿 生日

自王家無怨住襄城世總生賢似謝贊蘭玉馬庭梧  
竹一堪憐富貴關人何事且問此何緣又踏前朝  
脚領蜀山川 點檢重關複閣尚甘棠並地喬木參  
天中興規畫父老至今傳六十年山河未改只方菲  
不斷緊相懸相將又參陪李席遠似當年

別李參政 壁

此別情何限最關情一林醒石重湖賈雁幾度南樓  
携手上十二闌干凭暖肯容我樽前踈散底事匆匆  
催人去黯西風別恨千千萬截不斷整仍亂 三年  
瞥忽如飛靈記從前心情雙亮意詞交割千古熬蘇  
登臨意人道於今重見又分付水流水泮滿腹餘疑  
今誰問上生頭淨拭乾坤眼聊爾耳恐不免

許遂寧 至生日

多少龍頭客數從前何官不做清名難得萬里將禮  
歸報漢青鎖還應催當夕又一葉扁舟去國許史盧  
前車成霧未如公正怕雲霄逼留不盡二三策一  
聲千里樓前笛過天涯浮雲不斷鎮長秋色試上層  
樓分明看無數水送山碧問此意有誰曾識獨抱孤  
衷蒼茫外滿闌干都是長安日終有待佐皇極

和瞻叔兄除夕

一年一度屠蘇酒老我驚多又明年豈是更無年已  
是虛過三十八年前 世間何物堪稱好家有班衣  
老相期他日早還歸怕以瞻由出處不曾齊

劉左史 光 至生日

岸容山意隨春好人在春風獨立盡閒雲來又去  
目斷一天紅日豈不懷歸於焉信宿此意無人識只  
看鬢絲絲然都為人白 風露正滿人間駒駒睡息  
渾不知南北要上南山披會蔚誰是同相不負天運

無窮事機難對只有儲才急願公壽考養成元祐人物

和劉左史

光祖

人日遊南山追和去春詞韻

天公只解作豐年不相洽游天小隊春旗不動行庖

晚突無煙吟鬢撚漸寒燼撥盡鴈自天邊喚起主

人失笑寒灰依舊重然公外論聖居日事九歷二十五年而

元夕行燈轎上賦洞庭春色呈劉左史

花帽每行寶釵梁畔還是上元看去年芳草如今又

綠當時皓月此夕仍圓節序驅人人不解道歲歲年

年都一般看承處有燭龍照夜鐵鳳連天東風不

知倦客支吹向樓閣山巖任管絃閑處詩豪得志綺

羅香裏快上當權客與溪翁無一事但隨俗簪花含

笑看無限意更醉騎花影飽看豐年

次韻劉左史

光祖

自和去年元夕詞

春漏逢懽恐不深銀花火樹聚成林酒中和樂無窮

味燭裏光明一寸心金馬胡玉堂尋風流文獻未

如今連宵坐我東風裏春滿肝脾月滿襟

劉左史

光祖

夫人生日

劉郎初度隨春到尚記綠衣春立又上夫人千歲壽

相望不爭旬日琴瑟儀刑山河態度長是春風識都

將和氣蒸成滿院紅白我被五斗紅陳三外官酒

驅到鄴城北解后相逢同一笑此會幾年難覓寶瓊

燒春仁光燭夜未放融鑿雪天然真嶽嶽來知是玩物

同官載酒為叔母壽次韻為謝時自潼過遂

射洪官酒元曾醉又六十八年重至長江驛畔水如

藍也應似向人重翠人生豈必高官貴願長對詩

書習氣陶家驕子作賓進有如人嘉賓也未公初任

叔母生千解洪故云

叔母生日用許侍郎

奕

所和去歲詞韻為謝

誰主誰為客嘆人生別離容易會逢難得省戶高門

十年夢警忽渾如昨夕風不定亂雲飛急本自無心

圖富貴也元知富貴無緣逼且還我克園策誰知

一曲柯亭笛向天涯依然解后長安本色怪我阿婆

今老眼已是看朱成碧但猶記黃裳會識多謝殷勤

無以報願阿婆長健如今日送公去上霄極

和虞萬州

剛簡

所惠叔母生日詞韻

人生一世如此元如此造化都從起時起看庭前桃

李弄蕊開花還又看一度成陰結子母壽親認取

葉葉枝枝一氣分來結成底更得故人書遺我新詞

把寸心分明指似信過眼浮華幾何時剩培植根心

等閒千歲

婦生日許侍郎

奕

載酒用韻為謝

曾記劉安雞犬誤隨鼎鑪登仙十年塵土浣行纏怪

見霞鶴頰勸會合元非擇地每逢靈得非夫婦聞

風月正嬾嬾親潑床頭醅面

叔母生日劉左史光祖以余春時所與為壽

詞韻見賦復用韻謝之

夢中猶記來時路五馬踟躕橫立江北城南春澹沲  
山鎖一天晴日伊軋征車徊徨去意只有東風識如  
今遠在誰人伴我浮白 天外曲陽春依然有脚來  
到堂堂比不是奇情雙照亮肯寄鱗鴻相覓酒引曹  
醪歌翻楚調觸撥歸心急醉竟時遠驚花世界風物

叔母生日

人道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兒今如許才覺三十九年  
非昨被玉山樓取今仗牛山挽住役役不知疲自己  
未能信漫仕亦何為 亦何為應自嘆不如歸問歸  
亦有何好堂上綵成團上下東岡南陌來往比鄰西  
舍邊地看兒啼富貴適然耳此樂幾人知

和黃五九丈

見惠生日韻

早歲騰身隨輦路秋月春風只作潭間度手挾雷公  
驅電母袖中雙劍蛟龍舞 如此壯心空浪許四十  
明朝忽把流年數又過一番生日去壽編着對親朋舉

新亭落成約劉左史

光祖

和見惠生日韻

又一番雨過倚閣爰威探支秋色前度劉郎為故園  
一出黃髮絲絲赤心片片儼中朝人物詩裏香山酒  
中六一花前康節 倦客才歸新亭恰就堂徑蔭濃  
菊芬香發蕙酒相逢看露花風葉躍躍精神生生意

思入眼渾如將更祝天公收回積潦放開晴日又雨

次韻李參政壁見賤生日

水花湖蕩翠連天記年年甚因緣闌鴨闌干雲霧踏  
青妍人似風流唐太白披紫綺卧青蓮 如今別思  
浩如川欲騰騫隔風煙月到天心人影在長編只有  
此身飛不去翔鵬側仰鷗邊

和許侍郎奕韻

千里樓前客數從前幾般契分更誰同得尚記流鶯  
催人去又見莎鷄當夕嘆天運相前何急幸自江山  
皆吾土被南薰吹信還相通臨大路控長策 向來  
風月蘇家笛問天邊玉堂何似黃岡秋色萬事無心  
隨處好風定一川澄碧紫箇事非公誰識我亦年來  
知此意但聰明不及於前日誰為我指無極

賀劉左史光祖進職奉祠

許大才名知幾許功夫做得獨自舉三朝耆舊歸然  
山立出處只從心打當去留不管人竹臧抱孤衷脉  
脉倚秋風無人識 龍可養凡鱗正鸞可擊凡禽敵  
便翩然歸作玉龍僊客枰上舉棋元不定磨邊旋蟻  
何曾息儻天公有意要平治須筆疑

劉左史光祖別席和韻

一襟滿貯梓城春笑聲頰筆揮銀自有江山長是管  
將迎不似如今歸去客雲外步水邊身 蕭然今代

傑魁人混光塵越精神不把浮雲軒冕拂天真化洽  
堂邊應劍見人物舊榜頌新

約劉左史光祖謝會再和

如公何地不陽春往來頻醉傾銀閣道河陽舊稱正  
惜迎移向德威堂上着疑滯國是前身 行人還又  
送行人夜無塵對丰神自古心知別語轉情真須信  
人生歸去好三徑舊四時新

又

西來紫馬倦行春上書頻闕排銀願聽臣歸子舍便  
將迎又為老臣全晚節關教化係臣身 帝心終睦  
老成人想音塵倍留神且把間風淡月與全真出處  
如公都有數今古夢幾番新

同官酌酒相賀再和前韻

與君同醉梓州春不辭頻漏更銀尚記梅時出郭喜  
相迎又對西風斟別酒雲過眼月分身 儻來官職  
不關人等微塵苦勞神更向中間讓說假和真只有  
交朋關分義無久近與陳新

別許侍郎英即席賦

公在春官我已歸公來東蜀我居西及公自遂移潼  
日正我由潼使遂時 如有礙巧相違人生禁得幾  
分飛只祈彼此身長健同處何曾有別離

許侍郎英生日十月二十四日

記北人騎屋看龍首許仲元自擁節來歸持荷直上  
誰與爭先好官到頭做徹夢兒欠缺便徒然我愛慶  
元龍首當春不逐時妍 人生天地兩儀間且住百  
來年數初度庚寅未來甲子儘自寬閒太平竟須公  
等終不成造物謾生賢拓取面前路徑着身常要平寬

宴蓬壺新進士

記薰風殿上曾當暑侍君王看絳服臨軒白袍當殿  
流汗灑漿今年詔書催發赫槐庭初夏午陰涼瘦馬  
行時隴雪疊猿啼處年光 大科異等士之常難得  
姓名香噴陋習相承駒轅垂耳麟棹成行平生學為  
何事到得時遇主忍留藏看取杏花歸路身名渾是  
芬芳

即席和韻

問梅花月裏誰解唱小秦王向三疊聲中蘭橈荃掉  
桂醕椒漿明朝濶渝江上對暮雲草野北風涼準擬  
八千里路破除九十春光 硯涵槐影漾旂常披拂  
御爐香念人世難逢玉塔方寸陞楯顏行休言舉人  
文字繫一生窮達與行藏凡卉都隨歲換豔蘭不為  
人芳

西江月夢中作覺後渾能省記獨欠第五句

因足成之曉起大雪

一段同雲似練更無刺幅間邊玉娥不怕五更寒剪



就飛花片片 酒裏吟邊競棄枝 頭枝底爭妍入春  
無物不芳鮮 只我依然顏面

許侍郎 碩人生日 十二月二十二日

新梓舊歲又翻新 餘七日誰識春華元往東川大  
守家 一年一曲擬盡形容無可祝願 似庭梅長向  
春風伴斗魁

劉左史 光祖 生日 正月十日

見說新來把閨事 都齊閣東自用處 渾無凝滯天機  
狂熟蕩蕩春風 卷靜好庭移曉日 蘭分龍艾可曾步  
子上眉頭 紫心曲 春宇宙 船明玉批風月詩成 趣  
問人間底 麩外沈榮 辱與我言 今雖我願不吾以也  
吾嘗見 但年年先後放燈時 爲新醪 先後放燈 併謂夫  
同官約贈叔兄 飲于郡圃海棠花下遣

酒代勸

東君慣得花無賴 看不盡 冶容嬌態擬傍小車來 又  
被輕隄給 陰晴長是隨人改 且特地留花相伴 樂  
碎故尋常生意 長如海

與同官飲于海棠花下 燒燭照花 即席賦

自有天然真富貴 本來不爲人妍 謹將醉眼看繁華  
重擊高燭照 驚攬夜深眠 花不能言 還自笑 何須  
有許多般 薄薄明月四垂天 柳邊紅沁露 竹外翠欺煙

次韻同官約贈叔兄 及楊仲博 前賞那

園牡丹併遣酒代勸

玳筵綺席 爛芙蓉 客意樂融融 龍風頭 罷翠醉餘  
日脚沉紅 簡書雜我賞心 無託笑口 難逢 盡宜開  
眼 暮雨落花 獨倚春風

東叔兄生日

去歲王堂山下 住母旁 後第前哥 今年作縣 古松城  
靜 奏朱紫 酒間印馬頭 陞 去路更無山 隔斷春風  
跋馬 經過不妨 緩轡 儘便 願申臨別 語長 使得天多

小圃牡丹 盛開 舊朋畢至 小闌寓意

昨夕相逢 煙包心 綠月 豔羞 姪日 生時 初春 暑夏  
太極光中 別來三日 東風 已非 復具 中阿 蒙須 信  
中間 隍陽 大造 雨露 新功

叔母生日 每歲 兄弟 多必 我試 莫遂 練衣 團  
藥之樂 今歲 復爾 良以 發然 小詞 寄五 兄

代勸

養得兒男 百不 中年 年隨 舉子 踏春 風一作年年新  
壽觴 庭院 燕泥 融 將 雛 趣 長 是 半 西 東 移孝 使 爲  
忠兒 行 雖在 遠 母 心 同 若 將 一 念 各 天 公 歸 來 拜 也  
勝 橘 雙 紅

即席次韻張太傅 爲叔母生日賦

莫雨 收塵 馬 驚 風 起 籬 罷 夜 涼 人 鎖 武 成 宮 卻 憶 親  
旁 詩 餅 薦 油 葱 誰 勸 詩 人 類 應 晞 穎 谷 封 兒 行 雖

遠母心通觸撥今霄夢逐綵雲東

瞻叔兄生日 五月三日

夢覓不踏正牙班直作五雲間簡編真樂堪燒麩雅韻  
叔叔清權 都將管忽繁華事春夢曉雲看只期他  
日寶頭受用大耐高官

南叔兄生日用前韻 五月六日

不居上界烈仙班梅隱寄幽間玉堂雲曉玉珍兩夜  
認是真權 如兄才譽居人上鵬路正看看只材兄  
弟長隨母健不愛高官

次韻許侍郎奕為叔母生日

壽觴庭上正柳明桃恣擬斫江魚鱗銀線披春風吹  
入花錦城中惟有夢時到輕軒翠幃 歸來春已過  
挑柳成陰但喜庭闈鎮強健更得故人書遺我瑰詞  
應重記去年相見望白鶴朱霞有難攀謾芳草如煙

青青河畔

又次韻為婦安人生日

天子同年第太常偶然二內亦同鄉其間更有真用  
處道義場中無別香 花入思繡為腸不妨冬月作  
重陽家人但散今年會猶欠腰金與鞠黃冬月重陽用美誌事

鞠黃夫人

叔母生日劉左史光祖以余正月十日所與

為壽詞韻見貽至是始克再用韻謝之

彼美人兮不肯為時人  
粧束空自愛北窗睡美東隣  
酷熟不道有人成離索  
直教無計分膏腴望鶴雅不  
到暮雲高闌干曲 駒在谷人金玉  
槃在陸人寬軸  
笑吾今何苦耐司空  
辱應為教駁鳥反哺真成落落  
蛇安足到梓州舊事上心來呼盃酥

重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六

長短句

再和班字韻謝南叔兄 見貽生日

北風不競帝師班兩足枯樗間且容湖使靜中藏拙  
世裏偷催 一杆黑白終何若未可目前看自量  
分不甚世用只稱田官

生日謝同官 六月八日

四十之年頭顱如此豈不自知正東家尼父嘆無聞  
日鄰人孟子不動心時願我未能真自信筭三十九  
年渾是非隨祿仕便加齊卿相於我何為 人間鬱  
鬱難耐誰借我五萬蒲葵上王臺百尺天連野  
樓千里江射晴暉此意分明誰與會但時把瑤笙和  
月吹吾歸矣有馮相與和鶴自由飛

沈趙閩州希異之官

陳兩先煩濁烈日霹靂光逸人去作太守旗志倍精  
芒沙外馬蹄香濕柳下旗隄晨澗景氣踏蒼蒼交道  
氣成霧我獨犯顏行 對顏行斟尾酒點頭綱請君  
酬此更伴頃刻笑譚香為問錦屏富貴孰與熙寧諫  
議千古新儀章世道正頽廢此意儻毋忘

再用初八日韻謝通判運管以下

安石聲名買臣富貴我不敢知謾揚州汎汎浮溟隨  
水閣門軌軌開闔從時滿目浮榮何與我只贏得一

場間是非誠知此問不歸何待不飲胡為 崑松間  
篋易老應只能采菽烹葵看風沙漠漠未清紫羅煙  
雲再冉時露晴暉誰喚當年劉越石為携取胡笳乘  
月吹吾無用但寤言獨宿奮不能飛

次韻東叔兄見貽生日

內貴何妨知我希芳孫細佩石蘭友不教塵外專雲  
豎淮向人間駕使駢 憂國夢遠端闌靜言思奮不  
能飛時因風雨思時昔嘆兩蘇公盍不歸

次韻高才卿 泰叔 見貽生日因以為壽

桃李眩春畫松栢傲霜時春妍不必皆是晚秀未為  
非畫斧河邊瘴霧叱馭關前險阻馬過復人疲胡不  
効儕等趣取好官為 居之安子胥樂詠而歸種黍  
賦舌成市書史儼相圍月淡秋其怪影日靜春齋發  
索未聽杜鵑啼美酒無深巷莫道不吾知

次韻劉左史 光祖 和三月十八日詞見貽生日

開漢江山落手中蒲明花繁蘭鏡家我與人和氣樂  
融融應憐我留滯劔南東 風味兩文忘恍如疇昔  
夜一尊同如今海內幾劉公胡天意猶在笑顏紅

次韻李參政 璧 見貽生日

閒放樓前千里目天邊雲大如團秋扇入帽露華新  
無端愛國夢應到守封臣 舊節如今都有幾長教  
誰生甲申折楊笑重有陽春夏醒頭欲雪鬢夢肺生塵

賀許侍郎與得孫

三十作龍首四十豹韞惟然携取名節錦繡蜀山  
川攬轡扶桑初曉飲馬咸池未時來自儘寬闊茲事  
亦云足所樂不存焉 女垂髮兒分鼎婦供餅尊章  
青贖采政和氣王生煙造物猶嫌賦謫要故公侯  
袞又昇賈嘉賢公更厚封植自古有豐年又昇賈嘉賢一作豐年

杜安人生日

七夕長留河漢女重陽又屬驢人只餘八八號佳辰  
中和無與擬播作一家春 俗事繁人何日了隨緣  
女嫁男婚却將不繫自由身間中書日月隨處弄兒孫

九日席上呈諸友

舊日重陽日嘆蒲城闌風去雨衣衰蕭瑟造物翻騰  
新機杆不踏詩人陳跡都掃蕩一天雲物挾客憑高  
西風外暮鷺飛不盡秋空碧野真意思浩無極 饒詩  
酒帽策策席等今朝無誰不飲有誰真得子美不生  
糊明老子載寥寥佳客無限事欲忘還憶金氣高明  
弓力勁正不堪回首南山此誰笑鴈問消息

送趙監丞

赴利路提刑

西風吹信越征鞍日高鴻鴈寒稻梁味盡不留殘  
歸向那邊無高着只道天將心何處安長教子孫  
蒲人間猶令儂意寬

逸客歸來道中再得數語

驪駒未撤客乘鞍征鞭搖晚寒鴻雁夢角驚殘關  
山斜日邊 求道地託因天人情久亦安轉移都在  
笑聲聞鄰夫應世寬

茂叔兄

生日

雲外羣鴻逐稻梁獨乘下澤少游鄉赤心片片為人  
忙 俗事繁纏何日了自身活計勸為長閉門書卷  
聖賢身否

許侍郎與生日

惠我田疇極民水火春蒲蜀東更山連驛曉長蛇隱  
露紅移略約扶種切唯雲橫空人卧流蘇行席上公  
心事夕闌晨枕中長自苦寒無人識得只有天公  
天教百般如願也應是天眼惺惺看田間泥飲門無  
夜打水瀆靈麴戶有朝春擬上公堂稱兒爵酒未抵  
人間春意濃無可願頓城池亦與公壽無窮

李參政生日

宇宙一大物掌握付諸人人心不滿方寸坎此浩無  
垠或者寒蟬自比不爾充犀貽笑觀竟何成胡不  
引賢者相與共彌綸 未如何嘗試使問蒼昊四時  
迭起代謝有屈豈無伸昨夜伶倫聲裏一氣排陰直  
上陽德與時新道長自今日持此慶生申

劉監丞生日

迺翁表裏玉無瑕，渾是得天多。一生受用不完全，慶  
都補填他。郎君心念和平處，似得十分家。夫何以  
報重重印字，滴滴簪囊。

西叔兄生日

不肯呈身竟舉，那能隨俗為官。梅花寒點書窗月，一  
味滯陽酸。梅衷無邊春事，書中千古遊觀。欺翁不  
識清閒樂，驚見蒲堂歡。

許侍郎奕碩人生日

無端嫁得龍頭客，富貴長相迫雲深。碧落記娶為又  
逐東方千騎到人間。婦前百拜兒稱壽，李也參行  
酒最隣。小女太憨，生約住兩頭。娘子索新聲。

劉左史光祖之生正月十日李夫人之生以十九日賦兩詞寄之

老眼靜中看，知我其天紛紛得失了。無關花柳乾坤  
春世界，着我中間。世念夕闌珊，隨寓隨安人情稍  
望。袞衣還我願時清，無一事儘使公閒。  
鶴久倚樓看雲，風晴天天高。雞犬礙雲關，撥聲雙山  
留不做，還任人間。客佩振珊珊，來賀平安年年直  
待卷燈還。似是天公偏看，意占破春閒。

叔母慶七十

兒前捧勸孫扶掖，共慶寶瓊輝。七帙此杯不，止尋常  
百年間，才是省陌。眼前綵繡成行立，已應是天公

偏惜何須剝，竟長年且只消一百二十

東叔兄生日

才難如此一門生，許奇男子良公更甚。煌煌辰千百  
年間，一十心為紙。人知公在詩書裏，夫知公在詩  
書外。人間百順由公起，公把無心摠備人間事。

叔母生日同官載酒用去年詞韻

風雨移春醉夢中，忽然吹信息。隔壘及青嶂，風物換  
朱融。吾歸矣，家在月明東。公等為人忠，年年稱母  
壽。一尊同恨無佳句，可酬公相期。意滿滴小槽紅。

叔母生日次韻許侍郎奕臨江仙為壽

春院繡簾垂晷，最一天風月。橫陳慈親初度，紀嘉名  
每從歌舞地，猶記饒魁人大句。忽墮烏鵲至，恍如前  
歲逢春。只祈歲歲及茲辰，天風吹寶唾，華彩動文星。

叔母生日同家人勸酒

唐右金華宅，上有對藍天。當年玉女何事，未擺世間  
綠。垂把平夷心事，故作吉祥種子。春暖玉生煙，回首  
生處所，更欲與周旋。自歸來，生處所已三年。山頭  
白鶴，依我應許，父留連。已作秋風歸夢，忽滿春風消  
息。吹我着瀘川，安得巨歸去，綿上飽耕眠。

約程漕使過孫初筵勸酒

記憶然持節下青雲，月幾成弦。待竹枝歌徹，訟棠  
匝地，乘草連天。却尋當年舊夢，來使蜀東川。人物豈

寥其奈許面旋 愧我推擠不去尚新官對舊後任  
如前與故人飲酒月露寫明燭讀書生康時無計設  
憂思時釐酒痕邊且只願早休兵甲長見豐年

次韻費五十九文

題秋山閣有感時事

霞下天垂宇倚闌千月華都在大明生處扶木元高  
三千丈不分閒雲無數謾轉却人間朝莫萬古興亡  
心一寸只消消日夜隨流注奈與世不同趣 齊封  
莫甸今何許百年間欲招不住欲推不去關斷河流  
障海水未放游魚甫甫嘆多少英雄塵土挾客憑高  
西風外問舉頭還見南山杏花爛熳草蕃庶

次韻西叔兄訪王宣幹

萬

夢隨瘦馬渡晨煙月猶弦稻初眠宇宙平寬着我一  
人間夢破枇杷香滿袂應喚我駭行驪王氏之門世  
相花正開世  
鴈聲砧杵落晴川撫流年嘆區緣隨世功名未信果  
誰賢自斷孤雲東北角離復合斷蓬連時聞山東河  
北歸附之人

方輿  
區英

即席次韻南叔兄同親友饒王萬里萬里  
四宜幕

鬢霜盈髮擢虜牧荒墟稻梁衰索落日牛羊晚雲鴻  
鴈傍地飛空無託收人困和雨睡田父醉連雲酌醉  
夢未醒虎嘯川谷齧驚林薄 離別誰不惡心事同

時都不論離合眼底時幾鼻端人物誰辨北征東略  
最憐世途局趣只道書生疎闊無可贈君松陰庭院

菊華離落

即席次韻宋權縣約客

世道何常都一似水流雲出嘆自古燕巾濫竇楚山  
迷壁老我如今觀變熟行藏語默惟時適似滄冥容  
得乘禽飛雙鳧集 花露曉松風夕經味永山光吸  
歷巖中者第案頭月日物欲強時心節制才資窮處  
書扶掖擬棕鞋桐帽了平生授鱗鳥

即席和李潼川壘韻

清曉卧霜角月魄幾回哉一聲雲鴈清叫推枕賦歸  
來流水落花去路畫象莫隍陳迹實觀傍樓臺別憶  
入梅艷秋色上田萊 記來時驚列缺走兵回人間  
都失七箸老婢亦驚猜疋馬曉風鞭袖孤襟暮煙烽  
折揮却挂蛇杯不負此邦去笑口也應開

約李潼川飲即席賦

昨夜嚴家集嚴氏園霜斗颯晴天乾坤如許空闊  
着我兩人問醉帽三更月影別缺一簾花氣語雋不  
知還二十年間事肝肺寫明燭 記相逢一似昨兩  
經年風波關處推出心膺至今寒也為故人飲酒也  
念邦人懷舊始為駐征鞍未忍作離語留待月華圓

賀李潼川改知常德府

更盡一杯酒春近武陵源源頭父老迎笑人似老癯  
仙檢校露桃風葉問訊渚莎江草點檢舊風煙世界

要人柱公獨卧間邊 漢從來分宇宙有山川主賓  
均是寄耳贏得鬢毛班最苦中年相別更是人才難  
得相勸且加餐歸爲玉昆說時寄我平安

劉去史 光祖 生日慶八十

山嶽會元氣初度首王春扶持許太穹壤全德付著  
英一萬九千日力四百八旬甲子釀此傑魁人玉劍  
卧霜斗金鑿製主衿 學素節人氣脉固精神不應  
間處袖手試與久經綸存落蟠溪感遇迢迢豈發歲  
月遠到添園椿用舍關時運一片老臣心

十五日同憲使觀燈馬上得數語

解后皇華並響遊追隨世好學風流兒童拍手欄街  
笑只是酸寒魏梓州 千炬燭數聲謔不知白了幾  
人頭惺惺兩眼看來慣且得人心樂便休

十六日再賦

兩使星前東燭遊酒酒車馬九河流耳聽宣政外平  
曲目斷交輿未復州 間鼓吹強歡謳被入唯述作  
邀頭邊誰爲掃狀氣靜却與人間快活休

再和四年前送牽所賦韻

一點陽和渾在裏時來爾許芳好春風吹上醉痕邊  
傳歡欺淺酌清晤失佳眠 聊把繁華開笑口須更  
雨送風破因花識得自家天炯然長不夜活處欲生煙

汪提刑景宜人生日

莊敏儼家文安嫡胃文惠諸孫兩大相輝晉素庇國  
韓姑芻門 天風吹下雙軒恰趁得醅醖牡丹錦繡  
光中殿春不老閱歲長存

餞汪漕使 昇勸酒

可致灌人真慕顧接得官時只道來何暮感感何曾  
椿得佳速人又見迎擢去 護自兒曹相爾汝心事同  
時千里元相梧况是棠陰隨處處秋江夜月春空霧

王子振 辰應 生日同書院諸公各賦一闕

鳴蟬泊雨晴雲濕游龍朝岸浩江碧氣低爾和玉滿  
家運異春 公堂雖有酒不敵公真有壽宿對魁星  
頰紅衫鬢青

次西叔兄送南叔兄赴鈴聲具寄韻

中年怕踏長亭路便自有離愁苦一自送君趨莫府  
惺惺顰舌呢喃燕雀那解春無語 三年山月移朝  
莫獨倚松風等閒度到得除書紫綬任却愁不似當  
時皓月長伴君來去

即席和書院諸友

早厭人間腐鼠要希雲乃飛皇義和不肯數朝陽士  
向餐麥來往 出名聲中氣味編浦冊裏自光至今  
心膽爲渠狂夢倚銀潢天上

袁蘭州剛齋生日

牛酒享賓多焦爛列前榮有人先事早討殘突伴孤



星香火家家繪象擊鼓村村祠宇斷不斷人情清淚  
九臯鶴喚起夢魂惺 白蘋洲芳草渡玉湖亭畫簾  
挂起篆款一卷易同盟携手錦江橋隱觀面墨池云  
叟扶杖蜀君平三老飄然安雲散太空清

應提刑誌之 生日

紅杏花邊曾共賞天涯還是相逢人言契分兩重重  
誰知聳利外別有一般同 烟烟奇情雙喜處天光  
水色相通磨中旋蟻澗何窮共扶天事業此意豈須公

范遂寧子長 生日和所惠詞韻報之

千里樓高人與並箇中傲地通天秋風吹髮半成宣  
都將強歲月空對舊山川 養就人才端有意公今  
三祖差肩偏駘重幾審船要六常把柁容我老閒邊

茂叔兄生日

占斷人間閒富貴長秋雁是長春前山推月上簾旌  
緩觸燐燐舊友勾拍按款聲 時倚晴空看過鴈幾州  
明月關情短君早已倦青真時來那得各事業靈螢

送西叔兄之官成都

逢着公卿誰不道人才難得獨取夫根一點幾曾  
休息未問人間多少士一門男子頭頭立只其間如  
許廣又君誰人識 冠蓋會魚熊席亭臺氣度清標格  
要安排穩當講惟詞掖蜀洋堂堂元不惡猶嫌偏惠  
天西壁囑公卿看眼看乾坤搜人物

劉左吏光 生日

天生耆德占斷四時先春院落錦山川萬家燈市明  
朱紫一庭花艷傍貂蟬婦承姑翁抱是子羞荷 匠  
匠是文公開九秩公作文公陸續看武公踰九  
十從九九到千千海風護送天雞舞壺雷未喚登龍  
眠且從他歌緩緩鼓咽咽

人日南山約雁提刑 題之

無邊春色人情苦向南山真村村蕭鼓家家苗竹麥  
初糶來趁元正七 翁前子後孫扶掖商行買坐農  
耕織須知此意無今昔曾得為人日日是人日

上元馬上口占呈雁提刑 題之

連夕雨盈疇先為農家做麥秋更放年頭晴甲子知  
不應是天公及兩游 隨事與民求又與隨時驗樂  
憂民氣樂時天亦好休休為兩簪花擗兩頭

過凌雲和張大博方水調歌頭

千古峨眉月照我別離杯故人中歲聚散脈脈若為  
懷醉帽三更風雨別袂一簾山色為放笑眉開握手  
道舊故抵掌論人才 山中人窺間婢亦驚猜江頭  
新漲催發欲去重裝回世事悠悠蒲鬢歲月忽忽上  
面渴夢肺生埃酒罷聽客去去亦賦歸來

張大博方 送別壁津樓再賦即席和

檣檣漢嘉口更盡渭城杯凌雲山色似為行客苦傷

懷橫出半天煙雨鎖定一川風景未放客船開想見  
此樓上閱盡蜀人才 山猿鶴江鷗鷺亦相猜  
日夜東注金壘幾人回客亦茫然成笑多少醉生夢  
死轉首物成埃信宿四時耳寒暑性還來

次韻黃叔州 滿江紅

風引舟來恰趁傳東樓暮集上滿眼輕紅重碧照庭  
浮塵更見姓黃人作守重新墨敗亭遺跡對蒼大疎  
兩訪鄉情更籌急 嗟世眼迷朱碧珍氣勢才呼吸  
披愁章安在十年黃髮腐兒那能鷓鴣嗚愁網未信  
冥鴻翼使君酌酒酬興亡澆今昔

次韻黃叔州 水調歌頭

煙雨斂江色江水大於林遠窺一枕霄夢忽忽到無  
懷苦被江頭新漲推起天涯倦客萬里片帆開收用  
到我輩天下豈無才 路漫漫行又止信還情湖魚  
得失有分須載月明回奇語鶴山親友若訪登廬花  
柳為我掃煙埃去去無羈旅快早歸來

次韻慶變憲剛簡新作巴綠亭

江橫山簇栢箭森如束滿眼飛篷樓亂幾幾歲未膏  
沐快意忽破竹一盃明翠玉千古江山只廢人都  
道為君綠

生目前數日楊仲博酌酒見訪即席次韻  
風定波紋細夜無塵雲迷地軸月流天位搖商飛來

岳鶴猶作故鄉客愛清境尋人無睡應嘆余生  
舟似汎浪濤中幾度身曾試書有恨無氣從渠  
俗耳追繁吹撫空明一翫寒蟾對人如砥夢倚銀河  
天外立雲垂露暝惺滿扶香多火人間嬌嬈要語斯心  
無分付路茫茫還有親朋至應為我倒壺光

李季允 約登鄂州南樓即席次韻

滿月上南樓月已穿雲去莫照我負取上峯向在峯  
前住 東望極青齊西顧窮商許酒到憂邊撥未知  
猶認胡床處

李季允 同總漕飲酒 湖相送席席再和

能得幾時留事催人去翠蕩憑空酒滿船苦要留  
人住 身世兩悠悠飄泊如何許但得心親志合時  
都是相逢處

李季允 曾為白芙蓉賦 上善子至是父早得

兩借前韻有賦

風雨滿空霏溼得江山此洗出湖光鏡似明不受纖  
塵浣 心事竟堪馬公意真難料呼吸豐年頃刻間  
世合軒渠史

次韻西叔詹叔元嘉甫弟東生日 詞

昨夢鶴山去風景此時新藕花拍滿欄檻松竹被池  
類盡日兒酥弟酪觸處言精義膝相對只翁卿滿  
夢覺帝鄉遠有酒為誰傾 忽飛來天外句夢中人

自憐何事彊把麈尾裹朝紳一作便思歸掃坐看  
九衢車馬鞭策長安日月擔關太玄經口說來時節  
金氣已高明

孫靖州應龍生日 八月八日

恰秋光四十算斗外月初弦  
空銷髀肉兜牟未換貂蟬 人生天地兩儀間須住  
百餘年數重卦三三夜天八八來日千千面前路頭  
儘闊放規模運筆分寬官職終還分定兒孫也靠  
心傳

又孫靖州應龍生日

九十九峯下百二十年州西風吹起客夢月滿驛南  
樓影入天河左東辰在壽星向上還疑是去年秋葉和  
木蘭曲載酒壽君侯 天邊信雲外求去難望雲  
庭院依舊已帶別離愁離合鍾情未先行止關人何  
事衣白世間頭將相時來作身健百無憂

范靖州良輔生日 十月二十日

猶記端門外鞭袖五更寒一聲天上鐘柝金銀刺畫  
關君向紫宸上閣我待玉皇香案都號令人班夢覺  
帝鄉遠相對兩蒼顏 玉圍腰金繫肘繡龍護御人  
麥衣嚴近五馬度荆山收拾五湖氣度卷東端曾兵  
甲春意滿聞天錫公純嘏象自平寬

靖州江通判項生日

日上海頭度歲黃鐘咬筍隨乾坤弦歌堂上三桷  
壽風月亭前又見君 人似舊景長新明朝六柱侍  
雙椿靈邦父老驚曾見得似君家別有春

和虞君惠生日

月上海其還認得去年星曆知誰把一天星象盡  
朝昔若使平生渾自棄如今老大何嗟及更年來備  
得鉅工夫蹉跎力 溪瘴礙靈煙隔宮壤斷江山空  
縱燕巾蓋管楚山囚王小小窮通都未問忍聞同氣  
相煎急誦虞郎百字短長詩要何極

范靜州良輔生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誰把瑤瑤運化工參旗又挂玉梅東三三律琯聲餘  
亥九九玄經卦起中 新歲月舊游從一舸還似去  
年冬人間事會無終極分付翹關老令公武舉題

江通判項生日

東窓五老峯前月南窓九疊坡前舉雅出侍郎出著  
君窓戶開 離騷鄉裏任恰記庚寅度把取芷蘭芳  
酌君子歲觴

綿州表兄生日 五月

被東風吹送都看盡蜀三川向活水西來東山右去  
劍閣南旌家家曉發風宿數旬間澤不見炊煙踏遍

王孫草畔眼明帝子城邊  
萬家赤子日高眼慈營  
夜喧闐自持筵而東岷岷  
向裏簾益從前人人里歌  
塗詠願君侯長與作蕃營  
我願時清無事早歸相伴  
華顛

榮州表兄生日

幸有天遮蔽爲西南空虛  
一面挺生男子塞下將軍  
支願昨夜半攬衣推起掃  
十萬胡人如洗見說巴山  
稍馬退也都因糧運如流  
水劍比北一人耳十年  
夢斷斜陽外怡歸來昌浦  
離酒祝九千歲人從出藩  
誰不是誰是難兄難弟正  
無意勳勳未已豈趣東方  
千騎去願時乎華皓長相  
對問重只如此

高嘉定生日和所惠韻

高氏八千石駟哄溢街坊  
庸夫侏子誇道錦繡家  
鄉誰識善生心事各要濟  
時行已肯顧利名場用我  
吾所欲不用亦何傷  
漢嘉守凡關歷幾塵幘便  
殺入從出節都是分之常  
但願國安人壽更只專城  
也好不用較疆梁漢擬耆  
英會倚校着人仕

送將成父公順

風雪錮遷客關方裏蒙頭  
一聲門外剝殘客有從予  
游直自離職國東行到林  
閣鶴山子雲臥屋畔萬里  
雙眸世態隨炎去此意滯  
於秋感畢浦懷特朝咏夫  
不難也與不尋師學道雖  
樂吾母有離憂歲晚坐雲

峽雨春日楚煙湘月詩思  
滿歸舟來日重過我應記  
火西流謝退之云賦陽壽命父母之養以東京師  
有難憂其志樂也此語有幾分  
高嘉定生日 赤叔

高嘉定生日 赤叔

記年時三星明處草前攜  
手相語家山幸有公和辛  
何苦投身官府誰知道尚  
隨逐風華爲蜀分南去依  
前廉取便捲卻旌麾擬將  
纛卷大口笑應許逢初  
度從頭要爲君數怕君驚  
落前莫東扶木三千丈  
不照關河煙雨誰砥柱想  
造物生才肯恁無分付九  
州風露待公等歸來爲清  
大夫容我賦歸去

上巳和黃成之類

尚記春歸日錦繡表江城  
誰推日馭西去水認故鄉  
痕魚鳥自能自躍紅紫誰  
開誰落夫運激無聲四序  
鎮如此當當復亭亭是何  
年修禊事暢幽情競傳  
元已天氣別是一般清便  
引鄭郊湊消不道孔明沂  
泗大道掌如平待挽迷津  
者都向此中行

中秋

輕露灑秋風新樓插太空  
更遭逢解事天公爲喚義  
和驅六馬將早日掛簾櫳  
日影正沈紅須更月在  
東自萬家樂意融融良景  
樂時天亦好聊與衆一尊  
同

別吳毅夫趙仲權史敏叔朱擇善

湖雪正征衣春風送客歸  
萬柳華數點榴枝卷書燕  
多天不管教爛熳任離披  
開謝本同機榮枯自一

時笑天公不遣春，知得溶溶生意在。隨冷煖鎮芳菲。

江東漕使兄高瞻叔生日端平丙申五月

堪怪兩外府使傳，載朝纓雖一身在。哀都號漢公，  
卿莫是才堪世用，莫是有人吹送中。外兩聯榮大運，  
自消自籠蠖不關情。更尋思誰得失，孰虧成蒼魚。  
要向深渺猶恐太分明，且願時清無事長把書生閑。  
束歸踐對床盟，強似抗塵俗戚戚上陪京。

建康留守陳尚書生日

天地一大物，扶植要人才。人才誰是不肯隨俗強，追  
陪與我言兮，我願莫我知。方誰是全仗帝為媒，此意  
久窺關。今見者留臺，笏圍腰書勅，犀騎龍街時賢。  
白晝竄髮老子，柳名齋更取堂名，淇綠要把北山萬  
竹一日倚雲裁，自處只如此，將相任時來。

淮西總領蔡火卿生日

人物盛乾淳，東嘉最得人。賞江山幾許精神，我已後  
時猶偏識君子子，又相親。秋入塞垣新，風寒上醉  
痕。萬百般，儘垂垂，各願諸賢長壽，健容老我看間身。

中秋新河

正秋陰盛處，忽盪起一冰輪。其淺魏從，用才人勝士  
斷簡殘文都無一，詞賞能更擬將美色，似非倫。此意  
誰能領，會自誇才景長新。得張多處，精神俗服  
轉增明，向大第高樓，凝兒駮女脆竹，繁烟此心到頭。

去樓莫古人真不及今人坐看兩儀消長幾觀千古  
塵海

偶書

被西風吹不斷，新愁吾歸欲安歸。素素素者，皆蜀山  
激濟楚岸，字瀟瀟，雁依人正急，不奈稻梁猶揚。蒼  
生紅數遍，盡死。多水會符，染我白髮，丹煉年局  
植基更元，賴何事花玉困重圍，笑眼前未知誰時時  
看笑終古限，華夷遠須念人謀如舊，太意難知。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七

歌行

送張總領金護餉益昌

陳陳之粟誇內都長旗一掃掃地無利民肌血事軍  
賦天平生此桑大夫有唐藩方既拒拒中朝獨仰江  
淮租土安雖善操低昂弘羊百卅仍同塗要知元和  
國計簿不以未世供軍國人間道利或盡取天下大  
本須持扶餉善太得張省主張省主才安道安道建置不用新  
規模但云宅家本忠厚當為當為青鬚宿通謀軀數草  
便民奏不用補瘡及瘡膚只將常賦供調度澤中有  
水民其斷八十餘年久胡虜有弓未弛仍張舒軍儲  
拉拉日月未植根雖固憂其枯矧今兩虎方血關生  
使叢鷗為益豈聲邊但用平平策去計不須急急為  
苦對木牛卧流馬塞南塞北無草干安西相君坐專  
闡與公體國心腸敷智名勇功不挂眼男乘女布思  
其余玉皇正用富良相當見二公對府持鈞樞

南關行

北城之陽有南關李家石林丈人作上有儲皇身夏香  
願下有先世淳熙脚則瞻平遠後關關左攝幕頤石  
龍鶴丙丁架卜書術從甲乙極前右參錯有時晨策  
披氈益九萬帝青蘭簾幕有時夜几憑沈翠海生挂  
空月為猶啾嘈市聲不我即冰沁春風無趣著斯千

秩秩兄弟好伐木丁友朋樂我亦時為末主買尊  
前往往往追酬酢美人挽我觀南山南山分明在天角  
豈不陪朝隣浮雲翳林薄浮雲白衣蒼狗耳直更變  
態山自若置之姑勿道願言細商略試觀天地之取  
中坎北維南儼成列人一心位兩間取象為離豈  
徒設譬言如南方萬物皆相見又如日中纖微彗不昭  
亭耳當當亦結縲素看其魚近夫婦仰觀宇宙俯今  
昨隨事炯然存且晝敢金鑠主人聞此笑而與謂我  
此言亦觀爰次成古歌行聊富南關說

山河嘆送劉左史光祖歸簡州

山河兩戒南北分天地一氣華戎鈞壁讀指摘非害  
事往往四體為不信惟人離虜相毋吞人言雪恥茲  
其原蓋驅下莊刺關亮又嗟虜促擒校饒 天王仁  
發兼南北猶遺升勺蘇窮鱗諸公亦復刻前設障戶  
亦有顧關鄰流移降附莫皇血斬艾驅迫犁躬廣誰  
知突突將及我事體不與開權倫竟因示弱啓狄侮  
有書耳亦白驚嚴宸 天王坐朝色不怡我非爾畏民  
吾民急從雨中散桑土更向火後移突薪大官亦復  
變前說舉而和者非一人 制書工筆示招納府檄  
旁午申拊循臣某一作奉詔移江介臣某一作董師  
留漢廣西南憂顧誰其寬即按臣某一作居用秦士  
何廷論忽中變後議保竟與和亂江垂界風僅翻覆

明虹霽日俄志寇敵人椰榆膽滿幹志士憤鬱隨穿  
 鞞東由海迴蓋襄漢西起梁汭連旁均暴散蹙血敵  
 原谷奪險因狼空空圍將軍軍象美或自整列校優蹙  
 不可馴縣傲更賊不遺棄郡空少府無餘縵邊頭被  
 兵用屬耳公私已屈憂方新靜惟人事百困一時以  
 主恐惟 蒼皇蒼皇是茫茫若為屋見答吳來相因  
 連年夏旱天無雲江淮湖浙田生塵飛蝗排空如羽  
 陣噍類復眾何訛許蘇南山翠陵公皇台土死既如  
 轉輸春秋二百四十載地震纔五茲何頻去年東南  
 復告旱徧以牲幣走百神太陽朔餘我無光金星晝  
 見亦累旬漢河滂騰地移軸涇潼溢溢濤翻銀星文  
 屢變台符并陰象較著陽德屯外為兵文為商夷內  
 為官壺為君臣 天心渝怒有如此猶以譴告施其  
 仁懼而修政毋可再咎不知敬言將仍臻且如前年旱  
 蝗日開道求諫彼明綸庭中不鳴自如故猶有下位  
 人姓陳內言振芳之件今久及丞相之押質能如章  
 向鶴權忌不効欽求攻上自同時六館之髦彥陳義  
 固爭尤胞胞藐如狃聞亦異已幸士忿疾丞相頃彼  
 唐政釋何物耳詞鄙意佞如吹信外省胡獨行其言  
 公然賤王而貴璫自時敵後益變創過絕言路志詭  
 詢直臣久矣其棄補公道不迫隨荒榛嘗若丞疑轉  
 情忌稍負望實尤沈淪人心所同即天意四方履蹙

天亦攀公今掉頭不肯佳携交歸踏西園春大賢與  
 國同休感辜忍赤子方顛謂我非荷責不知君獨効  
 執輿來湖津請賦白駒之卒章願公飲酒無中

致語

嶽新刊路公運使

元都觀裏桃李樹久懷既去之恩房相湖邊攜一夏年  
 復動重來之喜皇上有爛披霧為榮恭惟都運龍圖  
 雅量鎮浮高標萬落遠考世家之誼有某寢蒙近藉  
 昆友之原博華難轉學際臨任諸君休聲向溟濱省  
 之游泝領寧威之寄士夷州之丹服未泯譚歌九折  
 改之憂隴衡苗散帝東征在即北去胡為爰啟皇華  
 用讎雅踐惟公正廉明之興及東清朝宜彫殘困弊  
 之餘迺煩層使先聲收旣輿允維均知府校善既忝  
 葭草又同桑梓偶此分符之未幾屬聞濡轡之來臨  
 不及陪臨叩諸公爭從門下以獻酒尚能以廣漢太  
 守借縣令而先驅舜琴等幸觀亦華獲居卑末聊陳  
 韻語用替華筵

口號

恹底梅花破臘前祇因春色到湖邊紅雁雲錦看華  
 轡贈縷黃然泆試遊今日芳園供解石明朝漢省接  
 馨妍一觴選莫霜天曉梅角聲中更少延

嶽孫節柱 望之



考辛未鼎新之旨粵惟文謨之賢由甲子三周而來

又見聞孫之盛豈惟士大夫郡有此鮮麗蓋凡儒家

者流指於榮觀三歌鳴電之三歲舉亮魚之什恭惟

某官書樓名眉山學政衆人稱諸孫之孫世謂君子

之子行誼謂然於大學名聲藉甚於諸公十年不出

都城未嘗宿許史廬而入全張館一朝遂擅天下殆

將摩香而晉壘而知曹劉增由河陽處士廬佐西川節

度府維身陸侯之寶劔喜扶潘母之輶軒將不待於

外庸便入路於中秘毛女峯前尋舊約紫鷲驚書著

重遊知郡校書向來投分於儒庠今者託交於仁里

第二塵狀元及第真不輸胡旦之籌十二名進士登

科敢謂傅和凝之盛詹唱符之兩兩慶前後之三三

仰管華塵一可無顏語

口號

自是書樓東眷孫老德况復種德根高科恰是承先

闢盛事遠應表里門堂上承顏情最樂忽前草制夢

猶存着鞭且回長安道春色如如安妥語臨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八

祝文

道差親人日祈雨

踰時不雨深憂蒼黎多傷靡神弗宗向缺祈年之望

循愆陽之示異繁譔或之爽中新年換故年亦春已

久元日至人日尚燠有加方茲領事之初傷君求芻

之託亟修圭薦仰祈宮崇伏望興雨其澤天恩交凝

之草多核且頌用資茲歲之勳

焚黃在尼東序

嗚呼子不夫不逮事敬父母亦惟衣祇父事以無敢

失隊崇邑未假以薄技濫隨以甲誤龍飛恩規准士

第一人躋昇京秩越四年癸亥以國子正造朝明年

為武學博士又明年召試賓館六月以實歷奏前學

官減年遂得陞朝明年九月上祀明堂同休諸

臣某時由校書郎出守康嘉既誕辭猶以官居得贈

考承事此此儒人今年始克還墓下以命某且副告

吁何及矣弗可贖也矣不學不令豈其自致實際我

先世克績我家遺我後人休其不肖嗣特蒙積行之

成以不預其世以養而致之於我考妣焉耳矣雖然

亦尚有可勉者體受敵身以期無米以庶幾顯揚萬

一以對揚天子之寵靈則今其未死斯斯揚斯圖惟

酬斯惟神之靈斯

焚黃台楊孺人墓文

嗚呼君棄予而死今年矣而墓之木樵樵其陰君死之年之父余造朝明年甲子九月二十六日女壁海亦不幸以病死于臨安之官舍矣恍昔催之猶夢慨變像之滋鷓弗可追也矣又明年六月余始以實歷慶學官城年得陞朝又明年九月上祀明堂敷祭渥余時校書郎出守漢嘉已陛辭猶以官簿得贈考妣君亦得婦人初品封今年始克還墓下執命君之副以生并教不受椽死而飾壤何嗟及矣尚其有知以服天子之休命

祭先墓文

其治郡士狀誤叨恩除司臬東梓堂昂審朝廷待報解郡會靈薄空官制司速令上事遂於前月之晦上眉山印製有十月之望祗服司存政具所以示稽告謝于祠下靜惟庸盡存東中夕燕焚報效亦既百免今委季司日劇倭倭平未知所以將厚望稱陸指者惟神尚墜相之母俾瘵敗而作神羞

代鄉人祭周孔祝文

古之士未嘗無末也而求其有益於得未嘗不欲仕也而仕惡不由其道於鑠皇家尚做周制三歲大比興其賢能承舉之士服先聖之訓有年矣于求于仕未之能志而無益於得不由其道則所不敢用修明

薦以自歸於斯文之宗惟王尚終相之沆用有濟

梓潼廟祝文

某邛之鄙人也早緣末技濫齒峻甲佐西川節度府召官學省賜對禁林愚懸淺中輕沮邊議以取忤時好蓬山未幾力陳詭郡冀便將親一遠闕廷八移歲館三辭聘召再玷便塵推本所天已不待養尚舊有以慰母心也而終政致異郡人遊觀距傷橫道遂使素嘗慍疾者得以甘心焉尚賴寬恩僅從鐫免曾未半載即察前誣亟頒祠庫繼還舊秩復昇左符成命初願申詔趣上厥惟恭冒冥惟我有神是輟是禘敬不知自而郡大人微未知所以稱隆指者惟神聰明正直求奠西土祝釐穰泠咸克顛享是用圭薦以希靈若匪釐敢祝惟冷寔樓相鑒之哉

先聖祝文

某已試罔功固分久棄敢圖謀東界守江鄉戍命初頒申詔趣上以未信之學冒尹劇寄敗軍傷錦廩年未知收免獨惟敬信節愛聖有明訓敢不夙夜究圖以期無負惟聖寔鑒之

共以期頌

載英堂釋菜文

維士大夫郡遠有自來爰旣國朝風烈彌邵奠祀于學厥存尊章而象設設然碩瞻罔一迺稽史牒郡乘

家言室于東廂列繪惟肖翼其序後先以時茲考厥成敬用會來告于先聖先師神保如在是饗是皇啓佑後知其永無斃

謝蘇文公祠祝文

眉號士大夫郡 聖天子不以某不肖奠守效土其在境內凡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夙夜承祀無忒矧惟山川炳靈世載蘇氏一翁二季先後相望文章事業在大史氏之典策今居郡滿歲顧歲時奉嘗闕然弗講殆非所以厲賢崇化律我戎民也用修圭薦展于宰下以內翰大師文忠公黃門文定公從祀既齊既稷神保攸歆敢不永與多士承繹斯文以毋忘德

祈晴

積陰為沴每深膏稼之憂下民其咨高缺祈年之願原乖氣之致異繁修政之奕中方茲領事之切惕若末芻之託亟修圭薦仰致宗祈伏望帝靈居歆神聽來殷杲杲出日式蠲常雨之愆厥厥其苗俯慰大田之望

謝晴十月六日

噴噴其陰久缺大田之望杲杲出日為蠲常雨之愆既卓既堅是刈是穫錫之多稼既荷神釐貽我來甦敢微終惠

祈雨二月二十八日

春膏動陸期百種之向榮常燠莖中尚貽甦之缺望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守吏之弗虔乃愆陽之示譴敢修圭薦仰冀靈靈伏望與雨其濛悉慰大田之望多稼且碩用資終歲之動

社稷及諸廟祈雨

維莫之春當暘為沴時雨久曠土膏弗滋若吏之弗虔政有關繆以干陰陽之和則罰止厥躬元元何辜罹此留暵敢修明薦以冀靈靈當賴神休垂垂嘉澤俾物無疵孳變以登則由吏若民咸永有嘉賴

謝雨

感罰常暘憐農嗚之告瘁以祈甘雨冀雲漢之垂寧果蒙顧諟之仁亟靈滂澍之澤錫之多稼貽我來甦物無疵孳之憂民有豐穰之望用伸報謝乃露懇祈惟靈造之監觀俾民生之不易念一人耕而百人食振古如茲使十日雨而五日風自今以始終承嘉惠沆用康年

寺觀祈雨

南訛紀候斯穡事之向榮卓應為留懷農疇之告瘁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吏守之弗虔乃常暘之示譴敢修圭薦仰冀靈靈伏望與雨其濛悉慰大田之稿多稼且碩用資終歲之動

祭先墓文

某不學不令徒賴世積之休微繇薄技溢齒儒科自  
 癸亥造朝遂不獲躬汗掃于松檟夙夜凜凜惟祭祀  
 之供是懼最後遷校書郎丐守漢嘉以歸清朝東  
 遵惟欲勸從中遭叛亂趙公往復逮今年六月始獲  
 善還舍里越三月始展墓下之拜而致壤奠焉明白  
 則藜黃於父母妻之學自顧么麼繫誰云致實惟我  
 先世克績我家遺我後人休其不肖嗣特蒙積行之  
 成以下隊厥世焉耳矣雖然尚有可勉者體受敬身  
 以期無忝以庶幾顯揚萬一則今其未死兢斯惕斯  
 惟神實保佑之

謁趙信公雄祝文

於身章陵海精太平首撰大吏言授國成英英翁公  
 命世篤生立談寤主迪簡在廷典司百子身修庶明  
 邦采去亮王心曹寧淳熙之治于今耿光耆考敷歷  
 昉于涪濱迨還宰敷後抗守旌流風善政斯其猶存  
 我生孔後雖忝厥姻不及於公前投後承今以王命  
 恪共明刑維棠有萋維公所營良用往拜瞻言風聲  
 神其來嫉監于克誠

寺觀祈雪

朋陽起陸正宿麥之方興常燠爽中顧祈年之政後  
 矧惟蜀左介在山丘王雖廣而民稀地既磽而功倍  
 方冬不雪嗣歲之憂且陰陽之失行將疾厲之弗戒

用修圭薦薦庶底惠寧惟真上天回雲式霽霽麥多澤  
 大田多稼少寬閭閻之慶

告射洪廟文

惟圭嘉師厥有常性道遠民散刑章以滋得情則矜  
 閱實其番矧惟其惟反惟內惟來罔黜乃心將有不  
 辜于戮惟王吉士則又異于民解待而與無產而固  
 今利祿之誘胡亦不然于澤要爵已喪所賞甚至詭  
 遇會獲謂人不知其將詐欺帝實臨於其櫻陳時泉  
 段王嘉師郵郵麗事斷罔攸忍會攝將清為王吉士  
 誘職選舉有邦攸謹曰教與刑茲惟何人敢共之事  
 若曰使民以不寃士罔佚遺則單見設聞所不敢必  
 惟自靖自獻謹所不睹懼所不聞則吳天且臨實鑒  
 猷念神亦左右照知厥心尚以是自勉惟神沅保右  
 之

改除潼川運判韓祝文

其頃被謾旨嘗以司臬兼攝漕引才剛能薄不堪共  
 二乃叨申命即俾為真釐乎未知彼齋旣即慮治亟  
 祗成命將以詰朝往在厥司惟神照知罔有遺適尚  
 終相之

社稷壇謝晴文

聞者常陰為冷害我梁盛于社于方祈求孔力惟神  
 鑒謾克庠于人勞析重陰顯行麗日既諧多稼麥培

來牟織婦耕男居民行荷忻忻行成荷神沉更實  
亡狀神罔恫怨不惠之罰而俾蒙成敢率厥儉蕭恭  
以謝惟神實保右之

射洪縣截江告射洪神文

射洪瀕江為縣比歲水失故道崖屢崩隄隄民廬壓  
覆具懼徒避無所其自春但秋三過其上躬為相收  
念非疏鑿故道以順水性過截新流以除水患則歲  
一興繁抗民之精而愚固自若也民懼昏墊莫有固  
志殆猶行滿靡所及今不知墜而止之是已溺之  
也於是物主慮材屬役賦才邊故事之吏以督工作  
合一府之帑幣以給于庸隴山濤川使故道既通然  
後架筠捷石以捍新流或謂其迂或晒其愚亦惟拯  
民是問消功殫賄不逞恤也吉日丁亥尤事云始惟  
我有神莫祀茲主敢用圭薦以告事期惟神之憚  
勿壞

春祈祝文

載我載祚首重春祈敢迫蠶黃式陳明薦儻賴神况  
五風十雨靡有愆矣種物無疵穡年教順成則嘉與  
千里之民敢志昭報惟神沈保右之

社稷壇祈雨

自冬徂春兩暘燠寒成罔不時土膏用滋首種既入  
乃旬有四日陽驕肆使以害于垂成人情皇皇靡所

馮依職吏之廷民則何罪惟邦有社實司我民是用  
敬共以祈甘澤沛然來下成俾昭蘇薄穡事濟登物  
無疵瀉則若民若吏祗荷休德其求永無斃

社稷壇謝雨

頃以會場為洽穡事告傷于社于方以祈甘雨滂沱  
來下物意昭蘇吏責以寬人情胥悅敢帥寮吏敬謝  
神貺惟神尚終相之

祭江神文

維郡瀕江地居下濕常陰未解江水橫流民墜塗泥  
罔知收令吏則有罪民其何辜維我有神實宅茲土  
過絕汎濫劇劇重陰使民猶黃居吏追曠責則荷神  
之賜寧有強忘

又

間以水溢槽于明神神保居歆江流逆返降其宅土  
甫奠厥若乃甲申之夕漲潦暴至厥明之酉黜雲如  
屯白日霹靂喧兩豆晨夜江溢常流民情皇皇宵寤晝  
訛惟懼勢弱之復不免也吏責亡狀神惠之罰則止  
厥躬元元何辜大命近止敢以柔毛剛鬣制幣量齊  
申寓禱祈儻水平其壑民得平土而君則所不與邦  
人德神之惠者有如大江

祭周孔文

竊惟成周令典造士以詩書禮樂興實以德行道藝

而吾先聖先師之訓亦以溫良恭儉為求以見聞言行為祿以仁義忠信為爵諸生服是明訓亦既有年應聘云初敢述所聞以自歸於斯文之宗惟神尚終相之

代鄉人告靈應神文

昔先王肅恭明神教民昭事祈報以無忘本始雖坊農表曝之蜡門行戶竈之享但仗祖禱之靈有德于民則無不宗也矧惟大神今德孝恭莫祀坤倪土之德爵神實司之應聘云初敢用祗適舊典祛祀于我有神尚無忘本始之薦庶幾靈願曩于休祥

代鄉人祭靈應廟文

維我有神世篤忠孝秉靈帝命陰騭斯文維我有士追適本始寅念于祀罔或不虔矧茲靈辰揆度云始敢修祀物恭薦精饗尚其來煥崇降多福

靈惠廟祈雨

維莫之春嘉生動陸雖時雨之數下尚主膏之弗滋人情嗷嗷靡所底告敢用牲醴以告于我有神庶幾顧歆天霽嘉福終稔多稼况成康年則荷神之休曷維其已

天慶觀祈雨

三陽動陸正宿麥之方興一雨愆期懼主膏之未奮矧惟蜀左介在山椒地廣而民稀田疏而功倍冬深

未雪歲自尚暘又念陰陽之或乖亦將疾瀆之不免用修圭薦亟控宗祈惟冀霽潤澤於羣生散之霽霖變札瘥為和氣龍于休祥

社稷壇祈雨

其自松厥官荷神之休雨澤淫至去首種既入乃次反之間陽驕弗戢以害于垂成人情皇皇易喜為憂農所馮依職吏之愆民則何罪惟邦有社實司我民是用敬共以祈終惠儻沛然下雨咸俾昭蘇穡事濟登物無疵瀆則若民若吏禱祈神保其永永無斃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于社神稷神社神以后土勾龍氏稷神以后稷氏配神作主

靈惠廟生辰祝文

我有民人我神祐之我有田疇我神雨之時裡歲祀我儀主之誕彌厥旦我民赴之享有舊典我儀舉之無腴具脩神母吐之

靈應廟神父生日祭文

維我有神世篤忠孝是生哲嗣陰騭斯文惟我有士追適本始寅念于祀罔或不虔維仲之春揆度云始敢修祀物恭薦精饗尚其來煥茲我有士時厥純嘏龍于休祥

祭靈應神文

惟王生為正人沒為明神生則令德純孝垂世範俗



沒而備物之享馳于其親二月中吉維聖考揆度之辰郡有彝典酌醴薦純惟正其敬之誌我有士福我有民

再祈雨

農有三時而東作實為首種乃資糧錢糧實取具焉而方春行陽害我穡事于方寸若既應祈乃旬日以來復有曠度之慮惟我神保莫祀茲土出雲為雨以惠我民則於神是望敢敬共以告尚克顧享

社稷壇再禱雨

春日忽陽農疇告瘁吏則有罪民其何辜惟我有神憫茲下地敷遺甘雨以綏來甦則民業用安吏瘼少瘳神亦永有依嗚乎尚鑒之哉

畧畝文

其自樞厥官既四閱月天久不雨以害我穡事雖然豈誠不雨者殆杯水車薪不足以勝爾今浸迫南瀉秀麥被野又五日不雨時麥且槁死種種之種蔣不入土饑饉將至疾癘乘之嗚乎神之空我師乃至此也守之庸虛自底不類則自苗于厥躬不于其躬于其無辜之氓神之降罔是為葵或且神之馮依而人所輸向也亦惟侯禳禱神人交賴焉耳守率僚吏若士民有事于神亦既累且而神如不聞立而視民之死而不恤也然則民安所復望也謹以元畝投之江

流神其有知奮張馮怒速出雲為風雨則尚有以章神之心惠終我師守雖無狀寧忘報塞

挽畝文

守遣僚吏有事于神神卧而不我聽也然則民安所復望也挾比躬詣畝潭縱金伐鼓以請神庶幾改之

東嶽生辰祝文

清寧莫位五嶽方峙維東曰岱帝實主之初度嘉名相傳自昔舊儀肅穆罔敢不虔惟今春暘過元膏澤未洽麥不堅好稻種不入帝閔下地儻出雲為雨以澤四境使百穀登阜民用委安則吏瘼其少這敢併以請

進士題名大成殿會菜文

其學未能信冒承民社之託圖所以崇化善俗者惟教學明倫簡修旌淑泚不敢後音歲大比邑士王辰應等八人以經明行修為天子使入治其民今將服厥米敢適舊典用含萌之禮于我先聖退而書名于泮亦不忘德且俾承學之士有觀焉

明堂後祀百神文

於鑠皇家哀祀廟室既竣釐事委滯肅術眷我有神輔天福民申嚴報祀命吏薦陳吏敢不共王之休命重惟愆陽奪我冬令東閉不密雷出非時敢併以告神其來俟導迎時和推廣德意雨我大田以開嗣歲



社稷道廟禱雨

自冬愆陽雨雪未應于方于社稷神不舉神不我荅而屯其骨神其聰明則降罰于吏躬毋使我民飢而死也敢率僚吏請躬俟命神鑒之哉

周程三先生賜謚含菜祝文

嗚呼大道湮阨千五百年人安於時君之化士習於世儒之言清虛即明理之極詞華即開代之賢富貴即稽古之力功利即用世之權大哉人乎成位兩間蓋鬼神之會而五行之端天命我作天明我先人之大也氣命於德則日星山川事感於證則雨暘燠寒天且不虛而過其躬者乃若是之顯顯微吾周子首發其妙三程張子親得其傳知幾於屈信動靜之感觀生於性命理氣之源明一本以示人則亦惡睹夫我生之全奉常易三字之名曰純曰正而首以元維出於一介外臣之請而人不咎其僭且專信道之將行而文之未喪在天非人力之能爾乃是心之同然敢繪德容于學東偏併以命書之三勒于牲石之前無腴幣醴告神揭虔明中子之謚則嗣有請焉嗚呼凡我受學之士嚆敢不極治理所關

告先墓文 紹定五年

某猥由愚戇自速罪辜偶被謫恩放歸田里盡還職秩申異真祠脫命讒波挺身寇燄十年于外一日生

還職是僑踰繫神之託敢共酒幣悉帥妻孥展墓告衷神其歆止

告楊宜人墓文

嘉泰三年夏君以疾卒是年秋卜何村之茨山以葬今三十年矣而陰陽者家流多言其不利幽冥雖異情則一致竊計九原有知亦不能即安于此土也用改卜茅林先墓之側得乾山之原爰以今辰落壙舉柩徙於新兆之廬越七日甲申即窆謹以清酌庶羞陳于墓前

社稷壇祈雨

劍之南東土確田下十日不雨四民愁熬矧時朱熹陽冷弗敢職吏為孽孽民何辜惟我有神廟食茲土謹率僚吏敢共幣辭神其來媵雨我多稼瞻仰以俟降假是期

諸廟禱雨

劍之南東土確田下十日不雨四民愁熬矧時朱明陽冷弗敢職吏為孽孽民何辜惟我有神廟食茲土匪道吏譴亦為神羞神其來媵雨我多稼永與民吏荷神之休

再祈雨社稷壇

比以亢旱渴于神保神弗我顧驕陽如欲耕耨失時大命攸繫敢再用幣以祈以獲神其哀恫益之肅深

雨我多稼神不民恤將率具祿敬共夙宵得請乃已

社稷諸廟祈晴

比以積潦霖圯于水龍見戒事茲維其時乃以常陽  
害我後事神尚陰相剽剽重陰俛克勸功迄底成績  
荷神之賜寧有珥忘

春祀祝文

維莫之春農功載新厥有緝章初于有神神農來娛  
顧享茲芬庶幾饌魚夢我收人

過資州展外舅提刑揚大夫墓祝文

龍集闡茂造公之居其在涪灘別公之祛公不教留  
荆江之墟欲迎公喪乘使者重欲規公愛攝郡守符  
厥三十年被命守廬上印趨召道公鄉閭始以漬絮  
傳于生勿惜我婦子見吾舅始嗚呼公乎其有知夫  
尚輔吾志如平生與

赴 召辭先墓及諸廟祝文

上親攬萬機凡為權臣所嫉者以次召還其美在選  
中辭不獲命神靈陰相職是僥踰將簡元辰往趨嚴  
詔不有所學是報神麻

於黃告先墓文

上踐阼之歲其自往下吏外事官之貳朱幾以言事  
得罪贖後之命凡十餘年不敢以請比歲生還起家  
為吏會宗祀明堂先考妣以恩外四品官明年改元

親政被命造朝將簡元辰往趨嚴詔始得以命書被  
諸樂石以其貳焚于墓神其有知歆此休命尚幾終  
相母為神羞

馮祭祝文

古者師行必有馮祭鄭氏謂是祭也禱氣勢之增倍  
蠢茲大羊敢犯王略天子震怒爰命仗鉞軍征董師  
七路謹用牲以告于神惟神典司五兵具在載籍其  
佑我王國相我戎昭黨賴神休肅清太步匪惟受任  
之臣得以復命于夫子將杜稷生靈實嘉賴之

池州孫文孝廟文

惟神以禦苗捍患秩在祀典蠢彼狂獺自于天誅受  
我亂民整居王略天子震怒以一介臣為八州督恪  
共武服師次也陽神其相我戎昭殄彼羣醜肅清天  
步以赫神之靈

祭富池廟祝文

惟神以捍患禦災秩在祀典蠢彼狂獺自于天誅受  
我亂民虔劉疆圉天子震怒以一介臣為八州督東  
至于海西接固陵北盡漢淮南暨相淦古南物又古  
暗切縣名也  
力小任重未知收濟神其相我武服殄彼羣醜妥安  
天步以赫神之靈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九

醜詞

遷居設淨字醜詞文

降原陟嶽挾江山千古之藏慮材鴻庸管風雨一枝之託自景岡而尤役速旬歲而考成苟美苟完若居采廡寢重修於淨供將布露於度祚伏念其人微地寒貨薄材朽不揆編樞之子謾營環堵之宮非徒更來境而至置豈讀存室神之無所然番築未時而禁忌多觸土木大盛而涼薄弗勝伏望報爾積德錫之多福敢謂美哉而其誰有此庶幾免然而聚族於斯子孫衆多叶斯干之占夢親明輯睦希伐木之求仁

文昌醜字醜詞

順詩書禮樂以造古嘗粗知四術之宗效德行道藝而與賢兮復際三年之比茲惟多士各迪乃心思皇盛且之逢期就李春之聘然念道之將行有命文之未安在天用移卜於靈辰將協陳於圭薦仙科考式具繕質積之文秘館延真恭挹靈旂之取庶蒙慶說嗣致宗祈

青詞

天爵修而人爵從固無逃於義命人道邇而天道遠尚有瀆於高明中謝伏念某等生長寒鄉迂疎未學少承父師之訓勉服聖賢之書念食求飽君求安

學將不固而言暴尤行某悔緣在其中故惟藏器以待時不肯枉道而從彼或託情於文賦或肆力於聖經人欲勿而學壯而行之履何來之遲去之速也撫歲陰之邁邁恍如逝之郵傳重念甚難介於窮陬士莽登於峻甲文風浸廣儒習用修益惟根本之趨咸取淨華之尚油油然日改而月化擬駁乎未詳而戶書員濟登致惟卑吝在爾用啓無厭之欲敢徹終惠之私伏願帝靈嘉歆神聽來假因彼響趨之正示之勸慕之方極模范共共赴作人之治榛樾濟無懸干祿之詩

散壇

企清虛之鴻覆既幸博臨陳固陋之蕪辭不嫌屢瀆載惟為己之學初豈求人之知惟斯則獨善其身而仕將以行其義茲因大比庸激懦衷感造在廷願終有請伏冀作興多主式敷斯之鄉禮禮質秀者造者俊者功懋懋賞官之爵之祿之瞻報洪恩甚甚素守

祈雨醜詞

春膏動陸期首種之向榮常煥爽中尚貽麩之飯望既非下民之衆亦上帝之心惟守吏之弗虔乃愆勸之示謹敢修圭薦仰冀惠臨伏望靈雨其霖悉慰大田之望多稼且碩用資終歲之勳

祈雨醜詞

厥罰常賜已迫晏陰之候靡神不舉未蒙嘉澤之滋  
擊藏政之積愆願承其之何罪瞻仰以請怵惕靡皇  
伏願靈靈憐憫絕字徹念國無六年之蓄言日急矧  
惟揀死於須臾使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尚可更生於  
田里望霽待命以刻為年

再設九龍離詞

時澤昭蘇僅備酌酌之原隰陽驕賜梗又驚滌滌之  
山川民易喜而為憂物向榮而俄悴寔致事之謬  
以戾陰陽之相斯民何辜大命近止敢復瀆於馨薦  
以荐控於宗祈靈穎帝臨不崇朝而徧雨尚令田畷  
乃力穡以有秋靈懼庶寧瞻仰以俟

設太一碧玉離荃壇詞

波辰不雨烈日如慘莫高匪天洋洋乎在其上何為  
使我皇皇然憫其苗匪帝意之云惟顧氏生其何罪  
厥惟批政寔召帝賜用移下於靈辰將控初於甘澤  
發靈津波瓊函之祕消被靜壇望紫微碧玉之宮書謹  
列馭庶蒙靈鑒謹編致宗祈

青詞

閔閔農夫曠其獲矣皇皇上帝欲必從之敢瀆高天明  
苻是懇款中謝伏願臣所領徧郡雖名江鄉然灌溉  
之利不及二三而磽确之田蓋幾八九地磽功倍土  
被民稠使十日雨而五日風截然有序則一人耕而

人食僅可無飢脫不幸而稍短將莫知於攸屆矧日  
在此至時惟南詠方驚滌滌之山川莫惠酌酌之原  
隰雖滂沱之數下猶雩足之未聞且時政之乘中有  
以召穴抑字民之失職至於無告孽由自作豈止吏  
躬民是何辜俾惟皇憫惟天心之陰厲悼民力之長  
勤敢冀惠寧以銷大戾且國無六年之蓄言日急矧惟  
揀死於須臾使雨自三日以往為霖猶可更生於田  
里情之所迫言莫能殫

元設安靈軍府離詞

以去孟陽方萬靈歸榮之始月盈三五為羣靈探善  
之辰敢揀筆毫之惠仰瀆高天之聽中謝伏念臣誤  
將使指寔治軍以屬守吏之空官撥輿草而攝事垂  
榮三緇懼綿薄之弗任荷謁九關肆齋明而有禱伏  
幾靈嫺來假神監降臨三光全而寒暑草長無萬壽  
五穀熟而民人百光用康平

叔母有疾報恩謝啟

小人有母其喜懼之交懷大身積陽俄晦明之干裕  
浸迫晏陰之候未遑勿藥之功匪天降災繫人召禍  
使不臧之惟子則自戾于厥躬何辜于親乃并是父  
用謹齊明之薦亟申請禱之私仰惟皇上帝之有仁  
閱今此下民之無告延續乃命庶圖効報於母慈寬  
綽厥旨俾興孝於率役由衷之惻得請是期

再為叔母有禱

七十之親今不幸而有疾再三瀆寧自定于厥躬  
乃至累旬未有起色日月逾邁而不任瞑眩之藥血  
氣既衰而莫敵晦明之滂皇上帝之云憎致下民之  
孔海是用申述醮陳之事洵希鑒諶之仁使攻之達  
之即奏良鑿之伎則老者少者誓酬鴻覆之私黨不  
踐於斯言將有詞于再對

為叔母設追薦醮 靈泉兄弟

靡依匪母未醮願復之恩何辜于天條啓膏肓之夢  
未旋辜復沆棄餘齡孑然諸孤尚忍一死蓋以未說  
喪車之轉莫寒殯殮之惟既既護及來歸若充窮而  
無措母思其居處而思其笑語如聞乎歎息而聞乎  
容聲儼精爽之猶存杖屨而何及爰謹醮陳之事  
仰希鑒諶之仁棘心夭夭既莫効劬勞之報長夜漫  
漫箕踞超冥漠之魂

又九龍兄弟

無父何情無母何怙悵未報於劬勞請地蓋厚謂天  
蓋高曾靡容於踴踏敢循道式格薦忱辭伏念姓某  
等自斬焉義絰以來已十閱星霜之變尚以北護之  
奉少酬南棘之恩夫何纏陟此之非又弗竟循陔之  
養嘆絲服綉衣之如夢奉蒲裳葦屋以來歸居處之  
思攀號欲絕而長兄某自聞喪於它邑亦從母於九

原嘆凶會之苦斯雖幸生而何益惟絳洞啓超昇之  
式而列真惟誠意之孚是用醮陳為慈闈而有請庶  
蒙右饗脫罪錄以紀生誓畢餘齡勉酬洪造

先叔母卒哭醮詞

三月皇皇志母之不見中心養養過時而未忘雖云  
禮制之中當卒且哺之哭然而集遐憂其未慙感知  
氣之如新用陳醮祭之儀少寓劬勞之報曼曼長夜  
深嗟體魄之何之明明上天尚冀超昇之有所

叔母葬事設醮啓壇詞

日月有時方纏哀於陟岵須臾無死尚綴息以號曼  
言念諸孤自罹大故亦既痛深而創鉅然猶禍博而  
疊仍冢嗣承宗僅及黃泉之見季蘭刀祭不勝縲絏  
之要蓋在子若孫各喪其親雖扣地號天無詞于罰  
縱圖生而何益欲即沒而未能既得卜於嘉平將致  
嚴於厚夜輿稽道式夙開濟度之門敢即殊庭恪具  
齊明之薦醮陳伊始昭假是期

青詞

棘心夭夭未罄劬勞之報喪事縱縱勉趨窀穸之期  
尚於枕占之餘敢控顯天之請中謝伏念巨某等無  
父何怙有母尸獲夙夜敬共租竭循陔之養晦明襲  
逆遠惟嗟嗟之凶謂酷罰之云深奚餘殃之未殄幼  
婦卒於護喪之日冢子殂於聞赴之餘豈但一歲之

間而有喪者二焉所謂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姑  
延跡息必奉養其既習卜於靈辰將啓帷於殯作維  
皇上帝繫誰云惜今此下民亦孔之痲敬循道範冒  
貢忱辭伏冀悔禍之延于誠克饗母前子後俱承超  
度之風婦婉姑慈感遂消遙之樂更推餘澤溥及含  
情

散壇

掩再世之喪忍見靈輿之家室望九關之遠不勝  
蘭之言容既景馭之博臨聖精衷之昭事敢傲終惠  
沆濟逝魂冀未先朝露之晞姑逃不孝脫遂及黃泉  
之見亦求有詞

代鄉人設文昌醮啓壇詞 立春前三日

時正孟陬於四時而首序日臨上浹屬三日之先春  
靈惟泰長之初光啟景肇征之兆思皇皇多士咸造在庭  
仰瞻九則之崇各厲四方之志文昌六宮之次儼司  
祿之騰輝太微五帝之庭炯進賢之在望醮陳伊始  
降假是期

青詞

進有道得有命雖古訓之莫踰幼而學壯而行乃人  
情之甚欲茲因大比咸激懦衷敢輸髦髦之愚仰瀆  
高高之聽竊念臣等或青壇之冷裔或白屋之寒儒  
剝心於經術之闊深游思於詞章之麗則撫歲時之

悞遵尚衡必之棲遲寧敢怨尤但知循省謂天之予  
人有出於語言之外士之為學豈存乎口耳之間故  
爵從於仁義忠信之修而祿在於疑殆悔尤之謹鄉  
老三年之比致德行道藝以興賢樂止四術之崇順  
詩書禮樂以造士是匪浮詞之尚允惟實踐之稽況  
稟五行之秀而命曰人習先聖之術而謂之士將以  
紀天勢而扶民極康時否而濟世屯重任若茲匪才  
罔畀一念及此中夜以興莫知啓處之惶寧但冀候  
疎之垂宥儻棄瑕而錄善獲効明時並茂性以修來  
終酬大道

散壇

天威咫尺展或享誠童漢再三高茲歷懇念世道晦  
明之靡定實人才消長之相關維今戎索尚騷師干  
弗戢賦輿無藝震虜告窮茲惟時爭之多艱未真  
心之欲治鬱鬱憂其如結欲終嚶而不能惟冀有赫  
監觀無疆申錫惠綬黎獻長開泰內之祥陰陽下民  
求覲乾明之化斯文未泯善類有依

三台山橋兩醮啓壇詞

決辰不雨烈日如熏莫高匪天洋洋乎在其上何為  
使我皇皇然憫其苗匪帝意之云憎顧民生而何罪  
厥惟批政是召常賜用穆下於靈辰將禱求於甘澤  
衣冠戒旦陳三洞之仙科樓殿切雲上九關之列馭



庶蒙鑒護嗣致宗祈

青詞

閔閔農夫嘆其穰矣皇皇君后帝欲必從之敢廣高明  
若伸懇款中謝伏念臣所領郡古稱要藩然土狹而  
民貧地磽而功倍矧自比歲疲於餉邊茲民罷訟以  
受賕于吏並緣而為市方當事變遷來之日已有本  
根先撥之虞使十日雨而五日風誠無災害則一人  
耕而千人食猶慮飢寒設不幸而稍愆將未知於彼  
屆用修精禱聖冀惠寧儻荷帝臨天沛雨雲之施庶  
幾民免少紓日夕之憂

散壇

山密宇迥仰瞻咫尺之天威事迫詞危敢冒再三之  
董瀆惟今師干弗戢戎索尚騷農扈既窮賦輿無藝  
厥十有一月東啓融風之異迨二十五日北垂大星  
之妖惕茲交變之薦臻數英育蒼之難問舊選嘉其  
未整欲終嘿而不能惟幾垂有赫之監觀申無疆之  
容保自今後日三光全而寒暑平俾我周邦五穀熟  
而民人育庶存常產永於兵端

保和觀禳火祈雨醮詞

舊榆既改正出火於當辰新穀將升尤作雲之在望  
雖夙祈之數應然沍氣之未銷敢鳴醮祭之儀併露  
禳祈之悃伏冀融風戢燦燄民業於安膏雨澤枯

濟田苗於秀實人心以固吏責亦寬

設五雷醮壇詞

旱氣纏隆苦若然閩苗之不長憂心隨獲俛俛乎終  
夜之有求維皇上帝繁維之憫今此下民亦孔之瘁  
尚冀感通之萬一復禱祈請之再三雖以陰及陰以  
陽及陽實人心之所感然曰暘而暘曰雨而雨惟天  
意之冥我敢日望雲以刻為歲

青詞

民亦勞止矧堪一穀之不登天維顯思忍使餘黎之  
俱槿莫遑寧身敢用瀆陳中謝伏念臣自服攸司克  
恭乃事當鳴鴈勸勞之相定受牛羊芻牧之爰求力  
所得為心焉既踴然而關冬時而不雪迨春日之愆  
賜肅共明神奔奏羣望亦粗殫於獻康曾蒙宥於我  
師使刑政之爽中華由已作則官意降罔罰止吏  
躬斯民何辜大命近止寧官類煩之誣以希鑒設之  
仁敢幾誠以雷霆散札屢為和氣奮身風雨轉饑饉  
而豐年既少固於民心抑共扶於國步

散壇

豈無膏雨殆十皇恭而一案亦有來年杖寸進而尺退  
炎災未終罔罔可憐雖飢食渴飲之勞為僅濡亦濟  
然杯水與薪之相敵不救奈何敢紆危迫之情欲冀  
壽臨之况念國無六年之蓄當日急矧惟棟死於須臾



使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始可更生於田里傾心以俟  
得請為期

冠山保福寺設碧玉醮詞

出雲為雨既畜極則有旱終風且靈乃也膏而不下  
吏敢自赦天惟民益尚圖萬一之鑒臨輒冒再三之  
塵瀆中謝伏念臣冒分地守介在山楸傷哉土確而  
民貧重以錢荒而物貴張弓未弛燭燎方揚脫一穀  
之不登紛百憂而未楚社稷風雷之祀山林川澤之  
宗既瀝懇以誠求亦隨時而始應或霹靂奮張而端  
沮或蜚廉環散於垂成或出日而無光或瞻星而有  
翳豈政教錯繆以戾陰陽之和抑獄訟煩寃以傷天  
地之德有一于此自苗啟躬忍鴻鴈之哀嗚呼牛年  
之立死幸有醮禱之式敢希保右之仁伏幾貸慢吏  
之積尤閉遺黎之併燼縱創難難逃於定數而轉移  
實自於洪鈞風馬雲車戒列神而受職雷鞭電懺沛  
三日以為霖豈惟收東作之功將以採夏畦之病使  
其即没于地亦永有詞於民

冠山再設碧玉醮詞 四月十日

其雨其雨乃有杲然出日之光蒼天蒼蒼天豈無於此  
勞人之意雖瀆陳而莫遂欲飲然而不能中謝伏念  
臣繆政既足以好陰陽之和厥德不能以回天地之  
造十同所隸一視維鈞云胡心屬之封或被滂沱之

澤獨耳目之所接慨山川其如倏暝陰四垂凍雨交  
集忽飛廉之馮怒即屏翳之過陌雲高性而無功雷  
滿盈而不發豈政令未孚於郊關之內豈煩冤無告  
於邦域之中不然天禱之流行莫獨地封之孔邇省  
循及此譴異曉然而達擊於吏躬以移災於農叟吏  
則幸免農其何辜用伸太一之儀靡憚再三之禱尚  
冀盪除陽公獨條風靈三日為霖無閒乎遠近郊之  
境百神受職不難於饒覆後手之間得請是期躋躬以  
俟

南山祈雪青詞 十二月初八日

凍閉不密雷出非時未霑雨雪之霖久缺來年之望  
使政令之謬孽自己作則災異之來罰止吏躬何辜  
元元為此稟廉恭戴醮陳之式仰希保右之仁幽則  
有鬼神鑒臨在上益之以靈跡靈蹟足為期誓改往以  
修來冀善終之知始

天慶觀祈雨醮詞

時雨以愷慄慄常暘之罰首種不入皇聖嗣歲之憂  
敢瀆高明存仰祈懇中謝伏念臣承郡寄介在山  
椒土狹而民稠地磽而功倍五日不雨即抱甕而灌  
畦一穀弗登則裸黝而捐穀矧今饑荒物貴賦重歛  
煩獨仰宸以為生將救民於垂死當徵陽之未復乃  
冷氣之先乘豈惟疫癘之具虞殆恐飢荒之不免皆

由政事之謬以及陰陽之和而違孽於吏躬以挺灾於農畝政修雖告仰冀哀矜於伏願上天同雲式需霽零之澤大田多稼少寬閔閔之情

祈晴醮詞

肅霜戒律辛二務之成功積雨彌旬傷羣陰之蔽日豈但稼穡之納圃抑虞舜麥之違時况江沱汎溢之餘有井邑蕭條之慮剝廬未葺壞堞弗支既妨土木之功且病舟車之役有皇上帝伊誰云憎今此下民亦孔之悔于方于社不克不臨敢度越於聳章冀哀矜於洪造伏願雲霧解散日熙明三无全寒暑平田里咸銷於愁恨五穀熟民人育工商亦保於阜康

疏文

紫極觀化蓋三殿疏

紫極為縣之主山古殿頽垣師徒解少十數年來道士羅天啟慨然更新之高其閉閣審其徒視昔亦云葺矣又念三殿椽瓦簡陋相承不足以館御天神方議繕完會有欲捐金以相其役者緝蓋之議乃决慮材計庸或愆于素木免以告諸大姓相與叶成其事而屬邑人魏基為善疏端某因記八九年間嘗有鶴六西來翔舞于殿之前築其後隔歲復至歲在庚午又有見焉其來輒兆人物之祥以知江山興旺有時理之先見章章如此宅于茲土者盡有以尊守迎之至

于勉所當事以無負江山之靈則疏弗及也

德陽縣鹿堂觀化鐘疏

德陽之鹿堂道士公孫如海將為鐘於其宮以敬晨夕而謁余求一言以信諸人余應之曰美以余言為也爾之師有南華其人者爾獨不見其記比宮奢為鐘之說乎三月而成或曰子何術之設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既彫琢復歸於朴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今爾盡持是以歸余不復贊云也道士曰唯因書以贈之

四川文昌醮疏文

成都進士宋一鷄黃仲振等過子前進士魏某言明年當科舉之期一年其日秋分循舊比同四蜀之士以道家者流有事于府北五里梓潼大神之祠祠願得一言以勵眾志某曰易觀象言天地鬼神陰陽之道而卒之以嘿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論鬼神之神之盛而卒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大神之與人隱顯異致而聖人乃合言之終歸諸德行與誠云者非夫至嘿與微之地德行而誠之所自是則神之所以一者乎夫孰為嘿乎其諸不言而信者乎德行之不修非信也夫孰為微乎其諸誠之不可揜者乎不睹不聞之不謹非誠也嘿與微德行而誠一道也人神之際於是乎在既進此矣雖安行

吾嘗何有於計功謀利而人神不契禍福收係有不  
占者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文諸君其勉所當事  
以惠對越

潼川提刑司 瑞慶聖節功德疏

惟天生德與日並明屬陽月之維良慶休符之靈鳳  
顧慶乘傳阻預稱觴用敷釋於靈文冀執廷於宸算  
皇帝陛下伏願御圖有求錫羨無疆布春日之寬條  
延洪景命掃林茶之密網綏靖嘉師

潼川轉運司 瑞慶聖節功德疏

堯舜同符方域民而躋壽曜明異道亦度世以延年  
肆縉二氏之靈文仰祝一人之寶祚 皇帝陛下伏  
願善積而名顯道久而化成天地長根係谷神之元  
北山河垂筭邁佛力之威雄

潼川提舉司 瑞慶聖節功德疏

寶緒當陽月依純坤之吉虹流紀瑞時聞載震之祥  
式嚴淨笈之陳遠動脩齡之祝 皇帝陛下伏願誕  
膺多福式辟四方運神武不教之機掃清氛殺保清  
淨無為之治綏靖邦家

廣利寺謝晴疏文

嗟晴其陰正爾滌場之候杲杲出日頌紆雲稼之慶  
願衣職之云初愧初年之不夙敢圖昭假亟啓時陽  
無寧無苗既愜大田之望有祈有報用殫小已之誠

仰念洪私併徵終佑

陳來叟率葬費疏

古者吊恤之禮珠玉衣服車馬貨財以為含極贈賻  
之禮明其所之而給之其有弗能助也則為之執紼  
負主聽事聽役苟可以將故者不敢不盡而亦不家  
於喪也世道日薄往往以報施為稱以下里諸偽物  
為禮無從之說無實之敬甚非古人抹喪殯死之義  
然亦有親死以為利者故亦使吊恤之家競相懲創  
然則抹之奈何彼喪家固所自盡也若親戚朋友亦  
惟盡五分焉耳吾鄉陳來叟全有親未葬來叟學禮  
者也寧忍以親為利今日月有時余既賻之矣敢復  
為告諸吾鄙之士相與問其所之而助成之

廣利寺謝雨疏語

常燠爽中決辰不雨即淨坊而有請祈甘澍之及時  
豈期於蝗之潛孚亟致滂沱之來下錫之多稼貽我  
來牟敢伸報謝之私仍露忱誠之懇今一人耕而百  
人食振古如茲使十日雨而五日風自今以始終承  
嘉惠沍用康年

陳主度其於身為道士化疏

韓退之送文暢師謂注者之說何故謂吾徒而請也  
曾子固記仙都觀曰老子之教其宮觀乎或過焉既  
知異端之惑入猶若曲筆以從眾始余閱此竊謂不

然今天台陳君圭與其弟踵門而告余將曾思逃儒而歸老願得一語以信諸人夫聖賢之所必齊律令之所不許况我心之所佛敢世好之強從然而屢卻而請不休累月而竟逾厲乃知習俗之弊皆以襲訛而受拜儒先之文未嘗以私而廢公用述之前言為書

跪首鑱者求於其類寧無發於斯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

勸農文

漢州勸農文

蜀地險隘多磽少所側耕危穫田事孔難惟成都彭漢平原沃壤桑麻滿野昔人所謂大旱不旱者較之他郡差易為功而民多游惰不事本業其所成牲牲視他郡無以相遠非古矣異時地有肥磽也太守以天子命來守漢職在勸農自冬涉春常賜為珍震懼靡寧既靈宗祈迄旋嘉澤今以中春之望望履官常躬行阡陌將進爾民而勉之以服田力穡之要爾之生於平沃亦云幸矣毋廢土母未作各服爾耕以勤乃事則豐年之報特不爾遺養爾父母睦爾兄弟樂爾妻孥連爾朋友禮義嘉澤將由是興至若官員及不為越其罔有忝稷則因無常心以陷於辟雖悔及謹之重之明聽我言

權遂寧府勸農文

歲二月勸農于郊太守事也今部使者攝郡乃得與爾老周旋於此且吾聞之造物能予人以豐年不能殖不耕之田能遺人以安富不能福不率之民自比年來江浙漚漢蝗旱相仍流莩蔽野惟我蜀土歲比有秋乃去年之冬三白呈瑞入春雨暘以時爾之得斯于造物也亦幸矣幸烏何恃也聖天子弟簡

而稼器修而穡事若時在辰豐錫爾多稼則仍事父母俯育妻子豈惟爾利賦租以時無闕我餉事盜賊妻息無惟我慮爾父老咸職有利焉若子若弟乃有不率于教不服由詎不孝養厥父母以害于閭里者其亦以告我當與爾懲之若郡若縣乃有官吏不體此意與不急之務以廢而事隳無名之求以害而力亦當為爾去之使者不長語敬聽毋忽

潼川府勸農文

大守下車厥既兩月詣學官恢鄉飲酒禮以觀孝弟會賓交招諸生講肄學業以興文行环城郭練軍實除盜賊以安民業有不率教于鄉者有罷訟以擾民者有以不當與隨之事挾持上下者有憑恃豪猾武斷鄉曲者有妄坐絕產與官吏為市使民不得安居者大守既為爾民繩以法令無所貸又慮政事之奕中官吏之剝下工役之妨農游觀之廢時亦為爾民圖所以除穢去吝雖未保其無過亦庶幾盡心焉耳爾民既知太守留意爾事則亦當服勞稼穡以副茲丁寧勸劬之意雖然亦當推廣此義崇孝弟以杜善行之根厲廉耻以除心術之莠親善類以浸灌氣質遠小人以隄防姦賊戒鬪恨飲博以毋害于爾生夫然後可以上承天意享豐登之報而綿永久之休其用哉言毋曰具文

潼川府勞農文

太守以九月丁亥尚倣古制勞農于郊登進厥父老而告之曰方春常賜雲我穡事告于方社其得中熟焉亦幸矣孰慮其寧乃克有秋大踰始望太守才薄德非無以臻茲也甘爾民孝弟力由以濟登于休憐之也七月之疇曰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畫爾手才宵爾索爾至其乘屋其始播自粳粳築場內稼冬急治廬屋為來年種植計古之人雖國有餘財民有餘力而未嘗敢一日舍墻以嬉也矧惟今日征調不休公私迫愛貪吏儼威於州縣伺民之際而肆其剽奪茲民罔利於邑野蓬吏之貪而售其告託爾孝弟力田循理奉法毋受爭訟毋博奕博遊則可以免工有不然則貪吏乘機民將不汝恤矣夫天道福善禍淫彼為貪為暴者終必自敗而爾之傷財蕩產亡身辱親則已不可悔矣夫爾民終歲勤動猶不足以養父母其妻其子豈容更以錮錙之積供此泥沙之用吾為此懼故屬爾民而申儆之者懼汝之粗於目前而怠致事弄爾成如余前之所謂也又恐吾言不能詳蓋汝不深自今將晦庵先生朱侍講不俗文一篇刊刻頭連在前汝能聽用太守言歸以告而子弟族姻鄉黨鄰里相與遵行無斁則人事既盡天報不爽

嗚呼敬哉其母忍

紹定六年勞農文

昭會當職襲設恩自本路憲漕移帥東川既不果  
來今十六年問不自意罪謫之餘申詔起家再為此  
行控辨不獲冒昧一出到官半季未有報效輟會當  
職所歷州郡歲以二月勸農于郊農事既畢則又率  
寮吏以十月勞農因相與講明風化今仍修故事且  
列勸諭如後

一東川之俗素號淳朴乃自近歲物貴錢輕重以  
子於母一體而分若兄若弟實同一氣至於  
族屬雖有遠近自祖先視之則均為骨肉今或  
科調百出民不聊生浸失常心有關風教且如  
父母尚在而子孫析居異財視父母如路人兄  
弟爭爭由產費用纖毫必較往往迭相吞併連  
歲興訟又有不幸偶無子孫遠近族屬爭相睥  
睨死者之肉未寒它人入室掩有家實如被劫  
盜其者誣謗姦婦擄擄當立之人此風薄惡漸  
不可長又如甥舅之親婿姻之家雖由人合實  
係天倫或因貧富不侔以借貸而爭訟或因孤  
弱無知以欺陵而致詞不思一到訟庭便是仇  
敵其如無理不免犯法縱令得理亦已傷恩其  
爭起於毫芒其怨及於子孫此皆長吏無以感

後惟有學問思過然而為主若民亦且各率天  
常循理安分相期無訟自事息爭以召和氣以  
厚風俗

一夫人家道之興替傳世之久近皆係乎心念之  
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善言曰作善降之百  
祥韻語相傳蓋有自來然而所謂善者只是為  
其所當為如忠於君孝於親友于兄弟信于朋  
友皆本分當為之事苟循理而行則一日之間  
一家之內吉祥止和氣薰蒸為慶為祥皆由  
乎此近則一家一國興仁興遠則流及子孫  
垂慶無窮却與異端之說為一善則責一報大  
有不同彼朝為善而暮責報者乃是利心非所  
謂善又有一種人終日為不善而詭事佛老祈  
求神明不知惡念之感家道衰替子孫絕種皆  
由此始而況其恃而入者必恃而出各宜儆省自  
同遵休祥

一古者比閭族黨患難相恤守望相助自時事多  
難人心不固乘時幸變所在皆然且如前年之  
冬虜入軍潰遊手之民旁緣為毒大則殺傷小  
則剽奪已有當時被人誅戮者其幸而得免則  
事定之後官司窮治或殺或竄終無清脫肯若  
守常安分勿起貪心和睦族鄰保護鄉井可以



全軀保家近事昭然所且深鑒

東川與峽郡接壤家詩及書與峽俗異其間尚有不識是非利害之人往往以密信傳為事內與盜賊結連外與猾吏盤錯自謂得計然而世間為盜未有終身不敗者一陷于罪連及萬戶身犯重刑家財破散骨肉流離誠可哀痛今加勸諭各宜自新免貽後悔

士農工商各專一業教唆為事非善謀生本路之民元是海井其間或被凶猾之人扇搖是非興起詞訟甚至假儒衣冠出入官府目前豈無所得然兩造在庭必有勝負用錢得理者終於理索不得理之家亦有詞訴監贖斷罪勢必不免各宜改過毋取羞辱

近來風俗日敝不安義命之人皆以支干八卦為名不務本業奔走神佛祈求夢兆以圖科舉不思行義不脩學業有懷亦豈謂神佛可以竊取為士若此何責乎良各期勉自進修以須時用

右令給付父老各且進此更相勸率以稱當職勞農之意

端平元年勸農文

太守居郡身履無德于民上始親萬幾用漢宣帝增

秩賜金故事以寵靈之滋懼無以稱塞明詔苟利於民惟既厥心昔歲三務成功當勞爾于郊庶用我言胥訓保今春二月復以故事躬行任伯進爾農而申告之嗚呼爾亦知事猶可為者乎異時柄巨驕貴濁亂朝綱貪刻相師司民慶國使水旱盜賊無歲無之以害爾播事今氛孽澄霽大明昭外表廉哉貪虐若別應若誠若意齊德持之愆又則民氣和樂精神流通四序協宜三光軌道災厲不作寇賊消弭爾農亦得以畢力於所當事服田力穡以孝養爾父母轉輸爾族姻爾之生斯時爾非幸與爾不我聽游惰樂博奕飲酒鬪狠諸訟以違農時則雖有聖明在上時和歲豐爾之百棄不獲與身以飢餓于我土雖博矣及尚慮爾農不諳吾志今以先儒朱文公孝經解一章列于篇首爾尚聰聽之以告爾子弟毋忽

端平元年勞農文

太守前年十月以古典勞農于郊今年十月當修故事而太守以君命召去官有日用登進爾父老而終告之曰維民之生於天地間相保也相教也相救也相勸也相葬也此同類之至情也而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公師長則又有以保之教之救之勸之葬之蓋無以保則危無以教則昏無以救則厄無以勸則闕無以葬則傷有一于此太守懼焉於是以身學校為第



一事治器服正堂序壞者更之未備者補之所當辨正者定其位而營築之使鄉里之英無間遠近皆得以麗習其間庶幾不貽乎無禮無學之憂也其次謂比年以來國有狄難兵盜相乘郡邑之間城築當固戎器當除令龍見馴正以次具舉尚庶幾無忝於城郭之臣矣則又念民有不辛顛連廢疾鮮寡孤獨莫遂生全州故有養濟院歲久法弛迺為買田以增益之而三者之外又有所謂養生送死者迺循社倉之法官播本錢秋糶春糶以平物價庶免乎塗辜溝瘠者矣然死者人所不能免也則又擇高燥之地以種之俾各有歸太守所為止於如斯而已雖然小惠未徧此何可恃以為安微爾父老務本居業服田力穡則國無餘財民無餘力學校有時而弗葺也城築有時而圯壞也養濟有時而窮也生有時而弗給死有時而弗恤也而所謂務本居業非一人所能自為則又在於詔而子弟訓而妻孥安其安無悖於義事其事無墮于孀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賦役以時上下兼裕則所謂五事者雖千百年可使為太守者編緝不替以與此邦相為無窮也顧不美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一

舉文

韓愈不及孟子論

凡天下欲為而不能者其辭厲術道之君子視天下之小不正孰不欲大其門以受之哉然去聖賢愈遠私智曲學方視古為有加而已之才力氣量乃非古聖賢之比則心聲之發往往有峻厲而恨其不能者矣嘗觀韓昌黎登孟簡一書始終憤世嫉邪類非平時雍容徐緩等語說者以其不及孟子之辭為愈之過乎諫可以愈之身而慨然自謂韓愈不及之語愈之辭氣亦厲矣彼其意蓋以為邪說之移人今已甚於孟子之時以堂堂韓愈之實乃不能如孟子之息邪說號呼大出於語今際愈誠有不足之恨哉其曰韓愈不及孟子恨之也今天喜怒哀樂之情未有不日夫辭氣之發者見之然其意亦各有所向也成謂謂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則是耻其不若人也願淵謂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則是必為而後已也韓愈謂彼能是我乃不能是則是欲為而不能也夫惟欲為而不能者其憤必深天下未有懷不能為之恨而泰然帖息於辭氣之表也而况愈當軋排異端之日又非若異時慕舜周公之心比也何則自昔異端之病天下莫烈於戰國然孟

唐文爲一王法論

子以亞聖大才力開先聖之道務白圭更許子直夷之妾婦儀衍着比管晏又非止禽獸楊墨然當時邪說者不得作雖以楊墨之害卒不可破且能康色以受其歸而侏離左袵之未有後世猶賴之非軻之方於排擊也人心正而邪說自息公道明而私見不作軻之道蓋有以受之也今也降漢魏而唐繼黃之徒風天下而惟已之從其爲害又慘於孟子之時而愈乃以一世山斗顧乃不能如孟子之所以受正人心之責則以愈視軻愈當少降哉愈也學術所宗惟孟氏一人而其言亦曰愈嘗推尊孟子平時推尊者勇使異端小道屏息而不敢肆今非惟不能息而又甚焉含憤扼腕且其託諸孟簡慨嘆其遺恨也異時亦壘之語人循循然應對進退紆徐和緩宛然有溫厚之意而今也愈之書峻厲激發一則曰韓愈三則曰韓愈且凜然於辭氣之表而不及孟子等語所以致其不若人之恨者亦深矣雖然愈恨其不及孟子其意不爲不切而莫及其論議則愈與孟子固自有不容及者孟子謂性本善也愈則曰而爲三孟子謂墨亂孔也愈則合而爲一孟子謂堯舜不偏愛而愈則有同仁之說孟子言必稱堯舜而愈則有易伯之論異時越趨光範之門又醜顏於孟子之藪大人辭萬鍾者嘗使愈在其絀排撥斤之功以進於孟子純全之地則軻得其傳矣

任斯道之託以統天下之異則不可無以尊其權夫下惟一王之法最足以一天下之趨向彼其慶賞刑威之用於天下而天下莫與之抗者以其法之所存故也君子任斯道於一身以正天下之不正裁節矯揉而不使之差跌於吾規矩準繩之所不能制則一王之法豈獨有天下者司之而斯道獨無之哉聖人不作學者無歸往之地重之以八代之表而道震文敝後生曲學之於文僅如偏方小伯各主一隅而不觀王者之大全或主於王楊或主於燕許非無其主也然特宗於伯爾有韓子者作大開其門以受天下之歸反刻剗偽堂堂然特立一王之法則雖天下之小不正者不於王將誰歸史臣以唐文爲一王法而歸之韓愈之倡是法也惟韓愈足以當之天下莫不有所王江海能爲百谷主也而後百川歸之太山能爲羣嶽主也而後羣自仰之天下之分自敵已以上毫髮不可妄踰而况於道之所統其去取子奪可無王法以裁正之乎孔孟一簞人爾魯史記一書孔子何爲傲然立一王之法以刑賞天下之諸侯而當時謂之素王七篇之書孟子胡爲司距放之權而天下亦謂爲亞聖孔子豈不知華袞鈇鉞施之列國則爲僭而禹周公執天下之勢孟子亦豈不知與已

大相遼絕乎書以載道文以經世以言語代賞罰筆舌代鞭朴其所立之法雖儼然南面之尊有不能與之爭衡者然後知一王之法吾孔孟立之以垂世久矣非用空言而徒為記載也不幸聖人沒而王法絕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之間間有文人才士以主持斯文樓閣鼓吹以自立其說然曰離騷為奴婢指風宋為僭官罵宋主為罪人呼阮籍為俗吏其標立氣勢則有之矣而王法則吾不知也有唐之興絺章繪句尚存江左之失未宗燕許如翠微堂須啓母碣之銘洛靈書之頌周受命之頌皆迎合揣摩之文也未得王楊則韓休之薄滋味張九齡之窮邊幅王勃之多玷故許景先之風骨皆未能粹然一出於正也是何也主王楊之伯主燕許之宗則最闕之國不足以一天下之異也有昌黎韓愈者出刊落陳言執六經之文以繩削天下之不吾合者原道一書汪洋大肆佛骨一表生意凜凜正聲動氣巍然三代令王之法且遜之其始也王楊為之伯天下安其伯而不敢辭以為文章之法出於王楊也及其父也燕許為之宗則天下宗其文而不敢異以為文章之法出於燕許也最后愈之為文法度勁正迫近盤詰宛然有古法下視燕許諸人直猶淺陋之曹掄皆大國之一方爾則九天下之為文者誰敢不北面

厥角以聽王法之干春豈雖然天下之習沉涵浸漬之父則其弊朴一朝之可革變亦僅可以至魯變魯僅可以至道以聖人之才量豈不能直變一齊而且革之以漸焉况唐之文敵漸靡晉宋之餘習自正觀后王師旦黜張昌齡裴盧薛賁王季董雖太宗高宗主之而斯文之弊且不能盡革使文章之變非燕許諸人為之先則一韓愈豈能以一髮挽千鈞哉雖然立一王之法以裁天下之異習此上之人為之愈何與焉大曆正元徒事姑息而元和長慶戾吾道尤甚焉立唐文章之五法不出於時君而出於愈愈亦甚不得已也雖然史官之說雖論愈也亦規唐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一百一

重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二

問漢唐宦官外戚藩鎮夷狄

天祐 皇宋

藝祖皇帝提靈下之師收神器於五閩金戈鐵馬之餘異時內患外禍稠見疊作今則傳漢二三百載外平之日居多異時尾大不掉足上首下今則居重馭輕君制臣承內外之勢大順竊嘗伏讀

國史然後知聖人之所以遺後世者其智慮規畫固自有遠且大者也自大難甫平大臣如趙韓王輩左右扶頤元勳宿將休兵歸衛老於牖下相巨樞臣或上印綬不以齒藩則亦廩之祠祿或奉朝請外而郡之政寄於守縣之政付於今守今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

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近且無專恣之患藩鎮無擅權之勢郡縣無專殺之威去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加雖間有擊柝之虞而絕無蕭牆之患立法制刑如此其善行之三百載而患不作豈非

聖祖

神宗朔法之善而

聖子

神孫守法之嚴歟若夫漢唐之患大異此矣漢之弊過乎變者也唐之弊輕乎變者也過乎變至於矯枉

而過正輕乎變適以階變而召亂漢初懲秦孤立大啓九國跨州連城拜上東門之命適足以爲其難連衡之階而三庶孽之封過足以培漢法不行之地後來者懲羹推恩之今起附益之法設左官之律興諸侯惟得衣食租稅甚而至於乘牛車又甚而至於上壘穀以養成王氏之禍光武之興此監末遠於是蓋奪三公之權而歸之尚書厥後大臣權輕不足以制小人而順帝之立彘吾之建闕顯之誅梁冀之夷至此而外戚宦寺始足以病漢故曰漢過乎變至於矯枉而失正此也唐太宗力剷隋弊序障列王門號令暢南海辨駁之長待唐彘毒絲而後立正觀詔書曷夷寶之而傳世上封域圖者有之獻黃金鴉者有之后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夷狄之患矣而乃輕變之奈何太宗府衛設兵循西魏以來之舊居重馭輕舉天下不能敵關中之半故今日之扶犁南畝即異時之荷戈闔外者也異時之雲屯塵合即今日之火耕水耨者也後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藩鎮之患矣而乃輕變之奈何太宗以北門營繕無與南衙政事此固可議者然親近如內侍省而不立三品官目不以事任之守禦門掃除庭廡不過使之供與臺皂隸之職帝蓋謹於履霜者後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闡寺之患矣而乃輕變之奈何故曰唐輕乎變至於

階變而召亂此也雖然挑虫之不戒而拚飛蟻穴之一潰而滔天入君之用心其嚴乎漢侯王之患疏烈特外變耳自馬實權移主上官者游後庭二將軍楊旌陰山而後世外戚宦官夷狄之變皆自武帝之欲心啓之唐女主之禍雖熾然天所命耳自楊國忠獲用高力士蒙寵諸節度受封而後世女主宦官藩鎮之變皆自元宗之侈心啓之先儒蘇公子瞻謂漢有一變石公守道謂唐有三惠皆貽咎於漢唐之諸君愚請用其責於二英主之用心以附責備之法

問六經疑

漢儒六經之學以辯說勝而是不與焉殺五江公受殺梁董仲舒受少羊二人同時辯論仲舒辯而江公訥故少羊勝嚴彭祖受公羊劉向蕭望之受殺梁二人同時辯論劉向辯而彭祖訥故殺梁勝至於解頤而說詩折角而論易傳古禮十七篇而言禮師法百萬言而談書漢儒六經之學陋執事大人以諸經之疑不亂夷後學而教督之愚不敢劾漢儒以虛辭勝請為執事實其是否者且書之不記宣王亦猶詩之不錄康王也詩之不錄威文亦猶春秋之不錄管仲也黍離降於國風聖人所以嘆王室之早七月列於國風聖人所以示列國之正晉用天子禮樂則魯之有頃夫何疑二雅有正變則小雅多文王大雅

多幽厲夫何怪詩書之義大略可睹矣三易所以明三代正朔之殊上下經所以言天道人事之異義理象數則學者之自異也剛柔往來則卦之涉於變者也以至春秋為尊王而作以臣召君春秋猶為晉侯諱况射王中冓之事春秋尚忍言之哉楚為中國患始而稱荆吳為中國搜則進而稱爵一字之華秦斧鉞春秋之法具在易春秋之義大略可睹四經之疑既略陳其弊矣若夫執事所謂學經之失則請終言之以為經生之戒誦麥青之詩以發蒙大誥之書以文奸誅驪駒之歌則病由禮矣假堯舜之賢則謂周官矣幾神祖品題易職也連事啓邊學春秋舊也黃太史之詩曰自古非一素六籍善多難愚慎此又矣願從執事印之

問兵民財吏之弊今日何以為革之之方

嘗讀漢金布令甲其文曰邊郡數被兵惟飢寒令天下供給其費夫經費調度不仰給於縣官而倚辦於天下今甲所書特一端耳觸類長之漢之求多於民者亦苛哉漢人色色倚辦於民疑其兵民財吏之費天下必有涸然不給者然致之班史則乘堅策肥履絲絳編牆屋被文繡間閭食梁肉健騎帶刀矧此風雖侈猶可以見漢民之優裕也會稽計簿三在木上右族占鰥縣數有課內史假貸租多不入追科難抽

猶可以見漢吏之恤民也自文迄武有都內太倉之積初元永未有水衡少府之贏則國用充積而財不聞其困民會稽兵以備閩粵巴蜀兵以備西南夷上谷等郡共以征匈奴則近郡調發而兵不聞其病民漢取辦於天下若此其夥然民力既優而吏不擾民財不困民兵不病民經費調度隨補輟羨將以其幣藏之所儲過於密而足以給之耶則軍中之租委之邊吏釋罪之錢寄於比軍庫藏之錢散於鴻臚平陵工作假於水衡則幣藏未嘗密也將以其版圖之入足以贍之邪則少府改澤竟成冒墾關東流民名數頗繁中尉脫卒得數萬人樂安隱田多四百頃則版圖未始詳也天下之財使天雨而鬼輸也則可今養兵置吏與天生財之道色色倚辦於民則是不可為根本慮哉漢之人君吾知其所以致此者蓋有道矣漢自高惠文景五六十載間或十五而稅一或三十而稅一取民既輕而減田租之詔無歲無之其後武帝以費人之子市中錐刀之末將盡爭之若此者疑於苛取矣然惟漢人三十稅一之制猶存不改張敞謂其百姓不加賦而軍用給班五聖謂其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攻之西域傳有司請益民賦三十以給邊用而帝不從夫當邊用不給之秋益賦之請是宜忻然一肯首矣而卒辭固拒不忍有一毫之橫賦而

加諸本根夫苛取如武帝而且知為根本慮能可見矣不然經費所以責於民者敏然而田賦之所以恤於民者薄則凡養兵與夫國用之制其能一一無歉乎執事枚舉民兵吏財下詔承學執事既已條列四者於前而又謂修其二而吏以此治財以此富軍政以此成執事其欲先修裕民之政以為三者之本乎敢以此說復于執事且今日天下何病哉置吏養兵等政類多不滿人意者先正宋公祁作郡牧論謂國家倚辦於二十石特皆簿領之期會楹杆之文致吁今日之事又甚矣追科迫於星火符移慘於矛戟催徵治辦以為進取之梯媒九重降詔至謂去有橫拜捷出之心則吏之刻民如之何而絕之先正蘇公轅元祐會計錄謂畿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必蓄金帛今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吁今日之事又甚矣鑄錢之取泥沙之用歐澮之益尾閭之泄一遇水旱常平倉無粒粟以賑民則財之困民若之何而裕之先正呂公陶記成都備武堂謂蜀無事七十有三年民惡干戈吁今日之事又甚矣翠華南渡無事者亦七十有三年矣鶴膝塵渠盡壞香奩香奩蜀蜀雲霓九萬八千之師不為不多然歲糜廩粟至有名隸人籍伍符而身為家人子者則兵之病民如何而革之雖然廟堂吁食以此為憂執事明問以此為憂是固



可憂矣然愚知其不足憂者何也 主上孜孜愛民  
日者命大臣哀類列聖寬郵詔令文從有司之請薄  
斂省青徽荒救飢百萬生靈拜天賜自本根既厚  
而國用寬綽瓊河內發粟制焚益昌權茶詔不患無  
若人左藏之贏餘六庫之別貯不患無此政輸家財  
以給邊用送義租以助恢復不患無此民一舉而三  
利則本未其有相病哉兒寬塩鐵論自儒者釋耒耜  
而學不驗之語愚無以執事大人無以不驗鄙之

問進讀三朝寶訓講明內治

按漢藝文志自太史公馮商史記之外有高祖傳十  
三篇有孝文傳十篇有漢書記百九十卷此書雖  
不存於今切觀其明堂玉版之所藏蘭臺石室之所  
記爛然奎壁所謂漢祖宗治略皆聚此書也降武宣  
而後大夫博士議郎領給事中加官掌中顧問應對  
未聞有一語援此書以告其君者故漢初之制後世  
一切反之高文諸君詳於內治而治外為緩武宣以  
後詳於治外而治內反疎治內者內外皆治而治外  
者內外俱廢漢初相府領計籍中丞督郡刺史分刺  
州而吏治被衣然乘車有禁掌教化有吏孝悌力田  
有科而費俗厚問其民力則乘堅策肥履絢為編閭  
閭食粟肉僮騎帶刀劍問其財計則度虛餘財太倉  
私衛司農倉在郡國在吏錢在州內修政事整蠱嚴

審如此而當時外治何如哉尉佗竊據桂林象郡即  
今之廣南西路也閩越王猶保閩中即今福建路也  
匈奴盡盈河南地而白羊樓煩去長安纜七百里而  
將帥方且因事設屯而士卒或起家人子霸上棘門  
或多兒戲而從軍中或都貨子錢故劉安謂漢興以  
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天子未有舉兵而入其地  
者推此則可以見高文諸君詳於治內而治外為緩  
自時厥后篤意右武大司馬冠兩府諸將軍領加官  
而將軍之號又不時置則將帥厲矣命太守等以都  
試救武官以難劉臨曲臺以饗罷罷則卒乘精矣聞其  
邊瑣則築城列屯田山西自三輔而外郡縣十有  
三而置都尉者乃三十間其揆揆則武關給吏卒之  
食北軍儲釋罪之錢少府續大農之費外修武備光  
明俊偉如此而當時之內治何如哉會稽不上計黃  
龍多避課長安猶倣侈靡公卿猶廣地宅渾邪內附  
不能具三萬乘而兩軍出戰士頗不得祿故班固謂  
漢宣修武帝故事而又謂孝成修武帝故事蓋各其  
不復循高文諸君之法而徒效武帝之外治矣推此  
則可見夫武宣詳於治外而治內反疎執事大人恍  
金華之清夢衛四蜀之文雅發策下詢首以待讀之  
官進讀三朝寶訓為開愚無以今願切有請焉  
翠華自駐蹕東宮迄今七十有三年承平日久



皇帝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瀟海而詭威獨  
內外瀚池焚川自治之策謂國家雋雋然七十餘  
年今日之內治似之先正呂公陶作成都備武堂記

蜀無事七十有三年民惡千戈今日之外治似之日

中必莫操刀必割二者將何以處此雖然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由內以及外雖皆不可以偏廢而智其所

先後則幾矣昔在唐長興中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

國朝有不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雖蠹賊等事皆以

爲不足懼而獨曰賈人藏匿深可畏四民聚怨深可

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喪可畏變亂真深可

畏直言茂聞深可畏蓋謂不足畏者外變而深可畏

者內患也使澄而思人也則可澄而少知治體則是

豈可不忍慮哉方公州縣額課取虛偽亂其間有

祖宗時命雷德驥欲令其功過之迹者平民俗士

風日流澆薄亦聞有知祖宗時令御史臺訪察

在以前者乎國計盡獨亦無愛惜太宗成訓具在

亦當慮及此乎所在充羨割內庫以貯金帛太祖

往事可覆亦當講及此乎如其視三朝無愧則天下

幸甚若猶未也則今日之所不當嚴者唐李翱作

懷賦役衆志之罵罵室嗟老而嗟卑神堯以一旅取

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歐陽永叔書之

曰使當時之主咸易其勤是嗟卑之心如翱所憂唐

之天下豈有亂亡哉嘆夫內治之不立其流弊乃至  
於此愚願舉此以爲盈時獻銀鍊精粹是則何敢若  
其披露肝膽則有玉階方寸地

### 問正朔

漢賈生於漢文之時上言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

太學班孟堅於高后文景紀或多書春正月以爲歲

首竊讀史而疑之漢自太初元年始從寅而二氏於

未改正朔前已首言夏時何也及觀汲冢竹書其紀

年篇起自夏商周皆用建寅之月爲歲然後知三代

雖以子丑寅建正而授時以作事紀年以垂世率皆

行夏之時而雖商周有不能易也秦人采鄒衍終始

五勝之說更以十月爲歲首歷變閏餘率多舛失高

皇受命之初不能及之以從夏時俾用北平侯之歷

而循亥正夫漢火德也北平侯一誤而遂因仍之帝

庶事草創固未暇責也以孝文盛時漢興二十餘年

而猶謙遜於改正朔一事是宜正朔雖未改而班賈

二氏乃成於此而標言夏正蓋各其可從聽夏時而

不聽也非特此也雖聖人之意未始不以夏時爲正

也故諸經則示其正春秋則用其權用其正者本夏

正以示萬世之常而用其權者詁周正以繩一時之

變何謂用其正七月之詩惟用寅正周官垂象雖

曰用子正然於歲首則標之以正歲是尚存寅正也

異時聖人著之於書猶拳拳致意焉紀堯之事曰正月正日紀舜之事曰月正元日紀禹之事曰正月朔且堯舜禹用寅正故聖人書其正焉乃若於商則曰十有二月於周則曰一月不獨不謂之正月聖人蓋不與其正也此所以示萬世之常何謂用其權行夏之時自聖人平居議論聖人非不知夏時之為正而春秋乃止用周正何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正朔相承周也而天下不知有周聖人筆之史正次王王次春華表於鉞寄之一字使天下曉然知有王室之尊其或不書正不書夏皆所以譏其無正也此所以繩一時之變嗟夫正朔一事費天子議論又夫用猶用墨之說受圖立始之說紛紛藉藉自漢儒固已信之傳世愈久而聖人之意愈晦魏景初元年有司奏魏得地獨宜以建丑為正遂改是年三月為孟夏唐天授四年始用正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吁陋哉唐固不足道也然尚有可議者曰周之子正猶本於陰陽之度也而魏獨何為者哉季春三月而遽易為孟夏之四月作訛成易之序不殊乎菟苗獮狩之事不齊乎然則舍將孰從曰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三

御策一道

臣對臣恭惟國朝以忠厚為治以好生為心以和平養天下之福以中正作士君子之氣熙豐大臣之變法鄴於驟元祐諸君子起而救之疑於激惟我仁祖皇帝培養根本扶植政道治體渾大汪汪乎有康虞成周恭和之風誠足以為萬世法陛下習祖宗之餘休膺上皇之重寄誠能持平守正以與天下輯安靖和平之福而不鑿吾祖宗渾厚之治體則陛下所以策百數條如薦舉之尚難其人財貨之未知其序吏未稱其職民未安其業賢愚同滯軍政未修皆上塵陛下之宵旰者臣願以仁祖為法則六者之弊臣當孰數之於前惟陛下裁幸臣伏讀聖策曰朕嗣承丕緒六年於茲兢業自持罔敢逸豫嘗吁圖入其效悠緬常考古先帝王之治安靖自然靡弗有成矯厲多事者未免於矣臣有以見陛下嘆六年治効之未著而酌之古先以為出治之龜鑑也陛下黃段天威遠守祖武勤恤民隱賑玉食之素服浣濯之衣屏聲色之娛天資固已超絕而且闕大臣章奏或至日安御內殿講筵不聞雙隻日孜孜求理尚懼闕失是以此年以來親享而慶景舒日蝕而雲霧散先春而瑞雪應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邊塵不驚獄訟希省盜賊

屏息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陛下兢兢自持臻茲六年其大體固已素定今臨軒策士之始詢巨等手庶謂古先帝王之治安靖者成矯厲者失則陛下既知安靖之足以凝治體矣而獨有言霄旰圖又其効德細陛下責効於六年則切矣臣竊未敢以聖明為然也我仁宗四十二年之治巍巍堂堂如此今以其即位之六年考之則亡具甚矣天聖之五年即仁宗之六年也是歲范仲淹上書執政歷言時事其略曰今朝廷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不用矣士曹未教矣中外方奢廢矣百姓反困窮矣使好功名之君臨政發憤者六年而治効悠久之若此則必銳意勇為以激天下於多事之場惟我仁宗一切為根本慮財以不聚為富兵以不用為功刑以不殺為威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慶曆之治迄今有光陛下無謂六年之久而治効悠細誠能以忠厚和平植治本以中正屬矣作人才則安靖自然靡不有成當不虛陛下所以復古之意而矯厲多事之失非所憂耳伏惟陛下遵家法而施行之臣伏讀聖策曰漢文未嘗用費生之策武帝則謾屠虐之嘉一乃興於禮義幾至刑措一乃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此其證也朕以涼菲凜凜乎兆民之上其敢燧燄五三默觀卿士大夫莫不高談遠契下卑漢唐然今日之弊亦多端矣臣有以

見陛下酌漢文武之得失以為鑿戒而惠卿士大夫之高談危論而不切於時政之弊也然嘗觀今日之治以言乎薦賢則人才未甚輩出如漢文而數路得人不如武帝之多以言乎理財則用度節約如漢文而割析秋毫不如武帝之精以言乎吏治無可紀之績如漢文而擊斷於州縣不如武帝之察以言乎裕民則除租減稅如孝文而外施仁義不如武帝之矯以言乎張官置吏選將練民大抵有漢文之寬寬而無武帝之激烈然要其終而觀則寬厚者有餘味而激烈者無成謀臣切意陛下之所以絕望燧躐三五者以是數者之政未能根厲奮發以新斯人之耳目而卿大夫所以高談危論者亦必厭薄於此也然今日之治雖小緩要亦不可太激文武二君之得失臣不敢以為陛下獻臣之所以拳拳於陛下者本朝自有家法耳仁宗在御一時事勢浸流於弛請總權綱時則有若宋綬請攬威權時則有若余靖請去威福時則有若孫甫請出号令時則有若蘇紳謂政令姑息者張方平也謂威柄漸殺者宋祁也謂十事不及先朝者富弼也謂天下之勢近於弱者蘇洵也而我仁宗島嘗以治具之未張而絕意於五三之治以卿大夫之高談遠古而亟求之所以更作之術歟陛下誠能遠養治體以取法仁宗則陛下六條之間臣當

件舉而對而陛下詳擇其中若陛下方以治劫懲綱爲憂而亟欲大有所作爲則臣雖言之無益也聖策百百執事蓋已略備時下之令而謀一帥擇一部使者夏平每難其人豈世徒尚於美觀而未究實用歟臣有以見陛下患薦舉之未得實才也然今日薦賢之法弊矣異時士大夫介繁不苟求今不見舉也異時舉官不妄薦人今未能免積章旁午率多且文類曰某人可備監司而不明夫州縣之嘗有勞績某人堪充將帥而不明夫謀略之嘗有顯効某人可舉廉吏某人可備著述某人善治獄訟某人善治財賦而不列其可紀之績下泛然而舉之上亦泛然而用之上下俱以虛文不實相尚宜乎謀一帥擇一部使而尚難其人也往年陛下論議臣之謀九宰執臺諫侍從不許親戚子弟交薦日者議臣有請自今科目薦延者各因其長明著實迹苟不如舉即坐以妄謬之罰陛下欣然嘉納聖意一形舉官當無練舉而實才當爲時輩出矣然持循至于今而薦舉不實之弊自若者何也未聞陛下罪一舉官之不實而賞一舉官之得人而明示天下以賞罰之信也昔我仁宗嘗詔舉官自今已改遷而貪汙者許元舉官以實狀聞其不實者置之罪臣願陛下考仁祖之遺意詔中外大臣自今舉三人皆實者特與拔擢俱不如舉則舉

官責降已舉而易所守者舉主匿其罪而不言他日以事敗則以其罪罪舉主遷之三年而謀一帥擇一擢使尚難其人者未之有也惟陛下遵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國家之經制有常朕之自處固或不約而內焉省計外焉郡邑惴惴乎每虞不給豈財貨本末源流未知其序歟臣有以見陛下慮理財之不得其序也財非天雨鬼輪必責之民今自兩稅而外九軍興之一切權宜者皆入於經賦且茶鹽酒鉄之所立古人不敢盡利以遺民者今自一孔以上根柢無餘國家雖號承平然猶有經費之不可闕者郊廟之費百官之費軍備之費備荒之費歲終之費闕一不可使藏之州縣藏之府庫某色可以供其數某數可以備某用官司不相侵移財貨可以得其序而今也有所謂備撥有所謂登承有所謂填補有所謂兜措移易文層變亂色額有司者將亦病之往耳議臣患州郡財物之虛數應郡守替移即奉本路漕司具實在之數以聞其後又欲於監司郡守放罷及官祠候省符到日即令同官拘定見在財物之數具申朝省其堤防不可謂不密矣然以處昇平則可往往五穀不登而諸路常平司支發不給不知欲建規恢等議國胡以餽之昔仁宗朝大臣建言欲令三司使其先朝與天聖中賦入若干官若干及今賦入之數與

兵數官數約取中道立為經制以十分為率七分為養兵及官省之費以三分備水旱非常遲之十年始可以言上從之臣願陛下規倣此制明詔三司大臣及諸道計臣自今量入為出不得更相為用以紊經常之目庶使盈虛可攷而緩急不至無備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考課之制戒飭之詔深切著明而吏治苟簡皆自豐贖財有愧乎吏稱其職臣有以見陛下之望吏治為甚切也然今日之天下陛下與守令共治者也得一賢太守則十萬戶受其福得一賢令尹則萬家之縣蒙其利然受其福蒙其利者百不一二而貪暴以枉法苛酷以虐民妄誕以廢事者總總也應守令得官之初率多矯為公廉之迹以要虛譽一年之後本心稍見淹延獄訟移易府藏梓亂文曆另送之潰公帑之費送迎之費則視為當得至有合解諸處綱運則上占護而不解支應于該軍請給則積壓而不支縣斬之州州又斬之監司動以關多藉口嗟夫斯民亦重不幸矣日者獻議之官謂監司郡守送迎不得過數吏籍不得額外收補監司通判行部不得搔擾又嘗有謂欲寬遠郡之憂莫若重守臣之選欲校臧否之實莫若重監司之罰莫非所以責吏治之實陛下悉俞其請陛下責吏之意非不迫切然人不易知以天下郡邑之繁陛下安得人

人親見而後任之哉今之監司宜總諸道之守令而進退之也陛下於一道止得一二賢監司則人人知所警懼矣今守令不必擇而監司不可不擇側聞慶曆三年范仲淹富弼條上時事請以次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懲汰所部吏令兩府通選轉運即委諸路自擇知州况日者廷臣有請今後監司遇有闕者乞專用在廷之臣願陛下自今親擇賢監司分部諸道若內若外必待陛辭而後行當行之日陛下親御殿假伺色以諭之曰一道之吏實汝之託更有政績者其具名以聞而闕冗酷虐者亦仰覺察重刑典憲汝將匿不言異時下轉上聞汝將有顯戮彼知上意勤懇則賢監司之下不容有濫負矣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括稅之蠲逋賦之除前後相望而歲雖豐登民尚愁嘆有愧乎民安其業臣有以見陛下念民力為甚周也然今日之民力病矣隼江淮湖浙四川等處所申災傷數目輕重各有差本秋成又未可預計假令歲果大熟則亦僅可支一年之湏而無贏而况國家之征賦夏輸絹冬輸紬以苗折帛有不一之名役錢有兩料之數而額外之科歛不與是以年來為產戶者小則易田以避追擾甚則竭產而供轉輸其弊亦有在也朝廷責之戶部戶部責之監司監司責之郡守郡守責之縣今期限迫於

星天文移憐於戈戟大書長牒遽然而至則係逮案  
胥凌辱長吏且如朝廷嚴稅縮捐納之數足而後施  
行者其患皆起於期會之不容緩也使州縣府庫  
有以爲雁手之備則猶可以紓目前之憂而今也扶  
東而西傾捉襟而肘見一額之輸僅可以應本額之  
期限財非出於官而使之不責之稅產戶不責之四五  
等得乎日者陛下俞臣寮之請募集寬恤詔條頒行  
郡國慮長吏奉行不虔則令監司劾奏臣觀聖慮非  
不懇惻然使州縣之財未裕則長吏雖稱有愛民之  
心果能一一承宣乎昔仁宗以京東飢出內藏絹代  
上供以淮南飢出內藏絹代民輸下京西糴粟儲則  
則出內庫錢下河北市糴草則出內藏絹夫仁宗不  
惟不責之州縣而反取之內庫蓋謂逆州縣之期會  
適所以重斯民之豚豨也今欲民生之安其業先自  
裕州縣始惟陛下遵守家法而行之聖策曰官益復  
冗而入仕之源未澄率數人而同一闕使賢愚同滯  
臣有以見陛下欲清入仕之路而使賢不肖有別也  
國家有三歲進士之外由特科進者多昏耄補進者  
多驕佚由雜進者多舞文由薦進者多貪汙入仕  
之路雖狹特三歲一甲郊三歲一取士名之登於吏  
部者爲貪可勝計哉故有一闕則替者一人任者一  
人待之者二人雖曰速仕者至於營近次仰祿者

志於得厚祿而自便者志於得清安然自示拱而上  
猶未至太冗而未脫選調者至於貪多而無闕可取  
是以憂國之臣雖屢求所以汰冗之術然多見於所  
拂而不行昔我仁宗朝大臣議省冗官是知立法自  
貴近則人無怨請自煩御宗室兩府大臣及諸司帶  
職官內外臣之家裁減補蔭則十年當見成功今世  
賞之數雖煩然減任子廢恩赦昔人常難之議者又  
欲裁奏蔭之法嚴銓選之數則又恐非祖宗忠厚之  
意今欲裁省冗濫而仕者仍無所拂莫若開張錢穀  
之期二年一銓不惟俾之涵養氣質與學而後從政  
而吏貪多復冗之弊稍清矣惟陛下遵守家法而  
行之聖策曰兵雖蒐擇而將佐莫之拊循第聞有  
控克苛役使軍政未修臣有以見陛下欲革將佐之  
苛使軍政修舉也今日之兵自三衙之宿衛江淮之  
列屯諸道之禁軍階級欲其嚴乎令欲其明軍勢不  
可謂不張比年以來繕治沿邊之城壁製造御前之  
軍器命巨衆以檢視戰艦之弊詔諸將以講求馬政  
之利則武備不可謂不講江上諸軍軍器數自則奏  
官檢閱沿邊州縣士兵弓手則議行招填則蒐縛不  
可謂不至今日軍政之弊不在乎他而在乎上下之  
情不相得爲之將者裁簡犒賞積壓請給而爲之  
兵者傲視邀賞驕悍難制平居不能同甘苦則勝事



難以共患難昔我仁祖經略西夏是時升平日久兵  
踰百萬范仲淹慮其驕悍條上邊政大略以和靖軍  
情爲先臣願陛下詔諸道將帥自今賞罰教其信必  
毋培克傷士情則軍政不修之患非所憂矣惟陛下  
遵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况欲教化之行習俗之  
美不賞而勸不罰而懲動容義出詞氣天下向風而  
化如詩書所載隆古盛時其可得乎朕未嘗不當乎  
慨嘆期一新弊蠹深惟矯厲多事之過抑何修而前  
六者各得其理陛下所以慨慕古先而一新六者之  
弊蠹陛下責治則太鉅矣然膏恭聞世宗皇帝朝  
范祖禹建言曰陛下欲法堯舜惟法仁祖法仁祖則  
可至天德矣夫詩書所載隆古盛時其教化習俗固  
非後世之所可及然我仁祖之治才智不用而道聽  
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則所謂隆古盛時亦何  
以異此何陛下近捨家法而乃取法於太古久遠之  
事哉蠹虱賤臣恭聞嘉惠聖問之所及臣既竭愚慮  
冒犯忌諱件別於前矣陛下於其終復策臣曰自昔  
抗議之臣奏疏之士文采則富議論則闢殆類石田  
將孰與耕有伴盡解莫濟於食或矜於爲異感一時  
之見聞或陰寓其私規他日之進用朕固不取亦豈  
公言今始延天下之秀茂策之於庭其詳著於篇帛  
俾無多事之蹈而日臻於盛朕將親覽焉陛下之

問及此天下之幸也臣謹願復以取法仁祖爲陛下終  
其說國朝自藝祖以至仁祖積四世而治體成自乘  
輿駐驂東兵至陛下又四世涵養根本作成人材以  
擬治體於不變以爲我宋築億萬年無窮之基則在  
陛下當無以辭其責然嘗觀仁祖之治體所以汪洋  
洪大而與唐虞成周比隆者雖自仁祖持平守正以  
扶植治本而亦一時元老大臣中正廣大而維持公  
道於上也慶曆盛時杜富韓范相與主公道於上而  
歐陽脩蔡襄王素余靖等列居言路相與維持正論  
以固治本天章閣所條陳時事富堉諸人身言之而  
身行之初豈矜於爲異感一時之見聞如陛下之所  
憑者哉范仲淹以忤大臣去國願與俱貶者相繼初  
豈陰屬其私規他日之進用如陛下之所常取者哉  
今日涵養治體作成人材以無愧於我仁宗之盛其  
責在陛下而扶植公道薦進賢才以無愧慶曆之大  
臣其責在人臣願陛下與左右大臣深思熟計量祖  
宗之艱難念上皇之付託爲千萬世子孫治體慮  
一切以中正廣大行之寶宗廟幸甚臣無任惓惓之  
至臣謹對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四

周禮折衷

得之何尋提幹

按漢唐以來三禮元本首列正經卷第而書名

與傳註人附于下此必先後鄭有所傳授全鶴

山先生折衷兩篇標題做之惟自宮正又中分

者非敢輕有因革蓋以賈氏所發明昉為義例

學者其詳考云

天官冢宰第一

鄭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官也天統理萬物夫

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不言司者

大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

鄭云象天者周天有三百六十餘度天官亦總

三百六十官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宰亦能調和

衆官天官兼攝群職故不言司春官以其祭祀鬼

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賈公官之首同此序六句者以其建國設官為民

不異也案桓二年左氏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

洛邑則居洛本其武王之意至成王周公時恐天

下為疑更與諸侯謀定之也

鄭周公歸攝而作六典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

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司徒

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

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賈書傳云五年營成周成周與王城同時營則五

年營洛邑與孔安國為營洛邑封康叔制禮作樂

同是攝政七年異彼先鄭注云土圭之長尺有五

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

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

鄭司農公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

屬云謂考土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視以

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

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後鄭破先鄭

為君臣父子之位以其國家草創下論體國經野

理應先定宮廟等位豈有官廟等位未成先正君

臣面位乎

又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

後市野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屬是也

賈營國方九里旁三門旁為四方方三門則王城

十二門門有三道三三而九則九道南北之道謂

之經東西之道謂之緯經緯之道皆九軌左祖右

社者此據中門外之左右宗廟是陽故在左社稷

是陰故在右面朝後市者三朝此自是君臣治政之

與陽故在前三市皆是貪利行刑之與陰故在後

世野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

縣音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世井方一里邑方里

丘方四里甸方八里縣方十六里都方三十二里

載師職土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置地

若畿內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為溝洫法無此方里

為井之事家邑小都大都三等亦此乃有方里為

井之屬但郊外曰野大總言耳散文國外則曰野

野對國言之故鄉大夫職古國中七尺野自六尺

是城外則經中野對國言之謂國外則曰野但據

小司徒成文而言

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

所職而自事舉置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是以立君

治之君不獨治也又當立臣為輔極中也言設官

分職者以治民令民得其中正使不失其所設官

分職助理天子衆人取中以為治體其實建國之

初主在設官分職為民極耳

鶴山魏先生云位字注謂君臣之位先鄭之說

非不通只是不該蓋世總言官廟朝廷之位故後

鄭破之

又云王城十二里或又注去九里已不同又云

甸藉其以出車一乘詩信彼南山惟禹甸之左  
氏渾良夫秉甸亦音

又云極本無中義只天下之理到中便不可過

不可過便是窮極如斗極星極遠邑為天地之

中是四方所取正之地商邑覆有異四方之極是

也此極字至朱文公發明始分曉

又云經字是經之營之經畫也言經則緯在其

中九經九緯是也經常經界皆此經後人只此

一字尚存如權字便錯看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鄭司農云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故大宰職曰掌

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論語曰君薨百官

總己以聽於冢宰後鄭云司農引論語者欲見天

子冢宰兼百官之義言百則三百六十一也且論

語言君薨據諸侯言冢宰百官據天子言之也

冢宰太宰者言不異人也

賈言主治則兼六官以其五官雖有教禮政刑事

不同皆是治法也云佐王均邦國者以大宰掌均

節財用故也周禮以邦國連言者據諸侯也單言

邦多據王國也然不先均王國而言均邦國者王

之冢宰若言王國恐不兼諸侯全言邦國則與外

可以包內也  
鶴山先生云後鄭未見尚書故天官冢宰一  
段引論語為說又云周禮連言邦國多是諸侯

邦有封之義建邦設都乃命諸王邦之祭資訓封後來為避漢祖諱傳注多改邦字祭稱國字寶亦曰邦疆國之境有封略之義

又云周禮制度數目康成多具使約法推之如大夫五命士三命周七廟便推殺六廟不知自書出來却殺已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之辭則約法次第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誥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賈大宰總御羣職故六典俱建治典教典云官府禮典已下四典皆云百官者尊天地二官不局其數故不去百官而去官府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此天子之禮不言兆民而言萬民者以畿外封諸侯惟有畿內不封故以畿內據近而言鄭云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者凡言經者以經紀天下故王言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去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常者上下之

通名者經據在上法據在下至於王與邦國官府俱有常義也

關山先生云典從冊從六自是一件物不可以常訓之漢儒去古未遠然字義已不甚曉故多失經意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邦治四曰官常以聽邦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賈此八灋雖不去建亦有建義上六典云治邦國此八灋云官府官府在朝廷之官府也鄭玄謂官所居曰府者欲以官府為一事解略下府史之府別彼府主藏文書此府是百官所居處皆是府舉之義也官刑生鄭謂司刑所掌事蓋罰辜官皇則舉殺辜此是正五刑施于天下非為官中之刑故後鄭不從之也官計謂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者此為三年一考乃一計之此官計每歲計之故後鄭亦不從之云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是專施于官府之中於義為當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之治羣吏之治即是官中之計於義亦當故引破司農也

鶴山先生云府藏受藏之謂藏受用之謂府若

言藏主收受府主支用也一人一身之藏府亦同後世以府名州郡不知起於何時

又云周之官職其職事最密故朱文公謂一部周禮盛水不漏

又云周禮用手處文法極嚴如小宰八成之類一字移不得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都鄙之所謂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圻內者祭祀

其先君社稷五祀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鄙同農士謂學士大司徒云凡

造都鄙鄭注其界曰都鄙所在也春秋傳云遷鄭焉而鄙留具鄙所居下遷也典法則三者相訓但

邦國言典官府言法都鄙言則所用處異謂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者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則大

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置地則三公之采也云王子弟所食邑者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六卿同處而五十

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二十五里也云祿若月奉也者古者祿皆月別給之漢之月奉亦月給之云賦口率出泉者下文九職九賦職賦相繼而言故知賦即九賦口率出泉也

左氏曰是鄙鄭也西鄙北鄙以我為邊鄙鄙有

外意如貪鄙被都人士只當通作一義者

又曰賦有分頒之意以井地所出獻于王也如禹貢之賦與詩賦政于外左氏悉率敵賦凡三等采地所出之物與兵車之屬盡謂之賦賦是上頒其式貢則下以供上賦通人力所出貢止

是地所產如士謂之貢士亦謂之充賦守地所出之人也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為口率出泉三代安有口賦其誤後學甚多此其一也

以八柄詔王馭臺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子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後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曰貧誅責讓也曲禮云齒路馬者有誅凡言馭者所以馭而

內之於善

**賈**天宰以此八柄詔告于王馭羣臣脩條其不言詔獨此與下八統言詔王者餘並羣臣職務所當依行此乃王所操特王不獨執羣臣佐之而已故特言詔也言馭者此八者皆是馭羣臣入善之事此經自五曰已上皆是善事則大善者在前小善者在後自六曰已下皆是惡事則大惡者在後前小惡者在後此中爵與祿廢置皆別之以王德為大能明辨之八則中爵祿廢置皆共文者以其德小不能辨故也

**賈**天宰以此八柄言馭者凡十六字只當通作一義講康成以歐而內之於善訓馭字不知祭祀如何馭神以內於善臣有大罪沒入而奪其家財如何馭貧者而內於善竊意支之馭者斟酌疾徐自有其法康成不察此十箇箇馭字若以古之善馭者推之當訓品節而歸於範之意如祭祀而斟酌天神地示人鬼之品節而不違其則庶乎其可以馭神也自於祀馭神而皆得其品節以下則其他盡通然其間以漢制沒入家財為奪以馭貧一條尤害義理三代安得有沒入人臣家財之法古者待臣下無絕法如臣之去國素車白馬以喪服去雖待放於郊然猶爵祿有詔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三年然後

收其田里雖奪之而不使其妻子至於之極故禮為舊君有服上下皆以忠厚存心及至戰國孟子始有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之言如臧武仲去國猶以防求為後於魯為臧為也武仲去而猶據防以請立臧為為後故孔子以為要君是三代之法臣有罪而奪爵之類亦必斟酌而不使至於貧困此其所以為馭而康成之誤解經當表而出之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日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賈**鄭云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此八者民與在上同有物事也謂率十民使與上合皆有以等其事上行之下效之也故以萬民為主也

**賈**天宰以此八柄言馭之意如綱領之屬若物業垂統是總於祖宗而垂之無窮且制度絕綱是四件物儀禮統為全匹半匹為制幣長一丈八尺如鈔只是二十四銖今廣稱二十五銖使非古制八統如中庸九經達吏不可拘在下位不能自達者吏則通上下之官稱之三公謂之三吏孟子以諸侯為天吏今之吏部則舉天下之官皆掌之胥史謂之吏不知起於何時

**又云**天官家宰蓋統眾職自小宰已下無非分

職授任各有條理以此知冢宰事無不統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二農生九穀二曰園圃疏草木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數收養蕃鳥獸五曰百

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通貨財七曰嬖婦化治絲

象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鄭三農平地山澤也先鄭以九穀為黍稷秬稻麻

大小豆大小麥後鄭以無秫大麥而有梁米爾雅

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原及平地可種黍稷麥等隰

中可種稻麥及芥也後鄭三農乃以平地及原隰

謂山澤不生九穀下食鹽亦云凡膳食之宜有大

宜梁魚具水以知無秫大麥而有梁芥地宜掌山

澤者謂之虞掌山林者謂之衡澤無水曰數收田

在遠郊

賈謂鄭約家人所受田廩即有收六畜之地故云

遠郊八材珠曰切象曰瑤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剡

金曰鑠革曰剝材曰折金玉曰貨案食其志王恭

居櫛節在金銀龜貝錢布之器名曰寶貨嬖婦人

之美稱巨妾男女貧賤之稱疏材百草報實食

者爾雅疏穀皆不孰為大荒

是日先生云嬖止匹妃之稱傳注泥堯女臣妾  
是有德行之妃故以為美稱樓深破生日妾死  
曰嬖之說最是疏材案委入掌斂野之賦斂新

野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凡疏材共野委兵

器與其野圍財用注軍旅又有疏材以助木乘

野委謂廬宿北之薪芻其兵器謂軍衛陳兵

器野圍之財用苑園藩籬之材故臣妾聚斂之

間民斂斂等曰侯疆侯以注疆有餘力者以謂

間民今時傭負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朱

氏謂庸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是也

又云古無豆之稱只稱穀字于豆于豈乃是俎

豆之豆先後鄭以故為豆疑此字自漢始

以九賦斂財賦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

邦甸之賦四曰家削縣之賦五曰邦勝之賦六曰

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

之賦

幣餘百王之餘

謂賦曰率出泉也今之筆泉民或謂之賦此

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及其大夫之衆寡辨其

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

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賦征者

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古國百里邦甸二

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  
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



斥幣皆未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筭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冬入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為一書所待異也

以九賦歛財賄此賦謂口率出泉其處有九云賦得口率出泉則財賄非泉而云歛財賄者計口出泉者取財賄必當筭泉之賦云歛財賄也

變邦稱家削者謂三百里之內地名削其中有大夫采地謂之家削大夫采地中賦稅入大夫家但大夫家采地外其地為公邑公邑之內其民出泉

入王家故舉家削以表公邑之民邦縣之賦者四百里地名縣有小都賦入采地之主其中公邑之民出泉入王家也邦都之賦者其五百里中有大

都大都采地其賦入主外為公邑其中民所出泉入王家也關市之賦王畿四面皆有關門及王之市廛三廛其民之賦口稅所得之泉也山澤之賦謂山澤之中財物山澤之民以時入而取之出稅

以當邦賦所稅得之物貯之而官未用有人古會取之為官出息此人口稅出泉謂之山澤賦也幣餘之賦者謂為國營造用物有餘並歸之職幣得

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為官出泉此人亦口稅出泉謂之幣餘之賦然關市山澤幣餘不出上六

更而特言者以其未作當增賦故也賦為口泉鄭

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以上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為筭故於此注云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邦中在城已下至五百里此皆約載斷所云遠郊甸地削地縣地置地之等遠近之差

所出獻于上初非計口出泉唐陸贄猶以民間出泉為不便况成周乎鄭氏以漢法解經至熙寧而禍不可勝言此九賦又其一也周禮有三

箇縣字義為天子之縣六遂上有縣四等上有縣故義猶以天子為縣官字書扁縣字即衆字又云王畿四面有關謂之近關甸稍縣鄙自

有遠關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

式鄭司農云匪分也頒頒為班布之班班謂班賜也後鄭謂王所分賜羣臣謂好用然好所賜予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嬭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財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游貢九曰物貢

注嬭故書作賓完鄭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



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饋幣柱貢梓木也其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存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爲舉肅慎貢碧矢多屬是也鄭續貢謂然泉璧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存貢種幹括柏條滂也存讀爲游圃多游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九貢先後鄭多異說

**賈**言故書者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出之前或在山岫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故云故書作賈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若言然泉堪爲婦人所作是也器貢服貢大行人因朝而貢此後鄭不從幣貢謂玉馬皮帛馬貢竟時無貢馬法觀禮諸侯享禮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周則有之先鄭以存貢爲羽毛後鄭以存貢讀爲游謂舞好珠璣琅玕也然不

**禮記**月令內有貢犧牲者自有一項田養犧牲馬是人主所用之物亦無貢惟康王之誥布乘黃朱以爲庭實知非常貢後鄭存貢漆水傍爲游恐是九存旌旗上羽毛當從先鄭云古者旗便是物各以其物乃是字象形所謂九種之物古人數物多用旗幟之類物馬而班之却是物色之物今物貢只是之字物

以九兩較邦國之民一曰收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貴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

**兩楹**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繼也收州長也長諸侯也師諸侯師也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

**鄉**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勸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則百姓親睦數亦有虐學其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於萬民富謂數中材物

**買**謂兩爲耦欲取在上與民相協聯繼使不離散也鄭引孟子鄉田同井但鄉遠爲溝洫不爲井田而云鄉田同井者鄉遠雖不爲井田亦三三相任以出稅與井田同

**周制**上自國都王畿外至侯國皆相聯絡大而言之分天下爲二伯曰收九州之長九牧亦曰收牧有司收之善長有君臨之義師有師道焉通人君卿大夫皆有師道儒之名見於後世周官此一字元無歸着不知何所當

次第一鄉一邦自各有有道之人秉儀風俗居鄉謂之父師少師亦謂之先生廩主亦謂之上

老中老此皆可以當儒但周官不分曉說宗以族得民凡受氏各自有宗太宗一小宗四一

子一宗別于四宗左氏謂之立宗諸侯之後是大宗非諸侯之後皆小宗亦有為嫡子而無嫡

孫者亦有云云宗藩序詳之主以利得民主是公卿大夫趙孟謂主相晉國于今八年又事具

敢不如事主乃順皆是更以治得民更是羣吏凡官皆是不必是胥吏友以任得民田里間比

閭族黨無非相友之義數以富得民上八者皆在井田內惟數則如鄭之原圃晉之巨圃楚之

雲夢皆足數

古制上下相聯絡親比如此竊意凡人一人生死間胥使計其年月日時有保有受天地間

人都有箇數溝洫道路自有條數閭有門以讖出入縱有盜賊也來不得自後世上失其道民

散矣矣民間自生自死盜竊亂賊並作此井田不復彘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

正治之事于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采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

買知正月是周之正月者下文乃縣是建寅明上云正月是周正月知乃縣是正歲建寅之月者下

云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乃縣為一事象魏闕也

鄭自農云周以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魏魏焉孔子謂之觀春秋定二年傳夏五月雉門災

及兩觀是也觀者以其有象象可觀望又謂之闕者闕去也仰視治象闕去疑事或解闕中通門左

氏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注闕象魏也案公羊傳云子家駒謂昭公云諸侯借天子大夫

借諸侯依曰吾何借哉曰設兩觀乘大輅何氏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高李桓子御公立于象魏外

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縣象象之法可知如和鄭謂增調和六典八法已下之事和訖即頒布

從甲至甲為挾凡十日歛藏之於後月月於告朔而行

鶴山先生云自鄭康成以正月之吉為周正月乃有三正之說某以為無前乎為商以十二月

為歲首而夏時不改後平秦漢以十月為歲首夏時亦不改甘誓所謂息棄三正是廢天地人

之正道感有一德之爰革夏正亦謂政也正月之吉始和乃孟春天氣始和亦不如鄭說牽強其讀法則或吉月或四五月鄭謂去民愈近讀法愈多象魏觀闕也釋名曰觀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謂之魏以其魏魏也謂之象魏以其駉象也諸侯有臺兩無兩觀春秋傳新作雉門及兩觀譏加其度謂之觀以其可觀也謂之闕以其闕中也或曰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則正月惟夏時四月如正月祭霜又一義

**又云**武帝雖建寅從夏時然西漢至東漢大朝會元以十月爲歲首嘗於諸志檢討盡然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殺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任陳其殺置其輔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殺陳其殺置其輔

**鄭**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伍人鄭司馬**云**殺治律輔爲民之平也云謂殺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天台周成子謂牧州牧也錄十二州則有十二牧周九州則有九牧王制即以殺制名曰伯其殺衆也但八州八伯以王畿至者

所治其州不復設牧故云伯然正畿千里以舉十二牧例之又參以左氏五侯九伯洪寶征之庸者九伯但不統王畿耳蓋後鄭以爲諸侯非也所以名國以有侯魯晉以監名侯哉此乃牧之屬長之師就釋實侯爲之猶殺有連帥卒正也職方曰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設牧之下又曰制職可見州牧必有監長二職以相維也但五長爲五國置長其朝監則莫知幾國而設一監豈亦如殺之聯乎王制言天子使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乃漢博士撰王制篇因書言三監挾殺畔據以立此條史非立監本制州牧自有命卿大夫上監州牧而每牧至三人哉且武庚但承殺祀初非方伯武王以三子並監者以革命之初殺民疑載一時權宜不爲定法漢初未見周禮王制闕然故漢儒考緣三監臆爲之謚耳參佐也國之卿也非指三人也伍衆大夫也猶行五之云非指五人也卿大夫多少之數隨國大小爲之差殺衆士也輔府史胥徒也五都亦立之長如外諸侯但在王畿內不復有帥牧耳書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也兩卿前鄭云兩丞按都家無卿官朝大夫乃止上士名爲朝大夫惟都宗人都司馬秩雖均上士而職之與名則兩卿之似者茲其謂之兩

與小都之有家宗人而司馬則以其家臣為之伍其都家之士及都則之屬輔則不士庶子輔則胥徒也禮記曰正六官之卿貳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也攷稽察也宰夫御帥四帥司馬士師也此文先云施法則于官府則官府乃總言三百六十之官非止六官也左傳云百官之正長師旅是每官秩之最尊者為正其次為貳為攷惟獨員及員少者則不能備貳攷及教鄭專云六官則拘矣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禮待官師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鄭八成

賈八成小宰職掌擢上文官成在八法治官府中今特出之者以其八成本待萬民不待官府若不特出之則無以待萬民之事以禮待賓客本在人統今特見之者以他皆王行之於朝以示民唯禮賓特別有禮若聘禮之類是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鄭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言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也

具所當共脩掃除糞洒

賈五帝者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

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於蘭郊故云祀五帝於四郊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下日遂戒及執事既游灌及納享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王獻幣爵之事祀大神亦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王几玉爵

鄭案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及殺訖納與享人

禮記卷之五古人祀祭最嚴主親牽牲又親射牲以授享人宗廟不用幣玉而几爵則以玉為飾與天地五帝之几爵不同

大朝親會同贊王獻玉几王爵大喪贊贈王命王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鄭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觀舉春秋則又夏可知王獻獻國珎異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天台周氏云朝觀會同大宗伯為上相會贊以冢宰者亦以會同之大也

禮記卷之五朝觀巡守之禮舜典王制周禮周官皆不合以事理揆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大府巡為近之若一年而巡四獄則恐無是理然傳注謂魯以春朝廢春祭又不可曉

王既治朝則贊聽治臨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鄭洽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

賈王有三朝必知此是路門外朝者但外朝是斷

疑獄之朝路寢庭朝圖宗人嘉事二者並於筆簡

非正朝故知治朝是路門外司士所掌四方之聽

朝謂王巡狩在外時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

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鄭正正處也會大計也三載改績

賈百官改其治政功狀與冢宰聽斷其所置之功

狀文畫而詔于王大無功不徒廢更加罪大有功

不徒置更加賞

漢來始以誅訓殺因舉廢三載改績歲終廢

置各因其事而舉錯之也三載誅賞大計其凡

而外黜之也舜之法三載而改績九載而後黜

陟加焉待其九官之法也羣吏則不容俟之

如此其父鄭師仲既講引政績爲比而說者又

以爲虞周事法詳略繁簡之不同又誤矣

云太宰之屬自官正至掌次掌主起居飲食之

事自太府至掌處掌主財賄出入之事自內宰

至履令掌主之內事夏采掌主之終事凡此諸

職在漢則少府領之三公不預在唐則殿中省

專之九卿不預此可以觀世變矣今之制自宮

正以下其職總於內侍省別於御樂院內東門

司分於內藏庫御厨太監局翰林儀寶司御筆

院之類其與領者皆廢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

糾禁

鄭杜子春云官皆當廢管官謂官刑在王宮中者

之刑若今御史中丞

賈後鄭以官刑宮中之刑不從子春官刑者見司

寇已云四曰官刑此小宰不徃貳之則不煩重掌

又下文觀治象乃追陪宮刑憲禁于王宮故知宮

刑明矣應劭云御史中丞秩二千石朝會獨坐副

貳御史大夫內掌蘭臺圖籍外督刺史糾察百僚

故舉漢法以况之

鄭以漢制釋經類此不知周之御

史在五史之下戰國時御史在前執法在後猶

未甚重秦漢廢代至以御史大夫爲三公至本

朝不輕除大夫後來亦不除中丞以待御史爲

臺端殿中爲副端因云如中書官尚書侍中古只

尚書到唐以為三省長官本朝侍中只除兩人曹聲而已因親近遂竊權竊權遂秉政

掌邦之六典八濼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御逆迎受之職同貳貳副也

晉太宰所掌小宰副貳之

六典只是國家舊章上從冊下從

闕之也典是定本大叙六職等是作職事故上說經邦國下說平上說擾萬民下說寧如此推

之皆別是義用字極嚴

以官府之六叙正羣更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

凡言叙者皆是次序先尊後卑各依秩次則羣

更得正故云正羣吏也

尊後卑情為爭訟之辭恐情字難訓爭訟又

專以先尊後卑為說則訟豈以尊卑而分曲

直乎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

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鄭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

鄭依書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與滅淮夷同時又按成王周官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成王作周官在周公攝政三年時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時此鄭義不見古文尚書故為此解若孔據古文尚書多士以下並是周公致政後成王之書周公攝政時淮夷奄與管蔡同作亂成王即政後又滅成王親征之故云滅

孔安國注明王奉若天道亦說設官以象天地日月星辰之意然成王即政與周公攝政年月多不可攷周禮冬官闕與夏官禮

司馬師司馬及司祿等皆闕大率是漏泐兵賦與班爵祿之制諸侯葉其等已而去其籍至秦而又併天下詩書百家語燒之

而

而

而



又云秦雖焚書言止焚天下所藏私筆豈得志官所職固自若也惜蕭何以刀筆史止收圖籍以知天下戶口院塞至項羽焚咸陽博士所藏始蕩盡故山宮屋壁所出皆訛闕不完耳因舉

禮考云六官之屬各六十而經文參差不齊自

今考之天官之屬六十九續世婦地官之屬

十二附屬小師職人職神卜師職男巫也婦醫勝職春官之屬十四也

十九周人不秋官之屬六十一五職不冬官之

屬三十四考工記三工外當有大或曰六十舉

其大凡也或曰多少相乘拾得三百六十也然

考工記又有梓師朝人之名則其脫遺蓋止此

矣大事各從其長長六卿也小事則專達疾

王也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是以權不侵而

國無滯事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

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率萬民以恤窮

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諸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

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

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

民以生萬物

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負負各以其所有  
賈教典共其委積者大司徒下有遺人掌十里有  
廬廬有飲食之等故云共委積也云司馬主九畿  
并引職方者司馬直主九畿無貢物之事故引其  
屬職方也

鶴山先生云六官皆有事大率扶持世界合有

六官一件少不得冬官所謂事此書惜乎不存

疑其盡是楚國授田等事必有容心去之者

謂刑不能勝然後有事此說未盡職字之義

則是主此事者謂之職其實與是定本職便是

推而行之龜王昭禹解是賊字非從戎駿則為

賊乃從刀從戈

以官府之六職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職事二曰賓客

之職事三曰喪荒之職事四曰軍旅之職事五曰田

役之職事六曰飭地之職事凡小事皆有職

鄭司馬云大祭祀太宰贊幣司徒奉牛牲宗伯

視濯濯濯玉增省牲饗奉主盞司馬羞魚牲奉馬

牲司寇奉明水火大喪太宰贊贈王舍王司徒率

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宗伯為上相司馬平土大

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職也云弛讀為弛

謂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

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奉牲者其司空奉家與



大祭大賧二事皆不言司空司空亡故也

朱文公曾說陳君舉解受誓戒與分財之刑

官是要檢其惰慢之意不必如此說司寇刑

官亦合舉是職

非一官所能共故合事而共治也喪荒二事而

相類田役二事亦相關歛民之財強民之力亦

二事而相備也言歛則散可知言弛則用可知

凡小事皆有然謂一官之內自相通屬者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日聽政役以比居二日聽

師田以簡稽三日聽閭里以版圖四日聽稱責以傳

別五日聽祿位以禮命六日聽取予以書契七日聽

賈賈員以質劑八日聽出入以要會

也稽猶計也版方籍圖地圖也稱責謂賈子傳別

謂券書也聽訟賈也以券書決之傳傳著約束於

文書別別為兩兩家各得一也禮命謂九賜也書

契符書也質劑謂市中平賈公時月平是也要會

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日要歲計日會 謂傳別為

大手書於一劄中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

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賈劑謂兩

書一劄同而別之長曰質知曰劑傳別質劑皆今

之券書也

質謂質子者謂其而生子者若公與責即地官

泉府賈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若近郊民

貸則年十一生利之類是也傳別謂於券背上

大作一手書字割字中央破之為二段別之云書

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者此子則取予謂若泉府

云凡賧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不過三月及穆師

云春頒秋歛賧取官物後還無生利之事質劑案

地官質入云大市曰質小市曰劑注大市人民馬

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言兩

書劄同而別之者謂前後作一券中央破之兩家

各得其一背無手書字與於傳別

之右契左券者却是主者執右對者執左八成

皆其舊法成事古亦依時而行之先鄭謂簡籍

士卒兵器簿者如黃池之會行頭官行揮鐸拱

稽名籍至質謂貸而生子若公與責即地官泉

府國服為息近郊民貸則一年十一生利此國

服為負然其是劉散傳會康成誤解以致荆公禍

天下周公之制必不放債取利

為五家為比居所居若今差役簿是也簡籍遠

謂比居

謂比居

謂比居

謂比居

謂比居

謂比居

謂比居

人所謂稽其民人簡其兵器者今軍籍也版圖  
六鄉二十五家爲閭六遂二十五家爲里版戶  
籍圖地圖也聽稱責以傳別稱舉實也責取償  
也孟子曰又稱貸而益之傳別謂即地傳  
判書也判書畧者約束文書字別爲兩各其一  
如今所謂合同分支也輒增輒餘並從鄭實說  
此段取予出入相似而不同傳別畫契質鞠難  
分而實異故詳著之

以聽官府之六計辨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  
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謂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辨斷也既斷  
以六事又以廉爲本謂廉辨爲廉端圖

此經六事皆先言廉後言善能之等故知將廉爲  
本廉者契未濫濁也廉法謂守法不失謂公謂治

汗謂之汗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治擾謂之擾  
則治弊謂之弊矣廉者察也聽官府弊吏治察此

而已善其於謂之善善事謂之能能直內謂之敬  
能正直謂之正能守法謂之法能辨事謂之辨此

六行能而謂之六計者察其吏治而知其所以治  
者行能如此此聽官府弊吏治之數也故謂六計

**傳別**字書無弊字古是敝斷也與一  
言以蔽之字同義廉者以廉隅堂廉謂有分辨

界限鄭賈王所謂察廉與治汗皆失之以潔廉  
加於六者義自不通三禮辨謂聽字衍  
以法堂察祀朝觀會同賓客之戒具鍾旅田役喪荒  
亦如之

**賈**言以法堂察祀已下七者皆是大聽百官聽  
事通職者以官共故經云令百官府共其財用  
也然六職中不言朝觀會同者以彼賓客中可以  
兼之此七事在大宰八法中六曰官法彼在八曰  
官計上者以其彼有數故在上此官法無數故退  
在六計下也謂小宰掌戒而不掌誓言掌真命  
不掌誓蓋誓無於一而脩則有所加損戒與衆共  
而則真之而已又言以法則亦不豫道揆故也

**傳別**字書云荆公常以道揆自居而元不曉道  
與法不可離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

其有道也法不本於道何足以爲法道而不施  
於法亦不見其爲道謂公以法不豫道揆改其

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爲  
害不小因說永嘉陳作唐制度紀綱論云得

古人爲天下法不若得之於其法之外彼謂仁  
義道德爲法之外事皆因荆公判道法爲二後

學從而爲此說曾於南宮試院爲諸公發明之  
衆莫不伏如周禮一部三百六十官甸稍縣都

鄉遂溝洫以閭族黨教忠教孝道正寓於法中  
後世以刑法為法故流為申商

上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鄭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施舍不於後役者上事故  
書為小事注之春官當為七事書亦為七事

惠施焉謂之施政役焉謂之舍理其事謂之治爭  
其事謂之訟財用出於官府施舍如於人民治訟

則或以財用之不共或以施舍之不治故五言共  
其財用次言治其施舍後言聽其治訟

凡祭祀贊王祿爵之事裸將之事凡賓客書裸凡受  
爵之事凡受爵之事或荒受其舍祿幣玉之事

鄭又從太宰助王也贊王酌鬱鬯以獻石謂  
之裸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木

賈喪謂王喪諸侯諸臣有致舍祿幣玉之事荒謂  
凶年諸侯亦有致幣玉之事

宗廟之裸求神  
於陰賓客之裸則若今禮賓客祭酒也裸將裸而  
將瓊也喪荒有幣玉則賻贈賜委之物

鶴山先生云宗廟祭祀自坐尸迎牲以後無非  
是義理此正所謂精義入神亂故曰見君臣之

義焉見父子之倫焉如祭天以特牲器用陶甒  
元酒明水不近人情者最尊若夫祭爛祭孰近

人情者禮之降故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  
也

又云賓客之禮諸侯來朝朝享既畢主禮之王  
雖不酌而有皮酢之禮使宰夫為主人示公卿

大夫不敢抗禮於君而皮酢則巨不可以代君  
飲故有皮酢之事

又云喪荒之幣玉鄭賈謂賓客所賜委之禮不  
知何故不引宣王禱旱之詩云靡神不與靡陵

斯牲圭璧既卒亦宰奠我聽乎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授羣吏之要其具冢宰定歲會歲

終則今羣吏致事  
鄭每月之小計

賈小計對下經歲會為大計言冢宰則據百官總  
焉謂助冢宰受二歲之計歲終則今羣吏致事者

謂使六官各致一年之功狀將來考之漢之朝集  
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會計文書及功狀也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  
法者國有常刑

鄭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  
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木鐸木舌也

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晉知正歲是夏之正月者見凌人云正歲十有二

月令斬冰若正歲是建子周正即今之十月冰未堅不得斬之言正歲得四時之正周教則不得以此知諸言正歲者皆四時之正是建寅之月

乃以官刑憲禁平主官今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故乃遷待乃事以聽主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刑憲謂表懸之若今新有法令云

凡刑禁乃出於官今云憲禁者與布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之書表而懸之於宮內也此經於職未嘗置平大宰而今百官謹于此數事以結之也

古字通用  
字夫之職掌治朝之禮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空去察其如儀實從治朝在路門外者燕朝在路寢庭外朝在庫門外其掌希簡非常治正之所此云治朝是常治事之朝

天子五門三朝

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皇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

謂雉門三門也  
謂皇門之內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

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獄訟詢本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

宰去掌其法太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檜相而族人朝焉

王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則王日朝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縣治象所

皇門

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是皆庫雉雁路也後鄭雉門與先鄭異

庫門

詩曰皇門有仇左傳曰魯人之臬杜氏曰臬綏也皇殿皇無背以臬為綏則門之遠者謂之皇且矣毛氏以皇門為取門非也

雉門

郊特牲曰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曲禮曰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天文東壁為文府西奎為武庫漢書曰於府言財物之府於庫言武庫則庫門兵庫在焉

應門亦稱之

應門發政以應物也明堂位南門之外亦曰應門  
康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路門

路大也王之路車路馬路寢皆曰路則大寢之門  
謂之路門宜矣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  
春秋之時齊晏子端委於虎門鄭子良伐虎門未  
世諸侯之門亦放其名耳

右鄭云謂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  
庫門言其除喪而及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  
也矣如是則王五門雉門為中門雉門設兩觀  
周禮闈人掌中門之禁意者雉門無雉門謂之  
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  
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  
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  
門門畢於此而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  
門之名豈二端哉大抵天子五門畢庫雉應路  
諸侯三門庫雉路耳諸家皆以天子庫門之外  
外朝也朝主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  
掌之路寢庶朝也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  
燕朝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

君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  
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  
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月令季春饑饉之  
藥毋出九門注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  
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  
也關門也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

又陳祥道曰闈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  
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司寇凡民之有獄  
訟入束矢鈞金于朝朝凡得獲貨賄民六畜者  
委于朝其禁施於雉門之內而不於雉門之外  
故庶民得以造外朝而奇服泚民得以入臯門  
庫門若然縣法於中門宜矣又太僕建路鼓于  
大寢之門外是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石朝  
士又達窮者之情於內朝之路鼓與

應門

應門之外左右設宗廟社稷治朝居其中康  
王受顧命於路寢諸侯出廟門侯廟門指  
應門外也故康王出在應門之內注云出畢  
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太保畢公率東西方諸  
侯入應門左右則康王出御右朝而諸侯  
是治朝得稱廟以廟社在左右故天子朝諸  
侯在廟中亦謂之廟受在廟行饗禮後路

朝行燕禮謂比乃祖宗之治朝非已之治朝也其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則司見焉

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鄭慎次叙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雁使辦理之

鄭司農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復言報也反也及報於王謂於朝展表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

上書

賈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復是報曰之

義不得為請故後鄭不從又王命既出在下受而行云逆逆者向上之言不為向下之義故後鄭亦

不從據夏官諸侯百萬民皆復逆並有則此亦有上書言奏事耳及至夏官太僕先鄭注云復謂奏事

逆謂受下奏即與後鄭義同是先鄭兩解也

禮山先生云東西相近謂之逆並行謂之順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

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

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

官書以資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

以徵令

鄭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謂正辟於

治官則冢宰也治要若歲計也師辟小宰宰夫也

治凡若月計也司辟上士中士治目若今日計也

旅辟下士也治教每事名少也治藏藏文書及龜

物替治若令契文書草也治叙次序官中如今侍

曹伍伯傳史朝也趨令趨走給召呼合衆數

而為目合衆目而為凡合衆已而為要要則月計

凡則旬計目則日計旬計則宰夫所謂旬約正日

成也三三四之數府史之所掌也而旅治之目則

旅之所掌也而司治之凡則司之所掌也而師治

之要則師之所掌也而正治之此官府之八職也

故治之至於要而止若夫會則正之所掌也而王

治之矣故大宰受百官府之會而詔王廢置廢置

在王則王治之矣凡治官府以法為主成則以待

萬民之治常則聽官治而已故正掌官法師掌官

成旅掌官常司亦掌官法者正掌官法以正其屬

司掌官法則貳之而已

禮山先生云漢趨走者謂之伍伯着絳衣朝會

更追班之類徒只是空手人如舍車而徒徒善

徒法亦此義

掌治法以政百官府君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

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諸冢宰而誅之其足

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鄭羣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言



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詐為善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謂公謂宰夫所考及於百官府羣都縣鄙則大宰小宰所謂官府都鄙其為百官府羣都縣鄙可知矣不言財用之出入而曰乘其財用之出入者以一二三四乘之則謂之乘總會其數則謂之會夫其所藏之貨賄則謂之失財非所用而用焉則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也則謂之失物辟名則其出入名不正而已足用者用無不足而已長財則所藏又有餘焉善物則所作所受又無不善夫物有不可謂之財而財亦物也言失財用物則失物非財以其既言失財故也言善物則財亦物也以其未嘗言善財故也所誅非特治官之屬也故曰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誅以詔冢宰則當可知矣

**書鄭說**是也  
**禮記** 辟名詐為文書以空物作見在文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率禮之法堂其率禮委積膳獻飲食宿賜之養率與其陳數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禮記** 校次之率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為一年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

也膳獻禽羞椒獻也飲食燕享也謂自膳之殮夕食春秋傳云殮有陪鼎羞牲牢可率而行者春秋傳曰餼羞竭矣謂殮客始至所致禮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

**禮記** 牛一羊一豕一稱牢經以牢禮為雞黍饌案行人上公乘禽九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比等其侯伯降二等以士為節子男又降二等以五為節又掌客至公殮五牢五積侯伯殮四牢五積子男殮三牢三積是其數也謂公牢禮之共膳則穀膳大牢之屬是也獻則上介有禽獻之屬是也不則殮五牢之屬是也飲則燕四十之屬是也食則食四十之屬是也率則率四十之屬是也賓之殮率則有司所共賜之殮率則王所好賜陳數則以爵等為之

**禮記** 先王食以文解字後鄭以為客始至所致禮其義方該

大喪小喪皆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師有司而治之

**禮記** 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太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辨  
**禮記** 三公六卿尊故宰夫與春官職喪帥其於喪家



有事官有司而治之大夫之喪用宰夫不自為使  
在已之下其旅三千有二人帥有事於喪家之有  
司治之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  
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鄭歲終自周季冬正猶定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  
者謂違時期會

賈知歲終是周之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  
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而治于天下至今歲終考

之是正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  
爾雅云以後鄭注月令于季秋下云秦以

十月為歲首於夏歲終使請侯及鄉遂之官定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為來歲受朔日為

度入唐孔穎達正義亦案史記案文公獲黑龍  
自為水瑞命河為德水以十月為歲首則知之

以十月為歲終而以十一月為歲首亦嘗有之  
為天正之說也

正歲則以灋書為善事入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  
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鄭良善也鄭曰正歲之正月以法戒教羣吏  
若今時舉孝廉方莠才異等  
賈正歲乃夏之正月是其歲始故以法敬言戒羣吏

四科異等此經據宮中子弟先鄭亦云不要宮中  
之人

爾雅云辭亦武諱改秀為茂鄭周禮諸  
言正月者先後鄭謂為周之正月諸言正歲者  
先後鄭謂為夏之正月故書歲終之事常介乎  
正月正歲之間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二百五 周札折衷上下扁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注**正長也宮正主宮中官之長伯亦長也**賈**上大  
宰至旅下士總御羣職故為上首自此宮正以下  
至夏采六十官隨事緩急為先後故自宮正至宮  
伯二宮主宮室之事安身先須宮室故為先也自  
膳夫至膳人皆供玉膳羞飲食饌具之事人之處  
世在安與飽故食次宮室也自鑿師以下至獸醫  
主療疾之事有生則有疾故鑿次食饌也自酒正  
至宮人陳酒飲肴羞之事鑿治既畢須酒食養身  
故次酒肴也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  
故又次之自太府至掌皮並是府藏計會之事既  
有其餘理須貯積或出或納宜計會之故相次也  
自內宰至獲人陳后夫人已下內教婦功婦人衣  
服之事君子明以訪政夜以安息故言婦人於後  
也夏采一職記招蒐以其死事故於末言之也此  
宮正并下宮伯雖俱訓為長其義則異若宮正則  
主任王宮卿大夫士之身故為宮中官之長故其  
職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故宮伯所掌者亦掌之

故言正長也宮伯云長者直主宮中卿大夫士之  
適子行其秩序按其舍次之事亦得為長故云伯  
長也宮正上士二人為官首中士四人為之佐下  
士八人理眾事府二人主藏文書也史四人主作  
文書是胥四人為什長徒四十人給徭役讀官體例  
言府史胥徒之義皆然不可文文重釋他皆放此  
宮正掌主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此宮中之官府次舍  
之眾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此之

**鄭**時四時此校次其人之在不否官府之在宮中者  
若膳夫王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  
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版**鄭**云為官府次舍  
之版圖待待此也夕莫也莫行夜以此直宿者為  
其有解惰離部署**又**柝戒守者所擊也**賈**此時  
是尋常事故為四時解之先鄭於八成注版名籍  
圖地圖後鄭謂版其人之名籍增成先鄭義也**鄭**  
**公**戒戒其怠忽糾糾其緩散令使為之禁勿為也  
**鶴山先生**云時以四時解恐拘次舍則暫止之  
地今之客次吏舍亦此義左氏又立一例謂一  
宿為宿再宿為信三宿為舍恐亦未然又因版  
為名籍說鄉黨式負版者傳注以版為民數故  
式之某夢得燕語却以負版為儀禮裝碎領負  
版之制言按凶服者式之皆指凶服亦是一說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注謂辟  
領及襄關中尺六寸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則  
辟領之長與襄齊裹用三分布則負與辟領之  
布亦三分

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先訓**故謂禍災令宿宿衛王宮後鄭故九非常也  
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  
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  
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職掌國  
子之倅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  
之者令宿之事考亦存焉後鄭引文王世子文  
是諸侯法也諸庶一也於諸侯則為庶子於天子  
則為諸子彼鄭注倅謂副倅之倅云國有大事寇  
戎之事

**鶴山先生**云大事不止祀與戎而鄭拘此一語  
凡大事盡以為祀與戎恐未該

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  
稍食去其滯忌與其奇表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  
藝

**鄭司農**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稽猶考  
也計也功吏職也緒其志業幾又云若公時宮中  
有罪禁止不得出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

門也後鄭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稍食祿  
稟滿於濫忘解慢奇表謂祿非常五人為伍二伍  
為什會之使輩作輩學謂自魯道謂先王所謂  
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也外人謂男子內  
人謂婦女稍食則稍稍與之祿稟其祿與之米粟  
奇表謂祿非常者兵書有誦祿之人謂誦詐禁出  
觚角非常先鄭謂道若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  
之六藝道則師氏三德三行也藝謂禮樂射御書  
數亦保氏職文也

**鶴山先生**曰稍食則稍稍與之者謂各以等差  
稍稍給之荆公謂平班其稍食非是祿稟稟從  
未謂祿米祿廩從亡謂貯米之所義各不同

月終則會其稍食食歲數則會其存葦凡邦之大事令  
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鄭**行事吏職也使居其處待所為稍食宮中官  
府等月祿行事吏職當考知功過大事在祀與戎  
不得去部所守而聽待政令

春秋以木鐸備公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  
火絕句云禁凡國之事蹕國有官正為王執燭也  
王當出則官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  
也官正主為王於官廟中執燭謂事祭事也

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隸僕堂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為明春秋傳自有大事於大廟又曰有事於武宮

**鄭注**

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在宮中

中門之外則天子三朝皆可謂之廟亦可稽宮先後鄭謂蹕如漢之填街蹕猶今之警蹕也亦謂之清鞭論語執鞭之士即此鞭從革而蹕本從之因蹕也謂六官之掌蹕者甚多不知康成何故專指隸僕所掌蹕官門廟門者闖入也為內人蹕者內豎也率四夷之隸守王門蹕者師氏也若祭山林則脩除且蹕者山震也祭則守其屬若而蹕者典祀也大喪及諸官葬手墓而為之蹕者家人也蹕宮中之事者隸僕也邦之大事使其屬蹕者大司寇也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者小司寇也諸侯為賓則率其屬而蹕王官者三師也大軍賓喪祭則帥其屬來道而蹕者鄉士也邦有大事聚眾庶則帥其屬而蹕者遂士也賓客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者訝士也蓋蹕所以禁止行者各隨其職而用之則

宮正蹕於宮中明矣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鄭**廬倚廬也舍聖室也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聖

室倚廬者讀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為廬聖室者舍對廬故為聖室聖室者兩下為之與廬異故多聖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者親謂大功已上貴謂大夫已上疏者賤者居聖室者疏謂小功總麻賤謂士引雜記是諸侯之臣禮不辨親疏貴賤而別其遠近並為天子之臣也

**鄭注**

三年之喪自天子至于庶人無貴賤一也故謂之通喪豈可謂貴者服輕賤者服重鄭賈說未然

重鄭賈說未然

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鄭注**庶子宿衛之官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也謂王宮之士謂王官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父庶也官伯掌王官中

卿大夫之適子庶子士之適子也凡在版者子弟皆有名稱謂士則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倖未為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包國子之未為士者矣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內外察也

**鄭注**

周制宿衛王官皆以公族公卿大夫之子弟為之故曰士至漢宿衛周廬為郎以官郎得名故漢署郎有四以入貲為郎如張蒼

夫之子弟為之故曰士至漢宿衛周廬為郎以官郎得名故漢署郎有四以入貲為郎如張蒼

者號山郎疑若今之抵產非入錢也繼有納粟為郎有父次為郎如馮唐後因武帝推恩諸侯王子弟乃有父任為郎凡四色亦皆士大夫不始後世以三衛為宿衛

三十六殿高祖又期長樂宮至武帝於南山一

邊添劫甘泉長揚五柞共為五宮統在其關東關內皆宮也

漢制自魯孫弘以前如貢禹張禹雖為公卿而其子無官桑洪羊為御史大夫亦以其子無官怨望惟公孫弘以宰相封侯後乃有子嗣為侯

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

職事

秩祿稟也叙才等也作徒役之事天子所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徽侯便也謂自庶子衛王宮在內為次在外為舍謂謂次其宿衛所在舍臣休沐之處謂庶子衛王宮先鄭意病外次舍有所隔絕而謂謂稱士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於天有職所謂學士也稱庶子者公卿大夫之庶子於諸子職所謂倅也在掌客職則謂之庶子而禮賦諸侯之大夫其體亦不輕矣古

者公卿大夫之子弟元士之適子未世其爵者則又使之借眾子以衛王宮焉重之至也秦周廢設卒不以士庶子為之非聖人之法此所以有望夷之禍

告邦有大事作宮眾則今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表掌其誅賞

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有大事或選當行亦謂冠戎之事作起也謂起宮中之眾使士庶子行則宮伯戒令之月終則均其祿稟與宮正均稍食亦一歲終則均叙與宮正異彼宮中官府故會其行事此其子弟故均其叙以時班衣表夏時頒衣冬時班表有功即賞有罪則誅也

膳夫掌王之食飲食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略有四膳夫掌王之食飲者此一經以其職首故略舉其目下別叙之以養王及后世子者舉爵而言其質甚善及三夫人已下亦養之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甞

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禮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

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蘭珍謂淳熟淳母炮豚炮牂擣珍貢熟肝膏也醬醢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雞雉以五羴七醢七菹三醢足實多醢人共菹菹醢物六十雞雉醢醢差進也六穀稌黍稷粱麥黍離胡也六清水漿醴醢醬醢醢醢物於尊者曰饋鄭注玉府云通行曰饋羞也於牲及禽獸者釋經羞用百有二十品此庶羞皆及於牲及禽獸案公食大夫大夫十六豆中從臠臠臠已下皆出於牲不見有出禽獸者上大夫加以雉兔鶉鴛為此則出禽獸也以其有牲及禽獸故云備滋味之庶羞也內則云雉兔鶉鴛四豆添前十六則是二十是上大夫禮天子諸侯有其數此經云百有二十是天子有其數案云云上公食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是諸侯有其數也天子諸侯之數皆從上大夫二十豆上加之內則云牛脩及爵鶉鴛范芝栒已下三十一物鄭注云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天子羞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枚錄八珍謂淳熟已下皆內則文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母煎也炮取豚若拌封之劑之實巢於其腹中徧桂以苴之塗之以瑾塗炮之塗音執擊之濯手以摩之去其數為稻

米播漫之以為醢以付豚前諸膏其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鄭補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謂之以醢醢擣珍取牛羊麋鹿麇肉必腴每物與牛若一捶之及側之去其鉅孰出之去其數徧在布牛肉為骨柱與薑薑以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清炙之舉雉其膋不彘也是為珍彼有糝與飴彼是羞豆之實非珍故不取云醬謂醢醢也者醬是總名知鄭中兼有醢醢者經云百有二十雞醢人共醢六十雞醢醢人共醢六十雞醢醢云六穀知有稌黍稷粱麥者據食醬而不知雞胡者南方見有秋米 醢良醢醢者者曰饋王注又云通行曰饋自無定論如此者不一六牲本用馬牲狗牲今宗廟中不用此二者熙寧間有人建議用馬牲竟不行此一節言天子備物之享第詩豈曾無及此禮者有周禮一部可疑此亦其一曰開公專本此處以人主當身備物極至豈曾手黼專物應奉司以啓人主核心禍至不可勝言學術誤國原於康成先儒未有發此義者

王日一舉鼎上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受祭

品皆食主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禮記**殺牲盛饌自舉王日舉以朝食也后與至司寇

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一物謂牢鼎之實亦九組

**賈**一日食有三時同食舉鼎十有二案聘禮數

饗籩注註一牢鼎十有二是也牢鼎九在西階前

云牛羊豕魚膾腸胃司鼎膚鱗魚鱗膾云陪鼎三

者常內廉懶腫曉並陪牛羊豕鼎後具也云亦九

組若陪鼎三脚腫曉者謂庶羞在於豆唯牢鼎之

物各在組故云亦九組案趙商問王日舉鼎十

有二是為三牲備焉商案王藻天子日食少牢朔

月太牢鄭答云禮記後人所集王制之法與禮違

者多當以經為正此周禮周公太平法王藻據夏

世或異代故與此不同案大司樂云王大食皆令

奏鐘鼓大食是期食且舉之樂末言之設祭肝周

祭肺但祭肺有二種一者名為舉肺亦名離肺此

為食而有也一者名為祭肺亦名剝肺此為祭而

有也王將食必先膳夫授之備公齊不得膳天

品且嘗之王乃食天子徹食作樂樂章未聞惟祭

祀雅以徹造後鄭云作也先鄭云徹置故處皆謂

造食之廟節厨也

**禮記**先王禮飲食必祭亦有所先凡祭皆祭先

於地近之釋老三氏飲食尚先祭

三脚音音生腫也腫許三切羊腫也腫許羌切

豕腫也牢鼎九所謂組實也陪鼎三所謂豆實

也皆所謂着也司品嘗食養至尊當慎故也

其所防也微矣

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

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禮記**齊必變食魯必變食謂加牲俸至三大

牢大荒凶年大札疲薦天裁日月晦食地裁朋勳

大故寇戎之事司農云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日司

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此經數事不舉司農意謂舉

樂祭但比膳夫不舉在食料之中不舉即是不殺

牲三義俱備因祭祀之齊不御於內不聽樂未

飲酒不膳葷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物之可

以昏憤其志意者而致養其氣體焉然後可以交

神明矣大荒大喪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故不舉

者王以能順承天地和理神人使無我害變故宜

饗備味聽備樂今不能然則宜貶損而不舉

**禮記**先王禮食董本只是董葷非葷之類今却以

為葷腥猶國有故則天子素服減膳今却又有

素食之說則所謂宜饗備味聽備樂亦非三代王者之言此所以開祭系主禘葷草上之說



王燕食則奉膳齊祭凡至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實業王燕天子與諸侯相至為三時食故鄭謂燕  
食者日中與夕相世為三時奉朝之餘膳則一平  
分為三時所養祭者牛肉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  
中與夕皆祭牛肉祭主藻諸侯夕深衣祭牛肉王  
與賓客禮食於廟賓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  
有饌皆設俎故亦有胙俎  
凡王之稍事設為脯醢

謂曰農人稍事謂非日中大農時而閒食謂稍  
事膳夫主設薦脯醢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謂  
脯醢是飲酒着羞非是食饌若大夫以下燕食有  
脯無膾

王燕飲食則為獻王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謂曰農人主人當獻實則膳夫代王為主君不敵臣  
也燕義曰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凡禮謂主  
日一舉注鄭以右與王同危不言世子則世子與  
王別牲亦膳夫所掌

凡肉脩之頒賜守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  
以擊身者亦受

謂曰農人備脯也後鄭謂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  
餘肉歸胙于王受之膳夫受之以給王膳以至鳩  
雉為擊身者亦受以給王膳如量桂銀治者謂

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諸臣自祭家  
廟致牲于王而云致福者凡祭祀主人受福若與  
王受福然知諸臣有致胙法者安氏昭六年子產  
云祭有受脰歸脰彼注云受脰謂君祭以肉賜大  
夫歸脰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

謂曰元王廟在豐武王廟在鎬以文武  
昨賜齊道理甚速不知如何致  
歲級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頒賜諸臣則計之謂公  
至尊本可以有司法數制之世子則唯膳正禮可  
以不會膳禽則祭食多之膳也與其飲食及服皆會  
則所以防荒侈故也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謂曰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日曰牲  
謂曰農人六獸麋鹿能廣野豕兔六禽鳩鷓鴣雉  
鳩鷓鴣謂獸人冬獸狼夏獸麋又內則無能則六  
獸當有根而能不屬之禽於禽獸及冬執豕為羔  
豚積積雉鳩尼鳥獸豕在日會司馬職曰大獸公  
之小禽私之謂六畜者馬牛豕豕大雞謂夏官校  
人地官牛人春官雞人秋官大人冬官豕人總送  
六畜與此庖人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禽中有  
羔雉狐貉辨此雞無鳧禽獸通稱

謂曰農人備脯也後鄭謂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  
餘肉歸胙于王受之膳夫受之以給王膳以至鳩  
雉為擊身者亦受以給王膳如量桂銀治者謂



類不知如何區處此不可曉

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鹿鱸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麋羽膳膏膻

用禽獸調和之以獻王同農云膏香牛脂也

以牛脂和之膳乾雉鱸乾魚膏臊又膏也

膏臊又膏膏腥家膏鮮魚也魚也膏腥羊脂也

謂膏腥雞膏也羔豚物生而肥膻與藥物成

而充膳鱸曬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

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非勝是以用休廢之

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主也雞屬宗伯木也犬

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此經四時所膳者

皆取所賊死之脂膏火賊金即膏臊又膏也不得

云北方之膏杜子春膏臊又膏者是也膏腥又膏

也者非也以其秋行犢麋秋時金至金剋木雞屬

東方木則膏腥雞膏也不得為多膏用休廢之脂

膏者五行王相相剋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為

休廢夏火王土相金死水囚木為休廢冬下推之

可知王所膳者死相所膳者囚新謝者為休廢言

然向來之所膳膏者皆是死之脂膏鄭以休廢言

羊膏羊火畜也冬水用事宜助養心也

鶴山先生云鄭說非荆公說是呂成公云自傳

註盛行人都不看鄭亦為時王所尚列於禮官

科舉以取士漢唐以至國初惟古注是從如當

仁不讓於師寧取落韵不取違古注至程張歐

蘇方破口斥傳注之泥前此周易有多少解說

列於學官者止用王弼唐人以論語應舉謂之

習何論王子雍排鄭康成劉毅排杜元凱其說

甚當亦何曾行孔頴達又每科與之辨又有學

究一科全是念傳注謂之貼經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膳禽四時所膳禽獻加卅子可以會之

上膳夫職所掌者是其正此禽獻者是其加卅子可以

會故歲終則惟王及后之膳不會卅子則會之矣

鶴山先生云左傳薦豆則禽獻為加可知如則

惟王及后不會卅子則會以防太侈

內饗掌王及后卅子膳者之制享前和之事辨體各

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祿此五味體各春登

有辟膳屬肉物載燔燔屬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三百樂成數體名樂少在解羊豕前體膚膾膾後體脾膈又有正脊脰脊橫脊又有短脊正膾

代替是其體二十一體肉物案公食大夫禮十六  
豆有載載謂切肉少牢主婦獻尸以膳從傳火曰  
燻自品庶着之屬

**鶴山先生**

禮記歷友取剔義然只從本字亦  
有肆陳於鼎俎之意耳字本作食音香音亨音  
並同楚攻羊爾牛羊以牲丞嘗或到或亨音  
酌或肆或將祝祭于苾音

膳百羞猶物珍物以俟饋兵后及世子之膳着  
先進食之時恒選擇其中御者百羞者則庶羞  
百二十醬物者即醬用百二十種珍物者諸人珍  
之類侯侍也內饗恒預選知當王意所欲者以待  
饋王后世子直言共不言饋者膳夫饋至不饋后  
世子此內饗言共是親饋故鄭云膳夫掌之是乃  
共之

辨腥臠膾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厲羊冷毛而羸  
擯夫亦敗而躡豚鳥曠也而沙鳴狸豕盲眈而交脰  
腥馬黑脊而般臂螻

腥臠膾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  
皆臭味也冷毛毛長總結也曠失色不澤美也沙  
澌也交脰膾臠當為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  
星般臂臂毛有文謂盲豕觸朽木臭也螻蟻姑  
臭也

盲視當為望相實此經腥有二字

鄭不破腥臠之腥宜破交脰腥之腥鄭答冷剛重  
牛之牯牛在手曰牯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此馬亦  
然故言般臂朽木蟻姑皆臭物此皆不利人故禁  
之

**鶴山先生**

古人格物之精如此般臂傳注以  
為般般然此般字費詁弔屈賦用顏師云般從  
丹不從舟交脰腥鄭以為肉有米似星鄉在靖  
州人或告以屠所市家肉不可食者問其故則  
云夜於星下飼豕則肉上盡有星如米狀此不  
可食索而觀之信然乃知屢成之言有所據  
及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飮食亦如之凡掌  
共着脔刑臠肝骨鱠以待共膳

臠其當為其着羔羊每脔銀脯也肝如肺而腥者  
有肉者謂刑劓羹也臠豚肉大臠所以祭者骨  
牲體也鱠乾魚鱠肉饗不宰及神故云宗廟之祭  
祀言凡者謂四時及洽掃并月祭等皆在其中掌  
其割亨之事上王后言煎和此不言煎和者鬼神  
尚質不貴羹味薑桂銀治之謂之脔不銀治者謂  
之脯乾則為脯不乾而腥則謂之肝刑臠為二物  
有明文先鄭以刑臠為必香肉故後鄭不從或曰  
膾肉無筋出亦不從骨鱠謂骨有肉者女謂刑劓

刑臠謂夾脊肉或曰膾肉也骨鱠謂骨  
有肉者謂刑劓羹也臠豚肉大臠所以祭者骨  
牲體也鱠乾魚鱠肉饗不宰及神故云宗廟之祭  
祀言凡者謂四時及洽掃并月祭等皆在其中掌  
其割亨之事上王后言煎和此不言煎和者鬼神  
尚質不貴羹味薑桂銀治之謂之脔不銀治者謂  
之脯乾則為脯不乾而腥則謂之肝刑臠為二物  
有明文先鄭以刑臠為必香肉故後鄭不從或曰  
膾肉無筋出亦不從骨鱠謂骨有肉者女謂刑劓

膾肉無筋出亦不從骨鱠謂骨有肉者女謂刑劓

膾肉無筋出亦不從骨鱠謂骨有肉者女謂刑劓

膾肉無筋出亦不從骨鱠謂骨有肉者女謂刑劓

膾肉無筋出亦不從骨鱠謂骨有肉者女謂刑劓



矣能辨若只從水旁字書中無蓋看字以法為聲以肉為形若是才却無聲

齊威公出來一環靈文公出來一環道路之政不脩實多之政不察然而子產託靈文之時車馬有數以至客至如歸一段藉見靈文之時尚餘些曲禮只如泰山之下明堂之祭則齊宣時猶在

鄭康成五經注有傳注又注五經緯公乾坤鑿度之類猶在皆以三字為名如參同契元命包亦是康成自五六十時注到八十歲今左氏正義引開引鄭注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苴以藉祭縮酒涉酒也醴齊縮酌言帝藉者藉田之穀衆神皆用獨言帝藉者燕燕言之周語王耕一發班三之天子藉田千畝在南郊自天子三推已下示相恭敬鬼神之法又示帥先天下稷為五穀長爾雅以稷為梁通而言之六穀皆是梁小宗伯辨六梁之名物取蕭祭脂見用蕭之時有脂謂蕭獻之後陰厭之節取蕭與脂及黍稷炳燒之取香采上聞茅以共祭苴則土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九東是也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祭祭祀共請茅



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膏於俎後陟斷殮天祀  
作禱辭授甸人者知天祝作禱辭在既殮後見大  
祝職也

**鶴山先生**云代王受膏以乃是父禱之來欲代

王受之今人不自殞滅之義因說古人遇災禍  
只是罪已如董震一詩胡寧瘖我以旱惜不知  
其故至於天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  
庶正瞻昂昊天為惠其寧初無後世祈禱早降  
甘澤之語所以杜元凱釋例上只說古人有祭  
祀無祈禱禳禱則有之自異端之教興然後有  
祈禱

王之同姓有旱則死刑焉

**鄭**曰農云王同姓有罪當刑者斃其獄於甸師之  
官者也**賈**甸師在疆場多有屋宇以為隱蔽故就  
而刑焉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  
甸師氏以待刑殺**同農**云文王世子公族有死  
罪則斃於甸人又曰公族無官刑斃成致刑于甸  
人又曰公族無官刑不踐其類斃刑于隱者不  
與國人廩兄弟**賈**羅服之外同姓姪者有罪者謂  
凡五刑則刑殺不於市朝於此死刑焉必在甸師  
氏鄭注殺於甸人懸縊殺之曰斃**刑**甸師共祭  
薦之物所以事宗廟祭廟之親而致死刑焉則正

法然後能保天下國家能保天下國家然後宗廟  
可得而事也然則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也

**鶴山先生**云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馬賈氏謂

絕服之外同姓姪者蓋五服之內則在議親之  
辟也卒斃謂此說足以補漢儒之所未及是  
爾至刑公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天刑於  
甸師隱之也豈有殺其子孫以事祖禰乎必不  
然矣是刑公心術之誤也

帥其徒以薪蒸伐外內獲之事

**鄭**彼謂始伐也木大曰薪小曰蒸**賈**此纂要又又  
左傳云其父斬薪即大木可折曰薪自然小者曰

蒸也

獸人掌野田獸辨其名物又獻狼豕獻麋春秋

獻獸物

**鄭**善網也以網搏所畜田之獸狼膏麋膏散聚  
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比鳥獻也  
及狐狸**賈**冬獻狼者狼山獸山是聚故狼膏麋聚  
則溫故冬獻之云夏獻麋者麋是澤獸澤主銷散  
故麋膏散散則涼故夏獻之春秋寒溫適故獸物  
皆獻之

**鶴山先生**云天地間莫非氣凡故皆陽在聚皆  
陰然之間陽氣在內亦有聚時夏間陰氣在內



亦有散時又須分冬夏方說得又云陽系上鹿角解陰系上麋角解

時則守嘗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國幣小也**也而田止**國田**云弊田謂春火弊其車弊秋羅弊又徒弊虞中謂農人種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賞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

之祭故曰春獻禽以祭社夏獻禽以獻禴秋獻禽以祀枋冬獻禽以享烝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

公之謂輸之虞中珥焉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截故春秋傳曰以獻軍實**國襄二十四年齊侯**

祭社鬼軍實鬼數軍實注謂兵甲器械隱公傳三年而治兵數軍實引之以證斬首折截為軍實又

生執俘囚如先軫曰墮軍實皆具軍實三十三年

**國田**云東萊曾說人之生也各有血氣

因說為田獵以發泄之亦以寓軍法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完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甫入于王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國共其完者**皮毛筋角然作器物**獸**入於腊人是不完者生獸死獸是完者擇取堪作器物者送入於王府云謂此四者可共玩好之器也公謂

王之設官能去民物之害於是可以兼百姓之奉

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也

**國田**云荆公傳以周禮為辭謂人主可以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

欲此所以誤天下而開後來豐亨豫大與享上

之後卒啓裔夷之禍可不戒哉

敵人掌以時獻為梁春獻主備辨魚物為蠶蠶以共

王膳羞

**國月**云季父命漁師為梁**國**云梁水堰也假水為關空孔以笱承其空詩曰笱笱在梁主鮪鮪

之大者以月令季春薦鮪于寝廟蠶生蠶乾也

**國**假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者謂堰水兩畔中央

通水為關孔有者蓋薄以薄承其關孔魚過者以薄承取之故詩云笱笱在梁取魚之法有五孟

春獺祭魚也季春薦鮪也獺魚人秋獻龜魚也

也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孝經獲神契云

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尚時是十月取魚四也獺

則春秋二時祭魚者之詩季父薦鮪月令季冬漁

人始魚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魚唯夏不取宣

公夏禮於泗淵以其非特里革諫之

凡祭祀賓客喪紀并其魚之蠶蠶凡獻者掌其政令

凡獻征入于王府

**國田**云魚征漁者之租枕漁人主收之入于王

府政令以知取之時節及取所凡漁征入于王府水族之類其中頒骨之事甚飾器物者征稅入于王府以當邦賦也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簪魚鼈龜鱉屬凡艱物

**刺泥**謂有甲病胡龜鱉之屬屬天蛤指謂以刺刺泥中搏取之艱物龜鱉之屬自難獲伏於泥中者謂艱物亦謂鱗刀含漿水之屬指謂以刺刺泥中搏取之簪叔角反莊子云冬則揭鱗於江揭以角反屬鱗類艱莫皆反以音又

**夏時下水**以後上水  
春獻鼈屬秋獻龜魚祭祀共屬鱗鱗以授醢人掌凡

**邦之簪事**  
國比其出在淺處可得之時魚亦謂自製藏鱗鱗

輸鱗司鱗屬蛤也鱗鱗屬蜂也蜚蜚子國語曰蟲舍蜚蜚案醢人有屬醢鱗鱗鱗鱗鱗

一物兩名司農與子春表同蜚蜚子者謂蟻子之子取白者以為醢鱗舍蜚蜚國語陳宣公言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臘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臘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大物解鮮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矣薄折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銀脩腊小物全乾脯非豆實豆當為羞聲之誤也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臘腊何鄭答雖鮮亦屬腊人知脯非豆實者案

邊人職凡祭祀共其邊薦羞之實鄭云未飲未食曰薦已飲已食曰羞羞薦相對下既言薦脯明上當言羞脯也臘膾肉膾六胖讀為判

家以胖為半體者文無所出皆非也祭祀之禮肫解而腥之又有體解而爛之又有薦熟之禮三者皆當先制為胖此證胖與臘不同賓客喪紀所共者共內外之饗也

**禮器晏平仲**豚肩不掩豆有當在袒不在豆謂平仲儉不中禮對文假豆而言以形言豚肩之小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百六

周禮折衷中

天官冢宰下

醫官掌醫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疴延癘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孟子曰藥不瞑眩厥疾無瘳疴頭瘍亦毒也身傷曰瘍分之者

醫各有能醫藥之無毒亦聚之直言聚毒藥者以毒為主引孟子證藥中有毒之意此是古文尚書

說命箱誥而引孟子者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言疴頭瘍案下瘍醫腫瘍等不言疴此特言疴者腫

瘍等可以兼之醫各有能者疾醫知疾不知瘍瘍醫知瘍不知疾故云醫各有能

醫官不知旬稍縣都之中各有或只主王畿內政令若中外只一醫官雖分其屬

治之亦必并能備如墓大夫掌丘墓之政不知郊野盡其掌去否云凡瘡惟陰陽所侵謂之瘍刀

劍所傷謂之刺劍非本字刺乃本字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

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不洽自愈醫秩序官秩醫中士陽醫下士王刺下



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中士倍下士十八人祿中士祿食有常令差為五等但功適中者守本祿功高者益之功下者損之荆公謂饋廩稱事然後能者勤不能者勉程子謂鄭氏全猶愈也失五則半矣非是但知可治者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即為上觀和緩倉扁之言是能使人人皆愈哉蓋失者謂法本當愈而失之

食醫掌和主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祿凡食養職春時養齊眠夏時養齊眠秋時飲齊眠冬

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和調也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各尚其

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和掌和王之六食以下此等並是膳夫所掌食醫調和而

已案公食大夫公親設醬醬者食之主言醬則該諸豆實謂食醫酸苦辛鹹之和與黃帝書略同調以滑甘鄭注謂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者

甚善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苽鴈宜麥魚宜菰凡君子之食相放焉

謂會成也謂其味相成司農云稌種也爾雅白稌稻菰厥胡也謂皆謂味甘苦相成上六食六飲一

經據共王不通於下凡食春多酸已下至魚宜苽

已上齊和相成之事雖以王為主君子大夫已上亦依之故去恒放焉

**論節食**此一段荆公謂君子以節飲食講得節字是節非節縮之義只是恰好合宜

疾醫聖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疝首

疾夏時有疝疥疾秋時有癘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癘**疾氣不和之疾疝股削也首疾頭痛也嗽欬也上氣逆喘也五行傳曰六癘作見言癘疾氣

不和之疾者癘謂癘疫人君政教失所則有五行相剋氣叙不和癘疫起乘五行傳六診貌言視聽

思之不和則為冷天雖無冷皇不極配之亦有癘疾病併五者為六診彼言診此言癘彼以五行相

乖診此以癘氣與人為疫**列子**曰指膈無痛癘病痛也素問曰又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

秋必發癘病溫則所謂疝首之疾疾癘則所謂癘寒之疾蓋方及時陽為主於內寒雖入之勢未能

動及春陽出而陰為內主然後寒動而搏陽為疝首之疾矣方夏之時陰為主於內暑雖入之勢未

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為內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為癘寒之疾矣疝疥疾則夏陽溢於膚革清博而滯

之故也嗽上氣疾則冬陽溢於藏府清乘而逆之故也

**鶴山先生**云荆公此一節最好常舉以教醫者

又云齊侯亦遂疝本是疥疾後變而為疝梁元帝改疥作疝以為初是隔日瘡後來變疝非是

此便是夏陽溢於膚革至秋則疝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王氣五聲五色眠其死

生

**醫**藥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五味醢酒飽審薑蓋之屬五穀麻黍稷麥豆也

五藥草木蟲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

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面黃青赤黃白黑也察其功虛休王吉凶可

知審用此百莫若扁鵲倉公**案**劉向云子儀脈神子術案摩並不說神農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

嘗百藥漢藝文志大古有岐伯榆枌中世有扁鵲秦和漢有倉公

**論**神農字儀能治合之齊亦必能候和氣也扁鵲倉公能候氣也亦必能合和此齊

鄭氏以臆說分之大拘兩之以九藏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

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論**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寥寥變謂開閉非

常陽穀士陰穀二藏之動謂脉至與不至正藏五  
 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脉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  
 能專是者其惟秦和乎岐伯榆樹則兼彼數術者  
 賈正藏五謂肺心肝脾腎並氣之所藏故得正藏  
 之稱云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者此乃六府中取  
 此四者以益五藏為九藏也六府胃小腸大腸旁  
 胱膽三焦以其受盛故謂之府亦有藏稱故入九  
 藏之數然六府取此四者宋黃帝八十一難經說  
 胃為水穀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大腸為行道之  
 府旁胱為津液之府氣之所生下氣象天故故寫  
 而不實實不滿者然此則正府也故入九藏其餘  
 膽者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  
 也謂公死終終則蓋其道而死所謂君子曰終是  
 也終亦有所以而非醫之罪也謂公謂分治之  
 則疾醫以非一科然僅有士八人豈非所治止於  
 邦內而鄉遠都鄙各有人與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劓殺之齊  
 腫瘍癰而上生劓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  
 刃劓也折瘍跪跌者祝當為注聲之誤也注謂附  
 著藥刮去膿血殺謂以藥食其惡肉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  
 味節之

既刮殺而攻毒其宿肉乃養之也五氣當為五  
 殺字之誤也節節或其藥之力賈言止病曰療鄭  
 謂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  
 合黃墜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  
 日三夜其煙上著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此五  
 藥在五穀下者以上已言用五毒攻之用此五穀  
 養之於理為順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  
 養肉以滑養髮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  
 金之經合異物以筋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  
 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  
 肉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以穀謂公以醢  
 卷骨者骨欲收以辛養筋者筋欲散以鹹養脉者  
 脉欲更以苦養氣者氣欲堅以甘養肉者肉欲緩  
 以滑養髮者髮欲利

鄭氏之說牽合而滑石尤誤人判  
 公似近之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

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同醫謂公此醫惟療家畜不  
 療野獸但畜獸義通車人賤畜故獸病獸瘍同醫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

養少凡瘵獸癘瀆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瘵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鄭憲畜獸少灌行之者為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節趨聚之節氣謂脈氣既行之乃以脉視之以知所病先攻而後養之公言醫師稽其醫事以制其食獸醫言死則計其數而進退之人言死終獸言死則亦以物之所以死不可不察也  
禮以為此醫以事為半大之屬有勞於人者設焉別有醫見馬性用其全無所事乎此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為公酒者亦如之  
鄭式灋作酒之灋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林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醴必絮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禮授酒材授酒人以其材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灋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禮功沽謂善惡鄉射飲酒者謂鄉飲酒鄉射飲酒鄉飲中有黨正飲酒賓賢能飲酒鄉射中有州長春秋智射於序又有鄉大夫賓賢能後以五物詢衆庶用州長射禮並是鄉射飲酒或是鄉大夫居州黨或是鄉大夫親來臨禮故並謂之鄉為國行禮乃得公酒其百家為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合錢飲酒

鶴山先生云三代盛時計口授田不許墮穀其飲酒有三惟祀德將無醉一也墜墜重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勝父母慶自洗脚致用酒二也鄉飲鄉射以行三禮也意其時人雖家有酒而群飲則執拘而將殺之必無賣酒者亦無沽酒者詩雖言無酒沽我沽字毛公昔古謂再宿酒而鄭康成以秦漢醯醢後解之殊失經意鄉黨沽酒市脯不食亦當為昔古

辨五齊之名一曰之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禮齊五曰沈齊

鄭之者成而滓淨之泛然如今宜成醴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慈白色如今酃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益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灋式未可盡聞禮子春讀齊為黍又云禮器曰緹酒之用玄酒之尚禮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禮五齊與下三酒及春官甸人所造噍酒所以異者五齊三酒俱用秫稻麴蘖又三酒味厚人所飲者也五齊味薄所以祭者也是以下經鄭注云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噍酒自用果黍為之翁反鳥動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

酒祭祀之酒也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

之醇酒也昔酒今之昔又白酒所謂舊醇酒者也

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其酒則今之醇酒

者事酒冬釀春成以漢之醇酒况之云昔酒今之

昔又白酒者言昔為久昔亦遠久之義故以漢之

昔又白酒况之晉語云味厚寡昔毒酒久則毒也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醴

**鄭**謂醴之泔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醴為醴凡醴濁

釀醴為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歐從酒省也按今

之穀漿也醴今之粥內則有黍醴醴飲粥稀者之

清也**鄭**謂醴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者黍醴

清酒泉醴清酒或以醴為醴漿水醴后致飲于賓

客之禮有醫醴糟糟者聲與著糟相似醫與醴

又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同向

者後鄭解或以醴為醴為醫今先鄭以為醴共重

醴為一物又後鄭於內則注醴為梅漿亦與先鄭

不同以無正文故引之在下亦得為一義故也

**公**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其物之法其名之義皆

無所經見不可得而知然五齊言辨名三酒言辨

物者五齊以祭祭則致其義名義之所出也三酒

以飲飲則致其實物實之所效也共王獨三酒則

三酒以飲五齊以祭故也

**鄭**謂三酒味厚人所飲者也五齊

味薄所以祭也此語未瑩五齊之醴最味厚若

曰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以用於祭祀合為

十六草可也豈有以人則飲味厚者以祭祀則

共味薄者哉 **醫**於已醴以支沛子釀醴再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

之飲與其酒

**鄭**后世子不言饌其饋食不必具設之五齊正用

醴為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也其餘四齊味皆似

酒 鄭意五齊之中不用餘四齊以其醴恬故取

入六飲其餘四齊味皆似酒者三酒味厚五齊味

薄故言似酒醴恬全與酒味別也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草大祭三齋中祭

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酌量

**鄭**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同

以三齋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

祀齊酒不貳為尊者質不敢副益也 **禮**子春云齊

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

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帷謙之視也謂大祭者王



也小於若玉服希冕玄冕所祭也三貳拜貳一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醞在戶黍醞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言凡祭祀者謂天地及宗廟等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者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此除明水玄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此八尊為十六尊案禮器云一獻質謂祭羣小祀當玄冕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當希冕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當毳冕七獻神謂祭先公當鷩冕雖不言九獻下云大饗其王事與大饗謂祭先王為九獻當毳冕據此一獻至九獻以此獻數約之故六服差為三案司服四望山川服毳冕五獻社稷服希冕三獻社稷在山川下案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而社稷在五嶽上者五嶽與土地異形若畿外諸侯服獻則尊於王朝之臣社稷號曰土神似若王朝之臣服獻則卑於五嶽而在五嶽上者似若王人雖微猶叙諸侯之上

**鶴山先生云**社稷在五嶽之上自是本等鄭康成牽合引至人叙諸侯之上為證非是又云古者祭祀自迎牲以來凡三獻皆是王自四獻以下皆有酬酢九獻之間戶飲酒極多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醴糟皆使其士奉之

**鄭禮酒王所致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糟醫醴不涉者涉曰清不涉曰糟后致飲無醴醫醴不清者與王同體在也亦因以少為貴士謂酒人漿人奄士賈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者酒是陽故王致之飲是陰故后致之是陰陽相成后致飲無醴醫醴不清者對下漿人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醴糟而奉之謂夫人卑於后致三飲醫醴糟上加之以清醴今后尊惟有醫醴二飲無清醴既無清醴醫醴當清今皆不清者以其后尊夫妻片合與王同體故屈夫人卑與王不同禮得申故加以清醴也案序官酒人奄十人漿人奄五人皆不言士此經注皆士者為官首當是士但非賢故不言士內小臣是奄而稱士鄭云異其賢

**鶴山先生云**古者天子諸侯饗燕賓客王后及君夫人預獻禮故有致飲于賓客之酒自陽侯殺穆侯而奪其夫人是以大享廢夫人之禮然鄭康成又謂古者天子禮命諸侯王后禮命諸侯之夫人恐未必然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鄭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故書酒正無酒

字鄭司馬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則公至尊不可  
以有司法數制之故共其計使知其不節則自戒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  
賜頒皆有禮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鄭妻以醉為度法草單之差司馬云有秩酒者給  
事中與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國語曰至于今秩  
之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

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官士庶子謂若宮伯宿衛王  
宮者士適子庶子其支庶耆老謂國老孤子謂死  
王事之子則共其酒尊者得多卑者得少賜頒皆  
有常法司農之意謂在朝羣臣親近於王總名給

事中王常以酒與之故云常受酒者引王制文者  
證秩酒如九十日日有秩膳亦如秩酒也

酒正之出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

鄭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受用酒者日言  
其計於酒正酒正月盡言於小宰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鄭誅賞作酒之善惡者言直言唯王及后不會  
去世子以其酒與膳異膳羞食之正則世子亦不  
會膳禽食之加世子會之酒亦為加故亦會之作  
酒有舊法式依法善則賞之惡者則誅責之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鄭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  
具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妾為世婦役亦官職也世  
婦謂宮卿之官者所謂春官云每宮卿二人故云  
世婦謂宮卿之官也世婦職云及祭祀比其具則  
此酒等是送酒以徃為世婦所役使序官奄十人  
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謂奄精氣閉藏者今謂  
之官人月令仲冬其器閉以奄女酒女徒曉酒者  
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為奴其少才智以為奚  
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晉惠公之女名妾宦  
事秦公子亦云宦女也鄭依秋官司厲從坐男女  
没入縣官為奴則奴者男女同名侍史官婢漢法  
宦女漢時亦有此別號

鄭山氏云春官世婦主王后已下至女御事

王后六宮每宮卿一人鄭義以為卿大夫士並  
奄人為之左氏祭餘之祛譏其近刑人周公制  
禮必不使天子近刑人可知鄭康成多舉漢法  
以解經胡五峯疑此書為劉歆所傳會者此亦  
其一也鄭奄是有此天奄之病者非是後世  
刑餘之人春秋時如二五耦皆奄趙高元是病  
非刑餘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鄭酒正使之也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

給賓客之稍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倘幣致之則從而以酒往禮酒饗燕之酒者謂饗燕食賓之酒也云飲酒食之酒者曲禮曰酒漿處右此非獻酬酒醋口之酒也酬幣倘幣案聘禮若不親食使大夫以幣致享以酬幣亦如之諸侯來朝遣三公致享卿來聘遣御大夫致饗致饗燕以酬幣致食以幣幣

**禮記** 古者天子有迎送諸侯之禮如今之饗大賓至則王乘金路逐之有大饗於廟之禮燕於寢之禮有戒有宿有速謂之友邦冢君乃是與諸侯共守天下天子統天下而君之諸侯統一國而君之皆有君道上下相維相親相敬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臣一人恣睢於上極情縱慾而天下瓦解土崩此焚滅典籍廢壞先王法制之過也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禮記** 入于酒正之府者是王燕飲之酒酒正當奉之不言奉謂小祭祀陳酒若歸饗錄之酒亦自有奉之者以酒從禮記以其事非一故言凡事共酒入於酒正之府上云祭祀共奉之謂大祭次祭此不言奉謂小祭祀經直云賓客陳酒不指斥言饗錄

鄭不敵正言謂老饗錄之酒亦自有奉之者

漿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入于酒府  
**禮記** 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禮記 涼以水和酒也禮記 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禮記 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者案內則飲內有溫無涼彼鄭云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溫言諸者非一之義內則名涼為溫參驗相當此文六飲并有水涼酒正辨四飲無水涼以其水則臨時取用涼則至用乃和二者並不須預辨故言無厚薄之齊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醢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禮記** 稍禮非殮饗之禮留間王稍所給賓客者衆人所給亦六飲而已共夫人亦酒正使之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禮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禮記 留間謂實未去留間王稍稍所結實者也故以稍言之漿人不主酒醴惟主飲上共王飲此又云凡飲共之故鄭謂非時食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禮記 正歲季冬大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曰大星中而寒暑退凌水室也三之者謂消釋度也

故書正為政鄭曰農掌水政主藏冰之政也

**子春**讀掌冰為主冰也政當為正正謂夏正三其

委三倍其冰鑑暗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

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為二月將獻羔而啓冰

**正歲**季及者周雖以建子為正行事皆用夏之

正歲若據殷周則十二月冰未堅若據夏之十二

月冰則堅厚故正歲據夏也引春秋傳火星中而

寒暑退注云火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在南大寒

退季夏六月黃昏火中暑退證十二月寒退之時

冰最盛故取之故書正為政先鄭從之云掌冰政

後鄭不從言正謂夏正於下還從正歲若歲字向

下即是周之十二月冰未厚故從子春也鑑如甄

者漢時名為甄即今甕也月令獻羔而開冰先薦

寢廟在季春云

**鄭曰**先言三正之說自鄭康成始某以為無

商周其實止以十一月十二月為歲首而時則

行夏時也昭公四年申豐云古者日在北陸而

藏冰謂夏十二月日在北陸而用之謂夏

春分之中奎星出而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

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大星昏見東方自

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其藏之也周其

用之也徧則冬無怨陽夏無伏陰春無暄風秋

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苗霜雹疾不降民不大

札此見三代明君良臣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祇藏冰一事可

知其贊化育之功一部左氏專以星紀時書法

最密雖世代更革各有功尚而氣候可推

凡內外饗之膳着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鄭**酒醴見溫氣亦失朱酒漿酒入漿人也凡內

外饗之膳着謂王后及世子并饗者皇孤子之等

以下文祭祀此經直云膳着非祭祀也二月之後

皆須鑑以盛冰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樂冰

**鑑**不以鑑牲嫌使停膳着夷之言尸也實冰于夷

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樂牀

曰夷林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

也漢禮器制度大樂黃父長丈二及深三尺赤中

**祭**祀謂大地社稷及宗廟之宰皆其鑑諸侯來朝

王禮之以殮及饗歸直共冰無鑑也前漢叔孫通

作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鄭君依而用之周謂

之夷樂漢謂之大樂是別代異名喪大記君設大

樂諸侯不敢與天子同名大夫云夷樂卑不嫌得

與天子同名其制則小也

**鄭曰**先言漢與叔孫通作禮器制度即綿絕

儀皆其臆皮故魯兩生不肯從之三代禮樂曠  
廢鄭康成取以證經故多乖刺

夏頒冰掌事秋刷

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之春秋傳曰古者  
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刷清也  
刷除冰室當更納新冰謂秋涼冰不用可  
以消除其室三月蟪蛄已生公始用之四月暑  
氣漸盛則賜及羣下北陸西陸服氏北陸言在謂  
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西陸朝覲不言在則不在昂  
謂二月在婁四度春分時晝晝晨見東方而出冰  
公始用之孫皓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鄭答幽  
土晚寒故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簇用事陽  
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是以公始用  
之

選人掌四邊之實

選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分言四邊謂下  
經朝事饋食加邊者邊是也實饋實白黑之等鄭  
知邊下竹器以其字竹下為之依漢禮器制度而  
知之云如豆者皆面徑尺柄天亦依漢禮知之

朝事之邊其實饋黃白黑形鹽醢魚鱠

饋黃泉實也朝自饋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  
具口實之邊黍麥白粳麻白黃稻白白黍白黑稊

鹽以為虎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謂  
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祭血腥之事

形鹽鹽之似虎者鱣生魚為大鱣鮪者於福室  
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鱣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  
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今河間以此魚  
種麥賣之曰逢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  
者先鄭不推上下文勢祭祀為義直以為生人所  
食解之故後鄭不從祭鹽以為虎形左氏信三十  
年周公閱未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服氏云昌歆  
昌本之道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  
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服云剋  
形非祭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  
薦血腥之事案司尊彝職除一灌有朝踐饋獻為  
食前二節彼又有朝獻再獻食後醑尸為一節又  
參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復為一總四  
節皆據祭宗廟補祭之禮自血腥始皆謂毛以告  
純血以告殺是為告殺時有血與朝踐薦腥同節  
耳王者備物近者腥之膾是也遠者乾之鮪及鱣  
是也

饋食之邊其實黍稷桃乾榛栗實

饋食為薦孰也今古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

天子祭祀也不裸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乾蕪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圖有乾桃濕梅添五為七邊則菓亦不八乎以義參之為八不裸不薦血腥者若天子諸侯則有室中二裸堂上朝踐薦血腥之禮大夫則無此二者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二是饋孰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為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為異耳

加邊之實淩芡東脯淩芡東脯

圖加邊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邊重言之者以四物為八邊淩芡也芡雜頭也粟與饋食同

圖淩芡脯羞圖知邊是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邊者案春官內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

邊以其內宗所薦明主於后又見特牲主婦獻尸云宗婦執兩邊於戶外主婦受設於敦南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設邊之事故知惟主於后也淩芡者屈到嗜芡即淩芡

羞邊之實稷餌粉羞

圖羞邊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

戶術主人主婦皆石之者故書食作茨圖同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養謂乾餌餅之也圖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

蒸曰餌餅之曰養糗者搗粉熬大豆為餌養之粘

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養言粉互相足圖此王當酬尸

內饗進之於尸術等者也案有司徹上大夫當日

賓尸正祭不設內羞故於賓尸設之此天子之禮

賓尸在明日則祭祀日當設之案少牢下大夫不

賓尸者賓長致爵受酢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

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天

子之禮賓長受酢後亦當設此內羞庶羞于尸祝

及王與后但正祭設於祝賓尸設於術又賓尸主

人酬尸後正祭賓長受酢後為異耳餌糗養粉此

本一物餌言糗謂熬之亦粉之養言粉搗之亦糗

之凡言互者據兩物相互今一物之上自相互故

言互相足內則注搗熬穀則大豆也穀繼名

圖先王朝事謂迎牲納亨以前饋食謂薦

孰以後

凡祭祀共其邊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

邊羞邊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邊事掌之

圖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圖

喪事謂太奠時賓客之事謂饗燕時亦共其薦邊



羞饗即喪事之饗謂殺奠時於王后世子以共房中之羞 豐殺大也大奠朔月月半薦新祖莫遺奠之類言凡王后世子飲食之時用房中之羞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昌本麋藿菁宜鹿藿茹菹麋字藿藿字

醢肉汁也昌本昌浦根切之四寸為菹三藿亦醢也作醢及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甌中百日則成矣謂

農麋藿麋肝醢醢或曰麋藿醬也有骨為藿無骨為醢菁菹韭菹 鄭大夫讀茹為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茹水草 杜子春讀茹為卯之謂菁藿菁也茹芑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菹醢脾析麋醢蜃蚶醢豚拍魚醢

蠃蟪輸唇大蛤蚶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屬蛤也 鄭大夫杜子春言以拍為脾謂骨也或曰豚拍有也今河間名豚骨聲如鐵鑄 八豆之內脾析蜃豚拍三者不言菹皆醢也

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道醢筍菹魚醢

醢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莢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醢醢肉醬也落水中魚衣故書

醢

鴈或為鷓杜子春云當為鴈 謂深蒲蒲始生水 中子筍箭萌荀竹萌 饋食之豆亦與饋食之饗同時而薦加豆之實亦與加饗之實同時設之深蒲蒲始主水中子者先鄭謂蒲莢後鄭以時事破先鄭也筍箭萌者一名篠荀竹萌一名蕩

羞豆之實醢食糝食

糝食以酒醢為餅糝食菜餗謂醢 糝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糝漉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為糝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餅煎之 此羞豆之實亦與羞饗之實同時設之言醢食者謂糝也與糝食為二耳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者王舉則共醢六十壘以五齊七醢七道三藿實之

齊當為壘五壘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醢蠃蟪蚶魚兔醢十菹韭菁茹葵芹筍菹道三醢麋鹿麋藿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為壘全物若豚為道少儀曰麋鹿為道野豕為軒獻甘腍而不切麋為辟難免為宛脾皆腍而切之切葱若筍實之醢以柔之由此言之則壘菹之稱菜肉通

賓客之禮共醢五十壘凡事共醢

醢

醢



圖致養餘時圖賓客謂五等諸侯來朝也天子致  
 饗餼素掌客上公之禮醢醢百有二十壘侯伯百  
 壘子男八十壘此共醢五十壘并醢人所共五十  
 壘共為百壘此據侯伯饗餼之禮舉中言之明兼  
 有上公與子男若然上公百二十壘與王數同者  
 據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者而言其同姓諸侯唯魯  
 得與二王後同其餘同姓雖車服如上公從侯伯  
 百壘而已又素掌客上公已下並是諸侯自相持  
 法天子待諸侯亦與之同又素聘禮待聘臣亦云  
 醢醢百壘得與諸侯同者彼別為臣禮禮有損之  
 而益故子男之卿百壘其數多於君同公朝事之  
 邊豆以象朝事其親所進也饋食之邊豆以象食  
 時所進也加邊加豆則以象饋之有加着邊着豆  
 則以象養之有着也孝子之事其親欲致其養其  
 養也欲致其盛既盛矣以為未足則欲備其細既  
 備矣以為是養而已弗敬不足以為孝則又欲致  
 其敬既備且致其敬斯可以已矣乃若孝子之心  
 則又欲致其難且致其美夫致其難且致其美是  
 亦有力者所易也則又欲自致焉服其勤而致新  
 以進之則所以自致也朝事之邊其實醢黃白黑  
 形醢醢鮑魚鱸朝事之豆其實非醢醢醢昌本醢  
 醢黃白黑醢鮑魚鱸朝事之豆其實非醢醢醢昌本醢

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歎白黑形醢醢曰國君文  
 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着焉  
 穀醢虎形醢虎形則所謂形醢昌本則所謂昌歎  
 醢黃白黑則所謂嘉穀推公閱之言則凡朝事之  
 邊豆為致其盛矣饋食之邊其實栗栗桃乾榛  
 榛實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菹醢醢脾折麋醢醢醢  
 豚拍魚醢則所以備其細且致其敬也脾折豚拍  
 物之小體醢醢麋醢及魚則亦皆物之細也此所  
 以為備其細栗栗榛實女所用擘以告虔也此所  
 以為致其敬桃乾榛則亦備其細而已加邊之實  
 葵栗栗脯葵栗栗脯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  
 醢菹菹醢醢菹菹醢所以致其難且致其美也  
 栗栗桃榛榛及葵則取諸園圃而足葵栗栗深蒲芹  
 葵及菹則取之遠矣醢醢麋醢則可撥也兔醢魚  
 則不可撥而取矣此所以為致其難葵不若芹之  
 美桃乾榛不若栗脯之美醢醢麋醢不若兔醢魚  
 之美此所以為致其美蓋醢可以為盛亦可以為  
 美故朝事加豆皆以為實魚可以為美亦可以為  
 備栗可以為敬亦可以為美故饋食加邊皆以為  
 實也邊着之實糗餌粉飴養着豆之醢食糗食其穀  
 出於耕耨而皆用春治煎和之力為多而非若菹  
 醢之屬可以以此所以為服其勤而致新以進之

自致之道也凡祭祀共其邊薦羞之實者祭祀各有所共常哭遷人共其實而已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邊羞邊則王有喪事及賓客之事也非特共其實而已并以邊共之也醢人言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則非以共王喪事及賓客之事乃以共喪紀及賓客也共薦羞之豆實則共其實而已邊豆相須而成禮邊人言共喪事及賓客之事則醢人亦如之矣醢人言共賓客喪紀則邊人亦如之矣喪事及賓客之事并器共之則邊醢之器正以共王事故也賓客喪紀則其實而已蓋掌客職喪之屬主其事者自有器也邊人言共其薦羞之實者邊人官以邊名故也醢人言共薦羞之豆實者醢人之官不以豆名故也邊人醢人皆不言共王及后卍子之內羞而曰為王及后卍子共其內羞則此內羞非共王及后卍子乃王及后卍子以此內羞共禮事而邊人醢人為之共之也卍婦及祭之日蒞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則內羞所共為祭事矣

醢人掌共五齊七道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道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道醢物六十壘共后及卍子之醬齊道賓客之禮共醢五十壘凡事共醢

齊道醬屬醢人者皆須醢成味實與醢人共掌醢人連言醬者并言醢亦掌王舉則共齊道醢物六十壘并醢人六十壘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壘是也王后及卍子之醬齊道者以其與醢人共掌賓客之禮共醢五十壘與醢人五十壘總共為百壘亦據侯伯舉中言之

監 監人掌膳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監祭祀共其苦監散

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求者所當得杜子春讀苦為監謂出監直用不凍治司農散監凍治者以謂鬻水為監曰散監政令謂四方監來有數種處置不同故云受入教所處置也司農讀苦為監者監鹹非苦故破苦為監見今海傍出監之處謂之監不用凍治者對下經鬻監是凍治鄭司農云散監凍治者下經自有鬻監是凍治故後鄭不從監謂出於監池今之類監是也散監煮水為之出於東海

鶴山先生云苦監自對下文飴監不改為監亦可然賈謂池鹽為類而味苦此即解監之類不用凍治因南風起酒水於草上即結成類監却不味苦賈任於長安此不可曉

賓客共其形監散監王之饗羞共飯監后及卍子亦如



鄭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猶絮也詩云吉蠲為饗  
 鄭司農云區路則也謂區猶謂雷下之池受畜  
 水而流之者謂於宮中為漏井以受穢又為區  
 猶使四邊流水入焉井區二者皆所以除其不蠲  
 絮又去其惡臭之物秋官蜡氏云大祭祀令州里  
 除不蠲注云蠲讀如吉圭為籍之圭圭祭也此云  
 蠲彼注云圭不同者蓋是三家詩故與此不同司  
 農云區路廁後鄭不從者以其區字與規區藉同  
 故不從

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  
 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鄭司農云人掌潔清之事沐浴滌煩浴用湯亦是自  
 潔清之事勞事勞教之事從玉適四方及會同所  
 舍亦如之亦如上掌凡勞教之事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柱桓桓再重

鄭故書桓為柱司農云柱桓柱也拒受居溜水洩  
 素者也謂柱桓柱謂行馬謂行馬  
 再重者以周備有外內列謂掌舍掌閑衛不掌潔  
 淨之事又行之處未即有蟲可凍先鄭輒依故  
 書拒而為溜水洩素又拒非必是受溜水之物故  
 後鄭從子春為行馬也虎賁氏舍則守王閑注云  
 閑柱桓此柱桓是周衛之具耳

鶴山先生云柱桓為行馬自周以來已有之魏  
 晉間得上賜方門施行馬其他宮府惟丞相府  
 或有之如葬賜園簿之類也唐李義山見今狐  
 楚之子駒有詩云郎君官貴施行馬云  
 設軍宮棘門

鄭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  
 仰車以其棘表門鄭知在險阻之處者下文為  
 壇壝宮是平地有土可掘則為壇壝宮明此無土可  
 以為壇故知此山間險阻為此車宮也仰兩乘車  
 棘相向以表門故為棘門  
 為壇壝宮棘門

鄭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壘土起堦埒以為  
 宮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為門棘門或為  
 材門謂知王行止宿平地者以下文二者非止宿  
 之事准有此壇壝宮及上文車宮為止宿但險阻平  
 地二所不同故知是止宿平地也云委壘土起堦  
 埒者止宿之間不可築作牆壁直掘壘為宮土在  
 坑畔而高則壇埒也鄭司農以戟為門知棘是戟  
 者左氏隱十一年子都與穎考叔爭車子都拔棘  
 以逐之故知棘即戟也杜子春棘門或為材門閔  
 二年衛文公居楚丘齊桓公共門材是以材木為  
 門也

為帷宮設旌門

謂王行畫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為宮則樹旌以表門若食息者非直有展習亦有食息之時則張帷為宮樹立旌旗以表門案司常云會同賓客置旌門則轅門之等皆彼他官置之堂全置主當取具云旌門則司常所云折羽為旌者也無宮則共入門凡舍事則掌之

謂王行有所逢過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知此者一則據上三者見夜宿晝止訖今復云無宮共入門是非常之事二則云無宮及入門是暫駐之事非久停知止是有所逢過若有住遊觀陳列周衛非如上三者為宮

古者天子所次舍即名宮以車為宮仰車以轅表門為轅門今之連帥以治所布號轅門失其義三代王者多省方以觀民風問耆老命大師采詩省耕省歆未嘗少燕安於內後世反是

幕人掌帷幕帷帶綬之事

王出宮則有是事在傍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帷王所居之帳也謂帝主在幕若幄中生上承塵幄亦皆繫帷也

以繒為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或在於地展陳於上者聘禮云管人布幕官陳幣史展幣皆於幕上又實入境至館皆展幕是幕在地展陳於上又

云帷幕皆以布為之既夕禮明衣裳用幕布四合象宮室曰幄見顏延之幕要鄭司農亦平帳後鄭不從見下王喪張帝三重之等皆據承塵又帳已

是帳又言帝明亦非帳也先鄭又云組綬綬所以繫帷者此語未足後鄭增成其義云謂帝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若掌次云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帝次即幄是帳中坐上有承塵也云帷亦皆以繒為之者以其在帷幕之內宜細密又

案喪大記有素錦褚褚即帷彼喪用錦明此用繒可知帷今堂上幕帷下帷今之帳坐也帶今之承塵也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帷亦帶綬大喪共帷幕帶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帶

為賓客節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帝在柩上謂朝覲會同皆共掌次使張之此云朝覲會同即掌次諸侯朝覲會同是也此云軍旅田役即掌次云師田此云祭祀即掌次云大旅及朝日祀五帝是也此數事共帷幕帷亦帶綬與掌次是以鄭共之者掌次當以張也為賓客節者若顧命成

王喪召公畢公率諸侯入與二王復皆賈客故為之飾也喪大記士喪禮始死帷堂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荆公鄭氏以為王出宮則有是事以掌次考之則王出宮有掌次掌其法以待張事幕人共張物而已所謂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帷帟綬是也謂之掌事則非特掌其物矣大喪共帷幕帟綬而不共帷則王方宅喪無所事帷以帷幕帟綬共張喪極而已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法大小大尺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張氈案以氈為牀於帷中謂後版屏風與漆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謂後版屏風圓丘案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國有大故而祭謂之旅張氈案者案謂牀也牀上著氈即謂之氈案設皇邸者邸謂以版為屏風又以鳳皇羽飾之此謂王坐所置也言後版者謂為大方版於坐後畫為斧文言屏風者據漢法沉之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漆羽象鳳皇羽以為之

山先生云 辨在牀祭樂正子春坐於牀上牀所以寢息案則牀也自古有牀案惟皇邸案二

以牀後有版漆羽象鳳皇為之荆公曰邸宿次猶漢時諸侯王侯見天子之邸或曰皇君也其言皇邸猶離騷經所謂皇輿以皇為君斷自朱文公發之如書皇帝清問下民皇建其有極詩皇尸 旅者國有大故則旅祭上帝有旅有大旅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合諸侯亦如之

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帷也大握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侯之獻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侯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帝複帝重素林重帝也謂後版屏風五帝五色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並依文耀鉤所說

師田則張幕設重幣重案

不張幄者於其賤誓衆王或回顧占察言師田者謂出師征伐田獵則張幕者為王設坐不言帷者亦有可知重幣重案如上說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謂後版屏風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位待事之處謂後版屏風



禮記謂諸侯相與師田謂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此與諸侯張之若四時常朝在國內今言朝覲會同為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宰大朝覲會同一也張大小次亦如上文丈尺則減耳後鄭以天子掌次不合與諸侯國內張幕故明非諸侯相與師田也

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祭

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小次師田亦張幕設祭祭重謂若上王大旅上帝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及師田等數事王親行則從王往也若以王命出者若祭祀則容王有故不視羣臣之若諸侯使臣時聘教頌王不親行則於國外使羣臣受之是王命出也自謂言者天子之待諸侯用大賓之禮故其法如此荆公云言掌凡邦之張事則在宮張事自幕掌之掌次初掌凡在邦而已

凡張王則張亦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張亦極上承慶張言凡者以其王以下至孤卿大夫兼有后及三夫人已下后與王同三重世子三夫人與諸侯再重九嬪二十七世婦與孤卿大夫同不重一而已八十一御妻與士同無亦有

賜乃得帶也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掌次不張之

凡祭祀張其被幕張尸次

祭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尸則有帷幄言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幄若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於郊則亦有壇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言謂之張大幕者以其言被故知大幕也司農去更衣帳者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衣常衣服祭服也相禮之尸各以冠帶之上服衣之故尸有次以更衣因待事也

射則張稱次掌凡邦之張事

稱俱外射者次在洗東大射曰逐命三耦取弓矢于次謂祭大射鄉射耦皆兩兩揖讓升自西階鄉兩楹之間發射物南面而射射訖又兩兩揖讓降自西階次在洗東大射文以天子之次無文雖六耦不同設次則與諸侯同也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若司農矣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豈文大府與下諸府官



為長故以大夫為之去若今司農文者漢時司農  
 主府據故史游章去司農少府國之淵業尚書一  
 日食二日貨已上皆言飲食訖次言貨賄故大府  
 在此也有賈者府官須有市買并須知物其善惡  
 言貳者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副貳以其物入  
 大府政也以受其貨賄之入者九貢謂諸侯九  
 貢自然有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九賦謂畿內之  
 九賦口率出泉九職如三農園圃之類亦有不  
 出貨賄者雖以泉穀為主民欲得出貨賄者則取  
 之以當取賦之數去頌其貨者言大府雖自有府  
 其物仍亦置於眾府須資于受藏之府以其善物  
 頌賄于受用之府以其賤物良者以給王之用覆  
 解入內府意以其餘以給國之用覆解入職內意  
 二者善惡不同耳

**謂五文恐不然**  
 賄為布帛入受用之府以賈遷之以給國用賈

凡官府欲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凡官府者謂王期三百六十官有事須用官物**  
 者去都鄙之吏謂三宰采地吏謂羣臣等有事須  
 取官物者及執事者謂為官執事之事須有禮儀造  
 合用官物者皆來於大府變受財用

凡頌賄以式廣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  
 之賦以待實家西郊之賦以待稍秣家稍之賦以待  
 匪頌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  
 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袞紵幣餘之賦以待  
 賜予

**關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  
 也稍秣即稍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袞紵即袞  
 荒也賜予即好用也**關市**幣餘使者有餘來  
 還也**關市**謂幣餘上貢國之斥幣**關市**之賦已  
 下並與九式事同文有交錯案九賦先邦中之賦  
 次四郊次邦甸次家稍次邦縣次邦都次關市次  
 山澤次幣餘此先言關市在邦中上此家稍又在  
 邦甸上所以次第不同者見事起無常歎司農去  
 幣餘使者有餘來還者案大宰司農注幣餘百工  
 之餘與此注不同者蓋是司農互舉以相足後鄭  
 不從者聘使之物禮數有限何得有餘來還又且  
 有餘來還何得有賦玄謂幣餘皆賣國之斥幣者  
 謂百官所用官物不盡歸入職幣職幣得之不入  
 本府恐又藏朽蠹則有人占賣於國服出息謂之  
 斥幣者謂指斥與人故謂之斥幣也

**關市**古者關設而不征澤梁無禁此不  
 知何以關市有賦而關市之賦何以專共王之

膳服又先後鄭幣餘之說互不同或以爲使者有餘來還或以爲百工之餘或以爲占賣國之幣幣依國服出息此書所以可疑而康成又專以玉莽國服出息等弊法以證三代誤後世多矣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充玩好之用

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充此以九職之財充足式謂九式貢謂九貢及萬民之貢有餘財以共玩好器物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供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給凶禮之五事大宗伯云凶禮哀邦國之事有喪禮荒禮弔禮檜禮禮皆須以財貨哀之按大宰九職任萬民此上文又云九功此貢即是九職之功所稅故知此是九職之財也

旅葵以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爲戒且云無有遠通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周公制禮必不專立一條以共王者玩好之用此書所以人疑劉歆之傳會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賦用賦用上九貢九賦九功此特言賦明

兼有九貢九功亦取具焉入者謂九賦九貢九功入大府出者謂分置於衆府及給九式之用至歲終總會計之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良善也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言王府以玉爲主玉外所有美物亦兼掌之謂如顧命所陳是也

共王之服玉佩玉味玉

佩玉者王之所帶也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蔥蘢下有雙璜衝牙纈珠以納其間冠服玉冠飾十二玉至藻謂天子所佩白玉謂衝璜琕瑀用玄組條穿連衝璜等使相承受韓詩佩玉上有蔥蘢者衝橫也謂葱玉爲橫梁下有雙璜衝牙謂以組懸於衝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衝之中央於末者衝牙使前後觸璜故言衝牙素詩傳衝璜之外別有琕瑀其琕瑀所置當於懸衝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琕瑀之內角斜繫於衝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纈珠納其間以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間先鄭服王冠飾十二玉者弁師掌五冕旒皆十二玉

王齊則共食玉

**國**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曰禮云王亦嘗食玉屑知玉是純陽之精者但玉聲清則屬陽又乘楚語去王孫園與趙簡子言玉足以並塵嘉穀使無水旱之灾則寶之珠足以禦火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足以禁火如是則玉是火精可知太食之以禦水氣者致祿時居於路寢恐起動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也先鄭食玉屑者研之乃可食鄭曰又舉比齊季預得食玉法益誤矣

大喪共食玉復衣裳角枕角棺

**國**角枕以枕尸鄭曰禮云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于大廟至四郊角柶角匕也以稷齒士喪禮稷齒用角柶齒者令可飯也禮云謂復於四郊以綬禮云先鄭復為招魂人之死者魂氣上歸於天形鬼仍在欲招取其鬼復於鬼內故離騷有招魂篇王有七廟及寢宇復馬備言大廟語雖不足義猶可又言至四郊後鄭不從之角柶角匕也既夕禮楔貌如輓上兩末狀如批把披屈中央楔齒禮云謂復於四郊以綬者夏采去以冕服復於大廟以乘車建綬復於四郊破先鄭於四郊亦以衣服禮云燕之燕衣服在席牀第凡妻器

**國**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禪釋音之屬皆良貨賄

所成第實也禮云莊席單席也禮云寢寢者寢寢字之屬禮云燕字為目衣服已下至執器皆是燕冢內暨及葬執器以從車彼執器振飾極沐之器與此注不同彼從葬於死者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音對

**國**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飲之以盟珠槃必益牛耳尸盟者執之故書珠為夷禮云夷槃或為珠槃玉敦飲血玉器禮云敦槃類珠玉為飾槃敦應以木為之珠玉為飾特牲少牢敦盛黍稷郊血及血以告殺當以槃盛血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飲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者祭祀之時有黍稷故敦中盛黍稷合盟無黍稷敦中宜盛血牛耳宜在槃禮云盟必割牛耳取血相與飲之牛耳以示順聽血則告幽之物不信之由中也珠槃玉敦蓋飲血之器也珠陰精之所化玉陽精之所生以陰陽之精物為器而使掌玉生服死含之物者其焉則示諸侯以信之至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國**謂百玉為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餽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文織畫及繡錦禮云三凡王之獻金玉者有此

金玉已下皆足擬王獻遺諸侯故去受而藏之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者若正法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曰獻是以天子於諸侯去獻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也況諸侯中兼有二王後王所尊敬自然稱獻也若三請之義取家語曰吾聞之君取於臣曰取與於臣曰賜臣取於君曰假與於君謂之獻以此難鄭君鄭君弟子馬昭之等難王肅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况諸侯之中有二王後何得不去獻也齊侯來獻戎捷魯大於魯言來獻明尊之則曰獻未必要卑於尊乃得言獻

**陽山先生**君有饋焉曰獻賜焉則曰寡君獻之義通上下可言富鄭公使比以死爭獻納二字惜不舉此二語折衷尤切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此謂王於羣臣有恩好用燕飲而賜之貨賄者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大用**朝覲之班賜**掌受九貢已下大府**之內府受藏之也良兵良器官百工所作亦由大府而來良兵謂弓矢戣矛戈戟五兵之良者良器

謂車乘及禮樂器之善者以待諸侯來朝覲給頒賜常給九式及弔用是大府所給也玩好之用王所給也此又以待邦之大用明是朝覲頒賜可知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凡四方之幣獻者謂四方諸侯來朝覲及遣大夫來聘問將幣三享黃獻珍異有此金玉及齒革之等觀禮所云一馬卓上九馬隨之龜金竹箭前分爲三享是也禮德重帛加璧庭實乘皮是也此因朝聘而貢先入於掌貨賄入其要於大府乃始通之於內府也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王所以遺諸侯者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所善亦賜予之**即上王之獻金玉兵器已下是也**彼據藏之此據用之以冢宰貳主治事或有所善亦得賜予之去所善釋經中好也**謂古者君臣一體榮辱共之故列國之賓至大夫有饌有饗者食則冢宰之有好賜予亦其宜也好賜予猶春秋傳所謂好貨也**車見卿

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其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禮者

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  
 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  
 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特猶給也有灋百官之公  
 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  
 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之行王莽改  
 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  
 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  
 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核長八分其右文  
 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  
 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  
 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周  
 景王已下並漢食貨志文案周景王時惠泉輕將  
 更鑄大泉單穆公曰不可王不聽鑄大泉文曰實  
 貨漢興為秦泉重難用東令民鑄榆莢錢至孝文  
 有司言榆莢錢輕易發許請鑄五銖至王莽居  
 攝憲漢制更造大泉徑一寸二分重一十二銖文曰  
 大泉直五十二又造契刀形如刀直五百又造錯刀  
 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  
 並行至莽即真龍五銖錢異作泉布多至十品其  
 布有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  
 布小布是為貨十品也其泉十品者莽居攝作大  
 泉錯刀契刀即真作小錢么錢幼錢中錢壯錢元

鳳年更造貨布與貨錢為十品莽以劉有金刀麗  
 契刀錯刀鄭古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據秦漢至  
 莽已前而言也從孝文作五銖錢至莽世數既多  
 故云父行也今存於民間有貨布大泉已下者是  
 後莽至漢末鄭君時見行此三者案彼文其貨布  
 直去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圓好徑二分無  
 有奇廣八分半足支長八分等十一字此並鄭君  
 目所親見以義增之王莽大泉與景王大泉亦異  
 也

共王及后卅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  
 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齊賜子之財用

齊行車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齊鄭司禮  
 云齋或為資今禮家定齋作資謂齋資同耳其  
 字以齊次為聲從具變易古字亦多或謂資行用  
 也古者君臣謀客登糶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  
 知多少而已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則給之若大用即取餘府言王及后不會以衣服  
 異於膳羞與所加會獸故通卅子可以會之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  
 府之治

鄭逆受而鉤考之實案大宰六典治邦國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但司會是鉤考之官還以此三者鉤考知得失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鄭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也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由地廣狹圖此九式用九賦故以郊野以下依記大宰九賦次第以釋之彼九賦一曰邦中之賦當此官府此郊當彼四郊之言故此野當彼三曰邦甸去國二百里又當彼四曰家稍故鄭云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也此經縣當彼五曰邦縣之賦故云縣四百里此經都即彼六曰邦都之賦故云都五百里云書謂簿書者漢時以簿書記事至於餘物記事亦謂之簿書舉漢法而言書契即小宰八成取予以書契之類最凡謂計要之多少以為契要版戶籍也者漢之戶籍皆以版書之土地之圖有其形象即是民之田地闊狹多少皆在於圖也

以參互攻日成以月要攻月成以歲會攻歲成  
鄭家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職書互為巨臣之讀為參互實案司書職云凡稅欲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職內去掌邦之賦入職歲去掌邦之賦出參互鉤考明知此二官出內事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鄭周猶徧也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亦鉤考以告實四國謂四方諸侯之國徧知諸侯之治以此職文書以詔王及冢宰以其冢宰者副貳王之治事故併告之爾公以三攻之為參以兩攻之為互逆邦國都鄙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又攻其歲月日成則四國之治皆可知也然後以所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攻于司會

鄭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變三言之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叙猶比次也謂鉤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為之簿書故書受為授爾司農給授當為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臣謂亦受錄其餘幣而為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



物當以時用之。又藏將朽蠹。古有簡冊以記事。若狂君前以芻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去。吏當持簿簿則簿書也。變九賦九貢言九正。變九式言九事。重以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其相副貳者謂司會。八則之貳是也。云所給及其餘見為之簿書者。司書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明知叙其財者。所給諸官餘不盡者。即以餘見為之簿書。擬與司會鈎考之。叙其財則叙掌事者之財。以知其所餘受其幣。則受官府都鄙。凡用邦財者之幣。使入于職幣。則所餘及幣皆使入于職幣也。上之用財。但知多少而闕之。非是會玉用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鄭械猶兵也。逆受而鈎考之。山林川澤董枯則不稅。言三歲者。三年一閏。天道小成。考校羣吏。須有黜陟。故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羣吏則百官也。民之財用。謂幣帛多少。器謂禮樂之器。械謂兵器弓矢。戈及戟。予此等則器械之數。皆知之又云。以逆羣吏之徵令。逆謂鈎考。此司書知民之財器已下。川澤已上。恐其羣吏濫徵歛萬民。故知此本

數乃鈎考其徵令也。所稅稅其有山林不茂為括。則無林木川澤無水為枯。則無魚鼈蒲葦不稅之。凡在民者。皆知其數。然後知羣吏徵令有當否。知其有當否。然後可得而治正也。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政焉。

法猶數也。應當稅者之數。成猶畢也。政者。攻其法。於司書。當稅者之數。即上田野夫家之等。邦之所治。有善惡。皆來考於司書者。以司書大計羣吏之治。知其功過。故也。要貳物數之要。要書之貳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總謂簿書之種。別與大凡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賦入。賦是總名。執其總。謂稅入多少。總要簿書。賦之所入。先由職內。始至大府。大府分致於眾府。官府都鄙。有財入。若關市之屬者。司關司市。皆屬地官。關市。皆有出稅。言屬者。兼有城十二門。亦有稅入。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貳令者。謂若公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書之。若言某月某日某



甲詔書出其物若干給其官其事謂其有官府  
八用官物而受財者並副寫一通敕今文書與職內  
然後職內依數付之故云受其貳令書之貳令謂  
若今御史所寫下本秦王所可者案御史職本掌  
贊書彼注云王有令則以書致之則贊為詞若今  
尚書作詔文是其用官財者先奏白於王王許可  
則御史贊王為辭下職內是其貳令職內則書之  
為本案然後給物與之若然職內主入職歲主出  
職內分置於眾府職內亦有府貨賄留之者故得  
出給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  
之移用

**鄭**亦參互鈎考之亦鈎考今職中餘見為之簿移  
用謂轉運給他謂案司會參互考成彼注云參互  
謂司書之要貳職內之入職歲之出以三官相鈎  
考此職內逆職歲明兼有司之要貳故言參互此  
言叙財案司書以叙其財注謂叙猶比次亦謂比  
次職內職中餘見為簿書以待邦之移用更給他  
官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  
待會計而考之

**鄭**以貳者亦如職內書其貳令而編存之謂職內

六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此官主出所出亦  
皆由上令所出前後不同亦皆書其貳令編存為  
案以待會計而攷之也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段式濩于職歲

**鄭**百官之公用式濩多少職歲掌出之舊用事存  
焉謂以其出財用皆為有事事有舊法用有常職  
歲出財皆有舊法式在於職歲故須受法於職歲  
也

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濩贊逆會

**鄭**助司會鈎考羣吏之計謂鄭請叙受賜者之尊  
卑主與冢宰所有小賜予之事以叙與職幣授之  
至歲終會計之時則以式濩贊助司會鈎考會計  
之事故云以式濩贊逆會職內以貳官府都鄙之  
財入之數此職歲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

二官一出入皆書其貳共相鈎考

職幣掌式濩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鄭**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請軍旅謂職幣  
主餘幣給諸官之用亦依濩式與之故云掌式濩  
以敘官府已下之幣幣則餘幣也以此官主敘餘  
幣故知幣謂給公用之餘別言用邦財請國之大  
事惟有軍旅

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

詔上之小用賜予

拈音舉之上  
拈擊機動也

振猶拈也檢也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作為先言敘解後  
 言振財至文更定也故書錄為祿上祿當為錄  
 定其錄籍國揭之若今時為書券者其辭實振者  
 拈也檢也以財與之謂之拈知其足剩謂之檢職幣檢掌  
 事者有餘則以受取故云振掌事者有餘財知掌事以王  
 命有所作為以上經管臣府已下是其國家掌事此別言掌  
 事是王命有所作為先言敘解後言振財至之者凡用國家  
 財物皆先振而後敘今於上文直言敘不言振財有餘亦敘  
 之可知上經敘得幣皆當辨其物知其色類及善惡而莫  
 其錄者謂定其所錄簿書色別一人一府以書揭授者謂府  
 別各為一牌書知善惡價數多少謂之揭小賜予此謂掌賜  
 予王府王之好賜內府王家等之好賜此三者非常賜外府  
 及與然至云官言賜予與此職幣間是國家常賜予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替之  
 以其職幣主出故遂感與司會員實之下贊之亦替司會  
 之會事實振猶舉也亦解餘之屬也中車凡車之屬皆  
之類定其錄而揭之俱掌其籍而不私其財耳且有上下  
相信而更盡之有方率作與事之初其字財固稍寬也  
有餘則歸之公上耳矣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百八

拾遺 此卷原闕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百九十

師友雅言

鶴山云湯以前未言仁與信字孔子以前未言恕字

鶴山云最愛項平甫字齊詩云乳殼中函天渾沌浮

踏破處玉璘珣

鶴山云應憲懋之曾問土木偶之神象與鬼神何如

荅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此天之神地載神氣風

霆流行庶物露生此地之神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此山川之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人之神也極

其至以為文武之德

鶴山云因講易與天地準設準字本如淮字而尾長

水取聲自後魏有趙準及時云要知其名準水不

足乃只兩點而又添下一十字至今錯李肩吾云

準本字

鶴山云典則制度字皆有義典是竹為冊而六承之

制如制幣之制有尺寸

鶴山云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古注錯說人

皆錯講此只是祭祀一箇義天產如玄酒明水之

類地產如圭玉之類

鶴山云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謂之坤即歸藏終萬

物始萬物莫感乎艮即連山

鶴山云古者帝王開國承家必先整頓易一部凡國

有大室大祭祀大賓客軍事先於盤乎水之晦

翁謂易為卜筮而作所以名為本義於義至首者

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

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

敢專以尊天也漢儒猶知先代聖人所重如此

鶴山云書言若燠木之有由藥由字左氏謂再萌芽

謂之由故云楚其復由四年又有今在荆木之

鶴山云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日生於南月生於東

西曾賦十六夜月詩云乾關一鈎金又一絕云東

西日月自來往皇恤人聞有喘牛

鶴山云顏氏之子其追庶幾乎古注以顏子近於知

幾通上知幾其神作一章講朱漢上謂此一段舉

九卦十文除豫不言而此知幾通兩文云

鶴山云後山詩仰看一鳥過虛負百年身此讀甚意

鶴山云乾坤後屯卦伏剝象伏復故雜物撰德

鶴山云乾坤後六卦皆坎卦謂剛柔始交而難生

鶴山云物字從牛天地之數始於牽牛說文物字却

象旌故周禮旌為物射立麋曰物

鶴山云詩字有奉持之義禮記有一詩字世子士

見之吉者朝服于寢門外詩負之正義云詩者持

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

儀禮有詩字特性禮執以親故主人主人再拜

稽首復位詩懷之實字左袂注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也

鶴山云古文字永字也二首六身是後世字亦左氏非立明之證也

鶴山云左傳范氏出於堯一段文不連屬賈逵以為漢人添入劉氏要左傳行於世與虞不脫矣亦素時字此左傳可疑處

鶴山云趙文字其中退然不勝衣中身也

鶴山云長子主器廢封之義伊川亦謂將來出廢主祭祀也

鶴山云伊川弄弄之事猶可言也呂武之事不可言也亦有病

鶴山云三代嫁嫡女則姊媵媵異姓亦媵無嫁少女法並謂之妾如戴嫁生子為宣公亦只說法歸妻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此是後世秦漢來證左傳葬曰妾亦同此

鶴山云詩與騷中子字只作與音讀無作如音者

鶴山云周禮女男巫職巫須如國語楚昭問觀射父謂民之精爽齋肅衷正其智能上下以義其聖能

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其聰能聽徹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曰使先聖之後有光烈忠信而敬共者為祝使名姓之後心率舊典者為

之宗巫亦皆抱道懷德之人故孔子曰人而無指不可作巫豎

李有云孔子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即樂也古樂不存惟於雅頌見之

鶴山云易言身觀有貞明透徹之意  
鶴山云洪舜俞近書云昔中原之禍根底於熙寧之得君異時東南之禍胚胎於嘉祐之專國其語極深遠

鶴山云子思作中庸始稱仲尼字其祖中庸君子之道而立未能一焉亦不諱其祖之名

鶴山云人死未葬只謂奠既葬之謂祭始死用饗其制用木二塊如交文字上取飯舍之余置其

縣於上者在西南庭中今受天地霜露之氣以奉席包之孝子廬其旁及葬後虞主用桑及練方用栗為主

鶴山云古之祭皆以尸孟子時猶有弟為尸之說孟子後無言之者主始於作僖公云主疑為主乃戰國後之制六經不言主

鶴山云周禮左氏並為秦漢間所附會之書周禮亦有聖賢遺法然附會極多

鶴山云祀必蒼龍者為歲陽如田牛之類以歲陰為龍集書天歲亦歲陽書歲次則歲陰

龍集書天歲亦歲陽書歲次則歲陰

鶴山云周禮與左氏兩部字字謹嚴首尾如一更無  
疏漏處疑秦漢初人所作因聖賢遺言是成之

鶴山云祀字以廟神之兆域於義非謂祀其親蓋之廟  
也鄭康成以超然訓祀後世承誤不知先君之祀  
處之冠於成公之廟止四世豈祀廟主乎此康  
成錯

鶴山云衣裳之制先始於鞞鞞亦名紱蓋揜前後者  
以皮為之

鶴山云凡參字只當喚作生天上參星亦只是三箇  
母性參焉也只是三箇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亦只  
是生字讀着東禮部韻不當有參二韻今人門狀  
說參字實至只兩箇如何是參

鶴山云古人無飲一盃過一品食之 只是事連飲  
薦脯醢而已若用食禮樂燕客只是食末後用酒  
嗽口名醕顏師古注醕謂用盃口

鶴山云古說雞屬巽天上日曆巽宮鷄鳴其謂屬木  
所以日到寅則雞鳴易中巽屬金巽屬雞五行雞  
屬酉郭璞洞林以巽為文雞酉為小雞漢上云巽

九三又酉也  
鶴山云有酒籍我無酒沽我音毛謂一宿酒曰沽鄭  
謂醕酒非二代無沽酒者沽酒市脯亦一宿酒

鶴山云夏序從由從各謂土畧封畧有界限分明鄭

氏謂深知之畧行之乃錯不深知之了更畧以行  
之各段段令分曉

周禮以役世婦及左氏以無憂使填館宮室等語  
皆是古人文章妙處

李肩吾云復至于八有凶自復至坤始應故凶所謂  
七日復謂復姤中滿一坤卦以碩果不食數九七  
爻恰復

李肩吾云孫炎後有沈約孫炎後  
李肩吾云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  
涉也只在未字上說縱十一月十二月亦未病涉  
耳以夏正說

鶴山云三代以後稱呼猶嚴惟宋以各稱公以周公  
同二王後未曾安以公稱者伯有一段以公稱漸  
有稱公之意若萊公則更禮備者也

李肩吾云賈逵只有音自元魏胡僧神珙入中國方  
有四聲又初王篇  
鶴山云日在木中曰東木在日中曰陳東八曰東今人  
三字一律是誤

鶴山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為交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為衮冕黼衣裳十二章周以日月星辰畫  
於太常之旗謂之三辰旗旗是龍於山升火於宗  
彝為九章尊其神明也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

鶴山云夏序從由從各謂土畧封畧有界限分明鄭

宗彝為續公藻七粉米八斧九亞為繡

鶴山云有問舜作五絃之琴今乃七絃何也并去

文武添二絃以象君臣國語載武王伐紂數音

鶴山云權度量衡自魏恭武變不復如先代齊古

者天下平一無有不同者差異則殺之謂擅變王

制今咸平錢十文有一兩他錢則多寡輕重不同

鶴山云陸農師陶山集首辨大喪鄭康成謂羔裘

者非云王有六冕而五喪其一恐是大喪不可以

通四時服之

鶴山云熊侯虎侯豹侯非謂服諸侯只是祭侯文盡

之侯字從人從二矢非立人旁正謂躬起義

鶴山云西漢代言之職不分曉有正文惟前後參攷方

見如文帝一代制詔極有弊不知其為何人及東

漢百官表尚書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宣始顯

鶴山云黃昏一刻半讓晝昧葵以前一刻半亦屬晝

條晝常侵夜夜四十刻只三十七刻半晝六十刻

有六十二刻半明常迫陰陰不能遮陽晝與春而

起三商而眠夕陽春辨能辨

高春春三商三刻半刻商學大畧

鶴山云四游外陸地形亦外降所以揜南斗不見  
鶴山云及如辛卯則金冠木之類出王充論衡  
鶴山云王旺季月四季月蓋日於季月逆行黃道中

續書

鶴山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蓋每日十二

時辰可驗而用書甲子則可驗故上以歲星書

鶴山云虞隆海潮賦極好筆秦州人虞隆月相應者必隆

鶴山云瓊字漢書謂封於肥饒之國山即漢書以貧者

多為山郎

鶴山云衛辨謂眉稜骨又心前亦謂之衛

李肩吾云九經互考出古無四聲韻只共有九韻大東

小東林軸其字耳字老以為國字韻不必如此東字

兩韻叶陽字韻各叶它皆然

鶴山云三代官制九春秋戰國以來襲近人主者皆持

權當三代時三公論道其卿師屬其尊嚴如古史外

史御史五史止掌策命王之親近之臣至春秋如趙

盾穉君專長南史氏至戰國淳子疏雖玩目乃云

御史在前執法在後則一斗而醉長御史執法若

巨舟畏之至秦則御史為執政漢初則御史大夫為

三公丞相多權虛靈樞其三公六卿尊嚴多為後

世之君所憚所以春秋戰國秦漢歸御史又執法又

嚴憚武帝以後為中常侍大司馬歸尚書光武以

後事歸臺閣御史大夫尊亦疏之至魏晉則歸歸臺  
御史大夫及至宋初又中書直學領權要謂之樞密  
維翰董雖以士人為之亦自中朝竊命至本朝

乃中書尚書樞密並為二府大率秦漢以後三代所謂最親近之臣最秉重權而三公六卿之官多推虛位世變然也

周時天下諸侯无史及表而齊晉各有史故太史公謂史記獨藏周室

明堂无屋戶以方明為壇而已

離騷作而文詞與蓋聖賢詩書皆實有之事雖此

與亦无不實自莊周寓言而屈原始托漁父以若

等為虛詞司馬相如又託為亡是公等為賦自

是以來多謾語博子世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己卿士己字可見周公大

聖人蔡叔有罪而辟之有子仲祇德則以為己卿士

真與天地同其大也己字極好玩味東萊云今正已

字東萊發此義謂之左傳有一己字

鄭伯克段于鄆人皆以為殺段不知七八年後公自云

寡人有弟而使餽口於四方只出奔後不躬治之

三代國子教於大司樂初无大學之文亦无大學之所

漢初寓於曲阜於大司徒之意至景帝世又公孫為

蜀守首建學於成都市中稱博士弟子貢道等

授業於京師孝武又詔郡縣皆立學然漢大多然

無文可見其實始於文翁建學官武帝推廣而今郡縣建學云

梅福仲尼之廟終漢世不出闕里又云絕人之祀而欲自長世无此理其甚佳

漢魏間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周孔同廟據點

周公而專祠孔子

劉道原謂經無五帝三皇之文某謂亦無五伯三

王之說

一部左氏家臣不曾輕呼其王為公只伯有一段有

一公字

以唐交州貢藝初技長安尺七驛約八百里乃自南平

取涪州連州以入子午谷乃知發岷一帶與交趾近

馬援平交趾亦自閩中入涪南平縣中一帶以往

趙中川希光嘗問封贈何所始某答云往往自追至處

來希光良以為然然當時姑如此答了後訪尋二千

餘年此一事終未分曉乃知中川讀書多亦不能自

決此等事是難曉也

鶴山因讀瀘州志記說李規以誇訕朝政為第一

件此規自恭京摺為之專以卷京太孝諸公議改此

規書毀後檢法冊乃大觀頒行條令因以宰相拜

罷年表對之正是京罷在京充太一官使次年宰

相時事

處州孔子廟碑退之雖以大儒然所舉皆與經訓相

反勾龍與棄配社稷皆壇而不屋為若夫子巍然



南面而弟子從祀為尊意以有屋為重不知古者上國之社則屋之屋非所以為尊聖人且郊丘蓋是壇壇專以祭天則壇言不重於屋此等皆退之錯處發世無有指其非者

陳君舉奉使策請莽漢割鴻溝後羽勢已屈而漢有強形故棘公一說而歸太公后其為使本以國勢強弱為主未後却說太君自有天下遣不識字一人使江南雖無口辯亦可屈服之便了更不結說本意永嘉人立論大抵不說今盡

且季子說孔子眼中見多少人每云未見剛者我未見力不足者我未見好仁如好色者吾未見好仁者天下此等人果難鶴山答孔子却云固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則其詞定而切

周漢唐三宣皆中興於殆而不克終弔臨之事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禮運一篇專以月為量一句則天運故日橋五行於四時氣和而後月生焉是故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天度惟月盈虧乃可度量

天度必竟始於月令疏可考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以爲經無下焉

韻九下皆音虎如此時舍字亦音庶楊李穆王子正曾在漢川郡齋云不特克有時舍與不

叶井卦亦有之鶴山蒼云井汲不食下也跡音舊井無倫時舍也亦音庶

詩易叶韵自吳村老斷然言之漢高帝以未央宮舍太上皇自居長樂宮故崩於長樂

獨高帝一人自帝崩後呂后居長樂而惠帝薨來央以此遂為母后宮名漢未央為正循自未央視長

樂若東所以謂之東朝如上官后立宣帝一月後太后還長樂宮始置屯衛是也漢唯有比闐東闐自比闐出入而南闐西闐無之至今只說天比闐

檀弓必子游之門人所記蓋其言譎笑子游而於曾子有子輩則差貶之

陽在內陰不得而入則噴薄而為雨陰在內陽不得而入則發散而為風橫渠此語最造理

震離本屬雷與火而噬嗑與蠱改日與火為電以離陰包震陽故取電之義九震離八卦盡說刑獄取剛柔分而明也

噬膚滅鼻膚古注云柔脆也儀禮膚鼎之義滅也李有吾云毛詩報之以瓊玖叶李音几孔子以前九皆

音几至孔子傳易有糾音乃是不可父也叶天德不可為首也至雜卦說咸感也恒父也漢離也節止

也其父字又叶止讀疑雜卦是孔子以前音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孟子說得父曉南

巡死倉梧三妃從而投江皆誕妄自太史公好奇失之  
坎離為心賢之說出於素問附會之論不可信易中  
坎却言心亨

易中華字多叶葦子與詩韻同

中庸說君子之道本諸身證諸庶民方說建諸天地  
質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蓋道不信於當世無緣可  
以信後世

北方神耦故卦取看坎兩字

漢以前如五行傳以土居中為心蓋水火並位居中  
漢以後以歧黃素問以坎離為心腎其言疑素問

為東漢後人所撰補謂素問陰

鄭忽一段忽所謂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與夫今以君  
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此非當員從

事學商者不能此語說詩者所謂終以無大國之  
助乃與祭仲所謂君多內寵字無大授此皆以利

害成賊三與忍所見天困懸絕然則忽蓋有過人  
之識濟亂之才也惟於狂童校童之刺終費解說

或以為詩人所指乃祭仲雖前輩曾有此說然大  
段與程范諸儒相及覺似費力若云刺忽之不當

為任校所制亦自不妨詩人之意往往借祭仲以  
刺忽其君曰彼惟校童之用而不與言是或一說

惟是未入春秋二十年前祭仲挾都之諫蓋勸莊

公圖叔段在周幽王之二十八年至公子之爭極  
於子儀之立在禧公末首尾五十年操柄國柄反

易天明使人至於室家流離不相保聚然則鄭人  
豈有會祭仲而不怨而惟君之怨者乎詩者蓋有

拳拳於忽之意惟有在校二字害義若只作祭仲  
說亦自不妨如碩鼠之詩舊因置卦九四亦疑此

詩只是指用事大臣未必盡譏其君也但古人之  
告其君情真而語切如祖伊之於紂衛武公之於

厲圭真謂殺之即殺指乃功不無戮於爾邦謂嗟  
予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之事匪面命言

提其耳蓋秦漢以前君臣之間便如家人父子相  
告詔無許多忌諱若謂忽為校童本亦可若更要

回玄以養廢敬之心尤不失為厚也

山澤通氣如天秉陽安日星地秉陰敷於山川此其  
義也咸卦伊川龜山不甚分明惟呂與叔山體內

虛澤氣通為是蓋八卦如天地否地天泰山澤損  
澤山咸其實有定體其用則交

咸其腓只訓隨如易艮卦及升木妻妻不曰腓亦只  
隨升木而妻妻也

小貞吉大身凶周禮有大身謂卜筮如遷國立君大  
則卜之不訓正伊川謂身者虛中

大經中無茶馬下字酌蓋作茶母虎無來字酌只從

黎音

於端平二年二月抵召過合江縣相推登安樂山同  
觀李邕觀所作延真觀疏皇祐間楊南仲書丹騰  
字從舟朝字亦從舟與今俗書不同焉鶴山去李  
淑與楊南仲並博物者南仲時為天平重節度掌  
書記歐公集古錄載其與劉原父辯鍾鼎字胡承  
公亦云有三館大常古器圖

鶴山因題屈大夫祠辯椒蘭非指香草乃是大夫椒  
公子蘭並誤懷王客死于秦者故始述椒蘭之笑  
終以為變爭蕭其意可見騷中反復致意於椒蘭  
有深意又云椒蘭必不變蕭王君子賢人必無變  
為小人之理此指大夫椒公子蘭但宋文公以為  
不然

題師厚卿挂冠詩後云救天之怒無敢戲豫子也急  
求緩棄違心所安是戲豫也心之外豈別有天子  
夢得一聯云民勞訖可小康蓋莫嚴於先備胡滅誠  
為大慶且益謹於後圖已而費賞詔下遂以此為  
賀表落句

又慶莫之為而為非所據而據忽自於監權右史又  
之真除乃作許免云歷考庭中之盛典莫如柱下  
之清班莫之為而為已懸又假非所據而據復冒  
真除明時何至於乏材上命不嫌於反汗云云

漢制盡壞於武帝唐制盡壞於明皇

膚寸之膚甚強有一字注側指為膚極拳便有四寸  
古者必聲為律身為度在膚有農者買牛謂自項  
至膊有十九膚者段邦近古猶有古字存於世

書曰贊贊義哉訓助懷山襄陵訓平襄我二人訓合  
中連之言不可襄也訓除穢抗于襄訓穢終日七  
襄訓及禮周有義尺訓讓左氏雨不克襄訓成經  
傳襄事字隨文助義而通

經中只說曾祖已上皆言曾其孫亦稱曾孫已下皆  
曾無高祖玄孫之文

無妄不耕獲不莠會古註最好謂不耕而獲不莠而  
會代終已成而不造也

鄭康成玉輔詞並有六經注解

看漢書內外朝加官事以劉輔及百官表魏相傳參  
看說東漢長樂宮以昭宣紀參看

上初即位三從官輪日上殿曹簡父陳正父喬壽朋  
皆說天子之學與丈夫不同不謀而合為此說張  
忠愍行父對劄却云天子之學正與士大夫一同

大學去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為本蓋  
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為脩身之本齊家治國平  
天下為脩身之用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必竟有家  
學淵源云

吾嘗欲著禮記一部專破漢儒穿鑿以誤後人之病  
如獻田宅者操券契古者鄉井授田有定法安得有  
獻田宅之理如經止訟曾祖而下至曾孫亦無自高  
祖至玄孫之文記所謂顯祖皇祖其說亦不一若  
有高祖以下之稱則漢惠不應名其父為高祖矣  
以此知禮禮皆漢儒曲說

三先生祠堂記云夏桀絕滅綱常湯有天下先古建中  
肇廢又紀紂滅綱常武王有天下先建極叙彝倫  
今御史臺有婦公副端之稱蓋始於唐以御史大夫  
加強藩鎮之叛者至有極於司空者故後世呼更員  
多謂之端又謂之司空云

李有吾云古聖賢無四聲讀自鄭康成亦曾有反切  
惟王輔嗣周易內有反切兩箇韓玄已說  
如某事反切

問廝字李肩吾說未見出處惟武帝臨別見衛青昔  
訓謂床邊為廁字汲黯傳何傳皆有處注作行

清行清字儀禮表服傳有  
霸陵帝臨廁謂夾車處又張釋大傳苗傳作

古殿宇不但天子之居漢衛青傳有殿宇宮上下通  
稱至秦漢後殿始為天子之居

韻古下字盡音虎周易潛龍勿用下也音見龍在田  
時令也音首至井卦井泥不食下也亦音舊井無禽  
時舍也音首並與九二井谷射鮒無與三韻同音轉

鶴山共坐因見崔燭不明偶舉鄉之說云油蠟燈火則  
號為臘暗乃六耳記此字鄭康成於弓人注下有  
此一字謂物腐敗則臘之臘對亦曰臘臘燭  
肉從宜

古字有相反者亂為治擾為馴汙為潔糞為蠲等  
甚多

六經中未嘗有以甲子書年書月者止以書日如左  
氏尊以歲星書有歲陰則為歲次陰陽則為太歲  
及魯宋而陶淵明以甲子起年為德宋纂奪非其  
正也

古班與班通今君子文以虎有班文故字子文曰關班  
後因有班氏書字鄭注訓青以綠竹青貢不應綠  
又青也

有章將峴郎中者在監云頌人之詩本有素以絢  
兮一句常棣本偏其反而句孔子刪之此二詩便  
見孔子刪詩之法涵谷云未問詩之精粗但舉其

樂以知其必無刪此二語之事將與眾客博然乃為  
言頌人四章章七句焉有美頌兮之下却添一句  
是為八句與他章不類理若常棣則毛詩作常

字論語作唐棣此字是兩棣花孔氏曰鄭璞云爾  
西有棣子如櫻桃可食此與常棣異亦則常棣為郁  
李在自鼠唐棣如棣棠者兩詩或列一詩迨而後

人合之而誤以常為傳也眾皆伏按是詩本篇半左氏唐韓是明勝件本

莊子下隨務先許由等皆寓言言無此人太史公伯夷傳信以為其有此數人及孔子與盜跖問答相類孔子時去柳下惠已遠應盜跖與孔子同世

李仲衍國博同赴揚嗣勳侍郎會於成都錢李作漕同坐仲衍或問楊以難語孔子時取與不取楊不答李再三問鶴山如何答云此詩柏舟之義問何以相舟又云云此詩傷宗國不容去之意錢大稱嘆以為好乃三其平嘗亦有此意但詩序不見有宗國事似何云然矣詩中云雖有兄弟不可以據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此可推見宗國耳錢李皆服

古无而後世撰字者多如錢字字書無古只謂泉疑自錢國來始偽撰錢字紙字後亦而以氏為聲皆後世撰字如此甚多

四經無將字自三種三傳來方有將將將軍之稱鄭康成未有音切止稱呼如其字輔嗣注易望其字音某者二至唐胡音大傳中國復且有反切皆胡語也王輔嗣注易避卦因避名之音并對音舉上云上

杜預傳成七年來音近在嘉定府學講書說博愛之謂仁云四注皆有游震

問韓此語說得如何答云說得未盡又問舊說愛不足以為盡仁是否答云韓此四語極好游怪前說以為未盡後以為其好何也答在第一句說博愛謂仁似未盡次言行而且之即是行而合宜則博愛中非愛充在等矣由是而之為謂道則由博愛之仁而之也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仁之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此博愛之謂仁亦兼四言而備但定名虛位之語學者疑人而不貴而通之耳

因說岐農問謂心為火而以坎維心言觀之則易中惟坎有心字是心屬土漢五行傳專以心屬土蓋素問之書東漢後方有此撰黃帝為名耳其說與五行傳皆不合又極而言之說土王四季十八日其說亦無所據蓋日自入行北陸以往每季月則日回行黃道此可見四季十八日土旺不為無理魏書說日春行東陸都錯蓋日東行星正中恰在末申間亦可見心屬土况星起牽牛牛亦土屬也此見左氏與後漢書舉

近過廬山靈湯院見溫泉沸如火煎四百盡冷此理難言漁樵問對說水無形火以體行火以用水隨而不能迎火迎而不能隨故天地有消長而無寒火此理極深可以意喻而不可言傳

因說八卦相類如天地否地天泰山澤損澤山咸水火既濟皆言然後有用惟雷風恒風雷益不知

如何坐莫能對鶴山乃云橫渠之陽在內陰不能入故回板而為風陰在內陽不能入故噴薄而為雷為兩於此便可曉或又云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義益云人能如風雷改過遷善言之疾則為君子矣

因說祭有祈焉有報焉謂春夏祈年祈穀等秋冬烝皆報也因說吳叔求行明堂約束有引祭有祈焉用對禮不豐也不殺也且一割繳進說今之明堂不但報亦嘗有祈此於古義不合如左氏一部杜預特出一論謂古無祈多是報所惟祈穀而已今明堂在九月當止報而無祈漢以前皆知之如文帝教受釐之命自今無歸福朕躬尚此意也

鶴山云經之分或指體或指用如入行如地勢皆體也故上經之卦多指體如存雷兼山隨風等是用也故下經以去多指用也  
胡文定六昔祖宗宅都于汴其勢固當自內而制外擬置京西路而襄在漢水之南則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則制湖南與江西也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復中原則當自南而制北置於江西者治南昌而分兵屯鄂置於湖南者治長沙而分兵屯岳置於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襄則東南之勢全恢復之基立矣此語極好

因講惠而不費說人多講作費用之語只似未盡如孟子說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舜豈無所用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堯為天下得舜舜為天下得禹此即惠而不費力耳豈必分人以財然後謂之惠

因說膚寸字在靖州有人買牛者謂項關四膚者良遂問何如為膚云鋪四指為一膚又讀投壺注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是扶膚同音

曾子易簣一事其然疑其無此事檀弓內短曾子多而譽曾子游其疑此書必秦漢間人所撰否亦是子游門人相傳之說恐曾子必不與季孫交且受其物使孔子知曾子與季孫交且受其物亦此不與物檀弓在禮記中亦似孔門之遺言者然終是可疑

近因點檢論子孟疏本朝如孫奭諸公此賈公彥孔穎達輩絕欠該洽僅於一日所看得夏后殷人兩說却好夏后以禪讓得天下故曰后殷以應天人故曰人  
又說李季章說屈原未嘗投水死蓋將從彭咸之所屈等語有此意而實未然也雖新奇亦



有此理

今之華表即古之桓楹實於墓與廟前始建時諱桓

改作華楹後又避諱盟如趙帝改作華表至今遂

得名今官府前實之亦無義想是以丁令威事

爾然令威亦欲家繫繫可見墓前物也

火無體託物而後見於用故雜為麗凡南方之物

多附麗以見諸用如朱砂本世寒以桑柴爇則

燥是火麗於桑木也他皆然

字書從才者惟在推存推不昇從才其多從手

周孔國脈之法鄭康成直以王莽一分之息解之

此自康成傳注穿鑿誤引以禍天下致得荆

公墜守以為成周之法常時講老雜攻荆公但

無敢自鄭康成處破推原其罪自鄭康成始

以政事學術誤天下後世蓋不可不監後因分職

又務

揚數至邵康節皆以四起日月星辰元會運世易

詩書春秋皇帝主霸皆以四言蓋天下皆有四

數如東西南北北當虛而不用春夏秋父反亦

歛而不用康節本說天數五其

先朝三省分時尚書自有尚書令今之不除尚書

左右僕射為宰相尚書左右丞為執收貳拾

肆司為屬官中書原自則有中書令多多不除以

中書侍郎為執政中書舍人為屬官門下省有

侍中多不除門下侍郎為執政給事中為屬官

掌夢中與人言天下國都皆坐北而南惟衡望西面

東寤而思之蓋詩所罕有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夢

中不失對像檢注疏果然豈精神專之而然耶今

按讀書記於陸詩下曰氏古泉水即今衛州其城

之謂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自西北來

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

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而故以此為

左南為右

余嘗愛班固舉論語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真道而行

也以為今之民亦與三代之民同何為古之民心

如此今之民心如彼與義疏家說不同後見輿翁

論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花如彼其忠

且厚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

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

之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賈直以善導

之則易以興起以侮駟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質

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以此見今民

與三代之民皆同而上之導民不可不謹也

古重宗法惟宗子許祭而支子皆不許各祭此見

重大宗嫡子甚好但或分居或仕亡處豈支子



便廢祭享乎後見晦翁存藩立之云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刑如宗主而不判前後不為陷中及兩處不為厲以從隆殺之別此論最近人情可通行

晦翁謂釋解文字不可令注脚感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惟看注而忘經漢儒毛孔之流各釋訓語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而其易明處更不說其最得體後來見輔嗣注易不但為玄虛語又問出已意一段易又晦而難明故世謂郭象注莊子及似莊子注郭象

張橫渠謂地在氣中此語最理又嘗見黃帝書云地在太虛之中太氣擊之又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運轉乘氣而浮水而行又曰地乘氣而水氣無涯水亦無涯水亦氣也二程因康節論及六合之外莫曰平生惟見周茂外論到此恐是說此

朱漢古者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上下同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昔人謂禮失則求諸野今汜叙撥俗多衣統裘上下相連猶是白紵及到靖州去俗祭祀皆用重裘則斲斤白而齋戒不茹葷腥三年此古三苗舊國也晦翁講進劄子貼黃云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

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素必強蓋有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自有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及其同而窮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自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莠藎臧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其因晦翁此言惜陰愛日義理愈探索而愈無窮歲月逾邁令人慨然以懼

胡五峯公曾吉甫論心世二字乃道義淵源當明辨不失其蘊然後有所持循未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故伊川云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言狀心之體段心之體段則難言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發之時聖人與眾同一性已發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之所獨若楊尹一先生以未發為寂然不動是聖人感物亦動與眾人何異至尹先生又以未發為真心然則聖人立天下之大業成禮俗之至行舉非真心邪故其嘗謂喜怒哀樂未發沖漠無朕同此大本雖庸與聖無以異而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乃是指易而言易則發矣故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聖人所獨善若哀樂未

發句下還下得感而遂通一句否若下不得則知  
立意自不同伊川指性指心蓋有深意鶴山云胡  
五峯此等語直是廣大而盡精微某亦嘗謂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此語好繼云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此語差蓋漢儒之論多然

古人財成輔相贊天地之化育於藏火改火二事最  
緊切水政則七月詩左氏甚詳改火則孔門餘論  
周季此政尚存且如本朝水與火二件僅備故事  
而已若火政則當於季春大火出時人主頒百官  
修火祀仍命通國掃殘舊火仍鑄榆柳單釋火以  
次班布庶老火不熾盛而失性自然無大段火災  
薛存愛謂楚辭悲風六借光景性來今於黃棘之枉  
策蓋春王璣嘗盟黃棘後再會武關楚王求執死  
於秦黃棘之盟楚禍所始而朱晦翁注楚辭偶不  
舉此以策杖於黃棘荆棘之類解之殆不可曉  
井田之廢於宣王之料民并廢於齊桓之內政極弊  
大壞於渠梁商鞅之決裂阡陌周季人嘗以厲宣  
幽平並稱者其有以夫

某嘗謂易上經似指體下經似指用將成文云經之  
有上下本謂造化玄相終始於乾坤体用皆具不  
可分言如上經之坤終於復下經之乾終於姤上  
經坤盡於復又二卦而坤盡乾坤之盡盡於外乾  
下經乾盡於姤又二卦而坤盡乾坤之盡盡於外乾

坤至外而後盡而遂繼以困則上下經不可分體  
用明矣今考上經三十卦乾坤坎離則居其首尾  
下經三十四卦之夜既不居首又不居尾是下經  
不主於震巽異兌也下經不主於四子則四子不  
得配乾坤坎離為用是四子祖于乾坤而父母平  
坎離鶴山謂成父相從於渠陽所得世多

詩者歌也古之樂章也撮其大要為亂辭所以斷機  
亂如今三節傑矣曲終乃更變章亂即故謂之亂  
如關雎之亂如輯邠之亂按國語謂正考父校商  
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抑為首且亂曰自古  
在昔皇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  
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皇曰先民正考  
父乃孔子之上祖喧禮記載系饗莫非恭之實  
而師乙謂南有五帝之遺教自正考父至孔子又  
亡其七篇僅餘其五此鄭師仲所以深嘆也  
退必合諸友議辨權從容啓曰先友羅堅甫曾云班

固古司馬遷未父也已不知史記書注如項羽本  
記在高帝前陳涉世家在孔子後皆有深意蓋  
遷以秦焚滅典籍使義黃至孔子之道發於陸地  
陸與羽先後偕為上表之謀可謂大有功於斯道  
故叙陳涉世家云乘紂失其道而易武作周失其  
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

起靈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此家而叙項羽本紀則云秦亡其道豪華並擾項梁葉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請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蓋當於鉅挺以云秦者起於陳涉項羽次之高祖又次之故漢初以字行者惟稱陳涉項羽劉季張子房此外未有以字行者皆以祿祭而揀天下於塗炭故也

古人稱字最尊其嘗因張行甫謂記又不當呼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而告之曰儀禮子孫於祖稱皆稱字孔門弟子皆謂夫子為仲尼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稱仲尼漢魏後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不以為惟游夏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稱字今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等語今觀聖甫所發明則雖固名陳勝而降為列傳第一名項籍而降為列傳第一是以成敗論而失史遷功過不相揜之筆多矣

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之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如柔來剛分剛上而文柔蓋剛柔交錯而成文則天文也文明以正人文也觀天文以祭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辭章之謂哉如堯之文思文王之所以為文此聖人之文也下此則敏而好

學不耻下問為孔文子之文

曾益周子云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禮工夫意欲以讀詩記之類為一書比來山間溫尋舊讀詩覺今是昨非安知數年後有不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暇輕有著述又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來書乃謂只須祖述宋文公文朱文公諸書讀之矣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

曾與真西山云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有著述來論括出禮注中太一鬼神等說乃下與鄙見合中庸疏中已有氣稟之說亦與先儒相表裏惟所疑其誤以水屬信蓋古來元有二說師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緯中皆謂水為信土為知故王制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主信之說而五行傳許叔重說文之類又有肺火心土等說然亦皆有理蓋水土有包火土同位各有所據以天文祭之以一身驗之亦有合處惟以坎為腎離為火則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政黃之說耳

左傳所載固未能全釋而格言精義類此得存者居一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曉然為聖賢相傳之要文某嘗為學者言講學須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

何限合理會處且如先王禮樂刑政始廢於厲宣  
幽平沒微於春秋沒微於戰國大壞於秦宋能復  
於漢而盡亡於五胡之亂今僅從殘編中搜討於  
孔孟王鄭伏杜諸儒訓注中參求古今之物稱謂  
各異風氣亦殊漢去古未遠諸儒已是臆度臆料  
其大者如郊丘明堂廟祧尸主田制邦域往往一  
人之見一時之意遂定為不可易之制其不可忽  
者音訓聲韻偏旁點畫往往諸儒所未及今驟然  
理會人亦驚怪不知要作窮理格物工夫無三代  
以前規模在胸中只在漢晉諸儒脚跡下盤旋終  
不濟事程邵張諸公皆由此而充者

某自選渠陽山深日求自易與詩三禮語孟重下頓  
工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看過益知義理無窮  
而歲月易得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矣今未敢  
便有著述且溫舊讀以發新知又與許介之書云  
諸經義疏重與疏剔一遍帝王典訓則粗見端緒  
儀禮一書幸而存者以之參考諸經尤為有功今  
咀嚙味已久便覺秦漢以後體格莫別况魏晉隋  
唐文人所作又是一格此甚難言

某向來曾與空微之說六經語孟發多少義理不曾  
有體用二字逮後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  
取之以明理而二百年來纔說性理便欠此二字

不得亦要別尋一字換却終不得似此精密

在江陽書院夜坐與諸父云其初起家赴鎮時過叙  
南諸學教授合陽趙運厚者外講堂說周禮以時  
相方拜少師遂陳說蒙宰兼三公其詩其為說周  
禮一書止說三老二卿公一人無家宰兼三公事  
鄭康成注師氏保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  
為左右以為聖賢兼此官則乃指師氏保氏未見  
其真是三公否及公羊謂周召分主陝西東而一  
相處中內皆是定說前輩雖云三公官不必備六  
卿中有道漢者可以上兼三公無事則一相處內  
而論道有事則出將六軍而征伐審如此則六卿  
之兼三公者為司馬其他五官並聽命乎無所經  
見某終疑之叙守嗎邦姓及衆那察發能對諸友  
以為此事如何與權因曰竊嘗讀此此事亦有經  
見亦有傳注在康成前者言之鶴山喜曰願聞之  
與權曰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  
祖太師臯文暨我六師以修我戎又曰王謂尹氏  
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故孔氏曰上命  
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丙史大夫尹氏洪當為兼  
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為大司馬王氏曰所命  
之卿士言其世則南仲為太祖言其官則太師言  
其字則臯文也蘇氏曰臯文以卿士兼太師朱氏

曰上章既命皇父而下章又命程伯休父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而謂內史命程伯休父以六卿副之耳此六經上兼三公之經證若顧命乃召太保頤內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孔安國注云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家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據先友羅取甫傳之曾曰禪代之際宰相總百官非召公不可司馬掌兵非畢公不可司徒牽邦國版圖非毛公不可司馬之重者皆以三公下兼之召公相成康於危疑時有深意鶴山再三稱善後又引讀養正云司馬雖為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家宰征師于侯大司徒以旗致方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游戮于社此家宰攝大師出將之法與常武相合惜鶴山不及識黃名頤其字養正云

朱晦翁易大繫本諸節子啟家明述先天高而贊之辭謂邵明義易程演周經此意可見其曾親聞輔漢卿廣其說謂頤是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勿用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義勿用即占人謂本義專主占者此未識先生之

意耳某以此看本義誠是精密節子無易解不過觀物經世先天圖諸書繫繫詩中亦多有發明先天處參以漢上易則程邵之說尤明第漢上太頤人多倦看却是不可廢耳

先天一圖亭亭當當愈玩愈有意味決是古來曾有此說特不知何為漢唐千餘年間更無一人說著及本朝康節發此義而吾鄉觀物先生張行成文變頤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圖卷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想朱文公不得見之可惜

古者廟有碑以體牲墓有碑以下棺儀禮自士以上廟皆有碑在庭所曲揖亦以為庭中進趨之節漢以後因廟有碑而識歲月墓碑始亦不過書歲月爵里子孫乃墓稱頌功德若不假牲石為辭則後世立石刻以識興造本末漸失碑之本意云

師氏守王之中門次舍在王宮蓋諫救官之長參之收誓顧命十月之交諸文最為親近而國之子弟守衛王宮皆有次舍在王宮故周禮云以八柄詔王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子蓋與國子同處王宮因使

教之宋文公所謂王宮國都以及闈巷莫不有學  
正指此不然除却師氏外別不見王宮有學鄭司  
農於師氏下注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聖賢兼此  
官之竊意後鄭不見古文乃以約度解經耳

周禮一書不見三公之官與書全不令鄭康成在師  
氏注云以為周召曾為此官考之顧命師氏虎臣  
則師氏乃大夫之官而牧誓亦先於師氏注大夫  
官以兵守王門者意鄭康成不見古文尚書故臆  
度師氏為三公耳

某曾卷蓋漕趙師怒云讀書雖不可無注然亦有  
不可盡從者只如鄭注王禮已各隨之為義不能  
盡同而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有一事而  
自為兩說三說者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九不可  
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奔前謙周公之法

李悅曾見告古文碑則有詩記則無其蒼云恐不  
盡然只韓公黃陵廟碑無詩而汴州水門記則有  
詩蓋碑之始廟以屬莊墓以下棺後人因識言  
於後則刻文為詩又其後也乃有碑誌表碑之類  
字書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其其聲也許叔重元  
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昂目始以孫伯唐韻  
音切為定自音切行人以為便於檢閱而不知字  
之本乎偏傍故李異音初作五音言以許叔重部

叙為之後在遂寧出小虞仲房仲房乃改用徐楚  
全韻李異音謂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无声  
者豈不愈難檢閱雖從仲房而異音實不以韻譜  
為然故後徐要自別行其五音譜乃賈端修所定  
蜀前輩如異音敏字孝甚深

鄭注周禮有小祭祀因言者明王祭祀親行札不  
曾差人出東漢有不親行異臣爭之自至而郊啓  
誓而交皆親行後世改作明堂便不出今四孟之  
祭太廟亦未少出一兩次入主多是無安深宮只  
如講讀是旦間到晚上講官獨對本意要人主  
不敢自暇自逸後世直是以任為樂費詭書言

天子曰相諸侯亦曰相天子曰右諸侯亦曰右天  
子曰大夫諸侯亦曰大夫古者天下為人分做人  
主只一个王畿千里餘外分國使諸侯共守何嘗  
自尊自安

詩有酒醕我无酒沽我醕縮酒古有沽酒字何意周  
禮只有酒沽字雖不繫要可以推得世變漢  
高祖從王媪買酒到武帝方推酤文帝時猶禁民  
靡穀又疑沽字只是个不好的字沽溫也沽亦音  
蠱注謂功沽之巧賈釋功沽善惡沽亦是惡也治  
毛詩音古鄉黨酒市脯不食亦此意康成直謂推  
酤之沽失經漢時賜酺三日許民間飲三日猶有



古意

按禮君尊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有君臣皆有君為之主君臣總為賓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饋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賓三飯之後公報大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酢矣古者天子有迎送諸侯之禮如今之餼太賓則王乘金路送有大饗於廟之禮有戒有速謂之友邦冢君乃與諸侯共守天下天子統天下而君之諸侯統一國而君之皆有君道上下相維相親相敬有故使人致身致辭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且無復古意秦之亡宜矣

王介甫錯看膳夫一義以為王者受天下之奉後王黼等車皆應奉司以為當受四海九州之奉不知他絕元無此義獨周禮膳夫一職有備享之事介甫妄處以為大荒大札不舉今無此可以備享解經如此最關利害故宣之誤至於土國尊膳夫一句誤之古人只說共飭非飲食底事此一職幾乎開後世人之心釋經者不可不嚴哉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之器則平衡鄭氏衡謂與心平孔氏曰凡言衡有二此衡謂與心平也予謂衡一在面前眉為衡在身心為衡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綬左右獲辟鄭氏謂獲却也

或者據古讓字後來陳晦試宏詞用讓字而被點鄭康成以音釋字後世不敢違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古人不騎馬今言騎恐是周末時按春秋時左師服以昭公乘馬而歸此騎之漸此言騎知禮記出周末漢世胡邦衡亦有此論向是真實元在部中嘗云某在澤州見王南傑易彥章言古者馬不單騎牛不用耕至趙過用牛耕乃詰之云古稱乘馬者四馬以牽車不聞單騎馬此或有之未知騎馬自何始惟孔門弟子冉伯牛司馬牛子耕却是牛耕不始於趙過希元良服且謂惜不早聞以詰王與易也

刑不上大夫賈誼所告文帝者極詳如藍田呂氏所謂古之制禮皆自士始庶人則略而已大夫有罪非不刑也公議所不赦則刑于隱者周掌內所謂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是也講義又曰大夫之貴當厲其節不當侍之以刑也然庶人豈不可行禮哉不以禮責之耳大夫豈不可加以刑哉不宜侍刑而後治耳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聖人制禮從中道然親喪固所自盡如六十而欲盡其禮亦莫之禁也鄭康成謂大夫士禮各不同此決無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豈有貴賤隆



殺節

御食於君鄭氏謂勸有曰御呂氏謂侍食也如內則父沒母在家子御食是也予謂御字字義謂行上

有口音節午取音如詔王取羣臣之馭與此馭同祭食祭所先進長樂劉氏曰古者於爨則祭先於樂則祭樂祖將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燿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祖馬社於田則祭先畱司畱茶謂蠶則祭先蠶於學則祭先聖

先師每事有所先

酌酒於地方謂之祭今人謂之奠則失之奠乃奠於其所非酌之也然祭與饗亦別天神方謂之饗正取其氣達於上地方言祭祭乃縮酒於地也

古人祭先肺以肺主氣最為為祭之重食牲體以肩為貴最後後方食之其他以為賤骨

凡進食之禮左穀右鹹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古人一飲食皆取陰陽之義方氏云食以六谷為主谷地產所以作湯德故居左羹以六牲為主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大畧有此意

古禮體是合之渾豕也如籩豆大房是羊邊猪邊之類也者折俎則折骨而實於俎今人乃以折錢若干貫為折盛禮之俎胾失之矣

古者饗食燕分三等饗如禮薦之類渾牲謂訓恭

儉也食禮次之無又次之

孔氏謂熟肉謂骨而謂曰殺統肉切之曰胾骨是傷故在左內是陰故在右飯爨為湯故居左

古人無改名惟有弑君者三人楚公子圍弑君而改名熊虔吳公子光弑君而改名闔廡楚公子棄疾弑君而改名熊居

田呂氏曰殺人以前質不名至周人以事神名終將諱之鄭氏以來皆為此說然嘗考之孔子

發詩不避發字大誥解葉基亦不避后稷如孔子之父叔梁紇而春秋書臧孫紇如襄王鄭出居子鄭地名不曾可見孔門之法不避商周以來

禮大夫家無告廟之禮故楚公子圍告於莊共之廟而來以為非禮惟女氏婿親迎則在廟此與記

則諸國以娣姪媵未聞有買妾如後世者此不惟古禮不能盡行於後世而儀禮禮記未免或疑之

為秦漢後書也

周禮有媒一謂故禮記謂男子非有行媒不相知  
名而儀禮無之鄭康成以不啻為媒氏通達其意  
此亦未知其是否至於同姓為昏其說為多據長  
樂劉氏曰夏商以前各取同姓周公佐武王定天  
下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子孫列土封之以為  
公侯而使姬姓與之為婚姻欲先代聖王子孫共  
享天下之祿也一不取同姓禮焉故曰百世而  
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姑姊妹女子古嫁而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席與  
同器而食女子不同席孔氏云女子子者謂已嫁  
女子男則單稱子女則重言子者鄭注喪服云是  
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熊氏云鄭謂男子在堂女  
子在房若大宗收族宗子燕食族人於堂宗子之  
婦燕食族婦於房也兄弟弗與同席同器未嫁亦  
然及考左氏疏姑姊妹謂姑姑姊妹與禮記疏不  
同古者男子之別最嚴如教妾乃季康子閉門而  
語是敬妾在門內康子在門外也尊者猶然妾得  
同席同坐乎

侍坐於長者優不上林堂解屣不敢當階就履跪而  
與之孔氏曰此一節明解屣者優之法長樂陳氏  
曰凡祭於堂中堂上無跣故牲牲少牢饋食自主  
人以至凡執事之人自迎一以至祭末撤酬無

筭爵與夫尸謾餒食之節皆不脫履以其侍神不  
改燕情也惟登坐於燕飲並以脫履為禮而侍坐  
於長者亦無不脫履以盡致親不敢不跣也觀孔  
陳所言古人燕飲以脫履為禮惟祭與尸則否左  
氏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其君執手而怒之竟以此  
殺之哀公二十五年則脫履而留屨又以為輕也  
此又不可曉者

先生書彙發發在前長者不及無儀言先生與長者  
似有別先生有道德可尊之稱長者止年長之長  
古者稱元王稱有粘起之意孟子道性善之意稱其  
舜是對文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古  
禮與今不同此二項惟鄭注可通鄭云因於陰陽  
布席無常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  
上右孔氏云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坐  
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  
亦在西也俱以西方為上若南北設席皆以南方  
為上者坐在東方西鄉是左陽以南方為上坐在  
西方東鄉是右陰亦以南方為上此據平常布席  
如此若禮席則不然  
布筵設席席是今褥之類而筵則徒竹以背以篋為  
之先布筵後却設席于上但顧命亦云篋席亦有

竹為席者或謂明堂几筵是此筵也曰明堂之筵乃謂丈尺若云明堂之上可鋪筵之文又耳古之布席先筵後席者得筵者又有几無使憑之也

今人謂几筵為喪位者非人死方在極在殯上從下室重纓宣會設几筵乃養老之言行禮之所陳此皆後世之悖禮也

父母存衣冠不純素素字從垂縱古者既葬之服編冠素純素非喪服用縮不用布如人主因災異素服臨朝不純以喪服止是以縮素衣服耳因服素服故不可饗盛饌從而飯蔬菜遂併有素食之名因素服而有素食名也儀禮有素食字謂要除而還平素之食饌又別是一義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如戰國時為人執仇固不可若南齊書見巡遠曰南八甲兒等死尔不可為不義在曰將以有為也公有言敢不死則亦有當許死者矣此為死君事也此可以死可以無死聖賢自有定說

孝子不服闇蓋田呂氏曰服闇者為家貧之行欺人所不見此語極有病如此則是親在不可為穿齋之行親沒則可為耳

為人子者居不主與朱文公曰古人家在東南隅開

門東北隅為庭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與人樓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則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所避必有方所習必有業業去者字於樂器聲架為業人各當有所學之業

膏疑禮運人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為其親愛之意雖朱文公亦云然及見橫渠說惟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故知能親親而子子與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知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意此說不背難而

義足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此三句全在醜夷不爭乃是孝子之實獨戴氏云溫清在特定者有節則禮制然也在醜夷不爭者謂處於羣居中不敢有爭以傷父母之心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

家樂爾妻室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妻子好合兄弟和樂父母處於其間怡然而順然則在醜夷而爭者父母之心固有所不樂也

古者公卿以上無致仕之文所以優老尊賢而畢公如衛聖武公亦九十五未致仕

太上實德其必務施報馬氏曰服文三年者其服必期服之期者報亦如之夫為服布等不可增減嘗

記吳喪廉一日有弟之所生毋許曾相與質疑云  
母為長子齊嬰娶其若先死弟之母為某服  
三年今乃先死為少妾之有子者大功五月則報  
似輕否魯云此聖人制禮不可加減其防微杜漸  
有深意如燕燕之詩生戴公華音必歸其稱其類  
可見

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聖人不會有此等語呂  
東萊於畢陶賦言惠下莖季子說自又一章及自  
及而仁自及而有禮也而禮由是則此亦及人  
而已矣異於禽獸者幾希於禽獸又何難焉既云  
自及乃有此三語孟子之吾有鋒稜孔子口中無  
之

謂坐如右謂過子不為尸及在不為尸周七圖皆  
有尸未如於孫行執為尸後世難行至孟子時尚  
以為言鄭康成謂社稷之祭皆有尸夏之郊以董  
伯為尸則天亦有尸不知董伯為誰

謂禮焉闕漢以來博注信口主說多不可信之為  
字取死者之義元周在床曰尸之數後人謂善  
人戴尸位皆同  
禮失則求諸野向見靖州祭鬼皆以活人為尸往往  
相傳元是古禮塊禘土鼓皆有存者  
尸則服死者之上服如周七圖皆有尸則則右稷以

來恐上服不存

謂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此四句  
決非孔氏語乃漢儒駁難之言亂之某嘗因為張  
行甫作拙齋記謂凡字皆有二義如欲如情如志  
如樂皆有一故五案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  
異情此語最完備獨此所謂教不可有而豈止不  
可長哉惟王肅本教狂蕩遊也以教遊不可長作  
平聲此語勝鄭

毋不敬毋字有戒教意字從女內有( )有禁止意  
唐陸元( )云鄭注旁曰番言語者君子之極機今  
易謂言行君子之極機鄭本作語字其義長又曰  
安定二字諸( )說得未盡大學謂定而後能慮慮  
而後能安當細講若( )則聖賢以為重如易所謂  
吉人凶人之( )與( )辭支辭屈而孟子謂知言為養  
氣之本則被辭海辭( )辭道辭皆非今世辭章之  
比

曲禮第一陸氏曰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知也不知  
何人必大儒如鄭康成輩耳

膳天掌士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讀六經只  
當用古禮看古無飲酒禮只有那飲酒獻酬之外  
飲無算其他飲止有( )古者執爵而饋執爵而饋  
注謂飲也又顏師古云盥口也

周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樂義云庶子士之嫡子亦謂之庶子蓋公卿大夫之庶子以士之嫡子配古者在天子左右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士有庶士有故士新是初合者故是元為士者漢法有三署郎王宮謂之虎賁殿有任為郎者有以贊為郎者有山郎者贊如令通抵擬之職是輪資于官景帝紀有廉士資筭四萬入官後來到

方諸果為郎

漢官制如未央宮北闕玄兩邊皆為殿署郎亦取廊之義而名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可為郎但漢之公卿子弟在禁中不見三署郎一類不見其入官的次序大率漢任子不之法洪法手為御史大夫為子味官員為為御史子亦無官又不封國者父死子為庶人位列侯者有嗣侯支庶則否武帝用主父惺說分封諸侯王子弟之後庶子方有官

漢宮殿之制宮是總名宮中各有殿漢初有未央長樂兩宮武帝以來有長陽五柞甘泉如未央宮自有三十六殿又古元無箇殿字却借殿後的殿字如今人稱總元無廳字上從一殊無義理

周禮制度數目多夏鄭康成約之如周七廟傳說教六廟夏五廟虞四廟不知尚書中元說七世之廟可以觀禮已足教七廟制康成不見古文尚書

天子七廟是七箇廟不是夜作一廟廟前堂後室各有制昭穆各是一廟在堂則太祖東向南昭北穆在室則太祖南向西昭東穆穆是廟外兆域鄭康成誤以為祧主遂至今相承其非古意

周禮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誅對當為冢孔安國注疏故冢極皆誅聖人無殺之義誅止是責至秦以後乃以誅為殺如戮字孔安國注甘誓罕戮汝亦止云戮辱及汝子至魏絳戮楊子之僕謂至於用鉞則春秋以來亦以戮轉為殺按四罪流為重戮最輕書疏云

周禮以法掌會同祭祀朝覲賓客之戒其法字是有準則的道理本是好書字彙為法於天下後世何嘗不好後世却用較斯之法看向在試院見諸公稱古者之治天下者純任法以為好不知道法兩字元不可離有不可易之道才是法法不出於道成甚法道何如行有法以行之二百六十官邦國都鄙祭祀賓客截然有條未嘗無道在其中若是無法則紀綱制度都無故有法節有道德寓於法也古今治天下皆無唐虞三代之法周官許多法所以教忠教孝仁義禮樂便行乎其間後世謂出於禮則入法漢儒看法律作刑法之法法律無一不是法

周禮六官皆有事故商周界合有箇官不是建一  
官了才建一官王介甫穿鑿如冬官以為刑之不  
能勝然後有事却未總冬官所謂事猶疑是營官  
授田等事惜畫不存周官與司馬行司馬司祿等  
官多缺之大率是班爵及賦制軍分田等要處分  
信孟子所謂諸惡其言已而直籍誠有此理  
如冬官非是偶然亡必有去者到秦又焚之秦  
令非博士所藏天下不容有藏者到項羽破咸陽  
雖博士所藏亦去矣講何所收上圖籍不及書後  
來惠帝除挾書者不令看得來書之亡非盡是秦焚  
漢初興時羽楚咸陽尤盡亡或以為呂伯恭亦曾  
有此說但末見

舜巡時已一百歲二妃度亦百歲上下及後人謂  
舜死二妃至湘淚斑竹帝出巡妃嬪何得從行必  
無此葬卒於鳴條高以孟子為正

周禮三考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疏引尚書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李微之以鄭說不是尚書  
三載三考乃九年今三歲乃三年使鄭說看來九  
載以待岳牧三年乃以待羣吏各不同

杞五帝於明堂其嘗疑明堂無屋若有屋而後由為  
宮室以饗天神何擇焉漢律書志杞五帝於方明  
方明意是神主之類畫五方之色於其間諸侯設

牲於其下若是有屋如何祀天書歌子乃弗肯堂  
矧肯構末構謂之堂元非屋

王制與周禮不同周禮與左氏不同制度與直要參  
考

正月本無音此當稱正月避秦諱耳注謂周十一月  
又謂始和為改造義未盡六經無三正之說正月  
即當建寅之月始和只是天氣言之周十一月謂  
之正歲禮自謂元也十有二月朔商以丑為歲首  
秦漢以來十月為歲首不可便稱十一月為春也  
春秋兩書無水亦知正月不見水也歲首不同時  
元不改注未可盡信

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為口率出泉三代有口賦  
王介甫用之以誤熙寧皆鄭注卷之傳注之誤最  
計利害又如國服為息國字則凡物之生歇處便  
生王介甫引用王莽時事以證周禮為一毫取息  
之制古人元不取民以錢土地所產元無錢謀國  
甚矣介甫錯處盡是鄭康成錯注處王莽時歲什  
一之法法康成引以注息字介甫渾渾錯看可見歐  
蘇以前未嘗有人罵古法想康其誤以此

周禮一書畢竟會行與否成王在豐止會往洛行祭  
禮一次如書稱祭於歲事是也即不曾居洛行  
此畫王在豐周公自在洛行之此不可信也又



王畿之外向稍縣都各五百里王畿之地廣長一千里漢合豐強洛之地方得二千里向稍縣都如何安排此又不可信也先儒只去僻處說不曾是大觀看世胡五家漸然以為劉歆周禮蓋漢盛時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將此書列序于錄序冬官一篇必考工記足之是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者大半

周禮一部可疑處甚多然制度紀綱固亦多周禮須是只用三代法度看義理方精鄭注多引後世之法釋經尤不是

周禮凌人掌冰正十有二月令斬水令人猶從聖聲呼何必更作去聲如秦人尚衣尚藥尚食尚乘從去聲今尚書須要從平聲何義

正歲十有二月月一句難通把家注正字附上句以為掌冰正左氏大星中而寒暑退十二月日大中寒浪六月昏火中暑退分兩時

三正之說自鄭康成始竊以為無稽周禮實止以十一月十二月為歲首而時則行夏時也昭公四年申豐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注夏十二月日西陸在歷危水堅而西陸朝觀而出之注三月日在昴而用冰注三月日在昴而藏之注三月日在昴而啓之注三月日在昴公始用之火出而舉賦注三月日在昴而藏之注三月日在昴而啓之注三月日在昴公始用之火出而舉賦注三月日在昴

棟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其藏之也周

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當霜雹電厲疾不降民不夫此三代明君良臣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其贊化育之功藏冰一事非細事也

龍見而雩火昏正而裁左氏紀時專以星象雖世有更革而天地可考因以推曆此法極好如據陸紀皆是此義

古者命古以上皆有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頒水自有等級有官之家皆謂之伐冰之家左氏藏冰反覆五段文字又火出畢賦賦班也所以訓賦為班義本此法引大簇作二月言大簇用事只此用律不用呂一律用而又注引危度說十二月則是冰堅之時三之日緲之凌陰方是藏

天地間星皆預半月見象亦然如二月半大星昂南春分便見注言夏之三月用季春出大泥文也此時火已盡出

古人位天地育萬物把做已取事謂如一年裁作三百六十五度了又除箇閏分箇二十四氣七十二

候成位乎兩間官天地府萬物要各得其所天地是我去做五行五氣都在我一念間即豈世人

自人天自天人失其人之職人主失其人之職說情德只在於釋囚負寬卹上做去不當刑之人



知存之以是感格雨陽備頌莫盛又甚至莊事折  
禱而已

司馬子已叔原說重卦或以為伏羲繫卦或以為  
文王或以為夏禹司馬子良以為文王曰舜說謀  
及卜筮若未重卦則筮十有八卦變方成卦卦未  
重則筮用不行

宋孔父乃孔子六世祖正考父又孔父之祖國語謂  
宣王時人

東字曰在木中是長條也曰在木上曰果在木下曰  
杳木中曰東孟毒夜夜冊子商量十字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李肩吾謂冰也是年并冬  
溫無冰可藏菽春無冰可頒乃行夏時也

晦翁所謂一部周禮盛水不漏者以其官相職屬更  
無鐘鼎殊闕處

若頤木之有由藥由是物若生狀  
如端字亦從段猶物初生宜萌芽端直丸求端與四

端之類皆纖微之義字通一意  
謚周道如舜舜禹湯意其皆名而非謚惟堯曰內有

子小子履以為湯名恐此一節亦斷續文理不費  
穿可疑

案我子良論天子謂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潢潦  
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等說孟子斷之

以三子足以知聖人汗若顏子直知孔子者云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指  
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其竭吾  
才如有所立卓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真知孔子  
者

自成都僉判往眉州主文案問知官入閣之儀內用  
唐明宗一日九開廷英事有老士友十來箇問  
主司所用事不知何所本恐是有九開廷英諸公  
皆失色某對去諸公本之何書云本之伍代史說  
三六九日開廷英某云主司只據歐陽公以一日  
九開廷英為疑以問劉原父今問亦是歐陽公五  
代史亦是歐公並有所據衆士入遂揖而退時鶴

山年二十四  
因說三禮謂某亦欲下上整頓三禮但如曲禮母不  
敬儼若居安定舜安民哉外如教不可長欲不可  
從便著整理此坎非聖賢語

謂張大監行甫曾因曾鴻甫說兵端既開吳曦第  
一可疑却云吳璘被召時與十餘姬侍聯闕兩

宮無勞甚厚其姬侍入宮本意欲羈縻於中都  
璘諷諭金州一僉判以邊警申上遂急歸已

而虞雍公宣諭白發其事乃誅僉判云  
陰不與陽對地不與天對

趙中书光問贈官所始當時僅以追王辛事以為其所自對後讀春秋追命疑為贈官也而傳注謂追策上止是墓

讀漢書雜著因說高祖為亭長為縣丞徒驪山徒多道亡使素不廢并田則比閭族交顏見察豈容徒之士

夜話因說聖經不輕下一字如與治同道固不與與

曾見彌遠論謂賢主彌遠云志相激成朋黨鶴山答云朋黨有君子黨有小人黨彌遠云固然鶴山云不知誰為作小人一黨彌遠沈吟良久有悞意

因論康誥謂有云朕心朕德惟乃知可見康叔親管蔡為有間蓋深知周公之德故以數民付之

廣中運司申有破廢用德能博施者時以為落韻被許申上送國子監看詳大小司成以下並以為博施濟眾知無平音此施落韻分明其為言此可

周旋無疑眾以為謔再三詰所以然其與之博施濟眾却前後無德字推有仁與聖字人此云德能博施此在漢書謂之所施者博而所加者廣也

正在讀是謂許者其也眾大以為然

九緯書皆三字名如乾鑿度及鑿度參同契等皆然可細考然鄭康成皆有注是經書緯書盡讀也

張衡傳載鄭康成注太乙九宮法莫論坎離與參同契先天圖河圖與今世八白九紫並同其不可以改之

一日因歎云中華自靖康以來為甚其亂去種姓幾百餘年而不復意謂上天海禍中原有蒙塵姓起尚可以僅存今又以難輟荐興種姓之變參同為難矣此皆東北之裔夷者殺彥忍如禽獸中土未有復禮義之期且如五胡亂華以來經六代垂唐如阿史那為史如宇文拓政為宇文之類變化

逐養以致本朝始漸改革為善類夫豈一朝一夕之積以目前論之謂之三邊與荆襄兩淮之邊民論必辨以易種姓者何限此極可哀悼也天下

何時而復古耶

以謂望之傳難張做議與金布今申考之漢書調度今天下供其鮮蓋法祿荀說稅田租行百之一稅如米糶有其錢內史有其錢韓延壽東郡牧

散錢子餘萬樂安德田四百頃之類餘財盡藏於民間雖武帝窮兵四夷征推鹽鐵算舟車販所不至有司欲加賦帝不從末年輪臺極慎下詔而根本不搖甘民力不竭止括工商之費其計云爾今

尾分信矣其衰矣

曾見宇文舞臣目言其向嘗親教張南軒之門面

曾見宇文舞臣目言其向嘗親教張南軒之門面

傳遺言凡作文字須從源頭說來近因中書舍人  
權真學主院行其官兼冊定律令官詞先說先王  
以教化為務而僅以法律輔政之所流弊又行頂  
平又起復詞一對云及經合道是非天理之公移  
孝為忠蓋亦人臣之義或者短其不長於行詞  
可笑也

前董天史公有二罪云誣宰我以從戎傳子真以  
貨殖余亦謂天史公誤莊子古人姓名皆寓三評  
由者許其自由務華者晦光等可也

劉康節首尾吟第六篇爾夫非是愛吟詩詩

默坐時天欲使閑須有意人心剛動是無知煙輕  
柳系眉閑敬靈重花枝淡靜蕭從諫如流是難事  
堯夫非是愛吟詩此詩意甚深遠三又遠理而輕  
動也

杜預釋例一部論古人只有報而無祈或非之蓋  
如今郊與明堂上主於報故多於秋冬行之漢文  
帝詔近古十四年詔云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  
祀不祈其福其令祠官無有所祈後世反此

堂言九月火墓在成人不窮理所謂墓成者果於何  
而墓藏其實伏乎金木水土之間凡人熱疾至九  
十月以後須求肝脾間方可若到十一月黃中之  
宮陽來復則水氣上滋木復萌芽心火亦生故

窮理吾人可以為醫

于堂書楊敬仲所作韓貫道墓誌或曰先賢司字中  
曰若用孔門弟子與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  
賢已過矣不平缺可乎曰魏晉以來文書不足法  
謂之出跳五兵經二漢為據魏出五氏會于陝  
年出非台意謂何

韓忠獻之後多賢者特以開禧權臣例遭挫摺或曰  
佐實實非韓氏遺體也

本朝用人常用一半如景德用寇萊公大中祥符用  
丁謂手欽若加祐治平用韓富熙曲昌用主呂元祐  
而當觀危用小人多享祿位及壞了而反居閑用  
君子抵當

竈氣升于夫體魄降于地儀禮禮記所以有外屋而  
雖尊其復之別而在原招魂舉東南西北以為  
文字亦於禮上起義耳存存友向屢屢屢屢生令  
人外屋時之即禮亦是此義

始史彌遠與中宮楊右使欲圖兀曾時乃滋讓滋談及  
右家賓客主夢龍聚自中宮謀去大臣事一秩  
名坤鑑紉之中宮自昇揚乃斷意主誅旌之事汝  
謹先卒終彌遠之身不放汝談夢龍等上蓋良  
其復圖之耳

慶元雖定桃舊祖正太祖東向之位宋文公極力  
辨其不然非惟翼順宣無夾宣可據其其實九  
人心相業垂統當有積功累仁非世之所能  
自致朱說為長

古廟制序昭穆而各宮自漢明帝以後合為一室  
而各異龕古入后惟元配神宗變而並配  
古祭外魚於祖陽月薦魚饗於左宗廟堂右陰月  
薦魚服於右宗廟向右此皆有義

改元不始武帝亦不始於文帝漢儒以文王所以  
惟九年大統未集不知自何年紀年或云虞為質  
感之歲是不可改或云梁惠王自魏涉大梁之歲  
實改元也

按稽古錄周顯王三十二年甲申魏惠王稱後元  
年先是顯王二十九年春魏執伐魏魏公子卬禦  
之魏詐公子與飲因執之以繫魏師大敗之魏惠  
王懼自安邑東徙梁梁恨不用公叔之言遂改後  
元及顯王四十四年秦始稱王四十五年秦亦改  
後元則是稱改元者始於魏惠王繼為秦惠王

然後及文帝云

魚陰類而隨陽而上一陽伏在水底三陽則魚上水  
四陽五陽浮水面冬至魚膾在腹底近春膾在膾  
易中惟刺垢有魚象天下物惟心熟在陰主以後

然與後三件身內漬魚膾惟所驗始包有魚  
刺黃魚必宮又體皆調陰

土旺在四季乃每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屬土故也  
至季夏謂之正旺乃六月之下半年月正行金星牽  
牛之所起牛屬土此其義也

禮記祭統脾注許氏異義云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  
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  
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氏又謹案月令  
四時之終與古尚書同鄭敵云月人祭四時之也  
及其五藏之上下火之耳

愚按以心為土蓋漢以前大抵皆然考於五行棟  
以貌言視聽思於五行為木金火水土於五行常  
為仁義禮智信思即心也蓋亦以思心為土也至  
論鎮星亦曰中央季夏主信也心思也仁義禮智  
以信為主貌言視聽思必為主故四星皆失填星  
為之動四星歲星東方春木五帝正仁五事貌營獄  
南方夏火也視也禮也西方太白西方秋金義也  
言也星辰北方水知也聽也以心為土為填徐鍇

說云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為大藏  
臣臣皆曰星為大火然則心屬大也按此則漢以  
來元有說許叔重漢人也所引博士說蓋漢諸  
師所傳也以水火為心腎亦未見所出禮記季夏

法民驚則心動是室之神之氣

酒漿取其氣犧牲取其形報氣取陽體薦取陰

素問人以爲黃帝書但其中如云醉後入房等語決

非黃帝時語今以六經考之有門有墻有階有棟

有督有垂有塾有記有廉其中爲堂爲屋室室

各半大梁室之向北一半爲室室兩來爲房乃絲

柁厚實之所非入懸休之地若謂房爲婦人所居

後世語也

左氏書晉侯疥後書晉侯疾注以爲疥誤其實不

然人之氣血夏爲疥則秋冬變爲疾周官疾醫

春時有稍首瘕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瘕冬

時有嗽上氣疾此見可驗字辨病帝有文

向嘗依高賁言九州山川論斷云聖人之愛心無窮

而分有制專斥所論崑崙之高日月之相避爲妄

証大意以禹順五行之性治水先徙北方用工次

東次南次西終於雍末之說太史公從孔安國學

有所傳授云

嘗作墨梅詩云素衣未白難緇墨者胡爲亂等

差姜叢只知楊子白鴨中謾見聖人汗

分付商巖譜此花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推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

中虛於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非

深於易自得者不及此坎中有商之中

因論今人以素問所載遂以坎離爲心腎而在易只

有坎爲心而離不言心屢爲人言而辭窮素問

所配八卦亦與漢儒五行傳不同嘗因王萬里

爲常博時患巨痛勸以加青鹽鹽其耳則雄附不

以爲然後病劇乃爲言此藥非謂虛損淺料其不

攝如易中坎爲心病爲耳補正是經中已說出證

候如何不服此藥竟爾此藥然後疾良愈

禮妻將生子及月居側室注側室夾之室次燕寢也

疏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之

旁妻既居側室妾亦當然文帝賜尉他詔自稱

側室之子正是非謙詞也論者誤講

自視師還感熱正氣辭召辭藩在蕪湖舟中命醫

乃猶力疾與諸友講禮記一節與羅秉間說晦

翁說其爲氣也配義與直云非此浩然之氣不能

襯貼道義出來便如人之夫婦相配然後能其

成家配字講得極精

自成鄉僉列任眉州主文鶴山年二十四歲文請生於淳熙

戊戌嘉定元年登第年卅一次年除僉判其主文嘗

是二十四歲非廿四也所疑

余髮未燥聞鶴山先生名季奕  
學誦鶴山先生文先生將牖鄉  
耜伯中叙季從先生游余杜宅  
省餘暇獲聆先生聲咳恨季少  
不設犯五繩出譏既兄束書蜀  
學奔喪歸門而先生已得

君致身清要勢分愈霄壤歲之

酉余忝召嘗煉竊第謂可僭

玉階方寸吐平日欲言繼先生

芳躅得旨免臨軒斯志機

緣伯與先生不偶越三十餘載

僥倖分倅靖南嘗記先生鶴山

書院記有曰山困懶繫之皆謂  
是并也何晏夕出足云余謂夫  
子所居召伯所憇忠信可行余  
何幸焉適聽太守迺先生長翁  
氣和相投一見頻蓋至出因謁  
宣聖造書院講釋萊禮觀先生  
循德顏容晏夢寐所覓暇因索  
先生文彙長翁以姑蘇所刊本  
悉數執藝番細玩凡歸 宋社亡  
休戚邊庭出利病雲情二真偽  
取道之厚薄畢萃此書左則色  
以則書余自顧此行所得良不



淺火惟字畫尚舛訛費點勘擬  
命王刊正旋以違字去攜卷本至  
京疑偶當 對竊先生緒論稱  
言必守涪陵繼以函泉距先生  
袞鄉百里許家齊先生蹟藁刊  
正三局方開嘉定恰椽趙與榕引  
得於先生欲翁温市相過字畫  
精系墨畫意疎言出真右尋熟  
讀則神混猶姑蘇本跋而制歟  
何璟情慕朱景行昌本盧貞  
皆以所藏先生雅書周禮折衷  
大科出在帝至吳葦蕪書劄等

友求與大全集音項革相望類  
亦豐編比姑蘇温陽式所加詳  
焉余謂是編不容亞森刊也先  
生殘編斷簡散落人間未易衷  
集瓊命僕嘉士楊起寅借寮友  
日夕相與校正屢工銀梓嗚呼  
天喪斯文則已惜猶未也則開  
卷噫然百季之利害百季之得  
失百季之安危如着壘前知其  
或繼之者雖百世可知也本集  
已有退養三序履余之友可以  
為重矣余何塔壘詞隸恨曲妃



多壘五則取已於驚濤力則取土  
於樽節紙墨則取之於斂以妻  
以是紀斯志出充墜若曰字精  
五巧墨妙紙食將弁望柱方來  
開巖改元夏五月甲子諸生朝  
請大夫成龍府路提點刑獄公

據此跋如舊有姑蘇溫溪兩本皆上言卷五是始以周  
禮折衷歸反雅言華文傳入焉百有十卷版有重  
板大全文集之稱其中有合兩卷連為一卷者上  
述吾金天家之秘聖世間止此一卷可寶也六師記

端平二年冬潛以右文殿脩撰知太平州時

文靖魏公慈樞筮背祝江淮京湖軍五其始辟幕府領袖之士每極天下選然卒以時好向背違不就潛於

公犯支游知舊心驕辱板引为上左或謂潛曰盍審諸潛曰

公善類之宗也可無浸乎乃不馬進

公於滄浦之上雖玉帛費等書務戒言而即日身組笑淡獲見

公高文大冊及閣

公崇論宏議日充然有所得也嘗曰擊必本六經之謂臣學道必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謂正道彼邪說所以是乃荆

榛荆而通之公理到文醇矣至於天地禮樂律曆百制無不與章文物莫不究極儼然如祥白黑而於一二潛益信

公松栢學問枝葉文章落陳啓新翼華控實天虫神入不可羈控此豈偶然之知哉  
後二年

公歿潛哭之流涕曰天喪斯文矣又有  
子年

公之子近思克思相與菟遠曰軼有正集  
分集奏議凡一百卷好錢槌行于世免屬  
姓氏序其首又俾潛曰子為我申言之潛  
竊謂

汲江以來文脈與  
國脈同其善者自

高宗查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

謂有益治道可為諫書目

孝宗為蘇文忠公文集

御製一贊

謂忠言讜論不顧身害洋

聖謨風動四方於是人文大興上足以括

慶曆 元祐之感至

乾 淳間大儒輩出朱文公倡於建張宣

公倡於潭以成公倡於藝皆著書立言自

為一家凡仁義之要道德之真性理之精

微所以明天理而正人心立人極而扶世

教使天下曉然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

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吾道之所以異於佛

老有君臣有父子而不蝕其綱常之正者

功用私矣永嘉諸老如陸止齋葉心之

徒則又創為制度器數之學名曰實用以

博洽相夸雖未之以顏頤三三大儒然亦

有元穉者寥寥四五十載我

公嗣之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高忠貫日

月而不自以為異視望立生民名望在

四夷文章之望五天不後世蓋所謂兼

精粗一本末集

乾淳之大成者也惜其位不稱把命不待

時不及相

明天子以無禮樂致不平而斯文之澤

所見俾止於此悲夫

公諱了翁字華又印之鶴山人天以士師

尊之曰鶴山先生云淳祐辛亥四月哉



